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三四三・史部・編年類

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卷一至卷六十) [清]畢沅撰

E278/03

續資治通鑑

鎮洋故尚書畢秋帆先生著續資治通鑑蓋自司馬溫公作資治通鑑而明王氏宗沐薛氏應旂各有續通鑑之書

國朝徐氏乾學復有通鑑後編卽王氏薛氏本而增損之今原稿屢存亦不無凌亂闕佚茲書以宋遼金元四朝正史爲經而參以續資治通鑑長編契丹國志等書以及各家說部文集約百十餘種仿通鑑攷異之例著有攷異并依胡氏三省分注各正文下事必詳明語歸體要經營三十餘年延致一時軼才達學之士參訂成稿復經餘姚邵二雲學士核定體例付刻又經嘉定錢續資治通鑑

竹汀詹事遂加校閱然刻未及半僅百三卷止集梧子去歲買得原稿全部及不全板片惜其未底于成迺爲補刻百十七卷而二百二十卷之書居然完好緣係畢氏定本故稍爲整理不復再加攷訂其繙譯人地官名亦依原書遵四庫館書通行條例改定攷司馬氏資治通鑑係神宗賜名李燾亦云臣此書詎可便謂續資治通鑑姑謂續資治通鑑長編可也故孝宗于燾卒後謂朕嘗許燾大書續資治通鑑長編七字然則後人著書似祇可云資治通鑑後編或續編而不當云續資治通鑑也第畢氏原名如是宜從其舊又畢氏未刻稿本卷

中凡分年處俱各冠年號與前已刻一百三卷體例不合亦姑仍之嘉慶六年三月日桐鄉後學馮集梧識

續資治通鑑

引

二

續資治通鑑目錄

卷第一

宋紀

太祖 建隆元年庚申正月

卷第二

太祖 建隆二年辛酉正月

卷第三

太祖 乾德元年癸亥正月

卷第四

太祖 乾德二年甲子四月

續資治通鑑目錄

卷第五

太祖 乾德五年丁卯正月

卷第六

太祖 開寶二年己巳七月

卷第七

太祖 開寶四年辛未十月

卷第八

太祖 開寶七年甲戌九月

卷第九

太宗 太平興國元年丙子十月

卷第十

太宗 太平興國四年己卯三月至六年辛巳九月

卷第十一

太宗 太平興國六年辛巳十月至八年癸未九月

卷第十二

太宗 太平興國八年癸未十月至雍熙二年乙酉十二月

卷第十三

太宗 雍熙三年丙戌正月至四年丁亥十二月

卷第十四

太宗 端拱元年戊子正月至二年己丑三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卷第十五

太宗 端拱二年己丑四月至淳化二年辛卯八月

卷第十六

太宗 淳化二年辛卯九月至四年癸巳九月

卷第十七

太宗 淳化四年癸巳十月至五年甲午六月

卷第十八

太宗 淳化五年甲午七月至至道二年丙申六月

卷第十九

太宗 至道二年丙申七月至三年丁酉十二月

卷第二十

眞宗 咸平元年戊戌正月至二年己亥五月

卷第二十一

眞宗 咸平二年己亥六月至三年庚子三月

卷第二十二

眞宗 咸平三年庚子四月至四年辛丑十二月

卷第二十三

眞宗 咸平五年壬寅正月至六年癸卯六月

卷第二十四

眞宗 咸平六年癸卯七月至景德元年甲辰十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卷第二十五

眞宗 景德元年甲辰十一月至二年乙巳十二月

卷第二十六

眞宗 景德三年丙午正月至四年丁未八月

卷第二十七

眞宗 景德四年丁未九月至大中祥符元年戊申十二月

卷第二十八

眞宗 大中祥符二年己酉正月至三年庚戌四月

卷第二十九

眞宗 大中祥符三年庚戌五月至四年辛亥十二月

卷第三十

真宗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正月
至六年癸丑六月

卷第三十一

真宗 大中祥符六年癸丑七月
至七年甲寅十二月

卷第三十二

真宗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正月
至九年丙辰六月

卷第三十三

真宗 大中祥符九年丙辰七月
至天禧元年丁巳十二月

卷第三十四

真宗 天禧二年戊午正月
至四年庚申七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四

卷第三十五

真宗 天禧四年庚申八月
至乾興元年壬戌十二月

卷第三十六

仁宗 天聖元年癸亥正月
至四年丙寅三月

卷第三十七

仁宗 天聖四年丙寅四月
至七年己巳七月

卷第三十八

仁宗 天聖七年己巳八月
至明道元年壬申十二月

卷第三十九

仁宗 明道二年癸酉正月
至景祐元年甲戌十二月

卷第四十

仁宗 景祐二年乙亥正月
至四年丁丑七月

卷第四十一

仁宗 景祐四年丁丑八月
至寶元二年己卯八月

卷第四十二

仁宗 寶元二年己卯九月
至康定元年庚辰十二月

卷第四十三

仁宗 慶歷元年辛巳
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四十四

仁宗 慶歷二年壬午
正月至九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五

卷第四十五

仁宗 慶歷二年壬午十月
至三年癸未八月

卷第四十六

仁宗 慶歷三年癸未九月
至四年甲申七月

卷第四十七

仁宗 慶歷四年甲申八月
至五年乙酉九月

卷第四十八

仁宗 慶歷五年乙酉十月
至七年丁亥三月

卷第四十九

仁宗 慶歷七年丁亥四月
至八年戊子三月

卷第五十

仁宗 慶曆八年戊子四月至皇祐元年己丑十二月

卷第五十一

仁宗 皇祐二年庚寅正月至三年辛卯五月

卷第五十二

仁宗 皇祐三年辛卯六月至四年壬辰八月

卷第五十三

仁宗 皇祐四年壬辰九月至五年癸巳七月

卷第五十四

仁宗 皇祐五年癸巳八月至至和元年甲午十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六

卷第五十五

仁宗 至和元年甲午十一月至二年乙未十二月

卷第五十六

仁宗 嘉祐元年丙申正月至二年丁酉七月

卷第五十七

仁宗 嘉祐二年丁酉八月至四年己亥三月

卷第五十八

仁宗 嘉祐四年己亥四月至五年庚子五月

卷第五十九

仁宗 嘉祐五年庚子六月至六年辛丑八月

卷第六十

仁宗 嘉祐六年辛丑九月至七年壬寅十二月

卷第六十一

仁宗 嘉祐八年癸卯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二

英宗 治平元年甲辰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三

英宗 治平二年乙巳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四

英宗 治平三年丙午正月至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七

卷第六十五

英宗 治平四年丁未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六十六

神宗 熙寧元年戊申正月至二年己酉六月

卷第六十七

神宗 熙寧二年己酉七月至三年庚戌六月

卷第六十八

神宗 熙寧三年庚戌七月至四年辛亥十二月

卷第六十九

神宗 熙寧五年壬子正月至六年癸丑十二月

卷第七十

神宗 熙寧七年甲寅
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一

神宗 熙寧八年乙卯正月
至九年丙辰十二月

卷第七十二

神宗 熙寧十年丁巳
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三

神宗 元豐元年戊午
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四

神宗 元豐二年己未
正月至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八

卷第七十五

神宗 元豐三年庚申
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六

神宗 元豐四年辛酉
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七十七

神宗 元豐五年壬戌正月
至七年甲子六月

卷第七十八

神宗 元豐七年甲子七月
至八年乙丑十二月

卷第七十九

哲宗 元祐元年丙寅
正月至六月

卷第八十

哲宗 元祐元年丙寅七月
至三年戊辰六月

卷第八十一

哲宗 元祐三年戊辰七月
至五年庚午十二月

卷第八十二

哲宗 元祐六年辛未正月
至八年癸酉七月

卷第八十三

哲宗 元祐八年癸酉八月至
紹聖元年甲戌七月

卷第八十四

哲宗 紹聖元年甲戌八月
至三年丙子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九

卷第八十五

哲宗 紹聖四年丁丑正月
至元符元年戊寅十二月

卷第八十六

哲宗 元符二年己卯正月
至三年庚辰十二月

卷第八十七

徽宗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正月
至崇寧元年壬午閏六月

卷第八十八

徽宗 崇寧元年壬午七月
至三年甲申四月

卷第八十九

徽宗 崇寧三年甲申五月
至五年丙戌十二月

卷第九十

徽宗 大觀元年丁亥正月
至四年庚寅十二月

卷第九十一

徽宗 政和元年辛卯正月
至四年甲午十二月

卷第九十二

徽宗 政和五年乙未正月
至七年丁酉十二月

卷第九十三

徽宗 重和元年戊戌正月
至宣和二年庚子十二月

卷第九十四

徽宗 宣和三年辛丑正月
至五年癸卯三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十

卷第九十五

徽宗 宣和五年癸卯四月
至七年乙巳十二月

卷第九十六

欽宗 靖康元年丙午
正月至六月

卷第九十七

欽宗 靖康元年丙午七月
至二年丁未四月

卷第九十八

高宗 建炎元年丁未
五月至六月

卷第九十九

高宗 建炎元年丁未
七月至八月

卷第一百

高宗 建炎元年丁未
九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一

高宗 建炎二年戊申
正月至五月

卷第一百二

高宗 建炎二年戊申
六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

高宗 建炎三年己酉
正月至二月

卷第一百四

高宗 建炎三年己酉
三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十一

卷第一百五

高宗 建炎三年己酉
四月至八月

卷第一百六

高宗 建炎三年己酉閏
八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

高宗 建炎四年庚戌
正月至六月

卷第一百八

高宗 建炎四年庚戌
七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

高宗 紹興元年辛亥
正月至九月

卷第一百十

高宗 紹興元年辛亥十月至二年壬子四月

卷第一百十一

高宗 紹興二年壬子五月至十二年壬子

卷第一百十二

高宗 紹興三年癸丑正月至九月

卷第一百十三

高宗 紹興三年癸丑十月至四年甲寅六月

卷第一百十四

高宗 紹興四年甲寅七月至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三

卷第一百十五

高宗 紹興五年乙卯正月至六月

卷第一百十六

高宗 紹興五年乙卯七月至六年丙辰五月

卷第一百十七

高宗 紹興六年丙辰六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十八

高宗 紹興七年丁巳正月至七月

卷第一百十九

高宗 紹興七年丁巳八月至十二年丁巳

卷第一百二十

高宗 紹興八年戊午正月至九月

卷第一百二十一

高宗 紹興八年戊午十月至九年己未五月

卷第一百二十二

高宗 紹興九年己未六月至十年庚申四月

卷第一百二十三

高宗 紹興十年庚申五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四

高宗 紹興十一年辛酉正月至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三

卷第一百二十五

高宗 紹興十二年壬戌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六

高宗 紹興十三年癸亥正月至十四年甲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七

高宗 紹興十五年乙丑正月至十七年丁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二十八

高宗 紹興十八年戊辰正月至二十年庚午三月

卷第一百二十九

高宗 紹興二十年庚午四月至二十二年壬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

高宗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正月
至二十五年乙亥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一

高宗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正月
至二十七年丁丑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二

高宗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正月
至二十九年己卯六月

卷第一百三十三

高宗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七月
至三十年庚辰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四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正月
至九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卷第一百三十五

高宗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十月
至三十二年壬午三月

卷第一百三十六

高宗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正月
至三月

卷第一百三十七

高宗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四月
至三十二年壬午十二月

卷第一百三十八

孝宗 隆興元年癸未正月
至二年甲申九月

卷第一百三十九

孝宗 隆興二年甲申十月
至乾道二年丙戌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

孝宗 乾道三年丁亥正月
至四年戊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一

孝宗 乾道五年己丑正月
至六年庚寅七月

卷第一百四十二

孝宗 乾道六年庚寅八月
至七年辛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三

孝宗 乾道八年壬辰正月
至九年癸巳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四

孝宗 淳熙元年甲午正月
至二年乙未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卷第一百四十五

孝宗 淳熙三年丙申正月
至四年丁酉九月

卷第一百四十六

孝宗 淳熙四年丁酉十月
至六年己亥四月

卷第一百四十七

孝宗 淳熙六年己亥五月
至七年庚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四十八

孝宗 淳熙八年辛丑正月
至十年癸卯六月

卷第一百四十九

孝宗 淳熙十年癸卯七月
至十一年甲辰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

孝宗 淳熙十二年乙巳正月
至十三年丙午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一

孝宗 淳熙十四年丁未正月
至十六年己酉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二

光宗 紹熙元年庚戌正月
至三年壬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三

光宗 紹熙四年癸丑正月
至五年甲寅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四

寧宗 慶元元年乙卯正月
至三年丁巳十二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未

卷第一百五十五

寧宗 慶元四年戊午正月
至六年庚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六

寧宗 嘉泰元年辛酉正月
至四年甲子三月

卷第一百五十七

寧宗 嘉泰四年甲子四月至
開禧二年丙寅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八

寧宗 開禧三年丁卯正月
至嘉定二年己巳十二月

卷第一百五十九

寧宗 嘉定三年庚午正月
至六年癸酉八月

卷第一百六十

寧宗 嘉定六年癸酉九月
至十年丁丑六月

卷第一百六十一

寧宗 嘉定十年丁丑七月
至十四年辛巳三月

卷第一百六十二

寧宗 嘉定十四年辛巳四月
至十七年甲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三

理宗 寶慶元年乙酉正月
至二年丙戌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四

理宗 寶慶三年丁亥正月
至嘉定二年己丑九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七

卷第一百六十五

理宗 紹定二年己丑十月
至四年辛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六

理宗 紹定五年壬辰正月
至六年癸巳三月

卷第一百六十七

理宗 紹定六年癸巳四月至
端平元年甲午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八

理宗 端平二年乙未正月
至三年丙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六十九

理宗 嘉熙元年丁酉正月
至三年己亥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

理宗 嘉熙四年庚子正月至淳祐三年癸卯八月

卷第一百七十一

理宗 淳祐三年癸卯九月至六年丙午六月

卷第一百七十二

理宗 淳祐六年丙午七月至九年己酉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三

理宗 淳祐十年庚戌正月至十二年壬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四

理宗 寶祐元年癸丑正月至四年丙辰七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本

卷第一百七十五

理宗 寶祐四年丙辰八月至開慶元年己未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六

理宗 景定元年庚申正月至三年壬戌六月

卷第一百七十七

理宗 景定三年壬戌七月至五年甲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七十八

度宗 咸淳元年乙丑正月至四年戊辰九月

卷第一百七十九

度宗 咸淳四年戊辰十月至八年壬申七月

卷第一百八十

度宗 咸淳八年壬申八月至十年甲戌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十一

帝昀 德祐元年乙亥正月至七月

卷第一百八十二

帝昀 德祐元年乙亥八月至二年丙子閏三月

卷第一百八十三

元紀

卷第一百八十四

世祖 至元十三年丙子四月至十五年戊寅四月

續資治通鑑 目錄

九

卷第一百八十五

世祖 至元十五年戊寅五月至十六年己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十六

世祖 至元十七年庚辰正月至十九年壬午六月

卷第一百八十七

世祖 至元十九年壬午七月至二十一年甲申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十八

世祖 至元二十二年乙酉正月至二十三年丙戌十二月

卷第一百八十九

世祖 至元二十四年丁亥正月至二十五年戊子十二月

世祖 至元二十六年己丑正月
至二十八年辛卯三月

世祖 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四月
至二十九年壬辰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一

世祖 至元三十年癸巳正月
至三十一年甲午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二

成宗 元貞元年乙未正月
至大德元年丁酉六月

卷第一百九十三

成宗 大德元年丁酉七月
至四年庚子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四

續資治通鑑 目錄

成宗 大德五年辛丑正月
至七年癸卯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五

成宗 大德八年甲辰正月
至十一年丁未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六

武宗 至大元年戊申正月
至二年己酉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七

武宗 至大三年庚戌正月
至四年辛亥十二月

卷第一百九十八

仁宗 皇慶元年壬子正月
至延祐二年乙卯三月

卷第一百九十九

三

仁宗 延祐二年乙卯四月
至五年戊午十二月

卷第二百

仁宗 延祐六年己未正月
至七年庚申十二月

卷第二百零一

英宗 至治元年辛酉正月
至三年癸亥十二月

卷第二百零二

泰定帝 泰定元年甲子正月
至二年乙丑八月

卷第二百零三

泰定帝 泰定二年乙丑九月
至四年丁卯十二月

卷第二百零四

續資治通鑑 目錄

泰定帝 致和元年戊辰
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二百零五

明宗 天歷二年己巳
正月至十二月

卷第二百零六

文宗 至順元年庚午正月
至三年壬申十二月

卷第二百零七

順帝 元統元年癸酉正月
至元四年戊寅十二月

卷第二百零八

順帝 至元五年己卯正月
至正五年乙酉十二月

卷第二百零九

三

順帝 至正六年丙戌二月
至十年庚寅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

順帝 至正十一年辛卯正月
至十二年壬辰六月

卷第二百十一

順帝 至正十二年壬辰七月
至十三年癸巳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二

順帝 至正十四年甲午正月
至十五年乙未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三

順帝 至正十六年丙申正月
至十七年丁酉六月

卷第二百十四

續資治通鑑 目錄

順帝 至正十七年丁酉七月
至十八年戊戌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五

順帝 至正十九年己亥正月
至二十年庚子六月

卷第二百十六

順帝 至正二十年庚子七月
至二十一年辛丑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七

順帝 至正二十三年癸卯正月
至二十四年甲辰三月

卷第二百十八

順帝 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四月
至二十五年乙巳十二月

卷第二百十九

順帝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正月
至二十七年丁未六月

卷第二百二十

順帝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七月
至二十八年戊申七月

右自宋太祖建隆元年起至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七月凡二十六主四百一十一年

續資治通鑑 目錄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

建隆元年 春正月乙巳周歸德軍節度使檢校

宋紀一 起上章沿灘正月

太祖啟迎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諱匡胤字趙匡胤涿州高祖胤唐幽州人

校司徒天水縣男贈太尉母杜氏後唐天成二年

帝生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室異香經月不散既

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非常人事周世宗

累官殿前都點檢恭帝即位改宋州節度使進封

開國侯依前都點檢

建隆元年 春正月乙巳周歸德軍節度使檢校

太尉段前都點檢趙匡胤稱帝先是辛丑朔周羣臣方

續資治通鑑 卷一

賀正且鎮定二州馳奏遼師南下與北漢合兵周帝命

匡胤率宿衛諸將禦之紀云顯德七年正月辛丑朔文

武百寮進名奉賀鎮定二州馳奏契丹入遼河東軍自

土門東下與契丹合勢據遼史穆宗紀應歷十年正月

無用兵事又遼史蕭思溫傳云周師陷易瀛莫等州人

皆震駭往往遁入西山是年周周喪燕民始安以事勢

斷不能南逾月即舉兵南下也遼史不載此事得其實

矣東都事略云鎮定驛上言太原劉承筠結契丹入

寇宋人紀事之書俱言太祖因北征受命今承其舊書

之 匡胤掌軍政六年待士卒心數從世宗征伐屢著功

績為人望所歸至是主少國疑將士陰謀推戴壬寅殿

前副點檢鎮寧軍節度使太原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

拜日回來難為斟酌也案較雖歸心太時京師多聚語
祖不應於祖道時預泄其謀今不取 云策點檢為天子軍中知星者河中苗訓見日下復有
一日黑光摩盪指謂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
夕次陳橋驛將士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
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都押衙
李處耘具以其事白匡胤弟內殿祇候供奉官都知匡
義及歸德節度掌書記蔣人趙普普初見顯德 語未竟
諸將露刃突入大言曰軍中定議欲策太尉為天子匡
義因曉之曰與王異姓雖云天命實繫人心汝等各能
嚴飭軍士勿令剽掠都城人心安則四方自定汝等亦
續資治通鑑 卷一
可共保富貴矣眾許諾乃其部分夜遣衙隊軍使郭延
贊馳告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審琦審
初見顯 守信審琦皆素歸心匡胤者將士環列待且匡
胤醉臥初不省甲辰遲明諸將擐甲執兵直叩寢門曰
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為天子匡胤驚起未及應即被以
黃袍羅拜呼萬歲掖乘馬南行匡胤度不能免乃攬轡
誓諸將曰汝等貪富貴立我為天子我有號令汝等能
稟乎眾下馬曰唯命匡胤曰太后主上吾北面事之朝
廷大臣皆我之比肩也汝等不得驚犯官闕侵凌朝貴
及犯府庫用命有厚賚違則孥戮皆應曰諾乃整軍自

仁和門入秋豪無所犯翼日先遣客省使大名潘美見

執政喻意又遣楚昭輔慰安家人云太祖在周朝受命

北征至陳橋驛為三軍推戴時杜太后眷屬以下盡在

定力院有司將按捕主僧悉令登閣而固其扇鑄俄而

大搜索主僧給云皆散走不知所之矣甲士入寺升梯

且發鑰見蟲網絲布滿其上而塵埃凝積若累年不

開者乃相告曰是安得有人遂皆返去有頃太祖已踐

昨矣案陳橋之變起於倉卒而宿衛多素歸心者必無

按捕眷屬之事疑後來神時宰相大名范質太原王溥

奇其說而為之也今不取

早朝未退問變質下殿執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

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天平節度使同平章

事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太原韓通自內庭惶遽奔

歸將率眾備禦散員都指揮使洛陽王彥昇遇通於路

續資治通鑑 卷一

躍馬逐之馳入其第殺通及其妻子云通未及闕門

為彥昇所害妻子皆死蘇轍龍川別志云通以執衛戰

闕下敗死王鞏問見近錄云太祖入御書門伏弩右兼

門外通出死矢下蓋傳問之異詞也 諸將翼匡胤登明

長編與宋史同當得其實今從之

德門匡胤令甲士還營還歸公署釋黃袍有頃諸將擁

范質等至匡胤嗚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

迫一旦至此慚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散指揮

都虞候太原羅彥環案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須得

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王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

拜云質見太祖曰先帝養

已爾無太倉卒自古帝王有禪位之禮今可行也因其

陳之且曰太尉既以禮受禪則事太后如母養少主如

子無負先帝舊恩太祖揮淚許諾然後率百官成禮

應旂通鑑用之今攷宋史范質傳無此語長編與宋史

同惟司馬光涑水紀聞云質頗諫讓大 遂請匡胤詣崇

祖蓋傳聞之詞不足為據今從宋史

元殿行禪代禮召文武百僚至晡班定翰林學士承旨

新平陶穀袖中出周帝禪詔云詔書見開近錄云范質

與帝約賓禮崇氏乃召穀草 宣徽使高唐咎居潤引匡

胤就龍墀北面拜受云質長編云實錄無宣徽使

略宣徽使咎居潤 宰相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

羣臣拜賀奉周帝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居西宮

致異長編作周太后遷居西宮疑傳寫之誤舊五代史

恭帝紀但云奉皇太后為周太后而不言其遷居至周

后妃傳則但紀世宗前符后而於後符后闕而不書蓋

薛居正修史時周太后尚存也據文獻通考云世宗後

符后後為尼當得其實今附議

丙所領節度州名也改元大赦內外馬步軍士等第優

給命官分告天地社稷遣中使乘傳齎詔諭天下其諸

道節度使別以詔賜焉華山隱士陳搏問帝代周曰天

下自此定矣 汴都仰給漕運河渠最為急務先是歲

調丁夫開濬淤淺糗糧皆民自備丁未詔悉從官給遂

著為令又以河北歲稔穀賤命高其價以糴之 戊申

贈周韓通為中書令以禮葬之初通與帝同掌宿衛軍

政多決于通通性剛而寡謀言多忤物人謂韓墮眼其

子頗有志略見帝得人望勸通早為之所通不聽卒及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一五

於難帝怒王彥昇專殺以開國初隱忍不及罪史周三

臣傳云太祖幸天寶寺見通及其子畫像於壁遂命去

之是太祖實心忌韓通也凍水紀問云太祖欲斬彥昇

既乃終身廢棄及東都事略

賜南唐主詔書先是南

唐中書舍人北海韓熙載使於周及歸南唐主歷問周

之將帥熙載曰趙點檢顧視非常殆難測也至是人服

其識 辛亥論翊戴功以周義成節度使殿前都指揮

使石守信為歸德節度使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以

寧江節度使馬步軍都指揮使常山高懷德為義成節

度使殿前副都點檢江寧宋史太祖紀高懷德傳皆作

無江寧軍之名當是寧江之誤寧江者夔州軍號也懷

德易鎮而以張光翰代之長編於光翰書寧江懷德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五

江寧蓋轉寫有誤耳今皆

改從寧江軍庶無歧混 以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

使馱次張令鐸為鎮安節度使馬步軍都虞候以殿前

都虞候睦州防禦使王審琦為泰寧節度使殿前都指

揮使以虎捷左廂都指揮使嘉州防禦使遼人張光翰

為寧江節度使馬軍都指揮使以虎捷右廂都指揮使

岳州防禦使安喜趙彥徽為武信節度使步軍都指揮

使餘領軍者並進爵 癸丑放周顯德中江南降將周

成等三十四人歸於南唐 乙卯遣使分賑諸州 丁

巳命周宗正少卿郭玘祀周廟及嵩慶二陵因著令以

時朝拜 先是周侍衛馬步軍都虞候武安韓令坤領

兵巡北邊慕容延釗復率前軍至真定帝既自立遣使

諭延釗令坤各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已未加延釗

殿前都點檢昭化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東都事

延釗父名章故令坤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天平節度

不日平章事使同平章事 宰相表請以二月十六日為長春節帝

生日也 壬戌以趙普為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初

帝領宋鎮普為書記與節度判官寧陵劉熙古觀察判

官安次呂餘慶擢推官太康沈義倫皆在幕府至是普

以佐命功遷乃召熙古為左諫議大夫餘慶為給事中

端明殿學士義倫為戶部郎中云太祖龍潛雷沈相門

下送成魚水雲龍之契太祖登極召見沈相未除官先

賜緋袍牙笏數日稱賜緋人及中書取進止上曰合與

何官中書見上顏色遜曰欲除京官上不答中書再欲

除昇朝官上曰除何官中書相顧未奏上曰且與除郎

中遂除戶部郎中案義倫自太祖領同州節制即拜

幕府至是與熙古餘慶並命非由特授也今從長編

癸亥以天雄節度使宛邱符彥卿守太師雄武節度使

掖人王景守太保封太原郡王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

彝殷守太尉荆南節度使高休融守太傅餘領節鎮者

普進爵 甲子皇弟匡義加睦州防禦使賜名光義

幸國子監將立宗廟詔百官集議己巳兵部尚書濮陽

張昭等奏曰堯舜禹皆立五廟益二昭二穆與其始祖

也有商改國始立六廟益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

七廟蓋親廟之外祖太祖及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祖禰四代號諡崇建廟室制可於是定宗廟之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皆兵部侍郎漁陽竇儀所定也 鎮州報遼及北漢兵自遼與河東連兵寇鎮定俄開太祖即位驚日中國有其主矣於是遁去此史家緣飾之詞十國春秋北漢紀作遼師謀會兵攻鎮定是雖有其謀未嘗出師也今從長編書之北漢戶部侍郎平章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事榮陽趙華罷為左僕射 南唐主遣使誅鍾謨於饒州詰之曰卿與孫晟同使北晟死而卿還何也謨頓首伏罪縊殺之并誅張巒於宣州謨流饒州巒貶宣州副使去年十月事 二月乙亥尊母南陽郡夫人杜氏為皇太后后安喜人安喜宋史后妃傳云杜太后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又外戚傳云杜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審琦最長二傳互異宋史前後自相矛盾 后問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誠尊苟或失馭

求為匹夫而不可得是吾所愛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加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仁浦汲郡人也帝待周三相竝以優禮質自司徒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加侍中溥自右僕射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司空仁浦自樞密使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右僕射自唐以來三大館職皆宰相兼之首相昭文次監修次集賢宋因之質溥尋皆罷參知樞密又命樞密使太原吳廷祚仍加同中書門下二品宋史亦作三品據宋徽宗春明退朝錄云唐大帝時始有同中書門下三品其時中書令侍中皆正三品大歷中竝升為二品國初樞密吳廷祚以父諱璋加同中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一

門下二品用升品也是隆平集作三品者誤矣又考舊五代史職官志云周顯德中樞密使吳廷祚加同中書門下二品則廷祚在周時已加二品宋初仍其加品耳東都事略作宋興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亦微誤岳珂堯德錄引五代會要以為起於後唐長興是矣然不知顯德中加二品亦未博攷又案廷祚宋史列傳作廷祚與廷字形相似易於疑誤今西安府學千字文舊制凡大政事必命宰臣坐議常從容賜茶乃退唐及五代猶遵此制及質等為相自以周室舊臣內存形迹又憚帝英睿乃請每事具劄子進呈取旨帝從之由是坐論之禮遂廢宋史坐論之禮廢由於具劄子見宋會要與長編錄又云故事執政奏事坐論殿上太祖即位之明日執政登殿上日朕目昏持文字近前執政至榻前密道中使彼其坐執政立奏自此始也困學紀聞引此以糾長編之遺漏案宋祖優禮舊臣何至密徹其坐王氏近錄

恐係誤記耳 今從長編 己卯以天下兵馬都元帥吳越國王錢

俶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俶名上一字犯宋諱故去之

丙戌長春節賜羣臣衣各一襲宰相率百官上壽賜宴

相國寺 中書舍人安大扈蒙權知貢舉庚寅奏進士

合格者京兆楊礪等十九人自是歲以為常 辛卯大

宴于廣德殿凡誕節後擇日大宴自此始 三月乙巳

改天下郡縣之犯御名廟諱者 丙辰南唐主遣使來

賀登極 南漢宦者陳延壽言於南漢主曰陛下所以

得立由先帝盡殺羣弟故也南漢主以為然丁巳殺其

弟桂王璇與 吳越王俶遣使來賀登極南唐主復遣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九

使來賀長春節 宿州火燔民廬舍萬餘區遣中使安

撫之 壬戌追尊祖考為皇帝妣為皇后諡高祖肫曰

文獻廟號僖祖陵曰欽陵妣崔曰文懿諡曾祖珽曰惠

元廟號順祖陵曰康陵妣桑曰惠明諡皇祖敬曰簡恭

廟號翼祖陵曰定陵妣劉曰簡穆諡皇考宏殷曰昭武

廟號宣祖陵曰安陵 定國運受周木德因以火德王

色尚赤臘用戊 癸亥命武勝節度使洛陽宋延渥領

舟師巡撫江徼舒州團練使元城司超副之仍貽書南

唐主諭意 己巳以皇弟光美為嘉州防禦使 先是

北漢誘代北諸部侵掠河西詔諸鎮會兵以禦之是月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言遣都將李彝玉進援麟州北漢

引眾去彝興即彝殷也避宣祖諱改為興 夏四月癸

酉兼判太常寺寶儼請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

之舞武舞象成之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

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意詔行之儼儀之弟也

鐵騎左廂都指揮使王彥昇夜抵宰相王溥私第溥

驚悸而出既坐乃曰巡警而困甚聊就公一醉耳然彥

昇意在求貨溥佯不悟置酒數行而罷翌日溥密奏其

事帝益惡之丁丑出彥昇為唐州團練使唐本刺史州

於是始改焉 遼人侵棣州刺史河南何繼筠追破其

續資治通鑑

卷一

十

眾於固安獲馬四百匹 帝加周昭義軍節度使太原

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即欲拒命左右切諫乃延

使者置酒張樂旋取周祖畫象懸廳壁涕泣不已賓佐

惶懼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常幸毋怪北漢主鈞聞之

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

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筠遂遣守節入朝伺動靜

帝迎謂曰太子汝何故來守節矍然頭擊地曰陛下何

言此必有讒人間臣父也帝曰吾聞汝數諫汝父不聽

故遣汝來欲吾殺汝耳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

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邪守節馳歸告

筠筠遂令幕府爲檄數帝罪癸未執監軍周光遜等遣
牙將劉繼沖等送北漢納款求援又遣兵襲澤州殺刺
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邱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
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兵甲精銳
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
向而爭天下計之上也筠曰吾周朝宿將與世宗義同
兄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聞吾至必倒戈歸我何患不
濟乎不用其計 丙戌昭義變問樞密使吳廷祚言於
帝曰潞州巖險賊若固守未可以歲月破然李筠素驍
易無謀宜速引兵擊之戊子遣石守信高懷德率前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一 十一

進討帝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
之必矣攷異石守信出軍長編引實錄在癸巳今從宋史作戊子帝召三司使清河
張美調兵食美言懷州刺史大名馬令琮度李筠必反
日夜儲備以待王師帝亟令授令琮團練使宰相范質
曰大軍北伐藉令琮供億不可移它郡遂升懷州爲團
練以令琮充使 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攷異通史不載是年日食
今從宋史及文獻通考契丹國志 庚子命宣徽南院使晉居潤赴澶
州巡檢殿前都點檢鎮寧節度使慕容延釗彰德軍留
後太原王全斌攷異宋史王全斌傳全斌未討筠之先官至相州留後非節度使也太祖本紀
非是今從長編 率兵由東路與石守信高懷德會 辛

升以洺州團練使博野郭進爲本州防禦使兼西山巡
檢備北漢也 北漢主遣內園使李弼以詔書金帛普
馬賜李筠筠復遣劉繼沖詣晉陽請北漢主舉軍南下
已爲前導北漢主遣使請兵於遼遼師未集繼沖述筠
意請無用契丹兵北漢主即日大閱傾國自將出圍柏
谷羣臣餞之汾水左僕射趙華諫曰李筠舉事輕易事
必無成陛下掃境內赴之臣未見其可也北漢主不聽
行至太平驛筠身率官屬迎謁北漢主命筠贊拜不名
坐於宰相衛融之上封西平王攷異五代史記九國志俱作虜西郡王今從長編及宋史筠見北漢主儀衛寡弱內甚悔之又自言受周氏
續資治通鑑 卷一 十二

恩不忍負而北漢主與周世傑問筠言亦不悅筠將還
北漢主遣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心益不平贊嘗見筠
計事筠不應贊怒拂衣起北漢主聞贊與筠有隙遣衛
融詣軍中和解之筠畱其長子守節守上黨而自率眾
三萬南出癸卯石守信等破之於長平又攻拔其大會
寨 甲辰詔奪李筠官爵 乙巳遼主謁懷陵太宗陵
也 己酉西京作周六廟成遣光祿卿郭玘奉遷神主
乙卯忠正節度使兼侍中楊承信來朝設宴於廣政
殿自是爲例 丁巳詔親征以樞密使吳廷祚爲東京
畱守知開封府呂餘慶副之皇弟光義爲大內都點檢

遣韓令坤率兵屯河陽 己未帝發大梁壬戌次滎陽
西京留守河內向拱勸帝濟河踰太行乘賊未集而擊
之稽留浹旬則其鋒益熾矣樞密直學士趙普亦言賊
意國家新造未能出征若倍道兼行掩其不備可一戰
而克帝納其言丁卯石守信高懷德破李筠軍三萬餘
於澤州南獲北漢河陽節度使范守圖殺盧贊筠遁入
澤州嬰城自固 是月永安節度使雲中折德辰破北
漢沙石寨斬首五百級德辰從阮之子也攷異宋史本
紀作六月壬
午十國春秋與宋
史同今從長編 六月己巳朔帝至澤州督軍攻城
逾旬不下帝召控鶴左廂都指揮使蕭人馬全義攷異
全義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三

長編作全又蓋避太宗諱改也據宋史本傳全義卒
於太祖時則是史臣追改非當時本稱也今從宋史問
計全義請併力急攻遂率敢死士先登飛矢貫臂全義
拔鏃進戰帝親率衛兵繼之辛巳克其城攷異宋史本
紀作辛未今
從長編
作辛巳 李筠赴火死獲衛融攷異宋史本紀誤作魏融
今從東都事略及長編
甲申免澤州今年田租乙酉進攻潞州丁亥筠子守
節以城降赦之升單州為團練用守節為使是日帝入
潞州宴從官於行宮辛卯大赦免附潞三十里今年田
租錄陳歿將校子孫丁夫給復三年 李筠性雖暴事
母甚孝每怒將殺人母屏風後呼筠筠即趨至母曰聞
將殺人可免乎為吾曹增福耳筠遽釋之北漢主問筠

敗自太平驛遁晉陽謂趙華曰李筠無狀卒如卿言
吾幸全師以歸但恨失衛融盧贊耳華旋請老使倉祿
終身北漢主以翰林學士承旨兵部尚書蕭人趙宏為
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遣師問潞州破不果出
癸巳安國節度使元城李繼勳來朝乙未命為昭義
節度使丁酉帝發潞州秋七月戊申至京師初衛融被
執帝詰融曰汝教劉鈞助李筠反何也融對曰犬吠非
其主臣誠不忍負劉氏且云陛下縱不殺臣臣必不為
陛下用帝怒命左右以鐵撻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
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良藥敷其瘡因使致

續資治通鑑

卷一

四

書北漢主求周光遜等納款歸融太原北漢主不報辛
亥以融為太府卿 前司空趙國公汝陰李穀初歸洛
陽李筠以穀周朝名相遺錢五十萬它物稱是穀受之
及筠叛穀憂志發病乙卯卒帝為廢朝一日贈侍中穀
雅善議論辭氣明暢尤能知人汲引寒士多至顯位
戊午宴韓令坤等於禮賢講武殿賞平澤功也 辛
酉遼政事令耶律壽遠太保庫阿布舊作楚阿
不今改等謀反
伏誅 遼主以酒脯祀天地於黑山 初成德節度使
金城郭崇聞帝自立追憶周室恩遇時或涕泣監軍陳
思誨密奏其狀且言常山近邊宜謹備之帝曰我素知

崇篤於恩義此蓋有所激發耳遣使覘之崇憂慙失據
觀察判官孝義辛仲甫曰公首效誠節且軍民處置率
循常度朝廷雖欲加罪何以爲辭使者至但率官吏郊

迎盡禮致恭淹爾伺察當自辨明矣崇如其言使者歸

奏崇無它致異東都事略宋史郭崇傳云崇方對賓屬

事至仲甫傳亦不坐池亭飲博城中晏然不言仲甫爲崇籌畫

言此事今從長編帝喜曰我固知崇不反也以督居

潤權知鎮州初以知州易方鎮也 乙丑唐主景進白

金賀平澤潞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簡其驍

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兵送都下以補

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五

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狎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

唐以來藩鎮之弊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

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

不至于驕情皆趨普之謀也 八月戊辰朔御崇元殿

設仗衛行入閣儀置待制候對官賜廊下食入閣唐制

明皇以無爲守成詔晏朝喚仗百官從官至閣門入蓋

唐前舍元殿非正至大朝會不御次宣政殿謂之正衛

每坐朝必立仗於正衛或御紫宸殿即喚正衛仗自宣

政殿兩門入是謂東西上閣門故謂之入閣其後遂爲

常朝之儀五代以來殿廢正衛立仗而入閣亦希闕不

講至是復行之然御前殿非舊矣崇元殿即大慶殿

前殿也待制候對者亦唐制也每正衛待制官兩員正

衛退後又令六品以下入延英候對皆所以備顧問其

之廊卷唐末浸廢但於入庚午宴近臣於廣德殿江南
吳越朝貢使皆預焉 壬申復升貝州爲永清軍節度
係義節度使河東袁彥開帝自立日夜繕甲治兵帝
慮其爲變命潘美往監其軍美單騎入城諭令朝覲彥
即治裝上道帝喜謂左右曰潘美不殺袁彥成吾志矣
丙子徙彥爲彰信軍節度使 忠正節度使楊承信爲
護國軍節度使承信至河中或言其謀反帝遣作坊副
使相州魏丕賜承信生辰禮物因察之還言承信無反
狀承信因是獲歿於鎮 忠武節度使兼侍中陽曲張
永德徙武勝節度使入覲從遊玉津園時帝將有事於
續資治通鑑 卷一 六

北漢密訪策略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契丹爲援
亦可倉卒取也臣以爲每歲多設遊兵擾其田事仍發
閒使謀遠先絕其援然後可圖帝曰善 壬午以皇弟
殿前都虞候睦州防禦使光義領泰寧軍節度使 甲
申立瑛邪郡夫人王氏爲皇后后華池人彰德節度使
饒之女也 丙戌作新權衡願於天下禁私造者李燕
日十九日本紀卽云願新量衡于天 戊子以趙普爲
兵部侍郎充樞密使帝之征澤潞也普請行帝笑曰普
登勝甲冑乎至是師還論功帝曰普宐在優等遂遷是
職 荆南節度使守太傅兼中書令南平王高係融寢

疾以其子繼冲幼弱未堪承嗣命其弟行軍司馬係助
總判內外軍馬事甲午係融薨事問賜賻贈太尉諡貞
懿係融性迂緩御軍治民皆無法高氏始衰 乙未南
唐主遣使來賀帝還京 是月遼主如秋山遂如懷州
遼主嗜殺以鎮茵石後狻擊殺近侍古格舊作古哥今改以後
內侍奢人及鹿人雉人疑人多有以非罪死者
九月壬寅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 丙午
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 己酉中書舍人懷戎趙行
逢坐從征遼難貶房州司戶參軍沈異趙行逢宋史作趙逢無行字今從長編
帝之親征澤潞也山程狹隘多石帝自取數石于馬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七

上抱之羣臣六年皆爭負石開道行逢憚涉險僞傷足
留懷州不行及師還行逢當入直又稱疾請於私第草
制帝怒下御史府劾其罪而黜之 周檢校太尉淮南
節度使滄人李重進周太祖甥也始與帝俱事世宗分
掌兵柄以帝英武心憚之恭帝嗣位重進出鎮揚州及
帝自立命韓令坤代重進重進請入朝帝賜詔止之重
進愈不自安李筠舉兵澤潞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問
行與筠相結守珣潛求見帝言重進陰懷異志帝厚賜
守珣使說重進稍緩其謀無令二凶竝作守珣歸勸重
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帝既平澤潞隨欲經略淮南徒

重進為平盧節度使又遣六宅使陳思誨齎鐵券往賜
以慰安之重進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
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南唐南唐主不敢納帝問重進舉
兵命石守信為揚州行營都部署兼知揚州行府事王
審琦為副李處耘為都監宋延渥為都排陳使帥禁兵
討之 寧國軍節度使吳延福吳越王俶之舅也或告
延福有異圖庚申俶遣內牙指揮使薛溫以兵圍其第
收延福兄弟五人睦州刺史延遇恐懼自殺眾欲殺延
福兄弟俶流涕曰先夫人之同氣也吾安忍置法皆除
名徙諸州卒全母氏之族 癸亥詔削奪李重進官爵

續資治通鑑 卷一

六

詔文武常參官諸病告過三日有司以名聞遣太醫
診視 是月吳越始榷酒酤沈異吳越備史榷酤在建隆二年九月今從長編
初李筠舉兵遣使邀建雄節度使真定楊廷璋廷璋
之妹故周祖妃也帝疑其有異志命鄭州防禦使信都
荆罕儒為晉州兵馬鈐轄使伺察之罕儒欲圖廷璋每
見必懷刃廷璋接以至誠罕儒不敢發沈異沈作詰寓簡云監軍荆罕儒
儒疑廷璋周之戚里近親也欲殺之以為己功會春日
當宴罕儒夙興向早徘徊獨語曰事久則泄今日不可
失也因假寐恍惚得異夢寐泣擲刀於地徑趨廷璋謝
過此蓋因罕儒欲圖廷璋而甚其詞今從東都事略
會有詔召廷璋赴闕廷璋即日單車就道冬十月己巳
徙廷璋為靜難節度使 壬申河決棣州厭次縣又決

滑州靈河縣 丙子遼主從弟趙王喜袞舊作喜謀反

史異薛氏通鑑作宋王喜袞據遼史喜袞先封趙王應歷中未嘗改封至景宗保寧中乃封宋王耳又喜袞謀反在應歷十年十月薛氏誤係于十二

月徐氏乾學後編復仍其誤今改正 詞連其父魯呼

舊作李及詳袞 韓匡嗣魯呼太祖第三子也性

殘酷舒魯舊作述 太后篤愛之太宗時立為皇太弟兼

天下兵馬大元帥太宗崩於欒城永康王即位鎮陽是

為世宗太后遣魯呼將兵擊之兵敗大臣耶律烏珍舊

今改 而數魯呼酷暴失人心太后無以應兵遂解世宗

徙魯呼祖州禁其出入至是以喜袞詞連囚死獄中匡

嗣以善醫直長樂宮皇后視之猶子置不問匡嗣薊州玉田人國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九

諸解云詳袞者 乙酉晉州言兵馬鈐轄荆罕儒領十

餘騎抵北漢汾州城下焚其草市而還夕次京土原北

漢主遣大將郝貴超領萬眾來襲黎明及之罕儒遣都

監閻彥進分兵以禦罕儒錦袍裹甲據胡床饗土方割

羊膾膳以會問彥進小卻即上馬麾兵徑犯其鋒北漢

人橫戈春之罕儒墜馬被獲猶格鬪手殺十餘人乃遇

害北漢主素畏其勇欲生致罕儒及問其死求殺罕儒

者戮之帝問罕儒戰歿痛悼不已擢其子守勳為西京

武德副使責將校不用命者黜二人斬二十九人罕儒

輕財好施在秦州有煮鹽之利歲入鉅萬詔聽十收其

入用猶不足家財入有籍出不問其數勇而善戰常欲

削平太原志未果而及於敗人皆惜之 帝問趙普以

揚州事宜普曰李重進憑恃長淮繕修孤壘外絕救援

內乏資糧宜速取之帝是其言丁亥下詔親征以光義

為大內都部署吳廷祚權東京留守呂餘慶副之 庚

寅帝發京師百官六軍並乘舟東下 甲辰次泗州捨

舟登陸命諸將鼓行而前十一月丁未次揚州城下即

日拔之初城將陷左右勸殺陳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

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縱火自焚思誨亦為其黨所害

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重進兄重興初聞其拒命即

續資治通鑑 卷一 十

自殺弟重贊及其子延福並死於市帝購得翟守珣補

殿直俄遷供奉官己酉賑揚州城中民人米一斛十歲

以下半之脅隸為軍者賜衣屨遣還庚戌詔重進家屬

部曲並釋罪 乙卯南唐主遣左僕射江都嚴續來犒

師庚申復遣其子蔣國公從鑑戶部尚書新安馮延魯

來買宴帝厲色謂延魯曰汝國主何故與吾叛臣交通

延魯曰陛下徒知其交通不知預其謀反帝詰其故延

魯曰重進使者館於臣家國主令人語之曰大丈夫失

意而反世亦有之但時不可耳方中朝受禪之初人心

未定上黨作亂君不以此時反今人心已定乃欲以數

千鳥合之眾抗天下精兵僭使韓白復生必無成理雖有兵倉不敢相資重進卒以失援而敗帝曰雖然諸將皆勸吾乘勝濟江何如延魯曰重進自謂雄傑無與敵者神武一臨敗不旋踵況小國其能抗天威乎然亦有可慮者本國侍衛數萬皆先主親兵誓同生死陛下能棄數萬之眾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天塹風濤不測苟進未克城退乏糧道事亦可虞帝笑曰聊戲卿耳豈聽卿游說耶致異龍哀江南野錄載延魯對帝語乃真年江南別錄云太祖笑曰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于此今從十國春秋帝使諸軍習戰於迎鑿南唐主懼甚其小臣杜著薛良來奔且獻平南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主

策帝惡其不忠命斬著於下蜀市良配隸廬州牙校南唐主乃少安終以國境蹙弱遂決遷都之計 乙丑命宣徽北院使李處耘權知揚州時揚州兵火之餘闔境凋敝處耘勤於撫綏輕徭薄賦揚州遂安 十二月己巳帝發揚州丁亥至京師 辛卯唐清源節度使永春雷從效稱藩 帝初即位欲陰察羣情嚮背頗微行或以為諫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我既而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帝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帝曰爾謂天子容易邪屬乘

快指揮一事而誤故不樂耳嘗彈雀於後苑或稱有急事請見帝亟見之其所奏乃常事耳帝怒詰之對曰臣以為尙急於彈雀帝愈怒舉斧柄撞其口墮兩齒其人徐拾齒置懷中帝罵曰汝懷齒欲訟我乎對曰臣不能訟陛下自當有史官書之帝悅賜金帛慰勞之 初作受命寶鑄宋通元寶錢 是歲北漢以郭無為為諫議大夫參議中書事無為安樂人方類鳥喙雜學多聞善談辨嘗衣褐為道士居武當山周太祖討李守貞於河中無為詣軍門上謁詢以當世之務甚奇之或謂周祖曰公為漢大臣握重兵居外而延縱橫之士非所以防

續資治通鑑 卷一 主

微慮遠之道也無為拂衣去隱抱犢山樞密使段恆五代史記東漢世家作段常蓋歐陽氏避真宗諱追改之耳通鑑周紀作段恆長編亦作段恆十國春秋從歐陽史作段常蓋未詳攷今從長編書其本名 識之薦其才北漢主召與語大悅因授以政復命恆及侍衛親軍使太原蔚進皆同平章事 遼主弟太平王誥薩噶舊作罷微葛今改太宗第二子也世宗時詔許其與晉主往復以昆弟禮至是見遼主耽酒嗜殺陰懷異志遼主不悟委以國政唯日事游畋窮冬盛夏不廢馳騁侍臣有追咎師敗於周三關失地為非計者遼主曰三關本漢地今復還之何失之有其不恤國事如此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

建隆二年遊應歷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退羣

宋紀二起重光作聖正月盡元

太祖啟建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建隆二年遊應歷春正月丙申朔御崇元殿受朝退羣

臣詣皇太后宮門稱賀 壬寅幸新造船務觀習水戰

戊申太僕少卿王承哲坐舉官失實責授殿中丞

己酉帝御明德門觀燈宴從臣南唐吳越使皆與焉

壬子商州鼠食苗詔免其賦 周顯德末遣官度民田

續資治通鑑卷二

多為民所訴至是帝謂宰臣曰度田本欲勤恤下民近

多邀功滋弊當慎選其人以副朕意丁巳分遣常參官

詣諸州度民田 詔浚蔡渠通淮右之漕也命右領軍

衛上將軍陳承昭督其役後改爲惠民河 己未遣郭玘饗周

廟 甲子斬澤州刺史張崇誥以其黨李重進也 監

修王溥等上唐會要一百卷詔藏史館 遣使賜吳越

王戰馬棗駝 二月丙寅幸飛山軍營閱礮車 遣主

釋趙王喜袞於獄喜袞雄偉善騎射性輕僇無恆謀反

有迹遊主以親釋之未幾復謀反仍下獄 南唐主定

計遷都南昌立吳王從嘉為太子雷金陵監國以右僕

射殿續知樞密院事湯悅佐之舟行過當塗大宴至宋

家泱暴風飄御艦幾至北岸翌日從官皆乘輕舟奔問

於吳南唐遷都自因疆土蹙弱陸游南唐書云元宗燕

居夢宋齊邱為厲叱之不遵遂遷南都此本於江南餘

載俗說傳訛 王申命給事中范陽劉載濬五丈渠吳

宋史作五丈通東方之漕帝謂侍臣曰煩民奉已之事

朕必不為開導溝洫以濟京邑益不獲已耳後改爲廣濟河

癸酉權知貢舉竇儀奏進士張去華等合格者十一人

荆南高係助進黃金什器 丁丑南唐主遣使來賀

長春節已卯命通事舍人王守貞使江南勞南唐主遷

續資治通鑑卷二

都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溢公取餘

羨符彥卿在天雄軍取民尤悉帝于是遣常參官分主

其事乃出公粟賜彥卿以愧其心 禁民二月至九月

無得采捕彈射著為令 令文武官及百姓自今長春

節及它慶賀不得輒有貢獻 三月南唐主至南昌城

邑迫隘官府營廨十不容一二力役雖煩無所施巧羣

臣日夜思歸南唐主北望金陵鬱鬱不樂欲誅始謀者

澄心堂承旨秦承裕常引屏風障之樞密副使給事中

唐錫慚懼發瘍卒後吳江南野史云嗣主怒錫阿旨欲

從南唐書 丙申內酒坊火坊與三司接火作之夕

役夫突入省署盜官物帝以酒坊使左承規等縱其為

盜斬役夫三十八人承規等皆棄市 辛亥以雄武節度使兼中書令太原郡王王景為鳳翔節度使充西面沿邊都部署景起兵伍性謙退每朝廷使至雖卑位皆盡禮或言王位崇不宐過自損抑景曰人臣重君命固當如此我惟恐不謹耳至是自秦州來朝帝優待之宴賜加等復遣鎮鳳翔 北漢侵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重勳本名重訓避周帝諱改今名 遼司徒烏哩質舊作烏里尺今改子迭喇格舊作迭刺哥今改誣告其父謀反復詐乘傳及殺行人以其父請杖而釋之政異遼史穆宗紀書此事以辛亥繫二月案二月無辛亥蓋史脫三月字也今從徐氏後編癸亥帝步自明德門幸

續資治通鑑

卷二

三

作坊宴射酒酣顧前鳳翔節度使臨清王彥超曰卿曩在復州朕往依卿卿何不納我彥超降階頓首曰當時臣一刺史耳勺水豈可容神龍乎使臣納陛下陛下安有今日帝大笑而罷閏月甲子朔彥超上表待罪帝遣使慰撫之因謂侍臣曰沈湎於酒何以為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侍臣皆再拜政異宋史太祖紀云閏三月幸王津園謂侍臣曰沈湎非令儀朕宴偶醉恆悔之案幸王津園在己巳相去數日必王彥超事誤移于下耳李蓋亦日本紀及舊錄皆于閏月甲子初一日也 殿前與癸亥實相接蓋因王彥超上表待罪故云 殿前都點檢鎮寧軍節度使慕容延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韓令坤罷為成德節度使自是殿

前都點檢遂不復除授 遼主如潢河 丁丑金商房三州民饑遣使賑之 是春令長吏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歲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無井者鄰伍為鑿之令佐以春秋巡視其數秩滿赴調有司第其課而為之殿最又詔自今民有逃亾者本州具戶籍頃畝以聞即檢視之勿使親鄰代輸其租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甲午詔檢田使給事中常準奪兩官先是館陶民郭贊詣闕訴檢田不均詔令它縣官案視所隱頃畝皆實帝怒責準本縣令程迪決杖流海島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四

壬寅詔先代帝王陵寢令所屬州府遣近戶守視前賢冢墓陸壞者即加修葺 己未商河縣令李瑤坐賊杖死左贊善大夫申文緯奉使案田不能舉察除籍帝深惡賊吏以後內外官賊罪多至棄市 漢初犯私麴者棄市周令至五斤死帝以其法尚峻庚申詔民犯私麴十五斤以私酒入城至三斗者始處極典其餘罪有差政異長編繫以王申日案又以前朝鹽法太峻定令官鹽闌入禁地賈易至十斤煮鹽至三斤者乃坐死民所受鹽鹽入城市三十斤以上者奏裁政異李燾云太宗實錄先是官貨鹽于民蠶事既畢即以絲絹償官謂之蠶鹽令民從夏秋賦稅償其直倉貨志云唐有蠶鹽皆賦于民隨夏稅收

錢綱與實 是月遼主射鹿不視朝 五月癸亥朔帝

御崇元殿受朝以皇太后疾赦雜犯死罪以下 乙丑

詔司天少監洛陽王處訥等重覈欽天歷先是欽天歷

成處訥私謂王朴曰此歷不久即差亦指其當差處以

示朴朴淡然之 初周世宗命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

洛陽聶崇義詳定郊廟禮器崇義因取三禮舊圖改正

同異列為新圖二十卷至是來上詔加褒賞仍命太子

詹事汝陰尹拙集儒臣參議拙多所駁難崇義復引經

解釋乃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裁處至當頒行 甲戌

令殿前侍衛司及諸州長吏閱所部兵驍勇者升其籍

續資治通鑑 卷二 五

老弱怯懦者去之初置判員以處退兵 乙亥遼司天

王白李正等進歷先是晉天福中司天監馬重績奏上

乙未元歷號調元歷及太宗滅晉入汴收百司僚屬技

術歷象遷於中京遼始有歷白等所進即調元歷也白

薊州人明天文善卜筮晉司天少監太宗入汴得之

丁丑詔以安邑解縣兩池鹽給徐宿郵濟之民先是數

郡皆會海鹽沂流而上其費倍多故釐革之 己卯罷

常參官序遷法舊制皆以歲月序遷帝謂宰相曰是非

循名責實之道會監門衛將軍魏仁滌等治市征有羨

利竝詔增秩自是不以序遷矣 庚寅供奉官李繼昭

坐盜賣官船棄市 詔諸州勿復調民給傳置悉代以

軍卒 五代以來州郡牧守多武人任獄吏恣意用法

時金州民有馬漢惠者殺人無賴閭里患之其父母及

弟共殺漢惠防禦使仇超判官左扶悉案誅之帝怒超

等持法淡刻竝除名流扶海島自是人知奉法 六月

甲午皇太后杜氏崩于滋德殿后聰明有智度每與帝

參決大政猶呼趙普為書記嘗勞撫之曰趙書記且為

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尤愛光義每出輒戒之曰必與趙

書記偕行疾革召普入受遺命后問帝曰汝自知所以

得天下乎帝嗚咽不能對后曰吾方語汝以大事而但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六

哭邪問之如初帝曰此皆祖考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

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耳汝與光義

皆吾所生汝後當傳位汝弟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

之福也帝頓首泣曰敢不如太后教因謂普曰汝同記

吾言不可違也 我異喪隔開詳云觀建隆遺事載立晉

也案事略載太后遺言甚詳與 普即就榻前為誓書於

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 水記開

稱太后欲傳立二弟其意謂太宗及秦王廷美也李燕

曰太后以周鄭王幼羣情不附故令太祖授天下於美

宗太宗當是時年二十三矣太祖母弟也若廷美

則無謂廷美當是時年二十四歲而太祖之子魏王德昭

亦十歲其齒蓋不甚相遠也舍嫡孫而立庶子人情始

不然然則太后顧命獨指太宗記開誤也正史新錄稱

太宗亦入受顧命而記聞不載今從記聞案太宗初疑
趙普有異論及普上章自訴且發金匱得普所書乃釋
然若同于牀下受顧命則親見普書矣又何俟普上書
自訴且發金匱乎太宗實錄載普自訴其詞略與記
聞同當顧命時太宗實不在旁也正史新錄別加刪修
遂失事實耳今案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據建隆遺事
謂太后欲傳位今案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據建隆遺事
謂太后欲傳位今案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據建隆遺事
謂太后欲傳位今案王宗沐薛應旂續通鑑據建隆遺事

臣請聽政從之庚子以太后喪權停時享辛丑見百官
於紫宸殿庚申帝釋服 是日南唐主景昶先期自書
遺令畱葬南都之西山累土數尺為墳且曰違吾言非
忠臣孝子南唐主多材藝好讀書在位慈儉有君人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度然自附為唐室苗裔詠於斤大境土之說及福州湖
南再喪師知攻取之難始議弭兵務農嘗曰兵可終身
不用會周師大舉寄任多非其人折北不支至于楚國
降號憂悔而殂及吳南唐主之殂朱史作八月甲辰東
都事略作八月庚子皆誤今從南唐書
壬戌以太后殯不受朝 先是遼南京畱守蕭思溫

以老人星見乞行赦宥遼主許之草赦既成畱數月不
出翰林學士河閒劉景日唐制赦書日行五百里今猶
期弗發非也遼主亦不報至是月始赦 秋七月南唐
主喪歸金陵後吳王舉大定錄景喪歸在七月南唐書
則云八月至金陵長編以大定錄為據今

從有司議梓宮不立復入大內太子從嘉不可乃殯於

正廢從嘉即位改名煜尊母鍾氏為太后后父名泰章
易其號曰聖尊后立妃周氏為國后大赦境內罷諸道
屯田務歸本州縣先是南唐主用尚書員外郎李德明
議興復曠土為屯田以廣兵食所使典掌者多非其人
侵擾州縣豪奪民利大為時患至是悉罷使職委所屬
縣令佐與常賦俱徵隨所租入十分賜一以為祿廩民
稍休息 初帝既克李筠及李重進一日召趙普問曰

自唐季以來數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戰鬪不息生民塗
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為國家計長久其道何
如普曰陛下言及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非它故方鎮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太重君弱臣彊而已今欲治之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糧
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皆帝故人
各典禁衛普數言於帝請授以它職帝曰彼等必不吾
叛卿何憂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
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萬一軍伍作孽彼亦不得自
由耳帝悟於是召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
曹力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

吾終夕未嘗高枕臥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
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
言今天下已定誰敢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設麾下

言今天下已定誰敢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設麾下

有欲富貴者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之業多致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皆拜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罷帝從之賞賚甚厚庚午以石守信為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

續資治通鑑 卷二

九

使張令鐸為鎮寧節度使皆罷軍職獨守信兼侍衛指揮使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殿前副點檢自是亦不復除云父異聞見近錄云太祖即位方鎮多僭差所謂十騎與上私出固于門大林中下馬酌酒上語方鎮曰此處無人爾輩要作官家者可殺我而為之方鎮伏地戰恐上再三諭之伏地不敢對上曰爾輩是真欲我為主邪方鎮皆再拜稱萬歲上曰爾輩既欲我為主爾輩當盡臣節今後母或偃蹇方鎮復再拜呼萬歲與飲盡醉而歸案此因解諸將兵權而傳問之誤宋祖雖猜忌功臣不應為此嘗試也凍水記問云守信皆以散官就第李燾辨之云太祖與趙普意但不欲守信等典軍耳豈不令守信等各居方鎮也太祖云為天子不若為節度使樂是欲守信等出為節度使也及開寶三年冬十月乃罷王彥超等節度使益記問誤并二事為一耳邵伯溫見聞錄又云王審琦坐擅入禁中救火故罷不知同時罷者凡四人初不緣人禁中救火也今不取

王申以光義行開封尹同平

章事廷美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後魏宋史東都事略詳惟李燾長編作王申今從王申先是范質奏疏言光義廷美皆品位未崇典禮猶闕乞並加封冊或列於公台或委之方鎮皇子皇女雖襦裨者乞下有司許行恩制故有是命質又言宰相者以舉賢為職以掩善為不忠竊見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精通治道經事霸府歷年滋羨皆公忠可倚任乞授以台司俾申大用帝嘉納之是月陳承昭塞棧滑決河役成賜錢三十萬 吳越自五月不雨至七月 八月甲辰唐桂陽郡公徐邈奉其主景道表來上嗣主煜請追復帝號許之旋諡景為明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十

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 義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清苑孫行友代兄方簡鎮易定逾八年而狼山妖尼洩意黨益盛帝初即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解官歸山帝不許行友懼乃繕治甲兵將棄其孥還據山寨以板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帝遣閣門使武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偽稱巡道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示之令舉族歸朝行友倉皇聽命既至命侍御史李維岳即訊得實已酉制削奪行友官爵禁錮私第取漢意尸焚之都城西北隅 女真國遣使貢名馬女真之先居古肅慎地元魏時號勿吉至隋改號靺鞨唐初有

黑水粟末兩部後粟末盛疆號渤海國黑水因役屬之
五代時遼盡取渤海之地黑水部民居混同江之南者
繫籍於遼號熟女真居江之北者不繫籍於遼號生女
真至是以馬入貢詔調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
舟船渡所貢馬 詔緣邊諸寨有犯大碍者送所屬州
軍鞠之無得輒斬實異宋史在王寅日今從長編 國子博士洛陽郭
忠恕被酒與太子中舍符昭文喧競於朝堂御史彈奏
忠恕叱臺吏奪其奏毀之己未責忠恕乾州司戶參軍
昭文免所居官 庚申周世宗實錄成四十卷賜監修
國史王溥修撰官扈蒙器幣有差 南唐主煜遣中書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十一

侍郎馮謐來進金銀繒絲謐即延魯也且表自陳紹襲
之意帝優詔以荅初周世宗既取江北貽書江南如唐
與回鶻可汗之式但呼國主而已於是始改書稱詔
九月甲子以高休助為荆南節度使休助淫恣好營造
臺榭窮土木之功軍民咸怨記室孫光憲諫不聽 遼
諸里舊作解里今改來降 高休助遣其弟休寅來朝先是休
融於城北滿江水七里以閤行者及休寅歸諭令決去
使道路無阻休寅還言於休助曰區宇將一宜首奉土
歸朝無為它人取富貴休助不聽 戊子遣鞍轡庫使
梁義如江南弔祭帝召見面賜約束因謂左右曰朕每

遣使四方常諭以謹飭頗聞鮮克由禮遠人何觀焉自
今出使四方要當審擇其人 詔罷大宴以皇太后喪
故也 冬十月癸巳南唐主遣戶部侍郎韓熙載太府
卿曲霖助葬皇太后山陵 丙申命樞密承旨方城王
仁贍使江南賀南唐主新立 戊戌敕沿邊諸州禁民
無得出寨侵盜戎馬前所盜者悉令還之 丙午祔葬
明憲皇太后於安陵 是月命知制誥河南盧多遜看
詳進策獻書人文字升降以聞 十一月甲子皇太后
祔廟 己巳宰相國寺遂幸國子監 以恩州團練使
雲中李漢超為齊州防禦使尋命兼關南兵馬都監漢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十三

超仁關南力修政治吏民愛之 濠楚民饑詔令長吏
開倉賑貸 西山巡檢使郭進敗北漢軍於汾西獲馬
牛驢數千計進威令嚴肅帝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
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誣訟進不法
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寇進語其人曰
汝敢論吾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
汝其人踴躍赴戰大捷進具其事送之於朝請賞以官
帝曰爾誣害我忠良此纔可贖罪耳命以其人還之進
復請曰使臣失信則不能用人矣帝乃從之 十二月
乙未昭義節度使李繼勳奏敗北漢軍千餘人斬首百

餘級獲遊州刺史傅廷彥弟勳以獻 代州刺史折仁
理党項蕃部之大姓也世居河西帝以其有扞邊功召
令入見復命歸領刺史如故 周廣順初鎮州諸縣十
戶取才勇者一人爲弓箭手餘九戶資以器甲芻糧是
歲詔釋之凡一千四百人 始置藏冰務常以孟夏命
官用幣以黑牲祭元冥之神乃開冰祭於太廟 初南
漢女巫樊胡子自言玉皇降其身因宦者陳延壽以見
其主銀銀於內殿設幄帳陳寶器胡子冠遠遊衣紫袍
坐帳中宣禍福呼銀爲太子皇帝國事皆決於胡子內
太師龔澄樞女侍中盧瓊僊等附之是歲芝菌生宮中

續資治通鑑

卷二

三

野獸觸寢門苑中羊吐珠并方石自起行百餘步乃仆
胡子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

三年遼應歷春正月庚申朔以喪不受朝賀 己巳命

淮南道官吏發倉廩以賑饑民初戶部郎中沈義倫使

吳越歸言揚泗饑民多死郡中軍儲尙百餘萬可貸民

至秋乃收新粟沮之者曰若歲荐饑將無所取償孰執

其咎帝以詰義倫對曰國家以粟粟濟民自宜感召和

氣立致豐稔寧復憂水旱邪帝悅故有是命

倫諱故史稱沈倫李燕曰倫傳不載其年故事稱元年
實訓稱二年亦不知的是何日案倫於元年二月壬戌
初除戶部郎中四月乙卯受詔分督在京諸倉則使吳
越必在督倉以後安得尙指秋粟其稱元年者誤也稱

二年者亦無所證據而此年正月乃有
是命疑此卽太祖用倫之言故載於此 甲戌廣皇城

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案圖修治令諸州長吏勸農課桑

自後歲首必下此詔 詔州縣不得役僑居民 癸未

幸國子監 丁亥以監察御史劉湛爲膳部郎中湛樞

茶斬春歲入增倍遷拜越級非舊典也 遼諸王多坐

事繁獄遼主以御史大夫蕭護斯舊作護思今改有才幹詔窮

治稱旨二月己丑朔遷護斯爲北院樞密使賜對衣鞍

馬仍命世預宰相選護斯辭曰臣子孫賢否未可知得

一客省使足矣從之遼主嗜酒用刑多濫護斯居要地

斷斷自依未嘗一言匡救議者以是少之 庚寅令翰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四

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曾任幕職州縣者各舉堪爲賓佐
令錄者一人異時貪濁畏懼職事贖廢者舉主坐之

甲午詔翰林學士文班常參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

轉對竝須指陳時政得失朝廷急務刑獄冤濫百姓疾

苦不得將閒慢事應詔關急切者許非時上章無以觸

諱爲懼 己亥更定竊盜律賊滿五千足陌者乃處死

蜀主以秦王元詰爲皇太子令起居前導者皆呼殿

下母得斥言太子宰相成都李昊疏其不可乃止 壬

寅帝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俾知爲治之道左

右皆莫對 丁未詔宰相樞密使帶平章事兼侍中中

書令節度使者納禮錢宰相樞密使三百千藩鎮五百千充中書門下公用依唐制也 甲寅北漢侵潞晉二州守將擊走之 丙辰幸國子監遂幸迎春苑宴從官

三月戊午朔控鶴右廂都指揮使浚儀尹勳配隸許州為教練使勳督浚五丈渠陳畱丁夫夜潰勳擅斬其隊長十餘人又追獲亡者七十餘人皆截其左耳有詣闕伸冤者兵部尚書京兆李濤臥病家居力疾草奏乞斬勳以謝百姓濤家人曰公久病宜自愛朝廷事姑置之濤憤然曰死者人之常吾豈能免但我掌兵柄軍校無辜殺人豈得不論帝覽其奏嘉之然念勳忠勇止薄

續資治通鑑 卷二

五

賁馬 甲子詔沂州民饑賜以種食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多枉法殺人朝廷置而不問刑部之職幾廢自今決大辟者錄案問奏委刑部詳覆 丙子權知貢舉單父王著奏進士馬適等合格者十五人 丁丑女真來貢 己卯封邱縣令蘇允元坐申雨降不實免官 丁亥徙北漢降民於邢洺州計口賦粟 禁民火葬 初泉州節度使畱從效率兄從願之子紹鑑嗣領軍務未幾衙將臨淮陳洪進誣紹鑑謀附錢氏執送於南唐推統軍副使張漢思為畱後 隆王戊戌歲從效自五月發疽至於七月不愈中外音問不通羣校頗有異議一日先鋒指揮使王忌名請入省疾而從效危篤乃以

關路之從效死張漢思為帥宋史從效以疽發背死無所謂以關路之也從效既死其嗣子紹鑑典西務者月餘非即推漢思為帥也 夏四月乙未延寧二州大雨雪溝洫冰 丙申以趙贊為彰武節度使別受

密旨許便宜行事贊將至延州乃分置步騎前後絡繹林莽之中遠見旌旂羌渾迎者莫測其數無不畏服贊延壽子也帝注意謀帥既命贊屯延州又命董遵誨守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林州以拒契丹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諸臣家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六

族在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賈易免所過征租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每入邊必能先知預備設伏掩擊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越之地 邢州言北漢民四百餘人來降 己巳贈兄光濟為邕王弟光贊為夔王追冊會稽郡夫人賀氏為皇后 戊申北漢攻麟州防禦使楊重勳擊走之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遣使貢馬三百匹帝方命玉工治帶召其使問彝興腹圍幾何使言彝興大腰腹帝曰汝帥真福人即遣使以帶賜之彝興感服 五月甲子宰相

國寺禱雨時遼亦旱庚午遊主命左右以水相決頃之
果雨 乙亥發潞州民開太行道通餽運 丙子以河
北諸州旱遣使乘傳檢旱苗 甲申復幸相國寺禱雨
乙酉詔撤樂大官進蔬食 是月大治宮闕做西京制
命殿前都指揮使武安韓重贊董其役 六月癸巳以
樞密使吳廷祚為雄武節度使知秦州州西北夕陽鎮
古伏羌縣地西北接大鼓材植所出戎人久擅其利及
尚書左丞壽陽高防知秦州建議置采造務取其材以
給京師蕃部尙巴約舊作尙波帥眾來爭宋史太祖
壬子蕃部尙巴約等爭采造務以兵犯渭北知秦州高
防擊走之案是月癸巳以吳廷祚代防如紀所書之日

續資治通鑑 卷二

七

則防以狀聞擊走在命廷 帝不欲邊境生事乃遣廷祚
代之先一日謂之曰卿年高久掌樞務今與卿秦州庶
均勞逸明日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不能無憂故先告
卿也 甲午遊主祀木葉山及潢河遼自太祖以前即
天神地祇位於木葉山東鄉中立君樹前植羣樹以像
朝班又偶植二樹以為神門帝后親致奠焉其後累代
行之以示 先是周世宗之二年始營國子監置學舍
帝既即位即命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師之像帝自贊
孔顏命宰臣兩制以下分撰餘贊車駕屢臨幸焉於是
左諫議大夫河南崔頌判監事始聚生徒講書帝聞而
嘉之乙未遣中使徧賜酒果尋又詔用一品禮六十六

戰於文宣王廟門夏異李壽曰據實錄本紀及會要太
三年正月又幸而祖宗故事乃云元年正月始幸國子監
再幸因詔增葺祠宇繪聖賢其年月與諸書特異今
不取若增葺祠宇聖賢則會要固以為國 丁酉
初事不緣幸監然後有此詔也故事蓋誤耳

右補闕袁鳳坐檢田不實責授曲阜縣令 己亥以旱
故減京畿及河北諸州死罪以下 壬寅京師雨 丁
未命吳廷祚齋詔赴秦州赦尙巴約等罪所繫戎俘並
釋遣之遂罷采造務 秋七月己未禁諸州中元張燈
壬戌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 乙丑知舒州
左諫議大夫歷城馮瓚言州界有菰蒲魚鼈之利居民
舊以自給前防禦使司超增收為市征漁奪苛細疲俗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六

告病宜調除其稅從之 文思使常岑子勳詐稱供奉
官為泗州長吏所覺捕送闕下乙亥斬勳于東市先是
雲捷軍士有僞刻侍衛司印信者捕得斬之帝曰諸軍
比加簡練尙如此不逞邪命按索悉配沙門島於是姦
猾斂迹 己卯北漢捉生指揮使路貴來降 辛巳遣
給事中劉鉞等案行河北旱田詔朝臣出使還日具所
見民生利病以聞 右衛率府率薛勳掌常盈倉受民
租槩量重詔免勳官配隸沂州倉吏棄市 八月丙戌
朔敕大理卿范陽劇可久為光祿卿致仕可久年踰七
十無請老意帝特命之 庚寅以鎮海鎮東節度副使

錢惟濬為建武節度使惟濬吳越王俶子也俶請授以嶺南旄鉞帝從之 癸巳蔡河務綱官王訓等四人坐以穢土雜糶磔於市 是日遣引進使郭永遷會秦州吳廷祚率兵往尙書察驅蕃族歸本部 乙未左拾遺知制誥河中高錫上言近廷臣承詔各舉所知或有因行賂獲薦者請自今許近親奴婢鄰里告訴加以重賞又請注授法官及職官各宜問書法十條以代試判皆施行之 九月丙辰朔以昭憲太后之兄杜審瓊為左龍武大將軍其弟審瑩為左神武大將軍審進為左武衛大將軍竝致仕賜第京師 詔及第舉人不得呼

續資治通鑑

卷二

九

知舉官為恩門師門及自稱門生 戊午天平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石守信表解軍職許之特加爵邑 庚午吐蕃尙巴約獻伏羌縣地 壬申修武成王廟 癸酉以百官次對章奏下尙書省集丞郎以上及御史中丞兩省五品以上參詳其有裨政治者以聞 丙子禁民伐桑棗為薪又詔黃汴河兩岸每歲委所在長吏課民多栽榆柳以防河決 癸未復置書判拔萃科 科今從長編蓋乙未始令有司條奏而施行固在 癸未也 甲申武平節度使兼中書令周行逢疾革召將吏屬其子侏權曰衡州刺史張文表與吾同起隴畝

以不得行軍司馬志常快快吾死必為亂當令楊師璠討之行逢薨侏權領軍務時年十一 以九月九日國志係權紀年亦繫之九月而太初實錄乃于十月乙未書行逢卒蓋以奏到之日書也今從紀年九月國志李燕長編言行逢崇信釋氏廣度僧尼齋戒不殺每見僧無老少輒拜之捧具執拂親為盥洗因謂左右曰吾殺人多矣不假佛力何以免其冤乎案五代宋史十國春秋諸書俱不言行逢佞佛惟云侏權大會齋僧見被緇之輩雖三尺童子必搶地伏拜 是月遼主如黑山赤山射鹿今不取李氏之說 戊子以棧州團練使何繼筠為關南兵馬都監 癸巳班循資格及長定格編救格各一卷 己亥幸岳臺命諸軍習騎射 廣濟縣令李守中坐賊決杖配沙門島 辛丑以樞密副

續資治通鑑

卷二

三

使兵部侍郎趙普為檢校太保充樞密使樞密使不帶正官自普始 張文表聞周侏權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安能北面事小兒乎會侏權遣兵更戍永州路出衡陽文表遂驅以叛偽縞素若將奔喪武陵者過潭州時行軍司馬廖簡知雷後素輕文表不為之備方宴飲外白文表兵至簡殊不介意謂四座曰文表至則成擒何足慮也飲笑如故俄而文表率眾徑入府中簡不能執弓但箕踞大罵遂遇害文表取其印綬自稱權留後具表以聞侏權即命楊師璠悉眾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泣下師璠亦泣顧謂其眾曰汝見耶

君乎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皆奮依權又乞師荆南且

來求援文表亦上疏自理張文表攻下潭州在當年十月

月而國史周依權傳乃云明年史蓋誤也案實錄十二月

飯蓋明年正月文十一月癸亥詔縣令考課以戶口

增減為黜陟 甲子大閱於西郊帝謂近臣曰晉漢以

來衛士不下數十萬然可用者極寡朕頃案籍閱之去

其冗弱親校其擊刺騎射之藝今悉為精銳矣 南唐

遣水部郎中顧彝來貢及異宋史在丙寅日南刑部

尚書荀人邊歸謙請老授戶部尚書致仕 荆南節度

使高係助寢疾召牙內都指揮使京兆梁延嗣曰我疾

續資治通鑑 卷二

將不起孰可付後事者延嗣曰先主舍其子繼冲以軍

府付公今繼冲長矣係助曰子言是也即以繼冲權判

內外軍馬事甲戌係助薨及異九國志係助卒于明年

年十一月二十日長 壬午始頒歷於南唐 十二月

丙戌左贊善大夫段昭裔坐檢視民田失實責授海州

司法參軍 丁亥以武平節度副使權知朗州周係權

為武平節度使 舊制巡盜賊滿十匹者絞庚寅詔改

為錢三千足陌者處死 癸巳詔縣復置尉一員在圭

簿下凡盜賊鬪訟先委鎮將者命令與尉領其事自萬

戶至千戶各置弓手有差五代以來節度使補署親隨

為鎮將與縣令抗禮凡公事專達于州縣吏失職至是

還統于縣鎮將所主不及鄉邨但郭內而已從樞密使

趙普言也及異宋史太祖紀是月丙戌詔縣置尉一員

不同今 戊戌蒲晉慈隰相衛六州饑詔所在發廩賑

之 庚子班捕盜令給以三隄隄各二十日第一隄內

獲者令尉各減一選獲隄半者減兩選第二隄內獲者

各超一資隄半超兩資第三隄內獲者令尉各加一階

隄半加兩階過三隄不獲尉罰一月俸令半之尉三罰

令四罰皆殿一選三殿停官令尉與賊鬪而盡獲者並

賜緋尉除令仍超兩資令別加升擢 甲辰遣中使趙

續資治通鑑 卷二

璣等齋詔宣諭潭朗聽張文表歸闕且命荆南發兵助

周係權 帝以西鄙羌戎屢為寇改虢州刺史盧龍姚

內斌為慶州刺史 是歲遷周鄭王於房州及東都事

略九朝編年李燕長編皆云建隆三年出居房州不載

月日惟陳經通鑑續編繫于是年冬十月王韓通鑑皆

因之王韓唐餘錄以為開 河北陝西京東諸州旱蝗

費三年自西宮出則誤矣 悉調其租 遼國舅帳郎君蕭延之奴海哩舊作海

陵蘇拉舊作拽圖里舊作禿年未及之女以法無文加

之宮刑仍付圖里以為奴著為令 蜀主命官追督四

鎮十六州逋稅龍游令田淳上疏諫曰今甲子欲交陰

陽變動天運人事合有改更如采厚飲之末議必亂經

國之大倫又言四海財貨盡屬至尊百姓足則君莫不足今務奪百姓專贖六軍非本計也蜀主不能用淳謂所親曰吾親僭偽紛紛改制妃后妻妾卿相僚佐何如常稱成都尹乃無滅族之禍乎或勸淳遜詞抑節以取貴仕淳曰吾安能附狗鼠求進哉蓋指樞密使王昭遠輩也 南漢許彥真既殺鍾允章益恣橫惡龔澄樞等居已上頗侵其權澄樞怒會有告彥真與先主李麗妃私通者澄樞發其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 南漢主納李託二女長為貴妃次為美人皆有寵拜託為內太師政事必先稟託

續資治通鑑 卷二

三

而後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

魏主高澄嘗謂左右曰魏國雖盛而無德故其祚不長今我魏國雖盛而無德故其祚不長

宋紀三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開
逢困敦三月凡一年有奇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乾德元年 遼應歷
十三年春正月甲寅朔不御殿 丁巳發近甸丁夫數萬修築畿內河隄 戊午遣酒坊副使河間盧懷忠種稔使洛陽張勳染院副使康延澤等率步騎數千人赴襄州延澤福之子也 庚申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慕容延釗為湖南道行營都部署樞密副

續資治通鑑 卷三

一

使李處耘為都監發兵會襄陽以討張文表先是盧懷忠使荆南帝謂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吾盡欲知之懷忠使還報曰繼沖控弦之士不過三萬年穀雖登民困於暴斂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耳於是帝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遂以成算授處耘等 癸亥命太常卿陽曲邊光範權知襄州戶部判官滕白為南面軍前水陸轉運使 乙丑幸造船務觀造戰船 丙寅以張勳為南面行營馬軍都監盧懷忠為步軍都監 時議城益津關遼人知之南京畱守高勳上書請假巡徼擾其境

遠主然其奏命勳及統軍使崔廷勳以兵擾之乃不果

城 丙子詔荆南發水兵三千人赴潭州改異宋史作甲戌今從長

編 庚辰以荆南節度副使權知軍府事高繼沖為荆

南節度使 楊師璠之討張文表也兵稍失利相持既

久文表出戰師璠大敗之遂取潭州執文表初文表聞

宋師來伐潛送款於趙璠具言奔喪朗州為廖簡所薄

因即私鬪實無反心璠自以奉詔論文表得其歸順甚

喜即遣使撫慰之師璠兵既入城縱火大掠而璠亦繼

至明日享將吏於庭指揮使高超語其眾曰觀中使之

意必活文表若文表至闕圖害朗州吾輩無遺類矣乃

續資治通鑑 卷三 二

斬文表於市改異宋史云二月壬辰梟文表於朗陵市今從長編衛其肉及宴罷

璠召文表超曰文表謀為亂已斬之矣璠太息久之

初命文臣知州事帝愆五代藩鎮彊盛之弊時異姓王

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

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它職皆以文臣代之

二月甲申朔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著責授比部員外

郎著不拘細行嘗乘醉宿倡家為巡吏所執既知而釋

之密以事聞帝置不問於是宿直禁中夜叩滋德殿求

見帝令中使引升殿近燭視著著大醉垂髮被面帝怒

發前事黜之御史中丞洛陽劉沆等竝坐失於彈劾

奪兩月俸 丙戌天雄節度使符彥卿來朝帝欲使典

兵趙普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屢諫不

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曰惟陛下深思利害勿復悔

帝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豈能負朕

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中止 高繼

沖自以年幼未能民事刑政賦役委節度判官孫光憲

軍旅調度委衙內指揮使梁廷嗣謂曰使事事得中人

無閒言吾何憂也李處耘至襄州先遣閭門使臨洛丁

德裕諭繼沖以假道之意請薪水給軍繼沖與其僚佐

謀以民庶恐懼為詞願供芻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

續資治通鑑 卷三 三

往光憲及延嗣請許之兵馬副使李景威說繼沖曰王

師雖假道以收湖湘恐因而襲我願假兵三千設伏荆

門險隘處候其夜行發伏攻其上將王師必自退卻回

軍收張文表以獻於朝廷則公之功業大矣不然且有

搖尾乞食之禍繼沖不聽曰吾家累歲奉朝廷必無此

事孫光憲曰景威峽江一民耳安識勝敗且中國自周

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宋興凡所措置規模益宏

遠今伐文表如以山厭卵爾湖湘既平豈有復假道而

去邪不若早以疆土歸朝廷則荆楚免禍公亦不失富

貴繼沖以為然景威知計不行而嘆曰大事去矣何用

生爲因扼吭而死景威歸州人也繼沖遣延嗣與其叔
父保寅奉牛酒來犒師且覘師之所爲壬辰師至荆門
處耘見延嗣等待之有加延嗣喜馳使報繼沖以無虞
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延嗣召延嗣等宴飲于其帳
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沖但埃保寅延嗣之
還遠聞宋師奄至卽惶恐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
里處耘揖繼沖令待延嗣而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
沖與延嗣俱還宋師已分據衝要布列街巷矣繼沖大
懼江陵志餘云宋兵入城繼沖以遂盡籍其三州十七
縣十四萬二千三百戶奉表來歸 癸巳李處耘等益

續資治通鑑 卷三

四

發兵日夜趨朗州周保權懼召觀察判官臨桂李觀象
謀之觀象曰文表已誅而王師不還必將盡取湖湘之
地今高氏束手聽命唇齒既亾朗州勢不獨全莫若幅
巾歸朝幸不失富貴保權將從之指揮使張崇富等
崇富宋史作從不可乃相與爲拒守計 庚子荆南表
富今從長編至帝復命高繼沖爲荆南節度使遣樞密承旨王仁贍
赴荆南巡檢帝聞李景威之謀曰忠臣也命仁贍厚卹
其家帝遣使諭周保權及將校言大軍旣拯爾難何爲
反拒王師自取塗炭保權不答遂進討之慕容延嗣大
破其軍於三江口遂取岳州宋史本紀作三月庚子

三月克岳州推長編繫于二月之末蓋以十國紀年爲
據也今從之長編又引解事傳云爲統軍使黃從志以
岳州拒命暉率舟師討平之生擒從志及偽將校十四
人蓋卽三江之捷暉時爲戰棹都指揮使也今附見
是月權知貢舉浚儀薛居正奏進士蘇德祥等合格
者八人 遼主如潢河觀羣臣射賜物有差 三月張
崇富等出軍澧州南與宋師遇未及戰望風先潰李處
耘逐北至敖山寨賊棄寨走俘獲甚眾處耘擇所俘體
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啗之黥其少壯者縱歸武陵武陵
人聞擒者爲宋師嚮會俱大恐縱火焚州城奔竄山谷
壬戌慕容延嗣等入朗州擒崇富於西山下梟其首大
將汪端劫周保權匿江南岸僧舍處耘遣麾下將田守

續資治通鑑 卷三

五

奇捕之端棄保權走守奇獲保權以歸湖南平凡得州
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二百八十八庚午命
戶部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癸酉吏部尙書張昭等
詳定五刑之制凡流刑四徒杖笞刑各五 令州縣復
置義倉官所收二稅每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儉
夏四月甲申減荆南潭朗州死罪囚流以下釋之配役
人放還鬻三年以前逋稅及場院課利 乙酉始置諸
州通判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
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
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益輕用趙普之言也

遣給事中饒陽李昉祭南岳尋命權知衡州 丁亥

幸國子監遂幸武成王廟宴射玉津園庚寅出內府錢

募諸軍子弟數千人鑿池於朱明門外引蔡水注之造

樓船百艘選卒號水虎捷習戰池中 辛卯王處訥上

新定建隆應天歷帝製序頒行之 丙申兵部郎中監

泰州稅曹匪躬棄市海陵鹽城兩監屯田副使張藹除

名竝坐令人齋輕貨往江南兩浙販易故也 戊戌符

彥卿辭歸鎮 庚子以華州團練使大城張暉為鳳州

團練使兼西面行營巡檢壕寨使暉前在華州治有善

狀帝既誅李筠將事河東召暉入覲問以策暉曰澤潞

續資治通鑑 卷三 六

瘡痍未起軍旅荐興民不堪命當俟富庶後圖之帝慰

勞遣還於是始謀伐蜀乃徒暉鳳州暉盡得其山川險

易密疏進取之計帝覽之甚悅 清源畱後張漢思年

老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副使陳洪進漢思患其專乃

設宴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以告洪

進洪進亟出甲士皆散漢思由是嚴兵備洪進癸卯洪

進袖大鎖常服安步入府中叱去直兵漢思方處內閣

洪進即鎖其門謂之日軍吏以公耄荒請洪進知畱務

眾情不可違當以印見授漢思錯遯不知所為乃自門

扇間投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告之日漢思不能為政

授吾印矣將吏皆賀即日遣漢思外舍以兵守之遣使

請命於南唐南唐即授以節鉞洪進又遣牙將魏仁濟

開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漢思退居數年以壽終 戊辰

事畧云洪進叩頭請以印見授殊失實九國志云洪進

遣使告南唐南唐即以洪進為清源節度使李勣日李

煜再上表乞廢洪進恩命安得復除節度使也案陸游

南唐書云泉州副使陳洪進廢張漢思自稱權知軍府

來告國主即以洪進為節度使與九國志 慕容延釗

合事畧亦同是南唐實嘗授以節鉞矣 慕容延釗

言辰錦谿敘等州各奉牌印請命 甲辰詔重鑿砥柱

三門 禁涇原邠慶州不得補蕃人為沿邊鎮將 乙

巳幸玉津園閱諸軍騎射 丙午以樞密直學士戶部

侍郎薛居正權知朗州 辛亥令諸州造輕車以給餽

運 五月壬子朔慕容延釗言南唐主遣使以牛酒來

病師 己未鳳翔節度使王景卒贈太傅諡元靖 辛

酉命樞密直學士尚書左丞高防權知鳳翔府 甲子

高繼沖籍伶官一百四十三人來獻詔悉分賜諸大臣

乙丑命鐵騎都將李懷義內班都知趙仁瑗增修宮

闕既成帝坐寢殿中令洞開諸門皆端正通豁謂左右

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 戊辰以工部侍郎須城艾頴

為戶部侍郎致仕帝命執政擇廷臣督在京諸倉穎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三 七

焉穎自以清望官不宜親濁務辭不肯為帝曰惟致仕乃可免耳穎遂請老 蜀宰相李昊言於蜀主曰臣觀宋氏啟運不類漢周天賦亂久矣一統海內其在此乎若通職貢亦休安三蜀之長策也發墨十國春秋此語在建隆元年十一月 蜀主將發使知樞密院事王昭遠固止之乃以文思使景處瑋等率兵屯峽路又遣使往涪瀘戎等州閱權手增置水軍 六月乙酉詔免潭州諸縣無名配餼 壬辰以大暑罷京城營造賜工匠衫履 遼主詔諸路錄囚 初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畫名將以杖指白起曰起般已降不武之甚何為受享於此命去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三

八

左拾遺知制誥高錫因上疏論王僧辯不克善終不宜在配享之列乃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別加裁定取功業始終無瑕者癸巳昭等議升漢灌嬰後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晉王渾周訪宋沈慶之後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後周李弼唐秦叔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梁葛從周後唐周德威符存審二十三人退魏吳起齊孫贖趙廉頗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後漢段紀明魏鄧艾晉陶侃蜀關羽張飛晉杜元凱北齊慕容紹宗梁王僧辯陳吳明徹隋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李光弼王孝傑張齊邱郭元振二十二

人詔塑齊相管仲像於堂畫魏西河太守吳起於廡下餘如昭等議乙未祕書郎直史館管城梁周翰上言曰凡名將悉皆人雄苟欲指瑕誰當無累一旦除去神位吹毛求異代之非投袂忿古人之惡似非允當臣心惑焉不報 詔荆南兵願歸農者聽官為葺舍給賜耕牛種會 丙申令有司二歲一舉先代帝王祀典各以功臣配享高辛堯舜禹湯文武漢高祖皆因其故廟又別建漢世祖廟於南陽唐太宗廟於醴泉世祖以鄧禹吳漢賈復耿弇配太宗以長孫無忌房元齡杜如晦魏徵李靖配並畫像廟壁 丁酉命王仁贍權知荆南軍府

續資治通鑑 卷三

九

事先是帝命典軍列校遙領湘南諸郡不踰歲果得其地辛丑復以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岳州防禦使夏津馬仁瑀等為漢彭等州防禦使 己酉命鎮國節度使宋延渥率禁旅數千習戰于新池帝數臨觀焉 庚戌命大理正奚喚知館陶縣監察御史王祐知魏縣楊應夢知永濟縣屯田員外郎于繼微知臨濟縣常參官知縣自喚等始也祐大名人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選疆壯者往泄之其後右贊善大夫周渭亦知永濟彥卿郊迎渭揖於馬上就館始與彥卿相見略不降屈縣有盜傷人而逸渭捕獲暴其罪斬之

不以送府渭先為白馬主簿縣大吏犯法渭即斬之帝
奇其才故擢右贊善大夫 秋七月甲寅以湖南死事
靳彥朗男承勳等三十人補殿直 監修國史王溥上
新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會要三十卷 安國節度使
王全斌與洺州防禦使郭進趙州刺史陳萬通登州刺
史高行本客省使曹彬等率兵攻北漢丁巳以俘獲來
獻詔釋之彬靈壽人從母為周太祖貴妃帝與宿衛尤
器重彬彬非公事未嘗造門平居燕會亦罕與帝即位
自晉州都監召入見謂曰疇昔我親汝何故疏我彬頓
首謝曰臣周室近親列職禁庭敢交結尊貴帝益嘉獎

續資治通鑑

卷三

十

焉 戊午頒量衡於澧朗諸州懲割據厚斂之弊也
唐鄧之俗家有病者雖父母亦棄去故病者輒死武勝
軍節度使張永德以為言己未詔禁之 丁卯幸武成
王廟遂幸新池觀習水戰 己巳權知朗州薛居正言
汪端以數萬人寇州城都監尹重睿擊走之 賜荆南
管內民今年夏租之半 甲戌周侁權請闕待罪詔釋
之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 乙亥命增築朗州城浚其
壕賜管內民今年夏租 己卯判大理寺事實儀等上
重定刑統等書詔刊板摹印頒天下儀等參酌輕重時
稱詳允 北漢宿衛殿直行首王隱劉昭趙巒等謀叛

事覺被誅詞連樞密使段恆初北漢主娶郭姬將立為
妃恆以其所出微諫止之又抑其昆弟親戚不用姬怨
恆不助已譖成其罪出為汾州刺史尋縊殺之恆有幹
才勤於其職死不以罪遼主聞之為之不平北漢以稍
宏為樞密使以郭無為為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
無為與宏不協旋出宏為汾州刺史無為兼樞密使軍
國之務一以委焉無為又譖宏在汾州不治徒嵐州
八月庚辰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既而有司言冬至
乃十一月晦前一日皇帝始郊不應近晦請改用十六
日甲子詔可 效異李燾曰乾德元年初郊有司以冬至
迫近晦日請用十一月十六日甲子案章

續資治通鑑

卷三

十一

得象所編三朝會要初不及此而王珪等所編五朝會
要始載近晦事蓋五朝會要得之於姚開所修太常因
革禮所載實得之宋 敏求春明退朝錄云 壬午殿前都虞候嘉州防禦使
館陶張瓊自般時軍校史珪石漢卿等方得幸瓊數輕
侮之漢卿因譖瓊眷部曲百餘人自作威福且毀皇弟
光義為殿前都虞候時事帝召瓊面訊之瓊不伏帝怒
令擊之漢卿即奮鐵槌擊其首氣垂絕乃曳出下御史
府案鞠瓊自殺帝旋聞其家無餘財止有奴三人甚悔
之責漢卿曰汝言瓊部曲百人今安在漢卿曰瓊所養
者一敵百耳帝亟命優卹瓊家然亦不罪漢卿 先是
龍捷左廂都指揮使馬仁瑀常私以士屬知貢舉薛居

正居正實不許而陽諾之榜出無其人及聞喜宴日仁瑀乘醉搆所屬士媢罵居正御史中丞劉溫交劾奏仁瑀帝曲為容忍龍捷左廂都指揮使王繼勳皇后母弟也挾勢驕倨多陵蔑將帥仁瑀獨與抗相忿爭輒攘臂欲毆繼勳繼勳憚其勇頗為屈而怨隙愈深於是受詔都試郊外兩人因欲相圖陰勒所部兵私市白梃帝微聞其事即詔罷講武甲申出仁瑀為密州防禦使置繼勳不問 以秦州團練使潘美為潭州防禦使南漢人數寇桂陽及江華美擊走之谿洞蠻獠自唐末之亂不供王賦頗恣侵掠為居民患美帥兵深入窮其巢穴斬

續資治通鑑

卷三

三

首百餘級餘黨散潰美悉令招誘貸其罪以已俸市牛酒宴犒賜金帛撫慰之夷落遂定 甲申遼主以生日縱五坊鷹鷂 先是北漢遣使告於遼欲巡邊徵乞張聲援丁亥王全斌復與郭進曹彬等帥師攻北漢樂平縣降其拱衛指揮使王超等北漢將蔚進郝貴超悉蕃漢兵來救三戰皆敗之遂下樂平即建為平晉軍（或異志云郝貴超被擒案貴超明年復戰遂州以為被擒者誤也今從長編平晉軍一作樂平軍今從宋史） 壬辰詔九經舉人落第者宜依諸科舉人例許再試 癸巳女真遣使貢名馬 丙申北漢靜陽等十八寨首領相帥來降 泉州陳洪進遣使來貢 齊州河決

戊戌遼主如近山呼鹿射之旬有七日而後返 己亥遼幽州岐溝關使柴庭翰等來降 丁未戶部侍郎呂餘慶丁母憂時餘慶權知襄州詔遣中使護喪官給葬具尋起復 詔調登州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治舟渡女真所貢馬 是月南唐以吏部尚書建安游簡言知尚書省事尋遷右僕射 九月庚戌朔戶部判官水陸轉運使滕白免官以軍儲損敗也 遼主以青牛白馬祭天地飲於野次終夕乃罷翼日以酒脯祭天地復終夜酣飲 甲寅羣臣三上表請加尊號曰應天廣運聖文神武從之（放異宋史本紀作大聖神武長編作仁聖文武惟東都事略作聖文神武錢辛楮口）

續資治通鑑

卷三

三

開寶六年修周武王廟碑所載 高麗國王王昭遣使尊號與事略同石刻為可據矣 時贊等入貢涉海值大風溺死者九十餘人贊僅而獲免詔勞卹之 詔開封府選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寺習樂將行郊祀禮也 詔諸州府長吏禁以僕從人干預政事 丙寅大宴廣政殿始用樂 丁卯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李處耘責授淄州刺史處耘以近臣護軍臨事專斷與慕容延釗不協要相論奏帝以延釗宿將赦其過止罪處耘亦恐懼不敢自明 戊辰女真復貢名馬 丙子詔朝臣無得公薦貢舉人故事每歲知貢舉官將赴貢院臺閣近臣得薦抱才藝者

號曰公薦然去取不能無所私至是禁之 慕容延釗獲汪端磔於朗州市端初攻州城不克與其黨聚山澤為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謀應端悉捕繫欲誅之薛居正以計緩其事及端被禽詰之僧無與謀者皆得全活 是月北漢主誘遼兵攻平晉軍郭進張彥進曹彬陳萬通領步騎往救之未至一舍北漢引兵去 冬十月癸未令襄州盡索湖南行營諸軍所掠生口遣吏分送其家放潭邵州鄉兵數千人歸農減江陵府民舊租之半 丁未吳越王遣其子惟濬入貢助南郊 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扈蒙以僕夫扈繼遠為從子屬之同續資治通鑑 卷三 古

綏今幸時和歲豐克舉禋祀報神資乎備物卿與五使空講求遺逸遵行典故無或廢墜副朕寅恭之意於是質與陶穀張昭等討尋故事詳定新制曰南郊行禮圖又令司天監定從祀星辰圖上之又言享廟郊天從祀羣臣合前七日受誓戒於尚書省今併於一日受之有虧誠愨望令分日各誓百官竝從之將升壇有司具黃褥為道帝曰朕潔誠事天不必如此命撤之還宮將駕金輅顧左右曰於典故可乘輦初有司議配享請以僖祖升配張昭獻議曰隋唐以前雖追立四廟或立七廟而無徧加帝號之文梁陳南郊祀天皆配以皇考北齊續資治通鑑 卷三 圭

年生淮南轉運使仇華使釐務繼遠盜官鹽事發戊申蒙坐奪金紫黜為左贊善大夫 魏仁濟以陳洪進表至洪進自稱清源節度副使權知泉南等州聽命於朝帝遣通事舍人王班齎詔撫諭之 十一月丁巳賜南唐主詔具言所以納洪進之意且將授旄鉞也 癸亥饗太廟是夕陰晦至夜分開霽帝初詣太廟乘玉輅左諫議大夫崔頌攝太僕問儀仗名物甚悉頌應對詳敏帝大悅甲子合祭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還御明德門大赦改元乾德羣臣奉冊上尊號於崇政殿先是帝謂大禮使范質曰中原多故百有餘年禮樂儀制不絕如

圜丘祀昊天以神武升配隋祀昊天於圜丘以皇考配唐貞觀初以高祖配圜丘梁太祖郊天以皇考烈祖配恭惟宣祖積累勳伐肇基王業伏請奉以配饗從之丙寅南唐主遣使來助祭南郊及賀冊尊號 丁卯詔防禦團練刺史州舊有都督府號者竝停仍為上州 庚午遼主出獵飲於虞人之家凡四日 壬申以南郊禮成大宴廣德殿號曰飲福宴自是為例 帝謂宰相曰北門漢殿當擇守其土處之范質曰質儀清介謹厚然在前朝已自翰林遷 今又為兵部尚書難於復召帝曰禁中非此人不可 諭朕意勉再赴職癸酉

復命儀為翰林學士元年今據學士年表儀以兵部尚書拜翰林學士在乾德元年十月長編載於是年十一月蓋被命在十月而入院在十一月今從之帝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跣足坐卻立不進帝為

之冠帶而後召入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帝改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十二月庚辰

殿前徹祇候李璘以父讎殺察員陳友於市璘自首帝壯而釋之 辛巳進羣臣階勳壽邑有差司徒兼侍中

蕭國公范質改封魯國公 荆南節度使高繼沖表乞陪祀許之因舉族歸朝癸未改命繼沖為武寧節度使

甲申皇后王氏崩翰林醫官王守愚坐進藥不精審續資治通鑑卷三 六

滅死流海島 戊子遼主射野鹿賜虞人物有差 己亥以殿前侍御史鄭起為西河令顯德末起為殿中侍

御史見帝握禁兵有人望乃貽書范質極言其事質不聽嘗遇帝於路橫絕前導而過帝初不問於是出掌泗

州市征時刺史張延範官檢校司徒起輒呼以太保起貧常乘騾一日從延範出近郊延範揖起行馬起曰此

騾也安用過呼延範淡街之密奏起嗜酒廢職遂左遷右拾遺浦城楊徽之亦嘗言於世宗以帝有人望不宐

典禁兵帝即位將因事誅之光義曰此周室忠臣也不宐浚罪於是亦出為天興令 庚子尚書左丞高防卒

於鳳翔帝甚悼憐之遣供奉官陳彥珣刑部署歸葬西洛凡所費用並從官給防性淳厚守禮法所踐歷皆有能名 乙巳南唐主上表乞呼名詔不允 禁道州調民

取朱砂除衡岳州二稅外所賦米并毋得發民烹銅鈔及作炭 遣內客省使曹彬通事舍人王繼筠分詣晉

潞州與節度使趙彥徽李繼勳會兵入北漢境收其邊邑及遼石州 閏月乙卯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鈞

卒贈中書令追封河南郡王帝雅與延鈞善常兄事之及即位猶呼為兄延鈞寢疾帝自封藥以賜聞其卒哭

之慟禮官言為近臣發哀哭聲宐有常帝曰吾不知哀續資治通鑑卷三 七

之所從出也 龍捷軍校王明詣闕獻陳圖請討幽州帝嘉之賜以錦袍銀帶錢十萬成安人宋初為武寧軍節度掌書記乾德初召為左拾遺未嘗為軍校亦無請討幽州事此當別是一人或言帝將北

征大發民餽運河南民相驚逃亾者四萬家帝憂之丙寅命樞密直學士薛居正馳傳招集險旬乃復故 初

宜祖葬安陵在京城東南隅辛未命司天監浚儀趙修己內客省使王仁贍等改卜安陵於西京鞏縣之鄆封

鄉 乙亥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之飾 永安節度使折德扞敗北漢軍數千人於府州城下獲其衛州刺

史楊璘 國子博士聶崇義上言皇家以火德上承正

統請奉赤帝為感生帝每歲正月別尊而祭之為壇於南郊奉宣祖升配常以正月上辛奉祀 初北漢主嗣位所以事遠者多略不如舊時於是遠主遣使責之曰爾不稟我命其罪三擅改年號一也助李筠有所覬覦二也殺段恆三也北漢主恐懼遣從子劉繼文往謝曰父為子隱願赦之遠執其使而不報北漢地狹產薄又歲輸於遼故國用日削乃拜五臺僧繼容為鴻臚卿繼容故燕王劉守光之孽子為浮屠居五臺山能講華嚴經四方供施多積蓄以佐國用五臺近遼界常得其馬以獻號添都馬歲率數百匹又於栢谷置銀冶募民鑿

續資治通鑑

卷三

六

山取礦烹銀北漢取其銀以輸遼歲千斤因即其治建寶興軍

二年

遼應歷十四年

春正月辛巳大雨雪震雹

詔諸州長吏

勸課農田 甲申帝以選人會貧者眾詔吏部流內銓聽四時參選仍命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與本司官重詳定循資格及四時參選條 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再表求退戊子以質為太子太傅溥為太子太保仁浦為左僕射皆罷政事質在相位下制敕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戶口版籍為急使者案民田及獄訟皆召見為述天子憂勤之意乃遣之時號賢相 庚寅以

樞密使趙普為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院大學士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上黨李崇矩為檢校太尉充樞密使帝既除普及崇矩乃無宰相署敕帝時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帝曰卿但進敕朕為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所行非帝王事也乃使問翰林學士求故實陶穀建議以為自古輔相未嘗虛位惟唐大和中甘露事後數日無宰相時左僕射令狐楚等奉行制書今尚書亦南省長官可以署敕寶儀曰穀所陳非承平令典不足援據今皇弟開封尹同平章事即宰相任也帝從儀言 壬辰詔曰先所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渥可為

續資治通鑑

卷三

九

師法詳嫻吏理達於教化等三科並委州府解送吏部試論三道限三千字以上而自曩及今未有應者得非抱侷者恥肩於常調懷謙直者難效於有司必欲與自朕躬乎繼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並許詣閣門進狀朕親試焉 己亥以樞密承旨王仁贍為左衛大將軍充樞密副使 庚子改清源軍為平海軍命陳洪進為節度使洪進每歲貢奉多厚斂於民又籍民資百萬以上者令入錢補協律奉禮郎而調其丁役子弟親戚交通賄賂二州之民甚苦之 壬寅敕趙普監修國史 丁未詔縣令簿尉非公事毋至村落

李繼勳等攻北漢遼州北漢告急於遼二月戊申朔遼州刺史杜延翰舉城降王子遼主遣西南面招討使耶

律達里舊作捷烈今改率六萬騎援北漢敗繼勳兵於石州達

里用兵賞罰信明得士卒心河東單弱不遠見吞併者

達里有力焉先是遼主知達里沈厚多智有任重才即

位初即擢南院大王達里在治所不修邊幅均賦役勸

耕稼戶口豐殖時耶律烏珍為北院大王與達里俱有

政迹朝議以為富民大王故遼主雖暴虐而境內粗安

癸丑遣使賑陝州饑 命右武統軍陳承昭帥丁夫

數千鑿渠自長社引澗水至京合閔河渠成民無水患

續資治通鑑 卷三

辛

閔河之漕益通流焉 吏部尚書張昭與翰林學士陶

穀同掌選穀與給事中李昉有隙乃誣奏左諫議大夫

崔頌以所親屬昉求為東畿令引昭為證帝召昭質之

昭不直穀所為遽免冠抗聲言穀罔上帝不悅三月丁

丑朔昉質授彰武行軍司馬頌為休大行軍司馬昭遂

三上章請老乙酉聽其致仕 權知貢舉陶穀奏進士

李景陽等合格者八人 乙未北漢耀州團練使周審

玉等來降審玉賜名承瑒以為左千牛衛大將軍領汾

州團練使 辛丑 明憲皇太后諡曰昭憲諱皇后

賀氏曰孝惠王氏曰孝明 初南唐廢永通大錢要用

韓熙載之議鑄當二鐵錢熙載由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

充鑄錢使宰相嚴續數言鐵錢不便熙載爭於朝堂

聲色俱厲左遷秘書監不逾年復拜吏部侍郎是月始

用鐵鑄權熙載兵部尚書勤政殿學士民間多藏匿舊

錢舊錢益少商賈出境輒以鐵錢十易銅錢一官不能

禁因從其便官吏皆增俸而以鐵錢兼之由是物價益

貴熙載頗亦自悔

續資治通鑑 卷三

卷三

壬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

聖主為宗廟社稷有御史書勅諭聖主為宗廟社稷有御史書勅諭

宋紀四 起開運四年四月盡至光緒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帝

乾德二年 遼應歷十四年夏四月丁未朔以前博州軍事判官

穎贊為著作佐郎贊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試

稱旨故也 戊申賑河中饑 己酉免諸道今年夏稅

之無苗者 乙卯改葬宣祖昭武皇帝昭憲皇后於安

陵孝惠皇后賀氏孝明皇后王氏附焉 帝欲為趙普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一

置副而難其名稱召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

一等者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乙丑以兵

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竝本官參知政事不宜制不押

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宜徵使廳上事殿庭別

設磚位於宰相後敕尾署銜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

半之蓋帝意未欲令居正等與普齊也 宗實錄云普在

相位幾十年獨斷政事太祖疑其專恣欲用薛居正呂

餘慶為相普惡其與已同列但令參知政事於宜徵廳

赴上位在丞相後但奉行制書不得與奏事以明其異

等中書印惟宰相得知事無大小盡決于普居正等倘

雷有鄰訟中書不法事太祖因令居正等知印押班以

分普權案置參政乃陶穀議且此時太祖方獨任普未

始厭其專恣也今不取又太祖新錄實儀傳太祖屢對

大臣稱儀有執守欲川為相趙普忌儀剛直遂引薛居

正參知政事據此則居正乃普所引非太祖意也足明

太宗實錄所 壬申徙永州諸縣民之畜蠶者三百二

十六家於縣之僻處不得復商於鄉 以秦再雄為辰

州刺史再雄辰州徭人武健有奇略素為蠻黨畏服帝

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僻吏予以租賦再雄

至州日訓土兵得三千人能披甲渡水歷水飛壘又遣

人分賜諸蠻傳朝廷懷徠之意降附日眾自是荆襄無

復邊患 五月己卯知制誥高錫坐受藩鎮賂貶萊州

司馬 辛巳宗正卿趙礪坐賊杖除籍 遼主射氐讎

鹿於白鷹山至於泱旬六月丙午朔獵於玉山竟月忘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二

反 綱語解云鹿性嗜鹹 御史臺太常禮院奏東宮

三師官一品僕射二品若百官上表未知所先詔兩制

議之戊辰翰林學士竇儀等奏僕射師長百僚東宮三

師臣子之官當以僕射為表首從之 己酉以光義為

中書令光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子德昭貴州防禦使

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秋

七月詔曰惟彼銓衡止憑資歷慮有英俊沈于下僚自

今常調赴集選人委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無

闕失者當與量材甄敘 辛卯詔陶穀等四十三人 實

藩郡通判者一人職任乖方事狀連坐 甲午令藩鎮無以初官為掌書記須歷兩任有文學者乃許奏辟

八月戊申遼主以生日值天赦不受賀曲赦京師囚乙

酉錄四 九月甲戌朔周易博士奚嶼責乾州司戶庫

部員外郎王貽孫責左贊善大夫竝坐試任子不公也

辛丑太子太傅魯國公范質卒質寢疾帝數幸其第

臨視又令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

之帝即命翰林司賜以果牀酒器復幸其第謂曰卿為

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對曰臣曩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

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三

質性下急以廉介自持好面折人過嘗謂同列曰人能

鼻吸三斗醋斯可為宰相矣五代宰相多取給於方鎮

質始絕之所得祿賜徧及孤遺疾革戒其子旻毋請諡

母刻墓碑及卒帝甚悼愴之贈中書令賻資甚厚後因

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資產真

宰相也 壬寅潘美等克郴州 冬十月丙辰遼主以

掌鹿矧思為開撒狻國語解云開撒狻狻抹里賜金帶金

盞銀二百兩所隸死罪以下得專之 初南漢內常侍

邵廷珪言於其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

多故干戈不及而吾亦驕于無事今兵不識旂鼓人主

不知存亡請飭兵備且通好於宋銀不能用至是始懼以廷珪為招討使

帝素謀伐蜀會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

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密不自建立大

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門令發兵南下我自黃花

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地可撫

而有也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孫遇趙彥韜楊調等以

蠟丸帛書開行遣北漢主言已於襄漢增兵約北漢濟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四

河同舉攸異王壺清語以蜀道孫遇往太原為乾遇等

至都下彥韜潛取其書以獻彥韜與州人也有穆昭嗣

者初以方伎事高氏於是為翰林醫官帝數召問蜀中

地理昭嗣曰荆南即西川江南廣南都會也今已克此

則水陸皆可趨蜀帝大悅後數日得彥韜所獻書笑曰

吾西討有名矣并赦遇調使指陳山川形勢戍守處所

道里遠近畫圖以進攸異東都事略孟和傳云謀者孫

亦云孫遇為獲據長編則山於彥韜五代史記蜀世家

藉獻宋史及十國春秋與長編同 十一月甲戌命忠

武節度使王全斌為西川行營鳳州路都部署武信節

度使大名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為都監寧江

度使大名崔彥進副之樞密副使王仁贍為都監寧江

節度使范陽劉光義及聖光義即宋史之劉廷讓也與太宗同名後來改為廷讓耳宋史云廷讓字光又失其貴矣宋書亦作劉光義為歸州路副都部署及聖宋史王全斌與劉光義皆為都部署惟長編以光義為副都部署王宗沐宋元綱密承旨曹彬為都監合步通鑑亦云副之今從長編騎六萬分路進討給事中沈義倫為隨軍轉運使均州刺史大名曹翰為西南面轉運使及聖王仁贍以樞密副使為行營都監存節度使下蓋此時西府品秩殊未崇也帝諭行營所至毋得焚蕩廬舍驅略吏民開發邱墳剪伐桑柘違者以軍法從事命將作司度右掖門南臨汴水為蜀主治第以待其至乙亥全斌等辭宴於崇德殿帝出畫圖授全斌等因謂曰凡克積資治通鑑卷四 五

千人獲軍糧四十餘萬斛蜀刺史藍思緒退保西縣全斌又攻石圖魚關白水關二十餘寨皆拔之蜀韓侂正聞興州破遂棄山南退保西縣馬軍都指揮使史延德以先鋒至保正懼不敢出遣兵數萬人依山背城結陳自固延德擊走之追擒保正及其副李進獲其糧三十餘萬斛崔彥進與馬軍都監康延澤等逐北過三泉山遂至嘉州殺酋甚眾蜀軍燒絕棧道退保葭萌劉光義等入峽路連破松木三會巫山等寨殺其將南光海等死者五千餘人及聖宋史斬南光海等八千餘級今從長編生擒戰棹都指揮使袁德宏等奪戰艦二百餘艘又斬獲水軍積資治通鑑卷四 六

之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槍左右皆散去彥儔奔歸
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後數日光義
等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宋史九國志云王師壞
而數十餘人乃登樓縱火自焚而死今從長編及十國春秋王全斌以蜀人斷棧大軍
不得進議取羅川路入蜀康延澤潛謂崔彥進曰羅川
路險眾難竝濟不如分兵修棧約會大軍於淡渡可也
彥進遣白全斌全斌許之不數日閣道成遂進擊金山
寨又破小漫天寨而全斌亦以大軍由羅川至淡渡與
彥進會蜀人依江而陳彥進遣步軍都指揮使張萬友
等擊之奪其橋會暮夜蜀人退保大漫天寨明日彥進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七

延澤萬友分兵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來拒又大破
之乘勝拔其寨擒寨主義州刺史王審超監軍趙崇渥
及三泉監軍劉延祚大將王昭遠趙崇韜引兵來戰二
戰三敗追奔至利州北昭遠等遁去渡桔柏津焚浮梁
退保劔門壬申晦全斌等入利州宋史云三年正
月壬午全斌取利州
東都事略云三年正月獲軍糧八十萬斛宋史云三年正
月壬午全斌取利州
紀年蜀檣柁皆言蜀人雖燒棧道而江水淺涸岸路平
陶王師皆徒涉而進與國史不同事恐不然今不取實
錄載大漫天寨全斌擒其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
三泉監軍劉延祚及王昭遠等來戰明年正月已丑實
錄書軍前部送大漫天寨主王審超監軍趙崇渥則似
同時執獲也
今從實錄 是月京師大雪帝設瓊帳於講武殿衣

紫貂裘帽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
西征將帥衝犯霜霰何以堪此卽解裘帽遣中黃門馳
驛齎賜全斌且諭旨請將以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
泣 初遼太祖威服漠北分設部帳官突呂不室韋部
者本名大小二黃室韋太祖以計降之置爲二部隸北
府節度使烏庫舊作烏庫部者列於外十部不能成國附
庸於遼時修職貢至是以遼主失政黃室韋掠馬牛販
去統軍楚固質舊作庫古邀戰敗之降其眾未幾烏庫
部叛掠居民財畜詳表舊作詳表藏引舊作與戰敗績
藏引死之表分見於九月十二月今據楚固質之奏併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八

於十二月又紀云藏引及女 南唐主酷信浮屠法出
實死之女實未詳今從略 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南
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罪
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見
南唐主論性命之說南唐主信之謂之一佛出世由是
不復以治國守邊爲意 詔江北許諸州民及諸監鹽
亭戶緣江採捕及過江貿易先是江北置榷場禁商人
渡江及百姓緣江採樵是歲以江南荐饑特弛其禁
三年遼應歷春正月蜀主聞王昭遠等敗甚懼乃益募
兵守劔門命太子元喆爲元帥侍中太原李廷珪同平

章事張惠安副之帶甲萬餘旗幟悉用文縐網其杠以錦將發而雨元詰慮其沾濕悉令解去俄雨止復飾之則皆倒懸杠上元詰又輦其姬妾及伶人數十以從見者莫不竊笑王全斌等自利州趨劔門次益光以劔門天險會議進取之策侍衛軍頭向韜曰得降卒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彊店與官道合若大軍行此路則劔門之險不足恃也全斌等即欲卷甲赴之康延澤曰蜀人數戰數敗膽氣奪矣可急攻而下也且來蘇狹徑主帥不宜自行但可遣一偏將往耳若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九

抵青彊北與大軍夾擊劔門昭遠等必成擒矣全斌等然之命史延德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以濟蜀人見之棄寨而遁延德遂至青彊王昭遠引兵還駐漢原坡畱其偏將守劔門全斌等以銳兵奮擊破之及漢原趙崇韜布陳策馬先登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崇韜戰敗猶手斬數人乃被執昭遠免胄棄甲而逃甲戌全斌等遂取劔州殺蜀軍萬餘人昭遠投東川匿民舍為追騎所獲 乙亥詔瘞征蜀戰死士卒被傷者給棺帛 蜀太子元詰與李廷珪等日夜嬉遊不恤軍政至絳州聞劔門已破將退休東川翼日棄軍西奔所過盡焚其廬舍

倉廩乃去蜀主知劔州已破元詰亦奔還惶駭不知所為問左右計將安出有老將石奉頽者對曰東兵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堅守以弊之蜀主嘆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一旦遇敵不能為吾東向發一矢今雖欲閉壁誰肯效死者司空平章事李昊勸蜀主封府庫以請降蜀主從之因命昊草表已卯遣通奏太原伊審徵奉降表詣軍前初前蜀之亾也降表亦昊所為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 遼主以樞密使雅哩克斯舊作雅里為行軍都統虎軍詳袞克蘇舊作蘇為行軍都監益以圖魯卜舊作突魯部軍三百合諸部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十

兵討烏庫部烏庫之叛也布達齊舊作勃勒獨不叛詔襲之未幾烏庫部殺其酋長來降既而復叛致蜀烏庫 乙酉王全斌穆宗紀載於二月部族表載於正月蓋本紀據奏聞之日而書之耳今從表 乙酉王全斌等次魏城伊審徵以蜀主降表至全斌受之遣通事舍人汝陰田欽祚乘驛入奏又遣康延澤趨成都見蜀主諭以恩信慰撫軍民初劉光義等發夔州萬施開忠遂等州刺史皆迎降致蜀宋史在正月癸巳長編光義入東都事略皆無日今從之 光義入城盡以府庫錢帛給軍士諸將所過咸欲屠戮獨曹彬禁之乃止故峽路兵始終秋毫無犯帝聞之喜曰吾任得其人矣賜彬詔褒之 戊子吏部郎中鄧守中試諸

司吏書判不當帝命覆試黜數人責守中本曹員外郎

平卯王全斌至升仙橋蜀主備亾國之禮見於軍門

全斌承制釋之蜀主復遣其弟雅王仁贊奉表求哀

李燾曰九國志孟祖世家及蜀檣杙皆言全斌承制釋
相罪相翼日送舉族歸朝據國史和傳和既見全斌復
遣仁贊奉表得太祖還詔乃出蜀又據全斌傳全斌等
入成都後十餘日到光義始自峽路至和德道光義及
稿其師如全斌等若全斌等十九日入成都和二十
日遂行安能餽光義且稿其師也然所稱後十餘日亦
恐差誤案新錄光義遂州之奏以二十一日到京師度
其克遂州時必在中旬且遂州距成都無幾緣滯留
兩旬後始到也當是全斌等於魏城得和降表後十餘
日再得降表後十餘日乃二十三間此時和固未出
蜀猶可以餽道光義且稿其師也錦里耆舊傳云二月
四日光義入城續傳又云十一日南路大軍始入城前
傳差道之續傳比全斌傳又增十餘日矣今皆不取和
舉族歸朝疑在丁酉救書到後不然二月間與偽官同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十一

發恐不能待仁贊還詔矣續書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
成都至眉州乘船下峽前傳云十七日兩說不同莫知
孰是或者全師雄作亂二月間道路不通故爾眉州三
月上旬未始能下峽乎仁贊以正月十九日赴關二月
十九日見和復上表謝不名 丙申田欽祚至自西川孟
昶降表以其先人墳墓及老母為請帝優詔答之并諭

西川將吏百姓使皆安堵 丁酉救蜀管內調乾德二

年通租賜今年夏稅之半除無名科役及增益賦調減

鹽價賑乏食還肉獲生日自全斌等發京師至和降纔

六十六日凡得州四十六縣二百四十戶五十三萬四

千二十九全斌既平蜀欲乘勢取雲南以圖獻帝鑒唐

天寶之禍起於南詔以玉斧畫大渡河以西曰此外非

吾有也後魏雲南自天寶末沒於南詔蒙氏晉天福中

與中國通全斌等入成都後數日劉光義等始至孟昶

餽遺光義等及稿師之禮竝如初已而詔書頒賞諸軍

亦無差降兩路將士爭功始相疾矣先是全斌受詔每

制置必與諸將僉議因是雖小事亦各為異同不能即

決全斌及崔彥進王仁贍等日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

下擄掠子女貨財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

聽 二月壬寅朔日有會之後魏宋史作當會 癸卯

命參知政事呂餘慶權知成都府樞密直學士馮瓚權

知梓州致異李燾曰舊錄在正月丁酉丁酉二十五日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十三

十二日到十二日癸丑也恐此

時餘慶亦未能到但計日到耳餘慶至成都時盜四起

將士猶恃功驕恣王全斌等不能禁一日藥市始集街

吏馳報有軍校被酒持刀奪賈人物餘慶立命捕斬之

以徇軍中畏服民乃寧居瓚至梓州視事纔數日會偽

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亾命三千餘眾劫邨民數萬夜攻

州城瓚曰此烏合之眾乘夜奄至必無固志宜持重以

鎮之且自潰矣城中兵止三百分守諸門瓚坐城樓密

令促其要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去因縱兵追之擒

進斬於市招降千餘人竝釋其罪州境遂安 以蜀興

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趙彥韜為興州刺史酬其鄉導功

也 丙 以西師所過民有調發供億之勞賜秦鳳隴

階襄荆南房均等州今年夏租之半安復鄂鄧州光

化漢陽軍十之二居坊郭者勿輸半年屋稅 丁巳權

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劉察等合格者七人 庚申孟

仁贊至自成都孟昶所上表有自量過咎尚切憂疑等

語詔答之略曰既自求於多福當盡滌其前非朕不食

言爾無過慮詔仍不名又呼昶母為國母 三月孟昶

與其官屬皆挈族歸朝由峽州而下致異李燕曰據實

上表謝詔書不名及呼國母戊寅初七日也昶傳稱昶

得太祖還詔乃赴闕故隱度附見其事於此月然續者

舊傳云二月十九日離府自州乘船下峽沿路多值

寇盜蓋二月十九日初發成都其發州州則續傳無其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三

口或少留滯不可知也待還詔乃赴

闕疑本傳必不妄因附其事於此月

竝優給裝錢王全斌等擅滅其數仍縱部曲侵撓之蜀

兵憤怨行至縣州遂作亂劫屬縣以叛推蜀舊將全師

雄為帥眾至十餘萬號興國軍全斌遣馬軍都監朱光

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及橐裝師

雄怒遂無歸志引眾急攻縣州不克攻破彭州入據之

成都十縣皆起兵應師雄師雄自號興蜀大王開幕府

置節度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

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賊眾益熾師雄分兵斷劍閣

州郵傳不通全斌等大懼 自唐天寶以來方鎮屯重

兵多以賦入自贖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殊鮮五代方

鎮益彊率令部曲主場院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補

大吏臨之輸額之外輒入已或私納貨賄名曰貢奉用

冀恩賞帝始即位猶循前制收守來朝皆有貢奉及趙

普為相勸革去其弊申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以

助軍實悉送都下無得占留又方鎮關帥稍命文臣權

知所在場院開遣京朝官廷臣監臨復置轉運使為之

條禁文簿漸為精密由是利歸公上而外權削矣建隆

初貢賦悉入左藏庫及取荆湖下西蜀儲積充足帝顧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古

左右日軍旅饑饉當豫為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乃

於講武殿後別為內庫以貯金帛號曰封樁庫凡歲終

用度贏餘之數皆入焉致異李燕曰別置庫本志及它

必見平西 丁丑遼部帳大室韋酋長寅尼吉叛癸未

五坊人四十戶叛入烏庫部遼主好畋喜怒無恆司鷹

者小失意輒死或加炮烙鐵梳之刑故五坊人叛夏四

月乙巳小黃室韋叛雅哩克斯克蘇擊之為室韋所敗

遣使詰讓乙卯以圖里代雅里克斯為都統以尼古舊

女古 為監軍率輕騎進討仍令岱瑪舊作捷馬今改

今改 尋支哩舊作尋古 持詔招諭致異天黃室韋之叛

從之 官

部族表繫於二月小

黃室韋之叛繫於三月較本紀所書俱先一月然本紀分繫以日視表為詳今從本紀後俱做此 癸亥

導五丈河貫宮城歷後院內庭池沼水皆至焉 初

王全斌慮蜀降兵為亂徙置成都夾城中至是諸將欲

盡殺之康延澤請簡老幼疾病七千人釋之餘以兵衛

還浮江而下賊若來攻奪殺之未晚諸將不從死者共

二萬七千餘人 先是帝遣使以御府供帳還孟昶於

江陵且命有司為昶官屬治第又遣使至江陵分給鞍

馬車乘五月乙酉昶至近郊開封尹光義勞之玉津園

丙戌大陳諸軍於闕前昶與弟仁贇子元喆元珪宰相

李昊等三十三人素服待罪明德門外詔釋罪賜昶等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五

襲衣冠帶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禮畢御明德門觀諸

軍案部還營遂宴昶等於大明殿賜物有差 六月甲

辰以孟昶為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秦國

公庚戌昶卒帝為輟五日朝贈尚書令追封楚王諡恭

孝從東都事略及宋史 賻布帛千匹葬事官給初昶

母李氏隨昶至京師帝數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

自愛無或若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妾安往

帝曰歸蜀耳李氏曰妾家本太原倘獲歸老并門妾之

願也時帝已有北征意問其言喜曰埃平劉鈞即如母

所願因厚加賚賜及昶卒李氏不哭舉酒酌地曰汝不

能死社稷食生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為汝在耳今汝

既死吾安用生因不食數日而死 遼主之道諭室韋

也欲撫降之及尋支哩至諭之不從仍命雅哩克斯率

羣牧兵追討戰於柴河不利室韋會長寅尼吉入德

呼勒舊作敵部德呼勒部者遠國外十部之一也是月

德呼勒部來降室韋平乃專討烏庫部 劉光義曹彬

等屢破全師雄賊鋒研未幾虎捷指揮使呂翰又以

嘉州叛與師雄偽署將劉澤合眾至五萬殺逐刺史通

判曹彬率兵會仁贇等圍翰於嘉州翰棄城走追襲大

破之殺戮數萬人翰走休雅州 秋七月帝聞西川行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六

營有大校割民妻乳而殺之者丞召至闕斬之都市近

臣營救頗切帝因流涕曰興師弔伐婦人何罪而殘忍

至此當速置法以償其冤 南漢主銀鈺其招討使邵

廷珣廷珣屯洗口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

少安或譖廷珣將圖不軌銀信之賜廷珣死 珍州刺

史田景遷內附 甲戌遼雅哩克舊作常恩今改 烏庫部至河德

濛遣伊勒希巴舊作夷商 常斯等舊作常恩今改 從

擊之丁丑烏庫部掠上京北榆林峪居民遣林牙

官時稱為學士 蕭幹郎君耶律賢通討之庚辰雅哩

克斯等與烏庫部戰不利 八月己酉詔以西川兵馬

都監康延澤爲普州刺史延澤詣王全斌請兵護送全斌才給以百人延澤至簡州招集逃囚凡得千餘人教習戰陳擁以去及賊境揭示威信所招集又得三千人遂破劉澤三萬餘眾賊勢稍沮 辛酉以左散騎常侍華陽歐陽炯爲翰林學士炯性坦率無檢束雅喜長笛帝聞召至便殿奏曲後異宋史孟氏世家作歐陽通長編作劉案通乃通字之誤通州音同未知名是今姑從長編御史中丞劉溫交聞之叩殿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事帝曰孟昶君臣溺於聲樂炯至宰相尙習此伎故爲我所擒所以召炯欲驗言者之不誣耳溫交謝曰臣愚不識陛下鑒戒之微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七

自是遂不復召溫交常晚過明德門西闕前帝方與中黃門數人登樓騁者潛知之以白溫交溫交令傳呼依常而過翼日請對且言人主非時登樓則近侍咸望恩宥輩下諸軍亦希賞給臣所以呵導而過者欲示服以陛下非時不登樓也帝善之 九月己巳帝御講武殿閱諸道兵得萬餘人名馬軍曰號雄步軍曰雄武並屬侍衛司 冬十月丁未遼常斯進討烏庫部大敗之烏庫部旋平 十一月丁卯朔康延澤入普州先是州城悉被焚蕩乃依山設柵且行且戰取糧於遂州復城普州既而劉澤領眾來降詔以延澤兼東川七州招安巡

檢使 祕書監判大理寺尹拙等言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爲舅姑服三年與律不同然亦準敕行用請別裁定之詔百官集議左僕射魏仁浦等奏議曰謹案禮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期年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爲當蓋五服制度前代增益已多只如姪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眾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人爲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夫而服又增姨舅同服總麻又堂姨舅服袒免訖今遵行遂爲典制况三年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六

之內凡幾尙存豈可夫衣衰纓婦襲紉綺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而止服期是尊夫而卑舅姑也且昭憲皇太后喪孝明皇后親行三年之服可以爲萬代法十二月丁酉朔始令婦爲舅姑三年齊斬一從其夫 己亥詔西川管内監軍巡檢毋預州縣事 是月遼主駐黑山平淀

四年遼應歷十六年春正月丁卯朔遼主被酒不受賀甲申遼主微行市中賜酒家銀絹 丁亥以客省使丁德裕爲西川都巡檢使與引進副使王班內班都知張嶼同率

兵赴西川 是月遼人侵易州監軍任德義擊卻之

二月安國節度使羅彥瓌等敗北漢兵於靜陽擒其將

鹿英 權知貢舉王祐言進士合格者六人請科合格

者九人帝恐有遺才辛酉令於下第選人內取其優長

者試而升之 甲子免西川今年夏租及諸徵之半田

不得耕者盡除之 三月己巳遼主東狩旋以獲鴉輒

酬欲達旦 癸酉罷義倉 夏四月壬子罷光州貢鷹

鷄 丁巳遼天德軍節度使于延超之子來降 是日

詔日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倘規致於羨餘必濫務於措

克知光化軍張全操上言三司令諸處場院主吏有羨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九

餘粟及萬石芻五萬束以上者上其名請行賞典此苟

非倍納民租私減軍倉何以致之宜追寢其事勿復頒

行除官所定耗外嚴加止絕 初帝遣右拾遺孫逢吉

至成都收蜀圖書法物五月乙亥逢吉還所上法物皆

不中度悉命焚毀圖書付史館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

器亦裝以七寶帝遽命碎之曰自奉如此欲無亾得乎

帝躬履儉約常衣澣濯之衣乘輿服用皆尚質素寢殿

設青布綠葦簾宮闈帶幕無文采之飾嘗出麻縷布裳

賜左右曰此吾舊所服用也開封尹光義因侍宴禁中

從容言陛下服用太草率帝正色曰爾不記居夾馬營

甲時邪 初帝改今元命宰相讓前世所無年號以進

既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帝閱其奩具得舊鑑其背

有乾德四年鑄字帝大驚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答乃

召學士陶穀實儀問之儀曰此必蜀物魯僞蜀王衍有

此號當是其歲所鑄也 後異者舊續聞云江南保大中

乾德四年字它皆磨滅不可識合諸人參驗乃輔公祏

反江東時年號然則實儀又不知輔公祏已有此號矣

帝乃嘆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臣趙普初以

吏道聞寡學術帝每勸以讀書普遂手不釋卷 甲申

遼主以歲旱泛舟於池禱雨不雨舍舟立水中俄頃乃

雨 庚寅帝親試制科舉人姜涉等於紫雲樓下涉等

續資治通鑑 卷四 十

文理疏略不應策問竝賜酒食遣之 六月詔人臣家

不得私養宦者內侍年三十以上方許養一子士庶敢

有閹童男者不赦 王全斌破賊帥全師雄於灌口寨

擒其黨二千人師雄以馭趨金堂 秋七月丙寅以歲

穰詔州縣長吏勸民儲積節儉無游惰及禁民蒲博

禁將帥取軍中精卒為牙兵 戊辰西南夷首領董葛

等內附 甲戌以前永州刺史晉陽安守忠為漢州刺

史守忠初護屯田兵於河陰及師克蜀帝召守忠謂曰

遠俗苛虐南鄭走集之地卿為朕撫治之即遣守忠權

知興元於是移守漢州時大兵來還供億倍費公帑不

足守忠助以私錢帝每遣使必戒之曰安守忠在蜀能
自律已汝行見之當效其為人 壬午遼主諭有司先
期行幸頓次必高立標識令民勿犯比聞低置其標於
溪草中利民誤入因之取財自今有復然者以死論
是月以孔子四十四世孫宐為曲阜縣主簿宐舉進士
不中因上書述其家世特命之 八月辛丑召宰相樞
密使開封尹翰林學士竇儀知制誥王祐等宴紫雲樓
下因論及民事帝謂宰相趙普等曰下愚之民雖不分
菽麥如藩侯不為撫養務行苛刻朕斷不容之普對曰
陛下愛民如此乃堯舜之用心也 庚戌樞密直學士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三

馮瓚綾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穡為宰相趙普陷
賊論死會赦流沙門島逢恩不還 丙辰河決滑州壞
靈河縣大隄發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被泛者請其秋
租 閏月詔求亾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
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
理堪仕職官者以聞是歲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
載皆應詔獻書命分置書府賜弼等科名 甲子以灌
口鎮為永康軍王全斌言破賊帥呂翰克雅州 後異東
都事略
載本年七月甲寅克雅州長編繫于閏 乙丑河溢入
八月蓋以捷書到日為據也姑從之 乙亥詔
南華縣 遼主觀野庭入馴鹿立馬欲至哺 乙亥詔
民能樹藝桑棗墾開荒田者不加征令佐能勸來者受
賞 後異東都事略載此
詔於七月今從宋史 九月壬辰朔虎捷指揮使孫
進龍衛指揮使吳環等二十七人坐黨呂翰亂伏誅族
進家 庚子遼主以重九宴飲夜以繼日旬餘乃罷
丙午詔吳越立禹廟於會稽 西戎戍卒多亾命在賊
黨中或請案誅其妻子帝語樞密使李崇矩曰朕慮其
間有被賊驅脅者非本心也乃盡釋勿誅 冬十月辛
酉朔詔太常寺自今大朝會復用二舞先是中原多故
禮樂之器浸廢帝始命判太常寺浚儀和峴講求修復
之別營宮懸三十六簋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殿又置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三

詩初用雅樂登歌及文德武功二舞 諸州所置通判
多與長吏忿爭常曰我監州也朝廷使我來監汝長吏
舉動多為所制或言其太甚宜抑損之乙未詔諸州通
判無得怙權徇私須與長吏連署文移方許行下 癸
丑翰林學士禮部尚書竇儀卒帝以儀在滁州時弗與
親吏緝事在顯德三年三月序嘉其有執守屢對大臣言欲用為
相及趙普專政帝患之欲問其過召儀語及普多不法
且譽儀早負才望儀盛言普開國元勳公忠亮直帝不
悅儀歸語諸弟曰我必不能作宰相然亦不謂米崖吾
門可休矣普素忌儀剛直引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三

陶穀趙逢高錫等又相黨附其排儀帝意中輟至是卒
帝憫然曰天何奪我竇儀之速也贈右僕射 庚申妖

人張龍兒等二十四人伏誅族龍兒李玉楊密聶贊家

十二月甲子遼主幸殿前都點檢耶律伊賴哈舊作夷臘

葛今家飲宴連日伊賴哈檢校太師哈嚕之子也初以

父任入侍遼主引為布衣交與謀機密遼主酌酒數以

細故殺人有監雉者因傷雉而亡獲之欲誅伊賴哈諫

曰是罪不應死遼主竟殺之以屍付伊賴哈曰收汝故

人伊賴哈不為止復有監鹿詳衣亡一鹿下獄當死伊

賴哈又諫曰人命至重豈可為一獸殺之良久得免遼

主雖不盡從伊賴哈之言然愛之特甚嘗從秋獮善為
鹿鳴者呼一鹿至遼法慶岐角者惟天子得射遼主命
伊賴哈射之應茲而慶蹄遼主大悅賜賚優渥及是宴
歡甚復賜金盃細錦及孕馬百匹左右授官者甚眾
丁德裕同西川兵馬都監張延通帥師破賊擒其偽都
統康祚磔於市延通潞城人也康延澤既城普州王可
僚復合數州兵來攻延澤擊走之追奔至合州全師雄
病死金堂德裕及王全斌等分往招輯賊眾悉平 是
月北漢復取遼州 達勒達入貢達勒達本東北靺鞨
之別種唐元和後徙陰山至是來貢

續資治通鑑

卷四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

遺失第...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宋紀五 起強國軍閏正月盡曆維大荒落六月凡二年有奇

帝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乾德五年 遼應歷十七年 春正月庚寅朔御乾元殿受朝升節

度使班在龍墀內金吾將軍上故事節度使不帶平章

事者皆位在卿監下於是特改焉 遼林牙蕭幹郎君

耶律賢適討烏庫部還遼主執其手賜卮酒以雅里斯

楚思霞里三人無功賜醕酒辱之授賢適右皮室詳袞

續資治通鑑卷五

賢適嗜學有大志時朝臣多以言獲譴賢適樂於靜退

游獵自娛與親朋言不及時事至是始見擢用 辛丑

賜西川諸州民今年夏租之半 詔以時平年豐增上

元張燈為五夜 蜀臣民詣闕訟王全斌王仁贍崔彥

進等破蜀時諸不法事於是諸將同時召還仁贍先入

見帝詰之仁贍歷詆諸將過失冀自解免帝曰納李廷

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此豈諸將所為邪仁贍惶恐

不能對帝以全斌等新有功不欲付吏令中書門下追

仁贍及全斌彥進與訟者質證凡所取受隱沒其錢六

十四萬六千八百餘貫而蜀宮珍寶及外府它藏不著

籍者不與焉并按以擅克削兵士裝錢殺降致寇之由

全斌仁贍彥進皆具伏壬子令御史臺集百官於朝堂

議全斌等罪癸丑百官言三人法當死帝特赦之甲寅

置崇義軍於隨州昭化軍於金州以全斌為崇義雷後

彥進為昭化雷後 攷異宋史太祖紀全斌彥進皆責授

節度使責授雷後故制詞云止停旋餞猶委藩宣也唐

時方鎮各擅其地未奉朝命者往往自稱雷後其實與

節度使無異宋初除方鎮專擅之弊雷後與節度品級

懸殊云責授節度使者大誤今從長編及王全斌傳

仁贍罷樞密副使為右衛大將軍諸將士有受者一切

不問 丁巳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領義成節度使劉

光義改領鎮安節度使張廷翰為侍衛馬軍都虞候領

彰國節度使李進卿為步軍都虞候領節度使廷

翰與進卿從光義平蜀軍政不擾故賞之初王仁贍歷

詆諸將獨曰清廉畏謹不負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

耳帝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辭曰諸將俱獲罪臣獨受賞

何以自安帝曰卿有功無過又不自矜伐苟負纖芥之

累仁贍豈為卿隱邪懲勸國之常典可無辭也 帝以

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

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又詔開封大名府鄆瀋滑

孟濮齊淄滄棣濱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

隄使 二月甲子遼南京留守高勳請以偏師擾益津

關從之放異遼史高動傳云宋略地益津關動擊乙

丑以西川轉運使沈義倫為戶部侍郎充樞密副使初

義倫隨軍入成都獨居佛寺蔬食蜀羣臣有以珍異奇

巧之物獻者皆卻之東歸篋中所有圖書數卷而已帝

嘗從容問曹彬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

官吏非所知也固問之曰義倫可任帝亦聞義倫清節

過人因擢用之 壬申權知貢舉盧多遜奏進士李肅

等合格者十人復詔參知政事薛居正於中書覆試皆

合格乃賜及第 左監門衛大將軍權判三司趙玘性

狂躁訐直多忤旨帝每優容之又與宰相趙普不協因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三

稱足疾求解職甲戌玘守本官罷判放異宋史趙玘傳云嘗廉得宰相趙

普私市秦隴大木事潛以奏白然懼普知因稱足疾求

解職五年春罷使守本官案普以私販大木罷在開寶

四年非乾德中時有譖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贊私取親

兵為腹心者帝怒欲誅之趙普諫曰若重贊以譖誅即

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親兵者帝乃止放異宋史韓

年今從長出重贊為彰德節度使重贊聞普救已它日

詣普謝普拒弗見 三月戊戌以前安國節度使張美

為橫海節度使美至滄州久之有告其疆取民女為妾

又略民錢四千餘緡者帝召告者詰之曰張美未至滄

州安否對曰不安既至何如曰無復兵寇帝曰然則美

之有造於滄州大矣朕不難黜美但念汝滄州百姓耳

因命官為給直還其女復賜美母錢萬緡使謂美曰乏

錢當從朕求勿取於民也美惶恐折節為廉謹未幾以

政績聞放異宋史及東都事略李漢超傳載漢超在關

南取民女為妾及貸而不償與此小有異同蓋

以歸田錄為據也然長編據凍水記則甲辰詔翰

係張美事也歸田錄誤記耳今定作張美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

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乙巳詔諸道舉部內官吏才德

優異者 丙午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加左僕射充昭

文館大學士 丙辰北漢石盆寨招收巡檢使閻章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四

若來降 是月五星如連珠聚降婁之次初寶儼善推

步星歷周顯德中為諫官謂同列盧多遜楊徽之曰丁

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

卒如其言 南唐命兩省侍郎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

集賢勤政殿學士夏直光政殿召對咨訪率至夜分南

唐主事佛甚謹中書舍人全椒張洎每見輒談佛法由

是驟有寵當時大臣亦多蔬食持戒以奉佛中書舍人

會稽徐鉉獨不然絕好鬼神之神說 夏四月丙子遼主

射柳祈雨復以水沃羣臣 給事中開封馬士元謁樞

密副使沈義倫適有吏白事義倫與語忘顧士元士元

遽辭出歸語家人曰我為臺省近臣不為執政所禮可

以去矣己卯遂致仕 陵州有陵井蜀置監成煉鹽八
十萬斤廣政二十三年井口摧圯毒氣上如煙霧煉匠
入者皆死後井益塞民艱會通判真定賈璉始建議開
浚刺史王奇謂浚之犯井龍役夫不肖進璉親執鋪與
役逾年而至泉脈初煉鹽日三百斤稍增日三千六百
斤璉上其事即詔璉知州事璉後卒於官州人畫像祠
之 五月壬辰遼北府丞相蕭哈哩舊作海璉今改卒哈哩貌
魁偉膂力過人遼主嘉其勤篤命總知軍國事初諸王
多坐反逆哈哩廉謹達政體命案獄多得其情人無冤
者北漢主鈞每遣使人貢於遼別致幣物詔許哈哩受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五

州城民溺死者數百 九月丙戌朔遼主獵於黑山赤
山自是連獵者兩月 庚子定難節度使西平王李彝
興卒追封夏王以其子行軍司馬光叡權知州事 乙
巳太子少傅致仕柴守禮卒周世宗之本生父也命中
使護其喪事 冬十月癸酉度支判官侯陟言三司凡
二十四案鹽鐵主其六戶部主其四餘皆度支主之自
荆湖西蜀之平事務益眾欲令三司均主其入詔三司
推官張純分判度支案事 十一月乙酉朔工部侍郎
毋守素坐居喪娶妾免 庚子遼司天奏月當會不虧
遼主以為祥歡飲達旦 十二月丙辰禁諸州輕小惡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六

之卒年五十遼主愍悼輟朝三日罷重五之宴 乙巳
北漢鳩唐砮招收指揮使樊暉以砮來歸 六月戊午
朔日有食之或異遼史不書是月日會今從宋史 遼主駐裏潭好長夜
之飲因怒濫刑醒亦悔之諭大臣切諫蕭思溫等畏懦
鮮能匡扶間有諫者多不見聽己未支解鹿人壽格念
古命有司盡取鹿人之在繫者六十五人斬所犯重者
四十四人餘悉痛杖之中有欲置死者賴王子必攝等
諫得免 諸道銅鑄佛像先是悉輦赴京毀之秋七月
丁酉詔勿復毀仍令所在崇奉但毋鑿鑄 八月辛酉
遼主生日以大臣有病亟者不受賀 是月河湟入衛

錢及鐵鐵錢又命紕疏布帛毋鬻於市及塗粉入藥者
捕之置罪 戊辰以權知夏州李光叡為定難節度使
己巳置建寧軍於麟州庚午以防禦使楊重勳為雷
後 宰相趙普丁母憂丙子起復 賜西川來歲夏租
之半 是冬遼主駐黑河平淀
開寶元年遼應歷十八年春正月乙酉朔遼主宴於宮中不受
賀 甲午城京師 丁酉以陝絳懷等州饑賑之 己
亥遼主觀燈於市以銀百兩市酒命羣臣亦市酒縱飲
三夕 乙巳北漢偏城砮招收指揮使任守恩等來降
改遼宋史作任 二月卅宋氏為皇后忠武節度使延

渥長女也延渥尋改名渥 三月甲申朔遼主如潢河

乙酉獲駕鵝祭天地遼主命造大酒器刻為鹿文名曰

鹿甄貯酒以祭天 庚寅增修縣令尉捕賊功過令頒

行之 權知貢舉王祐擢進士合格者十人及異王薛

皆作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翌日穀入致謝帝謂

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遼命書覆試而

邴復登第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

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

舉人凡關倉祿之家委中書覆試 南漢西北面招討

使潘崇微以飛語見疑南漢主遣內侍番禺郭崇岳覘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七

其軍戒之曰崇微果有異志即誅之崇岳至桂州崇微

屢兵見之崇岳不敢發還報曰崇微日事飲樂不恤軍

政非有反謀也會崇微單騎自歸南漢主釋不問但奪

其兵權而已 戊申南唐以樞密使右僕射湯悅為左

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悅素稱清輝學士張洎之才

洎能伺人主顏色善構同列短長密奏悅非經繪才南

唐主以悅文學舊臣罷洎學士俄復故 夏四月戊午

成德節度使兼侍中韓令坤卒令坤有才略識治道鎮

常山凡七年北邊以寧帝聞其喪悼愴之追封南康郡

王 己巳遼主詔左右從班有才器幹局者不次擢用

老耄者增俸以休於家 丙子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盧

多遜充史館修撰判館事多遜喜任數善為巧發奇中

帝好讀書每遣使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令違白所讀

上果引問書中事多遜應答無滯同列皆伏帝益寵異

之 北漢軍校翟洪貴等來降 五月丁亥重五遼主

以飲酒不受賀 以盛暑詔諸州卹刑帝謂侍御史馮

柄曰朕每讀漢書張釋之于定國治獄天下無冤民此

所望於卿也 乙未詔諸道當輦送上供錢帛等舟車

並從官給勿以擾民 丁酉遼主與政事令蕭巴雅爾

舊作排南京留守高勳等酌飲連日夜旋命勳知南院

押今改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八

樞密使 丙午建雄軍節度使趙彥微卒帝微時兄事

彥微及即位擢領旄鉞寵顧甚厚卒贈侍中繼聞其專

務聚斂始薄其為人 丁未賜南唐米十萬斛饑故也

南唐以勤政殿學士承旨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百勝節

度使兼中書令熙載上疏論刑政之要古今之書災異

之變及獻所撰格言南唐主手詔褒答而有是命 六

月癸丑朔詔民田為霖兩河水壞者免今年夏稅及它

徵物 己未遼主令殿前都點檢耶律伊賴哈置神帳

曲救京畿囚 癸亥詔荆湖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孫

不得別財異居 辛巳以右補闕辛仲甫權知彭州帝

謂之曰蜀土始平輕侈之俗未革爾有文武才是用命
爾仲甫既至州李燕環誘屯戍軍謀以長春節燕集日
爲亂仲甫禽斬之 秋七月乙未中元張燈帝御東華
門賜從官飲 以殿前都虞候涿人董遵誨爲通遠軍
使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史帝徵時嘗往依之遵
誨憑藉父勢多所陵忽嘗論兵戰事遵誨理屈卽拂衣
起帝乃辭宗本去及帝卽位遵誨累遷至驍武指揮使
一日復殿召見遵誨伏地請死帝令左右扶起慰之俄
而部下軍卒有擊登聞鼓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惶恐
待罪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汝可勿復憂吾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九

將錄用汝遵誨再拜感泣帝問遵誨母所在遵誨曰母
在幽州遭難朕隔帝因令人重賂邊民竊迎其母送於
遵誨仍加優賜至是帝以西蕃近邊命遵誨守通遠軍
遵誨既至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封羊醜酒厚加
宴犒眾皆悅服後數月復入寇遵誨率兵深入擊羸之
俘斬甚眾獲牛馬數萬戎落以定帝嘉其功就拜羅州
刺史使如故遵誨嘗遣其外弟劉綜來貢馬及還帝解
所服眞珠盤龍衣使齎賜之綜曰遵誨人臣豈敢當此
賜帝曰吾委遵誨方面不以此爲嫌也 丙午北漢烏
王寨使胡遇等來降 帝自卽位數出微行或過功臣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家趙普退朝不敢脫衣冠一夕大雪向夜普聞叩門聲
甚急出則帝立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吾弟矣已
而開封尹光義至卽普堂中設重褥地坐熾炭燒肉普
妻行酒帝以妓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
出帝曰吾睡不能著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故來見卿
普曰陛下小天下邪南征北伐今其時也願聞成算所
向帝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良久曰非臣所能知也帝
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邊患我
獨當之何不姑留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將何所逃
帝笑曰吾意政爾姑試卿耳因謂普曰王全斌平蜀多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十

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薦曹彬潘美可用
後悉從其言帝嘗因北漢界上謀者謂北漢主曰君家
與周氏世仇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開何爲因此一
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北漢主遣謀
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當中國之十一區區守
此蓋懼漢室之不血食也帝哀其言笑謂謀者曰爲我
語劉鈞開爾一路以爲生故終其世不以大軍北伐
邵伯溫見開錄載太祖雪夜幸趙普第曰已約晉王矣
宋史趙普傳與見開錄同李燕環誘屯戍軍謀以長春節燕集日
年乃封晉王見開錄也改作吾弟庶得其實今從之
見開錄又云遂定下江南之策李燕曰此時猶未平荆
也改作於是荆湘繼取西川柴長編纂此事於開
寶元年則其時西川已平矣據東都事略趙普傳太祖

六三

方以王全斌平蜀多釁為慮普因薦曹彬潘美正開元
使邢州人蓋謂來謂帝曰君家自與州室為隙何預我
事胡不改圖使一方之民困苦兵戰虜人多詐終不足
恃君必與中原爭何不下太行與君匹馬較勝負於懷
洛開帝遣雷錡曰為我謝趙君余家世非叛人欲存漢
氏宗祀耳土地士馬不能敵君十一安敢深入君欲決
帝世宋帝不復北伐天會七年乃就德元年也東都事
略及宋史世家並載此語而不載其年今從長編連繫
於初北漢世祖女為晉護聖營卒薛釗妻生子繼恩釗
死妻改適何氏生子繼元而何與妻皆率世祖以北漢
主鈞無子使養繼恩及繼元皆冒姓劉氏繼恩事主盡
恭昏定晨省禮無違者及為太原尹選輒不治北漢主
憂之嘗謂宰相郭無為曰繼恩純孝然非濟世才恐不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十一

能了我家事奈何無為不對是月北漢主臥疾召無為
執其手以後事付之繼恩始監國無為與侍衛親軍使
蔚進不協因出進守代州又建議漸斥去公族命繼恩
弟繼忠守忻州繼忠亦孝和養子也自稱嘗使契丹得
冷痼病定襄地寒願留養晉陽繼恩責其觀望趣令就
道繼忠頗出怨語或以白繼恩尋縊殺之戊申北漢主
殂及異遼史作辛丑漢主承鈞殂子繼元立不書繼恩
嗣位事蓋嗣漏也宋史作戊申北漢主鈞卒養子繼
恩立為得其實十國春秋繼恩遣使告終稱嗣於遼遼主
許之然後即位上謚曰孝和皇帝廟號睿宗遣使弔
祭及異五代史及宋史世家俱不載北漢主廟號今從十國春秋是月令諸州察民

有饑者即發粟貸之 左監門衛大將軍趙玘既罷三
司累上密疏皆留中不出嘗疑趙普中傷之乃詣閣門
納所受詰命八月庚申詔勒歸私第玘請退居鄆州不
許 丙寅命客省使盧懷忠等二十二人領兵屯洛州
將有事於北漢也 戊辰命昭義節度使同平章事李
繼勳為河東行營前軍都部署及異昭義者潞州軍額
漢接壤故有前軍都部署之命宋史太侍衛步軍都指
揮使党進副之宣徽南院使曹彬為都監棣州防禦使
何繼筠為先鋒部署懷州防禦使康延沼為都監建雄
節度使趙贊為汾州路部署絳州防禦使司超副之隰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十二

州刺史李謙溥為都監 九月癸未監察御史楊士達
坐鞠獄濫殺棄市 己丑遼主登小山祭天地 戊戌
遼主知宋欲襲河東諭西南面都統南院大王塔爾舊
今改豫為之備 北漢主繼恩惡郭無為專政欲逐之
而未果是月加無為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疏遠之繼
恩服衰裳視事寢處皆居勤政閣其左右親信悉留太
原府解或請召入令翊衛繼恩弗聽於是文武百官皆
進秩繼恩置酒宴諸大臣及宗子飲罷臥閣中供奉官
侯霸榮以刀堪其胷殺之無為遣兵以梯登屋入殺霸
榮并其黨迎立繼恩弟太原尹繼元繼恩立纔六十餘

日霸榮者邢州人多力善射走及奔馬嘗為散指揮使
皮樂平旋降於王全斌補內殿直未幾復奔北漢為供
奉官於是殺繼恩謀南歸卒為無為所殺或謂無為實
使霸榮作亂亟誅霸榮以滅口故人無知者繼元始立
宋師已入其竟乃亟遣使上表於遼且請兵為援又遣
侍衛都虞候劉繼業馬進珂領軍扼團柏谷以將作監
馬峯為樞密使監其軍峯至洞過河按愚朔記作銅鑼河宋史作銅溫河
今從長編與李繼勳等遇何繼筠以先鋒擊破之斬首二千
餘級禽其將張環石斌遂奪汾河橋傳太原城下焚延
夏門繼元遣殿直都知郭守斌領內直兵出戰又敗守
續資治通鑑卷五

三

斌中流矢退入城中 丁未北漢在勝軍使李瓊來降
初潘美克郴州獲南漢內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自
言為扈駕弓官授以弓不能張帝笑問其國政延業具
言奢侈殘酷狀帝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於是道州
刺史王繼勳言劉鋹昏暴民被其毒又數出寇邊請王
師南伐帝猶未欲加兵乃命南唐主諭意令南漢主先
以湖南舊地來獻唐主遣使致書南漢主不從 建隆
中緣舊制祭東岳泰山於兗州西嶽華山於華州北岳
常山於定州中岳嵩山於河南府於是有司言祠官所
奉止四嶽今案祭典請祭南岳衡山於衡州東鎮沂山

於沂州南鎮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隴州中鎮霍山
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河瀆並於河中
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其江瀆準顯德五
年敕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祭於成都北鎮醫巫閭
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其後望祭北鎮於定州嶽
祠既而五鎮之祭復闕 遼以伊賴哈兼政事令仍以
黑山東默珍舊作抹真今改之地數十里賜之是秋遼主獵於
西京諸山 冬十月甲戌屯田員外郎同州雷德驤責
授商州司戶參軍德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
宰相擅增減刑名德驤憤惋求見欲面白其事未及引
續資治通鑑卷五

十四

對卽直詣講武殿奏之辭氣俱厲并言趙普彊市人第
宅聚斂財賂帝怒叱之曰鼎鑄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
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詔
宰相處以極刑既而怒解止以闕入之罪黜之按吳德驤以判大理寺監東都事略與長編同諫水記開作御史中丞誤 丙子吳越王俶遣其
子建武節度使惟濬來朝貢命知制誥盧多遜迎勞之
是月帝遣使齋詔至太原諭北漢主繼元令降約以
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馬峯等詔四十餘道
許授無為安國節度使峯以下並與藩鎮無為得詔色
動但出繼元一詔餘皆匿之自是始有貳志勸繼元納

款繼元不從 初帝使諫者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
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謀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北漢境
璘即奔逃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鞠之
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殺之
以滅口 十一月辛巳詔曰盜賊漸息滅諸縣弓手有
差令尉輒占留者重置其罪 先是帝入太廟見其所
陳籩豆簋盥問曰此何等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帝曰吾
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亦
不可廢也命復設之於是判太常寺和峴言案唐天寶
中享太廟禮料外每室如常會一牙盤五代以來遂廢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五

其禮今謂如唐故事詔自今親享太廟別設牙盤會禱
給時享皆同之 按異李壽曰邵氏見開錄太祖初即位
初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簋盥則曰此何
等物也侍臣以禮器為對曰我之祖宗寧識此命撤去
亟令進常膳親享畢顧左右曰卻設向來禮器俾儒士
行禮至今太廟先進牙盤會後行禮康節先生曰太祖
其於禮也可謂達古今之宜矣若據本志則牙盤會乃
和峴所請且唐故事非太廟時行常是峴揣知聖意因
獻此議而國史所載不詳見開錄又偶不及唐故事今
竝增蓋之謂記云上親享四室見牲體用生肉曰我祖
考豈能會此物也命設牙盤會哭而祭之乃繫其事於
乾德元年 峴又言乾德初郊祀上帝就望燎位而燎
矣今不取 壇稍遠有司不聞告柴燎之聲臣時為禮官職當贊道
親聞德音令舉燭相應案史記封禪書秦常以十月郊
見通權火狀若桔槔欲令光明遠照通於祀所望敕有

司率循前制從之 壬寅親享太廟 癸卯日南至合
祭天地於南郊改元開寶大赦蜀乾德五年以前通租
御乾元殿宰相趙普等奉玉册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
聖文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 按異聖文宋史本紀是
作大聖今從長編 是
日遼主以飲酒不受賀 是月遼南院大王塔爾為兵
馬總管統諸道兵援北漢李繼勳等皆引歸北漢因進
掠晉絳二州之境 北漢主劉繼元弑其母郭氏 南
唐主納后周氏昭惠后之妹也美姿容先已得幸於唐
主昭惠疾甚忽見后入顧問妹幾時進宮后幼未有知
以實對曰數日矣昭惠怒遂轉鄉而臥不復顧既殂常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六

出入禁中至是納以為后其夕燕羣臣韓熙載等皆賦
詩以風南唐主亦不之譴也南唐主頗留情樂府監察
御史張憲上疏曰道路皆言以戶部侍郎孟拱宸宅與
教坊使袁承進管高祖欲拜舞人安叱奴為散騎侍郎
舉朝皆笑今雖不拜承進為侍郎而賜以侍郎居宅事
亦相類矣南唐主賜帛旌其敢言然終不能改 是冬
遼主駐黑山東川 遼太平王諱隆鳴 舊作隆徽
今改 久預
國政遂謀亂時司天魏璘善卜因詣璘卜僭立之日事
覺遼主貶諱隆鳴西北邊成流璘於烏庫部
二年 遼應歷十九年二
月改保寧元年 春正月己卯朔以出師不御殿

遼主宴宮中不受賀 己亥以錢惟濟為鎮海鎮東

節度使惟濟奉其父命來助祭將還特詔增秩 壬寅

遣殿中侍御史洛陽李瑩等分往諸州調發軍儲赴太

原丙午又遣使發諸道兵屯於潞晉磁等州 南唐樞

密使左僕射平章事湯悅罷為鎮海節度使悅不樂居

藩上章求解於是改授太子太傅監修 仍領鎮海

節度使 二月乙卯命曹彬党進等各領兵先赴太原

戊午詔親征己未以開封尹光義為東京留守樞密

副使沈義倫為大內部署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為河東

行營前軍都部署建雄節度使趙贊為馬步軍都虞候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七

先赴太原 後異宋史太祖紀贊為汾州路部署與甲子

車駕發京師丁卯次王橋頓彰德節度使韓重寶來朝

帝謂之曰契丹知我是行必率眾來援彼意鎮定無備

將由此路入卿可為朕領兵倍道兼行出其不意破之

乃以重寶為北面都部署義武 後異宋史彰德 節度使郭延

義副之 初遼主惑女巫言取人膽合延年藥殺

人頗眾繼悟其詐以鳴篳發射騎踐殺之自是嗜酒好

殺五坊掌獸及近侍給事詐人或以細故或奏對少失

旨或因遷怒輒加炮烙鐵梳之刑甚者至於無算或以

手刃刺之斬擊射燎斷手足折腰歷割口破齒棄尸於

野且命築封於其地死者至百餘人京師署百尺牢以

處繫囚季年暴虐益甚嘗謂太尉華哈曰朕醉中有處

決不當者醒當覆奏徒能言之竟無悛意是月己巳春

莫懷州遼主射熊而中侍中蕭思溫與伊勒希巴 舊作夷

改 畢今 牙哩斯等進酒上壽遼主醉還行宮夜為近侍霄

格 舊作小 盟人華格 舊作花 庖人錫衮 舊作辛 等所弑

年三十九廟號穆宗 重熙二十一年諡 庚午思溫與南

院樞密使高勳飛龍使尼哩等奉世宗第二子賢 後異

景宗名賢字賢寧小字明辰 率甲騎千人馳赴行在賢

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作明記 率甲騎千人馳赴行在賢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六

贊皇帝大赦改元保寧以殿前都點檢耶律伊賴哈右

皮室詳袞蕭烏哩濟宿衛不嚴斬之以尼哩為行宮都

部署加政事令 權知貢舉趙逢奏進士安德裕等合

格者七人 乙亥車駕次潞州以霖雨駐蹕時諸州餽

餉畢集城中車乘塞路帝聞之以為非理稽留將罪轉

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獲罪敵人聞之必謂

儲侍不充非所以威遠之道但當擇治劇者泄此州耳

丙子命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權知潞州祐即發遣

車乘行路無阻以樞密直學士趙逢為隨駕轉運使仍

鑄印賜之 北漢劉繼業馮進珂屯於團柏谷遣衛隊

指揮使陳廷山領數百騎來偵邏會李繼勳等前軍至
 廷山即所部降繼業進珂知眾寡不敵亦奔還晉陽北
 漢主怒罷其兵柄繼勳等遂圍城時遼使內侍韓知範
發長編作知册命北漢主為帝北漢主夜開門納之
璠今從遼史明日置宴羣臣皆預宰相郭無為哭於庭中拔佩劍自
 刺北漢主遽降階持其手引之升坐無為曰奈何以孤
 城抗百萬之師乎蓋無為欲以此搖眾心也 三月丙
 戌遼主次上京以定策功進蕭思溫為北院樞密使旋
 兼北府宰相封高勳為秦王尼哩加守太尉時承穆宗
 失德之後中外翕然望治遼主數召翰林學士南京室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九

訪問古今治亂得失奏對稱旨思溫薦耶律色珍舊作
今改有經國才遼主曰朕知之第佚蕩豈可羈屈思溫曰
 外雖佚蕩中未可量乃召問以時政指陳剴切遼主器
 重之旋命節制西南面諸軍授河東時南院大王耶律
 塔爾加兼政事令致仕以色珍代之 遼諸薩噶聞遼
 主立大懼入沙陀遼主以伊勒希巴舊作夷齊誦穆
袞舊作粘木陰附請薩噶誅之旋召諸薩噶還釋其罪
袞今改帝駐蹕潞州凡十有八日獲北漢謀者問之對曰城
 中民罹毒久矣日夜望車駕恨其遲耳帝笑給衣服縱
 之壬辰發潞州戊戌次太原庚子觀兵於城南始命築

長連城辛丑臨汾河作新橋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
 多遜知太原行府事 壬寅遣使發太原諸縣民數萬
 赴城下 癸卯北漢憲州判官史昭文以州城來降即
 命昭文為刺史 乙巳帝至城東南命築長堤壅汾水
 先是有欲增兵攻城者左神武統軍陳承昭進曰陛下
 自有數千萬兵在左右何不用也帝未寤承昭以馬策
 指汾水帝大笑因使承昭董其役丙午決晉祠水灌城
 丁未命李繼勳軍於城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兌
 進軍於東為四寨以逼之北漢人乘晦突門潛犯西寨
 趙贊率眾與戰弩矢貫贊足未退時党進遣東寨都監

續資治通鑑 卷五

子

李謙溥伐木西山以給軍用謙溥聞鼓聲即引所部兵
 赴之北漢人乃退帝遠至戰所怪赴援者非精甲問之
 則謙溥也甚悅劉繼業復以突騎數百犯東寨党進挺
 身逐繼業麾下數人隨之繼業走匿壕中北漢兵出援
 之繼業緣繩入城獲免 南唐右僕射判省事游簡言
 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僚吏畏之然暗於大體不為士大
 夫所重數以疾辭南唐主不許是月命簡言兼門下侍
 郎平章事 夏四月戊申朔帝臨城東觀築堤辛亥遣
 海州刺史孫萬進領軍數千人圍汾州壬子帝復至城
 東賜羣臣及諸軍時服宴從臣初棧州防禦使何繼筠

為石嶺關部署屯陽山帝聞遼兵分道來援北漢其一
 白石嶺關入乃驛召繼筠詣行在所授以方略并給精
 兵數千使往拒之且謂繼筠曰翌日亭午俟卿捷奏至
 也時已盛暑帝命太官設麻漿粉腸繼筠會訖辭去戰
 於陽山縣北大敗遼兵禽其武州刺史王彥符斬首千
 餘級已未繼筠遣子承睿來獻捷承睿未至帝登北臺
 以俟見一騎自北來逆問之乃承睿也發異李燕曰繼
 筠獻捷本紀在
 城中人氣奪 遼主監穆宗暴虐務行寬政趙王喜貞
 久繫獄聞之自去其械而朝遼主怒曰汝罪人何得離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三

禁所復繫之既而躬錄囚徒悉召而釋之是月進封太
 平王諱隆鳴為齊王改封喜哀為宋王封隆先為平王
 稍為吳王道隱為蜀王必攝為越王異里為冀王宛為
 衛王初遼主弟質睦性敏給通契丹漢字能詩穆宗末
 年質睦與宮人私穆宗怒榜掠數百刺一目而宮之繫
 獄將棄市遼主即位即釋之賜以所私宮人封寧王未
 幾以隆先兼政事令畱守東京道隱畱守上京隆先道
 隱稍皆世宗之弟也 五月戊寅遼分兵由定州來侵
 韓重贊陳於嘉山以待之遼人見旗幟大駭欲遁去重
 贊亟擊之大破其眾癸未使來告捷帝大喜手詔褒之

甲中帝臨城北引汾水入新堤灌其城戊子臨城東南
 命水軍乘小舟載彊弩進攻其城內外馬步軍都軍頭
 王廷義親鼓之免胄先登流矢中其腦而顛庚寅廷義
 卒辛卯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候石漢卿亦中流矢溺死
 癸巳贈廷義建武節度使漢卿袁州防禦使 丁酉帝
 幸城西命諸軍攻其西門遣偏師圍嵐州趙宏危蹙請
 降戊戌宏來見以避宣祖諱賜名文度己亥以右千牛
 衛將軍周承瑋為嵐州團練使庚子宴趙文度於行宮
 後授重國節度使 太原圍急郭無為謀出奔因請自
 將出擊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命劉繼業郭守斌為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三

之副北漢主登延夏門自送之且待其反會夜雨晦冥
 無為行至北橋駐馬召諸將繼業以馬傷足先收所部
 兵入城守斌迷失道呼之不獲無為不能獨前乃與麾
 下數千人亦還 帝以暑氣方盛漢念縲紲之苦乃詔
 西京諸州令長吏督掌獄掾五日一至獄戶檢視灑掃
 洗滌杻械貧困者給飯會病者給藥輕繫小罪即時決
 遣自是每歲仲夏必申明是詔以戒官吏此詔自戊子
 日降今移見
 於 遼立貴妃蕭氏為皇后后北府宰相思溫女也早
 慧思溫嘗觀諸女灑掃唯后獨潔喜曰此女必成家及
 立為后能參決朝政遼主敬禮之發異李燕長編云納
 蕭守與女雅雅克為

皇后案遼史后妃傳景宗睿知皇后蕭氏諱神小字雅雅克北府宰相思溫女不知長編何以作守與東都事略宋人紀事之書也亦言后為思溫女知李善為傳聞之誤矣徐乾學後編復仍李善之誤今從遼史雅雅克舊作燕 閏月戊申太原南城為汾水所陷水穿外城

注城中城中大驚擾帝臨長堤觀焉水口漸闊北漢人緣城設障為宋師所射障不得施俄有積草自城中飄出直抵水口而止宋師弩矢不能徹北漢人因以施功水口遂塞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北漢主不聽閻人衛德貴極言無為反狀明白不可殺北漢主殺之以徇城中稍定北漢人俄自西長連城潛出將焚攻戰之具宋師擊走之斬首萬餘級夜半忽傳呼壁外云北漢主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三

降帝令衛士環甲將開壁門八作使趙璲曰受降如受敵詎可夜半輕諾乎帝使問之果謀者詐為也 己酉帝臨城南命水軍乘輕舟焚其門 右僕射魏仁浦卒先是仁浦侍春宴因前上壽帝密謂曰朕欲親征太原如何仁浦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審思帝嘉其對宴罷就第賜上尊酒十石御膳羊百口既而從行中途遇疾還卒於梁侯驛贈侍中諡宣懿 太原城久不下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率眾攻之戰不利中流矢幾死殿前指揮使都虞候趙廷翰率諸班衛士叩頭願先登急擊以盡死力帝曰汝曹皆吾所訓練無不一當百所以

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得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刃陷必死之地乎眾皆感泣時大軍頓甘草地中會暑雨多破腹病會遼遣北院大王烏珍舊作屋質今改自白馬嶺率勁卒夜出開道疾馳駐太原西鳴鼓舉火北漢賴以自固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於帝曰陛下戰無不勝謀無不臧四方恃險之邦僭竊帝王之號者皆與中國為鄰今與陛下為臣矣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得之未足為多失之未足為辱國家貴靜天道惡盈所慮向來恃險之邦聞是役也竭府庫之財盡生民之力忠心踴躍各有窺覷傳曰鄰之厚君之薄也豈若回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三

鑿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惟陛下裁之帝覽奏甚喜復問趙普普亦以為然因使普召光贊慰撫之癸丑移駐城東旱山之南始議班師 己未徙太原民萬餘家於山東河南給粟庚申分命使者十七人發禁軍護送之因屯於鎮潞等州用絳人薛化光策也化光言伐木先去枝葉後取根柢今河東外有契丹之助內有人戶賦輸竊恐歲月閒未能下宐於太原北石嶺山及河北界西山東靜陽邨樂平鎮黃澤關百井社各建城寨扼契丹舊作屋質今改起其部內人戶於西京襄鄆唐汝州給閒田使自耕種

絕其供饋如此不數年間自可平定帝嘉納之 壬戌

車駕發太原時軍士陷敵者百人帝遣驍雄副指揮使

孔守正領騎軍往救守正奮擊盡奪以還北漢主籍所

棄軍儲得粟三十萬茶絹各數萬喪敗罄竭賴此少濟

戊辰次鎮州召道士蘇澄致異玉壺清話作蘇澄隱

賜號顯素先人見謂曰朕作建隆觀思得有道之士居

之師豈有意乎對曰京師浩穰非所安也壬申幸其所

居謂曰師年逾八十而容貌甚少盍以養生之術教朕

對曰臣養生不過精思練氣耳帝王養生則異於是老

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為無欲凝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五

神太和晉黃帝唐堯享國永年用此道也帝悅厚賜之

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為天清節從之 是月南唐

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游簡言卒 六月己卯以

儀鑿使知易州賀惟忠為易州刺史兼易祁定等州巡

檢使惟忠捍邊數有功故遷其秩而不易其任 庚辰

詔車駕所過民無出今年秋租 癸未以右補闕大名

王明為荆湖轉運使以用兵於嶺南也 己丑次滑州

南唐主遣其弟從謙來貢辛卯見於胙城縣唐水部員

外郎查元方掌從謙牋奏帝命知制誥盧多遜燕從謙

於館多遜奔碁次謂元方曰江南竟如何元方敏荏對

曰江南事大朝十餘年極盡君臣之禮不知其它多遜

愧謝曰孰謂江南無人元方文徽子也 癸巳車駕至

自太原曲赦京城繫囚 是月北漢主泚城下水注之

臺駘澤水已落而城多摧圯遼使者韓知範猶在太原

歎曰宋師之引水浸城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若知先

浸而後澗則弁人無類矣時遼南院大王耶律色珍率

援師屯於太原城下劉繼業言於北漢主曰契丹貪利

棄信它日必破吾國今救兵驕而無備願襲取之獲馬

數萬因藉河東之地以歸中國使晉人免於塗炭陛下

長享富貴不亦可乎北漢主不從數日色珍北還贈遺

續資治通鑑 卷五 五

甚厚其後北漢主復致幣於北院大王烏珍烏珍以聞

遼主命受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

開運元年 宋紀六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宋紀六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開寶二年 秋七月丙寅以天雄軍節度使符彥

卿為鳳翔節度使彥卿鎮大名十餘年委任於牙校劉

思遇思遇貪而黠軍府久不治於是始議擇官代之

戊辰詔自今祀天地用太牢餘當用牛者代以羊豕

靈武節度使馮繼業殺兄代父領鎮頗驕恣戎人不附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又撫士卒少恩部下多攜貳繼業慮其為變請舉族內

徙八月庚辰以繼業為靜難節度使 以棣州防禦使

何繼筠領建武節度使判棣州 己亥戶部員外郎知

制誥王祐權知大名府辭日帝謂之曰大名卿之故鄉

古人所謂畫錦者也 西京畱守向拱專務飲樂政府

不治羣盜白日殺人於市帝聞之怒庚子徙拱為安遠

節度使 九月丁未以左武衛大將軍長社焦繼勳知

西京畱守諭之日無復效向拱也繼勳視事月餘都下

清肅 朝議擇可使代馮繼業者時考功郎中段思恭

知泗州帝以思恭常有功眉州乃召赴闕命知靈州先

詔之日馮繼業言靈州非藩帥主之戎人不服雖衛霍

名將必見逐矣意謂非我它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

思恭曰謹奉詔帝壯之又謂曰唐李靖郭子儀皆出儒

生立大功豈我朝獨無人邪厚賜遣之仍以途涉諸戎

令別齎金帛以遺之思恭既視事矯繼業之失悉心綏

撫夷落安靜周訪利病多所條奏甚得吏民之情 庚

申以合州濃泗鎮為廣安軍 遼涿州刺史許周瓊來

降以為右羽林將軍仍領涿州刺史 是月初令民典

買田土者輸錢印契 冬十月丁亥詔曰各西漢求吏

民之明經術者令與計偕縣次續會蓋優賢之道也國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家歲開貢部數求俊又四方之士無遠弗屆而經途遐

阻資用或缺朕甚愍焉自今西川山南荆湖等道舉人

往來給券 辛卯詔歸峽州並直隸京師 相趙浚三

州丁夫死太原城下者三百三十四人詔復其家三年

戊戌遼右千牛衛將軍王甲以豐州來降即命其子

廷美為豐州衙門指揮使 己亥帝燕藩臣於後苑酒

酣從容謂之日卿等皆國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執掌

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前鳳翔節度使兼中書令王彥

超喻帝指即前奏曰臣本無勳勞久冒榮寵今已衰朽

骸骨歸邱園臣之願也前安遠節度使兼中書令武行

德前護國節度使郭從義前定國節度使白重贊前保
大節度使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闕閔及履歷艱苦帝曰
此異代事何足論也庚子以行德為太子太傅從義為
左金吾衛上將軍彥超為右金吾衛上將軍重贊為左
千牛衛上將軍廷璋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時節度與燕
者皆罷鎮改官 太子太傅王溥遷太子太師 初丁
德裕王珪張璠同領兵屯西川德裕頗自專恣以兵馬
都監張延通黨於璠璠之及歸闕德裕誣奏延通言涉
指斥及不法事仍指璠為黨癸卯帝御後殿引問延通
抗對復不遜即日棄市璠珪並杖配 遼錫里舊作舍利今改

續資治通鑑

卷六

三

裕舊作于魯今改等十六族來歸授官有差 是月遼主如

裏潭 十一月甲辰朔遼主行柴冊禮祠木葉山駐鶴

谷 乙巳遼北院樞密使蕭思溫封魏王北院大王烏

珍舊作屋質今改加裕悅舊作于越今改 庚申回鶻于闐皆遣使來

貢方物回鶻使者道由靈州交易於市知州段思恭遣

吏市礪砂吏與使者爭直忿競思恭釋吏不問械繫使

者數日始貸之使者歸愬於其國回鶻汗遣使齎牒詣

靈州詢械繫之由思恭自知理屈不敢報自是數年回

鶻不復入貢 戊辰詔中書舍人李昉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盧多遜分直學士院直學士院自昉及多遜始也

先是堂吏以事至翰林拜於堂下學士略離席勞揖事
已即退未嘗與坐昉前在翰林猶然及是有白事者遂
拜堂上更展敘中外無復曩日之禮昉愕然詢於同列
則云如此承襲數年矣莫詰其故也禮部尚書楊昭儉
喜譏嘗因揚言昉謁堂吏常獲其刺字云 是月南唐
主校獵於青龍山還至大理寺親錄囚多所原宥中書
侍郎韓熙載劾奏獄多出有司囹圄之中非車駕所宜
至請有司罰內帑錢三百萬充軍儲 十二月乙酉以
房州防禦使王彥昇為原州防禦使彥昇善擊劍軍中
目曰王劍兒性殘忍在原州凡五年戎人有犯漢法者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四

彥昇不加刑召僚屬飲宴引所犯戎人於前手捽其耳

嚙之下以卮酒戎人流血被體股慄不敢動前後啗其

耳者數百戎人畏懼不敢犯塞 戊戌以辛文悅知房

州事帝初從文悅肄業及即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

府寺周鄭王時在房州帝謂文悅長者故有是命 丁

德裕奏西川轉運使禮部郎中李鉉嘗醉酒指斥帝驛

召鉉下御史獄鞠之因言德裕在蜀日屢以事請求多

拒之皆有狀帝悟德裕之妄止坐鉉酒失己亥責鉉為

左贊善大夫 右贊善大夫王昭文攷是宋史作王昭今從長編以

監大盈倉其子與倉吏為奸配隸汝州 鳳翔節度使

符彥卿被病與赴西京上言病亟詔許就醫洛陽假滿百日受俸如故為御史所糾帝以彥卿姻舊釋之但罷其節度 遂以韓匡嗣為上京留守用藩邸舊恩也頃之封燕王匡嗣令其子德讓入侍遼主以為謹飭加授東頭供奉官補樞密院通事

三年遼保寧二年春正月丁未遼主如潢河 癸丑廢海州

東海監復為縣 辛酉詔諸州官吏審察民有孝弟彰

聞德行純茂者改撰長編作德業純茂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作德行案遼舉志宋有德行純茂

科今滿五千戶聽舉一人或有奇材異行不限此數所

舉得實加賞不如詔者罪之 鎮寧軍節度張令鐸之

續資治通鑑 卷六 五

罷軍職也帝令皇弟光美取令鐸女為夫人及令鐸自鎮來朝被病帝親問之賜資甚厚己巳令鐸卒贈侍中令鐸性仁恕嘗語人曰我從軍三十餘年大小四十餘戰多摧堅陷敵然克捷之後未嘗妄殺一人也及其卒人多惜之 遼韓知範自太原歸言晉陽多糧而劉繼元無輔南院樞密使高勳亦言於遼主曰我與晉陽父子之國歲嘗遣使來覲非其大臣即其子弟先帝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遼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休義節度使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遼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

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弼為憲州刺史遼主聞之下詔責北漢主曰朕以爾國連喪二主僻處一隅期於再安必資其治繼文汝之令弟改撰長編

以繼文為北漢主之從兄此或遼人之誤今仍其原文李弼爾之舊臣一則有同

氣之親一則有耆年之故遂行竝命俾效純誠庶幾輯

寧保成歡好而席未暇暖身已棄捐將順之心於我何

有北漢主得書惶恐謝過然繼文卒不召還及撰長編

疑繼文報於契丹乃遣使案賈繼文繼文以憂死蓋以九國志為據案遼史繼文於漢亡後在遼九國志誤

二月壬申朔以萬州梁山縣為軍 己卯雄州刺史

侯仁矩率帝特遣中使護喪官給葬事仁矩子延廣亦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六

有勇略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遼數千騎入城居民驚擾延廣引親信數騎馳出射殺部長一人斬首數級悉禽其餘黨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事聞詔賜錦袍銀帶 北漢主以禮部侍郎李惲為司空同平章事鴻臚卿劉繼願為太師兼中書令領成德軍節度三司使高仲曦為樞密使奄人衛德貴為大內都點檢嬖人范超為侍衛親軍都虞候超及德貴實分掌機務惲等備位而已惲陽武人嗜酒耽奕不恤政事北漢主多內寵繼願數獻箴珥北漢主彌重信之 三月壬寅朔詔禮部貢院闕進士諸科十五舉以上曾經終場者

以名聞甲辰得司馬浦等六十三人庚戌得取十五舉
未經終場者四十三人竝賜出身仍詔自今勿得為例
按異宋史詔國進士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百六
人竝賜本科出身蓋合兩事為一事今從長編 忠
武軍節度使宋偓市邸店於所部帝聞之不悅戊申徙
為靜難節度使 己酉以忠正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武
節度使審琦鎮壽春凡八年歲得租課量入為用未嘗
有所誅求民頗安之所部邑令以罪停其錄事史幕僚
白令不先諮府請案之審琦曰五代以來諸侯疆橫令
宰不得專縣事今天下治平我忝守藩維而部內宰能
斥去黠吏誠可賞也何案之有 辛亥以處士酸棗王

續資治通鑑 卷六

七

昭素為國子博士致仕昭素少篤學有志行帝聞其名
召見便殿時年已七十餘帝問曰何以不仕昭素謝不
能令講乾卦至九五飛龍在天敘容曰此爻正當陛下
今日之事引援證據因示風諫微旨帝甚悅問以治世
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帝愛
其語書於屏風閒雷月餘數求歸故有是命年八十九
卒於家 按異李燕日本傳言為李穆所薦案穆開寶五
年始召為太子中允此時力以洋州通判免官
家居則薦昭素者非穆也僧文瑩湘山錄亦言穆薦又
言對太宗皆誤實訓言即授左拾遺與正史實錄不同
今不 夏四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按異遠史不書是
年日食今從宋史
乙亥以內客省使丁德裕權知潞州時昭義節度使李

繼勳徙為天雄節度使故也 己卯詔三司諸路兩稅
折科物非土地所宜者勿得抑配 是月遼主如東京
致奠於讓國皇帝及世宗廟 初蕭思溫以尚主為羣
牧林牙在軍中讎擬修邊幅僚佐皆知其無將帥才後
為將果無功事穆宗無所匡輔士論不與至是以后戚
蒙寵居顯要尋加尚書令諸勳戚皆不平五月從遼主
獵閭山乙卯盜殺思溫於盤道嶺 六月遼主還上京
泃水決寧陵縣發丁夫塞之又塞泃口以殺水勢

秋七月壬寅詔民訴水旱災傷者夏不得過四月秋不
得過七月 壬子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奉祿鮮薄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八

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奉西川管
內州縣官宜以口數為率差減其員舊奉月增給五千
天下州縣官宜依西州例省減員數 遼以耶律賢適
為北院樞密使賢適嘗侍遼主於藩邸穆宗暴虐遼主
與韓匡嗣尼哩游言涉譏刺賢適勸以早宜疏絕由是
得免穆宗猜忌賢適之力也遼主初立多疑諸王或萌
非望陰以賢適為腹心故有是命 丙寅南唐中書侍
郎韓熙載卒初南唐主以熙載盡忠能直言欲用為相
而熙載任情棄禮妓妾縱恣南唐主以此難之俄被劾
左遷右庶子分司南都熙載盡斥諸妓單車就道且上

表求哀南唐主喜爾之尋復其位已而諸妙稍復還南唐主曰吾亦無如之何矣及卒南唐主歎曰吾終不能得熙載為相也乃手書贈熙載平章事熙載家無餘財棺槨衣衾皆南唐主賜之（攷異）據徐鉉集熙載卒於此年七月二十七日丙寅江南野錄載熙載事頗不雅馴今取五代史九國志增飾之八月庚寅以隰州刺史李謙溥為濟州團練使謙溥在隰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其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甚厚常往來境上以少擊眾北漢人患之為蠟丸書以閒進伴遺其書道中晉州節度使趙贊得之以聞帝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召詰其事進伏於庭請死謙溥曰我以舉宗

續資治通鑑

卷六

九

四十口保汝矣即上言進為北漢人所惡此乃反閒也奏至帝悟遽釋之賜以禁軍都校戎帳服具進感激願擊賊自效 帝嘗命有司為洛州防禦使郭進治第凡庭堂悉用甌瓦有司言惟親王公主始得用此帝怒曰郭進控扼西山逾十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邪亟往督役勿妄言帝寵異將帥類此故能得其死力 南唐主復作書諭南漢主銀歸款中國遣給事中龔慎儀往使銀得書大怒遂囚慎儀驛書荅南唐主甚不遜南唐主以其書來上帝始決意伐之 九月己亥朔以潭州防禦使潘美為賀州道行營兵馬都部署朗

州團練使鄴人尹崇珂副之道州刺史王繼勳為行營馬軍都監仍遣使發諸州兵赴賀州城下（攷異）李燾曰美等在八月二十二日辛卯今從新錄本紀會要蕭思溫之死遼主以后故求盜甚急辛丑得國舅蕭哈濟及哈里謀殺思溫狀皆伏誅流其弟神觀於黃龍州尋亦誅之 甲辰詔西京鳳翔雄耀等州周文成康三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七帝後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宗德順文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發者令有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潘美等克富州先是南漢舊將多以讒死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十

宗室翦滅殆盡掌兵惟宦者數輩城壁壕隍俱飾為宮館池沼樓艦器甲輒腐敗不治及師次白霞賀州刺史陳守忠遣使告急內外震恐南漢主遣龔澄樞馳驛往賀州宣慰時士卒久在邊多貧乏聞澄樞至以為必加賞賚而澄樞出空詔撫諭眾皆解體宋師前鋒至芳林澄樞惶懼乘輕舸遁歸癸丑圍賀州南漢主召大臣議皆請以潘崇徹將兵禦之崇徹自罷兵柄常快快於是辭以目疾南漢主怒曰何須崇徹伍彥柔獨無方略邪遂使彥柔將兵來援戊午宋師聞彥柔至退二十里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遲明挾彈登岸據胡

牀指揮而伏兵猝起彥柔眾大亂死者十七八禽彥柔
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中人猶堅守弗下隨軍轉運
使王明言於潘美曰援兵將至當急擊之諸將頗猶豫
明乃率所部護送輜重卒百餘人丁夫數千畚鍤皆作
煙其塹直抵城門城中人大懼開門以納遂克賀州潘
美等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加潘
崇徽為內太師馬步軍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宋師
徑趨昭州崇徽但擁眾自保而已 冬十月辛卯潘美
等破南漢開建寨殺數千人禽其將斬旃昭州刺史田
行稠棄城遁桂州刺史李承珪亦奔還遂取昭州桂州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十一

帝覽桂陽監歲入白金數謂宰相曰山澤之利雖多頗
聞采納不易十一月乙巳詔減舊額三分之一以寬民
力 初遼聚六萬騎攻定州命判四方館事田欽祚領
兵三千禦之帝謂欽祚曰彼眾我寡但背城列陳以待
之敵至即戰勿與追逐欽祚與遼戰於滿城遼騎小卻
乘勝至遂城欽祚馬中流矢而踣騎士王超以馬授欽
祚軍復振自旦至晡殺傷甚眾夜入保遂城遼人圍之
數日欽祚度城中糧少整兵開南門突圍一角出是夕
至保寨軍中不匹一矢北邊傳言三千打六萬癸亥奏
至帝喜謂左右曰契丹數入寇邊我以二十四匹絹購一

契丹人首其精兵不過十萬人止費二百萬絹則敵盡
矣自是益修邊備後漢王鞏隨手雜錄云太祖一日召
燕圖示之趙熱視久之曰此必曹翰所為帝曰何以知
之曰非翰莫能為也帝曰何如趙曰舉必克之須世世
得曹翰守之乃可帝不語攜圖而入遂不復言幽燕之
計案太祖二百萬絹之策即封樁庫所由始太祖志在
取燕不以趙普一言 是月師克連州南漢招討使盧
而輟謀也今不取

收率其眾還保清遠南漢主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
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其不復南也 十二月庚
午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陶穀卒命中使監護葬事
贈右僕射穀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為文翰冠絕一時自
以久次意希大用然為人傾側徇媚初作翰林承旨力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十二

排竇儀儀以是不得相位及魏仁浦在中書穀自言出
於魏氏以舅事仁浦每見輒望塵下拜帝素薄之遂置
宰輔未嘗及穀後漢書魏錄云太祖嘗謂陶穀一雙鬼
眼案太祖薄其為人非惡其眼也今不
取穀一日使其黨因事風帝言穀在詞禁宣力實多帝
笑曰我聞學士草制皆檢前人舊本稍改易之此諺所
謂依樣畫葫蘆耳何宣力之有穀因作詩題翰林壁語
頗怨望帝遂決意不用後漢書續湘山野錄陶尚書乞罷
且作不許罷東軒筆錄則以穀希大用 潘美等長驅
其黨薦引而太祖有是言也今從長編

威美盡索軍中勳等射之... 取韶州會... 刺文辛延涅... 及謀議大夫鄒文遠延涅... 遣使勸南漢主迎降觀... 軍器使李託漢江其議... 爲拒守計願諸將無可使... 官媼梁鸞真薦其養子郭... 崇岳可用乃以爲招討使... 大將植廷曉統眾六萬屯... 馬遷列柵以抗宋師崇岳... 無謀勇惟日禱於鬼神而已... 是冬南唐南都雷守建... 女林仁肇密表言淮南諸州... 戍兵各不過千人宋朝... 年賊蜀今又取嶺表往返數... 千里師旅罷傲頗假臣... 數萬自壽春北渡徑據正陽

續資治通鑑 卷六 三

因思舊之民可復江北舊境... 彼縱來援臣據淮對壘... 禦之勢不能敵兵起之日... 謂以臣舉兵外叛聞於宋朝... 事成國家享其利敗則族臣... 家明陛下無二心南唐主... 懼不敢從初宐春人盧絳... 詣樞密使陳喬獻書喬異之... 推沿江巡檢招募亡命習水... 賊屢要吳越兵於海門獲... 舟艦數百嘗說南唐主曰... 吳越仇讎也它日必爲北朝... 鄉導將角攻我當先滅之... 南唐主曰大朝附庸安敢加... 兵絳曰臣請詐以宣歙州... 叛陛下聲言討伐且乞兵於... 吳越兵至拒擊臣闕而攻之... 其國必亡南唐主亦不能... 用 是歲德呼勒舊作敵烈今改部叛遼主命右伊勒希巴舊作

夷高畢 耶律希達舊作系今改底今改討之... 四年遼休寧三年春正月戊戌朔以出師不視朝 潘美克... 英雄二州南漢都統潘崇徽來降秋異宋史載正月癸丑取英州雄州王宗... 沐宋元通鑑繫於二月今從長... 編東都事略但云正月不著日 丙午令諸道州縣不... 得差攝官凡有闕員卽具聞旋與注授前所差攝官... 皆罷其職事以見任官權管 辛亥通判閬州殿中侍... 御史路冲言本州職役戶負恃形勢輸租違期已別立... 版簿於通判廳依阻督責欲望頒爲條制詔諸州府... 置形勢版簿令通判專掌其租 禁河東諸州民徙內... 郡者私畜兵器 甲寅遼耶律希達遣人獻德呼勒部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四

之俘遼主命賜有功將士 庚申遼置登聞院遼主以... 穆宗廢鐘院窮民冤無所訴故詔復之仍命鑄鐘勒詞... 著廢置之意 癸亥遼兵侵易州監軍任得義戰卻之... 是月潘美師次瀧頭南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瀧... 頭山水險惡潘美等疑有伏兵乃挾其使而速度諸險... 甲子至柵口乙丑至馬遷夜異李壽日甲子正月二十七日此據露布所言卽郭崇... 岳列柵處也傳云去廣州十里蓋誤九國志柵口去廣... 州才百里王師所次去柵口又十里露布言去廣州只... 一程又言八十里槍... 旗競進當得其實也 屯雙女山直瞰郭崇岳柵游騎數... 出挑戰崇岳不從但堅壁自守而已南漢主取舶船十... 餘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官樂範與衛兵干

餘盜船船以奄南漢主懼乃遣右僕射蕭淮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詣軍門乞降潘美即令部送赴關淮等不反南漢主益懼復令崇岳戒嚴二月丁卯朔又遣其弟禎王保興率國內兵來拒保興五代史記九國志言保興率文武官屬來降王師不納李壽云國史劉銀傳言保興來降為郭崇岳所邊案崇岳本無圖志豈敢更過保興命不降也傳又言王師進攻崇岳保興領眾拒戰然則保興必不以降出今從露布十國紀年亦云保興先帥百官迎王師潘美以南漢主不至不納二月一日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勝南漢主乃使保興拒戰卷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眾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庚午廷曉乃領前鋒據水而陳令崇岳殿後禦其奔衝既而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六

七

勝遂死之崇岳奔還其柎美謂王明曰彼編竹木為柎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各持二炬開道造其柎及夜萬炬俱發會天大風煙埃坱圮南漢兵大敗崇岳死於亂兵保興逃歸龔澄樞李託與內侍中薛崇譽等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當自還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盡保興澄樞等傳皆云王師至白田澄樞等乃縱火焚府庫世家及十國紀年則云焚府庫之明日王師始至白田今從世家及紀年辛未師至白田南漢主素服出降潘美承制釋之遂入廣州東都事略丁亥克廣州宋史已母潘美克廣州今從長編俘其宗室官屬九十七人與

南漢主皆廢於龍德宮保興初匿民間後乃獲之有闕人百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極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此等命悉斬之美以露布告捷已丑至京師 庚寅羣臣稱賀遂賜宴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十四戶十七萬二百六十三 辛卯赦廣南管内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官竝仍舊無名賦斂咸蠲除之 知制誥盧多遜權知貢舉奏進士合格者十人 帝以令尉捕賊先定日隄其已被批罰者或遂絕意追捕乙未詔自今雖陷外獲賊者令有司備書於籍以除其罰但不得敘為勤績其累經赦降法當停免者不用此制 是月遼主東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六

狩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三月丙申詔嶺南有買人男女為奴婢轉利者竝放免偽政有害於民者除之保興婢詔長編作庚子除偽政詔東都事略作乙巳今從宋史統作丙申 丁未遼以飛龍使尼哩舊作女里今改為契丹行宮都部署 初右監門衛將軍趙玘以罪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於馬前斥普短帝聞之召玘及普面質其事玘大言詆普販木規利先是秦隴大木官禁私販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聯巨筏至京師治第吏因之竊於都下貿易故玘以為言帝怒促閣門集百官將下制逐普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得何罪溥附閣門使奏云玘誣罔大臣帝

意頓解反詰責玘命武士搃之御史鞠於殿庭普力營救帝乃寬其罰夏四月丙寅朔責汝州牙校 壬申命潘美尹崇珂同知廣州以僭崖振萬安等四州隸瓊州令廣州擇官分知州事 己卯遼主祠木葉山行再生禮丙戌遼主還上京以韓德讓為上京皇城使遙授彰德節度使自是德讓日見進用矣 戊子永興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二品吳廷祚來朝遇疾帝親臨問遣中使王繼恩監視之庚寅卒贈侍中繼恩陝人也 南唐主遣其弟吉王從謙來朝貢 潘美遣使部送劉鋹及其宗黨官屬獻於京師鋹至公安邸吏龐師進謁學士續資治通鑑 卷六 七

黃德昭侍銀銀因問師進何人德昭曰本國人也銀曰何為在此德昭曰高皇帝居藩日歲貢大朝輜重皆歷荆州乃令師進置邸於此造車乘以給餽運耳銀歎曰我在位十四年未嘗聞此言今日始知祖宗山河及大朝境土也因泣下久之既至舍玉津園帝遣參知政事呂餘慶問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於龔澄樞李託薛崇譽帝復遣使問澄樞等皆俛首不對偽諫議大夫王珪謂託曰咎在廣州機務竝爾輩所專火又自內中起今尚欲推過何人遂唾而批其頰澄樞等乃引伏五月乙未朔有司以帛係銀及其官屬先獻太廟太社帝

御明德門遣攝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對曰臣年十六僭偽號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自由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對訖伏地待罪帝命攝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託崇譽斬於千秋門外釋銀罪并其弟保興及官屬各賜以冠帶器幣鞍馬尋以保興為左監門衛率府率初議獻俘之禮朝臣莫能知乃遣使就問吏部尚書致仕張昭昭臥病口占以授使者咸服其該博遂用之 丁酉以潭州防禦使潘美領山南東道節度使朗州團練使尹崇珂領保信軍節度使同知廣州如故 以王明為秘書少監領韶州刺史廣南續資治通鑑 卷六 六

諸州轉運使大兵南伐明知轉運使嶺道險絕不通舟車但以下夫負荷糗糧數萬仰給無闕每下郡邑必先收其版籍固守倉庫頗亦參預軍畫帝嘉其功故擢用焉 初使軍器庫使楚昭輔鈎校左藏庫金帛數日而畢條對稱旨至是授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 辛丑宴劉鋹於崇德殿 按宋史太祖紀云大宴於大明殿銀預焉事系乙未獻俘之下今從長編 六月辛未命司農少卿李繼芳祭南海劉鋹先尊海神為昭明帝廟為聰正宮其衣飾以龍鳳詔削去帝號及官名易以一品之服 壬申初置市舶司於廣州 丙子詔御史中丞劉溫叟中書舍人李昉重定開元

禮以國朝沿革制度附屬之 丁丑回鶻遣使貢於遼

初帝征晉陽命密州防禦使馬仁瑀率眾巡邊至上谷漁陽遼人素聞其名不敢出因縱兵大掠而還明年羣盜周弼等起兗州詔仁瑀掩擊仁瑀領帳下十數人入泰山禽弼盡獲其黨庚辰徙仁瑀為瀛州防禦使仁瑀兄子因醉誤殺平民繫獄當死民家願以過失傷論仁瑀曰我為長吏而兄子殺人此乃恃勢恣橫非過失也豈敢以私親而亂國法哉遂論如律 壬午以劉錕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員外置封恩赦侯俸外別給錢五萬米麥五十斛錕體質豐碩眉目俱竦性絕巧有口辯

續資治通鑑 卷六

九

嘗自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以獻帝賞其精妙給錢百五十萬償其直因謂左右曰錕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錕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錕先至詔賜卮酒錕疑之奉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心置人腹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之別酌以賜錕錕大慚頓首謝張昇李燾曰錕獻鞍轡實錄在五年五月 是月嵐州破北漢兵於古台邨 河決鄭州原武縣汴水決宋州穀熟縣 帝既平廣南欲行報

謝之禮秋七月甲午朔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御史中丞劉溫交奉溫交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帝難其代終不許及被病帝知其貧遣中使就賜器幣溫交性重厚方正好古執禮事繼母以孝聞父名岳非侍宴終身不聽樂聞封尹光義聞其清介嘗遣府吏齎錢五百千遺之溫交不敢卻貯廳事西舍中令府吏封識乃去明年重午復送黍角統扇所遣吏即前送錢者視西舍封識宛然還以告光義曰我餽猶不受況它人乎乃命輦歸府中它日光義侍宴論當世名節士具道溫交辭錢事帝歎賞久之溫交既卒帝難其繼曰必得和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十

厚如溫交者乃可乃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真為中丞 辛丑遼以耶律賢適為西北路兵馬都部署賢適忠介庸敏推誠待人雖燕息不忘政治故百司庶職罔敢懈惰累年滯獄悉決之 丙申詔廣南諸州受民租皆用省斗每一石外別輸二升為雀鼠耗先是劉錕私置大量重斂於民凡輸一石乃為一石八斗轉運使王明上言故革之 內侍養子多爭財起訟戊午詔自今年滿三十無養父者始聽養子仍以其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 建武節度使判棣州何繼筠來朝癸亥奉於京師帝親臨其喪流涕謂左右曰



繼筠捍邊有功朕不早授藩鎮者慮其數奇耳今領旌
鉞未幾果至淪沒豈不哀哉即命中使護喪事令以生
平所佩劍及甲冑同葬繼筠淡沈有智略與士卒同甘
苦得其死力居北邊前後二十年善揣知敵情屢以少
擊眾遊人畏伏多畫象祠之 平晉軍使攻北漢孟園
樂義二寨破之 汴水決宋州宋城縣 八月甲戌遼
主如秋山 甲申羣臣奉表請加尊號曰興化成功至
再訖不允 辛卯遼主祭皇兄吼墓吼世宗之長子早
薨墓號太子院至是追冊為皇太子諡莊聖 先是遼
世宗為察克舊作察所弒遼主時年四歲及異長編作
續資治通鑑 卷六

史或以氈裏之匿於積薪下得免後養於永興宮為保
傅者皆有恩九月乙巳遼主賜傅父保母等戶口牛羊
有差又以潛邸給使者為塔瑪舊作塔部置官主之
壬子遼主如歸化州甲寅如南京移上京畱守韓匡嗣
於南京卽以其子德讓代為東京畱守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

遼主第壽尚書都察院都御史總領北湖等處巡檢使等職都督提舉

宋紀七 起重光協洽十月盡開禧
開禧八月凡二年有奇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

開寶四年 遼保寧三年 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不書是年

日會今 己巳詔偽作黃金者棄市 遼以黑白羊祭

神 庚午太子洗馬王元吉棄市坐知英州月餘多受

贓私故也 知邕州范旻奏劉鋹時白配民物十數事

辛巳悉命除之邕州俗尚淫祀被病者不敢治療但盪

續資治通鑑 卷七

殺雞豚徼福於淫昏之鬼旻下令禁止出俸錢市藥物

親為和合民有病則給之獲愈者千計會南漢所署知

州鄧存忠劫土人二萬眾攻圍州城七十餘日旻屢出

與戰矢集於胷猶力疾督戰賊遂小卻旻創甚乃堅壁

固守遣使開道求援於廣州前後十五輩始得達援兵

至圍解旻疾未平詔令肩輿歸闕所過僦丁夫官給其

直旻質之子也 甲申詔兩京諸道自十月後犯疆竊

盜不得預郊祀赦所在長吏當告諭下民無令冒法自

後將郊祀必申明此詔 及異李勣曰寶訓載王旦言太

強盜恃恩犯法乃詔不以赦原而史館日歷並言竊盜

竊盜情輕不可與疆盜同科今立刑法志宜在酌中而

史官執稱不改曰歷舊文真宗曰當如何善且曰止可
言強盜上曰理雖如此然不可輒改當從史官議庶幾
傳信今刑法志所書 右補闕梁周翰上疏言陛下再
實用真宗聖語云

郊上帝必覃赦宥臣以天下至大其閒有慶澤所未及
節文所未該者宜推而廣之方今賦入至多加以科變
之物名品非一調發供輸不無重困且西蜀淮南荆潭
桂廣之地皆已為王土陛下誠能以三方所得之利減
諸道租賦之入則庶乎德澤均而民力寬矣帝嘉納之
周翰嘗監綾錦院杖錦工過差為所訴帝怒甚召周翰
切責將亦杖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受杖不雅帝
乃止帝初識周翰父彥溫於軍中以周翰有文辭欲用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二

為知制誥天平節度使石守信入朝帝語及之守信與
彥溫善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謝帝不喜其命遂寢
癸未北漢遣使貢於遼 丙戌詔嶺南諸州劉鋹日煩
苛賦斂竝除之民為兵者釋其籍流亾者招誘復業
吐谷渾貢於遼 十一月癸巳朔南唐主遣其弟鄭王
從善來朝貢於是始去唐號改印文為江南國主印賜
詔乞呼名從之先是國主以銀五萬兩遣宰相趙普普
告於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者可
也普叩頭辭讓帝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
勿測及從善入覲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江南

君臣聞之皆震駭服帝偉度它日帝因出忽幸普第時
吳越王俶方遣使遺普書及海物十瓶列廡下會車駕
卒至普亟出迎弗及屏也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
海物必佳即命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
曰臣實未嘗發書若知此當奏聞而卻之帝笑曰但受
之無害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 丙申吳越王俶
遣其子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來貢 庚戌詔曰取才
之道蓋非一端近諸道攝官悉令罷去又慮荐更民政
或著吏能者雷同返棄良可惜也宜悉令有司案其歷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三

任經三攝無曠敗即以名聞受偽署者不在此限 河
汝澶州東匯於鄆濮壤民田帝怒官吏不時上言遣使
案鞠庚戌通判司封郎中博興姚恕坐棄市知州左驍
衛大將軍杜審肇免歸私第恕初為開封府判官謁宰
相趙普會普宴客闈者不即通恕怒而去普亟使人謝
焉恕遂去不顧普由是憾恕及帝為審肇擇佐貳普即
請用恕居澶州二年竟坐法誅投其屍於河 戊午親
享太廟始用繡衣鹵簿 己未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
講開寶元年以前逋租 壬戌命潁州團練使曹翰塞
澶州決河濮州刺史安守忠副之 初帝擇孟昶親軍

習兵馬者百餘輩為川班內殿直廩賜優給與御馬直等至是郊禮舉行賞帝以御馬直扈從特命增給錢人五千而川班內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擊登聞鼓陳乞帝怒遣中使諭曰朕之所與即為恩澤又安有例哉命斬其妄訴者四十餘人餘悉配隸許州遂廢其班時內臣有左飛龍使李承進者逮事後唐帝問曰莊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國不久何也承進曰莊宗好畋獵務姑息將士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必控馬首告兒郎輩寒冷望與救接莊宗即隨其所欲給之蓋威不行賞賚無節也帝撫髯歎曰二十年來河戰爭得天下不能用軍法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四

約束此輩縱其無狀之求以茲臨御誠為兒戲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惜爵賞若犯吾法惟有劍耳 十二月癸酉遼以青牛白馬祭天地 己丑遼皇子隆緒生是冬遼主駐金川 江南以湯悅為司空判三司尚書都省

五年遼保寧四年春正月丁酉禁鐵鑄浮圖與佛像及人物

之無用者慮愚民毀農器以徼福也 前鄆州盧縣尉鄆陵許永年七十有五詣區言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乞近地一官以就養庚子召見瓊於便殿問以近事瓊歷歷能記因厚賜之即授承郎

陵縣令安縣宋史隱逸傳云長鄆城令與長編異利本 陵令今從長 王寅吏部尚書致仕陳國公張昭李戒

其子曰吾事數朝無功德及人勿請諡及立碑以重吾過也 北漢攻方山雅爾兩寨擊卻之 乙巳罷襄州歲貢魚 二月丙子詔沿河十七州各置河堤判官一員 庚寅以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劉熙古守本官參知政事 帝既平廣南漸欲經理江南因鄭王從善入貢遂留之國主大懼是月始損制度下令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宮殿悉除去鴟吻 閏月壬辰權知貢舉扈蒙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五

奏合格進士安守亮等十一人諸科十七人帝召對於講武殿始下詔放榜新制也 癸巳以江南進奉使李從善為泰寧節度使賜第京師國主雖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禮而內實繕甲兵陰為戰守計帝使從善致書風國主入朝國主不從但增歲貢而已南都留守兼侍中林仁肇有威名中朝忌之潛使人畫仁肇像懸之別室致異圖畫見聞記王雱長寫貌太師受禪授國院祇候使江南潛寫宋齊邱韓熙載林仁肇等像仁肇之像為所書也長編乃云略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疑傳聞之誤然見聞記亦有舛誤宋初宋齊邱已前死不當復畫其像今 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

肇國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陳喬歎曰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所稅駕矣 初平嶺南命太子中允周仁浚知瓊州以僭崖振萬安屬焉帝謂宰相曰遐荒煙瘴不必別命正官且令仁浚擇偽官因其俗治之辛卯仁浚列上賂崇璆等四人帝曰各授檢校官俾知州事徐觀其效可也 戊申遼齊王諸薩噶舊作卷徽薨三月庚申朔追冊爲皇太叔 先是嶺南民有逋賦者或縣吏代輸或於兼拜之家假貸則皆納其妻子以質甲申知容州毋守素表其事詔所在嚴禁之 夏四月庚寅朔遼追封蕭思溫爲楚國王 帝案嶺南圖籍州縣多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六

而戶口少命知廣州潘美及轉運使王明度其地里并省以僂民於是前後所廢州十六縣四十九 丙午遣使檢視水災田 隰州團練使兼沿邊都巡檢周勳築壘界上爲北漢人所襲破戊午責勳爲義州刺史 五月丙寅詔廢嶺南道媚川都選其少壯者爲靜江軍老弱者聽自僂仍禁民不得以采珠爲業先是劉鋹於海門鎮募兵能采珠者二千人號媚川都凡采珠必繫石於足腰纏而浸焉溪或至五百尺溺死者甚眾鋹所居棟宇皆飾以玳瑁珠翠窮極侈靡及爲宋師所焚潘美等於煨燼中得所餘諸珍寶以獻且言采珠危苦之狀

帝亟命小黃門持示宰相速降詔罷之 辛未河大決澶州濮陽縣壬申命穎州團練使曹翰往塞之翰辭於僂毀帝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禱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施於民翰頓首拜曰魯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民懇禱如是固宐上格天心必不爲災也癸酉帝又謂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勞得非時政有關邪趙普對曰陛下臨御以來憂勤庶務有弊必去聞善必行至於苦雨爲災乃是臣等失職帝曰掖庭幽閉者眾昨令徧籍後宮凡三百八十餘人後宮三百八十餘人實訓作不及三百願歸者得百名實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七

訓及本紀作五十餘人因告諭願歸其家者具以情言未知孰是姑從長編 得百名悉厚賜遣之矣普等稱萬歲 河決大名府朝城縣河南北諸州皆大水 陝州民范義超周顯德中以私怨殺同里常古真家十二人古真年少脫走得免至是禽義超訴於官有司引赦當原帝曰豈有殺一家十二人而可以赦論乎命斬之 六月戊子朔徙崖州於振州遂廢振州 庚寅河決陽武縣汴水決鄭州宋州 丁酉詔沿河民田有爲水害者有司具聞除租 戊申發諸州兵士及丁夫凡五萬人塞決河命曹翰護其役未幾河所決皆塞是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

霖雨荐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詳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嘗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墮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有素習河渠之書深明疏導之策者竝許詣闕上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時東魯逸人田告著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對將授以官告固辭父年老求歸奉養詔從之 先是女真攻白沙寨略官馬三匹民百二十八口既而遣使以馬來貢詔止之至是首領復來貢言已令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八

部落送先所擄民及馬詔切責其前寇略之罪而嘉其效順之意放還貢馬使者 是夏遼主駐水并觀從臣射柳秋七月如雲州射柳 戊辰前保大節度使袁彥率 甲申皇女永慶公主出降右衛將軍駙馬都尉魏咸信咸信仁浦子也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入宮帝見之謂主曰汝當以此與我自今勿復為此飾主笑曰此所用翠羽幾何帝曰不然主家服此宮闈戚里必相效京城翠羽價高小民逐利展轉販易傷生寢廣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主慚謝又嘗因侍坐與皇后同言曰官家作天子日久豈不能用黃金裝

肩輿乘以出入帝笑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悉飾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百姓守財耳豈可妄用古稱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苟以自奉養為意百姓何仰哉及異談苑載此事以為魏國長公主案魏國太宗第七女也當太祖時固未嘗封不當云主家恐有差誤而此事實魏咸信言 三司言倉儲月給止及明年二月請分屯田諸軍盡率民船以資江淮漕運帝大怒召權判三司楚昭輔切責之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爾不素為計度今倉儲垂盡乃請分屯兵括率民船以給饋運是可卒致乎且設爾何用苟有所闕必罪爾以謝眾昭輔懼罪詣開封府見皇弟光義乞於帝前解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九

釋稍寬其罪使得盡力光義許之昭輔出光義問押牙永城陳從信對曰從信嘗游楚泗間見糧運停阻者良由舟人乏食日歷州縣勸給故多凝滯若自起發即計日并支往復皆然可責其程限又楚泗間運米入船至京師輦米入倉空宿備運率皆令即時出納如此每運可減數十日楚泗至京千里舊定八十日一運一歲三運今若去淹留之虛日則歲可增一運矣又聞三司欲籍民船若不許則無以資辦若盡取用之則冬中京師薪炭殆絕不若募其船之堅實者令運糧其損敗者在民載樵薪則公私俱濟今市中米貴官乃定價斗錢

十商賈問之以其不獲利無敢載至京師者雖富人所儲亦隱匿不耀是以米益貴而民將餒殍也光義然之明日具告帝悉從其言由是事集昭輔亦免責焉先是大理正內黃李符知歸州轉運司制置有不合理者符即上言帝嘉之秩滿歸闕帝以京西諸州錢幣不登八月癸巳命符知京西南面轉運事書李符到處似朕親行八字賜之令揭於大旗常以白隨符前後條奏便宐凡百餘條其四十八事皆施行著於令 丙申命同知廣州潘美尹崇珂並兼嶺南轉運使其元轉運使王明為副使太子中允許九言為判官轉運判官自九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十

始也 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按：此通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樞密使李崇矩與宰相趙普厚相交結以其女妻普子承宗帝聞之不喜故事宰相樞密使俟對長春殿同止廬中帝始令分異之有鄭仲者客崇矩門下十年崇矩知其險詖無行待之漸薄仲怨恨擊登聞鼓告崇矩受太原人席義安黃金私託翰林學士扈蒙與義安甲科引軍器庫使范陽劉審瓊為證帝大怒召審瓊詰問審瓊具言其誣帝怒稍解癸酉崇矩罷為鎮國節度使賜仲同進士出身酸棗縣主簿後仲死其母貧餓詣崇矩子繼昌乞勺家人競前詬逐繼昌獨召見與白金百兩時

稱繼昌長者 戊寅徙建寧甯甯後楊重勳為保靜甯後是月禁元象器物天文圖織七曜歷太乙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於私家有者並送官 冬十月丁亥朔遼主如南京 戊戌詔邊遠官歲才三周即與除代所司專閱其籍勿使逾時 是月運江淮米十萬石至京師皆汴蔡兩河公私船所載也 十一月癸亥禁釋道私習天文地理 己巳詔諸道舉人自今並於本貫州府取解不得更稱寄應 庚辰命參知政事薛居正呂餘慶兼淮湘嶺蜀轉運使 詔翰林學士李昉及宗正丞洛陽趙孚等分撰岳瀆并歷代帝王廟碑遣使刻石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十一

十二月甲午遼詔內外官上封事 是歲大饑 初帝問趙普曰儒臣有武幹者何人普以知彭州左補闕辛仲甫對乃徙仲甫為西川兵馬都監於是召見面試射帝曰汝見王明乎朕已用為刺史汝頗忠淳若公勤不懈不日亦當為收伯也仲甫頓首謝（按：此通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仲甫奏曰臣本學先王之道願致陛下於堯舜之上陛下止以武夫之非晚矣太祖方選儒臣有武幹者帝因謂趙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選儒臣幹事者百餘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既而有司命仲甫檢視民田帝曰此縣令職耳即令吏部銓擇官代之仲甫

在彭州口州少種樹暑無所休仲甫課民栽柳蔭行路
郡人德之名為補闕柳 北漢始令民輸贖軍錢文武
官皆減俸財用不給故也

六年遼保寧五年春正月丙辰朔置川蜀水陸轉運計度使

放異蜀置轉運使長編作甲子今從宋史甲子遼特里袞舊作揚隱今改耶律休

格舊作休哥今改伐党項破之上其俘獲之數休格嘗從北府

宰相蕭幹討室韋烏庫二部有功至是復以績著 北

漢遣使貢於遼 庚午遼主御五鳳樓觀燈 己卯以

太子洗馬權知蓬州朱昂權知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

仙聚眾萬人劫掠軍界昂設策禽之其連結者釋不問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三

蜀民遂安昂長沙人也 殿直傅廷翰為棣州兵馬都

監謀叛入遼知州右贊善大夫周渭禽之二月丙戌斬

廷翰於京師 丁亥遼近侍實圖哩舊作實魯里今改誤觸神

靈法當論死遼主命杖而釋之 丙申運米二萬石賑

曹州饑 是月高麗王王昭率子佃立 三月乙卯朔

房州言周鄭王殂帝素服發哀輟視朝十日諡曰恭帝

命還葬慶陵之側號順陵後魏契丹國志作正月周鄭王殂於房州誤也東都事略

九朝編年簡要及宋史俱作二月今從長編書之遼封皇后之祖為韓王并

贈其伯父官皇后用事故也 辛酉新及第進士雍邱

宋準等十人諸科二十八人詣講武殿謝帝以進士武

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應對失次絀去之時翰林學
士李昉權知貢舉濟川防鄉人也帝頗不悅會進士徐
士廉等擊登聞鼓訴昉用情取舍非當帝以問翰林學

士盧多遜多遜曰願亦聞之帝乃令貢院籍終場下第

者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癸酉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五人

並準以下及士廉等各賜紙札別試詩賦命殿中侍御

史李瑩左司員外郎侯陟等為考官乙亥帝御講武殿

親閱之得進士二十六人士廉與焉五經四人開元禮

七人三禮三十八人三傳二十六人三史三人學究十

八人明法五人皆賜及第又賜準錢二十萬以張宴會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三

資助為太常少卿考官右贊善大夫楊可法皆坐責由

茲殿試為常式後魏宋史文苑傳宋準開寶中舉進士太宗召準覆試案殿試始於太祖非太宗也遼舉志作

六年與長編同試朝臣死王事者子陸坦等賜進士

出身 壬午以教船池為講武池閔河為惠民河五丈

河為廣濟河 禁銅錢不得入蕃界及越江海至化外

夏四月乙酉詔諸州考試官令長吏精選僚屬才學

公正者充知貢舉與考試官同看詳試卷定其通否否

即駁放不得優假虛令終場中禁私薦屬舉人募告者

其賞有差舉人勒還本貫重役永不得入科場 辛丑

翰林學士盧多遜等上所修開寶通禮二百卷義纂一

百卷並付有司施行 是日遣盧多遜為江南生辰國
信使多遜至江南得其臣主歡心及還艤舟宣化口使
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
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與之於是江南十九
州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多遜盡得之歸即言江南
衰弱可取狀帝嘉其謀始有意大用 戊申詔參知政
事薛居正監修梁後唐晉漢周五代史 知制誥王祐
等上重定神農本草二十卷帝製序摹印頒天下 先
是江南饑詔諭江南國主借船漕湖南米麥以賑之辛
亥國主遣使修貢謝恩 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帝謂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古

曰瀘州近蠻獠尤空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進
擅斂不法卿為朕鞠之苟有一毫侵民朕必不赦 五
月癸丑帝知堂吏擅中權多為姦賊欲夏用士人而有
司所選終不及數遂召舊任者劉重華等四人面加戒
厲令復故歲滿無過與上縣令稍有愆咎重置其罰
樞密副使沈義倫居第卑陋處之宴如時貴要多冒禁
市巨木秦隴間以營私宅及李守信受詔市木以盜官
錢敗皆自啟於帝前義倫亦嘗市木為母營佛舍因奏
其事帝笑謂義倫曰爾非逾矩者知居第尚不葺因遣
中使案圖督工匠五百人為治之義倫私告使者願得

制度狹小使者以問帝亦不違其志 庚申參知政事
劉熙古以戶部尚書致仕 己巳交州刺史丁璉遣使
入貢詔以璉為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阯郡王
於亥遼裕悅舊作于耶律烏珍舊作屋卒烏珍簡靜有
器識遇事造次處之從容人莫能測初魯呼舊作李與
世宗爭國賴烏珍排解其閒面數魯呼罪遂解兵及察
克舊作察弒世宗烏珍保護穆宗得免難歷事累朝屢
著勞績遼國倚為重臣奉年五十七遼主痛悼輟朝三
日 辛未女真侵遼邊殺遼都監達里迭等驅掠邊民
牛馬而去 初京城左右軍巡院典司案鞠開封府舊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古

選牙校分掌其職帝哀於庶獄始詔改任士人 六月
庚寅女真使其宰相朝於遼 辛卯閱試在京百司吏
實謂作流外人七百餘人於便殿勒歸農者四百人 初蜀民
所輸兩稅皆以匹帛充折其後市價愈高而官所收止
依舊例帝慮其傷民詔西川諸州凡以匹帛折稅並準
市價 先是知商州奚興希宰相意奏司戶參軍雷德
驥為文誘訕朝廷械繫德驥具狀以聞帝貸其罪削籍
徙靈武德驥子有鄰意趙普實擠排之日夜求所以報
普者於是舉發普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事詞連祕
書丞王洞及前攝上蔡主簿劉偉偉兄前進士仇竝宗

正丞趙孚帝怒悉下御史獄鞠實始有疑普意矣壬寅詔參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升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癸卯倖坐乘市孚等竝決杖除名贊可度仍籍沒其家財以有鄰為祕書省正字厚賜之有鄰自是累上疏告人陰事俄病死一趙普之為政也專廷臣多疾之帝初聽趙玘之訴欲逐普既而止盧多遜在翰林因召對數毀短普且言普嘗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廣第宅營邸店奪民利帝訪諸李昉昉曰臣職司書詔普所為臣不得而知也帝默然自李崇矩罷帝於普稍有間及趙孚等抵罪普恩益替庚戌復召薛居正呂餘慶與普知印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六

押班奏事以分其權 易州刺史賀惟忠率惟忠性剛果洞曉兵法在易州葺治亭障撫士卒能得其心所向無敵十餘年無北寇邊民賴之及卒帝甚嗟悼即錄其子昭度為供奉官 先是諸道州府任牙校為馬步都虞候及判官斷獄多失其中秋七月壬子朔詔罷之改馬步院為司寇院以新及第進士九經五經及選人資敘相當者為司寇參軍 中書擬左補闕辛仲甫為淮南轉運使帝不許乙亥遷授三司戶部判官賜錢百萬有權酷主吏武彘等二十餘輩逋歲課三十餘萬緡連年械繫竭資產不能償餒死者數人榜督不已仲甫

奏除之又請百官折俸令估實直 庚辰遣以保大軍節度使耶律希達舊作奚底今改為中臺省左相 是月遼主駐燕子城 八月乙酉罷成都府偽蜀嫁裝稅 草澤王德方後宋史太祖本紀作王澤方今從長編上修河利害辛卯賜德方同學究出身 甲辰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趙普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普獨相凡十年剛毅果斷以天下事為己任嘗欲除某人為某官帝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明明日夏奏之帝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復奏如初帝悟卒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又有立功當遷官者帝素嫌其人不與普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七

力請與之帝怒曰朕不與遷官將奈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刑賞者天下之刑賞非陛下之刑賞也豈得以喜怒專之帝弗聽起普隨之帝入宮普立於宮門良久不去帝竟從其請一日大宴雨驟至良久不止帝怒形於色左右皆震恐普因言外聞百姓正望雨於大宴何損不過沾濕供帳樂衣耳百姓得雨各歡喜作樂適當其時乞令樂官就雨中奏技帝大悅終宴普臨機制變能回帝意類此常設大瓦壺於視事閣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東繹焚之其多得謫咎殆由此也普既出鎮上書自愬云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

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閒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書藏之金匱 九月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呂餘慶以疾求解職丁卯罷為尚書左丞餘慶為帝霸府元僚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然不以介意處耘獲罪時餘慶知江陵還朝帝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解釋及普忤旨左右爭傾之餘慶獨為明辨帝意稍解時稱長者 己巳封皇弟開封尹光義為晉王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光美為永興節度使兼侍中皇子貴州防禦使德昭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吏部侍郎參知政事薛居正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六

為門下侍郎樞密副使戶部侍郎沈義倫為中書侍郎並平章事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為中書舍人參知政事左驍衛大將軍判三司楚昭輔為樞密副使 壬申詔晉王光義班宰相上 江南內史舍人潘佑嘗言於國主曰富國之本在厚農桑因請復井田之法漢抑兼并有買貧者田皆令歸之又依周禮造牛籍使盡闢曠土以種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國主素慕古治悉從之平急於成功施設無漸人不以為便國主亦中悔罷之時國勢日削用事者充位無所為佑憤切上疏極論時政歷詆大臣將相詞甚激許而獨

薦平請以判司會府事羣議益不平佑七疏不止且請歸田廬國主命佑專修國史悉罷它職冬十月壬午佑復上疏曰臣乃者繼上表章凡數萬言詞窮理盡忠邪洞分陛下力蔽姦邪曲容諂偽遂使家國情愔如日將暮古有桀紂孫皓破國亡家孽自己作尚為千古所笑今陛下取則姦回敗亂國家是陛下為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不能與姦臣雜處事亡國之主願賜誅戮以謝中外國主大怒佑故好老莊平少為道士習其說佑與之善國主疑佑之狂諄由不激之忌者因中以淫祀鬼神事乃先收平下大理獄後收佑佑即自殺母及妻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九

子徒饒州平亦縊死獄中國主尋謂左右曰吾誅佑不獲已也明年皆宥其家廩給之致異長編云佑好神仙之平自言與仙人通接佑父處常已為仙官甚貴重而得而佩之可以辟鬼佑買雞籠山古冢地數十頃破一冢其怪誕類此宋史亦云潘佑李平二家皆置淨室神像常披髮裸程處室中家人亦不得至案陸游南唐書云佑上書縱言詆訕雖激於一時忠憤亦少過矣同時諸臣已為降俘猶醜正嫉言視之如讎詎以狂愚惑溺淫祀左道之罪至斥為人妖雖後之良史有不能盡察其說者是長編宋史所載疑皆出當時誣善之詞也今從南 佑初與張洎為忘形交其後俱為中書舍人稍相持佑嘗答洎書云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佑之死洎頗有力焉洎時為清獻殿學士殿在苑中國主不

欲泊遠離左右故授此職泊與太子太傅徐遼太子太
保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從子
元樞等出入宣行之中書密院乃同散地 甲申葬周
恭帝不視朝 丁酉以除名人雷德驥為祕書丞分判
御史臺三院事 遼主如南京 初左藏庫使元城田
仁朗為宦官所譖帝怒立召仁朗面詰之至殿門命去
冠帶仁朗神色不撓從容言曰臣嘗為鳳州路壕寨都
監伐木除道從大軍破蜀秋毫無所犯陛下固知之今
主藏禁中豈復為姦利以自污帝怒解止停其官乙巳
起為權易使 十一月辛亥朔遼始獲弒穆宗之逆黨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三

近侍霄格華格錫衮等俱伏誅遼主緩於討賊議者少
之 甲子武寧軍節度使高繼沖卒繼沖鎮彭門十餘
年有惠政民請留葬帝不許 十二月戊戌北漢將改
元遣使稟命於遼 遼主如歸化州 少府監致仕盧
億有高識惡其子多遜所為嘗曰趙普元勳也而小子
毀之禍必及我我得早死不及見其敗幸矣庚子億以
憂卒丙午多遜起復 女真遣使貢馬 命參知政事
盧多遜知制誥扈蒙張澹以見行長定循資格及泛降
制書攷正違異削去重複補其闕漏為長定格三卷循
資格一卷制敕一卷起請條一卷書成上之頒為永式

自是銓注益有倫矣 始行開寶通禮 北漢成德節
度使太師兼中書令劉繼容自以沙門位兼將相頗為
時論所薄數上表求罷不許是歲繼容卒追封定王初
北漢主為大內都巡檢孝和帝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
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繼欽畏猜忌謝病請罷北漢主
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邪乃黜居交城俾奉
園寢尋遣人殺之由是舊臣多以護見般人心搆貳所
招吐谷渾軍皆不附

七年遼保寧春正月甲戌賑揚楚等州饑 癸未遼主
如南京 是月北漢改元廣運改皇五代史記作孝和
廢於天會十二年英武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三

帝嗣位即改元廣運據遼史應隆五年漢將改元遣使
稟命則改元當在是年也十國春秋引劉繼容碑末署
廣運元年歲次甲戌李偉千佛樓碑亦署廣運二年歲
次乙亥時北漢主嗣位已七年矣長編繫於是年冬抄
今從十國春秋 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改皇遼史不書
秋作正月 是年日食今從
宋史書之又東都事略作丙子日
有二黑子亦當從宋史作丙戌 帝初臨御欲周知
外事令年校史珪博訪珪廉得數事白於帝案驗皆實
由是信之累遷馬軍都軍頭領教州刺史漸肆威福時
德州刺史郭貴權知邢州國子監丞梁夢昇知德州貴
之族人親吏在德州頗為姦利夢昇以法繩之貴素與
珪善遣親信至都以其事告珪圖去夢昇珪悉記於紙
將伺便言之甲申帝從容言邇來中外所任皆得其人

珪曰今之文臣不必皆善乃投懷中所記以進曰祇如
梁夢昇權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貴幾至於死帝曰此必
刺史所爲不法夢昇真清彊吏也取所記紙召一黃門
令齎付中書曰卽以夢昇爲贊善大夫既行又召還曰
與左贊善大夫仍知德州珪乃不敢言 壬辰慶州刺
史姚內斌卒遣中使護喪歸葬洛陽內斌在慶州逾十
年邊人畏伏目爲姚大蟲言其虓勇如虎也 癸巳權
場使田仁朗權知慶州、三月遣使如遼遼使涿州刺
史耶律昌珠加侍中來聘議和 夏四月丙午命左補
闕南皮賈黃中檢視廣南民田黃中廉直平恕遠人僂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三

國帝不許出其疏示從善慰撫之六月甲申以從善掌
書記江直木爲司門員外郎通判兗州僚佐悉推恩又
封從善母凌氏爲吳國太夫人 陸昭符在江南與張
洎有隙帝雅知之因從容謂昭符曰爾國弄權者結喉
小兒張洎何不入使爾歸可諭令一來朕欲觀之昭符
懼遂不敢歸 秋七月庚申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盧
多遜旣還江南國主知帝有南伐意遣使願受封冊帝
不許於是復遣閤門使梁迥使焉迥從容問國主曰朝
廷今冬有柴燎之禮國主盍來助祭國主唯唯不荅迥
歸帝始決意伐之 初江南人樊若水夜黑長編作若水今從陳桎續
續資治通鑑 卷七 三

之還奏利害十數事皆稱旨 遼喜袞自改封宋王得
志而驕遼主召之不時至怒鞭之由是憤怨謀亂爲閤
門使酌古之子海里所告喜袞坐廢酌古加檢校太尉
兼御史大夫海里遙授隴州防禦使 五月戊申朔殿
中侍御史李瑩坐受江南饋遺責授左贊善大夫 監
察御史劉蟠受詔於廬舒等州巡茶蟠乘羸馬僞稱商
人抵民家求市民家不疑出茶與之卽禽置於法壬戌
命蟠同知淮南諸州轉運事 江南國主天性友愛以
弟從善被畱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爲卻登高文以
見意於是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手疏求從善歸

為茶酒庫副使琮為西頭供奉官 先是吳越王俶遣元帥府判官黃夷簡入貢帝謂之曰汝歸語元帥當訓練兵甲江南倘彊不朝我將發師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帝又命有司造大第於薰風門外連互數坊棟宇宏麗儲峙什物無不悉具乃召吳越進奉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令學士承旨陶穀草詔比於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朝者賜之且以詔草示文贊遂遣文贊賜俶羊馬諭旨於俶戊寅俶遣其行軍司馬孫承祐入貢丁亥辭歸上厚賜俶器幣且密告以師期承祐俶知之兄以如故貴近用事專

續資治通鑑 卷七

十四

其國政時謂之孫總監言其無所不領轄也 甲午忠武節度使同平章事琅邪郡王王審琦卒諡正懿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

宋紀八 太祖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

開寶七年 九月癸亥命潁州團練使曹翰領兵先赴荆南丙寅復命宣徽南院使曹彬侍衛馬軍都虞候洛陽李漢瓊判四方館事田欽祚同領兵繼之帝已分遣諸將而未有出師之名欲先遣使召李煜入朝擇羣臣可遣者以左拾遺知制誥開封李穆使江南穆至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一

諭旨國主將從之光政使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同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雷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張洎亦勸國主無入朝國主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國者蓋望全濟之恩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兵甲精銳物力雄富恐不易當其鋒宜熟計之無貽後悔使還具言其狀帝以為所諭要切江南亦謂穆言不欺是日又命山南東道節度使潘美侍衛步軍都虞候劉遵東上閤門使梁迥等同領兵赴荆南 冬十月乙亥朔遣主還上京 甲申帝幸迎春苑登泮堤發戰艦東下丙戌幸東水

門發戰權東下 江南國主復遣其弟江國公從鑑水部郎中龔慎修重幣入貢且買宴帝皆雷之不報 曹彬與諸將入辭帝謂彬曰南方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且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自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帝每恨之彬性仁厚故專任焉 丁酉以吳越王俶為昇州東南面行營招撫制置使仍賜戰馬二百匹遣客省使丁德裕以禁兵步騎千人為俶前鋒且監其軍 乙亥曹彬等自蘄陽過江破峽口寨殺守卒八百人生禽二百七十人獲池州牙校王仁震王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二

宴錢興等三人 甲辰以曹彬為昇州西南面行營馬步軍戰權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初宋師直趨池州緣江屯戍皆謂每歲朝廷所遣巡兵皆閉壁自守遣使奉牛酒來犒師尋覺異於它日池州守將戈彥遂棄城走閏月己酉曹彬等入池州先是帝遣八作使郝守濬率丁匠自荆南以大艦載巨竹緹并下朗州所造黃黑龍船於采石磯跨江為浮梁先試於石牌口既成命前汝州防禦使靈邱陸萬友往守之 丁巳曹彬等及江南兵戰於銅陵敗之獲戰艦二百餘艘生禽八百餘人 庚申知制誥史館修撰扈蒙上言

晉唐文宗每開延英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舍人執筆螭坳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最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送史館近朝以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無因言說史官以疏遠自隔何由得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事優卹之恩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史官撰集詔從之命盧多遜專其職 壬戌曹彬等至當塗雄遠軍判官婺源魏羽以城降宋宋師先拔蕪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三

湖又克當塗遂屯采石磯 甲子監修國史薛居正等上所修五代史百五十卷明日帝謂宰相曰昨觀新史見梁太祖暴亂醜穢之迹乃至如此宜其旋被賊虐也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二萬餘眾於采石生禽馬步軍副部署楊收兵馬都監孫震等又獲戰馬三百餘匹初江南無戰馬朝廷每歲賜百匹至是驅為先鋒以拒宋師既獲之驗其印記皆朝廷所賜者 十一月癸未遷泰寧節度使李從善麾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三百餘人為禁旅號曰歸聖 詔移石牌鎮浮梁於采石磯繫纜

化軍今從楊仲良長編紀事本末

及吳宋史云野李從善部下及江南水軍凡一千三百九十八人為歸

三日而成不差尺寸大兵過之如履平地初為浮梁國
主聞之以語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無有此事此必不
成國主曰吾亦謂此兒戲耳於是遣鎮海節度使鄭彥
華督水軍萬人天德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禦宋
師將行國主戒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 戊子
吳越王俶遣使修貢謝招撫制置之命也并上江南國
主所遺書其略云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明天子一旦
易地酬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遼沙門昭敏左道惑
人遼主寵之以為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兼侍中
遼史作十二月戊子然十二月無戊子也今作十一月 己丑知漢陽軍李恕敗

續資治通鑑 卷八

四

江南鄂州水軍三千餘人獲戰艦四十餘艘 甲午曹
彬等敗江南兵於新寨 彬與長編作新林寨宋史作新寨今從彬氏長編紀事本末
獲戰艦三十艘鄭彥華杜真與宋師遇真以所部先戰
彥華擁兵不救真眾大敗 遼涿州刺史耶律琮致書
於權知雄州孫全興其略云兩朝初無纖隙若交馳一
介之使顯布二君之心用息疲民長為鄰國不亦休哉
辛丑全興以琮書來上帝命全興答書許修好 史應歷
七年春正月甲戌朔宋遣使來賀此時和議未成宋不當遣賀或是遣人議和耳今不取 十二月
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公私記籍但稱甲戌歲
益募民為兵民以財及粟獻者官爵之 丁未漢陽兵

馬監押甯光祚敗鄂州水軍於江北岸 吳越王俶率
兵圍常州 己酉曹彬敗江南軍於白鷺洲 癸亥吳
越兵拔利城砦 丙寅曹彬等破江南兵於新林港口
庚午北漢攻晉州守臣武守琦敗之於洪洞 辛未
吳越王俶敗江南兵於常州北境

八年 遼保寧 春正月丙子權知池州樊若水敗江南兵
四千人於州界 壬寅遼望祀木葉山 初曹彬等師
未出帝命王明為黃州刺史密授方略明既視事亟修
葺城壘訓練士卒至是以明為池州至岳州江路巡檢
戰棹都部署辛巳明遣兵馬都監武守謙等渡江敗江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五

南兵於武昌拔樊山寨是日行營左廂戰棹都監田欽
祚敗江南兵於溧水江南都統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
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 乙酉帝御長
春殿謂宰相曰古之為君者鮮能無過朕常夙夜畏懼
防非窒欲庶幾以德化人之義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
詆其失曾不愧恥豈若不為之而使天下無閒言哉為
臣者或不終名節陷於不義蓋忠信之薄而獲福亦鮮
斯可戒矣 後此本君臣交際之語宋史太祖紀謂去
前一段但云朕觀為臣者比多不能終始
忠孝薄而無以享厚福邪宰相居正頓首謝賜是專責
臣下矣太祖之世未嘗誅戮大臣且其時趙普已罷相
薛居正輩皆小心畏忌無所短長之 庚寅曹彬等進
流帝復何嫌而濫責之邪今從長編

攻金陵行營馬軍都指揮使李漢瓊率所部渡淮南取巨艦實以葭葦順風縱火攻其水寨拔之初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餘萬背城而陳時舟楫未具潘美率所部先濟大兵隨之江南兵大敗江南復出兵將沂流奪采石浮梁美旋擊破之 癸巳命京西轉運使李符益調荆湖軍會赴金陵城下 二月權知潭州朱洞遣兵馬都監石曦敗江南兵於袁州西界 癸丑曹彬等敗江南兵於白鷺洲乙卯拔昇州關城守陣者皆遁入其城內 癸亥北漢遣雁門節度使劉繼文貢方物於遼

甲子知揚州侯陟敗江南兵於宣化鎮 丙寅遼以青續資治通鑑 卷八 六

牛白馬祭天地 丁卯以知制誥王祐權知貢舉知制誥扈蒙左補闕梁周翰秘書丞雷德驤竝權同知貢舉權同知貢舉始此 戊辰帝御講武殿覆試王祐等所奏合格舉人王式等因語之曰向者登科名級多為勢家所取塞孤貧之路今朕躬親臨試以可否進退盡革前弊矣式等皆頓首謝於是內出詩題試之得進士王嗣宗以下三十人諸科紀自成等三十四人嗣宗汾州人也江南進士林松雷說試不中格以其間道來歸竝賜三傳出身 是月江南知貢舉戶部員外郎伍喬放進士張確等三十人自保大十年開貢舉訖於是歲凡

十七榜 三月尚食供膳有蝨緣會器帝性寬仁多恕謂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帝嘗讀堯典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蓋有意於捨刑也故自二年至今詔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

乙亥權知廬州邢琪領兵渡江至宣州界攻拔義安寨 壬午遼耶律蘇薩舊作速撒今改獻党項俘分賜羣臣

庚寅曹彬等敗江南兵於江中 遼使克卜茂固舒蘇舊作克骨沙來聘詔開門副使郝崇信至境上返之及至館於都亭驛己亥入見宴於長春殿賜衣器有差遼史作四月遣郎君知思使宋契丹國志作三月今從長編及宋史

壬寅遣中使王繼恩領兵數千人赴江南 夏四月教坊使衛德仁以老乞外官且援同光故事求領郡帝曰用伶人為刺史此莊宗失政豈可效之宰相擬上州司馬帝曰上佐乃士人所處資望甚優亦不可輕授此輩但當於樂部遷轉耳乃命為太常寺大樂署令 乙巳王明敗江南兵於江州 己酉遼主祀木葉山辛亥射柳祈雨遼主如頻

躡定清暑 癸丑吳越兵圍常州刺史禹萬成拒守大將金成禮劫萬成以其城降 吳越初發兵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屏蔽柰何自撤其屏蔽乎不聽遂罷虎子政事命通儒學士錢塘崔仁冀代之 壬戌幸都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七

亭驛臨汴視飛江兵乘刀魚船習水戰 曹彬等敗江
南兵於秦淮北 五月壬申朔以吳越國王錢俶守太
師尚書令益會邑 甲申吳越王俶言江陰寧遠軍及
沿江諸寨皆降 丁酉王明破江南兵於武昌 辛丑
河決濮州郭龍邨 初陳喬張洎為江南國主謀請所
在堅壁以老宋師宋師入其境國主弗憂也日於後苑
引僧道誦經講易不卹政事軍書告急皆莫得通師傳
城下累月國主猶不知時宿將皆前死神衛統軍都指
揮使皇甫繼勳者暉之子也年尚少國主委以兵柄繼
勳素貴驕初無效死意但欲國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

續資治通鑑 卷八

八

與眾云北軍彊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見顏色曰吾
固知其不勝也偏裨有募敢死士欲夜出營邀戰者繼
勳鞭其背而拘之由是眾情憤怒是月國主自出巡城
見宋師列柵城外旌旗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乃
收繼勳付獄殺之軍士爭鬻割其肉頃刻都盡繼勳既
誅凡兵機處分皆自溢心堂宣出質洎等專之也於是
遣使召神衛軍都虞候朱全贇以上江兵入援全贇擁
十萬眾屯湖口諸將請乘江漲速下全贇曰我今前進
敵人必反據我後戰而捷可也不捷糧道且絕奈何乃
以書召南都雷守柴克貞使代鎮湖口克貞以病遷延

不行全贇亦不敢進國主累促之全贇不從 詔以嶺
表之俗疾不呼醫自皇化攸及始知方藥商人齋生藥
度嶺者勿算 六月辛亥河決頓邱 辛酉前鳳翔節
度使太師兼中書令魏王符彥卿卒輟三日朝官給葬
事 甲子彗出柳長四丈晨見東方西南指凡八十三
日乃滅 丁卯曹彬等敗江南兵於城下 秋七月辛
未朔日有會之 災異通史不書是年日會今從宋史 初江南捷書累至
邸吏督李從鑑入賀潘慎修以為國且亾當待罪何賀
也自是羣臣稱慶從鑑即奉表請罪帝嘉其得禮遣中
使慰撫供帳半餼悉從優給壬午復命李穆送從鑑還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九

國手詔促國主來降且令諸將緩攻以待之 遣黃龍
府衛將燕頗般都監彊瑠以叛遣敵史 國語解云官耶府之佐吏也 耶
律曷里必討之 左司員外郎權知揚州侯陟受賕不
法為部下所訟追赴京師陟素善參知政事盧多遜私
遣人求哀時金陵未拔帝以南土卑濕秋暑軍多疫議
令曹彬等還屯廣陵休士馬為後圖多遜爭不能得會
陟新從廣陵來多遜教令上急變言江南事陟時被病
帝令皇城卒掖入見即大言江南平在旦夕陛下奈何
欲罷兵願急取之臣若誤陛下願夷三族帝屏左右召
升殿問狀遠寢前議赦陟罪不治八月甲辰復以陟判

吏部流內銓 癸亥丁德裕言敗江南軍於潤州城下

九月壬申帝狩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

殺之既而悔之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畋獵又何罪馬哉

自是遂不復獵 遼耶律曷里必敗燕頰於治河遣其

弟安搏追之燕頰走保兀惹城安搏乃還以其餘黨千

餘戶城通州 初江南間有宋師國主以京口要害擢

素所親任侍衛都虞候劉澄為潤州雷後臨行謂曰卿

未合離孤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可澄泣涕辭

歸盡輦金玉以往謂人曰此皆前後所賜今當散此以

圖勳業國主聞之喜及吳越兵初至營壘未成左右請

續資治通鑑 卷八 十

出兵掩之澄不肖國主尋命凌波都虞候盧絳引所部

舟師八千來援時澄已通降款徐謂絳曰聞者言都城

受圍日久若都城不守守此何為絳亦知城終陷遂潰

圍而出戊寅澄帥將吏開門請降潤州平 李從鑑至

江南諭帝旨國主欲出降陳喬張洎以為城守甚固北

軍旦夕當自退國主乃止李穆還帝復命諸將進兵及

潤州平外國愈急始謀遣使入貢求緩兵道士周惟簡

常以冠褐侍講周易累官至虞部郎中致仕於是張洎

薦惟簡復召為給事中與修文館學士承旨徐鉉同使

京師時國主方督朱全贇舉湖口兵入援謂鉉曰汝既

行即當止上江援兵鉉曰臣此行未必有濟城中所恃

者援兵耳奈何止之國主曰方求和而復召兵汝豈不

危鉉曰當置臣於度外耳國主泣下又親寫十數紙題

寫奏目令惟簡乘閒求哀欲謝政養病冬十月己亥曹

彬等遣使送鉉及惟簡赴闕鉉居江南以名臣自負其

來也欲以口舌馳說存其國於是大臣亦先白帝言鉉

博學有才辯宜有以待之帝笑曰第去非爾所知也既

而鉉入朝仰而大言曰李煜無罪陛下師出無名帝徐

召升殿使畢其說鉉曰煜事陛下如子事父未有過失

奈何見伐其說累數百言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

續資治通鑑 卷八 十一

鉉不能對惟簡諄以奏目進帝覽之謂曰爾主所言我

亦不曉也帝雖不為緩兵然所以待鉉等皆如未舉兵

時壬寅鉉等辭歸江南按吳陸游南唐書國主兩遣徐

據長編則初遣在十月其時至贇未死再遣則在十一月也今從之辛亥詔郡國令佐

察民有孝弟力田奇才異行或文武可用者遣詣闕

丁巳遣使修洛陽宮室帝始謀西幸也 江南國復遣

使貢銀五萬兩絹五萬匹乞緩師 朱全贇自湖口以

眾援金陵號十五萬縛木為筏長百餘丈戰艦大者容

千人將斷采石浮梁會江水涸戰艦不能驟進王明屯

獨樹口遣其子馳騎入奏帝密遣使令明於洲浦間多

立長木若帆檣之狀以疑之己未全賚獨乘大航高十餘重上建大將旗幡至皖口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劉遇揮兵急攻之全賚以火油縱燒遇軍不能支俄而北風反焰自焚其眾不戰自潰全賚惶駭赴火死禽其戰棹都虞候王暉等獲兵仗數萬金陵獨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暨矣宋史本紀及長編皆云禽全賚於皖口今從南唐書作自焚死江南野錄作戰於虎唐書作皖口 監察御史劉蟠性清介寡合頗任敷設詐以下人主之遇蟠時領染院乙丑駕臨幸蟠伺帝將至輒衣短衫衣芒屨持梃以督役頭蓬不治遽出迎謁帝以為能勤其官賜錢二十萬 遼主還自頻蹕淀是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三

月釣魚於土河 十一月徐鉉及周惟簡還江南未幾國主復遣入奏辛未對於便殿鉉言李煜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也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其言甚切至帝與反覆數四鉉聲氣愈厲帝怒因案劍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它人鼾睡乎鉉惶恐而退帝復詰責惟簡惟簡甚懼乃言臣本居山野非有仕進意李煜彊遣臣來耳臣素聞終南山多靈藥它日願得棲隱帝憐而許之仍各厚賜遣還 庚辰王明言敗江南兵於湖口 先是曹彬等列三寨攻城潘美居其北以圖上帝視之指北寨謂使者曰

此宜漢溝自固江南人必以夜來寇亟語曹彬等并力速成之不然將為所乘矣賜使者食且召樞密使楚昭輔草詔令徙置戰棹使者會已即行彬等承命自督丁夫掘塹塹成丙戌江南果夜出兵五千襲北寨人持一炬鼓譟而進彬等縱其至乃徐擊之皆殲焉又獲其將帥佩符印者凡十數人 金陵被圍自春徂冬居民樵采路絕曹彬終欲降之累遣人告國主曰城必破矣宜早為之所國主約先令其子清源郡公仲富入朝既而久不出彬日遣人督之且日郎君不須遠適若到寨即四面罷攻矣國主終惑左右之言但報云仲富趣裝未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三

辨彬又遣告曰稍遲即無及矣國主不聽先是帝數遣使者諭彬以勿傷城中人若猶困鬪李煜一門切無加害於是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所愈願諸公共為信誓破城日不妄殺一人則彬之疾愈矣諸將許諾乃相與焚香為誓翌日彬即稱愈宋史本紀云太祖取江南或曹彬王潘鄭王日卿等至彼慎勿殺人曹潘兵臨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立威太祖覽之怫然批還其奏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輒殺人也遂批詔到而城已破矣案金陵之破不妄殺一人由於曹彬稟承 乙未金陵城破詔旨不待臨城批詔也今從長編 將軍高彥馬誠信及弟承俊帥壯士巷戰死勤政殿學士豫章鍾蒨朝服坐於家亂兵至舉族就死不去初陳

喬張洎同建不降之議事急又相要同死然洎實無死志於是攜妻子及藥裝入止宮中引喬同見國主喬曰臣負陛下願加顯戮若中朝有所詰責請以臣為辭國主曰氣數已盡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何面目見士人乎遂自經死洎曰臣與喬共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陛下入朝誰與陛下辨明此事所以不死者將有待也洎異談苑載喬編於視事廳洎猶不知又云國主九國志謂洎與喬同升閣喬自縊死洎視其氣絕乃下案陸游南唐書喬至政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與之曰善藏吾骨遂自縊二吏微楊盛之此與談苑所載略同是喬未嘗與洎同升閣而先死也張洎肯陳喬之約國亡不死事宋為顯官復以險諛見譏惡之者或甚其詞耳東都事略祇云城陷喬死之洎不能死得其實

續資治通鑑

卷八

西

彬整軍成列至其宮城國主乃奉表納降與其羣臣迎拜於門先見潘美設拜美答之次拜彬彬使人語之曰介胄在身拜不敢答即選精卒千人守其門外令曰有欲入者一切拒之始國主積薪宮中約盡室赴火死及見彬彬慰安之且諭以歸朝俸賜有數當厚自齋裝既為有司所籍一物不可復得矣因復遣煜入宮惟意所欲取梁迥田欽祚等諫曰倘有不虞咎將誰執彬笑而不荅迥等爭不已彬曰煜素無斷今已降必不能自引決可亡慮也又遣兵百人為輦載輜重煜方憤歎國亡無意蓄財頗以黃金分賜近臣彬既入金陵申嚴禁

暴之令士大夫保全者甚眾仍大授於軍無得匿人妻子倉廩府庫委轉運使許仲宣案籍檢視彬一不問師旋惟圖籍衣衾而已 十二月己亥朔江南捷書至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有八戶六十五萬五千六十有五羣臣皆稱賀帝泣謂左右曰字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羅鋒刃者此實可哀也即詔出米十萬石賑城中饑民 辛丑赦江南管內州縣常赦所不原者偽署文武官吏見釐務者並仍其舊 令太子洗馬河東呂龜祥詣金陵籍李煜所藏圖書送闕下 己未以恩赦侯劉銀為左監門衛上將軍改封彭城郡公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五

遼大丞相高勳契丹行宮都部署尼哩席寵放恣及遼主之姨母保母勢薰灼一時納賂請謁門若賈區北院樞密使耶律賢適患之言於遼主不報賢適請以疾辭職不許令鑄手印行事 戶部員外郎知制誥王祐判門下省與判吏部流內銓侯陟不協陟所注擬祐多駁正陟訴於盧多遜多遜初為學士陰傾宰相趙普累諷祐助已祐不聽多遜不悅癸亥祐坐陟事黜為鎮國行軍司馬政異司馬光日記云祐坐以百口保大名節度年彥卿已徙鳳翔非歐扈逆上意故此蓋誤也開寶三年時彥卿死矣 先是帝嘗召吳越進奏使任知果令諭旨於其王俛曰元帥克毗陵有大功俟平江南可

暫來與朕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不久留也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會言乎崔仁冀亦告俶曰上英武所向無敵天下事勢可知保族全民策之上也俶漢然之

甲子遼遣耶律烏鎮舊作烏正今改來賀正旦亦遣使報之

丁卯吳越王俶請以長春節朝觀許之

九年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遼保寧八年春正月辛未曹彬遣翰林副

使郭守文奉露布以江南國主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等

四十五人來獻帝御明德門受獻煜等素服待罪詔並

釋之各賜冠帶器幣鞍勒馬有差時有司議獻俘禮如

劉鋹帝曰煜嘗奉正朔非鋹比也寢露布不宣煜初以

續資治通鑑 卷八 六

拒命頗懷憂恚守文謂煜曰國家止務恢疆土致太平

豈復有後至之責耶煜乃安徐鉉從煜至京師帝責以

不早勸煜歸朝聲色俱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滅

罪固當死不當問其它帝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賜

坐慰撫之又責張洎曰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

其圍城中召援兵蠟書洎頓首請死曰書實臣所為犬

吠非其主此其一耳它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

變帝初欲殺洎及是奇之曰卿大有膽朕不罪卿今事

我無替咎日之忠也 乙亥以李煜為右千牛衛上將

軍封違命侯其子弟宗屬悉授官丙子以煜司空知左

右內史湯悅為太子少詹事左內史侍郎徐鉉為太子

率更令右內史舍人張洎為太子中允餘授官有差

庚辰詔幸西京將以四月有事於南郊 壬午濟州副

練使李謙溥卒 癸未命翰林學士李昉閣諸道所解

孝弟力田及有文武材幹者四百七十八人於禮部貢

院所業皆無可采而濮州所薦居其半帝召問於講武

殿率不如詔猶自言習武試以騎射則皆隕越顛沛帝

日止可隸兵籍耳眾皆號泣求免乃悉罷之劾官司濫

舉之罪 二月己亥羣臣再奉表請加尊號曰一統太

平帝曰燕晉未復可謂一統太平乎不許羣臣請易以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七

立極居尊許之 庚戌以宣徽南院使義成節度使曹

彬為樞密使領忠武節度樞密領節度自彬始山南東

道節度使潘美為宣徽北院使節度領宣徽自美始李

漢瓊劉遇田欽祚梁迥李繼隆並晉秩有差賞江南之

功也彬歸自江南詣閣門進劾子云奉敕差往江南句

當公事回時人嘉其不伐彬之行帝許彬以使相為賞

及還語彬曰使相品位極矣且徐之夏為我取太原因

賜錢五十萬彬至家見布錢滿室歎曰人生何必使相

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致異東都事略曹彬傳云彬之出師也太祖詔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使潘美以爲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

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已而還朝獻俘太祖曰本除卿使相對繼元未下姑待之既聞此語美滿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遂詰所以美不能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錢二十萬長編載帝語彬曰汝爲使相品位極矣有復力戰邪且徐之彬快快而還案太祖語似譏讓不當於酬庸時遽作此言且彬自知不即得使相又何至快快也今

惟濬等入見崇德殿宴長春殿先是車駕幸禮賢宅視供帳之具及至即詔俶居之寵賚甚厚俶所貢奉亦增倍於前 帝初即位召供備庫副使魏丕謂之曰作坊久積弊其爲我整理之即授作坊副使丕在職盡力居八年乃遷正使帝連歲征討修辦器械皆精辦三月已巳以丕領代州刺史仍兼作坊 庚午命吳越王俶劔

續資治通鑑卷八

六

廢上殿詔書不名辛未以俶妻賢德順穆夫人孫氏爲吳越國王妃宰相謂異姓諸侯王無封妃之典帝曰行自我朝表異恩也帝數召俶及其子惟演射苑中時諸王預坐俶拜輒令內侍掖起又嘗令俶與晉王等敘兄弟禮俶伏地叩頭固辭乃止帝將西幸俶請扈從不許乃留惟濬侍遣俶歸國宴講武殿謂俶曰南北風土異宜漸暑宜早發俶泣請三歲一朝帝曰川塗迂遠俟有詔乃來也臨行賜一黃復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之則皆羣臣請爾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每視事功臣堂一日命徙坐於東偏謂左右曰西北者神

京在焉天威不遠顏咫尺敢寧居乎益以乘輿服玩爲獻製作精巧每修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後異五云俶還國益以器服珍奇爲獻太祖曰此吾幣中物何用獻爲李燾曰太祖待俶甚寵當無此語或傳者誤飾之

遼遣五使廉問四方鰥寡孤獨及貧乏失職者賑之 丙子車駕發京師丁卯次鄭州庚辰帝謁安陵奠獻號慟左右皆泣既而登闕臺西北嚮發鳴鏑指其所曰我後當葬此賜河南府民今年田租之半復奉陵戶一年後異談苑載帝自西京還乃謁安陵誤也今從宋史及東都事略 辛未帝至西京見洛陽宮室壯麗甚悅召知河南府右武衛上將軍焦繼勳而獎之加彰德軍節度使以王全斌爲武寧節

續資治通鑑卷八

九

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慮征南諸將不遵紀律故抑卿數年爲朕立法今已克金陵還卿節鉞仍厚賜之夏四月庚子合祭天地於南郊時雨彌月不止及期始霽禮成都民垂白者相謂曰我輩少經亂離不圖今日復見太平天子有泣下者是日御五鳳樓大赦 壬寅大宴賜賚有差 帝生於洛陽樂其土風嘗有遷都之意始議西幸起居郎李符陳八難帝不從既畢祀事尚欲留居之羣臣莫敢諫鐵騎左右廂都指揮使李懷忠乘閒言曰東京有汴渠之漕歲致江淮米數百萬斛都下兵數十萬人咸仰給焉陛下居此將安取之且府庫

重兵皆在大梁杞木安固已久不可動搖帝亦弗從晉王又從容言遷都非便帝曰遷河南未已久當遷長安王叩頭切諫帝曰吾將西遷者非它欲據山河之險而去完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王又言在德不在險帝不答王出帝顧左右曰晉王之言固善然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魏書曰李懷忠為節度使在太平朝聖政錄稱節度使者誤也晉王事據建隆遺事正史闕之甲辰始下詔東歸丙午駕發洛陽宮辛亥至東京初李煜既降曹彬令煜作書諭江南諸城守皆相繼歸順獨江州軍校胡則與牙將朱德明殺刺史據城不降詔先鋒都指揮使曹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三

翰為招安巡檢使率兵討焉江州城險固翰攻之不克自冬訖夏死者甚眾丁巳始拔之時則病甚臥牀上翰執縛責其拒命對曰大吹非其主公何怪焉翰腰斬之并殺德明遂屠其城死者數萬人所略金帛以億萬計攷異夢溪筆談云李景使大將胡則守江州江南國下曹翰以兵圍之三年城堅不可破一日則欲殺一畧人以其妻救之而止此李夜絕城走投曹翰具言城中虛實先是城西南依險素不設備率乃引王師自西南攻之是夜城陷胡則一門無遺類案曹翰聞江州凡五月拔之未嘗相持至三年也筆談誤記耳至以李煜為李景尤誤之顯是月遣田守奇如遼賀生辰己未著令自今旬假不視事百官休沐帝以晉王所居地勢高仰水不能及六月庚子步自左掖門至其第遣工為

大輸激金水注第中且數臨視促成其役王性仁孝尹京十五年庶務修舉帝數幸其府恩禮甚厚嘗病殆不知人帝亟往問親為灼艾王覺痛帝亦取艾自灸自辰至酉至汗洽蘇息帝乃還又嘗宴宮中王醉不能乘馬帝起送至殿階親掖之王帳下士蒙城高瓊左手執鐙以出帝顧見因賜瓊等控鶴官衣帶及器帛勉令盡心閒謂近臣曰晉王龍行虎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武寧節度使王全斌卒全斌輕財重士不求顯赫之譽寬而容眾軍旅樂為之用其黜居山郡幾十年怡然自得識者多之及卒贈中書令遷南京留守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三

秦王高勳怙寵而驕嘗以南京郊內多隙地請疏畦種稻邀主欲從之林牙耶律昆宣言於朝曰高勳此奏有異志果令種稻引水為畦設以京叛官兵何自而入遼主疑之不果會寧王質睦之妻私造鴆毒勳亦以毒藥餽駙馬都尉蕭默哩事覺秋七月丙寅朔質睦奪爵貶烏庫部勳除名流銅州八月乙未朔吳越國王進射火箭軍士丁未命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進為河東道行營馬步軍都部署宣徽北院使潘美為都監虎捷右廂都指揮使楊光美為都虞候暨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伐北漢丙辰師入太原又命忻代行營都監

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 是月女真侵遼賈
德州東境 九月甲子党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下北
漢主求救於遼遼主遣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塔爾舊作
敵烈救之 辛未女真襲遼州五寨剽掠而去 冬十

月帝不豫壬子命內侍王繼恩就建隆觀設黃籙醮是
夕帝召晉王入對夜分乃退癸丑帝崩於萬歲殿時夜
四鼓皇后使王繼恩出召貴州防禦使德芳繼恩以太
祖傳國晉王之志素定乃不詣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
王見左押衙榮澤程德元坐於府門叩門與俱入見王
且召之王大驚猶豫不行曰吾當與家人議之久不出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三

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它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雪中
步至宮繼恩止王於直廬曰王姑待此繼恩當先入言
之德元曰僂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
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邪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
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於官家王泣曰共保
富貴勿憂也甲寅晉王即皇帝位羣臣謁見萬歲殿之
東楹號慟殞絕說元黃潘明宋濂劉儼俱辨其誣程敬
政撰宋紀受終攷其說尤詳李壽撥拾之不審無俟再
辨矣今刪去雜說祇據宋史正繼恩傳書之蓋太祖平
日友愛又受命於太后其傳位晉王之意固已素定然
未嘗明降詔旨故晉王聞召尚有遲疑東都事略太宗
紀云癸丑太祖崩奉遺詔即皇帝位此不過仍史家紀
事之舊例而書之太祖非實有遺詔也建隆遺事蔡惇

直筆諸書其外誤尤不足辨今以正史之遺史景宗
紀云宋主匡胤其弟自以自立為文與嗣位之
詞有別矣然猶曰敵國傳聞之誤也宋史太宗紀癸丑
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特書曰遂所以別於受遺詔而
繼統之君也史以紀實不可湮文周內亦無庸過為
人掩護讀正史者宜得其定論矣即位之日在甲寅仍
從長編 乙卯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詔令

緣邊禁戢戍卒毋得侵撓外境羣臣有所論列並許實
封以聞須面奏者開門使即時引對 庚申以皇弟永
興節度使兼侍中廷美為開封尹兼中書令封齊王皇
子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昭為永興節度使兼
侍中封武功郡王貴州防禦使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
使同平章事宰相薛居正加左僕射沈倫加右僕射即

續資治通鑑 卷八

三

義倫也參知政事盧多遜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樞密使
曹彬加同平章事樞密副使楚昭輔為樞密使 十一
月甲子追冊故尹氏為淑德皇后越國夫人符氏為懿
德皇后尹氏崇珂之女兄帝微時所娶也 丁卯詔齊
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 庚午以齊州防
禦使李漢超為雲州觀察使判齊州仍護關南屯兵洛
州防禦使郭進領應州觀察使判邠州兼西山巡檢如
故時瀛州防禦使馬仁瑀監霸州軍擅發麾下兵入遼
境略奪由是與漢超交惡帝恐生邊釁即遣使齎金帛
賜漢超及仁瑀令置酒講解尋徙仁瑀知遼州 詔諸

道轉運使各察舉部內知州通判監臨物務京朝官以
三科第其能否政績尤異者為上恪居官次職務粗治
者為中臨事弛慢所泄無狀者為下歲終以聞 以供
奉官薛惟吉為右千牛衛將軍沈繼宗及鄉貢進士盧
雍竝為水部員外郎雍多遜子也起家授官即與繼宗
同多遜時方寵幸帝特命之非舊典云 遼遣郎君旺
陸等使宋弔慰 是月封劉銀衛國公李煜隴西郡公

續資治通鑑

卷八

西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

賜進士孫昌胤等官都憲高州北湖等處軍務提舉等職

宋紀九 起柔兆困敦十一月盡屠維單開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運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諱

吳初名匡又改賜光義即位二年改今諱太祖同母弟也晉天福四年十月甲辰生於後儀官舍是夜赤光上騰如火及長龍準龍顏望之儼如也性嗜學工文業多能任周至供奉官都知太祖即位以為殿前都虞候領睦州防禦使尋領泰寧軍節度使加同平章事行開封尹再加兼中書令封

王晉

太平興國元年 遼保寧八年 十二月甲寅帝御乾元殿受朝

樂懸而不作大赦改元 改舊禮公書年號皆以後改者為定雖易姓之際亦用此例如

續資治通鑑

卷九

漢獻未禪而歲首已繫黃初魏主尚存而春初即稱泰始頗為後儒所議宋太宗即位未逾年而改元若依溫公例於丙子歲春即書太平興國則太祖嫌於不終若依綱目例須於丁丑春始書太平興國二年則太宗嫌於無始今參用李燾徐乾學之例十一月以前仍稱開寶九年屬之太祖紀十二月以後稱太平興國屬之太宗紀雖與溫公有異而義例較安且合於前史本紀之通例非自我作古也至太宗急於改元本為失禮朱子論此事亦云開國之初一時人才粗疏理會不得明程啟政作宋紀受終改曲為回護殊屬多事今但直書其事是非自命太祖子及齊王廷美子竝稱皇子王石魏氏三公主竝稱皇女 丁巳以樞密直學士左正諫大夫賈琬為三司副使 改舊正諫大夫之名不見於職官志惟長編太宗朝屢見之當是遼太宗名改易後來仍復三司置副使自此始 戊午遼遣蕭巴固濟 舊作哲古馬哲今改 來聘 先是川峽分路置轉運

使峽鹽悉趨荆南西川民乏食太祖遣使劾兩路轉運

使罪帝即位皆釋之於是命西川轉運使申文緯遙兼

峽路轉運副使韓可玘兼西川路使鹽筴流通也 遼

詔南京復禮部貢院致異遼史於復貢院不言其試科取士至統和六年始開科舉然林

焯章易水志保寧九年有進士魏環是既開貢院南京即有進士或未及行於它處耳 是月詔

罷河東之師宣徽南院使潘美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党

進皆自行營歸闕及異十國紀年作宋師失利燒營而歸五代史紀十國春秋俱不載此事

今從長編 是歲高麗人金行成始入學於國子監

二年遼保寧九年春正月壬戌以大行在殯不視朝 丙寅

命禮部員外郎賈黃中左補闕程能左贊善大夫馮瓚

續資治通鑑 卷九 二

分掌左藏三庫先是貨錢與金帛同掌歲久儲蓄盈羨

始命分之黃中尋出知昇州嘗案行府廨見一室扇鋪

甚固命發鑰視之得金寶數十櫃計其價值數百萬乃

李氏宮閣中遺物未著於籍即表上之帝曰非黃中廉

恪則亾國之寶將汚法而害人矣賜錢二十萬 詔中

外臣僚無得與民爭利 女真遣使貢於遼 帝初即

位以疆宇至遠吏員益眾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

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

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先是諸道所發貢士凡五

千三百餘人命太子中允直舍人院張洎右補闕石熙

載試進士左贊善大夫侯陶等試諸科戶部郎中侯陟

監之熙載洛陽人也於是禮部上所試合格人名戊辰

帝御講武殿內出詩賦題覆試進士命翰林學士李昉

扈蒙定其優劣為三等得河南呂蒙正以下一百九人

庚午覆試諸科得二百七人賜及第又詔禮部閱貢籍

得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身

九經七人不中格帝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身凡五百

人皆先賜綠袍鞞笏錫宴開寶寺帝自為詩二章賜之

第一等第二等進士并九經授將作監丞大理評事通

判諸州同出身進士及諸科並送吏部免選優等注擬

續資治通鑑 卷九 三

寵章殊異前代所未有也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

多驟帝意方欲興文教抑武事弗聽及蒙正等辭召令

升殿諭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於民者疾置以聞仍賜

裝錢人二十萬太祖之幸西京也洛陽人張齊賢獻十

策下并汾富民封建教孝梯舉賢太學籍而選良吏懲奸謹刑 太祖召見便坐問之

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太祖善其四策齊賢堅執其餘皆

善太祖怒令衛士曳出及還語帝曰我幸西京惟得一

張齊賢我不欲遂官爵之汝異時可收以自輔也於是

齊賢舉進士帝欲置之高等而有司第其名在數十人

後帝不悅乃召進士盡第二等及九經凡一百三十人

悉與超除致異案前凡五百人此言一百三十人者三等及諸科三傳出身者不在其內意齊賢時在二等故然言悉與超除則是前所云第一第二等進士皆授京官及通判之謂耳後人不致皆云為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非也齊賢雖在數十人後固已及第矣當云為齊賢二等盡蓋為齊賢故也 吳越國王俶遣其子溫

州刺史惟演來修貢賀登極 乙亥賜鄉貢進士孔士

基同本科出身哀先聖後也 己卯吳越國王妃孫氏

薨詔給事中程羽為弔祭使 庚辰詔易禁軍舊號鐵

騎曰日騎控鶴曰天武龍騎曰龍衛虎捷曰神衛 江

南舊用鐵錢於民不便二月壬辰朔轉運使樊若水請

置監於昇鄂饒等州大鑄銅錢凡山之出銅者悉禁民

續資治通鑑 卷九

四

采取以給官鑄廢鐵錢悉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

歸附者且除銅錢渡江之禁詔從其請民甚便之 癸

巳命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雷德驥提點開封

府 甲午建鄂州永興縣為永興軍 遼遣使來賀卽

位及正旦 右千牛衛上將軍李煜自言其貧乙未詔

賜錢三百萬煜雖貧張洎頗勾索之煜以白金類面器

與洎洎意猶不足 北漢胡桃寨指揮使史溫等來降

己亥吳越王俶以山陵有期遣使來修聘禮 庚子

帝改名昞詔除已改州縣職官及人名外舊名二字不

須迴避 丙午始分西川為東西兩路各置轉運使副

使兵部郎中許仲宣為西路轉運使考功員外郎滕中

正為東路轉運使中正北海人也 初右監門衛率府

副率王繼勳分司西京瀋市民家子女以備給使小不

如意卽殺而食之以樁積貯殘骨出棄野外女僧及鬻

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民甚苦之不敢告帝在藩邸頗聞

其事及卽位會有訴者亟命雷德驥往鞠之繼勳具服

所殺婢百餘人乙卯斬繼勳并女僧八人於洛陽市長

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會人肉帝令先折其脛然後

斬之民皆稱快 己未詔劉銀李煜常奉外給以它奉

一三月河陽節度使趙普來朝乞赴太祖山陵乙亥授

太子少保雷京師 香藥庫使高唐張遜建議請置權

場局大出官庫香藥寶貨稍增其價許商人入金帛買

之歲可得錢三十萬貫以濟國用使外國物有所泄帝

從之一歲中果得錢三十萬貫 戊寅命翰林學士李

昉等編類書為一千卷小說為五百卷 初節度使得

補子弟為軍中牙校豪橫奢縱民困苦之帝雅知其弊

始卽位卽詔諸州府籍其名部送闕下至者凡百人癸

未悉補殿前承旨以賤職羈縻之 己丑置威勝軍許

遼人互市致異威勝軍九城志云治銅鞮縣隆平集則云以瀋州亂柳九圍中為軍未詳孰是 庚寅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學徒常數千人乞賜

續資治通鑑 卷九

五

九經使之肆習詔國子監給本仍傳送之 北漢乞糧

於遼是月遼主命以粟二十萬斛助北漢先是遼主使

烏珍塔爾分治南北院善課農田年穀屢稔故能經費

有餘恤北漢之匱北漢賴之攷異丁國春秋作三夏

四月甲寅遼遣鴻臚少卿耶律敞等來助葬 乙卯葬

英武聖文神德皇帝於永昌陵攷異張異雲谷雜記太

蓋因太祖躬謁安陵即自定陵地而傳會之賑延州

饑 是月作景福殿 詔恤刑自是每歲常舉行之

帝厲精求治前詔轉運使攷案諸州凡諸職任第其優

劣尋復遣使分行諸道廉察官吏五月壬戌詔罷其罷

續資治通鑑 卷九 六

輒情慢者 安遠節度使向拱武勝節度使張承德橫

海節度使張美鎮寧節度使劉廷讓以帝初即位竝來

朝癸亥以拱承德竝為左衛上將軍美為左驍衛上將

軍廷讓為右驍衛上將軍 丙寅詔繼母般夫前妻子

及婦者同殺入論 庚午命起居舍人辛仲甫使於遼

右贊善大夫穆被副之將至境聞朝議興師伐北漢仲

甫知北漢倚遼為援遲留未敢進飛奏俟報有詔遣行

既至遼主問曰聞中朝有黨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

幾人仲甫對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遼

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命不可留有死而已遼主

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謂左右曰仲甫遠使絕域練

達機宜可謂不辱君命矣 甲戌以十月十七日為乾

明節 初曹翰屠江州民無噍類其田宅悉為江北賈

人所占詔長吏訪其民之鄉里疏遠親屬給還之知州

張霽受賈人賂不盡與民民訴其事壬寅霽杖流海

島 己卯附太祖神主於太廟廟樂曰大定之舞以孝

明皇后王氏配又以懿德皇后符氏淑德皇后尹氏附

別廟 己丑女真二十一人請受職於遼遼主授宰相

以下諸職有差 六月乙未以保安等縣有黑蟲夜食

桑葉免其桑稅 遼喜袞召自貶所適見遼主荅北漢

續資治通鑑 卷九 七

主書詞意卑遜喜袞曰本朝於漢為祖書旨如此恐虧

國體遼主聽之丙辰以為北面招討使 秋七月庚申

朔回鶻貢於遼 癸亥河決溫縣榮澤命客省使任斌

翟守素塞之乙丑河決頓邱及白馬旋遣左衛大將軍

李崇矩案行河勢繕治河隄蠲被水田租 丙子遼遣

使助北漢戰馬 閏月庚寅朔以陳洪進將入朝遣翰

林使程德元往宿州迎勞之 丁未以平南軍為太平

州 己酉遣翰林學士李昉使吳越 初天雄節度使

兼侍中李繼勳以疾求歸洛陽許之復上表乞骸骨庚

戌授太子太師致仕繼勳以質直稱性儉嗇唯奢於奉

佛與太祖有軍中之舊故特承寵遇後月餘李贈中書令追封隴西郡王諡莊武 丁巳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圖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皆上尚書省國初以閏為隄所以周知山川之險易戶口之眾寡也 梅山峒蠻首領苞漢陽等劫掠商人禁之不止命翟守素發潭州兵往討先以詔諭之漢陽拒命八月癸亥詔守素進師時霖雨彌旬弓弩解弛守素令削木為弩賊掩至交射之賊遂敗乘勝逐北盡平其巢穴 丙寅陳洪進入見於崇德殿禮遇優渥賜錢千萬白金萬兩絹萬匹陳洪進宋史作乙丑平海軍節度使 帝初卽

續資治通鑑

卷九

八

位以少府監高保寅知懷州懷州故隸河陽時趙普為節度使保寅素與普有隙事多為普所抑保寅心不能平手疏乞罷節鎮領支郡之制乃詔懷州直隸京師長吏得自奏事於是虢州刺史許昌裔訴保平軍節度使杜審進闕失事詔左拾遺李瀚往察之瀚因言節鎮領支郡多俾親吏掌其關市頗不便於商賈滯天下之貨望不令有所統攝以分方面之權帝納瀚言戊辰詔諸州並直屬京師天下節鎮無復有領支郡者矣保寅王

胎謀錄言唐末藩鎮諸州聽命帥府如臣之事君太平

與國二年三月右拾遺李瀚極言其弊太宗始詔藩鎮諸州直隸京師長吏得自奏事 九月辛卯作崇聖殿長編載於八月翰作翰今從之

吳越王俶入朝先遣其子惟濬來貢壬辰詔戶部郎中侯陟至泗州迎勞之及惟濬至賜賚無算 唐天祐中兵亂窘乏始令以八十五錢為百後唐天成中又減五錢漢乾祐初復減三錢宋初因漢制其輪官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諸州私用猶各隨俗至有以四十八錢為百者丁酉詔所在悉以七十七錢為百每千錢必及四斤半以上禁江南新小錢民先有藏蓄者悉令送官官據銅給其直私鑄者棄市 癸卯關南巡檢應州觀察使李漢超卒帝甚悼之廢朝贈太尉忠武節度使遣中使護喪歸葬 帝屬意戎事每朝罷親閱禁卒命築

續資治通鑑

卷九

九

講武臺於城南之楊邨癸亥大閱帝與文武大臣從官等登臺而觀命天武左廂都指揮使京兆崔翰分布士伍南北綿亙二十里建五色旗以號令將卒節其進退每案旗指縱則千乘萬騎周旋如一甲兵之盛近代無比帝悅卽以金帶賜翰曰此朕藩邸時所服者也 容州舊貢珠太祖平劉鋹詔廢媚川都及禁民采珠至是復貢珠百斤賜負擔者銀帶衣服 丙辰帝始狩於近郊作詩賜羣臣令屬和 國子監主簿郭忠恕泚杖配隸登州禁銅忠恕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譏帝怒故有是謫忠恕行至臨邑卒 丁巳吳越王遣使乞呼名不

允 冬十月辛酉命左衛大將軍李崇矩爲邕貴溥橫
欽寶等州都巡檢使未幾徙瓊崖儋萬麾下軍士咸憚
於從行崇矩盡出器皿金帛凡直數百萬悉分給之眾
乃感悅時黎賊擾動崇矩悉至洞穴撫諭以己財遺其
酋長眾皆懷附在嶺表及海上四五年恬然不以炎荒
嬰慮舊涉海者多艤舟俟風或旬餘或彌月崇矩往來
皆一日而渡未嘗畱滯從者亦皆無恙人謂崇矩純德
之報云 遼遣使來賀乾明節 己巳羣臣請舉樂表
三上從之 壬申女真遣使貢於遼 是月初榷酒酤
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既遼司天奏日當食不虧

續資治通鑑

卷九

十

庚寅日南至帝始受朝 甲午命監察御史李濱閣
門祗候鄭偉爲契丹正旦使 己亥天平節度使兼中
書令石守信罷節度爲守中書令西京畱守守信在西
京好營佛寺驅督峻急而不給備直民甚苦之 馬軍
都指揮使党進出爲忠武節度使進掌禁衛凡十二年
徽巡京師閭巷有畜奇禽異獸者進或見必命左右取
放之罵曰買肉不供父母反飼禽獸乎嘗爲杜重威家
奴重威子孫貧賤進分月奉錢給之人亦以此稱焉
戊戌遼以吐谷渾叛入太原者四百餘戶命招討使喜
袞索而還之 癸卯遼主祠木葉山 十二月丁巳朔

試諸州所送天文術士隸司天臺無取者黥配海島

戊辰遼主獵於近郊以所獲祭天 癸酉詔定晉州禁

法私煮及私販易者罪有差 辛巳高麗國王佃遣其

子元輔來貢賀登極 壬午遼遣太僕卿徵異遼史作太僕今從長

編特爾格舊作迭烈割今改禮賓副使王英來賀明年正旦

靈州通遠軍界諸蕃族剽略官綱詔知靈州通遠軍使

董遵誨討之遵誨分將出兵諸蕃族大懼盡歸所掠肉

袒請罪遵誨卽慰撫之自是各謹封界秋豪不敢犯帝

命遵誨兼領靈州路巡檢在通遠軍凡十四年 是冬

北漢邊侯言晉潞邢洺鎮冀等州皆治戎器及攻城之

續資治通鑑

卷九

十一

具又轉漕芻粟北漢主甚恐

三年遼保寧十年春正月丙戌朔不受朝羣臣詣閣賀 北

漢主遣其子續爲質於遼納重幣以求援 甲午命絳

州浚汾河京西轉運使程能獻議請自南陽下向口置

堰回白河水入石塘沙河合蔡河達於京師以通襄潭

之漕帝壯其言而聽之戊戌發兵役數萬分遣使護其

役塹山堙谷歷博望羅渠小肅山凡百餘里逾月抵方

城地高水不能至又增役以致水然終不可通漕會山

水暴漲石堰壞河竟不克就 辛丑浚廣濟惠民河及

蔡河又治黃河隄丁未浚汴口 己酉命翰林學士李

助等修太祖實錄直學士院湯悅等修江表事迹 癸丑遼主如長樂初遼主知翰林學士室昉有理劇才改南京副留守決獄平允人皆便之累遷工部尚書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至是拜樞密使兼北府宰相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 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為多凡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二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三館篇帙大備帝臨幸三館惡其湫隘顧左右曰此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邪即詔有司度左昇龍門東北別建三館其制皆親所規畫輪奐壯麗甲於內庭二續資治通鑑 卷九 十一

月丙辰朔賜名崇文院盡遷舊館書以實之正副本凡八萬卷 甲子罷昌州七井虛額鹽有司言昌州歲收虛額鹽萬八千五百餘斤乃開寶中知州李佩培斂以希課最廢諸井薪錢額外課民鬻鹽民至破產不能償多流入它郡而積年之征不可免詔悉除之改異實訓言轉運使請均於民作兩稅太宗盡令罷之與此所載不同致會貨志亦無此語意有司與轉運使所言各不同而帝但從除虛額鹽不從均兩稅那抑有司即指轉運使而所說有詳略邪但均作兩稅於民則昌井鹽法全異即更除虛額食貨志亦必載明不應但如是而已又致本紀亦止書甲子罷昌州七井虛額鹽則知必無均作兩稅之事矣 今從之 庚午回鶻貢於遼 辛未幸崇文院觀書令親王宰相檢閱問難復召劉銀李煜縱觀謂煜曰聞卿

在江南好讀書此中簡策多卿舊物近猶讀書否煜頓首謝因賜飲中堂盡醉而罷 以吳越王俶將至癸酉命四方館使梁迥往淮西迎勞之旋遣其子淮海鎮東節度使惟濬至宋州迎省 三月乙酉朔貝州清河民田祚十世同居詔旌其門閭復其家 庚寅遼主致祭於顯陵 癸卯殿前都虞候泰寧軍節度使李重勳卒重勳與太祖同事周祖謹厚無矯飾太祖甚重之故擢委兵柄始終無易贈侍中 己酉吳越王俶入見於崇德殿寵賚甚厚即日賜宴於長春殿俶僚佐崔仁真等皆預坐 以閑廢使閣門祇候陳從信為左衛將軍充續資治通鑑 卷九 十二

樞密院承旨翰林使程德元為東上閣門使兼翰林司公事供奉官大名柴禹錫為翰林副使清池弼德超為酒坊副使皆以藩邸舊恩也 夏四月乙卯朔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年百餘歲隱居華潼谷中與同縣陳搏齊名然少微專奉科儀搏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元芝等獻帝畱數月遣還 己巳女真遣使貢於遼 己卯平海節度使陳洪進用幕僚南安劉昌言之計上表獻所管漳泉二州得縣十四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兵一萬八千七百二十七 癸未以陳洪進為武寧節

度使同平章事旋以洪進子文顯為通州團練使仍知
泉州文顯為滁州刺史仍知漳州 五月乙酉朔御乾
元殿受朝詔赦漳泉管内給復一年 初吳越王俶將
入朝盡輦其府實而行逾巨萬計俶意求反國故厚其
貢奉以悅朝廷宰相盧多遜勸帝遂畱俶不遣凡三十
餘請不獲命會陳洪進納土俶恐懼乃籍其國甲兵獻
之復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帥之
職寢書詔不名之制且求歸本道不許俶不知所為崔
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禍且至俶左右
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在人掌握中去國千里惟有

續資治通鑑

卷九

西

羽翼乃能飛去耳政異陳水記開以勸納土為周仁冀
事當是傳寫之譌今從長編及宋史
俶遂決策上表獻所管十三州一軍帝御乾元殿受朝
如冬正儀俶朝還將吏僚屬始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
歸矣凡得縣八十六戶五十五萬六百八兵十一萬五
千三十六 丙戌命考功郎中范旻權知兩浙諸州事
旻初自淮南歸朝帝謂曰江淮之間輦運相繼卿之功
也將用為翰林學士盧多遜言杭州初復非旻不可治
帝乃謂旻曰卿且為朕行即當召卿矣錢氏據兩浙逾
八十年外厚貢獻內事奢僭地狹民眾賦斂苛暴雞魚
卵菜纖悉收取斗升之逋罪至鞭背少者數十多者至

五百餘訖於國除民苦其政旻既至悉條奏請調除之
詔從其請 丁亥徙封錢俶為淮海國王以其子惟濬
為淮南節度使惟治為鎮國節度使孫承祐為泰寧節
度使崔仁冀為淮南節度副使 戊子詔赦兩浙諸州
給復一年 壬寅定難節度使李克勳卒以其子繼筠
襲職 遼主之在藩邸也馬羣侍中尼哩舊作女傾心
里今改
結納及即位以翼戴功累加守太尉北漢主聞其見信
任遇生日必致禮尼哩素貪與同列蕭阿布達舊作阿
不底今
改竝以賄聞時人有詭表為泉耳子所著者或戲曰若
尼哩蕭阿布達必盡取之傳以為笑其貪狼如此至是

續資治通鑑

卷九

五

坐藏甲五百屬有司案詰會追治賊殺蕭思溫者尼哩
及高勳皆預其謀癸卯賜尼哩死遣人誅勳於流所以
勳之產賜思溫家尼哩無它長唯善識馬嘗行郊野見
數馬迹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已而果然
六月己未遼主如沿柳湖 戊辰詔自今乘驛者皆給
鉅牌 秋七月乙酉以振武節度使殿前都虞候白繼
超為殿前副都指揮使以殿前都指揮使楊信病歿故
也信晚歲病瘖而能治軍進超無殊功以謹密見擢
壬辰隴西郡公李煜薨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吳王其
李後主之李炰書多言賜鳩非善終或云太宗使徐鉉
私見煜煜太息稱當初悔殺潘佑及太宗問鉉鉉不敢

隱因有率機樂之賜或云後主作小詞有一江春水向東流之句太宗惡之未幾遇鴆然長編及宋史世家柯氏新編皆不書蓋闕疑慎言之意也今亦不取初鄭彥華之子文寶仕煜為校書郎歸朝不復敘故官煜時在環衛文寶欲一見慮守者難之乃披蓑荷笠為漁者既得人因說煜以聖主寬宥之意宜謹節奉上勿為它慮議者歎其忠焉 中元節張燈詔有司於淮海王俶第前設燈上陳聲樂以寵之 丁未以廬州無為監為無為軍 庚戌改明德門為丹鳳門 遼享於太祖廟 帝先詔權罷貢舉復恐場屋閒有留滯者八月詔諸州去年已得解者除三禮三傳學究外餘並以秋集禮部 癸丑滑州黃河清

續資治通鑑 卷九 六

丙辰詔兩浙發淮海王俶總麻以上親及所管官吏悉歸闕凡舟千四百艘所過以兵護送之於是俶子惟治悉奉兵民圖籍帑庫管籥授知杭州范旻與其弟惟演等皆赴闕詔遣內侍勞於近郊王申對於長春殿各賜衣帶鞍馬器幣 甲戌羣臣請上尊號曰應運統天聖明發墨東都事略作聖明今從長編及宋史文武皇帝許之 九月甲申朔帝御講武殿覆試禮部合格人進士加論一首自是常以三題為準得渤海胡旦以下七十四人乙酉得諸科七十人竝賜及第始賜宴於迎春苑授官如二年之制故事禮部惟春放榜至是秋試非常例也 遼東京謂

守平王隆先聰明博學其在東京薄賦省刑卹寡數薦賢能之士人多稱之其子陳格舊作陳哥今改與渤海官屬謀殺其父舉兵作亂遼主命曠裂陳格以徇 己亥改杭州衣錦軍為順化軍 冬十月癸丑遼遣太僕卿耶律諧理等來賀乾明節 庚申車駕幸武功郡王德昭邸遂幸齊王邸賜齊王銀萬兩絹萬匹德昭德芳有差司農寺丞孔宜知星子縣回獻所為文帝召見問以孔子世嗣擢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辛酉詔免其家租稅孔氏以聖人後歷代不預庸調周顯德中遣使均田遂抑為編戶至是特命免之 帝初即位幸左藏庫

續資治通鑑 卷九 七

視其儲積語宰相曰此金帛如山用何能盡先帝每焦心勞慮以經費為念何其過也於是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帝謂左右曰朕置內庫蓋慮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度有缺復賦斂於民終不以此自供嗜好也初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割幽薊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隄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直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會宴駕不果發墨王曾筆記云左藏北庫即封樁庫太宗改名北藏北庫後改名

內藏庫李燾曰內藏庫實分左藏北庫為之非封樁庫也而封樁庫別改名景福內庫并屬內藏疑王曾誤矣封樁庫但藏存歲國用羨餘之數亦安得十數年開金帛遂如山乎金帛如山固當是左藏北庫蓋儲蓄悉入封樁正緣誤指左藏北庫即為封樁庫耳又案宋敏求東京記云國初置景福內庫太平興國三年改名內藏相封有封樁庫景德四年賜名內藏西庫別有景福殿庫隸焉敬求以內藏庫即景福庫與國史不同或敬求誤所云封樁庫則是真宗時別以新衣庫為之者非王曾所記太祖時封樁庫也別有景福殿庫亦隸內藏既云別有又恐非太宗所改景福內庫矣然職官志載內藏庫在銀臺門外又有西庫景福殿庫隸焉與敬求所記蓋同今但以倉貨志為據 遼南京

留守燕王韓匡嗣入權樞密使遼主命其子德讓代之德讓有智略喜建功立事屢代其父為留守遼人以為榮 十一月乙未親享太廟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御

續資治通鑑 卷九 六

丹鳳樓大赦受冊尊號於乾元殿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竝以四祖迭配帝即位但以宣祖太祖聖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庚子幸齊王邸 丙午以郊祀中外文武加恩 初閭門祇候浚儀王伉使靈州通遠軍還言主帥所用牙兵率桀黠難制慮歲久生變請一切代之帝因遣伉調發內地率往代戍卒聞當代多願畱伉察其中有拒命者斬以徇卒皆惕息遂將以還 三司所掌諸案以商稅胄翹末鹽四案為繇劇十二月丙辰各置推官命左贊善大夫張仲容等分領之諸案尋皆置推官或置巡

官悉以京朝官充 帝之尹開封也薊人宋琪以左補闕為推官帝甚加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多游其門帝惡之白太祖出琪知隴州移閬州帝即位由護國節度判官召赴闕程羽等先自府邸攀附至顯要琪為所中久不得調丁巳帝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乃授太子洗馬 乙丑御講武臺觀飛仙軍人發機石射連弩帝將伐北漢先習武事也 庚午臘有司請備冬狩之禮帝從之謂左右曰禽荒有戒朕今順時蒐狩為民除害非敢以為樂也 甲戌改永興軍為興國軍 戊寅遼遣蕭巴固濟等來賀明年正旦

續資治通鑑 卷九 九

時諸州貢舉人竝集會將親征河東罷之自是每開一年或二年乃行貢舉 初陳洪進納土帝既命其子文顯知泉州畱後議擇能臣關掌州事起復殿中丞南頓喬維岳為通判維岳始至會草寇十餘萬來攻城城中兵才三千勢甚危急監軍何承矩王文寶欲屠城焚庫而遁維岳抗議以為朝廷任以綏遠之寄今惠澤未布盜賊連結反欲屠城焚庫豈詔意哉承矩等因復堅守會兩浙西南路轉運使馮翊楊克讓自福州率屯來救圍遂解監軍王繼昇率精兵追擊禽其魁械送闕下餘寇悉平承矩繼筠之子也 是冬遼主駐金川御琖郎

君耶律呼圖舊作虎從聘宋還言於遼主曰宋必取河

東當先為之備韓匡嗣曰何以知之呼圖曰是不難知

也四方僭號之國未皆并取唯河東未下耳今宋講武

習戰意必在漢矣匡嗣詆之曰寧有是耶卒不設備

四年遼乾亨元年春正月帝召樞密使曹彬問曰周世宗及

我太祖皆親征太原而不能克豈城壁堅完不可近乎

彬對曰世宗時史超敗於石嶺關人情震恐故師還太

祖頓兵甘草地中軍人多被腹疾因是中止非城壘不

可近也帝曰我今舉兵卿以為何如彬曰國家兵甲精

銳人心忻戴若行弔伐如摧枯拉朽耳帝意遂決宰相

續資治通鑑 卷九

薛居正等曰晉世宗舉兵太原倚契丹之援堅壁不戰

以致師老而歸及太祖破契丹於雁門關南盡驅其人

民分布河洛之間雖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得之不足

以關土舍之不足以為患願陛下熟慮之帝曰今者事

同而勢異且先帝破契丹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為今

日事也朕計決矣 丁亥命太子中允張洎著作郎句

中正使高麗告以北伐遣常參官分督諸州軍儲赴太

原庚寅以宣徽南院使潘美為北路都招討制置使命

崔彥進李漢瓊曹翰劉過各攻其城之一面遇以次當

攻其西面而西面直北漢主宮城尤險惡遇欲與翰易

地翰弗可遇必欲易之議久不決帝慮將帥不協乃諭

翰曰卿智勇無雙城西面非卿不能當也翰始奉詔

辛卯命雲州觀察使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西上

閻門使田仁朗閻門祇候供奉官劉緒案行太原城四

面壕寨閱視攻城梯衝器用 遼主聞宋師討太原歎

曰呼圖殊能料事朕與匡嗣慮不及此乃遣玳瑪舊作捷馬

改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

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 癸巳以樞

密直學士石熙載簽署院事簽署樞密院事自熙載始

致異宋史宰輔表作簽書蓋史臣避英宗諱追改非當

時本稱也端拱元年楊守一二年張遜景德元年馮拯

續資治通鑑 卷九

陳堯叟三年韓崇訓馬知節天禧四年曹瑋明道二年

王德用除簽署太平興國八年張齊賢王沔除同簽署

字今並改正 乙未宴潘美等於長春殿帝親授方略

以遣之時劉鋹及淮海王俶武寧節度使陳洪進等皆

與鋹因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

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挺為

諸國降王長帝大笑賞賜甚厚 丁酉命河北轉運使

侯陟與陝西北路轉運使雷德曠分掌東西路轉運使

事 癸卯新渾儀成司天監學生張思訓所搆也置文

明殿東南之鐘鼓樓以思訓為渾儀丞舊制日月晝夜

行度皆人運轉新制成於自然尤精妙焉 二月丁卯

北漢乞援於遼遼命南府宰相耶律沙為都統冀王塔

爾為監軍赴援又命南院大王色珍以所部從樞密副

使穆濟舊作抹只今改督之丙辰命宰相沈倫為東京留守

兼判開封府事宜徽北院使王仁贍為大內都部署樞

密承旨陳從信副之帝初即位謂齊王廷美曰太原我

必取之至是欲以廷美掌留務開封府判官呂端言於

廷美曰主上極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地處親賢當表率

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由是請行端餘慶弟也

甲子車駕發京師戊辰次澶州臨河主簿宋捷道旁

獻封事帝見其姓名喜曰我師捷矣即以爲將作監丞

續資治通鑑卷九

按異李攸宋朝事實作太僕寺丞宋捷掌出納行在軍儲迎調道左東都事略亦作太僕寺丞據苑則捷迎謂道左止官臨河主簿特擢將作監丞故襄陽間評譏其以姓名而竊爵祿也然談苑以爲北敵入遼太宗幸大名府方渡河而宋捷來獻封事則又屬誤記事略作駕次澶州固征劉繼元時事也今從長編酌書之

己巳次德清軍命行在轉運使河南劉侁勳兼句當北

面轉運使事遣均州刺史臨洺解暉尚食使折彥贊攻

隆州甲戌次邢州以唐州團練使曹光實知威勝軍

事光實入告願提一旅之眾奮銳先登帝曰資糧事大

亦足宜力也丙子以潞州都監陳欽祚知威勝軍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

遼主高麗書意謂北朝與遼以後務集勳業等語

宋紀十起居維軍開三月盡重光大荒落九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運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四年遼乾亨元年三月庚辰朔駐蹕鎮州命鄧州

刺史尹勳攻隆州隆州為北漢人依險築城以拒南師

者故先分兵圍之辛巳命鎮州馬步都監客省副使

齊廷瑛洛苑副使侯美分兵攻孟縣引進使汾州防禦

使田欽祚護石嶺關屯軍與都部署郭進不協敵至閉

壁自守去又不追蕃軍資以規利為部下所訟詔鞠之

續資治通鑑卷十

欽祚具伏癸未責授睦州防禦使仍護軍丙戌遼命

北院大王耶律希達舊作奚底今改伊實舊作乙今改王薩哈舊作合

改等以兵戍燕丁亥郭進破北漢兵於西龍門砦

戊子命六宅使侯繼隆攻沁州閣門祗候王傑攻汾州

侯傑弟也己丑遼命左千牛衛大將軍韓侗大同軍

節度使耶律善布舊作善補今改以本路兵援北漢壬辰復

命淄州刺史太原王貴攻沁州乙未遼耶律沙等至

白馬嶺前阻大澗遇郭進兵沙與諸將欲待後軍冀王

塔爾及穆濟舊作抹只今改以為急擊之便沙不能奪塔爾等

以先鋒渡澗未半進率騎奮擊大敗之塔爾等及其子

華格傳作注沙之子德琳傳作德令衮傳作令圖敬傳作

都敬詳衮傳作詳唐古傳作唐俱殘於陳沙等幾不能

出會耶律色珍傳作斜以救兵至萬弩齊發宋師乃退

沙穆濟僅以身免北漢主復遣間使齎蠟丸赴遼進捕

得之徇於城下城中氣始奪矣攷異遼史作丁命知

府州閑廐使折御卿監軍供奉官分兵攻嵐州 丙申

左飛龍使史業破北漢鷹揚軍攷異宋史作庚癸卯

河東城西面轉運使劉保勳為陝西北路轉運使代雷

德驤也德驤調發沁州軍儲後期詔劾德驤命保勳兼

領之 乙巳夏州李繼筠乞帥所部助討北漢 詔泉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二

州發兵護送陳洪進親屬赴關 夏四月己酉朔嵐州

行營與北漢軍戰破之庚戌孟縣降 以石熙載為樞

密副使 辛亥北漢駙馬都尉盧俊自代州馳狀於遼

告急遼人敗衄之餘不能再發兵救 辛酉德呼勒部

貢於遼 壬戌車駕發鎮州幸太原 折御卿克尙嵐

軍獲其軍使折令圖 甲子解暉等攻隆州西頭供奉

官袁繼忠武騎軍校許均先登陷之攷異宋史東都事

州今從 己巳折御卿克嵐州殺其憲州刺史郭翊獲

夔州節度使馬延忠 庚午帝至太原駐蹕於汾水之

東辛未幸城西面案視營壘攻具慰勞諸將以手詔諭

北漢主使降傳詔至城下守陣者不敢受 壬申夜漏

未盡帝幸城西督諸將攻城天武軍校荆嗣率眾先登

手刃數人足貫雙箭中手斫碎二齒帝見之亟召下

賜以錦袍鍔帶嗣罕儒兒孫也先是帝選諸軍勇士數

百人教以劍舞皆能擲劍於空中躍其身左右承之見

者無不恐懼會契丹遣使修貢賜宴便殿因出劍士示

之數百人袒裊鼓譟揮刃而入跳擲承接曲盡其妙使

者不敢正視及是巡城必令舞劍士前導各呈其技城

上人望之破膽帝每擐甲冑犯矢石指揮戎旅左右有

諫者帝曰將士爭效命於鋒鏑之下朕豈忍坐觀諸軍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三

聞之人百其勇皆冒死先登凡控弦之士數十萬列陳

於乘輿前蹲甲交射矢集太原城上如蝟毛焉捕得生

口云北漢主城中市所射之箭以十錢易一矢凡得百

餘萬聚而貯之帝笑曰此箭為我蓄也及城降盡得之

田欽祚在石嶺關恣為姦利諸不法事郭進屢以為

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陵侮進不

能堪癸酉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惜良久

優詔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命冀州刺

史牛思進為石嶺關部署思進有膂力嘗以彊弓挂於

耳以手引之令滿又負礮立二力士撮其乳曳之不動

軍中咸異焉 甲戌幸諸寨 乙亥幸連城視攻城諸

洞時李漢瓊率眾先登矢集其胸又中指傷甚猶力疾

戰帝促召至幄殿視其創傅以良藥帝欲親幸洞屋中

勞士卒漢瓊泣曰矢石注洞屋如雨陛下奈何以萬乘

之尊親往臨之若不聽臣請先死乃止 丁丑幸西連

城樓 五月己卯朔幸城西南隅夜督諸將急攻遲明

陷羊馬城北漢宣徽使范超來降攻城者疑其出戰禽

之以獻斬於纛下既而北漢盡殺超妻子梟其首投於

城外 北漢代州刺史劉繼文及盧俊奔於遼 改異九

繼文為前死長編引郭守文傳云繼元弟繼文據代州

依契丹以拒命守文討平之皆傳聞之失實當以遼史

續資治通鑑 卷十 四

為據十國春秋與遼史同 辛巳幸城西北隅北漢馬步軍都指揮

使郭萬超來降 改異萬超來降宋史本紀及十 壬午

帝幸城南謂諸將曰翼日重午當會於城中遂自草詔

賜北漢主夜漏上一刻城上有蒼白雲如人狀 改異九

宗駕至城下築連隄壅汾河灌城五月四日城東南隅

壞水入注夾城中繼元大恐自督眾負土塞之宋史及

東都事略俱不載 癸未幸城南督諸將急攻士奮怒

爭乘城不可遏帝恐屠其城因麾眾少還城中人猶欲

固守左僕射致仕馬峰以病臥家昇入見北漢主流涕

備言興亡之理夜漏上十刻北漢主乃遣客省使李勳

上表納款帝喜即命通事舍人薛文寶齎詔入城撫諭

夜漏未盡幸城北宴從臣於城臺受其降甲申遲明劉

繼元率其平章事李恂等素服紗帽待罪臺下詔釋之

召升臺勞問繼元叩頭曰臣自聞車駕親臨即欲束身

歸命蓋亡命者懼死劫臣不得降耳帝令籍亡命者至

悉斬之顧謂淮海國王錢俶曰卿能保一方以歸於我

不致血刃深可嘉也北漢平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

戶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兵三萬 改異遼史景宗紀云六

東都事略云太宗將至太原語侍臣曰我當以端五日

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元降果五月五日也長編

以太宗端午之期為前一日所語較事略為得其實合

載有命劉係勳知太原府 乙酉赦河東管内常赦所

不原者諸州縣僞署職官等竝令仍舊人戶兩稅特與

給復二年王師所不及處給復一年分命常參官八人

知忻代等州 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

并州徙僧道及民高貴者於西京 己丑以劉繼元為

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又以其臣李恂為殿中監馬

峯為少府監郭萬超為磁州團練使李勳為右衛將軍

餘授官有差 辛卯宴劉繼元及其官屬繼元獻其官

妓百餘人帝以分賜立功將校 乙未築并州新城送

劉繼元總麻以上親赴闕 丙申幸太原城北御沙河

門樓遣使分部徙居民於新并州盡焚其廬舍民老幼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五

趨城門不及死者甚眾 丁酉以行宮為平晉寺帝作
平晉記刻寺中廢隆州毀其城 庚子發太原丁未次
鎮州初攻固太原累月饋餉且盡軍士罷乏劉繼元降
人人有希賞意而帝將遂伐遼取幽薊諸將皆不願行
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崔翰獨奏曰此一事不容再
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甚易時不可失也帝悅即命樞
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時車載簿籍阻留任道兵房吏
張質潛計數部分軍馬及得簿籍校之悉無差謬 六
月庚申車駕北征發鎮州扈從六軍有不即時至者帝
怒欲置於法馬步軍都軍頭趙延溥遽進曰陛下巡幸

續資治通鑑 卷十

六

遼陸本以契丹為患今敵未殄滅而誅譴將士若舉後
圖誰為陛下勦力乎帝嘉納之 丙寅次金臺頓遼境
也丁卯帝躬擐甲胄率兵次岐溝關遼之東易州刺史
劉禹以州降雷兵千人守之東易州即岐溝關也遼北
院大王耶律希達統軍使蕭託古舊作託古今改伊實王薩哈
迎戰於沙河東西班指揮使衡水傅潛浚儀孔守正先
至擊之後軍繼至大敗希達軍生禽五百餘人 戊辰
帝次涿州判官劉原德宋史作原德以城降庚午次遼南
京之城南駐蹕寶光寺長編作已巳大鹽溝頓庚午遷
明次幽州城南宋史與長編同今從之 遼南院大王耶律色珍患南軍

之銳以希達新敗為南軍所易也取其青穢軍於得勝
口以誘敵帝麾兵擊之士皆鼓勇斬首千餘級色珍襲
其後宋師始卻色珍軍於清沙河北為南京聲援渤海
帥達蘭罕舊作提懶漢今改率部族來降以達蘭為渤海都指
揮使 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定國節度使宋渥攻其南
面河陽節度使崔彥進攻北面彰信節度使劉遇攻東
面定武節度使孟元詰攻西面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
幽州行府事遼南京權雷守韓德讓懼甚與知三司事
劉宏登城日夜守禦而城外招脅甚急人懷二心會迪
里都舊作錄林都今改都指揮使李扎勒燦舊作李扎盧存今改出降城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七

中益懼 遼御蓋郎君耶律學古聞南京被圍急救之
圍師方嚴乃穴地以進借韓德讓等整器械安反側隨
宜備禦志不少懈宋兵三百餘人乘夜登城學古戰卻
之益修守備以待援師 丙戌命殿中丞楊恭知涿州
以劉原德為右贊善大夫通判州事乙亥命八作副使
祁延朗知東易州 丁丑遼主始知南京之圍命南京
宰相耶律沙救之遣使責託果等曰卿等不嚴偵候用
兵無法遇敵即敗奚以將為特里衮舊作特里衮今改耶律休格
知事亟自請赴援遼主乃以休格代希達將五院軍並
發發與聞見近錄太宗皇帝自井門乘勝直赴幽燕敵

晚敵從之案宋人所謂浴悅指休格而言其請兵之事
遼史所未載也又江鄰幾雜志云太宗自并幸燕乘敵
無備契丹主方獵遁歸牙帳議棄燕薊以兵守松亭虎
北口而已裕悅請兵十萬救幽州契丹固志亦載之文
雖小異其為休格之自請則一也今酌書之
秋七月庚辰遼建雄節度使

劉延素來降壬午遼薊州知州劉守恩降 帝日督諸
將攻城而將士多怠桂州觀察使曹翰洮州觀察使米
信屯城之東南隅軍士掘土得蟹翰謂諸將曰蟹水物
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敵救將至之象又蟹者解也
其班師乎 癸未遼耶律沙以援師至戰於高粱河宋
師擊之沙敗奔會薄暮休格自間道馳至人持兩炬宋
師不測其多寡有懼色休格與色珍合軍分左右翼奮

續資治通鑑 卷十

八

擊休格被三創戰益力學古聞援師大集開門列陳四
面鳴鼓居民大呼聲震天地休格乘之宋師大敗帝乘
驢車南走按異東都事略云庚午次幽州甲申班師長
轉輸回遠復恐契丹來救遂詔班師車駕夕發命諸將
整軍徐還蓋宋人諱言敗也宋史作帝督諸軍大戰於
高粱河敗績休格創甚不能騎輕車追至涿州獲兵仗
差得其寶 符印糧饋貨幣不可勝計按異休格以創不能窮追宋
鄰幾雜記謂宋師已退或勸襲之裕悅曰受命救
幽薊已得之矣遂不復進此傳聞之誤今不取 丙
戊帝次金臺驛內供奉官眞定閻承翰馳奏歸師大潰
命殿前都虞候崔翰往撫之眾遂定按異王銍默記云
駕至幽州城下四
面攻城而師以手言不賞又使之平燕遂軍變太宗與
所親厚夜遁時錢假掌後軍有來報御寨已起者凡斬

六人度大駕已出燕京境上乃乘後軍徐行故鑿路得
脫不然後軍與前軍合又敵覺之則殆矣蓋一夜達旦
大駕行三百里乃脫皆假之功也案默記歸功於錢假
今從長編作崔翰撫定潰兵默記以為軍變則非也
戊子次定州 定難軍雷俊李繼筠率弟繼捧襲位

庚寅命崔翰及定武節度使孟元喆等雷屯定州彰
德節度使李漢瓊屯鎮州河陽節度使崔彥進等屯關
南得以假立從事帝謂諸將曰契丹必來侵邊當會兵
設伏夾擊之可大捷也 辛丑遼主以韓德讓等能安
人心捍城池賜詔褒獎以德讓為遼興軍節度使耶律
學古遙授保靜節度使為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耶律
沙等同在高梁河有功釋其敗軍之罪 遼主以邊境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九

用兵召前南院大王耶律塔爾問以政事塔爾鬚髯
然精力猶健遼主厚禮之未幾以病卒年七十九塔爾
卽所稱富民大王也遼人久而思之 守中書令西京
雷守石守信從征失律八月壬子責授崇信節度使兼
中書令 甲寅彰信節度使劉遇貶宿州觀察使 北
漢將劉繼業素驍勇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欲
生致之令繼元招之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
帝喜慰撫之甚厚復姓楊氏止名業授領軍衛大將軍
丁巳以業為鄭州防禦使按異李燾曰據國史楊業傳
乃云孤壘甚危業勸其上
降以保生聚繼元既降上遣中使召業得之喜甚以為
領軍大將軍師還乃除鄭州防禦使制辭云百戰盡力

一心無渝疾風靡摧迅雷同變知金湯之不保慮王石以俱笑定策乞降委質請命忠於所事善自為謀與九國志大不同案五代史垂勸繼元出降者但馬峰一人耳非楊業也若業勸降則當與繼元俱出見何用別道中使召乎然當時制辭不應優失事實又疑制辭意有所在故特云爾今定從東都事略及宋史

癸亥命潘美屯河東三交口 初武功郡王德昭從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或有謀立王者會知帝處乃止帝微聞其事不悅及歸以北征不利久不行太原之賞議者皆謂不可於是德昭乘間入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惶恐還宮謂左右曰帶刀乎左右辭以宮中不敢帶德昭因入茶酒閣拒戶取割果刀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邪

續資治通鑑 卷十

十

追封魏王諡曰懿子五人從宋史 是月詔作太清樓 九月乙酉命內衣庫使張紹勅南作坊副使李神祐等率兵屯定州 庚寅

以戶部郎中侯陟為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權中丞始此 丙午遼南京畱守燕王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格南伐以報圍燕之役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劉廷翰帥眾禦之先陳於徐河崔彥進潛師出黑蘆隄北緣長城口銜枚躡敵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先是帝以陳圖授諸將俾分為八陳及軍次滿城遼師大至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東西亘野不見其際翰

等方案圖布陳陳相去各百步士眾疑懼略無鬪志廷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耳今敵騎若此而我師星布其勢懸絕彼若乘我將何以濟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違令而獲利不猶愈於辱國乎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廷進曰倘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翰等猶以擅改詔旨為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貴適變安可預定違詔之罪繼隆請獨當之翰等意始決於是改為二陳前後相副先遣人詐約降匡嗣信之休格曰彼眾整而銳必不肖屈此誘我耳宜嚴兵以待匡嗣不聽俄而宋師鼓譟塵起漲天匡嗣倉猝

續資治通鑑 卷十

十一

不知所為遂敗績潰兵悉奔西山投坑谷中追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獲馬千餘匹生禽其將三人俘老幼三萬戶及兵器軍帳甚眾匡嗣棄旗鼓遁回餘眾走易州獨休格整兵而戰徐引遼主怒匡嗣數以五罪曰違眾深入一也行伍不整二也棄師鼠竄三也偵候失機四也捐棄旗鼓五也即令誅之皇后力救得免以休格總南面戍兵 冬十月庚午鎮州捷書聞帝手詔褒之 乙亥齊王廷美進封秦王宰相薛居正加司空沈倫加左僕射盧多遜兼兵部尚書樞密使曹彬兼侍中文武官預平太原者皆遷秩有差初行賞功之典也 十

一月戊寅遼主宴賞休格等及有功將校 遼南院樞密使兼政事令郭襲以遼主數游獵上書諫曰晉唐高祖好獵蘇世長言不滿十旬未足為樂高祖即日罷史稱其美伏念聖祖勦業艱難宵旰不懈穆宗逞無窮之欲不恤國事天下愁怨陛下繼統海內翕然望中興之治十餘年閒征伐未已瘡痍未復正宜恐懼修省以懷永圖乃聞恣意游獵甚於往日萬一有銜縻之虞悔將何及況南有疆敵伺隙而動聞之得無生心乎伏願節從禽酣飲之樂為社稷生靈計遼主嘉善之而不能帝以楊業老於邊事癸巳命知代州兼三交駐泊兵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三

馬部署 辛丑日南至遼改元乾亨大赦乾亨改元在開寶七年至是年為乾亨六年遼主初之為乾亨九年與遼史異秦國志撥拾而成多傳聞之誤今從遼史初西南夷不供朝貢刑部郎中許仲宣為西川轉運使親至大渡河諭以順逆夷人皆率服在職逾三歲會有言仲宣當江表用兵時乾沒官錢者是月召還令御史臺盡索財計簿鈎校歲餘而畢卒無欺隱乃以仲宣為嶺南轉運使仲宣有心計江表用兵軍中需索百端皆預儲蓄無闕曹彬怪之嘗夜攻城取陶器數萬事分給攻城卒然燈自照仲宣已預料置如其數付之其才幹類此 十二月乙卯遼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降

封秦王遙授晉昌軍節度使壬戌上京留守蜀王道隱遷南京留守道隱號令嚴肅雖疆場多虞而民獲安業尋進封荆王 是冬遼主駐南京命宰相室昉監修國史

五年遼乾亨二年春正月丙子朔遼封皇子隆緒為梁王隆慶為恆王隆緒幼喜書翰十歲能詩遼主屬意焉 庚辰詔宣慰河東諸州 帝既平太原還自范陽得汾晉燕薊之馬凡四萬二千餘匹壬午置天駟監於景陽門外左右各二以左右飛龍使為左右天廐使閑廐使為崇儀使內廐馬既充初始分置諸州牧養 丁亥遼以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三

特里衮休格為北院大王前樞密使賢適封西平郡王 庚寅以禮部侍郎漢州程羽為文明殿學士班樞密副使下文明殿學士即端明殿學士也殿名早改職名之改自羽始 癸卯命右衛將軍史珪鑿尉氏新河九十里 二月丙午京西轉運使程能上言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多有不均望下諸路轉運使定為九等上四等戶量輕重給役下四等戶並與免除詔令轉運使躬親詳定勿復差官 戊申改南辨州曰化州 戊辰遼主如清河 三月丁亥遼西南面招討副使耶律旺陸舊作王太尉華格 舊作化遣人獻克項俘 後遼史屬六今改

年党項之叛介 戊子左監門衛上將軍劉銀卒贈太

師追封南越王後一日今從長編 癸巳楊業敗遼師

於雁門殺其駙馬侍中蕭多囉舊作咄 獲都指揮使李

重誨 閏月甲寅覆試權知貢舉程羽等所奏合格進

士得銅山蘇易簡等百一十九人又得諸科五百三十

三人並分第甲乙賜宴始有直史館陪坐之制進士第

一等授將作監丞通判藩郡次授大理評事諸令錄事

諸科授初等職事及判司簿尉事劉昌言顏明遠張觀

樂史等四人皆以見任官舉進士帝惜科第不與特授

近藩掌書記 辛未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卒其子延

續資治通鑑 卷十 西

祿自稱留後遣使修貢夏四月丁丑詔贈元忠燉煌郡

王授延祿歸義節度使 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

璉及其父部領皆死璉弟璿尚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

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劫遷璿於別第舉族禁錮

之代總其眾 襄陽縣民張巨源五世同居內無異爨

戊子詔旌表門閭巨源嘗習刑名書特賜明法及第

遼主清暑燕子城 初劉繼元降帝令殿前都虞候武

泰節度使崔翰先入慰諭仍禁俘略之物無得出城時

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冒禁出城翰呵止之廷美怨遂

讒於帝壬辰翰罷為感德節度使 詔塞汾河晉祠水

灌太原墮其故城 是月初以禮賢宅賜錢俶俶獻白

金三百斤為謝 命有司定品官贖罰之令 五月丁

卯作端拱樓 是月遼地大雷火乾陵松 六月己亥

以江州白鹿洞主明起為蔡州襄信縣主簿白鹿洞在

廬山之陽常聚生徒數百人江南後主時割善田數十

歲取其租廩給之選太學通經者授以它官俾領洞事

日與諸生講誦至是起建議以其田入官故齋命之白

鹿洞由是漸廢 遼宋王喜袞復謀反囚於祖州 太

常博士侯仁寶益之子也居洛陽有大第良田優游自

適不欲親吏事其妻趙普妹也普為宰相仁寶得分司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五

西京盧多遜與普有隙普罷相因白帝以仁寶知邕州

凡九年不得代仁寶恐因循死嶺外乃上疏言交州主

帥被害國亂可取願乘傳詣闕面奏帝大喜令馳驛召

之多遜言先召仁寶必泄其謀不如授仁寶以飛輓之

任令經度其事帝以為然秋七月丁未以仁寶為交州

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等為邕州路兵馬

都部署寧州刺史劉澄等為廉州路兵馬部署水陸並

進以討之 己巳濟州言金鄉縣民李延家自唐武德

初同居至今近四百年世世結廬守墳墓詔旌其門賜

以粟帛 戊午遼旺陸等復獻党項俘 八月甲戌宣

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瞻密奏近臣戚里多遣親信市
竹木秦隴開聯巨筏至京師所過關渡矯制免算既至
厚結執事者悉官市之倍取其直帝怒以三司副使范
旻戶部判官杜載開封府判官呂端屬吏旻載具伏罔
上為市竹木入官端為秦王府親吏喬璉請託執事者
已丑貶旻房州載歸州端商州皆為司戶參軍因詔自
今文武職官不得輒入三司公署及不得以書札往來
請託公事 戊戌幸錢椒第視疾賜資甚厚 九月甲
辰史館上太祖實錄五十卷 詔有司徧告百官凡遇
朝會皆務恭虔每內殿起居日即須踧踖趨門雍容就

續資治通鑑 卷十

六

列稍不端謹便當劾奏 冬十月辛未朔遼主命巫者
祠天地及兵神辛巳將南侵祭旗鼓癸未遼主次南京
帝將巡北邊己丑詔自京師至雄州發民除道修頓
庚寅遼主次固安己亥自將圍瓦橋關十一月庚子
朔南師夜襲遼營遼節度使蕭幹詳袞耶律赫德舊作痕德
改今戰卻之 黎桓遣牙校齋方物來貢仍為丁璿上表
自言徇將吏軍民之請已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真
命時孫全興等出師既遠時帝察其意止欲緩兵寢而
不報 壬寅遼北院大王休格禦宋師於瓦橋東守將
張師突圍出遼主親督戰休格躍馬入陳斬師餘眾披

靡退入城戊申南師陳於水南欲戰遼主以休格馬介
獨黃慮為敵所識亟命以玄甲白馬易之休格遂率精
騎渡水奮擊南師大敗追至莫州橫屍徧野生禽數將
以歸遼主賜以御馬金盞勞之曰卿勇過於名若人人
如卿何憂不克改異耶律休格契丹國志作耶律遜寧
疑遜寧迺其漢名故遼主哀其勇過於
名也又國志以是役為 丙午以秦王廷美為東京副
守宣徽北院使王仁瞻為大內都部署樞密承旨陳從
信副之己酉詔巡北邊壬子發京師癸丑次長垣縣關
南言大破契丹萬餘眾斬首三千餘級即以河陽節度
使崔彥進為關南兵馬都部署 丙辰遼主引兵還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七

戊午駐蹕大名府 開寶末右補闕賈偁為開封府判
官與推官賈琬同事帝賈能先意希旨偁常疾之帝與
諸王宴射賈侍帝側稱贊德美詞多矯誕偁叱之曰賈
氏子巧言令色豈不愧於心哉坐皆失色帝亦為之不
樂因罷會白太祖出偁為彰義節度判官至是帝思見
偁促召至行在癸亥以偁為比部郎中時方議北征偁
因抗疏請還都休士養馬徐為後圖帝悅其言及至自
大名以偁為樞密直學士偁儀之弟也 乙丑遼主至
南京十二月庚午朔拜休格為裕悅大饗軍士 甲戌
帝畋近郊因閱武賜禁軍校及衛士襦袴時禁盜獵有

衛士獲虜違令當死帝曰我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命釋其罪 丁丑以楊業領雲州觀察使知代州事業自雁門之役遼人畏之每望見業旗即引去主將屯邊者多嫉之或潛上謗書斥言其短帝皆不問封其奏以付業 帝因遼師遯遂欲進攻幽州戊寅以劉遇充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田欽祚為都監曹翰充幽州東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趙延溥為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蒙等事之可否昉等請養驍雄廣積儲寬諸期歲之閒用師未晚帝漢納其說即下詔南歸 命曹翰部署修雄霸州平戎破魯乾寧

續資治通鑑 卷十

大

等軍城池開南河自雄州達莫州以通漕運築大隄以捍水勢調役夫數萬人於北境伐木以給用先是遼人南侵必舉城煙翰分遣人舉煙境上敵疑有伏即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負擔而還大濟用度數旬功畢召歸潁州 庚辰車駕發大名乙酉至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戎翟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寨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如是則邊鄙寧寧運滅河北之民獲休息矣然後務農積穀以實邊用敵

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有投諸死地而為寇哉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疆弱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內安本固則遠人斂衽而至伏望審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偽命日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諸州有不便於民者委長吏聞奏使天下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也 先是遼土產多銅始造錢幣太宗置五治太師以總四方鐵錢石晉又獻沿邊所積錢以備軍實是歲遼主以舊錢不足於用始鑄乾寧新錢

續資治通鑑 卷十

卷十

九

六年 遼乾亨 春正月癸卯以保塞軍為保州梁門口寨為靜戎軍 乙巳詔諸路轉運使下所屬州令長吏擇見任判司簿尉之清廉明幹者具以名聞當以次引對授知縣之任 辛亥易州破遼兵數千人 是月遣八作使郝守濬等分行河道抵遼境皆疏導之又於清苑界開徐河雞距河五十里入白河由是關南之漕悉通濟焉 二月癸巳詔曰京朝官釐務於外者咸給以御前印紙令書治迹而主司不能彰明臧否但以細碎之事混淆其閒非所以副朕詳求之意也自今尋常之務非課最者不得書為勞績其殿犯無有所隱 丙子遼

主東還己丑復如南京 丁酉令羣臣居喪被詔起復者須率哭朝謁其俸料自詔下日給之 三月己酉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德芳薨年二十三贈中書令追封岐王謚康惠 癸丑詔諸路轉運使察部下官吏有罷輒不勝任怠惰不親事及贖貨擾民者條其事狀以聞當遣使案鞫其清白自守幹局不苛亦以名聞必加殊獎 交州行營言破賊軍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時侯仁寶率前軍先發孫全興等頓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并軍由水路抵多羅邨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續資治通鑑 卷十 三

遂為所害時諸軍冒炎瘴人多死者轉運使許仲宣馳奏仁寶戰歿且乞班師不待報即以兵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醫藥謂人曰若俟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廣野矣乃上章自劾詔書嘉納之就劾澄等會王候病死澄與賈湜竝戮於邕州市徵全興下獄伏誅贈仁寶工部侍郎官其二子 遼以秦王韓匡嗣為西南面招討使 夏四月詔諸州大獄長吏不親決胥吏有緣為姦逮捕證左滋蔓逾年而獄未具自今長吏每五日一慮囚情得者即決之帝不欲天下有滯獄乃建三隄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三十日小事十日不須追捕而易

決者無過三日又詔囚當訊掠則集官屬同問勿委胥吏撈決 辛未幸太平興國寺禱雨 罷湖州織羅放女工五十八人 五月癸丑令內侍省細仗內先衣黃者並衣碧吏部黃衣選人改為白衣選人 遼喜袞既囚丙午遼上京漢軍亂欲劫立喜袞以祖州城堅不得入立其子哥禮壽上京畱守除室禽之畱禮壽旋伏誅逾年始賜喜袞死 己未雨降死罪囚流以下釋之 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居正性寬簡不好苛察自參政至為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終不替因服丹沙遇毒方奏事疾作輿歸遂卒居續資治通鑑 卷十 三

正無子養子惟吉素無行於是帝臨其喪出涕其妻出拜喪側帝存撫數四因問不肖子安在頗改節否惟吉伏喪側驚懼不敢起自是盡革故態稍涉獵書史親賢士帝知其修飭數委以大藩所至稱治累遷左千牛衛大將軍遭母喪故事卒哭當起復惟吉懇求終制優詔不許時論異之 秋七月丙午帝將大舉伐遼遣使賜渤海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以相與然渤海竟無至者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發其遼史不觀今從宋史 壬寅以左拾遺直史館嘉州田錫為河北南路轉運副使自盧多遜專政羣臣

章表不先稟多遜則有司不敢通又諫官上章必令閣門吏依式書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錫貽書多遜請免書狀多遜不悅乃出之錫因入辭直進封事言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略曰賞不逾時國之令典頃歲王師薄伐克平太原未賞軍功逮茲二載請因郊禋耕籍之禮議平晉之功而賞之駕馭戎臣莫茲為重此要機也（攷異案四年十月已行太原之賞錫今猶以為言或賞未備及故也）交州瘴海之地得之如獲石田願陛下無屯兵以費財此大體之一也邇來諫官廢職給事中不敢封駁遺補亦不貢直言起居郎舍人不得升陞紀言動御史不能彈奏中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三

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臣意其各有所蓄欲待顧問望因清燕召而詢求俾盡惻誠以觀器業又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陛下擇才而任之使各司其局此大體之二也朝廷闕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無應事郎曹無本局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廊禮部試士或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邪望別修省寺用列職官此大體之三也每於衢路見囚荷鐵枷不覺自駭隆平之時將捨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矣此大體之四也帝嘉其言降詔褒諭仍賜錢五十萬或謂錫今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

竭且天植其性豈一賞可奪邪至河北復驛書言邊事略曰今北鄙驛驛蓋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捷於捕斬小勝為功起釁召戎實由此始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還所俘掠許通互市使河朔之民得務農業不出五載可積十年之儲又曰國家圖燕以來兵連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愛願陛下精思慮決取舍無使曠日持久 丙午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建隆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京朝官除兩省御史臺自少卿監以下奉使從政於外受代而歸者並令中書舍人開封郭贊等攷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

續資治通鑑 卷十

三

下闕員類能擬定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太子太保趙普奉朝請累年盧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攷異曰普遷太子太保史實錄百官表並不記太宗所授神道碑云既靜妖氛愛草爵賞蓋普從征晉陽以功遷秩也當在太平興國四年冬十月行狀則普子承宗娶燕云三年郊祀後遷太子太保今從行狀）普子承宗娶燕國長公主女承宗適知潭州受詔歸闕成婚禮未逾月多遜白遣歸任普由是憤怒會如京使大名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還復密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幸所沮因備言昭憲顧命及先朝自恕之事帝於宮中訪得普前所上章并發金匱得普書遂大感悟即畱承宗京師召

普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非矣
辛亥以普為司徒兼侍中 帝之始即位也命廷美尹
開封德昭德恭並稱皇子外議皆謂帝將以次傳位及
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繼天廷美始不自安它日帝嘗以
傳國意訪之普普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邪普復
入相廷美遂得罪凡廷美所以得罪則普之為也建隆
遺事所載杜太后顧命李燾謂其言多鄰近已駁正之
矣然仍於趙普復位兼載太后傳位之意是疑未能定
矣以事理度之全置普書非外人所得見太宗甫即位
而即以廷美尹京用以代已當時外廷揣度必有兄弟
迭傳太位之說太宗當有所聞故以問趙普也廷美之
陰謀事無左證特以地處危疑為眾人所屬目太宗已
懷猜忌普復從而媒孽之故 是日以樞密副使刑部
禍不旋踵耳今就長編刪正

續資治通鑑 卷十 十

侍郎洛陽石熙載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用文資正官
充樞密使自熙載始也 壬子秦王廷美乞班趙普下
從之 詔中外文武官並得上書直言 丙辰知易州
白繼賢敗遼兵於平塞寨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聖祖皇帝御製續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十一

宋紀十一 起重光大荒落十月盡 昭陽協治九月凡二年

太宗至仁應運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六年 遼乾亨三年 冬十月癸酉羣臣奉表加止尊

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

之 庚辰詔自今下元節宜如上元並賜休假三日著

於令 甲午蘇州太一宮成先是方士言五福太一天

之貴神也行度所至之國民受其福以數推之當在吳

越分故令築宮以祀之 是月遼主如蒲瑰坡 十一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一

月丁酉監察御史張白坐知蔡州日假官錢羅羅乘市

甲辰改武德司為皇城司帝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

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

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為耳目竊為陛

下不取帝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會赦復官 庚

戌親饗太廟辛亥郊大赦御乾元殿受冊尊號內外文

武加恩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乞當郊勿赦且引諸葛

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帝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

開拓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

道劉備區區一方用心無足師法帝然其對赦宥之文

遂定自後郊故不書 遼以南院樞密使郭襲為武定軍節度

使十二月以遼興軍節度使韓德讓為南院樞密使

先是諸州罪人皆錮送闕下道路非理死者十常六七

張齊賢上言罪人至京請擇清彊官慮問若顯負沈屈

則量罰本州官吏令只遣正身家屬別俟朝旨齊賢又

言刑獄蘇簡乃治道張弛之本于公陰德子孫則有興

者況六合之廣能使獄無冤人豈不福流萬世州縣胥

吏皆欲多禁繫人或以相窮為名恣行追擾租稅逋欠

至少而禁繫累日遂至破家請自今外縣罪人令五日

一具禁放數白州州獄別置籍長吏檢察三五日一引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二

問疏理月具奏上刑部閱視其禁人多者命朝官馳往

決遣若事涉冤誣故為淹滯則降黜其本州官吏或終

歲獄無冤滯則刑部給牒得替日較其課旌賞之齊賢

勤恤民弊務存寬大行部遇投訴者或召至傳舍榻前

與語多得其情偽江南人久益思之

七年遼乾亨四年春正月甲午朔不受朝而羣臣詣閣稱賀

己亥遼主如華林天柱 壬寅詔翰林學士承旨李

昉等詳定士庶車服喪葬制度付有司頒行違者論其

罪 甲寅以右衛大將軍侯贊知靈州贊既至案視蕃

落犒以牛酒戎人悅服部內甚治在朔方凡十年帝知

其久次而難其代者贊竟卒於治所 二月丙寅以江

州星子縣為南康軍 宣徽北院使判三司王仁贍掌

邦計幾十年恣下吏為姦怙恩固寵莫敢發者左拾遺

判句院南昌陳恕以不畏彊禦自任入朝具奏帝詰之

恕詞辨蜂起仁贍屈伏帝怒甚辛未仁贍罷為右衛大

將軍判句院兵部郎中宋琪度支判官兵部郎中雷德

讓鹽鐵判官兵部郎中奚嶼並責本曹員外郎以給事

中侯陟右正諫大夫王明同判三司同判三司自此始

癸酉改仁贍為唐州防禦使月給俸錢三十萬以勳舊

稍異之也仁贍怏怏成疾數日卒 是月復徙并州於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三

三交寨即以潘美為并州都部署 三月癸巳朔日有

會之後異遼史不書是年日會今從宋史 乙未遼主以清明節與諸王

大臣較射宴飲 金明池水心殿成帝將泛舟往游或

告秦王廷美欲乘間竊發癸卯罷廷美開封尹授西京

留守 丁未命正諫大夫李符權知開封府 壬子賜

秦王廷美西京甲第一區 夏四月甲子以左正諫大

夫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贊並守本官參知政

事帝謂偁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念藩邸之舊

臣出於際會帝曰非也乃汝嘗面折賈琬賞卿之直爾

以如京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兼樞密院使翰林

副使洛陽楊守一政異宋史楊守一傳作翰林學士據東都事略則係翰林副使也邵二雲云永樂大典所載宋史亦作翰林副使乃知今本宋史係校書者不諳官制誤改副使爲學士耳爲東

上閤門使充樞密都承旨守一卽守素也與禹錫同告

秦王廷美陰謀故賞之樞密承旨加都守自守一始

乙丑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信及禁軍列校范廷召

等貶責有差皆坐交通秦王廷美及受其私賄故也廷

召棗彊人 丙寅以兵部員外郎宋琪通判開封府京

府通判自琪始 趙普既復相盧多遜益不自安普屢

諷多遜引退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與

秦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帝怒戊辰責授多遜兵部尚

書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堂吏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

吏王繼勳樊德明趙懷祿閻懷忠等命翰林學士承旨

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膳部郎中兼御史知雜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四

嬖頗能言京邑舊事多遜因與語嬖固不知爲多遜也

多遜曰嬖何自來乃居此嬖頓蹙曰我本中原士大夫

家有子任某官盧某作相令枉道爲某事吾子不能從

其意盧衙之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未周歲骨肉相繼

淪沒惟老身流落山谷今僑寄道旁非無意也彼盧相

者蠹賢怙勢恣行不法終當南竄幸未死閒或可見之

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己卯詔秦王廷美男女並發遣

往西京就廷美安泊 命客省使翟守素權知河南府

屬歲旱艱食民多爲盜帝憂之守素既至漸以寧息

庚辰左僕射平章事沈倫罷爲工部尚書帝以多遜包

藏逆節倫與同列不能覺知故有是責倫清介謹厚每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五

車駕出多令居守在相位口值歲饑鄉人貸粟千斛盡

焚其券然當國十年無所建明搢紳少之 是月遼主

自將南侵戰於滿城敗績守太尉希達里中流矢死統

軍使耶律善布爲伏兵所圍樞密使色珍救之獲免遼

主以善布失備杖之五月遼主還師 甲戌宰相趙普

等以帝親決庶獄察見微隱相率稱賀帝嘗謂趙普曰

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漢拱殿疑誰敢犯顏言

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任喜怒爲刑賞豈

能得天下之心哉 辛丑崔彥進敗遼兵於唐興 己

西夏州畱後李繼捧來朝獻其銀夏綬宥四州夏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繼捧至帝甚喜之 辛亥三交行營言潘美敗遼兵於雁門迫破其壘三十六未幾府州折御卿破遼兵於新澤岩獲其將校百餘人於是遼三道之師俱敗 癸丑詔諸州長吏今粟麥將登宜及時儲蓄其告諭鄉民常歲所入不得以食犬彘及多為酒醪嫁娶喪葬之具竝從簡儉少年無賴輩相聚捕博飲酒者鄰里共執送官 趙普以秦王廷美請居西洛非便教知開封府李符立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它變丙辰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六

庚申以崇化副使閻彥進知房州監察御史袁廓通判軍州事各賜白金三百兩 詔禁投匿名書告人罪及作妖言誹謗惑眾者嚴捕之置於法其書所在焚之有告者賞以緡錢 詔京朝官出使所給印紙委本屬以實狀書不得增減功過阿私罔上其關涉書攷之官悉署姓名違者論其罪 是月陝州蝗太平州雨雹傷稼 遼主清暑於燕子城 初帝以字學諱外欲刪正之或薦趙州隆平主簿成都王著書有家法乃召為衛尉寺丞史館祇候令詳定篇韻六月甲戌遷著作郎充翰林侍書帝聽政之暇每以觀書及筆法為意嘗遣中

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盡善也帝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荅如前仁睿詰其故著曰帝王始學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畱心矣久之復以示著著曰功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善規益如此 乙亥遣使發李繼捧總麻已上親赴闕其族弟繼遷奔地斤澤以叛繼遷勇悍有智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落使畱居銀州聞宋使者至乃詐言乳母死出葬於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入於地斤澤出其祖思忠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者日眾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置譯經院 秋七月甲午以皇子德崇為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封衛王德明為檢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七

校太保同平章事封廣平郡王 建徐州下邳縣為淮陽軍 冀州團練使牛思進護江南屯田以老病不任事疏求解官乙未授思進右千牛衛上將軍 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高懷德卒贈中書令追封渤海郡王 癸卯幸譯經院盡取禁中所藏梵夾令西僧天息災觀藏錄所未載者翻譯之 王子工部尚書沈倫以左僕射致仕 原撰宋史本紀作乙卯今從長編 八月庚申朔太子太師王溥率溥性寬厚喜汲引後進所薦至顯位者甚眾父祚以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祚不命退溥不敢退至是卒年

六十一帝輟朝二日贈侍中諡文獻 涪陵縣公廷美
既出居房州趙普恐李符泄漏其言乃坐符用刑不當
癸亥責符為寧國軍司馬 罷劔南權酷以知益州工
部郎中辛仲甫言其擾民也已卯從鹽鐵使王明之請
罷川峽諸州官織錦綺 遼主如西京 九月庚子遼
主幸雲州甲辰獵於祥古山不豫南院樞密使韓德讓
不俟召率其親屬赴行帳白皇后易置大臣王子遼主
次焦山殂於行在年三十五諡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德
讓與耶律色珍承遺詔以長子梁王隆緒嗣位年甫十
二皇后稱制決國政后泣曰母寡子幼族屬雄壯邊防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八

未靖柰何德讓與色珍進曰信任臣等何慮之有德讓
總宿衛事后益寵任之又引契丹本傳以為在三月蓋
傳聞之誤今從 癸丑權知高麗國王治遣使來貢方
物且言其兄仙歿求襲位旋許之發異宋史本紀作十
二月今從長編繫於
九 新作尚書省於孟昶故第 帝以諸道進士猥雜
或挾書假手僥倖得官所至多觸憲章詔所在貢舉等
州自今長吏擇官攷試合格許薦送仍令禮部自今解
貢舉人依吏部選人例每十人為保有行止逾違它人
所告者同係連坐不得赴舉 冬十月己未朔遼主始
臨朝辛酉羣臣上尊號曰昭聖皇帝尊皇后為皇太后

天赦以南院大王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
裕悅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奚王壽寧副之同政事門
下平章事蕭道寧領本部軍駐南京 癸亥詔河南吏
民不得鬪出邊關侵撓略奪違者論罪有羊馬牲口者
還之帝嘗謂近臣曰朕每讀老子至佳兵者不祥之器
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王者雖以
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廢觀書意欲
酌前世成敗而行之以盡損益也 乙丑遼主如顯州
壬申河決武德縣調臨河民租 己卯左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實偁率贈工部尚書帝自臨哭將以翼日大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九

宴詔罷之 癸卯行乾元歷冬官正吳昭素所上也帝
親為制序優賜昭素等束帛 十一月甲午遼置乾州
已酉以李繼捧為彰德軍節度使 禁民喪葬作樂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發異遼史不 遼遣耶律
蘇薩舊作速 蘇薩舊作速 蘇薩舊作速 蘇薩舊作速
論朝政得失不報 兩浙轉運使高冕條上舊政不便
者百餘事詔兩浙通賦及錢氏無名措斂悉除之一帝
好訪詞學之士得須城趙鄰幾擢掌制誥纔數月李楊
守一薦萊州單貽慶由主簿召對稱旨授著作佐郎直
史館會遣監察御史李匡源使高麗以貽慶為副貽慶

以母老辭乃命國子博士雍邱孔維代之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喜曰今日復見中國夫子也 甲子遼達喇干國語解云達喇干縣官也

迺曼實醉言宮掖事法當死杖而釋之後吳東都事略云太后雅雅克

與耶律隆運通遣人緝殺其妻又幸醫工迪里始有私議其醜者輒殺之隆運即韓德讓也案承天在遼稱賢

后事略所載蓋敵國詆毀之詞又契丹國志云隆運在景宗朝翼決庶政帝后少年有碎陽之幸又云自南北

通和後太后年齒漸衰隆運有碎陽之幸龍幸終始朝臣莫及焉是契丹國中固有諂言矣今唯以遼史為據

載不 辛未遼南面招討使秦王韓匡嗣卒匡嗣先以喪師獲罪太后以其子德讓故遣使臨弔賻贈甚厚後追

贈尚書令 庚辰右驍衛上將軍楚昭輔卒贈侍中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

知桐廬縣太常寺太祝昇州刁衍上疏言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今乃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於務役最非其宜

神皋天子所居豈可使流囚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畱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

市與眾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行法用刑之所乞自今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杖不以大小皆以付御史

廷尉又或犯劫盜凶命罪重者則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愚民昧於刑憲迫於衣會偶然為惡義不及它被其

慘毒實傷風化亦望減除至於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并詔天下悉禁止之帝覽疏甚悅降詔褒荅 閏月

戊子朔豐州與遼兵戰破之獲其天德節度使蕭太辛亥詔赦銀夏等州常赦所不原者 諸州置農師

八年遼統和元年春正月戊午朔遼主以大行在殯不受朝

遼景宗之弟質睦在烏庫部貶所嘗賦放鶴詩太后

知之以遺詔召還太后命賦芍藥詩稱旨乙丑復封寧

王加宰相室昉等恩 甲戌遼荆王道隱奉輟朝三日

追封晉王道隱世宗之弟也 丙子遼以裕悅休格為

南京畱守仍賜南面行營總管印總邊事 先是帝念

遼戍勞苦月賜士卒白金軍中謂之月頭銀鎮州駐泊

都監弼德超因乘閒以急變聞於帝云曹彬乘政久得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一

士眾心臣適從塞上來戍卒皆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微

曹公我輩當餓死矣又巧誣以它事帝頗疑之參知政

事郭贊極言救解不聽戊寅彬罷為天平節度使兼侍

中 己卯以東上閣門使開封王顯為宣徽南院使弼

德超為北院使並樞密副使顯初隸殿前為小吏至是

召顯謂曰卿家本儒遭亂失學今典掌樞機固無暇博

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牆矣 辛巳遼蘇

陸獻準布之俘旋下詔褒美命進討党項諸部 壬午

遼涿州刺史安吉奏宋築城河北命畱守裕悅休格撓

之勿令就功 甲申遼西南面招討使韓德威奏党項

十五部侵邊以兵擊破之 丁亥遼樞密使兼政事令

室昉以年老請解兼職不許室昉進尚書無逸篇以諫

太后聞而嘉之 二月戊子朔日有會之（改）遼史失

載二月朔日遼禁所在官吏軍民不得無故聚眾私

語及冒禁夜行違者坐之韓德讓用事故也 己丑遼

南京奏聞宋多聚糧邊境太后命畱守休格嚴為之備

甲午遼葬景宗皇帝於乾陵丙申太后詣乾陵置奠

命繪近臣於御容殿 辛丑遼南京統軍使善布奏宋

邊七十餘邨來附太后命撫存之 乙巳遼蘇蔭奏党

項之捷慰勞之 戊申遼以特里袞舊作楊華格舊作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三

今改為北院大王諸里舊作解為南府宰相 辛亥遼主

如聖山遂謁三陵 三月己未遼主次獨山遣使資西

南面有功將士 辛酉遼以大父房太尉哈噶寧舊作

寧今為特里袞 癸亥以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宋琪

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改）宋史東都事略俱作庚

亥今始分三司為三部各置使右諫議大夫同判三

司王明為鹽鐵使左衛將軍陳從信為度支使如京使

郝正為戶部使帝嘗語宰相曰三司官吏奏事朕前紛

紕異同此固不為私事但迭執偏見不肯從長商度朕

每以理開諭若帝王躁暴豈能優容朕於臣下務在獎

護才用優劣一一可見隨其器能各加任使奏對之際

無不假以辭色善惡兼聽未嘗峻折之也宋琪曰人之

才用罕有兼備陛下聰明照臨短長俱露或又初見天

威內懷懼懼若不賜之辭色何由畢其懇誠先帝晚年

稍傷嚴急聖心深鑒事理曲盡物情臣下幸甚 甲子

遼主駐遼河之平淀 己巳諸王及皇子府初置諮議

翊善侍講等官以著作佐郎姚坦國子博士邢昺等為

之坦昺皆濟陰人也 丙子御講武殿覆試禮部貢舉

人擢進士長沙王世則以下百七十五人諸科五百一

十六人並賜及第進士五十四人諸科百十七人同出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三

身始分甲賜宴瓊林苑後遂為久制（改）李壽曰登科

國史志分第甲 辛巳遼以國舅同平章事蕭道寧為

遼興軍節度使仍賜號忠亮佐理功臣 壬午遼以青

牛白馬祭天地 詔虔信饒三州歲市鉛錫為錢從轉

運使張齊賢請也齊賢初為江南西路轉運副使訪知

饒信虔州山谷產銅鐵鉛錫之所又求前代鑄法惟饒

州永平監用唐開元錢料堅實可久由是定取其法歲

鑄五十萬貫凡用銅八十五萬斤鉛三十六萬斤錫十

六萬斤齊賢請闕面陳其事詔既下有言新法增鉛錫

多者齊賢固引唐初舊法為言議者不能奪然唐永平

錢法肉好周郭精妙齊賢所鑄雖歲增數倍而稍為麤惡矣 甲申除福建諸州鹽禁 夏四月丙戌朔遼太后及遼主如東京以樞密副使默特為東京留守庚寅謁太祖廟癸巳太后詔賜命婦蔭居者辛丑太后及遼主謁三陵 帝覽福建版籍謂宰相曰陳洪進止以漳泉二州贍數萬眾無名科斂民所不堪比朝廷悉已調削民皆感恩朕亦不覺自喜又嘗謂趙普曰向者偏霸拮克凡數百種朕悉令除去更後五七年當盡減民租稅卿記朕此言非虛發也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壬寅班外官戒諭帝初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西

作戒辭二一以戒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一以戒幕職州縣官至是令閣門於朝辭日宣旨勸勵仍書其辭於治所屋壁遵以為戒 遼主致享於凝和殿癸卯謁乾陵初弭德超訪曹彬期得樞密使及為副大失望班又在柴禹錫下一日詔王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得綾許大官汝輩何人反居我上又言上無執守為汝輩所惑顯等告其事帝怒命訊之德超具伏壬子除名并親屬流瓊州德超始因李符及宋琪之薦得事上及符貶寧國司馬德超任樞府屢稱其冤會德超敗帝惡其朋黨令徒符嶺表盧多遜之流崖州也

符白趙普曰朱崖雖遠在海中而水土頗善春州雖近瘴氣甚毒至者必死不若令多遜處之普不荅於是即以符知春州歲餘 德超既敗帝悟曹彬無它待之愈厚從容謂趙普等曰朕聽斷不明內愧於心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才幹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聖明也 改講武殿為崇政殿 遼羣臣以太后聽政宜有尊號請下有司詳定冊禮詔樞密院諭沿邊節將至行禮日止遣子弟奉表稱賀恐失邊備樞密請詔北府司徒頗德譯南京所進律文從之 五月丙辰朔河大決滑州韓邨泛澶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五

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於淮命郭守文發丁夫塞之 遼國舅政事門下平章事蕭道寧以皇太后慶壽請歸父母家行禮齊國公主及命婦羣臣各進物設宴賜國舅帳者年物有差 丁卯詔作太一宮於都城南 黎桓自稱三使畱後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詔諭桓送璿母子赴闕不聽 庚午遼南京統軍使耶律善布招燕民之逃入宋者得千餘戶歸國詔令撫慰 辛未遼主次永州 乙亥遼樞密使韓德度采後漢太后臨朝故事草定上太后上尊號冊禮上之 丙子遼以青牛白馬祭天地戊寅遼主如木

葉山 遼西南路招討使大漢奏党項諸部來者甚眾
下詔褒美 六月乙酉朔遼主詔有司冊皇太后日三
品以上法服三品以下用大射柳之服 遼西南路招
討使奏党項部長乞內附詔撫慰之仍察其誠偽謹邊
備 丙戌遼主還上京 丁亥以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李穆知開封府穆剖決精敏姦猾無所假貸由是豪右
屏迹權貴不敢干以私帝益知其才始有意大用 辛
卯遼有事於太廟甲午遼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承
天皇太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
和夏國號曰大契丹 統和元年復稱大契丹東都事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六

為眾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為擇良
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負矣乃謂宰相曰唐
置采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人民疾苦然所命者官高
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遇州郡承迎不服
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慎選舉羣材各分任
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且國家選才最為切務人君淡
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采訪苟稱善者多即是操履無
玷若擇得一人為益無阻古人言得十良馬不若得一
伯樂得十利劍不若得一歐冶朕孜孜訪問止求得良
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助太平之理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七

然於采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
過各於其黨不可不慎也帝然之 泰山父老及瑕邱
等七縣民詣闕請封禪不許厚賜遣之 秋七月甲寅
朔遼太后聽政乙卯遼主親錄囚太后有機謀善馭左
右先是遼人毆漢人死者償以牛馬漢人則斬之仍以
其親屬為奴婢太后一以漢法論燕民皆服加韓德讓
開府儀同三司兼政事令 辛酉遼主行再生禮 丁
卯王彥超以太子太師致仕右千牛衛上將軍吳虔裕
時年已八十餘語人曰我縱僇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
超七十便致仕人傳以為笑 癸酉遼主與諸主分朋

學鞠 穀洛瀝澗溢壞官民舍萬餘區溺死者以萬計
鞏縣殆盡 辛未郭贄罷參知政事贄嘗因論事奏曰
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於事贄
對曰雖然猶勝奸邪至是飲酒過量遇入對宿醒未解
帝怒責授祕書少監尋出知荆南府俗尚淫祀屬久旱
盛陳禱雨之具贄始至悉命撤去投之江不數日大雨
丙子遼韓德威遣人上党項之俘 庚辰加朱琪刑
部尚書以李昉參知政事時趙普恩禮稍替帝以防宿
舊故有是命 八月己丑遼主謁祖陵辛卯太后祭其
父楚國王蕭思溫墓癸巳遼主與太后謁懷陵北院樞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六

密副使耶律色珍本思溫所薦妻太后之姪太后委任
之甲午遼主於太后前與色珍互易弓矢鞍馬約以為
友 己亥遼主獵赤山遣使薦熊肪鹿脯於乾陵之凝
神殿 乙巳遼命裕悅休格提點元城 庚戌石熙載
罷樞密使熙載以足疾請去帝親幸其第臨問久而不
愈遂抗表求解機務故以優禮罷 辛亥詔增周公諡
法五十五字 壬子遼西南招討使韓德威表請伐党
項之復叛者太后命發別部兵數千以助之賜劔許復
宜行事德威德讓之弟也德讓兄德源弟德凝竝以德
讓故貴顯於遼德凝頗廉謹而德源愚貪以賄名德讓

貽書諫之終不悅論者少之唯德威善騎射以戰功著
初太祖詔盧多遜錄時政月送史館多遜訖不能成
書於是右補闕直史館胡旦言自唐以來中書樞密院
皆置時政記每月編修送史館周顯德中宰相李穀又
奏樞密院置內庭日歷自後因循廢闕史臣無凭撰集
望令樞密院依舊置內庭日歷委文臣任副使者與學
士輪次紀錄送史館帝采其言詔自今年國政要竝委
參知政事李昉撰錄樞密院令副使一人纂集每季送
史館昉因請以所修時政記每月先奏御後付所司從
之時政記奏御自助始攷異李燾曰時雖有時政記之名但題云送史館事件至景德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九

元年始題 先是每歲運江淮米四百萬斛以給京師
云時政記 率用官錢僦牽船役夫頗為勞擾至是每艘計其直給
與舟人俾自召募事良便既而舟數百艘雷河津月餘
不得去帝遣期門卒偵之計吏自言有司除常載外別
科置皮革赤堊鉛錫蘇木等物守職藏者不即受故也
帝大怒詔書切責度支使奪一月俸 裕錦敘富四州
蠻內附 九月癸丑朔初置水陸路發運使於京師以
王賓許昌裔同知水路發運王繼昇劉蟠同知陸路發
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悉以付主綱吏令自雇
民勿復調發凡水陸舟車輦送官物及財貨之出納悉

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貢輸無滯矣 遼以東京平州旱蝗旋以南京秋潦暫停關征以通山西糴易 辛酉遼主謁祖陵壬戌還上京 乙丑帝謂宰相曰朕念民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令兩稅三隄外特加一月而官吏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撻罰督令辦集此一事尤傷和氣宜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屬縣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畱不發州縣慮賦斂違期日行鞭笞民亦俟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卹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災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一

旱量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隄以遣之 丙寅帝謂宰相曰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每歲上供錢帛遣部民之高貨者護送至關下民多質魯無馭下之術篙工楫師皆頑猾不逞恣為侵盜民或破產以償官物甚無謂也乃詔自今直遣牙吏勿復擾民 辛未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為千齡節從之錄故裕悅烏珍之子為林牙以太后追念烏珍有輔導功也 丙子遼主如老翁川郭守文塞決河隄久不成帝謂宰相曰或言河兩岸古有遙隄以寬水勢其後民利沃壤咸居其中河盛溢卽罹水患當令案視修復乃分遣殿中侍御史濟陰柴成

務國子監丞洛陽趙孚等西自河陽東至於海同視河隄舊趾孚等同奏以為治遙隄不如分水勢滑澶二州最為隘狹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朝議以重惜民力寢其奏時多陰雨帝以河決未塞深憂之丁丑遣樞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太牢加璧以祭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一

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賜進士第... 起昭陽協洽十月盡旅蒙

宋紀十二 起昭陽協洽十月盡旅蒙 作麗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太平興國八年 遠統和元年 冬十月帝以新譯經五卷示宰

相因曰凡為君臣者治人利物即是修行梁武舍身為

寺家奴此真大惑方外之說亦有可觀卿等試讀之蓋

存其教非溺於釋氏也 乙未遼南京畱守休格言諸

節度使每歲貢獻請如契丹官吏止進鞍馬從之丁酉

遼以吳王稍為上京畱守行臨潢尹事 戊戌改諸王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名俱進封有差 司徒兼侍中趙普罷為武勝節度使

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朔以參知政事宋琪李昉並同

平章事帝謂曰世之治亂在賞罰當否賞罰當其功罪

即無不治苟以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與卿等戒之

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之銜勒治天下者苟賞罰至公

未有不致太平者昉初與盧多遜善多遜屢譖昉人或

告之昉不信於是帝語及多遜事昉力為解釋帝因言

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帝由此益重之 癸

丑遼應州獲宋謀磔之 甲寅詔自今宰相班親王上

李昉宋琪等固辭帝不許曰宰相任總百揆藩邸之設

正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幼欲其知謙損之道卿勿多

辭 高陽關獲遼偵騎送至闕下言遼於近塞築城帝

謂宰相曰此為自全之計耳又曰幽州四面平川無險

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復燕薊當於古北口諸隘據

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宋琪對

曰范陽前代屯兵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

可矣 己未太一宮成張齊賢等請用祀天之禮殺其

牛又小損之 丁卯宴餞趙普於長春殿帝賜普詩普

奉而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於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帝為之動容明日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

布素時與之游從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

俾之臥治因詩什以導意普感激且泣朕亦為之墮淚

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感泣今復聞宣諭君臣

始終之分可謂兩全矣 長春之宴樞密使王顯等侍

側見帝衣敝袴數視之帝笑謂曰朕未嘗御新衣蓋念

機杼之勞苦欲示敦朴為天下先也 壬申以翰林學

士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張齊賢

王沔並同僉署樞密院事至真定人沔齊州人也穆等

入對帝謂曰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履方潔

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加獎擢穆等再拜謝帝又曰朕歷覽前書大抵君臣之際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隱言必可用朕厲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悉心言之朕每行一事未當久之尋釋惟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 庚辰置侍讀官帝性喜讀書詔史館所修太平總類日進三卷宋琪等言日閱三卷恐聖躬疲倦帝曰開卷有益不爲勞也此書千卷朕欲一年徧讀尋改名太平御覽 遼太后及遼主祭乾陵詔諭三京左右相以及錄事參軍等當執公方不得以阿順爲事諸縣令佐如遇州官及朝使非理徵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三

求母或畏徇仍時加采聽以分殿最民間有父母在而別籍異居者聽鄰里覺察坐之有孝於父母三世同居者旌其門 十二月丁亥淮海國王錢俶三上表乞解兵馬大元帥國王尚書令太師等官詔罷元帥名餘不許 己亥遼太后觀漁於玉盆灣辛丑觀漁於濬淵 癸卯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未幾河復決房邨帝曰近以河決韓邨發民治隄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五萬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領其役 帝謂宰相曰比聞有僧道還俗應舉者場屋混淆滂進士須通經義遵周孔之教或止習浮淺文章殊非務本

之道甲辰令諸州禁還俗僧道赴舉進士免貼經只試墨義二十道皆以經中正文大義爲問題又增進士及諸科各試發書墨義十道進士增試律義 遼敕諸處刑獄有冤不能伸雪者聽詣御史臺申訴委官覆問先時大理寺獄訟凡關覆奏者以翰林學士給事中政事舍人詳決至是始置少卿及正主之 丙午右補闕直史館胡旦獻河平頌內有逆遜投荒姦普屏外等語帝覽之震怒召宰相謂曰旦詞意悖戾朕自擢置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才而舍其過乃敢恣臆狂躁如此今朝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四

多君子且豈宜尚列侍從邪中書舍人王祐等奏且宜竄斥丁未責旦爲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 是月權知相州右補闕田錫上疏言筦權貨財網利太密躬親機務綸旨稍煩所謂網利太密者酒麴之利但要增盈商稅之利但求出剩遞年比撲只管增加窮盡利源莫甚於此今乞定其常數授以常規如州縣徵科農桑稅賦年豐則未聞加納歲歉則許之倚微自然理得其中民知所措所謂綸旨稍煩者君道務簡簡則號令審而人易從臣道務勤勤則職業修而事無壅臣伏見陛下早受百僚之朝午視萬幾之事或進呈甲仗或揀閱軍人

或躬問縲紲或親觀戰馬投匭而進者或詳其詞理搥鼓以聞者或詢彼冤誣蓋陛下慮四聰或有所未達萬幾或有所未知至於如此然何不移此勤勞而勞於求賢何不以此精專而專於選士諫官則置之左右御史即委以糾彈給事中當材者許之封駁詔書起居郎有文者命之紀錄言動百職如是各舉其業千官如是各得其人則何憂事不允釐何慮民不受賜況官闕乃尊嚴之地軒墀列清切之班豈宜使押來囚繫病患軍人或虛詞越訴之徒或僥倖希恩之輩引之便殿得面天顏陛下隨事指揮臨時予奪其間有驟承顧問上懼天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五

威或偶有敷陳稍愜聖旨怯懦塞訥者口雖奏而未盡其心姦詐辯詞者言雖當而未必有理陛下或施之恩澤或置以刑名雖睿鑒周通固無枉濫而帝廷清肅豈稱喧囂書曰臨下以簡又曰御眾以寬願陛下察而審之抑臣又有請者中書是宰相視事之堂相府是陛下優賢之地今則於中書外無置磨勘一司較朝臣功過之有無審州郡勞能之虛實蓋其職本屬考功自考功之職不修而磨勘之名互出殊非政體此臣所未喻者一也往者諸侯有過百姓有冤必命臺官委為制使誠以憲府刑曹是其專責今多差殿直承旨使為制勘使

臣殊非理公之才驟委鞠人之罪或未曉刑章安加濫劾既臨以制書人畏嚴威誰敢捍拒豈無陷於不辜虧陛下仁慈之旨者此臣所未喻者二也臣每讀史書凡匹婦貞廉野人孝行尚旌彼門閭或賜之束帛以勵澆俗今國家官僚遠宦不得般家父母云亾不得離任舉纒視事寧安孝子之心明詔未行漢損聖人之教此臣所未喻者三也疏入不報 是歲賜譯經院額曰傳法令兩街選童子五十人就院習梵學梵字

雍熙元年道統和二年春正月戊午右僕射石熙載卒熙載性忠實遇事敢言無所顧避至是遘疾不起帝為悲歎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六

累日贈侍中諡元懿 壬戌詔三館以開元四庫書目閱館中所闕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書來上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倍本寫畢還之自是四方之書往往開出矣 甲子遼主如長深 有司上竊盜罪至大辟詔特貸其死因謂宰相曰朕重惜人命但時取其甚者以警眾然不欲小人知寬貸之意恐其犯法者眾也 乙丑帝御丹鳳樓觀燈見士庶闐咽謂宰相曰國家承累世干戈之後海宇又安京師赫盛殊以為慰朕居常早飲今夕與卿等同樂宜各盡醉於是每虛爵以示羣臣 涪陵縣公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卒丁

卯房州以聞帝嗚咽流涕謂宰相曰廷美自少剛愎長
益兇惡朕以同氣至親不忍置之於法俾居房陵冀其
思過方欲推恩復舊遠茲殞逝痛傷奈何乃追封涪陵
王賜諡曰悼帝為發哀成服其後從容謂宰相曰廷美
母陳國夫人耿氏朕乳母也後出嫁趙氏生軍器庫副
使廷俊朕以廷美故令廷俊屬韃左右廷俊泄禁中事
於廷美邇者鑿西池朕將往游廷美與左右欲以此時
竊發若命有司窮究則廷美罪不容誅朕止令居守西
洛而廷美益怨望出不遜語始命遷房陵以全宥之至
於廷俊亦不加浚罪但從貶黜朕於廷美蓋無負矣言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七

訖為之惻然李昉對曰涪陵悖逆天下共聞而宮禁中
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太宗此語遂謂
廷美必非杜太后所生仁甫宋臣未免為太宗諱惡思
謂當時朝野皆知廷美為太宗同母弟故太宗造為此
語以自文其過而李昉等亦稱宮禁中事非陛下委曲
指示臣等何由知之親昉等之對而太宗之誣廷美真
欲蓋彌彰矣否則諸王太妃族屬豈有宰相不知之理
尚煩太宗委曲宣示乎仁甫又以杜太后享年六十崩
時廷美才十四歲遂數之則生廷美時太后已四十七
以是致疑稱謂女子年四十七初非不能生育之期愛
憐少子欲令其相代為君情理或有之未可以太宗
單詞執為定案也且父子有相隱之美果如太宗言則
宜祖私其子之乳母而使有子淫也杜后又不能容
而使出嫁是如也一言而兩彰父母之失鄉黨白好者
恥之身為天子而忍言之不 澶州言民訴水旱二十
畝以下求蠲稅者朝臣以田畝不多請勿受其訴帝曰

若此貧民田少者恩常不及災沴蠲稅政由窮困豈以
多少為限邪幸未詔自今民訴水旱勿擇田之多少悉
與檢視 王申調諸州民去年官所貸粟 左諫議大
夫參知政事李穆卒穆有至行母嘗臥疾彌年動止轉
側皆親自扶掖初坐廷美事屬吏穆令子惟簡給母以
奉詔鞠獄臺中及責官還家卒不以白母聞日輒出訪
親友或游僧寺陽為入直暨於牽復母終弗知執政月
餘遭母喪詔強起之穆益哀毀癸酉晨起將朝風眩暴
卒帝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操履純正方將倚用遽至
淪沒非斯人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丁丑帝謂侍臣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八

日晉武平吳之後溺於內寵後宮所畜殆數千人殊
失帝王之道今宮中自職掌至麤使不過三百人朕猶
以為多也 二月壬午朔帝御崇政殿親閱諸軍將校
案名籍參勞績而升黜之逾月而畢謂近臣曰朕選擢
將校先取其循謹能御下者武勇次之又曰兵雖眾苟
不簡擇與無兵同朕因講習漸至精銳倘統帥得人何
敵不克舊制諸軍辭見或行閒曉果出眾者令將校互
相保任散員左班都頭魏能戍邊不為眾所保帝曰此
人才勇朕可自休之由是稍加進用 以右補闕喬維
岳為淮南轉運使先是淮河西流三十里曰山陽灣水

勢湍悍運舟所過多罹覆溺維岳規度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磨般口凡四十里又建安北至淮滋總五堰運舟十綱上下其重載者皆卸糧而過舟壞糧失率常有之綱率劣緣為姦多所侵盜維岳乃命勅二斗門於西河第三堰二門相逾五十步覆以夏屋設懸門畜水俟潮平乃泄之建橫橋於岸築土累石以固其趾自是盡革其弊而運舟往來無滯矣 庚子遼主朝太后因觀獵於饒樂川丙午遼主與諸王大臣較射丁未遼招討使韓德讓以征党項回遂襲河東賜詔褒美 三月宴文武官及外國蕃客於大明殿召渤海大使鸞河慰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九

撫之鸞河渤海酋帥也帝征幽州率部族歸順故有是賜 遣翰林學士宋白乘傳祭白馬津沈以太牢加璧焉河決將塞故也 乙卯日本國僧裔然自其國來入朝言國主姓王氏自始祖至今凡六十四世八十五王矣文武僚吏亦皆世官 按異宋史日本傳裔然姓藤原也明史日本傳載國王源義滿五歲內志藤原乃后族志以源為王族之賜姓非異姓也 帝聞之歎息謂宰相曰此島夷耳尚存古道中國自唐季海內分裂五代世數尤促大臣子孫皆鮮克繼父祖業朕雖德不及往聖然孜孜求理未嘗敢自暇逸冀上穹降鑒使運祚悠遠大臣亦世守祿位卿等宜各盡心輔朕無令遠夷獨

享斯慶也 丙午選秘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帝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其人民受其禍咎秦彭守潁川教化大行境內乃有鳳皇麒麟嘉禾甘露之瑞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者乎 丁巳帝謂宰相曰夏州蕃部疆悍難制者皆委身歸順凡得種族五萬餘帳朕亦慮轉餉勞擾止令齋茶於蕃部中貿易以給軍食未嘗發民輸送也又謂李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制蕃部對曰戎人狡狴臣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己未滑州言河決已塞羣臣稱賀調水所及州縣民今年田租 癸未以涪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十

陵王子德恭德隆為刺史壻韓崇業為靜難軍司馬己丑召宰相近臣賞花於後苑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 壬申幸含芳苑宴射謂宰相宋琪曰此地三數年不一至固非數出游宴也時劉繼元李繼捧等皆侍坐琪因贊頌神武與李昉等各賦詩帝為和賜之 是春宰相奏事退帝謂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也唯時務不復須極言無隱朕當裁酌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 夏四月乙酉泰山父老千餘人復請闕請封禪戊子羣臣上表請封禪表凡三上甲午詔以今年十一月有事於泰山是日幸金明池觀習水戰謂宰

相曰水戰南方之事也今其地已定不復施用時習之
示不忘武功耳因幸講武臺閱諸軍馳射有武藝超絕
者咸賜以帛還登瓊林苑北榭賜從臣飲擲錢於樓下
俾伶人爭取極歡而罷 丁亥遼宣徽使同平章事耶
律普寧都監蕭勤德獻征女真之捷授普寧兼政事令
勤德神武衛大將軍各賜金器諸物庚寅遼太后臨決
滯獄 丙申詔扈蒙賈黃中徐鉉等同詳定封禪儀
己亥命南作坊副使李神佑等四人修自京抵泰山道
路庚子以宰相宋琪為封禪大禮使翰林學士宋白為
鹵簿使賈黃中為儀仗使宋琪等議所過備儀仗導駕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十一

己卯朔遼太后決獄至月終 丁亥詔求直言 壬辰
詔天下幕職州縣官上書言事凡民俗利害政令否臧
竝許於本州附傳置以聞先是轉運使及知州通判皆
得上書而州縣官屬則否帝慮下情壅塞故降是詔
己丑遣使諸路察獄 鎮安節度使守中書令石守信
卒諡武烈 庚子始令諸州十日一慮囚 壬寅帝謂
宰相曰封禪之廢已久今時和年豐行之固其宜矣然
正殿被災遂舉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熾深慮勞
人乃詔停封禪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秋七月壬子改
乾元殿為朝元殿文明殿為文德殿丹鳳門為乾元門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十二

乙卯詔御史鞠獄必須躬親毋得專任胥吏 庚申
改匭院為登聞鼓院東延恩匭為崇仁檢院南招諫匭
為思諫檢院西申冤匭為申明檢院北通元匭為招賢
檢院仍令諫院依舊差諫官一員主判 八月辛卯遼
東京留守耶律穆濟奏女真珠布實薩里等八族乞舉
眾內附詔納之 癸丑有布衣以阜囊封書獻者其詞
狂妄帝覽之謂宰相曰比來上封事者多不知朝廷次
第所言率孟浪本欲下情上達庶事無壅故雖狂悖亦
與容納宋琪曰陛下廣納言之路苟百中得一亦是國
家之利 右補闕知睦州田錫應詔上疏其略曰今陛

下有所因方渴聞至言有所為方切待直諫引咎自誠
修德彌新臣謂責任近臣而不在聖躬罪在諫官而不
在陛下近陛下有朝令夕改之事由制敕所行時有未
當而無人封駁者給事中若任得其人制敕若許之封
駁則所下之敕無不當所行之事無不精編為格式豈
有朝令夕改之弊臣所以謂責任近臣而不在聖躬臣
又見陛下有舍近謀遠之事由言動未合至理而無人
敢諫諍者是左右拾遺補闕之過也加以時久昇平天
下混一致陛下以昇平自得功業自多不知四方雖寧
萬國雖靜然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三

誰敢不謂之太平方欲為民求福報天之功有事於秦
山展禮於上帝人謀雖克天意未從火於禁中將警悟
於英主詔下海內遂布告於與人臣所以謂罪在諫官
不在陛下也 丁酉帝親祠太一宮 九月知夏州尹
憲襲擊李繼遷斬首五百級獲其母妻俘千四百帳繼
遷僅以身免 收異宋史本紀作十月夏州言掩擊李繼
遷獲其母蓋本於實錄李憲曰實錄據奏
到之日耳呂誨正惠公補傳云保安軍李繼遷母
太宗喜甚時寇準為樞密副使獨召準謀準過宰相
幕次不入公使人邀至曰陛下召公何為準曰謀遷事
爾公曰陛下戒公弗言於某乎準曰不然公曰若過鄙
常事樞密之職某不必與聞若軍國大計某備位宰相
不可不知也準以獲繼遷母告公曰何以處之準曰欲
斬於保安北門外以戒兇逆公曰陛下必若此非謂之得
以為然令準之密院行文書爾公曰必若此非謂之得

也願公少緩其事某將覆奏之即召問門吏使奏上讀
封上召入公見上具道準言且曰答項羽得公欲
之漢高祖曰願公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
況繼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其母而明日繼
可舍乎若其不然徒樹怨讎而益堅其叛心爾上曰然
則奈何公曰臣之愚謂宜置於延州使其養親之
來繼遷雖不能即降亦可以繫其心而使其母死在
矣上撫髯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即從公謀其母後病
死於延州繼遷尋亦死其子竟納款請命案司馬光記
間有延州繼遷母實雍熙元年九月此時端猶未與正
史不合獲繼遷母實雍熙元年九月此時端猶未與正
準亦未入樞府淳化二年四月準始為樞副九月改同
知淳化四年六月準罷端始參政五年九月準亦參政
與俱在中書至道元年四月端拜相準參政如故至道
二年七月準罷參政端居相位如故咸平元年十月端
罷相端在中書首尾凡六年其初為參政準即罷樞副
矣補傳及記問必誤況獲繼遷母時端及準俱未顯也
案壽所辨是也宋史夏國傳繫於太平興國八年尤為
詳年月今從長編 於是賜李繼捧姓趙名保忠授夏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四

州刺史定難節度使以討繼遷管夏銀宥五州繼捧至
鎮數日上言繼遷悔過歸款帝以為銀州刺史西南巡
檢使繼遷本無降心復誘戎人為寇 壬戌羣臣表三
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仁明德廣孝皇
帝不許宰相叩頭固請終不許 帝之即位也召華山
隱士陳搏入見冬十月復詣闕帝益加禮重謂宋琪等
曰搏獨善其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在華山已
四十餘年度其年當百歲自言經五代亂離幸天下承
平故來朝觀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使送至中書琪等從
容問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之道可以化人乎對曰搏

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無術可傳於人假令白日上升亦何益於世主上龍顏秀異博達古今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練無出於此琪等表上其言帝益喜甲申賜搏號希夷先生令有司增葺所止臺觀帝屢與屬和詩什數月遣還 癸巳嵐州獻一角獸徐鉉等以為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帝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為上瑞耳琪等因請宣示凡瑞物六十三種竝圖付史館 十一月丙寅親饗太廟丁卯祀天地於南郊以宣祖配天而太祖配上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五

帝從禮官扈蒙議也是日大赦天下改元雍熙 癸酉以建州進士楊億為秘書省正字時年十一億七歲能屬文帝聞其名詔江南轉運使開封張去華就試詞苑遣赴闕連三日得對試賦五篇皆援筆立成帝深歎賞故有是命 十二月庚辰淮海國王錢俶徙封漢南國王 癸未賜京畿高年帛 丁亥廢嶺南諸州采珠場自是唯商船互市及受海外之貢 壬辰立德妃李氏為皇后故淄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丙申賜京師大酺三日集開封府及諸軍樂人遷四市貨殖五方士女大會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為魚龍曼延之戲自乾元

前至朱雀門東西凡數里帝御丹鳳樓觀酺召侍臣賜飲列坐畿甸耆老賜以酒會音樂雜發觀者闐咽次日獻歌詩頌賦者數千人 遼以翰林學士承旨馬得臣為宣政殿學士得臣好學善屬文居朝以正直稱 二年 遼統和 春正月丙午朔遼主如長瀋 丙辰以德恭為左武衛大將軍判濟州封安定侯德隆為右武衛大將軍判沂州封長寧侯皆涪陵王廷美子也以右補闕劉蒙交通判濟州起居舍人韓檢通判沂州俾行州事蒙交熙古子也 丁巳遼以翰林學士邢抱朴為禮部侍郎知制誥以左拾遺知制誥劉景吏部郎中知制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六

誥牛藏用竝改事舍人抱朴好學博古景端重能文皆時望也 癸亥翰林學士賈黃中等九人權知貢舉帝謂宰相曰設科取士最為捷要近年籍滿萬餘得無濫進者乎己巳詔自今諸科竝令量定人數相參引試分科隔坐命官巡察監門謹視出入有以文字往復與吏為姦者置之法私以經義相教者斥出科場伍保預知亦連坐進士倍加研覆貢舉人勿以曾經御試不攷而薦始令試官親戚別試者凡九十八人又罷進士試律復貼經 二月丙子朔遼以牛藏用知樞密直學士 戊寅權交州留後黎桓遣使來貢 乙未夏州李繼遷

誘殺都巡檢使曹光寶於葭蘆川繼遷自地斤澤之敗轉徙無常西人多歸之漸以強大於是率眾攻麟州使人給光寶期日會於葭蘆川納降光寶信之且欲擅其功不與人謀至期從百騎赴之繼遷所設伏兵盡起光寶被害遂襲據銀州丙戌帝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割地以奉之使數百萬黎庶陷於外域馮道趙瑩且居宰輔皆遣令持禮屈辱之甚也宋琪等奏曰晉高祖遣馮道奉使張筵送之親舉酒洒涕曰達兩君之命交一國之歡勞我重臣之彼窮塞息民繼好立體此懷勿以為慍也及道回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七

有詩曰殿上一盃天子泣門前雙節國人嗟方今亭鄣肅清生靈安泰皆由得制禦之道恢復舊境亦應有時帝然之 禁增置寺觀 三月己未覆試禮部貢舉人

得進士須城梁顥等百七十九人

及異遷齋開覽載梁顥八十二歲狀元及

第李年九十餘洪文敏引國史顥李年四十二史臣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以正遷齋之誤又李心傳朝野雜記舉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云梁內翰顥年二十三登第自雍熙二年乙酉至景德元年甲辰李正是四十二歲若依遷齋說顥年當自有一歲何止九十餘邪宋史本傳云九十二恐後人妄改以傳會遷齋之說耳今皆不取它書顥字或諸科三百一十八人竝唱名賜及第唱名自此始 進士及第一人授節度推官龍之以詩遂為制宰相李昉子宗諤參知政事呂蒙正從弟蒙亨鹽鐵

使王明子扶度支使許仲宣子待問舉進士試皆入等帝曰此竝勢家與孤寒競進縱以裁升人亦謂朕為有私也皆罷之青州人王從善應五經舉年始逾冠自言通誦五經文注帝歷舉本經試之其誦如流特賜九經及第面賜綠袍銀帶錢二萬時左右獻言尚有遺材王戊復試又得進士休寧洪湛等七十六人諸科三百人竝賜及第 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李繼遷 江南民饑許渡江自占 夏四月乙亥朔遣使行江南諸州賑饑民及察官吏能否 丙子宴近臣於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賦詩習射自是歲以為常 五月庚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六

午中書門下奏請官經赦者欲令歸闕責其後效帝不許謂宰相曰朝廷致理當任賢良君子小人在明辨今海島窮崖遠惡處甚多竄逐之臣郊禪以來豈不在念然此等嶮巖若小得志即復結朋植黨恣其毀譽如害羣之馬豈宜輕議哉 癸酉遼以國舅蕭寧同平章事知瀋州事 六月甲戌遼太后親決滯獄 戊子復禁鹽榷酤 李繼遷既殺曹光寶遂圍三族皆陷之帝大怒徵田仁朗下獄勘問貸死竄商州是月副將王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斬其代州刺史時郭守文與侁同領邊事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

是鉅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戶萬六千餘
秋七月甲辰朔遣命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 庚申詔
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知會官吏等依時
省視倉粟勿致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易或出
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
去官猶論如律 丁卯遣使閱東京諸軍兵器及東
征道路以平章事蕭道寧為昭德軍節度使郭襲為天
平軍節度使時宰相室昉發民夫二十萬一日畢功是
時昉與韓德讓耶律色珍相友善同心輔政整析蠹弊
知無不言務在息民薄賦故法度備舉 八月癸酉朔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九

遼以遼澤沮洳罷征高麗命樞密使耶律色珍為都統
以討女真 癸未遼主謁乾陵 癸巳遼太后謁顯陵
庚子謁乾陵 初涪陵公廷美得罪楚王元佐獨申救
之帝不聽廷美死元佐遂感心疾或經時不朝請龍異
別志言太宗將立元佐為嗣元佐堅辭欲立太祖之子
由此遂廢故當時以為狂案太祖二子德昭卒於太平
興國四年八月德芳卒於六年三月而元佐以七年七
月出閣時太祖之子無在者矣元佐雖封衛王蓋未嘗
有建儲之議也九年正月廷美死元佐乃發狂固不緣
辭位別志誤矣司馬光日記載宋敏求云廷美之貶元
佐請其罪由是失愛 屢為殘忍不守法度左右微過必
加手刃僕吏過庭往往彎弓射之帝訓誨甚厲皆不悛
是歲夏秋疾甚帝浹以為憂九月疾小愈帝喜因降德

音庚戌重陽日賜近臣飲於李昉第召諸王宴射苑中
而元佐以疾新起不預至募陳王元佑等過之元佐謂
曰汝等與至尊宴射而我不預是為君父所棄也遂發
忿中夜閉殿妾縱火焚宮遲明煙焰未止帝意火必元
佐所為也令攝赴中書遣御史案問置巨校於前元佐
恐懼具對以實帝遣入內都知王仁睿謂曰汝為親王
富貴極矣何兇悖如是國家典憲我不敢私父子之情
於此絕矣元佐無以對陳王元佑以下洎宰相近臣號
泣營救帝涕泗謂曰朕每讀書見前代帝王子孫不率
教者未嘗不扼腕憤悵豈知我家至有此事遂下制廢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三

為庶人均州安置丁巳琪等帥百官伏閣拜表乞留元
佐京師詔不許表三上乃許之元佐行至黃山召還置
於南宮使者監護不通外事王府官僚皆請罪帝曰朕
教訓猶不從豈汝等所能贊導邪並釋不問發異李壽
判郵州得召見太宗謂曰知卿有漢謀遠慮試與朕決
一事令中外不驚動此事已與大臣議之矣準請示其
事太宗曰東宮所為不法它日必為桀紂之行欲廢之
則東宮亦自行兵甲恐因而招亂準曰請某月日令東
宮於某處攝行禮其左右侍衛皆令從之陛下接其宮
中果有不法之事俟還而示之隔下左右勿令入而廢
之一黃門力耳太宗以為然及東宮出因按其宮中得
淫刑之器有劍匣挑筋擗舌等物還而示之東宮服罪
遂廢之選立章聖為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張唐
英所著仁宗政要章聖為太子自是太宗眷注益厚此張唐
因廢元佐事耳淳化三年十月罷恭孝太子元僖冊禮
則錄慈妻妾張氏初無淫刑事也唐英書世多有之謬

誤不獨此 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 閏月甲戌以度部郎中知制誥鄭人韓丕知虢州丕有文行朝廷稱為長者然誥命應用傷於稽緩一夕須詔書甚急丕停筆既久問索舊草吏以本典局戶出宿不可按檢丕乃破鎖取出改易而進宰相宋琪性褊急常加督責或申以諧謔丕不能平表求外任故有是命 乙未禁邕管殺人祭鬼及僧置妻孥 冬十月辛丑朔帝錄繫囚決事至日盱近臣諫以勞苦過甚帝曰獄訟平允朕意深以為適何勞之有因謂宰相曰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此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得上達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三

矣 己酉汴河主糧胥吏坐奪漕軍口糧斷腕徇於河昨三日斬之 十一月甲戌遼命吳王稍領秦王韓匡嗣喪葬事 辛卯詔自今京官幕職州縣官有丁父母憂者竝放離任常參官奏聞待報 遼以韓德讓兼政事令先是耶律虎古以言忤韓匡嗣至是以涿州刺史召赴京師復以事忤德讓德讓怒取護衛所執骨朶擊其腦而殛羣臣莫敢問 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從宋史及契丹國志 丙辰宋琪柴禹錫免時知廣州濮陽徐休復密奏廣南轉運使江陵王延範謀為不軌且言其依附大臣無敢搖動帝將遣使案鞫延範琪

妻高氏疏屬也會琪禹錫入對帝問延範何如人琪未知其端盛稱延範彊明忠幹禹錫亦以為言帝意琪等交通不欲暴其狀止以琪該諧無大臣體禹錫不能輸誠奉公故罷其政柄琪守刑部尚書禹錫左驍衛上將軍因謂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容易進退琪為宰相乃請居盧多遜舊第不避惡名與鍾離意何相遠耶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相本繫焉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若果無可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教坊使郭守忠求外任帝不許賜以帛 時調福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二

三

建輸鶴翎為箭羽一翎直至數百錢民甚苦之龍溪主簿饒陽王濟以便宜諭民取鶴翎代輸驛奏其事因詔勿那悉如濟所陳 南康軍言雪降三尺大江冰合可勝重載 是歲議用兵燕薊詔諭高麗令發兵西會遼太后自稱制即委耶律休格總南面事休格均戍兵立要休法勸農桑大修武備規知宋有用兵意多設間謀俾伴言國內空虛邊帥無謀皆信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三

遼主天祚皇帝嘗欲親征幽州遼主天祚皇帝嘗欲親征幽州

朱紀十三

起柔兆閏茂正月盡彌周大淵獻十二月凡二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雍熙三年

遼統和四年

春正月辛未右武衛大將軍長寧侯

德隆卒以其弟德彝嗣侯判沂州時年十九屬飛蝗入

境吏民請坎瘞火焚之德彝曰上天降災守土之罪也

乃責躬引咎齋戒致禱而蝗自殫 丙子遼都統耶律

色珍等上討女真所獲生口十餘萬馬二十餘萬匹初

遼設羣牧使司馬大蕃息至是得女真馬勢益彊 庚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辰夜漏一刻北方有赤氣如城至明不散 先是知雄

州開封賀令圖與其父岳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繼

昭等相繼上言契丹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韓德讓寵

倖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帝始有意北伐

詔議親征參知政事李至上言曰幽州契丹之右臂王

師往擊彼必拒張攻城之人不下數萬兵多費廣勢須

廣備餼糧假令一日克不當為十旬準計未知邊庾可

充此乎又范陽之旁坦無陵阜去山既遠取石尤難金

湯之堅非石莫碎臣愚以為京師天下根本陛下不離

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閒暇慰億兆之仰望者策之

上也大名河朔之衝衛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壯軍

威者策之中也若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敵兵可

虞南有中原為慮則曳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雖不

肖恥在二賢後也 庚寅北伐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

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

部署杜彥圭副之以其眾出雄州山重進為定州路都

部署出飛狐 戊戌參知政事李至以疾罷為禮部侍

郎 二月壬子以潘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

之出雁門 李繼遷降於遼遼以為定難節度使都督

夏州諸軍事繼沖為副使 三月癸酉曹彬與遼兵戰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固安南克其城丁丑重進破之於飛狐北潘美自西陘

入與遼戰又勝之逐北至寰州庚辰刺史趙彥辛舉州

降彥辛從宋史太宗紀 彬又敗遼師於涿州東乘

勝攻其北門辛巳克之潘美進圍朔州其守將趙希贊

舉城降 遼以南京畱守耶律休格當曹彬之師以耶

律色珍為都統率師當潘美等遼主以親征告於陵廟

山川與太后駐軍馳羅口趙諸部兵以為應援又命林

牙勤德率兵守平州之海岸以備南師 田重進至飛

狐北遼冀州防禦使大鵬翼康州刺史馬贊贊長編今

從宋 馬軍指揮使何萬通率眾來援重進命荆嗣出戰

一日五七合遼師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軍乘之生禽鵬翼贊萬通等曹彬入涿州遣部將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敵勢乙酉遼將率眾來攻繼宣擊破之丁亥潘美轉攻應州其守將舉城降二司門員外郎王延範與祕書丞陸坦戎城縣主簿田辯術士劉昂坐謀不軌棄市 庚寅武寧軍節度使阿平章事岐國公陳洪進卒 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下諭其守將馬步都指揮使呂行德等辛卯行德與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舉城降詔升其縣為飛狐軍重進又圍靈邱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三

降 是月始用士人為司理判官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己亥朔遼主次南京北郊 辛亥潘美克雲州壬寅米信大破遼師於新城 丁未以駕部員外郎梁裔知應州監察御史張利涉知朔州右贊善大夫馬務成同知寰州 己酉田重進又破遼師於飛狐北殺其二將 壬子命左拾遺張舒同知雲州 乙卯田重進至蔚州左右都押衙李存璋許彥欽等殺其節度使蕭默哩執監城使耿紹忠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遼援兵大至重進軍與遼師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已戰死至大嶺惟荆嗣力鬪遼師始卻遂定蔚州是役也

遼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禦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帝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邊陲習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禽酋豪者隨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者三千馬上等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在軍者優與存錄願歸農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眾 初曹彬與諸將入辭帝謂彬曰潘美之師但令先趨雲應卿等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小利以要敵敵聞大兵至必率勁兵於幽州兵既聚則不暇為援於山後矣旣而潘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四

美先下寰朔雲應等州田重進又取飛狐靈邱蔚州多得山後要害之地而彬等亦連收新城固安下涿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帝頗訝彬進軍之速且憂契丹斷糧道彬至涿州遼南京留守耶律休格以兵少不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單弱以脅餘眾晝則以精銳張其勢設伏林莽絕我糧道彬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雄州以援供饋帝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御軍以援芻粟乎何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令勿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築兵畜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等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東下趨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敵必

勝之道也時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十日糧再往攻涿州時遼主次州東五十里令休格與蒲領等以輕兵薄南師南師且行且戰凡四日始得至涿按長編云歷二十日始至今從陳極續編時方炎暑軍士疲乏所齎糧不繼乃復棄之按通鑑續編云契丹主與其賜休格旂鼓杓定印以督將士而自攻涿州復之是涿州乃契丹以兵取非自棄之也今姑從長編令盧斌兼擁城中老幼並狼山而南彬等以大軍退無復行伍遂為休格所躡五月庚午至岐溝關遼兵追及之南師大敗彬等收餘軍背涉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續資治通鑑卷十三 五

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分屯於邊召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美還代州 壬午遼主還南京丙午御元和殿大宴從軍將校封休格為宋國王加蒲領壽寧滿努寧及諸有功將校爵賞有差休格請乘勝略地以河為界太后不從 曹彬等未還趙普手疏諫曰伏自大發驍雄往平幽薊百萬家之生聚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半失茲所謂以明珠而彈雀為鼯鼠而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況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遼廷早涼彼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願頌明詔速議抽軍臣續資治通鑑卷十三 六

又思陛下非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為主謀虛說誑言總應彰露願推其人置之刑典庶昭聖聽以馱羣情臣欲露肺腑肝先寒毛髮投荒棄市甘俟顯誅按宋文鑑載普疏云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則普上疏之時可推而知長編疑為當是四月初又云必是六月初或五月初末則朝廷雖已詔曹彬等班師而普未及知也案以太宗答諸相校則作五月末者為得其審帝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頓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聲俟一兩月閒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其力驅攘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

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關速取其郡縣
更還師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為敵所乘此責在將也
邊防之事已大為之備卿勿為憂 六月戊戌朔日有
會之 帝以諸將違詔失律作自勉詩賜近臣初議興
兵帝獨與樞密院計議一日至六召中書不預聞及敗
召樞密院使王顯副使張齊賢王沔謂曰卿等共視朕
自今復作如此事否帝既推誠悔過顯等咸愧懼若無
所容宰相李昉等相率上疏曰晉漢高祖以三十萬之
眾困於平城卒用奉春之言以定和親之策文帝外示
羈縻內浚抑損於是邊城宴閉黎庶息肩所傷匪多其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七

利甚博倘陛下深念比屋之罄懸稍減千金之日費密
諭邊將微露事機彼亦素蓄此心固乃樂聞其事不煩
兵力可弭邊塵也

攷其李燕曰此疏據實錄別本昉傳
在幽薊失利後不得實日月今附見
於此玉壺野史稱太宗將蒐漁
陽助上疏力諫當即是此疏 帝慮遠必入邊命張永

德知滄州宋偓知霸州劉廷讓知雄州趙延溥知貝州
廷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帝欲令擊遼自効故與延溥

竝命 丙辰以御史中丞辛仲甫為給事中參知政事
乙巳知大名府趙昌言上書請斬敗軍將曹彬等帝

覽奏嘉歎優詔褒之尋召拜御史中丞曹彬等至闕戊
午詔賈黃中雷德驤李巨源召彬及崔彥進米信杜彥

圭等詣尚書省鞠之秋七月戊辰朔黃中等言彬等法
皆當斬詔百官議之已巳工部尚書扈蒙等議如有司
所定彬素服待罪漢自引咎庚午責彬為右驍衛上將
軍崔彥進為右武衛士將軍米信以下皆貶官羣臣列
校死事及陷敵者錄其子孫 初米信傳潛等軍敗眾
擾獨李繼隆以所部振旅成列而還即命繼隆知定州
及詔分屯諸軍繼隆令書吏盡錄其詔句餘有敗卒集
城下不知所向繼隆案詔給卷俾各持詣所部帝嘉其
有謀壬申以繼隆為馬軍都虞候領武州防禦使 甲
戌以田重進為馬軍都虞候幽州之役惟重進之師不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八

敗故特命之 壬午徙山後諸州降民至河南府許汝
等州凡七萬八千餘口 僉署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
頗忤帝意於是帝問近臣以禦敵計策齊賢因請自出
守邊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

緣邊兵馬 癸巳階州言福津縣有大山自龍堂峽飛

來壅白江水逆流高十餘丈壞民田數百里 甲午詔
改陳王元祐為元 韓王元休為元侃冀王元儁為元

份 遼諸路兵馬都統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安定西

知雄州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於五臺死
者數萬人明日攻陷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色

珍戰於飛狐南師又敗於是渾源應州之兵皆棄城走色珍乘勝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人潘美既敗於飛狐乃與楊業引兵護雲朔寰應四州民南徙至朔州狼牙邨聞契丹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業欲避其鋒謂美等曰今敵鋒益盛不可與戰但領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彊弩千人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眾保萬全矣監軍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九

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此必敗之勢也侁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它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耳乃引兵自大石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張步兵彊弩為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陳於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

蕭達蘭伏兵於路業至色珍擁眾為戰勢業麾幟而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邨侁自寅至已不得業報使人登託邏臺望之以為遼兵敗侁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即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淺林中契丹將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墜馬被禽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初為敵所圍貴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拳擊殺數十人乃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

遇害業既被禽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為姦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師敗績復何面目求活邪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勇有知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傷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為政簡易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為用其敗也麾下尚有百餘人業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無與我俱死眾感泣無一人生還者帝聞痛惜旋削美三任侁除名配金州文裕登州贈業太尉大同軍節度使厚賜其家錄其子五人及貴子二人

攷異楊業之死諸書月日不同宋史本紀云五月契丹十萬眾復陷寰州楊業

苦戰力盡為所禽守節而死此因五月有岐溝之敗連
屬及之其實業之死不在五月也東都事略云秋八月
雲州觀察使楊業與契丹戰死之李勣長編契丹國志
亦繫其事於八月此因八月贈業太尉追敘其死事之
本末非真死於八月也遼史聖宗紀作七月丙子樞密
使色珍奏復朔州會宋將楊繼業又云辛卯色珍奏宋
將楊繼業引兵南出朔州遇伏中流矢墜馬被禽瘡發
不食三日死函其首以獻是遼史亦無定日要不出七
月耳至贈官自在 八月丁酉朔以王沔張宏竝為樞

密副使 己未遼主用室助韓德讓言復山西租賦一
年命第山西諸將校功過而賞罰之壬戌以色珍所部
將校前破女真後有宋捷第功加賞癸亥加色珍守太
保 九月丙寅朔賜所徙寘應蔚等州民米 戊辰戶
部郎中張去華獻大政要錄三十篇帝嘉之降璽書褒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一

美去華初受命知陝州因雷不行 判刑部張泌上言
望自今應斷奏失入死刑者不得以官減贖檢法官判
官皆削一任長吏竝停見任從之後異李燕曰係上言
本志在五月後今移

見於嘗有犯大辟者詔特減帝謂必曰朕以小人冒法
原其情非巨蠹故貸死流竄亦足以懲艾之也必對曰
先王立法益為小人君子固不犯矣帝以語宰相且賞

必為知言 戊寅賜北征軍士陳亾者家三月糧 辛

巳遼主納皇后蕭氏後異遼史后妃傳聖宗仁德皇后
即睿智皇后之姪也然仁德冊為

后在統和十九年而六年已立皇后至十九年隆為貴
妃是仁德未冊立之先聖宗已立后矣蓋遼史列傳有
闕文也 冬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書賜宰相李昉等因

謂曰此雖非帝王事然不猶愈於暇游聲色乎昉等頓
首謝 左拾遺真定王化基抗疏自薦帝覽之謂宰相
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佳士即
命中書并化基召試沆肥鄉人湜長安人也庚子竝除
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帝又聞沆素貧負人息錢
別賜三十萬償之帝尤重內外制之任每命一詞臣必
咨訪宰相求才實兼美者先召與語觀其器識然後授
之嘗謂左右曰朕早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
賀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郭贄南府門人素乏時望
因其樂在文筆遂命掌誥頗聞制書出入或哂之朕亦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十一

為之覲顏終不令入翰林也 己亥遼政事令室昉奏
山西四川自用兵後人民轉徙盜賊充斥乞下有司禁
止乃命新州節度使蒲打里遣人分道巡檢 甲辰以

陳王元僖為開封尹兼侍中戶部郎中張去華為開封
府判官殿中侍御史陳載為推官竝召見謂曰卿等朝
之端士其善佐吾子各賜錢百萬 乙卯遼主如南京

戊午以南院大王雷寧言復南院部民租賦一年 庚

申以黎桓為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京兆李若拙國子
博士益都李覺齋詔往使桓制度逾僭若拙既入境即
遣左右戒以臣禮桓拜詔盡恭燕饗日列奇貨異物於

前若拙一不畱盼又卻其私覲惟取陷蠻使臣鄧君辨
以歸發墨覺使交州實錄在十一月乙丑朔右散騎

常侍徐鉉等上新定說文三十卷令模印頒行 庚午

遼以政事令韓德讓守司徒癸酉遼主御正殿大勞南

征將校丙子南下次狹底塌太后親閱輜重兵甲丁丑

以休格為先鋒都統壬辰至唐興縣南軍屯於滹沱橋

北遼選將射之進焚其橋癸巳涉沙河獲謀二人賜衣

物令還諭秦州不從節度使盧補古都監耶律盼戰於

秦州敗績甲午奪盧補古告身其都監以下各杖之詔

休格等議軍事 十二月壬寅翰林學士宋白等上文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三

苑英華一千卷詔書褒答 遼休格敗南師於望都時

都部署劉廷讓以數萬騎竝海而出約與李敬源合兵

聲言取燕休格聞之先以兵扼其要地進逼瀛州會太

后軍至戰於君子館天大寒宋師不能彀弓弩遼兵圍

廷讓數重敬源戰死滄州都部署李繼隆失期不救還

屯樂壽廷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僅以身免先是知

雄州賀令圖性貪功生事輕而無謀休格嘗使謀給之

曰我獲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令圖不虞其詐自以為

終獲大功私遺休格重錦十兩至是休格傳言軍中願

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為所給意其來降即引麾下

數千騎逆之將至其帳數步外休格據胡牀罵曰汝嘗

好經度遼事今乃送死來耶麾左右盡殺其從騎反縛

令圖而去高陽關部署太原楊重進力戰死之發墨遼

紀十二月乙巳肅宗將賀令圖楊重進契丹國志亦云

令圖重進俱陷據宋史則重進乃戰死也今從宋史

初令圖與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中父子皆敗當時以

為口實然自後遼將莫敢有議取幽燕者矣廷讓詣闕

請罪帝知為繼隆所誤不責追繼隆令中書問狀尋亦

釋之 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聞劉廷讓敗恐

遼人乘勝復南侵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糧

十有五日而具始與役吏民皆以為生事既而敵果至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四

見有備乃引去眾始歎伏 壬子建房州為保康軍以

右衛上將軍劉繼元為節度使 遼師復自胡谷入薄

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眾寡

不敵副部署盧漢賚保壁自固知州張齊賢選廂軍二

千出正之右誓眾感慨一以當百遼師遂卻走先是齊

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其閒使為遼所得齊賢漢憂

之俄而有候至云美師出并行四十里忽奉密詔東路

之師師於君子館并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於時敵騎

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於密室

里列幟然芻遼師遙見火光中有旂幟意謂并師至矣
駭而北奔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磴寨掩擊大敗之
禽其王子一人帳前錫里一人斬首數百級俘五百餘
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眾齊賢悉歸功於漢
賈已未漢賈以捷音來上帝優詔褒荅後知漢賈未嘗
接戰與鈐轄劉宇皆罷為右監門衛大將軍發異李登
日漢賈罷
在明年八月甲午字
罷在庚子今并書之李繼遷乞昏於遼遼以王子帳
節度使耶律襄女封義成公主歸之 癸丑遼師拔馮
母鎮大縱俘掠丙辰陷邢州丁巳拔漢州以不即降誅
守將以下縱兵大掠時沿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料鄉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五

民為兵皆白徒未嘗習戰故遼師所至長驅其勢益振
四年遼統和
五年春正月乙丑遼師破東城縣縱兵大掠丁
卯次文安遣人招降不從擊破之盡殺其丁壯俘其老
幼戊寅遼主還南京己卯御元和殿大賚將士 丙戌
詔釋行營戰敗將士罪瘞暴骸死事者廩給其家錄死
事文武官子孫調河北通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年軍
所過二年餘一年 戊子權罷廣南諸州煮鹽有司奏
積鹽可支三十年故也 二月丙申以漢南國王錢俶
為武勝軍節度使徙封南陽國王甲寅復改封許王
三月癸亥朔遼主幸長春宮賞花釣魚以牡丹徧賜近

臣歡宴累日 安守忠及李繼遷戰於王亭敗績 夏
四月癸巳朔以樞密副使張宏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
趙昌言充樞密副使上以用兵之際宏循默備位而昌
言多上邊事利害故兩換之 遼主如南京丁酉遼主
率百僚冊上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承天皇
太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
鹽鐵使臨胸張平卒平初監市木秦隴夏立新制計水
陸之費以春秋二時聯巨筏自涇達河歷砥柱以集於
京師期歲之間良材山積帝嘉其功遷供奉官監陽平
都木務兼造船場舊官造舟既成一般調三戶守之以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六

河流湍悍備其漂失歲役民數千平乃穿池引水繫舟
其中不復調民有賊首楊拔萃者往來關輔間為寇朝
廷遣數州兵討之不克平遣人說降之領務凡九歲計
省官錢八十萬緡及任鹽鐵使才數月陝西轉運使李
安發其舊為姦事平憂恙成疾卒帝猶為輟視朝一日
贈右千牛衛上將軍官給葬事 乙未詔諸州署月五
日一滌固圉給飲漿病者令醫治小罪即決之 己亥
并水陸發運為一司 帝將大發兵攻遼遣使往河南
北諸州募丁壯為義軍京東轉運使下邑李維清曰若
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

近者分遣使傳出外料兵自河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戎行臣等頗聞與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邊之民素習農桑因知戰鬪遽茲括集或慮人情動搖因而逃避爲盜更須翦除矧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望嚴敕續遣使臣所至之處若人情不安難於點募卽須少緩密奏取裁於是開封尹陳王元僖亦上疏言精擇銳旅分戍邊城來則禦之去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眾何用况河南人戶非能優習武藝不可盡置戎行河北緣邊諸州頗有閑習馳射者或可選置軍中令本處守押城池而河南諸州一切停罷帝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七

然其言詔詢安邊策殿中侍御史趙孚奏議大略謂宜內修戰備外許歡盟帝嘉納之 五月乙丑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載並爲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爲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爲西京作坊使開大名人初以殿中侍御史知貝州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及自涿州還請闕上書願效死北邊帝憐之復授以故官開又上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以報年才四十膂力方壯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朔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取幽薊於是帝亦欲並用文武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於是開與

宣等並換授焉政事人受其弊上欲兼用文武漸積舊制故先擢宣等爲內職此事恐非當時本意蓋以文臣治州郡自太祖始矣及今而後圖之不亦晚乎案張景所爲開行衆云詔舉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附奉詔改崇儀使然則開等換秩自以時方治兵講武急於將帥耳非爲武臣不曉政事受其弊也實錄既書此詔而開及劉慶姓名又不與鄭宣等俱見疑脫誤今輒用張景行衆及會要剛修會要亦稱慶等或負勇敢之氣能幹戎事故換秩當時本意明矣 丙寅遣使市馬於諸路 初秦州

長道縣酒場官李益家饒於財僮僕常數百關通朝貴持吏短長郡守以下皆畏之民負益息錢數百家官爲徵督急於租調獨觀察推官馮伉不爲屈伉一日騎出益遣奴捧下毀辱之伉兩上章論其事皆爲邸吏所匿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六

不得通後因市馬譯者附表以訴帝大怒詔捕之詔未至權貴已先報益使亡去帝愈怒命物色捕益愈急數月得於河內富人郝氏家械送御史臺鞠之益具伏丁丑斬益籍其家益子士衡先舉進士任光祿寺丞詔除其籍州民聞益死皆釀錢飲酒以相慶 并州都部署潘美定州都部署田重進皆承詔入朝庚寅出御製平戎萬全陳圖召美重進及崔翰等親授以進退攻擊之略并書將有五才十過之說賜之 李繼遷數寇邊或疑李繼捧泄朝中事於繼遷帝乃出繼捧爲崇信軍節度使徙其弟克憲爲道州防禦使克文歸博州 遠主

清暑於冰井六月壬辰朔召大臣決庶政秋七月戊辰尼喇部節度使薩噶哩有惠政部民請留從之遼主出獵於平地松林 詔即內容省使廳事置三班院初供

奉官殿直殿前承旨悉隸宣徽院至是以其眾多別置三班院領之

或云太平興國中已置三班院者皆誤職官志又云咸平三年始置三班院真宗實錄亦於三年六月乃書名

院今不取 八月乙未令諸路轉運使及州郡長吏自今竝不得擅舉人充部內官其有關員即時具奏前

所論薦多涉親黨故室其倖門也 已酉水部員外郎諸王府侍講邢昺獻分門禮選二十卷帝換其帙得文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尤

王世子篤觀之甚悅又聞諸王常時訪舅經義舅在為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反覆陳之帝益喜賜舅器幣

起居舍人田錫獻乾明節祝壽詩又上書請東封泰山九月丁丑命錫守本官知制誥錫好直言帝或時不能

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帝悅益重焉

或謂錫所稱陛下日往月來養成聖性之語乃見於陸州所上疏中而石介聖政錄司馬光記則云錫從容而奏登錫後更引此語辛巳詔以來年正月有事於東

郊親耕籍田命翰林學士宋白等詳定儀注置五使如郊祀之制 丙戌遼主如南京是冬止焉 冬十月壬

子左僕射致仕沈倫卒諡恭惠 十一月庚辰詔曰王

者設班爵以馭貴差祿秩以養賢所以責之廉隅懋其官業也奉給之數宜從優厚應百官奉錢給它物以八

分爲十者自今給以實數 雍熙初貢舉人集闕下者殆逾萬計禮部致合格奏名尚不減千人帝自旦及夕

臨軒閱試累日方畢宰相屢請以春官之職歸於有司十二月庚寅朔乃詔自今歲春官知貢舉如唐室故事

山南東道節度使趙普來朝召升殿慰撫普見帝感咽帝亦爲動容開封尹陳王元偁因上疏言普開國舊

老厚重有謀願陛下復委以政事帝嘉納之或謂長編云上親耕籍田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諫因求入朝案十事乃普引以諫後幽州與籍田不相關附傳誤矣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三 干

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遼人將入遼急設備寧邊軍數日閒連受八十餘謀知軍柳開獨不信貽書郭守

文陳五事言遼人必不至既而果謀者之妄時帝亦將議親征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遼必不至

之狀帝乃止有白萬德者真定人爲遼貴將統緣邊兵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卽萬德姻族往往出境外見之

柳開因使說萬德爲內應擊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徙開知全

州事遂寢全之西谿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口糧畜開始至爲作衣帶巾帽邊牙吏勇辯者得三輩

使人諭之曰爾能歸我卽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爾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俱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與爲期并族而不出月餘悉攜老幼至開卽賦其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入朝授本州上佐詔賜開錢三十萬 國子司業孔維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駿奏曰今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致斃耗今乃禁及蠶事甚無謂也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於籍田勸農之典方行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宜臣嘗歷職州

續資治通鑑卷十三

三

縣粗知利病編民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薄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園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遑寧帝覽之遂寢原蠶之禁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宋紀十四 起著雍困敦正月盡屠維赤奮若三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端拱元年 遼統和六年 春正月己未朔不受朝羣臣詣問拜

表稱賀 庚申遼主如華林天柱 丙寅以大理評事

鉅野王禹偁爲右拾遺華陽羅處約爲著作佐郎竝直

史館賜絳舊止賜塗金帶特命以文犀帶寵之禹偁卽

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 乙亥饗先農於東郊以后稷

配遂耕籍田始三推有司奏禮畢帝曰朕志在勸農懼

續資治通鑑卷十四

一

不能終千畝豈止以三推爲限耕數十步侍臣固請乃

止還御乾元門大赦改元民年七十以上有德行爲鄉

里所宗者賜爵一級丙子上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

乙酉禁用酷刑 帝以補闕拾遺多循默不修職業二

月乙未改左右補闕爲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爲左右正

言 庚子以李昉爲尙書右僕射罷政事先是有備書

人翟穎者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爲作大言使穎

上之且改穎名曰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也于是擊登

聞鼓訟昉身任元宰屬北方多警不憂邊思職但賦詩

飲酒并置女樂等事帝以方講籍田稍容忍之至是召

翰林學士賈黃中草制罷防相且令切責之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而遷是職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勞逸為辭庶幾得體帝然之防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卻已而擢用或不足用輒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防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為太保兼侍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為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並同平章事唐制以中書門下為政本凡由它官入相者必稱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若官至侍中中書令則為真相不復稱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二

平章事五代及宋初猶然普以乾德二年入相稱平章事太平興國六年再相官司徒兼侍中即不稱平章事用唐制也是年以太保兼侍中三人相結銜仍稱平章事嗣後遂以為例雖侍中中書令不加平章事皆使相非真相矣此于典故攸闕薛王 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兩通鑑輒有刪省今為正之 帝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重自驕但能謹賞罰弭愛憎軍國何憂不治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為之表率也蒙正晚出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開封尹陳元僖進封許王韓王元侃進封襄王冀王元份進封越王帝手詔戒元僖等曰汝等生長深宮須克己勵精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閱蠶婦每餐一

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間慎勿恣其喜怒朕每禮接羣臣以求啟沃汝等當勿鄙人短勿恃已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令終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吾師順吾者是吾賊此不可以不察也 錢俶改封鄧王 甲辰置建寧軍於建州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賑之 趙普再入相方立班宣制工部侍郎同知京朝官考課雷德驥驟聞之手不覺墜笏遽上疏乞歸又請對具陳所以帝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係全卿德驥固請不已壬子罷知京朝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慰其心 遼南京副部署奚王壽寧怙權搆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三

無罪人李浩至死有司議貴請貸籌寧罪令出錢贖浩家從之 甲寅遼大同軍節度使同平章政事劉景致仕景事穆宗數進諫言景宗亦獎其忠實子孫貴顯于遼 是月以李繼捧為威德軍節度使 三月甲子下詔申警官吏求直言 帝嘗謂戶部使李維清曰朕讀賈誼傳夜分不倦諒當漢文時天下治平指論時事至云太息痛哭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鱗真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陛下若于言事申理者賜以獎擢即不知忌諱者亦與優容則賈誼之流復出矣 樞密副使趙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與厚善

度支副使董儼知制誥胡旦皆昌言同年生右正言梁
顥嘗在大名幕下故四人者日夕會昌言第京師語曰
陳三夏董半夜翟馬周既訟罷李昉與旦益相得每排
毀時政上書自薦及歷舉所善十數人皆公輔器昌言
內爲之助人多識其辭氣皆旦所爲也昉既坐黜趙普
秉政淺疾之開封尹許王元僖廉得其事白帝捕馬周
繫獄窮治之具伏帝怒詔決杖流海島甲戌責昌言爲
崇信節度行軍司馬象與復州團練副使儼海州旦坊
州顯號州司戶參軍致異東都事略作乙丑趙昌言貶今從宋史作甲戌帝待昌
言厚垂欲相之會普以勳舊復入惡昌言剛戾難制因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四

是請加誅殛昌言既貶官普又請行後命帝不許乃止
普始爲節度使貽書臺閣體式皆如申狀得者必封還
之獨象與不卻普謂其慢已故與旦顯皆被重譴初
侯莫陳利用賣藥京城多變幻之術眩惑閭里樞密承
旨陳從信問於帝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驟
加恩遇累遷至陳州團練使遂恣橫無復畏憚至於居
處服玩皆僭乘與宮殿之制依附者頗獲薦用士君子
畏其黨而不敢言至是趙普廉得其專殺人及它不法
事盡於帝前發之乃遣近臣就案利用具伏乙亥詔除
名流商州仍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再用使殿中丞

諷復告其不遜之狀又京西轉運使朱沆籍利用家
獲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聞普因勸帝曰利用罪
大責輕未塞天下望存之何益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
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
豎子何足惜哉帝不得已命戮於商州既而復遣使馳
傳貸其死使者至新安馬旋澤而踏及出澤易馬至商
州已磔於市矣聞者快之致異東都事略作乙亥誅侯莫陳利用於商州宋史作乙亥坐不法配商州禁錮尋賜死與長編同今從之夏四月乙未遼主如南京
丁酉韓德讓從太后觀擊鞠瑚哩實突德讓墜馬太后
怒立命斬之 加靜海節度使黎桓檢校太尉 五月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五

辛酉置祕閣於崇文院分三館書萬餘卷實其中命吏
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
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姦佞無自入朕無它好但喜讀書
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等
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癸
亥遼南府宰相耶律沙卒沙數將兵太后嘗召賜几杖
以優其老至是卒 朝廷數以敕書招諭李繼遷繼遷
終不肯降益侵盜邊境趙普建議欲復委李繼捧以夏
臺故地令圖之繼捧時爲威德節度即召赴闕壬申授
定難節度使賜國姓改名依忠所管五州錢帛芻粟田

閣等竝賜之王午依忠辭之鎮錫資甚厚命右衛第二
軍都虞候王杲送之及還依忠以土物為贖杲拒而不
納帝知之賜白金百兩 閏月己丑以襄州衙內都虞
候趙承煦為六宅使承煦普次子也普再入相未始為
求官帝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
受寵逾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爾等宜
各勉勵勿重吾過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
加朝散階呂蒙正固讓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為例又具
戒子弟語據太宗御製趙普神道碑酌書之又富弼長
呂蒙正神道碑云長子從簡以蒙正懇解授將作監丞
今從丙申賜諸道高年百二十七人壽為公士秦漢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六

以後不復賜民爵自籍田禮成始復賜焉 翰林學士
禮部侍郎宋白知貢舉放進士程宿以下二十八人諸
科百人榜既出謗議蜂起或擊登聞鼓求別試帝意其
遺才壬寅覆試下第一人于崇政殿得進士馬國祥以下
及諸科凡七百人謂樞密副使張宏曰朕親選貢士人
無棄材卿與呂蒙正等曩者頗為大臣所沮非朕獨斷
則不及此矣宏頓首謝舊制鎖院給左藏庫十萬以資
費用是歲詔改支尙書祠部錢仍倍其數先是開封府
發解如諸州之制皆府官專其事是秋以府事繁劇始
別敕朝臣主之定名訖送府發解如式 御史中丞嘗

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元僖不平訴於帝曰臣天子兒
以犯中丞故被鞠願賜寬宥帝曰此朝廷儀制孰敢違
之朕若有過臣下尙加糾擿汝為開封府尹可不奉法
邪論罰如式 六月丙辰朔右領軍衛大將軍陳延山
以謀反伏誅 復以湖南為武安軍節度 帝既擢馬
國祥等猶恐遺材復命右正言王世則等召下第進士
及諸科於武成王廟重試得合格數百人丁丑上覆試
詩賦又得進士葉齊以下三十一人諸科八十九人竝
賜及第 秋七月戊戌帝謂趙普曰卿昔年觸熱固應
不易自今長春殿對罷立卽歸私第願養候稍涼乃赴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七

中書視事 丙午除西川諸州鹽禁 八月甲子以宣
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 戊寅武勝節度
使鄧王錢俶卒輟視朝七日追封秦國王諡忠懿命
使護喪事葬洛陽俶任太師尙書令兼中書令四十年
為元帥三十五年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 庚
辰幸國子監詔博士李覺講周易之泰卦覺為別坐從
臣皆列坐覺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帝甚悅特賜
帛百匹 丁酉遼太后幸韓德讓帳厚加賞資命從臣
分朋雙陸以盡歡 是月鳳皇見廣州清遠縣合歡樹
樹下生芝三本 九月乙酉朔以李繼隆為定州都部

署 簽署樞密院事楊守一卒守一本晉邸涓人無它材能以告廷美陰事致位通顯贈太尉 丁未祕書監李至言著作局撰告饗宗廟及諸祠祭祝文稱尊號唐惟開元禮有之稽古者以為非禮請舉舊典饗宗廟稱嗣皇帝臣某諸祠稱皇帝從之 庚戌遼主次涿州射帛書諭城中降不從乙卯遼師四面攻之城破乃降因撫其眾駙馬蕭勒德太師蕭達蘭皆中流矢勒德載遼主車中以歸旋聞南師返遣耶律色珍等追擊大敗之冬十月戊午遼師破沙堆驛庚午以降軍分置七指揮號歸聖軍行軍參謀馬得臣言諭降宋軍恐終不為用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八

至唐河北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袁繼忠曰敵騎在近城中屯重兵而不能翦滅令長驅深入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忼慨眾皆服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李繼隆曰聞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閒不即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耳乃與繼忠出兵拒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其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既而遼師果至易州遂陷卒妻子皆為所掠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不可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九

請放還遼主不允辛巳奚王籌寧敗南師于益津關癸未進軍長城口定州守將李興擊之為耶律休格所敗帝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外更不於近甸游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詔天下勿復來獻 以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都轉運使都轉運使自知古始知古即若水帝為改名焉 十一月甲申朔遼主令諸軍備攻具庚寅自將攻長城口四面齊進將士潰圍南走耶律色珍招之不降遼主與韓德讓邀擊之斬獲殆盡甲午拔滿城戊戌下祁州縱兵大掠己亥拔新樂庚子破小狼山寨遼師

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眾皆感悅繼隆因乞之隸麾下至是摧鋒先入遼師大潰追擊至曹河捷問降璽書褒荅賜于甚厚致異唐河不書當時但誇張克敵諱言敗也今從太平治通鑑書之此役乃李繼隆之功而宋會要以為郭守文與繼隆出精兵背城而戰宋史本紀亦作 十二月辛未以李繼遷為銀州刺史充洛苑使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馬之所生也制敵之用實資騎兵為急議者以為欲國之多馬在啗過人以利使重譯而至然市馬之費歲益而廢牧之數不加者蓋失其生息之理也且過人畜牧轉徙馳逐水草騰駒游牝順其物性由

是浸以蕃滋暨乎市易之馬至於中國則繫之維之飼以枯槩離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黃虺憤因而減耗空然矣今軍伍中牝馬甚多而孳息之數尤鮮者何也皆云官給秣飼之費不充又馬多產則羸弱駒能食則侵其芻粟馬母愈瘠養馬之卒有罪無利是以駒子生乃驅令歟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議及養駒之卒量給賞緡其如所賜無幾而尚習前弊今竊量國家所市過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來支給賜與復在數外是貴市於過地而賤棄於中國非理之得也國家縱未暇別擇牝馬以分畜牧宜且減市馬之半直賜畜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十

駒之將卒增爲月給俟其後納馬卽止焉則是貨不出國而馬有滋也大率牝馬二萬而駒收其半亦可歲獲萬匹況復牝又生駒十數年間馬必倍矣省猗頓窮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之南十年間其息無算況以天下之馬而生息乎帝覽而嘉之 著作郎直史館羅處約上疏曰竊聞省中上言欲于三司之中復置判官十二員兼領其職各司其局臣伏以三司之制非古也蓋唐初中葉之後兵寇相仍以賦調筦轄之所出故自尚書省分三司以董之然蠹弊相沿爲日久矣以臣管窺莫若復尚書都省故事其

尚書丞郎正郎員外郎主事令史之屬請依六典舊儀以今三司錢刀粟帛筦轄度支之事均在二十四司如此則各有司存可以責其集事今則倉部金部安能知儲庫帑藏之盈虛司田司川孰能知屯役河渠之遠近有名無實積習生常堆案盈几之籍何嘗能省覽之乎若復于三司之中更分置僚屬則愈失其本原矣 是歲少府監上言本監配役人郭冕等皆任京朝官會赦請敘用帝曰此皆賊贖止可免其居作不可復齒朝行

遼初置貢舉放高第一

二年遼統和七年春正月癸巳詔文武羣臣各陳備邊之策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十一

是日遼主諭諸軍趨易州癸卯攻城滿城出師來援爲遼鐵林軍擊退指揮使被擒者五人甲辰遼師齊進東京騎將夏貞顯之子僊壽先登易州遂破刺史劉墀降於遼守陴將士南走遼主帥師邀之無得免者卽以馬質爲刺史趙質爲兵馬都監遷易州軍民於燕京授僊壽高州刺史乙巳遼主登易州五花樓撫諭士庶易州之破宋史不書蓋諱言戶部郎中張洎奏曰自敗也長編亦不載今從遼史 幽薊用兵累載於茲其故何哉蓋中國失地利分兵力將從中御士不用命故也中國所恃者險阻而已朔塞以南地形重阻澗山大谷連亘萬里天地所以隄中外

也今自飛狐以東重關複嶺塞垣巨險皆爲契丹所有燕薊以南平壤千里無名山大川之阻此所以失地利而困中國也國家制御之道在乎審察利害舉萬全之略今河朔郡縣列壘相望朝廷不以城邑小大成浚隍築壘分師而守及敵騎南馳長驅深入咸嬰城自固莫敢出戰敵人茫然自得出入燕趙若踐無人之境及其因利乘便攻取城壘國家嘗以一邑之眾當敵人一國之師既眾寡不侔亦敗亾相繼其故無它蓋分兵之過也臣請悉聚河朔之兵於緣邊建三大鎮各統十萬之眾鼎踞而守仍環舊城廣拓新寨俾士馬便於出入然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十三

後列烽火謹晨夕之候選精騎爲報捷之兵千里之遙若視掌內敵之動靜我必先知仍命親王出臨魏府控河朔之要爲前軍後屏自餘郡縣則選在城丁壯授以戈甲俾官軍統攝而城守焉三鎮分峙隱若長城大軍雲屯虎視燕趙臣知契丹雖精兵利甲終不敢越三十萬之眾南侵貝冀矣軍志曰凡臨敵法令不明賞罰不信聞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又曰將從中制兵無選鋒者必敗臣頃聞涿州之戰元戎不知將校之能否將校不知三軍之勇怯各不相管轄以謙謹自任未聞賞一效用戮一叛命者軍志曰弩不及

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臣頃聞涿州之戰敵人未至萬弩齊張敵騎既還箭如山積乃知戈戟刀劍其用皆然是驅天兵奮空拳而對劫敵也軍志曰三軍耳目在吾旗鼓臣頃聞涿州之戰陳場旣布或取索兵仗或遷移部隊萬口傳呼聲沸騰乃至輟亂塵驚莫知攸往矢石未交奇正先亂軍政如此孰救敗亾軍志曰凡出師臨陳一夫不用命則斬一夫一校不用命則斬一校一隊不用命則斬一隊故穰苴戮莊賈魏絳戮揚干諸葛亮誅馬謖李光弼斬崔眾成以能舉嚴刑方成大略臣請陛下申命元帥自裨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十三

將以下有違犯命令者並以軍法從事其殺敵將校所得鞍馬財貨等悉以與之仍優加錫賚嚴刑以制其命重賞以誘其心示金鼓進退之宜謹三令五申之號將不中御眾知向方而不能震大宋之天聲者未之有也又沿邊郡縣久被焚掠臣乞陛下悉與放免秋夏兩稅直俟事寧之日方仍舊貫朝廷所失租賦未及豪汰且以沮敵人誘掖之謀慰吐庶綏懷之望前史有言曰聖人以天下爲度不以私怒而傷公義今兵連禍結當以權濟用請陛下且稍抑至尊舉通和之策彼若歸仁悔過奉大國之歡盟結好息民以寧萬縣固邦家之望也

說若敵人無厭貪殘是務屈大邦之命而不從曲寔在彼我又何咎臣知天下閨闈婦女亦當爲陛下荷戈執戟效死於戰場矣況六軍之人哉 右正言直史館王禹偁奏曰備邊之策在外任其人而內修其德耳在外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請於緣邊要害之地爲三軍以備之若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立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二曰偵邏邊事能用小臣小臣雖有變君之名而無變君之實邊疆塗炭而不盡奏邊民哀苦而不盡言誠用老臣大條往來宣撫賜以溫顏使盡情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十四

無隱則邊事濟矣三曰行間謀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契丹中婦人任政人心不服宜捐厚利啗其部長以離其心四曰邊人自相攻擊中國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爲國心腹宜敕二帥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契丹懼而北保矣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邊民頃歲弔伐燕薊蓋以本是漢疆誠宜收復而邊民不知聖意皆謂貪其土地致契丹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邊民有得一級者賜之帛得一馬者還其價得部帥者與之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在內者在省官吏慎選舉信用

大臣禁止游惰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風俗務田農則人力彊而邊用實矣若軍運勞於外游惰耗於內人力日削邊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在外而在內也惟陛下熟計之帝覽奏深加歎賞宰相趙普尤器之 知制誥田錫奏曰今之禦敵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不必降以陳圖不須授之方略自然因機設變觀釁制宜無不成功矣晉趙充國漢之老將尚云百聞不如一見況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略或賜與陳圖依從則未合宜專斷則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各舉良將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十五

并令素有問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臣聞前年出師命曹彬取幽州是侯莫陳利用賀令圖之輩焚惑聖聰而李昉等不知去年招置義軍剽配軍分趙普等亦不知夫宰相非才則罷之可也宰相可任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不使與聞者哉語云偏信生姦獨任成亂利用令圖等既誤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此二人者復誤陛下機宜於後兵書曰事莫密於閒賞莫重於閒契丹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據得凡有幾國與之爲讎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閒諜閒諜若行則契丹自亂契丹自亂則邊鄙自寧管李靖用閒破突厥心腹之

人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
可以緩陛下憂邊之心也凡徵發軍士儲備糧草亦宜
鎮靜勿使喧煩臣聞去年於戶稅上折科馬草及官中
和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戶婦女有
行校科者又聞汴河乾淺欲分南河水添注汴河以通
漕道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臣即不知國家
軍儲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三
年之糧實為窘急若不窘急何以科校婦女而納草添
注河水而漕運也魯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霍去病為
將漢帝欲為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為今之將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七

帥有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見即將帥實無其人將
帥非才即無成名何以使敵人望風而懼以臣所見小
事不勞陛下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
在乎舉大略求將相務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
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內內既理則外
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靜由朝廷靜之任
賢相於內則紀綱正委良將於外則邊鄙安矣預異田錫咸平
集此疏不繫年月又張洎傳王禹偁傳俱作 改革頭
端拱初上疏今從長編俱繫於二年正月
司為御前忠佐軍頭司引見司為御前忠佐引見司
二月壬子朔命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以陳恕等為營

田使 下詔罪已 遼主御元和殿受百官賀以元日
在營中至是戰捷還南京補行禮 癸丑詔平塞天威
平定成鹵靜戎保塞寧邊等軍祁易保定鎮邦趙等州
民除雍熙四年正月丙戌詔給復外夏給復二年霸代
洺雄莫澆等州平魯岢嵐軍夏給復一年 乙卯遼大
饗軍士爵賞有差樞密使韓德讓封楚國王駙馬都尉
蕭寧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甲子遼主命南征所俘有
親屬分隸諸帳者給官錢贖之使得相從 丙寅遼禁
舉人匿名飛書誘訕朝政 戊辰以國子監為國子學
是月作方田 三月親試合格舉人得進士聞中陳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七

堯安以下一百八十六人諸科博平孫爽等四百五十
人並賜及第七十三人同出身賜宴始令兩制三館文
臣皆預賜堯安等箴一首越州進士劉少逸者年十三
中選既覆試又別賜御題賦詩數章授校書郎令于三
館讀書時中書令史守堂官陳貽慶舉周易學究及第
既而希知之令追奪所授敕牒釋其舉勒歸本局禁吏
人應舉時有進士十七人挈家歸於遼遼主命有司攷
其中第者補國學官餘授縣主簿尉 丁亥遼命知易
州趙質收戰士卒骸骨築京觀戊子賜裕悅舊作于
宋國王耶律休格舊作休紅珠筋線命入內神帳行再

生禮太后賜物甚厚遂制惟帝及太后行再生禮休格
得行之異數也 己丑遼免雲州逋賦 丙申遼開奇
峯路通易州市 是春遼主駐延芳淀

續資治通鑑

卷十四

大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遼主贊皇皇帝薨有都督贊皇皇帝薨有都督贊皇皇帝薨

宋紀十五

起曆維赤奮若四月盡重光單閏八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端拱二年

遼統和七年

夏四月國子博士李覺上言曰管李

悝有言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所謂民者謂士工商也今都下萬眾所聚導河渠達淮海貫江湖歲運五百萬斛以資國費而近歲以來都下粟麥至賤倉庾陳陳相因或以充賞給計直十錢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一

此工賈之利而軍農之不利也竊計運米一斛費不啻三百錢侵耗損折復在其外而輓船之夫彌涉冬夏離去鄉舍終老江湖糧之來也至重至艱而官之給也至輕至易倘不幸有水旱之虞卒然有邊境之患其何以救之臣案諸軍僚人舊日給米二升今若月賦錢三百是一斛為錢五十計江淮運米工脚亦不減此數望明敕軍中各從其便願受錢者若市價官米斛為錢三十即增給十錢裁足以當工脚之直而官始獲利數月之內米價必增農民受賜矣若米價騰踊即官復給糧軍人糴其所餘亦獲善價此又戎士受賜矣不十年官有

塗糧江湖之運亦漸可省也帝覽奏嘉之 遂主好擊
建嘗與大臣分朋擊鞠諫議大夫馬得臣上疏諫曰臣
幸列侍從得侍聖讀陛下嘗問臣以貞觀開元之事臣
聞唐太宗侍太上皇宴罷則輓輦至內殿明皇與兄弟
歡飲盡家人禮陛下嗣祖考之祚躬侍太后可謂至孝
夏望定省之餘睦六親加愛敬則陛下親親之道比隆
二帝矣臣又聞二帝耽玩經史數引公卿講學至于日
昃故當時天下翕然向風以隆文治今陛下游心典籍
分解字句臣願研究經理濳造而篤行之二帝之治不
難繼矣臣又聞太宗射豕唐儉諫之明皇臂鷹韓休言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二

之二帝莫不樂從伏見陛下聽朝之暇以擊毬爲樂臣
思此事有三不宐上下分朋君臣爭勝君得臣奪君輸
臣喜一不宐也往來交錯前後遮約爭心競起禮容全
廢若食月杖誤拂天衣臣實失儀君又難責二不宐也
輕萬乘之貴逐廣場之娛地雖平至爲堅礪馬雖良亦
有驚蹶或因奔擊失其控御聖體寧無虧損太后豈不
憂虞三不宐也陛下不以臣言爲迂少賜省覽疏奏遊
主嘉敷良久未幾得臣卒贈太子少保優恤之 自三
月不雨至於五月戊戌帝親錄京城諸司繫獄囚多所
原減即命起居舍人宋維幹等四十二人分詣諸道案

決刑獄是夕大雨帝因謂侍臣曰爲君當如此勤政即
能感召天和如後唐莊宗畋遊經旬大傷苗稼及還乃
降敕調放租稅此甚不君也樞密副使張宏曰莊宗不
獨如此尤惑音樂樂籍中獲典郡者數人帝曰人君節
儉爲宗仁恕爲念朕在兩府音律粗亦經心今非朝會
未嘗張樂鷹犬之娛素所不好也 六月辛酉遼以燕
樂密雲二縣給民種租免賦役十年 初左正言直史
館下邳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帝器之謂宰相曰朕
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府推官帝曰此
官豈所以待準邪復請用爲樞密直學士帝沈思良久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三

日且使爲此官可也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
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復坐
事決乃退帝嘉之準初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
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
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嘗手植雙柏於庭其後民以比
甘棠謂之萊公柏 以考功員外郎雲中畢士安知制
誥士安先爲越王府記室參軍宮中謂之畢校書時詔
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帝嘉之遂有是擢越王元份請
畱府邸不許 甲申以知代州張齊賢爲刑部侍郎樞
密副使先是宰相趙普奏疏言國家山河至廣文軌雖

同干戈未息防微慮遠必資通變之材去年北師入過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千官無翊贊之功同僚共事無非謹畏清廉唯于獻替之時稍存緘默寧濟急須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謂當才不期歲月未多出為外任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弗副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此疏特乞畱中免貽眾怒復以劄子言齊賢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四

德義素為鄉里所推中外卿士無出其右臣慙無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朝行夕死是所甘心帝納其言故有是命張齊賢都事略七月己卯張齊賢樞密副使宋史作甲申今從宋史又長編載齊賢復召由於趙普之薦謂據趙普疏議今附書之以鹽鐵使張遜為僉署樞密院事戊子有彗出東井凡三十日帝避正殿減常膳司天言妖星為滅遼之象趙普上疏謂此邪佞之言不足信帝嘉納之 威魯軍糧餽不繼遊人欲窺取之詔定州路都部署李繼隆發鎮定大軍護送軍糧數千乘遼裕悅耶律休格聞之率精銳數萬騎來遼北面緣遼都巡檢浚儀尹繼倫屬領步騎千餘人案行塞上遇之休格不

擊而過徑襲大軍繼倫謂麾下曰彼視我猶魚肉耳彼捷還則乘勝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泄怒於我我輩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甲銜枚襲其後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敗猶不失忠義豈能泯然為北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因令軍中秣馬會夜遣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繼倫列陳於城北以待之敵方會會既會將進戰繼倫出其不意急擊之殺其大將一人眾遂驚亂休格會未竟棄七箸走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遼師望見大軍遂潰自相蹂踐死者無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五

數本紀在辛丑繼隆與鎮州副都部署范廷召追奔過徐河十餘里俘獲甚眾定州副都部署孔守正又與遼人戰于曹河之斜邨斬其帥大盈等遼人自是數年不大舉南下以繼倫面黑相戒日當避黑而大王丁未授繼倫洛苑使領長州刺史巡檢如故張齊賢遼史七月以後不言勝負蓋是役實以敗歸遼史為之諱也契丹國志云契丹攻威魯軍為宋尹繼倫李繼隆敗於唐徐河間為初命李繼隆等發兵護送威魯軍饋餉戶部郎中張洎復奏封事曰古者築城聚眾蓋所以控要害之地制邊騎之侵故周城朔方漢取河湟唐築受降臨涇等城即其事也今威魯軍等置在平川地非險阻帶甲

之士不滿萬人徒分兵勢何益邊防今敵兵入境阻絕糧道而王師遂出三鎮之眾冒炎酷陟郊坰充防護軍儲之役本無鬪心以援送怠惰之師當北敵輕揚之騎且行且戰必貽敗衄一軍小卻眾或隨之則威魯等軍望風而自下矣安危事勢昭然可觀宜因此時乘大軍之勢休全士旅拔壘而旋如是則三鎮之眾出既有名威魯等軍免覆亡之禍矣方今河朔未寧控禦之方宜舉其要臣以為凡在邊境軍壘其甲卒不滿三萬人以上者宜從廢罷既省供給又免吞侵以所管之師外隸緣邊大鎮甲兵既散士馬自強與夫分兵邊邑坐薪待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六

然豈可同年而語也 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沒 先是帝遣使取杭州釋迦佛舍利塔置闕下度開寶寺西北隅地造浮圖十一級以載之上下二百六十尺所費億萬計前後踰八年癸亥工畢備極巧麗知制誥田錫上疏云眾以為金碧燦煌臣以為壘膏費血帝亦不怒 庚午遣放進士高正等二人 九月戊子以知制誥王化基權御史中丞帝嘗召至便殿問以邊事化基曰治天下猶植樹焉所患根本未固根本固則枝幹不足憂今朝廷治邊鄙何患乎不安帝然其言 詔今朝官有明於律令格式者許上書自陳當加試問以補刑部

大理寺官屬三歲遷其秩 自河北用兵切于饋餉始令商人輸芻糧塞下酌地之遠近而優為其直執交券至京師償以緡錢或移文江淮給茶鹽謂之折中有言商人所輸多弊濫者因罷之歲損國用殆百萬計冬十月癸酉復令折中如舊又置折中倉聽商人輸粟京師而請茶鹽於江淮命膳部員外郎范正辭等掌其出納每百萬石為一界祿仕之家及形勢戶不得輒入粟御史臺糾之會歲早罷及異李燾曰塞下納芻糧京師納中自雍熙始既罷行京師折中今始行之又以早罷實錄與范正辭傳并兩事為一事故載其行罷輒差誤取本志刪修庶不失實云淳化二年 靜難節度使趙保五月復置折博倉即此折中倉也 靜難節度使趙保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七

忠加同平章事 帝以歲旱減膳徧走羣望皆弗應是夕手詔賜宰相趙普等言自星變以來久愆雨雪朕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佑時普被疾請告即以授呂蒙正等壬申蒙正等詣長春殿謝曰臣等調燮無狀乞依漢制策免帝慰勉之知制誥王禹偁上疏乞自乘輿服御以下至百官奉料非宿衛軍士過庭將帥悉第減之外則停歲市之物內則罷工巧之伎但以感人心召和氣變災為福惟聖人行之 中書門下言所錄時政記錄皇帝每御前殿樞密已下先上宰臣未上所有宣諭聖語無由聞知慮成

漏略乞差樞密副使二人逐旋鈔錄送中書同修爲一
書以授史官樞密院時政記蓋始此 十一月辛丑鎮
州都部署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卒守文沈靜有謀自曹
彬等敗契丹乘勝濫入命守文鎮常山以經略之守文
既卒有中使適從北邊來言武夫悍卒咸爲流涕帝曰
何以致此對曰守文得俸祿皆市牛酒以犒軍士卒之
日家無餘財帝嗟惜良久卽賜其家錢五百萬仍錄其
子 十二月庚申詔省尊號只稱皇帝趙普呂蒙正固
請復舊帝不許戊辰羣臣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
文武餘從之 自秋徂冬不雨知誥制田錫上言此寔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八

陰陽不和調燮倒置上侵下之職而燭理未盡下知上
之失而規過未能疏入帝及宰臣皆不悅出錫知陳州
淳化元年道統和八年春正月戊寅朔帝御朝元殿受冊尊
號曲赦京城繫囚改元己卯改乾明節爲壽寧節 太
休兼侍中趙普病篤三上表致政戊子以普爲西京留
守兼中書令 庚寅遼主命決滯獄 二月丁未朔除
江南兩浙淮西嶺南諸州漁禁 己酉改大明殿爲含
光殿 賜諸路印本九經令長吏與眾官共閱之 登
州餓詔賑之 三月癸丑江州言德安縣民陳競長編
作競今從十四世同居老幼千二百餘口常苦食不足

令歲貸官米二千石 自趙普罷呂蒙正以寬簡居相
位辛仲甫從容其閒政事多決于王河河敏善敷奏
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羣臣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
喜過望既而進退非允人多怨之 丁巳賜太子中允
陳省華及其子光祿寺丞直史館堯突五品服先是堯
突舉進士中甲科占謝詞氣明辨帝問宰相此誰子呂
蒙正等以省華對省華時爲樓煩令卽召見擢太子中
允至是父子又同日面賜章服 乙酉遼城杏塌以所
俘遼民實之 是月夏州敗李繼遷 夏四月丙午朔
遼嚴州刺史有惠政部民請留從之 庚午遂以歲旱
賑諸部饑五月庚寅女真宰相阿哈貢於遼封順化王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九

辛卯令刑部置詳覆官六員專閱天下所上案牘勿
復遣鞠獄吏置御史臺推勘官二十人竝以京朝官充
若諸州有大獄則乘傳就鞠隨解日帝必諭之曰無滋
蔓無畱滯還必召問所推事狀者爲定命 五月甲午
詔致仕官有會歷中外職任者給半俸以它物充 國
初錢文曰宋通元寶五代周通元寶錢之例長編作宋
元通寶乃傳寫誤倒而文獻通考及治之今據歐陽修
田錄趙葵行營雜錄王觀國學林新編葉大慶攷古質
疑各書乙未改鑄淳化元寶錢帝親書其文作真行草
三體自後每改元必更鑄以年號元寶爲文 丙申遼

括氏田 六月丙午罷中元下元張燈 秋七月庚辰
遼改南京熊軍爲神軍遼人謀南侵使詣北岳廟卜之
神不許遼人怒縱火焚廟而去 丁酉以御製詩文藏

祕閣 是月吉洪江斬河陽隴城大水開封陳畱封
邱酸棗鄆陵早賜今年田租之半開封特給復一年京
師貴羅遣使開廩減價分糶 八月癸卯朔祕書監李
至與右僕射李昉吏部尚書宋琪左散騎常侍徐鉉及
翰林學士諸曹侍郎給事諫議舍人等祕閣觀書帝聞
之遣使就賜宴大陳圖籍令縱觀覽日又詔權御史中
丞王化基及三館學士立賜宴祕閣先是藏御製詩文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十

於祕閣又遣使詣諸道購募古書奇畫及先賢墨迹數
歲之閒獻圖籍於闕下者不可勝計乃詔史館盡取天
文占候讖緯方術等書五千一十卷并內出古畫墨迹
一百十四軸悉藏祕閣 乙巳令左藏庫籍所掌金銀
器皿之屬悉毀之有司言中有制作精巧者欲畱以備
進御帝曰汝以奇巧爲貴我以慈儉爲寶卒皆毀之帝
性節儉退朝常著華陽巾布褐袖條內服爲純絹成累
經澣濯乘輿給用之物無所增益焉 癸亥李至上疏
言祕閣自劫世之後載經寒暑而官司所處未有定制
望降明詔令與三館並列敘其先後著爲永式帝可其

奏列祕閣次於三館 己巳禁川峽嶺南湖南殺人祀
鬼州縣察捕募告者賞之 九月乙亥北女真四部請
附於遼 戊寅崇儀副使郭載言臣前任使劍南見川
峽富人多召贅婿與所生子齒死則分其財故貧人多
出資甚傷風化而益爭訟望禁之詔從其請 冬十月
乙巳以同州觀察推官河南錢若水爲祕書丞直史館
若水初佐同州知州性褊急數以胃臆決事不當若水
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俸贖銅耳已而奏案果爲朝廷
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媿謝然終不改有富
民失女奴其父母訟於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十一

錢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其殺女奴棄尸水
中遂失其尸罪皆應死富民不勝攷掠自誣服獄具上
州官密覆皆以爲實若水獨疑之畱其獄數日不決密
使人訪女奴得之引以示其父母皆泣曰是也富民父
子賴以得免知州欲論奏其功若水固辭帝亦聞其名
會寇準薦若水文學高第召試學士院而命以此官
乙丑賜知白州蔣元振絹三十匹米五十石丙寅賜知
鄆州須城縣姚益恭絹二十四匹米二十石元振清苦屬
節親屬多貧不能贖眷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潭
州盡畱俸祿供給元振暖菽飲水縫紙爲衣爲政簡易

民甚便之秩滿遷轉運使乞留凡七八年不得代益恭
初為與國軍判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千餘人遮道
不得發益恭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鞭扑不用境內
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至是采訪使各言其
狀故有是賜 十一月丁丑知安州侍御史李範上言
故殿中丞通判州事高麗金行成疾革召臣及州官數
人至其臥內泣且言曰外國人任中朝為五品官佐郡
政被病且死無以報主恩泉下亦有遺恨二子宗敬宗
約皆幼家素貧無它親可倚行委溝壑既死其妻誓不
嫁養二子織屨以自給臣竊哀之詔以宗敬為太廟齋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三

郎俾安州月以錢三千米五石給其家長吏常歲時存
問無令失所 時羣臣升殿奏事者既其奏皆得專
達於有司頗容巧妄十二月左正言直史館欽人謝泌
請自今凡政事送中書機事送樞密院財貨送三司覆
奏而後行辛丑詔從泌請遂著為定制中外所書疏亦
如之 大理寺丞王濟為刑部詳覆官屢上封事帝一
日顧問左右刑部有好言事者為誰左右以濟對帝遂
命通判鎮州牧守多勲舊武臣仍貴陵下濟未嘗撓屈
戍卒頗恣暴不法夜或焚民舍為盜濟廉得立斬之馳
奏其事帝大喜都校孫進使酒無賴毆折人齒濟不俟

奏杖脊送闕下軍府畏肅連三詔褒獎焉 庚戌遼封
李繼遷為夏國王 遼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室昉請致
政遼主命入朝免拜賜几杖太后遣問門使李從訓持
詔勞問令常居南京封鄭國公 是歲遼放進士鄭雲
從等二人

二年遼統和九年春正月丙子遣商州團練使翟守素帥兵
援趙休忠于夏州 遼禁私度僧尼先是晉國公主建
佛寺於南京遼主許賜額室昉奏曰詔書悉罷無名寺
院今以公主請賜額不惟違前詔恐此風愈熾遼主從
之 乙酉置內殿崇班左右侍禁改殿前承旨為三班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三

奉職 遼室昉等進寶錄二十卷遼主手詔褒之加昉
政事令賜帛六百匹 戊子遼遣南侵降卒五百人為
宣力軍 辛卯遼免三京諸道租仍罷括田 二月丁
未遼以涿州刺史耶律旺陸為特里袞 帝修正殿頗
施采繪左正言謝泌上疏諫癸丑命悉去采繪塗以赭
堊 監察御史祖吉坐知晉州日為姦賊棄市 丁巳
涿州觀察使判雄州事下邳劉福卒贈太傅忠正節度
以福武人不知書御下有方略為政簡易在雄州五年
境內寧謐百姓遮轉運使願追述治迹以其狀問詔許
立遺愛碑諸子常勸福建大第福怒曰我受祿甚厚足

以儆舍自庇汝曹既無尺寸功豈可營居第爲自安計乎卒不許歿後帝聞其言以白金五千兩賜其子令市宅以居焉 三司嘗建議劍外賦稅輕詔監察御史張觀乘傳案行諸州因令稍增之觀上疏言遠民易動難安專意撫之猶慮其失所況增賦以擾之乎帝淡然其言因畱不遣其後觀復上疏言臣竊見陛下天慈優容多與近臣論政德音往復頗有煩勞至于有司職官承意將順簿書叢勝成以上聞豈徒褻瀆至尊是亦輕紊國體願陛下聽斷之暇宴息之餘體貌大臣與之揚權使沃心造剝極意論思則治體化源何所不至豈與校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十四

驅狗以食銷鑄銅錢爲器用雜物令開封府戒坊市謹捕之犯者斬匿不以聞及居人邸舍僦與惡少爲樞坊者同罪 是月命翰林學士賈黃中蘇易簡領差遣院李沆同判吏部流內銓學士領外司自此始也 三月庚子朔遼賑室韋烏古諸部饑戊申遼復令庫部員外郎馬守琪倉部員外郎祁正虞部員外郎崔祐蘄州縣令崔簡等分決諸道滯獄甲子遼主如南京 乙丑辛仲甫罷參知政事 己巳帝以歲旱蝗詔呂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大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十五

竝為樞密副使張宏罷為吏部侍郎宏性懦謹無它策
居內庭見胥吏必先勞指性吝嗇好聚畜不為時所重
仲舒河南人也 初王沔與張齊賢同掌樞務頗不協
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為副使參知政事陳恕筦鹽鐵性
苛察亦嘗與沔忤于是齊賢與恕竝在中書沔不自安
慮官屬有以中書舊事告二人者已丑左司諫王禹偁
上言請自今羣官詣宰相及樞密院使竝須朝罷於都
堂請見不得於本廳延接賓客以防請託沔喜即白帝
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正言謝泌上言伏觀
明詔不許兩府接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天下至廣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七

萬機至難陛下以聰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羣官何以
悉知外事古人有言曰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若國祚衰
季疆臣擅權當此之時可以為慮今陛下鞭撻宇宙總
攬豪傑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無姑息之臣禮樂征伐
自天子出奈何疑執政大臣為衰世之事乎使非其人
當斥而去之既得其人任之以數又何疑也設若杜公
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它徑
乎此非陛下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
之道也王禹偁昧于大體妄率肩臆以蔽聰明狂躁之
言不可行用帝覽奏嘉歎即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

表送史館 五月庚子置諸路提點刑獄官 乙巳復
置折博倉 左正言謝泌數論時政得失帝嘉其忠蓋
丙辰擢右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
帝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
管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算不知所在前代如此
安得不亂帝動容久之 六月甲戌忠武節度使同平
章事潘美卒贈中書令諡武惠 乙酉汴水決浚儀縣
壞連隄泛民田帝味且乘步輦出乾元門宰相樞密使
迎謁于路上謂曰東京養甲兵數十萬居人百萬家轉
漕仰給在此一渠水朕安得不顧車駕入泥淖中行百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七

步從臣震恐殿前都指揮使戴興捧承步輦出泥淖中
詔興督步卒數千塞之日未味而隄岸屹立水勢遂定
始就次大官進膳親王近臣皆泥淖沾衣知縣事朱炎
亾匿不敢出帝特赦其罪 是月遼南京霖雨傷稼
秋七月癸卯遼通括戶口 乙巳遼詔諸道舉才行察
貪酷撫高年禁奢僭有歿于王事者官其子孫 李繼
遷聞翟守素將兵來討恐懼奉表歸順丙午授繼遷銀
州觀察使賜以國姓名曰休吉趙休忠又薦其親弟繼
冲帝亦賜姓改名休寧授綏州團練使封其母岡氏西
河郡太夫人 帝欽恤庶獄慮大理刑部吏舞文巧詆

八月乙卯置審刑院於禁中以樞密直學士楚邱李昌齡知院事兼理詳議官六員凡獄具上奏者先由審刑院印訖以付大理寺刑部斷覆以聞乃下審刑院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當者卽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開始命論決 丁亥并州言契丹四百餘口內附帝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防惟姦邪無狀若爲內患深可懼也

續資治通鑑

卷十五

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六

宋紀十六

起重光甲辰九月盡昭陽大荒落九月凡二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二年

道統和九年

九月己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

給事中參知政事陳恕竝罷守本官初給事中樊知古累任轉運甚得時譽及爲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雅與恕親善帝每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帝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帝怒恕世禁中語且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一

疾知古輕脫并知古皆罷之沔以弟淮故數爲樞密副使寇準所詆帝亦寤沔任數好詐非廊廟器遂與恕同日俱罷沔奉詔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髮盡白帝嘗謂近臣曰累有人言儲貳事朕以諸子冲幼未有成人之性所命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至于臺隸輩朕亦自揀選不令姦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聽講咸有謙程待其長成自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邪至是左正言宋沆等五人伏閣上疏請立許王元僖爲太子詞意狂妄帝怒甚將加竄殛而沆又宰相呂蒙正妻族蒙正所擢用己亥制詞并責蒙正罷爲吏部尚書初溫仲

舒與蒙正同年登第情契篤密仲舒前知汾州坐私監軍家婢除籍為民窮棲京師者累年蒙正在中書極力援引遂復籍及驟被任遇反攻蒙正蒙正以之罷相時論醜之 以左僕射李昉中書侍郎參知政事張齊賢為吏部侍郎並平章事 以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並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帝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 不數月遂與黃中俱蒙大用帝嘗召見黃中母王氏命坐謂曰教子如是真孟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 庚子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為御史中丞化基嘗慕范滂攬轡澄清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二

之志獻澄清言五事其一復尚書省曰三司吏額乃近代權制州郡官司吏局之名也臣今請廢三司止於尚書省試設六尚書分掌其事廢判官推官設郎官分掌二十四司及左右司公事使一人掌一司廢孔目句押前後行為都事主事令史廢句院開折磨勘憑由理欠等司歸比部及左右司其二謹公舉曰朝廷頻年下詔以類求人但聞例得舉官未見擇其舉主望自今別立名籍先擇朝官有聲望者各令保舉所知賢則舉主同賞否則舉主同坐其三懲貪吏曰蠹盛則木空吏貪則民弊望令諸路轉運使副兼采訪之名令覺察部

內州府軍監長吏其四省冗官曰臣昨任揚州職官時見添置監臨事務朝官及使臣等有逾本州數倍恐天下諸州類此或皆是廉白止傷公府之費苟其為貪婪則取於民間者又加倍焉得不蠹國耗民乎望令逐部轉運使副與知州同議裁減及諸縣令簿尉等亦乞令相度廢省其五擇遠官曰負罪之人多非良善授以遠地親民之官用情自任恃遠縱殘小民罹殃卒莫上訴望自今凡負罪之人不許任四川廣南為長吏書奏帝嘉納其言即有意於大用 辛丑責宋沆為宜州團練副使 癸卯王顯罷甲辰以樞密副使張遜知樞密院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三

事溫仲舒定準同知院事知院之名自此始 初宋沆與左正言尹黃裳馮拯右正言王世則洪湛其伏閣請立皇太子沆既先黜乙巳命黃裳知邕州拯知端州世則知象州湛知容州拯河陽人也 己酉遣主駐廟城南京地震 帝聞殿中丞郭延澤右贊善大夫董元亨皆好學博通典籍詔宰相召問經史大義條對稱旨冬十月丁卯命為史館檢討 辛巳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續翰林志二卷以獻帝嘉之賜詩二章御筆批云詩意美卿居清華之地也易簡願以所賜詩刻石帝復以真草行三體書其詩刻以賜近臣又飛白書玉

堂之署四大字令中書召易簡付榜之于廳額帝曰此永為翰林中美事易簡曰自有翰林未有如今日之榮也帝嘗夜幸玉堂易簡已寢遽起無燭具衣冠宮嬪自應格引燭入照之應格上有火然處後不更易以為玉堂盛事左諫議大夫韓丕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宦帝嘉重之已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是月趙休忠降於契丹契丹封為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反異李繼捧降契丹事宋史及諸書俱不載惟陳極通鑑續編載之案遼史聖宗本紀統和九年冬十月丁丑定難軍節度使李繼捧來附授推忠效順啟聖定難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西平王是知宋史之疏漏十一月丙申朔詔自今內殿起居日多矣今從遼史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四

復令帝參官兩人次對閣門受其章我異李燾曰實錄云漢乾祐三年給事中陶穀奏乞停五日轉對皇朝因之遂無轉對之事至是上勸精求理務廣言路始復舊制案太祖新舊錄及本紀建隆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每遇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轉對然則轉對舊制在太祖時已復不知錢若水何所據乃云遂無也新錄亦若水所修那得如此差謬意者太祖雖復舊制行之未久仍廢至是乃復舉行若水所言之不詳故其建隆三年八月丙戌朔御崇元殿文武百官入閣工部尚書實儀待制太常卿趙光範次對禮部中書馬士元次對八月庚辰朔給事中劉載待制諫議大夫崔頌次對其後遂不復書乾德四年夏四月丙申朔又書御殿入閣賜食如常儀但不見次對官姓名疑次對自此卻停至淳化二年始復故今庚戌左諫議大夫史館修撰揚徽之次對上言方今文士雖多通經者甚少願精選五經博士增其員各專業以教胄子

此風化之本帝願謂宰相曰徽之操履無玷真儒雅士出理州郡非其所長置之館殿正得其宜矣刑部郎中知制誥范杲數致書宰相求入翰林為學士又嘗出制誥一編示李昉曰先公謂杲才任學士故以此付杲不敢失墜昉每開釋之於是獻玉堂記請備其職帝惡其躁競終不使居內署改右諫議大夫出知濠州以考功員外郎知制誥畢士安為翰林學士初執政欲用右諫議大夫張洎洎對言洎文學久次不在士安下帝曰極知洎文學責任不減士安第德行不及耳執政乃退帝以入閣舊圖承五代草創禮容不備于是命史館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五

修撰楊徽之等討論故事別為新圖十二月丙寅朔遂行其禮於文德殿右諫議大夫張洎既與徽之等同撰定新儀又獨上疏曰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此殿也今之在漢為前朝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后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制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此殿也今之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閣即後日常朝之殿也晉東晉之太極殿有東西閣唐置紫宸上閣法此制也且人君恭己南面向明

而治紫微黃屋至尊至重故巡幸則有大駕法從之盛御殿則有鈞陳羽衛之嚴故雖隻日常朝亦須立仗前代謂之入閣儀者蓋隻日御紫宸上閣之時先於宣政殿前立黃麾金吾仗俟勘契畢喚仗即自東西閣門入故謂之入閣今朝廷且以文德正衙權宜為上閣甚非憲度況國家丕承正統凡百憲章悉從損益惟視朝之禮尚屬因循竊見長春觀正與文德殿南北相對伏請改稱此殿以為上閣作隻日立仗視朝之所其崇德殿崇政殿即唐之延英殿是也為隻日常時聽斷之所庶乎臨御之式允協前經今輿論乃以入閣儀注為朝廷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六

非常之禮甚無謂也臣又案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謂之三司署為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畢分行侍立于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人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之赫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以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成隻日臨朝隻日不坐其隻日或遇大寒盛暑陰霍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隻日宰相當奏事即是特開延英召對或蠻夷

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紫宸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臨朝太數視政過赫望依唐時舊規隻日視朝隻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霍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隻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及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勳臣歸朝亦特開上閣引見竝請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 癸未保康軍節度使劉繼元卒追封彭城郡王 辛卯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會韓丕畢士安李至等觀御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并三體詩書石帝聞之賜上尊酒大官設盛饌至等各賦詩以紀其事宰相李昉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七

張齊賢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亦賦詩頌美易簡悉以奏御 先是左司諫直史館謝泌奉詔發解國子學舉人黜落既多羣聚誼話懷甑以伺其出泌知之潛由它徑入史館數宿不敢歸請對自陳帝問何官駟道嚴肅都人畏避有以臺雜對者癸亥命泌為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國子學發解舉人別敕差官主之蓋自泌始也 是月遼始開李繼遷內附使其招討使韓德威往諭之 女真首領野里雉等上言契丹怒其朝貢中國去海岸四百里下三柵柵置兵三千絕其貢路於是汎海入朝求發兵與三十首領其平三柵若得師期

即先赴本國願聚兵以俟帝但降詔撫諭不爲出師其
後遂歸於遼取異女真請宋攻遼長編不繫契丹國志作十二月今從之是歲遼
放進士石用中一人

三年遼統和十年春正月丙申朔朝元殿受朝羣臣上壽用

雅樂宮縣登歌 丁酉遼禁喪葬禮殺馬及藏甲冑金

銀器玩 諸道貢舉人萬七千三百皆集闕下辛丑命

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等同知貢舉既受詔徑赴貢院

以避請求後遂爲常制 乙巳令常參官各舉京官一

人充升朝官 丙午令宰相以下至御史中丞各舉朝

官一人爲轉運使又詔所舉京官除三司三館職事官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八

已升擢者不在薦論其有懷才外任未爲朝廷所知者

方得奏舉 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 杭州掌庫吏葉

彥安等百二十三人欠錢假日官倉米八十四萬餘石

鹽五萬餘石甲申詔竝除之 鹽鐵使魏羽等言諸州

茶鹽主吏多負官課請行決罰帝曰當案問其實若水

旱災診致官課虧失者非可加刑也帝王者爲天下主

財耳卿等司計當以公正爲心無事割削致害民而傷

和氣 遼招討使韓德威奏李繼遷稱故不出至靈州

俘掠以還壬午遼免雲州租 三月乙未朔以趙普爲

太師封魏國公 戊戌覆試合格進士帝納將作監丞

蒲田陳靖疏始令糊名考校得汝陽孫何以下凡三百

二人竝賜及第五十一人同出身辛丑又覆試諸科擢

七百八十四人竝賜及第百八十人出身就宴賜御製

詩三首箴一首及新刻禮記儒行篇先是胡旦蘇易簡

王世則梁顥陳堯叟皆以所試先成擢上第由是士爭

尙放速或一刻數詩或一日十賦是科內出卮言日出

賦題試者駭異不能措詞相率扣殿檻上請而會稽錢

易年十七日未中所試三題皆就言者指其輕俊黜之

戊午以高麗賓貢進士四十人竝爲祕書郎遣還 詔

有司詳定稱法別爲新式頒行之先是守藏吏受天下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九

歲輸金幣而太府寺權衡舊式輕重失律吏因爲姦上

計者坐逋負破產甚眾又守藏吏更代校計爭訟動涉

數歲及是監內藏庫官者劉承珪等推究本末改造法

制中外咸以爲便 鹽鐵判官左司諫安陽韓國華等

言備位諫官兼職計司獨不得從宴遊願兼領館職乙

巳命國華等直昭文館三司屬官兼直館自國華等始

辛酉令有司以二月開冰獻羔祭韭先是近代相承

用四月蓋誤幽詩四之日爲今四月也祕書監李至請

改之 夏四月丁丑詔江南兩浙荆湖吏民之配嶺南

者還本郡禁錮 癸未帝作刑政稼穡詩賜近臣 庚

寅遂主命羣臣較射五月癸巳遂以朔州流民失所給
復三年 己酉帝以時雨久愆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
諸路案決刑獄是夕雨庚戌宰臣相率稱賀帝曰朕所
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斂括克牧守不能宣布
詔條卿士莫肯修舉職業耳李昉張齊賢等上表待罪
帝曰朕中心苟有所懷即言之既言即無事矣然中書
庶務卿等尤宜盡心 甲寅始命增修祕閣 六月甲
申有蝗自東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帝謂宰相曰此蟲
必害田稼朕憂心如搗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對曰
此蟲因旱乃生類雨則不能飛聖心憂念黎庶固當感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十

通天地是夕大雨蝗盡殫攷異李燾曰續訓載聖語于
二年然二年蝗未嘗過京師
也今從實錄實訓稱呂蒙正而
二年蒙正已罷相故改其名 京畿大穰辛卯分遣
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貯之
命日常平俟歲饑即減價糴與貧民遂為永制 秋七
月壬辰朔置三司都勾院命右諫議大夫張昞判之
乙巳太師趙普卒己酉帝聞訃悲悼謂近臣曰普事先
帝與朕最為故舊向與朕嘗有不足眾人所知朕君臨
以來每待以殊禮普亦傾竭自效真社稷臣也因出涕
左右皆感動廢朝五日遣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
如式贈尚書令追封真定王謚忠獻帝撰神道碑親八

分書以賜焉初普從太祖于側後既貴後屢以微時所
不足者言之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
物色之矣自是不敢言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
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弟闔戶啟篋取
論語讀之竟日及臨政處決如流普事兩朝出入三十
餘年剛毅果斷能以天下為己任宋初在相位者未有
其比然性淡沈有岸谷而多忌克廷美德昭之死與有
力焉君子惜之攷異長編云普遺親吏謂太平宮致禱
神為降語曰趙普開國忠臣久被病亦
有冤累耳蓋指涪陵事也吏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
神語涕泗感咽且言涪陵自作不靖故抵罪豈當咎余
但願速死與而論於幽冥以直之是夕卒嚴冬友引類
纂諸書載普撰青詞明已無罪為風捲去達於御前洪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十一

推存謂太宗碑文所云災骨隱指此事余 八月壬戌
謂諸說充屬傳聞碑文指災異耳今略之 朔祕閣成祕書監李至上言願比玉堂之署賜以新額
戊辰御飛白書祕閣二字賜之仍詔宰相樞密使與近
臣就觀置宴閣下直館各官皆預又賜詩以美其事
壬申詔徵終南山隱士种放辭以疾不至放七歲能屬
文與其母偕隱谷中以講習為業學者多從之得束脩
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善僻穀性嗜酒嘗種秫自釀
因號雲溪醉侯會陝西轉運使宋維幹言放才行詔使
徵之其母恚曰嘗勸汝母聚徒講學今果為人知不得
安處我將乘汝渡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

筆研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高節詔京兆府歲時存問以錢三萬賜之。戊子詔杭州民欠錢俶日息錢六萬八千餘貫並釋之。九月壬辰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鹽鐵副使謝泌嘗升殿奏事帝謂之曰大凡居職不可不勤朕每見殿庭兵卒能剗掃一席地剗汲一瓶水必記其姓名也。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或異宋史作乙帝曰卯今從長編但時和年豐百姓阜康朕之號亦何尚焉凡五上表終不許。己未幸祕閣觀書賜從臣及直館閣宴飲既罷又召馬步軍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三

縱觀羣書帝意欲使武將知文儒之盛也。冬十月辛酉朔折御知進白花鷹放之詔勿復獻。癸亥祕書監李至言願以帝草書千字文勒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得鍾繇破碑千餘字周興嗣次韻而成理亾可取孝經乃百行之本朕當自爲書之令勒於碑陰因賜至詔諭旨。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雜莫能甄別壬午命王沔謝泌王仲華同知京朝官考課張宏高象先范正辭同知幕職州縣官考課號曰磨勘院又命魏廷式與趙鎔李著同較三班院殿直以上功過。十一月己亥開封尹許王元僖早朝方坐殿廡中覺有疾徑歸府車

駕遽臨視疾已亟帝呼之猶能應少選薨年二十七帝哭之慟追贈太子諡曰恭孝詔以將有事于南郊前十日而許王薨案禮於天地社稷之祀並不廢緣請謁太廟恐非便集公卿議之吏部尚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從之。初王沔罷政歸私第會中書小吏舊罪發事連中書因有奏毀沔者帝詰之曰呂蒙正有大臣體王沔甚明敏毀者慙而退及沔同知京朝官考課所奏條目細碎物論甚譁而沔自謂直清無私固結人主求再入庚子沔視事省中暴得風眩疾昇歸第卒優詔贈工部尚書。恭孝太子元僖性仁孝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三

姿貌雄毅沈靜寡言尹京五年政事無失帝尤所鍾愛及薨追念不已或悲泣達旦作思亾子詩以示近臣未幾有言元僖爲嬖妻張氏所惑專恣推僕妾有至死者向元僖不知爲張氏於都城西佛寺招魂葬其父母僭差踰制又言元僖因誤倉它物得病及其宮中私事帝怒命緝殺張氏捕元僖左右親吏繫獄令王繼恩驗問悉決杖停免捕燒張氏父母冢基親屬皆竄遠惡丙辰詔罷冊禮但以一品鹵簿葬焉。禮儀使蘇易簡上言曰伏以聖朝親祀園丘以宣祖侑神作主此則符聖人大孝之道成嚴父配天之儀恭惟太祖皇帝光啟丕圖

躬臨大寶以聖授聖傳于無窮謹案唐永徽中以高祖
太宗同配上帝望將來親祀郊丘奉宣祖太祖同配其
常祀孟春祈穀孟冬神州季秋大享以宣祖崇配冬至
園丘夏至皇地祇孟夏雩祀以太祖崇配詔從之 十
二月遼遣東京留守蕭恆德伐高麗高麗王王治初不
設備既乃以侍中軍使內史侍郎徐熙為中軍使門下
侍郎崔亮為下軍使軍於北界旋聞遼師攻蓬山郡獲
先鋒軍使尹庶顏等高麗兵不得進

四年遼統和十一年春正月庚寅朔親饗太廟 辛卯合祭天
地于園丘以宣祖太祖升配大赦天下度支副使謝泌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古

條上郊祀賞給軍士之數帝曰朕愛惜金帛正備賞賜
耳泌因曰唐德宗朱泚之亂後唐莊宗馬射之禍皆賞
軍不豐所致今陛下躬御菲薄賞賜優厚真歷代王者
之所難也 遼蕭恆德移檄高麗責令降款國王王治
數遣使不得要領徐熙請往奉書如遼營使譯者問相
見禮德恆曰我大朝貴人宜拜於庭熙持不可恆德乃
許升堂行禮恆德曰新羅及高句麗之地我所有也而
汝國侵蝕之又與我連壤而越海事未是以來討今能
割地以獻而修朝聘可以無事熙曰我國即高句麗之
舊故號高麗都平壤若論地界上國之東京皆在我境

何得謂之侵蝕乎且鴨綠江內外亦我境內今女真據
其間道路梗澀甚於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
今逐女真還我故地築城堡通道路則敢不修貢恆德
以其語聞遼主許罷兵王治大喜即遣其侍中朴良柔
為禮幣使奉表請罪遼主命取女真鴨綠江東數百里
地賜之政異遼以地賜高麗後編併書於前 二月己
未朔日有食之政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契丹附 戊
戌詔賜京城高年帛百疋者一人加賜塗金帶 癸亥
廢沿江權貨八務聽商人買販 乙丑加高麗國王王
治檢校太師以高麗遣使入貢也又封靜海軍節度使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五

黎桓為交阯郡王 帝以江淮浙陝比歲旱災民多轉
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已卯遣工部郎中韓援考功員
外郎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撫俾招集流亡導揚墾遇
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者悉許優宥從事官
吏罷輒苛刻者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 丙戌
以磨勘京朝官院為審官院幕職州縣官院為考課院
時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之名非典訓也故易之
蜀土富饒孟氏割據府庫益充益及王師平蜀孟氏所
儲悉歸內府後言事者競起功利成都除常賦外更置
博買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私布帛日進上

供又倍其常數司計之吏析及秋豪蜀地狹民稠耕稼
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井者復糶賤販貴以奪其
利青城縣民王小波聚徒眾起而為亂謂眾曰吾疾貧
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民多來附者遂攻掠邛蜀諸縣
是月寇彭山縣令齊元振率兵拒之為小波所殺初祕
書丞張樞使蜀奏官吏不法者百餘人多坐黜免獨稱
元振清白彊幹朝廷賜璽書獎諭元振實貪暴既受詔
益恣橫受賦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知民怨怒因襲殺
之散其金帛剖元振腹實以錢刀蓋惡其誅求之無厭
也賊黨由是愈熾 朝廷自克平諸國財力雄富然聚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六

兵京師外州無蓄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費用浸多
帝孜孜庶務動以愛民惜費為本戊子有司言油衣布
幕破損者數萬段欲毀棄之帝令煮浣染以雜色制為
旗幟數千 左司諫張觀因對言揚州民多鬪會請革
殘稅帝曰近已免貧下民秋稅何為復有理納觀曰細
民姦猾多以佃戶託名貧下僥倖調減惟實貧下者尚
有殘欠上再三歎息曰兩稅調減朕無所惜若實惠及
貧民雖每年放卻亦不悞也今城郭并兼之家賤削貧
民豪猾之徒隱漏租賦此甚弊事安得良吏規制稱朕
之意乎 初何承矩至雄州即建屯田之議會臨津令

黃懋亦上書言闕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
河北州軍陂塘甚多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內公
私必獲大利因詔承矩往河北諸州案視復奏如懋言
三月壬子以承矩為制置河北緣邊屯田使懋為大理
寺丞充判官發雄莫霸諸州平戎破魯順安諸軍戍卒
萬八千人給其役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河
北霜早初年稻不成懋乃取江東早稻種七月熟者課
令種之是年八月稻熟始承矩建水田之議沮者頗眾
武臣亦恥於營葺佃作既而種稻不熟羣議益甚幾罷
其事及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自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七

是葦蒲歲蛤之饒民賴其利甲午先載承矩上言即命
大作為水田及壬子乃以承矩為制置使懋為判官案上
得懋書又令承矩案視承矩復奏然後施行甲午日未
有大作為水田之命也今並從本 詔權停貢舉 成德
志甲午初六日壬子二十四日 節度使田重進改授永興軍節度使帝謂陝西轉運使
鄭文寶曰重進先朝宿將宣力於國卿宜善待之文寶
再拜奉詔始帝在藩邸愛重進忠勇嘗令給以酒炙重
進不肯受使者曰晉王賜汝汝安得拒重進曰我止知
有陛下不知有晉王卒不受帝嘉其質直故始終委遇
焉 詔大理所詳決案牘即以送審刑院勿復經刑部
詳覆 夏四月己卯命諸司奉行公事不得輒稱聖旨

五月壬寅帝謂宰相李昉等曰朕觀在位之人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朕日夕焦勞略無寧暇臣主之道當如是邪昉等惶懼拜伏帝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耳

丙午張洎赴翰林帝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它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為之 丁未廢京朝官差遣院令審官院總之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審官院考覆功過以定升降又以判流內銓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虞部員外郎王旦等同兼知考課院凡常調選人流內銓主之奏舉及歷任有殿累者考課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六

院主之且祐子也 戊申詔罷鹽鐵度支戶部等使三司但置使一員判官六員推官三員從殿中丞馬應昌議也以鹽鐵使魏羽判三司 初京西轉運副使盧之翰建議以洪水泛溢侵許州民田請自長葛縣開水河導洪水分流二十里合於惠民河至是役成之翰以勞加戶部員外郎為陝西轉運使發異李蕭日本志在淳化二年今從本傳因遷官乃 六月戊午朔詔中丞已下皆親臨鞠獄 丙寅吏部侍郎平章事張齊賢罷為尚書左丞先是殿中丞朱貽業參政李沆之姻也與諸司副使王延德同監京度延德託貽業白沆求補外官沆以語齊賢齊賢以聞

帝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皆不以實對齊賢不欲援沆為證乃自引咎遂至罷相物論美之發異宋史當時有兩王延德一為東明人一為大名入皆以事晉邸進而大名之延德嘗以罪貶秩或即坐此事長編不著其里居今亦闕之 壬申知樞

密院事張遜貶右領軍衛將軍同知院事寇準罷守本官遜素與準不協歎爭事帝前帝將罷之一日準與溫仲舒同出禁中道逢狂人迎馬首呼萬歲右羽林大將軍王賓與遜相厚又知遜與準有隙因奏其事準自辨云實與仲舒同行而遜令賓獨奏臣遜執資奏斥準辭意甚厲因互發其私帝怒故貶遜而罷準 以涪州觀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九

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劉昌言同知院事呂端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為時望所歸或短之於帝前且言其辭語難曉帝曰惟朕能曉之 戊寅命左諫議大夫魏庠司封郎中知制誥柴成務同知給事中事凡制敕有未便宜準故事封駁以聞從左諫議大夫魏羽請也 先是帝急召廣南轉運使開封向敏中歸闕權工部郎中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鄧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才秋七月癸酉以向敏中張詠同知銀臺通進司視章奏案牘以稽出入己酉並

命爲樞密直學士 庚戌雍邱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
宮嬪嬙帝謂宰相日程疏遠小臣不知宮闈中事內庭
給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
朕必不學秦皇漢武作離宮別館取良家子以充其中
貽萬代譏議李昉曰陛下躬履純儉中外所知臣等家
人皆預中參備見宮中簡約之事程微賤輒陳狂瞽妄
加黜削以懲妄言帝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程不知
耳 遼境自夏末大雨至是桑乾羊河溢居庸關西害
禾稼殆盡奉聖南京居民廬舍多墊溺 是月置諸路
茶鹽制置使 八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是月日食契丹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三

國志同宋 史書之 帝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
易簡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帝覽賦嘉賞手詔褒之
它日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敬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
不識其名及晚朝帝曰卿所玩得非敬器邪易簡曰然
乃江南徐遊所作即取至便坐帝親較試再三嗟賞易
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滿則覆物盛則衰
願陛下持盈守成慎終如始以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
甚 通進銀臺司舊隸樞密院凡內外奏覆文字必關
二司然後進御外則內官及樞密院吏掌之內則尚書
內省籍其數以下有司或行或否得緣而爲姦禁中其

知外司無利舉之職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初自嶺南召
還即具言其事請別置局命官專校其簿籍以防壅遏
帝嘉納之癸酉詔以宣徽北院廳事爲通進銀臺司命
敏中及張詠同知二司公事凡內外章奏案牘謹視其
出入而句稽焉月一奏課事無大小不敢有所留滯矣
發敕司舊隸中書尋令銀臺司兼領之 初黃州團練
副使王禹偁量移解州因左司諫呂文仲巡撫陝西疏
言父老求徙東土帝即詔禹偁還朝已卯授左正言謂
宰相曰禹偁文章獨步當世然賦性剛直不能容物卿
等宜召而戒之尋命直昭文館 九月乙巳以給事中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六

三

封駁隸通進銀臺司一應詔敕並令向敏中張詠詳酌
是否然後行下時泰寧節度使張永德爲并代都部署
有小校犯法永德笞之至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且
言永德方任邊寄若以小校故推辱主帥臣恐下有
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詠復引前
事爲言帝改容勞之 是秋久雨不止朱雀崇明門外
積水尤甚往來浮輿後以濟壁壘廬舍多壞近甸秋稼
多敗流移甚眾陳穎宋毫間盜賊羣起商旅不行帝以
陰陽愆伏罪由公府切責宰相李昉等曰卿等盈車受
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慙懼拜伏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遷去齊魯齊魯郡都督劉光遠等以齊魯地有積粟穀宜置軍都督

宋紀十七 起昭陽大荒落十月盡閏
達致祥六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四年 遼統和十一年 冬十月甲申朔遼主如蒲瑰坂 庚

申尚書左丞張齊賢出知定州齊賢自言母孫氏年八

十五抱羸疾不願離左右帝許之齊賢在相位時母入

謁禁中帝嘆其壽考有令于多賜手詔存問別加錫與

搢紳以為榮齊賢尋遭母喪水漿不人口者七日自是

日啖粥一器終喪止食脫粟飯 先是大名府豪民有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時芻菱者將圖厚利誘姦人潛穴河隄歲仍決温知府

事趙昌言識其故一日隄吏告急昌言命徑取豪家厝

積以給用由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河決澶州西北流入

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率卒負土填之數不及千乃索

禁旅佐其役或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墊人民且

溺汝輩會厚祿欲坐觀邪敢不從命者斬眾股栗趨事

不決辰而城完帝聞而嘉之壬戌降璽書獎諭 詔罷

諸路提點刑獄司歸其事於轉運司 詔審官院自今

京朝官未歷州縣者不得任知州通判從蘇易簡請也

庚午從判三司魏羽言始分天下州縣為十道曰河

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兩浙東西廣南以京

東為左計京西為右計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

中分十道以隸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 辛未右

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

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温仲舒並罷守本官翰林學士

張洎草制言昉任在變調陰陽乖戾宜加黜削以儆具

臣帝不從制詞仍以久壅化源漢辜物望責之 是日

以吏部尚書呂蒙正守本官平章事蒙正初為相時金

部員外郎張紳知蔡州坐賊免或言於帝曰紳洛中豪

家安有求昧乃蒙正未第時句索於紳不能如意致其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罪耳帝即命復紳官蒙正終不自辨未幾罷相會考課

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為相帝謂曰張

紳果實犯賊蒙正亦不謝 以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

為給事中參知政事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由知制

誥為學士年未滿三十在翰林八年寵遇絕倫或一日

至三召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沆參政乃以易簡為

承旨錫賚與參政等帝意欲遵舊制且俟稔其名望乃

正台席而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召見亟言時政闕

失沆等罷即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嘗入禁中賜冠

帔命坐問何以教子對曰幼則束以禮讓長則訓以詩

書帝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是日又以樞密都承旨趙
鎔直學士向敏中竝同知樞密院事鎔等入對帝曰叻
黃中等以循默守位故罷卿等宜各勦力以副超擢

壬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
之常不樂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
當以爲樂也數日輒復問左右對如初其後有揣帝復
召用準者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念間準日置酒縱飲
未知亦念陛下否帝默然 丁丑以知大名府趙昌言
爲給事中參知政事命乘疾置以入卽赴中書視事時
京城連雨昌言請出廐馬分布外郡就秣言事者或以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三

盛秋備邊馬不可闕昌言曰塞下積水瀰漫必無南牧
之患乃從其議 虞部員外郎知制誥王旦趙昌言壻
也昌言既參政旦以官屬當避嫌引唐獨孤郁權德輿
故事辭職癸未命爲禮部郎中集賢院修撰及昌言罷
乃復令知制誥 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嘗引對
選人帝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辭藻至今尚苦心讀
書江東士人中之冠也然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恃
文學亦無所取呂蒙正曰裴行儉不取王楊盧路正爲
其無德耳 京畿民有擊登聞鼓訴失報朕者詔令賜
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細事亦爲驚決大可笑也然

惟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冤民 攷異王得臣塵史誤以
此事爲太祖朝非是今

從長 閏月己亥帝謂輔臣曰朕聞孟昶在蜀亦躬親
國政然於刑獄優游不斷亦有大辟罪人臨刑必令人
偵伺其言一言稱屈卽移司覆勘至有三五年閒不決
者以爲夏禹泣辜竊效之而不明古聖之旨蓋大禹自
悲不及堯舜致人死法所以下車而泣今犯罪之人苟
情理難恕者朕固不容也參知政事蘇易簡趙昌言對
曰臣等聞李煜有國之日亦如此每夏則與罪人張紗
廚以禦蚊蚋冬則給與衾被恣其安暝如犯大辟者仍
令術士然燈以下之苟數日閒燈不滅者必移司勘劾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四

恐其冤枉至有冬月罪人戀其溫煥而不願疏放者帝
笑曰庸暗如此不亾何待 己酉置三司總計度使以
陳恕爲之凡議論計度竝令恕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
令互出難以經久極言其非便帝不聽 周太后符氏
卒 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趙保吉保吉遂
卒 邊人四十二族寇環州邊將多爲所敗 十一月甲
寅朔日南至御朝元殿受朝帝孜孜爲治每旦御長春
殿受朝聽政罷卽御崇政殿決事比至日中尚未御會
己未金部員外郎謝泌請自今前殿聽政畢且進會然
後御便殿決事不報既而謂宰相曰文王自朝至於自

中民不遑暇食此自有故事然必此奏亦臣子愛君之忠也又嘗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為善百年之內亦無幾耳可不勉乎 呂蒙正入對論及征伐帝曰朕比來用師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民燔滅盡矣蒙正對曰前代征遼人不堪命隋煬帝全軍陷沒唐太宗身先士卒終無所濟蓋治國之道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歸帝然之 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丁卯宴長春殿以勞之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竝赴宴從蘇易簡之請復舊制也易簡數舉翰林中故事前為承旨時帝待若賓友及參大政亦見帝不復有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五

款接之意但正色責吏事而已易簡乃悔其求進之速 癸酉罷隴州所獻白鷹 先是緣江多盜詔以內殿崇班楊允恭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擊輕舟伺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出城三鼓遇賊百餘拒敵久之悉梟其首又趨通州境上躡海賊賊繫眾舟張幕發勁弩短礮允恭兵刃所向多為幕所縈礮中允恭左肩流血及袖容色彌壯徐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鈎撒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擒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以功轉洛苑副使管句江淮兩浙都大發運肇劃茶鹽捕賊事賜紫袍金帶錢五十萬

先是三路轉運使各領其職或庫庾多積而軍士舟楫不給雖以官錢雇丁男挽舟而土人憚其役以是歲上供米不過三百萬允恭盡籍三路舟卒與所運物數令諸州擇牙吏悉集允恭乃辨數授之江浙所運止於淮泗由淮泗輸京師行之一歲上供者六百萬 十二月戊申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江源縣玘射中小波額既而玘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眾推其黨李順為帥致異老學菴筆記云王小波之亂自言我王之遺孤初蜀人有晨興過摩訶池上者見錦箱錦囊覆一襁褓嬰兒見有片紙在其中書曰蜀中義士為我善之人知其出於宮中因收養焉順是也蜀人感而從之未幾小波戰死眾推順為王下令復姓孟榮聞見錄亦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六

言孟和子今為孟氏不絕此蜀人懷孟氏舊恩而為此言至李順稱孟氏孤乃詐稱此錄之故智耳今不取 初小波之黨止百人州縣失於備禦所在盜賊爭附之張玘之死也其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使去賊勢由是日盛眾至數萬攻陷蜀邛諸州殺官吏無數 是歲遣放進士石熙載等二人五年遼統和春正月癸丑朔遼瀋陰鎮水漂溺三十餘邛遼主命疏舊渠甲寅行在五十里內租戊午免宐州賦調 戊辰上元節帝御樓賜從臣宴語宰相呂蒙正曰晉漢兵亂生靈凋喪殆盡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存念上天之貺致此艱盛乃

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集故辭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未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多其伉直帝嘗論中書選人使朔方蒙正退以名上帝不許它日三問三以其人對帝怒投其書于地曰何太執邪蒙正徐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嬖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蒙正指笏俛而拾其書徐懷之而下帝退謂左右曰是翁氣量我不如卒用蒙正所選復命大稱旨帝於是益知蒙正能任人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七

初右諫議大夫許驥知成都府及還言於帝曰蜀土雖安其民浮窳易擾願謹擇忠厚者為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閬門使吳元載實代驥為成都元載頗尚苛察民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為盜元載不能捕滅於是李順構亂東上閬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阨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順引眾攻成都燒西郭門不利去攻漢州彭州連陷之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已已城陷載與轉運使樊知古斬關而

出帥餘眾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僭號大蜀王改元曰應運遣兵四出侵掠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 寬饑民罪從蔡州知州張榮等請也凡因饑持杖劫人家藏粟止誅為首者餘悉以減死論 靈州及通遠軍皆言趙保吉攻圍諸堡衆侵掠居民帝聞之大怒決意討之癸酉命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繼隆為河西兵馬都部署尚會使尹繼倫為都監以討保吉 甲戌帝始聞李順攻劫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為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 吏部尚書宋琪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八

判官經涉五年邊境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熟戶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戶居深山僻遠者謂之生戶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到接界熟戶使為鄉導其強壯有為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而步卒多持弓弩槍鎗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俟見坦途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係無虞也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勅敵誠如鷄肋若得山山布陳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漢人則饋運艱難窮迫則窟穴幽邃莫若緣邊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邊矣又臣曾

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勝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栢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竝為要衝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奏入帝密寫其奏令李繼隆王繼恩擇利而行左正言直昭文館王禹偁言臣淳化二年任商州團練副使之日故團練使翟守素兩曾夏州駐泊守素與臣同看報狀見李繼遷進奉事因謂臣曰此賊未是由衷必恐終懷反側又言繼遷曾被左右暗箭射之面上創疤尚存臣自聞此語貯於心以為此賊不必力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九

除自可計取語曰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伏望曉諭蕃戎及部下逼脅之徒過上驍雄之士多署賞賜高與官資使左右生心蕃戎并力繼遷身首不梟即擒恐小蕃力所不加則少以官軍應接何必苦煩睿略多舉王師且自陝以西歲非大稔加之餽餉轉恐彫殘河北雖是豐登須修邊備況此賊通連北敵朝廷具知周亞夫所謂擊東南而備西北正在此時也不可忽茲小豎弗顧遠圖遼霸州民李在宥年百三十有三賜束帛錦袍銀帶月給羊酒仍復其家辛巳詔除兩京諸州淳化三年通負二月甲申朔帝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

料賊勢猖熾如此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朕當部分軍馬旦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竝為峽路隨軍轉運使工部郎中劉錫職方員外郎周渭為峽路西至西川隨軍轉運使馬步軍都軍頭王果帥兵趨劍門崇儀使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竝受招安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蜀人不宐復遣入蜀帝益倚信之李順分遣數千眾北攻劍門劍門疲兵纔數百都監開封上官正奮厲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軍宿翰領麾下投劍門適與正兵合遂迎擊賊眾大破之斬賊幾盡餘三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悉命斬於東門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

外初朝廷淡以棧路為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是閬道無壅甲辰以正為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部署翰為昭州刺史己酉以兩川盜賊徒封蓋王元傑為吳王領淮南鎮江節度使初考功郎中姚坦為蓋王府翊善好直諫王嘗作假山所費甚廣既成召僚屬置酒其觀之眾皆嘆美坦獨俯首不視王彊使視之坦曰但見血山耳安得假山王驚問其故對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鞭笞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稅賦所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有以坦言告之帝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為命亟毀之王母有

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右
乃教王稱疾不朝帝日使醫視疾逾月不瘳帝甚憂之
召王乳母入宮問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
檢束王起居會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帝怒曰吾選
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為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
而又詐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王年少未知出此
必爾輩為之謀因命粹之後園杖之數十召坦慰諭之
曰卿居王官為羣小所嫉大為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
譏言朕必不聽也攷異李燕曰石介聖政錄謂問坦言
為封亮王時故耳據本傳乃元傑為益王時元傑二十
三歲自益改封吳真宗初乃自益改封亮其封益時才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一

十一歲故太宗云王年少不知出此也本傳載此事殊
不詳頗譏坦許直蓋真宗嘗召戒坦令婉詞非太宗也
本傳但云上不云真宗疑傳亦以上為太宗也今茲從
聖政錄及司馬光記問所載然記問猶以益王為亮王
今改令諸路轉運司每歲部內諸州民租轉輸它郡
者通水運處當調官船不通水運處當計度支給勿得
煩民轉輸 帝謂宰臣曰倖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
其甚者斯可矣近來綱運之上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
不妨公一切不問冀得官物至京無侵損耳呂蒙正對
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
知以大度容之則庶事俱濟 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
前軍所至賊黨敢抗王師即當誅殺其偶被脅從而能

歸順者竝釋之倍加安撫 高麗始用遼年號丁巳遣
使告行正朔乞還俘口遼主許其贖還遣崇祿卿蕭述
管御史大夫李沆齋詔撫諭之 大理評事陳舜封父
隸教坊為伶官坐事跡而流海島舜封舉進士及第任
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
事言辭捷給舉止類倡優帝問誰之子舜封自言其父
帝曰此真雜類豈得任清望官蓋宰相不為國家澄汰
流品之所致也遂命改秩為殿直 宋亳民市牛江淮
閒未至帝以時雨沾足慮其耕稼失時會太子中允武
允成獻踏犁以人力運之不用牛帝亟令秘書丞陳堯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一

變等往宋州依其制造成以給民民甚賴焉 戊辰復
以國子學為國子監改講書為直講從判學李至請也
趙係忠問王師來討係吉乃先攜其母及妻子卒吏
壁野外上言已與係吉解仇貢馬五十匹乞罷兵帝怒
立遣中使命李繼隆移兵擊係忠於是繼隆兵壓境係
吉反圖係忠夜襲之係忠僅以身免走還城中資財器
用係吉悉奪之初係忠遣其指揮使趙光嗣入貢光嗣
頗輸誠款詔補供奉官再遷禮賓副使係忠動靜光嗣
必以聞及係忠陰結係吉光嗣潛知之因出家財散士
率誓以效順係忠既還光嗣執之幽於別所丁丑開門

納我師繼隆入夏州擒係忠檻車送闕下收穫牛羊鎧甲數十萬係吉引眾遁去裨將侯延廣等議誅係忠及出兵追係吉繼隆曰係忠几上肉耳當請於天子今係吉遠竄千里窮殫難於轉餉宜養威持重未易輕舉也延廣等伏其言攷異李焘曰秦翰傳云王師次延州翰緩其陰謀及王師至翰又誡係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並驅而出係忠遂就擒案係忠先已出次野外既為係吉所獲乃還光嗣遂執之初環州民與吐蕃相貿易安得與翰俱迎王師也 多欺奪之或致鬪訟官又弗直故蕃情常怨及崇儀使柳開知州事乃命一其物價平其權量擒民之欺奪者置於法部族翕然向化是春徙知邠州時調民送軍儲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三

環州歲已再運民皆蕩析產業而轉運司復督後運民數千人入州署號訴且曰力所不逮願就死開亟移書轉運使曰開近離環州知其芻粟可支四年今蠶農方作再運半發老幼疲弊畜乘困竭奈何又苦之如不罷開即馳詣闕下白於上前矣卒罷之 夏四月壬午朔詔應天下主吏先逋欠官物令元差官典及旁親人均酌填納者几四十五萬貫匹斤石勿復理自今守藏掌庾筭榷等虧欠官物止令主吏及監臨官均償之 癸未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李至翰林學士張洎史館修撰張佖范杲同修國史先是帝語宰相曰太祖朝事可

目相接今實錄中頗有漏略可集史官重撰蘇易簡對曰近日委學士扈蒙修史蒙性選怯逼於權勢多所回避甚非直筆帝曰史臣之職固在善惡必書無所隱耳咎唐元宗欲焚武后史左右以為不可使後代聞之足為鑒戒因言太祖受命之際固非謀慮所及咎曹操司馬仲達皆數十年窺伺神器先邀九錫至於易世方有傳禪之事太祖盡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寶非有意也當時本末史官所記殊為闕然宜令至等別加綴緝故有是命 甲申帝問趙係忠成擒詔以趙光嗣為夏州團練使高文旺為綏州團練使削係吉所賜姓名復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四

為李繼遷初係吉徙綏州民於平夏文旺擊走之以綏州內屬故有是命攷異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一十九係吉徙州內屬故有是命道元年九月與本傳不同今兩存之帝以夏州漢在沙漠本姦雄竊據之地將墮其城遷民於鉅綏開因問宰相夏州建置之始呂蒙正等對曰咎赫連勃勃僭稱大夏蒸土築城號曰統萬頗與關右為患若遂廢毀萬世之利也已西詔墮夏州故城遷其民於綏鉅等分給官地長吏倍加安撫 李繼隆開朝議欲墮夏州造其弟洛苑使繼和與監軍秦翰等入奏以為朔方古鎮賊所窺覷之地存之可依以破賊并請於鉅夏兩州南界山中增置係戍以扼其衝且為內屬番

部之蔽而斷賊糧運皆不報 丙戌史館修撰張佖言
 聖朝編年謂之日歷惟紀報狀略敘文至於聖政嘉
 言皇猷美事羣臣之忠邪善惡庶務之沿革弛張汗簡
 無間國經曷紀請置起居院修左右史之職以紀錄為
 起居注與時政記逐月終送史館以備修日歷帝覽而
 嘉之乃置起居院於禁中命梁周翰掌起居郎事李宗
 諱掌起居舍人事 辛卯遼主如南京壬辰遼以樞密
 直學士劉恕為南院樞密使 丙申以虢州團練使梁
 勛為鎮國行軍司馬初王化基治祖吉獄詢其豪王姓
 者云吾小民見州將貧乏相醜率為一日之壽豈知其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五
 犯法哉悵嘆不已化基詰其前後郡守王言三十年以
 來唯梁都官不受一錢餘無免者梁都官乃勛也有文
 詞太祖嘗欲令知制誥為時宰所忌遂止化基因言於
 帝時助已老病不任吏事特授華州行軍司馬給郎中
 俸料 丁酉掌起居郎事梁周翰請以所撰每月先進
 御後降付史館從之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帝嘗謂
 左右曰大凡帝王舉動貴其自然朕覽唐史見太宗所
 為益好虛名者也每為一事必預張聲勢然後行之貴
 傳簡策此豈自然乎且史才甚難務撫實而去愛憎乃
 為良史也 壬寅王繼恩言破賊於研口寨北過青疆

鎮遂平劍州及異李壽曰案張洎集賜王繼恩詔云大
軍十八日到綿州界其取劍州必又在此
太宗紀云四月壬午朔己亥王繼恩帥師過綿州賊潰
走追殺及溺死者甚眾庚子復綿州內殿崇班曹習破
賊於老溪復開州綿州巡檢使胡正遠帥兵進擊復巴
州王寅西川行營擊賊于研 先是陳滑蔡穎鄧金
 房州信陽軍皆不禁酒太平興國初京西轉運使程能
 請權之所在置官吏局署歲計所獲利無幾而主吏規
 其盈羨又酒多醜薄不可飲至課民婚葬量戶大小令
 酷帝知其弊戊申下詔募民自釀輸官錢減常課三之
 二使其易辦民有應募者檢視其資產長吏及其大姓
 其係之後課不登者均償之 己酉王繼恩言破賊五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六
 千眾於柳池驛峽路行營言賊三千眾攻廣安軍擊走
 之五月甲寅王繼恩言克綿州又言內殿崇班曹習分
 兵自葭萌趨老溪破賊萬餘眾遂克開州又言巡檢使
 胡正遠率兵破賊克巴州 丁巳王繼恩至成都引師
 攻其城即拔之破賊十餘萬斬首三萬擒賊帥李順異
 老學菴筆記云王師薄城且破矣李順忽飯僧數千
 人又度其童子亦數千人皆流府治削髮衣僧服後
 分東西兩門出盡順亦不知所在蓋自斃而逝矣明
 日王師入城捕得一婦士狀貌類順遂誅之而黃非也
 有帶御器械張舜卿者因奏事密言臣聞順已逸去所
 獻首蓋非也太宗以為善請將之功叱出將斬之已而
 貨之亦坐免官及真廟天禧初順竟獲於嶺南初欲誅
 之於市且令百官賀呂文靖為知雜御史以為不可但
 即獄中殺之始知其意非妄也案劇盜就擒賊
 黨多託言不死其意在扇惑愚民耳若李順之久而被

獲則城破時之逃去似非記言但宋史及長編俱不載在宋史固多脫漏李燾以蜀人記蜀事何以不載豈以傳聞之詞不足信邪今仍從宋史 王師之討李繼遷也府州觀察使

折御卿以所部兵來助趙保忠既擒御卿又言魏夏等州蕃漢戶八千帳族悉歸附錄其馬牛羊萬計戊午授御卿永安節度使賞其功也 丙寅趙保忠至自夏州白紗紗帽待罪崇政殿帝詰責數四保忠但頓首稱死罪詔釋之賜冠帶器幣令還第聽命仍勞賜其母丁卯以保忠為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 己巳以右諫議大夫張雍為給事中仍知梓州都巡檢內殿崇班盧斌為西京作坊使領成州刺史通判將作監丞趙賀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七

為太子中舍監軍供奉官辛規為內殿崇班節度掌書記施謂為節度判官節度推官陳世卿為掌書記權鹽院判官謝濤為觀察推官皆賞勞也雍初聞李順亂西川即謀為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又募疆勇共四千餘令官屬分主之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銷銅鐘為箭鏃伐木為竿紉布為索守械悉備遣官請兵於朝既而斌以十州之眾援成都弗克而還雍即委以監護之任子城先為江水所毀斌諭民掘堑濠丈引河水注之以環城李順遣其黨相貴帥眾二十萬來攻斌遂突出與賊戰賊大設梯衝夜攻城雍命發機石碎之火箭雜下賊稍

卻復治攻具于城西北隅雍給曰軍士趨治裝吾將開東門擊賊陽遣步騎五百臨東門賊升牛頭山瞰城中見之謂雍必出乃設伏于山之東隅以待雍即召敢死士百輩縋而下焚其攻具殆盡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不能進世卿素善射當城一面親中數百人賊浸盛同幕者皆謀自全世卿正色謂曰會君祿當委身報國奈何欲避難為它圖邪亟白雍曰此輩皆怯懦存之適足惑眾不若遣出求援雍從其言時賊圍城凡八十餘日會王繼恩遣內殿崇班石知容分數千兵來救賊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六

始潰去斌出兵追擊之降者二萬餘又被賊數萬眾解閬州圍斬三千人平蓬州於是雍使謂馳騎入奏帝手詔褒美自雍以下悉加賞雍德州人世卿南劍人 以少府少監雷有終為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倉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遇盜格鬪且行且戰進至廣安軍賊眾奄至鼓譟舉火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神氣自若賊既合圍有終引奇兵出其後擊之賊驚擾赴水火死者無算 王繼恩之克劍州也西京作坊使馬知節實為先鋒繼恩嫉其不附已遣守彭州配以羸兵三百州之舊卒悉召還成都賊

十萬眾攻城知節率兵力敵速草遑守州廨慨然嘆曰死賊手非壯夫也卽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復鼓譟以入賊眾敗去帝問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鈐轄時繼恩雖拔成都郭門十里外猶爲賊黨所據僞帥張餘復嘯聚萬餘眾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開州監軍江寧秦傳序死之初賊眾奄至傳序督士卒晝夜拒戰嬰城既久長吏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勉之眾皆感泣力戰旣而賊勢日盛傳序爲蠟丸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九

帛書遣人問道上言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城旣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勢攻夔州列陳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帝遣如京使白繼贊爲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道寇是月庚午繼贊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容腹背夾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爲之赤 辛未降成都府爲益州 壬申右僕射李昉以司空致仕大朝會令綴宰相班 歲時賜予不絕每遊宴多召之 丙子磔李順黨八人於鳳翔市 六月壬午朔白繼贊等捷書聞帝降詔嘉獎秦傳序家寄荆湘問其子東泝峽求其父尸比至夔

州船覆而死咸謂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帝嗟惻久之錄傳序次子照爲殿直以錢十萬賜其家 辛卯詔赦李順脅從註誤 賊攻施州指揮使黃希遜擊走之 戊戌峽西行營破賊于廣安軍又破賊張罕二萬眾于嘉陵江口又破于合州西方溪俘斬甚眾 戊申以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高瓊爲鎮州都部署 賊攻陵州知州張旦招集民丁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 庚戌高麗國王治以遼師侵掠其境遣使來乞師帝以北邊甫寧不可輕動于戈厚禮其使而歸之仍優詔荅治自是高麗朝貢遂絕 是日遼行大明歷可汗州刺史賈俊

續資治通鑑

卷十七

十

所造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遼主壽昌皇帝景宗御製續編北湖學館有影宋書卷一百一十五

宋紀十八

起開建乾祥七月盡柔兆活離六月凡二年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淳化五年

遼統和十二年秋七月辛亥朔日有會之致異宋史不載是月

日會今從遼史

賊攻宿州知州李簡等堅守踰月賊引去

以戶部員外郎魏廷式同勾當自陝西至益州轉運事

廷式嘗入朝奏事帝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

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為宰相

而至也帝即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萬令還任

續資治通鑑卷十八

先是遼政事令室昉薦韓德讓自代不許遂主以其

年老苦寒賜貂皮衾褥許乘輦入朝至是病劇辛酉遣

翰林學士張幹就第授中京留守

致異遼史百官志稱昉為中京留守治大

定府錢竹汀謂遼中京大定府本奚王牙帳地統和二

十五年始築城稱中京不應此時即有留守當是南京

之謫昉本以南京副留守入參政事及統和八年請致

政太后令常居南京至是以病劇遣使就第拜留守必

是南京非中京也但遼史紀傳及百官志並作加尚父

中京今姑從其舊而兼采錢說俾後人論定焉旋卒轅胡二日贈尚書令致異室昉之沒徐氏後編繁

室昉以德讓代為北府宰相仍領樞密使監修國史

乙亥李繼遷遣牙校以良馬來獻且謝過猶稱所賜姓名

名荅詔因稱之 已卯遼以翰林承旨邢抱朴參知政

事八月庚辰朔遼太后命皇太妃領西北路烏古等

部兵及永興官分軍撫定西邊以蕭達蘭督其軍事

壬午帝謂近臣曰孝者人倫之重古之人三年守墳墓

今臣僚子弟以祖父亾歿或與敘用意在繼其後嗣然

有不俟百日便與朝集者朕每觀之中心不忍趙昌言

曰陛下如此宣諭乃敦厚風俗之旨也遂詔文武百官

子孫因父兄亾歿敘用未經百日不得輒赴公參令御

史臺專知糾察并有冒哀求仕釋服從吉者竝以名聞

庚寅殿中丞建安李虛已以得御書印紙上表獻詩

自陳祖母年八十餘喜聞其孫中循吏之目帝悅批紙

續資治通鑑卷十八

尾曰朕得良二千石矣賜以五品服改知遂州又別賜

錢五十萬以遺其祖母翼日對宰相言及之且曰已與

五十緡矣呂蒙正曰前所賜蓋五百緡帝曰此誤也然

不可追虛已父寅舉進士年六十餘以母老求致仕得

著作郎有詞學操行清苦虛已亦純孝篤謹家極貧雖

一時誤恩人以為殆天賜也 甲午詔自今朝幕職

州縣官等不得輒獻詩賦雜文若指陳時政闕失民間

利害直言極諫書即許通進其有宏才與學為人所稱

者令投獻于中書宰相第其臧否上之 乙未遼下詔

戒諭中外官吏丁酉遼主命錄囚雜犯死罪以下釋之

以劔南西川招安使王繼恩爲宣政使順州防禦使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爲宣徽使帝曰朕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它官宰相力言繼恩功大非此不足以賞帝怒責宰相等因議別立宣政使名以授之左諫議大夫知審刑院許驥等上重刪定淳化編敕三十卷詔頒行之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也朝議欲遣大臣慰撫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專以宴飲爲務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又令騎兵持博局碁枰自隨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三

縱所部剽掠子女金帛餘賊進伏山谷間郡縣有復陷者帝屢遣使督戰意頗狀兵會昌言攝祭太廟齋宿中書因召對滋福殿昌言卽于帝前指畫攻取之策帝甚喜癸卯命昌言爲川峽兩路都部署自繼恩以下竝受節度昌言懇辭帝不許厚賜遣行別賜手札數幅親授方略焉 峽路行營破賊帥張餘復雲安軍 李繼遷遣其弟延信奉表待罪且言違叛事出保忠願赦勿誅帝召見延信面加慰撫錫資甚厚 九月有司詳定大射儀并圖來上帝謂宰相曰俟弭兵與卿等行之上以蜀寇未平工部尚書辛仲甫素著恩信將令與疾招

撫會疾甚不可遣先是參知政事蘇易簡薦樞密直學士虞部郎中張詠可屬西川事於是詔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一時京兆劇賊焦四等嘯聚數百人劫掠居民爲三輔害帝令懸賞招募待以不死焦四等請罪自歸各賜錦袍銀帶衣服緡錢竝擢爲龍猛軍使 先是有峨嵋賊山僧茂貞者以術得幸嘗言于帝曰趙昌言鼻折山相此反相也不宜委以蜀事於是昌言行旣旬餘或又奏昌言素負重名又無嗣今握兵入蜀恐後難制政異涑水記問稱昌言至鳳州時寇準知州事密上言昌言素有重名又無子息不可授以制柄太宗大驚曰朝廷皆無忠臣言莫及此賴有寇準憂國家爾乃詔昌言罷政事知鳳翔寇準參知政事案長編是時準知青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四

州未嘗知鳳翔其知鳳翔乃在眞宗初年月不合殆因是年九月準有參政之召故傳會及之耳記問兼采僧茂貞寇準兩說亦疑而未定之意也準素剛直昌言又無大過不應輒肆譏問故從長編不著其姓名 帝亟幸北苑召宰相謂曰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宜令且駐鳳翔爲諸軍聲援但遣內侍押班衛紹欽齎手書往指揮軍事亦可濟矣昌言已至鳳州詔追及之因畱候館 已未罷諸州權酷 帝再遣使如遼約和弗許於是募人汎海賂女眞及烏賁等部叛之二部不從 乙丑崇儀副使河南王得一求解官優詔許之得一以方技進數召見錫資甚厚未半載上表自陳不願久當榮遇并請舍所居宅爲觀帝悉嘉納賜觀名曰壽

寧得一頗敢言外事又潛述人望請立襄王為皇太子
 焉 王申以襄王元佩 開封尹改封壽王帝謂壽王
 曰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得人心莫若示之
 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淨推是而行雖虎兕亦
 當馴狎況于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信哉斯言
 也爾宐戒之 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政事帝因謂
 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呂
 端為右諫議大夫請居準下丙子命端為左諫議大夫
 立準上 丁丑帝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初命翰林學
 士錢若水草詔既成進御帝命筆親寫數字皆引咎漢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五

切其略曰朕委任非常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
 惠和為政筦權之吏惟用刻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
 寇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
 庶或警予 是月張詠始至益州先是陝西課民運糧
 以給蜀師者相屬于路詠亟問城中所屯兵數凡三萬
 人而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舊苦鹽貴而私廩尚有
 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民爭趨之未踰月得
 好米數十萬斛軍士驩騰時四郊尚多賊壘城門晝閉
 王繼恩曰務宴飲不復窮討官支芻粟餉馬詠但給以
 錢繼恩怒曰馬豈能會錢邪詠曰草場焚蕩芻粟取之

民間公今閉門高會芻粟何從而出若開門擊賊何慮
 馬不食粟乎詠已具奏矣繼恩乃不敢言會衛紹欽以
 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紹欽等連破賊眾遂
 克蜀州繼恩嘗送賊三十餘輩請詠治之詠悉遣令歸
 業繼恩怒詠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詠與公化賊
 為民何有不可哉繼恩有帳下卒恃勢掠民財或訴于
 詠詠密戒曰得即縛置井中勿以來也吏如其戒繼恩
 不敢但其黨亦自斂戢云繼恩既分兵四出詠計軍食
 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帝喜曰此人何事不能了
 朕無慮矣攷其韓琦作詠神道碑云王繼恩縱軍士剽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六

吏股栗求活詠放之因令勸繼恩分屯繼恩即自分兵
 屯鄆州當還京師者遣之此事固善但恐不然詠繼
 恩帳下卒猶不欲與繼恩失歡若果如此則嫌隙
 顯矣且琦載詠在蜀事中或先後失序今不取 募
 富民出粟濟饑授裔有差 庚辰西川行營指揮使張
 嶸殺其將王文壽以報遣使招撫其眾遂共斬嶸首以
 降 冬十月丙戌以初徵之畢士安竝為開封府判官
 喬維岳楊礪夏侯嶠竝為推官徵之等入謝帝召升殿
 賜坐諭以輔導之旨 給事中賈黃中出知澶州帝諭
 之曰夫小心翼翼君臣皆當然若太過亦失大臣之體
 非分之事已固不為又何必如是乎黃中頓首謝帝因
 謂左右曰黃中母有賢德年七十殊未衰毒與之語甚

明敬黃中終日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又顧參知政事蘇易簡曰卿母亦然自古賢婦人不可多得易簡曰陛下孝治天下重人之親臣實何人老母倍蒙聖獎此人子之榮也 乙未楊瓊等復邛州 乙巳改青州平盧軍爲鎮海軍杭州鎮海軍爲寧海軍 十一月戊申朔遼命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旋官衛德等六人 庚戌帝遣張崇貴持詔諭李繼遷賜以器幣茶藥衣服 張洎性險詖尤善事宦官嘗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爲學士使內侍裴愈副之帝覽奏謂曰此唐弊政朕安可踵其履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七

轍卿言過矣泊慙而返然以文采清麗巧于逢迎帝卒喜之 遼命郡縣貢明經茂材異等甲寅詔南京決滯獄 癸亥賊攻宿州崇儀使宿翰等擊敗之 丙寅上幸國子監賜直講孫奭五品服令奭講尚書說命三篇帝意欲切勵輔臣因嘆曰天以良弼資商朕獨不得邪 丁卯大雨雪近臣稱賀帝因言多士盈朝求一材堪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乃詔宰相呂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任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以進退百官今獨舉二人恐示天下不廣也帝曰前代亦合有宰相舉官故事可令史館檢討之既

而有司具以歷代故事來上帝復召蒙正等謂曰虞邱子舉孫叔敖崔祐甫舉吏八百狄仁傑自舉其子光嗣何謂無也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之嗣故事爲一幅以賜蒙正蒙正等退而各舉所知以聞 十二月戊寅朔司天言日當食至是陰雲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羣臣稱賀賀口不啻始此 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腹心近臣可以彈厭主帥者亟來分屯師旅辛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副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部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驟至易其戎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八

伍慮或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帝稱善鑑之行帝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至與詠卽遣部兵出境繼恩麾下使臣亦多遣東還督繼恩討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蜀民始安 戊子高麗進妓樂于遼遼主御之 庚寅宿翰等引兵趨嘉州僞知州王文操以城降 乙未祕書丞知蒙州張樞坐降賊棄市 辛丑罷總計使三司復置使一員命陳恕等領之恕出入三司首尾十八年帝嘗題于殿柱曰眞鹽鐵陳恕時言稱職者以恕爲首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

激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濇此可行于商賈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怨毒便殿奏事帝或形誚讓怨斂飭返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執前奏或至三四帝以其忠多從之 是歲遣放進士呂德懋等二人至道元年遼統和十三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赦京畿繫囚謁諸州逋租 丙辰上清宮成總千二百四十二區車駕即日往謁焉 辛酉帝御乾元門樓觀燈賜宴 度支判官陳堯咨梁鼎上言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穎暨蔡宿毫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望選稽古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九

通方之士分為諸州長吏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以充役每屯十人人給牛一頭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得十五萬斛凡七州之間置二十七屯歲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必致倉廩充實可省江淮漕運其民田之未闢者官為種植公田之未墾者募民墾之歲登所取其數如民間主客之例此又敦本勸農之要道也帝覽奏嘉之即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往諸州案視經度其事 始命司門員外郎孫贛為皇姪皇孫教授故治

陵悼王廷美諸子之在京者皆令肄業焉 癸亥參知政事趙昌言罷為戶部侍郎知鳳翔府 遣招討使韓德威率數萬騎自振武南侵永安節度使折御卿率親騎邀之大敗其眾于子河汭悉委其輜重而遁捷聞帝謂左右曰契丹輕進易退朕常誠遣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分兵以邀其歸必無遺類今果如吾言 端拱末詔以興道坊宣祖舊第建宮乙丑成賜名曰洞真 初趙贊自京兆罷歸纔數月帝復令贊鈎校三司簿領會改創三司官屬以贊為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有鄭昌嗣者亦起三司走吏與贊親比累遷至西上閤門副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十

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聯職益橫恣不法丁卯詔削奪贊官爵其家配隸房州昌嗣責授唐州團練副使既行數日竝於所在賜死 戊辰以翰林學士錢若水為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劉昌言罷為給事中 二月甲申命宰相羣官禱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嶽故事御署祝版以遣之翰林學士王禹偁上言準禮五嶽視三公今雖加王爵猶人臣爾天子稱名恐非古制請自今夏不御署帝親批其紙尾曰朕為萬民祈福桑林之禱猶無憚至於親署又何損乎 丙午宿翰等至嘉州南賊帥張餘首送西川行營其黨悉平 令節度

王荆史勿與金穀刑獄止委通判及判官 三月丁未
湖詔以官倉菽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司
言請量留以供國馬帝曰但竭廩以給之國馬會以芻
藁可矣 庚申詔諸路轉運司告諭部下幕職州縣官
等一應公私利害並許上聞送中書舍人閱視可否
李繼遷遣鉅州五部押衙張浦來貢已巳帝令衛士數
百輩射於崇政殿庭召浦觀之先是李延信還帝賜繼
遷勁弓三皆力一石六斗繼遷意欲威示戎裔非有人
能輓也至是士皆引滿平射有餘力浦大駭帝笑問浦
戎人敢敵否浦曰蕃部弓弱矢短不敢敵也帝因謂浦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十一
曰戎無可戀繼遷何不束身自歸永保富貴一詔權停
貢舉 夏四月己卯遼參知政事邢抱朴以母憂去官
抱朴母陳氏少通經義以孝睦稱有六子親教以經抱
朴及弟抱質竝致通顯至是卒太后聞之嗟悼贈魯國
夫人遣使賜祭旋詔抱朴起復 癸未吏部尚書平章
事呂蒙正罷爲右僕射以參知政事呂端爲戶部侍郎
平章事帝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以中書多務與
卿均勞逸耳又謂端曰廟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
退不肖便爲稱職卿宜勉之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
被獎遇帝常悵任端之晚端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

簡易爲務奏事帝前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內
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奏聞端
謙讓不敢當 致異呂誨補正惠公傳改本史語罕所建
明作端芻御立侯顧問蓋飾辭今但用本
語 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柴禹錫罷爲鎮寧節度
使 參知政事蘇易簡罷爲禮部侍郎以翰林學士張
洎爲給事中參知政事洎與易簡嘗同在翰林不協及
易簡遷中書洎多攻其失易簡去位洎因代之初寇準
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準年少新進思欲老儒附已洎
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候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
一談準益重焉極口薦洎於帝帝亦欲用洎第知其任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十二
江表日多讒毀良善李煜般潘佑洎嘗預謀心疑焉翰
林待詔尹熙古等皆江表人洎嘗善待之帝一夕召熙
古等侍書禁中因從容問以佑得罪之故熙古言李煜
忿佑諫說太直耳非洎謀也自是遂洗然而準又數薦
洎不已既同執政洎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
預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甲申以宣徽北院使
同知樞密院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乙酉遼師侵雄州
知州何承矩擊敗之 戊子詔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
知印押班遇宰相使相視事及議軍國大政竝得升都
堂從呂端之請也先是趙普獨相太祖特置參知政事

以佐之其後復有釐革呂端初與寇準同列及先任宰相慮準不平乃上言臣兄餘慶任參知政事日悉與宰相同願復故事帝特從其請亦以慰準意云 丙申賜布衣潘閻進士第未幾追還詔書以閻狂妄故也 開寶皇后疾甚遷於故燕國長公主故第甲辰崩權殯于普齋佛舍謚孝章皇后後三日大雷雨街中水漲數尺 五月帝召三司孔目官李浦等二十七人對于崇政殿問以計司錢穀之務溥等條上利害七十一事中書參校其可行者四十四事遂著于籍 翰林學士王禹偁兼知審官院及通進銀臺封駁司制敕有不便多所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十三

論奏開寶皇后之喪羣臣不成服禹偁對賓客言后嘗母天下當遵用舊禮或以告帝不悅甲寅坐輕肆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 政異陳水記問稱至道初李章皇后崩喪禮頗不備禹偁上書論之坐出知滁州宋史及長編但云禹偁與賓客言是未嘗上章也今從之 禹偁嘗為李繼遷草制繼遷送馬五十匹禹偁以狀不如式卻之及在滁州聞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才及別去為買一馬或言其買馬虧價者帝曰彼能御繼遷五十匹馬願有虧價哉 癸亥帝語及三司因謂侍臣曰前代帝王昏弱天下十分財賦未有一分入于王室唐德宗在梁洋公私窘乏韓滉專制鎮海積聚財貨德宗遣其子皋往求

得百萬斛以救艱危即時朝廷時勢可見矣朕今收拾天下遺利以贍軍國以濟窮困若豪戶猶民望豪髮之惠不可得也 丁卯召三司使陳恕等責以職事曠弛恕等對曰今國用軍須所費浩瀚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權利朝廷以侵民為慮皆柅而不行縱使耿壽昌桑宏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才力駑下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理帝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長絜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一處節目未備即十年五年不與決斷以至貧無資給轉死溝壑此卿等之過也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十四

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稱罪 六月己卯詔重造州縣二稅版籍頒其式於天下 乙酉遣內侍裴愈乘傳往江南諸州購募圖籍願送官者給其直不願者偕本于所在州命吏繕寫仍以舊本還之 李繼遷上表乞禁邊盜掠詔從之丙戌遣閤門使馮訥持詔以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奉詔 遣以昌平懷柔等縣民請墾荒地著為業樞密使韓德讓奏三京諸鞠獄官吏多因請託曲加寬貸或妄行撈掠乞行禁止遂主從之又表奏任賢去邪太后喜曰進賢輔政負大臣之職優加賜資 丁亥以張浦為鄜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 丁

詔許民請佃諸州曠土便為永業仍蠲三歲租三年
外輸三分之一州縣官吏勸民墾田悉書其數於印紙
以換旌賞 秋七月遼以烏賫舊作兀烏昭度渤海燕
頗等侵鐵驪遣奚王耶律籌寧東京留守蕭恆德討之

八月乙亥朔荆湖轉運使何士宗上言自今執政大
臣出領外郡應合申轉運使公事只署通判以下姓名
帝謂宰相曰大臣品位雖崇若臨外藩即轉運使所部
要緊州府不繫品位此朝廷典憲未可輕改也 王辰
以開封尹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改名恆大赦天下詔皇
太子兼判開封府初參知政事寇準自青州召還入見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五

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準曰臣非召
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請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陛下
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宦官不可也謀及近臣不可也
惟陛下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帝悅首久之屏左右曰
元侃可乎對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
帝遂以元侃為開封尹改封壽王至是立為太子廟見
還京師之人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問之不懌召
準謂曰人心遠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
稷之福也帝入語后嬪六宮皆前賀帝復出延準飲極
醉而罷準嘗奏事切直帝怒而起準攀帝衣請復坐事

決乃退帝嘉嘆曰此真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
猶唐太宗之得魏徵也政異三朝聖政錄謂準奉帝請
決事乃為員外郎時蓋誤也今
從本 遼命修山澤祠宇先哲廟貌以時祀之於是諸
州孔子廟及奉聖之黃帝祠儒州之舜祠竝得修繕

癸巳以尚書右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竝兼太子賓客
見太子如師傅之儀太子見必先拜至等上表懇讓詔
不許帝謂至等曰太子仁孝賢明正賴卿等輔之以道
事或未當必須力言勿順從也 癸卯禁緣邊諸民
與內屬戎人昏娶 丙午西南蕃牂牁諸蠻來貢詔封
西南蕃主龍漢境為歸化王 丁卯御朝元殿冊皇太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六

子陳列如元會之儀皇太子自東宮常服乘馬赴朝元
門外帷次改服遠游冠朱明衣三師三少導從入殿受
冊寶太尉率百官奉賀皇太子易服乘馬還宮百官常
服詣宮參賀庚午皇太子具鹵簿謁太廟五室既而皇
太子讓宮遼稱臣許之 清遼軍言李繼遷入寇率兵
擊走之 九月戊午遼以南京太學生員浸多特賜水
磴莊一區 冬十月乙亥遼詔諸道置義倉每歲秋社
民隨所獲出粟庾倉社司籍其目歲儉發以賑民 乙
酉帝出新製琴阮示近臣琴七絃今增為九曰君臣文
武禮樂正民心阮四絃今增為五曰金木水火土因命

待詔朱文濟蔡喬齊琴阮詣中書彈新聲詔宰相以下皆聽由是中外獻歌詩頌者數十人初帝欲增琴阮絃文濟以為不可增喬以為增之善及新製琴阮成召文濟撫之辭以不能帝怒而賜喬緋衣文濟班喬上獨衣綠欲以此激文濟終守前說及遣中使押送中書文濟不得已取琴中七絃撫之宰相問曰新曲何名文濟曰古曲風入松也帝嘉其有守亦賜緋衣 戊子烏賁請納款于遼遼主詔諭之 十一月己未帝閱武於便殿衛士挽弓有及一石五斗者矢二十發而綽有餘力因謂近臣曰寰海無事美材閒出悉在吾殿中矣又令騎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七

兵步兵各數百東西列陳挽強發弩視其進退發矢如一容止中節帝曰此殿庭閒數百人耳猶兵威可觀况堂堂之陳數萬成列者乎 置轉運司承受公事送朝官及三班為之每路二員常事與轉運聯署施行非常事許乘驛入奏帝以遠民有事不能自達故置此職 召王繼恩還以峯州團練使上官正右諫議大夫雷有終竝為西川招安使 高麗連歲貢於遼遼主遣翰林學士張幹等冊王治為高麗國王治遣其童子十人往習契丹語 十二月甲戌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上聖至仁皇帝凡五上不許 己卯鐵驪貢鷹馬

於遼 庚辰銅渾儀候儀成秋官正韓顯符所造也詔於司天監築臺置之攷異李燾曰張思訓及韓顯符並顯符所作則略之獨著有渾儀本志但記張思訓所作而其候儀法不知何也 永安節度使折御卿被病遠謀知之韓德威復為李繼遷所誘遂率眾入邊以報子河汭之役御卿與疾而行德威聞其至頓兵不敢進會疾甚其母遣親信召御卿歸就醫藥御卿曰世受國恩疆寇未滅御卿之罪也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于軍中乃其分耳為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翼日卒帝聞痛悼久之贈侍中以其子惟正為洛苑使知府州事御卿累世邊將習知蕃夷情狀常欲立功以報恩朝廷亦以麟府逼近戎裔倚為一面捍蔽自子河汭之戰邊部喪氣不敢深入 戊戌斬澄州刺史孫贊帝謂宰相曰贊近請往河西效用及與蕃賊接戰違主將令陷卻百餘人朕已遣使臣就斬之似茲將領稍失律不與寬貸則偏裨行伍安敢不用命也 初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非水旱調租未嘗不及數是歲運米至五百八十萬石 遼放進士王用極等二人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六 二年 遼統和十四年 春正月己酉親享太廟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放天下帝以文物仗衛之盛詔有司畫為南郊

國 丁巳遣謁三京及諸州稅賦 二月壬申朔司空

致仕李昉卒贈司徒諡文正致異法有貞字無正字未避仁宗嫌名改貞為正

如李昉王旦諡文正呂端馬知節諡正惠高保融諡正然皆在真宗以前當用貞字史臣避諱追改非其本解

以後貞正兩字兼用蓋禮官沿襲之誤或謂正美于貞則失之

不致矣 昉寬厚無城府與人多恕在相位雖無赫赫稱

然小心循謹動持大體不市恩威參知政事時帝一日

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贊獨昉無言微

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官死囚四百來

歸獄帝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庚辰以

李昌齡為給事中參知政事帝謂昌齡曰中書政本當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九

進用善良博詢眾議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謗無由生

矣 三月壬寅高麗國王王治請婚於遼遼許以東京

畱守蕭恆德女字之高麗遣其臣韓彥卿如遼納幣既

而王治殂遼人還其幣甲子遼命安集朔州流民 帝

初命白守榮護送芻粟四十萬於靈州李繼遷邀擊於

蒲洛河守榮眾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夏四月甲

戌以李繼隆為環慶十州都部署將兵討之 先是遣

使訪川峽諸州守貳之能否知夔州袁逢吉知遂州李

虛已通判查道知忠州邵燧知雲安軍薛顏等七人以

稱職問戊子皆賜詔書獎諭道休寧人元方之子也以

進士除館陶尉性廉介與妻采野蔬雜米為薄粥以療

飢稅過期不辦州召縣吏悉枷之既出門它吏皆脫去

道獨荷之下鄉督稅鄉之富民盛具酒饌以待道不食

杖其富民於是餘民皆驚遁稅立辦都運使樊宗古素

知道節行欲薦之辭以與其主簿葉齊致異司馬光日簿葉齊為縣令今從長編宗古曰齊素不識也道曰公不薦齊道亦

不欲當公薦宗古不得已兩薦之齊緣是得改光祿寺

丞直史館道尋自遂州徙知果州時餘盜何彥忠等集

二百餘眾止西充之大木槽詔書招諭未下咸請發兵

殄之道曰彼懼罪欲延數刻命耳其黨豈無誑誤耶即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十

微服單馬數僕不持矢刃直趨賊所諭以詔意或識之

曰郡守也是寧害我者乃相率投兵羅拜請罪悉給券

歸農驛奏之賜詔書獎諭 己亥遼主鑿大安山取到

仁恭所藏錢徹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

錢幣充溢致異薛居正舊五代史借偽傳云劉仁恭以鑿鑿穴以藏之藏畢即殺匠人以滅其口冊府元龜亦云劉仁恭禁使銅錢自以膠和瑾土為泥錢其射錢峻

法賦敏鑿大安山為石穴以藏之是大安山之錢實仁恭所藏也遼史聖宗紀云鑿大安山取劉守光所藏錢

會貨志亦作劉守光蓋傳聞之誤今改正乙未詔自今五品以上官任子

止賜同學究出身依例赴選集不得濫授攝官 五月

辛丑諭令開封府判官楊徽之等案行管內諸州民田

旱甚者調其租 李繼遷帥萬餘眾寇靈州圍城歲餘
地震二百餘日城中糧糗皆絕中使竇神寶潛遣人市
糴河外宵運以入閉出兵擊賊卒全其城 司天中官
正韓顯符言熒惑犯輿鬼秦雍之分國家當有兵在西
北冬官正趙昭益言犯輿鬼中積尸秦分野有兵人民
災害之象帝語宰相等曰天文謫見如此秦地民罹其
災朕旦夕念之不遑寧處李繼隆等兵馬已到環慶賊
聞王師之至固已破膽其如靈州救援未及萬一不守
賊中皆漢民必盡屠戮因嗟嘆久之辛亥詔輔臣陳靈
州事宜帝以靈州孤絕救援不及令宰相呂端知樞密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三

院事趙鎔等各述所見利害端等請共為一狀張洎越
次曰呂端等備位輔弼上有所詢乃緘默而不言淡失
謀謨之體端曰洎有所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帝默然
壬子洎上疏請棄靈州帝初亦有此意既而悔之及覽
洎奏不悅卻以付洎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流
汗而退帝乃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謂曰張洎上言
果為呂端所料 已未詔西京作坊使欽州刺史石普
下御史府案問坐為西川巡檢擅離本部入奏事故也
既而召見赦其罪復為西川都提舉捉賊使時賊黨王
鵬鵠復聚集剽略偽稱邛南王普因言蜀之亂由賦斂

急迫使農民失業不能自存竝入於賊望一切蠲其租
賦令自為生則不討自平矣帝許之普既還揭榜告諭
蜀民無不感悅部內以安 是月遼奚王耶律籌寧東
京畱守蕭恆德等以討烏實不克削官改諸部令袞國
解云令為節度使 六月庚辰永嘉陳侃事親至孝五
袞官名 世同居詔旌表門閭賜其母粟帛 己丑高麗遣使問
遼主起居時遼主避暑于炭山也後以為常 乙未以
祕書丞濟陰任中正為江南轉運副使初至歲大稔發
運使王子與欲轉羨粟餉京師中正曰今雖有餘後或
小歉則數不登將急取吾民乎子與乃止

續資治通鑑 卷十八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宋紀十九

起柔兆庚申七月盡強圉十一月凡一年有奇

太宗至仁應道神功聖德睿烈大明廣孝皇帝

至道二年統和十四年秋七月己亥朔命殿前都指揮使王

超為夏綏麟府州都部署 遼太妃之領兵撫定西邊

也委軍事於招討使蕭達蘭舊作捷覽今改達蘭雷意人才時

耶律昭坐兄國雷事流西北部達蘭與語愛之禮致門

下欲召用以疾辭達蘭問曰今三邊晏然惟準布舊作阻卜

改今伺隙而動討之則路遠難至縱之則邊民被掠增戍

續資治通鑑卷十九

兵則糧餉不給欲苟一時之安不能終保無變計將安

出昭以書答曰夫西北諸部每當農時一夫為偵候一

夫治公田二夫給紉官之役大率四丁無一室處芻牧

之事仰給妻孥一遭寇掠貧窮立至春夏賑卹更多雜

以糠粃重以培克不過數月又復告困且畜牧者富國

之本有司防其隱沒取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善地兼

以逋亾戍卒隨時補調不習風土故日瘠月損馴至耗

竭為今之計莫若賑窮薄賦給以牛種使遂耕獲置游

兵以防盜掠頒俘獲以助伏臘散畜牧以就便地期以

數年富彊可望然後練簡精兵以備行伍何守之不固

何動而不克故然必去其難制者則餘種自畏若舍大

而謀小避彊而攻弱非徒虛費財力亦不足以服其心

此二者利害之機不可不察昭聞古之名將安邊立功

在德不在眾故謝元以八千破苻堅十萬休格舊作休哥今改

以伍隊敗曹彬十萬夏山恩結士心得其死力也閣下

膺非常之遇專方面之寄宜遠師古人以就勳業上觀

乾象下盡人謀察地形之險易料敵勢之虛實慮無遺

策利施後世矣達蘭從其言卒能成功致異達史耶律昭傳云欲召用以疾辭蕭達蘭傳林牙耶律昭蓋雖辭達蘭之召後仍起用而為文學侍從官也達史未詳載又此書不繫年

附書 庚申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古者彊幹弱

枝之法必先富實於內今京畿周環二三十州幅員數

千里地之墾者十才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國用

不充民食不足望擇大臣一人有漢識遠略者兼領大

司農事典領於中又於郎吏中選才智通明能撫民役

眾者為副執事於外自京東西擇其膏腴未耕之處申

以勸課借開曠之地募游惰之民別置版圖便宜從事

酌民力之豐寡相農畝之饒瘠均配界之無煩督課耕

桑之外更課令益種雜木蔬果孳畜羊犬雞豚俟至三

五年間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即計戶定征量

田輸稅斯實敦本化人之宏略也帝覽奏召對獎諭令

奏以間尋以靖為勸農使案行陳許蔡穎襄鄧唐汝等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暹光祿寺丞何亮副之未幾三司以為費官錢多水旱恐遂散失其事遂寢丙寅參知政事寇準能為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及不知者即敘退之廣州左通判左正言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準故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堂帖升惟節於拯上帝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憤極言準擅權并及嶺南官吏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三

除拜不均數事嶺南東路轉運使康戩亦言呂端張洎李昌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曲奉準昌齡畏懦皆不敢與準抗故得以任冒臆亂經制帝大怒召責端等端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因再拜請罪既而準入對帝語及馮拯事準抗辯帝曰若廷辯失執政之體準猶力爭不已帝歎曰雀鼠尚知人意況人乎翼日準猶抱中書簿領論曲直帝益不悅罷知鄧州是月以丁惟清知西涼府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甘州北界吐番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有奇城周四十五里

李執所築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汴水決穀熟縣閏月庚寅詔江浙福建民負人錢沒入男女者還其家敢匿者有罪 九月戊寅右僕射宋琪卒贈司空諡惠安琪素有文學尤通吏術頗知人情偽在相位日百執事有求請多面折之以是取怨於人 已卯夏州延州行營言兩路合勢破賊於烏白池斬首五十級生擒二千餘人賊首李繼遷遁去先是帝部分諸將攻討李繼隆自環州范廷召自延州王超自夏州容州觀察使丁罕自慶州錦州刺史張守恩自麟州凡五路率兵抵烏白池皆先授以方略守恩令鐸子也師已有期魏夏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四

鈴轄虛斌求對恩言曰蕃族馬騶兵悍來往無定敗則走它境疾戰沙漠非大兵所利不若堅保靈州於內地多積芻粟以師援送苟其至也會兵首尾擊之庶幾無枉費且不失固圉之策帝不從改授斌環慶鈴轄領兵二萬為繼隆前鋒斌謂繼隆曰靈州趨烏白池月餘方至若自環州乘驪路才十里程可繼隆因遣其弟繼和馳驛上言赤裡路回遠乏水請自清岡峽直抵繼遷巢穴不及援靈州帝怒召繼和於便殿詰之曰汝兒如此必敗吾事矣因手書切責繼隆命引進使瀛州周瑩詣軍前督之瑩至繼隆已便安發兵矣既而與罕兵合行

數十日不見賊引軍還張守恩見賊不擊率兵歸本部獨超廷召至烏白池與賊大小數十戰雖頻克捷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擒賊焉時超子德用年十七爲先鋒部萬人戰鐵門關斬首十三級俘掠畜產以萬計及進師烏白池賊銳甚超不敢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千轉戰三日賊既卻德用曰歸師迫險必亂乃領兵距夏州五十里先絕其險下令曰敢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超亦爲之案轡敵躡其後望見隊伍嚴整不敢近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 丙戌秦晉諸州地晝夜十二震 甲午詔壽寧節賜翰林學士兩省五品尚書省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五

四品以上一子出身先是近臣因誕節或以疏屬求蔭補至是始爲限制非其子孫及親兄弟多寢而不報冬十月丙辰遼命劉遂教南京神武軍士劔法賜袍帶錦幣 已未以池州新鑄錢監爲永豐監歲增鑄錢數十萬緡 甲子併三司句院爲一工部員外郎袁州劉式專領之帝面命式曰以汝一人當三人之職宜勉副所望式久居計司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閒舊有橫賦積逋至多式奏免之然檢校過峻卒爲下吏所訟免官十一月丁卯朔司天冬官正楊文鑑上言請於新歷六十甲子外更增六十年事下有司判司天監苗守信等

議以爲無所稽據不可行用帝曰支干相承雖止於六十但兩周甲子共成上壽之數期頤之人得見所生之歲不亦善乎因詔有司新歷以百二十甲子爲限 甲戌遼詔諸軍官毋非時畋獵妨農乙酉遼奉安景宗及太后石像於乾州是月回鶻乞婚於遼不許 十二月乙巳禮部侍郎知陳州蘇易簡卒易簡才思敏贍在翰林八年眷遇夔絕遂參大政性嗜酒帝親書勸酒戒酒二詩以賜令對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帝聞其死曰易簡竟以酒敗澆可惜也贈禮部尚書 辛亥有司言鳳州出銅鍾定州出鈿鍾請置官掌其事帝曰地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六

不愛寶當與眾庶共之不許 甲寅遼以南京道新定稅法太重減之 戊午詔自今州縣官部內流民及凶失租調什之一者並書下考 甲子遼招討使蕭達蘭以準布部長阿魯端舊作阿魯 教今改叛而復降桀驁難制誘其黨六十人斬之以獻用耶律昭之言也達蘭封蘭陵郡王兼侍中 遼主如南京以駙馬都尉蕭恆德爲行軍都部署伐富勒莫多部恆德有膽略數從南伐太后多其功征東高麗還賜號啟聖竭力功臣旋以從征烏實恆德利其俘獲倡議澆入比還道遠糧竭士馬死傷甚眾削功臣號太后念其舊勞故有是命既而富勒莫

多部人戶多歸附恆德還 是歲大有年 遼放進士張儉等三人

三年遼統和十五年春正月庚午遼主如延芳淀 丙子以戶部侍郎溫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參知政事給事中

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化基寬中有度量所在僚屬或慢于禮者不以介意時邊境多事帝欲相仲舒而罷呂

端會不豫乃止 參知政事張洎罷為刑部侍郎 遼

以河西党項叛詔韓德威討之庚辰遼命諸道勸民種

樹 乙酉葬孝章皇后於永昌陵 辛卯以步軍都虞

候傅潛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為靈州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七

路都部署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諸州軍儲鑑上疏曰伏

見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

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使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

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務東作况

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垂之要地實為中夏之臺

區竭物力以供須困甲兵而援送事當慮淡患宜預防

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淡矣雖欲

拯救其可得乎 己丑遼命南京決滯囚乙未免流民

稅 二月丙申朔遼主如長春宮 靈州行營破李繼

遷繼遷遁 戊戌遼以品部多貧民勸富民出錢以贖

之 庚子遼徙梁門遂城秦州北平民於內地 辛丑

帝不豫始決事於便殿 甲辰除京畿死罪囚流以下

釋之 丙辰遼將韓德威奏破党項捷丁巳遼命品部

曠地募民耕種 三月戊辰遼募民耕灤州荒地免其

租賦十年 己卯遼封李繼遷為西平王 壬午遼免

南京逋賦及義倉粟仍禁諸軍官非時收牧妨農 甲

申河西党項乞歸附於遼遼太妃旋遣人奏西邊捷由

是遼之西路拓地益遠 致異遼太妃領西北路兵本紀所載甚略疑太妃後以罪死富

時長其戰功可今據蕭罕嘉勞傳存其事蹟 壬辰帝不視朝癸巳崩于萬

歲殿參知政事溫仲舒宣遺制令皇太子即位于柩前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八

初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與參知政事李

昌齡知制誥胡旦等 致異宋史昌齡傳內侍王繼恩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指揮使

李繼動知制誥胡旦謀立元佐東都事略及長編俱不言繼動與謀今刪去 謀立楚王元佐

廢閉太子宰相昌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旁疑有變

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吏趣太子入侍及帝崩繼恩

白后至中書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給繼恩使入

書閣檢太宗先賜墨詔遂鎖之亟入宮后謂曰宮車晏

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奈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

日豈容有異議邪后默然太子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

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呼萬歲 致異杜大圭名

臣集所載呂正惠公傳本於陸平集不言其鎮王繼恩
迎立真宗諸事長編據呂誨集正惠公補傳書之宋史
呂端傳云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而不言其鎮
繼恩東都事略云鎮繼恩于閣內使人守之而入與長
編同今夏四月乙未朔尊皇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

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
遵行不敢失隆宐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京朝官衣
緋緣及二十年竝與改服色官未升朝亦聽敘賜緋紫
自此始 戊戌始見羣臣于崇政殿西序 遼主命錄
囚壬寅發義倉賑南京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
改封弟元份雍王元傑究王元偁封彭城郡王元偁封
安定郡王 甲辰以太子賓客李至為工部尚書李沆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九

為戶部侍郎竝參知政事 丁未中外羣臣進秩一等
己酉遼主如南京 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翼
日求對懇辭帝曰魏地重寄卿宜亟去贄退帝召輔臣
問曰郭贄願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帝曰朕初嗣位
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帝謂宰相
曰朝行中頗有淹滯者如梁周翰夙負詞名三十年屈
于眾僚朕在宮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精當宜即加
擢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周翰為駕部郎中知制
誥著作郎直集賢院億為左正言館職竝如故故事入
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焉

李應機者嘗知咸平縣帝尹開封時遣散從以帖下縣
有所追捕散從恃王勢謹諱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
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笞子之人杖之
二十散從泣訴於王王不荅而默記其名及即位擢應
機通判益州召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卿與
官此未足為大任也有便宐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
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
走馬心已不平及昇應機又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欲
附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帝旨愈怒強應
日諾明日使謂應機曰某且行矣願得所齎疏應機曰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十

疏不可與人傳也當自來受走馬雖怒甚意欲積其驕
橫狀訴於帝乃詣應機屏舍受疏以行既至帝迎問曰
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乎走馬避然失據即對曰有披懷
出之帝周覽稱善因問應機治行如何走馬踧踖轉辭
稱譽帝曰汝還語應機所言事皆善已行矣更有意見
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
至顯官應機為吏彊敵而貪財多權詐後帝察其為人
浸疏之 進封交趾郡王黎桓為南平王 辛酉知制
誥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且與王繼恩等邪謀
既露帝新即位未欲窮究而且草行慶制詞頗恣冒臆

多所溢美語復訕上故先黜之 五月甲子朔日有食

之日（攷異宋史不書）丙寅從羣臣請始御正殿視朝退

御後殿閱事如常儀 丁卯詔諭內外文武羣臣自今

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否臧民間利害竝許直言極

諫抗疏以聞 己巳遼詔平州決滯獄 庚午詔三司

及歲稔市糴以實倉廩 壬申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

運使司承受公事朝臣使臣悉召歸闕帝初聽政務從

簡易也 甲戌參知政事李昌齡責授忠武節度行軍

司馬宣政使王繼恩責授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

旦削籍流潯州太宗之卽位也繼恩有力焉自是寵遇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十一

莫比乘閒言事或薦外朝臣故士大夫輕薄好進者輒

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為期潘聞得官亦繼恩所薦也

閻傾險士嘗說繼恩乘閒勸立儲貳（攷異湘山野錄及

多遜同謀立秦王蓋誤以王繼恩為多遜筆談載潘聞與盧

楚王為秦王也李仁甫已辨之今不取 且言南衙自

謂當立立之將不德我卽議所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

者南衙謂帝也繼恩信其說頗惑太宗太宗訖立帝聞

尋坐狂妄黜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及旦更起邪謀賴

呂端覺之謀不得逞帝既卽位加恩百官繼恩又密託

旦為衰詞旦已先坐黜於是并逐三人籍繼恩家貲多

得蜀土僭修之物尋詔中外臣僚會與繼恩交結通書

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於貶所 甲申帝謂輔

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憫朕已令給事歲浹者悉

放出呂端等曰踐阼初首行此令哲王之懿範也丁亥

立秦國夫人郭氏為皇后帝在儲位每事謙讓郭氏未

嘗正妃號也 庚寅追尊母隴西夫人李氏為賢妃妃

真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帝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

也 是月遼迪里部（舊作敵烈今改）叛詳袞而叛遁於西北荒

蕭達蘭率輕騎追之獲部族之半因討準布之未服者

諸蕃歲貢方物充於國自後往來若一家焉達蘭以諸

部叛服不常上表乞建三城以絕邊患從之 六月戊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十二

戊追復皇叔涪王廷美為秦王贈皇兄魏王德昭太傅

岐王德芳太保 帝謂宰相曰諸州多獻珍獸異禽祥

瑞之物此甚無益但令稼穡豐稔且得賢臣乃為瑞也

辛丑詔天下勿復獻珍禽異獸及諸祥瑞 南康軍建

昌縣民洪文撫六世同居就所居雷湖北新書院舍來

學者詔旌表其門閭 甲辰以皇兄元佐為左金吾衛

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帝始欲幸元佐第元佐

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由是終身不復見 能鹽

鐵度支戶部副使 乙巳追冊昌國夫人潘氏為皇后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

判院事先是太宗謂若水曰士遭時得位紆金拖紫延賞宗族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者不以名位為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若以膏祿榮遇之故效忠于上中人以下所為也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涕泣否對曰與臣等言多至涕泣太宗曰大率如此進用時不悉心補職斥去即決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呂蒙正罷太宗又謂若水曰蒙正望復位日穿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非寂寞之地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嚴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三

穴高士不求榮膏者甚多如臣等輩苟貪官祿誠不足重太宗默然若水因念人主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者以感動之也將移疾會太宗晏駕不果帝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召謝優殿命坐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帝曰此朕心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士大夫宗慕之後異世大主各臣集職錢若水傳云真宗即位屢求解職務不允以親年高請益堅乃罷為集賢殿學士又云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益力東都事略與名臣集同朱史若水傳直云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是沒其恬退之節而以爲術數之計矣今從談苑帝居憂日對輔臣于禁中每書之年月則從長編

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請帝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帝又以端庸體洪大宮庭階祀頗峻命梓人皆為納陛焉 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呂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帝嘉納 丙寅令諸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民間利病後異宋史作乙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田錫應詔上疏言陝西數十州苦於靈夏之役生民重困帝為之戚然它日謂呂端等曰近詔中外直言羣臣多及項細事惟田錫康哉陳詞不辭指事九切張齊賢頗爾意民政乃出其疏示端等曰卿等詳酌行之 辛未遼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四

禁吐谷渾別部鬻馬於宋 先是遼蕭恆德尚越國公主太后第三女也性沈厚太后於諸女中尤愛之故恆德屢膺重任公主甚得婦道不以寵貴自驕會有疾太后遣宮人侍之恆德私與宮人通公主恚而卒太后怒賜恆德死恆德女許字高麗國王丙子高麗遣其臣韓彥敬弔公主之喪恆德臨死上書遼主言其姪柳才可用柳多知能文膂力絕人旋詔入侍衛 辛卯遼詔南京疾決獄訟 八月己亥趙鎔罷為壽州觀察使李惟清罷為御史中丞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以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中夏侯嶠竝為樞密副

使帝謂曰近密之司必端亮謹厚者處之彬以耆舊冠
樞衡之首敏中及嶠伏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
明辨有才略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
道路斥埃走集之所莫不周知嶠仕藩府最舊故首加
擢用 丁酉遼主獵于平地松林太后誠曰前聖有言
欲不可縱吾兒為天下主馳騁田獵萬一有銜蹶之變
適遺子憂其深戒之遼舊俗其富以馬其強以兵縱馬
於野弛兵於民有事而戰曠騎介夫卯命辰集馬逐水
草人仰漣酪挽彊射生以給日用糗糧芻茭不煩挽運
以是制勝所向無前遼主歲時射獵以示不忘本俗雖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五

奉太后命誠不能改 先是帝以漢唐封乳母為夫人
邑君故事付中書因問呂端等曰斯禮可行否端等曰
前代或加以大國或益之美名事出宸衷禮無定制已
酉詔封乳母齊國夫人劉氏為秦國延壽保聖夫人
是月西川戍卒劉旻叛攻掠蜀漢等州益州鈐轄馬知
節領兵三百追擊之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節還成
都計議知節曰賊已數千少緩之勞費必倍不如急擊
破之必矣即率所部前進正亦尋至共擊斬旻其黨悉
平旻自起至滅凡十日正始無出兵意知益州張詠以
言激正將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諸軍校曰

爾輩俱有親屬在東蒙國厚恩無以報此行當亟殄賊
無使越逸若師老曠日即此地為死所矣正由是倍道
力戰及凱旋詠迎勞大出金帛行賞眾皆悅服 九月
丙寅遼罷東邊戍卒庚午遼主如饒州祭太祖廟 丙
子帝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蜀地無城池所以失
制禦帝曰在德不在險儻官吏得人善綏撫使樂業雖
無城可也 戊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為曲阜縣令襲
封文宣公并賜九經及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之
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延世孔子四十五
世孫也 壬午左正言孫何表獻五議一參用儒將二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六

申明太學三釐革遷轉四議復制科五舉行鄉飲帝稱
善 監察御史王濟上疏陳十事其目曰擇左右分賢
愚正名品去冗食加俸祿謹政教選良將分兵戎修民
事開仕進 刑部員外郎合肥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
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往督視又州縣道
負至多赦書雖調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布恩宣
澤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隙易生
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侵河朔蕭然請修好以
息邊民凡四事帝善其言 庚寅閣門奏母月朔望羣
臣赴萬歲殿哭臨十月朔在壬辰請改用九月晦帝問

呂端曰此何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爲哭忌帝曰哀
疚之情寧有所避乎不許 冬十月壬辰朔遣主駐蹕
山罷奚王諸部貢物乙未賜宿衛時服丁酉禁諸山寺
毋濫度僧尼戊戌弛東京道漁樂之禁戊申以上京獄
訟縣宥詰其主者辛酉錄囚 陳宋州竝言先貸民錢
千萬令市牛價納外所負尚多許隨來歲夏秋稅輸送
詔悉除之 李繼遷寇靈州合河都部署楊瓊擊走之
已酉葬神功聖德文武皇帝于永熙陵廟號太宗十
一月甲子祔神主於太廟以懿德皇后配又祔莊懷皇
后於別廟帝初踐阼告天地宗廟有司請署祝版帝涕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七

亳州判官監倉天久雨倉司以穀濕不爲受民自遠來
輸租倉穀且盡不得輸欵若恐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
次先支濕穀卽不至朽敗太宗大喜手詔褒荅因識其
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調十七縣民租時有言案田官
司調放不實者御史臺請遣使覆實詔東西諸州選官
同視亳州當案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欵若覆案甚詳抗
疏言田實旱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旣而它州所遣
官竝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爲欵若
危之至是擢用帝以其事語輔臣曰當此時朕亦自懼
欵若小官獨敢爲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欵若旣爲三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六

節前申奏賊盜不少今不一具奏且據其可言者言之九月四日施州奏羣賊四百餘人驚劫人戶十月七日滑州奏有賊四十餘人過河北十五日衛州奏有賊七十餘人過河北十九日絳州奏垣縣賊八十餘人殺縣尉西京奏十月二十三日有賊一百五十人入白波兵馬都監解署并劫一十四家至午時奪舟往垣曲至河陽鞏縣界濮州奏羣賊入鄆城縣單州奏羣賊入歸恩指揮營濟州奏羣賊劫金鄉鉅野縣郭十九家永興軍奏虎翼軍賊四十餘人劫永興南莊今月二日西京奏王屋縣賊一百餘人白高渡潰散軍賊六十餘人七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九

日陝府奏集津鎮羣賊六十餘人竝驚劫人戶至午時乘船下去峽石縣羣賊自河北渡過河南八日西京奏草賊見把截土壕鎮官私往來不得豈有京師咫尺而羣盜如此邊防寧靜而叛卒如是臣為陛下憂之廟堂之上必有嘉謨若言小小寇盜不勞聖意憂虞只令使臣捕逐如此則羣盜終難剪滅若賊徒得聚二三千人徑度淮南往保吳越則運糧綱船不至京師矣若賊徒取得一二州郡扼據要衝則上供錢帛不充國用矣人心必有向背軍情豈無動搖當此之時北塞輒來騷邊陛下不得不憂西戎輒來犯邊大臣不得不懼臣今所

言激切不為身謀所慮安危實為國計 先是西鄙運糧詔以諸軍代民輓送已卯士卒亦令放歸仍賜緡錢苦寒故也 帝御便殿閱殿前指揮使內殿直騎射闕槊擢精銳者十餘人遷其職 丙戌遼主如顯州戊子謁顯陵庚寅謁乾陵 有司言冬至祀園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宣祖配其親郊園丘奉太祖太宗竝配詔可 是月高麗國王王治卒從子誦立誦遣兵校徐遠來請命不得達而還後遂絕高麗亦遣使告于遼 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言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三

修太宗實錄請降詔旨許臣等於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使三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文許之 丙申追尊母賢妃李氏為皇太后后喪先殯於普安院於是議改卜園陵立忌建廟有司言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仲呂以饗先妣先妣姜嫄也是帝嘗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闕宮晉簡文宣后以不配會築室于外歲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附昭成肅明二后於儀坤廟又元宗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稽於前文咸有明據望令宗正寺於后廟內修奉廟室為殿三間設神門齋房神廚以備薦饗從之 辛丑詔諸路

得選使申飭令長勸課農桑 先是帝訪宰相以靈武
事參知政事李至上疏以為靈州不可堅守望釋李繼
遷之罪厚推賜與降詔緩懷反覆言之甚切至是繼遷
遣使修貢求備藩任帝雖察其變詐方在諒闇姑務寧
靜因從其請復賜姓名官爵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侁
吉為定難節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齎詔賜之
甲寅遣張浦還 已酉遼主駐蹕山甲寅遣使祭高麗
國王治詔誦權知國事丙辰錄囚 初刑部郎中知揚
州王禹偁準詔上疏言五事其一曰謹防邊通盟好使
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戍兵餽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三
餉固難緩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宜救封疆之吏致書
遼人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
附且使天下知陛下屈己而為人也其二曰減冗兵併
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德開寶之時土地未
廣財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亦足兵威亦彊
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
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兵冗而不盡銳將私而
不自專故也臣愚以為急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
枕而治矣開寶中設官至少一州止有刺史一人司戶
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又有通判

副使判官推官而監庫監酒權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
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于曩日也問其人民逃于管
時也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
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不可棄也亦不可盡即如茶
法從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建其法唐史稱
是歲得錢四十萬賈惠師以濟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
堪三日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
過三十八人經學五十人諸侯不得奏倂士大夫罕有
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先帝在位
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不無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三
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
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
事至于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太祖以來始令
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幸宜
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其四曰沙汰僧尼使民無
耗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造寺歷代增加不覺
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為六矣假使天
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
三千斛歲用萬縑何況五七萬輩哉又富者窮極口腹
一齋一衣貧民百家未能供給不日民盡其可得乎願

淡鑿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

可一二十載不度人修寺使自銷鑠其五日親大臣遠

小人使忠良審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

退而有懼疏奏即召禹偁還朝既用其策以夏綏鉅宥

靜五州賜趙休吉翼日命禹偁守本官復知制誥 遼

南院宣徽使蕭巴雅爾舊作排押今改加政事令遷東京留守

巴雅爾為政寬裕而善斷諸部畏愛民以殷富 是歲

始分天下為十五路一日京東路二日京西路三日河

北路四日河東路五日陝西路六日淮南路七日江南

路八日荆湖南路九日荆湖北路十日兩浙路十一日

福建路十二日西川路十三日峽路十四日廣南東路

十五日廣南西路 遼放進士陳鼎等二人

續資治通鑑 卷十九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賜進士第為舉人等皆御製題詞對策考定其書

宋紀二十 起者雍開茂正月盡眉維大淵獻五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帝名恆太宗第三子也母曰元德皇后李氏后於開封府第赤日照空左足指有文成大字幼而

聰睿與諸王戲好作戰陳之狀自稱元帥太祖愛

昌太平興國八年授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韓王改名元休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

化五年九月進封壽王加檢校太保開封尹至道

元年八月立為皇太子改今名仍判府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一

歲節宴於宰相呂端第自是遂以為例 乙丑遼主如

長梁 丙寅有司上皇太后李氏謚曰元德 翰林學

士楊礪等受詔知貢舉請對帝召坐語之曰貢舉當選

擢寒俊精求藝實以副朕心 壬申昭宣使王延德上

太宗皇帝南宮事迹三卷命送實錄院 癸酉始令諸

王府記室胡善侍讀等官分兼南北宅教授時又有伴

讀然無定員 甲戌詔諸路場務逋欠官物令主典備

償者監臨官非同為欺隱勿令填納 初李至判國子

監校定諸經音疏薦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孫奭崔頤正

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

刊正除去舛謬太宗從之鎬無錫人頤正封邱人丁丑
帝訪羣臣通經義者至復以頤正對即召頤正至後苑
講尚書大禹謨賜五品那它日謂輔臣曰頤正講誦甚
精卿等更於班行中選經明行修之士具以名聞自是
日令頤正赴御書院待對講尚書至十卷 戊寅帝御
崇政殿召御龍直二百七十餘人閱試武藝選擢者二
十六人 庚辰監察御史韓見素表求致仕時年四十
八帝問輔臣曰見素齒髮尚少遠求致仕何也呂端曰
見素性恬退喜修煉帝難之李至曰近世朝行中躁進
者多知止者少若允其請亦足激勸薄俗帝默然乃授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二

刑部員外郎致仕見素鳳翔人退居華山年八十餘乃
卒 甲申有彗出營室北光芒尺餘 二月壬辰帝召
輔臣曰彗出甚異柰何呂端等言變在齊魯之分帝曰
朕以天下爲憂豈獨一方邪李至曰陛下此言可以卻
妖星矣 甲午詔百官極言得失避正殿減常膳 丙
午遂以監門衛上將軍耶律伊囉舊作喜羅今改爲中書省左
相 乙未慮囚老幼疾病流以下聽贖杖以下釋之詔
諸州長吏平決獄訟申理冤濫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
田錫出知秦州未之任會星變錫上疏言李繼遷不合
與夏州又不合呼之爲趙保吉以臣愚蒙料彼變詐必

不旬久奉朝命永保塞垣是時事外誤之大者又言密
院公事宰相不得與聞中書政事樞密使不得與議致
兵謀不精國計未善去年靈州之役關西民無辜而死
者十五萬餘咎將誰執此政化埋鬱之大者也疏奏即
日召對移晷將行又貢封事復召對謂曰卿第去不半
歲召卿歸矣事當面論者聽乘傳赴闕再遣中使賜與
甚厚 丁酉彗滅 戊戌詔以久停貢舉頗滯時才令
禮部據合格人內進士放五十人諸科百五十人來歲
不得爲例 三月壬申賜進士汝陽孫僅等宴瓊林僅
何弟也 先是吏部銓擬官告身悉書其過犯癸酉詔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三

自今勿復書 初宗正少卿趙安易言別廟祭饗懿德
皇后在淑德皇后之上臣未測升降之由請改正之太
宗不許及議合會有司成請以懿德升配安易又言序
以後先當用淑德配會詔尚書省集議及禮官同詳定
上議曰淑德皇后生無位號歿始追崇況在初潛早已
莫謝懿德皇后享封大國作配先朝雖不及臨御之期
已夙彰賢懿之美請奉懿德皇后神主升配太宗室詔
從之其淑德皇后仍舊別廟祭饗 辛巳以趙保吉歸
順遣使諭陝西縱綏銀流民還鄉家給米一石 是月
女真遣使貢於遼 夏四月己丑朔詔諸州長吏潔除

牢獄疏理淹繫有疾病及貧乏者療治資給之 壬寅
趙保吉遣弟繼瑗入謝 癸卯遼以崇德宮所隸州縣
被水賑之 帝謂宰相曰諸路逋欠先朝每有赦宥皆
令蠲放而有司尙更理督頗聞細民愁嘆已丑遣使乘
傳案百姓逋欠悉除之用判理欠司王欽若之言也除
逋欠凡一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帝由是眷欽若益
厚 丁未遼罷民輸官俸出內帑給之已酉祈雨乙卯
遼主如木葉山 五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及契丹 國志 甲子以旱幸大相國寺祈雨升殿而雨 丁
卯遼主祀木葉山告來歲南伐庚辰鐵驪貢於遼 乙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四

西遼主還上京太后命婦人有九十者賜以物 六月
戊子朔遼主祭祖懷二陵 庚寅密州發解官鞠傳坐
薦送非其人當贖金特詔停任帝謂輔臣曰凡所舉官
多聞謬濫宜選擇舉主以類求人今外官要切惟轉運
使卿等可先擇人後令舉之辛卯詔於常參官內舉材
堪轉運使者不限人數 詔議太祖廟稱號先是判太
常禮院李宗訥請改僖祖以下稱號下尙書省集議時
張齊賢言爲人後者爲之子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
詔禮官詳定禮官引春秋閔僖同爲一代及晉惠懷唐
中睿故事請太祖太宗昭穆同位詔都省復集議議同

齊賢又詔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案太宗嘗祀太祖二
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唐元宗謂中宗爲皇
伯考德宗謂中宗爲高伯祖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
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儀同位異坐太祖位
仍舊稱孝子奏可宗訥昉子也 秋七月丁巳朔遼主
錄囚聽政 廣西轉運使陳堯叟上言所部諸州土風
本異地少蠶桑其民除耕水田外惟種麻苧周歲三收
布出之時每端只售百錢蓋織者眾而市者少故也今
臣以國家軍須所急布帛爲先因勸諭部民廣植麻苧
以錢鹽折變收市之未及二年已得三十七萬餘匹望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五

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之數諸縣令佐依例
書歷爲課民以布赴官賣者免其算稅如此則布帛上
供泉貨下流公私交濟其利甚博詔從之 八月丁亥
朔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得增加賦斂重
困黎元諸色費用竝宜節約并條析未盡事件以聞
辛卯京西轉運使合肥姚鉉上言諸路官吏或彊明淮
事惠愛及民者則必立教條除其煩擾然所製之弊事
多不優於狹胥俟其罷官悉藏記籍害公盡政莫甚於
茲應知州府軍監通判幕職州縣官於所任有經盡利
濟事可經久者歲終書歷替日錄付新官俾之遵守不

得安信下吏輒有改更若灼然不便州以上問幕職以下問於長吏俟報改正語曰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此實聖人之格言國家之急務也從之 乙巳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等上太宗實錄八十卷帝覽書流涕賜詔褒諭時若水判集賢因用院印史館無所預纔九月而畢初太宗有畜犬甚馴常在乘輿左右及駕崩犬輒號叫不食因送永熙寢宮李至嘗作歌紀其事以遺若水其斷章云白麟朱鴈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爲載呂端雖爲監修未嘗泄局書成不署端名至挾其事以爲專美若水稱詔旨專修不隸史局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六

又援唐朝故事以折之時議不能奪 癸丑詔監倉京朝官無得以羨餘爲課 九月丁巳朔遼主駐得勝口 已未秦國延壽保聖夫人劉氏卒發哀苑中輟朝三日給肉簿以葬 先是太宗命張洎重修太祖實錄未成而卒已已詔宰相呂端集賢院學士錢若水同領其事若水懇辭帝曰卿新修太宗實錄甚周備太祖時多缺漏故再命卿毋多讓也 豹林谷隱士种放母死貧不克葬遣僮奴告於翰林學士宋湜等湜與錢若水王禹偁同上言先帝嘗加召命今無以葬母欲行私覲恐掠朝廷之美壬申優詔賜放粟帛緡錢 令棧錦院改

織絹甲申始以新織絹進御 舊制國子監開封府舉人有與發解官親戚者止兩司更互考試帝慮涉私徇是秋特選官別試 冬十月丙戌朔日有食之史不載是月日食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徐氏後編失書 宰相呂端久病詔免朝謁就中書視事累疏求解戊子罷爲太子太保初李惟清自知樞院左遷御史中丞意端抑已及端免朝謁乃彈奏常參官有疾告逾年受俸者又教人訟堂吏過失欲以累端端曰吾直道而行無所媿風波之言不足慮也 加張齊賢兵部尚書與參知政事李沆並平章事參知政事李至罷爲武勝節度使至以目疾解機務及授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七

旄鉞入見懇辭帝曰此唐朝故事廢久矣特命振舉示優賢也又賜御製詩寵其行 已丑參知政事溫仲舒罷爲禮部尚書樞密副使夏竦罷爲戶部侍郎以樞密副使向敏中爲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楊礪爲工部侍郎宋湜爲給事中並爲樞密副使 先是有攀附居近職者乘寵放恣民家子旣定婚彊娶之其家詣開封訴焉知府事畢士安卽請對白其事卒得民家子還其父母使成婚攀附者日夜訴士安於帝前士安因求解府事帝許之復入翰林爲學士翰林學士承旨宋白嘗獻擬陸贄栲子集帝察其意欲干事任乃命白

權知開封府既而白倦於聽斷不半歲亦旬罷云 庚寅帝謂輔臣曰羣臣中有謗言達於朕聽者詢之似得其實然人誰無過能遷革則善矣朕固不以一眚廢終身之用也 乙未宰相張齊賢李沆入對帝諭之曰先朝皆有成憲但與卿等遵守期致和平耳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夏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請自治之乃坐相府召而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帝大悅曰朕固知非卿莫能定也 初張齊賢為戶部尚書詔同監察御史王濟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八

編敕剛定制敕舊條持杖行劫不計有贓無贓悉抵死齊賢議貸不得財者濟曰以死懼之尚不畏可緩其死乎與齊賢廷諍數四詞氣甚厲手疏言齊賢腐儒不知時要帝問輔臣孰可從者呂端請詔百官集議并劾濟未幾齊賢入相丁酉齊賢奏臣今在中書不欲與庶僚爭較曲直願收前詔帝嘉其容物遂罷集議濟得免劾刑名卒如齊賢之請而犯盜者歲亦不增 己酉崇政殿視事至午而罷帝自卽位每旦御前殿中書樞密院三司開封府審刑院及請對官以次奏事至辰後還宮進會少時復出御後殿視諸司事或校閱軍士武藝日

中而罷夜則召儒臣詢問得失或至夜分還宮率以為常 癸丑命錢若水等覆考開封府得解進士試卷故事京府解十人已上謂之等甲非文業優曠有名稱者不取時以高輔堯為首錢易次之易不平遂上書指陳發解官所試朽索馭六馬賦及詩論策題意涉譏訕又進士數百輩詣府訟薦送不當輔堯亦投牒逕避請以易為首開封府以問故有是命時翰林學士承旨宋白漢右易考官度支員外郎馮拯奏易與白交結狀帝大怒遣中使下拯御史獄拯力言易無行不可冠多士帝亦以士流紛競不可啓其端且欲鎮浮俗乃詔釋拯罷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九

兩制議及覆考止令若水等擢文行兼著者一人為首乃以孫暨為第一輔堯第二易第三餘竝如舊暨開封人也 十一月丙辰朔河西軍右廂副使歸德將軍折道游龍鉢來朝河西軍即西涼府也龍鉢四世受朝命為會長雖貢方物未嘗自行今始至獻馬二千餘匹加龍鉢安遠大將軍 戊午帝謂輔臣曰國家所謹儉約為先節用愛人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於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僭則家有餘貨自然廉讓興行盜賊鮮少 三司上經費之數帝曰先帝以財賦國之大本莫

不求諸中道而為永制輔臣曰先帝非止愛人膏費至
於節損服用御游濯之衣蓋前古哲王其能偕也帝初
命三司具中外錢穀大數以問鹽鐵使陳恕久不進帝
命輔臣詰之恕曰天子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羨恐生
侈心故不敢進帝問而善之 甲子詔葺歷代帝王陵
廟 是月置佑馬司佑蕃部及進貢馬價凡市馬之處
河東府州岢嵐軍陝西秦渭涇原諸州川峽益黎等州
皆置務歲得五千餘匹以布帛茶它物準其直 遂遣
使冊王誦為高麗國王 十二月丙戌朔改書朔今
致違裕悅越今改宋國王耶律休格舊作休薨輟朝五
日休格有公輔器及膺邊塞重任知略宏遠料敵如神
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用身受百戰未嘗戮一
無辜高梁河之捷尤為南軍所畏白溝以南欲止兒啼
輒曰裕悅至矣休格以燕民疲弊省賦稅恤孤寡戒戍
兵無犯宋境雖馬牛逸於北者悉還之邊境以寧遼主
詔立祠南京致異王氏續通鑑作十一月休格死然遼
氏後編俱仍王氏 遼進封皇弟恆王隆慶為梁國王
南京留守鄭王隆祐為吳國王 丙午給事中柴成務
奏上新定編敕共八百五十六條請鑲板頒下與律令
格式刑統同行優詔褒荅 甲寅知制誥王禹偁坐修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十

太祖實錄以意輕重其閒落職知黃州臣集王禹偁傳
云咸平初求補外守本官知黃州蓋傳聞之誤禹偁落
職知黃州非自求補外也長編註引舊傳以為由于誤
訛此誤以出知滁州之事而牽合於黃州禹偁小畜集
有黃州謝上表李燾據之定為由史事而出外是矣東
都事略亦云修太祖實錄禹偁直書其事報 是歲以
改以禹偁為輕重其閒出知黃州今從事略
如京使柳開知代州至葺城壘修戰具諸將多沮議不
協開謂其從子曰吾觀昴星有光雲多從北來犯境上
寇將至矣吾聞師克在和今諸將怨我一旦寇至我其
危哉因上言請徙它州尋改知忻州 遼放進士楊文
立等二人
二年遼統和春正月乙卯遼主如長春宮 甲子詔
積資治通鑑 卷二十
七
尚書丞郎給舍舉升朝官可守大州者各一人俟使三
任有政績當議獎其善舉有賊私罪亦連坐之 乙丑
命禮部尚書溫仲舒知貢舉御史中丞張詠刑部郎中
知制誥師顏同知貢舉仍當日入貢院始封印卷首顏
內黃人 禮部侍郎楊徽之以衰疾求解職甲戌授兵
部侍郎依前兼秘書監及占謝優殿命坐勞問久之且
曰圖書之府清淨無事可以養性也徽之純厚清介尤
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溫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仕使後
輩務習趨競禮俗浸薄世謂其知言 二月丙申以趙
普配饗太祖廟庭 辛丑太常丞判三司催欠司王欽

若表述帝登位以來受天下逋欠錢物千餘萬釋繫囚三千餘人請付史館帝謂近臣曰茲事先帝方欲行之朕奉成先志耳因命學士院召試欽若及覽所試文謂輔臣曰欽若非獨敏於吏事兼富文詞今西掖闕官可特任之即拜右正言知制誥 已酉帝謂宰相曰間朝廷中有結交朋黨互扇虛譽速求進用者浮薄之風誠不可長乃命降詔申警御史臺糾察之 秘書監楊徽之薦著作佐郎通判秦州戚綸文學純謹宜在儒館三月甲寅朔（或異長編失書）以綸為祕閣校理綸父同文隱居教授學者不遠千里而至登科者五十六人門人追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主

號曰堅素先生 丙辰命度支郎中裴莊等分詣江南兩浙發廩粟賑饑民除其田租 癸亥詔今歲舉人頗眾若依去年人數取合格者慮有所遺落進士可增及七十人諸科增及一百八十人禮部尋以孫暨二百五十人名問內諸科一舉者六人特黜去之餘竝賜及第 京西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眉山朱台符上言陛下受命與物更始授繼遷以節鉞加黎桓以王爵威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蒙渥澤非所以昭王道之無偏也臣愚以為宜因此時擇文武才略習知邊境之士為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禮當修好與之盡棄前

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則兩國既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當自革心而束手是一舉而兩獲也台符又自請北使時論稱之 甲戌詔川峽廣南福建路官丁憂許給驛歸先是小官遠任遭喪多乞屢策杖流落不能歸故有是詔 秦悼王旅葬清陵閏月詔擇汝鄧閒地改葬 庚寅詔有司力役無名營繕不急者悉罷之 皇太后居西宮嘉慶殿宰相引漢唐故事上官名曰萬安從之 帝以亢旱詔中外臣庶並直言極諫時有上封指中書過失請罷免者帝覽之不悅謂宰相曰此輩皆非良善止欲自進當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主

謹責以警之李沆進曰朝廷比聞言路苟言之當理宜加旌賞不則留中可也況臣等非才備員台輔如蒙罷免乃是言事之人有補朝廷帝曰卿真長者 以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索湘為戶部使湘質朴少文而長於吏事歷任邊部所至必廣儲蓄為備豫計出入軍旅間著能名先在河北凡擾民事多奏罷之又自京釐茶至榷場事最煩擾復多損敗湘建議請許商賈緣江載茶詣邊郡入中既免道途之耗復有征算之益又威魯靜戎軍歲燒邊草地以虞南牧言事者請於北塞山麓中興置銀冶湘以為召寇亦奏罷之 詔三館寫四部

書二本一置禁中之龍圖閣一置後苑之太清樓以備
觀覽 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疏請重農積穀任將
選兵慎擇守令考課黜陟輕徭節用均賦慎刑責任大
臣與圖治道優詔褒荅 丙午詔江浙饑民入城池漁
采勿禁 夏四月丙辰詔文武羣臣封事閤門晝時進
入勿致稽留 辛酉御史中丞張詠上言請自今御史
京朝使臣受詔推劾不得求升殿取旨及詣中書咨稟
從之 丙寅河東轉運使掖人宋搏言大通監冶鐵盈
積可供諸州軍數十年鼓鑄請權罷采取以紓民詔從
其請時西北二邊屯師甚廣搏經制饋餉以幹治稱朝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丙

延難其代凡十一年不徙 丙子帝謂輔臣曰庶官中
求才幹則不乏詢德行則罕見其人夫德爲百行之本
德行之門必有忠臣孝子豈無德行者能全其忠孝乎
又庶官所掌之務多不修舉而捕拾它局利害以圖進
身若能自幹本局則百職不廢而肅又何患乎政事之
撓瀆哉 以御史中丞張詠爲工部侍郎知杭州詠既
至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捕犯者數百人詠悉寬
其罰而遣之官屬請曰不痛繩之恐無以禁詠曰錢唐
十萬家饑者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蜂起爲盜則其
患深矣埃秋成當仍舊法有民家子與姊訟家財婿言

妻父臨終此子才三歲故命掌貲產且有遺書令異日
以十之三與子七與婿詠覽之以酒酌地曰汝妻父智
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儻遽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
死於汝手矣亟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婿皆服詠明
斷 先是左正言耿望知襄州建議襄陽縣有淳河舊
作隄截水入官渠溉民田三十頃宜城縣有蠻河溉田
七百頃又有屯田三百餘頃請於舊地兼括荒田置營
田上中下三務調夫五百築隄仍集鄰州兵每務二百
人開河市牛七百頭分給之帝曰屯田廢久矣苟如此
亦足爲勸農之始令望躬案視卽以爲右司諫京西轉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五

運使與副使朱台符並兼本路制置營田事是歲種稻
三百餘頃汝州舊有洛陽南務遣內園兵士種稻雍熙
中以所收薄且擾人廢之賦貧民於是從台符之請復
募民二百餘戶自備耕牛就置團長京朝官專掌之墾
六百頃導汝水澆溉歲收二萬三千石 五月丙戌詔
天下貢舉人應三舉者今歲並免取解自餘依例舉送
帝謂宰相曰近聞風俗侈靡公卿士庶服用踰制至
有錦金飾衣或以珠翠者張齊賢曰此弊當亟懲先責
大臣之家使各遵朴素則可以導民宣化矣丁亥令有
司禁臣庶泥金鋪翠之飾違者坐其家長 丁酉以殿

中丞馬元方權戶部判官從戶部使陳恕所奏也元方嘗建言方春民乏絕時請預貸庫錢約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公私便之朝廷因下其法於諸道令預買絹蓋始於此 乙巳幸樞密使曹彬第問疾賜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子瑑瑑材器皆堪任將帥又問其優劣曰瑑不如瑑先是知雄州何承矩奏遼謀入過帝以問彬對曰太祖英武定天下猶委孫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時承矩常發書道意臣料北鄙終復成和好帝曰此事朕當屈節為天下蒼生然須執紀綱存大體即久遠之利也嘗有詔聽民越拒馬河抵契丹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

去

中市馬承矩言緣邊戰權司自洶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里許天設險固真地利也太宗置塞二十八鋪百二十五命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易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若然則塞鋪為虛設矣帝納其言即停前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賜遺表與高祖遺表相類

宋紀二十一 起曆維大淵獻六月盡上章困敦三月凡十月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

咸平二年 遼統和十七年 六月丁巳宰臣監修國史李沆等上

重修太祖實錄五十卷帝覽之降詔嘉獎賞賜有差

戊午樞密使兼侍中曹彬卒帝臨其喪哭之慟贈中書

令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彬仁恕清謹被服雅同儒者

尤疏財未嘗聚蓄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一

等威自異造其門者皆為揖客不名下吏每白事不冠不見其為藩帥遇朝士於途必引車避之過市則戒騶御不令傳呼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表請行軍法及昌言知延州還因事被劾不得人見彬在宥密遠為帝請乃許朝謁彬歸休閉閣門無雜賓保功名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 祕書丞何亮初通判永興軍詔與轉運使陳緯同往靈州經度屯田及還乞召對因上安邊書曰臣竊料今之議邊事者不出三途以靈武居絕塞之外宜廢之以休中國飛輓之費一也輕議興師漢人窮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鴟糜之三也臣

以爲靈武遠隔塞外有飛輓之勞無毫髮之利然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水甘土厚草木茂盛眞牧放耕戰之地一旦捨之以資西戎則以豺狼之心據廣饒之地以糧中國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一也自瓊慶至靈武僅千里西域戎人剖分爲二故地隘勢弱不能爲中國之大患如捨靈武則西域戎人合而爲一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二也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自契丹分據之後無匹馬南來備征帶甲之騎獨取於西戎之西偏如捨靈武復使西戎合而爲一夏賊桀黠服從諸戎俾秦涇儀渭之西北戎人復不得貨馬於邊郡則未知中國戰馬從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二

何而來此西戎之患未可量者三也若夫深入窮追則夏賊度勢不能抵必奔遁絕漠王師倉盡不能久留師退而賊復擾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一也寇至而不戰則邊郡被其害寇至而戰則邊郡之兵不足以當西戎之眾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二也清遠西北日旱海蓋靈武要害之路而白馬二將奔敗之地也如王師薄伐無功而還則夏賊必據要害之路以阻絕河西糧道此輕議興師之不利者三也自國家有事於西戎關右之民未能息肩而一旦薄伐無功河西路阻則必幹運飛輓大興征討以通糧道疲民重困盜賊多有此輕議興

師之不利者四也若示恩信姑息而羈縻之則戎人貪憚無厭雖存臣事之名終多反覆之志必將服從諸戎爲中國大患此不可一也自白馬二將奔敗之後夏賊得志擇靈武山川之險而分據之侵河外膏腴之地而墾闢之逼近城池意在吞噬譬猶伏虎見侮則動如國家止以恩信羈縻之則一朝之患卒然而作此不可二也夫以三患四不利二不可爲防邊之重既未見其可則在臣愚慮不出二策自清遠至靈武有溥樂有耀德蓋水草之地爲河西之糧道而悉有古城之迹存焉夏賊西掠諸戎則此其要害之路故每揚言曰朝廷如修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三

溥樂城我必力爭如以修護清遠爲名而時納修城斲字之具延環清遠多積軍儲且以數歲漸計之使民無所傷而賊不能知一旦興師數萬以城溥樂朝發清遠日未中而至其師則戰士三居其一以備寇也役卒三居其二以荷器具而齎軍儲也計滅之功不過十日而使戰士自齎三日糧則城畢功而倉有餘矣又曰國家之城溥樂也必潛師于延環清遠以觀賊之變宜分環州清遠爲二道一道傷山而北軍于賊之後一道過長嶺直趨溥樂軍于賊之前而使城溥樂之兵軍其中賊以溥樂孤軍悉眾來寇而卒然三軍鼎峙則其心駭矣

又令延州之師入其境毆其畜產俘其老弱而空其巢穴靈武之眾收河外之地復賀蘭之境杜三山之口以斷其奔路則其眾必起攜貳之志其將必無制勝之方而獨使係吉桀黠志在決戰能無敗乎破而擒之此萬世之功也 令祕書省正字邵煥於祕閣讀書從其請也祕閣讀書自煥始煥睦州人以童子得官時年十二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四

習之漸日謹一日雖休勿休則天下幸甚帝嘉納之召試學士院命以本官直史館 秋七月帝聞契丹將入邊甲申以馬步軍都虞候傅潛為鎮定高陽關行營都部署富州刺史張昭允為都鈐轄 宰相張齊賢請給外任官職田詔三館祕閣檢討故事申定其制以官莊及遠年逃田充悉免其稅 己丑以橫海軍節度使王顯為樞密使 甲辰幸國子監召學官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還幸崇文院登祕閣觀太宗聖製墨蹟惻愴久之賜祕書監祭酒以下器幣偓佺頤正弟也 丙午置翰林侍讀學士以兵部侍郎楊徽之戶部侍郎夏竦

工部郎中李文仲為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國子祭酒邢昺為之初太宗命文仲為翰林侍讀寓直禁中以備顧問然名秩未崇帝特建此職擇老儒舊德以充選班秩次翰林學士祿賜如之設直廬於祕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造宿令中使日具當宿官名于內東門進入自是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 是月帝諭宰臣令寫錄內外官歷任功過編冊進內其該恩復用者別編以備觀覽 八月辛亥朔帝御文德殿百官入閣右司諫直史館孫何次當待制獻疏曰六卿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立庶政之規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五

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然星拱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有唐貞觀之風最為稱首於時封疆甚廣經費尤多亦不問別分利權改冊使額而軍須取足明皇北事奚契丹南征閭羅鳳召發既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楊釗始以它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為租調地稅使雖利孔始開然版籍梠本尚在南宮肅代之世物力蕭然於是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于其間矣征稅多門本於專置使額故德宗之初首降詔書追行古制天下錢穀皆歸文昌咸謂太不可致而天未悔禍叛亂相仍經費不充使額又建於

是裴延齡以利誘君甚於前矣憲穆而下或迫于軍期切于國計用救當時之急率以權宜裁定五代短促曾不是思國家三聖相承垂統立制宜罷三司使額還之六卿或曰祿百辟贍六軍皆是物也臣亦有其說夫鹽鐵者蓋筦榷山海之謂也物非自集須假牟盆戶部者蓋均一征稅之謂也而財非自生須計田賦度支者蓋供億軍國之謂也而粟非自行須資漕運但檢押專一相沿置之耳今莫若謹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全部郎中員外分判之又擇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六

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分句稽遺失則進無掎刻之虞邊有詳練之名職守有常規程既定周官唐式可以復矣 癸丑右正言知制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公案常有五十至七十道近者三十日內絕無管漢文帝決獄四百唐太宗族罪三百九十人然猶書之史冊號為刑摺當今四海之廣而刑奏止息逮乎逾月足彰耻格之化請付史館用昭聖治從之 己卯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聖明仁孝皇帝 丁巳大宴崇德殿始作樂 癸亥判大理寺王欽若上言本寺案牘簡少請罷詳斷官四員止留八員從之

丙寅大閱丁卯近臣諸軍將校內職皆賜飲詔大閱所踐民田調其租 癸酉樞密副使工部侍郎楊礪卒帝謂宰臣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甚可悼也即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入帝為步進嗟憫久之贈兵部尚書中使護葬 乙亥以曹彬配饗太祖廟庭薛居正潘美石熙載配饗太宗廟庭 丙子以司封郎中知制誥朱昂為傳法院譯經潤文官始太宗作聖教序帝亦繼作又嘗著釋氏論以為釋氏戒律之書與周孔荀孟迹異道同鹽鐵使陳恕嘗建議以為傳法院費國家供億力請罷之言甚懇帝不許 九月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一

七

庚辰朔日有食之或異遠史不書是月日食今從宋史及契丹國志 遼主如南京以皇弟梁王隆慶為先鋒率師南伐 樞密都承旨開封王繼英以契丹大人請北巡帝納之丙戌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路視行宮頓置宣慰將士 甲午奉安太宗聖容於啓聖院新殿帝拜而慟左右皆掩泣 遼北院樞密使魏王耶律色珍舊作斜軫今改 不言其封魏王但云加守或異遼史色珍傳 太保而已今從本紀書之從太后南伐癸卯卒於軍色珍威名亞於休格其歿也太后親為哀臨仍給葬具以韓德讓兼知北院樞密使事 初傳潛遣先鋒田紹斌石普等戍休州普陰與知州楊嗣議出兵擊敵及夜普

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舛卽領眾援之普嗣果為敵所困
渡嚴涼河頗喪師徒及紹斌至卽合勢疾戰斬首二千
餘級獲馬五百匹 冬十月戊午增置福建路惠民倉
從庫部員外郎成肅之請也 癸酉遼師攻遂城城小
無備眾兇懼楊延朗集丁壯護守時沍寒延朗命汲水
注城外及旦冰堅不可攻遼師解去蕭繼遠攻狼山鎮
石砦破之初耶律鐸軫性疏簡不修小節人多短之至
是命總贏師以從及戰鐸軫取緋帛被介冑以自標顯
馳突出入格殺甚眾太后望見喜而召語曰卿戮力如
此何患不濟厚賞之 丙子令諸路轉運使申淳化惠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八

民之制歲豐熟則增價以糴饑歉則減直而出之 如
京使柳開上言臣蒙陛下自代州移知忻州每見北界
歸明人言契丹排比南侵又聞河北邊上屯結甚眾數
侵犯雁門寧化等軍度其陰謀必不輕退深恐大寒之
際轉肆衝突臣愚乞陛下速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六
師奮揚威武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
我太祖太宗近事皆可法也況陛下諒陰三年禮無違
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
四方無思不服正在此舉矣 十一月丙戌合祭天地
於圓丘奉太祖太宗竝配大赦天下御朝元殿受冊尊

號 乙未詔以邊境驛騷取來月暫幸河北攷宋史作乙未長
編引實錄作十二月辛亥今攷東都事略亦作十一月乙未與宋史同今從之命宣徽北院使
周瑩為隨駕前軍都部署邕州觀察使劉知信副之內
侍都知楊永遵為排陳都監保平節度使駙馬都尉石
保吉為北面行營先鋒都部署磁州防禦使康廷翰副
之洛州團練使上官正為鈐轄 己酉以宰相李沆為
東京留守濠州刺史李著為大內都部署權知開封府
魏羽判留司三司鹽鐵使陳恕為隨駕轉運使 十二
月辛亥以太子太師分司西京張永德為京城內外都
巡檢使 甲寅車駕發京師 辛酉宴從臣於行宮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九

王超等為先鋒仍示以陳圖俾識其部分甲子次大名
府帝御鎧甲於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宋湜分押後陳
橫互數十里 西川自李順平後人心未寧益州鈐轄
符昭壽彥卿子也驕恣不親戎務多集錦工織作織麗
所須物輒抑市人買配除時不給其直又縱部曲略取
之僕使凌忽軍校其下皆怨知州牛冕寬弛無政事時
神衛軍戍成都者兩指揮都虞候王均及董福分主之
福御眾整肅故所部優贍均縱其下飲博軍裝悉以給
費甲子冕與昭壽大閱于東郊蜀人聚觀兩軍衣服鮮
弊不等均所部慙憤出不遜語 初河北轉運使裴莊

屢條奏傳潛無將略恐失機會樞密使王顯庇之奏至輒不報潛屯於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畏懦閉門自守將校請戰者輒醜言詈之遼師既破狼山寨遂引兵趨寧邊軍及祁趙大縱鈔劫游騎出邢洺間百姓驚擾擗挈老幼爭入城郭鎮定路不通者踰月朝廷屢問道遣使督潛會諸路兵合擊其都監秦翰及定州行營都部署范廷召等屢促之皆不聽廷召怒因詬潛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耳促之不已潛乃分騎八千步二千付廷召令於高陽關逆擊仍許出軍爲援卒逗遛不發丙子詔百官各上封章直言邊事于是工部侍郎集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十

賢院學士錢若水言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視契丹俘掠生民上則辜委注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軍法曰臨陳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鑿輅還京則天威懾于四海矣右司諫梁顥亦言用兵之道在明賞罰兵法曰罰不行則譬如驕子不可用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兵逗撓無謀遷延翫寇以致邊塵晝驚聖主櫛沐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以軍法論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 府州言官軍入遼地

五合川拔黃太尉砮殲其眾焚其車帳獲馬牛萬許丁卯召見大名府父老勞賜之 戊寅晦知益州牛冕以酒犒隊伍而鈐轄符昭壽則無所設軍士益忿故趙延順等八人謀作亂 是歲遼放進士初錫等四人

三年遼統和十八年

春正月己卯朔駐驛大名府詔并代都部署高瓊等分屯冀州邢州 益州戍卒趙延順等爲亂

擊殺鈐轄符昭壽據甲仗庫取兵器是日益州官吏方賀正旦間變皆奔竄知州牛冕及轉運使張適絕城出奔惟都巡檢使劉紹榮言及格鬪延順等即欲奉紹榮爲帥紹榮攝弓大罵曰我燕人也比歸大朝官與汝同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十一

逆邪亟殺我延順等亦不敢加害都監王澤聞變召王均謂曰汝所部兵亂益自往撫之延順見均至即率眾踴躍奉均爲主指揮使孫進不從殺之紹榮縊死均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錯爲謀主辛巳率眾陷漢州牛冕等奔東川 遼師至瀛州范廷召自中山分兵禦敵結方陳以出遼梁王隆慶問諸將誰敢當者蕭柳曰若得駿馬則願爲之先隆慶授以中騎柳攬轡謂諸將曰陳若動諸君急攻遂馳而前陳少移隆慶乘勢攻之廷召軍遂亂柳中流矢裹創而戰眾皆披靡先是廷召乞援於高陽關都部署洛陽康係喬即送

精銳赴之壬午至瀛州西南裴邨廷召約以詰朝合戰及夕廷召潛師遁休裔不之覺遲明遼師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突圍出休裔曰臨難無苟免此吾效死之日矣遂大呼決戰凡數十合兵盡矢窮士卒以勁弩擊敵殺傷甚眾而援兵不至與部將宋順俱被執高陽關鈐轄張凝高陽關副部署李重貴率援兵從後至亦為遼師所圍力戰乃得出遼師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而去帝初聞休裔被擒密詔走馬承受太原夏守贊廉問守贊遠言休裔定死於是優詔贈侍中以其子繼英為六宅使順州刺史餘子孫悉加秩又遣使存問其母繼英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十一

奉告命泣謝曰臣父不能決勝而死免罪及擊幸矣顧蒙非常之恩帝慰勞之宋史列傳云休裔于忠義傳然遼史聖宗紀十七年次瀛州與宋軍戰擒其將康保裔宋順十九年以所俘宋將康昭裔為順軍節度使昭裔即休裔名氏小異遼史多如此惟遼史于上年南伐事連而書之宋史則繫于正月癸未此當以宋史為據至昭裔被擒後仕于遼則當以遼史為據然猶曰遼人紀事之書也宋史文苑傳載路振祭戰馬文云契丹至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咸平六年謝德權人對亦言康保裔被擒是當時之人俱以保裔廟此因其子繼英後為貴州團練使故立廟貴州為保裔廟此因其子繼英後為貴州團練使故立廟貴州黔書又言其時著靈爽此乙酉鎮定高陽關路行營都部署傅潛都鈐轄張昭允竝削奪官爵潛流房州昭允通州潛子內殿崇班從範亦除名隨父流所仍籍其

家錢若水等議潛等罪當斬詔特貸其死中外無不憤惋 遼師退帝使貝冀行營副部署王榮以五千騎追躡之榮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遼師渡河而後發遼師剽淄齊者數千騎尙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河南岸而還庚寅范廷召遣使告捷言大破契丹於莫州奪還所掠老幼及鞍馬兵仗無算帝作喜捷詩羣臣稱賀廷召以功加檢校太傅餘將校恩賜有差李重貴歎曰大將陷殲而吾輩計功何面目也范廷召追契丹丁亥至莫州東三十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獲所掠老幼數萬口鞍馬兵仗不可勝紀餘眾遁出境庚寅遣使奏捷宋史真宗紀亦云范廷召追契丹至莫州斬首萬餘級然攷諸遼史是役未嘗以敗歸在遼人或諱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十一

言其敗而路振祭戰馬文具言王榮惟怯之狀是諸將之畏葸殺敵宋人亦自言之矣廷召累敗之餘何以遽能大捷不遑遼其精重小有斬獲而已真宗親駐大名恥于無功而還藉是為文飾耳今用宋史列傳酌書之王均自漢州引眾攻綿州不能克直趨劔門先是知劔州李士衡聞寇作以城難守即焚倉庫運金帛東保劔門是日均至士衡與劔門都監裴臻逆擊敗之斬首數十級搗榜招降脅從者得千餘人悉置麾下均眾乏食疲弊不敢由故道徑由陰平還成都 壬辰樞密副使宋湜卒于師 遼主還次南京賞有功將士罰不用命者命諸軍各還本道 甲午駕發大名府是日次德清軍帝始聞王均反即以戶部使工部侍郎雷有終知

益州兼提舉川峽兩路軍馬并命御廚使李惠洛苑使石普供備庫副使李守倫並為川峽兩路捉賊招安使帥步騎八千往討之初知蜀州楊懷忠聞成都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刻期進討丙申攻成都先鋒自北門入遂燒子城時王均從劍門還猶未至懷忠與賊將崔照魯麻胡等陳於江濱廟前自晨至夕戰數合懷忠兵勢不敵引眾退依江原 庚子至自大名府李沆為東京留守不戮一人而輦下清肅 癸卯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兼祕書監楊徽之卒贈兵部尚書謚文莊賜其家錢絹遣中使護喪事錄其外孫宋綬為太常寺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西

太祝綬平棘人也徽之無子而宋氏婦賢明知書有禮法子綬能自立于時 乙巳王均復入成都 二月辛亥翰林學士王旦等三人權知貢舉 楊懷忠檄嘉眉七州調軍士民丁再攻成都時王均方遣趙延順攻邛蜀州懷忠逆擊之賊稍卻懷忠與轉運使陳緯退軍笮橋背水列陳寨于楮木橋南以扞邛蜀之路賊黨三道來攻出官軍後焚江原神祠斬邛蜀援路懷忠三道分兵以抗之斬首五百餘級驅其眾入阜江獲甲弩甚眾乘勝逐賊至成都南十五里寨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成都東門以自固 己未命宰相李沆為元德皇

太后園陵使始議立陵名禮官引漢唐故事言帝后同陵謂之合葬同塋兆謂之祔葬今園陵鵲臺在永熙陵封地之內恐不須別建陵號從之 綿漢龍劍都巡檢使張思鈞引兵克復漢州雷有終等與思鈞帥大軍進討列寨升仙橋王戊賊眾來襲有終擊走之 癸亥樞密使王顯罷以周瑩為宜徽南院使王繼英為北院使並知樞密院事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王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 甲子請軍校以次遷補多自陳其勞績者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呼延贊獨進曰臣月俸百千所用不及半忝幸多矣自念無以報國不敢更望升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五

擢正恐福過災生拜謝而退眾嘉其知分贊初從太宗征太原左右言自此取幽州猶熱鐵翻餅耳贊獨曰此餅難翻言者不足信也太宗不從卒無功而還 丁卯王均開益州城偽為遁狀雷有終與上官正石普等率兵徑入李繼昌疑有備亟止之不聽因獨還官軍多分剽民財部伍不肅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頗為賊所殺李惠死之有終等緣堞而墜獲免遂還保漢州益州民人奔走村落賊皆遣騎追殺或囚繫入城支解族誅以恐眾均又脅士民僧道之少壯者為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

相聞有終乃揭榜招脅從者至則於其衣被署字釋之日數百計楊懷忠度賊眾復南出引所部屯于合水尼浣花等處樹機石設篋離以拒之有終等復入漢州遣軍列寨彌牟鎮賊黨來攻有終擊敗之斬首千餘級

丙子曲宴近臣于後苑帝作中春賞花釣魚七言詩儒臣皆賦遂射于水亭盡懽而罷自是著為定制 是月

遠主如延芳淀 三月戊寅朔日有會之發異遠史不書今從宋史

帝之在大名也有詔調丁夫十五萬修黃汴河鹽鐵

判官監察御史王濟以為勞民請徐圖之乃命濟馳往經度還奏減其十之七宰相張齊賢以河決為憂因對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六

拜召濟入見齊賢請令濟署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

陰陽災沴所致宰相若能和陰陽弭災沴為國家致太

平河之不決臣亦可保齊賢曰若是則今非太平邪濟

曰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兩河關右歲被侵擾以陛下神

武英略苟用得其人可以馴致今則未也帝動容獨問

濟問以邊事濟曰陛下承二聖之基擁萬方之眾蠢茲

小醜敢爾馮陵蓋謀謀當位之臣未有如咎人者眾皆

謂國家所恃獨一洪河耳此誠急賢之秋不然臣懼敵

人將飲馬于河渚矣退而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于是

選官判大理寺帝曰法寺宜擇當官不同者王濟有特

操可試之甲申以濟權判大理寺 禮部上合格舉人

甲午帝御崇政殿親試賜陳堯咨以下二百七十一人

進士及第一百四十三人同本科及三傳學究出身堯

咨堯安之弟也又命侍讀學士邢昺等考校諸科得四

百三十三人賜及第同出身又試進士五舉諸科八舉

及嘗經廷試而不錄者得九十七人賜同出身賜宴日

出御詩褒寵之帝連日臨軒初無倦怠之色所擢凡千

百餘人其中有自晉天福中隨計者推恩之廣近代所

未有 是春帝以手詔訪知開封府錢若水備禦邊之

策若水上言曰臣聞唐室三百餘祀魏博一鎮戎兵少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一 七

于今時而無邊患者何也蓋當日幽薊為唐北門命帥

屯兵扼其險阻是以過馬不敢南牧自晉祖割地之後

朝廷自定州西山東至滄海千里之地皆須應敵是以

設三關分重兵以鎮之少失隄防則戎人內侵晉末直

渡長河漢初屢侵邊徼周祖在位復擾中山世宗臨朝

來寇上黨此皆見于史氏陛下之所明知也臣愚以為

不得幽州城敵不可滅今之急務一日擇郡守二日募

鄉兵三日積芻粟四日革將帥五日明賞罰略陳大綱

如可施行則當詳具條奏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賜進士第... 宋紀二十一

宋紀二十一 起上章田敦四月盡重光赤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咸平三年 夏四月以梁鼎制陝西青白鹽事初

解州池鹽通商販易鼎請官自鬻朝廷是其議故用之

鼎至解池禁止商販官運赴鄜延環慶等州公私大擾

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臣聞兵家有三陳日月風雲

天陳也山陵水泉地陳也兵車士卒人陳也今用地陳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互連滄海縱有邊騎

何懼奔衝昨者契丹入過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

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至西山地雖數軍路

才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

為塘堦則可戢敵騎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

伏望遴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倍之

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淡溝高壘秣馬厲兵為戰守之

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開田墾勸

農耕蓄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堡戍

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地安堵矣且

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蕃之情偽知山川之形勢望

于邊郡置營召募不須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

萬人俟契丹有警任知勇將統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策

也 庚戌太子太保呂端卒贈司空諡正惠端有器量

雖屢經擯退未嘗以得喪介懷平居不蓄貨產及為相

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為務太宗時欲相端左右或

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遂決

意相之趙普在中書端時為參政普嘗謂人曰吾觀呂

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器也端

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者每問端為宰相不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其名顯如此 乙卯改葬元德皇太后 丙辰王均自

升仙橋分路來襲官軍雷有終率軍逆擊大敗之殺千

餘人均單騎還城 初供備庫副使李允則知潭州將

行帝召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

卿允則始至州大火民無居舍多凍死允則亟取官竹

假民為屋及春而償民無流徙官用亦不乏馬氏暴斂

州人歲出絹謂之地稅及潘美定湖南計屋每間輸絹

三尺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絹

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

斤允則請除之稅茶則以十三斤半為定制又山田可

以蒔禾而民情不耕乃下令月給馬芻皆輸本色由是山田悉墾會歲饑欲發官廩先賑而後奏轉運使以爲不可允則曰須報必踰月則饑者無及矣不聽明年又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固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爲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征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蠻允則曰今蠻不擾無名益戍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遂奏罷之至是民列允則治狀詣安撫使者請留使者以聞詔書嘉獎及召還連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矣 壬戌賜應制舉人林陶同進士出身陶就試學士院不及格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三

帝方欲求俊茂特獎之 壬申知益州牛冕削籍流儋州西川轉運使張適削籍授連州參軍初張詠自蜀還問冕代已曰冕非撫眾才既而果然 五月丁丑朔詔天下死罪減一等流以下釋之益州軍民爲王均奮從者如能歸順並釋之 先是宰相張齊賢上言今之所患錢貨未多望擇使臣往逐處相度添價及招誘人戶淘采鉛錫仍案行銅山易得薪炭處置監鑄錢如此二年間可得百五十萬貫卽遣虞部員外郎馮亮內供奉官白承睿往幹其事庚申亮等言饒池江建州歲鑄錢百三十五萬貫銅鉛皆有餘羨乃以亮爲江南轉運副

使兼提點江南福建路鑄錢事承睿同提點 六月戶部判官右司諫孫何出爲京東轉運副使何上疏曰國家其治之任牧守爲本親民之官令長爲急前代刺史入爲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其遴選可知也今則兼隋唐取士之法參周漢考績之制然而資蔭登朝居千騎之長胥徒祇役分百里之封目不知書心惟贖貨望令審官院吏部銓凡京朝官籍蔭入仕者非灼然績狀勿與知州州縣官流外出身者非有履行殊常不擬縣令庶分流品用勸士民又三司掌錢刀籠天下貨財古之李悝耿壽昌劉晏第五琦之流雖名聚斂之臣頗負經通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四

之略皆民不加賦兵有羨糧厥後三建使額分其利權胥吏千餘官僚兼倍各爲刑獄迭下符移行之於外滋章頗甚臣權濫計局嘗與丁謂朱台符其酌三部文移之類可以減半望擇近臣識治體幹敏者與三部眾官減省又法官之任人命所繫今吏部擬授之際但問資歷相當精律令者或令捕盜慘章程者或使詳刑動致紛拏卽議停替小則民黎負屈大則早曠延災欲望自今司理司法並擇明法出身者授之不足卽於見任司戶簿尉內選充又不足則選劾書判練格法者考滿無私過越資擬授庶臻治古之化用開太平之基未幾徒

兩浙轉運使何性卞急不容物爲使者專任峻刻所至州郡刺察苛細胥吏日有捶楚官屬多罹譴罰人不稱賢 秋七月丙申江南轉運使任中正言準詔以饒州置場買納浮梁婺源祁門縣茶不便於民令臣與三班借職胡澄審行計度今臣等親到饒歙二州茶倉詢問逐處民俗皆言溪灘險惡轉輸艱阻願各復往日倉廩就便輸納及浮梁縣民李思堯等各願自備材木起砌倉廩從之仍降詔曰山澤之征所宜公共苟便於民豈圖羨贏而言事之臣不明大體務爲改革因恤蒸黔特命使車往詢疾苦用循舊制式遂輿情已令制置茶鹽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五

江南轉運使竝依任中正所奏 八月乙卯以濟州賊魏捷補龍猛軍隊長捷趨勇過人眾目爲撼動山至是詣登聞院自陳爲惡黨所脅制願首罪效力帝召見賜錦袍銀帶而錄之 王均自升仙橋之敗撤橋塞門雷有終等率官軍直抵城下造梯衝洞車攻具遣諸將分路攻城賊盡驅凶黨以拒官軍趨延順中流矢死然每攻城則雨甚城滑不能上官軍爲洞屋以攻城賊鑿地道出掩之多溺壕中死軍勢小衄賊大宴其黨歌吹之聲達于城外時方暑濕攻城者多被疾有終市藥它州自合以療之詔復遣入內副都知秦翰爲兩路捉賊招

安使翰既至與有終協議于城北魚橋別築土山是月克城北羊馬城遂設鴈翅勢敵棚覆洞車以進逼其城賊亦對設敵棚號喜相逢樓九月戊寅官軍焚其敵樓賊氣始奪乃築月城自固 庚寅始置羣牧司命樞密直學士陳堯叟爲制置使馬政舊皆駢駢兩院監官專之至是內外廢牧之事自駢駢院而下悉聽命於羣牧司 王均多爲藥矢射官軍中者必死雷有終募敢死士穴城開道蒙種秉燧而入悉焚其守具甲午令東西南寨鼓譟攻城有終與石普分主二洞屋以進普乃穴城爲暗門門成賊攢戟擁路未敢進有二卒出請行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六

許以厚賞乃麾戈直衝之賊鋒稍卻遂克其城有終登城樓下瞰賊猶以餘眾寨於天長觀前密設礮架於文翁坊高繼勳自轉運使馬亮願得藉杆油糶合眾執長戟巨斧秉炬以進悉焚之楊懷忠又焚其天長觀前寨追至大安門復敗之前後殺賊三千餘人是夕均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於街郭縱火詰朝與秦翰登門樓牙吏有受官職者捕得立樓下乃積薪于窟厝火其上盡索受僞署者命左右摔投火中自辰至晡焚數百人頗爲冤酷李繼昌嚴戒部下無擾民者獲婦女童幼置空寺中分兵守衛事平遣還其家 是秋遼主獵於

諸山北院樞密使韓德讓舉南院侍郎蕭和綽舊作合今改

為中丞和綽起家刀筆吏無完行不為時議所許惟德

讓稱其謹恪遼主以德讓所薦遂見擢用 冬十月王

均自成都趨富順監所過看軍民斷橋塞路焚倉庫而

去雷有終先命楊懷忠領虎翼軍追之後二日石普繼

往以全軍為後援均黨至富順監將結後渡江趨我瀘

蠻境懷忠距富順六十里於楊家市少憩賊眾在後者

邀戰懷忠遣親信五騎登高原規賊懷忠語左右曰縱

賊渡江後悔無及石侯將至當以奇兵取之乃臨江列

陳擊之賊眾散走有擊舟將渡江而遁者懷忠合彊弩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七

射之溺者數艘懷忠張旂鳴鼓入城均方在監署其黨

多醉均窮蹙縊死虎翼軍校魯斌斬其首以詣懷忠又

獲僭偽法物旌旗甲馬甚眾擒其黨六十餘人逆徒殲

焉懷忠旋軍出北門石普始至奪均首馳歸成都梟于

北市辛亥有終遣官馳奏益州平賜錦袍銀帶器帛

命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修續通典 乙丑詔赦川峽

路死罪以雷有終為係信雷後秦翰等九人並遷秩是

役也楊懷忠之功居最為石普所掩帝廉得其狀擢懷

忠崇儀使領恩州刺史它日帝謂宰相曰雷有終頃居

三司自謂公幹廉潔昨兩川盜起因命翦除頗間有終

乘其擾攘貪贖財貨如是則王澤安得下流遠俗何由

不變言行相戾乃如是耶 丙寅以翰林學士王欽若

知制誥梁顥分為川峽安撫使 延州言破大盧小盧

等十族獲人畜二十萬 十一月甲戌朔遼授李繼遷

子德明為朔方節度使後吳越史作德昭蓋遼諱改 壬午令常參

官轉對如故事 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張齊

賢與李沆並相情好不協辛卯日南至羣臣朝會齊賢

被酒冠弁欹側幾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

賢自陳因感寒飲酒禦之遂至醉頓首謝罪帝曰卿為

大臣何以率下朝廷有憲典朕不敢私甲午齊賢罷守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八

本官 十二月壬子詔有司別錄轉對章疏一本留中

庚申罷京畿均田稅 丙寅開封府奏獄空詔嘉之

兵部郎中知兗州韓援上言邇者亢旱傷稼天其或

者以陛下春秋鼎盛兆民樂業萬一聖心忽生驕佚故

暫加災眚用儆睿聰管魏鄭公對唐太宗曰貞觀之初

間善若鶩五六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

此譏其漸怠於政也臣伏觀先帝享國久長未嘗一日

曠於萬幾願陛下守太祖之不圖遵太宗之遺訓兢兢

業業無怠無荒臣又聞治國在遠佞人今朝廷無邪佞

之徒然事生隱微宜防未兆勿使小人乘閒而進居安

念危在治防亂天下幸甚疏奏召援歸闕授史館修撰
初濮州有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知
黃州王禹偁聞之以爲國家武備不修故盜賊竊發近
輔因奏疏曰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又曰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傳曰預備不虞古之善教也自五季亂離各
據城壘繕治兵甲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
僭僞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
者三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
充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爲郡城蕩若平地雖則
尊京師而抑郡縣爲疆翰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二 九

嘉納之 河北河東疆壯自五代時濠霸諸州已有之
是歲始詔河北民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
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爲疆壯五百人爲指揮置
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
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者調其戶後尋
募其勇敢團結附大軍爲柵官給鎧甲 遼以四軍
指揮使蕭柳爲北女真詳袞舊作詳政濟寬猛部民畏
愛後遷東路統軍使秩滿百姓願留復任從之 是歲
遼放進士南承侏等三人
四年遼統和十九年春正月中外官上封事者甚眾詔樞密直
學士馮拯陳堯叟詳定利害以聞 庚寅知河南府武
勝節度使李至卒贈侍中至好賢樂善爲學精力然剛
嚴簡貴人士罕登其門及異宋史本傳云少育於知審
編亦載其事又引或說以爲至爲參政詳位不利其資長
行甚高恐毀之或損其真則仁甫亦疑而不信矣今刪
召西川轉運使兵部員外郎馬亮入朝問以蜀事初
雷有終既平賊誅殺不已亮多所全活城中米斗千錢
亮出廩米裁其價人賴以濟及至京師會械送爲賊所
誣誤者八十九人知樞密院事周瑩欲盡誅之亮言愚
民脅從者眾此特百之一二餘皆竄伏山林若不貸此
則反側之人間風疑懼一唱再起是滅一均生一均也

帝悟悉宥之二月加直史館復遣還部時諸州鹽井歲久泉涸而官督所負課繫捕者州數百人亮盡釋之而廢其井又除屬郡舊逋官物二百餘萬 宰相李沆等以早表求罷不許戊午雨自去冬旱帝每御蔬菜憂問切至是日方臨軒決事雨沾衣左右進蓋御而不御壬戌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上言請令羣臣子弟奏補京官或出身者並試讀一經寫家狀以精熟為合格從之 祕書丞知金州臨川陳彭年上疏言五事一曰置諫官二曰擇法吏三曰簡格令四曰省官員五曰行公舉疏奏並從之帝因謂輔臣曰自今諫官宜精擇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一

人 甲子三司都催欠司引對逋負官物人帝親辨問凡七日釋二千六百餘人詢所逋負物二百六十餘萬已經督納而非理者以內庫錢還之身歿者給其家丙寅詔學士兩省御史臺五品尚書省諸司四品以上於內外京朝幕職州縣官及草澤中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各一人不得以見任轉運使及館閣職事人應詔 三月辛巳分川峽為益利梓夔州四路 兵部尚書張齊賢上言終南山處士种放守道遺榮棲遲衡泌願備賢良方正之舉詔賜裝錢五萬令京兆府遣官詣山備禮發遣放辭不至 先是三院御史多出外任風

憲之職川它官兼領乃詔本司長吏自薦其屬俾正名而舉職壬午以太常博士張與為監察御史從新制也 已丑宴射後苑帝言及大射投壺鄉飲酒之禮因命直館各賦射宮詩凡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皆令習射 庚寅以左僕射呂蒙正兵部侍郎參知政事向敏中並守本官同平章事國初至是三入相者惟趙普及蒙正焉 初乾元歷氣朔漸差詔判司天監京兆史序等編新歷於是歷成來上賜名儀天頒行之 辛卯參知政事王化基罷為兵部尚書化基在中書不以蔭補諸子自然能訓導皆有所立 以同知樞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一

密院事王旦為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並為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禮部郎中薛映兵部員外郎梁鼎左司諫楊億並知制誥帝初欲用著作佐郎直集賢院梅詢命中書召試映鼎及詢等宰相李沆素不喜詢言於帝曰梅詢險薄不可用楊億有盛名帝驚喜曰幾忘此人又以億望實素著但召映鼎就試翼日與億並命 以國子監經籍賜潭州岳麓書院從知州李允則請也 壬辰遼皇后蕭氏以罪降為貴妃 遼賜大丞相韓德讓名德昌德昌自拜大丞相進王齊總二樞府事寵任益隆先是有圖魯卜舊作鳥不者

從伐宋嘗以言觸德昌德昌怒詰之圖魯卜詞無所撓
德昌笑而釋之至是德昌薦圖魯卜材可任統軍使太
后曰彼嘗不遜於卿何善而薦德昌曰於臣猶不屈況
於其餘若任使之必能鎮撫諸藩太后從之 夏四月
丁未以吏部員外郎陳省華為鴻臚少卿時省華子堯
安擢任樞密故特優寵之 壬子詔京朝官及吏部選
人親老無兼侍者特與近任 回鶻來貢請助討李繼
遷 審官院初引對京官于崇政殿遷秩有差京朝官
磨勘引對自此始 乙未翰林學士王欽若使西川還
對於崇政殿即日以欽若為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三

辛未帝御崇政殿試制舉人得秘書丞查道進士陳越
入第四等定國軍節度推官王曙入次等以道為左正
言直史館越將作監丞曙著作佐郎曙河南人 五月
庚辰翰林學士吏部郎中知制誥朱昂罷為工部侍郎
致仕昂有清節淡于榮利初為洗馬十五年不遷不以
屑意及在內署非公事不至兩府帝知其素守故每加
褒進昂累章告病帝不得已從之謂輔臣曰昂侍朕左
右未嘗以私事干朕今其歸老可給全俸詔本府歲時
省問如有奏章許附驛以聞又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
使得就養舊制致仕官止謝殿門下于是帝特延見命

坐勞問久之令候秋涼上道復遣中使錫宴於玉津園
兩制三館儒臣皆預仍詔賦詩餞行 丙戌遣冊蕭氏
為齊天皇后后即太后弟平州節度使輝依之女韓德
昌之甥也年十二選入掖庭美而才至是冊為后事太
后甚謹太后亦以德昌故深愛之后嘗以草筵為殿式
密付有司令造清風天祥八方三殿既成益寵異所乘
車置龍首鴟尾飾以黃金又造九龍轎諸子車以白金
為浮圖各有巧思夏秋從行山谷開花木如繡車服相
銜人望之以為神仙致異徐氏後編作六月契丹冊其
紀自五月丙戌非六月也又聖宗先有廢蕭后齊天
少入掖庭至是始立為后耳非本為皇后而至是加冊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四

號也徐氏 六月汰冗吏諸路計省十九萬五千八百
亦誤會 二人丁巳詔東川民田先為江水所害者除其租 遼
以所俘將康昭裔為昭順軍節度使 初黃州境二虎
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月不止仲冬雷震暴
作知州王禹偁手疏言之引洪範陳戒且自劾帝亟命
中使乘驛勞問醮禳之又詢於口官言守土者當其咎
帝惜禹偁才名即命徙知蘄州至未逾月卒戊午詔問
帝嗟悼厚賻其家賜一子出身禹偁詞學敏贍為後進
宗師直躬行道遇事敢言雖履危困封奏無輟嘗云吾
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然性剛直

不能容物太宗嘗命宰相切戒之其為文亦多涉規諷以是不容於時 初田錫知秦州幾三年不得代錫上章自陳即詔歸闕屢召對言事嘗奏曰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願鈔略四部別為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又采經史要切之言為御屏風十卷置展座之側則治亂興亡之事常在目矣帝善其言詔史館以羣書借之仍免其集賢校讎之職至是先上御覽三十卷御屏風五卷手詔褒荅之 丁卯詔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竝賜九經 戊申出陳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秋七月庚午朔以河朔餽運勞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五

民詔轉運使減徭役存恤 己卯邊臣言契丹謀入遼以山南東道節度使王顯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天平節度使王超為副都部署 丙戌遣以東京統軍使耶律諸袞舊作奴瓜今改為南府宰相 八月帝以邊臣玩寇朔方餉道愈難辛丑命兵部尚書張齊賢為涇原等州保安等軍安撫經略使知制誥梁顥副之即日馳騎而往 己酉復親試制舉人得成安縣主簿丁遜舒州團練推官孫僅入第四等竝為光祿寺丞直集賢院祕書丞何亮懷州防禦推官孫暨入第四次等以亮為太常博士暨為光祿寺丞 初太常寺丞陳堯佐為開封

府推官坐言事切直貶潮州通判潮去京七千里民俗陋鄙堯佐至州修孔子廟作韓愈祠堂率其民之秀者使就學鱗魚復出害人堯佐捕得夏為文鳴鼓於市而戮之湖人以比韓愈三歲召還命直史館堯佐堯寯弟也 甲子職方員外郎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鬪年圖當在職方收掌近者竝納儀鸞司伏以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祕奧國家之急務故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又詔士訓以夾王車漢祖入關中蕭何獨取秦圖籍由是周知險要豈有忽而不顧哉請令以今聞所納圖竝上職方又州郡地里犬牙相入向者獨畫一州地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六

形則不可以傳合它郡望令諸路轉運使每十年各畫本路圖上職方使知天下山川險要從之 帝以巴蜀地遠時有寇盜丁卯命戶部員外郎南豐曾致堯等分往川峽諸州提視軍器察官吏能否 戊辰社宴宰相於中書 九月知封駁司陳恕請鑄本司印詔如有封駁事取門下省印用之因遂改知封駁司為兼門下封駁事 丙戌翰林學士承旨朱白等上新修續通典二百卷詔付祕閣 先是詔國子監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模印頒行賜宴國子監於是九經疏義悉具

庚寅詔陝西民家出一丁號保毅軍凡得六萬七千八百九十五人其緣邊軍士先選中者並升為禁軍號保捷軍 李繼遷陷清遠軍 辛卯遼主如南京冬十月己亥朔南伐壬寅次鹽溝徙封皇弟吳王隆祐為楚王留守京師丁未命皇弟梁王隆慶統先鋒軍以進 帝語近臣曰近者慶州地再震昨司天奏熒惑犯輿鬼秦分野當有灾宜戒邊將以靜且上天垂象示戒可不恐懼修省知樞密院王繼英曰妖不勝德帝曰朕何德可恃同知樞密院陳堯叟曰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帝曰天不欲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七

蕪淪陷漢可惜耳 甲寅北面前陳鈴轄張斌與遼師遇於長城口時積雨遼人弓用皮弦皆緩濕斌擊敗之漸近界首遼伏騎大起而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陳兵少為遼帥所乘遼係威魯軍或異宋史張斌破契丹於長城口遼史云遼軍與宋兵戰於遂城敗之蓋此戰前後互有勝負故兩國各言其勝也又宋史作已未遼史作甲寅繫日互異據長編亦作甲寅與遼史合今從之 詔高陽三路兵增騎二萬為前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陳於先鋒之前別命莫州都部署桑贊領萬人居莫州順安軍為奇兵以備邀擊北平寨部署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 詔購館閣逸書每卷給千錢及三百卷者當量材錄用 丙寅遼主以泥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六

孫陳堯安皆曰修之便帝以境土遐逸不可遠度乃命
比部員外郎洪湛閣門祗候程順等同往案視 時靈
州孤危丁卯詔羣議棄守之宜知制誥楊億即日奏疏
請棄靈州還保環慶帝訪於左右咸以為靈武乃必爭
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州亦不可保帝頗然之宰相李
沆奏曰若繼遷不死靈州必非朝廷所有莫若發單車
之使召州將部分戍卒居民委其空壘而歸如此則關
右之民息肩矣 閏月洪湛等使還言城綏州其利七
而害有二丙戌詔築綏州城 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
等歸順 已卯以兵部尚書張齊賢為右僕射 壬午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九

靈州言河外砦主李瓊等以城降西夏帝念其力屈就
禽特釋其親屬 甲午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環
慶路部署張凝副之秦翰為鈐錯領步騎六萬援靈州

是月以西涼府六谷首領巴勒結舊作潘羅支今改為靈州

西面都巡檢使會西涼使至言六谷分左右廂左廂副

使折道游龍鉢實參巴勒結軍事宜授以官乃以游龍

鉢領宥州刺史 遼大丞相韓德昌以南京平州歲不

登奏免百姓農器錢又請平州郡商買價是年詔減關

市稅復免南京平州租稅從德昌之言也張異是年遼

月宋置閏在十二月兩國道閏不同蓋宋人新用儀天
歷也遼史本紀閏月減關市稅十二月庚辰免南京平

州租稅今
併書歲末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二

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賜王壽隆以兵部侍郎知開封府兼京兆府尹

宋紀二十三 起元武關提格正月盡昭陽單罔六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

咸平五年 遼統和二十年 春正月庚子遼主如延芳淀 壬寅

帝謁啟聖院太宗神御殿初太祖太宗每歲上元幸佛

寺然後御樓觀燈帝自畢諒陰以啟聖院太宗降誕之

地聖容在焉前期往拜至望夕乃幸它寺遂為制 甲

辰以右僕射張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鎮戎軍經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略使判邠州令環慶涇原兩路及永興軍駐泊兵並受

齊賢節度專為經略使自此始 初慶州發兵護芻糗

詣靈州殿中丞鄭文寶素知西邊山川險易上言必為

繼遷所敗已而轉運使陳緯果沒于賊 三年九 賊進陷

清遠軍 四年九 文寶時居母喪即命相府召文寶詢其

策略文寶因獻河西隴右圖且言靈州可棄於是遣王

超西討丁未詔起復文寶為工部員外郎同當陝西

隨軍轉運使事 戊申以吏部郎中田錫權句當通進

鈿臺司兼門下封駁事錫再掌鈿臺每覽天下章疏有

言民饑盜起及詔敕不便者悉條奏其事帝對宰臣稱

錫為得爭臣之體 辛酉女真宰相伊勒希達 舊作夷

改入貢於遼 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諸蕃焚族帳二

百餘斬首五千級降九百餘人 癸亥改命張齊賢判

永興軍府兼馬步軍部署罷經略使之職 帝謂宰相

呂蒙正等曰朕每遇將臣未嘗不與細論利害然未有

能出奇策者今已復春時汲汲經營將來猶慮不及中

書樞密院可各述所見具今歲防邊宜如何制置條列

以聞 丙寅田錫言霸州乾寧軍死傷人戶又莫州奏

餓殺一十六口滄州奏全家餓死一十七口陛下為民

父母使百姓餓死乃是陛下孤負百姓宰相調燮陰陽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啟導聖德而惠澤不下流乃是宰相孤負陛下咎伊尹

作相恥一夫不獲今餓死人如此所謂焉用彼相若不

別進用賢臣臣恐危亂之萌不獨在邊防而在內地也

以丁謂為夔州路轉運副使初王均叛朝廷調施黔

高溪州蠻子弟以扞賊既而熟山川道路反入為寇攻

州縣掠民男女入溪洞久不能定詔以謂為轉運使委

之經制至則命罷兵自入溪洞每渡水輒減從吏卒比

至巢自從者不過三二人蠻人服其恩信皆大喜其首

領田彥伊以下遂出迎謁以牛酒勞謂謂畱與之飲食

歡甚喻以禍福且言赦不殺彥伊等感泣願世奉貢謂

要與俱至夔州每渡水亦使之減所從蠻人如謂入時及館謂與之錦袍銀帛有差盛具燕之蠻酋皆大悅比數日請歸不許而遇之益厚問使人謂之曰公欲得所掠漢民男女若等誠能自請歸之公必喜遣若去矣蠻酋乃請歸所掠漢民男女謂與之約每歸一人與絹一匹于是凡得萬餘人及歸又自臨送之蠻酋皆感泣辭訣乃作誓刻石柱立境上謂度峽內至荆南空備蠻險阨之地悉置寨籍居人使自守有事則皆會禦賊無事則撤歸田里畱守望者數人而已又以忠萬等州兵食不能自給乃置忠萬等州營於夔州使其軍就食有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三

則歸于其州峽之諸州施尤近蠻會嘗不足而道狹難饋有鹽井之利而亦難致故售者少謂乃度巫山縣每三十里置鋪鋪置卒三十人使往者負粟以次達施州迺者負鹽以次達巫山凡商人之得鹽巫山者比得之它州減勞費半乃令欲巫山鹽者皆入粟于施州於是施州得粟與它州等詔特遷謂戶部員外郎時溪蠻別種有入寇者謂遣彥伊等帥其徒討擊且出兵援之凡擒生蠻八百六十得所掠漢口四百餘復上言黔南蠻族多善馬請置館犒給緡用歲收市之凡謂所經畫其後皆不能變 二月廣京城衛甚狹隘詔右侍禁閑門

祇候謝德權督之德權既受詔先撤貴要邸舍羣議紛然有詔止之德權面請曰今沮事者皆權豪輩各僦屋資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詔帝不得已從之德權因條上衢巷廣表及禁鼓昏曉皆復長安舊制乃詔開封府街司約遠近世籍立表令民自今無復侵占 癸酉詔曰比司幣庫者多收羨餘以爲課績蓋出納之際有所重輕此可責而不可獎也宜令有司嚴加戒勵無使復然三司言衣庫副使焦守節監香藥樞易院歲增入十餘萬當遷閑門副使帝謂輔臣曰守節緣財利羨餘而遷橫行何以勸懲陞效命者止以爲宮苑副使 孫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四

全照至綏州言築城非便朝論亦多異同丁丑詔知天雄軍錢若水與并代鈐轄陳興乘傳詳度之 女真道其子朝於遼 乙酉詔遼士疾病戰沒者冬春衣聽給其家 己丑以王漢忠爲邠寧環慶路都部署李允正爲鈐轄 三月李繼遷大集蕃部攻陷靈州知州內客省使順州團練使裴濟死之濟在靈州凡二年謀緡入鎮興屯田之利民甚賴焉及被圍餉道斷絕濟刺指而染奏求救大軍訖不至城遂陷繼遷以州爲西平府尋居之戊申事聞宰相等上表待罪詔慰諭之 己酉以王超爲永興軍駐泊都部署石普副之徙康繼英爲慶

州駐泊鈴轄與西南沿邊迭為應援秦翰為環慶涇原
兩路鈴轄與王漢忠李允正同其事備繼遷之侵軼也

甲寅遼遣北府宰相蕭繼遠等率師南下 己未親

試禮部舉人得進士益都王會以下三十八人九經諸

科百八十一人竝賜及第先是命吏部侍郎陳恕知貢

舉恕所取士甚少以王會為首及是糊名考校會復得

甲科恕歎曰會名世才也吾得會不媿知人矣或謂會

曰狀元一生喫著不盡會正色荅曰平生之志不在溫

飽 壬戌遼主如鴛鴦濼 夏四月丙寅朔遼文班太

保達哩斯舊作達里底今改與南軍戰於梁門旋遣南京統軍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五

使蕭達蘭舊作達蘭今改攻秦州先後告捷未幾引還 錢若

水上言綏州自賜趙保忠以來戶口凋殘今欲復城之

用工計百餘萬又須廣屯戍兵倍于曩日芻糧之給全

仰河東其地隔越黃河及大小鐵碣二山又城下有無

定河緩急用師輸送艱阻且其地無險若修葺未備蕃

寇奔衝則難於固守況此州城邑焚毀無尺椽片瓦所

過山林材木匱乏乞罷其役若水復詣闕面陳其事帝

甚嘉納初若水率眾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漢為成

將所伏帝知之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 王

申詔陝西民輓送緣邊芻糧者賜租之半 癸酉命田

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仍遣中使諭旨曰知雜之
任朝廷甚難其人故以命卿仍不妨徐徐撰述或有所

見即具奏聞 命北邊經度方田以隄敵騎 田錫請

命審官院檢前後中書劄子應三院御史二十一人中

會有貪猥過犯者不得令在憲秩可改授它官其有清

嚴勤幹者不得令在外官詔歸本職 五月庚子減河

北冗官 癸卯置憲州 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劍詣

闕帝曰若獎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 乙巳判三司催

欠司楊覃上請放天下逋欠計入百萬請付史館從之

丙午以王顯為河陽三城節度使 庚戌指揮使馬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六

翰請緝捕在京羣賊帝謂輔臣曰朕尹京日聞翰以緝

賊為名乃有三害都市豪民懼其糾察常厚賂之一也

每獲賊賊量以當死之數送官餘悉入己二也常畜無

賴十餘輩偵察擾人三也願其事未彰敗不欲去之自

今捕賊止委開封府勿使翰復預其事 是月遼河南

民丁為兵西北邊屢請益兵輔臣請以河北疆壯充選

帝曰初置疆壯嘗諭以永不充軍呂蒙正曰闕兵非取

於民不可得也乃於河南籍丁壯為之侍御史知雜田

錫上言點集鄉兵人情不安實傷和氣 六月以陳若

拙為工部郎中知處州若拙自京東轉運使被召時三

司使缺若拙自謂得之及至授刑部郎中知潭州若拙大失望因對固辭且言嘗任三司判官及轉運使今守湖外反類責降又言父母年老不願遠適帝曰潭州大藩朕為方面擇人所委不在轉運使下輔相舊臣固亦有出典大藩者若拙懇請不已乃追新受告較而有此命帝謂宰臣曰士大夫操修必須名實相副頗聞若拙有能幹特遷秩委以大藩而貪進擇祿如此固當譴降朕之用人豈以親疏為問苟能盡瘁奉公有所植立何患名位之不至也 癸酉李繼遷復以二萬騎進圍麟州詔發并代石隰州兵援之 己亥以王超為定州路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七

駐泊行營都部署王繼忠副之入內都知韓守英為給轄 己卯以知樞密院事周瑩為永清軍節度使充高陽關都部署 己酉詔益兵八千分屯環慶涇原 李繼遷率眾二萬攻麟州四面負板薄城者五日知州閻門祇候衛居實屢出奇兵突戰及募勇士縋城潛往擊賊賊皆披靡自相蹂踐殺傷萬餘人丁丑繼遷拔寨遁去 帝對輔臣于便殿出河北東路地圖指山川要害曰契丹入鈔濱棣之民頗失農業今冬若再來朕必過邢洛之北驅逐出境以安生聚呂蒙正等咸請精選將帥責其成效車駕毋勞自行帝曰若此卿等宜各畫必

然之策以聞 壬辰帝始聞麟州之捷以衛居實為供備庫使通判以下竝進秩 秋七月甲午朔日有食之丙申以鄧州觀察使錢若水為并代經略使判并州帝新用儒將未欲使兼都部署之名而其任實同也丁酉遣以邢抱朴為南院樞密使 己亥依靜節度使王漢忠坐西討遣詔無功責左屯衛上將軍逾月出知襄州未上遂暴疾卒帝甚悼惜之詔贈太尉命中使護喪事漢忠沈沈有識略輕財好施賓禮儒士居常讀書手不釋卷以是自矜尚故羣帥不悅之殿直安守忠案太宗真宗朝武臣有兩安守忠其一晉陽人節度使審琦之子官至節度雷後贈太尉宋史有傳其一不詳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八

其里居官至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元豐中景靈宮繪功臣像誤以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充數而贈太尉安守忠之孫自言乃命戶部尚書王存攷定存言國史本傳贈太尉安守忠有職功當預繪像其捧日左廂都指揮使欽州團練使安守忠史冊無載即無預繪像人數乃詔改繪贈太尉守忠像併推恩其家此為殿直據撫王漢忠密事者當是 鄧懷德皆乘驛詣邊受事欽州團練使非贈太尉也 漢忠待之不厚遂相與搆搆漢忠密事以聞漢忠黜死二人之力居多懷德守忠皆襄邸攀附者也 乙卯募河北丁壯 丙辰遣使齎詔就終南山召種放赴闕仍賜絹百匹錢十萬以張齊賢復條上放操行請加旌賞故也 壬戌遣大林若使王昭敏等來降 八月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 丙子沙州將曹宗壽殺其節度使

曹延祿而代之遣使入貢以宗壽爲歸義軍節度使
九月癸巳朔遊主謁顯陵 先是麟府屯重兵皆河東
輸餉雖地里甚邇而隄以長河土人利於河東民罕至
則芻粟增價帝嘗訪使邊者言河廣才數十步乙未詔
轉運使鄭文寶於定羌軍府州河上經度造橋梁人以
爲便 戊申种放以幅巾入見於崇政殿命坐詢以政
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惟徐而化之卽日授左司
諫直昭文館賜冠帶笏館於都亭驛太官供膳已酉
放表辭恩命帝令宰臣召問之又知放與陳堯安游舊
令諭旨放言主上虛懷待士如此放固不敢以羈束爲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九

念宰臣以問詔遂不許其讓居數日復召見賜緋衣象
笏犀帶銀魚及御製五言詩又賜昭慶坊第一區 冬
十月癸亥朔遊主至自顯陵 丁亥向敏中罷爲戶部
侍郎張齊賢責授太常卿分司西京先是左領軍衛將
軍薛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
訴其事下御史臺鞠得齊賢定娶柴氏狀柴因上書訟
敏中違詔賤買惟吉故第又嘗求娶已不許帝問敏中
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讓姻未嘗求婚於
柴也鹽鐵使王嗣宗素忌敏中因入對言敏中議娶王
承衍女弟已定帝惡其不直遂罷相翰林學士朱白嘗

就敏中假金不與及草制力詆之有云對朕倉言爲臣
自昧敏中讀之泣下 田錫言訪問密院中書政出吏
胥之手吏胥行道只檢舊例無舊例則不行樞相商議
別無遠謀無遠謀則多失失於邊計者去年失清遠軍
今年失靈州失於邦計者不知府庫有無不知倉廩虛
實戎夷濊入則請大駕親征將帥無功則取聖慈裁斷
所以倉廩虛盈過不在密院邊防動靜事不屬中書因
此相承浸以成例聖恩若且任用則不失享富貴聖旨
若令罷免則不過歸班行笏漢之三公罷免則放之歸
農誅戮則賜其自盡其任用既重則黜責非輕操國柄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十

者所以不敢不用心持兵權者所以不敢不盡節今則
不然臣下得優逸而君上但焦勞故陰陽不順水旱不
調法令滋章盜賊多起尙率京城父老上章請加尊號
賴聖君英睿力斷來表由是見宰相以甘言佞上求聖
知以國計軍機非已任蓋自來任重責輕之所致也今
帑藏無餘財倉廩無積粟但急備邊之用不思經國之
謀地愈荒而黎民愈貧事彌繁而資貨彌少官吏救過
不暇若加以水旱之災乘以戎夷之患不知在廟堂者
用何智略總軍兵者作何籌謀望陛下聽臣所奏賞罰
二柄不必一一問中書通變萬機不必一一由密院然

後辨認讒謫察訪忠良逮究危亂之萌則天下幸甚十一月壬辰朔詔麟州給復一年 癸巳命度支員外郎李士衡開門祇候李溥詣陝西諸州增酒權課自是歲益錢二十五萬 辛丑饗太廟壬寅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除天下逋負錢糧 丁未白州民黃受百餘歲賜粟帛未幾復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岳壽一級 己酉封皇子元祐為信國公 癸丑以職方員外郎樂史直史館史年七十餘帝嘉其筋力不衰且篤學著書故授以舊職史與其子黃目俱直史館時人榮之 庚申河陽節度判官清池張知白上疏曰臣聞周禮秋官主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十一

刑月令孟秋中氣之後則命有司繕囹圄具桎梏斷薄刑決小罪秋分則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留罪此並順上天行肅殺之令也今命使決獄多不拘於此時或在三春或在九夏雖勤恤庶獄慮有滯留其如未順四時之令何欲望自今除盛夏仍舊降詔恤刑外每歲自孟秋中氣後秋分前遴選周行分道決獄如此則順天行刑萬務必又臣又聞先王垂訓重德教而輕刑罰今法令之文為時所尚自中及外由刑法而進者甚眾雖有循良之吏亦改節而務刑名臣愚以為刑法者為治之具不可以獨任必參之以德教然後可以言善治臣

又聞聖人之居守文之運者將欲清化源在乎正儒術古之學者簡而有隄其道粹而有益今之學者其書無涯其道非一是故學彌多性彌亂今為進士之學者經史子集也有司之所取者詩賦策論也五常六藝之意不遑揆討其所習泛濫而無著非徒不得專一又使害生其中若明行制令大立程式每至命題考試主典籍而參以正史至於諸子之書必須輔於經合於道者取之過此並斥而不用然後先策論後詩賦責治道之大體舍聲病之小疵如是則進士所習之書簡所學之文正而成化之治興矣帝覽而嘉之召知白赴闕試舍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十二

院除左正言 十二月癸未遷麟州內屬人於樓煩田錫言陛下纂位五年儲闈未建恐開窺覷之端宜思重謹之義 遣奚王府五帳六節度獻七金山上河川地遼主賜以金幣 是歲遼放進士邢祥等六人 六年遼統和二春正月遼主如鴛鴦濼 二月己卯遣使賑京東西淮南水災 六谷酋長巴勒結舊作清羅支今改遣蕃官來貢表言感朝廷恩信憤繼遷僭逼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曰繼遷每來寇邊軍出則遁使六谷部族近塞捍禦與官軍合亦國家之利也詔許之庚辰以巴勒結為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都巡檢

使 三月辛卯朔田錫言去秋已來霖雨作沴近畿諸處水潦為災雖為檢覆災傷乃是虛名即行賑貸且非實事又國家為闕兵備邊遂於曹單宋毫陳蔡汝穎之間揀選疆壯得五七萬人始降指揮只令在本城防守及至奏聞都數即並押赴京師失信如此下民寧無怨望古者民為邦本倉為民天今國家取壯丁為兵已失邦本以災傷去會寧有民天五七萬人並離農畝災沴之餘寇盜若起適足為外敵之利耳 壬辰遼主詔修日歷官無書細事 左司諫直昭文館种放再表乞暫還山許之丙午特授起居舍人將行宴餞於龍圖閣又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三

傍安遠俗恐知節不協蜀人之情以其素有武幹故移守西邊仍手詔諭以委屬之意 舊制士庶家僮僕有犯或私黥其面帝以今之僮使本備雇良民癸酉詔有盜主財五貫以上杖脊黥面配半城十貫以上奏裁勿得私黥涅之 乙亥參知政事王欽若上言桂州通判太常博士王佑之近丁母憂才諒月連進五狀皆匪機宜殊忘哀戚之容苟懷進動之意望加黜責以助有位詔削祐之三任配隸郴州仍令御史臺榜朝堂告諭李繼遷寇洪德皆蕃官慶香等擊走之以慶香等領刺史 丙子遼遣南府宰相耶律誥衰舊作奴瓜今改南京統軍使蕭達蘭進攻定州行營都部署王超先發步兵千五百人逆戰於望都縣殺戮甚眾副部署雲州觀察使開封王繼忠與誥衰等戰康邨自日昃至乙夜敵勢小卻遲明復戰遼人悉眾攻東偏出陳後焚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赴素衙儀服遼人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旁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就擒超等即引兵還定州遣使上聞廣異遼史王繼忠傳云宋遣繼忠屯定之望都以輕騎視我軍遇南府宰相耶律誥衰等獲之不言其力戰而敗與宋史異然宋人所紀亦多互異王文正筆錄云繼忠與侍中張耒同典禁兵戍守鎮定台遼騎大至屢薄我軍至命出兵為左右翼以禦之陳之西偏最為兵衝繼忠固請代耒西往及敗績遂為所獲然其時王超為都部署非張耒也東都事略云繼忠

帥定武出戰于望都之北自以被遇之厚力戰圖報轉
國累日遂陷于契丹然繼忠自為副部署非帥也今從
長編書之又繼忠開封人見隆平集與宋史同而遼史
迺云不知何郡人當日並修三史亦未嘗彼此參攷也

左衛上將軍信國公元祐孝恪敏悟帝所鍾愛及被
病司天言月犯前星庶子星帝憂之屢設齋醮祈禳是
日卒才九歲追封周王諡悼獻後十五日皇子生兩月
者亦不育帝乃取宗室子養之宮中 成都關守朝議
難其人帝以知永興軍府張詠前在蜀為政明肅勤於
安集遠民便之甲申加詠刑部侍郎充樞密直學士知
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 五月辛卯定州部署
王超言遼師出境 甲午太白晝見 乙未以田錫為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五

左諫議大夫仍遣中使諭錫曰第安心著述必無差出
欲升殿者聽先奏 帝聞王繼忠戰死丁酉贈大同軍
節度使兼侍中官其三子皆加等繼忠既擒見遼主於
炭山太后知其才授戶部使兼賜妻室繼忠亦自激昂
為遼盡力 辛亥錄望都戰歿將士子孫 望都失利
帝語近臣曰用兵固有勝敗然此戰頗聞有臨陳公然
不護主帥引眾先遁者若不推窮何以懲後乃命宮苑
使劉承珪供備庫副使李允則馳驛案問癸丑鎮州副
部署李福坐削籍流封州拱聖都指揮使王昇決杖配
隸瓊州因降詔戒勵諸路將帥 李繼遷攻西蕃取西

涼府都首領巴勒結僞降繼遷受之不疑巴勒結遣集
六谷蕃部及結隆僞作者龍今改族合擊之繼遷大敗中流矢
奔還靈州丁巳繼遷死其子德明遣使告於遼及夏
傳繼遷以景德元年正月二日卒是繼遷之死在夏
而遼史聖宗紀於是年五月書西平王李繼遷薨西夏
外紀亦作統和二十一年薨與宋史年月互異案西夏
歲時聘貢於遼所書宜得其實宋久與之隔絕祇憑過
境偵候故傳聞 六月己未朔御便殿出陵圖示輔臣
并授諸將方略令鎮定高陽三路兵悉會定州夾唐河
為一量寇遠近出軍樹柵寇來堅守勿逐俟信宿寇
疲則鳴鼓挑戰勿離隊伍貴持重而敵騎無以馳突也
又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魯軍魏能白守素張銳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六

領之五千騎屯侖州楊延朗張延禧李懷岳領之五千
騎屯北平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賊鋒始至勿
與鬪待其氣衰背城挑戰使其奔命不暇若契丹南越
侖州與大軍遇則令威魯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
敵乘便掩殺若契丹不攻定州縱軼南侵則復會北平
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令雄霸破魯已來互為應
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寧邊軍李
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扼東西路敵將
遁則合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其它選用悉皆
類此初馮拯建議謂備邊之要當扼險以制敵之衝若

於保州威魯開依徐鮑河爲陳其形勢可以取勝至是
帝多采川其議云 丁卯詔命官流竄嶺南者給緡錢
歸葬 豐州瓦窰沒劑加羅味克等族以兵濟河擊李
德明敗之 丁丑隴山西首領禿逋等貢馬願附大兵
擊賊 己卯遼贈李繼遷尙書令遣西上閣門使丁振
弔慰辛巳党項入貢於遼乙酉準布舊作吐諸部附遼
以定州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詔葺其城供奉官
閣門祇候謝德權兼掌其事一日乘傳詣關求對言治
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居止前歲契丹入境傳潛閉壘自
固康係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爲今歲必復入寇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七

副使以下衮領鹽鐵查道領度支林特領戶部判使非
奏事及日所更張則止署案檢餘皆本部副使判官主
之三司副使自是始預內朝 以吏部侍郎陳恕爲尙
書左丞知開封府恕在三司前後踰上數年利病條例
多所改勅其徒官也嘗薦寇準可用及準爲三司卽檢
其前後所改勅事類爲方冊其曉諭榜帖悉以新版別
書齋詣恕第請署恕一一爲署之不復辭準拜謝去故
三司多循恕舊貫自準始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三 六

兵聚一處尤非利便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路天雄城
壁闕遠請急詔蹙之仍葺澶州北城浚德清軍陸塹以
爲豫備帝變色曰此大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蒙恩
驅策冒萬死求見願陛下留意臣實慮蒲陰工作未訖
敵必暴至帝慰遣之旣而遼人果圍蒲陰 先是三司
各置使局不相總統彼此自求充濟以促辦爲務至于
出納移用均會有無則專吝封執動相違戾或交摭利
病以邀功希進諱言日聞于上帝頗煩親決文符互出
莫知適從丁亥始并鹽鐵度支戶部爲一使命權知開
封府寇準爲兵部侍郎充三司使復置鹽鐵度支戶部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宋紀二十四 起昭陽軍閏七月盡閏逢

宋紀二十四 起昭陽軍閏七月盡閏逢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

咸平六年 十一 秋七月甲辰復并三司鹽鐵度支

戶部句院為一命著作郎直史館陳堯咨兼判之 已

酉遼供奉官李信來歸信言其國中所管幽州漢兵謂

之神武控鶴羽林曉武等約萬八千餘騎其所署將帥

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當直舍利及八部落舍利山後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四鎮諸軍約十萬八千餘騎內五千六百常衛契丹主

餘九萬三千九百五十即時南侵之兵也其國境自幽

州東行五百五十里至平州又五百五十里至遼陽城

即所號東京者也又東北六百里至烏惹國又東南接

高麗又北至女真東踰鴨江即新羅也以信為供奉官

賜器幣冠帶 癸丑太保兼中書令元傑薨追封

安王諡文惠 甲寅遼以奚府監軍耶律實嚕舊作室

為南院大王實嚕魁岸美容儀與遼主同年生遼主愛

之甫冠補祇候郎君未幾為宿直官後為隊帥從耶律

諾袞舊作瓜今改蕭達蘭舊作覽今改略地燕趙有功故有是擢

八月庚午太白晝見 辛未原渭等州言西蕃八部

二十五族納質來歸 丙子詔環慶秋田經寇踐傷者

每頃賜粟十五斛民被掠者每口賜米一升詢免棧州

民租十之三 甲寅徙莫州路部署石普屯順安之西

與威魯軍魏能保州楊延朗北平田敏倚角以為防遏

乙酉準布舊作阻今改部長朝於遼 丙戌高麗國王誦

遣其戶部侍郎李宜古來貢且言晉割幽薊以屬契丹

遂有路直趨元菟屢來攻伐求取無厭乞王師屯境上

為之牽制詔書優荅 九月丙申出內府給帛市穀實

過 司空平章事呂蒙正凡七上表求還甲辰罷為太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子太師封萊國公 癸丑遼主如女河湯泉改其名曰

松林 是秋募近京強壯補禁衛詔殿前都指揮使高

瓊閱習陳勢召近臣觀之行伍整肅帝甚喜謂瓊曰昨

日邨民皆為精銳矣 冬十月丁巳朝遼主駐七渡河

攷異遼史聖宗紀 甲子靜戎軍王能奏於軍城東新

河之北開田廣袤相去皆五尺許淡七尺狀若連鎖東

西至順安威魯軍界必能隄隔戎馬縱或來侵亦易於

防捍仍以地圖來上帝召宰相李沆等示之沆等曰沿

邊所開方田臣寮累會上言朝廷繼亦商榷皆以難於

設防恐有奔突尋即罷議今專委過臣漸為之制斯可

矣乞并成晉順安軍皆依此施行且慮與功之際敵或
侵軼可選兵五萬人分據險要漸次經度之是日詔靜
戎順安威魯界並置方田鑿河以遏敵騎 戊辰遂以
皇弟楚王隆祐為西南面招討使 戊寅給軍中傳信
牌先是石普言北面抗敵行陳閒有所號令遣人馳告
多失詳審復慮姦詐請令將帥破錢而持之遇傳令則
合而為信帝以為古者兵符既已久廢因命漆木為牌
長六寸闊三寸腹背刻字而中分之置鑿柄令可合又
穿二竅容筆墨其上施紙札每臨陳則分而持之或傳
令則署其言而繫軍吏之頸至彼合契乃署而復命焉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三

鄧州觀察使錢若水卒若水能斷大事事繼母以孝
聞及卒帝甚悼惜之贈戶部尚書謚宣靖特遣中使存
問其母賜白金五百兩 十一月壬辰遂故裕悅舊作
于越
今耶律休格舊作休
哥今改之子道士努高九等謀叛伏誅
丙申遼通括南院部民王繼忠既見任於遼從容進說
曰竊觀大朝與南朝為仇敵每歲賦車籍馬國內騷然
未見其利孰若馳一介尋舊盟結好息民休兵解甲為
彼此之計無出此者時太后春秋已高頗然之 己亥
閱捧日軍士教三陳於崇政殿 甲寅有星孛於井鬼
大如杯色青白光芒四尺餘凡三十餘日沒帝謂宰相

曰垂象如此朕誕辰立罷稱觴之會以答天譴李沆曰
陛下克謹天戒甚盛德也其咎屬臣等至於華夷上壽
禮不可廢且邊塞未寧大兵在境所慮物情惴惴固請
不已乃許之 十二月甲子詔求直言庚午以李繼隆
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辛未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田
錫卒錫耿介寡合慕魏徵李絳之為人及居諫署連上
八疏皆直言時政得失將卒命悉取平時封疏五十二
奏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言苟獲從吾幸大矣豈可雷之
以賣直邪自作遺表勸帝以居安思危帝覽之惻然謂
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天何奪之遽乎自居位以來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四

盡心匪懈始終如一若此諫官誠不易得朝廷小有闕
失方在思慮錫之奏章已至矣不顧其身惟國家是憂
孰有如此王申優詔贈工部侍郎以其子慶遠慶餘並
為大理評事給俸終喪命有司錄其事布告天下 甲
戌萬安太后不豫詔求良醫 戊寅赦天下死罪降一
等流以下並釋之除五年逋租萬安太后不豫故也
癸未帝親閱逋負名籍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調賦八
萬三千於是將肆赦改元或謂調放數多三司必以虧
損國計為言帝曰非理害民之事朝廷決不可行者於
出納固有司職也要當使斯人實受上賜 遼罷三京

諸道貢 甲申日加午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國家發號
布德未及黎庶帝謂輔臣曰豈所議赦書小惠未遍上
天以雷警朕耶今河北關西戍兵未息民甚勞苦而三
司轉運使賦斂益繁卿等宜悉取民弊著為條目大者
隨事減省小者即為請免又諸道罪人情重者頃令并
家屬赴闕委棄資產流離道路淡可憐憫自今止送正
身臣寮負私過情輕終身為累者委刑部特與洗滌其
它卿等皆盡心謀求之 是歲集賢學士判院事陳恕
卒恕事母孝母亾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麻痺起復
視事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彊親職數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五

月增劇表求能殿之職帝從之詔太醫診療滿百日有
司請停俸不許未幾卒恕精於吏治淡刻少恩人不敢
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彊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
職之譽

景德元年 道統和二十二年 春正月丙戌朔大赦改元 丁亥

遼主如鴛鴦濼 乙未以後宮劉氏為美人楊氏為才

人劉氏華陽人帝初為襄王謂左右曰蜀婦人多才慧

吾欲求之劉氏始嫁蜀人龔美美攜以入京 後異宋史

言初嫁龔美外戚傳亦以劉美為后兄此史臣諱之也

陳水記聞載此事與長編略同惟龔美作宮美亦不言
初嫁美今 既而家貧欲娶嫁之張旻時給事主官言於

王得召入遂有寵王乳母秦國夫人性嚴整不悅因令
王斥去王不得已出置旻家別築館居之其後請於秦
國夫人得復召入於是與楊氏俱封美因改姓劉為美
人兄云 丙申夜京師地震癸卯丁未夜京師地再震
帝謂宰相李沆曰坤道貴安靜京師震動若此皆朕聽
覽不明所致沆頓首引咎 二月乙卯朔女真貢於遼

丁巳環慶郎延部署始知李繼遷死相繼以聞且言

其子德明尚幼輔臣等請降詔招諭德明及其部下能
相率歸順者厚加爵賞郎延鈐轄張崇貴先遣德明書

得其報稱未葬難發表章乞就便具奏 後異陳水記聞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六

被傷自度孤危且死屬其子德明必歸朝廷日一表不
聽則再表雖累百表不得請不止也繼遷死德明納款
詔向敵中知延州受其降崇德明報崇貴云未葬難發
表章其意猶屈強不服未必繼遷有此道言李繼以爲
德明假託之言蓋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諭意且告
以其實今亦不取崇貴以聞帝乃賜德明詔諭意且告
以信人未至故未遣使弔問也 丙寅遼南院樞密使

邢抱朴率抱朴以儒術顯奉命甄別守令大愜人望兩

決滯獄民無冤濫詔輟朝三日 辛酉以河陽三城節

度王顯知天雄軍府兼駐泊都部署 戊寅以太常卿

張齊賢為兵部尚書 冀益黎雅州地震 度支副使

查道儒雅迂緩治劇非所長與鹽鐵副使卞袞同候對

將升殿袞遽出奏牘道道同署及帝詢問則事本度支

道素未省視銜避不能對已卯年春不自齊亦無
愠色 夔州路轉運使丁謂招致溪洞夷人頗著威惠
部民俗雷凡五年不得代乃詔謂率自代者謂以國子
博士薛顏爲請癸未擢顏虞部員外郎夔州路轉運使
召謂入朝 三月丁酉直祕閣黃夷簡等上校勘新寫
御書凡二萬四千一百六十二卷 萬安皇太后疾未
愈帝親調藥餌每對近臣憂形于色或稍加言必流涕
以重賞購民間善醫者詔屢下己亥后崩於萬安宮辛
丑羣臣請聽政三表不允乙巳李沆等兩詣宮門懇請
親帝毀瘠過甚繼上五表復詣宮門求見言西北用兵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七

馬景何亮周絳謝濤衛太素國子博士陳昭度太常丞
崔端高謹徵祕書丞趙湘張若谷姜嶼殿中丞皇甫選
滕涉陸元圭李奉天太子中允崔遵度中舍曹度將作
監丞陳越凡二十四人內出其姓名令問門祇候崇政
殿再坐引對外任者乘驛赴闕每對必往復紉繹其詞
氣或試文藝多帖三館職或命爲省府判官或升其差
使焉 甲子詔罷川峽閩廣州軍承天節入貢自今三
千里外者悉罷之 先是帝召翰林學士梁顥夜對詢
及當世臺閣人物顥曰晁迥篤於詞學盛元敏於吏事
帝不荅徐問曰文行兼著如趙安仁者有幾顥曰安仁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八

日之憂也時西北用兵遣奏日嘗便殿延訪或至肝以
且慨然謂沉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燕息乎沉曰
國家疆敵外患適足為警懼異日天下宴然人臣率職
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帝雅敬沉嘗問治道所宜先
沉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為先帝問其入曰
如梅詢會致堯李夷庚等是矣帝淡然之故終帝之世
數人者卒不進用沉重厚淳質退公輒終日危坐治第
封邱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沉曰此為宰
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常喜讀論語或
問之沉曰我為宰相如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九

兩句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帝欲相三
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庚寅以兵部侍郎畢士
安為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士安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
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準兼資忠義能斷大事
臣所不如帝曰聞準好剛使氣奈何士安曰準忘身徇
國秉道疾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北方未服若準者正
宜用也 壬辰鹽鐵副使刑部員外郎卞袞卒詔錄其
子弟袞明敏有吏幹累掌財賦以稱職聞然性慘毒捨
克嚴峻專行箠楚至有大蟲之號 光祿少卿宋雄習
河渠利害因命領護汴口均節水勢以濟江淮漕運居

十數年三遷將作監不易其任職務修舉朝廷賴焉
是月遣使封李德明為西平王 八月己未以參知
政事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
官平章事是時契丹多縱遊騎略漢祁開小不利即引
去徜徉無闕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
分據要害地以備之 以知樞密院事王繼英為樞密
使同知樞密院事馮拯陳堯安並食署樞密院事 以
工部郎中劉師道權三司使公事自後三司除使多用
此制 庚申知壽州陳堯佐自出米為糜以食餓者而
吏民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堯佐曰吾非行私惠蓋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十

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之樂也 準布部長朝
于遼請婚不許 甲戌遼臣言契丹謀大入詔鎮州所
屯河東廣銳兵及近南州軍先分屯兵並赴定州 九
月詔諸轉運使副辨察所部官吏能否為三等公勤廉
幹惠及民者為上幹事而無廉譽清白而無治聲者為
次畏懦貪猥者為下並列狀以聞從右司諫高伸請也
丙午遼主如南京 丁酉帝謂輔臣曰累得遼奏契
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
決勝御等議何時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已命將出師
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但郭郭

非廣久聚大眾淡恐不易況冬候猶遠順動之事更望
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聖駕暫幸澶淵進發期不
可緩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宜順動以壯兵
威仍督諸道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不可更越澶州庶
合機宜不虧慎重詔士安等各述所見具狀以聞 帝
每得遺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
屬樞密然中書總文武大政號令所從出鄉者李沆或
有所見往往別具機宜卿等當詳閱遺奏其參利害勿
以事干樞密而有所隱也 屯田郎中楊覃工部員外
郎朱台符並爲陝西轉運使台符俊爽好謀多所更張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十一

省而後行 閏月癸丑內出銀三十萬兩付河北轉運
使賈易軍糧 己未北面都部署王超等引大軍屯唐
河樹營柵以備寇 癸酉遼主與太后大舉南下以統
軍使蘭陵郡王蕭達蘭奚六部大王蕭觀音努舊作觀音奴今
改爲先鋒分兵掠威魯順安軍魏能石普等帥兵禦之
能敗其先鋒改魏魏能敗遼帥自秋開月九朝編年
於長城又攻北平寨爲田敏等所拒東魏保州攻城不
克丁卯達蘭攻遂城擒守將王先知乃與遼主太后合
兵攻定州王超等陳於唐河執詔書案兵不出戰敵勢
益熾乃帥眾東駐陽城淀 時遼師深入急書一夕五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十二

若多習準懼其妄有關說疑阻大事圖所以去之會帝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欽若亦自請行

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使

與周瑩同議守禦魏泰東軒錄云真宗次瀘淵語

軍公言參知政事王欽若退即召王於行府諭以上意

授救俾行王未及有言公述酌大白欽之命日上馬杯

且日參政勉之回日即為同列王馳騎入魏越十一日

契丹兵退召為平章事致真宗以十一月二十日親征

而欽若知大名之命在閏九月二十四日則非次瀘淵

時審矣欽若判大名六年四月罷政東軒錄謂兵退召

為平章事尤 初王繼忠在契丹乘閒為遼人言和好

之利太后有厭兵意雖大舉漢人然亦納繼忠說於是遣小校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都署石普且致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三

密奏一封願速達闕下是日普遣使齎其奏至帝發視

之即繼忠狀具言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

民止戈為事况北朝欽問聖德願修舊好必冀睿慈俯

從愚警帝謂輔臣曰朕念往昔全盛之世亦以和戎為

利朕初即位呂端等建議欲因太宗上僊命使告訃次

則何承矩請因轉戰之後達意過臣朕以為誠未交通

不可疆致又念自古獯鬻為中原疆敵非懷之以至德

威之以大兵則獯悍之性豈能柔服此奏雖至要未可

信畢士安等曰契丹兵鋒屢挫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

請諒亦非妄帝曰卿等但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

請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特遣使命道

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皆屬彼方以是為解

則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眾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令

石普付小校賜繼忠曰朕不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

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淡嘉懇誠詔到

日卿可密達茲意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遣臣聞奏繼忠

欲朝廷先遣使命帝未許也 丙子以天雄軍都部署

周瑩為駕前東面貝冀路都部署潁州防禦使杜彥均

副之俱備庫使棊政敏為鈐轄馬軍都指揮使葛霸為

駕前西面邢洛路都部署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西上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四

問門使孫全照為鈐轄帝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及

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機事全照言若契丹南

逼魏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帝賞其忠果乃

詔瑩若全照欲擊敵即分兵給之 是日令河北近南

州縣民人入處城寨以敵兵侵軼故也 丁丑令府州

自今勿擅發兵入唐龍鎮管內剽掠如蕃漢人亡命在

彼須追究者當詔遣還 己卯岢嵐軍使開封賈宗奏

敵騎數萬人寇草城川率兵擊敗之翼日復至又敗之

遂北出境有詔嘉獎并代鈐轄高繼勳先率兵來援登

高聖草城川謂宗曰敵眾而陳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

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戰合必南去爾起乘勝之
當大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敵兵果敗自相蹂躪者萬
餘人獲馬牛橐駝甚眾既而宗自供奉官閤門祇候遷
儀鸞副使繼勳自洛苑使遷弓箭庫使 冬十月壬午
以磁州刺史邠州駐泊部署許均兼永興駐泊部署仍
與知府向敏中及鳳翔梁鼎同提總陝西諸州巡檢捕
盜事帝既定議北征念關隴重兵多在邊郡自陝以西
直抵兩川亦宜防備故有是命 詔修葺歷代聖賢陵
墓 癸未以引進使潘州刺史何承矩領英州團練使
初議進秩帝謂宰相曰承矩知書愛聲名以才能自許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五

宜擇州之美名者授之 甲申麟府路鈐轄韓守英張
志言大破遼兵於朔州界殺戮甚眾時遼師方圍尙嵐
軍聞敗即遁去後異契丹國志云分兵圍尙嵐軍爲守
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兵自火山人契丹朔州界前鋒
破大狼水寨殺戮甚眾契丹方圍尙嵐軍聞敗即遁所
載小異今 先是詔雷有終等取土門路與大兵會至
是以戎寇東行逼武彊縣復詔有終等率兵赴鎮州
王超言遼師引眾沿葫蘆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爲備仍
令尙嵐威魯軍保州北平寨部署等渡入敵境腹背縱
擊以分其勢 丙戌遼師抵瀛州城下晝夜攻城擊鼓
伐木之聲聞于四面大設攻具使奚人負版乘壩而上

知州李延渥率州兵彊壯又集具糞巡檢史普所部拒
守發壘石巨木擊之皆累累而墜踰十數日多所殺傷
遼太后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上如蝟死者三萬餘人傷
者倍之竟弗能克乃退後異宋史繫於十一月
月乙卯今從遼史 戊子祔
明德皇后神主於太廟先是詔有司詳定升祔之禮上
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唯以昭成配饗
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晉驃騎將軍溫嶠有三夫人
嶠薨詔問學官陳舒謂秦漢之後廢一妻九女之制妻
卒更娶無復繼室生既加禮匹不應貶朝旨以李氏卒
於嶠之微時不霑贈典王何二氏竝追加章綬唐太子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六

少傅鄭餘慶將立家廟祖有二夫人禮官韋公肅議與
舒同又云晉南昌府君有荀氏薛氏景帝廟有夏氏氏
羊氏魯公顏真卿廟有夫人商氏繼夫人柳氏略稽禮
文參諸故事二夫人竝祔於理爲宜恭惟懿德皇后久
從升祔不可中移明德皇后繼受崇名亦當配饗雖先
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尙
書省集官詳議成如禮官之請二后竝配自是始 庚
寅命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鄆州丁謂兼
鄆齊濮安撫使竝提舉轉運及兵馬又令齊賢謂具管
內諸州山河道廣狹形勢畫圖以聞既而遼師稍南

民大驚趨楊流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取死罪囚給爲舟人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並河執旂幟擊刁斗呼聲聞百餘里遊師遂引去 甲午遼蕭達蘭蕭觀音努率師下祁州士卒多降遊主手詔獎諭復厚賞觀音努賚其降卒 乙未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命知永興軍府向敏中兼管鳳州駐泊兵馬以便宣從事帝將北征漢念西鄙故有是詔敏中得詔藏之不下視事如它日會大雉有告禁卒欲倚雉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詔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雉入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兵出盡擒之果各懷短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七

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埽庭張樂宴飲遊藩以安帝由是有再用之意 丙申詔隨駕軍士先赴澶州天雄軍及緣河駐泊者並就賜裝錢 癸卯以所鐸督爲朔方軍節度靈州西面巡檢西涼府六谷大首領乙巳休州尙嵐威魯軍北平寨並言擊敗契丹羣臣稱賀是役也張凝田敏皆以偏師抵易州南擄獲人畜鎧杖凡數萬計獨魏能還撓無功 先是王繼忠得帝手詔卽具奏附石普以聞言遼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好丙午帝覽其奏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

乃復賜繼忠手詔許焉募神勇軍士李斌持信箭赴遼寨因令樞密院擇可使遼者王繼英言殿直曹利用自陳願往乃授利用閣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奉遊主書以往又賜繼忠手詔及異東都事略曹利用傳云真宗利用而斃其貴將達爾是時利用遊奏事行在利用初使於行開宋史利用傳亦云奏事行在皆誤也利用初使時見於行在耳今從長編以雍王元份爲東京留守已酉初置龍圖閣待制以都官郎中杜鎬右正言或綸爲之 以衛州防禦使李重貴爲大內都部署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四

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聖宗皇帝御製

宋紀二十五 起開禧元年十一月並旂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

景德元年 遼統和二十二年十一月乙卯遣使安撫河北以知

瀛州李延渥為本州團練使獎其守城之功也北面部

署奏契丹自瀛州退去其眾猶二十萬偵得其謀欲乘

虛抵貝冀天雄軍詔督諸路兵及澶州戍卒會天雄軍

自遼師南下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嶼知冀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常有破敵之志日閱戍兵又集彊壯練習之開門樵采

如平日嘗上言寇若至必至邀擊願勿以一郡為憂於

是遼游騎逼城嶼擊走之詔嘉獎 癸亥遼馬軍都指

揮使耶律珂禮 舊作課里今改遇南師於洺州勝之甲子東京

畱守蕭巴雅爾 舊作排押今改獲魏府官吏田逢吉獻於行帳

戊辰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李繼隆為駕前東面排陳

使馬軍都指揮使葛霸副之西上閤門使孫全照為都

鈐轄南作坊使張旻 旻以仁宗天聖三年除樞密使始改名者其子真宗時已

稱張者蓋史家追改為鈐轄武寧節度使石侁吉為駕

今從長編書其本名前西面排陳使步軍都虞候王隱副之入內副都知秦

翰為鈐轄初旻在定州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

舉伐遼并上與師出境之日帝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

止於是駕將親征旻方戍并代復奏過事十餘召還入

對帝曰契丹入塞與卿所請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

今須守澶州而未得人如何旻請行帝喜故命為西面

鈐轄先令至澶州候敵遠近旻即馳騎往秦翰既受命

亟督眾環城浚溝洫以拒過騎功畢遼師果暴至翰不

解甲胄七十餘日云 庚午車駕北巡司天言日抱珥

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卻有和解之象曹利用至天雄孫

全照疑契丹不誠勸王欽若畱之遼師數攻城不克復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令王繼忠具奏議和帝因賜繼忠手詔云已遣利用且

使告遼人遣使抵天雄受之繼忠問利用至天雄不行

復具奏乞自澶州別遣使者至北朝免致緩誤幸未車

駕次長垣縣得其奏遂以前意荅焉 壬申次韋城縣

詔知滑州張秉齊州馬應昌濮州張晟往來河上部丁

夫鑿冰以防敵騎之渡 天雄軍聞遼師將至闔城惶

遽王欽若與諸將議撓符分守諸門孫全照曰全照將

家子請不撓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冒當者全照請

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分守

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號令所出謀畫所決南北

相距二十里請復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署依
固腹心處分四面欽若從之全照素教奮弩手射人馬
洞徹重甲隨所指麾應用無常於是大開北門下弔橋
以待之遼師攻東門良久舍東門趨故城夜復自故城
潛師過城南設伏於狄相廟遂南攻德清軍欽若聞之
遣將率精兵追擊伏兵起斲其後天雄兵不能進還全
照請於欽若曰若此兵是匹天雄也北門不足守全
照請救之乃引麾下出南門力戰殺傷遼伏兵甚眾天
雄兵乃復得還存者什三四 庚午遼蕭巴雅爾蕭觀
音努率渤海兵攻德清軍城破知軍尙倉使張旦及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三

子三班偕職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竝死之
先是詔王超等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遼師益南侵
帝駐蹕章城羣臣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左且避其鋒
者帝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將入閤內人謂帝曰羣臣
輩欲將官家何之何不速還京師準入對帝曰南巡何
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鄉老婦人之言今敵騎
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
夜望鑿與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敵
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帝意未決準出趨殿前
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何以報對曰瓊武人

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曰陛下不以臣言為
然試問瓊遂申前議詞氣忼慨瓊仰奏曰寇準言是且
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棄而南行中
道即亾去耳願陛下亟幸澶州臣等效死契丹不難破
準又言機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帝
顧之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遲遲不進恐
敵勢益張帝意遂決甲戌晨發左右以寒甚進貂裘絮
帽帝卻之曰臣下暴露寒苦朕獨安用此邪夕次衛南
縣遣翰林侍讀學士潘慎修先赴澶州後長編作謹
道改今仍詔澶州北寨將帥及知州不得擅離屯所迎
書本名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四

駕後長編作謹宋史寇準傳不言其兩諫南還據長編則駐蹕
章城之後復有以金陵之謀告帝者為準所諫止與
宋史準傳異今致未史準傳云士安與寇準條所
以禦備狀又合議請真宗幸澶州此即王欽若請幸金
陵陳堯安請幸蜀之時也士安傳又云時已詔巡幸而
議者猶聞二三大臣有進金陵及成都者是遼師之
議雖起自欽若而一時附和者固不乏人矣但既幸章
城羣臣請幸金陵而不請幸蜀前後稍異耳今仍兩書
之 帝前賜王繼忠詔許遣使繼忠復具奏附石普以達
普自貝州遣指揮使張皓赴行闕道出遼寨為所得遼
主及太后引皓至車帳前問勞久之因令抵天雄以詔
從曹利用王欽若等疑不敢遣皓獨還遼營遼太后賜
哈袍帶館設加等使繼忠具奏且請自澶州別遣使速
議和好事於是皓以其奏入帝復賜欽若詔又令參知

政事王旦與欽若手書俾皓持赴天雄督利用同北去
并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國家以安民息戰為念固
許之矣然彼尙率眾渡入又河冰且合戎馬可度亦宐
過為之防朕已決成算若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
戰可再督諸將帥整飭戎容以俟宐從事 遼師既陷
德清王申遂進抵澶州圍合三面李繼隆等分伏勁弩
控扼要害遼統軍使蕭達蘭舊作達蘭今改恃其勇以輕騎案
視地形時威虎軍頭壽光張瓊掌牀子弩弩潛發達蘭
中額仆遼眾競前與曳至寨是夕死太后臨其轎車哭
之慟輟朝五日以蕭巴雅爾代掌南面事旋下通利軍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五

以驛舍為行宮將止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
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懈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
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侁吉分大陳以扼
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瓊
亦固請僉署樞密院事馮拯在側呵之瓊怒曰君以文
章致位兩府今敵騎充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
一詩退敵邪即麾衛士進輦扣陛帝遂幸北城至浮橋
猶駐車未進瓊乃執搗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今已至
此尙何疑焉帝乃命進輦既至登北城門樓張黃龍旂
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帝覽觀營壁召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五 六

達蘭通天文屢著戰功首倡南侵之謀至是死軍中奪
氣滋欲議和矣致異遼史云進至澶淵宋主軍於城陰
未接戰達蘭案視地形取宋之羊觀
鹽堆鬼雁中伏弩卒然達蘭之死真宗尙未渡河通云
宋主軍城陰開遼史誤也東都事略曹利用傳長編引
劉攽所撰寇準傳誤與遼史同長編云遼眾直抵澶淵
北直犯大陳圍合三面輕騎出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
整軍成列以禦之分伏勁弩控扼要害其統軍順國王
達蘭有機勇所將皆精銳方為先鋒異其旗幟躬出督
戰虎軍頭張瓊守牀子弩弩潛發達蘭中額限其徒數
十輩競前與曳至寨是夜達蘭死敵大挫瓊卻不敢
動但時遣輕騎來視王師衆長編所載乃宋人夸詞殊
不足信使當兩軍既接宋師能射殺其先鋒必當乘其
軍亂鼓行而前即使未能全勝亦必多所斬獲何以射
死者僅一人也蓋達蘭實以案視地形中伏弩而死遼
史為得其實

見李繼隆已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諸軍酒會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曹利用自天雄赴遼軍中見其
太后與宰相韓德昌同處一車羣臣與其主重行別坐
禮容甚簡以版橫車輓上設會器坐利用車下饋之食
共議和好事未決遼主乃遣左飛龍使韓杞致異東都
杞宋史遼史持國書與利用俱還詔知澶州何承矩郊
勞翰林學士趙安仁接伴之凡覲見儀式皆安仁所裁
定云 十二月庚辰朝韓杞入對于行宮之前殿跪授
書函於閤門使使捧以升殿內侍省副都知閤承翰受
而啟封宰相讀訖命杞升殿起居其書復以關南故地

為請帝謂輔臣曰吾固慮此今果然將奈何輔臣請答書言關南久屬朝廷不可擬議或歲給金帛助其軍資以固權盟惟陛下裁度帝曰朕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決戰耳實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倘歲以金帛濟其不足朝廷之體固亦無傷答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茲事可也趙安仁獨能記太祖時國書體式因命為答書賜杞襲衣金帶鞍馬器幣杞即日入辭遂與利用其往杞既受襲衣之賜及辭復左柱且以賜衣稍長為解趙安仁曰君將升殿受還書天顏咫尺如不衣所賜之衣可乎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七

杞即改服而入帝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是日有會之帝懼甚司天言主兩國和解帝意稍釋言契丹已移寨由東北去何承矩言臨河觀城縣民石興等數輩自敵寨逃歸具言達蘭中矢死其父儀騎自瀘州繼至敵聞駕起衛南皆相顧失色復有馳往來傳報及擊鼓譟呼悉遁去民被擄掠甚眾無守視之者因得脫上曰達蘭乃裕悅之儔也今歲入過皆其首謀敵既失謀主朕親御六師而王超等三路伏兵亦合勢南來彼奔北固其宜也案北宋百餘年所稱為奇功者莫如洺州所矜為奇捷者莫如射殺達蘭夫達蘭諱遼人所倚重然其中伏斃而死亦人過有和亦必整師於兵事達蘭雖死師旅尚雄雖意在索任其部下之人紛紛逃山塞乎且承矩之言自相矛盾既云民被擄掠者眾無守視之者何以逃歸者僅止數人況遼師既遁何以遼帥無一人能擊其輜重奪還其俘掠者以事理度之遼太后意在講和士氣已懈故

所掠宋人聞有逃歸者遂張大其詞而真宗亦始為大言以自解登實有之車王晉公談錄云景德中契丹次直瀋在河北車駕在河南陳次忽日會真宗見之愛懼司天監官奏云彗星經云主兩軍和解真宗不信復檢晉書天文志亦云和解尋契丹兵果自退而信契書至求通好時晉公為紫微舍人知鄆州李燕曰是日契丹使韓杞已入對真宗可以無懼故以談錄為妄耳然以為遠使已入對真宗可以無懼故以談錄為妄耳然兩軍相對適遣日會真宗遇災而懼正不必為之諱況韓杞初來通使遼人方以索還故地為詞其後再遣使許以歲幣始得解兵豈可以韓杞初至即信為和議必成而謂真宗可無懼乎至談錄謂契丹兵自退續求和好亦係傳聞之 癸未幸北寨又幸李繼隆營命將校從官飲犒賜諸軍有差 曹利用與韓杞至遼軍帳遠復以關南故地為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北朝既興師尋盟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八

接伴政事舍人高正政異東都事略宋史及長編俱作高正始遼史作高正今從遼史遠曰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負媿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恆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遼主及蕭太后聞之意稍息但欲歲取金幣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議始定遼主復遣王繼忠見利用具言南北通和實為美事主上年少願兄事南朝又慮南朝或于緣邊開移河道廣浚濼塹別有舉動之意因附利用密奏請立誓并乞遣近上使臣持誓書至彼甲申利用即與其右監門衛大將軍姚柬之持國書俱還并獻御

衣食物其郊勞館穀如韓杞之禮命趙安仁接伴乙酉東之入對於行宮中使受其書書辭猶言曹利用所稱未合王繼忠前議然利用固有成約悉具繼忠密奏中矣是日帝御行宮之南樓觀大河宴從臣召東之與馬丙戌東之入辭命西京左藏庫使李繼昌假左衛大將軍持誓書與東之俱往報聘稱遼太后為叔母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其它亦依繼忠所奏云東之又言收眾北歸恐為緣邊邀擊乃詔諸路部署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遼歸師 以曹利用為東上閤門使忠州刺史賜第京師利用之再使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帝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九

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寇準召至樞次語之曰雖有旨許百萬若過三十萬將斬汝利用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帝方進會未即見使內侍問所賂利用曰此幾事當面奏復使問曰姑言其略利用終不肯言而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帝矢聲曰太多既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帷宮淺迫利用具其語及對帝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帝曰幾何曰三十萬帝不覺喜甚故利用被賞特厚發異曹利用兩使於遼宋史遼史俱同東都事略誤略合為一事至利用入對行宮之語宋史不載今從事略之仁範以疾辭乃命利用先與約歲賂二十萬

敵嫌其少利用復還奏上許百萬以下李燾曰敵始求和兵固未嘗退利用初使契不及歲賂再使即許三十萬亦不因還奏乃增益之也龍川別志又云達蘭死敵始求和此皆誤也 戊子帝作回鑿詩命近臣和幸北塞勞軍遣雷有終領所部兵還并州屯所時王超等逗撓無功唯有終赴援威聲甚振河北列城賴以張其軍 己丑遼詔諸軍解嚴 壬辰赦河北諸州死罪以下民經遼師蹂躪者給復二年死事官吏追錄子孫 癸巳大宴於行宮宰臣畢士安先以疾留京師遣書寇準言大計已定惟君勉之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賂三十萬為過厚士安曰不如此則敵所顧不重和事恐不能久也 雍王元份暴得疾詔參知政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

事王旦權東京留守事宋史王旦傳旦臨行奏十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案此語不載於長編以事理揆之殊未可信蓋好事者取史記秦趙會池廉頗告王語附成之耳是時遼以輕兵入本無必勝之計真宗駐蹕澶淵指揮諸將以逸待勞進退自如豈有意外之虞况親征之事寇準既身任之且受命居守當示以鎮靜而遠為斯言以惑軍心又何異於王欽若孤注之一擲乎且其時仁宗未生所云太子即日乘傳先還旦馳至京更何所指必是誣妄今不取 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及駕還旦家子弟皆迎于郊忽聞後有騶呵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時兩河之民頗有陷敵者旦上言願出金帛數十萬贖其人或有沮議者遂止 甲午車駕發澶州大寒賜道傍貧民襦袴 李繼昌至遼帳館設之禮益厚即遣其西上閤門

使丁振奉誓書來上 戊戌車駕至自澶州帝初以懿德皇太后忌欲撤鹵簿鼓吹不舉樂時龍圖閣待制杜鎬先還備儀仗遣騎馳問之鎬曰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凱旋用樂於禮無嫌帝復詔輔臣共議皆固以請乃從之 寇準在澶州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謳歌諧謔達旦帝使人覘知之喜曰準如此吾復何憂時人比之謝安既而曹利用與韓杞至行在議和準畫策以進且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敵且生心矣寇準所畫之策今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則誣甚矣準意在禦敵使當日能鼓舞決戰其勝負誠非後人所能料如欲於口舌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一

之問遂其稱臣獻地準意 帝曰數十歲後當有扞禦之味於事機若此哉今削去 帝曰數十歲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向未許有諧其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初準處分軍事或違帝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帝笑而勞焉 辛丑錄契丹誓書頌河北河東諸州軍契丹國志載真宗洺淵誓書曰維景德元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謹致誓書於契丹皇帝閣下共遵誠信慶守歡盟以風土之安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夏不差人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交割沿邊州軍各守疆界云云自此係安黎賊謹守封陞誓於天地神祇告於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誓不克享國昭天鑑當共殛之遠具披陳專俟報復不宣契丹誓書曰維統和二年歲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十二日辛卯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大宋皇帝閣下共議賊兵復論通好兼

承惠顧持示誓書以風土之宜云云某雖不才敢遵此約告於天地誓之子孫苟渝此盟明神是殛專具詒達不宜當日誓書之體如此長編乃云初議和制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上將作監丞王會言如是是與之抗立祇如其國號稱契丹足矣帝嘉納然事已行不果改案誓書乃稱大宋大契丹登別有制書以南北朝冠國號之理當由未見誓書臆為此說耳 甲辰改威魯軍曰徐氏後編仍長編之誤今不取 廣信靜戎曰安肅破敵曰信安平戎曰保定寧遠曰永寧定遠曰永靜定羌曰依德平魯城曰肅寧景德元年十二月甲辰改威魯軍請軍各與長編同元豐九年志云景德三年改威魯軍為信安軍蓋傳寫之誤如未靜軍係定軍安肅軍永寧軍廣信軍九域志仍作邪景德元年也長編永寧作永定恐亦傳寫之誤 州部署言李繼遷子德明孔目官何憲來歸詔令乘傳赴闕 乙巳以天雄軍鈐轄孫全照知軍府事召王欽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一 若歸闕 戊申帝覽河北奏報諸州多被蹂踐通利軍傷殘尤甚慘然形於顏色乃下詔罪己王旦寇準等皆上疏待罪慰勞之 是月遼班師太后賜大丞相韓德昌姓耶律徙王晉契丹國志昌姓耶律徙王晉賜田宅及陪葬地蓋不改年月連後事書之今改 是歲遼放進士張可封等三人 二年 遼統和二年 春正月庚戌朔以遼人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疆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 癸丑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都部署為一 甲寅王欽若自天雄軍來朝帝以河北守臣宜得有武幹善鎮靜者乙卯以馬知節知定州孫全照知鎮州趙昌言知

大名府馮起知澶州上官正知貝州楊延朗知保州張
禹珪知石州張利涉知滄州趙繼昇知邢州李允則知
雄州趙彬知霸州帝親錄其姓名付中書且曰朕裁處
當否卿等其詳之畢士安曰陛下所擇皆才適於用望
付外施行從之知節先在鎮州方遼師入塞民相攜入
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病童兒錢二百者
即戮之自是無敢犯者海中使齋詔諭遼郡知節慮爲
敵所掠因畱之募捷足者問道達詔旨會發瀋魏邢洛
等六州軍儲赴定州水陸並進時兵交境上知節曰是
資敵也因告諭郡縣凡公家輪輦之物所在納之敵欲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三

仁等五人權同知貢舉 王超上章待罪帝憫其勞舊
弗責戊辰以超爲崇信節度使罷軍職 省河東部署
鈐轄司使臣百餘人又省河北諸州戍兵十之五緣邊
三之一 己巳參知政事王欽若加階邑實封又賜襲
衣錦帶鞍馬故事輔臣加恩無所賜帝以欽若守藩有
勞特寵異之自是遂爲故事 以遼人通和置國信司
領以宦者 二月癸未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李
繼隆卒贈中書令諡忠武繼隆出於貴胄感慨自立在
太宗朝特被親信每征行必總戎政帝以元舅之故不
欲煩之軍旅優游近藩恩禮甚篤繼隆亦多智用能謙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四

下平章事耶律實魯舊作室魯今改請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絹彼此利之 癸丑命開封府推官孫僅為遼太后生辰使閭門祇候康宗元副之僅等入遼境其刺史皆迎謁又令幕職縣令父老捧卮獻酒於馬前民以斗焚香前迎接伴者察使人中途所須即供應之遼主每歲避暑於含涼淀間使至即來幽州屢召僅等宴會禮遇甚優僅等辭遠贖以器服及馬五百餘匹自郊勞至于餞飲極其恭恪然禮或過當僅必抑而罷之自後奉使者率循其制時稱得體 太子太師呂蒙正請歸西京養疾詔許之丁未召見聽肩輿至殿門外命二子光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五

祿寺丞從簡校書郎知簡掖以升殿勞問累刻因言北戎請和從古以為上策今先啟誠意繼好息民天下無事惟願以百姓為念帝嘉賞之其二子皆遷官蒙正至雒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宴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 詔緣邊諸州軍如擒獲北界姦人可詰其事狀部送闕下帝以遼雖通好而彼中動靜亦不可不知聞諜偵候宜循舊制又慮為彼所獲歸曲於我自今獲彼聞諜當赦勿誅但羈留內地待有詞則以此報之故有是詔 三月甲寅帝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得進士漢人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又得特奏名五

舉以上一百一十一人異日試諸科得九經以下五百七十八人又得特奏名諸科三禮以下七十五人帝謂宰相曰糊名校覆務於精當而考官不論朕意過抑等第欲自明絕私甚無謂也迪所試最優李諮亦有可觀聞其幼年母為父所棄歸舊族諮日夕號泣求還其母乃至絕葷茹以禱祈又能刻苦為學自取名級亦可嘉也以迪為將作監丞諮及夏侯麟為大理評事通判諸州諮新喻人也先是迪與買道皆有聲場屋及禮部奏名兩人皆不與考官取其文觀之迪賦落韻過論當仁不讓於師以師為眾與注疏異特奏令就御試參知政事王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六

且議落韻者失于不詳審耳舍注疏而立異論輒不可許恐士子從今放蕩無所準的遂取迪而黜遣 初安陽陳貫貫吳宋史本傳云貫今從長編言兵威平中大將楊瓊王榮喪師貫上書言前日不斬傅潛張昭遠使瓊輩畏死不畏法令不嚴其制後當益弛請立法凡合戰而奔者主校皆斬大將戰死裨校無傷而還與奔軍同軍砮城圍別部力足救而不至者以逗遛論如此則誅罰明而士卒厲矣帝嘉納之將召試學士院執政謂瓊等已即罪議遂格又嘗上形勢選將練兵論三篇大略言地有要害今北邊既失古北之險然自威魯城東距海三百

里其地沮澤堯塢所謂天際天陷非敵所能輕入由威魯西極狼山不百里地廣平利馳突此必爭之地先居則佚後趨則勞宜有以待之晉李漢超守瀛州敵不敢視關南尺寸地今將帥大槩用恩澤進雖謹重可信然卒與敵遇不知所以為方略故敵勢益張兵折於外者二十年此選將得失之效也國家收天下材勇以備禁旅賴賜予廩給而已恬於休息久不識戰當以衛京師不當以成邊成邊莫若募土人隸本軍又籍丁民為府兵使北面捍遼西面捍戎不獨審練敵情熟習地形且皆樂戰鬪無驕心遠人既和復上言敵數入塞驅掠良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七

民數十萬今乘其初通宜出內府金帛以贖之敵嗜利必歸吾民自河之北戴德澤無窮矣於是貫舉進士試殿庭得同出身帝識其姓名曰是數言邊事者擢置第二等賜及第 乙丑遼賑党項部饑 丙寅以知雄州機宜司趙延祚為雄州北關城巡檢賜白金三百兩延祚州之大姓自太宗朝嘗出家財交結敵中豪傑得其動靜即具白州將因授官任至是年七十餘召赴闕詢以邊事具言今之修和遠人先啟誠意國家動守恩信理必長久又言國母之妹曰齊妃與其姊不協國家所遺金帛皆歸於國主及母其下悉無所及望自今權場

賈易稍優假之則其下獲利必倍欣慰又歷陳遼風俗山川曲折地理遠近及晉漢時事歷歷有據帝詰其所欲云有家屬寓居青州願假道得往省之帝許焉且以與遼通好不可復置機宜司故命為巡檢帝慮河北諸州緣兵罷遂弛武備詔敵樓戰柵有墮壞者即葺之以將作監丞王曾為著作郎直史館賜緋舊制試文當屬學士舍人院宰相寇準雅知曾特召試政事堂 丁丑遼改易州飛狐路招安使為安撫使以與南朝和好也 夏四月丙戌女真回鶻俱遣使貢於遼 丁酉樞密直學士劉師道責授忠武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六

單州團練副使先是師道弟幾道舉進士禮部奏名將廷試近制悉糊名校等堯咨為考官教幾道於卷中密為識號幾道既擢第或告其事詔落籍永不得預舉帝初欲含容不復窮究其事而師道固求辨理詔東上閣門使曹利用兵部郎中遷肅內侍副都知閣承翰詣御史府雜治之坐論奏誣妄與堯咨并責 戊戌幸龍圖閣閱太宗御書觀諸閣圖畫近臣畢從 己亥党項侵遼 詔河北諸州葺城池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欽若素與寇準不協還自天雄再表求罷癸卯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為之仍遷刑部侍郎班在翰林學士之下

待讀學士之上 以僉署樞密院事馮拯參知政事
五月戊申朔幸園子監閱書庫問祭酒邢昺書版幾何
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史正義皆具臣少時
業儒每見學徒不能具經疏蓋傳寫不給今版本大備
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時之幸也先是印書裁截
餘紙皆鬻之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此錢於三司裨國
計自是學者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云 宜徽北
院使雷有終卒有終側儻自任能撫士卒多傾私帑給
公家宴餽在蜀時嘗借庫錢數百萬奏納第以償優
詔謫免身後猶負猶不啻百萬官為償之 高陽關副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九

都部署張凝卒凝忠勇好功名善訓士卒賞賜多以稿
師家無餘貲帝嘗謂近臣曰選用武臣實難倘未嘗更
歷則不能周知其才太宗所擢甚眾而優待者唯凝與
王斌王憲等數人乃知先帝知人之明也至是卒帝甚
惜之 知鎮戎軍曹瑋言軍境川原夷曠便於騎戰非
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砲從之又
言邊民應募為弓箭手者皆習障塞蹊隧解羌胡語耐
寒苦有警可參正兵為前鋒而官未嘗與器械資糧難
責其死力請給以境內閒田永蠲其租春秋耕斂州為
出兵而護作之詔人給田二頃出甲士一人及三頃者

出戰馬一匹設堡戍列部伍補指揮使以下校長有功
勞者亦補軍都指揮使置巡檢以統之其後鄜延環慶
涇原并河東州軍亦各募置 以起復右諫議大夫知
制誥晁迥起居舍人知制誥李宗諤並為翰林學士宗
諤在舍人院嘗牒御史臺不空中丞呂文仲移文誥
之宗諤答以兩省與臺司非統攝文仲不平聞于帝有
詔辨析宗諤引八事證其不相統攝且言御史臺每牒
本省並不平空所以本省移報亦如其議而文仲止憑
吏人之言遠有間奏無典章之可據況臺憲之職所宜
糾參姦邪辨明冤枉廷臣有不法之事得以奏彈下民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十

有無告之人得以申理而於文牒之內爭平空與不平
空共事瑣細烏足助其風裁哉卒如宗諤所言守職者
謹之 以起居舍人直昭文館種放為右諫議大夫放
謝病乞游嵩山詔許之仍命河南守臣常加存撫召對
賜宴賦詩餞行恩禮甚厚 乙卯遣以金帛賜陳叅將
士家時高麗準布舊作阻今改以遼和議成先後遣使賀遼
先是詔禮部貢院別試河北貢舉人以用兵不及試
期故也庚申帝御崇政殿親試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
有差 撫州進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進士姜誼年十
二皆以俊秀聞特召試殊試詩賦各一首誼試詩六篇

殊屬詞敏瞻帝深歎賞宰相寇準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進益帝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豈阻遐邇如前代張九齡輩何嘗以僻陋而棄置邪乃賜殊進士出身益同學究出身後二日復召殊試詩賦論殊具言賦題嘗所私習帝益愛其淳直改試它題既成數稱善擢秘書省正字祕閣讀書仍命直史館陳彭年視其所學及檢察其所與游者 己巳詔自今官吏雪活人命者並理爲勞績 癸酉詔天下權利者弗許增羨爲額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三

遇之禮宜得折中庶可久行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聽事有未盡者便宜裁處 六月己丑曹州民趙諫與其弟諤以姦慝不法竝斬西市帝初欲窮治其獄內出與諫交游者姓名七十餘人付鞠中丞呂文仲請對言逮捕者眾或在外郡苟悉索之慮動人聽帝曰卿執憲當嫉惡如讎豈公行黨庇邪文仲頓首曰中丞之職非徒繩愆糾違亦當顧國家大體今縱七十餘人悉得姦狀以陛下之慈仁必不盡戮不過廢棄而已但籍其名遇事治之未爲晚也帝從其言 帝謂輔臣曰殿前侍衛司禁兵老疾者眾宜精加選擇樞密使王繼英曰禁旅

比晉時數今論倍若乘此息兵簡邊疲冗實甚優帝曰然第以北敵請盟西戎納款若即行此則軍旅之情必謂國家便謀去兵惜費不若先從下軍選擇勇力者次補上軍亦可鎮厭浮言使眾不惑也其老疾者俟秋冬

秋七月戊午党項貢於遼 甲子詔復置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博通墳典達於教化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武足安邊洞明韜略運籌決勝軍謀宏遠才任邊寄堪爲將帥等科令尚書吏部傳告諸路許文武羣臣草澤隱逸之士來應委中書門下先加考試如器業可觀具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三

名聞奏 丁卯女真遣使貢遼回鵠使人請先畱使者皆遣之 丙戌西川轉運使黃觀言益州將吏民庶舉畱知州張詠詔褒之尋因遣使巡撫西川令諭旨曰得卿在彼朕無西顧憂也 八月戊寅雍王元份薨 癸巳有星孛於紫微 九月癸丑趙德明始遣其都知兵馬使白文壽來貢 癸亥羣臣三表上尊號不允 丁卯令資政殿學士王欽若知制誥楊億修歷代君臣事迹欽若請以直祕閣錢惟演等十人同編修從之 冬十月庚辰丁謂等上景德農田救五卷令雕印頒行民間咸以爲便 乙酉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早朝至

崇政殿盧疾暴作帝問之亟遣使撫問還奏疾甚帝即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竄神寶以肩輿送歸第而卒車駕臨哭謂寇準等曰士安善人也事朕於南府東宮以至輔相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遠此淪沒深可悼惜詔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錄其子孫中使護喪事給鹵簿葬士安端方沈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稱年耆目眊讀書繕寫不輟尤精意詞翰雖貴奉養無異平素未嘗植產為子孫計故天下稱其清 丙戌遣度支判官周漸為遼主生辰使職方郎中韓國華為遼太后正旦使鹽鐵判官張若谷為遼主正旦使癸卯歲幣齋至遼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三

界自是歲以為常 十一月丙辰饗太廟丁巳合祭天地于圓丘大赦 遼命大丞相耶律德昌出宮籍屬於橫帳遼皇族以太祖後為橫帳 癸酉遼主及太后遣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留寧左武衛上將軍耶律委演等來賀承天節對於崇德殿留寧等將見館伴使李宗諤引令式不許佩刀至上閣門留寧等欣然解之帝問之曰戎人佩刀是其常禮不須禁以令式即傳詔曉自便留寧等咸悅謂宗諤曰聖上推心置人腹中足以示信遐邇也 十二月己卯召輔臣於龍圖閣觀契丹禮物及祖宗朝所獻者自後使至必以綺帛分賜中書樞密院果實

肅賜近臣三館 辛巳以王欽若為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帝初見欽若在翰林學士李宗諤下怪之以問左右左右以故事對欽若因訴於帝曰臣前自翰林學士為參知政事無罪而罷其班乃下故官一等是貶也帝悟即日改焉資政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欽若善迎人主意帝望見輒喜每拜一官中謝日輒問曰除此官且可意否其寵遇如此 甲午右諫議大夫种放自嵩山來朝對於龍圖閣 初詔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教則不給俸國初循之至是有此詔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五

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宋紀二十六 起柔兆敦牂正月盡臘周協洽八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

景德三年 遼統和二 春正月辛未始置常平倉先是言

事者請於京東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淮兩浙每州計戶

口多少量留上供錢自千貫至二萬貫令轉運使擇清

幹官主之專委司農寺總領三司無得移用每歲夏秋

準市估加錢收糴貴則減價出糴俟十年有增羨則以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本錢還三司詔三司集議請如所奏大率萬戶歲糴萬

石止於五萬石或三年以上不糴則回充糧廩別以新

粟補之 二月丙子權三司使丁謂等言唐宇文融置

勸農判官檢戶口田土偽濫等事今欲別置慮益煩擾

而諸州長吏職當勸農乃請少卿監刺史閤門使以上

知州者並兼管內勸農使餘及通判並兼勸農事轉運

使副並兼本路勸農使詔可勸農使入銜自此始 甲

申升宋州為應天府以太祖舊藩也 丙戌以唐張九

齡九世孫元吉為韶州文學元吉詣闕獻明皇墨跡及

九齡真圖告身故錄之 復置都大發運使以度支員

外郎馮亮為之 丁亥樞密使王繼英卒 遼人既和

朝廷無事寇準頗矜其功帝待準極厚王欽若羨嫉之

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欽若因進曰陛下敬畏寇

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

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

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今以萬乘之貴而為澶淵之舉是

盟於城下也何恥如之帝愀然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

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

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顧準稍衰準在中書喜用

寒俊每御史缺輒取敢言之士它舉措多自任同列屢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退不肖若用例

吏職耳因卻而不視戊戌準罷為刑部尚書知陝州

宰輔編年錄作陝州蓋傳寫之謬宋制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節度三品州也防禦團練四品州也刺史五品州也知州之名雖同而班秩各異陝為節度州

陝為刺史州準由舊相出守不當除遠小州今改正

以參知政事王旦為工部尚書平章事旦入謝優坐帝

謂曰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柄

庶保終吉也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

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

郊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喻其

意歸取其傳讀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己

亥以參知政事馬拯為兵部侍郎王欽若為尚書左丞
陳堯叟為兵部侍郎並知樞密院事以趙安仁為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樞密都承旨韓崇訓東上閣門使馬知
節並僉署樞密院事崇訓重贊子也 三月乙巳客星
出東南太常丞任隨上言曰諫議大夫司諫正言雖有
數員但充位尸祿而已願陛下擇賢士黜具臣懸賞罰
之文立勸懲之道其兩省諫官並准有唐故事定其員
數優其俸給限以遷官之年月責以供職之否臧其或
獻替推誠彌縫勸節言事有裨于時政抗章不避于天
誅則請行甄擢以勸眾焉其或尸利無慙竊違有關務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

引腹非之咎多致面從之諛則請行降黜以勵眾焉夫
如是則賢者勸惰者激庸者退懦者立朝廷之士咸願
效忠而報國矣帝覽而嘉之己未詔諫臣悉心獻替賞
罰之典斷在必行 是月始命朝臣提點開封府界諸
縣鎮公事其後又增置一員以閤門祗候充 夏四月
丙子幸崇文院觀四庫圖籍 壬辰命使六人巡撫益
利梓夔福建等路犒設將吏存問父老疏決繫囚仍案
察官吏能否民間利害以聞時屯田員外郎謝濤使益
利路及還舉所部官三十餘人宰相以為多濤乃歷陳
其治狀且願連坐奉使舉吏連坐自濤始 乙未种放

賜告歸終南山 復詔羣臣轉對 五月壬寅朔司天
言曰當會帝避正殿不視事百官各守其司既而陰翳
不見帝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但喜分野之民不被
其災耳 司天奏周伯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知雜御史
王濟乘閒言于帝曰瑞星實符聖德然唐太宗以家給
人足豐年為上瑞臣願陛下日謹一日居安慮危則為
瑞大矣帝嘉納之 甲辰趙德明遣其兵馬使賀守文
來貢先是向敏中及張崇貴與德明議立誓約久未決
德明雖數遣使修貢然於七事訖其承順累表但云乞
先賜恩命徐議之時已有詔許德明毋納靈州既又賜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四

敏中等詔諭德明止遣子弟入宿衛及毋得攻劫西路
進奉蕃部縱有爭競並取朝廷和斷它約悉除之然亦
不聽回圖往來及放行青鹽之禁乙巳敏中等言二事
苟不如約恐乖前議請皆與之帝以德明變詐難信儻
務姑息必貽後患復賜敏中等詔令熟計復奏 丙午
命王欽若陳堯叟同修時政記每次月十五日送中書
度支副使李士衡言關右自不禁解鹽已來計司以
賣鹽年額錢分配永興同華耀四州軍而永興最多于
民不復請減十分之四詔悉除之先是內帑歲出緡錢
三十萬助陝西軍資及士衡為轉運使言歲計可自辦

遂能給帝將幸洛士衛獻粟五十萬斛又以三十萬斛饋京西朝廷以為材故召令佐三司 萊蕪監判官歐陽冕求應賢良方正而大言自薦以姬且臬夔為比且云使臣日試萬言一字不改日覽千字一句不遺由是促召赴闕令中書試五論三頌諸詩四十首其限萬言題既出冕惶駭自陳止應賢良不應萬言幸假貸乃以所上表示之冕不敢復言至哺但成五論一頌共三千字既奏御帝令問表中所陳條目冕伏蹀安之罪責授下州司戶參軍 左諫議大夫陳省華卒省華有吏幹妻馮氏性嚴訓諸子尤力不許事華侈堯安既貴孝謹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五

夏彊盛難制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以河西為郡縣時不可失朝廷方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 丁巳幸北宅視德恭疾己未德恭卒 是月遼幽皇太妃和罕舊作和於懷州囚夫人伊勒蘭舊作夷蘭今於南京餘黨皆生瘞之改遼史於皇太妃不著所改以蕭達蘭者其與蕭達蘭傳略同紀又云十五年皇太妃獻西遊捷是皇太妃嘗有戰功矣至是被幽次年賜死遼史不明言其罪既稱為皇太妃疑為景宗之妃遼史亦未詳言也長編云契丹供奉官李信來歸述齊妃領兵三萬屯西鄙蕭氏使守西邊得達和遂奪其兵其事頗與皇太妃事相類案太宗第二子景宗封為齊王遼人多假人以寵號齊王既死其妃席太后之寵稱皇太妃容或有之特史無明文無由定為一人耳附識於此 六月丙子羣臣固請聽樂從之 南平王黎桓卒諸子爭立攻戰連月有司請發兵平之帝以桓素修職貢豈宜伐喪不許而以邵晔為緣海安撫使令嘗曉之 丁丑京東轉運使張知白上疏曰司天奏周伯星見此聖德動天而辰象昭瑞也臣聞懼亂者治必興思危者安必久陛下誠能戒謹抑畏日新其德則瑞星不出臣亦稱賀苟異于是則瑞星雖出臣亦不敢同眾人之賀也況今西北二隅雖罷征戰之役然以比諸古者屈膝稱臣款塞內附則亦事異而禮殊矣帝覽疏謂輔臣曰知白以諫官在外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六

而乃心朝廷可謂知所職矣 庚寅以殿中丞王旭同
判吏部南曹旭旦之弟也自旦為政旭避嫌不復釐事
至是虞部員外郎王矩言旭前宰縑氏廉白有政績帝
謂旦曰旭之幹敏朕亦素知且屢有言其才堪任京府
僚佐者旦以避嫌懇辭帝曰朝廷用才不可以卿故使
之淪滯帝欲授三司判官旦又因讓故有是命後數日
旭引對選人帝而賜緋魚謂旦曰朕向不知卿弟猶衣
綠也 秋七月知益州張詠歲滿宰相王旦擬以任中
正代之議者多云不可帝以詰旦旦曰非中正不能守
詠規矩它人往安有變夏矣壬寅擢中正工部郎中知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七

益州在郡凡五歲遵詠條教人甚便之眾乃服旦知人
乙巳太白晝見 王子邵燧上邕州至交阯水陸路
及控制宜州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闢土廣大惟當慎守
不必貪無用地苦勞兵力 甲子大宴含光殿始用樂
忠武節度使高瓊臥疾帝欲臨幸其第王欽若恨瓊
附寇準且沮準澶淵之功因言瓊雖久掌禁兵備宿衛
然未嘗有破敵功凡車駕臨問所以寵待勳臣施之于
瓊恐無以示甄別乃止及卒有司言當輟一日朝帝以
瓊未嘗有過特廢朝二日 八月种放既歸終南教授
山中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詔悉與之因謂輔臣

曰近中使還言放居草屋食野菜菘麩而已如此淡薄
亦人所難也 癸未詔以來年春朝謁諸陵王旦言行
宮損壞要須修葺帝曰如此亦勞民矣乃詔所至州縣
但增飾館驛不得更建行宮侍從臣寮并百司供擬及
供御之物並令減省 丙戌進改南京宮宣教門為元
和外三門為南端左掖門為萬春右掖門為千秋是月
沙州燉煌王曹壽遣人進大食國馬及美玉於遼遼主
以對衣鍬器等賜之 九月庚戌詔以稼穡屢登機務
多暇自今羣臣不妨職事並聽游宴御史勿得糾察上
巳二社端午重陽并旬時休務一日初寒盛暑大雨雪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八

議放朝著于令 丙辰御崇政殿親試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光祿寺丞錢易廣德軍判官石待問並入第四等
以易為祕書丞待問為殿中丞 雄州團練使何承矩
以老疾累表求解過任帝令自擇其代承矩薦安撫副
使李允則丙寅即命允則知雄州兼安撫使改授承矩
齊州團練使便道之任承矩至齊州才七日卒緣邊泊
涿易州民間之皆揮涕有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者承
矩習熟戎事有方略能綏撫異俗其後契丹使至者言
國中皆畏服承矩之名嘗于雄州北築堽景臺植蓼花
日至其處吟詩數十首刻于石人謂何六宅變蓼花

知其經始塘泊也九好儒學賓禮賢士大夫初知潭州日李沆王旦實為佐屬承矩器以公輔待之絕厚丁卯鄜延鈐轄張崇貴入奏趙德明遣牙校劉仁勛來進誓表請藏盟府且言所乞回圖及放青鹽之禁雖宜命未許然誓立功效冀為異日賞典也帝賜詔嘉獎焉

是月遼主如南京冬十月庚午朔遼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承天皇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致異是年所上遼主尊號與五年所上者同朱彝尊曝書亭集雲居寺二碑跋曰碑建于二十三年遼主尊號無天輔字是則二十四年十月以前聖宗尊號但云至德廣孝昭聖皇帝如碑所記至二十四年乃合元年尊號天輔字以稱之否則二十四年所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九

上之號與五年無異何用羣臣復上乎竊疑史有誤也案遼史五年所紀之誤誠如朱氏所辨長編載是年上遼太后尊號曰睿德神略應運啟化法道宏仁聖武開統承天皇帝太后遼主尊號曰洪文宣武至德廣道昭孝皇帝又與遼史異朱氏亦未考攷也然長編或係傳聞之異今仍從遼史以趙德明為定難軍節度使兼侍中封西平王給俸如內地又錄德明誓表令渭州遣人齎至西涼府曉諭諸蕃轉告甘沙首領因責德明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丁丑以張崇貴為趙德明旌節官告使太常博士趙湘副之賜德明襲衣金帶金鞍勒馬銀萬兩絹萬匹錢二萬貫茶二萬斤丁酉葬明德皇后于永熙陵十一月壬寅周伯星再見庚戌徙知永

與軍府周瑩為邠寧環慶都部署以孫全照代之乙卯以宰臣王旦為朝拜諸陵大禮使先是江淮歲運米輸京師未有定制是歲始定六百萬石為歲額從發運副使李溥之請也是年遼放進士楊佖等三十三人

四年遼統和二十五年春正月遣工部尚書王化基乘驛詣河中祭后土廟用大祀禮告將朝陵也甲辰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安為東京留守乙巳以權三司使丁謂為隨駕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之謂機敏有智謀善附會而有小計在三司案牘填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判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十

之眾皆釋然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中牟縣除道負釋囚繫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甲子次鞏縣罷鳴鞭及太常奏嚴金吾傳呼或獻洛鯉帝曰吾不忍食也命放之丙寅齋于永安鎮行宮太官進蔬膳丁卯夜漏未盡三鼓帝乘馬御輿輦繖扇至安陵外次易素服步入司馬門行奠獻之禮次詣永昌永熙陵又各詣下宮凡上宮用牲牢祝冊有司奉事下宮備膳羞內臣執事百官皆陪位又詣元德皇太后陵奠獻又于陵南設幄奠祭如下宮禮帝每至陵寢望門而哭初有司具儀止常服帝特制素服禮畢徧詣孝明孝惠孝章懿德

淑德明德皇后陵又至莊懷皇后陵遂單騎巡視陵闕
以內臣從及親奠奠王魏王岐王恭孝太子鄆王周王
安王諸墳辰後暫至幄次更衣復詣陵奉辭有司以朝
拜無辭禮帝感慕哀切未忍去故復往焉及午而還左
右進繼帝卻之度昭應水乃許進至行宮始御常膳又
遣官祭一品墳皇諸親墓德音降西京及諸路赦流罪
以下囚釋逋欠賜畿縣民租稅有差建永安鎮為縣
是月遼建中京即七金山土河地也先是遼主過七金
山土河南望雲氣有郭郭樓閣之狀因建都至是始城
之攷異徐氏後編繫于上年為統和二十四年據遼史地理志云二十五年城之實以漢戶號曰中京與本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十一

紀同徐氏誤也今從遼史 二月戊辰朔車駕遂如西京夕次偃師
縣始復奏嚴帝猶服韓袍不舉樂 己巳至西京始奏
樂道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恭廟詔贈信為太尉恭
為太師 辛未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廟詔從官
先瑩在洛者賜告祭拜 壬申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
恩恣橫蠹政害物朕常深以為戒至于班秩賜與不使
過分有罪未嘗矜貸此輩常亦畏懼王旦等曰前代事
迹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內侍史崇
貴嘗使嘉州還上言知縣某貪濁有佐官某廉幹乞擢
為知縣帝曰內臣將命能采善惡固亦可獎然復爾賞

罰外人必未狀伏當須轉運使按察之 甲戌幸上清
宮詔賜醮三日 乙亥詔罷西京權酷官賣麴如東京
之制 丙子加號列子為沖虛至德真人 帝之次恐
縣也太子太師呂蒙正與疾來見不能拜命中使掖之
以進賜坐勞問壬午幸其第賜資甚厚 甲申御五鳳
樓觀醮召父老五百人賜飲樓下 丁亥幸元偃宮
戊子葺周六廟增封唐孝子潘良瓊及其子季通墓
庚寅詔河南府置五代漢高祖廟 辛卯車駕發西京
謂輔臣曰歸途陵闕在望雖已遣官祭告朕豈安然而
過乎壬辰帝乘馬至孝義鎮吏曹復設次與親王望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十二

陵祭奠近臣于幄殿東望拜每進飲會帝執爵舉匕著
涕泗哀感 甲午次鄭州遣使祀中嶽及周嵩懿二陵
丁酉賜隱士楊璞繪帛 遼主如鴛鴦渚 三月己
亥帝至自西京 乙丑以曹瑋為西上閣門使賞其并
邊功也瑋在鎮戎嘗出戰少捷偵虜去已遠乃驅所掠
牛羊輜重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之謂于瑋曰牛羊無
用不若棄之整眾而歸瑋不荅西蕃兵去數十里聞瑋
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行愈緩得地利處乃止
以待之西蕃軍將至逆使人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
我不欲乘人之息請憩士馬少選決戰蕃人方苦疲皆

欣然嚴軍而歇良久瑋又使人諭之曰歇定可相馳矣
于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之蕃師遂棄牛羊而還徐
謂其下曰吾知蕃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
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少憩則
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夏四月辛巳皇
后郭氏崩周悼獻王后所生也王薨后悲感生疾遂不
起后性謙約寬仁惠下尤惡奢靡族屬入謁禁中或服
飾華侈必加戒勸有以家事求言于帝者后終不許兄
子出嫁以貧欲所恩資但出裝具給之帝嘗使觀空聖
殿諸庫后辭曰國之寶庫非婦人所當入陛下欲惠賜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三

院登問院爲登問檢院命右正言鄒平周起太常丞鄒
陽路振同判鼓院吏部侍郎張詠判檢院檢院亦置鼓
先有內臣句當鼓司自此悉罷諸人訴事先詣鼓院如
不受詣檢院又不受卽判狀付之許選車駕如不給判
狀聽詣御史臺自陳先是帝謂王旦曰開廣言路治國
所先而近日尤多煩紊車駕每出詞狀紛紜泊至披詳
無可行者故有此更置焉 汀州賊李王捷自言于南
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小鏡神劍蓋司命真君也宦者
劉承珪以其事聞帝賜捷名中正是月戊申眞君降中
正家之新堂是爲聖祖而祥瑞之事起矣 戊午增孔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古

六宮願量頒之妾不敢奉詔帝尤加禮重焉 宰相王
旦言諸路各置轉運使復遣官檢舉酒稅競以增益謀
利爲功煩擾特甚帝曰官吏務貪勞績不恤民困朕甚
閔之乃詔三司取一年中等之數立爲定額自今中外
勿得更議增課 五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帝與輔臣
言及朝士有交相奏薦者王旦曰人之情僞固亦難知
或言其短而意在薦揚或稱其能而情實排抑唐劉仁
軌嘗忿李敬元異已將以計去之乃稱其有將帥材而
敬元卒敗軍事此皆不以國家爲慮者也帝曰若然則
險僞之輩世所不能絕也 戊申詔以鼓司爲登問鼓

子守堊二十戶 初置雜賣場 閏月戊辰減劍隴等
三十九州軍歲貢物慶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 王
申御崇政殿試賢良方正著作佐郎陳絳溧水縣令史
良丹陽縣主簿夏竦先是帝謂宰臣曰比設此科欲求
才識若但考文義則濟時之用安得而知今策問宜用
經義參之時務因命兩制各上策問擇而用焉絳竦所
對入第四次等擢絳爲右正言竦爲光祿寺丞 是月
立中書樞密院互報法事關軍機民政者必互相關報
時中書命楊士元通判鳳翔府樞密院又令監香藥庫
兩府不相知故有是命 六月壬子司天言五星當聚

鷄火而近太陽同時皆伏案占云五星不敢與日爭光者猶臣避君之明也歷千百載所未曾有望付史官以彰殊事從之 乙卯葬莊穆皇后于永熙陵之西北初定諡命宗正卿告廟王欽若疑其事因對其言王旦曰國朝故事昭憲之諡太尉率百官告廟孝明之諡止宗正卿告廟今當以孝明為比帝顧欽若曰皆有故事不足疑也 庚申知樞密院王欽若以五星聚東井慶雲見奉表稱賀詔付史館 吏部侍郎張詠以病瘍乞郡辛酉詔詠知昇州 徙向敏中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事先是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寇準雖有重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五

名所至終日宴游張齊賢側儻任情獲劫盜或時縱道之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皆不喜惟敏中勤于政事所至著稱帝曰大臣出臨方面不當如向敏中耶 遼賜皇太妃死於幽所 秋七月丁卯附莊穆皇后神主于別廟殿室在莊懷皇后之上 高班內品裴愈出隸唐州愈前監廣州網遇交州使因言龍花菹難得之物宜以充貢至是州采之為獻且言愈嘗道詔旨帝曰朕懷撫遠俗何嘗有所宣索即下愈御史臺劾問故有是責仍以龍花菹還交州 帝謂輔臣曰近見詞人獻文多故違經旨以立說此所謂非聖人者無法也有太甚者當

黜以為戒 遼以西平王李德明母薨遣使弔祭旋命起復 知空州劉永規取下嚴酷六月乙卯軍校陳進因眾怨鼓譟殺永規擁判官盧成均為帥僭號南平王據城反甲戌奏至詔忠州刺史曹利用等領兵進討仍諭賊黨有來歸者立釋罪 權三司使丁謂言景德三年新收戶比咸平六年計增五十五萬有奇賦入增三百四十六萬有奇望特降詔旨自今以咸平六年戶口賦入為額歲較其數具上史館從之 黎龍廷自稱權安南靜海軍酋後遣其弟明昶等來貢帝賜以九經及佛氏書辛巳授龍廷靜海節度使交趾郡王賜名至忠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六

給以旌節 戊子帝謂輔臣曰近日以來殊無獻言者卿等宜勤接士大夫察問四方事以聞 詔翰林遺書工分詣諸路圖上山川形勢地理遠近付樞密院毋發兵屯戍移徙租賦以備檢閱 癸巳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先是帝出筆記六事指其一謂王旦曰勤恤民隱遡東庶官朕無日不念也所慮四方刑獄官吏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先帝嘗選朝臣為諸路提點刑獄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所至專察視囚禁審詳案牒其官吏貪濁弛慢者具名以聞 八月乙巳置羣牧制置使命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兼之尋又增置判官一

員 丁未中書門下言莊穆皇后祥除已久秋宴請舉樂不允 以右監門衛上將軍錢惟治爲右武衛上將軍月給俸錢百萬仍許在家養疾時惟治弟太僕少卿惟演上聖德論帝覽之謂宰臣曰惟演文學可稱且公王貴族而能留意翰墨有足嘉者可記其名并以論付史館因曰錢氏繼世忠順子孫可念比聞惟治頗貧乏遂有是命 己酉益州地震出府庫錢五十萬貫付三司市菽麥時宰相言今歲豐稔菽麥甚賤爲富民所蓄請官爲斂糴以惠農民 辛亥賜孔子四十六世孫聖佑同學究出身聖佑延世子宏孫也 翰林侍講學士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七

兼國子祭酒邢昺以羸老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歸視田里帝命坐慰勞之壬子拜工部尙書知曹州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帝作詩賜之昺視壁間禮記圖因陳中庸九經大義帝嘉納焉及行又命近臣祖送侍講學士外使自昺始 癸巳帝謂王旦等曰前詔羣臣言事除機密外不得用無名劄子非合面奏公事不得上殿蓋防人之多言寢成斐斐也且必有顯狀封章彈奏有何不可近日戚綸面陳詔旨不復因出綸奏示旦等曰綸意以疏遠之人難得而奏然自下詔以來升殿奏事者未嘗有阻且日飛語譖言聖慮固不爲惑

但近日論利害者差少亦宜留意省察王欽若曰臣下升殿一二次卽希恩澤比來中外章疏若以前詔條約皆當付所司鞫問帝曰綸性純謹有學問此奏乃未諭詔旨耳 丁巳詔修太祖太宗正史命王旦監修王欽若陳堯叟趙安仁晁迥楊億同修 置龍圖閣直學士以杜鎬爲右諫議大夫充其職班在樞密直學士之下 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六卷詔獎之 是月諸路皆言大稔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六

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宋紀二十七 起徽宗協洽九月盡者雍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

景德四年 統和二十五年 九月甲子朔知華州張舒與官屬

率民錢修孔子廟為民所訟竝坐贖金因詔諸州縣文

宣王廟自今竝官給錢完葺無得輒賦民財 庚午三

司請令左藏庫出次色金為帶以備賜與帝曰朝廷褒

寵近臣惜費豈在于此即詔已成者悉銷之別用上色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金改造 帝以庶僚勤事壬申遂詔自今文武官月俸

應折支者竝給實錢願給它物者亦聽 已卯詔羣臣

家有藏太祖舊寶錄者悉上史館無得隱匿 時知杭

州薛映歲滿當代帝與宰相議擇其人王旦曰天下重

地為朝廷屏翰者不過一二十州若皆得人則鎮撫有

方威惠兼著小寇不能為患帝然之因曰近如宐州

止因劉承規虐用其下聚為寇剽延及它境若長吏得

人豈致是耶因閱班簿指孫僅王濟謂旦曰二人孰優

旦曰濟有吏幹可副是選遂改濟工部郎中出知杭州

宐賊圍象州久不克曹利用等以大軍擊破之盧成

均挈其族來降陳進伏誅利用等入象州安撫軍民分

兵捕餘寇 遼西北路招討使蕭詵雲 舊作蕭詵 今改 討準

布破之託雲北府宰相哈哩 舊作海 今改 之子也 自乾德

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支所

闕者必稽其數以貸于內藏俟課賦有餘即償之淳化

後二十年開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

除其籍冬十月帝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

示王旦等曰此庫乃為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

于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救 丙申遼主如中京 翰林

學士晁迥等上考試進士新格詔頒行之初陳彭年舉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進士輕俊喜誦主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為人黜落之彭

年憾焉于是更定條制多因白舊事而設關防所取士

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裁雖杜絕請託然置甲等

者或非人望自彭年始也 詔翰林學士晁迥等各舉

常參官堪知大藩者二人 乙卯詔曰攷掠之法素著

科條非理擅行茲謂慘酷諸道官司有非法訊囚之具

一切毀棄 种放復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放言自被

聘召及遷諫署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

闕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增其過矣帝乃遣內侍齎詔

賜放欲以樞務處之放上表固讓乃止 十一月丁丑

刑部尚書宋白爲兵部尚書致仕白年踰六十圖進不休御史中丞王嗣宗屢使人諷之知樞密院事陳堯叟其子婚也亦數懇勸白不得已始上表帝猶以舊臣未許再表乃許焉 庚辰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禪中書以問帝拱揖不荅王旦等曰封禪之禮曠廢已久若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帝曰朕之不德安敢輕議初王欽若既以城下之盟毀寇準帝自是常怏怏它日問欽若曰今將柰何欽若度帝狀兵卽穆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帝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不忍復驅之死地卿益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三

佳歸與妻孥其之既歸發視乃珠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 辛巳雨雪帝謂王旦等曰瑞雪盈尺來歲麥苗應有望也遂賜近臣飲于中書又宴館閣官于崇文院帝作瑞雪詩令三館卽席和進兩制次日來上 辛卯遼遣使左領軍衛上將軍耶律元等來賀承天節元館于京師嘗詢左右曰館中日聞鼓聲豈習戰陳邪或對以俳優戲場間里設宴帝聞之謂宰相曰不若以實諭之諸軍比無征戰閱習武藝亦國家常事耳且可以示無間于彼也 十二月乙未手札賜王欽若曰編修君臣事迹者各置歷仍書逐人名下隨卷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四

始命禮部封印卷首 己酉遊賑饒州饑民 庚戌同判太常禮院孫奭言伏觀來年正月一日享先農九日上辛所穀祀昊天上帝案春秋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月令云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親載耒耜躬耕帝籍先儒皆云元日即上辛郊天地元辰謂郊後吉亥享先農而耕籍也六典禮閣新儀竝先云上辛祀昊天次云吉亥享先農伏望改用上辛祀昊天後亥日享先農仍即著令詔太常寺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既而判寺李宗諤言宋書後魏書所載竝以上辛後日享先農請如夷奏從之 詔諸路所上軍儲之數自今先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五

下樞密院籍記送中書蓋凡遣戍兵必預度所在資廩豐約故也

大中祥符元年

道統和二十六年

春正月乙丑帝召宰臣王旦

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于崇政殿之西序帝曰朕寢殿中帟幕皆青純爲之且其間非張燭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來月三日宜于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悚然起對忽已不見命筆誌之十二月朔即蔬食齋戒于朝元殿建道場結采壇九級又雕木爲輿飾以金寶

恭竹神呪雖越月未敢罷去通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于鳴吻之上朕潛令中使往視回奏云其帛長二丈許絨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隱隱有字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且等曰陛下以至誠事天地仁孝奉祖宗恭已愛人夙夜求治以至殊鄰修睦獷俗請吏干戈偃戢年穀屢豐皆陛下兢兢業業日謹一日所致也臣等嘗謂天道不遠必有昭報今者神告先期靈文果降實彰上穹佑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言啟封之際宜屏左右帝曰天若請示闕政固宜與卿等祗畏改悔若誠告朕躬朕亦當側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六

身自修豈宜隱之而使眾不知也帝即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內侍周懷政皇甫繼明升屋對捧以降王旦跪奉進帝再拜受書置輿上復與旦等步導卻繼蓋撤警蹕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啟封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存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啟緘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尙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帝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論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敷以金匱旦等稱賀于殿之北廡是夕命旦宿齋中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帝已先至丙寅羣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

遣吏部尙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 丁卯設黃麾仗于殿前陳宮懸登歌文武官遣使陪列酌獻三請天書禮畢帝步導入內行遶黃道司天監奏三日五日有紫雲護宮殿乞付史館從之 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竝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門詔東京賜酺五日以二月一日爲始 壬申邊臣言趙德明邀畱回鶻貢物又令張浦率騎數千侵擾回鶻今歲夏州饑饉此衰敗之勢也帝曰朕知其早歎已令榷場勿禁西蕃市粒會者益撫御夷狄當務含容不然須至殺伐害及生靈矣 趙德明嘗以民饑上表乞糧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七

日蘇計所費歲不下十萬兩浸以成風良可戒也丙午詔三司使丁謂申明舊制募告者賞之自今乘輿服御塗金緇金之類亦不須用 三日甲戌兗州父老呂良等千二百八十七人詣闕請封禪對于崇道殿帝令引進使曹利用宣勞而諭之曰封禪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宜告成岱嶽以報天地帝復曰此大事不可輕議良等又曰歲時豐稔華夏安泰願上蒼靈眎早行盛禮詔賜帑帛遣之知州邵華又率官屬抗表以請亦不允已卯兗州并諸路進士等八百四十人詣闕請封禪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八

郊禋故事而命五使帝曰升中大禮五使之職當于中書樞密院以班次領之丙申命王旦為大禮使王欽若為禮儀使馮拯為儀仗使陳堯叟為鹵簿使趙安仁為橋道頓遞使其禮儀橋道頓遞使事令拯堯叟分掌之欽若安仁並判兗州仍更迭往乾封縣禁于泰山樵采者山下工役無得調發丁夫止用兗州兵行宮除前後殿外餘悉張幄幕金帛芻糧委三司規度收市或轉輸供用它所須物悉自京輦致無得輒有科率發陝西上供木由黃河浮筏鄆州給置頓之費 詔東都緣路禁采捕修建行宮無得侵占民田扈駕步騎輒踐踐苗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九

稼者御史糾之 壬寅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仍錄題解摹印以示之初于殿廊設幔列坐席標其姓名又揭榜表其次序令視訖就坐命翰林學士李宗諱等八人為考官帝徧至幄次諭宗諱等務極精詳勿遺賢俊翼日宗諱等上所定進士文卷詔宰相覆考訖乃臨軒賜進士鄭人姚暉等及第出身有差先是謝恩始令釋褐是日特賜綠袍鞞笏即命以職 丙午詔作昭應宮以奉天書 時上封事者言兩漢舉賢良多因兵荒災變所以詢訪闕政今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此例于是悉罷吏部科目 丙辰詔太祖太宗朝諸路所獻祥禽

異獸皆在苑囿可上其數俟封禪禮畢縱之 遣使馳詣岳州采三脊茅三十束備藉神縮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識之授皓州助教賜東帛戊午詔東巡取鄆州臨鄆路赴泰山禮畢幸兗州取中都路還京 先是監察御史陰城張士遜為貢院監門官時貢舉初用糊名之法士遜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明日當引試願出以避嫌主司不聽乃自言引去帝是之記名于御屏遂詔自今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頭是月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人數見卻帝乃自除士遜為之士遜謂宰相王旦于政事堂自言驟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十

日朝廷權利至矣士遜起謝士遜後徙廣西河北每思且言不敢妄有興建云 五月庚申朔遊主還上京 壬戌王欽若言泰山下醴泉出錫山蒼龍見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罷內帑所助錢八萬緡于是又請釐本路金帛芻粟四十九萬赴京東以助祀事帝曰士衡臨事有心力遂賜褒詔因問士衡于澶州管句東封事有司詳定儀注請于泰山上置壇壇徑五丈高九尺壇東南置燎壇高一丈二尺方一丈山下封祀壇如圓丘制社首壇如方丘制又為瘞培于王地及天地玉牒玉冊石璣金玉匱受命寶之制甚備詔悉從之 丙寅

命王旦馮拯趙安仁等分撰玉牒玉冊文 初有司請依唐故事皇帝告廟出京至泰山社首山竝用法駕帝以前詔惟祀事豐潔餘從簡約于是改用小駕儀仗尋改小駕名曰鸞駕 辛未趙安仁奏得太僕寺狀金玉輅合先赴泰山輅高二丈三尺闊一丈三尺所經州縣城門橋道有狹隘請令修折帝曰若此則勞人矣可于城外過于墳墓處避之 三司假內藏庫銀十萬兩從之 遼主駐懷州 甲申放後宮一百二十人厚資遣之 六月壬辰詳定所上封禪儀注帝覽之曰此儀久廢非典禮具備豈為盡美即手札疑互凡十九事令五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十一

使參議釐正而行之 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遼境上告以將有事于泰山 先是五月丙子帝復言夢見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書于泰山密告王欽若于是欽若奏是月甲午木工董祚于醴泉亭北見黃素書曳林木之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得之遂建道場明日跪授中使捧詣闕奏至帝亟召王旦等諭其事欲自出奉迎即命旦為導衛使其儀仗奉迎天書安于合芳園之正殿帝再拜受授陳堯叟啟封其文曰汝崇孝奉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

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召百官示之左右奏苑中有雲五色讀天書次黃雲如鳳駐殿上 賜文武百官泰山醴泉 庚戌曲赦兗州繫囚流罪以下 辛亥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 秋七月遼加太祖諡曰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太宗諡曰孝武皇帝讓國皇帝夏諡曰文獻皇帝世宗加諡曰孝和莊憲皇帝仍諡皇太弟魯呼舊作李胡今改曰欽順皇帝漢書史諸帝紀及列傳於統和二十六年所加為太祖德光為太宗璟曰世宗明曰穆宗賢曰景宗都木達人皇倍為護國皇帝自任太子阮為恭順皇帝是誤以加諡為上廟號又誤繫於 八月己丑朔上太祖十二月皆失攷之甚今從遼史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七 十二

尊諡曰啟運立極英武聖文神德元功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大明廣孝皇帝 命詳定儀注官晁迥以下習泰山園臺封祀儀于都亭驛 乙巳令天下禁屠宰一月自十月始 己酉王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本 九月戊午朔令有司勿奏大倂案已未詔告太廟以芝草嘉禾瑞木列于天書輦前及陳于六室 庚申命兵部侍郎向敏中權東京留守 皇城使劉承珪詣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言有鶴十四來翔天書扶持使丁謂奏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翼日帝顧謂曰昨所睹鶴但于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

恐不為實卿當易此奏也謂再拜曰陛下以至誠奉天以不欺臨物正此數字所繫尤淡望付中書載于時政記帝俛首許之 癸亥奉天書于朝元殿甲子扶持使等奉天書升玉輅赴太廟南城門內幄殿有頃車駕至詣幄殿酌獻訖奠告六室至太祖太宗室告以嚴配之意帝涕泗交下羣臣言祀次白雲如龍鳳仙人正在廟室上有鶴十四來翔 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玉丹紫芝六千七百餘本 乙酉帝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初禮官言帝王無親習之文帝曰朕以達寅恭之意豈憚勞乎 是月京東西河北河東江淮兩浙荆湖福建廣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三

南路皆大稔米斛錢七文 冬十月戊子朔遼主如中京 庚寅詔所經州縣采訪民間不便事并市物之價車服權衡度量不如法者舉儀制禁之有奇才異行隱淪不仕者與所屬長吏論薦錄寡惇獨不能自存者量加賑恤官吏政迹尤異民受其惠及不守廉隅味於政理者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為鄉里所稱者並條析以聞官吏知民間利病者亦為錄奏 司天言五星順行同色 辛卯駕發京師奉侍使奉天書先導 辛丑次邠州壬辰駐蹕知制誥朱異言奉玉冊玉牒至翔鑿驛有神光起昊天玉冊上亟遣翰林學士李宗諱馳往致謝

丙午次翔鑿驛 丁未法駕入乾封縣奉高宮帝即詣昊天玉冊前焚香再拜以謝神光之貺 占城大會諸蕃國使以方物迎獻道左大會蕃客李廐勿獻玉圭長尺二寸自言五代祖得自西天屈長者云謹守此俟中國聖君行封禪禮即馳貢之 戊申帝齋于穆清殿王欽若等獻紫芝草三萬八千餘本 己酉羣臣奏五色雲起嶽頂帝與近臣登後亭望之名亭曰瑞雲知制誥朱異奉玉冊牒及圓臺行事官並先升山上以回馬領至天門路險絕人給橫板各二兩首施采帛與親從卒推引而上 庚戌晝漏未上五刻帝服通天冠絳紗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古

袍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雜袍乘步輦以登鹵簿仗衛列于山下黃麾仗衛士親從率自山趾盤道至太平頂凡兩步一人采繡相間供奉馬止于中路御帳亞獻寧王元傑終獻舒王元偁尚書使陳堯安從登言有黃雲覆輦上道經險峻必降輦步進有司議益扶衛皆卻之導從者或至疲頓而帝解氣益壯至御幄召近臣觀玉女泉及唐高宗明皇二碑前一夕山上大風裂帟幕遲明未已及帝至天氣溫和奉祀官點檢習儀于圓臺是夕山下罷警場 辛亥享昊天上帝於圓臺以太祖太宗配命羣官享五方帝詣神于封祀壇儀衛使奉

天書于上帝之左帝袞冕奠獻侍從導衛悉減去弗翟
止于壇門籠燭前導亦撤之攝中書侍郎周起讀玉冊
玉牒文帝飲福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
神冊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置攝太尉王
旦奉玉置置于石碣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
領徒封碣帝登臺閱視訖還御幄司天監奏慶雲繞壇
月有黃輝氛宰臣率從官稱賀山下傳呼萬歲振動山
谷帝即日還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 壬子禪祭皇
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之儀前夕陰而風及行事風頓
止悉縱四方所獻珍禽奇獸于山下法駕還奉高宮左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五

十一月戊午朔帝服韡袍詣文宣王廟酌獻孔氏家
屬陪列有司定議止肅揖帝特再拜又幸叔梁紇堂命
刑部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子先儒暨叔梁紇顏
氏帝制贊刻石廟中復幸孔陵以樹木擁道降輿乘馬
至文宣王墓再拜詔加諡曰元聖文宣王仍修葺祠宇
給近復十戶奉塋廟翼日又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以
太牢致祭賜其家錢三十萬帛三百匹以四十六世孫
同學究出身聖佑為奉禮郎近屬授官及賜出身者六
人又追封叔梁紇為魯國公顏氏為魯國太夫人伯魚
母并官氏為鄆國太夫人文宣今俗本家語孔子娶開
官氏諸書皆因之錢竹汀據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六

天慶節丁謂請以祥瑞編次撰贊繪畫于昭應宮從之

甲申命王旦攝太尉奉上天祖太宗謚冊禮畢親享

六室 乙酉大宴含光殿勞旋也 十二月辛卯御朝

元殿受冊尊號 命丁謂李宗諱等編修封禪記從陳

彭年之請也 丁酉內出泰山封祀上尊酒及玉女白

龍王母池水新醴泉賜輔臣詔東京留守司及在京掌

事內臣不該賜物者特給之 詔江淮發運司部內各

留三年之儲以備水旱先是江淮米運送京師至是司

天監言揚楚之分當為水旱診防患故也 庚戌置京

新城外八廂帝以都門之外民居頗多舊例惟赤縣尉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七

主其事至是特置廂吏命京府統之 辛亥命戶部尚

書寇準知天雄軍兼駐泊都部署遣使嘗過大名謂準

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

門鎖鑰非準不可耳 甲寅以南衙為錫慶院先是醮

宴則集于尚書省或都亭驛誕節齋會則就相國寺帝

以佛舍中烹飪優笑有虧恭潔乃令內臣度館于顯敞

者易之南衙即太宗尹京時府邸秦王許王繼居焉厥

後虛其位故以為院 詔進奏院不得非時供報朝廷

事宜令進奏官五人為係犯者科違制之罪 遂招討

使蕭託雲奏討甘州回鶻降其主伊囉勒舊作耶刺撫里今改

慰而還 是歲遣放進士史克忠等十三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七 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題去歲歲時都督有御製詩北湖與盛地益發靈壽世運三靈壽壽地共榮

宋紀二十八

起居雜作正月上章
剛茂四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大中祥符二年

遼統和二
十七年

春正月丁巳朔召輔臣至內

殿朝拜天書自是歲以為常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翰

林學士楊億知制誥錢惟演祕閣校理劉筠唱和宣曲

詩述前代掖庭事詞涉浮靡帝曰詞臣學者宗師安可

不戒其流宕乃下詔風厲學者自今有屬詞浮靡不遵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典式者當加嚴譴其雕印文集令轉運司擇部內官看

詳以可者錄奏 帝自東封還羣臣獻賀功德舉國若

狂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盛事然願陛下謹于

盈成不可遂自滿假帝善其言即召試中書庚午賜同

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恬于

逸安而忽于兢畏願毋以盈成爲恃帝深納之 去冬

詔京師賜酺五日以二月五日爲始于是人早右僕射

張齊賢言宴樂陽事也甫經上元又將酺飲恐非所以

答天意請俟雨足乃如詔旨從之 以殿中丞孔勛知

曲阜縣兼檢校先聖廟賜緋魚勛請就先聖廟勅立學

舍及于齋廡講說皆許之 己酉命戶部尙書溫仲舒

右丞向敏中與吏部流內銓注擬選人先是帝謂輔臣

曰吏部銓引對羣吏或經旬不入何也陳堯叟曰選人

甚多極閒稽滯因言舊有鎖銓之制帝曰今員多闕少

四時計選猶慮壅塞況鎖銓乎堯叟又請取舊省員復

置如六曹官凡百州乃得六百員王旦曰今選集待闕

者二千餘人縱增二三百員亦無益也乃詔仲舒等同

領選事以督之 是月以美人劉氏爲修儀才人楊氏

爲婕妤 遼主獵於瑞鹿原 二月令陝西發廩振糶

旱故也 辛丑分遣使臣出常平倉粟麥于京城四面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開入場減價糶之以平物價 己酉雨詔賜酺以三月

十六日爲始 庚戌布衣林虎伐登聞鼓上言國家遣

官祈雨車駕徧詣宮寺雖再雨而未足願去邪佞尸素

之臣明賞罰黜陟之令則天自雨帝曰所言邪佞尸素

當斥其名賞罰黜陟悉陳非當朕豈吝于采拔然姓林

名虎尚怪者也命中書召問虎無以對罷之 以盧多

遜子復州司士參軍察付吏部銓注簿尉察景德二年

舉進士禮部奏名在高等或言多遜子不當與科第故

特命爲州掾及是乃授親民官明年察奉多遜喪歸葬

襄陽又詔本州賜察錢三十萬 應天府民曹誠以貴

募工就成同文所居造舍百五十間款書千餘卷博延
生徒講習甚盛府奏其事詔賜額曰應天府書院命奉
禮即成舜賓主之仍令本府幕職官提舉又署誠府助
教舜賓同文孫綸子也 癸丑太常博士知溫州李逸
言準詔禁金銀箔線裝飾服用之物伏見兩浙僧求句
金銀珠玉銷末和泥以塑塔像有高表丈者毀碎珍寶
浸以成俗望嚴行禁絕違者重罪從之 封太常博士
陳從易祖母詹氏為河間縣太君從易以東封恩例當
封母妻請回妻封以及祖母故也 三月丙辰朔日有
會之 辛未帝御乾元樓觀醵自是凡五日 夏四月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三

丙戌朔遼主如中京營建宮室擇良工於燕薊董役二
載郭郭宮掖樓閣府庫市肆廡廡悉擬京師之制既成
設祖廟景宗及太后御容殿宮中有武功殿遼主居之
文化殿后居之池城湫濕多穿井以泄之居民稱便又
設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以待新羅使來賓館以待
夏使 戊子昇州大火遣御史訪民疾苦蠲被火屋稅
武勝節度使駙馬都尉吳元辰純謹謙遜在藩鎮有
愛民之心待賓佐以禮處事畏敬所至能檢下未嘗踰
矩奉身簡素鮮聲色狗馬之好所得祿賜皆分給親族
之孤貧者于是受詔知徐州請對言臣族屬至多其堪

任祿仕者皆已奏薦不任者悉均奉贖之公主有乳媪
得入參宮禁慮臣去後託以干所望陛下不納帝深歎
其賢 分定天書及大駕儀仗別飾玉輅以奉天書題
榜曰天書玉輅 壬辰江淮發運使李溥言糧綱卒隨
行有少貨物經歷州縣悉收稅算望與蠲免從之 給
事中判集賢院种放得告歸終南山是日召見宴饌于
龍圖閣帝作詩賜放命羣臣皆賦且製序杜鎬辭以素
不屬文詔令引名臣歸山故事鎬誦北山移文其意蓋
譏放也 丙申入內供奉官鄭志誠自茅山使還言至
昇州見黃雀羣飛蔽日往往從空墜而又聞空中若水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四

聲帝曰是皆異常而州不以言何也因出占書示王曰
等曰此皆民勞之兆若守臣知人疾苦能防于未然則
可免禍今張詠在彼吾無慮矣先是城中多火詠庶得
不逞之民潛肆燔焚者折其足而斬之由是遂絕 己
亥以三司使丁謂為修昭應宮使初議作宮命謂經度
謂欲殫國財用規摹宏大近臣多言其不可殿前都虞
候張旻亦言土木之侈不足以承天意帝召問謂謂曰
陛下富有天下建一宮崇奉上帝何所不可且今未有
皇嗣建宮于宮城之乾地正可以祈福羣臣不知陛下
此意或安有沮止願以此諭之既而王且又密疏諫帝

帝諭之如謂所對且遂不敢復言于是特建使名合謂專總其事 詔自今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所舉官如進改後五年無過有勞幹者并舉主特加酬獎先是帝謂宰臣曰舉官犯職則連坐而得人者賞弗之及非所以勸也故有是詔 庚戌遷廢霸州處置使 甲寅詔禁中外羣臣非休暇無得羣飲廢職 五月乙卯朔詔追封孔子弟子充公顏回爲國公費侯閔損等九人爲郡公成伯曾參等六十二人爲列侯宰相羣官分撰贊 韶州獻頻婆果後以道遠罷之 壬戌詔兗州長吏以天書降泰山日詣天貺殿建道場設醮以其日爲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五

嚴城之北隅啓列真之秘宇經始以來庀徒斯廣功極彌年費將巨萬國家會奉靈文之意不爲不厚矣然臣以爲今之興作有不優之事五焉勅立之宮規制宏大凡用材木莫非樞補般運赴宮尤傷人力雖云只役軍匠寧免煩擾平民況復軍人亦是黎庶此未優之事一也方舉封崇復茲興造內帑傾積代之蓄藏百物盡生民之膏血散之孔易斂之惟艱此未優之事二也禍起隱微危生安逸今雙闕之下萬眾畢臻所役諸雜兵士多是不逞小民其或鼠竄郊廬狗偷都市有一于此足貽聖憂此未優之事三也王者舉動必遵于時令臣謹案孟夏無發大畝無起土工無伐大樹今肇基卜築衝冒鬱蒸似擾坤厚乖違前訓矧復早暎卒瘁比屋罹災得非失承天地之明效歟此未優之事四也臣竊聆符命亦言清淨育民乃過典剗剗之功廣務雕鏤之巧展殫物力未協天心此未優之事五也伏望思祖宗之大猷察聖賢之漢戒止敦樸素無取瑰奇俾海內知陛下重愛民力之意豈不美歟方今疆場甫定民俗苟完關輔之地流凶素多近甸之氓農桑失望雖令有司安慰亦恐未復田廬秋冬之間饑歉是懼願陛下留神垂聽無忽臣言則天下幸甚 帝自景德四年以來不復出

獵王寅詔五方鷹鷂量畱十數以備諸王從時展禮餘悉縱之 庚戌帝御崇政殿親試進士諸科賜進士梁固等及第出身有差固顯之子也初以顯遺蔭賜進士出身服除詣登聞鼓前命願赴鄉舉許之 昭應宮初相地止盡內殿直班院丁謂等復請增衍之多黑土疏惡乃于東城北取夏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日役工數萬上以道里稍遠憫其負擔之勞壬戌詔三司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土仍浚治渠道 秋七月甲寅朔遼境霖雨黃河諸水皆溢漂沒民舍 丁巳置糾察在京刑獄司以知制誥周起侍御史趙湘領之 三司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七

請出內藏綾萬匹以助經費從之 復以萬安宮為滋福殿 先是有詔減郵延路駐泊兵九指揮歸營乙丑鈐轄李繼昌等言邊防備豫望許如舊帝以西邊安靜冀省轉輸之勞不許 辛未以昭應宮為玉清昭應宮 戊寅詔封元聖文宣王廟配享先儒魯史左邱明等十九人裔為伯贈蘭亭侯王肅司空當陽侯杜預司徒命近臣各撰贊 庚辰侍御史趙湘判三司都催欠司彭惟節等條上封禪赦前天下逋負總千二百六十萬七千悉除之 八月帝欲擇官知審刑院謂宰臣曰當須詳悉法令之人王旦曰今司法有人知院者但能曉

達事理詳究物情不必熟法令者帝然之 祕書丞蕭溫其上言漢以霍山為南嶽望令壽州長吏春秋致祭詔禮官與崇文院檢討詳定上奏言奉祀已久難以改制其霍山如有祈請及別敕致祭即委州縣奉行從之後宮杜氏昭憲皇后姪女也帝禁銷金甚嚴還自東封杜氏乃服以迎車駕帝見之怒遂令出家洞真宮為道士由是天下無敢犯禁者 知雜御史趙湘言臣聞朝廷之儀進止有度伏見常參文武官每日趨朝並早赴待漏院候開內門齊入今以辰漏上始放朝故多後時乃入望許令知班驅使官二人常在正衙門視之有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八

入晚者具名申奏又風雨寒暑稍甚即多稱疾請假望委御史臺酌度聞奏遣官診視如顯有証妄即具彈劾從之 九月壬子朔入內供奉官王承勛言準詔于洺州塞漳河水日本州差權推官祖百世監督兵夫頗見勤勉望即授正任帝曰州縣官除幕職皆自特恩內臣豈當論請即令吏部銓擬官代之 先是命供備庫使謝德權決金水河為渠自天波門並皇城至乾元門歷天街東轉棘太廟皆營以礧壁樹之芳木車馬所度又累石為梁間作方井宮寺民舍皆得汲用復東引由城下水竇入于濠京師便之丁卯德權奏功畢詔宗正告

廟室賜役卒緡錢 司天言太陰當會之既翼日皇帝
本命請禱祀之帝曰經禮已定何可祈也不許既而候
之不虧宰臣表賀 壬申邵州防禦使廣平公德彝言
女適殿直郭中和家族頗眾欲別置一第帝曰中和有
父母從其請則婦事舅姑之禮闕矣不許 乙亥無爲
軍言大風拔木壞城門營壘民舍厭溺千餘人詔內臣
恆視謁來年租收瘞死者家賜米一斛 先是帝謂王
旦等曰朕在東京講尚書凡七徧論語孝經亦皆數四
今宗室諸王所習惟在經籍昨奏講尚書第五卷此甚
可喜于是召寧王元偓等赴龍圖閣觀書日帝諭之曰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九

宮中嘗聽書習射最勝它事元偓曰臣請侍講張穎說
尚書閒日不廢弓矢因陳典謨之義帝喜乃詔每講日
賜會命入內副都知張繼能主其事尚慮元偓等輕待
專經之士又加訓督焉 是秋京西河東陝西江淮荆
湖路鎮定益梓邛密等州言豐稔京師粟斗錢三十
冬十月癸未雄州奏遂改築新城帝謂輔臣曰景德舊
書有無棚修城池之約今此何也陳堯叟曰彼先違誓
修城亦此之利也帝曰豈若遺利而敦信乎空令邊臣
詰其違約止之 濠州民齊容坐惡逆逃亾會東封首
露州用赦原之知定遠縣王仲微言通判度支員外郎

趙況受睿錢三百千不以上聞請重置其罪詔特斬睿
論況枉法除名爲民 御史中丞王嗣宗言許州積水
害民田益惠民河不謹隄防每歲決壞卽詔閘門祇俟
錢昭厚經度之昭厚請開小潁河分導水勢言泄其
上源無乃移患于下流乎昭厚不能對判陳州石依吉
復言此河浸廣則郡當水衝爲害甚大乃命白陂發運
判官史瑩視之瑩請修頓固雙斗門於減水河口爲束
水鹿港以均節壅滯奏可因詔三班選幹局習事者巡
護隄岸殿最如黃汴法自是吏謹其職水灾稍息 甲
午詔天下竝建天慶觀時罕習道教惟江西劔南人素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十

崇重及是天下始徧有道像矣殿中侍御史張士遜上
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願因諸舊觀爲之詔從
其請 致其蘇州圖妙觀有寶慶二年重修天慶觀記高
名曰天慶殿中侍御史張士遜請以舊觀改爲丹或擾
民據碑似此事在是年七月但長編繫於十月今從之
御史中丞權判吏部銓王嗣宗輕險好進譏詆馮拯
之短而結王旦弟旭使達意于旦以爲助旦疾其醜行
因力庇拯嗣宗大恚會人不雨嗣宗請對因摭拾知制
誥王會從妹夫孔冕被會誣構及侯德昭援救敘排李
承錫坐賊除名復引充舊職等事欲以傾旦帝曰止此
乃致早耶嗣宗理屈復以它辭侵旦且不之抗乃已

月嗣宗請對言刑政有失致成災沴因復言孔冕冤枉
措在人口而王曾尚居近班願示退黜臣請露章以聞
帝謂王旦等曰曾實無罪若嗣宗上章亦須裁處且曰
冕不善之迹甚眾但以宜聖後不欲窮究謂其冤枉傷
和氣恐未近理翼日嗣宗復對且謝前言之失帝優容
之 十一月壬子朔知鄧州張知白言陝西流民相繼
入境有欲還本貫而無路糧者臣誘勸家民出粟數千
斛計口給之以半月為準凡就路總二千三百家萬二
百餘口其支貨有餘者悉給貧老詔獎之 衛尉卿權
判刑部慎從吉言準淳化三年敕諸州所奏獄空須是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十一

司理院州司倚郭縣俱無繫囚又準後敕諸路自今獄
空夏不降詔獎諭臣伏見畿縣刑獄司所奏獄空多不
應舊敕外州安親獎飾沽市虛名近邪滄二州勘鞫大
辟囚于誑誤數人裁一夕即斬決前代京師決獄尚五
覆奏蓋欲謹重大辟豈宜一日之內復決死刑恐有冤
濫但務獄空欲望依準前詔不行獎諭從之 丙辰帝
作文武七條戒官吏謂宰相曰漢制刺史以六條問事
諸葛亮有武臣七戒朕今參求要道以儆勵羣臣又思
先朝以儒行篇賜近臣今可并賜一軸 甲子詔諸路
官吏有蠹政害民辨鞫得實本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司

不能舉察者論其罪先是知秦州齊化基知鄜州何士
宗皆坐賊抵法監司初不以同故申救之 帝謂宰相
曰同隴州推官陳漸不能謹潔轉運使以堯安諸姪不
能案舉昨因違越被劾堯安特為請令罷任自今倘如
此必正其罪 十二月乙酉遼太后不豫戊子肆赦辛
卯遼太后殂年五十七太后明習政事能用善謀素嫻
軍旅澶淵之役親御戎車指麾三軍賞罰信明將士用
命教遼主以嚴遼主初即位或府庫中需一物必詰其
所用賜及文武臣僚者與之不然不與遼主既不預朝
政縱心弋獵左右有與遼主諧謔者太后知之必杖責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十二

其人遼主亦不免詎問御服御馬皆太后檢校焉歸政
未幾而殂遼主哀毀骨立哭必歐血 辛丑三司使丁
謂等上泰山封禪朝覲祥瑞圖百五十昭宣使劉承珪
上天書儀仗圖召近臣觀于滋福殿俄又示百官于朝
堂 遼天平節度使耶律信寧以太后之喪馳騎來告
涿州先隸雄州雄州以聞甲辰詔廢朝七日令禮官詳
定服制復命太常博士主贖為祭奠使太常博士王曠
等為弔慰使賻以衣五襲綬羅布帛萬匹乙巳遼賀正
使耶律特曷古舊作突魯 古今改入見既還館令客省使曹利
以涿州牒示之戊申告哀使耶律信寧至問門使受

書進內詔特魯古等就開寶寺設位奠哭百官至都亭
驛弔之己酉帝于內東門制服發哀羣臣進名奉慰
趙德明帥所部出侵回鶻長星晝見德明懼而還 是
歲遼始御前引試進士放到三宐等三人

三年憲統和二年春正月种放歸終南山帝謂宰相言放

隱居力學嘗言古今殊時不當背時效古此最近于理
乃詔放赴闕放表乞賜告帝許之又作歌以賜并資衣
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幕職就山存問放為弟汝求
官即授秘書省正字 知天雄軍寇準言振武勇士接
送邊使過境臣已各給裝錢帝謂輔臣曰寇準好收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三

情以求虛譽卿等今見之矣乃詔諭準不當擅有給賜
命備錢償官 二月遼主如長濼 乙酉丁謂請承天
節禁屠宰刑罰從之 癸巳昇州民以知州張詠秩滿
願借留即授工部尚書令再任仍賜詔獎焉 交州黎
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大校李公蘊為至忠親任乃逐至
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昶爭立公蘊又殺之自
稱留後遣使奉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蘊又效尤
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事授以官爵
右僕射判都省張齊賢言玉清昭應宮積畫符瑞有
損謙德及違奉天之意又屢請罷土木之役不聽辛丑

齊賢出判孟州 閏月甲寅冬官正韓顯符造銅侯儀

成并上所著經十卷其制則本唐李淳風及一行之遺
法云 己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言本路諸軍歲給帛

七十萬當春時民多匱乏常假貸于豪右方納租稅又
償逋欠以故工機之利愈薄請官預給帛錢俾及期輸

送民既獲利官亦足用詔從之仍令優與其直後遂推
其法于天下 甲戌增葺射堂為繼照堂設布張樂許

士民游觀三日 三月壬辰以權靜海軍留後李公蘊
為靜海軍節度封交趾郡王賜衣帶器幣 丁酉帝謂

王旦等曰自北鄙修好疆場不替朕居安慮危罔敢暇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四

逸嘗著文自誓置之座右乃出貴康倉珍田夫吟念農
歌自戒箴以示旦等 癸卯遼上太后諡為聖神宣憲

皇后 帝作念遠詩賜近臣和帝謂輔臣曰將帥才難
今雖天下無事然兵不可去職不可忘古之道也馬知

節曰將帥之才非可坐而知之願臨事機變如何耳咸
平中將帥才略無間措置未便不能禦寇蓋以未得其

人故也帝曰知節久任邊防何策為善知節曰邊防之
地橫互雖長然據要以扼其來路惟順安軍至西山不

過二百里若列陳于此多設應兵使其久莫能進眾將
疲弊時以奇兵輕騎逼而擾之如敢來犯即命將深入

力戰彼必顛覆不暇今諸將喜用騎兵以多為勝且騎兵之多者布滿川谷而用之有隄苟將進而前小有不利則莫之能止非所謂節制之師也臣嘗謂善用騎兵者不以多為貴但能設伏觀寇兵之多少度地形之險易寇少則逼而擊之眾則聚而攻之常依城邑以為旋師之所無不捷矣時遼人已盟大臣方言符瑞知節每不然之嘗言天下雖安不可忘戰因自陳年齒未算五七年間尚可驅策如過方有誓願預其行但得副部署名目及良馬數匹輕甲一聯足矣帝以為然乃命製銅鐵鎖子甲賜之 夏四月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五

都尉石休吉卒于京師帝廢朝三日贈中書令諡莊武屬孟夏享太廟未即臨喪遣使諭其家禮畢乃臨哭之休吉累世將相家富子財性驕倨歷舊鎮待屬吏不以禮帥大名時葉齊查道皆知名士悉命械頭以督糧選帝嘗賜密詔戒之 先是曹瑋及張崇貴上涇原環慶兩路州軍山川城寨圖已未帝出以示王欽若等曰處置咸得其宜至于備衛亦極詳悉宜令別畫二圖用樞密印一付本路一留樞密院案圖以計事 辛酉賜泰山隱居秦辨號貞素先生放還山辨自言百三十歲帝召至京與語多言五代事亦無它奇但能服食至長年

耳 癸亥詔募職州縣官除廣南福建路令預借俸錢外江浙荆湖遠地麟府等州河北河東緣邊州軍自今並許預借兩月俸餘近地一月 是日後宮李氏生子知開封府周起方奏事帝謂起曰知朕有喜乎起曰臣不知也帝曰朕始生子即入禁中懷金錢出掖以賜起李氏杭州人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為司寢既有娠從帝臨砌臺玉釵墜心惡之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以進殊不毀帝喜甚已而果生子是為仁宗後封李氏為崇陽縣君 甲子遼葬太后於乾陵賜大丞相耶律德昌名曰隆運庚午賜宅及陪葬地遼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八

六

羣臣上言山陵已畢宜改元遼主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不孝也羣臣曰前代帝王以日易月宜法舊制遼主曰寧遵舊制不為不孝之人 太常博士石待問上時務策十數條大率言北部凶變非與中國渝盟即遭其弟篡奪乞選將練兵為之預備又言先朝多任中人陵輒將帥故罕成功帝曰人臣指陳時政有關朕躬過失雖不近理亦當優容之待問乃以祖宗制度所無之事悉為矯誣是不可恕也即令翰林學士李宗諱詰之待問辭窮已而責授滁州團練副使不得僉署州事 乙亥出內庫錢五百萬贖故宰相呂端居第賜其子

蕃先是帝謂王旦等曰端諸子皆幼長子蕃病足家事不理舊第已質于人兄弟不同處昨令中使視之蕃扶杖附奏求賜差遣朕思之不若出內庫錢贖還舊第令其聚居又備舍日得千錢可以贍養然蕃頗懦當諭旨凡有支用置簿歲上內侍省後六年蕃為弟蔚娶妻又表獻居第求加錫予且言負人息錢甚多且曰陛下恤孤念往以勸人臣而蕃重煩聖念不可聽帝曰宜別出內庫金帛賜之俾償宿負蕃弟苟仍與西京差遣令蕃同往自今無得借使它財命有司為掌餼課給其家復詔樞密院察其妄費且曰陛下推恩終始極矣唐元和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八

七

中還魏徵舊第止降一詔何嘗委曲如是耶 是月知雄州兼河北安撫使李允則言久戍邇乞給假暫乘傳赴闕詔許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遷去龔... 宋紀二十九

宋紀二十九 起上章閣茂五月蓋重光大

真宗應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大中祥符三年 遼統和二十八年 五月己卯朔遼主如中京

丙戌安定郡王惟吉薨魏王德昭之子好學善屬文嫻草隸飛白性至孝初太祖命孝章皇后撫養之及后薨哀過所生每誦詩至生我劬勞句涕泗交下宗室中稱其賢諡康孝 甲午詔獎知益州任中正轉運使言吏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一

民列狀願畱之也中正及井州劉綜皆以善政聞帝謂輔臣曰藩方重地切在得人自今須歷方面始可擢為大官卿等悉之 辛丑京師大雨平地數尺壞廬舍民有厭死者賜布帛 先是高麗國王王治之妃皇甫氏有外族金致陽出入宮掖人言其有私王治杖致陽配遠地王治薨子誦嗣位年十八矣皇甫妃攝政召致陽授閤門通事舍人不數年貴寵無比皇甫妃生子即私於致陽所生也謀立為王後王誦有從弟詢號大良院君皇甫妃忌之彊令為僧復遣人潛害賴寺僧匿之獲免王誦有疾密召給事中蔡忠順諭以輔立詢勿令國

屬異姓忠順議遣人迎詢而召西北面巡檢使康肇入
衛肇間召行至洞州其幕下主書魏從掌書記崔昌素
怨王誦謀為亂給肇曰王疾篤命在頃刻宜徐行觀變
肇猶豫不行皇甫妃問肇且至惡之遣內侍守岳領以
過之肇父在王京知覺隙已開乃為書納竹杖中令奴
除髮為僧報肇曰王已逝羣凶用事可亟舉兵來奴晝
夜急走至肇所氣竭而斃肇接杖得書信為然即率甲
騎五千聲言入靖國難至平州始知王誦未薨喪氣垂
頭良久其黨日業已來不可止也肇意遂決廢王誦為
讓國公殺致陽遷皇甫妃於黃州流其親黨於海島遣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二

兵迎詢立為王詢以肇為西京留守肇旋弒王誦于積
城縣遼主謂羣臣曰康肇弒其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
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可因舅詳袞舊作詳
蕭迪里舊作敵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敵況陛下
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高麗小國城壘完固勝不
為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告問其故
彼若伏罪則已不然興師未晚遼主狃於南伐之勝不
聽丙午詔諸道繕甲兵以備東征及異宋史遼史俱云
從兄詢高麗史王誦之五年十八矣東國通鑑云皇甫
氏通大良君詢為僧年十二初高麗教寺後高麗居三角
山神穴寺是詢實誦之從弟故遼主飛書以諭高麗亦
謂逆臣康肇弒君立幼也李氏長編作高麗王誦卒其

弟詢權領國事蓋高麗久與宋絕故李氏不知有康肇
弒君之事然以詢為誦之弟則與高麗史東國通鑑相
合今從之又高麗史東國通鑑俱作 六月庚戌遼遣
使告羅詔雄州羅粟二萬石賤價賑之 知河中府楊
舉正言本府父老僧道千二百九十人狀請車駕親祀
后土詔不許 丙辰頒諸州釋奠元聖文宣王廟并祭
器圖 詔前歲陝西饑民有鬻子者官為贖還其家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郭贊卒帝以舊學故親往哭
之輟朝三日贈左僕射諡文懿贊喜延譽後進宋白趙
昌言皆其所薦也 翰林侍讀學士禮部尚書邢昺被
病請告壬戌帝親臨問賜藥一奩故事非宗戚將相無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三

省疾臨喪之禮惟郭贊與昺以恩舊特用之及卒輟朝
二日贈左僕射洪湛之得罪也昺力居多王欽若德之
昺被寵幸亦欽若左右之 秋七月丙申戶部尚書溫
仲舒卒贈左僕射諡恭肅仲舒少與呂蒙正契厚又同
登第仲舒黜廢累年蒙正居中書極力援引及被任用
反攻蒙正士論薄之 己亥詔南宮北宅大將軍已下
各赴書院講經史諸子十歲以上並須入學每日授經
書至午後乃罷仍委侍教授伴讀官誘勸無令廢惰
辛丑文武官將校耆艾道釋三萬餘人詣闕請祀汾
陰后土不允表三上八月丁未朔詔以來年春有事於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汾陰 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
 置使翰林學士李宗諤副之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
 錢帛三十萬以佐用度詔褒之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
 千人赴汾陰給役置急脚遞鋪出廢馬增驛傳遞鋪卒
 至八千餘人 庚戌命翰林學士晁迥楊億等與太常
 禮院詳定祀汾陰儀注 詔汾陰路禁弋獵不得侵占
 民田如東封之制 壬子昇洪州屢火遣使存撫祀
 竟內山川 甲寅召近臣觀書龍圖閣帝閱元和國計
 簿三司使丁謂進曰唐江淮歲運米四十萬至長安今
 乃五百餘萬府庫充切倉庫盈衍帝曰民俗康阜誠賴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四

天地宗廟降祥而國儲有備亦自計臣宣力也謂再拜
 謝 丁巳詔寶鼎縣不得笞筆人有罪竝送府驅遣
 庚申解州言池鹽不種自生其味特嘉取其精明尤異
 者上進詔遣使祭池廟 賜大理評事蘇耆進士及第
 耆易簡子宰相王旦女婿也耆先舉進士及唱第格在
 諸科知樞密院陳堯叟為帝具言之帝顧問旦旦卻立
 不對者曰願且修學既出堯叟謂旦曰公一言則耆及
 第矣且笑曰上親臨軒試天下士示至公也且為宰相
 自薦親屬於冕旒之前士子盈庭得無失禮堯叟愧謝
 曰乃知宰相真自有體至是耆獻所為文召試學士院

而有是命且長女婿殿中丞雍邱韓億亦嘗獻所為文
 帝亟欲召試且力辭之億例當守遠郡帝特召見改太
 常博士知洋州旦私語其女曰韓即人川汝第歸吾家
 勿憂也吾若有求於上它日使人指韓即緣婦翁奏免
 遠適則其為損不細矣億聞之喜曰公待我厚也 丙
 寅遣主謁顯陵乾陵 丁卯羣臣五表請上尊號不許
 遣主自將伐高麗以皇弟楚王隆祐留守京師北府
 宰相駙馬都尉蕭已雅爾舊作排為都統北面林牙蕭
 僧努舊作僧為都監於長編述遠人與師之故云高麗嘗築六城於境上契丹以為其
於己遂舉兵奄至城下焚蕩宮室剽掠居人詢徙居昇羅州以避之兵退乃遣使請和案聖宗伐高麗實因康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五

舉被君之故至索還六城乃是後事 辛未命曹利用
 長編奉合為一蓋傳聞之誤今不取 祭汾河 有司定祀后土儀度廟庭擇地為培其玉冊
 玉匱石匱石磁印寶悉如社首之制從之 乙亥河中
 府父老千七百人詣闕迎駕帝勞問之賜以緡帛 九
 月戊寅詔西路行營宜令儀鸞司止用油幕為屋以備
 宿衛不須覆以葦竹 辛巳河東轉運使兵部郎中陳
 若拙請以所部緡錢芻粟十萬轉輸河中以助經費許
 之 癸未陳堯叟言築壇於臚上如方丘之制廟北古
 雙柏旁起堆阜即就用其地焉 乙酉遣使冊西平王
 李德明為夏國王旋遣樞密直學士高正引進使韓杞

宣問高麗王詢致異東國通鑑云秋七月契丹遣給事

右銘并注賜寧王元偓而下從判宗正等趙湘請也

知華州崔端言父老二千餘人欲詣闕請幸西嶽詔答

之 癸巳杖殺入內高品江守恩於鄭坐擅取民田麥

穗及私役軍士故也論者謂朝廷行罰不私中外莫不

悚慶 初有司議祀宇之旁難行親禮欲俟還至河中

朝會肆赦於是陳堯叟等言寶鼎行宮之前可以設壇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六

壘如東封之制詔如堯叟等奏 甲辰內出綬撫十六

條頒江淮南安撫使 冬十月庚戌陳堯叟言解州父

老欲詣闕奉迎車駕詔堯叟諭止之 戊午命三司使

丁謂赴汾陰路計度糧草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

封禪記五十卷帝製序藏秘閣 是月女真進良馬萬

匹於遼乞從征高麗遼主許之致異是時女真方臣服

真與高麗合兵拒遼長編亦云高麗與女真合疑皆傳

聞之誤長編又載李允則疏云頃年契丹加兵女真女

真軍後萬人所居有女城以水沃之疑為堅冰不可上

距城三百里焚其積聚設伏於山林以俟之契丹既不

能攻城野無所取遂引騎去大為山林之兵掩襲殺戮

今契丹遊遼陽城伐高麗且涉女真之境女真雖小契

丹不能勝也此蓋遼境偵伺高麗王王詢遣使奉表於

遼乞罷師不許致異高麗史云冬十月參知政事李禮

丙子朔遣起居郎姜周載如契丹賀冬至契丹遣將取

蕭巖來告親征蓋高麗之乞罷師自在十月遼主之不

許則在十一月也 十一月戊辰司天臺韓顯符所造

銅渾儀徙置於龍圖閣召輔臣同觀詔顯符擇監官或

子孫可教者授其法 李允則以遼人舉兵伐高麗事

上聞帝謂王旦等曰契丹伐高麗萬一高麗窮蹙或歸

于我或來乞師何以處之旦曰當顧其大者契丹方固

盟好高麗貢奉累歲不一至帝曰然可諭登州侍其旭

如高麗有使來乞師即語以累年貢奉不入不敢達于

朝廷如有歸投者第存恤之不須以聞 遼主自將步

騎四十萬號義軍乙酉渡鴨綠江康肇率師禦之戰敗

退係銅州遼主封書於箭諭高麗曰朕以前王誦服事

朝廷久矣今逆臣康肇弑君立幼故親率精兵已臨國

境汝等能縛送康肇即可班師丙戌肇分兵為三隔水

而陳一營於州西據三水之會肇居其中一營於近州

之山一附城而營肇以劍車排陳遼師進攻之屢卻肇

遂有輕敵之心與人彈基丙戌遼先鋒耶律敬諾舊作

改率詳袞耶律達魯舊作敵擊破三水砦擒斬肇及副

將李立追亾數十里獲所乘糧劔鎧仗不可勝計會遼

主軍至斬首三萬餘級戊子銅樞貴寧等州皆降都統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七

蕭巴雅爾復大破高麗於努古達嶺辛卯王詢遣使上

表請朝遼主命羣臣議皆謂宜納積慶宮使耶律瑠珠

舊作瑠獨曰詢始一戰而敗遼求納款此詐耳納之恐

墮其計待其勢窮力屈納之未晚遼主亟於成功許其

朝遂禁軍士俘掠以政事舍人馬休佑為開京留守安

州團練使昂克巴舊作王為副留守遣太子太師伊蘭

舊作乙將騎兵一千送休佑等赴京又遣右僕射高正

率兵往還王詢先是詢遣中郎將智蔡文援西京而遼

合盧頭劉經入西京諭降其守將已繕降表矣蔡文至

焚其表殺頭經城中疑貳蔡文出屯城南會東北界都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巡檢使卓思正率兵至與蔡文合兵入城守遼又使韓

杞等往諭思正出驍騎突殺杞等及思正史作韓喜孫

杞思正以蔡文為先鋒出拒休佑伊蘭等敗走又圍高

正使館正與麾下壯士突圍出餘卒多死遼主怒復遣

伊蘭擊之蔡文累戰皆敗越五日遼主進駐城西城中

兇懼思政佯言出戰夜開門遁蔡文奔還高麗諸臣欲

降姜邯寶曰當避其鋒徐圖興復耳王詢乃夜攜後宮

及吏部侍郎蔡忠順等遁去巴雅爾敏諾等破開京焚

宮廟民居皆盡追至清江而還及思正史十一月乙酉

王詢棄城遁去祇十六日而遼主班師自在次年正月乙亥朔富時開京已破遼主何以久留高麗遼史亦

未明言其故也據東國通鑑十一月辛卯契丹主自將

步騎四十萬號義軍天兵渡鴨綠江王辰康肇等與契

丹兵戰敗於甲午契丹主以錦衣銀器等物賜領將丁

酉師進至通州移軍銅山下庚辰引兵出通州分軍為

三契丹先鋒耶律敵魯破其砦擒康光甲與契丹兵破

肅州乙卯卓思政殺遼使韓杞丙辰智蔡文出戰翼日

蔡文敗走西京諸將皆潰已未統軍錄趙元復收散卒

守西京辛未高麗王南走自辛卯至辛未已四十一日

蓋遼師克開京自在十二月故遼主至正月始班師也

但東國通鑑所載月日與遼史參差難以覈定今仍從

史 甲寅陝州言寶鼎縣黃河清十二月丙午黃鼎縣

黃河再清集賢校理晏殊獻河清頌 壬子大宴含光

殿軍校營在新城外者竝令終宴至夕遣內侍持鑰往

諸門埃盡出闔扉入鑰遂為定制 乙卯告太廟奉天

書如東封之制 丙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向敏中權東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京留守三司使丁謂為行在三司使鹽鐵副使林特副

之 丁巳翰林學士李宗諤等上新修諸道圖經千五

百六十六卷詔獎之 禁扈從諸色人燔蕪道路草木

知雜御史趙湘請依周禮置土訓誦訓纂錄所經山

川古迹風俗以資宸覽詔錢易陳越劉筠宋綬掌其事

每頓進一卷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道自處

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帝嘗問以天書奭對曰臣愚

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知奭朴忠每優容之是歲

特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直輕徭

薄賦四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份陰之役會歲旱京師

近郡穀價翔貴夷遂奏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
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舉東封更議
西幸則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
陰后土事不經見管漢武帝將行封禪大禮欲優游其
事故先封中嶽祀汾陰始巡幸郡縣浸尋于泰山今陛
下既已登封復欲行此其不可二也周禮園丘方澤所
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雖立五時以祀
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
卿之議徙汾陰后土于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
陛下乃欲舍北郊而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十

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其不
可四也河東者唐王業所起之地唐又都雍故明皇開
幸河東因祀后土與聖朝事異今陛下無故欲祠汾陰
其不可五也夫遇災而懼周宣所以中興比年以來水
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詢姦回遠
勞民庶忘社稷之大計慕簫鼓之盤游其不可六也夫
雷以二月出八月入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
甚天戒丁寧陛下未悟其不可七也先王先成民而後
致力于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作沴饑饉
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其不可八也陛下欲

行此禮不過如漢武帝唐明皇刻石頌功而已此皆虛
名也陛下欽明濬哲當追蹤二帝三王之事豈止效此
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愛寵害政姦佞當塗身播國
屯兵纏魏闕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乃欲倡導
陛下而為之其不可十也臣猶懼言不逮意願少賜清
問以畢其說帝遣內侍皇甫繼明諭以具條再上於是
夷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
眾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
攘奪之盜必行契丹治兵不遠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
心咎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于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略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十一

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邊防耶律德光因之入
汴今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邊患涉
仍歲荐饑之地修違經久廢之祠又安知饑民之中無
黃巢之劇賊乎役徒之內無陳勝之大志乎肘腋之下
無英雄之窺伺乎燕薊之間無敵人之觀釁乎陛下方
祠后土駐蹕河中若敵騎敗盟忽及漚淵陛下知魏威
信能堅據河橋乎周瑩居中山能推鋒卻敵乎又或渠
魁俠帥嘯聚原野劫掠州縣侵軼郊畿行在遠聞得不
驚駭陛下雖前席問計羣臣欲借筋出奇以臣料之恐
無及也又竊見今之姦臣以先帝寅畏天災詔停封禪

故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也先帝欲北平幽
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
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而乃卑辭重幣求和于
契丹蹙國糜膏姑息于休吉謂主辱臣死爲空言以誣
下罔上爲己任撰造祥瑞假托鬼神才畢東封便議西
幸輕勞聖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謂已大成勳績
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
嘆痛哭也時羣臣數奏祥瑞爽又上疏言五載巡狩虞
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獄
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十一
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
下民不可愚將以欺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
識盡然上玷聖明不爲細也疏入不報
四年遼統和二春正月乙亥朔遼主自高麗班師所降
諸城復叛至貴州南峻嶺谷大雨連日馬駝皆疲甲仗
多遺棄霽乃得渡及異遷班師自在二十九年徐山後
契丹大舉伐高麗大敗帳旌罕有還者官屬戰歿大半
乃令燕薊選常干仕進及附知書以補其乏歸取介冑
萬副隆慶以疑閉不給扶秦道歸與遼史異案東國通
鑑云正月乙亥契丹上陷京城焚燒太廟宮闈民居皆
盡乙酉契丹兵退此高麗人所自言雖繫日小異而遼
史實以勝歸特歸途遇雨多所遺棄耳何至如長編所
言東都事略云隆緒自遼陽伐高麗爲其所 陝西提
殿將士沒者過半皆失實之詞也今不取

點刑獄官言邠寧環慶副都部署陳興縱所部禁兵劫
盜詔釋不誅辛巳徙知永興軍王嗣宗代之邠州城東
有靈應公廟傍有山穴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
凡水旱疾疫悉禱之及嗣宗至毀其廟熏其穴得數十
狐盡殺之淫祀遂息攷異涑水記開云嗣宗知汾州事
州有某王廟巫祝假之以惑百姓
云云攷嗣宗未嘗知汾州 詔執事汾陰懈怠者罪勿
蓋邠字之譌今從長編
原 癸未代州言粟斗十餘錢 乙酉親習祀后土儀
於崇德殿 丁亥謁啓聖院太宗神御殿普安院元德
皇后聖容告將行也 己丑遼主次鴨綠江庚寅皇后
及皇弟楚王隆祐迎於來遠城 丁酉車駕奉天書發
續資治通鑑卷二十九 十三
京師羣臣言日上有黃氣如匹素五色雲如蓋是夕次
中牟縣 戊戌次鄭州命陳彭年王昭同詳定遼駕詞
狀 庚子次鞏縣判河陽張齊賢見於汜水頓侍會畢
卽還任 辛丑過管邨設帳殿奉置山陵神坐帝韞袍
拜哭奠獻是日有白霧起陵上俄覆神幄羣臣以爲帝
哀慘所感夕次偃師縣壬寅至西京 甲辰發西京至
慈澗頓大官始進素膳夕次新安縣 二月乙巳朔次
灃池縣 戊申東京言獄空 壬子出潼關渡渭河次
嚴信倉遣近臣祀西嶽 丙辰次永安鎮遣近臣祀河
濱 丁巳發永安鎮羣臣言有黃雲隨天書輦法駕入

寶鼎縣奉祇宮 戊午致齋召近臣登延慶亭南望仙掌北瞰龍門自宮至雁列植嘉樹六師環宿行闕旌旗帟幕照耀郊次眺覽久之 己未寶鼎縣守臣言澆泉湧有光如燭庚申羣官宿祀所 辛酉具法駕詣雁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甬道盤屈周以黃麾仗至壇次服袞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太祖太宗竝配悉如封禪禮司天奏言黃氣繞壇月重輪眾星不見惟大角光明少頃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輦詣廟登歌奠獻省封石置遣官分奠請神登郊邱亭視汾河望梁山顧左右曰此漢武帝泛樓船處也即日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古

還奉祇宮詔以奉祇宮為太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又遣官祭告河濱 壬戌御朝觀壇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恩賜如東封例建寶鼎縣為慶成軍給復二年賜天下醴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會衣帛帝作汾陰二聖配饗河濱西海等贊 癸亥發慶成軍觀漢泉夕次永安鎮甲子次河中府幸舜廟賜舜井名廣孝泉度河橋觀鐵牛又幸河濱廟登後亭見民有操舟而漁秉耒而耕者帝曰百姓作業其樂乎使吏無侵擾則日用而不知矣召草澤李漬劉吳濱以疾辭授吳大理評事致仕漬瑩子淳澹好古主且李宗評與之世舊每

勸其仕漬皆不荅於是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採陳堯安復薦之既辭疾不至遣內侍勞問令長吏歲時存問 乙丑御宣恩樓觀醮 加號西嶽金天王曰順聖金天王遣鴻臚少卿裴莊祭告又詔葺夷齊廟 丙寅賜親王輔臣百官醴宴於行在尚書省凡二日 戊辰發河中府己巳次華陰縣幸雲臺觀觀陳搏畫像除其觀田租庚午謁順聖金天王廟羣臣陪位遣官分奠廟內諸神又幸巨靈真君觀竝除其田租宴從官父老於行宮之宣澤樓召見華山隱士鄭隱敷水隱士李寧賜隱號曰貞晦先生 辛未次閿鄉縣召承天觀道士柴通元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五

賜坐問以無為之要除其觀田租通元年百餘歲善服氣語無文飾多以修身謹行為說云 壬申次湖城縣宴虢州父老於行宮門 三月甲戌朔次陝州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野居州之東郊不求聞達趙昌言寇準來守是州皆賓禮焉野為詩精苦有唐人風遼使者嘗言本國得其草堂集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至是帝巡幸之暇回望林嶺開亭檻幽絕意非民俗所居時野方教鶴舞俄報有中使至抱琴踰垣而走帝乃遣使圖上其所居令長吏常加存撫 乙亥幸順正王廟宴從官父老於霽澤惠民樓又登北樓望大河賜運河卒時服

是日雨石普請駐蹕城中勿涉泥濘因令扈從至西京

戊寅次新安縣帝之還也以道遠閱衛士肩輿執蓋

之勞多乘車馬御烏藤帽翼日入西京以知河南府薛

映有治狀賜詩嘉獎癸未張齊賢自河陽來朝召之也

甲申幸太子太師呂蒙正第慰撫之賜賚有加問蒙

正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豚犬耳臣姪夷簡宰相才

也 陳堯咨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言初經度祀事至

禮畢凡土木工三百九十萬餘止役軍士葢送糧草供

應頓遞亦未嘗差擾編民帝稱善 戊子丁謂言有鶴

二百餘翔天書殿上又有五百餘飛集太清殿 乙丑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六

御五鳳樓觀醵 車駕將朝陵甲午發西京 乙未帝

素服乘馬至永安縣齋于行宮丙申謁安陵永昌永熙

元德皇太后陵帝奠獻悲泣感動左右又徧詣諸后陵

諸王墳致奠命中使徧祭皇親諸墳及詣汝州祭秦王

墳 丁酉次鞏縣張齊賢辭歸河陽賜衣帶器幣如侍

祀例 戊戌至汜水縣虎牢關路險命執炬火以警行

者河陽結采為樓備樂奏帝以太宗忌辰甫近亟止之

夕至滎陽縣改虎牢關為行慶關 己亥次鄭州庚子

召從官宴于回鑾慶賜樓宴父老于樓下不作樂 癸

卯次瓊林苑賜部署鈐轄羊酒犒設將士 遼大丞相

晉國王耶律隆運從征高麗還得疾遼主與后親臨視

藥是月卒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諡文忠官給葬具建廟

乾陵側 及異東都事略謂遼主父事隆運日追其弟隆

長編亦云大中祥符二年太后歸政於契丹主未諭月

也大中祥符三年正月太后同樞而葬隆運即韓德諱

也遼史謂隆運賜姓名王齊晉有寵於太后而然其太

后之寵隆運遼史未嘗為之諱言然太后以統和二十

七年殂即祥符三年隆運以統和二十九年死相隔三

年則同樞而葬之誣 遼以北院大王耶律實嚕 舊作室

為北院樞密使封韓王自耶律隆運知北院職多曠廢

實嚕拜命之日朝野相慶隆運之病也遼主問孰可代

卿者隆運曰北院郎中耶律世良可任也實嚕復就問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七

北府之選隆運曰無出世良右世良才敏給練達典故

選主嘗識之遂代實嚕為北院大王 夏四月甲辰朝

駕至自汾陰 己酉謁太廟又謁元德太后廟 庚戌

詔以時漸炎煥京師賜醵安至今秋 癸丑遣近臣祭

謝后土西嶽西海西瀆又遣官分詣諸陵致祭 己未

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為

試將作監主簿首詣闕請祀汾陰者也 乙丑許尚書

省三月而畢 丁卯許國公呂蒙正卒贈中書令諡文

穆蒙正有器量居政府不喜受張初參知政事入朝有

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不聞同列不能平

令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一知姓名終身不能忘不如弗知也嘗問諸子曰我為相外議如何諸子云甚善但人言無能為事權多為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善用人耳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蒙正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楮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問者歎服 五月甲戌朔選主詔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歷又詔帳族有罪黥墨依諸部人例 刑部郎中王濟卒臨終自草遺表大率以進賢退諛佞罷土木不急之費為言餘不及私 癸巳詔州城置孔子廟 乙未詔加上五嶽帝號以向敏中等為五嶽奉冊使往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六

致祭奉冊袞冕焉 遼以參知政事劉慎行為南院樞密使南府宰相邢抱質知南院樞密使事慎行景之子抱質抱朴之弟也 六月丙午太白晝見 乙卯遼北院樞密使韓王實嚙卒丙辰以南院大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為北院樞密使先是遼西北路招討使蕭托雲舊作圖玉今改自肅州還詔尙金鄉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同政事令門下平章事托雲言於遼主曰準布舊作阻卜今改宜各分部治以節度使丁巳置準布諸部節度使自後節度使往往非材部民多怨 兩浙福建荆湖廣南諸州循偽制輸丁身錢歲凡四十五萬四百貫民有子者或棄不養或

買為僮僕或度為釋老秋七月壬申朔詔悉除之 國史院進所修太祖紀帝錄紀中義例未當者二十餘條謂王旦王欽若等曰如以鐘樓鼓為漏室審務為甄官豈若直指其名也悉宜改正欽若曰此是迴楊億所修帝曰卿嘗參之邪旦曰朝廷撰集大典並當悉心務令廣備初無彼此之別也因詔每卷自今先奏草本編修官及同修史官其初修或再詳看皆具載其名如有改正增益事件字數亦各於名下題出以考勤惰 壬午鎮省昌等州地震 甲午馮拯罷為刑部尙書知河南府 八月帝謂宰相曰朝廷宜守經制儻務更張則攀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九

擾者眾乃知命令之出不可不謹今言某事有利輕為釐革始則皆以為當久乃翻成有害須加裁正是朝令夕改也又泄官之人不必過為寬恕以致弛慢或揆求罪惡不顧煩擾抑又甚矣王旦曰古人有言法出而弊作令下而姦生寬則民慢陷法者多猛則民殘無所措手足正為此也 甲辰兗州言好蚘生有蠱青色隨蠱之化為水時謂秀不肖蟲帝謂宰相曰昨遣人潛視東畿苗稼大率所傷不過三四分王旦曰陛下憂民之切上天固當垂祐矧連歲豐稔今茲小損亦未至失所右諫議大夫知廣州楊覃勤於吏事所至以幹局稱南

海有番舶之利前後牧守或致誦議覃循謹清介遠人
宜之及卒父老有酒泣者 三司使丁謂言東封及汾
陰賞賜億萬加以調復諸路租賦除免口筭恩澤寬大
恐有司經費不給帝曰國家所務正在澤及下民但敦
本抑末節用謹度自當富足 乙巳太白晝見 乙丑
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左承天祥符門 河決通利軍

九月癸巳御乾元樓觀醵凡五日 是秋遼主獵於
平地松林 冬十月庚子朔遼主駐廣平淀攷異據遼
史朔致此

月庚子及十二月庚子皆朔日也而聖宗紀並失書朔
以下文十一月庚午朔推之明係紀有脫文今補入

丁巳帝以江西南淮南接壤而鹽酒之價不等令三司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干

與江淮制置發運使李溥規定以間有司言慮失歲課
帝曰苟優於民何顧歲入邪 殿中侍御史薛奎性剛
不苟合遇事敢言帝時數宴大臣至有酒醉者奎諫曰
陛下嗣位之初勤心萬務而簡於宴幸今天下誠無事
而飲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尊朝儀帝
善其言 十一月庚午朔遼主如顯州 丙子帝御崇
政殿親試進士賜張師德等及第出身有差師德去華
子也 壬午知河南府馮拯請增給官市芻粟直陳
堯安曰增直以市不若徒馬它所京師馬舊習一馬今
留七千有餘悉付外監仍欲以七千之中更以四千付

淳澤監歲可省芻粟三百餘萬若有給賜朝取夕至矣
從之帝又曰馬及十萬當且止王旦曰聽民間畜養官
中緩急以本直市之猶外廩耳且所費芻粟皆出兩稅
少損馬食用資軍儲亦當世之切務馬知節日馬多不
精雖十萬匹選可用者當得四五萬耳多蓄駑弱其費
愈甚帝然之 工部侍郎种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
有貽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岳谷放不荅放
晚節頗飾輿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彊市
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之出守長安
始甚敬放放被酒稍倨互相議謂嗣宗怒因上疏言所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干

部兼井之家凡十餘族而放為之首且述放弟姪無賴
奪編氓厚利願賜放終南田百畝徙放嵩山疏辭極其
醜詆目放為魍魎且屢遣人責放不法帝方待放厚詔
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而止於是放自乞徙居嵩山
詔遣內侍起第賜之然猶往來終南案視田畝每行必
給驛乘時議浸薄焉 戊戌詔加上五嶽諸后之號仍
遣官祭告 是月詔遣使臣一人管句故太師趙普家
事普妻和氏卒因其家自請而從之 十二月庚子朔
遼主復如廣平淀 戊申太常博士江嗣宗言陛下躬
臨庶政十有五年殿庭閒事一取聖斷有勞宸慮今請

禮樂征伐大事出於一人自餘細務委任大臣百司帝
曰此頗識大體乃詔褒嗣宗從其所請 癸丑遷以知
南院樞密使邢抱質年老詔乘小車入朝 是月遷置
歸寧二州 是歲選御試進士放高承顏等二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二十九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二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聖祖皇帝御製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宋紀三十

起元豐四年正月歲昭陽
赤奮若六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大中祥符五年

遼開泰元年

春正月癸酉命晁迥劉綜李維

孫夷同知貢舉帝作詩勸以掄材之意始遣內臣二員

承受奏報 乙亥兵部尚書致仕宋白卒贈左僕射有

司議諱文憲內出密奏言白素無檢操不當獲此蓋遂

改為文安 賜處州進士周啟明粟帛轉運使陳堯佐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

一

表其行義故也 戊寅雨木冰壬午河決棣州 癸未

女真部長貢於遼乞授爵秩 乙酉并州上芻粟數可

給四五年帝曰河東仍歲豐稔儲峙尤廣自今諸路稔

歲宜以時積穀為凶年之備 戊子遼主獵於邁合噶

林舊作買易
魯林今改庚寅遼主祠木葉山 戊戌著作佐郎駱

城李垂上導河形勢書三篇并圖其略曰臣請自汲郡

東推禹故道挾御河減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

之間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

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折一渠正北稍西徑衡漳出邢洺

如夏書過泝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入於海

大徑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隄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
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
夾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
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十里引河水正北
稍東十里破伯禹古隄徑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
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西大河北徑清豐大
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合赤河而
北至於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
稍西五里廣淡與汴等合御河道通大伾北卽堅壞析
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淡與汴等復東合大河兩渠分流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 二

皆完滑臺而北地形高平入海稍難故齊棧之間游波
互出若放河北下則其利甚詳惜哉河朔平田膏腴千
里而縱容敵騎劫掠其閒是授勝地於契丹借敵兵爲
虎翼漢賈誼晁錯不及此議者以河水未東故也唐戴
胄馬周不及此議者以守在幽北故也今大河盡東全
燕陷北則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
萬億適足以誨盜而招寇矣詔任中正陳彭年王曾詳
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爲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
派之爲六則沿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爲一不
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夏增六處河口悠久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 三

則西三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北大
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於海然後於魏縣北發御河
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淡與御河等合衛
漳水又冀州北界涿州西南三十里決衛漳西岸隄水
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
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利也兩漢以下言水利者屢
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攷圖志九河竝在平原而北
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
武舍大伾之故道發頓邱之暴衝則濫充泛濟接聞於
世夫平原而北地勢浚下泄水甚易故滄德之閒舊障

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爲民患
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
民田頗爲煩費其書并圖雖興行匪易而博洽可獎望
送史館從之 二月壬子遣主駐瑞鹿原 癸丑帝謂
宰臣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其挾藏書
冊頗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錯請挾書
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十八人并
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帝特令赴
殿試乃詔禮部別加裁定罷同保殿舉之制 壬戌令
禮部貢院錄諸州發解試題進內帝將親試貢士慮其

重複故也自是爲例 甲子以侍御史宣城趙楨爲兵部員外郎益州路轉運使帝諭楨曰蜀去朝廷遠民間事有可更置者悉條上之楨至部事無大小悉心究訪至一日章數上蒲江縣捕劫盜不得而官司反繫平民數十人楚掠誣服又合其辭若無疑者楨通行部意其有冤乃馳入縣獄因盡得其冤狀釋出之 己丑帝親試禮部合格貢舉人始摹印詩賦論題以賜官給紙起草賜進士建安徐爽等及第出身有差 三月乙亥遼主如葦澤丁丑遣封皇女八人爲郡主乙酉遼主詔卜日行拜山大射柳之禮命北宰相駙馬蘭陵郡王蕭寧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四

樞密使邢抱質督有司具儀物 丁亥遼皇弟楚王隆祐徙封齊王留守東京 夏四月庚子高麗王詢遣蔡忠順奉表於遼請稱臣如舊遼主命詢親朝 壬寅李德明進良馬於遼 戊申命資政殿大學士刑部尙書向敏中守本官平章事敏中再掌雷任厚重鎮靜人情帖然帝嘉之故復相 三司請民有販茶違法者許家人告論帝曰此犯教義非朝廷所當言也不許 王嗣宗知鎮州與樞密直學士給事中邊肅爲代二人素不相能肅嘗以公錢貿易規利又遣部吏彊市民物嗣宗以問有司請逮繫帝曰肅在近職朕不欲使之屬吏又

念其頃守邢州有固禦之勞乃命劉綜任中正以嗣宗奏示之肅盡引伏乙丑坐奪三任授岳州團練副使不署州事嗣宗嘗自言徙種放掘邪狐及案肅爲去三害先是肅知邢州澶州之役帝密詔肅若州不可守聽便南保它城肅匿詔不發督丁壯乘城而鬪諸門悉所部兵陳以待之騎傳城下肅與賊小勝遼師引去 五月戊辰朔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遼主還上京命裴元威邢祥知禮部貢舉放進士十九人及第 遼以駙馬蕭紹宗爲鄭州防禦使 帝以江淮兩浙路稍旱卽水田不登乃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三路令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五

擇民田之高仰者蒔之葢旱稻也仍出種法付轉運使揭榜諭民其後又取種於玉宸殿 乙亥遼以邢抱質爲大同軍節度使 戊寅以修儀劉氏爲德妃 知袁州何蒙上言本州二稅請以金折納帝曰若是則盡廢耕農矣不許 六月壬子丁謂言天書閣望柱直起氣千餘條青紫黃白相間又吐白光若銀絲上有輕白雲覆之俄變五色帝作瑞應詩賜近臣和 諸州言歲豐穀賤成請博糴帝慮傷農卽詔三司使丁謂規畫以聞謂言莫若和市而諸州積糴數少癸丑出內藏庫錢百萬貫付三司以佐用度 修國史院言所修禮志舊日

歷止存事端并令禮院取索國初以來禮文損益沿革制作之事及論議評定文字或慮尙有遺落致國家大典有所不備龍圖閣待制子爽見判禮院浚於經術禮樂精博望專委檢討供報從之 錢唐林逋少孤力學性恬淡好古不趨榮利初放游江湖間久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轉進使陳堯佐以開庚申詔賜粟帛長吏歲時勞問 壬戌令樞密院修時政記月送史館先是樞密院月錄附史事送中書編於時政記及是王欽若陳堯安等請別撰從之樞密院時政記始此 是月遊主駐上京 秋七月戊辰新作保康門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六

于朱雀門東徙汴河廣濟橋于大相國寺前榜曰延安又作橋跨惠民河榜曰安國時將建觀以奉五嶽故闢此門尋命丁謂等就奉節致遠三營地及填乾地之西偏興築內侍鄧守恩董其役 龍圖閣待制張知白上言唐李嶠嘗云安人之方須擇郡守竊見朝廷重內官輕外任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比遣外任多是貶累之人風俗不激實由於此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臣請輟近侍率先具寮鳳閣侍郎韋嗣立因而請行遂令以本官出領州郡伏見江浙大郡方切擇人苟有關員俾之承乏臣雖不肖願繼前修帝以知白累與外任

方在要職不許幸未命知白同糾察在京刑獄 壬申上封者言諸州軍司法參軍多不得其人致刑法差枉望令吏部銓司謹擇明法出身者授之帝以示輔臣王旦言明法雖習律文亦須有才識頃法官闕多取屬縣簿尉習刑名者代之今請令銓司參酌施行從之 癸未慶成軍大寧宮廟成總六百四十六區 遼進士康文昭等坐論知貢舉裴元感邢祥取士私曲祕書省正字李萬以上書詞涉怨訕皆杖而遣之 遼自蕭託雲舊作圖請設準布舊作阻節度使部民苦節度使之暴玉今改相率謀亂是月舍哩舊作石太師阿勒岱舊作阿里因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七

眾怨殺節度使巴安舊作霸屠其家以叛託雲討之阿勒岱奔烏嚕多城舊作高魯古所謂龍庭單于城也準布諸部執阿勒岱以獻已而諸部悉叛圍託雲於哈屯城舊作可敦勢甚張託雲使諸軍齊射卻之屯於烏嚕多城 八月丙申朔日有會之發異遼史不書是年日會今從宋史 丁酉詔學士院青詞齋祝祭文止稱皇帝無列尊號 戊戌左僕射張齊賢以司空致仕還洛陽入辭方拜而仆帝遽止之許二子扶掖升殿命益坐茵爲三以優之知昇州張詠頭瘍甚飲會則楚痛增劇御下急峻賓寮少不如意者動加詬詈人頗少之詠累求分務西洛王

寅命工部侍郎薛映代之詠既還不能朝謁即命知陳州映至昇州言官有牛賦民出租牛死租不得調帝覽瞿然曰此豈朝廷所知邪遂詔諸州條上悉調之初議鑄玉清昭應宮正殿聖像令江淮發運使李溥訪巧匠得杭州民張文昱等就建安軍西北小山置冶溥領視之丙午溥奏道場有神雀異光慶雲之瑞詔修宮使丁謂馳往醮謝溥與謂相為表裏多載奇木怪石括東南巧匠以附會帝意謂復言溥監鑄聖像蔬食者周歲詔獎之帝作祥瑞論勤政論俗吏辨賜輔臣一本因曰如聞中外有議朝廷崇祥瑞親細務者著此曉之輔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八

臣請示百官立石國學帝多行矯誣之事心不自安故有是論 丙辰知制誥王曾判大理寺判寺舊用郎官帝欲重其任故特命曾對便殿諭之曰天下之命繫於獄今以屈卿曾頓首謝仍賜錢三十萬因請辟奏寮屬遂著為令 己未高麗王詢遣刑部侍郎田俱之奉表於遼稱病不能朝遼主怒命取興化通州龍州鐵州郭州龜州六城張異遼主命取六州地高麗史作六月徐氏後編連繫於四月今從遼史甲子封者言伏觀文武以郊禋誕節補任子弟官者多年在幼稚坐食廩糧有窮經潦倒之士下官沈滯之人常增浩歎望行條約帝令輔臣議其事特隄年立制議

尋不行 是月遼皇弟齊國王隆祐卒輟朝五日贈守太師諡仁孝 九月戊子以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知樞密院事陳堯叟並依前官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院使僉署樞密院事馬知節為副使儒臣入樞密兼使相自欽若堯叟始張異五代時樞密宰相上其帶平章事者亦謂之使相宋初雖以樞密與中書並稱二府而委任輕於中書至是欽若堯叟始以樞密加平章事嗣後遂有樞密之目然其體統終不如真相之尊故欽若有遲我十年作相之語參知政事趙安仁罷為兵部尚書安仁畏謹精審特留意刑名內外書詔要切者必歸安仁裁損之先是帝議立皇后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於相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九

門帝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它日與王欽若從容論大臣誰為長者欽若欲排安仁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帝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嘗為故相沈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帝默然始有意斥安仁矣嘗諭王旦曰聞安仁在中書不親事奏對亦未嘗有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是有執守帝曰能如是邪卿可諭之使安仁宣力且退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空矣使與眾人騁辨取容安仁不為也及罷政事仍

命同修史安仁雖貴顯簡儉若平素尤嗜讀書所得祿賜多置典籍手自雋校近朝沿革衣冠人物悉能記之以三司使丁謂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仍領修玉清昭應宮使初翰林學士李宗諱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諱參知政事嘗以告王欽若欽若唯唯宗諱家貧祿廩不足以給婚嫁且前後資借甚多欽若知之故事參知政事謝日所賜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諱負王旦私錢旦欲引宗諱參知政事得賜物以償已債非擇賢也明日旦果以宗諱名聞帝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即命謂代之蓋欽若還薦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十

云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迹詭異時論謂之五鬼 已丑以鹽鐵副使右諫議大夫林特權三司使 壬辰殿前司言諸軍訴本軍校長斂錢飾營舍什物數少者望令鼓司勿受帝曰軍民訴事瑣細者朕常寢而不行若明諭有司則下情壅塞矣不許 癸巳翰林學士楊億以疾賜告億剛介寡合在書局唯與李維路振刁衍陳越劉筠輩善當時文士咸賴其品題或被貶議者多怨誹主欽若驟貴億素薄其為人欽若銜之陳彭年方以文史售進忌億名出已右相與毀訾于帝帝素重億億求解近職優詔不許 淮南北

歲薄稔振卹倍至而言事者以為流亡無算及丁謂使建安軍因令校其實數冬十月戊申謂言轉運使司具析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五州軍逃民數多者及百戶餘止三十戶繼有復業者時王隨為轉運使戒所部出庫錢貸民市糧種歲終約輸絹以償故流亡者多復業并代州承受公事李宗政言火山軍南五七里或指地尺餘則火出蓋火德之應請建祠帝曰此山有火因山名軍其來舊矣宗政妄言耳當時所言祥瑞皆類此唯宗政為帝所駁 已酉以主客郎中知制誥王曾為遼主生辰使宮苑使高繼勳副之舊制出使必假官繼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十一

勳本秩既崇不復假官自是為例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頗詳宋人言遼事者多引之而不出使年月宋史闕書遼史亦不載惟長編繫於五年今攷凍水記聞云祥符中王沂公奉使契丹館使邢祥願肆談辨且矜其國中賜鐵券者公曰鐵券者勳臣有功高不賞之懼賜之以安反側耳何為鐵券及親賢案遼史開泰元年賜皇弟秦晉國王鐵券會所言指其事也邢祥以是年知貢舉次年擢給事中故為宋使 辛亥遼主如中京 丁巳以知制誥陳堯咨權同判吏部流內銓舊制選人皆用奏舉乃得京官而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特為陳其狀而擢之 自天書議起四方貢諛者日多帝好之彌篤戊午九天司命上卿保生天尊降于延恩殿先是八日帝自言夢見景德中所睹神人傳玉皇之命云先令

汝祖趙某授汝天書將再見汝如唐朝恭奉元元皇帝翼日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斜設六位即於延恩殿設道場是日五鼓一籌先聞異香少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燈燭俄見靈仙儀衛天尊至帝再拜於階下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在東階帝升西階再拜又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召帝坐飲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九人中的一人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邱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為撫育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三

蒼生無忘前志即離坐乘雲而去及曙召輔臣至殿指示臨降之所又召修玉清昭應宮副使李宗諤劉承珪都監藍繼宗同觀 己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夏稅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即停 命丁謂李宗諤陳彭年與太常禮院檢討官詳定崇奉天尊儀制以聞 庚申羣臣詣崇政殿稱賀因賜酒五行而罷宴宗室諸親于萬歲殿 辛酉帝以崇儒術論為君難為臣不易諭示王旦等且等請刻石國子監 詔以天尊降臨分命輔臣告天地宗廟

社稷 四月丁卯命王旦為躬謝太廟大禮使向敏中為禮儀使王欽若為儀仗使陳堯安為兩簿使馬知節為橋道頓遞使鸞駕儀仗舊用二千人有司請增為七千人從之 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為聖祖正殿東位司命殿為治事之所 辛未躬謝太廟六室詔聖祖名上曰元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為先天節十月二十四日為降聖節並休假五日兩京諸州前七日建道場設醮假內禁屠輟刑聽士民宴樂京城張燈一夕改延恩殿為真遊殿重加修飾癸酉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三

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祖殿 乙亥詔上聖母懿號元天大聖后 初宰臣以太祖諡號有與聖祖名同者將議易之帝曰真祖臨降皇家大慶也六室並當增諡乃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諡二字 有司言聖祖母未有宮殿望遣官於兗州曲阜縣壽邱奏告從之 丙子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不允表三上從之詔俟尊冊聖祖畢受冊 丁丑謁謝啟聖院太宗神御殿禮畢詔於龍圖閣取太平興國中舒州所獲誌公石以示輔臣加諡誌公曰真覺遺知制誥陳堯咨詣蔣山致祭後又加諡曰道

林真覺令公私無得斥誌公名 戊寅改兗州山阜縣
爲仙源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邱以奉聖祖及聖祖
母 有司言唐太清宮樂章皆明皇所作今崇奉玉皇
聖祖及祖宗配位樂章請帝自爲之戊子內出樂章十
六曲以示輔臣文舞曰發祥流慶武舞曰降真觀德
十一月甲午朔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宏文宣武尊道
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開
泰改幽都府爲析津府薊北縣爲析津縣幽都縣爲宛
平縣覃恩中外 癸卯遼以前遼州錄事張庭美六世
同居儀坤州劉興允四世同居各給復三年 甲辰遼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古

西北招討使蕭託雲奏準布沿邊諸部皆叛西北路招
討都監蕭孝穆進軍哈屯城準布結五羣牧長扎拉阿
都舊作查刺等謀中外相應孝穆悉誅之乃嚴備禦以
待餘黨皆潰 己酉詔黃帝故事自今凡降書詔非聖
母文字外不得引用時學士院撰承天節教坊宴辭中
有大電繞樞之語帝命宰相諭旨易之因降是詔 壬
子改朗州爲鼎州 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令宰臣
王旦爲之 十二月丙寅遼奉遷南京諸帝石像於中
京觀德殿景宗及宣獻皇后於上京五鸞殿 先是詔
丁謂等於京城擇地建宮以奉聖祖謂等奏司天少監

王熙元言案天文志太微宮南有天廟星乃帝王祖廟
也宜就大內之丙地乃得錫慶院吉卽命謂等與內侍
鄧守恩修建戊辰詔上新宮名曰景靈 有司請改元
武元冥元弋元枵竝爲眞字詔可 壬申改諡元聖文
宣王爲至聖文宣王 遼賑奉聖州饑 己卯知天雄
軍寇準奏獄空詔獎之 庚辰遼賜皇弟秦晉國王隆
慶鐵券癸未劉晨言殿中高可垣中京畱守推官李可
舉治獄明允遼主超遷之甲申遼詔諸道水災民有貧
男女者自明年正月始日計備錢十文價折備盡退還
其家歸州言其居民本新羅所遷未習文字請設學從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五

之 丁亥立德妃劉氏爲皇后后性警悟曉書史問朝
廷事能記其本末帝每巡幸必以從衣不織靡與諸宮
人無少異莊穆既崩中宮虛位帝卽欲立之后固辭良
久將降詔宰相王旦忽以病在告后疑旦有它議復固
辭於是中書門下請早正母儀后卒得立凡處置宮闈
事多引援故實無不適當者帝朝退閱天下封奏多至
中夜后皆預聞之 己丑遼命諸鎮建宣教樓
六年遼開泰二年春正月癸巳朔司天言五星一色 遼以
大冊禮成邢抱質加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侍中王
繼忠爲中京畱守檢校太師戶部侍郎劉涇加工部尙

書尉馬蕭紹宗加檢校太師耶律廉溫舊作控溫今改加政事
 令封幽王以裴元感為翰林承旨邢祥為給事中呂用
 中翰林學士呂德推樞密直學士先是遼主獵雲中故
 事車駕經行長吏當有所獻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
 它產惟幕僚張儉一代之寶願以為獻遼主嘗夢四人
 侍側賜食人二口至是問儉名始悟召見容止朴野訪
 及世務占奏三十餘事由此顧遇特異以為政事舍人
 庚子詔自今凡更定事宜並令中書樞密院參詳施
 行 丁未遼主如瑞鹿原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舊作化哥
 改今加政事令封幽王 戊申詔內臣將命于外干預州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七

縣公事及所在官吏不即以間並置于罪凡內臣出使
 皆責知委狀敢妄奏它事者當伏軍令祖宗舊制也
 甲寅帝謂宰臣曰羣臣出任受命後多以南北非優為
 訴向敏中曰國家任人豈容自便當須釐革帝曰若所
 任非所優則其心不安心既不安則何以久於其事王
 旦曰俛從人欲實由聖慈 丁巳以監察御史錢塘唐
 肅為梓州路提點刑獄肅持法公正獄無冤濫故有是
 擢 己未遼主錄囚烏庫迪里舊作烏古敵烈今改部叛右皮室
 詳表舊作詳今改延壽率兵討之 庚申置淑儀淑容順儀
 順容婉儀婉容並從一品在昭儀上又置司宮台正四

品在尚宮上著於令以婕妤楊氏為婉儀 辛酉詔宗
 正寺以皇屬籍為皇宋玉牒 榮王元儼嘗侍宴頗多
 言又嘗請石休吉伶人新隸教坊者作戲及赴北園御
 筵有伶人少不中意元儼遽叱之將加捶撻宮寮皆莫
 敢諫既而對帝復請此伶人作戲帝不悅它日以語王
 旦等旦曰今當召記室崔昉諭以親王喜怒過當必須
 規正向敏中曰陛下友愛親賢小或不當必以禮約之
 誠漸摩之漢旨且曰聞王罕與賓屬相見帝曰朕在東
 宮嘗與宮僚款接楊孺邢曷日夕講誦今當儆戒之也
 二月戊辰上御乾元樓觀酺凡五日 乙亥秦州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七

海陵草中生聖米可濟饑 壬午遼以北院樞密副使
 高正案視諸道獄 準布諸部之叛也蕭託雲僅能屯
 軍自守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引兵救之託雲遣人誘
 諸部皆降遼主以託雲始雖失計後得人心釋其罪仍
 命領諸部託雲請益軍遼主詔讓之曰叛者既服兵安
 用益前日之役死傷甚眾若從汝謀遼患何時而息遂
 不發兵三月壬辰朔華格以西北路略平雷兵戍鎮州
 行在 河北轉運使右諫議大夫盧琬被疾琬勤於吏
 職所至以幹集聞詔遣中使挾太醫往視及卒帝甚悼
 之時琬母八十餘無恙有詔琬子太常博士宗特追

山命知懷州太子秘書丞士倫為太常博士賦祿終喪
已亥閏門奏後苑賞花曲宴羣臣有禮容懈惰者帝
日飲之酒而責其盡禮亦人所難也宜且降詔戒諭之
詔京城微巡空參用馬步軍士時巡卒二人因寒食
假質軍裝賭博既不勝遂謀以五鼓未盡伺擊陌上行
人棄尸河流取衣物賈易以贖所質帝曰太宗朝巡警
兼用馬步卒蓋營校不同可以互相覺舉遂復其制
權知開封府劉綜言貴要有交結富民為之請求或假
託親屬奏授爵秩緣此謁見官司煩紊公政請加抑止
庚戌下詔風厲各令自新繼今復然者重置其罪 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大

富民得試銜官者不得與州縣官屬使臣接見如曾應
舉及衣冠之族不在此限 甲寅江南路提點銀銅鉛
錫胡則言信州鉛山縣開放水坑港兵卒死傷甚眾詔
遣使勅轉運司規畫乖當及提點刑獄司不即開奏之
罪其役徒休息之鑄錢監得吏所匿銅數萬斤吏懼且
死則曰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吾豈重貨而輕數人之
命乎籍為羨餘釋弗誅 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
祖太宗尊像成以丁謂為迎奉使李宗諤副之 夏四
月庚辰以樞密直學士李士衡為河北都轉運使帝嘗
謂近臣曰議者言士衡用河北錢五十萬貫助東封致

令管內闕乏丁謂曰士衡貢東封見錢止十餘萬即薪
芻總計五十萬耳帝曰官吏剋於經畫輒以此為辭當
復任士衡責其集事以塞眾多之口故有是命其後積
粟塞下至鉅萬斛 壬午太白晝見 五月辛卯朔遂
主復命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西討華格方自準布還
遂主將罷兵都監耶律世良上書曰華格以為無事而
還不思師老糧乏敵人已去焉能久守若益兵可克也
遂主以為然故有是命 辛丑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
赤光上燭長丈許直史館高紳等以聞 甲辰聖像至
帝齋於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堂乙巳帝衣冕朝拜羣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大

臣朝服陳玉幣冊文酌獻具大駕鹵簿迎至玉清昭應
宮擇日各升本殿丙午羣臣稱賀升建安軍為真州鎔
範聖像之地特建為儀真觀 己未翰林學士右諫議
大夫知制誥李宗諤卒帝甚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將相
家能以身名自立不墜門閥者惟李昉曹彬家耳因厚
賻之宗諤風流儒雅內行淳至事繼母以孝聞二兄早
卒奉嫂字孤閨門之內兒無常父賞延所及必先羣從
及沒而已子有未仕者好賢獎善薦拔寒素士論歸之
遂耶律資忠國畱之弟也博學工詞章國畱既為太
后所殺資忠年四十未仕遂主知之召補宿衛數問以

古今治亂資忠對無隱擢至中丞眷遇日隆時高麗貢

獻不時至六月辛酉朔遂主道資忠使高麗索取六州

舊地比還高麗無歸地意由是為權貴所短後高麗

門衛大將軍耶律行成即資忠也而名與官俱異今從遠史甲子監察御史張廓

上言天下曠土甚多請依唐宇文融所奏遣官檢括土

田帝曰此事未可遽行然今天下稅賦不均富者地廣

租輕貧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茲大弊

也王旦等曰田賦不均誠如聖旨但改定之法亦須馴

致或命近臣專領委其擇人令自一州一縣條約之則

民不擾而事必集矣 翰林學士戶部郎中知制誥楊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三

億嘗草荅遼人書云鄰壤交歡帝自注其側作朽壤鼠

壤糞壤等字億遽改為鄰境明日引唐故事學士草制

有所改為不稱職亟求罷帝慰諭之它日謂輔臣曰楊

億真有氣性不通商量及議冊皇后帝欲得億草制使

丁謂諭旨億難之謂曰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如此

富貴亦非所願也乃命它學士草制億雖頗忤旨恩禮

不衰王欽若陳彭年等澆害之益加譖毀帝意稍怠億

嘗入直忽被召至禁中賜坐顧問出文乘數篋以示億

曰卿識朕書迹乎此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代作也

億惶恐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趨出知諧者之言得行即

謀還適億有別墅在陽翟億母往觀之會得疾億遂

謁告楊子與孔目吏中夕奔去先一日帝聞億母病遣

使者以湯藥金幣賜之使者及門則億既去矣朝論

譁然以為不可帝亦謂輔臣王旦曰億侍從官安得如

此自便且曰億本寒士先帝賞其詞學置諸館殿陛下

拔擢至此責以公議誠為罪人賴陛下矜容不然顛覆

久矣然近職不可居外地今當罷之帝終愛其才除月

命弗下億體素羸於是稱疾請解官辛未以億為太常

少卿分司西京仍許就所居養療俟損日赴任 中書

門下請依宗正寺所奏降皇后三代父母名氏編入屬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 三

籍詔從之 先天降聖節日令天下以延壽帶續命縷

保生酒夏相贈遺 以右諫議大夫陳彭年為翰林學

士兼龍圖閣學士學士兼職自彭年始也甲戌帝作歌

賜彭年因謂向敏中等曰彭年詞筆優長擢居清近久

益謹密常令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必具載經史

子集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彊記何由至此敏中曰彭年

兼有器識丁謂曰彭年全才也豈止以文雅雍容侍從

至如參酌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帝泮然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通鑑纂要卷第三十一 起昭陽赤奮若七月盡開運

宋紀三十一 起昭陽赤奮若七月盡開運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六年 遼開泰二年 秋七月甲午改上九天司命上

卿休生天尊曰東嶽司命上卿祐聖真君初封禪畢詔上休生天尊之號至是以聖祖名稱相類故改上焉

景福殿使新州觀察使劉承珪久病帝為取道家易名度厄之義改珪為規疾甚再表求罷丙申授承規安遠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留後左驍衛上將軍致仕初承規欲求節度使帝諭王

旦旦不可翼日帝又曰承規俟此以暝目且日若聽所請後必有求為樞密使者此必不可帝乃止承規尋卒

乃贈鎮江節度使諡忠肅承規好伺察人多畏之帝崇信符瑞修飾宮觀承規悉預焉作玉清昭應宮尤精麗

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及宮成追贈侍中命塑像太宗像側以權三司使林

特為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善承上接下每見修宮使丁謂必拜一日三見必三拜之與吏卒語欣欣惟恐傷

人人皆喜之 壬辰遂詳袞 舊作詳 延壽奏烏庫迤里

舊作烏古 部悉遷故疆乙未西南招討使政事令色於

舊作斜 言於遼主曰党項諸部叛者皆通黃河北其不

叛者合當烏彌 舊作烏彌 兩部因據其地今復西遷詰

之則曰逐水草又聞前後叛者多投西夏不納若不早

圖後恐為患遼主使招還故地不聽遼主怒欲伐之使

告李德明日今欲西伐党項爾當東擊毋失犄角之勢

仍令諸軍各市肥馬 至道末有司議以懿德皇后配

享太宗廟室或言淑德實當升侑議久未決時元德猶

未追崇而明德方在萬安宮都官員外郎吳淑駁議曰

禮緣人情事貴適變蓋處其事必有其實據其位必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其功淑德懿德或佐潛蹤之前或承藩邸之際蓋未嘗

正位中宮母儀天下配饗之禮誠為未允至若虛其祔合無乃神理有虧求之前古實有同配夫母以子貴義存存存漢昭即位追尊母趙婕妤好為皇太后此聖賢之通義也賢妃李氏誕生聖嗣天下蒙福而擬議不及臣竊惑焉唐開元四年睿宗昭成皇后附廟而肅明初享儀坤至二十年又迎肅明神主升於太廟知與寶后同配明矣則竝位兼配於義何嫌伏請行追崇之命以賢妃李氏處尊極之地升於清廟居同配之位其淑德懿德依舊身於別廟庶協禮中淑議卒不行賢妃尋如號

皇太后但享別廟而已大中祥符三年十月判宗正寺趙湘復以為請始令禮官參議庚子中書門下言元德皇太后未升伯於宗祊止奉祠於別廟誠遵典故尙鬱孝思竊念后稷諸侯故姜嫄異祭於帝嘗開元王者故昭成耐饗於睿宗舊典可知輿情難奪今與禮官參議請改上徽名曰元德皇后升耐太宗廟室近臣及文武官繼表陳請詔從之有司請升耐元德於懿德之上詔曰尊親之道蓋惟極致在於陟降非敢措辭惟以耐廟之歲時用為合享之次序恭以元德神主耐于明德皇后之次 初知濱州呂夷簡上言請免河北農器稅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三

日務精勸耕古之道也豈獨河北哉癸卯詔諸路勿稅農器尋命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 丁酉遂以特哩袞舊作楊耶律迪里舊作濤為南府宰相以太尉鄂格舊作隱今改為特哩袞戊申遂以敦睦宮子錢販貧民 己酉亳州官吏父老三千餘人詣闕請車駕朝謁太清宮召對崇政殿慰賜之 遂北院樞密使耶律華格舊作化哥今改經略西境與盜將接聞蕃部逆命屠翼只水華格徐以兵進準布舊作阻部長烏巴舊作烏望風奔潰獲牛馬及輜重都監耶律世良追準布餘眾至安真河大破之攷異遂計準布事本紀及蕭托雲傳姓名多互異今據耶律華格及世良傳合書之 壬子詔自

今文武官特奉制旨專有處分即為躬親被受犯者以違制論自餘例受詔敕概行條約非有指定刑名者各論如律無本條者從違制失斷先是違制之法無故失率坐徒二年翰林學士知審刑院王曾建議乃降是詔未幾有犯者曾斷以違制失帝不懌曰如是無復有違制者曾曰天下至廣豈人人盡知制書儻如陛下言亦無復有失者帝然之自是決徒者差減帝嘗稱其協中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謁者諭曰嚮思卿甚故不及御朝服其見禮如此 癸丑詔在京諸軍選江淮習水卒於金明池試戰棹立為水虎翼軍置營池側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四

其江浙淮南諸州亦令準取選卒置營初太祖立神衛水軍及江淮平不復舉帝以兵備不可廢故復置 乙卯遣封皇子宗訓為大內特哩袞攷異遂史皇子表無宗訓之名惟聖宗第四子鄂格字洪隱開泰二年為特哩袞是鄂格即宗訓 遼史紀表多互書其名往往若係兩人今合攷書之 丁巳文武羣臣上表請駕幸亳州謁太清宮 八月庚申朔詔以來春親謁亳州太清宮先於東京置壇回日恭謝天地如南郊之制 辛酉以參知政事丁謂為奉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謂仍到亳州增置官屬如汾陰之制 己巳以起居舍人陳堯咨為工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多仕族子弟恃

蔭縱橫二千石鮮能治之堯咨至子弟亾賴者皆惕息然用刑過酷議者病其殘忍 庚午詔加上真元皇帝號曰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 改起居院詳定所爲禮儀院以兵部侍郎趙安仁翰林學士陳彭年同知院事 壬申樞密使王欽若等上新編修君臣事迹一千卷帝親製序賜名冊府元龜編修官竝加賞賚 丁丑參知政事丁謂上新修祀汾陰記五十卷 九月乙卯以翰林學士晁迥等爲遼主生辰使帝謂輔臣曰向者東封西祀皆遣使馳書告契丹今謁太清宮密邇京師重於遣使就令迥等以此意告之可也使還有言迥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五

遼人勸酬戲謔道醉而乘車皆可罪帝曰此雖無害然出使絕域遠人觀望一不中度要爲失體王旦曰遠使貴謹重飲酒不當過量帝然之 冬十月辛酉祔元德皇后于太宗室 乙丑河北轉運使李士衡貢助奉祀絲綿織帛各二十萬詔獎之 遼主駐長深丙寅詳表舊作詳張瑪囉 舊作馬舊今改 獻女真人知高麗事者遼主問之對曰臣三年前爲高麗所擄爲郎官故知之自開京車馬行七日有大砦廣如開京勃州珍異皆積於此勝羅等州之南亦有二大砦所積如之若大軍行由前路取哈斯罕舊作易蘇 女真北直渡鴨綠江竝大河而上

至郭州與大路高麗可取也遼主以高麗不歸六州地欲伐之頗采其言於開泰元年四月今從遼史作二年 十月 丁卯三司偕內藏庫錢帛五十萬以備奉祀賞給 癸酉謁玉清昭應宮 甲戌命直集賢院石中立等修車駕所過圖經以備顧問中立熙載子也 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言陛下封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祀太清宮外議籍籍以爲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邪明皇禍敗之迹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乃詔諭以識理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六

明寄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冀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帝以爲封泰山祀汾陰上陵祀老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爽朴忠雖其言切直容之弗斥也 十一月甲午遼主錄囚 遼耶律華格之西討也歸路由拜賈喇舊作 白拔今改 遇阿薩蘭回鶻掠之都監珠哩舊作 從後至謂華格曰君誤矣此部實效順者華格悉還所俘諸蕃

由此不附及還遼主使案其罪癸丑削其幽王爵以侍
中遙領大同節度使尋卒 甲寅丁謂自亳州來朝獻
芝草三萬七千餘本 十二月戊午朔日有會之發異

不載今 甲子遼北院大王耶律世良為北院樞密使
從宋史 以宰臣劉晟監修國史蕭孝穆為西北路招討使 丙

寅以兵部尚書寇準權東京留守 辛未內出丁謂所

貢芝草列文德殿庭宣示百官從寇準請也 壬申酌

獻天書於朝元殿遂告玉清昭應宮及太廟 乙亥幸

開寶寺上清宮已卯幸太一宮 兵部郎中龍圖閣待

制孫奭自言父年八十二家居鄆州求典近郡以優侍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七

曆癸未命知密州夷請扈從還赴任從之 是歲遣放

懸士鮮于茂昭等六人

七年遼開泰三年春正月己丑遼主錄囚 準布部長烏巴

朝於遼封為王 甲午高陽關言副都部署英州防禦

使楊延昭卒延昭即延朗智勇善戰所得俸賜悉犒軍

未嘗問家事性質素出入騎從如小校號令嚴明與士

卒同甘苦遇敵必身先克捷推功於下故人樂為用在

遼二十餘年遼人憚之目曰楊六郎計聞帝嗟悼遣中

使護喪而歸河朔人多望柩而泣官其三子 乙未遼

主如渾河丁酉女真鐵驪遣使貢於遼 壬寅車駕奉

天書發京師 丙午至奉元宮齋於迎禧殿判亳州丁

謂獻白鹿一靈芝九萬五千本 戊申奉聖號冊寶于

庭拜授攝太尉王旦持節載以玉輅詣宮奉上攝中書

令丁謂讀訖置玉匣中已酉三鼓具法駕赴宮五鼓帝

奉玉幣酌獻讀冊文命太尉封石匣帝又詣先天觀洞

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真元觀周覽還奉元宮曲

赦亳州及車駕所經升亳州為集慶軍節度改真源縣

曰衛真縣給復二年奉元宮曰明道宮 司天言含譽

星見 庚戌發衛真縣次亳州謁聖祖殿御奉元均慶

樓賜醮三日 壬子詔所過頓遞使民田者給復二年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八

甲寅發亳州 乙卯次應天府羣臣言天書升輦有

雲五色如花又黃雲如人連袂翔輪而下 丙辰升應

天府為南京正殿榜以歸德仍赦境內及東畿車駕所

過縣流以下罪御重熙頒慶樓觀醮凡三日改聖祖殿

為鴻慶殿 是月遼主曠濱河濱復偕后獵于瑞鹿原

二月丁巳朔發南京 雍邱邢惇以學術稱隱居不

出帝之幸亳也王曾薦之及還自亳召對問治道惇不

對帝問其故惇曰陛下東封西祀皆已畢矣臣復何言

帝悅除許州助教遣歸惇衣服居處一如平日鄉人不

覺其有官也既卒乃見其敕與廢紙同東置屋梁間

戊午次襄邑縣皇子來朝庚申夏州趙德明遣使詣行
闕朝貢 辛酉車駕至自毫州 戊辰大風揚沙礫百
官習儀於恭謝壇有墜幘者 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
萬貫 己巳帝宿齋于玉清昭應宮之集禧殿庚午行
薦獻之禮遂赴太廟辛未饗六室壬申恭謝天地于東
郊還御乾元門大赦內外文武官悉加恩諸路調放租
賦有差 遊耶律資忠之還自高麗也權貴數言其短
出爲上京副留守是月復遣使高麗索取六州地高麗
留弗遣攷異耶律資忠再使高麗紀作三年傳作四年
高麗史云顯宗六年四月契丹使將軍耶律行
成又索六州拘留弗遣行成即資忠顯宗六年即開泰
四年也似當從傳然遠於三年夏末已用師於高麗四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九

內毋淹刑獄以妨農務 庚申三司借內藏庫綾十五
萬匹 帝謂宰相曰聞永興陳堯咨用刑峻酷有資隨
者提點本路刑獄頗復伺察人過以激怒之欲使內外
畏憚成其威望此不可不責也辛酉徙隨京西路後數
月堯咨言導龍首渠入城以給民用有詔嘉獎因曰決
渠濟之不若省刑以安之乃副朕意也 癸亥烏庫烏古部叛遊
今改部叛遊 丙子遣以西北路招討使蕭孝穆爲北
府宰相賜忠穆熙霸功臣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孝穆廉
謹有禮法時人稱之 舒王元偁薨帝臨哭贈太尉中
書令追封曹王諡恭惠元偁好學善屬文性慈恕有集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

帝爲之序藏祕閣 沙州曹宗壽死子賢順自爲雷後
奉貢請命於朝是月以賢順爲歸義軍節度使賢順亦
遣使貢於遼攷異曹賢順遼史作曹
順蓋遼景宗諱去賢字 五月壬辰命右
僕射平章事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 初錢塘江
隄以竹籠石而潮嚙之不數歲輒壞轉運使陳堯佐與
知杭州歐陽議易以薪土有害其政者言于朝以爲不
便參知政事丁謂主言者以絀堯佐堯佐爭不已謂既
徙綸揚州癸未又徙堯佐京西路發運使李溥請復籠
石爲隄數歲功不就民力大困卒用堯佐議隄乃成
乙未詔模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宮 修玉清昭應

宮使丁謂表請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額從之 庚子
太常博士鄧餘慶坐受誓戒不及在法私罪當劾舉主
詔釋之帝因謂宰相曰連坐舉官誠亦不易如此公坐
猶或可矜其有本不謂知勉徇請託及乎曠敗何以逃
責王旦曰薦才實難士人操行往往中變帝曰然拔十
得五縱使徇私朝廷由此得人蓋不少矣旦曰求人之
際但信其言而用之有所曠敗亦如其言而坐之太祖
朝有自員外郎與所犯州縣官同除名者太平興國初
程能為轉運使舉官至濫人多鄙之帝曰朝廷急於得
人苟不令薦舉則才俊在下無由自達求人之要固無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一

出於此也 丙午府州言知州興州刺史折惟昌卒先
是河東民逃糴赴麟州當出兵為援惟昌時已屬疾或
請駐師浹旬以俟少閒惟昌曰古人受命忘家死於官
事吾無懼也即引眾冒風沙而行疾遂亟帝遣使扶醫
診視弗及於是命入內供奉官張文質馳往護葬所須
官給以其弟惟忠知州事錄其二子官 禮部侍郎馮
起請致仕帝顧宰相問其年王旦曰起清名素履搢紳
少及年實七十以誠引退帝曰起謹畏寡過亦可嘉也
戊申授戶部侍郎致仕 六月壬戌遣使齎御藥賜景
靈宮朝修使王旦癸亥旦入辭又賜製衣金帶鞶勒馬

詔自京至兖州察吏治民隱聽以便立行事 河北緣
邊安撫司言有自北界市馬三匹至者已牒送順義軍
帝曰如聞彼國擒獲鬲馬出界人皆戮之遠配其家甚
可閔也宜令安撫司自今如有此類俟夜遣人牽至境
上解羈縱之 乙丑河北緣邊安撫司上制置緣邊浚
陂塘築隄道條式畫圖請付屯田司提振遵守從之又
言於緣邊軍城種柳蒔麻以備邊用詔獎之 庚午夜
京師新作五嶽觀東北黑雲中見星如畫有旌纛甲兵
之狀觀者喧怖而丁謂以祥瑞聞詔建道場 王申封
婉儀楊氏為淑妃始皇后為修儀妃為婉儀幾與后埒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一

凡巡幸皆從榮寵莫比如通轍有智思周旋奉順后親
愛之 乙亥樞密使王欽若罷為吏部尚書陳堯安為
戶部尚書副使馬知節為瀕州防禦使欽若性傾巧敢
為矯誕知節薄其為人未嘗詭隨帝嘗以喜雪詩賜近
臣而誤用扇韻王旦欲白帝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禮
部格校之且遂止欽若退避密以聞已而帝諭二府曰
前所賜詩微欽若言幾為眾笑且唯唯知節具斥其姦
狀帝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數奏但出其一二其
餘皆匿之既退即以己意稱上旨行之知節嘗于帝前
願欽若曰懷中奏何不盡出欽若寵顧方淡知節愈不

爲之下爭於帝前數矣及王懷信等上平蠻功樞密院議行賞欽若堯安請轉一資知節云遺臣久無立功者請重賞以激其餘議久不決帝趣之知節忿恚因而訐欽若之短既而不暇奏稟卽超授懷信等官帝怒謂向敏中等曰欽若等議懷信賞典始則稍留不行終又擅自超擢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爲己任近位如此朕須束手也又曰欽若等異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競知節又歷詆朝列審官兩制三館諫官御史都無其人其薄人厚己如此於是三人者俱罷知節尋出知潞州以兵部尙書寇準爲樞密使同平章事王旦薦之也準未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三

告謝命向敏中權發遣樞密院公事自是樞密皆罷卽命宰臣權發遣如敏中例 驛召知鎮州王嗣宗鄜延都部署曹利用赴闕 遼合國舅二帳爲一帳以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烈今改蕭迪里舊作敵烈今改爲詳袞舊作詳袞今改以總之 丁丑司空致仕張齊賢卒帝甚悼之遣中使祭賻贈司徒諡文定齊賢四踐兩府九居八座晚歲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人罕其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奪人以此少之 庚辰帝作閱農歌又作讀十一經詩賜近臣和 是夏遣主遣國舅詳袞蕭迪里東京留守耶律達實舊作圖石今改進討高麗

造浮梁于鴨綠江城係宜義定遠等州攷異是夏高麗至明年夏始旋而本紀不言其勝負也里傳并不載是年伐高麗事據東國通鑑云冬十月契丹遣國舅詳袞蕭迪里來侵通州興化鎮將軍鄭仁勇別將周演擊敗之斬七百餘級弱江死者甚眾疑遼師小舩而遼史諱言其敗也但繫月稍異今姑從遼史 秋七月乙酉朔遣主如平地松林辛卯左神武統軍檢校太師錢惟治卒帝問其子孫甚眾婚嫁闕乏詔優其賜賚初議贈官例當得東宮保傅帝以惟治忠孝之後特贈太師錄其四子并外弟子婿親友竝甄擢之 壬辰廣州言知州右諫議大夫邵懋卒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皆苦颶風懋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及被疾吏民蕃買集僧寺設會以禱之其卒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四

多隕泣者 遼主多卽宴飲行誅賞北府宰相劉慎行諫曰飲時以喜怒加威福恐有未當遼主悟遂諭政事省樞密院凡酒間命官釋罪毋卽奉行明日覆奏 癸卯太白晝見 甲辰以同州觀察使王嗣宗內客省使曹利用竝爲檢校太保充樞密副使 戊申王旦至自兗州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八人泣事幹集望賜詔褒諭萊州通判徐懷式等三人頗無治聲望令轉運提點刑獄司察之詔可或謂且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得褒詔不遂超擢無乃太輕乎且曰旣稱薦之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己矣此人臣之

大嫌也人內押班周懷政與且同行或請問必俟從者皆集整衣冠見之白事已則還未嘗私焉議者以為得體 八月甲寅朔置景靈宮使以向赦中為之 是日遣主如沙嶺 甲子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修景靈宮使權三司使林特副之 秘書監分司西京楊億以疾愈求入朝帝謂王旦曰億文學無及者然或言其好竊議朝政何也旦曰億諧謔過當則恐有之訕謔之事休其必無也戊辰命億知汝州既而監察御史姜遵奏億頃以母疾擅去闕廷所立屏迹衡茅盡心甘旨忽求鎮郡僕屬要君請罷之帝曰億前告歸本無終焉侍養之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五

今以疾愈求入朝故特與郡遵未諭此意耳詔中書召遵諭之 甲戌河決澶州 丙子詔自今差發解知舉等授敕訖即令閤門祇候一人引送鎖宿無得與僚友交言違者閤門彈奏如所乘馬未至即以廢馬給之先是翰林學士王曾知制誥錢惟演授敕於武成王廟試經明行修服勤詞學人與翰林學士李維偶語長春殿門又至審刑院伺候所乘馬遲留久之維會同在翰林會妻維姪也時曾妻將產子故曾屬維以家事東上閤門副使魏昭亮意曾受維請託密以聞押伴閤門祇候曹儀亦具奏即令曾維分析詞與惟演同釋曾等因有

是詔、丁丑命內侍都知閤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于南京鴻慶宮 九月甲申朔詔自今制置發運使不隕官品其著位並在提點刑獄官上 丙戌含譽星再見 辛卯尊上玉皇大帝聖號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以來年正月一日躬申薦告 帝御景福殿試亳州南京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舉人得進士絳州張觀等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一人賜及第除官如東封西祀例 帝謂宰臣曰近歲舉人文藝頗精孤貧得路然為主司者亦大不易徇請求則害公絕薦託則獲謫王旦曰今郡縣至廣人數亦繁必須臨軒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六

親試至于南省解發非朝廷特為主張則雖責成主司亦難以集事也 遼耶律世良選馬駝於烏爾古舊作烏古今部會德呼勒舊作敵烈今改部人伊喇舊作夾利今改殺其詳袞而叛鄰部皆應世良遣人招之降其數部 辛丑虢州防禦使邢寧瓊慶路副都部署荆嗣卒錄其子嗣起行開以勞居方面凡百五十戰有功未嘗自伐臨終戒其子曰吾聞累代為將其後不與汝輩當益修謹也 癸卯以奉上玉皇聖號分命輔臣告玉清昭應宮郊廟社稷初開封府解服勤詞學進士二十五人為下第者別擬所訟其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捕王旦

奏曰陛下搜羅才俊今乃變為凶繁恐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待賢德此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帝曰此蓋官司過誤其高貫者當並釋罪既付外州鞫管既而御史雷澤高弁上言漑訟事得實被責太過帝以問且且曰漑訟本非公心據款乃俟其得解則訟此搢紳之蠹賊朝廷黜其無行諫官所宜樂聞弁妄行對奏由是觀之向非聖斷明哲辨舉子誤犯則須連坐府縣御史并彈甚無取也帝然之弁尋以諫修玉清昭應宮降知廣濟軍 丁未詔自今舉人如本貫顯無戶籍及離鄉已久許召官休明於開封府投牒取解 壬子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七

以將作監丞李惟簡為太子中允致仕別賜錢三十萬惟簡穆子也性沖澹不樂仕進屏居二十餘年帝特召對而命之初召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帝令至中書問王且然後人知惟簡乃且所薦也且所薦士甚多類不以告人其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乃知朝廷士多且所薦者 帝嘗觀書龍圖閣得王禹偁章奏嗟美切直因訪其後宰相言其子嘉言舉進士及第為江都尉頗勤詞學而家貧母老是日亦召對特授大理評事 遼耶律世良遣使獻德呼勒部俘 冬十月甲寅朔遼主如中京 高麗方與遼構兵遂遣使入貢帝問

宰相王且曰高麗久失進奉今許其赴闕契丹必知之王欽若曰此使到闕正與契丹使同時且曰外蕃入貢以尊中國益常事耳彼自有陳朝廷奚所愛憎帝曰卿言淺得大體戊午詔登州置館以待之 甲子玉清昭應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宮使丁謂以夜繼晝每給一壁給一燭遂七年而成軍校工匠第賞者九百餘人 河北提點刑獄司言博州獄空百三十九日宰相言天下奏獄空者無虛月唯此日數稍多特令降詔獎之 十一月癸未朔以樞密副承旨張質為都承旨質在樞要幾五十年練習事程精敏諭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一 六

慈未嘗有過舊本院吏早有遷至都承旨者帝素知其廉謹故授之嘗召問五代以降洎國初軍籍更易之制且命條其利害質纂為三篇目曰兵要以進帝覽而稱善 乙酉濱州河溢 丙戌謁玉清昭應宮宴近臣於集禧殿巳丑加玉清昭應宮使王且司空修宮使丁謂工部尚書更置玉清昭應宮副使即以謂為之 壬辰御乾元門觀酺五日 戶部尚書陳堯叟上汾陰奉祀記三卷 乙未郵延路鈴轄張繼能言趙德明進奉人挾帶私物規免市征望行條約帝曰戎人遠來獲利無幾第如舊制可也 巳酉置玉清昭應宮判官都監以

左正言夏竦為判官內殿承制周懷政為都監王旦之為景靈宮朝修使也竦實掌其牋奏竦嘗臥病且親調藥飲之數稱其才因使致慶國公書又同修起居注及是為判官皆旦所薦也初丁謂欲大治城西礮場醜金水作后土祠以擬汾陰雕上林特欲跨元武門為複道以屬玉清昭應宮李溥欲致海上巨石于會靈池中為三神山起閣道羣臣亦爭言符瑞竦獨抗疏以為不可其事遂罷及為判官居月餘乃奏寶符閣奉神果實且起視之無有俎滓狼籍左右殆神食之云 知秦州張告言蕃部俶擾已出兵格鬪望量益士卒王旦曰今四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九

方寧輯契丹守盟西戎入貢蕃翰之臣宜務鎮靜帝曰過臣利於用兵殊不知無戰為上頃歲河北請增邊兵王欽若等亦惑其言惟朕斷以不疑終亦無患 十二月癸丑朔日當會不虧 己未作元符觀初每歲天慶節就左承天祥符門設齋幕啟道場帝以車騎往來喧雜乃命葺皇城司解舍為觀堂即劉承規所創景德末司命臨降處也 丁卯權知高麗國事王詢遣奏告使尹證古及女真將軍大千機以下凡七十八人以方物來貢詢表言契丹阻其道路故久不得通請降皇帝尊號正朔詔從其請詢又言大千機自稱父兄曾

入覲其兄雷弗歸茲行遂往尋訪又河北居民賣文顯等十七人先為契丹所掠投奔高麗詢亦遣還令歸本貫帝深嘉其意待證古甚厚 是歲遠放進士張用行等三十一人及第出身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一

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賜表其高其德有嘉禮也

宋紀三十二 起於蒙軍國正月盡柔光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

帝

大中祥符八年 四年 春正月壬午朔詣玉清昭應宮

七初殿奉表上玉皇大帝聖號遂奉安刻玉天書於

寶符閣聖御像冠服立侍帝升閣備登歌酌獻還御崇

德殿受賀大赦天下緣河北淮南兩浙民田經水災者

悉蠲其稅 乙酉遣主如瑞鹿原丙戌命耶律世良再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伐德時勒 舊作改部 庚寅宴近臣於會靈觀以玉清

昭應宮奏告禮畢也 甲午命兵部侍郎修國史趙安

仁等知禮部貢舉帝覽諸道貢舉人數減於常歲因曰

外郡官吏未體朕意邪比者詔命累下但戒其徇私若

能精擇舉俊雖多何害是歲始置膳錄院令封印官封

所試卷付之集書吏錄本諸司供帳內侍二人監焉命

京官校對用兩京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官

考校 丁酉遣主獵馬蘭淀 戊戌徙棣州城先是河

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等言河流高於州城者丈餘

朝命累年役兵修固蓋念徙城重勞民力而去冬盛寒

尚有衝注若凍解必致決溢為患滋澆今請於州之北

七十里陽信縣界地名八方寺即高阜改築州治以今

年捍隄軍士助役則永久之利詔可令權度支判官張

績內侍押班周文質乘傳與士衡士遜等同泣其事三

月而役成時故城積糧甚多或者病其難徙士遜視瀕

河數州方歉會即計其餘以貸民期來歲輸新治公私

便之先是河決棣州知天雄軍寇準請徙州清河命孫

冲案視還言徙州動民亦未免治隄不若塞河為便遂

以冲知棣州自秋至春凡四決皆塞之至是徙州陽信

冲坐事為使者論奏徙知襄州復上疏論徙州非便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二

著河書以獻既而大水沒故城文餘 壬寅遣東征東

京留守善寧平章哈里裏 舊作溼里 奏已總大軍及女

真諸部兵分道進討遣主遣使齋密詔於軍 等代高麗

當是與蕭道里合兵而進史不言其勝敗高麗史云正

月契丹作橋于鴨綠江夾橋築東西城遣使攻城不克

癸卯契丹兵圍興化鎮將軍高積餘趙七等擊卻之甲

辰又侵通州己亥契丹侵龍州蓋春初不克而歸至夏

復大 二月壬子朔遣主如陸隄濼于闐國貢於遼

泗州周憲百五歲詔賜束帛 甲寅宗正寺火有司奉

玉牒屬籍置它舍得免命鹽鐵副使段煜擇地營宗正

寺 丙辰西蕃首領嘉勒斯資 舊作喇麻 等並遣貢名

馬估其直約錢七百六十萬詔賜錦袍金帶供帳什物

茶藥有差凡中金七千兩它物稱是 丙寅以楚王元佐為天策上將軍興元牧賜劔履上殿詔書不名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九舉以上雖不合格並許奏名 知永興軍龍圖閣直學士陳堯咨好以氣凌人轉運使樂黃目表陳因求解職詔不許己卯徙堯咨知河南府兼雷守司事帝問堯咨多縱恣不法詔黃目察之盡得其實帝不欲窮治止落職徙知鄧州它日帝謂宰相曰或言黃目在陝西條約邊事雖主將亦平饒假王旦曰太祖朝邊臣橫恣或得一儒臣稍振紀綱便為稱職帝曰近聞外官多事依違黃目苟能如此亦可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三

嘉也然不可過當生事宜密戒之 三月辛卯中書上羣臣應詔所舉官帝覽之曰皇甫選人言其好談民政陳絳亦間有吏幹王旦等曰選好師慕古人而臨事迂闊無益於用絳制策入等外任有聲而性多簡傲時李永錫亦在舉中旦等言永錫即頃年妄陳封事被黜者帝因曰搢紳之士多恣毀訾近日頗協附有位久則便成朋黨漢宜絕其本原也 戊戌趙安仁等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帝顧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諷議王旦曰條式備具可守而行至公無私其實由此癸卯帝御崇政殿覆試多所黜落又疑所黜抹者或未當命宰相

閱視之於是賜進士膠水蔡齊以下百九十七人及第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特奏名進士七十八人同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人及第同出身齊等既考定帝顧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真所謂按求寒俊也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帝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帝喜謂準曰得人矣特召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為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巧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原奪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四

得一狀元吳人范仲淹生二歲而孤母貧夏適長山朱氏從其姓名說讀書僧舍日作粥一器分塊為四早其取二塊斷盡數莖入少鹽以啗之蓋三年焉至是登第除官始復姓改名迎其母歸養 召崇文館檢討馮元講周易泰卦元因言君道至尊臣道至卑必以誠相感乃能輔相財成帝悅特賜五品服 夏四月遣以林牙建福為北院大王 甲寅遼國舅詳袞舊作詳等征高麗無功而還 丙辰遼哈斯罕舊作曷蘇部請括女真舊無籍者會其丁入賦役從之樞密使貫寧奏大破德呼勒部遂主命侍御札拉舊作撒改獎諭代行執

手之禮 王戊以樞密使同平章事寇準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先是準惡三司使林特之姦邪數與爭特方有寵帝不悅謂王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改前非今所為似更甚於特等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為己任此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準之未為樞密使也且嘗得疾久不愈帝命肩輿入禁勞問數四因曰卿今疾亟誰可代卿者旦謝曰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擇之帝舉張詠又問馬亮皆不對帝曰試以意言之旦盪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憮然有問曰準性剛褻更思其次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五

旦曰它非臣所知也及準為樞密使中書有事關送樞密院違詔格準即以聞帝謂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取則旦拜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皆坐罰既而樞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吏得之欣然呈旦旦令送還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慙旦每見帝必稱準才而準數短之帝謂旦曰卿雖談其美彼專道卿惡旦謝曰臣在相位久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由是愈賢旦及準自知當罷使人求為使相旦大驚曰使相豈可求邪準憾之既而帝問旦準當何官旦曰準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

與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為朝廷之光及制出準入見泣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帝具道所以準始愧歎語人曰王子明器識非準所測也 是日以吏部尚書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安並為樞密使同平章事丙寅詔申明咸平中條制凡倉庾所收羨剩不為勞績 遼耶律世良破準布舊作阻遣人上其俘獲之數戊辰遣主駐浴柳湖己巳女真貢於遼壬申世良討烏爾古舊作烏部破之甲戌遣使賞有功將校世良討德呼勒部至清泥塌是時于厥既平朝議欲內徙其眾于厥安土重遷遂復世良懲於部族易叛既破德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六

呼勒輒殲其丁壯勒兵還鳴喇舊作曷河進擊餘黨而斥候不謹其將巴固舊作勃聚兵稠林中乘遼師不備擊之遼師小卻還陳於河曲是夜巴固來襲會聞遼後軍且至巴固遂誘于厥之眾皆遁世良追之軍至險阨巴固方阻險少休遼軍偵知其所世良不亟掩擊巴固得以輕騎遁去獲其輜重及所誘于厥之眾併悉德呼勒部民城臘胸河上以居之 樂王元儼宮火延燒內藏左藏庫朝元門崇文院祕閣王旦等請對帝曰兩朝所積一朝殆盡誠可惜也旦曰陛下富有天下財帛不足憂所慮者政令賞罰之不當耳臣等備位宰輔天災

如此當罷斥帝遂下詔罪己求直言命丁謂為大內修葺使 五月庚辰朔侍御史知雜事王隨言準詔劾榮王元儼宮遺火事本元儼侍婢韓盜賣金器恐事發遂縱火詔韓氏斲手足令眾三日凌遲死獄成當坐死者甚眾王旦獨請對言曰陛下始以罪己詔天下今乃過為殺戮恐失前詔意且火雖有迹寧知非天譴邪帝納之減死者幾百人止降榮王元儼為端王記室參軍崔昉坐輔導無狀亦責官 辛巳遂命北府劉慎行為都統樞密耶律世良副之殿前都點檢蕭庫哩舊作庫烈今改為都監以伐高麗慎行先攜家置邊郡致緩師期遂主追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七

慎行還下吏議責以世良庫哩總兵進討宋聖宗開泰四年本紀作劉晟為都統據到六符傳云父慎行累遷至北府宰相為都統伐高麗以失軍期下吏議責耶律世良傳云四年伐高麗為副都統到慎行還雷失期執還京師世良獨進兵蓋劉晟到慎行本係一人達史或書名或書字往往前後互見惟七年紀云劉晟為新州節度使北府宰相劉慎行為武寧節度使疑為兩人然究屬七年紀重出而誤二年紀云宰臣劉晟監修國史而六符傳作慎行監修國史九年紀云劉晟賜修國史而證矣遂史高麗傳亦作慎行與六符傳同今從之 甲申命寇準知河南府兼西京雷守司事 辛卯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等言有羨餘錢四十萬貫絹五千匹絲三千兩布二十萬匹請悉以土供詔令本路貯積勿更犖致 壬辰詔於右掖門外勅崇文外院別置三館書庫

時宮城中嚴火禁帝以羣臣更直寓宿舉月飲會非便乃命翰林學士陳彭年檢唐故事而修復之 廢內侍省黃門其高班內品改為前殿祗候高班內品 詔自宮禁逮臣庶之家一切服玩皆不得以金為飾嚴其科禁自是遂絕 知制誥錢惟演獻其父所賜禮賢宅優詔賜惟演錢五十萬令均給六房仍各賜宅一區 詔契丹國信物舊用金飾者並易以錦繡 庚子放宮人一百八十四人 六月己酉朔日有會之宋史 預異遂史不書是年日會給事中知荆南府馬亮言庶官職田過為優厚請二三年間權住支給聊助經費臣今歲所得米麥四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八

百二十餘石已陳本府納官詔獎之 庚戌遂主拜日如禮與瑪都布舊作麻都骨今改舊國語解云麻都布縣官之佐也後升為令耶律世勳易衣馬為好以上京雷守耶律巴格舊作巴哥今改為北院樞密使 辛未令諸州以御製七條刻石 閏月己卯朔大赦天下非已殺人及枉法賊致殺人十惡至死者悉原之 庚辰王欽若上準詔編修后妃事迹七十卷賜名彤管懿範 以童子蔡伯希為秘書省正字伯希家本福州隨父遷從至京師才四歲誦詩百餘篇帝召入禁中應對周詳所誦精習因命以官又以地從久在場籍善於訓子召試中書授校書郎 戊戌昭宣使

平州團練使入內都知秦翰卒帝甚悼惜贈貝州觀察使賻襚加等翰備有武力以方略自任前後身被四十九創羣帥推其勇敢輕財好施所得俸賜多均給將士帝嘗謂王旦曰翰盡忠國家不害人亦不妄譽人在先朝嘗言與李繼遷款雁出入帳中無閒可陰刺之且言臣一內官不足惜或為國家去此劇賊死亦無恨太宗漢賞其忠且曰雷有終在西川與上官正石普多不協賴翰和解不然幾生事帝曰昨劉承規卒翰曰承規不避眾怨今必流謗望悉勿聽朕益嘉其為人其後重贈彰國軍節度使詔楊億撰碑文億以翰不畜財表辭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九

所贊物雖朝旨不許而時論羨之 秋七月戊午樞密副使王嗣宗罷為大同節度使先是嗣宗與寇準不協累表求罷準既去位嗣宗復固請補外因授以旄鉞尋命知許州 庚午徙知昇州工部侍郎薛映知揚州以給事中馬亮為工部侍郎知昇州以吏部員外郎李迪為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帝謂輔臣曰大藩長吏尤難其人要在洞達物情遵守條詔變民抑暴而已其或廉而肆虐或察而滋章或急措斂以為公或曠職務以為怨如此則何由致治 乙亥以郭崇仁為宮苑使昭州團練使崇仁守文子章穆皇后弟也雖外戚朝廷未嘗

過推恩澤自是几十年不遷 八月癸未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僕射諡忠定詠尚氣節重然諾勇于為義為令守多異政威惠及民民皆不敢為惡而亦不苦其嚴成都人立廟祀之致異薛氏通鑑載詠知益州與一僧善及去蜀出一書付僧曰謹收此至乙卯年八月一日當請於官司對眾啟之至是僧持其書詣府時凌策帥蜀集官屬共啟之乃詠真容也有手題曰詠當血食於此後數日得京師報詠果於僧持書至府之日卒策為立祠於成都祀之此詠異之說非儒者所當言今不取 帝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才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謂帝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十

亦不以為忤詠嘗言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可以事君矣又嘗語人曰吾榜中得人最多謹重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沈有德鎮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爭素有風采無如寇公至於當方面則詠不敢辭 乙未以三司使林特為戶部侍郎同玉清昭應宮副使太常少卿馬元方為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事帝以特久任三司高年勤瘁特置此職班在翰林學士之上優其月給以寵之帝數訪以朝廷大事特因有所中傷人以此憚焉 九月己酉注輦國遣使來貢注輦前古不通中國其使者舟行涉千一百五十

日乃達廣州約其道路蓋四十一萬一千四百里帝待其使者加厚 庚戌以工部郎中知鄧州陳堯咨守本官知制誥堯咨性剛戾數被挫辱忽忽無聊帝聞之以問其兄堯安堯安曰堯咨不知上恩依佑自謂遭讒以至此望取元犯事尤重者切責之使知悔懼遂詔堯咨曰卿知永興日所為乖當非獨用刑慘酷也如擅置武庫建視草堂開三門築甬道出入列禁兵自衛此豈人臣所宜眾論甚喧不但樂黃目奏也朕念堯安朝夕近侍未欲窮究姑示薄責旋加甄敘卿不內省但日為人所傾自今宜體國恩改過遷善不然當以前後事狀盡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十一

付有司堯咨乃惶恐稱謝 嘉勒斯賚始立文法眾眾數十萬表請伐夏州以自效帝以戎人多詐或生它變命周文質監涇原軍曹瑋知秦州以備之 甲寅遼師攻高麗之通州高麗將鄭神勇引兵繞遼師陳後擊殺七百餘人神勇戰死遼師進攻寧州不克而退高麗將高積餘追之敗死遼師遂取定遠興化二鎮城之高麗史云九月契丹使監門將軍李松茂來索六城案耶律資忠既以索地被雷無了卯遼主容交兵之際復使索地今從遼史削而不書 與伊勒希巴舊作夷商 兵部尚書蕭榮寧定為交契以重君臣之好丙子以旗鼓蘇拉詳袞舊作搜刺 題哩古

舊作里 為六部矣王致聖宗紀開泰三年十月丙子 丙子復書之前後重出題聖古為奚六部大王四年九月 今從部族表定作四年 冬十月丙戌以右諫議大夫慎從吉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帝召戒從吉日京府浩穰凡事太速則誤緩則滯惟須酌中有請屬一切拒之又日府吏多與豪右協謀造弊所宜濇察及從吉領府事諷者甚多帝以問輔臣丁謂曰從吉好言人過故積眾怨帝曰當官宜守常道或濇為善以取名則毀謗必隨至矣 辛卯以翰林學士晁迥權吏部流內銓知制誥盛度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迥以父名佺為辭遂命與度兩換其任度杭州人也時翰林學士王曾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十二

亦領銀臺司宰相議令迥代會帝曰朕聞外議謂曾嘗封駁詔敕自是中書銜之多沮曾所奏今若罷去是符外議且日臣等本無忌曾之意今茲宣諭為宰相避諱請迥與度相易曾如舊帝可之且因言降敕或差誤有害勘會失實臣等省視不至頽下四方誠為不當封駁司官苟能詳覽改正乃助臣等不逮必無責之之理帝然之 乙巳王欽若上聖祖事迹十二卷帝製序賜名先天記欽若又續成三十二卷上之 遼主自八月射鹿至於九月復自癸丑至於辛酉連獵於諸山遼主善射多力嘗遇二虎方逸策馬馳之發矢連殪二虎又嘗

一矢貫三鹿時南京方試舉人以一箭貫三鹿為賦題
駙馬劉三叔獻射二虎頌遊主嘉其膽麗三叔慎行子
也 十一月庚申遊主命汰東京僧又命上京中京諸
宮選精兵五萬五千人以備東征 工部侍郎种放卒
帝親製文遣內侍致祭護喪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先
是有譏放循默者帝聞之謂輔臣曰放為朕言事甚眾
但外廷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放將卒忽取前
後章疏棄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於次酒數行
而卒 癸酉高麗與東女真來貢 十二月戊寅皇子
行加冠禮 辛卯以皇子慶國公受益為忠正軍節度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三

如顯州

九年遼開泰五年春正月丁未遼主北還 庚戌遼耶律世

良蕭庫哩與高麗戰於郭州西破之斬首萬餘級盡獲

其輜重乙卯師次南海軍世良卒於軍 丙辰置會靈

觀使以參知政事丁謂為之 以馬軍副都指揮使張

旻為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先是旻被旨選兵下令

太峻兵懼謀欲為變有密以聞者帝召二府議之王旦
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眾急捕謀者則震驚都
邑此尤不可帝曰然則奈何旦曰陛下數欲任旻以樞
密臣未敢奉詔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反側者自安矣帝
從其言軍果亡它 辛酉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林特上
會計錄詔付秘閣 癸亥發內藏錢五十萬貫給三司
興州團練使德文少好學凡經史百家手自抄撮工
為辭章帝以其刻勵如諸生嘗因進見戲呼之曰五秀
才德文數言願得名士為師友己巳特命翰林學士楊
億與之游 壬申以張士遜為戶部郎中崔遵度為戶
部員外郎並充壽春郡王友時王將受經命中書擇方
正有學術者為府官以士遜平雅和謹澹於榮利遵度
同修起居注踰十年每立拜上常退匿楹間慮帝見之
搢紳推其長者因召兩人竝命焉初宰相將用士遜等
為翊善記室帝曰翊善記室府屬也王皆受拜故以王
友命之令王存見答拜士遜嘗謁王旦稱王學書有法
旦曰王不應舉選學士不在學書士遜愧謝 癸酉遊
主駐雪林二月準布部長朝於遊辛巳遊主如薩隄濼
丁亥監修國史王旦等上兩朝國史一百二十卷優
詔答之 庚寅遊以前東京統軍使耶律罕謨舊作韓

為右伊勒希巴 壬辰命修景靈宮副使林特詣兗州
 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總一千三百
 二十二區 甲午詔築堂於元符觀南為皇子就學之
 所賜名曰資善帝作記刻石堂中命入內押班周懷政
 為都監入內供奉官楊懷玉為壽春郡王伴讀仍而戒
 不得於堂中戲笑及陳玩弄之具 丙申以後宮崇陽
 縣君李氏為才人 戊戌遼皇子宗真生宮人蕭納木
 錦舊作梅斤今改所生也納木錦少而黝面徂視其母嘗夢金
 柱擎天諸子欲上而不能納木錦從後至與僕從皆升
 母心異之久之得入宮侍承天太后嘗拂太后榻獲金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圭

雞吞之膚色光澤異帝太后驚異曰是必生貴子命侍
 遼主至是舉子遼主之長子也皇后無子取為己子納
 木錦漸進為元妃皇后愛養宗真如己出元妃顧妒皇
 后之寵心常怏怏 三月辛酉遼以諸道獄空守臣竝
 進階賜物 癸亥宗正卿趙安仁言唐朝玉牒首載混
 元皇帝今請以御製聖祖降臨記冠列聖玉牒及別修
 皇朝新譜仍別製美名又請以知制誥劉筠夏竦竝為
 宗正寺修玉牒官從之名新譜曰仙源積慶圖 庚午
 亳州言明道宮成總四百八十區詔遣內侍設醮 夏
 四月遼賑招州民 王繼忠既見執於遼荐擢漢人行

宮都部署封頂邪郡王時伊勒希巴蕭哈綽舊作合方卓今改
 以明習典故善占對被寵於遼主繼忠侍遼主宴遼主
 語及哈綽欲用為樞密使繼忠曰哈綽雖有刀筆才暗
 於大體蕭迪里才行兼備可任也遼主以為黨於迪里
 弗聽戊寅以哈綽為北院樞密使 庚辰司天監言周
 伯星再見 丁亥陝西轉運副使張象中言安邑解縣
 兩池除見貯鹽三億八千八百八十二萬餘斤外恐尚
 有遺利望行條約帝曰厚地阜財此亦至矣若過求增
 羨必有時而闕不可許也 丙申賜天下醮 辛丑令
 入內內侍省定羣官與諸宮院婚嫁財物之數先是連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去

姻戚里者冗費過甚每納采成禮之日多領僮從其家
 供給飲食動踰千萬或有破產者帝曰國家宗支漸廣
 此不可不隄其制度於是多所差減且賜金帛給其費
 焉 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
 上寶冊又以十一月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賞
 賜竝以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
 得以修貢助祭為名輒有率斂 邠寧環慶部署王守
 斌言夏州蕃騎千五百來寇慶州內屬蕃部擊走之
 丁未殿中侍御史張廓言羣官有丁父母憂者多免持
 服非古道也伏望自今竝依禮令解官行服詔從之其

官秩當起復及武臣內職悉如舊制 丙辰以景靈宮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成釋死罪囚流以下丁巳以向敏中爲宮觀慶成使 已未河北轉運使李士衡獻助南郊絹布六十萬匹錢二十萬貫且言六十萬皆合上供者餘二十萬卽本路羨餘請遣使臣起發先是每有大禮士衡必以所部供軍物爲貢言者以爲不實故是奏條析之有詔嘉獎因謂輔臣曰士衡應卒有材然事多忽略故人往往以虛誕目之然朝廷所須隨大小卽辦亦其所長也 乙丑以王旦爲恭上寶冊南郊恭謝大禮使 庚午太白晝見 辛未司天奏歲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七

梁固分判三司鹽鐵度支戶部句院先是起居郎樂黃目判三司句院三司使馬元方言其不稱職罷之帝謂王旦等曰人言三司官不欲數易蓋吏人幸其更移不能盡究曹事之弊耳又句院乃關防之局官卑權輕難舉其職旦曰三部句院爲一司實爲赫劇縱使重官爲之徒益事勢於句稽則愈疏矣若復分三部設官選才力俊敏者主之庶乎分減簿領稍得精意故命懷寶等分領焉 遂以政事舍人吳克昌察霸州刑獄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二 六
星太陰失度太白高主兵在秦外帝謂輔臣曰秦地控接三蜀疆境甚遠軍中不逞輩慮忽聚盜宜謹備之嘉勒斯查與秦渭熟戶結爲釁隙曹瑋請益屯兵可如所請川陝長吏監押巡檢有曠弛者代之 六月辛巳比部員外郎知齊州范航坐受財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門島其子昭時任江南東路提點刑獄及受代還至南京上言願爲過卒贖父移善地宰臣言父子罪雖不相及然亦當降其職任遂令釐務從之 癸巳京畿蝗命輔臣詣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建道場以禱之 丙申以虞部員外郎張懷寶祕書丞韓庶戶部判官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建隆元年春正月朔日地震

宋紀二十三 起柔兆執徐七月盡強國大荒落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大中祥符九年 遼開泰五年 秋七月甲辰遊主獵於赤山以

敦睦宮太保陳昭寰兼掌圍場事遊主射虎以馬馳太

驟矢不及發虎怒奮勢將犯蹕左右碎易昭寰舍馬捉

虎兩耳騎之馬駭且逸遊主命衛士追殺昭寰大呼止

之虎雖軼山昭寰終不墮地伺便拔佩刀殺之輦至遼

續資治通鑑 卷第三十三

主前慰勞良久即日設燕悉以席上金銀器賜之加節

鉞遷圍場都太師賜國姓命張儉呂德懋賦以美之

辛亥飛蝗過京城帝詣玉清昭應宮開寶寺靈隱塔焚

香祈禱禁宮城音樂五日先是帝出死蝗以示大臣曰

朕遣人徧於郊野視蝗多自死者翼日執政有袖死蝗

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王且曰蝗出

為災災弭幸也又何賀焉眾力請且因稱不可乃止於

是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有墮於殿廷間者帝顧謂曰

日使百官方賀而蝗若此豈不為天下笑邪 甲寅詔

前降德音賜酺宜俟來春 乙卯分命內臣與轉運使

諸州通判職官案視蝗傷苗稼仍許即時改種悉除其

租申禁宮城音樂十日 癸亥上封者言蝗旱由大臣

子弟恣橫所致詔曰近以蝗蝻傷於苗稼攷前書之所

記由部吏之侵漁屬者郡縣之官冒法不檢子弟之輩

怙勢肆求民實怨嗟氣用理鬱從輕典恐長弊風自

今士大夫各務敦修更思教助姑念侏家之美勿貽敗

類之羞苟振顯尤難從末減仍令所在官司謹察視之

甲子詔禁京城音樂盡此月 丙寅詔自今羣官職

田並須遵守元制無得侵擾客戶遇災診卹省之先

是殿中侍御史王奇請籍納職田以助賑貸帝曰朕以

續資治通鑑 卷第三十三

二

此田均濟官吏本欲人各足用責其清謹耳奇未曉給

田之理然朕每覽法寺奏款在外官屬所占職田多踰

往制不能自備牛種或水旱之際又不調省致民無告

遂罷奇奏降詔申救焉 八月丙子令江淮發運使歲

畱上供米五十萬以備饑年賑濟 遼主如懷州有事

於諸陵戊寅還上京 己卯中使張文昱等言分路檢

視蝗傷民田約十之一二帝命所定調稅分數更加優

厚 丙戌帝親製玉皇聖號冊文召輔臣同觀自禁中

具儀仗迎導赴大安殿摹寫刻玉 樞密使同平章事

陳堯安罷為右僕射堯安以久疾求領外任從之尋命

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萬堯安入解別資錢
二百萬又作詩餞其行堯安奏對明辨久典機密軍馬
之籍悉能周記云 丁亥以向敏中使回寔近臣於長
春殿不舉樂閔雨也 壬辰羣臣請受尊號冊寶表五
上從之 九月癸卯遊主弟秦晉國王隆慶朝遊主于
上京遊主親出迎勞至實德山因同獵於松山未幾封
隆慶長子札拉舊作查為中山郡王次子遂格舊作遂
為樂安郡王 甲辰兵部尚書參知政事丁謂罷為平
江節度使謂上章請外任即授本鎮旄鉞以寵其行尋
命謂知昇州謂請歸拜墓許之 丙午以翰林學士陳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三

彭年為刑部侍郎王曾為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
知白為給事中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任中正為工
部侍郎樞密副使曾知白彭年等與王且同在中書嘗
乘閒謂且曰曾等拔擢至此公力也願有所裨補且曰
願聞之曾曰每見奏事其閒有不經上覽者公批旨行
下恐人言之以為不可且遂謝而已一日曾等以前說
聞於帝帝曰所行公否皆曰公帝曰王且事朕多歷年
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後朕諭以小事專行卿等
當謹奉之曾等退謝於且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
且日向蒙諭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後更賴諸公規

益略不介意 右諫議大夫凌策自成都代還帝將批
任之謂王且曰策有才用治蜀敏而能斷且曰策性質
淳和臨蒞疆濟帝曰然於是命為給事中權御史中丞
丁未曹瑋言嘉勒斯賚宗哥等率蕃部兵三萬餘人
寇至伏羌寨三都谷即領軍擊敗之逐北二十餘里斬
首千餘級生擒七人官軍被傷者百六十人陳歿者六
七十人詔賜瑋及駐泊鈐轄高繼忠都監王懷信錦袍
金帶器幣將校立功者第遷一資仍賜金帛陳歿者卹
其家先是翰林學士李迪召對龍圖閣命草詔書徐謂
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遽解州事誰可代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四

瑋者對曰瑋知嘉勒斯賚欲入寇且窺關中故請益兵
為備非怯也且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
重發兵豈非將上玉皇聖號惡兵出空秋門邪今關右
兵多可分以赴瑋帝因問關右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
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佩囊中帝令自
揆取目內侍取紙筆具疏某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
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未幾嘉勒斯賚果犯邊
秦州方出兵復召問曰瑋戰克乎對曰必克及瑋捷書
至帝謂迪曰卿何料之審也迪曰嘉勒斯賚大舉入寇
使諜者聲言以某日下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

動坐待其至是則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決勝也 庚戌以不雨罷重陽宴 甲寅令諸路轉運使督民捕蝗帝以久旱憂形於色減膳撤樂徧走羣望及是霑沛帝作甘雨應祈詩近臣畢和 丁巳詔諸州蝗旱今始得雨方在勸農罷諸營造 己未詔諸州縣七月以後許災傷者準格例不許今歲蝗旱特聽受其牒訴 戊辰青州言飛蝗投海死 己巳詔問益州頻雨穀貴令發官廩糶濟之所修玉局觀上清宮悉罷 詔災傷州軍有以私廩賑貧民者二千石與攝助教三千石與大郡助教五千石至八千石第授本州文學司馬長史別駕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五

庚午內出北面榆柳圖示輔臣數踰三百萬帝曰此可代鹿角也雄州李允則頗用心於此朕嘗詢其累任勞課書歷否對曰設官本要蒞事但當竭力何得更謀課最此言亦可嘉也 先是京畿京東西河北路蝗生彌覆郊野七月過京師延至江淮及霜寒始盡飛蝗之過京城也帝方坐便殿左右以告帝起臨軒仰視則蝗勢連雲障日莫見其際帝默然還坐意甚不懌乃命撤膳自是體遂不豫 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聖祖徽號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

拜景靈宮著為定式 己卯王欽若表上翊聖依德真君傳三卷帝製序 初祠部員外郎呂夷簡提點兩浙路刑獄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於南方有司責期令峻急工徒至有死者誣以亾命收繫妻子夷簡疏請緩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難宜須河流漸通以兵卒番送及代歸帝曰卿所奏有為國愛民之心擢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歲蝗旱夷簡請責躬修政嚴飭輔相思所以恭順天意及奏彈李溥專利罔上寇準判永興隸有罪者徙湖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準耳宜勿問益徙之遠方帝從之 先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六

是丁謂力庇李溥主行新法言不便者雖眾謂持之益堅及謂罷政羣議復起帝謂王旦等曰茶鹽之利要使國用贍足民心和悅卿等宜熟思之旦等曰此屬邦計欲選官與三司再行定奪臣等參詳可否奏裁帝曰卿等宜即具詔明述恤民之意丁酉遂下詔言茶鹽等亦依常例更不別生名目致有疑誤虧損 十一月辛丑朔遣以參知政事馬休忠同知樞密院事監修國史 甲辰三司言諸司欠商賈飛錢欲罷來年官市給緡償之詔發內藏錢二十萬緡以給其費 河西節度使知許州石普上言九月下旬日食者三又言商賈自秦州

言嘉勒斯賚欲陰報曹瑋請以臣當所獻陳圖付瑋
可使必勝先是帝方崇符瑞而普請罷天下醮設歲可
省緡錢七十餘萬以贖國用遂忤帝意於是帝益怪普
言驗分而樞密使王欽若因言普欲以邊事動朝廷帝
怒欲遣使就劾宰相王旦請先召還命知雜御史呂夷
簡推鞠獄具集百官參驗九月下旬日不食普坐私藏
天文罪應死詔除名配賓州遣使繫赴流所帝謂輔臣
曰普出微賤性輕躁干求不已既慘文藝而假手撰述
以揣摩時事朕以先朝故宥容忍之而普言益肆錄其
微效俾貸極典聞普在流所思幼子輒泣下流人有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七

攜家否王旦等曰律無禁止之文詔許挈族以行尋命
房州安置增屯兵百人守護之普僞僮有膽略凡預討
伐間敵所在即馳赴之兩平蜀盜大小數十戰摧鋒與
賊角眾伏其勇 王子以知秦州曹瑋為秦州都部署
依前兼涇原儀渭州鎮戎軍緣邊安撫使以禮部郎中
李及為太常少卿知秦州時瑋數上章求解州事帝問
王旦誰當代瑋者旦薦及可任帝即命之眾議皆謂及
非守選才秘書監楊億以告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
亦心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金釵於市中吏
執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

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
譽達京師億見且具道其知人之明且笑曰禁軍戍邊
白晝為盜於市此固當斬烏足為異且之用及者其意
非在此也夫以曹瑋知秦州戎羌嚮服邊境之事瑋處
之已盡其宜使它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敗壞瑋
之成績且所以用及者但以及厚重必能謹守瑋之規
而已 遼秦晉國王隆慶自上京還至北安浴於溫泉
得疾十二月乙酉卒遼主哀勸輟朝追贈皇太弟及具
弟隆慶隆祐並膺委任以恩禮終長編乃云使臣自雄
州入奏言推場商賈易於北境契丹主弟曰隆慶者
受饋遺必還其直又設酒餼勞之孫僅言國主氣海
而體肥隆慶瘦而剛果國人多歸之又云宋博使契丹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八

還言國主奉佛其弟秦王隆慶尚武吳王隆祐慕道又
云契丹主開弱自蕭太后與韓德讓相繼死其弟隆慶
尤桀黠眾心附之言事者請因遣使特加恩隆慶帝曰
柔遠之道務存大體正當講信修睦使之和協如其不
法豈宜更加禮耶此皆敵國詭毀之詞或係傳聞之誤殊非事實今不取 乙卯詔改來年
元曰天禧 戊戌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衣服二
聖絳紗袍於文德殿己亥奉天書及玉皇寶冊衣服赴
玉清昭應宮聖祖寶冊仙衣赴景靈宮 是歲遣放進
士孫傑等四十八人
天禧元年遼開泰六年春正月辛丑朔改元奉天書升太初
殿行薦獻禮上玉清皇大天帝寶冊衣服又詣二聖殿
奉上絳紗袍奉幣進酒諸路分設羅天大醮壬寅奉上

聖祖寶冊仙衣於天興殿禮畢車駕還內羣臣入賀於崇德殿 丙午詔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 庚戌親饗六室辛亥奉天書合祭天地以太祖太宗並配還御正陽門大赦天下賞賜如東封例免災傷州軍見欠田租及和糴減荆湖南路鹽價調天下逋欠雖盜用經三十年者亦請之遂御天安殿受尊號寶冊 乙卯帝與羣臣讀天書於天安殿 壬戌詔以四月一日為天祺節其制度悉如天祝 丙寅命宰相王旦為兗州太極觀奉上冊寶使 己巳給事中孫僅卒帝曰僅篤於儒學性端懇中立無競淡可憐也命遷其子官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九

是月遼主如錐子河 二月庚午朔詔賑災發州郡常平倉 辛未三司假內藏庫錢五十萬貫 壬申御正陽門觀醵凡五日 甲戌遼駙馬蕭託雲舊作圖玉今改削同平章事以公主殺無罪婢託雲不能齊家也公主降為縣主發吳蕭託雲傳金鄉公主殺家婢降封郡主本紀作縣主紀傳互異陳公主表云聖宗第十三女封金鄉郡王進封公主以殺奴婢得罪斃于殿所是公主得罪斃死作縣主者是也今從本紀 丁丑詔別置諫官御史各六員增其月俸不兼它職每月須一員奏事或有急務聽非時入對及三年則黜其不勝任者 戊寅內外官並加恩 發常平倉粟出糶以濟貧民京師物貴故也 丁亥設元天大聖后版位於文

德殿帝親酌獻拜授冊寶於王旦仙衣於趙安仁旦等跪奉以升輅具鹵簿儀衛所過禁屠宰二日官吏迎拜至兗州遣官三十員袴褶前導奉冊日帝不視朝 庚寅進封李公蘊為南平郡王 辛卯召太子中允直龍圖閣馮元講易於宣和門之北閣待制查道李虛已李行簡預焉自是聽政之暇率以為常帝因數訪大臣能否行簡無所怨昵必稱道其長者 初有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簡尺帝怒欲盡付御史案罪王旦具請以歸翼日白帝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究治因自取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

舊所占問者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下獄帝曰此事已發何可免且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帝意解且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大臣有欲因是以擠己所不快者力請究治帝令就日取書且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 己亥刑部侍郎參知政事陳彭年卒帝問之即幸其第涕泗良久贈右僕射謚文僖錄其子孫甥姪彭年教給彊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自升內閣即以翰墨為己任及李宗諱卒楊億病退彭年專其任事務益勤愈勤職以固寵手披簡策口對賓客及胥吏白事滿前

或密答詔問曉夕若是形神皆耗然彭年素姦詔時號九尾野狐在翰林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翼日復至旦令見向敏中它日敏中命吏取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瞋目索紙封之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始彭年仕未達求爲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當國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三月戊午以樞密使王欽若爲會靈觀使會靈初置使命執政兼領于是王會次當爲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意欲得此會因懇辭焉帝頗不悅謂會曰大臣立傳會因事何遽自異邪會頓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一

首謝曰君從諫爲明臣盡忠爲義陛下不以臣爲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庚申免潮州通鹽三百七十餘萬斤 辛酉江南提點刑獄范應辰言伏觀辛亥制書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謹案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今姦凶之輩密料赦期肆其殘酷方合正典刑而遂逢霽澤配爲卒伍皆給衣糧又何異賞人爲盜邪較諸疑則赦之諒有殊矣望自今凡有知赦在近而敢爲罪誤者死罪已下遞減一等斬之帝曰先帝因郊禮議赦有朝士秦再思上書引諸葛亮佐劉備數十年不赦事先帝頗疑之時趙普入對言曰聖

朝定制每三年郊祀卽覃肆皆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筭偏據一方何足法哉自是赦宥之文遂定應辰發論頗見盡心然全無赦宥亦恐難行張知白曰古入所謂數則不可無之實難斯爲確論也 是春京畿旱 夏四月庚午王旦至自兗州言曹濟徐鄆州廣濟淮陽軍每年船運上供斛斗三十七萬石去歲蝗旱望免夏稅一科支移詔可 乙亥出聖祖神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而文曰玉清昭應宮成天尊萬壽金寶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郭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絳囊漆匣帝親題署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二

壬午賜進士楊偉及第賈昌朝同出身大禮之初貢舉人獻頌者甚眾惟偉及昌朝可采故召試學士院而命之 甲申命龍圖閣待制查道知虢州將行帝御龍圖閣飲餞之時虢州蝗災道既至不俟報出官廩米設糜粥賑饑者發州麥四千斛給農民種所全活萬餘人 乙酉以著作郎劉煜爲右正言時準別詔置諫官煜首預其選帝曰諫官御史當識朝廷大體乃爲稱職煜溫安之子也嘗知龍門縣羣盜殺人煜捕得之將械送府恐道去皆斬之眾伏其果通判益州召還時王曙治蜀或言其政苛暴因對帝問曙治狀與凌策孰愈煜

日策在蜀歲豐事簡故得以寬假民比歲小歉盜賊間發非誅殺不能禁然嗜所行亦未嘗出法外也帝善之嗜峻法以繩盜賊賊無輕重一切戮之眾股采居數月盜賊屏竄蜀民外戶不閉嘗有卒夜告其軍謀亂者曙立辨其偽斬之民安其政以比張詠號前張後王 辛卯遼封秦晉國王隆慶少子色嘉努舊作謝家為長沙郡王努其第三子也今從本紀作少子以漆水郡王耶律制心權知諸行營都部署事制心隆運之姪也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時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方用事制心奏哈綽寡識無行檢遼主默然自南北通好遼竟承平遠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三

主數與南北院諸臣宴飲或連晝夕遼主於音律特所精微中席或自歌命宮人彈琵琶侑酒詳袞舊作詳蕭穆今改蕭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談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制心遇內宴歡洽輒引遼皇后怪而詰之曰汝不樂耶制心曰寵貴鮮能長保以是為憂耳攷異耶律隆運屬於制心亦稱耶律遼史附見隆運傳是矣本紀作耶律制心或作韓制心或以制心為一字幾使閱者莫辨其為一人今定壬辰遼禁命婦再醮 五月戊戌朔遼以樞密使蕭哈綽為都統以南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副之殿前都點檢蕭庫哩為都監以伐高麗 甲辰太保平章事王旦以疾求退旦柄用凡十八年為相一紀素

贏多疾又愛名位太重不自安自東魯復命連章求解帝優詔褒答繼以面諭戊申制授太尉兼侍中聽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入預參決且問命愈恐家居不出手疏懇請去位具言私門百口屬疾將徧欲還身以息災咎今加此峻秩則是愈增罪毀辭意堅苦又遣其子詣向敏中附奏乃詔止加封邑其餘優禮悉如前制 詔以仍歲蝗旱遣使分路安撫以高郵軍民荀懷玉為本軍助教以其出米麥三千斛濟饑民故也仍許自今為例 甲寅遼以南京統軍使蕭惠為右伊勒希巴舊作夷南畢今改惠嘗從其伯父巴雅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古

爾舊作排押今改伐高麗力戰破阻險之師及攻開京以軍律嚴整聞故有是命 丙辰開封府及東京陝西江淮兩浙荆湖路百三十州軍並言二月後蝗蝻會苗詔遣使臣與本縣官吏焚捕每三五州命內臣一人提舉之西京應天禪院太祖皇帝神御殿成為屋凡九百九十一區己未命宰相向敏中為奉安聖容禮儀使入內都知張景宗管句迎奉左諫議大夫成綸告永昌陵 以祕書丞譙人魯宗道為右正言用新詔也 殿中侍御史張廓言奉詔京東安撫民有儲蓄糧斛者欲誘勸舉放以濟貧民俟秋成依鄉例償之如有欠負官為受理

從之 乙丑遼主駐九層臺 六月戊辰朔遼德妃蕭氏賜死葬兔兒山後數日大風起象上晝暝大雷電而雨不止者踰月發異德妃當即廢后后以統和四年冊立十九年廢為貴妃不知何時又降為德妃耳遼 丙子右正言魯宗道言親民之官政事最切漢宣帝凡拜刺史守相必親見之攷察其言觀其能否今或未然凡除知州通判京朝官知縣候滿三五人宜令大臣延之中書察其應對攷其臧否縣令則擇臺間有風鑒開望臣僚主造之能否之間各知其狀恐於聖政稍得其宜又審官之任本宰相之職宜妙選英哲以委之庶激濁揚清漸得良牧賢宰則斯民之大幸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五

庚辰發遣使言真州等處轉般倉及江浙上供米二百二十餘萬斛欲畱逐處以濟闕乏從之 盜發後漢高祖陵論如律并劾守土官吏遣內侍王克讓以禮治葬知制誥劉筠祭告因詔州縣申前代帝王陵寢樵采之禁 甲申以武昌節度副使邊肅知光州用辛亥赦書也時刑部奏其元犯帝曰肅在邠州日方契丹侵擾屢詔令棄城入保肅能固守頗著成效雖冒賄賂亦累該赦宥矣故特授以郡 詔金部員外郎提點中書制敕院五房公事劉明恕自今遇慶節大禮許依樞密副都承旨例進奉上壽仍赴宴會始更舊制也 是月遼

南京諸縣蝗 秋七月辛丑以蝗蝻再生遣官分禱京城宮觀寺廟仍令諸州公署設祭壇 遼主如秋山遣禮部尚書劉京翰林學士吳叔達等分路察察刑獄 已酉右正言劉煜魯宗道等言每有章疏例於閣門投進事頗非便欲於通進銀臺司進入從之又言章疏例須手寫伏緣筆札不精慮瀆聖覽詔並令親書 王旦以病堅求罷相甲寅召對滋福殿左右掖扶而升帝觀其痿痺閔然曰朕方欲以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奈何因命皇子出拜且皇恐走避皇子隨而拜之且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踐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六

兩府者獨凌策李及且退復上疏請去位帝乃許之丁巳以且為太尉仍領玉清昭應宮使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上尚書省且為宰相務遵法守度重改作善於論奏言簡理順其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居家賓客滿座必察其可言及素知名者別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密籍其名以薦人未嘗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且門不得見意為人所毀以告向敏中敏中乘閒言之且曰且處安得有毀人者及議知制誥且曰惜哉張師德敏中問之且曰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當靜

以待之若復奔競彼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遠人常於歲給外別假錢幣且請以歲給三十萬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遠人得之大慙次年復下有司契丹所借金幣六萬事屬微末令仍依常數與之後不為比當是時兵革不用海內富實天下稱為賢相 辛酉三司請依常歲於開封府界均買草千餘萬圍帝以螟蝗為害慮煩民力令中書樞密院議其可否向教中曰國家監牧馬數比先朝倍多廣費芻粟若令羣牧司度數出賣散於民間緩急取之猶外廩耳王欽若曰教中之論實為便利臣請別具條奏帝可之 八月庚午以樞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七

密使同平章事王欽若為左僕射平章事先是帝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宗朝未嘗使南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必賢士方可帝遂止及旦罷宰相欽若欽若嘗語人曰為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 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上儀注舊時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之禮帝優寵大臣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病不赴 帝以先所遣案撫諸路使者方屬西成或妨農事乃悉召赴闕所在百姓委長吏倍加安撫無輒搔擾 王申加向教中尚書左僕射宣命之日帝使人覘之教中方謝客

門閉悄然帝笑曰教中大耐官職言行錄載此事俱云真宗遣翰林學士李宗諱候之且言朕即位未嘗除此官洪氏容齋隨筆辨之謂真宗朝除僕射者先有六人不始於教中且宗諱卒於大中祥符中距此時已四年證為紀載之誤今依宰輔編年錄但稱使人覘之而闕其名 丙子詔京城禁圍草地聽民耕牧 丙戌以都官員外郎判三司都磨勘司浦城黃震為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使賜金紫先是李溥出自三司小吏為發運使十餘年姦賊狼籍丁謂黨之無敢言者震將行上書自陳詞頗憤激帝知其意在溥也諭之曰卿嘗與人和震對曰廉正公忠不負陛下任使者臣敢不與之和既至發溥姦賊數十事詔遣御史問門祗候各一人案劾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六

之震嘗通判遂州會有詔特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士謀為變震白守曰朝廷豈忘東川殆詔書稽留耳即開庫給錢如西川眾乃定明日而詔至 丁亥詔伎術人雖任京朝官審官院不在磨勘之例 九月戊戌帝與宰相議省吏員向教中曰太祖太宗朝開門祗候不過三五員宣導贊謁而已今踰數百而除授未已祿廩至厚地望亦優其閒不無濫被升擢者願賜裁損帝曰此蓋相承為例當漸減省之 庚子遂主還上京以皇子屬思生大赦聖宗六子無名屬有脫略也 癸卯給事中參知政事王曾罷為禮部侍

郎曾以會靈觀使讓王欽若帝意不懌及欽若爲相因欲排異已者數譖之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遷而曾令人昇土門外賀氏入訴禁中明日帝以語欽若遂罷會政事會既罷往謁王旦旦疾甚辭弗見既而語其家人曰王君它日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雖拂上旨而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稍忤上意卽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 以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李迪爲給事中參知政事依前會靈觀副使先是迪嘗獨對內東門帝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示迪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九

時仍歲旱蝗帝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宗初置內藏庫欲辦收復西北故土且以備凶荒今邊無它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民不勞矣帝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必曰借帝悅迪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無伐木除道卽驛舍或州治爲行宮才令加塗塹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灾殆天意所以儆陛下也帝漢然之以馬知節知樞密院事曹利用任中正周起同知院事 戊寅以蝗罷秋宴 己酉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

旦卒前數日駕幸其第帝手自和藥并著積粥賜之復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作奏畢自益四句云已懼多越況無所用見欲撤施以息咎殃亟令昇至內閣有詔不許還至門旦已卒旦與楊億素厚善病革延至臥內請撰遺表且言忝爲宰相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敘生平遭遇願帝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勿爲厚葬時年六十一帝遽臨哭之廢朝三日優詔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錄其子弟姪外孫門人故吏授官十數人及諸子服除又詔各進一官旦性沖澹寡欲所居甚陋帝欲爲治之旦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十

先人舊廬懇解每有賜予見家人列置庭下輒歎曰生民膏血安用許多被服質素家人服飾稍過卽瞑目不視有貨玉帶者子弟以爲佳皇旦旦命繫之曰還見佳否曰繫之安得自見旦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生平不置田宅曰子孫當念自立何必田宅徒使爭財爲不義耳兒子睦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旦曰我嘗以太盛爲懼豈可復與寒士爭進至其殯也子素猶未官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猶未漢信及見王欽若丁謂等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帝過之厚乃歎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祥符間每有大禮輒奉天

昔以行營遣悒不樂臨終語其子曰我別無過惟不諫
天書一節為過莫贖我死之後當削髮披緇以敘諸子
欲奉遺令楊億以為不可乃止 遼蕭哈綽之伐高麗
也遼主賜以劍俾得專殺故副都統王繼忠不敢復言
其短哈綽至高麗攻興化城九日不克高麗將堅一洪
光高義出戰攻獲甚眾遼師敗績乙卯哈綽自高麗還
遼主始以繼忠為知人然於哈綽不罪也時求進者多
附哈綽然其服會僕馬不加於舊遼主以為廉以族屬
女妻其子詔許親友饋獻由是豪貴奔趨於門 詔自
今特旨召試者並問時務策一道仍別試一賦論或雜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三

文一首 癸亥上封者言國子監所繫書其直甚輕聖
令增定帝曰此固非為利正欲文籍流布耳不許 右
正言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
以念誦為工固究大義帝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
取策論諸科有能明經者別與攷校可申明之 冬十
月丁卯遼以南京饑輓雲應等州粟以賑之辛未遼主
獵於鏹子河 壬申諭諸州非時災沴不以聞者論罪
庚寅遼主駐達離山 十一月辛亥翰林學士李維
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卷迎奉聖象記二十
卷奉祀記五十卷詔賜器帛有差 乙卯幸太一宮大

雪盈尺帝謂宰相曰茲固豐稔之兆但慮民力未充失
於播稼卿等其設法賑勸勿遺地利 十二月丁卯遼
主輕騎還上京 丙子知制誥盛度等言奉詔謁放進
欠凡九百四十三萬所釋萬五千五百人 庚寅玉滄
昭應宮判官禮部郎中知制誥夏竦責授職方員外郎
知黃州竦娶楊氏頗工筆札有鈞距竦浸顯多內寵與
楊不睦楊與弟娟疏竦陰事竊出訟之又竦母與楊氏
母相詬言皆詣開封府以聞下御史臺置劾仍令與楊
離異 壬辰遣使緣汴河收瘞流尸從淮南轉運使薛
奎請也 是歲諸路民饑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三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四

宋紀三十四 起善雍敦非正月盡上章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

天禧二年 遼開泰七年 春正月乙未朔永州大雪六晝夜方

止江陵溪魚皆凍死 己亥以趙安仁為御史中丞兼

尚書右丞左右丞兼中丞始此 辛亥幸元符觀資善

堂宴從臣及壽春郡王府官屬出御製賜壽春郡王恤

黎民等歌元符觀資善堂等記頒并出壽春郡王詩什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筆翰示宰相 戊午王欽若等上天禧大禮記四十卷

己未詔諸路災傷州軍並設粥賤糶官粟以惠貧民

是月遼主如達離山二月乙丑朔遼主拜日如渾河

丁卯以昇州為江寧府置軍曰建康命皇子壽春郡

王為節度使加太保封昇王先是宰臣屢請早議崇建

謙讓久之固請再三乃許 戊辰以壽春郡王友張

士遜崔遵度並為昇王府諮議參軍左正言直史館晏

殊為記室參軍 庚午右正言劉煜請自今言事許升

殿面對從之 壬午對右正言劉煜魯宗道於承明殿

凡八刻 三月壬寅帝謂宰臣曰近日疆郵肅靜悵亦

安阜向敬中對曰邊境雖安而兵數未減慮多冗費帝

曰今京師兵可議裁減存其精銳敵中等曰軍額漸多

農民轉耗近準詔已住召募或斥去疲老則冗食漸少

帝曰卿等宜講求經久也 丙午遼烏庫 舊作烏 節度

使蕭普達討德呼勒 舊作敵 烈今改部之叛命者滅之 甲寅

右正言魯宗道言大辟罪如婺州謗言者望自今精加

案覆帝出其狀以示輔臣且曰自今當詳議者更加審

細責無濫也宗道每月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

宗道因對自訟曰陛下所以任臣者豈欲徒事納諫之

虛名邪臣竊愧尸祿請得罷斥帝慰諭良久宅日念之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因題壁曰魯直 丙辰詔州縣先貸貧民糧種止勿收

夏四月丙寅遼賑川州饒州饑辛未賑中京貧乏癸

酉遼禁匿名書 乙亥詔江淮方稔宜令夏畱糧儲三

二百萬石以充軍食免其擾民 庚寅降天下死罪一

等流以下釋之災傷地分去年夏秋稅及借糧種悉與

除放今年夏稅免十之三大名府登萊濰密青滑州免

十之四不得折變支移欠負物色未及依阻科校候豐

熟日漸次催納諸處造上供物追集百姓工匠有妨農

業並令權罷如係供軍切要者候次年裁奏 壬辰遣

以呂德懋為樞密副使 閏月癸卯知樞密院事馬知

節罷為彰德軍節度使京師 戊申獎州團練使李溥
坐貪狼責授忠正節度副使初黃震發溥姦贓遣御史
鞠治得溥私役兵健為姻家吏部侍郎林特起宅又附
官船販鬻材木規取利息凡十數事未論決會赦有司
以特故不窮治大理寺詳斷官考城劉隨請再劾之卒
抵溥罪隨嘗為永康軍判官軍無城堞伐木為柵壞輒
易之頗困民力隨令環植柳數十萬株使聯屬為界民
得不擾屬縣令受賊鬻獄隨劾之益州李士衡因為令
請隨不從士衡怒奏隨苛刻罷歸初西南夷市馬入官
苦吏誅求隨為繩案之既罷夷人數百訴於轉運使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三

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 王子遵以蕭進忠為彰武軍
節度使兼五州制置 皇城司言拱聖營西南真武祠
泉涌祠側疫癘者飲之多愈甲寅詔即其地建祥源觀
士女徒跣奔走瞻拜判度支句院河南任布言不宜以
神怪術愚俗不報 戊午吐蕃遣使言於遼凡朝貢之
期乞假道夏國遼主從之 五月甲子太尉尚書令兼
中書令徐王元偓薨帝臨奠慟哭贈太師尚書令追封
鄧王諡恭懿 丙寅遼封皇子宗真為梁王宗元永清
軍節度使宗簡右衛大將軍宗愿左驍騎大將軍宗傑
右衛大將軍皇姪宗範昭義軍節度使宗熙鎮國軍節

度使宗亮絳州節度使宗弼濮州觀察使宗奕曹州防
禦使宗顯宗肅皆防禦使子之名而皇子表云聖宗六
子與宗第一重元第二別古特第三吾格第四鳴爾第
五疾古第六與紀異又紀所云皇姪當是隆慶隆祐之
子而表云隆慶子五人隆祐子二人其名皆遼本俗之
名亦與紀不同遼史前後互異大率如此今從紀書之
以存遼以張儉守司徒兼政事令於此月之末今從遼
史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四

丁卯命宰臣王欽若管句修祥源觀事右正言劉
煜言前世傳聖水者皆詭妄不經今盛夏亢陽不宜興
土木以營不急疏入不報 丙戌河陽三城節度使張
旻言近聞西京謠言有物如帽蓋夜飛入人家又變為
大狼狀微能傷人民頗驚恐每夕皆重閉澁處至持兵
器捕逐詔設祭醮禱 六月乙未以宣徽北院使同
知樞密院事曹利用知樞密院事 乙巳京師民謠言
帽妖至自西京入民家食人民聚族環坐達旦叫噪軍
營中尤甚詔立賞格募告為妖者既而得僧天賞術士
耿繁張崗等鞠之竝棄市然謠言實無其狀時自京師
以南皆重閉澁處知應天府王曾令夜開里門故倡言
者即捕之妖卒不興 辛亥有彗出北斗凡三十七日
沒 秋七月甲子遼主命翰林待詔陳升寫南征得勝
圖於上京五鸞殿陳升聖宗待詔書奉詔寫南征得勝
圖於上京五鸞殿

圖案此事本紀載之非有遺也屬氏 王申以星變赦
偶未及檢耳今從本紀書其年月

天下流以下罪死罪減一等 詔自今鎖廳應舉人所
在長吏先考莖業合格即聽取解如至禮部不及格當
停見任其前後考試官舉送長吏並重置其罪 甲戌
以刑部侍郎知青州李士衡為三司使帝作寬財利論
賜士衡士衡請刻聖製於本廳從之士衡方進用王欽
若害之會帝論時文之弊欽若因言路振文人也然不
識體帝曰何也曰士衡父誅死而振為贈告乃曰世有
顯人帝領之士衡以故不大用 八月丁酉羣臣上表
請立皇太子不允表三上許之發異案宋史真宗本紀
太子從之今從
作庚寅日羣臣請立皇
長編作丁酉先是知梧州陳執中上復古要道三篇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五

帝異而召之帝時已屬疾春秋高大臣其敢言建儲者
執中既至進演要三篇以早定根本為說翼日帝以宅
疏示輔臣皆贊曰善帝指其袖中曰更有善於此者出
之即演要也因召對優殿勞問久之尋擢為右正言執
中恕之子也 癸卯詔前歲上聖號冊寶所賜醮今秋
豐稔可追行之 甲辰立昇王受益為太子改名顥大
赦天下 乙巳以翰林學士晁迥為冊立皇太子禮儀
使命祕書監楊億撰皇太子冊文知制誥盛度書冊陳
堯咨書寶 王子以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帝初
欲授迪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未嘗立保傅乃止兼

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如師傅有殿侍張迪者春坊
祇候太子不欲其名與賓客同改名克一迪奏其事帝
喜以告輔臣 詔中書門下五品尚書省御史臺四品
諸司三品見皇太子並答拜自餘受拜 加彭王元儼
太傅進封通王 癸丑帝作元良箴賜皇太子又作詩
賜賓客而下 甲寅楚王元佐加興元牧徐國邠國宿
國三長公主俱進加封號 丁巳詔皇太子月給錢二
千貫禮儀院言至道中敕百官於皇太子稱名宮僚稱
臣續準敕依皇太子所請宮僚止稱名詔如至道之制
九月丁卯御天安殿冊皇太子 壬申三司假內藏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六

銀十萬兩 戊辰遼主詔內外官因事受賕事覺而稱
子孫僕從者禁之庚午遼主錄囚括馬給東征軍 庚
辰御正陽門觀醮凡五日帝作稼穡倍登詩飲器戒酒
二諭示輔臣 祥源親成觀字凡六百一十三區 是
月遼主駐土河川 冬十月遼名中京新建二殿曰延
慶曰永安王寅遼以順義軍節度使石用中為漢人行
宮都部署 癸丑左諫議大夫孫奭言茶法屢改非示
信之道望遣官重定經久之制即詔奭與三司詳定務
從寬簡未幾奭出知河陽事遂止奭初自密州代還時
方置天慶等節天下設齋醮張燕費甚廣奭請裁省浮

用不報 丙辰遂以東平郡王蕭巴雅爾舊作押今改為都

統殿前都點檢蕭庫哩舊作虛烈今改副之東京留守耶律巴

格舊作八哥今改為都監伐高麗仍諭高麗官吏能率眾自歸

者厚資堅壁相拒者追悔無及預異遣伐高麗於十月

與遼史異今從遼史十一月己未以翰林學士晁迥為承旨時

朝廷數舉大禮詔令多出迥手嘗夜召對帝令內侍持

御前巨燭送歸院 壬戌遂以呂德懋知吏部尚書楊

又元知詳覆院劉慎行為彰武軍節度使 乙亥起居

舍人呂夷簡言瀘魏豐熟望出內藏錢二十萬貫市易

糧從之 遼蕭巴雅爾攻高麗興化鎮高麗遣其臣姜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七

耶贊姜民瞻禦之先期設伏山谷以大繩貫牛皮塞城

東大川以待之遼師至決塞發伏遼師戰不利巴雅爾

乃由慈州直趨王城進至新恩縣去王城百里耶贊等

遣兵來援巴雅爾度王城不可下乃大掠而還十二月

師至茶陀二河耶贊等追兵大至諸將皆欲使高麗渡

兩河而後擊之都監巴格獨以為不可曰敵若渡兩河

必殊死戰此危道也不若戰於兩河之間巴雅爾從之

及戰高麗以彊弩夾射相持未決忽風雨自南來旌旗

北指高麗兵乘勢攻之遼師大敗巴雅爾委甲仗而走

詳袞舊作詳今改多戰死天雲及皮室二軍傷陷略盡遼史

載茶陀之敗在十二月據東國通鑑云契丹騎馬蕭遜

寧帥兵來侵號十萬王以平章事姜耶贊為上元帥大

將軍姜民瞻副之率兵二十萬八千三百屯寧州至興

化鎮大敗之遼師引兵直趨京城民瞻追及於慈州來

口山大敗之侍郎趙元又擊於馬灘斬獲萬餘級春正

月庚申姜耶贊以契丹兵逼城遣兵馬判官金宗鉉領

兵一萬倍道入衛京城辛酉蕭遜寧至新恩縣去京城

百里王命收城外民戶入內清野以待遼師遣耶律好

德齋書至通德門告以回軍蕭遜寧待遼師三百餘至金郊

驛王遣兵一百乘夜掩殺之辛巳契丹回軍至漣州

姜耶贊掩擊斬五百餘級二月己丑朔耶贊等邀戰于

東郊兩軍相持勝負未決金宗鉉引軍赴之忽風雨南

來旌旗北指乘勢奮擊契丹奔北追涉石川至於盤嶺

僱尸蔽野俘獲人口馬駝甲冑兵仗不可勝數生還僅

數千人契丹兵之敗未有如此之甚云是遼師敗歸實

在次年二月今遼史蕭巴雅爾之歸在次年三月不

應於十二月喪師至三月始歸遼史載伐宋之事多以

用兵之始連後事書之疑當以東國通鑑為得其實但

蕭遜寧今用遼史之例參酌東國通鑑進屬書之東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八

史略所載亦 參知政事張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論議

多相失因稱疾辭位丙午罷為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

士知天雄軍 是歲遼放進士張克恭等三十七人

三年遼開泰八年春正月壬戌遼建景宗廟於中京封沙州

節度使曹順為燉煌郡王 丁卯翰林學士錢惟演等

四人權同知貢舉 乙亥諸路貢舉人郭楨等四千三

百人見於崇政殿時楨冒總喪貢舉為同輩所訟殿三

舉同休人竝贖金殿一舉時有司欲脫宋城王洙問洙

曰果係楨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休之不願易也遂與楨

俱罷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滑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

黜落卽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鄢陵崔立看詳立以爲世質等所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例解發詔轉進司具析不先奏裁直令解發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貢院言不合充薦詔落世質等而劾轉運使及崔立罪立初爲果州團練推官役兵輦官物它州道險乃率眾錢備舟載歸知州姜從革論如率斂法三人當斬立曰此非私已罪止杖耳從革初不聽論奏詔如立議帝記其名代還特轉大理寺丞知安豐縣立性淳謹尤喜論事大中祥符間士大夫爭奏符瑞立獨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爲烈風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四九

金陵大火是天所以戒驕矜而中外多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瑞此何足爲治道哉願敕有司草木之異雖大不錄水旱之變雖小必聞前後凡上四十餘事云是月三司言使臣傳宣取物承前止是口傳詔旨別無憑由致因緣盜取錢物今請下入內內侍省置傳宣合同司專差內臣一員主之以絕斯弊從之二月丁未出皇太子所書御詩賜宰相 遼以前南院樞密使耶律制心爲中京留守以漢人行宮都部署王繼忠爲南院樞密使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後思遼史不書是年日食今從宋史乙丑三司假內藏庫銀一十三萬 丙寅親試禮部

奏名貢舉人得進士王整以下六十三人賜及第八十六人同出身又賜學究諸科各及第出身有差 乙亥遼蕭巴雅爾耶律巴格自高麗還以出師失律數其罪而釋之後思遼史本紀作東平王蕭幹寧東京留守耶律巴格國舅蕭巴雅爾等討高麗還坐失律數其罪而釋之案上年遼人出師無幹寧之名況其時巴雅爾方爲東平王不應一時有兩東平王也蓋由於巴雅爾字幹寧譯音轉爲幹寧遼人紀事之書或書名或書字元人修遼史者不辨其爲一人遂分書之耳今訂正王午遼主閱飛龍院馬 入內副都知周懷政日侍內廷權任尤盛附會者頗眾性識凡近酷信妖妄有未能者本單州團練使田敏家廝養性凶狡遂賂懷政親信得見妄談神怪事以誅之懷政大惑援引能至御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四十

藥使領階州刺史俄於終南山修道觀與殿直劉益輩造符命託神言國家休咎或臧否大臣時寇準鎮永興能爲巡檢能詐言天書降帝訪諸大臣或言準素不信天書今使準上之百姓必大服乃使懷政諭準準始不肖其瑁王曙詒書要準乃從之是月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中後思遼史劉放摺寇準傳云朱能獻天書上以問王旦準上之則百姓將大服乃使周懷政諭準準始不肯而準將王曙居中與懷政善曙因要準準乃從之案王旦歿於天禧元年正月而準上天書乃在三年三月此豈之誤也李燾疑爲王欽若之言亦無確據今姑闕其名云夏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

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知河陽孫夷上疏言未能姦愴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又曰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能所為獨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帝雖不聽然亦不罪夷也後異李善曰東本傳載天且無言安得祥符而國史實錄諱之遂不復詳且失其時日案稽古錄于是年三月載寇準奏天書降乾祐山今用此為據繁之三月末魯宗道孫夷諫疏亦不得其時因附于此國老開談以宗道所諫為指祥符則誤也今道正之記聞載夷諫語比之正傳尤切直恐夷不但一疏今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十一

竝載之可見先 河東轉運使李放貢錢三十萬貫糧朝容直臣也 百二十萬石詔獎之 已亥召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永興軍府寇準赴闕 壬寅召近臣詣真遊殿朝拜天書 是月遼主如緬山 五月乙丑左諫議大夫知邠州歐綸責授岳州團練副使以提點刑獄官李仲容奏綸有訕上語故也綸善談名理喜言民政頗近迂闊事兄維友愛甚厚士子謁見者必詢其所業訪其志尚隨才誘掖之嘗云歸老後得十年在鄉間講習亦可以恢道濟世矣樂於薦士每一奏十數人皆當時知名者晚節為權倖所排遂不復振 壬申遣以駙馬蕭

克忠為長寧軍節度使 乙亥以右正言劉煜判三司戶部句院蓋執政者不欲其專任言責故兼它職乎已監察御史劉平為鹽鐵判官章頰為度支判官御史於是復兼省職 遼遷寧州渤海戶於遼土二河之間甲申寇準自永興來朝準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至河陽稱疾堅求外補此為上策儻入見即發乾祐天書之詐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為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耳準不擇指而起率及于禍 六月戊子係信軍節度使丁謂自江寧來朝召之也 遼錄征高麗戰歿將校之子弟未幾復益封其妻已丑遂以伊勒希巴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十二

蕭嘉濟舊作要為伊勒希巴 先是江淮發運使賈崇言諸路歲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剝卸民罷牽挽艦舟由此速壞今議開揚州古河隸城南接運渠毀龍舟新興茭黃三堰通漕路以均水勢歲省官費十萬功利甚厚詔案視以為當然於是役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船無阻公私大稱其便 甲午左僕射平章事王欽若罷為太子太保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者欽若自辨乞下御史臺覆實帝不悅曰國家置御史臺固為人辨虛實耶欽若惶恐因求出藩會商州

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及書帝以問欽若欽若謝不省遂罷相尋命判杭州 丁酉以李允則爲客省使知鎮州兼鎮定鈐轄允則在雄州十四年河北既罷兵允則治城壘不輟遼人疑違誓約既而有以爲言詔詰之允則奏言初通好不卽完治它日復安敢動手帝以爲然城北舊有瓌城允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密自撤去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三移文北界乃與板築揚言以護祠而卒就關城浚壕起月隄自此瓌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七

城之人悉內城中始州民多以草覆屋允則取材木西山大爲倉廩營舍教民陶瓦甃標里開置廊市城上悉累甃下環以溝塹蒔麻植榆柳廣闢承翰所修屯田架橋引水作石梁列隄道以通安肅廣信順安軍歲修禱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潛寓水戰州北舊設陷馬坑城上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圃浚井疏洫列畦壟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兩其地益險阻因治坊巷徒浮圖北垣上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蒞境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上元

書不然燈允則結采山泉優樂使民縱遊明日偵知遂將欲開行入城觀之允則與同僚伺郊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女奴雜侍左右劇飲而罷且置其所乘驢廡下使遁去卽遣之南京統軍也後數日其人得罪嘗燕軍中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行酒不輟少頃火熄命悉瘞所焚物密遣使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浹旬兵數已完人無知者樞密院移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嚴方宴而燔必姦人所爲舍宴救焚事或不測矣一日民有訴爲遼人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眾以爲怯逾月遼人以其事來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八

詰答以無有益它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比得報以爲安乃般謀雲翼卒入北界允則移文督還遼人報以不知所往允則曰在某所遼人駭不敢隱卽歸卒乃斬以徇後無敢亾者允則不事威儀閒或步出遇民可與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盜發輒獲人亦莫知其由身無兼衣食無重葷不蓄貨貨當時邊臣鮮能及之者戊戌以寇準爲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休信軍節度使丁謂爲吏部尚書參知政事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爲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辭謂甚悞焉謂在中書事進甚謹嘗

會食糞污淮嶺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
 為官長拂髮邪謂甚愧之由是傾搆始萌矣 己亥遣
 以特里衮舊作楊耶律哈噶舊作合為南府宰相以南
 面林牙耶律韓雷為特里衮 滑州決河泛濫漢鄭齊
 徐境遣使救被溺者卹其家 丁未以吏部侍郎林特
 為尙書左丞玉清昭應宮副使特性邪險善附會故丁
 謂始終善特亟引用之一秋七月辛酉知河南府馮拯
 言父老僧道舉人等列狀願赴闕請車駕封中嶽帝曰
 茲事體大未可輕議令拯慰遣之 三司假內藏錢五
 十萬貫絹十萬匹 學士院言準詔大理評事胥偃與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五
 試偃乃盛度婿又錢惟演親戚欲乞下別處詔送舍人
 院試自是有親嫌者竝如例 戊辰殿前都指揮使忠
 武節度使曹瑛卒車駕臨其贈中書令諡武懿錄其子
 姪瑛起貴胄以孝謹稱習知韜略雖無攻戰之效然累
 歷邊任領禁衛十餘年善撫士卒晚節頗傷吝嗇物議
 少之瑛母嘗閱其家帑見積錢數萬召瑛謂曰汝父屢
 歷中外未嘗有此積也可知不及汝父遠矣 三司假
 內藏錢帛二百四十五萬 庚午遣主觀市出赦市中
 繫囚 己卯羣臣表上尊號曰體元御極威天尊道應
 真寶迺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不允凡五上從

之 庚辰屯田員外郎鍾離瑾言竊見諸州長吏才境
 內兩足苗長即奏豐稔其後霜旱蝗螟災沴皆隱而不
 言上罔朝廷下抑氓俗請自今諸州有災傷處即時騰
 奏命官檢視如所部豐登亦須俟夏秋成日乃奏如奏
 後災傷者聽別上言隱而不言則論其罪從之 八月
 丁亥以天書再降大赦天下 滑州龍見河決 彰德
 軍留後馬知節以疾留京師驗年表求外任命知貝州
 兼部署將行請對帝閱其麻令歸本鎮上黨大名之民
 爭來迎謁疾浸劇俄求還京師卒遣命諸子合辭詔葬
 帝羨軫悼之贈侍中諡正惠官其子孫四人知節習兵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六
 事以方略自任頗涉文藝每應詔亦為詩詠所與游接
 必一時名士為治專務抑豪彊恒孤弱性剛直敢言未
 嘗少自卑屈求之武人蓋鮮僞云 辛卯太白晝見大
 會釋道於天安殿建道場凡萬三千餘人已亥帝臨視
 以藥銀鑄大錢而賜之 戊申自瓊林苑迎奉天書入
 內 庚戌遣使安撫水災州軍有合寬恒改更事件與
 轉運使副所在長吏會議施行 九月乙丑賜大理寺
 丞王質進士及第質且弟之子獻文召試故也 己巳
 遣以石用中參知政事王申遣主錄囚甲戌復錄囚
 詔自今應犯賊注廣南川峽幕職州縣官委逐路轉運

使常加糾察再犯賊罪者永不錄用時司勳員外郎梁象言川峽幕賊州縣官曾坐賊左降者多復恣貪逾擾遠民請自今犯賊者不注川峽官並除廣南遠惡州軍帝以廣南猶吾民也且非自新之道故特宥是詔 辛巳參知政事李迪言皇太子舉動由禮言不輕發視伶官雜劇未嘗笑帝曰常日居內廷亦未嘗笑言也寇準曰皇太子天賦仁德嚴重溫裕實邦家之慶也 壬午遼主駐土河川 冬十月遼詔下諸道事無鉅細已斷者每三月一次條奏癸巳命橫帳三房不得與卑小帳族爲婚凡嫁娶必奏而後行 己酉知審刑院盛度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七

言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值降聖節不奏自餘絕無刑牘請宣付史館寇準曰此陛下以德化民精意欽恤所致詔獎度等 十一月辛酉閣門太常禮院上大禮稱慶合班圖皇太子序坐在宰相上太子懇讓帝以諭輔臣寇準等面陳儲副之重不可謙抑望遵儀制凡再請乃許 詔自今給事中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母妻並封郡君初止封縣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王曙寇準女媀也因改舊制議者非進專私而不忘云 己巳謁景靈宮是日月重輪庚午饗太廟辛未合祭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 丁丑謁玉清昭應宮還御天安殿受冊算

號 十二月丙戌富州蠻首向光澤表納疆土帝曰朝廷得之安用當是其親族不相容耳命轉運司察之果然 辛卯遼主駐中京 癸巳以任中正周起並爲樞密副使 河中府處士李瀆陝州處士魏野皆奉詔各贈秘書省著作郎賜其家米帛州縣常加存恤二稅外調其差役 乙巳遼以廣平郡王宗業爲中京留守大定尹耶律制心爲特里衣 辛亥高麗王王詢遣使如遼請貢方物遼主命納之 是歲燕地饑疫民多流殍遼主以翰林學士楊佺同知南京留守事發倉廩賑乏絕貧民鬻子者計備而出先是佺嘗知易州治尙清簡絕貧民鬻子者計備而出先是佺嘗知易州治尙清簡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六 徵發期會必信民優之 四年 遼開泰 春正月乙丑以華州觀察使曹瑋爲宜徽北院使鎮國軍雷後僉署樞密院事僉署兼領藩鎮自瑋始也 丙寅開揚州運河 丙子改諸路提點刑獄爲勸農使副使兼提點刑獄公事詔所至視民籍差等有不如式者懲革之勸卹農民以時耕墾招集逃散檢括稻稅凡農田事悉領之仍各賜農田救一部 二月帝有疾不視朝 癸未遣使安撫淮南江浙和州饑民 丁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右諭德魯宗道奏請自今羣臣除故枉法受贓外其因事計贓情可閱者並奏裁

從之又請選人有罪令銓曹於刑部大理寺兩司中止
問一處詔銓曹自今刑部大理寺定選人罪名不一即
送審刑院速詳定以聞 滑州言河塞詔獎之已亥命
翰林學士承旨晁迥致祭庚子羣臣詣崇德殿稱賀賜
修河官吏使臣將士有差是役凡賦諸州薪石楛楸麥
竹之數千六百萬用兵夫九萬人帝親製文刻碑以紀
其功 辛丑發廩鄧八州常平倉賑貧民 是月遼主
如鴛鴦濼 三月戊辰改順州為惠州 癸酉詔川峽
廣南舉人勿拘定額 乙亥以益梓州路物價翔湧命
知制誥呂夷簡引進副使曹儀乘傳賑卹之夷簡等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五

所至勞問官吏將校仍取繫囚與長吏等原情從輕決
遣民願出穀救饑民元詔第加酬獎望給空名告敕付
臣往從之 己卯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平章事向敏中
卒帝即時臨哭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子壻竝遷官敏
中端厚愷悌善處難劇累在衡軸門無私諂謹于采拔
不妄推薦居大位幾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 夏四月
兩月竝見於西南 翰林學士承旨晁迥累表求解近
職庚寅授工部尚書集賢院學士判西京雷司御史臺
許一子官河南以就養命工部侍郎楊億為翰林學士
大中祥符末億自汝州代還久之不遷或問王旦曰楊

大年何不且與舊職旦曰大年頃以輕去上左右人言
可畏賴上終始保全之今此職欲出自清衷以全君臣
之契也踰六年乃復入禁署 分江南轉運使為東西
兩路從戶部判官滕涉之請以便案巡也 丁亥大風
晝晦 丙申杖殺前定陶縣尉麻士瑤于青州黥配其
親屬家僮有差籍其家初士瑤祖希夢事劉鈇為府掾
專以撝克取飲用致鉅富至士瑤益豪縱郡境畏之過
于官府士瑤素帷簿不修又私蓄天文禁書兵器殺人
為姦雖鎮將縣官多被毆刺先是侍御史姜遵風聞士
瑤幽殺其姪溫裕奏遣監察御史章頌往鞠之于是併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十

得它罪故悉加誅罰焉時青州幕僚胡順之貨首發其
事云順之嘗為浮梁縣令杖豪富臧氏之不輸租者又
械杖本州職員教練官由是吏莫敢擾及在青州高麗
嘗入貢道出州境中貴人挾以為重使州官旅拜於郊
順之獨不拜因上書論辨朝廷是之 先是度支員外
郎直集賢院膠水祁暉出知濰州母亾殯於州城之南
暉既解官就殯所築小室號泣守護蔬食三載徒跣經
冬足墮二指州以狀聞己亥降詔旌美及其歸葬又賜
粟帛令州長吏每月就所居存問 初威德軍節度使
知陝州王嗣宗以老病再表願入朝優詔召還以足疾

不任朝謁復上表求再知許州宰相寇準素惡其為人
庚申特命以左屯衛上將軍致仕嗣宗歷事三朝所至
以嚴明御下性傲徂家有恩讎簿已報者則句之晚年
交游皆入讎簿爲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贊邢昺七十不
請老屢言于帝請敕其休致及晚歲疾甚猶眷厚祿俸
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耳然敦睦
宗族待諸姪如己子臨終令以孝經弓劍筆硯置廣中
云 五月遼耶律資忠自高麗還資忠之被留也遼主
時憶之每與羣臣宴輒曰資忠亦有此樂乎資忠留高
麗六年忠節不屈懷念君親見諸著述編爲西亭集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三
是高麗送其歸遼主郊迎同載以歸命大臣宴勞留禁
申數日謂曰朕將屈卿爲樞密何如對曰臣不才不敢
奉詔乃以爲林牙知特里衮事資忠使高麗還又云王
詢奉表稱藩納貢歸所爾王人只刺里只刺里在高麗
六年忠節不屈以爲林牙是以耶律資忠只刺里爲兩
人也案當時自資忠外不聞被留者據資忠傳云小字
札刺是即只刺里其使高麗在開泰三年至九年始還
中開被留者六年歸爲林牙是也遼人紀事之書或書
名或書小字修史者互舉之遂若兩人兩事矣今訂正
高麗王詢表請稱藩納貢遼主許之 癸酉遼以耶律
宗教檢校太傅宗誨爲啟聖軍節度使劉慎行爲太子
太傅仍賜保節功臣 六月丙申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寇準罷爲太子太傅萊國公先是準爲樞密使

曹利用副之準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口君武
夫豈解此大體邪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拂鬚故亦
相準及同爲樞密使遂合謀欲排準翰林學士錢惟演
見謂權盛附麗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實爲馬軍都
虞候劉美妻時帝不豫艱于語言政事多中官所決謂
等交通詭祕其黨日固劉氏宗人橫于蜀奪民鹽井帝
以皇后故欲舍其罪準必請行法重失皇后意謂等因
媒孽之準嘗獨請問曰皇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思宗
廟之重傳以神器以同萬世基本丁謂佞人也不可以
輔少主請擇方正大臣爲羽翼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
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
夜屏左右爲之辭至自起翦燭跋中外無知者既而準
被酒漏言謂等益懼力譖準請罷政事帝不記與準初
有成言諾其請會日其召知制誥晏殊入禁中示以除
目殊曰臣掌外制此非臣職也乃召惟演須臾惟演至
極論準專恣請浚貴帝曰當與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
例授準太子太傅帝曰與太傅又曰更與加優禮惟演
請封國公出袖中具員冊以進帝於小國中指萊字惟
演曰如此則中書但有李迪恐須別命相帝曰姑徐之
殊既誤召因言恐泄機事不敢復出遂宿於學士院

壬寅御試禮部奏名舉人九十三人 秋七月庚戌朔
日有食之按異未史不書是 癸亥參知政事李迪兵

部尚書馮拯翰林學士錢惟演對於滋福殿初寇準罷
帝欲相迪迪固辭于是又以屬迪有頃皇太子出拜帝
前曰陛下用賓客為相敢以謝帝顧謂迪曰尙可辭邪
是日惟演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夏交結中外以
求再用曉天文卜筮者皆徧召以至管軍臣僚陛下親
信內侍無不著意恐小人朋黨誑惑聖聽不如早令出
外帝曰有何名目惟演曰聞準已具表乞河中府見中
書未除宰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遂不進此表帝曰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三

與河中府何如惟演乞召李迪諭旨因言中書宜早命
宰相帝難其人惟演對若宰相未有人可且用三兩員
參知政事帝曰參政亦難得人問今誰在李迪上惟演
以曹利用丁謂任中正對帝默然惟演又言馮拯舊人
性純和與寇準不同帝亦默然既而曰張知白何如惟
演言知白清介使參政則可恐未可為宰相帝領之惟
演又言寇準朋黨盛王曙又其女婿作東宮賓客誰不
畏懼今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臣言出禍從然不
敢不言帝曰卿勿憂惟演再拜而退 甲子大雨流潦
泛溢公私廬舍大半有厭死者 丙寅以參知政事李

迪為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平章事兵部尚書馮拯為
樞密使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是日告謝即賜襲衣金帶
鞍勒馬正謝日亦如之非常比也 先是馮拯以兵部
尚書判都省帝欲加拯吏部尚書參知政事召學士楊
億使草制億曰此舍人職也帝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
若除樞密使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帝曰
即以此命拯拯既受命樞密使使者凡三人前此未有
人皆疑怪曹利用丁謂因各求罷帝徐覺其謀召知制
誥晏殊語之將有所易置殊曰此非臣職也遂召錢惟
演入對曰馮拯故參知政事今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四

三

不應止用李迪一人盍用曹利用丁謂帝曰誰可惟演
曰丁謂文臣任中書為便又言曹利用忠亦有功國家
亦宜與平章事帝曰諾庚午以樞密使吏部尚書丁謂
平章事樞密使檢校太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
演所言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等懼甚謀益熾王
寅準入對具奏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又言臣若有罪
當與李迪同坐不應獨被斥帝即召迪至前質之兩人
論辨良久帝意不樂迪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還帝復召
迪入對作色曰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地
言謂及利用須學士降麻臣但乞一知州帝沈吟良久

色漸解迪退復作文字呈進帝意遽釋乃更詔謂入對
謂請除準節鉞令出外帝不許 甲戌昭宣使英州團
練使入內副都知周懷政伏誅初帝疾浸劇自疑不起
嘗臥枕懷政股與之謀欲命太子監國懷政實與左右
春坊事出告寇準準遂請開建議已而事泄準罷相丁
謂等因疏斥懷政使不得親近然以帝及太子故未即
顯加黜責懷政憂懼不自安陰謀殺謂等復相準奉帝
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廢皇后與其弟禮賓副使懷信謀
潛召客省使楊崇勳內殿承制楊懷吉問門祗候楊懷
玉議其事期以二十五日竊發前一夕崇勳懷吉詣謂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五

第告變謂中夜微服乘婦人車過曹利用計之及明利
用入奏于崇政殿懷政時在殿東廡即令衛士執之詔
宣徽北院使曹瑋與崇勳就御藥院鞠訊不數刻具引
伏帝坐承明殿臨問懷政但祈哀而已命載以車赴城
西普安佛寺斬之與內侍省都知周懷政密言於上請
所聞二月二日上幸後苑命後宮挑生菜左右皆散去
懷政伺上獨處密懷小刀至上所涕泣言曰臣前言社
稷大計陛下已許而月餘不決何也臣請剖心以明忠
款因以刀刺其背僞仆於地流血淋漓上大驚因是疾
作左右扶與入禁中皇后命收懷政下獄崇勳其狀又
於宮中索得葉公奏言傳位事乃命製軍校楊崇勳密
告云寇準周懷政等謀廢上立太子遂誅懷政而貶葉
公據此則懷政初無密謀廢立之事史所載出於崇勳
密告似未足信但懷政死在七月而記聞以為二月二

日明係云誤今仍從長編而附
注溫公說亦疑以傳疑之也謂等并發朱能所獻天
書妖妄事亟遣入內供奉官盧守明鄒文慶馳驛詣永
興軍捕能懷政既誅有欲并責太子者帝意惑之李迪
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為此計帝大悟山是東宮
得不搖丁丑太子太傅寇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翰林
學士盛度樞密直學士王曙竝罷職度知光州曙知汝
州皆坐與周懷政交通曙又準之壻也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五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宋紀三十五 起上章 宋紀三十五 起上章 宋紀三十五 起上章

宋紀三十五 起上章 宋紀三十五 起上章

真宗膺符稽古神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

帝

天禧四年 遼開泰九年 八月太子太保判杭州王欽若自以

備位東宮請入朝甲申召之令乘傳赴京師 徒知相

州太常卿寇準知安州初李迪與準同在中書事之甚

謹及準罷丁謂意頗輕迪於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

帝欲遠徙之帝命與小州謂退而署紙尾曰奉聖旨除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遠小處知州迪日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

欲擅改聖旨以底準邪二人忿爭自此始 朱能聞使

者至自度不免衷甲以出殺盧守明帥部兵挈家屬叛

逸既而能眾潰入桑林自縊死 乙酉以樞密副使任

中正禮部侍郎王曾並參知政事翰林學士錢惟演為

樞密副使 辛卯以太常丞直龍圖閣馮元為左正言

兼太子左諭德初太子為壽春郡王王旦薦元宜講經

資善堂帝以元少夏用崔遵度于是遵度卒乃命元代

之 壬寅太常卿知安州寇準坐朱能叛再貶道州司

馬準過零陵踰大坡護兵先後不屬溪洞蠻夷乘間抄

掠其酋長聞而責之曰柰何奪賢宰相行李邪趣遣人

還所掠其在道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

書暇則誦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準罷相

繼以三黜帝初不之知歲餘帝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

不見寇準何也左右亦莫敢對 癸卯以右司諫判戶

部勾院劉煜為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河決

滑州大興力役道殍相望煜請策免宰相以答天變時

寇準丁謂實在中書及王曙坐準貶官在朝無敢往見

者煜歎曰朋友之義獨不行于今日歟往餞之經夕而

還謂亦不罪也 是月高麗遣使如遼賀千齡節 致異高麗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與遂始通遼史闕書今從東國通鑑書之徐氏 後編作太平元年十二月高麗致貢於遼誤也 九月

已酉朔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呂夷簡為刑部郎中樞

知開封府夷簡為治嚴辨有聲帝識其姓名于屏風意

將大用之也 丙辰御崇德殿視事帝自中春不豫止

視事于長春殿至是體平始御前殿 戊午遣以駙馬

蕭紹宗為平章事 己未罷樞密副使周起為戶部侍郎

知青州兪畧樞密院事曹瑋為宣徽南院使環慶路

都部署兼管句秦州兵馬起素善寇準瑋亦不附丁謂

謂惡之并指為準黨故俱罷起性謹密凡奏事及答禁

中所問隨輒焚草故其言外無知者 丁卯赦天下繫

囚除十惡已殺人官典犯賊盜官物持仗放火偽造符印外咸除之其周懷政未能黨類除已行勘斷外餘咸許自新一切不問 遼羣臣請上尊號遼主不許表三上乃許之 壬申賜京城酺 太子太保王欽若自杭州來朝令人赴內殿起居 甲戌給事中知河陽孫奭言父戶部郎中致仕翌年九十案禮文九十者其家不從政今父母八十者許解官侍養望許還歸田里優詔不許 冬十月戊寅朔中書門下言機務清簡請依唐制隻日視事雙日不坐從之 壬午御正陽門觀酺皇太子侍坐凡五日帝自不豫罕復臨幸至是人情大悅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三

漆水郡王耶律制心為南京留守析津尹兵馬都總管已未以伊勒希巴蕭孝順為南面諸行營都部署加左僕射 庚申內出聖製七百二十二卷示輔臣壬戌宰臣丁謂等請鑲板宣布仍命禁中別冊殿閣緘藏詔可尋于龍圖閣後修築是為天章閣又請令中書樞密院取時政記中盛美之事別為聖政錄從之仍命錢惟演王曾編次 乙丑對輔臣于承明殿帝曰朕邇來頗漸康復然國事未免勞心今太子年德漸成皇后賢明臨事平允淡可付託欲令太子蒞政于外皇后居中詳處卿等可議之輔臣請令中書樞密院大臣各兼東宮職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四

戊子遼西南招討使奏党項部有小族輸貢不時常有它意宜以時遣使督之遼主曰遼鄙小族歲有常貢邊臣驕縱微斂無度彼懷懼不能自達耳第遣清慎官將示以恩信無或侵漁自然效順 己丑以前起居郎直史館陳堯佐知滑州時滑州方庀徒築隄堯佐勸不龍以般水怒隄乃可築既又築長隄以護之人號為陳公隄 壬辰以太子太保王欽若為資政殿大學士仍令日赴資善堂侍皇太子講讀 十一月乙卯令勸農使兼提點刑獄官自今以提點刑獄勸農使副為稱 修尚書省命龍圖閣學士陳堯咨總其事 丁巳遼以

敢受此命因斥謂姦邪弄權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般人寢而不治準無罪遠斥惟演以姻家使預政曹利用馮拯相爲朋黨臣願與謂同下憲司置對頃之謂迪等先退獨留樞密使副議之帝怒甚初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不惟淡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而李迪置對亦未合事帝曰曲直未分安得不辨既而意稍解乃曰朕當卽有處分惟演進曰臣與謂姻親忽加排斥願退就班列帝慰諭久之乃命學士劉筠草制各降秩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制書猶未出丁卯迪請對于承明殿又請見太子于內東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五

門其所言人莫聞而謂陰圖復入惟演亦恐謂出則已失投白帝欲雷之并請留迪因言遣使將至宰相絕班馮拯舊臣可任中書帝可之戊辰命謂以戶部尙書迪以戶部侍郎歸班事頗迫遽其制詞舍人院所草也舊所草制訖不行是日惟演及中正會等竝如初議遷秩領東宮官而太子議政詔書及拯利用等制皆格已已謂人對于承明殿帝詰所爭狀謂曰非臣敢爭乃李迪忿置臣耳臣願復雷遂賜坐左右欲設整謂願曰有旨復平章事乃夏以杙子進于是人內都知張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令依舊視事仍詔迪出知

鄆州謂始傳詔令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夏召晏殊筠自院出過殊樞密院南門殊側面而過不敢指蓋內有所愧也先是帝久不豫語言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于宮中眾皆不敢應迪進曰果如何不以法治之良久帝寤曰無是事也后適在屏閒聞之由是惡迪迪所以不得留非但謂等媒孽亦中宮意爾 庚午詔自今除軍國大事仍舊親決餘皆委皇太子與宰臣樞密使已下就資善堂參議行之皇太子上表陳讓優詔不允初議欲令太子總軍國事丁謂以爲不可曰卽日上體平何以處此李迪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六

曰太子監國非古制耶力爭不已迪既罷出故有是詔以馮拯爲右僕射中書侍郎兼少傅平章事 辛未詔自今羣臣五日于長春殿起居其餘隻日視朝于承明殿 壬申皇太子見宰相樞密使於資善堂諸司職掌以次參謁 十二月丁丑翰林學士楊億卒諡曰文錄其子億天性穎悟于書無所不覽文思敏速不加點竄對客談笑揮毫無廢而精密有規裁尤長典章制度之事時多取正喜誨誘後進賴以成名者甚衆性耿介敦尙名節多周給親友所得廩賜隨盡 乙酉皇太子親政詔內臣傳稟須覆奏自是輔臣每會議皇太子

秉笏南面而立中書樞密院以本司事遞進承令旨時
政之外京朝幕職州縣官使臣禁卒咸引對焉事畢接
見輔臣如常禮 丁亥遼禁僧然身煉指戊子遼詔中
京建太祖廟制度祭器皆從古制 丁酉以資政殿大
學士司空王欽若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
南府初欽若與丁謂善援引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
若欽若懼之時帝不豫人事多遺忘欽若先以太子太
保在東宮位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宴見帝
問曰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書
帝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謂令設饌以待之曰上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七

命中書設饌耳欽若既出使都知入奏以無白麻不敢
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爲
西京留守帝但聞宣制亦不之悟也 閏月丁卯以嘉
勳斯賚爲過忠詔陳堯叟等巡檢 帝久不豫前二日
因藥餌泄瀉前後殿罷奏事乙亥力疾御承明殿召輔
臣諭以盡心輔導儲貳之意出手書一幅付之自是體
中漸平凡旬浹乃復常焉時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
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王曾語惟演曰
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中宮非倚太子則人心亦不附
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乃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

爲然因以白后兩宮由是益親人遂無間 是歲遼放
進士張仲舉等四十五人 趙德明始城懷遠鎮而居
之號興州

五年遼太平元年春正月丁丑朔帝御延慶殿見輔臣 乙

未遣使撫京東水災 丁酉以右諫議大夫張士遜爲

樞密副使 翰林學士劉筠見帝久疾丁謂擅權歎曰

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因表求外任授右諫議大夫

知廬州 二月丁未給事中知河陽孫奭再表求解官

養父庚戌命知兗州以奭父時居鄆州兗鄆相通故也

乙卯遼主如欽河壬戌獵於高祁林 庚午以光祿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八

寺丞孔聖祐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 三月辛巳御

正陽門觀醵 戊戌天章閣成庚子奉安御集御書于

天章閣遂宴輔臣於閣下 先是大會國進象及方物

於遼爲子請婚是月復來請遼主封皇族女爲公主嫁

之 夏四月遼東京留守奏女眞三十部長請各以其

子詣闕祇候遼主命與其父俱來受約乙卯遼主錄囚

丁卯置萊州是月遼主清暑於緬山 五月乙亥朔處

囚降天下死罪 癸未詔皇太子讀春秋 六月丙午

太白晝見 己未國子監請以御製至聖文宣王贊及

近臣所撰十哲七十二賢贊鑲版詔可 秋七月甲戌

朔日有會之先是司天測儀天歷當會既前九日帝避

正殿分命中使祈禱是日會四分而止翼日羣臣表賀

致異遼史及契丹國志俱不書是年日會宋史書之 乙亥遼遣庫哩舊作骨取

石晉所上玉璽於中京以是冬將行大冊禮也致異五代

云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帝曰皇帝御寶得運末契丹齋以北還孔平仲新瑛新論云石晉再作受命寶文

曰受天明命惟德永昌鄭文寶傳國璽謂云胡嶠記契丹人梁園晉末帝奉上璽授契丹主怪玉璽制用疏朴

不工又非真細疑有隱易者晉人具以實對文寶淳化中司計陝右有乾州永昌縣主簿趙應良者北燕人自

謂少年事契丹為丞相高公堂後官嘗從至燕子城登重閣閱晉舊物得觀璽與嶠所記略同皆以石晉

所上者非秦璽也珩璜新論又載遼主詩云一時製重寶千載助興王中原既失守此寶歸北方子孫宜慎守

世業當永昌是遼人固以為秦璽矣 準布貢於遼 戊寅新作景靈宮萬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九

壽殿為帝祈禱 辛巳遼主如沙嶺旋獵於潢河 九

月遼主如中京 宋綬等使遼還上契丹風俗 戊寅

吐蕃嘉勒斯賚請降 冬十月丁未德呼勒舊作敏

貢馬於遼戊申遼主錄囚 祥源觀成 詔獎淮南江

浙荆湖發運副使周寔以其自春至冬運上供米凡六

百餘萬石故也 壬子輔臣以帝違豫浸久表引漢宣

帝唐高宗故事請五日一御便殿從之 庚申遼主幸

通天觀觀魚龍曼衍之戲翼日復觀之還升玉輅自內

三門入萬壽殿食酒七廟御容因宴宗室 十一月癸

未遼主御昭慶殿羣臣上尊號曰睿文英武遵道至德

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太

平中外官進秩有差 遼皇子梁王宗真幼聰明長而

魁偉豁達大度善騎射好儒術通音律遼主及后皆愛

之甲申冊為皇太子致異遼史立太子在十一月甲申徐氏後編以改元太平冊立太子俱

繫於十二月今 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

府王欽若有疾累表請就醫京師未報丁謂密使人給

欽若曰上數語及君甚思一見君第上表徑來上必不

訝也欽若信之即令其子右贊善大夫從益移文河南

府與疾而歸謂因言欽若擅去官守無人臣禮命御史

中丞薛映就第案問欽若惶恐伏罪戊子降授司農卿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

分司南京尋從益一官轉運使及河南府官皆被責仍

頒諭天下 十二月乙巳以內殿崇班皇甫繼明同句

管三館祕閣公事咸平中初命劉崇超監三館祕閣圖

籍其後因循與判館聯署掌事時論非之崇超素與王

欽若厚善丁謂為相別用繼明以分其權更號監圖書

曰句當公事自是內臣遂與大學士同職時論愈非之

遼特里衮舊作楊耶律資忠之在高麗也其弟昭為

著帳郎君坐罪沒家產至資忠還遼主遇之甚厚復昭

橫帳且還舊產以外戚女妻之是時樞密使蕭哈綽舊

今改少師蕭巴格舊作把方有寵於遼主資忠性伉直

不肖俛附嘗於遼主前詆之遼主怒奪資忠官昭博學
善屬文先以從獵拔里堵山爲羯羊所觸而死 先是
遼主鑄錢文曰統和元寶至是復鑄太平元寶錢新舊
互用

乾興元年遼太平二年春正月辛未朔詔改元 遼主如納

水 二月庚子朔大赦天下詔自今中外所上表章省

去尊號羣臣再表請復稱不允乃別上尊號曰應天尊

道欽明仁孝癸卯詔從之然亦不果受冊 辛丑遼興

辛丑爲二月遼主駐魚兒樂 甲辰封丁謂爲晉國公

馮拯爲魏國公曹利用爲韓國公 甲寅對宰相於寢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一

殿之東偏帝不豫浸劇戊午崩於延慶殿遺詔皇太子

卽皇帝位尊皇后爲皇太后淑妃楊氏爲皇太妃是日

百官見太子於延慶殿之東楹遣內殿承制閣門使薛

貽廓告哀於遼京城內外並增兵衛罷工役 初輔臣

共聽遺命於皇太后迎卽殿廡草制軍國大事兼權取

皇太后處分丁謂欲去權字王曾曰皇帝冲年政出房

闈斯已國家否運稱權尙足示後況言猶在耳何可改

也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乎謂不敢言

或異宋史王曾傳稱丁謂欲去權字因曾言而止與長
編合而丁謂傳云眞宗崩議草遺制軍國大事兼取皇
太后處分謂乃增以權字與曾傳正相矛盾今從長編
及曾傳然遺制出自中書而謂爲首相終能聽用曾言

不去權字亦自可取史稱
太后因是惡之非無因也曾又言尊禮淑妃太遠須它

日議之不必載遺制中謂佛然曰參政願欲擅改制書

邪曾復與辨而同列無助曾亦止時中外洶洶曾正色

獨立朝廷賴以爲重 已未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

官進官一等優賞諸軍山陵諸費無以賦民 庚申命

宰臣丁謂爲山陵使先是羣臣議太后臨朝儀王曾援

東漢故事請五日一御承明殿太后坐左帝坐右垂簾

聽政既得旨而丁謂獨欲帝朝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

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悉令雷允恭傳奏禁中盡可以

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者禍端兆矣謂不聽癸亥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二

太后忽降手書處分盡如謂所議蓋謂不欲令同列預

問機密故潛結允恭使白太后卒行其意及學士草辭

允恭先持示謂閱訖乃進甲子始聽政於崇政殿西廡

乙丑以生日爲乾元節 丙寅宰臣丁謂加司徒馮

拯加司空樞密使曹利用加左僕射並兼侍中王曾謂

丁謂曰自中書令至諫議大夫平章事其任一也樞密

珥貂可耳今主幼母后臨朝君執魁柄而以數十年曠

位之官一旦除授得無公議乎謂不聽 戊辰貶道州

司馬寇準爲雷州司戶參軍戶部侍郎知鄆州李處爲

衡州團練副使仍播其罪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

迪坐朋黨傳會也始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會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嫌其不切即用已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干紀之際屬先皇遠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沈劇皆謂語也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齋敕就賜二人中使承謂指以錦囊貯劍揭於馬前示將有所誅戮狀至道州準方與羣官宴驛吏言狀州吏皆悚懼出迎中使避不見問其所以來之故不荅眾惶恐不知所為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即從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三

錄事參軍借綠衫著之短纜至御拜敕於庭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道險不能進州縣以竹輿迎之準謝曰吾罪人得乘馬幸矣冒炎瘴日行百里左右為泣下中使至鄆州迪問其異於它日即自裁不殊其子東之救之乃免人往見迪者中使輒籍其名或饋之會爾至與腐棄捐不與迪容鄧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婦丁謂邪鄧餘不畏死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不離左右迪由是得全或謂謂曰迪若貶死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記事不遺曰天下惜之而已初迪貶衡州丁謂戒使者持詔促迪上道通判鄆州范諷輒

謂數日為治裝祖行諷正辭子也先知平陰縣會汭決王陵埽水去而土肥阡陌民數爭不能決諷為手書分別疆理民皆持去以為定券無復爭者及通判淄州歲旱蝗它穀皆不粒民以蝗不食菽猶可菽而患無種諷行縣至鄆平發官廩貸民即出三萬斛比秋民皆先期而輸在鄆州日詔塞決河州募民入芻槌而城邑與農戶等諷曰貧富不同而輕重相若非詔書使度民力之意有司誤也即改符使富人輸三之二因請下諸州以鄆為率朝廷從其言 曹瑋責授左衛大將軍知萊州瑋時任鎮定都部署丁謂疑瑋不受命詔河北轉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四

使韓億馳往收其兵先是億嘗忤謂意謂欲緣是拜中億而瑋得詔即日上道從弱卒十餘人不以弓韋矢箠自隨謂卒不能加害 三月壬申以給事中李及知杭州及治尚簡嚴而樂道人善以錢塘風俗輕靡屏絕宴游一日冒雪出郊眾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林逋清談至暮而歸居官數年未嘗市吳中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 以龍圖閣直學士魯宗道權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吏所以為姦狀於是多所釐正又悉書科條揭于廡下人皆便之 丙子賜羣臣御飛白書各一軸帝始未嘗飛白書一日至真宗靈御

前見所陳飛白筆遂取而試書體勢遒勁有如夙習因以分賜 戊寅中書請自禱祭後隻日於崇政殿或承明殿視事隻日如先帝故事前後殿皆不坐詔隻日雖不視事亦當宜召近臣入侍講讀 乙酉作受命寶其文曰恭膺天命之寶命參知政事王曾書 庚寅初御崇德殿聽朝皇太后設幄次於承明殿垂簾以見輔臣是月遼地震雲應二州屋摧地陷鬼白山裂數百步泉湧成流 光祿寺丞尉氏馬季良家本茶商到美女壻也夏四月壬寅召試館職太后遣內侍賜會促令早了主試者分爲作之 戊午加贈皇太后三代父通爲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五

遼州郡不得作樂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悉易之遣殿前都點檢耶律藏引舊作儲今改等祭奠弔慰時太常博士程琳爲接伴遼使者謂琳曰咎先帝嘗通使承天太后今太后獨無使何也琳曰南北爲兄弟則先皇帝視承天猶叔母故無嫌今皇太后乃嫂也禮不通問使者語屈 庚申西京作坊使入內押班雷允恭伏誅允恭與丁謂交結倚勢驕恣始宦官以山陵事多在外允恭獨留不遣自請於太后太后不許允恭泣曰臣遭遇先帝不在人後而獨不得效力陵上敢請罪太后曰吾慮汝安有舉動適爲汝累允恭泣告不已乃以爲山陵都監續資治通鑑卷三十五 六

石石盡水出眾議藉藉修奉山陵部署懼不能成功中
作而罷奏請待命謂庇允恭依違不決癸巳入內供奉
官毛昌達還自陵下具奏其事太后連遣人詰謂謂始
請遣使案視丙申遣入內供奉官羅崇勳等就鞫縣訊
鞠允恭罪狀以聞癸卯又遣權知開封府呂夷簡龍圖
閣直學士魯宗道同內臣覆視皇堂咸請復用舊穴乃
詔輔臣會謂第議明日再命王會覆視謂請俟會還與
眾議不異始復役詔復役如初唯皇堂須議定乃修築
會卒從眾議允恭坐擅移皇堂并盜金珠銀帛犀玉帶
等杖死於鞫縣籍其家弟允中決配郴州編管邢中和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七

決配沙門島 初丁謂與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
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嘗以帝臥起晚令內侍傳旨中書
欲獨受羣臣朝謂適在告馮拯等不敢決請謂出謀之
及謂出頗陳其不可且詰拯等不即言由是稍失太后
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
獄王會欲因山陵事并去謂而未得閒一日語謂曰會
無子將以弟之子為後明日朝退當雷白此謂不疑會
有它意也會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
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謂徐聞之力自辨於簾前未退
內侍忽捲簾曰相公誰與語駕起久矣謂惶恐不知所

為以笏叩頭而出癸亥輔臣會會資善堂召議事謂獨
不與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馮
拯熟視惟演惟演踉蹌及對承明殿太后諭拯等曰謂
身為宰相乃與允恭交通因出謂嘗託允恭令後苑匠
所造金酒器示之又出允恭嘗干謂求管句皇城司及
三司衙司狀因曰謂前附允恭奏事皆言已與卿等議
定故皆可其奏近方議其矯誣且營奉先帝陵寢而擅
有遷易幾誤大事拯等奏曰自先帝登遐政事皆謂與
允恭同議稱得旨禁中臣等莫辨虛實賴聖神察其姦
此宗社之福也太后怒甚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六

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哉第
失奏山陵事耳太后怒少解令拯等議降黜之命任中
正言謂被先帝顧託雖有罪請如律議功會曰謂以不
忠得罪宗廟尚何議邪乃責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欲亟行止令拯等召舍人草
詞仍榜朝堂布諭天下 丙寅參知政事任中正罷為
太子賓客知鄆州坐營救丁謂故也中正弟中行中師
竝坐降黜 秋七月辛未王會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呂
夷簡為給事中魯宗道為右諫議大夫竝參知政事宗
道為論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

使者及門久之宗道始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告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杓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并夷簡皆首蒙擢任禮儀院言大行山陵禮畢莊穆皇后郭氏嘗母儀天下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潘氏本從藩邸追命止當饗於后廟詔集議尙書省學士承旨李維等請如禮儀院所定從之 丙子以樞密副使錢惟演爲樞密使 戊寅詔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九

真宗陵名曰永定始丁謂請名陵曰鎮及謂貶馮拯謂三陵皆有永字故易曰永定陵然永定乃縣名也而宣祖止名安陵又以翼祖陵已名爲定復追改爲靖議者議拯不學當時無正之者 輔臣三上表請皇太后遵遺制每五日一臨便殿依先定儀注許令中書樞密院奏事與皇帝共加裁酌皇太后不許復上皇帝表乃從之 初女道士劉德妙嘗以巫師出入丁謂家謂敗壞繫德妙內侍鞠之德妙具言謂嘗教之曰汝所爲不遇巫事不若託老君言禍福足以動人於是卽謂家設神像夜醮於園中雷允恭致至請禱及真宗崩引入禁中

又因穿地得龜蛇令德妙持入內給言出其家山洞中仍復教云上卽問若所事何知爲老君第云相公非凡人當知之謂又作頌題曰混元皇帝賜德妙誦涉妖誕辛卯再貶謂崖州司戶參軍諸子竝勒停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勝紀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朱綬草寇準責詞綬請其罪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及謂貶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論者快焉謂初逐準京師爲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釘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十

謂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問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伺謂行違乃罷 壬辰詔中外臣僚有會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 甲午輔臣請皇太后皇帝五日一御承明殿凡軍馬機宜及臣下陳乞恩澤竝呈稟取旨若常事卽依舊進入候印畫付外或事從別旨有未可行者卽於御前納下再俟處分從之 八月壬寅以禮部郎中張師德等爲遼后生辰國信使遼后生辰專遣使始此 乙巳帝與皇太后御承明殿垂簾決事始用王曾議也 時馮拯繼丁謂爲首相頗欲躡謂故迹曾獨曉以禍福

且逆折之拯不敢肆自是事一決於兩宮初謂定太后稱子謂敗中書與禮儀院參議每下制令稱子而便殿處分事稱吾太后詔止稱吾 九月己巳詔伎術官自今不得如京朝官用考課遷陟先是司天監丞徐起等言遇先帝御樓及帝即位止遷一官願如京朝官例遷兩官朝廷惡其倖進條約之 己卯詔以天書從葬永定陵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 文異李素曰天書從葬永定陵據國史實呂夷簡議魏秦東軒雜記則以為王曾今兩存之 辛卯歲駕發引帝不視事者十日其後雖視事猶御便殿初有司請悉壞靈駕所經道路城門廬舍以過車輿象物侍御史知雜事謝濤言先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三

帝東封西祀儀物大備猶不問有所毀撤且遺詔務從儉薄今有司治明器侈大以勞州縣非先帝意願下少府裁損之太后不可帝時與太后俱坐間中乃言曰城門卑者當毀之民居不當毀也太后以為然 是月遼主駐魯古思淀 冬十月丁酉朔遼賜宰臣呂德懋參知政事吳叔達樞密副使楊又元右丞相馬休忠錢物有差 己酉葬文明章聖元孝皇帝於永定陵廟號真宗 己未祔真宗神主於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以莊穆皇后配饗仍詔立莊穆忌初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鉅罩覆神主參知政事呂夷簡言此未足以報

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導聖德則所以報先帝者宜莫如此 甲子帝與皇太后始復御承明殿 是月遼主至上京曲赦畿內囚 十一月丁卯朔樞密使錢惟演罷為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初丁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太后姻家不可與政請出之乃有是命惟演至河陽嘗請曲賜鎮兵特支錢太后將許之侍御史知雜事蔡齊曰賞罰者上人所操非臣下所當請且天子新即位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三

惟演連姻后家乃請偏賞以自為恩搖撼眾心不可許即劾奏惟演遂罷賜錢 戊辰以李沆王旦李繼隆配饗真宗廟庭 以翰林學士劉筠為御史中丞先是三院御史言事皆先白中丞筠舉舊儀榜之臺中令各舉糾彈之職毋白中丞雜知 癸酉命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翰林學士晏殊修真宗實錄尋復命翰林侍講學士孫奭知制誥宋綬度支副使陳堯佐同修 乙亥以皇太后生日為長寧節 庚辰判國子監孫奭言知兗州日建立學舍以延生徒至數百人臣雖以俸錢贖之然常不給自臣去郡恐漸廢散乞給田十頃為學糧從之

諸州給學田始此 辛巳始御崇政殿西閣召翰林侍
講學士孫奭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馮元講論語侍讀
學士李維晏殊與焉初詔雙日御經筵自是雖雙日亦
召侍臣講讀王曾以帝新即位宜近師儒故令奭等入
侍帝在經筵或左右瞻矚則奭拱默以俟每講體貌必
莊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帝為竦然改聽 王
午以尙書右丞張知白為樞密副使 國子監舊制皆
用近臣及宿儒典領以後頗任貴游子弟之初仕者與
管庫資序略均壬辰始命馮元同判國子監仍詔自今
毋得差補蔭京朝官 是月吐蕃李立遵來附 十二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三

月辛丑高麗王詢卒其子欽遣使告於遼遼主即命使
冊欽為高麗國王 欽異東國通鑑作契丹冊欽為輔國
大將軍檢校太師守太保兼侍中高
麗國公逸史作冊 為于今從進史 甲辰詔輔臣崇政殿西廡觀孫奭
講論語既而帝親書唐賢詩以分賜焉自是每詔輔臣
至經筵多以御書賜之 京城穀價翔貴戊申出常平
倉米賤糶以濟民 丁卯詔應典賣田產影占徭役者
聽人告以所隱田三之一予之 加馮拯昭文館大學
士監修國史王曾集賢殿大學士自是上相必加昭文
監史次相加集賢若上相罷免則以次而升如除三相
則分監修國史於次相云 是歲遣放進士張漸等四

十七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五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宋紀三十六 起昭陽大淵獻正月盡柔兆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武睿哲明孝皇

帝諱顥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母李宸妃大中祥

符三年四月十四日生章獻皇后無子取為己

子養之七年封慶國公八年封壽春郡王天禧元

年兼中書令明年進封昇王九月丁卯冊為皇太

天聖元年遼太平三年春正月丙寅朔詔改元帝讀詔號泣

者久之謂左右曰朕不忍遽更先帝之號也 遼主如

納水以耶律藏引為平章事 庚午遼初使來賀長寧

節 自建隆以來吳蜀江南荆湖南粵皆號富彊相繼

降附太祖太宗因其畜藏守以恭儉簡易方是時天下

生齒尚寡而養兵未甚蕃任官未甚冗佛老之徒未甚

熾百姓亦各安其生不為巧偽放侈故上下給足府庫

羨溢承平既久戶口歲增兵籍益廣吏員亦眾佛老塞

外耗蠹中國縣官之費數倍昔日百姓亦稍縱侈而上

下始困於財矣權三司使李諮嘗言天下賦調有常今

西北寢兵二十年而邊餽如故它用浸廣戍兵雖未可

減其末作浮費非本務者宜一切裁損以寬斂厚下贖

鐵判官欵人俞獻卿亦言天下穀帛日益耗物價日益

高人皆謂稻苗未立而和糴桑葉未吐而和買自荆湖

江淮閒民愁無聊轉運使務刻剝以增其數歲益一歲

又非時調率營造一切費用皆出於民是以物價益高

民力積困也自天禧以來日侈一日又甚於前厄不盈

者漏在下木不茂者蠹在內陛下宜與公卿大臣朝夕

圖議而救正之帝納其言癸未命御史中丞劉筠提舉

諸司庫務薛貽廓與三司同議裁減冗費 詔中書樞

密院同議塞滑州決河 先是茶制惟川峽廣南聽民

自買賣禁其出境餘悉權犯者有刑在淮南則斬黃盧

舒壽光六州官自為場置使總之謂之山場者十三六

州采茶之民皆隸焉謂之國戶歲課作茶輸其租餘則

官悉市之其售於官者皆先受錢而後入茶謂之本錢

又百姓歲輸稅願折茶者謂之折稅茶總為歲課八百

六十五萬餘斤其山鬻皆就本場在江南則宣歙江池

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

浙則杭蘇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

陵府潭鼎澧鄂岳歸峽七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劔二州

歲如山場輸租折稅餘則官悉市而斂之總為歲課江

南千二十七萬餘斤兩浙百二十七萬九千餘斤荆湖

二百四十七萬餘斤福建三十九萬三千餘斤皆轉輸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要會之地曰江陵府曰真州曰海州曰漢陽軍曰無爲軍曰蘄州之蘄口爲六權貨務凡民欲茶者皆售於官其以給日用者謂之會茶出境則給券商賈之欲貿易者入錢若金帛京師權貨務以射六務十三場茶給券隨所射與之謂之交引願就東南入錢若金帛者聽計直子茶如京師凡茶入官以輕估其出以重估縣官之利甚博而商賈輸於西北以至散於塞外其利又特厚焉縣官鬻茶歲課緡錢雖虛縮不常景德中至三百六十餘萬此其最厚者也然自西北宿兵既多餽餉不足因募商人入中芻粟度地里遠近增其虛估給券以茶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得失以爲邊糴纒及五十萬而東南三百六十餘萬茶引盡歸商賈當時以爲至論厥後雖屢變以救之然不能無弊丁亥詔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知政事呂夷簡魯宗道總之 庚寅計置司考茶法利害奏言十三場茶歲課緡錢五十萬天禧五年纒及緡錢二十三萬每券直錢十萬鬻之售錢五萬五千總爲緡錢實十三萬除九萬餘緡爲本錢歲纒得息錢三萬餘緡而官吏糜給不與焉是則虛數雖多實利殊寡因請罷三說行貼射之法其法以十三場茶買賣本息并計其數罷官給本錢使商人與園戶自相交易一切定爲中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四

估而官收其息如霽舒州羅源場茶斤售錢五十有六其本二十有五官不復給但使商人輸息錢三十有一而已然必葦茶入官隨商人所指而與之給券爲驗以防私售故有貼射之名若歲課貼射不盡則官市之如舊園戶過期而輸不足者計所負數如商人入息舊輸茶百斤益以二十斤至三十五斤謂之耗茶亦皆罷之其入錢以射六務茶者如舊制大率使茶與邊糴各以實錢出納不得相爲輕重以絕虛估之弊從之 庚子發卒增築京城 二月丙申鑄天聖元寶錢 初祥符天書既降建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及真宗誕節

本命三元用道家法內外為齋醮京城之內外一夕數處帝即位并太后誕節亦如之糜費甚眾至是或以為言而宰相馮拯因奏海內久安用度宜有節帝及太后曰此先帝意也即詔禮儀院裁定禮儀院請帝及太后誕節本命宜如舊它節命八宮觀迭醮舊一歲醮四十九請損為二十大醮二千四百分請損為五百齋官第給湯茗詔增醮分為千二百餘悉可 遼以丁振為武信軍節度使進封蘭陵郡王 遼蕭巴雅爾舊作排之押今改敗於高麗也遼主使人責之曰汝輕敵深入以至敗績何面目來見乎朕當皮面然後戮之及歸止坐免官至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五

是念其南伐之功復以為西南面都招討進封幽王三月己巳禮儀院又請罷天慶等五節天下賜燕詔新定設醮州府賜燕如舊餘悉罷 減玉清昭應宮景靈宮會靈觀祥源觀清衛率以分配諸軍其工役送八作司兗州景靈宮太極觀清衛準此 辛卯始行淮南十三山場貼射茶法 司天監上新歷賜名崇天保章正張奎靈臺郎楚衍等所造也 夏四月己亥以吏部郎中龍圖閣待制薛奎權知開封府奎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人畏憚之目為薛出油其語上達帝因問奎謝曰臣知擊姦安避此帝益加重焉 辛丑中書言諸道轉

運使副河北河東陝西部署鈐轄都監并奉使契丹臣寮辭見請竝許上殿奏事從之初但令兩府大臣附奏太常丞祥符丁度言臣下出外必有所陳今一切令附奏非所以防壅蔽也故中書為言卒得請帝初即位度上書論六事又嘗獻王鳳論於皇太后以戒外戚云罷禮儀院從樞密副使張士遜等請也太常禮院典禮所出大中祥符中又增置禮儀院以輔臣領其事於是始罷 丁巳詔翰林學士至三司副使知雜御史各舉堪充諫官御史者以名聞先是上封者請復置諫官御史三五員蓋宋初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多不專言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六

責而御史或領它局天禧初詔兩省置諫官御史臺置侍御史以下各六員不兼職務每月須一員奏事其後員缺不補故言者及之 欽州溪在山谷間人苦瘴毒推官建安徐的請徙州瀕水轉運使以聞且留的再任辦役辛酉詔從其請的短衣持梃與役夫同勞苦築城郭立樓櫓畫地居軍民治府舍倉庫溝渠塵肆民皆便之 五月甲子行陝西河北入中芻糧見錢法 庚寅議皇太后儀衛制同乘輿 是月遼主清署緬山未幾賜緬山名曰永安 六月戊申河南府言永定陵占民田十八頃凡估錢七十萬帝曰營奉先帝陵寢而償民

田直可拘以常制邪特給百萬 乙卯禁毀錢鑄

秋七月戊寅遼以南府宰相耶律哈噶舊作合為上京

畱守封漆水郡王 壬午訶天下逋欠以卽位赦恩也

自是因赦除欠負遂為例 丙戌遼以皇后生辰為節

天節初后見愛於睿智太后太后歿後遼主恩禮有加

為置官闈司補官屬得出教令元妃如之彌甚先是遼

主南伐掠澶州小兒趙安仁俘為奄漸為內侍省押班

元妃密令伺后短后后官中動靜元妃無弗知者久之

無所得后善琵琶乃誣后與琵琶工燕文頗李文福私

遼主不之信又為國書投遼主帳中遼主得之曰此必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七

元妃所作也命焚之安仁見讒聞不行而后權方盛懼

禍謀亾歸宋事泄后欲誅之元妃營救於遼主曰安仁

父母兄弟俱在宋朝每一念及神魂隕越今為思親而

亾亦孝子用心實可憐憫遼主赦之政事略以

蓋傳聞之誤今從契丹國志附書之 八月乙巳以太

常博士建安曹修古為監察御史孔延魯劉隨並為左

正言延魯常為寧州軍事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

天慶觀真武殿中州將率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延

魯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大驚已而莫不歎服遷

大理寺丞知仙源縣主孔氏祠事孔氏故多放縱者延

魯一繩以法上言廟制卑陋請加崇飾從之延魯後更

名道輔 甲寅有芝生天安殿柱召輔臣觀之遼奉表

稱賀乙卯詔羣臣就觀監察御史開封鞠詠言陛下新

卽位河決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應災變臣願陛下

以援進忠良退斥邪佞為國寶以訓勸兵農豐積倉廩

為天瑞艸木之怪何足尚哉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毫

州因朝京師圖入相詠奏惟演儉險嘗與丁謂為昏姻

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

謂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

之惟演猶願望不行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八

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 馮拯病太后有復相

王欽若意欽若時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帝為飛白書

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

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聞己未欽若至

國門庚申入見九月丙寅馮拯罷為武勝節度使兼侍

中判河南府欽若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初拯五上表乞罷相於是遣使撫問還奏其家

儉陋被服甚質太后賜以衾裯錦綺屏然拯平居自奉

侈靡願禁中不知也為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

不延坐林特常詣拯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

書既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
欽若再入中書謂平時百官敘進皆有常法為遷敘圖
以獻冀便省覽然亦不能大用事如真宗時矣同列往
往駁議欽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魯宗道
曰王文正先朝重德固非它人可企公若執政平允宗
道安敢不服 閏月戊戌寇準卒於雷州 馮拯病不
能赴河南己亥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懿 癸卯始命
寇準為衡州司馬準已卒弗及知也其妻宋氏乞歸葬
西京許之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
挂紙錢焚之逾月枯竹盡出荀眾因為立廟號竹林寇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九

公祠 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封邱趙賀言蘇州
太湖塘岸壞及並海支渠堙廢水侵民田即詔賀與兩
浙轉運使徐奭領其事伐石增隄浚積潦自吳江東赴
海流民歸占者二萬六千戶歲出苗租三十萬先是賀
通判漢州蜀吏喜弄法而賀精明吏不敢欺人稱為趙
家關言如關梁不可越也後為江淮制置發運使所部
漕船舊皆由主吏自遣受賕不平或數得詣富饒郡因
以商販貧者至不堪其役賀乃籍諸州物產厚薄分劇
易為三等視其功過自裁定由是吏巧不得施 癸丑
詔審官院自今知州軍同判知縣人並引對於便殿

同判即通判避太后父諱改名張雲谷雜紀載莊獻
上仙後臣寮上言自大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奏章
臣寮白事皆回避通字今山國將舉不可避九廟而存
諱伏乞有若以通進司為承進司通奉大夫為中奉大
夫通事舍人為宣事舍人通州為崇州通判為同判通
直郎為同直郎通引官為承引官普通門為普和門之
類及將來舉人程試一切俾復如舊無有所避是其證
也宋史列傳中往往追改同判為通判者今皆正之

冬十月辛酉朔徙陝西緣邊軍馬屯內地 監察御
史鞠詠嫉王欽若阿倚數睥睨其短欽若心忌之會詠
兼左巡率府率安崇俊入朝失儀詠言崇俊少在邊有
勞此不足罪欽若奏詠廢朝廷儀責授太常博士同判
信州 遼主自秋獵於赤山是月駐遼河十一月辛卯
朔遼以皇姪宗範為歸德軍節度使北府宰相蕭孝穆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

為南京留守封燕王南京留守耶律制心封南院大王
兵馬都總管仇正為燕京轉運使 戊戌詔禁江南諸
路師巫邪術先是知洪州夏竦索部中師巫得一千九
百餘戶勒令歸農毀其淫祠因奏請朝廷嚴賜條約故
降是詔 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假賈
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其後富者稍衰不能償所負爭訟
數起大中祥符末薛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
其出入久不報寇賊守蜀遂乞廢交子不復用會城去
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
廢交子不復用則賈易非便但請官為置務禁民私造

戊午詔從其請始置益州交子務以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為額城臨汝人若谷南劍人也 大理寺丞知彭山縣盧察乞官襄州以掃灑墳墓帝許之 十二月壬戌遼以皇姪宗範為平章事封三韓郡王 江州陳蘊聚居二百年會口二千而蘊年八十且有行義州以問帝曰良民一鄉之表旌之則為善者勸矣甲子授蘊本州助教 丁卯遼以蕭永為太子太師 辛未詔吏部流內銓選幕職官知大縣闕京朝官故也 己卯遼皇子重元為秦國王重元元妃之少子也 二年遼太平四年春正月癸卯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一

知貢舉 詔修景靈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署曰奉真 庚辰命王欽若為禮儀使 遼主如鴨子河二月己未朔依朔及補入 獵達魯河改鴨子河為混同江 達魯河為長春河 三月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能對策者毋輒黜落先是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帝特下詔寬之 己丑同提點開封府界公事磁州張君平言南京陳許徐宿亳曹單蔡穎等州古溝洫與畿內相接歲久不治故京師數罹水患請委官疏鑿之詔從其請 丁酉奉安真宗御容於景靈宮奉真殿 皇太后諭宰臣曰比

擇儒臣侍上講讀漢有開益宰相因言工部郎中單父馬宗元通經有行義可使入奉經筵辛丑命宗元直龍圖閣 癸卯王欽若等上真宗實錄一百五十卷降詔褒諭 乙巳御崇政殿賜進士安陸宋郊長洲葉清臣吳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人以嘗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按異云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第出身四百八十五人今從長編郊與其弟祁俱以詞賦得名禮部奏祁第三太后不欲以弟先兄乃擢郊第一而置祁第十人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劉筠得清臣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二

對策奇之故擢第二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壬子賜鄉貢進士張瓌太常寺太祝呂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榜瓌洎之孫宰臣王欽若之婿宗簡參知政事夷簡弟也 夏四月知池州李虛已言州縣春初豫支錢和買紬絹民或不欲者彊之則為擾辛酉詔三司諭州縣毋得抑配非土產者罷之 初帝乳母許氏為宮人所讒出宮嫁苗繼宗及是邀駕自陳丙寅封臨穎縣君以繼宗為右班殿直尋加許氏當陽郡夫人復入宮 五月丁亥朔司天監言日當食不食宰相奉表稱賀 乙未錄繫囚 六月己未百官表請聽樂不許表五上乃許

之因諭王欽若曰今雖勉從眾請秋宴但當用樂之半其諸游幸則心所未忍也 遼南院大王耶律制心奉制心守上京多惠政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釀者制心一飲而盡笑而不詰或勸以奉佛制心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贈政事令追封陳王 壬申罷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宮觀然燈 甲戌遼以蕭迪里舊作敵烈今改為南院大王 秋七月戊子詔以冬至有事於南郊 壬辰遣殿中侍御史王碩內殿承制朱緒點檢山場所積茶初朝廷既用李諮等貼射法行之期年豪商大賈不能軒輊為輕重而論者或謂邊糴償以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錢恐京師府藏不足以繼爭言其不便會江淮制置司言茶有滯積壞敗者請一切焚棄朝廷疑變法之弊下書責計置司令碩等行視既而諮等條上利害甚悉且言推行新法功緒已見蓋積年侵蠹之源一朝閉塞商賈利於復故欲有以動搖而論者不察其實助為游說願力行之無為流言所易於是詔有司榜諭商賈以推行不變之意賜典吏錕絹有差 初禁寺觀毋得市田及真宗崩內遣中使賜荆門軍玉泉山景德院白銀三千兩令市田言為先帝植福後仍不得為例由是寺觀稍益市田矣後見開錄云章獻太后成都人少隨父下峽至玉泉寺有長老善相人謂其父曰

君貴人也及見后則大驚曰君之貴以此女也又曰遠方不足而直游京師乎父以貧為辭長老乃贈以中金百兩至京師及皇太后垂簾聽政玉泉長老已居長蘆矣后屢召不至遣使就問所須則曰道人無所須也王泉寺無僧堂長蘆無山門后其念之以后以本閣用物下兩寺為錢以建獨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既成輒為蛟所壞后必欲起之用生鐵數萬斤蓋其下門乃成蛟畏鐵也今玉泉僧堂梁記云后所建稍益市田據倉志 癸丑奉安真宗御容於玉清昭應宮安聖殿 八月丙辰朔宴崇政殿初用樂之半樂工奏技帝未始囑目終宴猶有威容時詔下成都府召優人許朝天等補教坊左正言劉隨以為賤工不足辱詔書監察御史李紘亦言陛下即位尚未能顯嚴穴之士而首召伶官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朝天等遂罷歸紘自齡從子也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古

詔舉官已遷改而貪污者舉主以狀聞聞而不以實者坐之 遼以駙馬蕭都哩舊作匹敵今改為殿前都點檢 己卯幸國子監謁先聖文宣王召從臣升講堂令直講屯田郎中馬龜符講論語賜龜符三品服已而觀七十二賢贊述閱三禮圖問侍講馮元三代制度又幸昭烈武成王廟還幸繼照堂宴從臣 甲申太白入太微垣 九月辛卯祠太一宮賜道左耕耨茶帛 庚子皇太后手書賜中書門下以故中書令郭崇孫女為皇后諭輔臣曰自古外戚之家鮮能以富貴自保故茲選於舊之門庶免它日或撓聖政也 冬十月辛巳詔自今詔

書令刑部摹印頒行時判部青州燕肅言舊制集書吏
分錄字多舛誤四方覆奏或致稽違因請鑄版宣布或
曰版本一誤則益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誤可也遂
著於令以頒四方不可而止其後四方覆奏教書字
誤王沂公始用寇議令刑部鎖宿雕字人模印宣布子
融稱議初出於萊公不知何據今但從正史實錄稍增
之丙辰奉安真宗御容於洪福院 是月遼主駐遼
河 十一月乙未朝饗玉清昭應宮景靈宮丙申饗太
廟丁酉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百官上尊號曰聖文睿
武仁明孝德皇帝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元崇德仁壽慈
聖皇太后賜百官諸軍加等 乙巳立皇后郭氏時張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五
美人有寵帝欲立之太后不可而止故后雖立而頗見
疏 辛亥王欽若封冀國公曹利用改封魯國公竝加
恩故事輔臣例遷官參知政事呂夷簡與同列豫辭之
遂著為式宋徽宗求春明選朝錄云建隆至天禧每
簡選請乃止自是加恩而已案咸平初孫何建議已嘗
有以大禮進官者至是始及蓋咸平之初孫何建議已嘗
因夷簡之請而著為式耳十二月丙寅權判都省馬
亮言天下僧以數千萬計閒或為盜民頗苦之請除歲
合度人外非時夏不度人仍令自今毋得收會犯真刑
及文身者係籍詔可 是冬遼大閱聲言獵幽州二府
皆請備粟練師以待不虞樞密副使張知白獨言遼人

修好未遠今其舉兵者以上初政觀試朝廷耳豈可自
生憂邪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為名
萬一有變亦足應用未幾果無事兵報有兵入鈔邊界
已乃知渤海人叛契丹行刺兩界也然遼史不載此事
疑宋人自相恐喝耳涼水紀開謂契丹借塞內牧馬王
欽若請與之遼主嘗微服出獵有耶律罕班舊作韓
尤為諂舛者游京師寓行宮側惟獲衣匹馬而已遼主見而問之
罕班初不識漫應曰我北院部人覓官耳遼主與語知
其才陰識之會北院奏南京疑獄久不決遼主召罕班
馳驛審錄舉朝皆驚罕班量情處理人無冤者遼主嘉
之又令籍羣牧馬關其二同事者攷尋不已罕班略不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六
加詰即先馳奏遼主益信任焉宋史宗紀不載
班為北院大王至其本傳所載聖宗
信任諸事不具年月今附見於此是歲遼放進士
李炯等四十七人
三年 遼太平 春正月乙酉遼主如混同江 戊子遼遣
宣徽南院使蕭從順等來賀長寧節見於崇政殿皇太
后垂簾置酒殿中以宴之御史中丞薛奎館伴從順欲
請見且言南使至北者皆見太后而北使來獨不得見
奎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羣臣亦未嘗得見
也從順乃已及辭從順有疾命宰臣王曾押宴都亭驛
從順問曾曰南朝存降使車悉皆假攝何也曾曰使者

之任惟其人不以官之高下今二府八人六常奉使惟其人
不以官也從順默然既而從順稱疾留館不以時發帝遣使問勞挾太醫診視相屬於道樞密使曹利用請一切罷之乃引去 二月戊午遼禁其境內服用明金及金線綺國親當服者奏而後用 乙丑權御史中丞薛奎罷為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或譖奎漏禁中語也既而秦州關守帝以奎屢官西遣習其土風即改奎知秦州秦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儉約教民水耕講商算歲中粟粟積者三百萬征算衍者三十萬夏民隱田數千頃復得芻粟十餘萬 是月遼主如魚兒濛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七

三月丙子徙知河南府陳堯佐知并州母汾水漲州人憂溺堯佐為築隄植柳數萬本作柳溪亭民賴其利壬辰遼以左丞相張儉為武定軍節度使以殿前都點檢蕭都哩為契丹行宮都部署是月遼主如長春河魚兒濛有聲如雷其水一夕越沙岡四十里別無一陂夏四月壬子朔詔卹刑獄 是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刑部郎中劉煜知河南府煜世家河南衣冠舊族嘗權發遣開封府事獨召見太后問曰知卿名族欲一見卿家譜恐與吾同宗也煜曰不敢它日數問之煜無以對因偽風眩仆而出乃免 五月庚寅錄繫囚 癸巳幸御

莊觀刈麥聞民舍機杼聲賜織婦茶帛 遼主清暑永安山以蕭從順為太子太師吳叔達翰林學士道士馮若谷加太子中允命張儉移鎮大同 六月癸酉環原州屬羌叛寇邊環慶都監趙士隆等死之遣使者安撫陝西 秋七月戊子詔諸路轉運使察舉知州同判不任事者 壬寅以前戶部郎中夏竦起復知制誥竦急於進取喜任數術世目為姦邪嘗上疏乞與修真宗實錄不報既而丁母憂潛至京師求起復依中人張懷德為內助而王欽若雅善竦因左右之故有是命 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解發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六

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今得三司移文乃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帝曰漢貢士皆郡國續會今獨不能行之遠方邪其令悉蠲之 戊午夔州路提點刑獄盛京言忠州鹽井歲增課奉節巫山縣營田戶逃絕里胥代納戶稅萬州戶納穀稅錢皆為民害詔悉除之京度之從兄也 初李諮等既條上茶法利害論者猶爭言其不便辛未命翰林侍讀學士孫奭知制誥夏竦等再加詳定 九月庚辰朔始遣使賀遼后正旦 遼主駐南京己亥遼始遣使來賀宋太后正旦冬十月乙卯太白犯南斗 辛酉以翰林學士禮部

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 庚午以宰臣王欽若為譯經使唐譯經使以宰相明釋學者兼領之宋初翻譯經論令朝官潤文及丁謂相始置使而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請為使議者非之 十一月己卯朔孫奭等言十三場茶積而未售者六百一十三萬餘斤蓋許商人射則善者皆入商人其入官者皆廢惡不時故人莫肯售又闔戶輸歲課不足者使如商人入息而闔戶皆細民貧弱力不能給繇擾益甚又姦人倚貼射為名疆市盜販侵奪官利其弊如此不可不革請罷貼射法官復給本錢市茶而商人入錢以售之於是茶法復壞 庚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九

子遼主幸內果園宴京民聚觀求進士得七十二人命賦詩第其工拙以張昱等一十四人為太子校書郎韓樂等五十八人為崇文館校書郎後魏徐氏後魏以內今從遼史本月王欽若既兼譯經使始赴傳法院感疾亟歸車駕臨問賜白金五千兩戊申奉皇太后臨奠出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遣官護葬事錄親屬及所親信二十餘人建隆以來宰相卹恩未有此比欽若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人目為瘰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性傾巧敢為矯誕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吳植事敗太后滋不悅同列稍

侵之欽若怙怙以歿後有詔塑像茅山列於仙官 遼北院樞密使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有疾遼主欲臨視之哈綽謝曰臣無狀猥蒙重任今形容毀瘁恐陛下見而動心遼主乃止會北府宰相蕭朴問疾哈綽握其手曰吾死君必為樞密使慎勿舉勝已者朴聞而鄙之乙丑李十二月戊辰遼以蕭朴為北院樞密使後魏遼史本紀作北院樞密使列傳作蕭朴案普古合聲即為朴遼於一人姓名字系多前後分載今定從傳作蕭朴封蘭陵郡王 先是朝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十

章事李沆下循舊制也乾興中王曾由次相為會靈觀使曹利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為重詔利用班會之上議者濩以為非至是會進昭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廡將告謝而利用猶欲班會上閣門不敢裁曾抗聲曰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謝班既定利用鬱鬱不平張士遜慰曉之庚申詔宰臣樞密使序班如故事而利用志矯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聞召張旻於河陽為樞密使利用疑代已始悔懼焉殿前副指揮使楊崇勳嘗詣中書白事屬微雨新霽崇勳穿泥鞞登階王曾領之不以常禮延坐崇勳退劾奏其

失送宣徽院問狀翼日曾入對請傳詔釋罪太后問其故曰崇勳武夫不知朝廷之儀舉劾者柄臣所以振紀綱寬釋者人君所以示恩德如此則仁愛歸於上而威令肅於下矣 癸亥徙崖州司戶參軍丁謂曹州司戶參軍謂以家寓洛陽常為書自責敘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遣人致於西京畱守劉煜所付其家戒使伺煜會眾察時達之煜得書不敢私即以聞帝見之感惻故有是命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竄之今不緣赦宥未可內徙帝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耳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密使太后微時嘗寓旻家旻事之甚謹后漢德之故復掌樞府尋改名者 是歲燕民以年穀豐熟遼主車駕臨幸爭以土物來獻遼主禮高年惠鰥寡賜酺飲至夕六街燈火如晝士庶嬉游遼主亦微行觀之後編繫南京酺飲於九月今從遼史作十二月丁丑遼禁工匠不得銷毀金銀器四年遼太平春正月癸未遼使蕭迪里等入見遼又遣人持酒果與迪里等帝問宰相王曾曰送酒果者三十餘人已至鄭州聽其來否曾曰宜止其來而以舟兵代之轉酒果付迪里可也帝曰善 知益州薛田言兩川犯罪人配隸它州雖老疾得釋者悉畱不遣自今請無

拘停帝曰遠民無知犯法而終身不得還鄉里豈朕意乎察其情有可矜者聽遣還 庚辰遼主如鴛鴦渚二月己酉遼以同知樞密院黃翮為兵馬都部署引軍城混同江疏水河之間黃龍府請建堡障三烽臺十遼主命俟農隙築之東京畱守耶律巴格舊作八哥今改奏黃翮領兵入女真界徇地俘獲不可勝計得降者二百七十戶遼主獎諭之女真遼史局國表不載黃翮入女真徇地之役蓋闕書也翮以二月己酉受命帥師其俘獲而歸不得其日今從本紀連書之 庚戌玉清昭應宮使王曾請下三節校道藏從之帝因曰道書多言飛鍊金石豈若老氏五千言之約哉 壬戌遣官祀九宮貴神帝謂輔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六

三

臣曰祀日適與真宗大忌同其施樂邪王曾曰但設而不作耳又問古今樂之異同曾曰古樂用於天地宗廟社稷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咎人君流連荒亾者莫不由此帝曰朕於聲技未嘗畱意內外宴游皆勉彊爾 己巳遼以南京水遣使賑之庚午命党項別部場西設契丹節度使治之 三月庚寅遼以大同軍節度使張儉入為南院樞密使左丞相兼政事令遼主方眷倚儉參知政事吳叔達與儉不相能遼主怒出叔達為康州刺史御史臺自薛奎後中丞闕人不補侍御史知雜事韓億

獨掌臺務者逾年壬午始命權知開封府汝陰王臻權御史中丞臻建言三司開封府請曹參軍及赤縣丞尉率用貴游子弟驕情不任事請易以孤寒登第要仕宦書攷無過者爲之又言京百司吏人入官請如長定格歸司三年竝從之是月準布舊作阻侵遼西北路招討使蕭惠破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六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遷去第部尚書院有御製詩北湖園地後移建其地爲聖都學宮

宋紀三十七

起柔兆攝提格四月盡屠維大荒落七月凡三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天聖四年

遼太平六年

夏四月安德節度推官李佑唐莊宗

曾孫也上書求使官以酒埽陵廟因改授西京留守推

官帝謂輔臣曰唐莊宗百戰有天下費用侷官以及禍

可歎也王會曰陛下日聽政事又以前代治亂爲龜鑑

天下之福也知寧州職方員外郎楊及嘗因乾元節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一

獻繡佛帝謂輔臣曰及佞人也民安政舉乃守臣之職

焉用爲此辛亥令邸吏還之丙寅遼主如永安山

五月己卯詔禮部貢舉判刑部燕肅上奏曰唐大理

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

三覆奏全活甚眾貞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

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於唐而天聖三年斷

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一

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閱者至上請而法寺多

舉駁官吏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

朝廷欽卹之意望準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下

其章中書王曾謂天下皆一覆奏則死囚充滿狴犴久不得決請獄疑若情可矜者聽上請壬午詔曰朕念生齒之赫抵冒者眾法有高下情有重輕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豈稱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慮者具案以聞有司毋得舉駁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二

戊子錄四 辛卯遼以東京統軍使蕭撻古為契丹行宮都部署癸卯遼命西北路招討使蕭惠將兵伐甘州回鶻 閏月戊申減江淮歲漕米五十萬石除舒州太湖等九茶場民逋錢十三萬緡 辛亥復陝西永豐渠以通解鹽 甲子詔輔臣於崇政殿西廡觀侍讀學士宋綬等講唐書帝曰朕覽舊史每見功臣罕能保始終者若裴寂劉文静俱佐命元功不免誅辱王曾對曰寂等之禍良由功成而不知退也綬兼句當三班院因請解所兼專事勸講太后命擇前代文字可資孝養補政治者以備帝覽遂錄進唐謝偃惟皇誠德賦又錄孝經論語要言及唐太宗所撰帝範二卷明皇朝臣寮所獻聖典三卷君臣政理論二卷上之 六月丁亥建劔邵武等州軍大水賑之 庚寅大雨震電京師平地水數尺辛卯避正殿減常膳 癸巳以西上閣門使曹儀洛苑副使內侍押班江德明提舉修葺在京營房庫務內

殿崇班麥守忠相度疏導積水水之作也幸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變理無狀豈可還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同列有先歸者聞之皆媿服時又傳言汴口決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東奔帝以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民間謠言不足慮已而果然 初汴水大漲眾洶洶憂京城乃用樞密院奏救八作司決陳留隄及城西賈陂岡地泄之於護龍河水既落命開封府界提點張君平調卒復治其隄防秋七月丙午賜役卒緡錢詔官物漂失主典免償流徙者所在撫存之 戊申御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長春殿復常膳 罷永興軍秦坊等州新醕務 遼主獵於黑嶺 辛未詔兩川所造錦綺鹿胎透背欵正等歲減上供之半其大小綾及花紗仍令改織絹以供邊費先是上封者以此為言帝謂輔臣曰朕意正欲如此宜亟行之王曾等曰錦綺繁縟有害無益臣約一錦之費可為絹數匹陛下崇儉節費以惠遠人臣等敢不奉詔 帝謂輔臣曰比以天暑罷講讀適已召孫奭等說書卿等公事退可暫至經筵王曾曰陛下畱意經術雖炎暑不輟有以見聖學之高明也壬申詔諸路轉運使舉所部官通經術者 八月丁亥築秦州捍海堰先是

堰久廢不治歲患海濤冒民田監西谿鹽稅范仲淹言
於發運副使張綸請修復之綸奏以仲淹知興化縣總
其役議者謂濤患息則積潦必為災綸曰濤之患十九
而潦之災十一獲多亾少豈不可乎役既興會大雨雪
驚濤洶洶且至役夫散走旋濤而死者百餘人眾議言
堰不可復詔遣中使案視將罷之又詔淮南轉運使胡
令儀同仲淹度其可否令儀力主仲淹議仲淹尋以憂
去猶為書抵綸言復堰之利綸表三請願身自總役乃
命綸兼權知秦州築堰自小海寨東南至耿莊凡一百
八十里而於運河置閘納潮水以通漕逾年堰成流通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四

歸者二千六百餘戶民為綸立生祠令儀及綸各遷官
及胡令儀遷官乃六年七月甲子朔今并書之仍別出
遼蕭惠之討甘州回鶻也徵兵諸路獨準布舊作阻
部長特喇舊作直後期立斬以徇至甘州攻圍三日不
克而還時特喇之子聚兵來襲準布部有烏拜舊作烏
者密以告惠惠未之信會西準布諸部皆叛都監尼嚕
古舊作早國舅帳太保阿卜魯舊作魯等將兵三千
來救遇敵於哈屯舊作可城西南為其所敗尼嚕古阿
卜魯俱死之士卒潰散惠倉卒列陳準布諸部出不意
攻遼營遼人請乘勢奮擊惠曰我軍疲散未可用也烏

拜請以夜斫諸部之營惠又不許及諸部兵還惠乃設
伏以邀擊之前鋒始交諸部散去遼主遣特里衮舊作
改耶律洪古林牙耶律華格舊作化將兵討之洪古華
格之弟也遼主嘗刺臂血與洪古盟為友禮遇尤異及
討準布有功拜南府宰相改上京留守 九月乙卯詔
孫奭馮元舉京朝官通經術者 庚申詔禮部貢院諸
科通三經者薦擢之 錄周世宗從孫榮元亨為三班
奉職 辛未廢襄唐二州營田務以田賦民每頃輸稅
五分 壬申命翰林學士夏竦蔡齊知制誥程琳等重
刪定編敕帝問輔臣曰或謂先朝詔令不可輕改信然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五

乎王曾曰此檢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刪太宗朝詔令
十存一二蓋去其秘密之文以優於民何為不可今有
司但詳其本末又須臣等審究利害一一奏稟然後施
行帝然之 是月遼主駐遼河 冬十月甲戌朔日有
會之及吳遼史不書是 丙子哈斯罕舊作葛蘇諸部
長朝於遼未幾哈斯罕部乞建旗鼓遼主從之 淮南
轉運司言楚州北神堰眞州江口堰修水閘成初堰度
舟歲多壞而監眞州排岸潯陽陶鑑監楚州稅元城王
乙竝謂置水閘堰旁以時啟閉及成漕舟果便歲省堰
率十餘萬乃詔發運司它可為閘處令規畫以聞鑑乙

並優遷致異案王安石志王乙墓云乙言楚州可去糧米六萬八千石與實錄不同未知誰是長編又言先是孫奭馮元共薦大理寺丞安邱楊安國為國子監直講

於是并召安國父兗州州學講書光輔入見帝令說尚

書光輔曰堯舜之事遠而未易行臣願講無逸一篇時

年七十餘矣而論說明暢帝欲留為學官光輔固辭乙

卯以光輔為國子監丞遺還 遼蕭惠為招討使累年

屢遭侵掠士馬疲困十一月有小校訴其三罪遼主命

案之旋降惠為南京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十二月

丁丑恤畿內饑 辛巳遼主詔北面諸部廉察州縣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六

官不治者罷之又詔大小職官有貪暴殘民者立罷終

身不錄其不能廉直雖處重任亦代之清勤者雖卑位

亦當薦拔 遼自蕭哈綽舊作合卓今改蕭朴相繼為樞密使

專尚吏才好自聽訟時人轉相效習風俗日衰遼主下

詔曰朕以國家以南北二院分治契丹漢人蓋欲去貪

枉除煩擾也若貴賤異等則怨必生夫小民犯罪必不

能動有司以達於朝惟內族貴戚各恃恩行賄以圖苟

免如是則法廢矣自今貴戚以事被告不以事之大小

並令所在官吏案問具申北南院覆問得實以聞其不

案輒申及受請託為奏言者以本犯人罪罪之 丁亥

帝白太后欲元日先上太后壽乃受朝太后不可王會

奏曰陛下以孝奉母儀太后以謙全國體請如太后令

因再拜稱賀帝固欲先上太后壽既退出墨詔付中書

五年遼太平七年春正月壬寅朔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

會慶殿遂御天安殿受朝 己未樞密副使晏殊罷殊

上疏論張者不可為樞密使忤太后旨會從幸玉清昭

應宮從者持笏後至殊怒以笏撞之折齒御史彈奏遂

出知宣州之州數月改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

五代以來天下學校廢興學自殊始 戊辰以夏竦為

樞密副使 是月遼主如混同江 二月癸酉命呂夷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七

簡夏竦修先朝國史王曾為提舉翰林學士宋綬樞密

直學士劉筠陳堯佐同修初內出劄子以先朝正史久

而未修慮年祀浸遠事或淪墜宜令王曾修纂之故事

辛臣自領監修國史至是以曾提舉乃別降敕焉 丙

子詔賑京東流民 三月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

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綬以下二十六人為殿後彌封

謄錄考覆詳定編排官如先朝舊制乙丑賜進士王堯

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二人同出身七十一人

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試銜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

者又六百九十八人堯臣虞城人也 夏四月癸酉試

特奏名進士及諸科甲戌賜同出身及試銜者凡三百四十二人尋下詔戒諭諸道舉人宜奮勵詞學毋坐視歲月冀望恩澤 辛巳遼杜防蕭蘊等來賀乾元節知制誥程琳為館伴使蘊出位圖指曰中國使者至北朝坐殿上位高今北朝使至中國位下請升之琳曰此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易防又曰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朝安有大小之異防不能對詔與宰相議或曰此細事不足爭將許之琳曰許其小必啟其大固爭不可乃止 乙未遼主獵於黑嶺 帝嘗謂輔臣曰世無良醫故天橫者眾張知白對曰古方書雖存率多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八

之宰臣張知白因言樂五行志宮室盛則有火災近者洞真壽寧觀相繼火此皆土木太盛之證帝納其言詔翰林學士依大中祥符五年故事雙日鎖院雙日降麻 遼禁諸屯田不得擅貨官粟 癸巳遼復使蕭惠討準布 秋七月己亥朔賑秦州水災 遼主諭中外大臣曰制條中有遺闕及輕重失中者其條上之議增改焉 乙巳遼詔輦路所經旁三十步內不得耕種者不在所訟之限 丙辰發丁夫三萬八千卒二萬一千緡錢五十萬塞滑州決河 詔察京東被災縣吏不職者以聞 先是司天監主簿苗舜臣等嘗言土宿雷參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九

同華等州旱魃妨蠶食苗太常博士祕閣校理國史院編修官謝絳上疏曰去年京師大水敗民廬舍河渠暴溢幾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槩秋成絕望此皆大異也陛下夙夜勤苦思有以搯塞時變固宜改更理化下罪己之詔修順時之令宜羣言以導壅斥近幸以損陰而聖心優柔重在改作號令所發未聞有以當天心者夫風雨寒暑之於天時為大信也信不及於物澤不究於下則水旱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輒改適行遽止而欲風雨以信其可得乎天下之廣萬幾之眾不出房闥豈能盡知而在廷之臣未聞被數刻之召吐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十

片言之善朝夕左右非恩澤即佞倖上下皆蔽其事不虛管兩漢日蝕水旱有策免三公以示戒懼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之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大臣輔佐不明邪陛下信任不篤邪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賢者比來姦邪者易進守道者數窮政出多門俗喜由徑聖心固欲盡得天下之賢能分職受事而宰相方攷資進吏無所建白循依違之迹行尋常之政臣恐不足回靈意塞至戒古者數不登則虧膳災屢至則降服凶年不塗墜願陛下詔引咎損太官之膳避路寢之朝許士大夫片諱上聞議切時病罷

不急之役皆無名之斂勿崇私恩更進直道誠動乎上惠洽於下豈有時澤之艱哉絳濟之子也 遼主駐遼河冬十月丁卯朔詔諸帳院庶孽竝從其母論貴賤遼主畱心翰墨始畫譜牒以別嫡庶由是爭訟紛起樞密使蕭朴有吏才能知人主意敷奏稱旨時議多取決之 辛未太常博士直集賢院同知禮院王暉上所撰禮閣新編六十卷初天禧中同判太常禮院陳寬請編次本院所承詔敕其後不能就暉因取國初至乾興所下詔敕刪去重複類以五禮之目成書上之賜五品服暉曾弟也 乙酉監修國史王曾言曆史官吳兢於實錄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十一

正史外錄太宗與羣臣對問之語為貞觀政要今欲采太祖太宗真宗實錄日歷時政記起居注其開事迹不入正史者別為一書與正史竝行從之 甲午同皇太后幸御書院觀太宗真宗御書 壬辰醫官院上所鑄兪穴銅人式二詔一置醫官院一置相國寺 丙申滑州言塞決河畢是日旬休帝與太后特御承明殿召輔臣諭曰河決累年一旦復故道皆卿等經畫力也王曾等再拜稱賀詔速第修河僚勞效以聞作靈順廟於新隄之側十一月丁酉朔名滑州新修埽曰天臺埽以其近天臺山麓故也自天禧三年河決至是九載乃復塞

修河部署彭睿權三司使河南范雍知滑州寇瑛並加秩凡督役者第選官民經率配免秋稅十之三 乙未遼皇姪匡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鳴舊作查保寧軍節度使長沙郡王色嘉努舊作謝家廣德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格舊作遂奏言各將之官乞選件讀書史遼主從之 壬寅工部郎中直昭文館燕肅請造指南車內侍盧道隆又上所勅記里鼓車詔皆以其法下有司製之 甲辰百官集尚書省受薦饗景靈宮誓乙巳受饗太廟誓丙午受合祭天地誓丁未帝謂輔臣曰百官三日受誓禮當然邪王曾等曰宮廟告饗皆緣郊祀之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不之禁北朝之過也攷異長編載孔道輔遺言於宋初李遵史是時遼未嘗見敗於黑水今不取 是歲南郊肆赦中外以為丁謂將復還殿中侍御史臨河陳琬上疏曰丁謂因緣檢佞竊據公台今禮柴展禮必潛輸瑋貨私結要權假息要荒冀移善地李德裕止因朋黨不獲生還盧多遜曲事主藩卒無牽復請更不原赦帝然之 六年遼太平春正月己酉罷兩川乾元節歲貢織佛詔自今南郊軍賞有闕其三司官吏竝劾罪先是南郊賞賜軍士而汾州廣勇軍所得帛不逮它軍一軍大謀捍守佐堂下劫之約于善帛乃免城中戒備遣兵圍廣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以謚法自周公以來垂為不刊之典蓋以彰善癉惡身
歿之後是非較然用為懲勸今若任其遷避則為惡者
肆志而不悛欲乞今後凡有臣寮薨謝不必俟本家請
謚竝令有司舉行如此則隱慝無行之人有所沮勸矣
從之 壬午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知白在相位
慎名器常以盛滿為戒雖顯貴其清約如寒士贈太傅
中書令禮官謝絳議謚文節御史王嘉言言知白守道
徇公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請謚文正王曾曰文節美謚
矣遂不改嘉言再偁子也知白九歲其父終邢州殯於
佛寺及遼師侵河北寺宇多頽廢殯不可辨知白既登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古

第徒行訪之得佛寺殿基恍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
可驗眾嘆其誠孝 戊子遼燕京留守蕭孝穆請於拒
馬河接宋境上置戍長以巡察遼主從之 三月丙申

朔日有會之秋異遼史不載是年日會今從宋史 戊申太后幸劉美第

左司諫劉隨奏疏勸止太后納其言自後不復再往宋祁作劉隨墓誌銘云太后不

宜數幸外家恐誤今從長編 壬子以張士遜為禮

部尚書同平章事張知白既卒帝謀代之者宰相王曾
薦呂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以士遜位居

夷簡上欲用之曾言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太后許用
夷簡夷簡因奏事言士遜事帝於壽春府最舊且有純

懿之德請先川之太后嘉其能讓 癸丑以姜遵為樞
密副使遵長於吏事其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眾時人
號為薑擦子太后遣內侍於永興軍營浮屠遵希太后
旨悉毀漢唐碑碣以代甄毀躬自督治既成乃得召用

己未以范雍為樞密副使姜遵上 是月遼主駐

長春河 夏四月戊辰詔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軍

頭司各引對所理公事自帝為皇太子輔臣參決諸司

事於資善堂至是始還有司 丁丑貸河北流民復業

者種會復是年租賦 癸未命龍圖閣待制燕肅直史

館康孝基同議調減三司歲所科上供物凡中都歲用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五

百貨三司視庫務所積豐約下其數諸路諸路度風土

所宜及民產厚薄而率買謂之科率諸路用度非素蓄

者亦科率於民然用有緩急則物有輕重故方上所須

輕者反重賤者反貴而民有受其弊者肅等既受命建

言京師庫務所積可給二年者請勿復科買詔從之

庚寅以星變齋居不視事五日降畿內囚死罪流以下

釋之罷諸土木工賑河北流民過京師者時命僧道禱

禳於文德殿殿中侍御史李紘奏曰文德殿布政會朝

之位每災異輒聚緇黃讚唄於閒何以示中外右司諫

劉隨因星變言國家本支蕃衍而定王之外封策未行

望擇賢者用所故事增廣嗣王郡王之封以應祖宗意
監察御史鞠詠條上應變五事又言太子少保致仕晁
迺雖老而有器識空蒙訪對其必有補 五月乙未朔
交趾寇邊詔廣南西路轉運司發谿峒丁壯捕之時文
思使焦守節知邕州遣人入交趾諭以利害李公蘊拜
章謝罪 遼主清暑永安山 庚戌詔溫鼎廣等州歲
貢柑不得以貢餘為名餉遺近臣始王曾言於帝請斷
貢餘帝曰貢且勞矣況其餘乎亟命罷之 樞密副使
姜遵言咸陽民元守亮歲貢梨朝廷給賜常倍其直守
亮恃此夸其里中因以凌弱請絕其獻帝曰朕不知守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七

亮敢恃此以橫也辛亥詔罷之 六月丙寅罷戎瀘諸
州穀稅錢 周虢州防禦使柴貴世宗弟也其孫肅自
陳求官帝問王曾曰肅果柴氏之後乎曾對曰得貴告
身驗之信然帝曰世宗開拓土宇為吾國家也後裔其
可忘哉命為三班奉職 秋七月遼以南院大王耶律
迪里舊作敵改為上京留守戊戌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乙未開封府推官監察御史館陶王洽為河北轉運副
使治上言本朝制兵刑未幾於古自契丹通好三十年
二邊地常屯重兵坐耗國用而未知所以處之請教河
北疆壯以代就糧禁卒之關罷招廂軍以其冗者隸作

屯田行之數年當漸銷滅而疆壯悉為精兵矣古者刑
平國用中典而比者以敕處罪多重於律律以絹直代
之律坐髡欽而役者敕黥竄以為率比諸州上言請率
太多衣倉不足願勿復請者七十餘州以律言之皆不
至是是以繇文罔之而置於理也誠願削漢文而用正
律以錢定罪者悉從絹估黥竄為率者止從髡欽此所
謂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者也 壬子江寧府揚真潤州
江水溢壞官民廬舍遣使安撫賑卹 八月乙丑詔免
河北水災州軍秋稅初帝謂輔臣曰比令內侍往緣邊
視水災如聞有龍堰於海口故水壅而不泄可遣官致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七

祭王曾曰邊郡數大水蓋洪範所謂不潤下之證海口
恐非龍可堰宜寬民賦以答天災故有是詔 甲戌淮
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張綸知秦州綸天禧末為發
運副使時鹽課積虧者十年綸乃奏除通秦楚三州鹽
戶宿負官助其器用鹽入優與之直由是歲增課數十
萬復置鹽場於杭秀海三州歲入課又三百五十萬居
三歲增上供米八十萬在江淮逾六年為民興利除害
甚眾性喜施與漕率多凍餒道死者綸見之歎曰此有
司之過非所以體上仁也推奉錢市絮襦千數衣其不
能自存者 乙亥河決澶州王楚埽 戊寅翰林學士

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劉筠知廬州筠三人翰林意望兩府及為承旨頗不懌嘗移疾不出或戲筠曰服清涼散必愈蓋兩府乃得用清涼散也筠前嘗知廬州愛其土遂築室城中架閣藏前後所賜書帝為飛白書曰真宗聖文祕奉之閣及再至即營冢墓作棺自為銘刻之後二歲竟卒於書閣筠初為楊億所識拔後遂與億齊名時號楊劉性不苟合臨事明達而其治尚簡嚴然晚為陽翟同姓富人奉求恩澤清議頗少之 丙戌錄唐張九齡後九齡九代孫錫以九齡告身及明皇批荅來獻帝謂輔臣曰九齡唐名相宜旌其後即授國子四門助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六

教 九月己亥詔京朝官任內五人同罪奏舉者減一任 乙巳遣使修諸路兵械 丙午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陳從易為左司郎中兵部郎中集賢院修撰楊大雅竝知制誥自景德後文士以雕靡相尚從易獨自守不變與大雅特相厚皆好古篤行無所阿附天禧初大雅提點淮南刑獄案部過金陵境上遇風舟覆冠服盡喪時丁謂鎮金陵遣人遺衣一襲大雅辭不受王欽若亦不喜之時議欲矯文弊故竝進用大雅初名侃避真宗舊諱改焉 壬子遼主如中京北德呼勒舊作北敵部烈今改節度使耶律延壽請視諸部賜旗鼓從之 是月準布

諸部長多降於遼 冬十月甲申除福州民逋官莊錢十二萬八千緡初王氏據福州時有田千餘頃謂之官莊太平興國中授券與民耕歲輸賦而已天聖二年發運使方仲荀言此公田也鬻之可復厚利遣屯田員外郎辛惟慶領其事凡售錢三十五萬餘緡詔減緡錢三之一期三年畢償監察御史朱諫以為傷民不可詔復為貧弱者寬期至是知州章頴復以為言詔悉除之 遼魏王耶律色軫舊作斜軫今改之孫婦指斥乘輿其夫為之容隱事覺連坐并籍其家 遼主諭燕城將士若有敵至總管備城之東南統軍使守西北馬步軍備野戰統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九

軍副使繕壁壘課士卒各練其事 十一月丙申遼太子宗真納妃蕭氏駙馬都尉克迪舊作匹敵今改之女也 遼以耶律求翰為北院大王 癸卯翰林學士宋綬等上所撰天聖鹵簿記十卷初南郊綬攝太僕卿陪玉輅帝問儀物典故占對辨給因使綬集官撰記帝歎其詳備 十二月丁卯賜故杭州處士林逋諡曰和靖先生仍贍其家逋臨終賦詩有茂陵它日求遺棄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州以聞帝嗟惜之初逋嘗客臨江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為州守為素服與其門人葬之 遼主詔兩國舅及南北

王府乃國之貴族賤庶不得任本部官 是歲遼放進士張宥等五十七人

七年遼太平九年春正月癸卯樞密使曹利用罷以侍中判

鄧州初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為禍福而利

用以勳舊自居不恤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

太后亦嚴憚利用稱曰侍中而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

以指爪擊帶鞞左右指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

敢爾邪太后領之利用奏抑內降恩雖屢卻亦有不得

已從之者人揣知其然或給太后曰蒙恩得內降輒不

從今利用家媼陰諾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

勳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恨之會從

子洵為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趙德崇詣闕告洵不法

事奏上崇勳請往案之遂罷利用樞密而窮治洵罪洵

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丙辰貶利用為左千

牛衛將軍知隨州 是月遼主至自中京 二月庚申

朔參知政事魯宗道卒宗道疾劇帝臨問賜白金三千

兩既卒太后臨奠贈兵部尚書宗道剛正疾惡遇事敢

言不為小謹初太常議諡曰剛簡復改為肅簡議者以

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云攷異王子融作王會言行錄及百一篇數短宗道殊甚然

它書與不稱宗道剛簡可畏恐子融所云或出私意今不取 甲子詔文臣歷遷任

有材勇武臣之子有節義者與換官三路任使 丙寅

張士遜罷士遜以曹利用薦得宰相利用長樞密憑寵

自恣士遜居其閒未嘗有是非之言時人目之為和鼓

及曹洵獄起羅崇勳因譖利用帝以問執政眾願望未

有對者士遜徐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利用大臣宜不知

狀太后怒將罷士遜帝以其東宮舊臣加刑部尚書知

江寧府解通犀帶賜之後領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

以呂夷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始王曾

薦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遜將免曾因對言太后不相爽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使張者上爾者一赤腳

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於是

宰相夷簡 丁卯以夏竦薛奎參知政事陳堯佐為樞

密副使奎入謝帝諭奎曰先帝常以卿為可任今用卿

先帝意也 癸酉貶曹利用為崇信軍節度副使房州

安置利用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命內侍楊懷敏護送

諸子各奪兩官沒所賜第籍其貲黜親屬十餘人宦者

多惡利用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以語逼之利用素

剛遂投繯而絕以暴卒聞攷異利用之死據長編在利

用性悍稷少通力裁僥倖而其親舊或有恩緣以進者

故及於禍然在朝廷忠盡有守始終不為柔屈死非其罪人多冤之 乙酉以河水災委轉運使察官吏不任職者易之 癸巳募民入粟以賑河北水災 閏月戊申禁京城搨造寺觀時都人厭土木之勞及詔下咸喜 壬子詔曰朕開數路以詳延天下之士而制舉獨久置不設意吾豪傑或以故見遺也其復置此科於是稍增損舊名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博通墳典明於教化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吏理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略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任邊寄科凡六以待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又置書判拔萃科以待選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人之應書者又置高蹈邱園科沈淪草澤科茂才異等科以待布衣之被舉及應書者又置武舉以待方略智勇之士其法皆先上藝業於有司有司較之然後試祕閣中格然後天子親策之若武舉則仍閱其騎射焉初盛度建言於真宗請設四科以取士夏竦既執政建議請復制舉廣置科目以收遺才帝從之夏采度前議而降是詔 癸酉置理檢使以御史中丞為之其登聞檢院 匭函改為檢匣如指陳軍國大事時政得失並投檢匣 令畫時進入常事五日一進其稱冤濫在屈而檢院鼓 院不為進者並許指理檢使審問以聞時上封者言自

至道三年廢理檢院而朝廷得失天下冤枉浸不能自達帝讀唐史見匭函故事與近臣言之夏竦因請復置使領帝從其議乙卯始命御史中丞王曙兼理檢使 三月乙丑詔吏受賕自今毋用蔭時三司吏毋士安坐受賕法應徒而用祖蔭以贖論特決杖勒停而降是詔 辛巳詔以遼饑民流過界河令所過給米分送唐鄧等州以開田處之 癸未詔百官轉對極言時政闕失在外者實封以聞時羣牧判官夏縣司馬池因轉對言唐制門下省詔書出有不便者得以封還今門下雖有封駁之名而詔書一切自中書下非所以防過舉也內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三

侍皇甫繼明等三人給事太后閣兼領估馬自言估馬有羨利乞遷官事下羣牧司閱實無羨利繼明方用事自制置使以下皆欲附會為奏池獨不可吏拜曰中貴人不可忤也池不聽繼明等怒甚會除開封府推官敕至閣門為繼明黨所沮罷乃以屯田員外郎出知耀州 甲申上封者言天下茶鹽課虧請更議其法帝以問三司使寇瑊瑊曰議者未知其要爾河北入中兵會皆仰給於商旅若官盡其利則商旅不行而邊民困於餽運矣法豈可數更帝然之因謂輔臣曰茶鹽民所會而強設法以禁之致犯法者眾但緣經費尚廣未能弛之

又安可數更其法也秦州鹽課虧緡錢數十萬事連十
一州詔殿中丞張奎往案之還奏三司發鈔稽緩非諸
州罪因言鹽法所以足軍費非仁政所宜行若不得已
令商人轉賣流通獨關市收其征則上下皆利孰與設
重禁壅闕之為民病有詔悉除所負奎臨濮人全義七
世孫也 丙戌遣官祈晴帝因謂輔臣曰昨令視四郊
而麥已損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當天心也古者大
辟外州三覆奏京師五覆奏蓋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
審獄議罪毋或在濫又曰赦不欲數然舍是無以召和
氣夏四月庚寅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賦租京師自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語

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霽 辛卯南平王李公蘊奉
攷異公蘊之本長編繫於天聖六年六月今從宋史仁宗紀 其子德政遣人來告以
為交趾郡王 五月乙未詔禮部貢舉 庚午上封者
言近邊內地州郡多是儒臣知州邊事武略安有雷意
欲望自今選有武勇謀略內殿崇班以上三二十人於
河北河東陝西及西川廣南不以遠近但路居衝要處
充知州得替日具本處民間利害或邊事十件奏聞或
朝廷要人驅使詢之於朝則曰某人曾在某處知某處
事宜則是先試之以近邊之事後委之以臨邊之任或
為州郡之防或為偏裨之將不乏人矣樞密院請令武

臣闕門祗候以上知州軍代還日分件言事 遼主清
暑永安山 六月戊子朔 攷異遼史本紀失書 遼以長
沙郡王色嘉努為廣德軍節度使樂安郡王遂格為匡
義軍節度使中山郡王查鳴為保定軍節度使進封潞
王 壬辰置益梓廣南路轉運判官與轉運使分部案
巡位諸州同判上別給印分巡即用之仍詔磨勘及一
年者遷一官議者以為自罷諸路提點刑獄而益梓廣
南止一轉運使不能周知民事事故也 丁未大雷雨王
清昭應宮災宮凡三千六百一十楹獨長生崇壽殿存
翼日太后對輔臣泣曰先帝力成此宮一夕延燔殆盡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語

猶幸一二小殿存爾樞密副使范雍度太后有再興葺
意乃抗言曰不若燔之盡也太后詰其故雍曰先朝以
此竭天下之力遽為灰燼非出人意如因其所存又將
葺之則民不堪命非所以祗天戒也宰相王曾呂夷簡
亦助雍言夷簡又推洪範災異以諫太后默然太廟齋
郎蘇舜欽詣登聞鼓院上疏曰今歲自春徂夏霖雨陰
晦未嘗少止農田被災者幾於十九臣以為任用失人
賞罰弗中之所召也而大臣歸咎於刑獄之濫肆赦天
下以為禳救是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抵罪而欲以合
天意也古者斷決滯獄以平水旱不聞用赦故赦下之

後陰霾及今前志曰積陰生陽陽生則災見焉乘夏之氣發泄於玉清宮震雨雜下烈焰四起樓觀萬疊數刻而盡非慢於火備乃天之垂戒也陛下當降服減膳避正寢責躬罪已下哀痛之詔罷非業之作拯失職之民庶幾可變災為祐浹日之間未聞為此而將計工役以圖修復都下之人聞者駭惑咸謂章聖皇帝勤儉十餘年天下富庶及作斯宮海內虛竭陛下即位未及十年數遭水旱雖征賦咸入而百姓困乏若大興土木則費用不知紀極財力耗於內百姓勞於下內耗下勞何以爲國今爲陛下計莫若采吉士去佞人修德以勤至治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美

使百姓足給而征稅寬減則可以謝天意而安民情矣夫賢君見變修道除凶亂世無象天不謹告今幸天見之變是陛下修己之日豈可忽哉舜欽時年二十一易簡之孫耆之子也 甲寅王曾罷始太后受冊將御天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會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累表待罪乃出知青州 以玉清昭應宮災知宮李知損編管陳州御史臺鞠火起得知損嘗與其徒茹葷聚飲宮中故也初太后怒守衛者不謹悉下御史獄欲誅之中丞王暉上言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爲

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爲高廟不當居陵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爲戒宐罷之勿治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而右司諫范諷亦言此實天災不當置獄窮治監祭御史張錫言若反以罪人恐重貽天怒言者既眾帝及太后皆感悟遂薄守衛者罪議者尚疑將復修宮諷又言山木已盡人力已竭雖復修必不成臣知朝廷亦不爲此其如疑天下何願明告四方使戶知之秋七月己巳下詔以不復修宮之意諭天下改長生崇壽殿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七

毛

爲萬壽觀乙酉罷諸宮觀使并輔臣所領諸官觀使名從呂夷簡張耒夏竦之請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七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賜諸將勳賞

宋紀三十八 起居維大荒落八月盡元豐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天聖七年 遼太平九年 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食異遼史不

詔罷天下職田官收其入以所直均給之先是上

封者言職田有無不均吏或不良往往多收以殘細民

命資政殿學士晏殊與三司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

參議皆以為然故有是詔 己丑以呂夷簡為昭文館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八

大學士 辛卯夏竦復為樞密副使陳堯佐王暉並參

知政事樞密使張耆改山南東道節度使竦與夷簡不

相悅故以堯佐易之 初渤海自神冊中附於遼無權

酷鹽麩之稅寬弛關市之征渤海安之自馮延修韓紹

勳以燕地平州之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地荐饑戶部

副使王嘉獻策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艱險多

至覆沒鞭扑擄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袞 舊作詳

大延琳因之為變遂囚畱守駙馬都尉蕭孝先及南陽

公主殺紹勳嘉以悅眾僭號興遼改元天慶時遼主駐

黑嶺畱守王道平逾城走告變即徵諸道兵以時進

討時國舅詳袞蕭實迪 舊作匹敵今改 先率本管兵據要害絕

其西渡延琳以書結保州戍主夏行美使率渤海軍為

亂行美執其人送統軍耶律普古 舊作蕭古今改 普古遂般渤

海兵八百人入據保州斷其東路延琳分兵西取瀋州

副使張傑聲言欲降延琳信之不急攻既知其詐攻之

守禦已備不克而還南北女真皆從延琳高麗貢使亦

不至 契丹東國通鑑云契丹東京將軍大延琳遣大府

七世孫也國號興遼建元天興案遼史作天慶東國通

鑑作天興未詳孰是至延琳之叛自在八月而東國通

乞援之月耳 冬十月丙戌朔遣以南京畱守燕王

續資治通鑑卷三十八

延琳遇賊蒲水中軍少卻普努將右翼實迪將左翼夾

攻之先據高麗女真要衝使不得求援賊潰追敗之於

平山北普努不介馬而馳追殺餘賊已而大軍圍東京

普努討諸叛邑平吼山賊延琳漢溝自衛固守不敢出

十一月癸亥冬至帝率百官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遂御天安殿受朝祕閣校理范仲淹疏言天子有事親

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

內而行家人禮可也今願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

不可為後世法疏入不報又疏請太后還政亦不報遂

乞補外尋出為河中府同判 發異六一居士集范文正

大會前殿上率百官上壽因仲淹言而事遂已杜大圭名注集載高弼撰仲淹墓碑亦云疏奏遂罷祭上壽前殿當時實嘗行之仲淹言之而 丙寅選以張傑為瀋州節度使超授保州戍將夏行美平章事召皇城進士

張人紀等二十二人入朝試以詩賦皆賜第 壬申選

以駙馬都尉劉四端權知宣徽南院 十二月庚寅以

知制誥李仲容判禮部故事茂才異等高蹈邱園沈淪

草澤三科所上策論先委禮部考核以聞乃得召試時

直史館康孝基判禮部定富弼等十人帝改命仲容而

以孝基同判仍取弼等策論覆較之弼河南人也 辛

亥以左司諫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知鄆州坐糾察刑獄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三

不當也道輔嘗極論曹利用羅崇勳弄權時利用死而

崇勳猶委任云

八年 遼太平 春正月丙寅命資政殿學士晏殊權知禮

部貢舉 甲戌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彰武節度使曹

瑋卒贈侍中謚武穆瑋為將不如其父寬然用士得死

力平居意氣舒暇及行師多奇計出入神速一日張樂

飲僚吏中坐失瑋所在明日徐出視事賊首已擲庭下

矣將兵幾四十年未嘗少失利真宗遇邊奏必手詔詰

難至十數反而瑋守初議率無以奪開邊據率令漢廣

丈五尺山險不可墜者因其峭絕治之使足以阻敵後

皆以為法臨淄人賈同嘗造瑋瑋欲案邊邀與俱同問

從兵安在曰已具既出就騎見甲士三千環列初不聞

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真名將也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

欲致之固辭不往久之始同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

祥符已來諫諍路塞丁謂乘閒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

姦既白宜明告天下正符瑞之謬使先帝免後世之議

又言寇準忠規亮節宜還之內地時太后臨朝而同言

如此人以為難再遷知棣州卒 集賢校理華陽彭乘

懇求假親詔乘知普州蜀人得鄉郡自乘始普人鮮知

學者乘為興學召其子弟為生員教育之俗遂以變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四

辛巳作會聖宮於西京永安縣 政長編作三聖宮今從宋史仁宗紀

二月戊子詔五代時官三品以上告身存者子孫依蔭

律敘蔭仍須得保官三人御史臺主簿兗州石介上疏

以為不可坐罷 遼主如龍化州 三月甲子御崇政

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丙寅試諸科丁卯賜進士咸平王

拱壽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己巳賜諸科及

壬申幸後苑賞花釣魚每歲從官賦詩或預備及是出

不意坐多窘者優人以為戲左右皆大笑翼日盡取詩

付中書第其優劣祕閣校理韓義所賦獨鄙惡落職同

判冀州 乙亥詔宗室嫁女擇士族之有行義者敢以財帛為昏御史臺街司察舉之 以度支副使刑部郎中錢唐肅為龍圖閣待制肅清直廉儉恬於仕進在度支會糴麥京師數且足有豪姓欲入官數十萬石因權倖以干掖庭太后命肅肅曰麥貯倉率不過二歲多則腐朽不可食况撓法邪卒不受嘗知洪州艤舟南康不即赴或問之肅曰職田以四月為限今遠往得無趨利之譏乎逾月乃上 三司以方建太一宮及洪福等院市材木於陝西同判河中府范仲淹言昭應壽寧天戒不遠今復侈土木破民產非所以順人心合天意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五

也尋徙陳州又言恩倖多以內降除官非太平之政願以上官賀妻為戒事雖不行帝嘉其忠 遼都統蕭孝穆圍東京去城五里四面築城堡起樓櫓使內外不相通駙馬蕭孝先及南陽公主既為大延琳所囚聞遼師至孝先與其妹穴地逃出公主在後為守陣者所覺遇害公主遼主之第四女也及遼史公主表南陽公主下嫁蕭孝先木紀先書駙馬都尉蕭孝先後書駙馬延寧本紀互舉其名字也今從表 夏四月遼主如乾陵以耶律行平為廣平軍節度使以夏行美為中順軍節度使 五月戊申遼主清暑柏坡 甲寅賜信州龍虎山張道陵二十五世孫乾曜號虛靖先生及遼史宋史作虛素先生王氏續

蓋從之今據長編作虛靖 以其孫見素為試將作監主簿仍令世襲先生號調其租課 六月癸巳監修國史呂夷簡等上新修國史於崇政殿故事史成監修而下進秩夷簡固辭之 乙巳御崇政殿試書判拔萃及武舉人武舉法先閱騎射而試之以策為去畱弓馬為高下每遇制舉則試焉 戊中以書判拔萃人宣州司理參軍曲江余靖為將作監丞知海陽縣安德節度推官河南尹洙為武勝節度掌書記 秋七月丁巳詔修國朝會要 丙子策制舉人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成都何詠茂才異等富弼詠弼對策並及第四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六

等丁丑以詠為祠部員外郎同判永興軍賜五品服弼為將作監丞知長水縣 壬午遼詔來歲行貢舉法 八月戊子詔流配人道死者其妻子給食送還鄉里 遼東京被圍既久城中撤屋以爨戊申賊將楊詳世密送款夜開南門納遼軍禽大延琳渤海平駙馬大力秋坐延琳事伏誅 九月丙辰罷百官轉對自復轉對言事者頗眾大臣不悅故復罷之 乙丑樞密副使姜遵卒 劉美家婢出入禁中大招權利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趙稹厚結之己巳擢樞密副使命未出人馳告稹稹問曰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也世傳以為笑 宋

初鹽利皆歸縣官其解池引水而成者曰顯鹽淮浙蜀廣煮海并鹹而成者曰末鹽初皆通商賈易咸平中梁鼎請官自鬻解鹽未幾以公私煩擾復舊商販帝初卽位置計置司議茶鹽利害茶法變貼射而鹽則官自鬻利微而害博兩池積鹽爲阜其上生木合抱選人王景上言請通商平估以售少寬百姓之力太后以爲然命盛度王隨議更其制隨與權三司使胡則畫通商五利上之曰方禁商時伐木造船以給輦運而兵民罷勞不堪其命今去其弊一利也始以陸運既差帖頭又役車戶貧人懼役連歲逋逃今悉罷之二利也舟運有沈溺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七

之患網吏侵盜雜以泥沙硝石其味苦惡疾生重隄今皆得其真鹽三利也國之錢幣謂之貨泉蓋欲使之流通而富室大家多藏鏹不出故民用皆蹙今歲得商人六十餘萬頗助經費四利也歲減鹽官兵卒哇夫傭作之給五利也冬十月丙申詔罷三京二十八州軍權法聽商賈入錢若金銀京師權貨務給鈔受鹽於解池而申私販鬻之禁詔下蒲解之民皆作感聖恩齋自是雖賈商流行而歲課之入官者耗矣 壬寅置天章閣待制位龍圖閣待制之下命鞠詠范諷爲之 是月遼主駐長寧淀 十一月丙寅朝饗景靈宮丁卯饗太廟戊

辰合祀天地於圓丘大赦賀皇太后於會慶殿 辛亥遼都統蕭孝穆等自東京凱旋戎服入見遼主賜宴勞之翼日封孝穆爲東平王賜佐國功臣號駙馬蕭實迪封蘭陵郡王蕭普努加侍中以蕭惠爲南京統軍使尋以孝穆爲東京留守東京殘破之後孝穆撫納流民爲政務寬簡民安之遼主詔渤海舊族有勤勞材力者敘用餘分居來恩遷閏等州 十二月癸未加恩百官 壬辰以雷州司戶參軍丁謂爲道州司戶參軍 丁未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遣使來獻馬七十匹乞賜佛經一藏從之 是歲河中府同判范仲淹上疏請太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八

后復辟其略曰陛下擁護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聖握乾綱而歸坤紐非黃裳之吉象也豈若保慶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眞主以享天下之養疏入不報 高麗來貢 九年遼太平十一年六月改景福元年春正月丙辰長寧節百官初上皇太后壽於會慶殿 己未龜茲國沙州並遣使貢方物庚申資政殿學士晏殊言占城龜茲沙州亦部川蠻夷往往有挈家入貢者請如先朝故事委館伴使詢其道路風俗及繪人物衣冠以上史館從之 辛酉以刑部尚書知許州張士遜爲定國節度使檢校太傅時士

遜朝京師冀復入相天章閣待制鞠詠奏曰曹利用擅
作威福士遜與之親厚援引至相位陛下特以東宮僚
屬用之臣願割舊恩伸公議趣使之藩士遜乃赴許州
丁卯以祠部員外郎晁宗慤為知制誥宗慤迴子也
宋綬嘗謂自唐以來唯楊於陵身見其子嗣復繼掌書
命今始有晁氏焉 辛未錢惟演改判河南府惟演託
病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
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為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
天下不私今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須城郭勸亦催督
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壻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九

守河南促其行 翰林學士盛度請其子奉禮郎申甫
於館閣讀書從之 二月癸巳詔復職田 三月壬子
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鞠詠卒 賜青州州學九經
從王曾之請也自是州郡當立學者皆得賜書 遼主
自春初如混同江旋如長春河遼主末年得消渴疾語
多忌諱凡死亾者左右侍臣俱不得言及之至是增劇
夏四月戊寅詔以隴州論平民五人為劫盜抵死主
者雖更赦竝從重罰 五月乙丑錄囚 遼境諸河以
大雨橫流失其故道 六月遼主疾大漸驛召東京副
守蕭孝穆上京留守蕭孝先及左丞相張儉使輔立太

子誠無失南朝信誓己卯遼主殂於大斧河之行宮年
六十一諡曰文武大孝宣皇帝廟號聖宗聖宗守約甚
堅未嘗稍啟邊隙在位四十九年理冤滯舉才行察貪
殘抑奢僭錄死事子孫振諸部貧乏責近臣迎合卻高
麗女樂在遼諸帝中號為令主及殂太子即位改元景
福初聖宗知元妃與皇后有隙病中屬太子曰皇后事
我四十年以其無子故命汝為嗣我死汝母子切無殺
之元妃聞之悲益甚聖宗疾革元妃嘗皇后曰老物寵
亦有既邪令左右扶后出聖宗遺詔以皇后為皇太后
元妃為皇太妃元妃匿之自尊為皇太后攝國政太后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十

既得志引蕭孝先與密謀欲搆后以罪以駭馬蕭實迪
為皇后所喜淡忌之秦晉公主竊聞其謀告實迪曰爾
將無罪被戮與其死曷若奔女真以全其生實迪曰朝
廷詎肯以飛語害忠良寧死弗適它國會護衛馮嘉努
舊作馮家帳下醫耶律喜遜舊作喜孫今改希旨上變誣北府
宰相蕭綽布舊作綽及實迪謀逆欲奉皇后攝政徐議
常立者太后命鞠治之辛丑太后誅綽布實迪及其黨
七人獄詞連及皇后遼主聞之曰皇后侍先帝歷有歲
年撫育眇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太后曰此
人若在恐為後患遼主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

也太后不從卒載以小車囚之上京時遼臣憎太后威無敢言者樞密使蕭朴獨上書白皇后之誣不報朴感

憤至於嘔血發異通史蕭孝先傳云與宗諱陰欲哀其

仁德皇后孝先與蕭暹下蕭匹敵謀居多

見忘於欽哀致無罪而死乃謂其與孝先同預密謀則

誣甚矣與宗紀云皇太后賜賜馬蕭鈕不里蕭匹敵死

人皆棄市籍其家遷齊天皇后於上京 雄州以遼聖

宗計聞辛丑輟視朝七日在京及河北河東緣邊亦禁

音樂七日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卽位 秋七月丙午朔

遼太后率皇族大臨於太平殿高麗遣使弔慰遼主召

晉王蕭普古等飲博夜分乃罷 遼奉陵軍節度使耶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十一

律吉實舊作乞石今改來告哀帝為成服於內東門之幄殿向

其國哭五舉音而止皇太后舉哭如上儀遣近臣詣館

弔慰常服黑帶繫鞵不佩魚 丁未遼主擊鞠庚戌遼

賑薊州饑乙卯遼以比歲豐稔罷給東京統軍司糧丁

巳遼主謁聖宗御容哀慟久之因命寫北府宰相蕭孝

友南府宰相蕭孝穆象於御容殿 戊午命孔道輔為

賀遼太后冊禮使遼太后冊禮使自此始 壬申遼主

謁神主帳時奧隈蕭氏始入宮亦命拜之 癸酉以翰

林侍講學士兵部侍郎孫夷為工部尚書知兗州夷三

請致仕召對承明殿敦諭之夷以年逾七十固請泣下

帝亦測然詔與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

得請求近郡故優拜焉仍詔須臾而後行 甲戌右正

言陳執中罷度支判官諫院供職是時諫議大夫司諫

正言皆不任諫職須別降敕赴諫院者乃曰諫官 八

月丁丑太子少保致仕馬亮卒贈右僕射亮有智略敏

於政事然所至無廉稱及卒以增呂夷簡在相位得謚

忠肅人不以為然 權知開封府寇瑊卒瑊初附丁謂

故早達及謂敗左遷鬱鬱不自得祕書丞彭齊賦喪家

狗以刺之 九月戊申遼主親視慶陵 己巳以右諫

議大夫程琳為給事中權知開封府王蒙正子齊雄推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十二

老卒死琳令有司驗狀蒙正連姻太后太后因琳入對

謂曰齊雄非般人者乃其奴嘗捶之耳琳曰奴無自尊

理且使令與己犯同太后默然遂論如法 庚午以吏

部尚書知天雄軍王曾為彰德節度使仍知天雄軍選

使者往還斂車徒而後過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為畫像

而生祠之 甲戌遼遣使來謝弔慰 冬十月戊寅遼

宰臣呂德懋卒 己卯以翰林學士宋綬為龍圖閣學

士知應天府時太后猶稱制五日一御承明殿垂簾決

事而帝未始獨對羣臣也綬言宜約唐先天中制度令

羣臣對前殿非軍國大事及除拜皆前殿取旨書上忤

太后意故命出守侍御史劉隨殿中侍御史郭勸並言
綬有詞學當留於朝不聽 丙戌下詔申做庶官因侍
御史知雜事劉隨請也其略曰比者搢紳之閒名節罔
勵矜勞者掠美以近名希進者行險以徼寵分屏翰者
或奏請之靡狀任按察者或寬縱之為得貪而無恥故
務營私老而非材曾不知退用稽彝訓申儆羣倫苟少
冒於官箴將自投於公憲 遣遣使來致其先主遺物
己酉遣使來謝賀即位及太后冊禮 閏月辛亥遼有
司請以遼主生辰為永壽節太后生辰為應聖節從之
辛酉遼主閱新造鎧甲 癸亥以鹽鐵副使趙州王讓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三

為天章閣待制初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居
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之季良方用事有司莫敢逆
其意釀獨不可曰與民競利豈國體邪事遂寢 丁卯
遼賑黃龍府饑 戊辰知兗州孫夷陸辭曲宴太清樓
召太子少保致仕晁迥及近臣皆預翼日夷入謝又命
講老子賜製衣金帶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
詔近臣皆賦 十一月辛巳徙三館於崇文院先是三
館祕閣在左掖門內左昇龍門外大中祥符八年大內
火權寓右掖門外至是修崇文院成復徙之 丙申遼
葬文武大孝宣皇帝於慶陵初耶律資忠為聖宗所信

任以忤權貴出為昭德節度使至是表請會葬既至伏
梓宮大櫬曰臣幸遇聖明橫被譏譖不獲盡犬馬之報
氣絕而蘇遼主命醫治疾久之言國舅孝先無憂國之
心陛下不當復用唐景福年號於是用事者惡之遣歸
鎮尋卒 丁亥弛兩川管禁 十二月癸丑遼主至自
慶陵太后聽政遼主不親庶務羣臣表請遼主不從
甲寅詔吏部銓選人父母年八十以上者權注近官
是歲遼封李德明子元昊為夏國公以興平公主歸之
明道元年遼重熙元年春正月壬申朔遼太后御正殿受遼
主與羣臣朝 乙亥以知江陵府會稽杜衍為河北都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四

轉運使初命衍守荆南殿中侍御史郭勸言衍清直當
畱中朝不聽會河北乏軍費乃命衍往經度之不增賦
於民而用足 丁丑遼主如雪林 癸巳詔案舉官奏
劾所部官吏而反為所訟者自今無得受理 二月癸
卯監修國史呂夷簡上三朝寶訓三十卷 庚戌以知
許州定國節度使張士遜為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 丁卯以真宗順容李氏為宸妃是日宸妃薨
李善謂宸妃之號前此未見恐是初置而張誤云谷雜
記辨之引唐武后紀高宗立武氏為昭儀進號宸妃又
來濟傳武后被寵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云妃有常員
今別立號不可謂宸妃之號於唐高宗明肅之封章
諸蓋據於此援引 妃始生帝皇太后即以為己子帝即

位逾十年妃默處先朝嬪御中未嘗自異人畏太后亦無敢言者終太后世帝不自知妃所出也疾革乃進位年四十六始宮中未治喪宰相呂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亾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邪引帝偕起有頃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宮人死相公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內外事無不當預太后怒曰相公欲離開我母子邪夷簡曰太后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則喪禮宜從厚太后悟遠曰李宸妃也且柩何夷簡乃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內侍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有司希太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五

后旨言歲月未利時有詔欲鑿宮城垣以出喪夷簡遂求對太后揣知其意遣崇勳問之夷簡言鑿垣非禮喪宜自西華門出太后復遣崇勳曰豈意卿亦如此夷簡曰臣位宰相理當廷爭太后不許臣終不遵崇勳三反太后猶不許夷簡正色謂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罪者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崇勳懼馳告太后乃許之齊其李燕曰鑿垣事據魏泰東齊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
齊其李燕曰鑿垣事據魏泰東齊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
齊其李燕曰鑿垣事據魏泰東齊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
朔遠命尚父漆水郡王迪禮齊其李燕曰鑿垣事據魏泰東齊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復為特里衣齊其李燕曰鑿垣事據魏泰東齊記事宸妃以二月二十六日遼太后自攝政即追封其曾祖為蘭陵王父為齊

王諸弟皆王之蕭氏奴為團練防禦觀察節度使者至四十餘人燕民無賴者多占名樂工為蕭氏奴 戊子始行天聖編敕 太常博士安邱明鑄初為斬州幕職知州鄧餘慶貪暴不法州事皆鑄持正之薛奎領秦州益州皆辟鑄自隨於是鑄罷益州同判還朝賜對帝問輔臣以鑄所能者奎曰鑄有文學沈鷲能斷大事願陛下亟用之己丑命鑄權開封府推官尋即真 江淮旱戊戌詔慮繫囚流以下降一等杖笞釋之 己亥除發秀州丁身錢 是春遼主大蒐太后慮遼主懷齊天皇后鞠育之恩因其出蒐遣人馳至上京獻后后曰我實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六

無辜天下其知待我浴而後就死可乎使者還比復至則后已殂矣時年五十因殺其左右百餘人以庶人禮葬 夏四月戊午知棣州王涉坐冒請官地為職田配廣南牢城 六月殿中侍御史龔人張存上疏言陛下嗣統以來延納至言罔有忌諱而夏之人共思諫直自前秋詔罷百官轉對去冬黜降御史曹修古等昨又聞進士林獻可因奏封事遠竄嶺南人心惶惑中外莫測臣恐自今忠直之言與理亂安危之幾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毘事以廣帝意 秋七月乙酉參知政事王曙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陝州以疾自請也

政學年輔編年錄王囑以七月乙酉罷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陝州宋史云丁酉王囑罷誤也 辛

卯以門下省為諫院徒舊省於右掖門之西先朝雖除

諫官而未嘗置院及陳執中為諫官屢請之置諫院自

此始 遼主獵於平地松林 八月辛丑以三司使兵

部侍郎晏殊為樞密副使政異辛丑辛輔編年錄作庚子朔今從長編與宋史

丙午以晏殊參知政事 遼主駐刺河源是日皇子洪

基生 甲寅以楊崇勳為樞密副使 戊午詔國子監

重修七十二賢堂其左邱明而下二十一人並以本品

衣冠圖之 壬戌修文德殿成是夜大內火延及崇德

長春滋福會慶崇徽天和承明延慶八殿帝與皇太后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七

避火苑中癸亥移御延福宮 甲子以宰相呂夷簡為

修葺大內使樞密副使楊崇勳副之 乙丑詔羣臣直

言闕失先是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官門不開輔臣請對

帝御拱宸門百官拜樓下宰相呂夷簡獨不拜帝問其

故曰宮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夷簡乃

拜 丁卯大赦詔營造殿宇宏約祖宗舊制更從減省

時宦者置獄治火事得繼人火斗已謹服下關封府使

具獄權知府事程琳辨其不然乃命工圖火所經處且

言後官人多而所居隘其灶竈近版壁歲久燥而焚此

殆天災不宜以罪人監察御史空輿蔣堂亦言火起無

迹安知非天意陛下宜修德應變今乃欲歸咎官人以

之屬吏官人付獄何求不可而遂賜之死是重天譴也

帝為寬其獄卒無坐死者 是月殿中丞河南滕宗諒

祕書丞大名劉越準詔上封事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

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請太后還

政言尤鯁直皆不報 九月丁亥永興軍言左衛大將

軍分司西京李士衡卒士衡前後筭計二十年雖才智

過人然素貪家資至屢鉅萬建大第長安里中儼若宮

府云 庚寅重作冊寶以舊冊寶為火所焚也有司言

冊寶法物凡用黃金二千七百兩詔易以鈿而金塗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六

冬十月己酉遼主如中京 十一月甲戌以修大內

成恭謝天地於天安殿遂謁太廟大赦改元是日還延

福宮 已卯冬至百官賀皇太后於文德殿帝御天安

殿受朝 是日遼主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法天應運

仁德章聖皇太后羣臣上遼主尊號曰文武神聖昭孝

皇帝大赦改元重熙不逾年而再改元猶用耶律資忠

之言也 遼主以蕭蔭班舊作撒八今改為祿候郎君蔭班孝

穆之子也性廉介風姿爽明善毬馬馳射遼主每燕飲

喜諧謔蔭班雖承寵顧常以禮自持時人稱之 遼蕭

早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少好學博覽經史通遼漢文字嘗為

右通進典南京果園至是命同知三司使事 定難節度使西平王趙德明凡娶三姓衛慕氏生元昊咩迷氏生成遇訛藏屈懷氏生成鬼元昊小名鬼理羌語謂惜為鬼富貴為理性凶鷲猜忍圓面高準長五尺餘曉浮屠學通蕃漢文字案上置法律書常攜野戰歌太一金鑑訣忽引兵襲夜洛隔可汗王破之奪甘州數諫德明無臣中國德明輒戒之曰吾久用兵終無益徒自疲耳吾族三十年衣錦綺衣此宋天子恩不可負也元昊曰衣皮毛事畜牧蕃姓所便英雄之生當王霸耳何錦綺為既陷甘州復舉兵攻拔西涼府至是德明死元昊繼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九

立延州以聞詔觀視朝三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命度支員外郎朱昌符為祭奠使賻絹甚厚帝與皇太后為德明成服苑中百官奉慰 辛卯進封孟王元儼為荆王 癸巳以元昊為檢校太師兼侍中定難節度使西平王命司封員外郎楊告為旌節官告使元昊既襲封即陰為叛計時改元明道而元昊避父名輒稱顯道於國中雖貢奉然僭已萌矣初對使者設席自尊大而告徒坐即賓位不為屈又聞屋後有數百人鍛聲知其必叛獨畏懦不敢言告允恭子也 丙申詔蘇州所沒丁謂莊田還給其家仍以其子前內殿承制珣為供

奉官 是月遼冊元昊為夏國王 十二月庚子詔以來年二月躬耕籍田先請皇太后恭謝宗廟權罷南郊之禮其恩賞竝就禮畢施行 辛丑命禮官詳定籍田及皇太后謁廟儀注始太后欲純用帝者之服參知政事晏殊以周官王后之服為對失太后旨輔臣皆依違不決薛奎曰太后必御此若何而拜力陳其不可太后為改它服雖終不納猶少殺其禮焉 壬寅以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楊崇勳為樞密使崇勳曲謝太后與帝言先帝最稱崇勳質信可任大事又超遷之 王子以太子中允安陽韓琦為太常丞直集賢院初琦舉進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十

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 己未上封者言比詔淮南民饑有以男女雇人者官為贖還之今民間不敢雇傭人而貧者或無自存望聽其便從之 庚申命權三司使李諮同盛度王隨議解鹽法天聖八年既聽解鹽通商行之一年歲入視天聖七年增緡錢十五萬明年更損九萬其後歲益耗故令諮等議之度隨皆初以通商為便者也 是歲同判陳州太常博士范仲淹以京師多不關有司而署官賞者乃附驛上奏以唐中宗朝墨敕封官為戒又屢論內降之弊 遂以蕭孝友為西北路招討使封蘭陵郡王先是

蕭革為招討使專以威制西羌諸部多叛孝友下車多
加綬撫母入貢輒增其賜物羌人以安其後寢成姑息
諸部桀驁之風遂熾孝友太后之弟也太后諸弟惟孝
穆位高益畏太后有賜輒辭不受妻子無驕色而孝先
最為驕橫尤用事太后姊秦國夫人早歲孀居有醜聲
太后見長沙王色嘉勞舊作謝家美姿容為殺其妃而
以秦國妻之妹晉國夫人喜戶部侍郎耿元吉貌美太
后從晉國之請亦為殺其妻以晉國妻之 遼放進士
劉師貞等五十七人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八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宋紀三十九起昭陽作正月並開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明道二年遼重熙春正月戊寅罷館閣侍書初光祿寺
丞盛申甫馬直方在館閣讀書自陳歲久請一貼職帝
止令大官給會候三年與試因詔後毋得復置 己卯
詔發運使以上供米百萬斛賑江淮饑民 癸未鑄明
道元寶錢 壬辰女直貢於遼女直即女真遼主名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改稱女直 二月庚子詔江淮民被災死者官為葬祭
乙巳皇太后服袞衣儀天冠饗太廟為初獻皇太妃
亞獻皇后終獻是日上皇太后尊號曰應天齊聖顯功
崇德慈仁保壽皇太后丁未祀先農行藉田禮禮成御
正陽門大赦百官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
孝德皇帝 三月庚寅皇太后不豫大赦丁謂特許致
仕 甲午皇太后崩於寶慈殿遺詔尊太妃為皇太后
軍國大事與太后內中裁處賜諸軍緡錢乙未帝御皇
儀殿之東楹號慟見輔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引其
衣若有所屬何也參知政事薛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

何以見先帝帝悟以后服斂命呂夷簡為山陵使既宣遺誥閣門趣百官賀太后於內東門御史中丞蔡齊目臺吏毋迫班入白執政曰上春秋長今始親國政豈宜使女主相繼稱制乎遂罷預政 是月溫通奇囚嘉勒斯賚因集部眾討殺溫通奇而徙居青唐 夏四月丙申朔下詔求言剛去遺誥皇帝與太后裁處軍國大事之語 皇太后既崩左右有以宸妃事聞者後通鑑續編云荆王元儼為帝始知為宸妃所生號勤累日不絕壬寅追尊宸妃為皇太后甲辰詔改葬於永定陵以大行皇太后山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二

陵五使並兼追尊皇太后園陵使或言太后死非正命喪不成禮帝亦疑焉因易梓宮帝遣太后弟李用和視之則容貌如生服飾嚴具用和入告帝歎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劉氏加厚 戊申帝聽政於崇政殿西廂 庚戌以流人林獻可為三班奉職明道初獻可抗言請太后還政太后怒竄於嶺南至是特錄之 壬子羣臣上表請御正殿不允表三上乃從之詔內外毋得進獻以所恩澤及緣親戚通章表罷勅修寺觀帝始親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 癸丑召知應天府宋綬同判陳州范仲淹赴闕 初太后稱制宦者江德明羅崇勳任守

等交通請調權龍頗盛參知政事薛奎言不遂斥逐恐階以為亂帝不欲暴其罪狀止黜之於外 己未呂夷簡罷為武勝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澶州樞密使張耒罷為左僕射護國節度使判許州尋改陳州樞密副使夏竦罷為禮部尚書知襄州尋改潁州參知政事陳堯佐罷為戶部侍郎知永興軍樞密副使范雍罷為戶部侍郎知荆南府尋改揚州又改陝州樞密副使趙稹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參知政事晏殊罷為禮部尚書知江寧府尋改亳州帝始親政夷簡手疏八事曰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佞壬絕女謁疏近習罷力役節冗費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其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耒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欲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因使為中訶久之乃知事由后云 辛丑張士遜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資政殿大學士工部尚書判都省李迪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王隨參知政事禮部侍郎權三司使事李諮為樞密副使步軍副都指揮使王德用為檢校太保僉署樞密院事始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

軍政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帝閱太后
閣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故擢任樞
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待罪行間不足以當大任帝遣使
者趣入院 以權御史中丞蔡齊爲龍圖閣學士權三
司使事天章閣待制范諷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時有飛語傳荆王元儼爲天下兵馬都元帥者卽捕得
繫獄逮及數百人齊案之無迹帝督責愈急齊曰小人
無知不足治且無以安荆王一夕三疏帝大悟止笞數
人而已先是諷出知青州時山東旱蝗前宰相王曾家
多積粟諷發取數千斛濟饑民因請遣使安撫於是
以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四

御史中丞召其在青州不逾歲也 以太常博士祕閣
校理范仲淹爲右司諫仲淹初聞遺詔以太妃爲皇太
后參決軍國事上疏言太后母號也自古無因保育而
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
一日無母后之助矣時已剛去參決等語然太后之號
訖不改止罷冊命而已 降殿中丞知吉州方仲弓爲
太子中舍監豐國監初仲弓請依唐武后故事立劉氏
七廟太后見其奏怒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裂而擲之
猶用是得知吉州帝以累夏赦宥止薄責焉 壬戌始
御崇政殿 癸亥上太后諡曰莊獻明肅舊制后諡二

字稱制加四字自此始追尊李太后諡曰莊懿 五月
丁卯判河南府錢惟演請以莊獻莊懿皇太后並祔眞
宗室惟演旣罷景靈宮使還河南不自安乃建此議以
希帝意 戊辰詔禮部貢舉 辛未以屯田員外郎武
城龐籍爲殿中侍御史籍奏請下閣門取垂簾儀制盡
焚之又奏陛下躬親萬機用人宜辨邪正進擢近列願
采公論毋令出於執政孔道輔嘗謂人曰言事官多觀
望宰相意獨龐君可謂天子御史也 癸酉詔太后垂
簾日詔命中外毋輒以言始太后稱制雖政出宮闈而
號令嚴明左右近習亦少假借賜與皆有節賜族人御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五

會必易以鉛器曰尚方器勿使入吾家也晚稍進外家
任內官羅崇勳江德明等訪外事崇勳等以此勢傾中
外又以劉從德故黜曹修古等然太后保護帝旣盡力
帝奉太后亦甚備及太后崩言者多追斥垂簾時事范
仲淹言於帝曰太后受遺先帝保佑聖躬十餘年定掩
其小故以全大德帝大感悟乃降是詔 丙子命張士
遜撰藉田及恭謝太廟記以翰林學士馮元爲編修官
直史館宋祁爲檢討官旣而祁言皇太后謁廟非後世
法乃止撰藉田記 帝始召宋綬將大用之爲張士遜
所沮丁丑以綬爲翰林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判都

六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壬寅錄周世宗及高季興李煜孟昶劉繼元劉鋹後 辛亥太子少傅致仕孫奭卒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奭還而奭遂死矣嗟惜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爽勸講禁中二十餘年討論典禮必取前代中正合法事類陳之故政府奉行無疑當真宗封禪時獨正言諫諍不少阿晚節勇退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其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手也初以錢惟演議下禮院言夏商以來父昭子穆皆有配坐母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文詔都省與禮院議皆以為莊穆位崇中壺與懿德有異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六

已祔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德莫與並遐就后廟未朕眾心案周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呂以饗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嘗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閔宮宜於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后神主同殿異室歲時薦饗用太廟儀別立廟名自為樂曲以崇世饗忌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詔從之己未命權知開封府程琳內侍副都知閻文應度地營建新廟 秋七月丁丑詔知富平縣事張龜年增秩再任以其治行風告天下 癸未降知永興軍陳堯佐知廬州為狂人王文吉所誣也堯佐

罷政過鄭文吉挾故怨告堯佐謀反帝遣中官訊問復以屬御史臺中丞范諷夜半被旨詰旦得其誣狀上之堯佐猶坐是左降時復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宰相張士遜置二奏帝前且言愉人誣陷良善以搖朝廷若一開姦萌臣亦不能自保帝悟置文吉於法誣諫官事亦寢 先是右司諫范仲淹以江淮京東災傷請遣使循行未報仲淹請開日宮掖中半日不食當如何今數路艱食安可不恤甲申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廩賑乏絕禁淫祀奏調廬舒折役茶江東丁口鹽錢饑民有食烏昧艸者擯艸進御請示六宮貴戚以戒侈心又上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七

疏曰祖宗時江淮饋運至少而養六軍又取天下今東南漕米歲六百萬石至於府庫財帛皆出於民加之饑年艱食如此願下各有司取祖宗歲用之數校之則奢儉可見矣祖宗欲復幽薊故謹內藏務先豐財庶於行師之時不擾於下今橫為墮費或有急難將何以濟天之生物有時而國家用之無度天下安得不困江淮兩浙諸路歲有饋糧於租稅外復又入糴計東南數路不下二三百萬石故雖豐年穀價亦高至於造舟之費及饋運兵夫給受賞與每歲又五七百萬緡故郡國之民率不暇給國家以饋運數廣謂之有備然冗兵冗吏游

清工作充塞京都臣至淮南道逢羸兵自言三十人自
潭州挽新船至無爲軍在道逃死止存六人去湖南猶
四千餘里六人者比還本州尚未知全活乃知饋運之
患其害人如此今宜銷冗兵削冗吏禁游惰減工作既
省京師用度然後減江淮饋運租稅上供之外可罷高
價入糴國用不乏東南罷糴則米價不起商人既通則
入中之法可以兼行矣真州建長蘆寺役兵之糧已四
萬斛棟宇像塑金碧之資又三十萬緡施之於民可以
寬重斂施之於士可以增厚祿施之於兵可以拓舊疆
自今願常以土木之勞爲戒上嘉納之 戊子詔以蝗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八

早自責去尊號睿聖文武四字仍令中外直言闕政
八月甲午朔遣使來祭奠弔慰 丙申以太常丞永
新劉沆直集賢院沆前同判舒州莊獻太后遣內侍張
懷信修山谷寺建資聖浮屠懷信挾詔命督役嚴急州
將至移疾不敢出沆奏罷之 贈工部員外郎曹修古
爲諫議大夫修古鯁直有風節當莊獻時權倖用事人
人顧望畏忌而修古遇事輒言無所回撓忤太后旨貶
同判杭州未行改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資佐
賻錢五十萬季女泣白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吾先人也
卒拒不納帝思修古忠故優贈之仍恤其家 壬寅名

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新廟曰奉慈 癸卯詔凡除
轉運使及藩鎮邊郡守臣自今並許上殿奏事 甲辰
詔中外毋遊莊獻明肅太后父諱 丁酉遣主如溫泉
宮 王子宰臣張士遜等言比諸道旱蝗請用漢故事
冊免蒙賜詔不許今陛下既減損尊名願各降官一等
以塞天異帝慰勉之 乙卯遣遣使閱諸路禾稼 丁
巳置端明殿學士以翰林侍讀學士宋綬爲之 三司
言自藉田後繼有賞賚用度不足請假於內藏庫庚申
出緡錢百萬賜之帝謂張士遜曰國家錢本無內外蓋
以助經費耳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內藏以濟之 九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九

月丙寅崇信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錢惟演落平
章事還本鎮初惟演欲爲自安計首建二后並配議既
與劉美爲親又爲其子曠娶郭皇后妹至是又欲與莊
懿太后族爲昏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前在
莊獻時權寵太盛且與后族連姻請行降黜帝諭輔臣
曰先后未葬朕不忍遽責惟演諷袖告身對曰臣今奉
使山陵而惟演守河南臣朝莫憂刺客願納此不敢復
爲御史中丞矣帝不得已可之諷乃趨出丁卯復奪曠
一官落集賢校理聽隨惟演行諸子皆補外州監當
甲戌幸洪福院臨莊懿太后梓宮丙子壬午臨如之

丁丑詔國忌日罷佛像前設神御 壬午莊獻明肅皇太后靈駕發引帝顧輔臣曰朕欲親行執紼以申孝心乃引紼行哭出皇儀殿門禮官固請而止遣奠正陽門外遂詣洪福院服素紗幘頭淡黃衫從官常服黑帶奉引莊懿太后梓宮遣奠廷中皆改衰服奉辭隨梓宮攀號不已左右固請止帝泣曰劬勞之恩終身何所報乎步送至院西南隅仗轉乃還 冬十月丁酉附葬莊獻明肅皇太后莊懿皇太后於永定陵 甲辰詔兩川歲貢綾錦羅綺之屬以三之二易為紬絹供軍需帝富於春秋左右欲以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殿中侍御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

史龐籍言今蠶螟為災民憂轉死陛下安得不以儉約為師惜國費以徇民急帝納其言 己酉附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主於奉慈廟 辛亥帝諭輔臣曰近歲進士試詩賦多浮華宜令有司兼取策論 以司封員外郎祕閣校理吳遵路為開封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語皆切直忤太后意出知常州遵路至常州即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自它郡流至者亦十全八九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為法並付史館遵路淑子也 癸丑降東西京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緣二太后陵應奉民戶免租賦科役有差 戊午張士遜罷為左僕射判河南府樞密使楊崇勳罷為河南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先是蝗旱仍見士遜居首相無所建明帝頗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詣洪福院上莊獻太后諱周還而奉慰士遜乃過崇勳園飲酒日中不至羣臣離立以俟御史中丞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勳俱罷然制辭猶以均勞佚為言 以呂夷簡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知河南府王曙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兼署樞密院事王德用為樞密副使端明殿學士刑部侍郎宋綬參知政事權三司使事蔡齊為樞密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

兩使 庚申詔自今每日御前殿視事帝即位之初尚循真宗晚年故事惟隻日御殿至是始復舊制 自唐以來民計田輸賦外增取它物復折為賦謂之雜變亦謂之沿納名品類編官司歲附帳籍並緣侵擾民以為患帝詔三司沿納物以類并合於是三司請悉除諸名品并為一物夏秋歲入第分蠶細二色百姓便之 十一月癸亥期參知政事薛奎罷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都省始莊獻崩二府大臣皆罷去奎獨留帝且倚以為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久之乃罷 以龍圖閣待制孔道輔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 詔增宗室俸

乙丑追冊美人張氏爲皇后 寇準以責死既十一年以庚寅赦書始復太子太傅甲戌贈準中書令復萊國公其壻屯田員外郎張子舉復直史館仍令齋詔賜其家祭爵之子舉齊賢孫也 戊寅以大理評事保塞劉渙爲右正言初渙上疏莊獻太后請還政太后怒譏黥而配白州屬太后疾革宰相呂夷簡故爲稽留不卽行至是渙以前疏自言夷簡請褒擢帝旣用渙願謂夷簡曰向者樞密院亟欲投鼠賴卿以免夷簡謝曰渙疏外敢言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母子不相安矣帝喜以夷簡爲忠 己卯徙判天雄軍王曾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一

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代堯咨於天雄政有不佞者徐夏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堯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因堯咨舊規但完葺無所改歎曰王公度量我不及也 十二月丙申帝謂輔臣曰朕還朝凡天下之奏必親覽呂夷簡曰小事皆聽覽恐非所以養聖神帝曰朕承先帝之託萬幾之重敢自泰乎又曰朕日膳不欲珍美衣服多以綉縑屢經澣濯宮人或以爲笑大官進膳有蟲在食器中朕掩而不言恐罪及有司也夷簡因稱盛德帝曰偶與卿等言之非欲聞於外嫌近名耳 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仍參用武臣 甲

辰以京東饑出內藏庫絹二十萬下三司代本路上供之數 丁未出侍御史張沔知信州殿中侍御史韓瀆知岳州先是宰相李迪除二人爲臺官言者謂臺官必由中旨乃祖法也旣數月呂夷簡復入因議於帝前帝曰祖法不可壞也宰相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惶恐遂出沔瀆仍詔自今臺官有缺非中丞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戊申出宮人二百帝時屢出宮人呂夷簡曰此誠美事然出宮人恐有失所者帝因曰曩太后臨朝臣僚戚屬多進女今已悉還其家矣 己酉遼禁夏國使沿途私市金鐵 初郭皇后之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二

非帝意浸見疏而后挾莊獻勢頗驕後宮希得進及莊獻崩帝稍自縱宮人尚氏楊氏驟有寵后性如屢與忿爭尚氏嘗於帝前語侵后后不勝忿起批其頰帝自起救之后誤批帝頸帝大怒有廢后意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白帝出爪痕示執政近臣呂夷簡以前罷相故怨后而范諷方與夷簡相接諷乘閒言后立九年無子義當廢夷簡贊其言帝意未決外人藉藉頗有聞者右司諫范仲淹因對極陳其不可且曰宜早息此議不可聞於外也居久之乃定議廢后夷簡先救有司無得受臺諫疏己卯詔稱皇后以無子願入道特封爲淨妃玉京沖

妙仙師賜名清悟別居長寧宮臺諫疏皆不得入仲淹
即與權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知諫院孫祖德侍御史蔣
堂郭勸楊偕馬絳殿中侍御史段少連左正言宋郊右
正言劉渙伏閣爭之詣垂拱殿門伏奏皇尸不當廢願
賜對以盡言守殿門者闔扉不為通道輔手撫銅鑲大
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臺諫入言尋詔詣中書道輔
等語夷簡曰人臣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固
宜諫止奈何順父出母乎眾譁然爭進說夷簡曰廢后
自有故事道輔及仲淹曰人臣當道君以堯舜豈得引
漢唐失德為法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是乃光武失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古

德何足法也夷簡不能答拱立曰諸君更自見上力陳
之道輔與仲淹等遂將以明日雷百官揖宰相廷爭而
夷簡即奏臺諫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乃議逐道輔等
祖德北海人偕坊州人少連開封人丙辰且道輔等始
至待漏院詔道輔出知秦州仲淹知睦州祖德等各罰
銅二十斤故事罷中丞必有告辭至是直以敕除道輔
比還家敕隨至又遣使押道輔及仲淹亟出城仍詔諫
官御史自今竝須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請對駭動中外
絳偕奏乞與道輔仲淹俱貶勸及少連再上疏皆不報
致異李燾曰正史實錄竝云范諷權御史中丞案廢后
時諷罷中丞兩月矣當云權三司使又恐諷前有此議

今漫其官而不書庶不相抵指郭勸傳云郭后廢議納
陳氏勸進諫曰正家以御天下自后妃始郭氏非有大
故不當廢陳氏無世罔不可備宸極入后已廢而陳
氏議遂寢案議納陳氏在明年秋不與廢郭后同時今
不將作監丞簽判河陽富弼上疏曰皇后自居中宮不
聞有過陛下忽然廢斥物議騰涌自太祖太宗真宗三
后未嘗有此陛下為人子孫不能守祖考之訓而遂有
廢后之事治家尚不以道奈天下何范仲淹為諫官所
極諫者乃其職也陛下何故罪之假使所諫不當猶須
含忍以招諫諍況仲淹所諫大愜眾心陛下乃縱私忿
不顧公議取笑四方臣甚為陛下不取也陛下以萬乘
之尊廢一婦人甚為小事然所振之體則大夫廢后謂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圭

之家事而不聽外臣者此乃唐姦臣許敬宗李世勣諂
佞之辭陛下何足取法陛下必欲廢后但可不納所諫
何必加責以重己過今匹庶之家或出妻亦須告父母
父母許然後敢出之陛下貴為天子且莊嚴莊懿山陵
始畢墳土未乾便廢黜后氏不告宗廟是不敬父母也
今陛下舉一事而獲二過於天下廢無罪之后一也逐
忠臣二也此二者皆非太平之世所行臣實痛惜之仲
淹以忠直不撓莊獻時論冬仗事大正君臣之分陛下
以此擢用之既居諫列聞累曾宣諭使小大之事必諫
無隱是陛下欲聞過失雖古先聖哲亦無以過今仲淹

國道遠諫上副宣諭之意而反及於禍是陛下誘而陷之不知自今何以使臣雖日加宣諭諫臣以仲淹為戒必不信矣願追還仲淹復其諫職減二過之一庶乎諫路不絕朝綱復振斯社稷之慶也疏入不報時仍歲

蝗旱執政謂空有變更以導迎和氣丁巳詔改明年元

日景祐（政異歸田錄云明道以犯契丹諱故避改此說

德昭然不能行之於宋即使宋人為避諱不應至二年始改也長編云上初改元曰天聖諱者謂天字於文

為二人二聖人者執政以悅太后也後改明道於

丈為日月並與天聖義同故又改焉蓋得其實禁

邊臣增置堡砦參知政事王隨言淮南積鹽一千五百萬石至無屋以貯露積苦覆歲以損耗又亭戶輸鹽

得本錢或無以給故亭戶貧困往往起為盜賊其害如此願得權聽通商三五年使商人入錢京師又置折博

務於揚州使輸錢及粟帛以資國用遂詔宋綬等與三

司使江淮制置使同議可否皆以為聽通商則恐私取

肆行侵蠹縣官請敕制置司監造船運至諸路使皆有

二三年之畜復天禧元年制聽商人入錢粟京師及淮

浙江南荆湖州軍易鹽在通泰楚海真揚漣水高郵費

易者毋得出城餘州聽詣縣鎮毋至鄉邨其入錢京師

增鹽予之並敕轉運司經畫本錢以償亭戶詔皆施行

遼以北府宰相蕭孝先為樞密使孝先在樞密府好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六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七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八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九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一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二

皇自恣權傾人主朝多側目

景祐元年（遼重熙三年）春正月甲子許京兆府立學賜九經

仍給田五頃發江淮漕米賑京東饑民丁卯侍御

史充賀遼正旦使章頰卒於遼境遼主詔有司賻贈命

近侍護喪以歸（政異夢溪筆談云天聖中侍御史知雜

事章頰使遼死於遼地案遼史重熙三

年正月丁卯宋使章頰卒時戊辰詔鑄景祐元寶錢

丁丑命翰林學士浦城章得象等五人權知貢舉

壬午以太常博士滕宗諒為左正言宗諒先與劉越同

上莊獻太后疏請歸政者也癸未令南省就試進士

諸科十取其二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六舉年六十嘗

經殿試進士三舉諸科五舉及嘗預先朝御試者雖試

文不合格毋輒黜皆以名聞自此率以為常甲申以

淮南歲饑出內藏絹二十萬下三司代其歲輸始置

崇政殿說書命都官員外郎賈昌朝屯田員外郎趙希

言太常博士王宗道國子博士楊安國為之日以二人

入侍講說初孫奭出知兗州帝問誰可代講說者奭薦

昌朝等因命中書試說書至是特置此職以處之辛

卯遼主如春水是月趙元昊寇府州二月壬辰朔

權停解州鹽池種鹽三年以本池所貯可支十年故也

遼北院樞密使蕭朴出為東京留守自太后專制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二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三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四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五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十六

事一委弟蕭孝先朴屢言仁德皇后之冤太后噤之故
外遷 乙未罷書判拔萃科更不御試自今幕職州縣
官經三考以上非緣邊及川廣福建者許應賢良方正
能直言極諫等六科其京朝官至太常博士及進士諸
科取解而被黜落者毋得復應茂才異等三科及武舉
用知制誥李淑議也 先是召知鳳翔府兵部員外郎
司馬池知諫院池上表懇辭帝謂宰相曰人皆嗜進池
獨嗜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嘗有疑獄上諭
大理輒復下掾屬惶恐引咎池曰長吏者政事所由非
諸君過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 辛丑詔禮部貢院諸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六

科舉人應七舉者更不阻罕並許特奏名 甲辰權減
江淮漕米二百萬石候歲豐補之 戊申詔麟府州賑
舊漢饑民 三月開封府判官謝絳言蝗互田野盆入
郭郭跳擲官寺井區皆滿而使者數出府縣監捕驅逐
蹂踐田舍民不聊生魯史書螟穀梁以為哀公用田賦
虐取於民今朝廷斂弛之法近於廉平以臣愚所聞似
更不甚稱職而召其變凡今典城牧民有顧方面之勢
才者掠功取名以嚴急為術或辨偽無實數蒙獎錄愚
者期會簿書畏首與尾二者政殊而歸於做夫為國
在養民養民在擇吏吏循則民安氣和而災息願先取

大州邑數十百詔公卿以下舉任守州者使得自辟屬
縣令長務求術略不限資考然後寬以約束許便宜從
事期年條上理狀或徒或留必有功化風迹如此而診
氣不弭嘉休不至者未之有也 丙子詔御試進士題
目書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戊寅御崇政殿試
禮部奏名進士已卯試諸科辛巳試特奏名已而得進
士諸科八百八十三人特奏名八百五十七人賜及第
出身 夏四月壬辰詔鎖廳舉人所試不合格者除其
罪始天禧二年宰相王欽若請鎖廳舉人試不合格者
並坐私罪至是始除之 甲午贈故翰林學士禮部侍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九

郎知制誥楊億為禮部尚書諡曰文故事非常任二府
及事東宮則四品無贈官樞密使王曙言億嘗為寇準
草奏請太子親政為丁謂所排不得志而歿準既贈中
書令億宜蒙旌賁故特贈之初準令億草奏曙知其不
可嘗勸止準敗曙取奏草付其妻縫置夾衣中及朝廷
欲理準舊勳曙乃出之其字漫滅幾不可識矣發異季
川別志載王曙獲楊億草奏及勸止寇準事當得實但
云立太子廢到后逐丁謂遣曙出使諱不附己者則誤
矣魏泰記事云追贈楊億由李遵 殿中侍御史麗籍
助論列與別志不同今從別志 為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
言祖宗以來未有美人稱教旨下府者帝為杖內侍切

賈美人仍詔有司自今官中傳命毋得輒受 癸丑詔
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 江東轉運使蔣堂言
竊見諸路武臣知州軍者多是素昧條教欲乞自今除
扼東邊陲之處合選任近上武臣外其餘州改差文資
帝諭令樞密院今後差武臣知州軍並須擇人 五月
庚申朔遼主清暑沿柳湖 乙丑以權知開封府程琳
為三司使先是三司并合田賦治納諸名品為一物琳
謂俗使牛皮會鹽地錢合為一穀麥黍豆合為一易於
鈎校可也然後世有興利之臣復用舊名增之是重困
民無已時也琳又上疏論兵在精不在眾河北陝西軍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儲數匱而招募不已其住營一兵之費可給屯駐三兵
管養萬兵者今三萬矣願罷河北陝西募住營兵勿復
增置遇闕即選庸軍精銳者補之仍漸徙營內郡以便
糧餉帝嘉納焉 丁卯禁民間織錦繡為服 以祕書
丞張宗諒孫沔竝為監察御史裏行沔會稽人也 壬
申出內藏庫緡錢百萬賜三司 以河南府學為國子
監 壬午錄繫囚 遼太后既攝政慮遼主年長難制
與樞密使蕭孝先謀廢立欲立少子重元重元以所謀
白遼主遼主用內侍趙安仁策 安仁 遼主
史作趙 勒衛兵出宮召孝先至諭以太后當廢狀孝先

震攝不能對遂收太后符璽遷於慶州諫內侍數十族
釋孝先等不問 守慶陵宋史本紀云皇太后遷於上躬
宗真嘗以酒一器賜范弼弼怒乃加扑筆宗真
疑內品所告陰遣人殺之乃下吏雜治宗真曰我貴為
天子與四同答柴內不平景祐元年率兵逐其母以黃
布車送至慶州契丹國志與事略互有詳略大指相同
今據遼史后妃 六月己丑朔賜陳州揚州學田三頃
傳宦者傳書之 王辰廣東轉運司言交州陳公永等六百餘人內附

李德政發兵境上捕逐詔遣公永等還仍諭德政撫存
之樞密副使蔡齊言蠻去暴歸德請納之給以荆湖閒
田使自營今縱去必不復還舊部若散入山谷如後患
何不聽明年蠻果為亂 淮南制置發運使劉承顏獻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輪扇浴器同知諫院郭勸言此非所宜獻承顏欲以此
媚上耳乞付外毀棄以戒邪佞甲辰詔還之 己酉策
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晉江蘇紳才識兼
茂明於體用大理寺丞建安吳育茂才異等宋城張方
平及武舉人於崇政殿育所對策入第三等紳方平竝
第四等次以育為著作佐郎直集賢院通判湖州紳為
祠部員外郎通判洪州方平為校書郎知崑山縣 閏
月戊午朔賜杭州學田五頃 乙丑府州言趙元昊自
正月後數入寇詔并州部署司嚴兵備之 乙亥毀天
下無額寺院 壬午罷後苑作所用琉璃磁筒從度支

判官謝絳言也絳又言邇來用物滋侈賜予過制禁中須索去年計為緡錢四十五萬自今春至四月已僅二十萬比詔裁節費用而有司移文但求咸平景德簿書不存則無所錙置臣以為不若推近及遠遞攷咸用而裁節之不必咸平景德為準也又言號令數變則虧體利害偏聽則惑聰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罷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然後施行 甲申詔御試制科舉人自今張幕次於殿廡仍令大官給食武舉人以別日試之從知制誥宋郊言也 乙酉以前西京留守推官安福歐陽修為館閣校勘樞密使王曙所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薦也始錢惟演留守西京修及尹洙為官屬皆有時名惟演待之甚厚修等游飲無節惟演去曙繼至數加戒敕常厲色謂修等曰諸君知寇萊公晚年之禍乎正以縱酒過度耳眾客皆唯唯修獨起對曰寇公之禍以老不知止耳曙默然終不怒翌薦修及洙置之館閣議者賢之攷異李燾曰修洙得館職會要皆王曙所薦或稱責歐陽修等乃王會非也錢惟演以明道二年九月去西京曙即繼之曙尋拜樞密使景祐元年正月王會始為留守度其至時修已不在西京矣今從本傳然曙既死是年九月洙初除館閣校勘蓋曙先薦之也 秋七月戊子朔遣主始親政授趙安仁左承宣監門衛大將軍充契丹漢人渤海內侍都知兼都提點攷異契丹國志云命內庫都提點王繼恩內侍都知趙安仁等

監南北而蕃使臣僚據述史官官傳不以耶律瑪陸瑪陸今改為崇德官使瑪陸為人畏慎容物或有面相陵折者恬然若弗聞不戚否人物故益為遼主所親狎遼主嘗與護衛耶律仁先論政事亟歎其才仁先以為不世之遇言無所隱遼主善之授為宿直將軍 以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衛人高若訥為主客員外郎殿中侍御史裏行 初命同判司天監楊惟德等以周天星宿度分及占測之術纂而為書成三十卷至是上之惟德等皆遷官 以翰林侍讀學士范諷為給事中龍圖閣學士知兗州諷性倜儻不拘細行雅善李迪常與張士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遜議論不合為中丞力擠士遜援呂夷簡入相又合謀廢郭后欲夷簡引已置二府然夷簡憚諷終不敢薦也諷建議朝廷嘗差擇能臣爾以代大臣之不稱職者夷簡聞而惡之權三司使僅半歲以疾免既久不得意憤激求出將行復謂帝曰陛下朝無忠臣一旦紀綱大壞然後召臣何益夷簡愈惡之故尋被譴黜 王辰遼主如秋山召東京留守蕭朴為南院樞密使徙封楚王己亥詔諸路監司案所部官吏不法者須密切體訪毋得出榜召人告首 乙巳隨州言崇信軍節度使錢惟演率特贈侍中官護葬事惟演始以父歸國故亟顯然

自以才能進嘗曰翰林學士備顧問司典諸於書一有所不觀何以稱職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故常謂人曰吾平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尾押字耳 常平倉舊領於司農寺王子始詔諸路轉運使與州長吏舉所部官專主常平錢粟既而淮南轉運副使吳道路言本路丁口百五十萬而常平錢粟才四十餘萬歲饑不足以拯卹願自經制增爲二百萬它毋得移用許之樞密直學士杜衍亦嘗建議曰豪姓蓄買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須其翔踴以牟厚利而農民貴糶九穀散於穰歲百姓困於凶年蓋緣常平倉制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矩不聽伏兵發宗矩被執久之以宗矩還 八月庚申徙知定州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劉平爲環慶路副都部署帝初擢平主四廂謂左右曰平所謂詩書之將也平在定州嘗建言臣前在陝西見元昊車服僭竊勢且叛矣宜嚴備之不聽及是戒平曰知卿有將略故委以邊寄卿其勉之加賜錢百萬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薛奎卒贈兵部尚書諡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迎避或時不如志歸輒歎咤不食曰吾仰慚古人俯愧後世耳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歐陽修王拱辰皆其女婿也 壬戌有星孛於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度不立有名而無實謂宜量州縣遠近戶口眾寡時其饑熟取賤出貴嚴以賞罰課責官吏出納無壅增損有宜公糶未克則禁爭糶以規利者糶畢而儲之則察其以供軍爲名而假借者夫香象珠璣久藏府庫非衣食之急若州郡闕無錢願斥賣以賜之補助其乏 先是慶州柔遠蕃部巡檢鬼連領兵入夏州界攻破後橋新修諸堡是月趙元昊率萬餘眾來寇稱報讎緣邊都巡檢楊遵柔遠塞監押盧訓以騎七百戰於龍馬嶺敗績環慶路都監齊宗矩走馬承受趙德宣寧州都監王文接之次節義烽通事蕃官言蕃部多伏兵不可過壕宗

之至若朝務清夷淡居閒燕聲味以調六氣節宣以順四時變養玉躬使不至傷過乃保和平無疆之福也

戊辰帝不豫 庚午以王曾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時南京留守推官奉符石介貽曾書曰主上即位十有三年不好游畋不近聲色恭儉之德聞於天下乃正月以來間既廢郭皇后寵幸尚美人宮庭傳言漸有失德自七八月來所聞又甚倡優婦人朋淫宮內飲樂無時聖體因常有不豫斯不得不為慮也今變異屢見人心憂危白氣徹霄凶災荐歲此天地神靈所以示戒警也相公替作元台今冠樞府社稷安危皆繫於相公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美

當此之時宜即以此為諫止則已諫不止則相公宜辭樞衡之任庶幾有以開悟聰聽感動上心若執管仲不害霸之言以嗜慾閒事不欲極爭則遂啟成亂階恐無及矣 辛未以星變大赦避正殿減常膳出內藏庫錢優賞在京將士詔輔臣於延和殿問奏事其諸司事權令輔臣處分 壬申詔淨妃郭氏出居於外美人尚氏為道士洞真宮楊氏別宅安置長秋之位不可久虛當求德門以正內治自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每夕侍寢體為之傲或累日不進會中外憂懼皆歸罪二美人楊太后亟以為言帝未能去入內都知閤文應早

算侍帝言之不已帝不勝其煩乃領之文應即命罷車載二美人出二美人涕泣不肯行文應搏其頰罵曰官婢尚何言驅使登車翼日降是詔 甲戌司天言彗星不見殿中侍御史龐籍左司諫滕宗諒並坐言官禁事不實乙酉出籍為廣東轉運使宗諒知信州 九月己

丑羣臣上表請復常膳表三上乃從之 壬辰羣臣上表請雙日不視朝從之仍詔中書樞密院雙日有合奏事亦許假殿請對 丁酉帝康復御正殿復常膳 范仲淹知睦州不半歲徙蘇州州比大水民田不得耕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募游手與作未就又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毛

徙明州轉運使言仲淹治水有緒願留以畢其役庚子詔仲淹復知蘇州 太子少傅晁迥既與太清樓宴復召對延和殿問洪範雨暘之應迥據經以對忽感疾卒年八十四詔罷一日朝贈太子太保謚文元迥樂易純固喜質正經史疑義標括字類無一日廢學不喜術數嘗曰自然之分天命也樂天不要知命也推理安常委命也何必逆計未然乎 尚楊二美人出宮後帝令參知政事宋綬面作詔云嘗求德門以正內治既而左右引壽州茶商陳氏女入宮帝欲立之為后綬諫曰陛下乃欲以賤者正位中宮不與前日詔語戾乎後數日

樞密使王曾入對又奏引納陳氏為不可帝曰宋綬亦

如此言宰相呂夷簡樞密副使蔡齊相繼論諫兼侍御

史知雜事楊偕同知諫院郭勸復上疏率罷陳氏發異

記開云陳氏父號陳子城者始因楊太后納女宮中太

后常許以為后矣至掖庭將進御旬當御藥院開士良

聞之遽見帝帝方披百葉圖擇日士良曰陛下閣此何

為帝曰汝奚問士良曰臣聞陛下欲納陳氏為后信否

帝曰然士良曰陛下知子城使何官帝曰不知也士良

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若納奴僕之女為

后豈不媿公卿大夫耶帝遂命出之士良

文應子也此與它書不同今從李燕長編 甲辰詔立

皇后曹氏彬之孫女也郭后廢始聘后入宮乙巳命宰

相李迪為冊禮使參知政事工隨剛之宋綬撰冊文並

書冊寶有司奏用冬至日行冊禮監察御史裏行孫沔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天

言莊獻三年之喪未除請終制而後行秘書丞余靖亦

以為言不報 壬子詔名太后所居殿曰保慶宮自今

並以保慶皇太后為稱 冬十月己未遣主駐中會川

庚申罷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仍詔淮南轉運

使兼領發運使司事其制置茶鹽礬稅各歸逐路轉運

使司 改錢惟演諡曰思先是太常博士同知禮院張

瓌議惟演博學業文此其所優貪慕權要養生不足此

其所劣諡法敏而好學曰文會以敗官曰墨請諡文墨

其家訴於朝詔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

新諡法追悔前過改諡曰思詔自今定諡須禮院集官

取議之 乙丑詔開門祇候自今須尚書員外郎諸司

以上及本路轉運使或提點刑獄一員共七人舉之方

許引對 趙元昊自製封即為反計多招納亡命峻誅

殺以兵法部勒諸羌始衣白窄衫氍冠紅裏頂冠後垂

紅結綬自號鬼名吾祖凡六日九日則見官屬初制禿

髮令元昊先自禿髮及令國人皆禿髮三日不從令許

眾殺之每欲舉兵必率酋豪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

割鮮而會各問所見擇取其長是歲春始寇西邊殺掠

居人下詔約束之居國中僭益甚私改元曰開運既逾

月人告以石晉敗亡年號也乃更廣運發異宋史夏國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天

長相 母米氏族人山喜謀殺元昊事覺元昊酖其母

殺之沈山喜之族於河遣使來告哀發異宋史夏國傳

使來告哀不云元昊酖其母今從長編米與衛慕氏死

不同然米與慕聲本相近蓋即一人而譯語互異耳

詔起復以開門祇候王用中為致祭使發異用中宋史

是兵部員外郎郭勸為弔贈兼起復官告使元昊賂遣

勸等百萬勸悉拒不受 癸酉以淨妃玉京沖妙仙師

清悟為金庭教主沖靜元帥美人楊氏聽入道賜名宗

妙竝居安和院仍改賜院名曰瑤華宮 作郊廟景安

興安祐安之曲 辛巳賜舒州學田五頃 壬午命龍

圖閣待制燕肅集賢校理李照直史館朱祁同案試王

朴律準肅時判太常寺建言舊太常鐘磬皆設色每三歲親視則重飾之歲既久所塗積厚聲益不協故有是命帝親閱視律題其背以屬太常肅等即取鐘磬刻滌考擊用律準案試皆合 十一月己丑冊皇后 己酉詔親祠郊廟乃用御所制樂章其有司攝事樂章令宰臣呂夷簡李迪分撰之辛亥詔太常寺自今享先農釋奠文宣王武成王竝用登歌樂令學士院撰樂章 以東上閤門使曹琮為衛州團練使琮兄女為后禮皆琮主辦於是奏曰陛下方以至公厲天下臣既備后族不空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者願置於理時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論稱之尋出為環慶路部署知邠州 屯田員外郎張亢者奎弟也豪邁有奇節常通判鎮戎軍上言趙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誅殺勢必難制宜亟防邊論西北攻守之計章數十上帝欲用之會丁母憂或傳遼聚兵幽涿聞河北皆驚十二月癸酉命亢為如京使知安肅軍因入對曰遼人歲享金帛甚厚懼中國見伐特張言耳非其實也 趙元昊獻馬五十匹求佛經一藏賜之 己卯宣慶使入內都知藍繼宗以老疾罷為景福殿使邕州觀察使 監察御史襄行孫沔言竊見上封事人同安縣尉李安世輒因狂悖妄進警言下吏審問自孔道

輔范仲淹被黜之後龐籍范諷置對以來凡在搢紳盡思緘默又慮四方之人不知安世訕上犯顏將謂安世獻忠獲罪自遠流傳為議非美伏望貸以寬恩特免投竄使彼偷安之士永懷內媿之心後七日責沔知潭州衡山縣沔未有責命時復上書曰去秋以聖體愆和準雙日不坐之請是則一歲中率無百餘日視事宰臣上殿奏事止於數刻天下萬務得不曠哉伏願陛下因歲首正朝之始霈然下令誕告多方每旦恭已辨色居位推擇大臣講求古道降以溫顏俾之極論外則逐刺史縣令無狀老懦貪殘之輩內則罷公卿大夫不才諸佞

續資治通鑑

卷三十九

三

說誕之士掖庭之中簡去幽曠官寺之內抑損重任教敦於上民悅於下皆目前可見之事惟陛下力行而已書奏再責監永州酒

續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遼太祖高皇帝... 宋紀四十

宋紀四十 起於崇寧大淵獻正月盡宣和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景祐二年 遼重熙四年 春正月壬寅徙江東轉運使蔣堂為

淮南轉運使兼發運司事堂在淮南歲薦部吏二百員

日十得二三亦足報國矣 以度支判官工部郎中許

申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凡鑄銅錢十分其劑銅居六分

鉛錫居三分皆有奇贏此其大法也申在三司乃建議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

以藥化鐵雜鑄銅居三分鐵居六分費省而利厚朝廷

從之即詔申用其法鑄於京師然大率鑄錢雜鉛錫則

其液流速而易成雜以鐵則流澀而多不就工人苦之

初命申鑄萬緡逾月才得萬錢申自度言無效乃求為

江東轉運使欲用其法鑄於江州朝廷又從之詔申就

江州鑄百萬緡無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執政主之

以為可行然卒無成功先是鹽鐵副使任布請鑄大錢

一當十而申欲以銅鐵雜鑄朝廷下其議於三司程琳

奏曰布請用大錢是誘民盜鑄而陷之罪唐第五琦嘗

用此法詎不可行申欲以銅鐵雜鑄理恐難成姑試之

中詐得售蓋琳亦主其議故也 致異李燕曰琳傳載此

也當是景祐元年五月琳再為三司使時王子淵云布

請鑄大錢行之京城程琳集官議于臨時判度支曰今

年管半在城外獨行大錢城中天章閣待制孫祖德言

偽銅法所禁而官自為之是教民欺也固爭之不從遂

出知兗州 癸丑置通英延義二閣寫尚書無逸篇於

屏通英在迎陽門之北東向延義在崇政殿之西北向

致異宋史本紀癸丑置通英延義二閣寫尚書是日御

無逸篇於屏通鑑續編云詔禁裏寫今從長編

延義閣召輔臣觀盛度進讀唇書賈昌朝講春秋既而

曲宴崇政殿 遼以奚六部太尉耶律罕璠 舊作韓

北面林牙罕璠性不苟合為樞密使蕭諧 舊作解

里今改所

忌遼主初欲召用諧哩言其目疾不能視遂止至是召

見謂曰朕欲早用卿聞有疾故待之至今罕璠對曰臣

嘗有目疾才數月耳然亦不至於昏第臣焉拙不能事

權貴是以不獲早覩天顏非陛下聖察則愚臣豈有今

日邪詔進述懷詩遼主嘉歎方將大用卒 二月燕肅

等上攷定樂器并見工人戊午御延福宮臨閱奏郊廟

五十一曲因問李照樂何如照對樂音高二律擊黃鍾

則為仲呂擊夾鍾則為夷則是冬與夏令春召秋氣蓋

五代樂壞王朴搆意造律準不合古法又編鐘鈔鐘無

大小輕重厚薄長短之差銅錫不精相傳以為唐舊鐘

亦有朴所製者管軒轅氏命伶倫截竹為律復令神瞽
協其中聲然後聲應鳳鳴而管之參差亦如鳳翅其樂
傳之亶古不刊之法也願聽臣依神瞽律法試鑄編鐘
一虞可使度量權衡協和詔許之仍就錫慶院鑄 庚
申太常博士直史館宋祁上大樂圖義二卷 帝未有
儲嗣取汝南郡王允讓子宗實入宮中皇后拊鞠之時
生四年矣 丁卯知兗州范諷責授武昌行軍司馬廣
東轉運使龐籍降授太常博士知臨江軍光祿寺丞館
閣校勘宋城石延年落職通判海州仍下詔以諷罪申
飭中外先是籍為御史數劾諷宰相李迪右諷弗治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三

左遷籍籍既罷益迫劾諷不置且言諷放縱不拘禮法
苟釋不治則敗亂風俗會諷亦請辨乃詔即南京置獄
遣淮南轉運使黃總提點河北刑獄張嵩訊之籍坐所
劾諷有不如奏法當免諷當以贖論諷不待論報擅還
兗州呂夷簡疾諷詭激且欲因諷以傾迪故特寬籍而
重貶諷凡與諷善者皆黜削延年嘗上書請莊獻太后
還政諷任中丞欲引延年為屬延年力辭之竟坐免人
謂籍劾諷不置實夷簡陰教之 戊辰工部尚書平章
事李迪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先是帝御延和殿召呂
夷簡宋綬汝諷獄以迪素黨諷不召迪惶恐還第翼

日遂罷相然迪性淳直實不察諷之多誕也 以樞密
使王曾為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參知政事王隨樞密副使李諮竝知樞密院事參知政
事宋綬為樞密副使給事中蔡齊翰林學士承旨盛度
為參知政事樞密副使王德用御史中丞韓億竝同知
樞密院事 己巳改李迪知相州庚午復改授資政殿
大學士留京師仍班三司使上 庚辰降李迪為太常
卿知密州始迪再入相自以受不世遇知無不為及呂
夷簡繼入中書事頗專制心忌迪潛短之於帝迪不悟
既坐范諷姻黨罷政怨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荆王元儼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四

嘗為補門下僧惠清為守闕鑿義夷簡請辨帝遣知制
誥胥偃度支副使張傳即訊乃迪在中書時所行夷簡
以齋祠不預迪慚懼待罪故貶然補惠清實夷簡意迪
但行文書願謂夷簡獨私荆王蓋迪偶忘之它日語人
曰吾自以為宋璟而以夷簡為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
是也 以右諫議大夫知天雄軍杜衍為御史中丞衍
奏中書樞密古之三事大臣所為坐而論道者也止隻
日對前殿何以盡天下之事宜迭召見賜坐便殿以極
獻替月不過數四足矣若末節細務有司之職耳陛下
何必親決 先是遼主為太子時納駙馬都尉蕭實哩

舊作匹 聖个改之 女爲妃及即位立爲后未幾以罪降爲貴妃

秦王蕭孝穆有長女姿貌端麗自遼主初即位始入宮

逾年生子洪基蕭氏性寬容遼主益重之三月乙酉朔

問爲皇后後異遼史與宗紀景福元年與限蕭氏始入宮蓋即仁懿入宮之始重熙四年三月立皇后蕭氏即仁懿皇后也然遼史於景福元年重熙元年俱不載立后廢后之事蓋闕書也今從后妃傳并書之

已丑以杜衍權判吏部流內銓先是選補科格蘇長

主判不能悉閱吏多受賕出縮爲姦行既視事即敕吏

取銓法問曰盡乎曰盡矣乃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

曉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

是吏不能爲姦利居月餘聲動京師後改知審官院其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五

裁制如判銓法 以知蘇州左司諫范仲淹爲禮部員

外郎天章閣待制 太常禮院言侍御史劉夔請去莊

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所加太字蓋入廟稱后繫於夫

在朝稱太繫於子然二太后奉安別廟準禮應加太字

帝以夔不習故典詔本臺諭之 乙未賜毫秀漢鄭四

州學田各五頃 丁酉置國子監直講一員兼領監丞

主簿事 戊申出宜聖殿庫真珠付三司以助經費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甲寅朔遼主如涼陁 丁巳李

照言奉詔製玉律以候氣請下潞州求上黨縣羊頭山

柎黍及下懷州河內縣取葭芋從之 己未詔翰林學

士承旨章得象天章閣待制燕肅與翰林侍讀學士馮

元詳定刻漏 始李照既鑄成編鐘一虞以奏御遂進

請改制大樂取京縣柎黍累尺成律鐘鑄審之其聲猶

高要用太府布帛尺爲法乃下太常四律照自制律管

以爲十二管定法 戊寅命馮元鞞冠卿宋祁同修樂

書冠卿新安人 錄曹修古之姪觀爲試將作監主簿

仍聽爲修古後 五月甲申朔詔曰王者奉祖宗尚功

德故禮天祀地則侑神作主審諦合會則百世不遷恭

惟太祖皇帝受天命建大業可謂有功矣太宗眞宗二

聖繼統重熙累洽可謂有德矣其令禮官攷合典禮辨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六

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中書門下詳閱以聞 庚寅禁

纓金爲婦人首飾 李照上九乳編鐘圖鐘舊飾以旋

蟲改爲龍井自柎八音新器又請別鑄石爲編磬 辛

卯命內侍挾樂工往淮陽軍治磬石照又言既改制金

石則絲竹匏土革木亦當更治以備獻享乃鑄銅爲俞

合升斗四物以興鐘鐃聲量之率及潞州上柎黍照擇

大黍縱累之檢攷長短尺成與大府尺合法愈堅定

甲午廣南東西路並言蠻獠寇邊高竇雷化等州巡檢

許政死之遣左侍禁雍邱桑懌會廣桂二州都監討捕

擇部分軍士盡禽諸盜還京師樞密使求賂爲改閣門

祇候懌不應吏匿其功狀止免短使而已 庚子從太常禮院議太祖太宗真宗廟竝萬世不遷南郊升佑上帝以太祖定配二宗迭配 六月辛酉以親郊竝侑二聖及真宗為不遷主遣官告於太廟 左司諫商水姚仲孫言伏聞議者欲改制雅樂謂舊律太高裁之就下然或制之未得其精損之必差其度臣聞其所為率多詭異至如鍊白石以為磬範中金以作鐘又欲以三神五靈二十四孝為樂器之飾臣雖愚昧竊有所疑望特詔罷之止用舊樂帝欲究李照術之是非故不聽 先是太常鐘磬每十六枚為一套而四清聲相承不擊乙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七

升李照言十二律聲已備餘四清聲乃鄭衛之樂請於編縣止留十二中聲去四清聲鐘則哀思邪僻之聲無由而起也馮元等駁之曰前聖制樂取法非一故有十三管之和十九管之巢三十六簧之竽二十五弦之瑟十三弦之箏九弦七弦之琴十六枚之鐘磬各自取義寧有一於律呂專為十二之數也鐘磬八音之首絲竹以下受而為均故聖人尤所用心焉春秋號樂總言金奏詩頌稱美實依磬聲此二器非可輕改且聖人既以十二律各配一鐘又設四清聲以附正聲之次原其意蓋為夷則至應鍾四宮而設也夫五音宮為君商為臣

角為徵為事羽為物不相陵謂之正迭相陵謂之慢百王所不易也聲之重大者為尊輕清者為卑卑者不可加於尊古今之所同也故別聲之尊卑者事與物不與焉何則事為君治物為君用不能尊於君故也惟君臣民三者則自有上下之分不得相越故四清聲之設正為臣民相避以為尊卑也今若止用十二鐘旋相考擊至夷則以下四管為宮之時臣民相越上下交戾則陵犯之音作矣此甚不可者也其鐘磬十六皆本周漢諸儒之說及唐家典法所載欲損為十二惟照獨見臣以為如舊制便帝命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八

知音者能攷四鐘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 丁卯出內藏庫絀絹百萬下三司市糶軍儲 己巳以都官員外郎曹修睦為侍御史修睦修古弟用中丞杜衍薦也 辛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新樂 秋七月壬午朔遼主獵於黑嶺因過祖州白馬山見齊天后墳冢荒穢又無影堂及灑掃人戶惻然而泣左右皆沾涕遂詔上京留守耶律贊寧鑿鐵使郎元化等於祖州陵園內瘞地改葬其影堂廊庫竝同宣獻太后園陵 後遼史后妃傳仁德皇后附 葬慶陵今從 遼樞密使蕭朴進封魏王旋卒贈齊王 契丹國志 甲申詔特賜寇準諡曰忠愍 戊戌羣臣請上尊號

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仁孝德表五上從之
庚子侍御史曹修睦言李照所改歷代樂頗爲迂誕而
其費甚廣請付有司案劾帝以照所作鐘磬頗與眾音
相諧但罷其增造仍詔諭修睦 知杭州鄭回言鎮東
節度推官阮逸頗通音律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
管十三詔令逸赴闕 八月甲寅宴紫宸殿初用樂
已巳命李照同修樂書 辛未詔薦獻景靈宮朝饗太
廟郊祀天地自今同日受誓戒始用王曾之言也 甲
戌幸安肅門礮場閱習戰 丁丑內出景祐樂髓新經
六篇賜羣臣 己卯以右諫議大夫知兗州孔道輔爲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九

築伶人謂之葦子其名出此於是製大管筆築爲雅樂
議者嗤之 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劉隨奉撰待制未
旬日也隨與孔道輔修古同時爲言事官皆以清直
聞及是帝憐其貧賜其家錢六十萬 壬寅御崇政殿
案新樂詔大臣與觀 賜鄭州學田五頃 初諸王邸
散居都城過從有禁非朝謁從祠不得會見己酉詔卽
玉清昭應宮舊地建宮合十位聚居賜名睦親宅 遂
主如長寧淀 參知政事宋綬上所編修中書總例四
百一十九冊降詔褒諭先是呂夷簡奏令綬爲此旣而
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夫執之皆可爲宰相矣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十

冬十月辛亥朔復置朝集院以待外官之還京師者
壬子蔡州言左武衛大將軍分司西京石普率普偁偁
有膽略頗通兵書陰陽六甲星歷推步之術太宗嘗曰
普性剛鷲與諸將少合然藉其善戰每厚遇之 癸亥
復置羣牧制置使仍詔自今止以同樞密院或副使兼
領之 禮院言春秋何休范甯等註咸謂婦人無武事
獨奏文樂前詔議奉慈之樂有司援舊典已用特磬代
鐘鐘取陰數尚柔以靜爲體今樂去大鐘而舞進千盾
頗戾經旨請止用文德之舞奏可 己巳出內藏庫緡
錢七十萬左藏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軍儲 許蘇

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是月遼主如王子城 十一月
 辛巳朔以應天府書院為府學仍給田十頃 壬午遼
 改南京總管府為元帥府乙酉行柴冊禮於白嶺大赦
 戊子廢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帝直以一時之忿且
 為閹文應等所譖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居瑤華宮帝累
 遣勞問又為樂府詞以賜后和答語甚悽愴文應大懼
 會后小疾文應與太醫診視遷嘉慶院數日遽不起中
 外疑文應進毒然不得其實時帝致齋南郊不即以聞
 及聞漢悼以后禮葬右正言直集賢院王堯臣請推舉
 左右侍醫者不報 癸巳朝饗景靈宮甲午饗太廟及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十一

奉慈廟乙未祀天地於園丘以太祖太宗眞宗並配大
 赦 乙巳封宰臣呂夷簡為申國公王曾為沂國公丁
 未加恩百官 十二月壬子加嘉勒斯賚為保順軍節
 度觀察兩後 癸丑遼詔諸軍礮弩弓箭手以時閱習
 先是遼築哈屯舊作可城以鎮西域諸部縱民畜牧
 反遭寇掠党項節度使耶律屠古上疏曰自建哈屯
 城以來西蕃數為邊患每煩遠戍歲月既久國力耗竭
 不若復守故疆省罷戍役不報屠古旋致仕乞勒其父
 烏珍功於石遼主命學士耶律庶成製文勒石上京崇
 孝寺 昭宣使入內都知閻文應能為秦州鈐轄尋改

鄆州其子句當御藥院士良罷為內殿崇班時諫官姚
 仲孫高若訥劾文應方命宿齋太廟而文應叱醫官聲
 聞行在郭后暴薨中外莫不疑文應置毒者請并士良
 出之故有是命文應又稱疾願留仲孫復論奏乃亟去
 文應專恣事多矯旨付外執政不敢違天章閣待制范
 仲淹將劾奏其罪即不食悉以家事屬其長子曰吾不
 勝必死之帝卒聽仲淹言竄文應嶺南尋死於道致異
 文應嶺南尋死於道此據富弼所作墓誌案閻文應景
 祐二年十二月辛亥落內都知以昭宣使領嘉州防
 禦使為秦州鈐轄後兩日改鄆州鈐轄景祐四年四月
 乙丑徙鄆州鈐轄實元二年九月癸卯文應卒此據百
 官表鄆州觀察使此據實錄未嘗有竄嶺南指揮及
 死於道事迹不知弼何據也長編仍從弼墓誌書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十一

趙元昊遣蘇奴兒將兵二萬五千攻嘉勒斯賚敗死
 略盡蘇奴兒被執元昊自率眾攻釐牛城一月不下既
 而詐約和城開乃大縱殺戮又攻青屠安二宗哥帶星
 嶺諸城嘉勒斯賚部將安子羅以兵十萬絕歸路元昊
 晝夜戰二百餘日子羅敗然兵溺宗哥河及饑死過半
 元昊又嘗侵嘉勒斯賚並臨河湟嘉勒斯賚知眾寡不
 敵壁鄆州不出陰間元昊頗得其虛實元昊已渡河插
 旗識其淺嘉勒斯賚潛使人移植淡處及大戰元昊潰
 而歸士視旗渡溺死十八九所擄獲甚眾嘉勒斯賚來
 獻捷朝廷議加節度使同知樞密院韓億以為二曾皆

潘臣今不能諭令解職不當因捷加賞遂寢 以范仲淹為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仲淹自還朝言事愈急宰相陰使人諷之曰待制待臣非口舌之任仲淹曰論思正侍臣職也宰相知不可誘乃命知開封欲撓以煩劇使不暇它議亦幸其有失亟罷去仲淹處之彌月京邑肅然稱治 甲子以左侍禁桑懌為閣門祗候賞平蠻獠功也懌辭不受請推其賞以歸已上者不許或譏懌好名懌歎曰士當自信其心以行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為也 許孟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辛未詔以北海縣尉孔宗愿為國子監主簿襲封文宣公 先是御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三

記適姓名禁中尋召為審刑院詳議官適顯之子也 遼蕭罕嘉努舊作韓家遷天成軍節度使徙彰德官使遼主與語才之命為詩友嘗從容問曰卿居外有異聞乎罕嘉努對曰臣惟知炒栗小者熟則大者必生大者熟則小者必焦使大小均熟始為盡美不知其它罕嘉努嘗掌栗園故託栗以諷諫遼主大笑命與樞密直學士耶律庶成作四時逸樂賦稱旨制詔問治道之要罕嘉努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準布舊作阻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斗軍穀鮮有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四

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其國不啻城邑不置戍兵準布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開皇太妃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眾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哈屯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恆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它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遼遠猝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退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保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立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去

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變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淺入侵掠也比年以來羣黎凋敝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為凶暴甚者殺人無忌凶命山澤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自安教化而重犯法矣今宜徙哈屯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烏庫德呼勒舊作烏古敵烈今改等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並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樓櫓浚城隍以為邊防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擢翰林都林牙

三年遼重熙五年春正月甲申遼主如魚兒濼樞密使蕭孝

先致異遼史本紀作蕭廷寧延寧即孝先之字請改國舅乙室小功帳散史為將軍從之 戊子命李諮蔡齊程琳杜衍丁度同議茶法諮以前坐變法得罪固辭不許時三司吏孫居中等言自天聖三年變法而河北入中虛估之弊復類乾興以前蠹耗縣官請復行見錢法度支副使楊偕亦陳三說法十二害見錢法十二利以為止用三說所支一分緡錢足以贍一歲過計故命諮等更議仍令召商人至三司訪以利害 壬辰追冊故金庭教主冲靜元師郭氏為皇后命知制誥丁度內侍押班藍元用同護葬事尋詔中書門下停其謚冊耐廟丁酉葬於奉先資福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去

院側鹵簿儀物並用孝章皇后故事時上元節有司張燈俟乘輿出右正言王堯臣言后已復位號今方在殯不當游幸同知禮院王拱辰亦以為言帝為罷葬日張燈 己酉許洪州密州立學仍各賜田五頃 先是帝以三司胥吏猥多或老疾不知書計詔御史中丞杜衍等與本司差擇之有欲中衍者揚言於外曰衍請盡黜諸吏於是三司後行朱正周貴李逢年等百人輒相率詣宰相呂夷簡第宣訴夷簡拒不見又詣王曾第曾以美言論之因使列狀自陳既又詣衍第投瓦礫肆醜言明日衍對請下有司推究而曾具得其姓名二月乙卯

正貴杖脊配沙門鳥逢年等二十二人決配遠州軍牢城其為從者皆勒停 丙辰詔翰林學士馮元禮賓副使鄧保信與鎮江節度推官阮逸湖州鄉貢進士海陵胡瑗較定舊鐘律瑗以經術教授吳中范仲淹前知蘇州薦瑗知音白衣召對崇政殿與逸俱命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開封府每言京師天下之本而士民僭侈無法一襲衣直不翅千萬請條約之壬戌詔兩制與禮院同詳定制度以聞 三月復入中見錢算請官茶法凡商買入錢於京師者給南方茶入芻糧於邊者給京師及諸州錢 乙未御崇政殿召輔臣觀所定鐘律丙申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七

翰林侍讀學士馮元等上稗黍新尺別為鐘磬各一架戊戌詔曰致仕官舊皆給半俸而仕嘗顯者或貧不能自給非所以遇高年養廉恥也自今大兩省大卿正監刺史閣門使以上致仕給俸如分司官長吏歲時以朕意勞賜之 權判戶部句院葉清臣上疏請弛茶禁以歲所課均賦郭鄉邨人戶其略曰議者謂權費賣有定率征稅無弊準通商之後必虧歲計臣案管氏鹽鐵法計口受賦茶為人用與鹽鐵均必令天下通行以口定賦民獲善利又去嚴刑口出數錢人不厭取比於官自權易驅民就刑利病相須炳然可察詔三司與詳定

所相度以聞皆以為不可行 是月李諮等請罷河北入中虛估以實錢償芻粟實錢售茶皆如天聖元年制又以北商持券至京師舊必得交引鋪保任并三司符驗然後給錢以是京師坐買率多邀求三司吏稽留為姦乃悉罷之命商持券徑趨權貨務驗實立價之錢又言前已用虛估給券者給茶如舊仍給景祐二年以前茶又言天聖四年嘗許陝西入中茶商利之爭欲售陝西券故不復入錢京師請禁止并言商人輸錢五分餘為置籍召保期年牛悉償失期者倍其數事皆施行詔等復言夷等變法歲損利不可勝計今一旦復用舊法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六

恐豪商不復依託權貴以動朝廷請先期申諭於是帝為下詔戒敕而縣官濫費自此少矣 詔權停貢舉夏四月遼以潞王查噶舊作查為南府宰相崇德宮使耶律瑪陸舊作馬為特里衮舊作媯甲子遼主幸后弟蕭無曲第曲水泛觴賦詩致其遼后為蕭孝穆女孝或書其漢字也 丁卯遼頒新定條制已已遼主與大臣分朋擊鞠 五月戊寅朔范仲淹言臣近親奉德音以孔道輔曾言遷都西洛臣謂未可也國家太平豈可有遷都之議但西洛帝王之宅負關河之固邊方不寧則可退守宜漸營廩食陝西有餘可運而下東路有餘

可逆而上數年之間庶幾有備太平則居東京通濟之地以優天下急難則居西洛險固之宅以守中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此之謂也先王修德以服遠人然安不忘危故不敢去兵陛下內惟修德使天下不聞其過外夷設險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長世之道也及具李仲淹乞修京城劄子云景德三年五月初請修西京今附見朔日 丙戌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范仲淹落職知饒州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惡之時呂夷簡執政仕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進退近臣不宜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為序遷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九

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夷簡滋不悅帝嘗以遷都事訪諸夷簡夷簡曰仲淹迂闊務名無實仲淹聞之為四論以獻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譏指時政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壞陛下家法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以仲淹語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仲淹亦交章對析辭愈切由是降出侍御史韓縝希夷簡意請以仲淹朋黨榜朝堂戒百官越職言事從之時治朋黨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少肯送仲淹者天章閣待制李

絃集賢校理王質皆載酒往餞質又獨留語數夕或以謂質質曰希文賢者得為朋黨幸矣希文仲淹字也質嘗知蔡州州人歲時祠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會者毀之更立狄仁傑李愬像祠之 范仲淹既貶諫官御史莫敢言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仲淹前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婦之間猶以其合典禮故加優獎今坐刺譏大臣重加譴責儻其言未協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羸疏漢皇吳主兩用無猜陛下自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請速改前命壬辰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十

靖落職監筠州酒稅 乙未貶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為崇信軍節度掌書記監郢州酒稅先是洙上言臣嘗以范仲淹直諫不回義兼師友自其被罪朝中多去臣亦被其薦論仲淹既以朋黨得罪臣固當從坐乞從降黜以明典憲宰相怒遂逐之 戊戌貶鎮南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歐陽修為夷陵縣令初右司諫高若訥言范仲淹貶職之後遵奉教榜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修移書抵臣言仲淹平生剛正通古今班行中無與比者責臣不能辨仲淹非辜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及謂臣不復知人閒有羞恥事仍言今日

天子與宰臣以注意逐賢人責臣不敢言臣謂賢人者
國家恃以為治也若陛下以注意逐之臣合諫宰臣以
注意逐之臣合爭范仲淹頃以論事切直亟加進用今
茲狂言自取譴辱豈得謂之非事恐中外聞之謂天子
以注意逐賢人所損不細請令有司召修戒諭免惑眾
聽因繳進修書修坐是貶西京雷守推官仙游蔡襄作
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訥也泗
州通判陳恢尋上章乞根究作詩者罪左司諫韓琦劾
恢越職希恩空重貶不報而襄事亦寢 光祿寺主簿
蘇舜欽上疏言孔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致位臺諫後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三

雖改它官不忘獻納二臣者非不知緘口數年坐得卿
輔蓋不願負陛下委注之意而皆罹中傷竄謫而去使
正臣奪氣鯁士咋舌晉侯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為
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及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
不得上通此患之大者今國家班設爵位當責其公忠
安可教之循默賞之使諫尚恐不言罪其敢言孰有獻
納物情閉塞上位孤危軫念於茲可為驚懼觀望陛下
發德音寢前詔勤於采納可常守隆平若詔榜未創欺
罔成風則不惟堂下遠於千里竊恐指鹿為馬之事復
見於今朝矣 後異朱史舜欽傳及舜欽集皆稱乙亥詔
書誤也今改之舜欽集云此疏以五月二

十八日上今附見月未案景祐元年舜欽登第授光祿
主簿知紫城縣二年正月丁父憂三年五月上此疏居
喪纔一年後其母喪論事 丁未擢主如呼圖里巴山
前實罔不以為諫何哉 舊作胡士 丁未擢主如呼圖里巴山
白山今改避暑 六月戊申朔許越州立學仍給田五
頃 壬子許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戌遂命修南
京宮闈府署 甲子許真定府博州鄆州立學各給田
五頃 壬申虔吉州水滸賜湯家錢有差 秋七月己
卯新作延寧觀本王中正舊第保慶太后出奩中物市
其地而建之初有詔罷修寺觀及是諫官侍御史以為
言帝謂輔臣曰此太后奩中物耳諫官御史欲邀名邪
參知政事宋綬進曰彼豈知太后所為但見興土木違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三

近詔即論奏之且事有疑似傳聞四方為聖政之累何
可忽也 戊子馮元弼冠卿宋祁等上景祐廣樂記八
十一卷己丑元等竝進官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
孫冲上所撰五代紀七十卷降詔褒答 乙未初置大
宗正司以寧江節度使允讓知大宗正事彰化雷後守
節同知大宗正事時諸王子孫眾多既聚居睦親宅故
於祖宗後各擇一人使司訓導糾違失凡宗族之政令
皆關掌奏事毋得專達先詳視可否以聞 後異李燕曰
本志云景祐
二年置大宗正司會要云慶 已亥命丁度高若訥韓
應時置大宗正司並謀也 琦同詳定黍尺鐘律 還盧多遜家懷州所沒田宅

庚子太平興國寺災是夕大雨震雷火起寺閣中燔開先殿及寺舍數百楹朝廷始議修復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易震卦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春秋傳曰人火曰天火曰災竊惟近年寺觀屢災此殆天示譴告請勿繕治以示畏天戒愛人力之意從之 泗州新作普濟院成詔給田十頃保慶太后施錢所建也 辛丑遼主錄囚有耶律札巴舊作把八今改者誣其弟早格舊作韓今改謀殺已有司奏當反坐臨刑其弟泣訴臣惟一兄乞貸其死遼主閱而許之遼有司獲盜八人皆棄市既而獲真盜八家訴冤中書令張儉再三申理遼主勃然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三

曰卿欲朕償命耶儉曰八家老稚無告少加存恤使得收葬足慰存歿矣遼主從之 八月己酉班民間冠服居室車馬器用犯制之禁 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樂音之起生於人心是以喜怒哀樂之情感於物則噍殺擘緩之聲隨而應之非器之然也故孔子曰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孟子對齊宣王云今樂猶古樂能與百姓同樂則古今一也臣奉詔與丁度等詳定阮逸胡瑗鄧保信所造鐘律熾攷前志參驗今法二家之說差舛未安竊以祖宗舊樂遵用已久屬者徇一臣之偏議變數朝之同律賜金增秩優賞其勞曾未周歲又將易制

臣慮後人復有從而非之者不惟有傷國體實亦虛費邦用臣竊計之不若窮作樂之原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人熙洽海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治古之樂可得以器象求乎就達其原又當究今之所急者且西北二陲久弛邊備陛下與左右大臣宜先及之緩茲求樂之議移訪安邊之策然後將王朴逸瑗保信三法別詔稽古之臣取其中合典志者以備雅奏固亦未晚詔丁度等速詳定以聞 九月庚辰幸睦親宅燕宗室及從官 己丑出內藏庫緡錢五十萬下河北轉運司市糴邊儲 賜河南府新修太室書院名曰嵩陽書院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三

詔淮南轉運使歲一詣闕奏事先是罷發運使及歲入奏計至是祠部郎中楊告領轉運使兼發運事請復之 壬辰以阮逸為鎮安節度掌書記知城父縣胡瑗試校書郎初召逸瑗作鐘磬律度丁度等詳定言案之與古多不合帝猶推恩而遣之 乙未以崇政殿說書國子監直講王宗道國子監說書楊中和並為睦親宅講書仍兼國子監講說睦親宅講書始此 冬十月甲寅新作朝集院成 遼主自秋末獵黃華山獲熊三十六是月幸燕京御元和殿以日射三十六熊賦幸燕詩試進士於廷賜馮立趙徽等四十九人及第以立為右

補闕微以下皆為太子中舍賜緋衣銀魚遂大宴遼御
試進士自此始丞相張儉等又請幸禮部貢院飲飲至
算而罷 遼主甚重張儉進見不名賜詩褒美儉衣唯
細帛會不重味月俸有餘賜給親舊方冬奏事便殿遼
主見其衣袍弊惡密令近侍以火夾穿孔記之屢見不
易遼主問其故儉曰臣服此袍已三十年時尚奢靡故
以此微諷諭之遼主憐其清貧令忝取內府物儉奉詔
持布三端而出益見獎重儉有弟五人遼主欲俱賜進
士第儉固辭 十一月戊寅保慶太后楊氏崩始帝起
居飲食后必與俱擁祐勤備性慈讓帝嘗召其姪永節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五

永德見禁中欲授諸司副使后辭曰小兒豈勝大恩倘
小官可也乃竝命為左右侍禁莊獻崩后嗣享尊號帝
奉牋稱臣后固辭又歲奉緡錢二萬助湯沐后復辭帝
不從帝未有嗣后從容勸帝選宗子養宮中由是英宗
自宮邸未齟齬養后所后無疾而終殯於皇儀殿敕知
樞密院事王隨為園陵監護使禮官請為后服總麻帝
改用唐武宗服義安王太后故事加服小功以五日易
月而除不視前後殿朝凡八日不朝前殿四日御素紗
巾幘淺黃袍黑革帶俟虞主耐奉慈廟始服常服內出
緡錢千萬佐園陵費上諡曰莊惠視冊文竝稱孝子嗣

皇帝 十二月戊申詔宣敕劄子非經通進銀臺司毋
得直下諸處初龍圖閣直學士李統領銀臺司具言宣
敕劄子皆不經本司封駁之職遂廢不舉請用舊制申
明之故有是詔 丙寅戶部侍郎知樞密院李諮卒帝
幸其第臨奠輟視朝一日贈右僕射諡憲成諮性明辨
周知世務在樞密府務革濫賞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
數帝前號為稱職 丁卯以同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知
樞密院事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章得象同知樞密
院事得象為人莊重楊億嘗稱為公輔器或問之荅曰
閩士多輕狹而得象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在翰林十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五

二年莊獻太后臨朝宦官熾橫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
院得象必正色嚴待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焉
趙元昊自制蕃書十二卷國人紀事悉用蕃書私改廣
運三年為大慶元年再舉兵攻回紇瓜沙蘭三州盡有
河南故地將謀入寇恐嘉勒斯賚擬其後復舉兵攻蘭
州諸羌南侵至馬銜山築城瓦川會雷兵鎮守絕吐蕃
與中國相通路 改其沈括云元昊飯其能過乞先劫造
元昊乃改元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
稱大夏國史載用蕃書即改元大慶二年元昊遂改天
授禮法建祚元年今以用 折惟中卒以其子繼宣權
蕃書附見改元大慶時 知府州事 初遼醫人鮮知切脈審藥遼主命耶律庶

成譯方脈書行之自是人皆通習

四年遼重熙六年春正月戊寅賜蔡州學田十頃 詔均諸

州解額 甲午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以助

三司蓋始於天禧三年時詔書切戒三司毋得復有假

貸自明道二年距今才四年而所貸錢帛凡九百十七

萬二千有餘請以天禧詔書申飭之奏可 二月己酉

耐葬莊惠皇太后於永安陵之西北隅 初殿中侍御

史張奎請親祀高禩庚戌禮院上其儀詔從之 己未

耐莊惠太后神主於奉慈廟 乙丑置赤帝像於宮中

以祈皇嗣 賜常州學田五頃 三月甲戌朔置天章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七

閣侍講以賈昌朝王宗道趙希言楊安國為之 追復

盧多遜為工部尚書以其子察援赦自陳也 戊寅詔

禮部貢舉 遂以秦王蕭孝穆為北院樞密使徙封吳

王孝穆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濟若自親煩

碎則大事凝滯矣故其所薦拔皆忠直之士然遼自蕭

哈綽舊作合為樞密以吏才進其後轉相倣效多不知

大體孝穆乃歎曰不能移風易俗臣子之道固若是乎

晉王蕭孝先出為南京留守蕭孝先失太后之援居恆

鬱鬱不樂 丙申內出莊惠太后閣金千餘兩市莊園

邸舍以給萬壽觀時於萬壽觀建廣慶殿奉安莊惠御

容故也 同知禮院吳育言舊藏禮文故事類例不一

請擇儒臣與本院官約古今制度參定為一代之法從

之 夏四月乙巳賜宣州學田五頃 丁未詔學士院

自今制策登科人並試策論各一道特將作監丞富弼

獻所為文命試館職弼以不能為詩賦辭上特令試策

論因有是詔弼尋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 甲子宰臣

呂夷簡罷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王曾罷為

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參知政事宋綬罷為尚

書左丞資政殿學士蔡齊罷為吏部侍郎歸班天聖中

曾為首相夷簡參知政事事曾甚謹曾力薦夷簡為亞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八

相未幾曾罷夷簡為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迪

為次相與夷簡不協夷簡欲傾迪乃援曾入使樞密不

半歲迪罷即代之始曾久外有復入意綬實為達意於

夷簡夷簡即奏召曾及將以曾代迪綬謂夷簡曰孝先

於公交契不簿宜善待之勿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

綬曰公已位昭文處孝先以集賢可也夷簡曰吾雖少

下之何害遂請曾為首相帝不可乃為亞相孝先曾字

復古迪字也既而夷簡專決事不少讓曾不能堪論議

多不合曾數求去夷簡亦屢劾罷帝疑焉問曾曰卿亦

有所不足耶曾言夷簡招權而恩時外傳夷簡細知泰

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諭帝前夷簡乞置對而曾亦有失實者帝不悅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閒附會故并綬齊皆罷以知樞密院事王隨戶部侍郎知鄭州陳堯佐並爲平章事呂夷簡嘗密薦二人可用故也以參知政事盛度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韓億及三司使程琳翰林學士承旨石中立並參知政事樞密直學士王巖同知樞密院事乙丑召宋綬入侍經筵遼主獵野狐嶺閏月遼主獵龍門縣西山乙亥知徐州李迪言所部滕縣與兗州接境欲因行縣祠岱嶽并至景靈宮祝聖算禱皇嗣帝謂韓億等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三

曰大臣當詢民間利病以分朝廷之憂祈禱之事豈爲改邪詔止之知制誥王舉正以宰相陳堯佐之壻引故事避嫌戊寅改爲龍圖閣待制舉正化基子也賜故將作監丞張屠卿家錢帛米麥屠卿進士第一人及第通判峽州吏事如素習未幾丁父憂毀瘠嘔血而卒故有是賜光州言秘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外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五月翰林侍講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戶部侍郎馮元卒特贈戶部尚書諡章靖元性簡厚非慶

弔未嘗過謁兩府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不爲世俗齋薦遇祭日與門生對誦孝經而已多識古今臺閣品式與孫奭齊名凡議典禮多出二人然論者謂元所陳但務廣博不如奭之能折衷也己酉遼主清暑炭山以耶律罕班舊作韓八今改爲北院大王罕班爲政尚寬仁部族安之甲寅遼主入囚以南院大王耶律信寧故匿重囚及侍婢賊汚命撻以劔脊而奪其官都監坐阿附及侍婢罪皆論死詔貸之丙辰以信寧爲西南路招討使庚申遼主出飛龍廢馬賜皇太弟重元及北南面侍臣有差丙寅有芝生於化成殿柱召近臣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三

宗室觀之仍出御製瑞芝詩賜宰臣王隨以下翼日備臣竝爲賦頌以獻右司諫韓琦言春秋之法但記災異至於祥瑞略而不書臣愚望陛下特以災異爲重於政教之間思所未至者隨其變而應之至於珍祥奇瑞雖陛下仁愛所感亦望日謹一日以雖休勿休爲念六月壬申朔遼主宴羣臣酒酣賦詩吳國王蕭孝穆北府宰相蕭巴薩皆屬和甲戌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景德中嘗卽寺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庫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易以塑像聖命新殿曰章武乙亥杭州大風江潮溢岸高六尺壞隄千餘丈遣中使致祭

己卯遼主祀天地癸未賜南院大王耶律洪古命遼

主親製誥辭并賜詩以寵之（按遼史列傳耶律洪古字胡篤董聖宗紀或書宏古或書胡觀袞今統作洪古） 戊子以御製神武祕

略賜河北河南陝西緣邊部署鈐轄知州軍每得代更

相付授始韓億同知樞密院事建言武臣宜知兵書而

禁不傳請纂集其要賜之帝於是作神武祕略凡三十

篇分十卷仍自作序焉 甲午太子左監門率府副率

宗實特遷右內率府率 丙申詔開封府國子監及別

頭試自今封彌謄錄如禮部從左司諫韓琦請也 詔

頒行禮部韻略 秋七月辛丑朔遼以南北樞密院獄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 三

空賞賚有差壬寅遼主以皇太弟重元生子賜詩及寶

玩器物曲赦死罪以下癸卯遼主如秋山 丁未詔河

東河北州郡密嚴邊備 辛酉詔三司出銀十五萬兩

下河北路絹十萬下河東路助糶軍糧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宋紀四十一 起疆開赤奮若八月盡眉 維軍開八月凡二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景祐四年遼重熙六年 八月甲戌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河

北路市糴軍儲 越州水賜被溺民家錢有差 甲午

詔天下常平倉錢穀自今三司及轉運司無得借支

九月丙寅三司言東頭供奉官錢遜奏信州鉛山產石

碌可烹煉為銅今池饒江三州錢監並闕銅鑄錢請遣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一

遜與水路轉運使試驗以聞從之 丁卯御邇英閣讀

唐書以後讀真宗所撰正說及進講春秋俱於邇英閣

冬十月於已翰林學士李淑請班其父樞密直學士

若谷下詔從淑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章得象言開

封府進士章仲昌臣鄉里疏屬實無莠業近聞訟訴發

解不公事請牒歸其家從之時鎖廳應舉人特多開封

府投牒者至數百國子監及諸州不在焉及出榜而幸

相陳堯佐之子博古為解元參知政事韓億子孫四人

皆無落者故嘲謗羣起然殿中侍御史蕭定基與直集

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是月

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是月

賢院韓琦吳育王拱辰實司試事非有所私也 是月

遼主駐石寶岡十一月己亥朔準布舊作剛今改貢於遼辛亥遼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蕭惠為南院樞密使 己未出內藏庫綉綿五十萬下河北陝西路市糴軍儲 庚申遼封皇子洪基為梁王 癸亥罷登萊買金場 給眞定府潞州學田各五頃仍詔自今須藩鎮乃許立學它州勿聽 十二月甲申忻代并三州言地震壞廬舍獲厭人畜忻州尤甚吏民死者萬九千七百餘人自是河東地震連年不止或地裂泉涌或火出如黑沙狀一日四五震民皆露處乙酉命侍御史程戡往并忻州體量安撫 左司諫韓琦上疏曰鄉者興國寺雙閣災延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二

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御臣下非大朝會則不能一至於廷豈容僧道繼日累月喧雜於上非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也望今後凡有道場設醮之類並於別所安置給徐州學田五頃 庚寅以龍圖閣學士張逸為樞密直學士知益州逸凡四至蜀諳其民風會歲旱逸使作堰壅江水溉民田自出公租減價以賑民初饑多殺耕牛會之犯者皆配關中逸奏民殺牛以活將死之命與盜殺者異若不禁之又將廢積事今歲小稔請一切放還復其業報可 壬辰徙知饒州范仲淹知潤州監筠州稅余靖監秦州稅夷陵縣令歐陽修為光化縣令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三

及開祖殿不逾數刻但有遺燼復聞仰觀垂象或失經行今北道數郡繼以地震此女謁用事臣下專政之應也又震在北或者上天孜孜遣告俾思邊塞之為患乎望自今嚴厲守臣密修兵備審擇才謀之帥悉去懦弱之士明軍法以整驕怠之卒豐稟實以增儲備之具旬餘琦復上疏言近聞大慶殿及諸處各建道場及分遣中使徧詣名山福地以致精禱是未達寅畏之深旨也臣竊以為祈禱之法必徹樂減膳修德理刑下詔以求讜言側身而避正殿是以天意悅穆轉為福應願陛下法而行之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朝之法宮陛下非行

帝諭執政令移近故也先是京師地震直史館葉清臣上疏言頃仲淹余靖等以言事被黜天下辭舌不敢議朝政行將二年願陛下深自咎責詳延忠直敢言之士庶幾明威降鑒善應來集書奏數日仲淹等皆得近徙仲淹既徙潤州讒者恐其復用遽誣以事語入帝怒亟命置之嶺南參知政事程琳辨其不然仲淹訖得免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而出語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琳獨為帝開說帝意解乃已 遼以楊佖為忠順軍節度使 趙元昊既悉有夏鋹綏靜宥靈鹽會勝甘涼瓜沙肅而洪安威懷龍皆即舊堡鎮偽號州仍

居興州阻河依賀蘭山為固是歲始大補偽官以鬼名
守全張陟楊廊徐敏宗張文顯輩主謀議鍾鼎臣典文
書成通克成賞都輩主兵馬野利仁榮主蕃學置十八
監軍司委酋豪分統其眾自河北至臥囉娘山七萬人
以備遼人河南洪州白豹安鹽州羅落天都韋精山五
萬人以備環慶鎮戎原州左廂宥州路五萬人以備鄜
延麟府右廂甘州路三萬人以備西蕃回紇賀蘭駐兵
五萬靈州五萬人興州興慶府七萬人為鎮守總五十
餘萬而苦戰倚山訛山訛者橫山羌夏兵柔脆不及也
遼豪族善弓馬五千人送直偽號六班直月給米二石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四

鐵騎三千分十部發兵以銀牌召酋長面受約束初十
六司於興州以總眾務

寶元元年

遼重熙七年

春正月辛丑遼主如混同江

癸卯

趙元昊請遣人供佛五臺山乞令使臣引護并給館券
從之元昊實欲窺河東道故也 同知禮院宋祁上疏

曰去年火焚興國寺浮屠延燔藝祖神御殿已而盜壞
宗廟鉅器者再則神不昭格之意也自咎災異之發遠

者十數年近者三四年隨方輒應類無虛歲而罪已之
問不形於詔書思患之謀不留於詢逮逾時越月羣下

默然聞者但引緇黃晨齋夕唄修不經之細祝塞可懼

之大變人且未信天胡可欺臣誠至愚竊恐銷伏之閒
未得為計也伏望陛下普詔百執各貢所懷雷神省國
甲辰雷麟府州及陝西大雨雹 丙午以災異屢見
下詔求直言限半月內實封進納 庚戌命翰林學士
丁度等權知禮部貢舉 乙卯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
務蘇舜欽詣匭通疏曰臣聞河東地大震歷旬不止孟
春之初雷電暴作臣以為國家闕失眾臣莫敢為陛下
言者唯天丁寧以告陛下陛下果能需發明詔許羣臣
皆得獻言臣初聞之踴躍欣忭旬日閒頗有言事者其
閒豈無切中時病而未聞朝廷舉行是亦收虛言而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五

根實效也竊見綱紀墮敗政化闕失其事甚眾不可繁
舉謹條大者二事以聞一曰正心心正則神明集而萬
務理今民間傳陛下比年稍邇倖優燕樂逾節賜予過
度燕樂逾節則蕩賜予過度則侈蕩則政事不親侈則
用度不足臣竊觀國史見祖宗日視朝旣昃方罷猶坐
後苑門有白事者立得召對委曲詢訪小善必納真宗
末年不豫始聞日視朝今陛下春秋鼎盛實宵衣旰食
求治之秋乃隔日御殿此政事不親也又府庫匱竭民
解蓋藏誅斂科率殆無虛日三司計度經費二十倍於
祖宗時此用度不足也望陛下修己以御人洗心以鑒

物勤聽斷舍燕安放棄優諸近習之職人親近剛明
正之良士因此災變以思永圖二曰擇賢夫明主勞於
求賢而逸於任使然盈庭之士不須盡擇在擇一二輔
臣及御史諫官而已昨王隨自吏部侍郎平章事趙越
十查復爲上相此乃非常之恩必待非常之才而隨虛
庸邪諂非輔相器降麻之後物論沸騰故疾纏其身災
仍於國又石中立頃在朝行以談諧自任今處之近輔
物望甚輕人情所忽蓋近臣多非才者陛下左右尚如
此天下官吏可知也且張觀爲御史中丞高若訥爲司
諫二人者皆登高第頗以文詞進而溫和柔懦無剛直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六

敢言之氣斯皆執政引置欲其隸默不敢舉其私時有
所言則必暗相關說故御史諫官之任臣欲陛下親擇
之不令出執政門下臺諫官既得其人則近臣不敢爲
過乃馭下之策也臣以爲陛下身既勤儉輔弼臺諫又
皆得人則天下何憂不治災異何由而生惟陛下少留
意焉政異舜欽本傳稱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謂臣上
疏蓋誤也康定中則王隨等罷久矣今據舜欽集
見之此年正丙辰以災異詔轉運使提點刑獄案所
部吏以聞 上封者言自變茶法歲羣京師餽絹易芻
粟於河北配擾居民內虛府庫外困商旅非便丙寅命
權御史中丞張觀侍御史程戡右司諫韓琦與三司別

議之哉陽翟人 直史館蘇紳上疏曰星之麗天猶商
國之附王者下之附上也故星亦附天今大異若此得非
任事之臣逾常分乎朝廷事無大小委之政府至於黜
陟之柄亦或得專夫大臣平日宜辨論官才使陛下周
知在位之能否及有除擬可以隨才任用使進擢之人
知思出於上則威福不外分也今則不然每一官闕但
閱其履歷附以比例而陛下無復有所更故競進之徒
趨差權門經營捷徑恩命未出於上而請託已行於下
矣祖宗時擢用要官惟才是用臣下莫得先知故被擢
之人咸思自厲此無它講求有素而大權不在於下也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七

雷者天之號令今方春而雷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
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凡朝廷事
無鉅細無內外取其先急者悉關聖慮而振肅之不可
緩也夫星變既有下附之象地震又有陰侵陽之證
天意恐陛下未悟也夏以震雷警之欲陛下先事爲備
則患禍消而福祥至矣 直史館葉清臣上疏曰陛下
臨朝淵默垂拱仰成事無大小有議皆可使輔相之臣
竭忠無私皆如蕭曹房杜則可一有不及才或非倫則
誤陛下事多矣今有一人進權則曰宰相某之親舊也
一人罷黜則曰宰相某之嫌隙也由是天下豈然不曰

自陛下出而曰山宰相得非臣陰之盛而易天地之序
者乎京房曰臣事雖正專必震彼正而專猶且震況專
而不正安得不潰陰陽之氣而致天地之變乎此地震
之所由至也臣願陛下用天之高明剛健法太祖之英
武肅果太宗之神睿聰察先皇帝之精勤明哲然後官
人以材如周文以法繩下如漢宣招諫遷善如唐文皇
若此何懼後患之不消福慶之不臻哉 校書郎張方
平上七事一曰密機事二曰用威斲三曰廣言路四曰
重圖任五日正有司六曰信命令七曰示戒懼御史中
丞張觀亦言承平日久政寬法慢用度漸侈風俗漸薄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八

以致災異因上四事一曰知人二曰嚴禁三曰尚質四
曰節用張觀傳言正月詔求直言蘇紳傳云星流地震
方春而雷詔求直言又韓琦家傳論宰相疏亦云陛下
引咎詢求諫言而棄清臣傳又云清臣疏論地震會詔
求直言復上疏是月必有 除并代忻州厭死民家去
謂也實錄本紀偶脫之 年秋糧 二月戊辰朔詔天下貢舉人自今止令逐州
解頭人見時舉人羣見進止多不如儀而民有災化隆
高惟志者又輒闕入殿庭獻封事故有是詔宋史
今從 庚午詔自今日御前殿視事用蘇舜欽之言也
甲戌賜鄆州學田五頃 右司諫韓琦上疏言宰臣
王隨登庸以來眾望不協差除任性褻躁傷體廟堂之

上不聞長材遠略仰益盛化徒有延納借道信奉巫祝
之辯胎誦中外而自宿疾之作幾涉周星安臥私家備
禮求遐方天地有大災變陛下責躬問道之際曾未入
見而扶疾於中書視事引擢親舊怡然自居暨物議沸
騰則簡其拜禮勉彊入見面求假告都無省愧之心固
寵慢上寡識不恭之咎自古無有次則陳堯佐男述古
監左藏庫官不成資未經三司保奏而引界滿酬獎之
條擢任三門白波發運使參知政事韓億初乞男綜不
以資敘回授兄綱將朝廷要職從便還換如已家之物
紊亂綱紀舉朝非笑此二事陛下若忽而小之因循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九

問彼必愈任威福公行不善更無畏矣又石中立本以
義文進不能少有建明但滑稽談笑之譽為人所稱處
翰墨之司固當其職若參決大政誠非所長況復仍歲
以來災異間作則變理之任正當其責而使陛下引咎
求言繼日臨朝徧責刺牧長吏各修其職獨政府之臣
皆以為過不在已泰然自處於臬夔稷契之右臣僚欲
廣陛下之德已頒前詔於天下而罷立期限則皆抑而
不從蓋臣事專而君道之弱明應矣伏望出臣此疏明
示中書委御史臺於朝堂集百官會議正其是非以塞
羣議帝嘉納之 乙亥遼主自春州駐東川丁丑高麗

遣使貢於遼壬午遼主幸五坊閱鷹鶴 遼以翰林都

林牙蕭罕嘉努舊作韓家今改兼修國史仍詔諭之曰文章

之職國之光華非才不用以卿文學為時大儒是用授

卿以翰林之職朕之起居悉以實錄自是日見親信罕

嘉努知無不言雖諛諂不忘規諷 甲午安化蠻寇宜

融州 三月戊戌朔宰臣王隨罷為彰信節度使同平

章事陳堯佐罷為淮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韓億

罷為戶部侍郎石中立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初

呂夷簡罷密薦隨與堯佐二人為相其意引援非才居

已下者用之觀它日帝或見思而復相已及隨與堯佐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

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在告詔五日

一朝口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年高事多不舉時有中

書翻為養病坊之語會災異仍見琦論隨等疏凡十上

堯佐亦先自援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者俱罷及異

日王嚴變作韓魏公遺事錄云公言天下事不能必如

人意仁宗時王隨陳堯佐為宰相皆老病又不和中書

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又頗以私害公公時為諫

官屢疏不納後物議喧喧公復上章乞廷辨上追於正

論罷四人者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岐公

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日乃張士遜昭文章得

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人失望公曰事固不可

知人意亦不能必也案嚴安此錄中誤宋庠參政在實

元二年十一月晁宗慤參政在康定元年九月不與士

章亦待制去冬補外方自饒徒獨未復職驟遷改府
恐亦無此例魏公自言必不差嚴安聽之不審又不加
參攷遽筆之於書耳又汪彙書陳堯佐舊事云文惠陳
公相仁宗海內有節封至私第公不啟封來日袖至榻
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致人附會請正
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致啟封
以示同列仁宗首肯曰始置之貴妃即追而溫成后也
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致置之貴妃即追而溫成后也
祕閣充始錄以神道碑不致置之貴妃即追而溫成后也
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閒者也文惠公及此固
祿之臣非吾仁宗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
罷之大乎案文惠以景祐四年四月并相實元年三月
凡二年餘雖當時已被寵幸不應諫臣便有正位中宮
之請任漢所見恐文惠之 以判河南府張士遜為門
孫飾說非事實也今不取
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章得象以本官平章事同知樞密院事王巖權知開封
府李若谷並參知政事權三司使王博文知永興軍陳
執中並同知樞密院事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帝未即
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邪若杜衍孔
道輔胥偁宋郊范仲淹眾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
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
圖任也帝惟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為相士
遜猶以東宮舊恩或言又夷簡密薦之得象入謝帝謂
曰往者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惟卿清忠無所
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 以知應天府夏
竦為三司使知制誥宋郊為翰林學士帝初欲用郊同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十一

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自知制誥除執政者乃先
召入翰林左右知帝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嘗
其寵欲以奇中之言於帝曰宋受命之號也郊交也合
姓名言之為不祥及異東都事略宋庠傳李淑言郊交也合
也今從長帝弗為意它日以諭郊因改名庠 遼主幸
皇太弟重元行帳 己亥發邵澧潭三州駐泊兵討安
化蠻 壬寅遼主如蒲河淀辛亥夏國遣使貢於遼
甲寅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乙卯試諸科丙辰特
奏各旋賜進士諸科及第出身七百二十四人其特奏
名被恩賜者又九百八十四人瓊林宴初賜大學篇先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主

是帝以開封所解鎖應進士陳博古等嘲誦籍密詔博
古及韓億子孫四人并兩家門下士范鎮試卷皆勿攷
鎮成都眉山人攷官奏鎮靜實有文非附兩家之勢而
得者乃聽攷而降其等級鎮禮部奏名為第一故事禮
部第一人賜第未有第二甲者雖近下猶中之吳育歐
陽修殿庭唱第過三人亦抗聲自陳鎮獨默然至第七
十九人乃出拜退就列無一言眾以是稱之禮部第一
人在第二甲自鎮始初薛奎知益州還朝與鎮俱或問
奎入蜀所得奎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世也 遼主
錄四 夏四月庚午詔天下毋得連用眞宗皇帝藩邸

舊名 癸酉給事中同知樞密事王博文卒始博文為
三司使言於帝曰臣且死不得復望兩府之門因泣下
帝憐之後數日與陳執中竝命位樞密凡三十六日計
至趣駕臨奠贈吏部侍郎博文以吏事進政務平怨嘗
語諸子曰吾平生決罪至流刑未嘗不陰擇善水土處
汝曹志之然治曹涵獄希莊獄旨縱羅崇勳傳致其罪
議者少之 乙亥以權御史中丞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帝初諭中書候兩府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卒中書
以庠名進帝曰觀先朝狀元合先用蓋諸者之說已行
也 賜河南府嵩陽書院田十頃 己卯遼主獵白馬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主

塢甲申射兔新定并旋獵於金山 壬辰除宐融州夏
稅 乙未詔自今試舉人非國子監見行經書毋得出
題從翰林侍讀學士李淑請也 五月乙巳錄四 六
月乙亥遼主御清涼殿試進士賜邢彭年以下五十五
人第 戊寅罷天下舉念書童子 帝畱意農事每以
水旱為憂甲申詔天下諸州每旬上雨雪狀著為令
戊子權知司天少監楊惟德等言來歲己卯閏十二月
則庚辰歲正月朔日當會請移閏於庚辰歲則日會
前正月之晦帝曰閏所以正天時而授民事其可曲避
乎不許及異張唐英政要云景祐四年冬司天上言明
年正月且日會此謂三朝之始人君尤忌之請移

閏月以避之上亦以為然問大臣參知政事程琳曰日者眾陽之長人君之象今有所食蓋陛下乾剛之道或有所虧而致惟修德政可以免上曰卿言極是朕亦思之不如自責可以答天變故宋史程琳傳不載此事疑未可

秋七月甲辰遼主錄囚乙巳準布部長朝於遼

戊申遼主如黑嶺 癸丑賜襄州學田五頃 丙辰羣

臣表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英睿孝

德帝不許羣臣五上表帝謂宰相張士遜曰唐穆宗云

彊我懿號不若使我為有道之君加我虛尊不若處我

於無過之地朕每愛斯言士遜請不已乃詔削英睿二

字而受之 右司諫韓琦言李照所造樂不合古法今

親祀南郊不可以薦請復用太常舊樂詔宋綬晏殊同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西

兩制詳定以聞綬等言新樂比舊樂下三律眾論以為

無所攷據願如琦請詔從之 壬戌御崇政殿策試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信都田況大理評事張

方平茂才異等丹陽邵亢況所封入第四等方平四等

次亢與宰相張士遜連姻報罷政長編引實錄云亢

亢本傳王珪銘亢墓亦云范仲淹薦亢應賢良方正科

試崇政殿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其有欲中傷宰相者乃

密言亢與之連姻命遂中格人莫知其所以然蓋張士

遜娶馮氏又娶邵氏邵偶與亢同姓耳士遜既不能辨

亢亦無言而去 癸亥策試武舉人 八月丙寅試武舉人騎

射 丁卯復置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 鎮國軍

節度使駙馬都尉李遵勗屬疾奏請納祿援唐韋嗣立

故事求山林號詔不許遵勗醜藉力學王旦器之天聖

末嘗奏事殿中帝起更衣莊獻屏左右問比來外人有

何言遵勗唯唯太后固問遵勗曰臣無它聞但議者謂

天子既冠太后宜還政太后曰我非戀此帝年少內侍

多尚恐未能制之耳遵勗尋卒贈中書令諡和文 九

月乙未出左藏庫錦綺綾羅一百萬下陝西路市糴軍

儲 丁未遼主駐平淀 己酉郵延路鈐轄司言趙元

昊從父山遇遣人來約降詔勿受初元昊悉會諸豪刺

臂血和酒置罽毼中共飲之約先攻郵延自靖德塞門

赤城路三道竝入曾豪有諫者輒殺之山遇歎止元昊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五

不聽畏諫遂挈妻子來降時已被詔知延州郭勸與鈐

轄河陽李渭道山遇還山遇不可即命監押韓周執山

遇等送元昊集騎射而殺之時元昊自稱烏珠舊作兀

已數年矣元昊既殺山遇遂謀僭號 丁巳進封齊國

永壽保聖夫人許氏為魏國夫人 冬十月甲子朔遼

主渡遼河旋駐白馬淀 丙寅詔戒百官朋黨初呂夷

簡逐范仲淹等既逾年夷簡亦罷相由是朋黨之論興

士大夫為仲淹言者不已於是內降劄子曰向貶范仲

淹蓋以密請建立皇太弟姪非但詆毀大臣今中外臣

僚屢有稱薦仲淹者事涉朋黨宜戒諭之故復下此詔

參知政事李若谷建言近歲風俗惡薄專以朋黨汚善
 良蓋君子小人各有類今一以朋黨目之恐正臣無以
 自立帝然其言 鹽鐵副使工部郎中司馬池歲滿當
 遷中書進名帝曰是固辭諫官者遂命為天章閣待制
 知河中府 辛未以左千牛衛將軍宗實為左領軍衛
 將軍 壬申遼錄囚 甲戌趙元昊築壇受冊僭號大
 夏始文英武興法建禮仁孝皇帝改大慶二年為天授
 禮法延祚元年追謚其祖繼遷曰神武皇帝廟號太祖
 父德明曰光聖皇帝廟號太宗遣使奉表以僭號來告
 致異宋史夏國傳謂祥符五年德明追尊繼遷為太祖
 應運法天神智仁聖至道廣德光孝皇帝廟號武宗此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六

最謬誤德明本未僭號安得私尊其父為帝且既云太
 祖即其廟號安得有武宗之稱就如其言則繼遷在
 德明時已有十四字之謚何又云元昊追謚神武邪今
 皆例而不取但元昊追尊繼遷德明史亦闕其年月茲
 因書僭號 十一月甲辰詔廣西路鈐轄司趙宜融州
 而附及之 進兵討安化蠻初官軍與蠻戰為蠻所敗鈐轄張懷志
 等六人皆死帝命洛苑使馮仲巳知桂州兼廣西鈐轄
 仲巳道江陵未至於是遣中使諭仲巳速行仲巳日夜
 疾馳至宜州繕器甲訓練伍募民發丁壯轉糧餉由三
 路以進仲巳臨軍單騎出陳語曾豪曰朝廷撫汝曹甚
 厚何乃自取滅亡汝聽我言則生不然無噍類矣眾登
 仰泣羅拜曰不圖今日復見馮公也先是大中祥符末

及天聖間仲巳嘗再知宜州蠻頗服其威信故云明日
 蠻渠頂投兵械萬計率眾降軍門廣西遂安仲巳拯從
 子也 乙巳詔宜融州民嘗從軍役者免今夏稅運糧
 者免其半 戊申朝饗景靈宮己酉饗太廟奉慈廟庚
 戌祀天地於圓丘大赦改元百官上尊號 鄆州言資
 政殿大學士左僕射王曾卒輟視朝二日贈侍中謚文
 正曾委質端厚眉目如刻畫入朝進止有常處平居寡
 言自奉廉約人莫干以私前後輔政十年其所進退士
 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
 己怨使誰當仲淹服其言先是有大星墜其寢左右驚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七

白之曾曰後一月當知及期曾果卒皇祐中帝為築其
 墓碑曰旌賢之碑後又改其鄉曰旌賢大臣碑得賜築
 自曾始 十二月癸亥朔封宰臣張士遜為鄖國公加
 恩百官 甲子京師地震 遣召善擊鞠者數十人於
 東京令與近臣角勝遼主臨觀之己巳以皇太弟重元
 判北南院樞密使事北府宰相陸巴舊作撤仍兼知東
 京留守事命宰臣張儉守司空宰臣韓紹芳加侍中以
 特里衮舊作楊耶律瑪陸舊作馬為北院宣徽使以耶
 律喜遜舊作喜為南府宰相 鄆延路都鈐轄司言趙
 元昊反辛未徙環慶路副部署劉平為鄆延路副都部

署癸酉命三司使夏竦為奉寧節度使知永興軍知河
南府范雍為振武節度使知延州發異宋史云己卯奉
夏竦兼涇原秦鳳路安撫使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
雍兼鄜延環慶路安撫使豈一日中復有此授邪附見
於此召龍圖閣直學士知兗州孔道輔為御史中丞

詔陝西河東沿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 丁

丑詔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殺事者賞錢十萬 乙酉詔

三司歲給嘉勒斯賚綾絹千匹茶千斤散茶千五百

斤 丁亥遼主錄囚非故殺者減科南面侍御壯古哩

舊作壯骨詐取女直貢物罪應死以其有吏能黥而流

之 加嘉勒斯賚保順軍節度使遼川大首領自西涼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六

為李繼遷所陷巴勒結舊部往往歸嘉勒斯賚回紇降

者復數萬嘉勒斯賚居青唐西有臨谷城通青海高昌

諸國南人皆趨之以賈易由是富彊朝廷欲使背擊元

昊以拔其勢因授節鉞焉

二年遼重熙八年春正月己酉河陽言彰信節度使同平章

事王隨奉贈中書令諡章惠後改文惠 初元昊遣使

稱僞官抵延州郭勣李渭留其使具奏元昊雖僭中國

名號然閱其表函尚稱臣可漸以禮屈願與大臣熟議

詔許使者赴京師其表曰臣祖宗本後魏帝赫連之舊

國拓拔之遺業也遠祖思恭當唐季率兵拯難受封賜

姓名祖繼遷大舉義旗悉降諸部收臨河五鎮下汴境

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從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

蕃文字改大漢衣冠革樂之五音為一音裁禮之九拜

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禮樂既張器用既備吐蕃

達觀張掖交河莫不從服軍民屢請願建邦家是以受

冊即皇帝位伏望陛下許以西郊之地冊為南面之君

敢竭庸愚常敦歡好 甲寅知延州郭勣落職知齊州

鄜延鈐轄兼知鄜州李渭降授尚食使知汝州坐不察

敵情也元昊使者將行不肖受詔及賜物樞密院議數

日不決王德用陳執中欲執之盛度張觀不可卒遣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七

但御其獻物韓周復送至境上 丁巳遼禁朔州鬻羊

於宋 二月庚午許明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丙子遼

主駐長春河 三月壬寅編修院與三司上歷代天下

戶數先是帝御通英閣讀正說養民篇見歷代戶口登

耗之數顧謂侍臣曰今天下民籍幾何翰林侍讀學士

梅詢對曰先帝作正說蓋述前代帝王恭儉有節則戶

口充羨賦斂無度則版圖衰減五季生齒彫耗太祖受

命太宗宗繼聖承祧休養百姓今天下戶口之數蓋

倍於前矣因詔三司及編修院檢討以聞至是上之

丙午初元昊反書聞朝廷即議出兵羣臣爭言小醜可

印誅滅右正言吳育獨建議元昊雖名藩臣賦斗租不入縣官定度外置之示以不足責且彼已僭與服夸示曾豪勢必不能自削左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撫奏入宰相張士遜笑曰人言吳正言心風果然至是育復上奏言宜堅壁清野控剽急之鋒徐觀其勢而為之策俱不報按異宋史據龍川別志稱吳舍人薛氏通鑑從之誤也李燾云育時制詰又明年六月乃為起居舍人 丁未徙知潤州范仲淹知越州 庚戌都官員外郎王素為侍御史中丞孔道輔薦之素旦子也 丙辰許泉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魏國永壽保聖夫人許氏奉輟視朝三日追號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三

肅成賢穆夫人帝為制服發哀 丁巳鑄皇宋通寶錢先時錢文皆曰元寶而冠以年號及改號寶元特命以皇宋通寶為文 元昊為書及錦袍銀帶投郵延境上以遺金明李士彬且約以叛候人得之請將皆疑士彬副部部署夏元亨獨曰此聞耳士彬與羌世仇若有私約通贈豈使眾知邪乃召士彬與飲厚撫之士彬感泣不數口果擊賊取首馘羊馬自效 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癸亥封嘉勒斯賚妻為夫人二子俱為團練使各賜衣帶器幣及茶絹時嘉勒斯賚父子猜阻異居不相統屬朝廷欲兼撫之故有是命 乙丑放官人二百

七十人攷異長編作二百 帝因諭宰臣張士遜等曰不獨矜其幽閉亦省掖禁浮費近復有邀駕獻雙生二女子朕御而不受士遜曰誠盛德事也然天聖末士遜亦嘗納女口於宮中為御史楊偕所彈云 壬申免昭州運糧死蠻寇者家徭二年賦租一年 辛巳潁州言戶部侍郎蔡齊率贈兵部尚書諡文忠齊方重有風采自初仕未嘗至權門丁謂秉政欲齊親已齊終不往龐籍楊偕劉隨段少連皆齊所薦後多為名臣 丁亥募河東陝西民入粟實邊 右司諫韓琦上言祖宗以來躬決萬務凡於賞罰任使必與兩制大臣外朝公議或有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三

內中批旨皆出宸衷自太后垂簾之日始有假託皇親因緣女謁或於內中下表或但口為奏求是致僥倖日滋賞罰倒置唐之斜封今之內降壘壞綱紀為害至深乞特降詔諭今後除諸宮宅皇族有已分事方許內中奏陳自餘戚里家及文武臣僚或有奏請事竝令進狀更不許內中奏陳犯者重貶則聖政無私朝規有敘矣 五月己亥禁皇族及諸命婦女冠尼等非時入內 癸卯詔李若谷任中師韓琦與三司詳定減省浮費從賈昌朝之請也 一知樞密院事王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哲人皆異之其居第在秦寧坊直宮城北隅

開封府推官蘇紳嘗疏言德用宅枕乾岡貌類執和帝
匿其疏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
德用得士心不宜久典機密壬子罷爲武寧節度使赴
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請芳林園給其直及異德用
竝稱紳論德用時在翰林學士課也德用罷樞密時紳
但爲館職開封推官耳傳又云卽日獻其第恐未必如
是之亟也德用嘗有章自辨云宅枕乾岡朝以鎮海
廷所賜貌類執和父母所生識者以爲名言
節度使夏守贊知樞密院事守贊時爲眞定府路都部
署召用之旣入見問西事守贊言平州小塞屯兵馬不
及千餘第可禦草寇耳若賊兵盛至固守不暇安能出
鬪邪宜并小塞兵馬其扼衝要伺便邀擊可以成功帝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三

月壬戌詔自乘輿服御及宮掖所須宜從簡約若吏兵
祿賜毋得輒行裁減時論者或欲損吏兵俸賜帝曰祿
廩皆有定制毋遽更變以搖人心故降是詔 丙寅以
左侍禁魯經爲開門祗候經使嘉勒斯賚特權之先是
遣經持詔諭嘉勒斯賚使擊元昊以披其勢賜帛二萬
匹嘉勒斯賚奉詔出兵四萬五千嚮西涼西涼有尙嘉
勒斯賚知不可攻捕殺游邏數十萬亟還聲言圖再舉
然卒不能也初議重賄嘉勒斯賚使擊元昊因以地與
之參知政事程琳曰使彼得地是生一元昊不若用開
使二羌勢不合卽中國之利也 戊辰詔請致仕官嘗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一
三

繼遷勢已相萬多象過飽猖獗遠彰議者莫不欲大行誅討然自晉兵家皆謀先勝而後戰即舉無遺策以繼遷窮蹙比元昊富實事勢可知也以先朝累勝之軍較當今關東之兵勇怯可知也以與國習戰之帥方沿邊未試之將工拙可知也繼遷逃伏平夏元昊窟穴河外地勢可知也若分兵深入則自齋糧糗不能久須載芻粟難於援送師行賊境利於速戰進則賊避其鋒退則敵躡其後晝設奇伏夜燒營柵師老糧匱洩可虞也若窮其巢穴須涉大河既無長舟巨艦則須浮囊挽纜賊列寨河上以逸待勞我師半渡左右來擊未知何謀可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三

以捍禦臣以為不較主客之利不計攻守之便議追討者是為無策事不先定必有後憂計上十策一教習疆弩以為奇兵二羈縻屬羌以為藩籬三詔嘉勒斯賚父子并力破賊四度地形險易遠近寨柵多少軍士勇怯而增減屯兵五詔諸路互相應援六募土人為兵號神虎保捷州各一二十人以代東兵七增置弓手壯丁獵戶以備城守八竝邊小寨毋積芻糧賊攻急則棄小寨入保大寨以全兵力九關中民坐罪若過誤者許入粟贖罪銅一斤為粟五斗以贖邊計十損竝邊冗兵冗官及減騎軍以紓饋運當時頗採用之 壬午詔削趙元

昊官爵除屬籍揭榜於邊募人禽元昊若斬首獻者即以爲定難節度使元昊界蕃漢職員能率族歸順者等第推恩初保忠但賜國姓而詔言除屬籍誤也元昊居記云趙元昊反有詔削奪在身官爵能生禽元昊若斬首者即以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許公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詔書則有之矣非所以御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朝廷方改之已聞有指斥之言矣元元年十二月元昊反書聞即絕沿邊互市今詔但削奪官爵設賞格耳本傳并言絕互市蓋誤也 甲申徙監秦州酒稅務余靖知英州監鄂州酒稅尹洙知長水縣乾德縣令歐陽修權武成軍判官 丙戌詔京東安撫司移文告於遼以元昊反已奪官除籍及沿邊益兵之意 秋七月知諫院韓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三

琦請自今雙日止御後殿視事帝問輔臣以故事張士遜曰唐五口一關延英蓋資開燕以輔養聖神帝曰與夫宵衣旰食固不伴也前代帝王靡不初勤政事而後失於逸豫不可不戒也時帝感小疾太醫數進藥故琦有是請帝詔不從 先是遼主幽太后於慶州既改葬齊天后羣臣多勸遼主復迎可得南朝歲聘之利不從會遼主召僧聽講報恩經感悟丁巳遼主謁慶陵致奠於望仙殿遂躬迎太后至顯州謁園陵還京太后見趙安仁責之曰汝負萬死我嘗營救不望汝報何爲離間我母子邪安仁無以答我母于邪安仁無以答重熙八年七月徐氏後編繫於

康定元年四月則爲重熙九年蓋誤附於下年也薛氏
宋元通鑑繫於寶元二年與遼史同又契丹國志云帝
遣使迎法太后館置中京門外筵日相見
據遼史趙安仁傳遣主親馭奉迎非遣使也 戊午以

知永興軍夏竦知涇州兼涇原秦鳳路沿邊經略安撫
使涇原路馬步軍都部署知延州范雍兼鄜延環慶路

沿邊經略安撫使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 八月己巳

降武寧節度使王德用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

特置判官一員初德用旣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院而

河東都轉運使王沿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市馬

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市於商人然猶用言者而

再貶之家人皆惶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美

賓客而已 西川自夏至秋不雨民大饑庚辰命韓琦

爲益利路體量安撫使西染院副使王從益副之蔣堂

爲梓夔路體量安撫使左藏庫副使夏元正副之 初

帝用禮官議祀高禘於郊又以宋火德制赤帝象於宮

門中以祈皇子已而皇子生辛巳命參知政事王巖以

太牢報祠高禘帝數舉皇子後皆不育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宋紀四十二 起屠維單閼九月盡上章 執徐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寶元二年 遼重熙 九月乙未以知府州折繼宣苛虐拮

克失種落心貶爲楚州都監以其弟繼閔知府州事

丙申以殿中丞張宗古通判萊州時御史中丞孔道輔

再執憲權貴憚其鯁直初道輔迎其父里中傲郭贊舊

宅居之有言于帝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一 一

尊神卽詔道輔它徙宗古言漢內史府在太廟墮中國

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司第舍請勿令避帝曰若此豈

重宗廟乎坐是宗古外謫道輔歎曰儉人之言入矣宗

古宗妹弟也 乙卯出內庫銀四萬兩易粟賑益梓利

夔路饑民 是月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富弼上疏曰聞

去年十二月元昊反變起倉卒眾皆謂之忽然臣則知

其有素蓄元昊常勸德明勿事中朝杜絕朝貢德明以

力未盛不用其謀豈有身自繼立而不行其說邪此反

狀有素者一也自與通好略無猜情門市不譏商販如

織山川之險夷國用之虛實莫不周知又比來放出宮

女任其所如元昊重幣納之左右朝廷之事官禁之私皆所窺測濟以凶狡之性豈顧宗盟此反狀有素者二也西鄙地多帶山馬能走險瀚海彌遠水泉不生王旅欲征軍須不給窮討則遁匿迨依則襲追元昊恃此艱險得以猖狂此反狀有素者三也朝廷累次遣使元昊多不致恭雖相見之初暫御臣下之服而退出之後便具帝者之儀此反狀有素者四也頃年靈州屯戍軍校鄭美奔戎德明用之持兵朝廷終失靈武元昊早蓄姦險務收豪傑故不第舉子數人自投於彼元昊或授以將帥或任之公卿倚為謀主此反狀有素者五也元昊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二

援契丹為親緩則指為聲勢急則假其師徒至有持角為奇首尾相應彼若多作牽制我則困於分張此反狀有素者六也是六者歲月已久中外共聞而天子不得知朝廷不為備此兩府大臣之罪也聞元昊遣使多擇勇悍難制疆辯自高者謂必不敢加誅我若察其叛謀於始至之日盡斬都市即時削奪或命將致討或發兵備邊戰士必為之增氣而反召之都下悉其貨易重幣遣還豈非冀其回心易慮復義向化乎夫朝廷結以恩信幾四十載尚無懷感之意豈茲姑息遂可悛移總緣執事者選懦自居般之恐其急擊囚之恐其有辭遂至

放還假示寬貸向若未能加戮只空境上卻回使其不測淺深猶可謂之下策召而復遣成其不辱君命之賢大國之謀悉為小戎所料謀國若此取侮之道也郵延路當與蕃兵接戰有一寨主為蕃兵所得及擄去軍民甚眾西頭供奉官馬遵引兵追戰即時奪回延帥范雍及副都部署劉平奏乞酬獎朝命只遷東頭供奉官而已夫馬遵者出死力突堅圍引既趾之兵入不存之地奪已禽之將士拔已陷之師徒雖非大功亦可謂之奇節主帥係奏理合超遷只進一官殊乖輿論樞密使夏守贊早緣攀附漸致顯榮一旦擢居眾賢之上人心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允況復元昊作梗西陲用兵所宜遴選才能而遽用斯人不問賢愚皆所輕笑亟宜罷免以重觀瞻西鄙用兵以來數差移武臣往彼每有過關求見者必於邊事有所問陛下聽朝之餘何惜一見待以從容加之善誘使盡意敷陳然後觀其奏對之是非察其趨向之邪正可者則獎激而遣之不可亦優容而罷之如此則各盡所懷無不感悅勇銳立功何憂乎叛寇何恤乎用兵哉冬十月甲子罷諸司三品官卒輟視朝初光祿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請輟朝而議者以為今諸司三品非要官恩禮不稱輟朝故罷之 宗正寺修玉牒官李淑上

所修皇帝玉牒二卷皇子籍一卷 癸酉降益州路轉運使明鎬知同州坐知陵州楚應機受賕鎬失案舉也應機將敗或告鎬以先期奏之鎬曰獲罪則已安可欺朝廷邪 是月遼主駐東京 十一月戊子朔出內庫珍珠估緡錢三十萬賜三司帝諭輔臣曰此無用之物既不欲捐棄不若散之民間收其直助糴邊儲亦可少紓吾民之斂也 王辰詔禮部貢院自今省試舉人設簾都堂中間而施帷幕兩邊令內外不相窺見點檢試卷官及吏人非給使毋得輒至堂上其詩賦論題並以注疏所解揭示之不許上請或題義有疑當請者仍不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四

對言琳罪薄不足浹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附大臣故特貶焉於是度坐令士元彊取其鄰所賃官舍琳坐令士元給市張遜故第籍坐令士元市女口皆黜罷而士元流海島頃之帝謂輔臣曰所決馮士元獄如問頗愜輿論士遜對曰臺獄阿徇非宸斷無以肅清明邪 戊戌遜命皇子梁王召僧論佛法意主重佛教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 致異道史作詔皇太子王未立爲太子也今改正 辛丑許建州立學仍給田五頃 壬寅以參知政事王巖知樞密院翰林學士知制誥宋庠參知政事 時陝西用兵調費日蹙天章閣待制同判禮院宋祁上疏論三冗三費有定官無冗員一冗也廂軍不任戰而耗衣食二冗也僧道日益多而不定數三冗也道場齋醮無日不有皆以祝帝壽祈民福爲名宜取其一二不可罷者使略依本教以奉薰修則一費節矣京師寺觀或多設徒卒故增置官司衣糧所給三倍它處帳幄謂之供養田產謂之常住不徭不役生蠶齊民請一切罷之則二費節矣使相節度不隸藩要取公用以濟私家請自今地非邊要州無師屯者不得建節度已帶節度不得畱近藩及京師則三費節矣臣聞人不率則不從身不先則不信陛下若能躬服至儉風示四

方衣服膠膳無溢舊規請自乘輿始錦采珠玉不得妄費請自後宮始 戊申遊以太后行再生禮大赦己酉遊城長春 是月夏人寇休安軍鄜延鈐轄盧守勲等擊走之賊又以三萬騎圍承平寨鄜延副部署祥符許懷德時在城中率勁兵千餘人突圍破賊賊乃解去 十二月庚申詔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毋通賓客 乙丑賞休安軍守禦之功以盧守勲為左驥驥使都巡檢司指使散直西河狄青為右班殿直青功最多故超四資授官 帝嘗問參知政事宋庠以唐入閣儀戊辰庠上奏曰夫入閣乃唐隻日於紫宸殿受常朝之儀也自高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六

宗以後天子多在大明宮宮之正南門曰丹鳳門門內第一殿曰含元殿大朝會則御之對北第二殿曰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大冊拜則御之又對北第三殿曰紫宸殿謂之上閣亦曰內衙隻日常朝則御之以本朝宮殿視之大慶殿唐含元殿也文德殿唐宣政殿也紫宸殿唐紫宸殿也唐制每遇坐朝日即為入閣而叔世離亂五朝草創正衙立仗因而遂廢其後或有行者常人罕見乃復謂之盛禮甚不然也開元舊禮本無此制至開寶中諸儒增附新禮始載月朔入閣之儀又以文德殿為上閣差舛尤甚蓋當時編撰之士討求未至太宗

胡儒臣張洎亦有論奏頗為精洽或朝廷它日修復正衙立仗欲下兩制使豫加商榷以正舊儀然議者以為今之殿閣與舊制不同難復行之 己巳降侍御史王素為都官員外郎知鄂州初孔道輔與素連姻舉素為臺官道輔既貶故并素出之王申詔中書自今御史闕官宜如舊制具兩省班簿來上朕自擇舉初中丞與知雜御史例得舉臺官及道輔舉素帝以為比周故降是詔 癸酉以益梓利夔路饑罷皇子降生進奉從韓琦請也異時有司督責賦役煩急收市上供物不以其直琦悉為輕減調除之逐貪吏罷冗役活饑民一百九十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七

餘萬明道中簡州勸誘納粟復糶之為錢十六餘萬悉歸常平琦曰是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給四等以下戶 孔道輔既貶邠州始知為張士遜所賣頗憤惋行至韋城發病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閏月己酉以開封府推官直集賢院富弼知諫院 是月元昊復遣賀九言齋嫚書納旌節及所授敕告并所得救榜置神明匣畱歸娘族而去 是歲直史館蘇紳陳偃宜入事曰重爵賞遴選擇明薦舉異章服通才宜擇將帥辨忠邪修備豫除史館修撰紳又請詔西邊將帥為入討計且曰以十年防守之費為一歲攻取之資不爾則

防守之備不止於十年矣 邨延環慶副都部署劉平
上言元昊侵逆恣行殺害眾叛親離復與嘉勒斯賚舊
今改相持已久結隙方深此乃天亾之時臣聞寇不
可玩敵不可縱若以邨延環慶涇原秦隴四路軍馬分
爲兩道益以蕃漢弓箭手步騎得精兵二十萬比元昊
之眾三倍居多乘人心離散嘉勒斯賚立敵之時緣邊
州軍轉徙糧草二百餘里不出一月可坐致山界洪宥
等州招集土豪授以職名給衣祿金帛自防禦使以下
刺史以上第封之以土人補將校勇者貪於祿富者安
於家不期月而人自定或授嘉勒斯賚以靈武軍節度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八

使西平王使通元昊河外族帳復出邨延石州蕃漢步
騎收河西部族以厚賞招其酋帥其眾離貳則以大軍
進討以所得城邑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窮寇耳或
朝廷貸元昊之罪更示合容宿兵轉多經費尤甚恐契
丹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我有輕中國之心然
亦須議守禦之長計或元昊潛與契丹結爲聲援以張
其勢則安能滅西兵以應河北譬如一身二疾不可並
治必輕者爲先重者爲後也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
臣議定攻守之策令邊臣遵守致疑李燾曰本傳云平
奏此疏未報而元昊盛
兵攻保安軍由土門路入寇平自慶州往援延州兵敗
被執平被執乃明年正月二十三日則此疏必是年冬

未所初夏竦請增置土兵易戍兵東歸令既下爲知河
中府龍圖閣直學士楊偕所駁而止 邨州判官种世
衡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
以當寇衝右可固延安之勢左可致河東之粟北可圖
鉅夏之舊朝廷從之命世衡董其役夏人屢來爭世衡
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疑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
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肩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以
濟城成賜名青湖世衡放兒子也

康定元年遼重熙九年春正月丙辰朔日有食之知諫院富
弼請罷宴徹樂就館賜北使酒會參知政事宋庠以爲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九

不可遂仍舉宴樂致疑長編載富弼之言曰萬一契丹
悔之衆遣史興宗紀云正月丙辰朔上進酒于皇太后
宮御正殿宋遣王拱辰彭再思來賀蓋遠以里差不見
日會故河天不奏初未嘗 王戍賜國子監學田五十
頃 初夏人自承平退聲言將攻延州范雍聞之懼甚
請濟師元昊詐遣其衝校賀真來言願改過歸命雍遽
問於朝厚禮真而遣之遂不設備元昊乃盛兵攻保安
自土門路入癸酉攻金明寨都監李士彬父子俱被禽
遂乘勝抵延州城下雍先以檄召邨延環慶副都部署
劉平於慶州使至保安與邨延副都部署石元孫合軍
總土門及是雍復召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得雍初檄

卽率騎士三千發慶州行四日至休安與元孫合軍趨土門而雍後檄尋到平元孫遂引還乙亥復至休安平素輕賊謂其下曰義士赴人之急蹈湯火猶平地況國事乎因晝夜倍道兼行丁丑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時郝延都監黃德和將二千餘人屯休安北碎金谷巡檢万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雍皆召之爲外援平亦使人趣其行戊寅德和政遵所將兵悉至五將合步騎萬餘結陳東行五里平令諸軍齊進至三川口遇賊時平地雪數寸官軍爭奮殺賊騎五七百人乃還賊復蔽盾爲陳官軍擊卻之奪盾殺獲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十

及溺水死者又八九百人平左耳右脰皆中流矢日暮戰士上首級及所獲馬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賞汝語未已賊以輕兵薄戰官軍卻引二十餘步黃德和居陳後見軍卻率麾下軍奔西南山眾軍隨皆潰平遣其子宐孫驅追德和執其轡拜之曰當勸兵還并力拒賊奈何先引去德和不從遂策馬遁與宐孫皆赴甘泉平遣軍校以劍遮甯士卒得千餘人力戰拒賊賊還還水東平率餘眾依西南山下立七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問主將所在平戒軍士勿應夜四鼓賊環寨大呼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人應之

日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明日救兵大至汝眾庸足破乎已卯黎明賊復招降不從賊麾騎自山四出合擊官軍平與元孫巡陳東偏賊衝陳分爲二遂與元孫皆被執賊圍延州凡七日及失二將城中憂沮不知所爲會是夕大雪賊解去及異到平石元孫被執宋史仁宗紀不詳其日李燕引實錄稱是月十九日又據司馬光記問及趙珣聚米圖士彬世守金明有經繫於己卯實二十四日也今從之兵近十萬人控扼中路眾號鐵壁相公元昊板遣使誘士彬士彬殺之元昊乃使其民詐降士彬士彬白范雍請徙置南方雍曰討而禽之孰若招而致之乃賞以金帛使隸士彬降者日至分隸諸寨甚眾元昊使其將每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十一

與士彬遇輒不戰而奔曰吾士卒聞鐵壁相公騰墜於地士彬益驕又以嚴酷御下多怨憤者元昊陰以金幣誘其所部渠帥往往受之而士彬不知也及賊騎大入諸降者爲內應士彬時在黃堆寨聞賊至索馬左右以弱馬進遂控以詣元昊與其子懷寶俱陷沒雍初聞賊大舉令士彬分兵守三十六寨勿令賊得入懷寶諫曰今當聚兵禦寇分則勢弱不能支也士彬不從懷寶力戰死或曰元昊得士彬割其耳而不殺後十餘年乃卒黃德和誣奏劉平石元孫降賊知樞密院事夏守贊辨其枉自請將兵擊賊二月丁亥以守贊爲陝西都部

晉兼經略安撫等使及守贊出使幸輔編年錄作二
今從之亥 參知政事宋庠請嚴守備於潼關從之知

諫院富弼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為棄
之邪一己丑以入內副都知王守忠為陝西都鈐轄富

弼言唐以內臣監軍取敗非一今守忠為都鈐轄與監
軍何異昨用夏守贊已失人望願罷守忠勿遣不聽

以卿延鈐轄知鄜州張宗誨領興州防禦使許偃宜從
事劉平石元孫之敗黃德和通還鄜州時鄜城不完且

無備傳言賊騎將至人心惶恐宗誨乃嚴斥候力為守
禦計賊亦引去宗誨齊賢子也及李燕云德和正月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海附傳及正德和通還延州不納又走鄜州宗誨
日軍奔將懼而無所歸亂也乃納之拘德和以聞此蓋

因尹洙所為宗誨墓誌案實錄載德和事云德和通至
甘泉掠居七日至此時宗誨實未嘗拘德和也及德和

王信以對平所在此時宗誨實未嘗拘德和也及德和
還延州范雍即使人代領其眾遣歸鄜州聽命所稱宗

誨向德和當在此時德和前至尚有部曲人自稱力戰
得脫宗誨何緣不納後至則范雍既奪其兵安能作亂

墓誌所云蓋飾說耳今謂去宗誨拘德和事述且德和
見劉平等戰稍即先通去其意必謂延州危急將旦

其陷安日御入延州及延州圍解乃自鄜州復還延州
范雍已劫其罪因應不納遣還鄜州聽命則為宗誨所
拘其理勢也 庚寅詔嘉勒斯賚速領軍馬乘元昊空國
入寇徑往拔其根本成功當授鉞夏節制仍密以起兵
日報沿邊經略安撫司出師為援別賜對衣金帶絹二
萬匹嘉勒斯賚雖被詔卒不能行 壬辰命夏守贊兼

沿邊招討使 宰相張士遜等言禁兵戍邊久其家在
京師者或不能自存帝特出內藏緡錢十萬以賜之士
遜等因請遣使安撫陝西於是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
適自蜀歸論西兵形勢甚悉即命琦為陝西安撫使西
上閭門使符惟忠副之帝謂琦曰西戎猖獗官軍不習
戰故數出無功今因小警乃開後福 甲午以通判鎮
戎軍田京僉署陝西經略判官事從夏守贊請也京毫
州人 乙未京畿京東西淮南陝西路括市戰馬敢輒
隱者重置之法出內庫珠償民馬直又禁邊臣私市闕
者官給韓琦言陝西科擾頻仍民已不勝其困請免括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此一路以安眾心從之 丁酉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
與宰相參議知諫院富弼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
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相兼樞密使帝取
其言而降是詔張士遜章得象等以詔納帝前曰恐樞
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相選事耳 時西蕃首領
吹同乞砂吹同山乞自嘉勒斯賚界各稱偽將相來降
詔補三班奉職僧職鞫置湖南弼言二人之降其家已
誅夷當厚賞以勸來者庚子以乞砂山乞並為左千牛
衛將軍各賜帛茶使還本族捍賊 賜永興軍草澤高
澤號安業處士澤李興四世孫從種放隱終南山與張

遂許勃號南山三友屢薦薦辟及召命俱固辭帝嘉其
守特賜之詔州縣歲時禮遇仍給田五百畝其後文彥
博又言憚高行可厲風俗復賜第一區 初元吳既陷
金明寨遂攻安遠寨門永平等寨永平寨主監押初欲
斂兵匿澗山避賊指揮使史吉帥所部數百人遮城門
立於馬前曰兵則完矣如城中百姓芻糧何異日為有
司所劾吉為指揮使不免於斬願先斬吉于馬前不然
不敢以此兵從行也寨主監押慚懼而返敵至圍城吉
率眾拒守卒完城寨主監押以功各遷一官吉曰幸不
喪城寨吾豈論功乎 丙午赦廷州保安軍流以下罪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古

賊所劫掠地調其夏稅軍民及內屬蕃部為賊所害者
量賜其家緡錢是日改元去尊號寶元二字許中外臣
庶上封章議朝政得失自范仲淹貶禁中外越職言事
知諫院富弼因論日會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願降詔
求直言盡除越職之禁帝嘉納焉 丁未詔陝西安撫
使韓琦與轉運司量民力調所科芻糧調民修築城池
悉具數以聞當加優恤將佐懦怯者並令罷去停諸州
上供不急之物數十萬時慶州人陳淑度等陳邊防策
既而補官東南琦奏曰士忠義憤懣為國獻計雖稍收
用乃置於僻左何得自效詔皆徙邊任 癸丑降振武

節度使知延州范雍為吏部侍郎知安州坐失劉平石
元孫也以環慶副部署雄州趙振為鄜延副都部署兼
知延州秦鳳路副部署劉興為環慶副都部署兼知環
州時賊兵尚圍塞門安遠寨延州諸將畏避莫敢出救
及問雍責命眾憂駭訴于安撫使韓琦願無使雍去琦
奏雍二府舊臣盡瘁過事乞且留雍以安眾心趙振屬
勇俾為部署可矣若謂雍節制無狀勢必當易則宜召
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 三月乙卯朔贈万俟政子天
益為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以與西賊戰歿也 遼主駐
魚兒澤 丙辰內出手詔賜兩府及執政舊臣俸條上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五

陝西攻守之策 元昊侵邊不已言者追咎郭勸李渭
不當拒絕山遇庚申命再降其官 癸亥詔陝西城池
委都轉運使張存與安撫使韓琦相度且治邊要之處
餘令以漸興功毋致傷農 詔沿邊各置烽候先是但
走人偵報韓琦以為請乃從之 辛未詔延州錄戰歿
軍士子孫 遂以應聖節大赦 壬申以宮苑使高志
寧為河北諸州軍安撫使兼兩路營田使元昊初反志
寧時知隰州亟上言請乘賊未發選驍將銳兵分道急
趨覆其巢穴章數十上不報徒知具州至是思其言即
召至闕問今宜為何策志寧曰今將不達權而兵不識

法制故敗乃請禁兵五百以古陳法教之既成帝臨試之復下禁衛諸帥議諸帥出行伍不達古法乃曰與今所習異不冝用志寧又言元昊北與遼通宜爲備故有此命俾經略之 癸酉太子中允知長水縣尹洙權僉署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司判官事從涇原路副部署葛懷敏辟也懷敏霸之子孫李諱曰洙先從葛懷敏辟判官其後夏竦韓范復辟洙始爲陝西路經略安撫判官其後夏竦韓范復辟洙始爲陝西路經略安撫太子中允阮逸上鍾律制議并圖三卷詔送祕閣 延州之德郭遵以西路都巡檢使屬劉平麾下既與賊遇馳馬入陳殺傷數十人賊出驍將楊言當遵遵揮鐵杵破其腦兩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六

軍皆大呼復持鐵槍挺進所向披靡會黃德和引兵先潰去賊戰益急遵奮擊期必死軍稍卻即覆馬以殿又持大稍橫突之賊知不可敵使人持券索立高處迎颯馬輒爲遵所斲因縱使漢入攢兵注射之中馬馬腕仆地被殺於是特贈遵果州團練使遵開封人也 丙子大風晝冥經刻乃復是夜有異氣長數丈見東南丁丑罷大宴中詔中外言闕政先是改元詔求直言羣下無言者故也 戊寅知樞密院事王叡陳執中同知樞密院事張觀並罷觀知河南府執中知青州觀知相州元昊叛帝數問過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

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于是三人同日罷 以三司使晏殊知河南府宋綬並知樞密院事駙馬都尉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殊在三司請罷內臣監兵不以陳圖投諸將及募弓箭手教之以備戰鬪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它司之領財利者殊奏悉罷還度支事多施行帝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者詢攻守之略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于是復召與殊及貽永同筦樞密貽永溥之孫也 召知永興軍杜行權知開封府關中民苦調發行爲之區處計畫使得次第輸送永興比它州民費省幾半及爲開封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七

于民政尤盡力權近莫敢干以事者 知越州范仲淹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始用韓琦言也 詔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及知州通判升朝官各舉部內才任將帥者以名聞從富弼言也 黃德和之誣劉平以降賊也引敗卒之言爲證已而平親隨王信自延州來妄言平與賊約和德和患其異詞潛給以鉞叙使去而鄭延已使人拘信信求濟于平之子且曰太尉與賊約和今乃云降賊信當以死明之鄭延路走馬承受馳驛以聞德和還延州至城南范雍不納使人代領其眾遣歸鄜州聽命諱徒同州德和懼且奏言盡忠於國而范雍

証臣棄軍又以書抵盧守勲及薛文仲曰如有中貴人來當為我營護之守勲得書又以聞乃命殿中侍御史介休文彥博入內供奉官梁致誠就河中府置獄復遣天章閣待制龐籍馳往訊之河東都轉運使王治又言訪聞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賊中逃還云平等皆為賊縛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竟弗得始朝延信德和奏已發禁兵圍平等家將收其族天章閣待講賈昌朝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得歸而漢悔之先帝厚撫王繼忠家卒得其用平事未可知而先收其族使果存亦不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六

得還矣乃得不收龍圖閣直學士任布亦言平非降賊者知諫院富弼力奏平引兵赴援行不淹日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恤其家而延州吏民復詣闕訴平戰沒狀帝命撤圍賜平及元孫家絹五百匹錢五百貫布五百端時河中獄猶未決也平等案錢布乃三月二十三日此時河中獄雖未決德和誣奏亦稍辨矣故朝廷有是賜始朝廷信德和誣奏即發兵圍平等家及有是賜則圍必撤矣不待斬德和後也本傳皆云新德和後贈平等官始撤兵蓋甚疏略又云御史索得實狀延州吏民即詣闕訴平等戰沒此又不然方道使置獄時吏民即當詣闕矣若既得實狀又何訴焉延州之圍既解鈐轄盧守勲與通判計用章更訟於朝廷亦命文彥博等即河中府劾之時內侍用事者多為守

勲游說既改除守勲陝西鈐轄知制誥葉清臣開朝廷議薄守勲罪而流用章嶺南即上疏曰臣聞眾議延州之圍盧守勲首對范雍號泣謀遣李康伯見元昊為偷生之計計用章以為事急不若退係鄭州李康伯遂有寧死難不可出城見賊語今守勲恐倉卒之言為人所發遂反覆前議移過於人頃詔文彥博置劾未分曲直是非而遽欲罪用章廉伯特赦守勲此必有結附中人熒惑聖聽者望詔彥博勒正具獄苟用章之狀果虛守勲之罪果白用章置重科物論亦允無容偏聽一辭以虧王道無黨之義知諫院富弼亦言盧守勲黃德和皆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五

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弼又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子昭序方句當御藥院弼奏乞罷之始延州民詣闕告急帝召問具得諸將敗仗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赴闕者富弼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疾不得訴之朝則北走契丹西走元昊矣 已卯以直史館吳遵路為天章閣待制河東路計置糧草邊路嘗建議復民兵於是并詔遵路籍河東鄉丁為邊備仍下其法於諸路 庚辰詔參知政事同議邊事從晏殊請也 癸未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院議邊事遂置

歷於院南 更民上書者甚眾初不省知諫院富弼言
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
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言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
非盡付它人也 是月詔權停貢舉 夏四月丙戌省
陝西沿邊堡砦 丁亥以太常博士梁適為右正言諫
院供職適初為審刑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者依鬼
神以誣殺人獄具以不傷讞適曰殺人以刃或可拒而
詛不可拒是甚於刃也卒以死論嘗與知院事燕肅同
上殿奏使臣何次公案帝曰次公似是漢時人字適對
曰蓋寬饒黃霸皆字次公帝悅因問適家世擢提點京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二十

東刑獄既對謂宰相曰梁適可留候諫官有闕命之適
因進居安謹治箴改開封府推官不半歲卒踐諫職
以知諫院富弼為鹽鐵判官 命大理寺丞祕閣校理
石延年往河東路同計置催促糧草明道中延年嘗建
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選將練兵為二邊之備不
報及西邊警始召見命副吳遵路使河東時方用延
年之說籍鄉丁為兵故也延年又言晉漢用西域之兵
破盪諸戎去年授嘉勒斯賚節制令助討元昊宜募願
使其國者護發其兵如有功則加以王爵又回鶻在嘉
勒斯賚西亦可兼誘之使倚角與師以分賊勢戊子詔

審官三班院吏部流內銓募願使嘉勒斯賚者以名聞
始用延年議也 庚寅以鹽鐵副使蔣堂為淮南江浙
荆湖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
物入遺京師權貴堂曰吾豈為此成人自可附驥奏也
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 癸巳詔諸戍邊軍月遣內
侍存問其家病致醫藥死為斂葬之 甲午遣使籍陝
西疆壯軍 乙未遼太后復遣使來賀乾元節 庚子
重修祖宗玉牒成既而修玉牒所言請自今歲一貼修
十歲一編錄仍以其副留中奏可 乙巳錄閣門祗候
孟方三子官以方戰歿於延州特卹之 文彥博等劾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河中府獄既得實龐籍言黃德和退怯當誅劉平等力
戰而歿子孫宜賞卹韓琦亦言平以疲兵數千敵賊十
餘萬眾晝夜力戰為德和所累既被執猶冒賊不已忠
勇不愧於古人今坐誣言所惑憫忠卹孤之典未下邊
臣豈不解體乎丙午腰斬德和於河中仍梟首延州城
下王信坐誣告其主亦杖殺 丁未贈劉平為忠武軍
節度使兼侍中石元孫為忠正軍節度使兼太傅仍賜
平信陵坊第錄其子弟 戊申延州金明縣都監張異
慶州東路都巡檢使万俟政延州都監孟方郎延路指
高守忠張達以戰歿並贈官 出左藏內藏庫帑錢

各十萬下陝西給軍須 辛亥降鄜延鈐轄盧守勳為
 湖北都監安撫都監李康伯為均州都監通判延州計
 用章除名配雷州然議者以守勳之責猶薄云 發陝
 西近裏諸州役兵築延州金明栲栳寨始議修復帥臣
 擁兵不即進轉運使明鎬止以百餘騎自從分督將士
 一月而城之 以邈川首領嘉勒斯賚子棟戩舊作董
 為會州刺史棟戩方九歲其父為請之隨母喬氏居歷
 精城所部可六七萬人號令嚴明人悍服之 壬子棟
 誦路牢城及疆盜惡賊配軍年未四十壯健者隸禁軍
 范仲淹未至永興癸丑改為陝西都轉運使以刑部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員外郎高若訥知永興軍諫官梁適言仲淹前責饒州
 若訥實為諫官嘗詆仲淹謀事疏闊今俾共事理實有
 嫌宜易以近臣帝曰朕方任仲淹若訥以疆事安得以
 舊事為嫌尋畱若訥判吏部流內銓 五月甲寅朔吳
 遼史五月乙卯朔清暑永安山 詔前殿奏事毋過五班
 蓋遼人罷朝與宋異見朔攷 乙卯贈金明都監李士彬為
 宿州觀察使仍以其從兄士紹為金明城都監又贈其
 子懷寶為右千牛衛將軍錄其子懷義懷矩並為左侍
 禁 丁巳復太常博士知楚州孫沔為監察御史沔坐
 言事貶黜逾六年復召尋遷右正言 先是詔御輦院

棟部下輦官年四十以下為禁軍輦官千餘人攜妻子
 遮宰相樞密使喧訴平章事張士遜方朝馬驚墮地已
 未御史中丞真州柳植等奏其事請付有司治詔樞密
 院推鞠以問時軍興機務填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
 官以為言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壬戌復
 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胡望大朝會綴中書門下
 班月給宰臣俸三之一士遜乞免朝胡望從之宰相得
 謝者自士遜始及異李燕云士遜新傳云諫官韓琦上
 七上章請老案士遜致仕琦已知制詰矣琦家 以鎮
 傳及它書養病坊等語亦不指士遜今不取 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天雄軍呂夷簡行右僕射兼門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下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以資政殿大學士戶部
 尚書李迪為彰信節度使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
 弛守將或為它名以避兵任迪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
 其意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即使迪代之 甲子元昊陷
 塞門寨執寨主內殿承制高延德監押左侍禁王繼元
 死之 壬申詔諸路轉運司體量部下諸州軍有年老
 昏昧貪濁踰違及非幹勤者具事以聞 癸酉詔夏守
 贊王守忠進屯鄜州時大軍駐河中踰三月矣 甲戌
 陝西都轉運使范仲淹言聞邊城多請五路入討臣恐
 未可輕舉太宗朝以宿將精兵北伐西討艱難歲月終

未收復況今承平歲久中原無宿將精兵一旦興漢入之謀係難制之寇臣以爲國之安危未可知也 乙亥元昊陷安遠寨 戊寅罷陝西都部署夏守贊都鈐轄王守忠竝赴闕守贊性庸怯寡方略不爲士卒所附自河中徙屯鄜州未及行亟罷歸徙涇原秦鳳路緣邊經略安撫使夏竦爲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使緣邊招討使知永興軍 己卯以起居舍人知制誥韓琦爲樞密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天章閣待制范仲淹爲龍圖閣直學士竝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句都部署司事初仲淹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職夷簡請超遷之帝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五

瑀書有不解者輒令御藥院批問瑀由御藥院進詔諛之詞緣飾以陰陽帝大好之于是天章閣侍講闕端明殿學士李淑等薦洙事在中書未行一旦內批用瑀執政皆怒瑀呂夷簡欲揆帝意堅否乃曰瑀上所用洙臣下所薦不容竝進二人惟上所擇乃以洙瑀名進帝問洙何如夷簡言洙博學明經帝曰吾已用瑀矣若何夷簡請竝用二人帝許之既而右正言梁適劾瑀以內降除職請治其罪帝令以適章示之卒不罪瑀 壬午斬鞏官曹榮陳吉于都市從者皆配遠惡州軍牢城卒揀鞏官爲禁軍如初詔 六月權僉署涇原秦鳳經略安撫副使尹洙數上疏論兵其一請鬻爵爲士兵其營及所給物費下三司使鄭戩等參議以聞戩等言賣官之令已出權宜然行之浸久今更爲煩細斂民財書揭徵塞使西戎有輕中國之心洙議遂寢 丙戌詔自今假日御崇政殿視事如前殿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夏守贊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趙及右正言梁適皆言守贊經略西事無功不可復處樞府除七旬乃罷 甲午以鄜延副都部署開封任福爲環慶副都部署兼知慶州福上言慶州去蕃族不遠願勒兵境上案亭堡謹斥候因經略所過山川道路以爲緩急攻守之倚帝善之

聽便宜從事 乙未南京言鴻慶宮神御殿火侍御史方借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修詔罷修神御殿即舊基葺齋殿每醮則設三聖位而祠之瘞舊像于宮側甲辰詔陝西河北河東京東西等路量州縣戶口籍民為鄉弓手彊壯以備盜賊河北河東彊壯自咸平以來有之承平歲久州縣不復閱習多亾其數于是詔二路選補增廣其數并及諸路焉 辛亥復權武成軍節度判官歐陽修為館閣校勘始范仲淹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薛修掌書記修以親為辭且曰今豪傑之士往往已蒙收擇尚慮山林草莽有挺特知義憤慨之士未得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美

出門下也宜少思焉 時西邊日警二府三司雖假不休務翰林學士丁度言荷堅以百萬師寇晉謝安命駕出游以安人心請休務如故無使外國窺朝廷淺淡壬子詔自今遇旬假聽休務如舊帝嘗遣使問禦戎之策度奏曰今士氣傷沮若復窮追巢穴饋糧千里輕人命以快一朝之意非計之得也莫若謹亭障遠斥候控扼要害為制禦之全策因條上其策名曰備邊要覽 是月遼射柳祈雨 秋七月癸亥鄭延鈐轄張亢上疏言舊制諸路部署鈐轄都監各不過三兩員張亢傳部署改非當時本稱今從長編 今每路多至十四五員少

亦不減十員權均勢敵不相統制凡有議論互執不同請約故事別勅使名每路軍馬事止三兩員領之又曰昨延州之敗蓋由諸將自守不相為援請令邊城預定其法凡賊入寇某處為聲援某城寨相近出敢死士某處設都同巡檢則各扼其要害又令鄰路將取某救應仍須暗以旂幟為號昨劉平救延州前鋒軍馬陷賊寨者四指揮平竟不知又趙瑜領軍馬開道先進而趙振與王達等趨寨門至高頭平報賊張青蓋駐山東振麾兵掩襲乃其子瑜也臣在山外策應未嘗用本指揮旗號自以五行支干別為引旂若甲子日本軍相遇則先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毛

者張青旂後者以緋旂應之此是干相生也其干相剋支相生支干相生相剋亦如之蓋兵馬出入則百步之外不能相認若不預立號必誤軍期又曰兵官務要張皇邊事劉平之敗正由貪功輕進鎮我軍最近賊境每撥馬至不問賊之多少部署鈐轄知軍都監皆出至邊壕則賊已去矣蓋權均勢埒不有相下若其不出則恐得怯懦之罪又比來諸班諸軍有授諸司使副至侍禁殿直者亦有白身試武藝而得官者而諸路弓箭手生長邊陲父祖效命累世捍賊乃無進擢之路何以激勸邊民初亢請乘驛入對詔令手疏上之其後多施用者

乙丑遣同修起居注祥符郭種等使遼告以用兵西
邊議者謂元昊潛結遼人恐益為邊患故特遣種等諭
意遼主厚禮之與同出觀獵延種射一發中走兔眾皆
愕視遼主遺以所乘馬及它物甚厚 己巳降鄜延副
都部署趙振為白州團練使知絳州元昊自正月攻圍
塞門寨振代范雍守延州有兵七千八百餘人案甲不
動寨中兵方千人屢告急五月初振始遣百餘人赴之
寨遂陷都轉運使龐籍劾奏振畏懦故坐貶政異東水
移書塞門寨主高延德云可守則守不可守宜拔兵民
以歸延德城守半載振率不救乃率眾棄城虜掠險遂
之與眾俱沒李氏長編頗采之然長編於五月甲子但
書元昊陷塞門寨執延德不言棄城宋史趙振傳亦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庚

載移書事記聞之言 庚午御延和殿閱諸軍習戰陳
恐未可信今不取
丁丑遼主加秋山 八月乙酉以太常丞田況為陝
西經略安撫司判官試校書郎胡瑗為經略安撫司句
當公事況從夏竦瑗從范仲淹所辟也 乙未以史館
修撰富弼為遼主正旦使 戊戌罷天下寺觀用金箔
飾佛像 癸卯遣屯田員外郎劉渙使邈川諭嘉勒斯
賚出兵助討西賊嘉勒斯賚召酋豪大犒約盡力無負
然終不能有功也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夏守贊罷為
天平節度使判澶州政異東都事略作戊午夏守贊
賚罷非也八月無戊午日 守贊
以子隨卒引疾求罷從之以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杜衍同知樞密院事 己酉徙知廣州段少連為龍圖
閣直學士知涇州廣州多蠶猶雜四方游手喜乘亂為
寇故上元然燈有報蕃市火者少連方燕客作優戲士
女聚觀以萬計其僚請罷燕少連曰救火不有官乎作
樂如故須臾火息民不喪一簪眾服其持重范仲淹經
略西邊薦少連才堪將帥故有是命未至而少連卒

庚戌以范仲淹兼知延州徙知延州張存知澤州初
存自陝西都轉運使徙延州遷延不即行既至乃云素
不知兵且以親年八十求內徙仲淹因自請代存從之
先是詔分邊兵部署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三千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壬

人有寇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不量賊眾寡而出戰以
官為先後取敗之道也乃分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分
部教之量賊眾寡使要出禦賊賊不敢犯既而諸路皆
取法焉夏人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
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云
辛亥詔范仲淹葛懷敏領兵驅逐塞門等砦蕃騎出
境仍募已前弓箭手給地居之 壬子以益州草澤伊
縝為試校書郎縝數上疏言事丁度楊偕薦其才召試
學士院而命之 延州都監靈武周美言于范仲淹曰
賊新得志其勢必復來金明當邊衝我之蔽也今不亟

完將遂失之仲淹因屬美復城如故數日賊數萬薄金明陳于延州城北美領眾三千力戰會草援兵不至乃徒軍山北多設疑兵賊望見以為救至即引去時諸將多不利美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其帳二十復故城堡甚眾 參知政事李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九月戊午罷為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若谷始 以知樞密院事宋綬為兵部尚書起復翰林學士晁宗慤為右諫議大夫並參知政事 以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鄭戩為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戩在三司才半歲復轉運使考課格分別殿最又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句校三司出入得羨錢四百萬緡 己未以知制誥葉清臣為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事中書進擬三司使清臣不在選帝特用之清臣始奏編前後詔敕使吏不能欺簿帳之叢冗者一切刪去內東門御厨皆內侍領之凡所呼索有司不敢問乃為合同以檢其出入 以都官員外郎普州景泰為左藏庫使知寧州泰嘗通判慶州言元昊包藏禍心一旦有警何以應敵三疏不報已而元昊果反泰復上邊臣要略二十卷平戎策十五篇于是有薦泰知兵者召對稱旨遂換武秩云 辛酉降知杭州天章閣待制司馬池知號州池性朴易刺劇

非所長轉運使江鈞張從革劾池決事不當及稽留德音坐是左遷始轉運使既奏池會更有盜官銀器繫州獄自陳為鈞掌私廚出所費過半又越州通判載私物盜稅乃從革之姻道人私請或謂池可舉劾以報仇池曰吾不為也人稱其長者 癸亥知絳州趙振降責潭州安置坐觀望逗撓致陷塞門也 詔自今都部署司及諸路部署司應有寨柵申報賊寇入界不以多少遠近並須畫時救應 乙丑詔河北河東路疆壯陝西京東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為團置押官四團為都置正副都頭各一人五都為指揮置指揮使各以階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級伏事年二十係籍六十免取家人或它戶代之聽私置弓弩每歲十月後正月前分番上州教閱半月即遣歸農或遇非時句集守城及捕盜日給糧二升以籍上兵部案舉不如法者 丙寅夏人寇三川寨鎮戎軍西路都巡檢楊保吉死之明日涇原路都監劉繼宗李緯王秉等分兵出戰皆失利涇州駐泊都監開封王珪將三千騎來援自瓦亭寨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賊披靡殺賊將二人獲首級甚多賊遂留軍縱掠凡三日官軍戰歿者五千餘人 戊辰以知樞密院事晏殊為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同知樞密院事王貽永刑部侍

部杜衍右諫議大夫鄭戡並為樞密副使 庚午以食
署定國節度判官事神世術為內殿承制知青澗城世
術在青澗開營田二千頃募商賈貸以本錢使通貨得
利城遂富實開出行部族慰勞酋長或解與所服帶當
會客欲有得羌事來告者即予欲器由是屬羌皆樂為
用無定河番部鈔邊率屬羌討擊前後斬首數百 王
申環慶副都部署任福等攻夏白豹城克之軍還賊遣
百騎襲其後守神林北路都巡檢開封范全設伏崖險
賊半渡邀擊之斬首四百級生獲七十餘人 壬午陝
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以三川寨諸將敗書聞且言劉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繼宗李緯等倉卒出戰遂致退却望特免推鞠但量其
罪輕重等第削官或更移降差遣責其後效王珪以孤
軍血戰身被重創尚求益兵出關雖失亡數多望貸其
罪從之 冬十月癸未朔遣主駐中會川 以御侍清
河郡君張氏為才人張氏河南人父堯封擢進士第補
石州推官未行卒京師堯封母錢氏女也張時八歲與
姊妹三人由錢氏入宮長得幸于帝性巧慧能揣測
人主意帝以其良家子待遇異諸嬪 戊子詔自今內
降指揮與臣僚遷官及差遣者並令中書樞密院具條
執奏以聞帝性寬仁宗戚近幸有求內降者或不能違

故也 甲午賜涇原駐泊都監王珪名馬二匹黃金三
十兩裹創絹百匹復下詔暴其功以厲諸將勒金字處
置牌賜之使得專殺 乙未端明殿學士李淑等上所
定銅符木契傳言牌下有司製之 丙申以環慶部署
兼知慶州任福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賞白豹城之
功也尋命兼鄜延路副都部署 庚子出內藏絹一百
萬下三司助邊費 初鴻慶宮災集賢校理晉陵胡宿
請修火祀以閭伯配祭大火禮官議因與王之地商邱
之舊作為壇兆選豆牲幣視中祠歲以三九月擇日置
司長吏奉祀詔從之 十一月丙辰以御撰風角集占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三

賜陝西諸路部署司 贈延州塞門寨主高延德權兵
馬監押王繼元官並錄其子故延州西路同巡檢張圭
三子亦皆授官 甲子女直侵邊邊界遂發黃龍府鐵
驢拒之 丙寅徙知河中府樞密直學士長沙狄棊
知鄭州有中貴人過河中言將援棊于上前棊答以它
語退謂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以老而自
污耶 丁卯以鄜延部署司指使狄青為涇州都監青
每臨敵被髮面銅具出入賊中皆披靡無敢當者尹洙
為經略判官與青談兵善之薦于副使韓琦范仲淹曰
此良將才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

秋授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術由是益知名 乙亥贈鎮戎軍西路都巡檢使楊係吉為漢州防禦使 丙子以河東都轉運使楊偕為樞密直學士知并州有中官預軍事素橫前帥優遇之偕至一繩以法軍政肅然 是月浙東軍士鄂鄰等殺巡檢使張懷信聚兵剽劫湖南福建廣南諸州縣逃入海懷信內臣性苛虐鄰等積怨忿遂作亂攷異李燕曰鄂鄰等作亂國史無之此據富弼奏議稽古錄載其事于九月不知何據今從弼奏議及司馬光 十二月癸未出內藏庫絹一百萬助糴軍儲 丙戌詔司農寺以常平錢百萬給助三司給軍費自景祐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一

末不許移用常平至是以兵食不足始降是詔 辛卯遼以所得女直戶置肅州 遼詔諸犯法者不得為官吏諸職官非婚祭不得沈酣廢事有治民安邊之略者悉具以聞 甲午建神御庫于宗正寺西藏祖宗時神御法物于其中從直祕閣趙希言判太常寺宋祁請也 乙未徙知隨州王德用知曹州德用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曰道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豈害德用者朝廷一忠臣可惜也 晁宗慤等至永興議邊事夏竦等合奏今兵與將尚未習練但當持重自休族其侵軼則乘便掩殺大軍蓋未可輕舉及劉

承宗等敗帝復以手詔問師期竦等乃畫攻守二策遣副使韓琦判官尹洙馳驛至京師求決于帝已亥入對崇政殿先有詔琦遷禮部郎中洙加集賢校理琦言臣以大計不俟召赴闕若僥倖進秩將不容于清議辭不拜 癸卯兵部尚書參知政事宋綬率帝臨真輟二日朝贈司徒兼侍中諡宣獻 乙巳詔鄜延涇原兩路取正月上旬同進兵入討西賊帝與兩府大臣共議始用韓琦等所畫攻策也樞密副使杜衍獨以為非萬全計爭論久之不聽大臣有欲以沮軍罪行者遂求罷亦不聽始晁宗慤即軍中問攻守策眾欲大舉經略判官田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一

京曰驅不習之師撓銳鋒漢入賊地爭一旦之勝此兵家所忌師出必敗或有議講和者京又曰賊兵未嘗挫安肯和也 丁未詔開封府京東西河東路括驢五萬以備西討 戊申以通判河中府皮仲容知商州兼提點采銅鑄鐵錢事仲容嘗建議鑄大錢一當十既下雨制及三司議其事謂可權行以助邊費故有是命初韓琦安撫陝西嘗言陝西產鐵甚廣可鑄錢兼用于是葉清臣從仲容議鑄當十錢翰林學士承旨丁度曰禁放皮邊月給百錢得大錢裁十不可時用舊錢不出新錢愈輕則糧芻增價復有湖山絕處兇魁嘯聚儲治日滋

居則鑄錢急則為盜民間銅鉛之器悉為大錢何以禁
止乎政異李燕日本志云軍興陝西移用不足始用知
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號州青水冶青
銅置阜民朱陽二監以鑄錢案是歲仍詔商人入芻
粟陝西並邊願受東南鹽者加數子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二

美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二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三

聖宗皇帝親征遼東御營初置地宜務獲無遺
宋紀四十三起重光大荒落正月
盡十二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歷元年遼重熙十年春正月辛亥朔御大慶殿受朝丁

巳以太子中舍壽光任顓為三司句當公事朝廷既

用韓琦等所畫攻策先戒師期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

內起兵軍馬糧草動踰萬計入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

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眾今鄜延路城壘兵甲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三

一

糧草士馬攻守之計已有次第不患賊之先至請俟春

暖出師賊馬瘦人饑其勢易制又可擾其耕種縱無大

獲亦不至有它虞又言頃已下敕招攜蕃族首領臣亦

遣人探問其情欲通朝廷柔遠之意使其不借中國之

號而修時貢之禮亦可俯從今鄜延是舊日進貢之路

願朝廷存此一路令諸將勒兵嚴備賊至則擊乘討伐

未行容臣示以恩意歲時之閒或可招納不然臣恐隔

絕情意假兵無期若用臣策歲月無效然後徐圖舉兵

先取綏宥據其要害屯兵營田為持久之計如此則茶

山橫山一帶蕃漢人戶懼漢兵威可以招降或即奔竄

亦是去西賊之一臂拓疆制寇無輕舉之失也戊午詔從仲淹所請仲淹又言鄜延路入界比諸路最遠宜先修復城寨請以二月半合兵萬人自永平舉進築承平寨俟承平寨畢功又擇利進築因以牽制元昊東界軍馬使不得并力西禦環慶涇原之師亦與俱出三路無異朝廷雖許仲淹存鄜延一路示招納意仍詔仲淹與夏竦韓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不拘早晚出師仲淹前後凡六奏卒城承平等十二寨蕃漢之民相踵復業又言關中民苦遠輸請建鄜州之鄜城縣為軍以河中同華中下戶稅租就輸之春夏徙邊兵就會可省糧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二

價什之三它所減不與詔名其軍曰康定 己未加嘉勒斯賚舊作噴斯 今改河西節度使 壬申詔歲以春分祀高禘遣兩制官攝事 是月元昊使人于涇原乞和又遣高延德詣延州與范仲淹約仲淹既見延德祭元昊未肯順事且無表章不敢問於朝廷乃自為書論以逆順遣監押韓周同延德還抵元昊其書曰曩者景德初兩河休兵中外上言以靈夏數州本為內地請移河朔之兵合關中之力以圖收復我眞宗皇帝文德柔遠而先大王情嚮朝廷心如金石言西陲者一切不行待先大王以骨肉之親命為同姓全付夏土旌旗軍服貴極

王公是我眞宗皇帝有天地之造于爾也自此朝貢之臣不絕于道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無戰養生送死令終天年此眞宗皇帝之至化亦先大王忠順之功也自先大王薨今皇帝遣使厚弔賻之禮聽大王嗣守其國爵命隆重一如先大王大王以青春襲爵違先君之誓書遂僭位城遣人歸納旌節中外驚憤請收行人戮于都市皇帝念先帝本意故夏王忠順之功不忍一朝驟絕含容不殺省初念終天子何負大王哉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大王世居西土衣冠言語皆從本國之俗何獨名稱與天子侔大王建議之初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三

必謂邊城無備士心不齊驅馬而來所向可下今奔衝過地頻年于茲漢之兵民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大王者與初望無乃異乎大王果以愛民為意言當時之舉徒由眾請以此謝罪天子必當復王爵承先大王保國庇民之志天下孰不稱大王之賢一也如眾多之請終不獲辭前所謂漢唐單于可汗之稱于本國語言為便亦不失其貴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下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人復康泰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厚賜為大王助四也又前來入貢之臣止稱蕃校以避爵命案唐方國之禮

常遣賓佐入貢于朝則不必用蕃校之名又唐諸蕃所
建官名未嘗與中國相雜使其持禮而來則無嫌矣其
有功有德者必可受朝廷之命五也時者邊臣上言乞
以官爵金帛招致蕃部首領仲淹亦一面請罷惟大王
告諭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太平之樂
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在大王之
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大王惟同心向
順自不失其富貴而宗族之人必更優卹七也又馬牛
駝羊之產金銀絹帛之貨有無交易各獲其所八也大
王聽之則上下同其美利邊民之患息矣況宗廟有先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四

大王誓書在諸路之兵非無名而舉鐘鼓之伐以時以
年大王之國將如之何它日雖請于朝廷恐有噬臍之
悔惟大王擇焉攷異李壽曰西夏傳云元昊雖數勝然
死凶瘡痍者亦殆半人困于點集則力
不給國中為十不如之語以怨之又誅殺不常財厥數
反終不能大斥境土而中國兵益練習名將稍出頗究
知敵中情狀元昊始欲臣矣乃以塞門寨主高延德來
歸因乞和案延德來歸時元昊未始欲臣其乞和偽也
二月辛巳夏竦言昨韓琦尹洙赴闕與兩府大臣議
用攻策由涇原鄜延兩路進討降下出師月日今范仲
淹所議未同臣尋令尹洙往延州與仲淹再議而固執
前奏未肯出師近聞賊聚兵一路以敵王師若兩路協
力分擊要害尚慮諸將晚進七卒騎怯未能大挫其鋒

若止令涇原一路進兵鄜延卻以牽制為名盤旋境上
委涇原之師以嘗聚寇正墮賊計又賊遣蕃官骨拔等
相約二十八日設誓歸順朝廷若非懼見進討即欲暫
款漢兵大為奔突之計乞早差近上臣僚監督鄜延一
路進兵同入賊界免致落賊姦便詔以竦奏示仲淹
甲申遼北樞密院言南北二大王府泊諸部節度侍衛
祇候郎君皆出族帳既免與民戍邊其祇候事請亦得
以部曲代行遼主從之 先是朝廷欲發涇原鄜延兩
路兵討賊議未決詔環慶副部署任福乘驛詣涇原計
事會韓琦行邊趨涇州而謀者言元昊謀寇渭州已丑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五

琦亟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募敢勇凡萬八千人使福
將以擊賊涇原駐泊都監桑慆為先鋒鈐轄朱觀涇原
都監武英繼之行營都監王珪參軍事耿傳皆從琦面
授福等方略以諸寨相距僅四十里道近且易芻糧足
供度勢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
就道琦親至城外重戒之翼日福自新壕外分輕騎數
千趨懷遠城捺龍川遇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同巡
檢內侍劉肅與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數百賊棄馬羊
橐駝伴北懌引騎趨之福亦分兵自將踵其後薄其福
懌合軍屯好水川朱觀武英為一軍屯龍落川隔山相

距五里約明日會兵不使賊得逸去遲者傳賊兵少故
福等輕之路益遠芻糧不繼人馬已乏會三日福等不
知賊之誘也悉力奔逐癸巳至龍竿城北遇賊大軍循
川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結陳以抗官軍諸
將乃知墮賊計勢不可留因前接戰悍馳犯其鋒福陳
未成列賊縱鐵騎衝突自辰至午陳動眾傳山欲據勝
地賊發伏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墮崖壘相覆厭懾肅戰
死賊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小校勸
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軍敗以死報國耳揮四刃鐵簡
挺身決鬪槍中頰絕喉而死福子懷亮亦死之先是琦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六

命渭州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二百為軍斷後是
日與觀英會兵于姚家川福既死賊并兵攻觀英等戰
既合珪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來陳于觀軍西
屢出略陳堅不可破英重傷不能視軍自午至申賊
兵益至東偏步兵先潰眾遂大奔英津珪皆死之惟
觀以餘眾千餘人依民垣四嚮縱射會暮夜賊引去涇
原部署王仲寶亦以兵來援與觀俱還民垣距福敗處
才里許然不相聞也始珪進戰擊殺數百人鐵鞭至撓
曲手掌破裂猶奮自若馬三中箭三易馬最後得其下
馬左右馳擊又殺數十人飛矢中其目遂死英知必敗

勅傳避去傳不荅英歎曰君文吏無軍責奈何與英俱
死觀亦戒傳少避賊鋒而傳愈前不顧身被數槍乃殞
前一夕傳在觀營夜作書遺福以其日小勝前與賊大
軍遇澗以持重戒之自寫題觀名以致福軍中傳死後
或言福之敗由傳督戰太急福等既違節度雖死不足
與既而福隨軍孔目吏彭忠得傳戒福書具白琦琦即
奏之尹洙為作憫忠辨誣二篇英太原人傳河南人
任福好水川之敗宋史不書日東都事略作二月辛卯
據尹洙河南集具載甲子福等敗乃十四日其實自十
二日追奔十四日陷發凡歷三日也長編引實錄云人
馬乏食已三日蓋初十日出軍十一日戰于張家堡其
夕兩軍隔山分屯十三十四日皆逐賊故軍食不充若
即十二日敗則不應言已乏食三日矣事略作辛卯者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七

也方元昊傾國入寇福所統士卒皆非素所撫循既又
分出趨利故至甚敗奏至帝澹悼焉丁酉贈任福為武
勝軍節度使兼侍中王珪趙津武英桑懌等竝贈官各
追封其母妻及甄錄子孫有差 戊戌夏人再寇劉瑋
堡 己亥皇子忠正節度使壽國公昕薨贈太師中書
令豫王諱悼穆 始朝廷既從攻策經略安撫判官尹
洙以正月丙子至延州與范仲淹謀出兵越三日仲淹
徐言已得旨聽兵勿出洙雷延州幾兩旬仲淹堅持不
可辛丑洙還至慶州乃知任福等敗績賊侵劉瑋堡未
遑因遣權環慶路都監劉政將銳卒數千往援未至賊

引去夏竦等劾奏洙擅發兵降通判濠州 詔京東西
等九路增募鄉兵置宣毅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
爲就糧禁軍合十萬餘人用富弼之言也著作佐郎張
方平言其非便再疏不報 三月辛亥降知鎮戎軍崇
儀使朱觀爲供備庫使時韓琦奏好水之役觀雖力戰
拒賊官軍死傷者亦多請降官畱任以責後效也 任
福等既敗朝議因欲悉罷諸路行營之號明示招納使
賊驕怠仍密收兵深入討擊詔范仲淹體量士氣勇怯
如不至畏懦即可驅策前去乘機立功仲淹言任福勇
于戰鬪賊退便追不依韓琦指蹤因致陷敗此皆邊上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八

有名之將尙不能料賊今之所選往往不及夏令漢人
禍未可量以臣所見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處
三兩廢寨安存熟戶并弓箭手以固藩籬俯彼巢穴
日賊大至則守小至則擊有閒則攻方可就近以擾之
出奇以討之耳于是行營之號卒不罷兵亦不復出
元昊始僭兵未動也朝廷即欲討之著作佐郎通判睦
州張方平上言國家自景德以來將不知兵士不知戰
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當舍垢匿瑕順適其意雖
元昊終于必叛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
小國用兵三年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力制其後

必勝之道也方平所議蓋與吳育同而議者皆不謂然
兵既交天下騷動方平又獻平戎十策大略請及民力
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
巢穴之守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日可至此所謂攻
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謂參知
政事宋綬曰大科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于是召對除
直集賢院尋遷太常丞知諫院 是月詔止郡國舉人
勿以遺機爲名希求恩澤 夏四月辛巳降陝西經略
安撫副使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韓琦爲右司諫知秦
州任福軍敗琦即上章自劾諫官孫沔等請削琦官三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九

五資仍居舊職俾立後效會夏竦奏琦嘗以檄戒福見
利輕進帝知罪不專在琦手詔慰撫之及是乃奪琦使
權 癸未降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兼知延州龍圖閣直
學士戶部郎中范仲淹爲戶部員外郎知耀州始韓周
等持仲淹書入西界逆者禮意殊善行既兩日間山外
諸將敗亾周等抵夏州四十餘日元昊俾其親信野
利旺榮爲書報仲淹別遣使與周俱還且言不敢以聞
烏珠舊作元卒今改書辭益慢仲淹對使者焚其書而潛錄副
本以聞書凡二十六紙其不可以聞者二十紙仲淹悉
焚之餘又略加刪改書既達大臣皆謂仲淹不當輒與

元昊通書又不當輒焚其報呂夷簡詰周不稟朝命擅入西界周言經略專殺生不敢不從坐削官監道州稅宋庠因言仲淹可斬杜衍曰仲淹本志欲招納叛羌耳何可浚罪夷簡亦徐助衍言知諫院孫沔又上書為仲淹辨帝悟乃薄其責 甲申以資政殿學士陳執中為同陝西都部署兼經略安撫緣邊招討等使知永興軍仍詔夏竦判永興軍如故而徙秦鳳副都部署知秦州曹瑛以副之瑛在秦州前後凡四年劉平石元孫之敗關輔震恐瑛請籍民為義軍以張兵勢于是料簡鄉弓手數萬人賊寇山外還天都劫儀秦屬戶瑛發騎士設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十一

伏以待之賊遂引去瑛欲誘吐蕃將角圖賊得西州舊賈使諭意而沙州鎮國王子遣使奉書曰我本唐甥天子實吾舅也自党項破甘涼遂與漢隔今願率首領為朝廷擊賊帝善瑛策故使副執中 乙巳下德音降陝西囚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特支軍士緡錢賑撫邊民被鈔略者親屬 丙午以陳州布衣郭京為大理評事陝西都部署司參謀軍事京少任俠好言兵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帝召見特命以官建州布衣徐復賜號冲晦處士復學易通流行卦氣法又精明樂理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

更其器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邊境無變異乎復言西方當用兵推其日月後無少差于是與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疆君德乎帝又問變故與前世何若復對曰如唐德宗居奉天時帝驚曰何至此復曰雖然陛下無深慮也德宗性忌刻好功利欲以兵服天下其德與凶運會故奔走失國僅乃能免陛下恭儉仁恕西羌之變起自元昊不得已而應之時與德宗同而德與之異卦氣雖不得無它也不久定矣帝稱善命為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十一

大理評事以疾辭乃賜處士號 是月遼罷修鴨綠江浮梁及漢兵屯戍之役又以東京畱守蕭薩巴舊作撒八今改言弛東京擊鞠之禁 五月戊午以右班殿直趙珣為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利害作聚米圖經五卷韓琦言于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陳圖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案陳既成臨觀之于是陳執中薦珣為沿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其奏用兵以來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進未有功辭都監受兵萬人賜御鎧仗令自擇偏裨參佐居涇原兼治

籠竿城麻毡党雷百餘帳處近塞爲暴珣白府引兵三萬自靜邊歷捺吳抵木寧襲賊俘獲數千計靜邊將劉滬殿後爲賊所掩珣登阪望見縱騎數百復又拔滬之眾以出土皆歎服轄舊作轄今改居龕谷無所屬珣與書招之遣以緋錦錯職聽命 左正言孫沔奏南郊并逐年聖節凡文資竝許奏蔭子孫弟姪略無定數若皇親后族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狀之私惠俾之從政徒以害民欲乞今後約束人數定其久制以爲萬世法沔奏皆與大臣摺又薦田況歐陽修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十一

自代甲子沔罷爲工部員外郎提點兩浙路刑獄 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 乙丑追封皇長子爲褒王賜名昉 辛未參知政事宋庠樞密副使鄧綰竝罷庠守本官知揚州綰加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獨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帝顧庠頗厚夷簡忌甚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議范仲淹通書元昊事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誤罪仲淹也遠請斬仲淹已而夷簡以杜衍之言爲是庠遂倉皇失錯論者皆咎庠不知爲夷簡所賣也于是用朋黨事與綰俱罷 以翰

林學士王舉正參知政事既入謝帝曰卿恬于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 以知益州任中師知河南府任布竝爲樞密副使 詔夏竦屯鄜州徙陳執中知涇州時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 王申徙知耀州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句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爲助環慶酋長六百人約與賊爲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仇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聽告官爲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大入老幼入保本寨官爲給食諸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十二

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爲漢用 僉署陝西經略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帝嘉納之 六月壬辰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方得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用田況言也 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曹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浸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界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衅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効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有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

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獲得首級及傷者始以物賞仍依本族職名補選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癸卯命翰林學士王堯臣哥冠卿知制誥郭積看定三館祕閣書籍 丙午知并州楊偕獻龍虎八陳圖及所製軍器帝閱于崇政殿降詔獎諭其後言者以為器重大緩急難用云 秋七月己酉帝謂輔臣曰鄜延都鈐轄張亢與本路部署許懷德不能同心協謀何由了邊事宜令都部署司戒諭若故為此以求內徙當悉奪官安置極邊已而亢疏言其所疑者十事大略謂將不知兵未問深究致敗之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古

亦未見必勝之理又賊至一處諸路援兵各踰十程千里遠闕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異時夏寇別路必又如此是不戰而自敵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乎乞暫許臣赴關面陳利害如以臣言狂率不可用則乞重行降黜不報 壬戌置萬勝軍二十指揮 違詔諸職官私取官物者以正盜論諸敢以先朝已斷事相告言者罪之諸帳郎君等於禁地射鹿決三百不徵償小將軍決二百以下及百姓犯者罪同

郎君論 甲子詔將來南郊羣臣母得請如上尊號 乙亥中書樞密院言陝西沿邊蕃部歸降者多在蕃官帳下請令部署司察其向背者徙家內地給閒田以處之奏可亦從田況議也 是月元昊寇麟府二州 事略作八月宋史作七月與長編同今從宋史 折繼閱敗之八月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等以兵萬人援麟府 甲申河北置場括市戰馬緣邊七州軍免括 丁亥詔南郊禮近中外母得以皇子生復有貢獻 罷天下舉人納公卷初權知開封府賈昌朝言自唐以來禮部采名譽觀素業故預投公卷今有彌封謄錄一切考諸試篇則公卷為可罷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圭

詔從之 戊子命集賢校理曾公亮直史館梁適考試鎮壓舉人舉人有試官親戚者並互送別差官試鎮壓舉人自此始 麟州言元昊破寧遠砦砦主侍禁王世宣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庫樓櫓皆盡復領兵攻府州州城險且堅東南各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士卒復力戰傷者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又復圍豐州 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為險固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欲案唐張說出兵故道復通河關未及就而卒及洎

子彥博爲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
守城中素乏水圍既久士卒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
污溝之泥以飾埤元昊仰視曰謀謂我無庸戰不三日
漢人當渴死今尙有餘以污堞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
去 知諫院張方平言臣承乏諫省及今未五十日凡
內臣外戚醫官之類遷轉者且二十人大則防團刺史
小則近職要司伏以邊陲用兵將上功于朝未嘗有
特恩殊命及之者今近戚坐受恩寵方技雜類恩澤過
當宜爲條約禁止詔竝依前降指揮常切遵守 乙未
元昊陷豐州知州王餘慶權兵馬監押孫吉指使侯秀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六

死之始王沿在并州建議乞徙豐州不報不逾歲州果
陷攻異豐州之陷宋史不書日東都
事略作戊子今從長編作乙未 知諫院張方平
言夏竦爲陝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師惟不
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坐翫寇敵蹙國損威
乞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 九月戊申詔
鎮應舉人自今文臣許應三舉武臣兩舉 庚戌以鄜
延都鈐轄張亢爲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公事代康
德輿也時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鈔麟府
開二州閉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亢單
騎扣府州城門不啟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教示

城上既入卽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賊騎猶時出
鈔掠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爲築東勝堡下城
旁有蔬畦爲築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爲築安定堡
置兵守之募人穫於外腰鎌與持兵衛送者均其得時
禁兵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賊遊騎比
明或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慙奮曰
我願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戰亢
知可用始謀擊琉璃堡使謀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
炙羊脾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趨避之皆笑曰
漢兒方藏頭窺間何敢至此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七

破之斬首二百餘級賊棄堡遁去乃築宣威寨於步駝
溝捍寇路 以鄜延都監王信爲本路鈐轄兼兩路都
巡檢使信初爲鄜延都監始至之夕賊眾號數萬傳城
軍吏氣懾不知所爲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賊戰
不利失其前鋒因寨軍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
而下擊走之追襲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
俘斬甚眾 戊午杖殺中書守當官周卞於都市坐於
內降度僧敕內僞益童行三十四人也事既覺開封府
止案餘人而不問堂吏知制誥富弼時糾察刑獄白執
政請以吏付開封執政指其坐曰公卽居此無爲近名

謂正色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初劉從德之妻遂國夫人者嘗出入內廷或云得幸於帝後獲譴奪封罷朝謁久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留中既而有詔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弼始也

庚申遼太后射獲熊遼主進酒為壽未幾遼主獵於馬孟山以草木蒙密恐獵者誤射傷人命耶律迪古各書姓名於矢以志之復以石礮寨太保郭三避虎不射免其官 辛酉知秦州韓琦復為起居舍人知慶州范仲淹復為戶部郎中仲淹上疏曰國家長久之策莫若於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六

鄜慶渭三州各置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略將帥三員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候於春秋西賊舉動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陳并力擊之又於西賊未經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夏築壘拓地廣招疆人別立經制以助正軍屬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義漸可驅使既不能為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則那次邊就食糧草

如此則二三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矣 先是屯田員外郎河內張旨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彊弩州無井賊斷河飲路旨夜開門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眾遂解去壬申遷旨都官員外郎 鄜州都監王凱全斌曾孫也數破賊有功賊圍麟州乘城拒鬪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累遷麟府路沿邊都巡檢使與同巡檢府谷張昂護糧道於青眉浪賊大至與昂相失乃分兵出其後夾擊之復與昂合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九

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遇賊眾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至暮賊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副使 癸酉降并代副部署王元鈴轄康德興楊懷志等官先是賊圍府州德輿等案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德輿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為寇復至皆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問故責及之然止坐不出戰其它則朝廷不悉聞也 冬十月戊寅修河北諸州城凡二十

二州以備邊也 按異宋史載河北修城之事書月不盡日今從長編作戊寅長編又云時聞邊

人將而下也案是時遼人未嘗議出兵宋人無戒知

而城示人以弱故敢遼人取十縣之謀今刪正

并州楊偕言豐州寧遠寨已為賊所破惟麟州孤堡距

府州百四十里遠在絕塞雖寧遠界二州之間可以為

策應兵馬宿屯之地然其中無水泉可守若議修復徒

費國用今請建新麟州於嵐州合河津黃河東岸裴家

山其地四面絕險有水泉且曰靈夏二州皆漢古郡一

且棄之麟州復何足惜帝謂輔臣曰麟州古郡也咸平

中嘗經寇兵攻圍非不可守今遠欲棄之是將退而以

黃河為界也其論借速修復寧遠寨以援麟州 丙戌

遼命東京留守蕭孝忠察官吏有廉幹清強者具以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干

間庚寅遼以女直太師達雅爾舊作臺為哈斯罕舊作

館今都大王 辛卯遼皇子和囉噶舊作和魯生遼主

第二子也北府宰相駙馬蕭薩巴迎遼主幸其第飲宴

遼主命衛士與漢人角觥為樂壬辰復飲太后殿以皇

子生肆赦是夕復引公主駙馬及內族大臣入寢殿劇

飲 遼主好微行數變服入酒肆佛寺道觀王綱姚景

熙馮立等皆因遇于微行後至顯官樞密使馬休忠嘗

言臣下無勲勞宜以序進遼主喞然曰君不得專邪

甲午徙夏竦判河中府知永興軍陳執中知陝州竦任

西事依違顧避久之無功又與執中論議多不合皆上

表乞解兵柄而諫官張方平亦請罷竦統帥執中又言

兵尙神密千里稟命非所以制勝宜屬四路各保疆圉

與方平議論略同朝廷是之於是兩人俱罷始分陝西

為四路以管句秦鳳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韓琦管句

涇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王沿管句環慶路部署司

事兼知慶州范仲淹管句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

龐籍並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遼主如中京 丙申詔三司副使自今遭喪者並如

兩制例起復時監鐵副使張錫丁母憂而三司使姚仲

孫請特起復之遂為故事 己亥罷諸路銅符木契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三

辛丑詔令逐路都部署司經置管田以助邊費 壬寅

知諫院張方平疏言臣嘗就西邊來者詢賊中事多云

元昊為寇三年雖連陷城寨未能有我尺寸之地而絕

其俸賜禁諸關市今賊中尺布可直錢數百以此揣賊

情安得不困然業與大國為仇儻有悔心勢未能自通

誠款朝廷雖欲招來而非時無名事亦難舉今因南郊

大禮宜推曠恩以示綏懷之意或特降一詔或著之赦

文或擇邊臣有名望者單使以論上旨足彰朝廷德義

之厚而無損威重之體且賊於其種落自尊大久矣向

者求請但欲自稱烏珠之號當國者慮害不深者此虛

名遂成實禍陛下若徇其前請加以歲賜使天下知陛下
下深識遠慮為生靈計帝喜曰是吾心也命方平以疏
付中書 十一月丁未朔以四方館使高繼宣知并州
兼河東路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代楊偕也偕嘗列六
事於朝一罷中人預軍事二徙麟州三以便宐從事四
黜宐帥五募武士六專補授且曰能用臣言則受命不
然則已朝廷難之偕累奏不止乃罷知邢州 詔江饒
池三州鑄錢兼鑄小鐵錢三百萬緡以備陝西軍務
文獻通攷作江池饒儀魏州鑄小鐵錢宋史載此事不書日今從長編 壬子置涇原路
彊壯弓箭手 丙辰以京城穀貴發廩粟一百萬斛減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三

價出糶以濟貧民 詔延州若元昊專遣人投進表章
即且拘留之先具事宜以聞若令偽官持私書知州須
候朝廷處分然後報之始用張方平議也 回鶻遣使
貢於遼 甲子朝饗景靈宮乙丑饗太廟奉慈廟丙寅
祀天地於圜丘大赦改元調陝西來年夏租十之二麟
府今年夏秋租及來年夏租保安軍今年秋租盡蠲之
詔元昊背惠以來屢求歸附然其欲緩我師專為誦詐
是以拒而弗受况河西士民素被王化朕為之父母豈
不閔傷自今仰邊臣但謹守封疆精練軍伍非因戰鬪
毋得枉殺老幼及薰燒族帳國朝將帥之臣素有扞邊

勲名者委中書門下求訪其子孫特與錄用自今功臣
不隄品數賜私門立戟文武臣僚許立家廟已賜門戟
者仍給官地修建令有司檢詳制度以聞 是月梁適
使陝西還知慶州范仲淹附奏攻守二議其議攻曰臣
竊見延安之西慶州之東有賊界百餘里侵入漠地中
有金湯白豹後橋三寨為延慶二州經過道路使兵勢
不接策應迂遠自來雖曾攻取無招降之恩據守之謀
漢兵縱回邊患如舊臣謂西賊更有大舉朝廷必令率
制則可攻之地其在於此可用步兵三萬騎兵五千軍
行人界先布信令大為城寨以據其地城寨堅完當留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三

士兵守之方諸舊寨必倍其數使巡檢范全趙明以安
撫之嚴戒曰賊大至則明斥候召援兵堅壁清野以困
之小至則阨險設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營田
以助之如此則可分彼賊勢振此兵威通得延慶兩路
軍馬易於應援又環州之西鎮戎之東復有葫蘆泉一
帶蕃部與明珠滅藏相接阻環州鎮戎經過道路明珠
滅藏之居北接賊疆多懷觀望又延州南安去故綏州
四十里在銀夏川口今延州兵馬東渡黃河北入嵐石
卻西渡黃河倒來麟府策應蓋以故綏州一帶賊界阻
斷經過道路如此取下一處城寨平定則要圖一處為

據守之策比之朝去其還此稍為便穩其守議曰臣昨在延州見知青澗城种世衡言欲於本處漸興田利今聞僅獲萬石臣觀今之邊塞皆可使弓手士兵以守之因置營田據畝定課兵獲羨餘中難於官人樂其勤公收其利則轉輸之患久可息矣且使其兵徙家塞下重田利習地勢父母妻子共堅其守比之東兵不樂田利不習地勢復無懷戀者功相遠矣守愈久而備愈充雖賊時為患不能困我此假土兵弓手之力以置屯田為守之利也 十二月丁丑司天監上崇天萬年曆 戊寅詔陝西四路部署及轉運使兼管田 癸未鑄慶歷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五

賈為右羽林衛大將軍 以才人張氏為修媛 遂主開宋討元昊屢敗欲興師南伐復取開南十縣集羣臣議南院樞密使齊王蕭惠曰宋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率六軍臨之其勝必矣北院樞密使楚王蕭孝穆曰晉太祖南伐終以無功嗣聖皇帝仆唐立晉後以重貴叛長驅入汴鑿馭始旋反來侵軼自後連兵二十餘年僅得和好今國家比之曩日雖曰富彊然勳臣宿將往往物故且宋人無罪無故伐之其曲在我況勝敗未可逆料願陛下熟察遠主不聽丁酉以伐宋詔諭諸道會師於南京以惠與太弟重元將之孝穆以年老乞骸骨不許 成異通史與宗紀云上聞宋設開河治壞整王蕭貫寧謀取宋舊制開南十縣地據蕭孝穆傳及蕭惠傳則孝穆力諫南伐未嘗與謀本紀誤也孝穆以六年封吳國王九年已徙王楚而紀仍書吳國王又遼主所與謀伐宋者蕭惠耳紀作蕭貫寧疑惠一名貫寧也惠於六年封趙王至是已徙封齊紀仍作趙王又遼以宋人設開河治壞整為舉兵之詞非實畏宋人先舉也今不取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三 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宋紀四十四 起元豐教耕 正月盡九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二年 上 重熙 年 春正月庚戌詔近分陝西緣邊為四

路各置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自今路分部署鈐轄以上

許與都部署司同議軍事路分都監以下並聽都部署

等節制違者以軍法論知慶州范仲淹請給樞密院及

宣徽院宣頭空名者各百道緩急書填以勸賞戰功及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一

招降蕃部從之 丁巳命翰林學士聶冠卿權知貢舉

初端明殿學士李淑侍經筵訪以進士詩賦策論先後

淑奏請先策次論次賦次貼經墨義而較有司并試四

場通校工拙毋以一場得失為去留詔有司議稍施行

焉 自元昊反軍興用度不足因聽入中芻粟予券趨

京師椎貨務受錢若金鉅入中它貨予券償以池鹽由

是羽毛筋角膠漆鐵炭瓦木之類一切以鹽易之猾商

姦人乘時射利與官吏表裏為姦虛費池鹽不可勝計

鹽直益賤販者不行公私無利朝廷知其弊戊午用三

司使姚仲孫請以度支判官范宗傑為制置解鹽使往

經度之始詔復京師榷法宗傑請凡商人以虛估受券

及已受鹽未鬻者皆計直輸虧官錢內地州軍民間鹽

悉收市入官為置場增價而出之復禁永興等十一州

商賈官自輦運以衙前主之又禁商鹽私入蜀置折博

務於永興鳳翔聽人入錢若蜀貨易鹽趨蜀中以售詔

皆用其說宗傑雍子也 京兆府布衣雷簡夫隱居不

仕樞密副使杜衍薦之召見論邊事甚辯帝悅令中書

檢真宗用種放故事呂夷簡言有口才者未必能成事

請試之乃以為校書郎秦州觀察判官簡夫有鄰孫也

壬戌詔以京西閒田處內附蕃族無親屬者 遣使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二

河北募兵及萬人者賞之 癸亥詔磨勘院考提點刑

獄功罪為三等以待黜陟 辛未秦州築東西關城成

賜總役官吏金帛有差初知州韓琦言州東西居民及

軍營萬餘家皆附城而居無所捍禦請築外城凡十里

至是成之 遂主謀親帥師南伐意未決乃幸舊相張

儉第使尙食先往具饌儉卻之進葵羹乾飯遂主食之

而甘徐問以南伐之策儉極陳利害且曰第遣一使問

之何必遠勞車駕遂主悅而止復即其第賜宴器玩悉

與之是月遣南院宣徽使蕭特默舊作特末今改及陳水記問皆作蕭翰林學士劉六符來使取晉陽及

英蓋一人而兩名也

瓦橋以南十縣地且問與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
益兵戍之故後聖到六符使宋遼史既書於重熙十年
至正月始遣也陸游老學菴筆記云遼人到六符所謂
劉燕公者建議於其國謂燕薊雲朔皆中朝人不樂屬
我非有以大收其心必不能久遼主宗真問曰如何可
收其心曰敏於民者十減其四五則民惟恐不為北朝
人矣遼主曰如國用何曰臣願使南朝求割關南地而
增戍閱兵以脅之南朝重於割地必求歲幣我詎不
得已受之俟得幣對減民賦可也宗真大以為然卒川
其策增歲幣案遼主册南伐之謀自因宋人喪師於夏
乘機而動耳其時蕭惠承順上旨雖以蕭孝穆之力諫
而不見聽既而因張儉之言始不親率師南伐而命六
符使也老學菴筆記恐屬傳聞之誤 二月丁丑詔

權御史中丞賈昌朝侍講通英閣故事臺丞無在經筵
者帝以昌朝長於講說特召之 知秦州韓琦請降樞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三

密院空名宣頭五十道以賞屬羌之有功者從之 知
休州王果先購得遼人南伐諭案以聞且言遼人潛與
元昊相結將必渝盟請自廣信軍以西緣山口出入之
路預為控守詔剗付河北安撫司密修邊備果饒陽人
也 舊制諸州薦貢者既試禮部則引試崇政殿廊知
制誥富弼言歷代取士悉委有司獨後漢文吏課殿奏
副上端門亦未聞天子親試也至唐武后載初之年始
有殿試此何足法哉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
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所異矣辛
巳詔罷殿試而翰林學士王堯臣同修起居注梁適皆

以為祖宗故事不可遽廢癸未詔復殿試如舊 丙戌
天章閣侍講林瑀落職通判饒州先是瑀奉詔撰周易
天人會元紀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辰占所直卦以
推吉凶且言自古聖王即位必直乾卦御史中丞賈昌
朝嘗面折瑀所言不經及是瑀又言帝即位其卦直需
其象曰君子以飲食宴樂願陛下煩出宴遊極水陸玩
好之美帝駭其言昌朝即劾奏瑀邪說罔上不宜在經
筵乃黜瑀而命崇文院檢討臨淄趙師民為崇政殿說
書 乙未詔真定府定州天雄軍澶州各備兵馬芻糧
及器甲又詔河北路州軍城隍應修者悉修之又詔河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四

北諸州疆壯自三月後並赴州閱習委知州擇其疆勁
者刺手背為義勇軍不願者釋之而存其籍以備守葺
城池於是疆壯寢廢詔始下人情訥訥河北轉運使李
昭述乘疾置日行數舍開諭父老眾始安昭述宗諱子
也 辛丑休靜軍節度使新知澶州王德用入見流涕
言臣前被大罪陛下幸赦不誅今不足辱命帝慰勞曰
河北方警藉卿威名鎮撫耳賜手詔遣之 壬寅遼主
如鴛鴦澤 三月甲辰朔詔殿前指揮使兩省都知舉
將才 丁巳命杜衍宣撫河東 辛酉參知政事宗
慤以疾罷 賜禮部奏名進士合肥楊置等及諸科及

第出身同出身八百三十九人置察弟也 己巳遣使
蕭特默劉六符至京師致遠主書略曰粵自世修歡契
時遣使軼切緣瓦橋關南是石晉所割訖至柴氏興一
旦之狂謀掠十縣之故壤人神共怒廟社不延至於貴
國肇勅基業與敵境繼為善鄰暨乎太宗於有征之地
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羽召精銳禦而獲退
遂致彌年有成境之勞繼日備瀚盟之事始終反覆前
後語嘗竊審專命將臣往平河右炎涼屢易勝負未聞
兼李元昊於北朝久已稱藩設罪合加誅亦宜垂報遇
者郭積特至杜防又回離略具音題而但虞詐謀已舉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五

殘民之伐曾無忌器之嫌營築長隄填塞隘路開決塘
水添置邊軍既潛稔於猜嫌慮難敦於信睦倘思久好
共遣疑懷曷若以晉陽舊附之區關南元割之縣俱歸
當國用康黎人如此則益漢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
緬維英悟淡達惻怛先是遼吏言遼使且至帝為之肝
倉歷選可使遠者羣臣皆憚行宰相呂夷簡舉右正言
富弼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愛其死帝為動
色壬申命弼為接伴使弼以二月丙子發京師至雄州
久之特默等始入境遣中使慰勞特默稱足疾不拜弼
謂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拜今中使至而君不

起此何禮也特默矍然起遂使人掖而拜及特默等至
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廷議不許割地而許以信安
儋簡王允寧女與遼之皇子梁王洪基結昏或增歲賂
獨弼以結昏為不可初遼太弟重元者挾太后勢嘗自
通書幣帝欲因今使荅之令昌朝問六符六符辭曰此
於太后則善然於本朝不便也昌朝曰即如此而欲以
梁王求和親皇帝豈安心乎六符不能對辛未授弼禮
部員外郎樞密直學士將使弼報聘故也弼曰國家有
急惟命是從臣職也奈何遂以官齎賂之固辭不受
是春范仲淹巡邊至環州州屬羌陰連賊為邊患仲淹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六

謂种世衡素得羌心而青洲城已堅固乃奏徙世衡知
環州以鎮撫之有牛客族努額舊作奴者岫疆未嘗出
聞世衡至連郊迎世衡與約詰朝至其帳是夕大雪渡
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
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努額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
世衡楚而起努額大驚率其族羅拜聽命又有兀二族
受賊偽職世衡招之不至命蕃官慕恩出兵討之其後
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令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
介馬以待又課吏民射有過失射中則釋其罪有解某
事輒因中否而與奪之由是人人精於射賊不敢復近

袁州 夏四月甲戌朔遣主簿南征賞罰之令欲使宋
遣臣告急於朝也 戊寅命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等議
裁減浮費 庚辰詔以右正言富弼爲回謝國信使西
上閩門使符惟忠副之復書曰晉我烈考章聖皇帝與
大契丹昭聖皇帝彌兵講好通聘著盟肆余纂承其遵
謨訓邊民安堵垂四十年茲者專致使臣特詒絨問且
以瓦橋內地晉陽故封授石氏之割城述周朝之復境
繫於異代安及本朝粵自景德之初始教鄰寶之信凡
諸細故咸不置懷況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
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烽遂舉薊門之役義非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七

王拱辰所撰也初遼人書言太宗舉無名之師一時莫
知所答拱辰獨請開曰河東之役本誅僭僞遼人寇石
橫關潛假兵以援賊太宗怒其反覆既平繼元遂下令
北征安得謂之無名帝喜諭執政曰非拱辰詳議故事
殆難答也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南朝塘澗何爲者哉
一葦可航投筆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踰矣
時議者亦請洞其地以養兵帝問拱辰對曰此六符夸
言耳設險守國先王不廢且祖宗所以阻戎騎也帝淺
然之 壬午右正言知制誥劉沆出知潭州始沆使於
遼館伴杜防彊沆以酒沆霑醉拂袖起因罵之曰我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八

澶州王德用為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 丙申右正言
 田況言朝廷擇將以備北邊乃用楊崇勳夏守贊高化
 等物情未協恐誤機事詔各選通判幕職官往助之知
 諫院張方平亦言朝廷處置北鄙雖增兵飭壘事為之
 備然所遣將率未盡推擇使楊崇勳在鎮定夏守贊在
 瀛州劉興在滄州張耆在河陽陛下得高枕乎莫若取
 陝西偏裨之知名者如狄青范全輩召之赴闕量其材
 器稍遷用之追崇勳等使奉朝請比富弼使歸幸而盟
 好未渝即各還之木路若遼兵南向且使分捍北方事
 機所懸乞賜裁察 己亥以知秦州韓琦為秦州觀察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九

使知涇州王沿為涇州觀察使知延州龐籍為鄜州觀
 察使知慶州范仲淹為邠州觀察使 五月癸卯朔徙
 并代鈐轄張亢為高陽關鈐轄初麟州猶未通饋路閉
 隔救亢自護南郊資物送麟州賊既不得鈔隨以兵數
 萬趨栢子寨遂我歸路亢所將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
 若等已陷死地前關則生不然為賊所屠無餘也士皆
 感厲會天大風順風擊之斬首六萬餘級奪馬千餘匹
 乃修建寧寨賊數出爭逐戰於兔毛川亢自以大陳抗
 賊而使驍將張岳以短兵彊弩數千伏山後亢以萬勝
 軍皆京師新募疲奕不能戰賊自日東軍素易之而虎

翼率勇悍陰易其旗以誤賊賊果趨東軍而值虎翼卒
 搏戰良久發伏賊大潰斬首二千級不踰月築清塞百
 勝中候建寧鎮川五堡麟州路始通亢復奏今所通特
 往來之徑耳旁皆虛空無所阻若增築竝邊請柵以相
 維持則可以廣田牧河外勢益彊議未下而朝廷慮遼
 將渝盟乃徙亢高陽 庚戌河北都轉運使李昭述請
 修涇州北城從之先是河決久未塞昭述但以治隄為
 名調農兵八萬逾旬而就劉六符過之真以為治隄也
 及還而城具甚駭愕 壬子出詔書赦皇后及宗室婦
 郊祀所賜之半著為式又詔皇后嬪御進奉乾元節回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十

賜物亦減半宗室外命婦回賜權罷邊事寧日聽旨於
 是皇后嬪御各上俸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以上
 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以半給之
 癸丑命知貝州供備庫使開封張茂實為回謝國信
 副使以符惟忠道病卒從富弼請也 甲寅詔三館臣
 僚上封事及聽請對按異李燕云余靖論文彥博知秦
 州狀以為五月七日救案甲寅乃
 十二日今 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釋河北諸州軍繁
 從實錄 因嚴飭行宮增制倉廩營舍竝給賞錢毋得科率初范
 仲淹知開封建議城洛陽以備急難及遼人將渝盟言
 事者請從仲淹之請呂夷簡謂遼人畏壯侮怯遽城洛

陽無以示威反長彼勢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詔既下仲淹又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城洛陽既弗及請速修京城議者多附仲淹議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遠人得渡河而固守京師天下殆矣故設備宜在河北卒建北京識者避之 己未以知天雄軍程琳知大名府兼北京兩守司 慶州之西北馬鋪寨當後橋川口浚在賊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與蕃將趙明先據其地引兵隨其後諸將初不知所向行至柔遠始號令之版築畢具旬日城成是歲三月也尋賜名大順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北仲淹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十一

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既城白豹金湯皆截然不敢動環慶自是寇益少 癸亥新邠州觀察使范仲淹邠州觀察使龐籍竝復為龍圖閣直學士從所請也初仲淹上表言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為龍圖老子今改觀察使則與諸族首領名號相亂恐為賊所輕且無功不應更增厚祿辭甚切至表三上乃從之長編載知諫院張方平言故事尚書丞郎之帶職者得換廉察錢若水罷樞密副使徐乃授之馬知節罷樞密副使止除防禦使今四人者職皆直學士官即員外郎而乃正其名使之總戎厚其祿使之無下本朝之意夫豈為薄諸命已頒章奏至就或雖拜乃懷大嫌朝廷一切含容君命益成輕削蓋為仲淹籍而發李仁甫謂方平實夷簡黨人私作好惡幾壞國事其言甚當今不取 甲子召江南東路轉運使

楊察入為左正言知制誥察在部專以舉官為急務或議之察曰此按察職也持拾羨餘則俗吏能之矣 乙丑罷左藏庫月進錢帝語輔臣曰此周官所謂供王之好用者朕宮中無所費其斥以助縣官 真定府定州路都部署王德用入朝奏事命為宣徽南院使判成德軍未行改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徙判定州楊崇勳判成德軍崇勳老不任事故徙之德用至日教士卒習戰頃之皆可用遠使人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彼得實以告是服人以不戰也明日大閱於郊提袍鼓誓師進退坐作終日不戮一人乃下令具糗糧聽鼓聲視吾旗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十二

所鄉覘者歸告其國中謂漢兵將大入既而復議和兵乃解時發兵屯定州幾六萬人皆寓居逆旅及民間無一敢喧呼暴橫者將校相戒曰吾輩各務斂士卒勿令擾我菩薩 以高陽關路鈐轄張克權知瀛州兼本路部署司事夏守贊疾故也 丁卯徙知成德軍張存為河北轉運使先是存上言遼與元昊為婚恐陰相首尾河北城久不治宜留意於是悉城河北諸州俾存督察之 戊辰詔有司申明前後條約禁以銷金貼金鏤金等為服飾自宮廷始庶民庶犯者必置法 六月甲戌出內藏庫銀一百萬兩緇絹各一百萬匹給邊費 壬午

遼主御含涼殿放進士王寔等六十四人 遼禁鬻種
覬於宋 癸未徙知杭州鄭戩知并州兼河東路經略
安撫沿邊招討使尋改知鄆州杭州有錢塘湖溉民田
數十頃錢氏置撩清軍以疏導淤滯既納國後不治葑
土堙塞爲豪族僧坊所占冒湖水益狹戩發屬縣丁夫
數萬闢之民賴其利事聞詔杭州歲治如戩法 丙戌
建定州北平寨爲北平軍 戊子以樞密副使任中師
爲修建北京使以入內副都知皇甫繼明佐之 乙未
以天章閣待制明鎬知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沿邊招
討使時遷任多執袴子弟鎬憂其誤軍事乃取尤不職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三

者杖之疲軟子弟皆自解去夏奏擇習事者守堡寨軍
行倡婦多從之會有忿爭殺倡婦者鎬不問倡婦聞之
皆散去 是月侍御史雍邱魚周詢劾判河陽張耆典
藩無狀乞令就京邸養病尋徙耆判陳州又徙壽州
秋七月壬寅朔知諫院張方平疏請廢樞密院并其職
事於中書不報 丙午樞密副使任布罷知河陽布任
樞密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布長子遜素狂愚夷簡知之
乃怵使言事許以諫官遜卽上書歷詆執政且斥布不
才布見其書匿之夷簡又趣遜以書上遜復上書罪匿
者帝問知匿者乃布也布謝臣子少有心疾其言悖謬

懼辱朝廷故不敢宣布侍御史魚周詢因劾布布遂罷
去遜尙留京師望除諫官夷簡尋以它事黜之 戊午
以右僕射平章事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戶部侍郎平章
事章得象兼樞密使加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初富弼
建議宰相兼樞密使帝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
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
張方平請廢樞密院帝乃追用弼議命夷簡判院事而
得象兼使殊如同平章事使如故 初富弼張茂實以
結昏及增歲幣二事往報遼人惟所擇弼等至遼特默
已加同政事門下平章事劉六符爲行宮副部署遼主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古

命六符爲館伴六符言北朝皇帝堅欲割地弼曰此必
志在敗盟假此爲名南朝有橫戈相待耳六符曰南朝
堅執事安得濟弼曰北朝無故求割地南朝不卽發兵
而遣使好辭夏議此豈南朝堅執乎及見遼主弼曰兩
朝繼好垂四十年一旦忽求割地何也遼主曰南朝違
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此何意也羣臣競請
舉兵朕以爲不若遣使求關南故地求而不得舉兵未
晚弼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
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
爲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

天叛君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小
上下離叛故北朝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勿諸臣之
家而壯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
萬里所任精兵以萬計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曰不能
弼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亾士馬羣臣當之歟抑
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
遼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後異東坡集載富弼神道碑載
弼對遼主之言曰北朝忘章聖
皇帝之大德乎瀋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
云云東都事略及宋史大率據神道碑然瀋淵之役宋
人以歲幣請和今乃云縱其歸以爲德恐不足以服遼
人長編引范純仁行狀及弼奉使錄亦無此語也然遼
史不載弼應對之詞猶云遼與宋和坐獲歲幣則利在
國家交兵則利在臣下上感其言和好始定是遼人實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七

屈於弼之正論今合兩史書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
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修
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闕耳非違約也遼主曰微卿言
不知其詳然朕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高祖以
盧龍一道賂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宋興
已九十年若各欲求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乎遼主無
言徐曰元昊稱藩尙主南朝伐之不先告我何也弼曰
北朝向伐高麗黑水豈嘗報南朝乎天子令臣致意於
陛下日向不知元昊與弟通姻以其負恩擾邊故討之
而弟有煩言今擊之則傷兄弟之情不擊則不忍坐視

吏民之死不知弟何以處之遼主願其臣國語良久乃
曰元昊爲寇豈可使南朝不擊乎既退六符謂弼曰吾
主恥受金帛堅欲十縣如何弼曰南朝皇帝嘗言朕爲
人子孫豈敢妄以祖宗故地與人咎瀋淵白刃相向章
聖尙不與關南豈今日而割地乎且北朝欲得十縣
不過利其租賦耳今以金帛代之亦足坐資國用朕念
兩國生民不欲使之肝腦塗地不愛金帛以徇北朝之
欲若北朝必欲得地是志在背盟棄好朕獨能避用兵
邪瀋淵之盟天地神祇實其臨之今北朝先發兵端通
不在朕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七

存心如此大善當其奏使兩主意通翼日遼主召弼同
獵引弼馬自近問所欲言弼曰南朝惟欲歡好之久耳
遼主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曰南朝皇帝遣臣聞於陛
下曰北朝欲得祖宗故地南朝亦豈肯失祖宗故地耶
且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則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
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朕非忘燕薊舊封亦安可復理
此事正應彼此自諒耳既退六符謂弼曰皇帝聞公榮
辱之言意甚感悟然金帛必不欲取惟結昏可議耳弼
曰結昏易生釁況夫婦情好難必人命修短或異不若
增金帛之便也六符曰南朝皇帝必自有女弼曰帝女

才四歲成昏須在十餘年後今欲釋目前之疑豈可待
哉弼論遠人欲昏意在多得金帛因曰南朝嫁公主故
事資送不過十萬緡耳由是遠人結昏之意緩且諭弼
還弼曰二議未決安敢徒還願留畢議遠主曰埃卿再
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也弼還奏復授弼吏
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又辭不受癸亥弼與茂實再以二
事往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遠人書并誓書凡
為國書二誓書三議昏則無金帛若遠人能令夏國復
納款則歲增金帛二十萬不則十萬弼奏於誓書內增
三事一兩界塘淀毋得開展二各不得無故添屯兵馬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七

三不得停雷逃逃諸色人弼因請錄副以行中使夜齋
誓書五兩并副道及弼於武彊授之弼行至壽自念
所增三事皆遠人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彼必疑吾事
敗矣乃密啟副封觀之果如所料即疏報又遣其屬宋
誠蔡挺詣中書白執政帝欲知北事亟召挺對便殿乃
詔弼三事但可口陳弼知此執政陰謀乃以禮物屬茂
實疾馳至京師日欲哺叩問門求對閣門吏拘以舊制
當先進名對仍翼日弼責之遂急奏得入見曰執政為
此欲致臣於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帝急召呂夷簡
等問之夷簡從容曰此誤耳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晏

殊言夷簡決不為此直恐誤耳弼怒曰殊姦邪黨夷簡
以欺陛下遂詔王拱辰易書其夕弼宿學士院明日乃
行 八月戊子出內藏庫緡錢十萬修北京行宮時任
中師奏行宮大抵摧圮請更修之帝令勅修寢殿及角
樓餘皆完補而已其自京至德清軍行宮館驛解舍亦
量加葺治 九月辛丑朔以太常博士陽翟孫甫為祕
閣校理樞密副使杜衍所薦也初衍守京兆辟甫知府
司錄事吏職纖末皆倚辦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
聞之不復以小事屬甫衍與語必引經以對言天下賢
俊歷評其才性所長衍曰吾屏屬乃得益友 初命呂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六

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黃霧四塞風霾終日朝論甚
喧參知政事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
右正言用況復以為言夷簡亦不敢當丙午改兼樞密
使 陝西轉運司言近添就糧兵士七萬人糧賜幾三
百萬緡乞加詳議詔三司學畫以聞知諫院張方平請
選擇近臣分使諸道就諸邊臣與之議議所以豐財蓄
用守備經遠之計即如沿邊騎兵計畜一騎可以贖卒
五人西戎出善馬地形險隘我騎誠不得與較也多置
馬軍既不足用徒費芻茭今方北備契丹乃是用騎之
地乞以陝西新團土兵多換馬軍東歸一以省關中之

統輸一以備河北之戰守 富弼張茂實以八月乙未
至遼翼日引弼等見遼主遼主曰姻事使南朝骨肉睽
離或公主與梁王不相悅固不若歲增金帛但須於誓
書中加一獻字乃可弼曰獻乃下奉上之辭非可施於
敵國南朝為兄豈有兄獻於弟邪遼主曰南朝以厚幣
遺我是懼我也獻字何惜弼曰南朝皇帝重惜生靈故
致幣帛以代干戈非懼北朝也今陛下忽發此言正欲
棄絕舊好以必不可冀相要耳遼主曰改為納字如何
弼曰亦不可遼主曰誓書何在取二十萬者來弼既與
之遼主曰納字自古有之弼曰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九

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亦不可知其後韻利
為太宗所禽豈復更有此禮遼主見弼詞色俱厲度不
可奪曰我自遣使與南朝議之於是遼主畱所許歲增
金帛二十萬誓書王寅遣耶律仁先劉六符來議獻納
字乙巳弼等還至雄州詔即以弼為接伴使有朝廷合
先知者急置以聞弼奏曰彼求獻納二字臣以死拒之
其氣折矣不可復許 乙丑遼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
先（攷異）宋史仁宗紀作乙丑遼遣耶律仁起疑傳漢人
行宮副部署劉六符入見以誓書來（普書曰維重熙十
月于申朔二十九日庚子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于兄
大宋皇帝闕下來書云謹案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華

聖皇帝與昭聖皇帝誓曰共遵成約度守欽盟以風土
之儀物衛軍旅之費用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
兩夏不差使臣專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般送至雄州
交割沿途州軍各守疆界兩地人戶不得交侵或有盜
賊通逃彼此勿令停匿至於隴畝稼穡南無所求務協
所有兩朝城池並各依舊存守海壕全無一切如常即
不得移築城隍自决河道誓書之外無所求務協
心慶回悠久自此保安黎庶謹守封疆于天地神祇
告于宗廟社稷子孫共守傳之無窮有渝此盟不克享
國昭昭大監其當孫之昭聖皇帝復答云孤雖不才敢
遵此約謹當告于天地誓書之子孫神明具知嗚呼此盟
可改後嗣何述焉以兩朝修睦三紀于此邇邇用寧干
戈載偃追懷先約炳若日星今綿祚已遠敦好如故如
關南縣邑本朝傳守懼難依從別納金幣之儀用代賦
稅之物每年增絹一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前來銀絹數
至雄州白溝交割兩界塘泲已前開畝者並依舊外自
今已後不得添畝其見隄堰水口逐時決泄壅塞量差
兵夫取便修壘疏導非時霖潦別至大段漲溢並不在
關報之限南朝河北沿邊州軍北朝自古北口以南沿
邊軍民除見管數目依常教閱無故不得大段添屯兵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十

馬如行事故添屯即令逐州軍移隄關報兩界所屬之
處其自來乘例更替及本路移易不在關報之限兩界
遞走作過諸色人並依先朝誓書外更不得似日前停
雷容縱恭惟二聖威靈在天願茲集承各當遵奉共循
大體無介小嫌且夫守約為信善鄰為義二者缺一罔
以守國皇天厚地實聞此盟文獻宗廟副在有司餘並
依景德統和兩朝誓書願惟不德 仍議文書稱貢論者
務敦大信苟有食言必如前誓
難之仁先曰曩者石晉報德本朝割地以獻周人攘而
取之是非利害灼然可見議論相持不決朝廷用晏殊
議以納字許之（攷異）遼史與宗紀及耶律仁先劉六符
高弼傳弼爭貢字甚力朝廷李以納字與之日知錄已
疑二史抵牾嚴道甫力主遼史謂宋人畏遼外為大言
以自飾耳余案遼史敘宋事亦多夸張本國之詞其時
朱尚能立國且富弼詞直未必遽稱貢也今參二史互
用 閏月庚辰復命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吏部郎中

樞密直學士弼又固辭先是弼數論事忤呂夷簡因薦弼使遠欲因事罪之館閣校勘歐陽修上書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乞留弼不報而弼受命不少辭自初奉使聞一女卒再奉使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耳 壬午以太子中允通判秦州尹洙直集賢院洙上奏命令數更恩寵過溢賜予不節詞甚切直 癸巳涇原副都部署葛懷敏與元昊戰殁于定川寨先是元昊聲言入寇是月辛未朔王沿命懷敏將兵禦之己卯至瓦亭寨遣本寨都監許思純環慶都監劉賀以蕃兵五千餘人為左翼天聖寨主張貴為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三

殿後戊子進屯五谷口知鎮戎軍曹英涇原路都監趙玗西路都巡檢李良臣孟淵皆自山外來會沿邊都巡檢使向進劉湛為先鋒趙玗總奇兵為援及大軍次安遠寨給芻秣未絕懷敏即離軍夜至開遠堡北一里而舍庚寅領大軍自鎮戎軍西南又先引從騎百餘以前走馬承受趙政以為距賊近不可輕進懷敏乃少止晚趨卷馬城曹英及涇原都監李知和王侁王文鎮戎都監李岳西路都巡檢使趙璘等分兵屯鎮戎城西六里夜則入城自守凡三日至是亦趨卷馬城見懷敏聞元昊徙軍新壕外乃議質明掩襲趙玗請懷敏曰賊遠來

利速破宜依馬棚城布棚扼賊歸路固守鎮戎以假餉道埃其衰擊之可必勝不然必為賊所屠懷敏不聽命諸將分四路趨定川劉湛向進出西水口趙玗出蓮華堡曹英李知和出劉璠堡懷敏出定西堡既而知和與英督軍夜發辛卯劉湛向進行次趙福新堡遇賊戰不勝係向家峽而趙玗曹英李良臣孟淵等將趨定川懷敏且令援趙福堡未行謀言賊已屯邊壕上復召玗等入定川會李知和麾下蕃將報賊五千人列定川寨北頃之王文李知和定川寨主郭綸又報已拔柵踰壕懷敏命趙玗與其子宗晟先行日幾午懷敏入保定川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三

寨賊毀版橋斷其歸路別為二十四道以過軍環圍之又絕定川水泉上流劉賀帥蕃兵闕於河西不勝眾潰懷敏為中軍屯寨門東偏曹英等陳東北隅賊四面俱至先以銳兵衝中軍不動回擊曹英會黑風自東北起部伍相失陳遂擾士卒攀城堞爭入英面被流矢仆壕中懷敏所部兵見之亦奔駭懷敏為眾所擁蹂躪幾死輿至襄城久之乃蘇懷敏選士據門橋揮刀手以拒入門者趙玗等擁刀斧手前關及以騎軍四合禦賊賊眾稍卻然大軍無鬪志趙玗累馳入勸懷敏還軍中是夕賊聚大圍城四隅臨西北諺曰爾得非部署廳上點陳

同者邪爾固能軍乃入我圍中今將何往夜四鼓懷敏
召諸將計議其知所出遂謀結陳走鎮戎軍趙珣請自
籠竿城往曰彼無險且出賊不意眾不從及旦懷敏東
馬東南馳二里許至長城壕路已斷周圍之懷敏及諸
將曹英等十六人皆遇害宋史云諸將死者十四人今從長編軍士九
千四百餘人馬六百餘匹悉陷于賊懷敏子宗晟與郭
京等還保定川賊長驅直抵渭州幅員六七百里焚蕩
廬舍屠掠居民而去自劉平敗於延州任福敗于鎮戎
葛懷敏敗於渭州賊聲益震然所以復守巢穴者蓋廊
延路屯兵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二萬七千有以牽制其勢故也 戊戌詔河北都轉運
司沿邊安撫司今遊再議和好其告諭居民諸科徭悉
罷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宋紀四十五起元豐元年十月至元祐元年八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歷二年道重熙十一年冬十月丙午以右正言知制誥富弼
爲翰林學士弼言于帝曰增金幣與遠和非臣本志特
以朝廷方討元昊未暇與北方角故不敢以死爭耳功
於何有而遽敢受賞乎願陛下益修武備無忘國恥卒
辭不拜 遠使之還也遠主命耶律仁先同知南京西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守事劉六符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歲幣至命六符
爲三司使以受之 己酉以廊延鈐轄王信爲本路部
署廊延都監狄青爲涇原都監兼知原州左藏庫副使
景奉爲本路鈐轄兼知鎮戎軍皆賞其破賊功也後三
日信及青各兼本路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宋史十一月辛巳復
都部署兼招討等使而長編引實錄云辛亥信青並兼
本路經略安撫副使百官表又在壬子前後互異今從
長編 知秦州韓琦嘗奏本路兵備素少請益軍馬朝廷
以諸處未可抽那詔琦詳度以聞琦奏曰自元昊寇擾
西鄙陝西點民爲弓手以助防守有警則赴集無事則
歸農武藝廢而不修禁約輕而易犯至有雇人應名更

相為代官中了不可別每遇上州防託多結取逃避以此州郡徒有人數若倚以戰適足敗事臣謂揀刺士兵自是祖宗舊法今或只刺手背及充保毅弓箭手名目終與民不殊請黥為禁軍人給刺面錢二千無用例物詔從琦請簡陝西弓手悉刺面充保捷指揮仍給例物凡刺保捷軍一百八十五指揮 癸丑贈涇原路副都部署葛懷敏為鎮西軍節度使兼太尉諡忠隱子宗晟等皆遷官涇原鈐轄曹英以下十六人竝贈官有差懷敏通時事善候人情故多以材薦之及用為將而剛愎輕率昧於應變遂至覆軍 甲寅以翰林學士王堯臣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二

為涇原路安撫使內侍副都知藍元用副之始堯臣還自陝西請先備涇原弗聽及葛懷敏敗帝思其言故復遣堯臣往於是前所格議多見施行復任韓琦范仲淹為統帥實自堯臣發之 以河東都轉運使文彥博知渭州兼涇原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沿邊招討使 丙辰知制誥梁通報使於遼 戊午發定州禁軍二萬二千人屯涇原 庚申詔帥將校陳亾其妻女無依者養之宮中 丙寅遣遺林牙蕭偕來報撤兵 丁卯涇州觀察使知渭州王沿降知虢州坐葛懷敏之敗也沿始教懷敏駐軍瓦亭及懷敏趨鎮戎沿馳書戒勿入第背城

為寨以肅師誘賊至則發伏擊之可有功懷敏弗聽進至定川果敗賊乘勝犯渭州沿率州人乘城多張旗幟為疑兵賊引去先是沿子豫謂懷敏非將才請奏易之沿不聽故及 原州屬羌破珠爾舊作明珠今改密藏舊作藏今改二族兵數萬與元昊首尾隔絕鄰道范仲淹聞涇原欲襲討之乙巳奏言二族道險不可攻前日高繼嵩嘗已喪師平時猶懷反側今討之必與賊為表裏南入原州西擾鎮戎東侵環州邊患未艾宜因昊賊別路大入之際即弁兵北取細腰胡蘆泉為堡鄣以斷賊路則二族自安而環州鎮戎徑道通徹可以無憂矣後二歲遂築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三

細腰胡蘆諸寨 十一月壬申詔開門自今契丹使不以官高下竝移坐近前 辛巳徙知渭州文彥博為秦鳳路都部署兼知秦州知涇州滕宗諒為環慶路都部署兼知慶州知瀘州張亢為涇原都部署兼知渭州俱加經略安撫招討使復置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兼沿邊招討使命韓琦范仲淹龐籍分領之仲淹與琦開府涇州而徙彥博帥秦宗諒帥慶皆從仲淹請也初葛懷敏敗於定川諸郡震恐宗諒顧城中兵少乃集農民數千戎服乘城又募勇敢諜知賊遠近形勢報焉那使為備會仲淹引環慶兵來援時天陰晦者十日人情

憂沮宗諒乃大設牛酒迎捕士卒又籍定川戰歿者哭於佛祠祭爵之因厚撫其孥使各得所欲於是士卒感發增氣過民稍安故仲淹薦以自代 甲申以泰山處士孫復爲試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故召用之 丁亥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智仁孝皇帝冊皇后曰貞懿宣慈崇聖皇后大赦梁王洪基進封燕國王又進封齊王蕭惠爲韓王以首議南伐得增歲幣也 己丑陞向進高惟和李禹珪吳從周郝從政趙瑜等官並落職坐定川之敗也 辛卯詔知永興軍鄭畋兼管句陝西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四

轉運司計度糧草公事彘建言凡軍行所須願下有司相緩急析爲三等非急切者悉宥罷去先是衙吏輸木京師浮渭泛河多漂沒既至則斥不中程往往破家不能償畝歲減三十餘萬又奏罷括糴以勸民積粟長安故都衣冠子弟多豪惡畝治之頗嚴甚者至隳窳人皆惕息 十二月壬寅置武學教授 甲辰遼封皇太弟重元子呢嚕古舊作涅魯古今改爲安定郡王尼嚕古性陰狃遼主嘗曰此子日有反相然恩禮如初己酉遼主以宣獻皇后忌日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延壽閣忠三學三寺辛亥遼命調預備伐宋諸部租稅一年壬子遼以吐

渾党項多鬻馬於夏國命謹邊防己未遼主以宋賀使在邸微服往觀之 壬戌詔韓琦范仲淹龐籍已帶四路招討使其諸路招討使副並罷先是知慶州滕宗諒言自定川喪師朝廷命韓琦等都統四路則逐路帥臣當稟節制其官號不可同故有是詔 丁卯遼禁喪葬殺牛馬及藏珍寶 是冬宰相呂夷簡感風眩不能朝帝手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罷可療疾今竊以賜卿又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過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一日朝見誤忘一拜外閒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五

謹言呂相失儀漢州張紘曰是天奪之魄殆將亾矣後旬餘遂感風眩云 是歲密詔知延州龐籍招納元昊元昊苟稱臣雖仍其僭號亦無害若改稱單于可汗則固大善籍以爲元昊驟勝方驕若中國自遣人說之彼益偃蹇時元昊使李文貴在青澗城籍乃召文貴謂之曰汝之先王及今王之初皆不失臣節汝曹忽無故妄加之名使彼此之民肝腦塗地皆汝羣下之故也我國家富有天下雖偏師小鮮未至大損汝一敗則社稷可憂矣汝歸語汝王若能悔過稱臣朝廷所以待汝王者禮數必優於前文貴頓首曰此固西人日夜之願也籍

乃厚贖道之元吳國中疲困欲納款而恥先言及文貴
還聞籍言大喜使文貴復持旺榮等書抵籍議和籍嫌
其言不遜未敢復書請於朝詔籍復書許其和而稱旺
榮為太尉籍復請曰太尉天子上公使旺榮稱之則元
吳不可得臣矣其書自稱寧令彼之官名稱之無嫌詔
從籍言既而旺榮等又以書來欲仍其僭號而稱臣納
款籍曰此非邊臣所敢知也時方議修復涇原城寨籍
恐元吳敗其功故與往復計議不絕其請

三年道重熙十二年春正月辛未遣使諭夏國與宋和王申
遼以北面林牙蕭革為北院樞密副使革善諛悅與近
積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六

習相比呢由是名達於上嘗侍宴遂主謂革曰朕知卿
才故自拔擢卿宜勉力革曰臣不才誤蒙聖恩惟竭愚
衷安敢怠 涇原安撫使王堯臣言備禦之策凡五事
其一鎮戎軍接賊界天都山止百餘里西北則有三川
定川劉璠等寨皆漢蕭關故地最是賊衝其寨主監押
當令本路主帥舉梓材勇班行若謂昨來懷敏之敗定
川諸寨不足捍禦遂為棄地則兩路更無保障賊馬可
以直抵城下矣其東南師子擱馬平泉三堡俟春當盡
營築為涇渭之屏蔽不爾其勢不攻而自下一路隔絕
更無斥候鎮戎遂為孤壘矣其二渭州籠竿羊牧隆城

靜溢得勝四寨在六盤山外內則為渭州藩籬外則為
秦隴襟帶土地饒沃生齒多請建置為軍擇路分都
監一員知軍專提舉四寨及令修清城壘添屯軍馬及
時聚蓄糧草以為備禦其三原州西至環州定邊寨與
敵珠爾密藏等族一帶蕃部相接其首領至多素無保
聚不相維統向背離合所守不常須擇武臣知環原二
州相為表裏使招輯蕃部但不為賊用庶少減涇原之
患其四儀州地控山險州城低薄壕塹淺狹三分軍民
二分在外賊至雖能城守居民必大遭剽掠亦宜預慮
之其五涇州雖為次邊然緣河大川道路平易實近襄

積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七

控扼之會其張邨直入州路宜營作關柵或斷為長塹
以遏奔衝望下韓琦范仲淹相度施行從之 辛巳詔
輔臣議討滅天下賦役 戊子詔錄將校死王事而無
子孫者親屬 辛卯詔陝西沿邊招討使韓琦范仲淹
龐籍凡軍期中覆不及者皆優宥從事又建渭州籠竿
城攷異宋史地理志作隴城為德順軍皆用王堯臣議也
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使耕
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眾怨怒遂劫德勝
寨主姚貴閉城叛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
福且發近兵討之吏白堯臣曰公奉使且還歸報天子

耳貴叛非公事也堯臣曰貴士豪頗得士心然初非叛者今不乘其未定速招降後必為朝廷患貴果出降堯臣為申明約束如瑋之舊乃歸 壬辰錄唐狄仁傑後癸巳延州言元昊遣偽六宅使伊州刺史賀從助來納款先是龐籍因李文貴遠再答旺榮等書約以元昊自奉表削僭號始敢聞於朝於是文貴與從助持元昊書至保安軍其書自稱男邦尼鼎定國烏珠舊作兀郎霄致異宋史作曩上書父大宋皇帝從助又致遠使人諭令早議通和之意又言本國自有國號無奉表體式其稱烏珠蓋如古單于可汗之類若南朝使人至本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八

坐蕃宰相上烏珠見使人時離雲牀問聖躬萬福從助因請詣闕籍使謂之曰天子至尊荆王叔父也猶稱臣今名體未正不敢以聞從助曰子事父猶臣事君也使從助至京而天子不許請歸夏議之籍乃具以聞且言元昊辭稍順必有改事中國之心願聽從助詣闕夏選使者往其國申諭之彼必稱臣凡求匄之物當力加裁損時元昊與遠有釁故請款塞而當時議邊事者虛揣臆度訖不得其要領 丙申王堯臣又言韓琦范仲淹龐籍既為陝西四路都部署沿邊經略安撫招討等使四路當稟節制而諸路尙帶經略使名者九人各置司

行事名號不異所稟非一今請逐路都部署副部署並罷經略只充沿邊安撫使副使之 呂夷簡數求罷帝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言祖宗未嘗以言廢人景祐以前綱紀未甚廢猶有威激進說之士觀今之政是可慟哭而無一人為陛下言者由宰相多忌而不用正人也自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以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致異堯佐宋史孫沔傳薛應交率於真宗朝代夷簡為相所宋元通鑑俱作堯交率堯者堯佐非堯交也今改正 蓋引不若己者為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已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還自大名入秉朝政于茲三年以姑息為安以遊譎為智西州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九

累以敗聞契丹乘此求賂兵職貨悖天下空竭刺史牧守十不得一法令變易士民怨咨今夷簡以病求退陛下手和御藥親寫德音乃謂悒不移疾于朕躬四方傳聞有泣下者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所請無不行有未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為陛下報今契丹復盟元昊款塞天下日望和平因此振紀綱修廢墜選賢任能節用養士則景德祥符之風復見於今矣若恬然不顧遂以為安臣恐土崩瓦解不可復救而夷簡意謂四方已寧欲因病而去苟遂容身不救前過以柔而易制者升為腹背以姦而可使者任為羽翼使之在廊廟

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李林甫復見於今也青聞
帝不之罪議者喜其蹇切夷簡謂人曰元規築石之言
聞此悵遲十年人亦服其量云 二月壬寅遊禁關南
漢民弓矢 丙午賜陝西招討韓琦范仲淹羅籍錢各
百萬 庚戌右正言梁適使延州與龐籍議所以招懷
元昊之禮於是許賀從助赴闕 乙卯韓琦范仲淹等
言今元昊遣人赴闕將議納和如不改借號則不可許
如卑詞厚禮從烏珠之稱亦宜防其後患集賢校理余
靖亦言必不可許 辛酉國子監請立四門學以士庶
人子弟為生員以廣招延之路從之 三月壬申夷簡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十

再辭位帝御延和殿召見教乘馬至殿門命內侍取机
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母拜戊子罷相守司
徒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致異長編引附傳云夷簡再辭位為富弼
等數人可大用宋史不載今從史傳 以晏殊為平章事兼樞密使判蔡
州夏竦為戶部尚書充樞密使權御史中丞賈昌朝為
參知政事右正言知制誥富弼為樞密副使弼以奉使
昌朝以館伴使勞故俱擢用弼辭不拜時呂夷簡罷相
輔臣皆進官侍御史弋陽沈遘言齋祿所以勸臣下今
邊圉屢警未聞廟堂之謀有以折外侮而無名進秩臣
下何勸焉 辛卯遘主如南京 癸巳以侍御史魚周

詢為起居舍人職方員外郎王素為兵部員外郎集賢
校理歐陽修為太常丞竝知諫院周詢固辭又以集賢
校理余靖為右正言諫院供職時陝右師老兵頓京東
西盜起呂夷簡既罷相帝遂欲更天下弊事故增置諫
官首命素等為之致異宋史歐陽修傳云呂夷簡罷相
又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擢執政收攬一時名士增諫
官而修首在選中案修除諫官韓范富俱未入也據晏
殊傳修乃殊所薦宋史誤矣 甲午改樞密副使富弼為資政殿學
士兼翰林侍講學士弼時再上章辭所除官曰臣昨奉
使契丹彼執政之官漢使所未嘗見者臣皆見之兩朝
使臣皆所諱言者臣皆言之以故得詳知其情狀彼惟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十一

不來來則未易禦也願朝廷勿以既和而忽之臣今受
賞彼若一旦渝盟臣不惟蒙朝廷斧鉞之誅天下公論
其謂臣何臣畏公論甚於斧鉞願收新命則中外之人
必曰使臣不受賞是事未可知其於守備決不敢懈弛
非臣務飾小廉誠恐誤國事也帝察其意堅持改命焉
夏四月戊戌朔幸瓊林苑閱騎士 庚子夏遣使進
馬駝於遼 癸卯以僉署保安軍判官事邵良佐假著
作郎使夏州先是良佐與賀從勛詣闕館於都亭西驛
承受使臣取元昊書至中書樞密院諭從勛以所齎來
文字名體未正名上一字又犯聖祖諱不敢進卻令齎

回其稱男情意雖見恭順然父子亦無不稱臣之禮自今上表只稱舊名朝廷當行封冊爲夏國主賜詔不名許自置官屬其宴使人坐殿之上或遣使往彼一如接見契丹使人禮如欲差人於界上承領所賜亦聽之置榷場於保安軍歲賜絹十萬匹茶三萬斤生日與十月一日賜賚之許進奉乾元節及賀正其沿邊興復寨柵竝如舊仍命良佐與從助等同往議定以聞 甲辰以韓琦范仲淹竝爲樞密副使知永興軍鄭戩爲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駐軍涇州琦仲淹凡五讓不許乃就道富弼言琦仲淹竝授樞密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三

國門言者請毋令入見諫官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問召用卽兼驛而馳若不早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咸泣復有左右爲之解釋則聖聽或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帝極言帝未省遽起拱辰引帝秘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帝乃罷竦而用衍代之 己酉以館閣校勘蔡襄爲祕書丞知諫院初王素余靖歐陽修除諫官襄作詩賀之辭多激勸三人者以其詩薦于帝尋有是命丙辰以春夏不雨遣使祠禱嶽瀆 己未以翰林學士王堯臣爲戶部郎中權三司使事堯臣始受命言於帝曰今國與民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因請自擇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三

副使然議者云西寇未殄若二人俱來或恐闕事願陛下采公論一召來處內一授職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外協濟無善於此 乙巳以樞密副使吏部侍郎杜衍充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赴本鎮先是以樞密使召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不有盡力嘗出巡邊置侍婢中軍帳下幾致軍變又元昊常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爲賊所輕如此且言竦挾詐任數姦邪傾險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爲人不肯引爲同列既退而後薦之以釋宿憾御史沈遯又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其言尤切會竦已至

僚屬帝納其言堯臣取陝西河東三路未用兵前及用兵後歲出入財用之數會計以聞 庚申以鹽鐵判官呂紹寧爲淮南轉運使紹寧至淮南亟上羨錢十萬諫官歐陽修請卻所上錢并治紹寧欺罔之罪以戒姦吏刻刺 呂夷簡雖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於是諫官蔡襄疏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之事於夷簡之門夷簡爲相首尾二十餘年功業無聞今以病歸尙貪權勢不能力辭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使兩府大臣專當責任無所推避甲子夷簡請罷預議軍國大事從之 是月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詩介篤學

尙志樂善疾惡喜聲名會呂夷簡罷章得象晏殊賈昌朝韓琦范仲淹富弼同時執政而歐陽修蔡襄王素余靖竝為諫官夏竦既拜復奪之以杜衍代因大喜曰此盛事歌頌吾職其可已乎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問之曰介禍始于此矣 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發異遼史不書今從宋史 庚午錄繫囚 江淮歲漕不給京師乏軍儲大臣以為憂樞密副使范仲淹言國子博士宣城許元可獨倚辦辛未擢元江淮兩浙荆湖制置發運判官元日以六路七十二州之粟不能足京師者吾不信也至則命瀕江州縣畱三月糧餘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古

悉發之遠近以次相補引千餘艘轉漕而西未幾京師足食 癸酉命王拱辰田況與三司同議減放州縣科配 乙亥忻州地大震詔本路轉運經略司安卹百姓毋弛邊備 鹽鐵副使林濬出知滑州初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請收民房錢十之三以助軍費事下三司王堯臣持不可永和密使人致意曰能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為帝言因曰此衰世事唐德宗所以致亂者非平時可行也濬畏永和勢助之甚力堯臣奏罷濬以河北轉運使張昷之為鹽鐵副使議乃定 戊寅以虞部員外郎杜杞權發遣度支判官事太常博士燕度權

發遣戶部判官事皆王堯臣所薦也權發遣三司判官始此杞鎬之子度肅之子也 庚辰宰相國寺會觀

祈雨 癸未置御史官六員罷推直官從御史臺請也

乙酉以侍御史席平知潤州中丞王拱辰言其議請

無取故出之發異李燾云慶歷二年二月平以都官員外郎為侍御史本傳稱平對奏罷御史又御史臺記亦有傳平嘗往齊州劾獄失入死罪張方平乞依法行遣恐此罷黜不獨因拱辰言也 丁亥

置武學于武成王廟以太常丞阮逸為武學教授發異英政要以為議出吳育且云育為參知政事李燾云此時育但為翰林學士庶英誤也育傳亦不見武學設

戊子雨輔臣稱賀帝曰天久不雨朕每焚香上禱于

天昨夕寢殿中忽聞微雷遽起冠帶露立殿下須臾雨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至衣皆沾溼移刻雨霽再拜以謝方敢升階自此尙冀

稟苗可救也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誠曷以致天應若此

帝曰比欲下詔罪己微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

若夙夜精心密禱為佳耳 辛卯築欽天壇于禁中

乙未諫官歐陽修言韓琦范仲淹到闕以來只是逐日

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陛下亦未曾特賜召

對從容訪問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乞陛下因無

事之時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盡陳西邊事

宜合如何處置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

時召見聚議或各令自述所見只召一兩人商量此乃

祖宗之朝竝許如此不必拘守常例也 遼詔復定禮

制 遼主如山西 是月忻州地震虎翼卒王倫叛于

忻州（按）王倫本忻州軍卒忻州屬京東路故亦有京

東軍賊之稱宋史作忻州恐是傳寫之誤蓋因上

文有忻州地震事而誤不知地震與王倫叛本是兩

事一為河東之忻州一為京東之忻州初不相涉也

六月丙午遼詔世選宰相節度使族屬及身為節度使

之家許葬用鉅器仍禁殺牲以祭 庚戌遼詔漢人官

分戶絕恆產以親族繼之 辛亥準布舊作阻部長造

其弟朝於遼 癸丑知諫院歐陽修言近日四方賊盜

漸多皆由國家素無禦備而官吏賞罰不行也今沂州

軍賊王倫所過楚秦等州連騎揚旗如履無人之境而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六

巡檢縣尉反赴賊召其衣甲器械皆束手而歸之此可

謂心腹之大憂請自今賊所經州縣奪衣甲官吏竝追

官勒停巡檢縣尉仍除名勒從軍自效俟破賊日則許

敘之甲子右正言余靖言今官吏弛事細民聚而為盜

賊不能禁止者蓋賞罰不行也若非大設隄防以矯前

弊則臣憂國家之患不在西北而起於封域之內矣乞

朝廷嚴捕賊賞罰及立被賊劫質亡失器甲除名追官

之法竝從之 初遼北院樞密使蕭孝穆以諫南伐言

不用徒南院以其弟孝忠為北院樞密使未幾孝忠疾

仍以孝穆為北院樞密使徒封齊國王秋七月丙寅朔

孝忠卒遼主特釋繫囚 遼耶律罕班舊作韓再為北

院大王入朝遼主從容謂曰卿守邊任重當實府庫賑

貧乏以報朕早班既受命愈竭忠謹知無不言便益為

多 戊辰以翰林學士蘇紳知河陽先是王素歐陽修

等為諫官數言事神惡之會京師閔雨神請對言洪範

五事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常賜紳意蓋指

諫官也時除太常博士馬端為監察御史紳所薦也修

即上言端性險巧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為

人子不能以禮防閑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其

母被刑理合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為天子法官蘇紳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七

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紳由是黜端尋亦

出外 己巳徙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夏竦判亳州

竦之及國門也上封章疏示焉竦既還鎮言者猶不已

會韓億致仕竦請代之故有是命竦至亳州上書自辨

凡萬餘言詔付學士批荅孫抃為之辭略曰圖功效莫

若罄忠勤弭謫言莫若修實行竦得之愧甚 御史中

丞王拱辰請用朔望日退御後殿召執政之臣賜坐講

時政得失帝曰執政之臣朕早其所與圖事者又何朔

望之拘也辛未詔自今中書樞密院臣僚除常程奏事

外如別有所陳或朕非時雷對者不限時刻 丙子參

知政事王舉正罷為禮部侍郎知許州初諫官歐陽修
余靖蔡襄咸言舉正懦默不任職請以范仲淹代之舉
正亦自求罷丁丑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資
政殿學士富弼為樞密副使發吳仲淹弼除拜宋史筆
相表及宰輔編年錄皆在
八月丁丑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固辭不拜弼
直攜詔命納於帝前口陳所以牢避之意且曰願陛下
坐薪嘗膽不忘修改帝許焉乃復以詔命送中書弼因
乞補外累章不許 壬午罷陝西管內營田 甲申以
樞密副使任中師為河東宣撫使范仲淹為陝西宣撫
使仲淹既辭參知政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帝因付以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六

西事而仲淹又言河東亦當為備中師嘗守并州帝即
命使河東兩人雷京師第先移文兩路云 乙酉元昊
復遣呂侂如定等與邵良佐俱來所要請凡十一事其
欲稱男而不為臣猶執前議也先是歐陽修言賊使此
來意極不遜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今若優於禮
數之閒過加優厚則彼謂我為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閒
何由屈折伏乞將元昊一行來人凡事減勒無令曲加
優厚至是修又言聞朝廷欲以殿中丞任頴館待元昊
所遣來人臣竊謂事體之閒所繫者大兵交之使來入
大國必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疆弱若見朝廷威

怒未息事意莫測必內憂斬戮次恐拘留使其偶得生
歸自為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過加厚禮
先為自弱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益難合必欲成就
其事尤須鎮重為先況其議未必成可憮空損事體前
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以一班行待之今來漸盛遂
差朝士若其後來者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轉自
疆我轉自弱况聞邵良佐昨來自彼僅免屈辱而還今
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館待送置驛中不須急問至
於監視饋餉傳道語言一了事班行足矣修雖有此議
然不能從 以著作佐郎邵良佐為著作郎仍賜五品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七

服賞使夏州之勞也 先是元昊書至既未肯稱臣及
如定等來又多所要請兩府賦兵欲姑從之獨韓琦以
為不可屢請對於帝前晏殊曰眾議已同惟韓琦獨異
帝顧問琦琦歷陳其不復帝曰更審議之及至中書琦
持不可益堅殊變色而起琦遂復上章言屈意與和恐
有後患望令中書樞密院再三論難使朝廷得大體契
丹無爭端以此議和庶為得策 諫官蔡襄言元昊始
以兀卒之號為請及邵良佐還欲更號吾祖發吳案元
殊前已改正宋人不明譯音故
疑為吾祖此條不改以存其舊足見羌戎悖慢之意縱
使元昊稱臣而上書自稱曰吾祖朝廷賜之詔書亦曰

吾祖是何等語耶時歐陽修余靖亦以爲言修又曰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多不忠無識之人而陝西之民亦欲急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設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小人之論望絕而不聽 庚寅元昊遣使上表於遼請出師南伐遼主不從 甲午樞密副使韓琦上疏曰臣聞漢文帝時國富刑措而賈誼上書以爲可痛哭太息臣竊觀時事謂可晝夜泣血非直痛哭太息者蓋以西北二邊禍釁已成而上下泰然不知朝廷之將危宗社之未安也近者契丹遣使求關南之地遼獻納之名其輕視中國意蓋可見而元昊僭號背恩北連契丹欲成鼎峙之勢累歲盜邊官軍屢討今乘定川全勝之氣遣人約和則知其計愈濩而甚可虞也議者或謂昨假契丹傳導之力必事無不合豈不思契丹既能使元昊罷兵豈不能使元昊舉兵乎臣恐契丹謂朝廷事力已屈墮其誓約長驅部眾直趨大河復使元昊舉兵漢寇關輔當是時未審朝廷以何術禦之臣是以夙夕思惟輒畫當今所宜先行者七事一曰清政本宜詔中書樞密院凡苛碎眇末之務悉歸有司使從容謀議專論大計二曰念邊事今政府但循舊制纔午卽出怒遽僉署謂宜須去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三

正方出廷此一時以專邊論三日擢材賢宜做祖宗舊制於武臣中不次超擢以試其能四曰備河北自契丹通好三十餘年武備悉廢宜選轉運使二員密受經略責以歲月使營守禦之備五曰固河東前歲吳賊陷豐州掠河外屬戶殆盡麟府形勢孤絕宜責本道帥臣度險要建城堡省轉餉爲持久之計六曰收民心祖宗置內藏庫蓋備水旱兵革之用非私蓄財以充己欲也自用兵以來財用匱竭宜稍出金帛以佐邊用七日營洛邑今帝都無城隍之固以備非常邊議興築則爲張皇勞民不若陰葺洛都以爲游幸之所歲運太倉羨餘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三

粟以實其廩庚帝嘉納之 是月獲王倫 八月丙申遼主謁度陵 戊戌詔諫官日赴內朝 己亥出內藏庫紬絹三百萬下三司以助經費用韓琦之言也 辛丑遼燕國王洪基加尙書令知北南院樞密使事進封燕趙國王 丁未以樞密副使范仲淹爲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富弼復爲樞密副使弼猶欲固辭會元昊使入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院班乃坐又使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契丹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其女之婿引嫌求罷相又求解樞密俱不許 修媛張氏寵冠後庭忽感疾進自帝曰資薄

寵厚所以召災願貶秩為美人帝許之戊申以修媛張氏為美人 癸丑以樞密副使韓琦為陝西宣撫使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諭月皆未行琦言于帝曰賊請和無它則二人適領宣撫事可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忿盜過當速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臣毋勞往也詔琦代仲淹宣撫陝西而中師卒不行 以大理寺丞張子夷為祕書丞與右侍禁王正倫使夏州子夷齊賢孫也 戊午罷武學 庚申遼裕悅耶律洪古卒遼主聞之曰惜哉善人親臨奠焉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五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宋紀四十六 起昭陽協洽九月十一日 止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慶曆三年 遼重熙二年 九月丁卯召輔臣及知雜御史以上於天章閣朝謁太祖太宗御容及觀瑞物既而帝問禦邊大略久之乃罷帝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一

再賜手詔督促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涕泣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帝方信嚮仲淹等悉用其說當著為令者皆以諸事盡一次第頒下獨請設府兵輔臣共以為不可而止 司徒呂夷簡尚請老戊辰授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會並緩中書門下班諫官歐陽修言夷簡為宰相紀綱大壞今筋力已衰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

聽乞賜止絕於是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國史初夷簡
罷相爲司徒猶帶監修及致仕乃以還得象 賜知諫
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歐陽修蔡襄五品服而諭曰卿等
皆朕所自擇數論事無所避故有是賜 乙亥樞密副
使任中師罷 丙子以端明殿學士李淑爲翰林學士
諫官歐陽修奏事延和殿而論淑姦邪遐又上言淑朋
附呂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望早與一外任差遣尋令
淑知壽州既仍不行修又言竊聞中書須得淑自上章
求出方敢差除此乃大臣避怨不肖爲陛下除去望特
出聖旨處分以彰聖明之德 丁丑詔執政大臣非假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二

嘯聚漸眾陝府西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鄧千餘里所在
瘡痍請郡無兵各不自休臣思京西諸州賊盜見今往
來之處長吏皆非其人乞先選轉運兩人令往彼體量
諸州長吏不才及賊濫老病者急罷之令於轄下通判
或知縣中保舉人權充知州如不足則朝廷下審官院
選人填補知州得人則就令選部內知縣縣令管前漢
勃海盜起丞相舉龔遂遂至郡盜賊悉平後漢朝歌盜
賊屯聚乃以虞詡爲朝歌長賊遂駭散此守宰得人賊
自破滅之驗也 壬午遼主謁懷陵 丙戌命王洙余
靖孫甫歐陽修同編修祖宗故實先是富弼請選官置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三

酒食薪柴竝足眾心大喜雖未有大功顯是急難可用之人所以舉知慶州倉卒收買牛驢犒軍縱有虧價情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後來主帥豈敢便妄行事欲乞朝廷指揮宗諒止在任旬當委范宗傑在邠州一面勘鞫如宗諒顯有欺隱入已及乖違大過臣甘與宗諒同行貶黜 壬辰翰林學士李淑罷知鄭州以權知開封府吳育言淑前在府多褻近吏人故也 是月桂陽洞蠻寇邊湖南提刑募兵討平之 冬十月乙未朔徙知江寧府劉沆知潭州經制蠻事 知光化軍韓綱性苛急不能拊循士卒皆怨憤員僚邵興率眾盜廬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四

兵欲殺綱戊戌綱踰城逃興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揮使李美及軍士三百餘人趙蜀道美自縊死綱億長子也 已亥遼北院樞密使蕭孝穆卒孝穆廉謹有禮法為政寬簡時稱為國寶臣追贈大丞相晉國王諡曰貞其弟西北路招討使孝友以葬兄還京師拜南院樞密使 庚子遼詔諸路上重囚遣官詳讞 壬寅以玉清昭應宮田二十二頃賜國子監 丙午以鹽鐵副使張盪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知諫院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為京東轉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今內外官雖多然與

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來不加選擇非才貪濁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其閒良吏百無一二使天下賦稅不均獄訟不平水旱不得救盜賊不得除民無所告訴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救之之術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轉運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知州已得人即委逐州自擇知縣其不任事者奏罷之仍令久其官守勿復數易其異政者宜就與升擢則官修政舉朝廷唯總其大綱而振舉之可也帝納其言於是盪之等首被茲選素入辭帝謂曰卿今便去諫院事有未言者可盡言之 丁未以右正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五

言余靖為遼太后正旦使 初洛州肥鄉縣田賦不平久莫能治轉運使楊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諮曰是無難者得一往可立決也偕即以諮攝令并遣秘書丞孫琳與其事諮等用千步方田法括地得其數除無地之租者四百家正無租之地者百家收通賦八十萬流民乃復而王素為諫官建議均天下田賦歐陽修即言諮與琳方田法簡而易行願召二人者三司亦以為然且請於亳壽汝蔡四州擇尤不均者均之於是遣諮與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縣得田二萬六千九百三十餘頃均其賦於民既而諮言州縣多逃田未可盡括遂罷諮

趙州人也攷異涑水記開以為執政不然其議沮罷之

戊申詔二府同選諸路提刑 遼參知政事韓紹芳

三司使劉六符與參知政事杜防不協防以六符嘗受

宋賂白其事辛亥紹芳出為廣德軍節度使六符為長

寧軍節度使防愈見親任 壬子遼以夏人侵党項遣

延昌宮使高嘉努舊作高家奴今改讓之 甲寅復置諸路轉

運判官仍詔中書樞密院同選用攷異李燾云天聖七

判其後闕不除 乙卯詔修兵書翰林學士承旨丁度

提舉集賢校理會公亮等為檢閱官 己未范仲淹言

臣竊見京朝官使臣選人等進狀或理會勞績或訴雪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六

過犯或陳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罷者則朝廷假

有指揮內有中書樞密院未見根原文字及恐審官三

班院流內銓別有例難便與奪者多批送逐司其逐司

為見批送文字別無與奪便不施行號為送般以此官

員使臣三五度進狀不能結絕轉成住滯乞特降聖旨

今後凡進狀者仰逐司主判子細看詳如內有合施行

者即與勘會具條例情理定奪進呈送中書樞密院再

行相度別取進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告諭本人始

委庶免官員使臣選人等重疊進狀素煩聖聽從之

壬戌詔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于舊 甲子陝西

路經洛安撫招討使鄭戢言德順軍生戶大王家族元

寧等以水洛城來獻攷異慶歷所築之水洛城今在甘

肅靜寧州西南宋時屬秦鳳路元

豐所築之永樂城今在陝西米脂縣南宋屬鄜延路兩

城相距甚遙地名亦異涑水記開并為一地皆作永洛

誤甚蓋校書者不諳地理妄有改易涑公不當有

此失也王介甫撰孫抗墓碑亦誤以水洛作永洛其地

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道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

河渭田肥沃廣數百里雜氏十餘落無所役屬尋遣靜

邊寨主劉滬招集其酋長皆願納質子求補漢官今若

就其地築城可得蕃兵三五萬人及弓箭手其捍西賊

實為封疆之利從之 諫官歐陽修言近來傳聞燕度

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句追囚繫滿獄人人嗟怨自狄青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七

种世衡等竝皆解體乞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

兼令今後用錢但不入已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

安心用命立功修又言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為使過公

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于連甚眾亦聞狄青曾隨亢

入界見已句追照對臣伏見兵興以來所得邊將惟狄

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

待之且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非故

意偷謾不過失於點檢乞特與免勘知渭州尹洙亦言

青於公用錢物無豪分私用不可以細微誣誤令其畏

懼望特旨諭青庶安心專慮邊事 遼以北府宰相蕭

惠為北院樞密使 十一月丙寅上清宮火尋有詔以
宮地為禁軍營 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
史裏行凡四人既而久闕不除於是詔以兩人為額癸
酉以太常博士趙人李京殿中丞合肥包拯竝為監察
御史裏行中丞王拱辰所薦也京嘗知魏縣奉法嚴正
吏不佞之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監司果議以苛刻
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適障吏計中矣京賴以免拯嘗知
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使歸屠其牛鬻之既而又
有告殺牛者拯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盜者驚
服致異案宋史穆衍傳云謝華池令民牛為仇家斷舌
服而不知何人訟於縣衍命殺之明日仇以私殺告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八

日斷牛舌者乃汝邪訊之具服與包拯事 徙知端州州
正同蓋一事而傳聞異詞耳今從拯傳 徙知端州州
歲貢硯前守緣貢率取十倍以遺權貴人拯命製者才
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致異拯傳不載知端州年月
錢竹汀遊華慶七里巖得拯
題名乃慶歷二年三月所刻其時極方知端州蓋自端
州召還遂有御史之命也其知天長縣又在慶歷之前
茲因拯除官 而并敘之 初光化軍賊邵興帥其黨趨蜀道遇提
舉捉賊上官珙殺之又敗興元府兵於饒風嶺本府軍
校趙明以眾降乃自州北循山而東捉賊使臣陳曙等
領兵追擊興於堵水及其黨皆就禽壬午詔竝凌遲處
死曙若拙子也致異李燾曰韓琦家傳云琦道秦 諫
州將官王子方邀殺之今不取 官歐陽修言臣竊見近日盜賊縱橫蓋由威令不行昨

王倫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人作事亦須先計成則
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
一帶官吏與王倫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
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斷
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眾今遲緩如此誰有
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已延
賊飲宴宿於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敢如此
者蓋為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不死所以畏賊過於畏
國法伏望陛下勿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
家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九

之賊其正已問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
一路官吏聞之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又言臣聞江淮
官吏等各為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尚未聞斷遣仍聞
議者猶欲寬貸此由權要之臣多方營救不思國體但
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為計出於聖斷以厲羣下
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初羣盜剽劫淮南將過高郵
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
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為暴事聞樞密副使富弼議
誅仲約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帝前弼曰盜賊
公行守臣不能戰守而使民贖錢遺之法所當誅不誅

則郡縣無復守者矣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法所當誅今高郵無兵與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帝釋然從之別志載吳仲約事以為盜張海攻慶歷開盜王倫起京東掠淮南張海起陝西掠京西不問海嘗過淮南今關其名以示存疑之意長編載仲淹告弼云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閒同心者有幾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攷宋史仲淹弼傳皆不載此語蓋出小說家傳會今不取 癸未詔館職有關以兩府兩省保舉然後召試補用自今見任前任兩府及大兩省已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館職并讀書之類 丁亥詔夏蔭補法長子不限年餘子孫年過十五弟姪年過二十乃得蔭自是任子之恩稍嚴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

矣 遼以上京歲儉復其民租稅 庚寅詔陝西安撫使韓琦副使田況赴闕諫官歐陽修言議和未決乞仍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和議之決 辛卯同修起居注歐陽修請自今後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門俟修注官出面錄聖語從之 壬辰詔限職田 詔詳定國朝勳臣名次本家見無人食祿者錄其下子孫一人 司天監言五星皆在東方主中國大安 十二月乙巳桂陽監盜賊復寇邊 戊申以祕書丞張子奭為祠部員外郎右侍禁王正倫為左侍禁閣門祗候竝以累使夏州之勞也 遼改政事省為中書省 己酉詔轉運使郭

誦之等攻討蠻獠并就便招撫之 戊午以南京府學為國子監 庚申許廣州立學 是月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諫官歐陽修言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方今元昊叛逆契丹驕傲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無一處無事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以臣視之實未見太平之象臣頃見太平州會進芝草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勿示臣僚仍速詔天下凡有奇獸異禽草木之類竝不得進獻從之 是歲河北降赤雪河東地震五六年不止諫官孫甫請省後宮浮費以消災譴帝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一

嘉納之 韓琦至陝西屬歲大饑羣盜嘯聚商虢之郊張海郭逸山等為之渠率琦遣屬官乘傳齎宣撫司榜收集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謝雲行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等相繼殲斃禽捕餘黨殆盡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州饑民相率東徙琦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以賑之奏差提點刑獄許宗壽專切往來提舉蒲華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萬餘人它州稱是時民力久困琦乃調賦役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雜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

四年重熙春正月戊辰遼主如混同江 辛未降天
 章閣待制權知鳳翔府滕宗諒知虢州職如故并代副
 部署張亢為本路鈐轄宗諒及亢皆置獄邠州獄未具
 而有是命從參知政事范仲淹言也先是仲淹力辯宗
 諒亢等非有大過乞免下獄及是又言燕度勘到滕宗
 諒所用錢數分明竝無侵欺人已張亢僭公用錢買物
 事未發前已還納訖又因移任僭御公用鈿御留錢物
 準還皆無欺隱之情宗諒及亢由是得免重劾 壬申
 西蕃摩噶舊作磨噶入貢 乙亥荆王元儼薨元儼性
 謹約寡欲喜儒學好文詞嘗問翊善王渙曰元昊平未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一

對曰未也日如此安用宰相及病帝親至臥內手調藥
 屏人語久之所獻多忠言及薨贈天策上將軍徐兗二
 州牧燕王諱恭肅 丙戌詔自今臣僚母得以奏薦恩
 澤及所授命為親屬乞賜科名及轉官升陟入通判以
 上差遣其親屬嘗降官降差遣亦毋得乞以恩澤牽復
 若因累而為別更名奏蔭者重坐之 辛卯太常禮院
 上新修太常新禮慶歷祀儀賜提舉編修官器幣有差
 二月丙申遣內侍齋奉宸庫鈿三萬兩下陝西博糴
 穀麥以濟饑民 壬寅知光化軍韓綱除名英州編管
 兵馬監押許士從追三官舒州編管坐棄城也 廣西

立州蠻區希範作亂希範思恩人狡黠頗知書嘗舉進
 士試禮部景祐末與其叔正辭應募從官軍討安化州
 叛蠻既而希範擊登聞鼓求錄用事下宜州知州馮仲
 已言其妄編管全州正辭亦嘗自言其功不報二人皆
 觖望希範後輒遁歸與正辭率其族入及白崖山會蒙
 趕荔波洞蠻謀為亂擇日殺牛建壇場祭天神推蒙趕
 為帝正辭為奉天開運建國桂王希範神武定國令公
 桂州牧以區不績為宰相餘皆偽立名號補署四十餘
 人前月丙子率眾五百破環州劫州印焚其積聚以環
 州為武成軍癸卯事聞詔轉運鈐轄司亟發兵捕擊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十二

乙巳以上清宮田園邸店賜國子監 戊申遣入內
 供奉官王昭明往宜州召募勇敢人入洞捕擊蠻賊
 徙知虢州滕宗諒知岳州時中丞王拱辰言其盜用公
 使錢止削一官所坐太輕故再謫 庚戌遼主如魚兒
 濼 甲寅罷陝西四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復置
 逐路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從韓琦議也發異都部
都總管監史臣避英宗諱追改非本稱也自後諸
路安撫使常帶本路兵馬都部署故有帥臣之稱以鄭
戩為永興軍都部署兼知永興軍初命戩知永興軍仍
兼四路都部署諫官歐陽修言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
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必稟朝廷假如過將有

大事先稟於戢又稟朝廷議定下戢戢始下於沿
邊只此一端自足敗事且大事戢既不專小事又不由
戢則部署一職虛名可廢若小事一一問戢處分合宜
尙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
欲乞落其虛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
重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名體皆順處置合宜從之李燾云鄭戢罷四路部署實錄正史皆云韓琦所議據歐陽修諫疏則初移戢知永興尙兼四路後乃改命必緣修此疏但實錄丙辰遂以參知政事杜防爲南府正史都不詳耳

宰相防生子遼主幸其第賜其子名旺滿努舊作王門今改
丁巳詔天章閣侍讀曾公亮刪定審官三班院流內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丙

銓條貫從范仲淹請也 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會稽王絳爲荆湖南路體量安撫提舉捉賊 丁卯以天章閣侍講楊安國爲直龍圖閣崇政殿說書趙師民爲天章閣侍講竝賜三品服帝以二人久侍經筵行義淳質因褒擢之 己巳以職方員外郎同判登聞鼓院張堯佐提點開封府諸縣鎮公事諫官余靖言堯佐修媛之世父進用不宜太遽頃者郭后之禍起于楊尙不可不監帝曰朕豈以女謁進人亦因臣僚論薦而後用如物議不允當更授以一郡帝雖有此言堯佐竟不出甲戌命鹽鐵副使魚周詢宮苑使周惟德往陝西同都

轉運使程戡相度鑄錢及修水洛城利害以聞先是韓琦以修水洛城爲不便奏罷之鄭戢固請終役琦還自陝西戢罷四路都部署改知永興又極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罷命劉滬董士廉督役如故及異士廉涑水記同作士濂今從長知渭州尹洙及涇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繼論列以爲修城有害無利議者紛紛不決故遣周詢等行視戢初命涇原都監許遷將兵爲修城之援及戢罷統四路洙亟召遷還又檄滬士廉罷役且召滬士廉蕃部皆遮止滬士廉等請自備財力修城滬士廉亦以屬戶既集官物無所付又恐違蕃部意別生它變日增版趣役洙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丁

召之不從洙亟命无亭寨都監張忠往代滬又不受洙怒命青領兵巡邊追滬士廉欲以違節度斬之青械二人送德順軍獄時周詢等猶未至也蕃部遂驚擾爭收積聚殺吏民爲亂又詣周詢等訴周詢等具奏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 參知政事范仲淹言劉滬董士廉元稟四路都部署節制往修水洛城卽非二人擅興況劉滬是沿邊有名將佐累有戰功國家且須愛惜不可輕棄董士廉是朝廷京官亦與將佐一例枷勘更未合事理伏望聖慈特遣中使乘驛往彼委魚周詢周惟德取勘劉滬等所犯因依情罪問奏仍送邠州拘管聽候朝

旨 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數言與學校本行實詔
近臣議于是宋祁王拱辰張方平歐陽修等八人合奏
曰教不本于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
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謹參攷眾說
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上著而教之于學校然後
州縣察其履行學者自皆修飭矣乙亥下詔令州縣皆
立學本道使者選屬部官為教授三年而代選于吏員
不足取于鄉里宿學有道業者三年無私譴以名聞士
須在學習業三百日乃聽預秋賦舊嘗充賦者百日而
止親老無兼侍取保任聽學於家三場先策次論次詩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六

賦通考為去取而罷貼經墨義又以舊制用詞賦聲病
偶切立為考式一字違忤已在黜落使博識之士臨文
拘忌俯就規檢美文善意鬱而不申如白居易性習相
近遠賦獨孤緩放駟象賦皆當時試於禮部對偶之外
自有意義可觀宜許倣唐體使馳騁於其閒士子通經
術願對大義者試十道以曉析意義為通五通為中格
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試斷案假
立甲乙罪合律令法意文理優者為上等 庚辰錄唐
郭子儀後 壬午以國子監直講石介直集賢院兼國
子監直講時韓琦乞召試介詔特除之 甲申免衡道

州桂陽監民經猶賊劫掠者賦役一年 丙戌丁度等
上言選英聖問一卷帝指其中事體大者六事付中書
樞密院令奉行之 丁亥遼以宣政殿學士楊佺參知
政事 高麗貢於遼 詔權停貢舉 先是遼人犯法
例須漢人禁勘受枉者多太弟重元請五京各置警巡
使從之 夏四月乙未監察御史裏行李京言近聞契
丹築二城于西北南接代郡西交元吳廣袤數百里盡
徙沿邊生戶及豐州麟州被虜人口居之使絕歸漢之
路違先朝誓書為賊聲援其畜計不淺況國家前年方
修河北沿邊故滿城陰城再盟之後尋即罷役請下河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七

東安撫司詰其因依或因賀乾元節使人還責以信誓
使罷二城以破未然之患從之 丙申詔湖南民誤為
征徭軍所般者賜帛存撫其家 丁酉以宐州蠻區希
範叛命京西轉運案察使杜杞為廣南西路轉運案察
使兼安撫使 戊戌帝謂輔臣曰自管小人多為朋黨
亦有君子之黨乎范仲淹對曰臣在邊時見好戰者自
為黨而怯戰者亦自為黨其在朝廷邪正之黨亦然惟
聖心所察耳苟朋而為善于國家何害也初呂夷簡罷
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
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修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歷聖德

詩言進賢退姦之不易姦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徑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乃作朋黨論上之略曰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其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眞朋則天下治矣于是爲黨論者惡修摘語其情狀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六

至使內侍藍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歐陽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謂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人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遞相提挈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帝不信已亥帝以上封者言河東芻糧不繼數請廢麟州命右正言歐陽修往河東與轉運使議之初河東轉運使張奎于晉州鑄鐵錢而民多盜鑄又晉州礬歲課益虧并下修計度之庚子以度支判官李絢爲京西轉運案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師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

召入修起居注絢邗州人已酉監修國史章得象上新修國朝會要壬子判國子監王拱辰等言首善當自京師今國子監制度狹小不足以容學者請以錫慶院爲太學葺講殿備臨幸以潞王宮爲錫慶院從之始狄青械劉滬董士廉送德順軍獄尋有詔釋二人令往水洛城訖役須勘到罪狀別聽旨丙辰諫官歐陽修言自西事以來擢用邊將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湖城劉滬築水洛城滬尤爲艱勤功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輕沮則武臣無復爲朝廷作事且滬若不在水洛恐它人不能緩撫苟別致生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九

則蕃部更難招緝望聖意斷而行之余靖亦言乞早降指揮諭魚周詢如所築新城實利即應畱滬等專守此城招撫蕃部仍以此意誠敕狄青尹洙今後行事不可如此倉卒朝廷若以滬與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則寧移青等不可移滬以失新附之心命集賢校理歷城張揆往江淮兩浙路轉運司體問利害事是月遼南院大王果實舊作高奏党項等部叛降夏國未幾西南面招討都監羅漢努等奏山西部族節度使吉里舊作屈烈今改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實威塞州戶詔富者遣行餘畱屯田天德軍五月壬戌朔樞

密副使韓琦參知政事范仲淹竝對於崇政殿陳攻守之策激刻乃罷 遼都監羅漢努奏所發部兵與党項

戰不利元昊遣兵助叛黨招討使蕭普達四捷軍葺柁

舊作詳 隱今改張佛努舊作佛奴今改歿於陳 先是鄭戩奏修水洛

城乞令韓琦不預商量琦言臣任西邊在涇原秦鳳兩

路于水洛城事比它人知之甚詳遂陳所見利害凡十

三條詔劑與魚周詢鄭戩等而周詢及戩已先具奏修

城之利且言水洛城惟女牆未完棄之誠可惜宜遂令

訖役乃詔戩等卒城之丁卯遣內殿崇班陳惟信往涇

原路催修水洛城 戊辰遼徵諸道兵會西南邊以討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壬

元昊 己巳徙知慶州孫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慶

州用歐陽修議也 庚午錄繫囚 壬申幸國子監謁

至聖文宣王有司言舊儀止肅揖帝特再拜賜直講大

理評事孫復五品服遂幸昭烈武成王廟又幸玉津園

觀種稻宴從臣尋召復為邇英閣祗候說書楊安國言

其講說多異先儒乃罷之 癸酉撫州上金谿縣所得

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兩帝令藏于龍圖閣瑞物庫

宋史獻金山在乙亥今從長編 乙亥衛尉寺丞邱濬降饒州軍事

推官監邵武軍酒稅濬坐作詩訕諷執政欲重誅之帝

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古有郇模哭市其斯人之徒歟

乃薄其罪 丁丑歐陽修言臣親至河外相度移廢麟

州其城壁堅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設之險移廢二說未

見其可乞減寨卒以紓民力委土豪以資捍禦 戊寅

詔募人納粟振淮南饑 丙戌元昊始稱臣自號夏國

主復遣尹與則楊守素來議事 己丑省河南府潁陽

壽安偃師緱氏河清五縣竝為鎮又析王屋縣隸河南

府始用范仲淹議也 鄭延經略司言西賊寇青湖城

宜武副都頭劉岳等與戰敗之詔功第一遷兩資次遷

一資 六月辛卯朔輔臣列奏荅手詔所問五條韓琦

范仲淹又奏陝西河北畫一利害事陝西八事河北五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壬

事已而仲淹又奏西賊議和變詐難信願早罷臣參知

政事知邊上一郡帶安撫之名足以照管邊事乞更不

帶招討部署職任 元昊遣使乞援於準布準布執其

使以聞於邊且乞以兵助戰許之甲午遼主駐永安山

以將伐元昊來告 丙申遼命翰林都林牙蕭罕嘉努

耶律庶成編集上世以來事迹 癸卯改知渭州孫沔

復知慶州知慶州尹洙知晉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

令洙與沔易任沔以病辭乃別徙洙於是渭州闕守詔

委狄青諫官余靖言涇原山川廣寬道路平易邊臣制

禦不住可以直圖關中如此形勢安得輕授於人假如

賊人圖守鎮我狄青既是部署豈得不出救援青出之後何人守城賊若以一二萬人與青相拒卻從間道領眾直趨渭州又使何人守備以臣觀之渭州必須別得能臣與狄青分職句當方免朝廷深憂又言青武人羸暴不可兼知渭州章三上詔徙青權并代部署 丙午高麗貢於遼丁未遼錄囚 開寶寺靈寶塔災諫官余靖言塔為天火所燒五行之占本是災變乞更不營造時盛暑而奏靖素不修飾帝入內云被一汗臭漢薰殺噴唾在吾面上其優容諫臣如此 庚戌以天章閣待制王素知渭州 壬子以參知政事范仲淹為陝西河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三

東路宣撫使始仲淹放逐數年陝西用兵帝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召還執政中外想望其功業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為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復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議弗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傾弼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偽作介為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雖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案西北邊

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撫陝西河東 樞密副使富弼言朝廷以契丹發兵會元昊討岱爾舊作果兒改族路出河東境外疑是變詐它時雖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東為犄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且相度河東未宜調發時仲淹疑遠敗盟欲大發兵為備杜衍謂遠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以父行事衍初不為懼既遇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為忤也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三

守禦十二策且言臣奉使契丹日於河北往回十餘次詢於沿邊士豪并內地故老博采參較得之甚詳以至稽求載籍質證時務用是哀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伏望陛下令兩府會議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詰而是正之 秋七月戊寅封宗室德文東平郡王允讓汝南郡王允弼北海郡王允良華原郡王從諤穎國公從煦安國公宗說邢國公宗保建安郡公宗達恩平郡公宗望清源郡公放恩宋史仁宗紀但云封宗室十人為郡土國公未列其名文獻通考引會要脫去允弼一人又建安恩平清源皆郡公而誤作郡王今從長編及玉海訂正帝始用富弼議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屬尊且賢方漢東平王

著故事封東平仍詔德文等十人竝列本班之上少前
甲申夷人寇三江砦消井監官兵擊走之 丙戌詔
諸路轉運使副提點刑獄察所部知州軍知縣縣令有
治狀者以名聞議旌擢之或不如所舉令御史臺劾奏
并坐上書不實之罪從范仲淹奏也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六

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七

遺事錄 起開運沿灘八月盡旂蒙

宋紀四十七

起開運沿灘八月盡旂蒙 作聖九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歷四年

遼重熙十三年

八月辛卯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

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

議周制三公分兼六官之職漢以三公分部六卿唐以

宰相分判六曹今中書古天官冢宰也樞密院古夏官

司馬也四官散於羣有司無三公兼領之重而二府惟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一

進擢差除循資級議賞罰檢用條例而已上不專三公

論道之任下不專六卿佐王之職非法治也臣請倣前

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

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

勅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輕重有利害者竝

從輔臣子奪其事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

賊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為不可久

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 甲午以樞密副使富弼為

河北宣撫使先是輔臣奏事垂拱殿帝曰契丹主受禮

雲州將襲我河東兩府宜設備弼退而上言河北平坦

河東險阻河北富實河東空乏河北無備河東有備契丹必不捨河北而襲河東臣近奏河北守禦之策乞守要郡自行其事不惟訓兵備敵以安元元至於身羞國恥庶幾可刷於是命弼宣撫河北其實弼欲出避讒謫也 休州巡檢司雲翼卒擁都監韋貴據城叛知州劉繼宗渡城濠溺水死知廣信軍劉貽孫與走馬承受宋有言臨城諭之叛兵有欲降者計未決而諸路各進兵來討遂復固守拒命 戊戌以右正言余靖爲回謝使使於遼其復書略曰若以元昊於北朝失事大之體則自宜問罪或謂元昊於本朝稽效順之故則何煩出師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二

議以諸道兵集休州城下未有統轄因詔宣撫使富弼促行往節制之再降救榜招安仍令田況等且選兵選人齎救入城若遂開門卽一切撫存如尚拒命則益兵進攻其在營同居骨肉無老幼皆戮之先是知定州王果率兵趨休州攻城甚急會有詔招安賊不肯降登陣呼曰得李步軍來我降矣李步軍謂昭亮也詔遣昭亮是日昭亮至與況同諭賊賊終未信右侍禁洛陽郭遠徑踰壕請城下謂賊曰我班行也汝下索我就汝語賊乃下索卽援之登城謂賊曰朝廷知亂不由汝由官吏遇汝不以理今赦汝罪又以祿秩賞汝使兩制大臣奉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三

誅之修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況脅從乎既非朝命諸州
有一不從為變不細弼悟乃止後異宋史附傳或以高
弼為夏諫今從蘇轍所

刑獄司發擿所部官吏細過務為苛刻可降敕約束之
先是監察御史劉混言轉運使倚撫州縣苛束官吏人
不得聘其材包拯言諸道轉運使自兼按察及置判官
以求體量部下官吏頗傷煩碎欲乞於郊禮赦書內特
行約束凡官吏先被體量者情非故犯咸許自新於是
降敕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歐陽修奏
曰自差諸路按察雖未有大效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四

而懼近日致仕者漸多州縣方欲激清而朝廷自沮其
事乞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
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
妄說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
察之權而為貪賊老繆之吏所快 先是夏遣使朝於
遼遼主怒其對不以情羈之丁巳夏復遣使來遼主詢
以事宜又不實對遼主咎之 戊午詔自今除臺諫官
毋得用見任輔臣所薦之人 徙知滄州劉渙知保州
渙至踰月雲翼軍又謀反渙以單騎至械其首惡誅之
一軍帖然 九月辛酉田況奏保州平王戊詔保州官

吏死亂兵而無親屬者官為殯斂戰歿兵官並優卹民
田蹂躪者調其租 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天章閣待制
張盥之落職知魏州緣邊都巡檢楊懷敏當領兵至保
州特免罰初盥之聞保州亂自魏馳至城下召諸部將
分攻城使人謂懷敏曰不即來當以軍法從事既至就
坐又以兵自衛盥之斥去之故懷敏憤盥之嘗密奏
殺盥之則賊降矣富弼力為盥之辨帝意解猶坐前事
落職 戊辰壽州言太尉致仕申國公呂夷簡卒帝涕
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
夷簡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五

斥士旋復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後配會
廟庭始王旦奇夷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友之卒與會
竝居相位後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
忠碑三字以賜之汝其呂氏家墓記云皇祐初王沂公
碑名親書以賜二家沂公曰旌賢碑文靖公曰懷忠碑
各三字王于融乞上為沂公親書碑額上曰呂夷簡何
故無請左右曰非故事也遂親書懷忠碑賜之春明退
朝錄云懷忠碑沂公而賜誤也李齊引實錄云齊懷忠
之碑四字東都事略云書 懷忠碑三字今從事略 庚午平章事兼樞密使晏
殊罷為工部尚書知潁州殊初入相擢歐陽修等為諫
官既而苦其數論事或面折之及修出為河北都轉運
使諫官奏罷修不許孫甫蔡襄遂言莊懿誕生聖躬為

天下主而殊被詔誌莊懿基浸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
兵治儼舍以規利殊坐是黜然殊以莊嚴方臨朝故誌
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又役使自其甥
楊文仲時謂非殊之罪云及異龍川別志云晏殊作相
日久不見官家不知誰作相上曰晏殊也王曰此人
在圖讖胡爲用上歸閣讖得成敗之語並記莊懿誌
文事欲重黜之宋祁爲學士當草麻詞爭之乃降二官
知穎州詞曰廣營產以施私多役兵而規利以它事罪
之殊免漢謫祁力也李燾云元儼以此年正月薨殊以
九月罷自春初至秋末凡半歲有餘乃罷殊相此蓋矣
云壬申參知政事賈昌朝言用兵以來天下民力頗

困請下諸路轉運司毋得承例折變科率物色其須科
折者並奏聽裁卽有宣敕及三司移文而於民不便者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六

以問從之 遼主親征元昊會大軍於九十九泉以太
弟重元北院樞密使韓國王蕭惠將先鋒兵東京留守
趙王蕭孝友率師以從 丙子以荆湖南路體量安撫
王絲爲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本路安撫絲在湖南
凡十月蠻旣衰息乃徙廣東 丁丑元昊復遣楊守素
來議事 甲申以樞密使吏部侍郎杜衍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
積詔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
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
者多於所封還也 以參知政事賈昌朝充樞密使資

政殿學士知青州陳執中爲參知政事先是傅永吉以
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帝而獎之永吉謝曰臣非能有
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度臣奉之幸有成耳因極言
執中之美未幾帝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
召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中剛
愷不學不可任以政帝命中使齋敕告卽青州賜之且
諭意曰朕用卿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卿
耳明日諫官上殿帝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陳執中邪
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 丁亥真宗室太清樓射
於苑中 初元昊以誓表來上其詞曰兩失和好遂歷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七

七年立誓自今願藏盟府其前日所掠將校民戶各不
復還自此有過人逃亾亦無得襲逐悉以歸之臣近以
本國城寨進納朝廷其柁柁鎌刀南安承平故地及它
邊境蕃漢所居乞畫中央爲界於界內聽築城堡朝廷
歲賜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
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
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中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
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
帛二千匹乞如常數無致改更乞俯頒誓詔世世遵承
儻君親之義不存或臣子之心渝變使宗祀不永子孫

權殲冬十月庚寅賜誓詔諭國人藏書祖廟賜書祖廟誓詔歲賜銀絹茶采凡二十五萬五千以誓表所列銀絹各數并之正合然銀以兩計絹以匹計茶以斤計本非一類朱史并而數之

辛卯太子太師致仕陳堯佐卒諡文惠 甲午詔河北沿邊安撫司械送遼駙馬都尉劉三般至涿州三般六符之兄也尚同昌公主與公主不諧逃至廣信軍輔臣議厚館三般以覘其國時事

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之帝以問杜衍衍曰中自主忠信若違盟誓納叛凶其曲在我且三般舍近親而遁逃謀身若此惡足與謀國帝從衍言遣人得三般殺之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上詩云春秋大義惟親魯

公議云三般攜妾借一子投廣信軍自言公主囚得必欲殺其妾與子故歸朝廷上詩云春秋大義惟親魯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八

王者雄師但有征朝廷以誓約既久納之生孽乃遣還三般復由西山路逃至定州定帥遣人拘送比至幽州其妻已先在矣乃殺其妾與子械送三般以其昆弟方委任貸三般死監錮之與遼史具洪雅存日儒林公議傳問之誤耳長編以為三般惡其妻淫亂故逃此敵國詆毀之詞遼史云三般與公主不諧奔宋歸殺之當得實

知諫院蔡襄以老乞鄉郡已酉授右正言知福州襄與孫甫俱論陳執中不可執政既不從於是兩人俱求出而襄先得請時甫使遼未還也 范仲淹言麟府

二州山川回環五六百里皆蕃漢人舊耕耘之地自為西賊所掠今尚有二千餘人散處黃河東涯自來所修堡寨只是通得麟府道路其四面別無城寨防守遺戶至今不敢復業糧草踴貴官中大費錢帛糴買河東百

姓又苦饋述今二州之人皆願修起城寨若只以河西兵馬糧草般移應用自可辦事况折氏疆盛之時府州只屯漢兵二千今雖殘破兵馬常及萬餘如招輯蕃漢人戶從而安居疆人壯馬又可得數千卻減屯漢兵茲誠守禦之長計也因奏張亢得所增廣堡寨宜使就總其役詔既下而明鎬持不可屢牒止亢亢曰受詔置堡寨豈可得經略牒而止耶督役愈急率事乃上章自劾朝廷不問蕃漢歸者數千戶歲減戍兵萬人河外遂安

皇祐中韓琦經略河東築堡寨處多北漢名將楊業所度者益知亢有遠略云 遼主之西征夏也元昊上表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九

謝罪繼遣使奏欲收叛黨以獻辛亥遣方物遼主命北院樞密副使蕭革還之王子遼軍於河曲革言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來遼主命革詰其納叛背盟元昊伏罪賜酒許以自新遣之遼主欲還蕭惠曰元昊忌奕世恩萌

姦計車駕親臨不盡歸所掠天誘其衷使彼來迎天與不圖後悔何及遼主從之督數路兵掩襲夏人已有備

諸且夏人列拒馬於河西蔽盾以立惠擊敗之夏師退惠麾先鋒及右翼邀之夏師千餘人突出大風忽起飛沙眯目蕭孝友一軍先亂夏人乘之遼師大潰蹂踐而死者不可勝計駙馬蕭呼敦舊作胡為所執遼主單騎

逃

逃

逃

逃

逃

逃

逃

逃

突出幾不得脫元昊命勿追桂陽蠻降授首三人
奉職直集賢院兼國子監直講石介通判濮州高郵
等出使讒謗益多人多指目介介不自安遂求出元
昊遣使如遊以先被執者求歸遂主命所畱夏使亦歸
其國十一月戊午朔司天言日當食不食辛酉遼
主第將校功罪欲誅蕭孝友以太后救免一壬戌以西
界內附香布爲團練使甲子監進奏院劉興集賢校
理蘇舜欽竝除名勒停直龍圖閣兼天章閣侍講史館
檢討王洙落侍講檢討知濠州集賢校理刁約通判海
州江休復監蔡州稅王益柔監復州稅竝落校理降太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

常博士周延雋爲秘書丞集賢校理章岷通判江州直
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呂溱知楚州殿中丞周延讓監宿
州稅館開校勘宋敏求簽署集慶軍節度判官事將作
監丞徐綬監汝州棗縣稅益柔曙之子敏求綬之子也
先是杜衍范仲淹富弼等同在政府多引用一時間人
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而舜欽
乃仲淹所薦其妻又衍女舜欽年少能文章議論稍使
權貴會進奏院祠神舜欽循例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
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魚周附劾元瑜等劾奏因
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及與俱坐自盜

除名洙等同時斥逐拱辰等喜曰吾一舉網盡之矣欽
事起樞密副使韓琦言于帝曰昨聞宦者操文書逮捕
館職甚急眾聽紛駭舜欽一醉飽之過止可付有司治
之何至是帝悔見於色益柔亦仲淹所薦拱辰既劾奏
宋祁張方平又助之力言益柔作傲歌罪當誅蓋欲因
益柔以累仲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
等議及輔臣進對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浹治天
下大事固不少近臣同國休戚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
柔此其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也帝悟稍寬之時兩府
合班奏事琦必盡言事雖屬中書琦亦對帝陳其實同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一

列尤不悅帝獨識之曰韓琦性直長史墓志銘云范文
正公與富弼相多所設施而小人不便乃以事中君所
指小人乃拱辰等也李燾云魏泰雜記載一綱打盡乃
元瑜語今并出其姓名於魚周附下然周附七月爲知
雜九月爲吏外十月爲省副不屬御史臺矣宋祁張方
平同劾奏王益柔此據韓琦家傳李清臣行狀但云近
臣蓋諱之也今仍出二人姓名魏泰云發舜欽等祠神
會者太子中舍李定也梅堯臣爲作一客不得會覆鼎
傷從賓詩案舜欽等坐責乃御史劾奏又當時但借此
以傾杜衍爾李丁卯遼改雲州爲西京 己巳詔曰
朕於倉厲志庶幾治古而承平之傲澆競相蒙人務交
游家爲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陰招賄賂陽託薦
賢又按察將命者悉爲苛刻構織罪端奏鞠縱橫以重
多害至於屬文之人類以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

勸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臺采察以問范仲淹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知潞州尹洙上疏言去年朝廷擢歐陽修余靖蔡襄孫甫相次為諫官臣甚慶之所慮者任之而不能終耳夫今世所謂朋黨甚易辨也陛下試以意所進用者姓名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稱譽必有對者曰此至公之論異日其人或以事見疏又詢於左右曰某人為某人營救必有對者曰此朋黨之言管之見用此一臣也今之見疏亦此一臣也其所稱譽與營救一也然或謂之公論或謂之朋黨是則公論之與朋黨常繫於上意不繫於忠邪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一

也惟聖明裁察 詔如天禧故事置諫官六員 已卯改上莊穆皇后諡曰章穆莊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明肅莊懿皇太后曰章懿莊懷皇后曰章懷莊惠皇太后曰章惠先是禮官言舊制后諡皆冠以帝諡孝字連太祖諡德字連太宗諡唯真宗諸后不然請改莊為章至是始用其議 庚辰朝饗景靈宮時雨雪連日至是大霽辛巳饗太廟奉慈廟壬午合祭天地於圓丘大赦復西京河陽府所廢縣京西湖南北經賊剽劫處第蠲其租 十二月己丑遼主如西京 壬辰加恩百官左千牛衛大將軍宗敏緣郊恩請封所生母范氏許之宗室

得封所生母自宗教始宗教信安郡王允寧子也 乙未遣祠部員外郎張子夷等冊元昊為夏國主夏名曩霄 其文曰咨爾曩霄撫髮有眾保于右壤惟爾考服勤王事光啟乃邦泊爾承嗣率循舊物向以稱謂非正疆候有言鄙民未孚師兵勞成而能追念前旨自歸本朝騰章累請遣使係道忠悃內奮誓言外昭要質天地暴情日月朕嘉爾自新故遣尚書祠部員外郎張子夷充冊禮使東頭供奉官閻門祗候張士元充副使持節冊命爾為夏國主永為宋藩輔光膺寵命可不謹與仍賜御衣黃金帶銀鞍勒馬銀二萬兩絹二萬匹茶三萬斤冊以漆書竹簡賜金約稱臣奉正朔改所賜救書為塗銀印文曰夏國主印 詔而不名許自置官屬使至京就驛賈易燕坐朵殿朝廷遣使至其國相見以賓客禮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第不通青鹽子夷既行尋有詔即所任止之候契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十三

丹使至別議富弼淡言其不便曰若北使未至而于夷先去天下共知事出我出若候北使至方行則是以講和之功歸於契丹萬一北使知我尚未封冊詞或不順又不可卻拒元昊而曲就契丹如此則是朝廷舉動坐為契丹所制而又前後反覆大為元昊所薄矣伏乞斷自宸衷速令子夷行封冊之典 己亥高麗遣使貢於遼 環原之間屬羌有敬珠爾 舊作明密藏 舊作滅康 舊作康 奴今改 三族最大素號疆樓其北有二川交通西界宣撫使范仲淹議築古細腰城斷其路於是檄知環州种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主其事世衡時臥病即日起

兵會借于細腰使甲士晝夜築城先遣人以計款羌人
果不來爭又召三族酋長犒之諭以官築此城爲汝禦
寇三族既出不意又以外援因遂服從城成而世衡卒
世衡在邊數年積穀通貨所至不煩縣官益兵增饋善
撫士卒得人死力及卒羌酋朝夕臨者數日青湖及環
人皆畫象祠之仲淹復檄蔣偕築堡大蟲巉堡未完而
爲敵珠爾密藏伺間邀擊偕輒從間道遁歸伏經略使
庭下請死王素將赦其罪令復往畢功以自贖狄青曰
偕輕而無謀往必更敗素曰偕死則部署行矣青乃不
敢言偕卒完所築堡致其酋長而還 戊申夏釋蕭呼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四

敦歸於遼時遼都監耶律哈哩濟舊作合里只今改方以賀生

辰來使館於白溝驛及設宴優人嘲蕭惠河西之敗哈

哩濟曰勝負兵家常事我嗣聖皇帝俘石重貴至今興

中有石家寨惠之一敗何足較哉後遼主問之曰優伶

失詞何爲傷兩家交好鞭哈哩濟二百免其官 辛亥

置保安鎮戎軍權場

五年遼重熙十四年春正月庚申遼以侍中蕭虛烈爲南院統

軍使封遼西郡王 己巳三司言更造錫慶院之財費

多而北使錫宴之所不可闕詔復以太學爲錫慶院如

故別擇地建太學 庚午遼主如鸞鶻濞 甲戌以祕

閣校理孫甫知鄧州先是甫言陳執中不聽數請補外
帝嘗問丁度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對曰承平宜用資
遼事未平宜用才甫又劾奏度所言蓋自求大用請屬
吏帝諭輔臣曰度在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
私甫安從得是語度知甫所奏謀力求與甫辨宰相杜
衍以甫方使遼疑其奏度漢衙之且指甫爲衍門人及
甫自遼還亟命出守度侍經筵歲久帝每以學士呼之
而不名嘗問蕃地占應之事對曰卜筮聖人之所爲要
之一技而已不若以古之治亂爲監也 罷河東陝西
諸路招討使 乙亥復置言事御史以殿中侍御史梅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五

擊監察御史李京爲之 丙子遼遣使來告討夏人回

遼主之歸自伐夏也雷耶律仁先鎮遼未幾召爲契

丹行宮都部署仁先奏復王子班郎君及諸宮雜役從

之時夏人乞款遼主以其前後反覆命左伊勒希巴舊

夷齊畢蕭迪里舊作滿今改往規誠否迪里因爲夏主陳述

禍福聽命乃還 賜潤州草澤邵鍊號冲素處士知州

王琪薦鍊守道邱園素有節行故也鍊上表因辭許之

甲申夏遣使進鶴於遼 乙酉以參知政事范仲淹

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樞密副使富弼爲京

東西路安撫使知邠州仲淹既出使護者益甚兩人

在朝所施為亦稍沮止獨杜衍左右之帝頗惑讒言仲淹愈不自安因疏乞罷政事帝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素有虛名一請遽罷恐天下謂輕黜賢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是挾詐要君乃可罷也帝從之仲淹果表謝帝愈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錢明逸希得象等意言弼更張紛擾凡所推薦多拔朋黨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去年受命宣撫河東陝西間有詔戒屬朋黨心懼張露稱疾乞醫纔見朝廷別無行遣遂拜章乞罷政知邠州欲固已位以弼人言欺詐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去

之迹甚明乞早廢黜疏奏即降詔罷仲淹弼是夕并鎖學士院草制罷衍而衍不知也陳執中在中書數與衍異議而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今闕人且留甫等供職既奏帝頷之衍遂歸即召吏出劄子令甫等供職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肖署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復奏何得遽爾吏還白衍衍取劄子焚之執中因譖衍曰衍黨二人欲其在諫院及臣覺其情遂焚劄子以滅迹帝入其言丙戌衍罷為尚書左丞知兗州制解略曰自居鼎輔靡協巖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者謀之地

學士承旨丁度筆也 樞密使工部侍郎賈昌朝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王貽永為樞密使資政殿學士知鄆州朱庠參知政事帝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弟祁帝雅意屬庠乃復召用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吳育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龐籍竝為樞密副使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迂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為富國者所沮育獨取可行者固執行之 二月戊子初分道內臣往諸路選汰羸兵諸州宣毅軍過三百人者無得更募用韓琦議也 辛卯詔曰比京朝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七

官因人依任始得敘遷朕念廉士或不能以自進其罷之時監察御史劉元瑜言近年考課之法自朝官至員外郎郎中少卿監須清望官五人依任方許磨勘道長奔競非所以養士廉恥也望酌祖宗舊規則定可行之制故降是詔康定初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制左在左右尹洙余靖歐陽修皆坐朋黨斥逐此小人惡直醜正也及仲淹逐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執中意起奏即獄劾劾陸經又言前除夏竦為樞密使諫臣數人據其舊過召至都門而罷之自茲以進退大臣為己任以激訐陰私為忠直薦延輕薄扇為朋比

近除兩府出自聖斷獨黨人以進用不出於已議論詳然臣恐復被疏罷矣前日孫甫薦葉清臣毀丁度效此也唐勘依任之淺實仲淹所建仲淹既黜故元瑜亟奏罷之致異李燕云國史元瑜傳言其與清等相失然不載相失事大抵元瑜欲希希合求進爾與清等未嘗相得何相失之有又云修靖澁惡之由是論者以爲姦邪元瑜姦邪若矣豈必修靖惡之然後論者以爲姦邪知制誥余靖言臣伏觀近降中書劄子今後臣僚奏薦子孫親屬內長子長孫皆不拘年甲諸子諸孫須年十五已上弟姪等並須年二十已上方得奏薦所奏親屬並須在五服內者竊以朝廷推恩延賞皆欲嗣續門戶其有老登郎署晚得職司其親子孫則隄以年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六

西河東經略司夏國雖復稱臣其令邊臣益練軍毋得輒弛邊備其城壘器甲逐季令轉運提點刑獄司按察之從樞密副使吳育言也 知制誥余靖言昨聞西人與契丹約和尋復侵掠恐契丹兵忿不解又遣使來告西伐將命者不絕盡耗財用臣今奉使契丹欲先諭以元昊反覆小人其去就不足爲兩朝重輕設或搆叛亦是常事彼此只邊上關報更不專遣使臣從之 庚子遊主駐撒刺濼 乙巳以馬軍都虞候公廨爲太學 庚戌御邇英閣進讀三朝經武聖略出陳圖數本并陝西僧所獻兵器鐵渾撥以示講讀官 癸丑桂陽監言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七 九

唐和等復內寇 三月戊午御邇英閣講詩匪風篇曰誰能烹魚溉之釜鬻帝曰老子謂治大國若烹小鮮義與此同否丁度對曰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非聖學深遠何以見古人求治之意乎 杜衍范仲淹富弼既罷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爲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依邊朝廷因而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天與忠義昨使契丹蹈不測之禍以正辨屈疆敵忘身立事古人所難去年秋契丹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未測虛實弼以河朔邊備未完又自請行在外半

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畜於胷中事畢還朝甫及都門未得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閒郡中外不知得罪之因臣恐自此天下忠臣義士指弼為戒孰肯為國家用所損豈細哉臣竊見近日李用和多疾陛下欲召李昭亮赴闕管殿前司事而武臣中求一代昭亮者皆難中選臣謂陛下不若因此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遣一中使宣諭令赴闕奏覆河北公事畢赴任俟其陛對慰而遣之弼素稟忠義又感此恩唯思效死豈敢更以內外職任為意如此則朝廷以北事專委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邊之變朝廷實有所倚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三

疏入不報而董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辛酉琦罷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甲子廣西轉運使杜杞言宐州蠻賊區希範平杞初至真州先遣急遞以檄諭蠻聽其自新比至宐州蠻無至者杞得州校吳香及獄囚區世宏脫其械與衣帶使入詞說諭不聽乃勒兵攻破白崖黃泥九居山寨及五峒焚毀積聚斬首百餘級復環州希範與蒙趕散委杞使香趨趕出降杞謂將佐曰蠻依險阻威不足制則恩不能懷所以數叛今特以窮蹙來降後必復動莫如盡殺之以絕後患乃擊牛馬為奠陀羅酒大會

環州坐中伏兵發禽誅七十餘人取五藏畫為圖釋厄病被脅與因敗而降者百餘人後三日又得希範醢之以遺諸谿洞與官軍圍及杞至環州使官區薛進士會子華監押司官吳香誘其黨六百餘人始與之盟置奠陀羅酒中既醉稍呼起問勞至則推仆後庶下比莫罷始覺驚走而門有守兵不得出遂盡禽殺之後三日得蒙始覺區希範區丕積等十數人剖其腹積為五藏圖仍醢之以賜諸谿洞此 丙子詔禮部貢院增天下解額貢院請以景祐四年慶歷元年科場取解進士人數內擇一年多者令解及二分為率就試人雖多所增人數各不過元額之半總諸州軍凡增三百五十九人詔遂為定額 范仲淹既去執政以新定科舉入學預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三

試為不便且言詩賦聲病易考而策論汗漫難知祖宗以來莫之有改得人常多帝下其議有司請如舊法乃詔曰科舉舊條皆先朝所定宐一切如故前所更令宐罷之 監察御史包拯言臣伏觀先降敕節文應奏蔭選人年二十五已上遇南郊大禮限半年內許令赴銓投狀京官亦年春季赴國子監投狀並差兩制官於逐處考試內習詞業者或論或詩賦習經業者各專一經試墨義等及格者與放選法官及差遣自救下之後天下士大夫之子弟莫不靡然向風篤於為學諺書所謂非惟為國造士是乃為臣立家實誨人育材之本也近

聞有臣僚上言欲議罷去則務學者日以息情一旦俾臨民滋政猶未能操刀而使之割也或前條制有未盡事件望只令有司再加詳定依舊施行 樞密副使麗籍言曩霄已受封冊望早令延州休安軍立定封界甲中詔師興以來陝西軍士暴露良苦民疲轉餉其降繫囚罪一等杖笞釋之邊兵賜緡錢民去年逋負皆勿責調其租稅之半麟府州嘗爲羌所寇掠除逋負視此進士一舉諸科兩舉竝與免今年取解 丙戌罷入粟授官從殿中丞張庚所請也 是月歐陽修上疏曰臣聞士不忌身不爲忠信言不逆耳不爲諫諍伏見杜衍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三

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不聞其可罷之罪臣職雖在外事不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搖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者則不可以它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旣濶而忽遭離開必有朋黨

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臣請詳言之昔年仲淹以忠言聞於中外天下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竝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性既不同所見各異故議事多不相從如衍欲浚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弼力言契丹必不來又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滄仲淹則是劉滄而非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也平居則相稱美議事則廷爭無私而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三

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所得專夫權者得名位則可行故行權之臣必貪名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想讓愈切而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避讓太赫不見其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開天章閣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列然眾人避讓弼等亦不敢獨有所建又煩聖慈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餘列大事而行之已久冀其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

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而行更無推避
等蒙陛下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
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累
遣大臣況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勞困
及於天下契丹乘釁違盟書詞侮慢陛下但以邊防無
備屈志買和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
進用之恩各自請行力思雪恥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
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
權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陛下於千官中選得此數人
一旦罷去使羣邪相賀此臣所以為陛下惜也疏入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庚

報指修為朋黨者益惡焉 夏四月丁亥朔司天言日
當食而陰晦不見宰臣率百官稱賀是日御崇政殿錄
繁因遣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往三京疏決御史李京言
陛下因天戒修省避正殿減常膳故精意感格日當食
而陰雲蔽虧然臣竊有疑者自寶元初定襄地震十年
未已豈非西北二邊有窺中國之意乎二月雷發聲八
月收聲今孟夏雷未發聲豈非號令之不信乎願陛下
飭邊臣備捍禦戒輔臣謹出命以厭禍于未形又尚美
人棄外館多年比聞復召入臣慮假媚道為蠱惑宜亟
絕之苗繼宗續御子弟乃緣恩私為府界提點宜割帷

薄之愛重名器之分庶幾不累聖政帝嘉納之 夏國
主殺霄初遣使來賀乾元節自是歲以為常 戊申章
得象罷為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得象在中書
八年方陝西用兵帝銳意天下事進用韓琦范仲淹富
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
得象居位自若監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為言而得象
亦十二章請罷帝不得已乃許之 發與東都事略云得
被論也李燕云孫抗去年十二月癸丑乃自太常博士
為監察御史裏行其言得象當在韓琦等去後事略云
得象默默不能有所為仲淹弼去 以工部侍郎參知
位得象為相如故蓋未詳攷也 政事陳執中依前官平章事兼樞密使 庚戌以樞密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壬

副使吳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丁度為樞密副使
辛亥高麗遣使貢於遼 癸丑徙知陳州資政殿學
士任中師知曹州中師自言臣家本曹人今老矣願得
守曹營歸休之計帝憐而許焉 五月夏人歸石元孫
諫官御史奏元孫軍敗不死為國辱請斬于塞下宰相
陳執中謂宜如所奏賈昌朝獨曰在春秋時晉獲楚將
穀臣楚獲晉將知營亦還其國不誅因入對披袖出魏
志于禁傳奏曰前代將臣敗覆而還多不加罪帝乃貸
元孫癸亥削除官爵編管全州其子弟思澤竝追奪
知制誥余靖前後三使遼蓋習外國語嘗對遼主效其

國語侍御史王平監察御史劉元瑜等劾靖失使者體請加罪元瑜又言靖知制誥不當兼領諫職庚午出靖知吉州 癸未詔吏部流內銓自今試初入官選人其習文詞者試省題詩或賦論一首習經者試墨義十道並注合入官如所試紕繆試墨義凡九不中令守選候放選再試又不中與遠地判司其年四十以上依舊格讀律通卽與注官仍命兩制一員同考試之 閏月殿前副都指揮使建武節度使李用和以老乞解軍職戊子授宜徽北院使命步軍副都指揮使准康軍雷後李昭亮爲武寧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代用和也時承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美

平久將帥多因循軍士縱弛昭亮本將家子習軍事既統宿衛一切尚嚴萬勝龍猛軍捕博爭勝徹屋椽相擊市人惶駭昭亮捕斬之杖其軍主諸軍股栗及帝祀南郊有騎卒亾所挾弓會赦當釋去昭亮以爲宿衛不謹不可貸卒配隸下軍禁兵自是頗肅 丙午夏國主曩霄遣使謝冊命 王子詔三后狀代多歷年所令禮官稽攷故籍議升祔之禮 癸丑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言轉運使雖合專掌金穀不與兵戎之事然向被朝廷密旨令熟圖本道利害陰爲邊備今沿邊知州武臣不過諸司使副通判卽是常參初入京朝官並得盡

尚機事而臣之本司獨不得與非欲侵撓邊臣之權蓋調用軍儲須量邊事之舒急以至按察將吏亦當知處事之當否請自今許令本司與開邊事從之 遼主清暑於永安山 六月癸亥以澤州進士劉義安爲試大理評事義安精算術兼通大衍諸歷當注司馬遷天官書及著洪範災異論歐陽修薦之召試學士院而有是命 丁卯減益梓州上供絹歲三之一紅錦鹿胎半之遼主謁慶陵 壬申太常禮院言奉詔議升祔三后事謹案唐肅明皇后本中閭之正昭成皇后緣帝母之尊開元中並祔睿宗之室國朝懿德明德元德三后亦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美

同祔太宗廟恭惟章獻明肅皇太后母儀天下輔成丕業章懿皇太后誕生聖躬恩德溥大伏請遷祔眞宗廟序於章穆皇后郭氏之次章惠皇太后雖先朝遺制嘗踐太妃之貴然至明道中始加懿號與章懷皇后事體頗同伏請遷於皇后廟序於章懷之次又太者生事之禮不當施於宗廟况太廟諸室皇后並無四字之名伏請改上章獻明肅皇太后曰章獻皇后劉氏章懿皇太后曰章懿皇后李氏章惠皇太后曰章惠皇后楊氏乞再行集議以示奉先謹重之意詔兩制及待制御史中丞同議以聞 已卯準布舊作阻今改大王率諸酋長朝于

遼庚辰夏遣使貢於遼 秋七月辛丑貶知潞州尹洙
為崇信節度副使坐前在涓州貸公使錢用也 壬寅
翰林學士王堯臣等言禮官議改上章獻皇后章惠皇
后謚揆諸禮意竊所未安蓋謚告於廟冊藏於陵無容
異時更有輕改矧升祔廟祔本極孝思之報若裁損尊
名恐非嚴奉之儀而又博詢典故參質人情有增崇之
文無追減之例其章獻明肅之號伏請如舊章惠皇太
后擁佑聖躬義專繫子禮須別祠請仍稱章惠皇太后
仍舊饗於奉慈廟乃詔中書門下覆議請如禮官及學
士等所議奉章獻章懿升配真宗廟室其尊謚如故章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天

惠仍饗奉慈別廟皆得禮之變順祀無違乙巳詔恭依
禮官所議奉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序于章穆
皇后之次 戊申詔自今罪殊死若祖父母年八十以
上及篤疾無替親者以其所犯聞 廣州地震及粵東
都事略
作甲子地震乙卯荆南
岳州地震今從宋史 遼主駐中會川 八月知秦
州田況遭父喪辛酉起復況固辭又遣內侍持手詔敦
諭況不得已乞歸葬陽翟託遺事求見泣請終喪帝惻
然許之帥臣得終喪自況始 自真宗封禪之後不復
校獵廢五坊之職直集賢院李東之上言祖宗校獵之
制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也陛下臨御以來未嘗講修

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撰日命殿前馬步軍司出兵馬以
從獵於近郊壬戌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以問
甲子以監察御史包拯為賀正使使於遼館伴者謂
拯曰雄州新開便門乃欲誘納北人以刺候疆事乎拯
曰欲刺知北事自有正門何必便門本朝豈嘗問涿州
開門邪議遂折及拯使還具奏臣奉命出境彼中情偽
頗甚語悉自劫雲州作西京以來添置營寨招集軍馬
兵甲糧食積聚不少但以西討為名其意殊不可測緣
雲州至并代州甚近從代州至應州城壁相望只數十
里地絕平坦此中外所共出入之路也自失山後五鎮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天

此路尤難控扼萬一侵軼則河東漢為可憂不可信其
虛聲弛其實備兼聞代州以北累年來蕃戶深入南界
侵占地土居止耕佃甚多蓋邊臣畏懦不能盡時禁止
今若不令固守疆界必恐日加滋蔓窺伺邊隙浸成大
害欲乞今後沿邊要衝之處專委執政大臣精選素習
邊事之人以為守將其代州尤不可輕授如得其人責
以實效雖有微累不令非次移替則軍民安其政令緩
急不致敗事矣 庚午荆南府岳州地震 癸酉詔夏
國比進誓表惟延州保安軍別定封界自餘皆如舊境
其令陝西河東嚴戒邊吏務守疆土無得輒有生事

甲戌河北都轉運按察使歐陽修知滁州權發遣戶部判官蘇安世監泰州鹽稅出內供奉官王昭明監壽春縣酒稅初修有妹適張龜正卒而無子有女實前妻所生甫四歲無所歸其母攜養於外氏及笄修以嫁族兄之子晟會張氏在晟所與奴姦事下開封府權知府事楊日嚴前守益州修嘗論其貪恣因使獄吏附致其言以及修諫官錢明逸遂劾修私於張氏且欺其財詔安世及昭明雜治卒無狀乃坐用張氏奩中物買田立歐陽氏券安世等直牒三司取錄問吏人而不先以問故皆及於責安世問封人也獄事起諸怨修者必欲傾修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三

而安世獨明其誣雖忤執政意與昭明俱得罪然君子多之 鄜延經略司言夏國未行明立封界詔係安軍移文宥州令遵守誓約指揮 壬午監察御史李京言去年係州軍亂之後緣邊兵驕小不如意則譁言動眾近又永寧軍士潛謀竊發邊氓遠近不安嘗觀曆自至德以後河朔兵驕鎮魏尤甚濟以姦臣跋扈朝廷威令不行斯蓋不早制之失今沿邊主兵之臣既不遴擇及軍士作過一槩被罪遂使驕兵增氣動要始息守臣避禍但務因循不早制之將復有至德之弊宜下兩府案邊吏罷懦不任事及綺紉子弟一切罷之其有軍士作

過本非長吏生事者只坐召禍之人所貴驕卒畏威而革心守臣竭節以專事非特張紀律之本亦所以制機事之先也 九月庚寅詔文武官已致仕而所舉官犯罪當連坐者除之從翰林學士張方平請也方平言坐繆舉而許首免蓋責其當察所舉者之不法也致仕官既謝事不當與在職者同責遂著為令 辛卯以重陽曲宴近臣宗室於太清樓遂射苑中 詔近臣攷先朝正史實錄為景德禦戎圖 庚子置南京留守司御史臺 甲辰徙江南東路轉運按察使楊紘知衡州紘嘗言不法之人不可貸如使肆貪殘於一郡一邑害良民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七

三

萬家不若去之不利一家耳聞者望風解去然竟坐苛刻下遷紘億從子為億後其為江東轉運按察使富弼所薦也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宋紀四十八 起旃蒙作張十月盡苑圍 大淵獻三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慶歷五年通重熙十四年冬十月乙卯遣使來致元龍車及

所獲夏國羊馬 辛酉耐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神

主于太廟大赦天下諸路轉運使昨帶按察之名比聞

過為煩苛吏不安職至有曉諭州縣俾互相告諭有傷

風化無益事體其竝罷之時執政沮改范仲淹富弼所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行事因肆赦遂有此命初議者請覃恩百官且優賜軍

士參知政事吳育曰無事而啓僥倖誰為陛下建此議

者請治之已而帝語輔臣曰外人怨執政宜防誼諱育

曰此必建議者欲以動搖上聽願毋慮臣既以身許國

何憚此邪帝遣中使察視山東盜賊還奏盜不足慮而

兗州杜衍鄆州富弼山東尤尊愛之此為可愛帝欲徙

二人淮南育曰盜賊無足慮然小人乘時以傾大臣非

國家之福議遂格 甲子遊主望祀木葉山 巳巳詔

送伴遊使劉湜北界近築寨於鉅坊城侵漢界十里其

以誓約諭使人令毀去之 庚午帝御內東門賜從官

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邨

宴幄殿奏教坊樂遣使以所獲獐兔馳薦太廟既而召

父老臨問賜以飲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

李燕曰王安石諱孫抗基云上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

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隄於殿中抗奏疏即是

夜有詔止獵案仁宗以五年十月獵於楊邨六年十一

月獵於城南之東韓邨七年三月即有詔罷獵而抗六

年三月已罷御史其諫當是五年冬然五年冬不歸以

夜又不在于城南其在城南歸以夜乃六年冬事何耶奏

議可致恐安石 辛未始班歷於夏國 庚辰罷宰臣

兼樞密使時賈昌朝陳執中言國初以兩司對持大柄

向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復茲兼領今西夏來庭邊防

有序當遣使印庶協邦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既降詔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許之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舊同商議施行 十

一月壬午朔回鶻遣使貢於遼 樞密院請自今進退

管軍臣僚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

議從之 丁亥冬至宴宗室於崇政殿 辛卯詔提點

京東路刑獄司體量石介存以問先是介受命通判

濮州歸家待次是歲七月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富

弼會徐州孔直溫謀叛投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

死弼陰使人契丹謀起兵弼為內應執政入其言故有

是命仍囑管介妻子於它州初徐州人告直溫等挾妖

法誘軍士為變而轉運使不受亟詣提點刑獄呂居簡

居簡令無言有不受者復與轉運使合謀捕直溫等既

就誅濮州復有謀叛者民相搖驚潰居簡馳往得其首

惡誅之閱兵響士姦不得發居簡蒙正之子也發異李

介附傳正傳並云介詐死北走契丹先往登萊結金坑

凶惡事富弼朱墨史附傳乃有往登萊結金坑惡少事

附傳蓋依弼敘前後辭免思命辨護請劾子案下詔京

東體量介存亡在今年十一月辛卯此時弼猶在鄆州

七年五月始移青州體量介存亡實錄但有此五年十

一月辛卯一詔可七年五月後不問別下詔也弼劾子

則云在青州再體量蓋實錄時亦有詔下兗州核介死

不詳今別見七年六月末 虛實知州杜衍會官屬語之眾莫敢對泰寧節度掌書

記高苑冀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合族

保其必死衍悚然撲懷中奏案示之曰老夫既休介矣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三

君年少見義必為安可量哉 國子監直講孫復責監

虔州稅孔直溫敗索其家得遺復詩故也發異李燕曰

錄不記案體量石介存亡據石介傳為直溫家存介書

也然則直溫反必在此年今附見復貶官事歐陽修墓

誌云復貶在 詔以邊事寧息盜賊漸衰知鄆州富弼

知青州張存立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淹罷陝西四路

安撫使其實譏者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

也仲淹先引疾求解過任是日改知鄧州 初翰林學

士葉清臣居父喪言者嘗請起復為過帥既而不行至

是免喪宰相陳執中與清臣有隙不欲清臣居內乃申

用其言庚子改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邠州 壬寅以嚴

中侍御史劉湜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議者

謂湜擢宰相意深致尹洙罪故得優擢 甲辰遠以同

知北院宣徽事蕭阿剌為北府宰相 十二月癸丑以

知潞州郭承祐為并代副部署兼知代州始杜衍奏罷

承祐軍職至是復之及包拯還自契丹言河北邊帥宜

精選而代州尤不可輕授今朝廷委任郭承祐恐必敗

事乞早令召還別用能者沿邊守將畏懦不勝任者亦

乞速賜移易 遊主觀漢軍習礮射擊刺癸亥遊主決

滯獄 六年遊重熙春正月乙酉遊主如混同江禁遊人以奴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四

婢鬻與漢人 戊子王堯臣罷三司使為翰林學士承

旨兼端明殿學士羣牧使堯臣主計凡三年前使姚仲

孫倍內藏錢數百萬久不能償堯臣悉案籍償之而軍

國之費猶沛然有餘未嘗加賦於民也益梓夔三路轉

運使皆乞增鹽井課歲可得錢十餘萬堯臣固不從帝

問其說對曰庸蜀僻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

此因朝廷既未有以恤之而又牟利焉是重困也雖小

有益將必大損矣帝善其對然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

師數為飛語及帝之左右往往有讒其短者帝一切不

問而堯臣為之自若已而言于帝曰臣母老願解煩劇

既罷帝慰勞之堯臣頓首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耳 禮部尚書知河南府范雍卒贈太子太師諡忠獻 雍好謀而少成頗知人喜薦士狄青初為小校坐法當 斬雍貸之卒為名將 甲午命翰林學士孫抃權知貢 舉 丙申以翰林學士知制誥蘇紳知河陽紳銳於進 取善中傷人衣冠憚疾之言者斥其狀故命出守紳自 揚州復入翰林未三月也是歲卒於河陽紳與梁適同 在兩禁人以為險詖語曰帥頭木脚陷人倒卓嚴異李 傳云紳陰疏王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蘇祖帝惡之匿其 疏不下遂出紳索德用以資元二年五月罷樞密此時紳 未入翰林紳既入翰林則德用不在樞密矣宅貌二語 孔道輔亦以奏德用不獨紳也附傳但云言者斥紳急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五

于進取故出無疏德用事今從之魏泰雜錄云仁宗既 逐林瑀謂執政曰卿等謂瑀去朝廷遂無小人邪執政 未喻上旨仁宗曰蘇紳可侍讀學士知河陽案林瑀以 慶歷二年二月送蘇紳三年七月始自內翰換大龍知 揚州其知河陽又在六年 正月魏泰誤甚今不取 戊申徙廣南戍兵善地以 避瘴毒 二月壬子朔賜太傅致仕張士遜月俸百千

乙卯寇主如長春河 癸亥荆湖南路轉運使周沆

言本路蠻寇未息而官軍久戍請歲給公使錢一千貫 以犒設將校從之沆又言蠻驍勝方騎未易懷服宜須 秋冬進兵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鋌盾北軍不能 與之角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 藝者三千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

力屈然後可撫也朝廷用其策卒平蠻寇 戊寅青州 地震 詔陝西經略安撫及轉運司朝廷開納夏國本 欲寬財息民自其受封進誓已及一年而調度猶不減 用兵時其議裁節諸費及所增置官員指使使臣今無 用者悉條奏之 樞密使龐籍言也 權同知禮部貢 舉張方平言今之禮部程式定自先朝由景祐之初有 以變體而擢高等者後進傳效皆忘素習邇來文格日 失其舊各出新意 勝為奇至太學盛建而講官石介 益加崇長用兵好尚寢以成風以怪誕詆訕為高以流 蕩猥瑣為贖踰越繩墨或誤後學朝廷屢下詔書戒飭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六

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貢院試者間有學新體 賦至八百字以上每句或有十六字十八字而論或千 二百字以上策或置所問而妄肆冒臆條陳它事豈國 家取賢斂材以備治具之意邪其增習新體而瀆漫不 合程式者悉已考落 申前詔揭而示之詔從其請時 御史王平又請賦毋得過四百字而禮部復謂才藝所 取一字之多遂至黜落殆非人情自是復以舊數為限 三月辛巳朔日有會之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 以下遞降一等杖以下釋之政異選史不書是年日 會今從宋史及長編 乙酉遼以太后應聖節減死罪釋徒以下 庚寅登州

地震岬嶠山摧自是震不已每歲震則海底有聲如雷
丁酉遼主詔諸道歲具獄訟以聞高麗貢於遼 壬寅
寅賜進士穰人賈黯等及第出身同出身有差癸卯賜
諸科及第并出身甲辰賜特奏名諸科同出身及諸州
長史司馬文學 夏四月辛亥朔遼禁五京吏民擊鞠
壬子降河東轉運使李昭遠知澤州坐使遼時其從
者嘗盜遼之銀杯也昭遠從者既杖死詔以銀杯送還
遼議者謂盜已正法送杯於體有損判大名夏竦亦奏
乞罷送不聽知雄州王仁旭直納軍資庫人稱其得體
戊午遼罷遙輦帳戍軍壬戌遼以北女直詳舊作詳舊作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七

今改蕭杲陸舊作高六今改為美六部大王甲子遼主清暑永安

山甲戌蒲虛毛朶曷懶河百八十戶附於遼 遼主以

左中丞蕭惟信為燕趙國王傅遼主諭之曰燕趙左右

多面諛不聞忠言浸以成性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父

之義有不可使居王邸者具以名聞惟信性好學長於

辯論及為王傅能輔導以禮 丙子徙知定州王德基

知雄州兼沿邊安撫使初守臣畏生事未嘗出獵德基

至乃縱騎獵境上關城居民甚眾而故堞墮壞久莫敢

修德基豫調兵夫築完之遼歲遣使貽果創前皆改服

以見德基接以常禮及每移文至者例以郡官主勞至

是以指使代焉 己卯權御史中丞張方平言中書樞
密院比歲除授多預批聖旨俟半年或一二年後與轉
官或改職夫遷除之體率有常規若因勞應賞而擢之
不次孰曰不然如其事出僥倖縱除日月曷厭羣議譬
之賈人交易於市作為契券立期待償非唯滋長濫恩
實亦有虧治體請自今文武官轉授前比而希遷改者
竝明行責降從之 五月甲申甯夏地震 戊子減邛
州鹽井歲額緡錢一百萬川峽四路鹽課縣官之所仰
給然并原或發或徵而責課如舊任事者多務增課以
為功往往貽患後人朝廷切于除民疾苦尤以遠人為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八

意有司上言輒為調減前後不可悉數 丙申詔陝西

市蕃部馬 丁酉京東人劉香劉沔胡信謀反伏誅

六月庚戌朔降御前劄子下夏安期等比令與陝西諸

路經略安撫司議減節邊費其務悉心經畫以成朝廷

悠久之利 詔夏竦與河北監司察帥臣長吏之不職

者 初吳育在翰林薦唐詢為御史未至母喪服除育

方參政事而宰相賈昌朝與詢有親育數為昌朝言詢

用故事當罷御史昌朝不得已以詢知廬州凡官外徒

者皆放朝辭而詢獨許入見中丞張方平因奏詢材質

美茂宜畱備言職詔許之育爭不能得詢由是怨育而

附昌朝攷異長編謂方平雷詢且謂育世以為承昌朝未必刊附昌朝宋史亦不載此事今不取 癸丑遠以西京留守耶律瑪陸舊作馬 為漢人行宮都部署參知政事楊信出為武定

軍節度使時武定亢旱苗稼將槁信視事之夕雨澤霑足百姓歌頌之 丁巳流星出營室南大如杯其光燭

地隱然有聲北行至王良漫 辛酉詔河東經略使鄭戩裁減本道邊費 癸亥帝謂輔臣曰比有上言星變

者國家雖無天異亦當修警況因謫見乎夫天之譴告人君使懼而修德亦猶人君知臣下之過先示戒飭使

得自新則不陷於咎惡也賈昌朝等皆引咎再拜 戊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九

辰遊主御清涼殿放進士王棠等六十八人棠涿州新

城人博古善屬文時稱得人 辛未知益州文彥博言

益彭邛蜀漢五州非用馬之地而逐州共屯軍馬凡二

千餘人請皆易以步軍詔易三之一 參知政事吳育

與宰相賈昌朝不相能監察御史唐詢既怨育遂希昌

朝意上奏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茂材異等科由漢涉

唐皆不常置若天見災異政有關失則詔在位薦之本

朝稽用舊文訖真宗世三建此科陛下即位增科為六

初應詔纔數人後乃至十餘人今殆至三十餘人一中

此科曾未累歲悉至顯官請自今不與進士同時設科

右因災異非時舉擢宜如漢故事親策罷秘閣之試疏

上帝刊其名付中書育奏疏駁之帝是育言即詔禮部

今制科隨進士貢舉其著為令仍須近臣論薦毋得

舉帝因謂輔臣曰彼上言者乞從內批以今乃知其

欺妄也育又奏陰邪沮事正當明辯願出姓名案劾以

明國法育本由制策進帝數稱其賢以為得人故詢力

肆排詆意在育不在制科也育弟娶李遵勛妹有六子

而寡詢又奏育弟婦久寡不使改嫁欲用此附李氏自

進大抵希昌朝意且欲報怨帝說不聽 秋七月三司

使王拱辰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

四十萬今倍之兵在精不在眾冗散坐食非計也三司

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諸道帥臣并任其責乙

酉詔判大名府夏竦知并州鄭戩知永興軍程琳並兼

本路計置糧草從拱辰言也 遼幽王遂格舊作遂哥今改卒

庚寅河東經略司言兩壞忻代等州城壁 乙未遼

以前南府宰相耶律喜遜舊作喜孫今改為東北路詳察舊作詳孫

改 丙申以知吉州余靖分司南京許居韶州初靖為

諫官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

失勢孝標因與知諫院錢明逸言靖少游廣州犯法受

笞明逸即劾奏靖不宜在近侍靖聞之不自安求侍養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十

去會朝廷下廣州案得其實靖初名希古舉進士未得
解曲江主簿善遇之知韶州者疾主簿据其罪無所得
唯得與靖接坐主簿既以違敕停任而靖受笞後乃改
名取解它州及第案牘具在故有是命 遼籍諸道軍
丁西遼主如秋山辛丑遼禁扈從踐民田 遼翰林都
林牙竝修國史蕭罕嘉努舊作韓家
奴今改見遼主獵未嘗不
諫會有司奏獵於秋山熊虎傷死數十人罕嘉努書於
冊遼主見而命去之罕嘉努既出復書它日遼主見之
曰史筆當如是遼主嘗問罕嘉努曰我國家勦業以來
孰爲賢主罕嘉努以穆宗對遼主怪之曰穆宗嗜酒喜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十一

體例僥倖陳乞墮素軍制干撓朝章乞奪軍職付環衛
或除一郡帝不聽 乙巳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言與郎
延經略使沈迥已減罷官員使臣四十四人 八月詔
臣僚子孫恃廢無賴嘗被刑者如再犯私罪受母得以
贖論時邵武軍言故祕書監致仕龔曙之孫屢犯屠牛
法當以廢免帝特命加眞刑而更著此條 癸丑高麗
國王欽卒子徽嗣 壬戌詔陝西河東經略司西人雖
納款稱臣然其心詭譎難信恐諸路乘罷兵之後漸弛
邊備共益務練兵卒完城壁若寇至有不如詔者亟以
名聞 癸亥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博士錢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十二

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已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斥遣之曰此言何為致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

正曲直然育卒罷政異陳極通鑑續編云帝亦以昌朝可用第疾惡太世皆以方平實為昌朝地也政異李壽

過耳今從長編政異李壽蓋此年三月事非此時也

又若訥代育實為樞密非參政墓誌似委曲為方平諱

取今不 甲戌以監察御史唐詢知湖州竟以宰相親嫌

罷也 九月庚寅以戶部副使夏安期為陝西都轉運

使安期與諸路經略安撫司議邊事凡奏省官員及汰

邊兵之不任役者五萬人 時數有災異戶部員外郎

兼侍御史知雜事梅摯引洪範上變戒曰王省惟歲謂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三

王總羣吏如歲兼四時有不順則省其職今日會于春

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歲而變及三時此天意以陛下

省職未至而丁寧告戒也伊洛暴燥漂廬舍海水入台

州殺人民浙江潰防黃河溢埽所謂水不潤下陛下宜

責躬修德以回上帝之眷祐陰不勝陽則災異衰止而

盛德日起矣又言權陝西轉運使張堯佐非才由官掖

以進恐上累聖德及奏減省資政殿學士員召待制官

同議政復百官轉對帝謂大臣曰梅摯言事有體以為

戶部副使政異李壽云本傳以摯言災異為摯任殿中

遷官附見張堯佐權陝西清是 癸卯登州地震帝曰

山東連歲地震宜防未然之變其下登州嚴武備 甲辰遼禁以冒網捕狐兔 冬十月丁未朔詔比遣張子

夷往延州與夏國議疆事其豐州地當全屬漢界或所

議未協聽以橫陽河外鄉所侵耕四十里為禁地若猶

固執即以橫陽河為界初夏國既獻臥貴龐吳移已布

等九寨又納豐州故地欲以沒寧浪等處為界下河東

經略鄭戩戩言沒寧浪等處並在豐州南漢入府州之

腹若如其議則麟府二州勢難以守直宜以橫陽河為

界帝乃以戩所上地圖付子夷往議之 己酉遼主駐

中會川 辛未詔發兵討湖南猺賊 十一月己卯遣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四

著作佐郎楚建中往延州同議夏國封界事以張子夷

道病故也 以權御史中丞張方平為翰林學士權三

司使自開寶以來河北鹽聽人貿易官收其等歲為額

錢十五萬緡上封者嘗請禁權以收遺利余靖時為諫

官言管者太祖皇帝特推恩意以惠河朔故許通鹽商

止令收稅今若一旦權絕價必騰踊民苟懷怨悔將何

及乞令仍舊通商無輒添長鹽價以鼓民怨其議遂寢

存此奏及王拱辰奏立權法時靖雖久矣蓋先有建此

議者靖論其不可故罷既而拱辰使三司復議舉行又

為河北清臣所沮而河北清臣乃別議增築拱辰更立

權法未下而張方平亟奏罷之實錄國史並疏 及王拱

略今參取靖諫草及會貨志方平墓誌修入

辰爲三司使復建議悉權二州鹽下其議於本路都轉運使魚周詢亦以爲不可改異李壽云志以爲都轉運使并州六年二月改大石拱辰十一月戊子罷三司使出知亳州張方平代之方拱辰在三司時疎無緣卻爲都轉運使據何郊奏議爲都轉運使者乃魚周詢也王巖安元祐初奏議亦誤以魚周詢爲夏竦且言商人販鹽與所過州縣吏交通爲弊所筭十無二三請敕州縣以十分筭之聽商人至所鬻州縣併輸筭錢歲可得緡錢七十餘萬三司奏用其策帝曰使人頓會貴鹽豈朕意哉於是三司更立權法而未下也方平見帝問曰河北再榷鹽何也帝曰始議立法非再也方平日周世宗權河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續資治通鑑卷四十八 五

以鹽課均之兩稅錢而弛其禁令兩稅鹽錢是也豈非再榷乎且今未榷也而契丹常盜販不已若榷之則鹽貴契丹鹽益售是爲我斂怨而使彼獲利也彼鹽滋多非用兵莫能禁邊隙一開所得鹽利能補用兵費乎帝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方平日法雖未下民已皆知宐直以手詔罷之不可自有司出也帝大喜命方平密撰手詔下之且刊詔北京其後父老過詔書下必稽首流涕改異會貨志云三司奏用其策仁宗曰使民頓會須下詔今既下詔蓋已立法而未行蓋疏略也癸未湖南猺賊寇英韶州界 丁亥遼以南院樞密使蕭孝友爲北府宰相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仁先爲南院大王以北府宰相蕭革同知北院樞密使事以知伊勒希巴舊作夷南畢今改事耶律信先爲漢人行宮都部署蕭革席寵擅權南院宣徽使耶律義先疾之因侍讌言於遼主曰革狡佞喜亂一朝大用必誤國家遼主不納它日侍宴遼主命羣臣博負者罰一巨觥義先當與革對然曰臣縱不能進賢退不肖安能與國賊博哉革伴言曰公相諱不既甚乎遼主亦止之曰卿醉矣義先厲聲詆不已遼主大怒皇后解之曰義先酒狂醒可治也翼日遼主謂革曰義先無禮當黜之革曰義先之才豈逃聖鑒然天下皆知其忠直今以酒過爲罪恐拂人望遼主以革犯而不校眷遇益厚革之矯情媚上多此類也義先鬱鬱不自得然議事未嘗少沮後又於遼主前博義先祝曰向言人過冒犯天威今日一擲可表愚款俄得堂印遼主遷然義先仁先之弟也 辛丑帝獵于城南之韓邨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次旗鼓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案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是時道旁居民或畜狐兔見雉驅入場中帝因謂輔臣曰畋獵所以訓武事非專務獲也悉令縱之至棘店御帳殿召問所過父老子孫供養之數土

地種植所宜且嘆其衣會粗糲而能享壽人加慰勞還
次近郊遣衛士夏奏技御駕前兩兩相當掉鞅挾槩以
決勝又謂輔臣曰此亦可觀士之材勇也免所過民田
在園內租稅一年 乙巳遼賑南京貧民 十二月壬
申遼曲赦徒以下罪以是日為聖宗在時生辰也遼主
溺浮屠法務行小惠數降赦宥釋死囚甚眾聖宗之風
替矣

七年遼重熙十六年春正月丙子朔御大慶殿受朝 己卯遼

主如混同江 甲申知大宗正事允讓請自今宗室輒
有面祈恩澤者罰一月俸仍停朝謁從之 丁亥詔河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七

北所括馬死者限二年償之 戊子尚書左丞知兗州
杜衍以太子少師致仕時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還印
綬賈昌朝素不喜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
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 癸巳
以知制誥楊偉權知諫院偉嘗曰諫官宜論列大事細
故何足論然時譏其亾補 壬寅詔減連州民被徭害
者來年夏租 二月丁未詔流內銓應納粟授官人不
除司理司法參軍泊上州判官資淺無過犯方法注主簿
縣尉如循資入縣令錄事參軍者銓司依格注擬止令
臨監物務從御史知雜李東之所請也 己酉詔取益

州交子三十萬於秦州募人入申糴粟 丙辰命內侍
二員提舉月給軍糧時侍御史棣州吳鼎臣言諸軍班
所給糧多陳腐又斗升不定請以內侍糾察之翼日詣
監倉官進呈軍糧帝諭曰自今當足其數以給之時衛
士皆在殿下殿前都指揮使李昭亮因相率羅拜以謝
然軍糧自江淮轉漕至京師又積年而後支上軍所給
斗升僅足中下軍率十得八九雖遣內侍提舉終不能
行也 庚申遼主如魚兒澳辛酉禁羣臣遇宴樂奏請
私事詔世選之官從各部者舊擇材能用之先是樞
密使馬保忠言於遼主曰疆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六

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則鄉黨之行修修
德行則冠冕之緒崇自今非聖帝明王孔孟之教者望
下明詔痛禁絕之遼主不聽 三月癸未詔求寬恤民
力之事聽官吏驛置以聞上其副于轉運司詳其可行
者輒行之 毀後苑龍船初有司請修以備幸詔特毀
之 丁亥以旱罷大宴癸巳詔曰自冬訖春早曠未已
五種弗入農作失業朕惟災變之來應不虛發殆不敏
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實何愆與其降疾于
人不若移災于朕自今避正殿減常膳中外臣僚指當
世切務實封條上三事大夫其協心交儆弼予震懼之

意焉帝每命學士草詔未嘗有所增損至是楊察當筆
既進詔草以爲未盡罪已之意令夏爲此詔 遼主如
黑水濼遣使審決雙州囚 乙未賈昌朝罷爲 勝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撫使樞密副使右
諫議大夫吳育罷爲給事中歸班昌朝與育數爭論帝
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冊免三
公故事上表乞罷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早
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
不時若帝用其言卽罷昌朝等尋復命育知許州以河
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夏竦依前官充樞
密使故事文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獨竦不
然初降制召竦爲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
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其事越三日遂貼麻
改命焉竦異錄以乙未日除宰相丁酉日改樞密使而
實錄并書之今從本紀仍出其日仁宗本紀云
乙未以夏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丁酉以夏竦爲樞密使以知益州樞密直
學士文彥博爲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帝因李東之
建議再畋近郊南城之役衛士不及整駕而歸夜有雉
殞于殿中諫者以爲不祥是月將復出諫者甚眾御史
成都何郊言尤切直遂罷出獵又詔停建州造龍鳳茶
丁酉改樞密副使文彥博參知政事以權御史中丞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九

高若訥爲樞密副使 己亥賜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曾
公亮三品服故事待制入謝未始賜服至是帝御選英
閣面賜之公亮自修起居注當遷知制誥賈昌朝其友
壻也避嫌故使待制天章閣昌朝罷既半歲乃命知制
誥 壬寅降宰臣工部侍郎陳執中爲給事中參知政
事給事中宋庠爲右諫議大夫工部侍郎丁度爲中書
舍人先是賈昌朝引漢故事乞罷相昌朝既罷執中等
復中前請於是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 帝之幸西
太一宮也日方炎赫卻蓋不御及還而雨雪足改異宋
史作辛
丑今從
長編 是日遼大雪 詔權停貢舉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八 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九

賜運使薛鼎等鑄錢御製錢範

宋紀四十九 起開禧元年正月凡一年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慶歷七年 遼重熙十六年 夏四月乙巳朔遼主聞太后不豫馳

往視疾丙午太后愈遼主復如黑水濼 己酉詔曰前

京東轉運使薛紳任文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為

耳目伺察州縣細過以滋刑獄時號四瞪前江東轉運

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苛察相尚時號三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一

虎是豈稱朕忠厚待人之意紘既降知衡州而紳等故

在其降紳知陝州鼎知漢州紳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

自今毋皆復用為部使者宗旦等四人竝與遠小處差

遣綽益都人鼎浴子與紘三人者皆范仲淹等所選用

也天章閣待制侍講楊安國因講筵為帝言三虎四瞪

事故有是詔綽先為刑部詳覆官有廖均者挾當路權

勢雪罪中書連舊例送刑部官屬無敢違者綽獨以為

敕一定而例有出入今廢敕用例非有司所敢聞也執

政雖漢惡之然卒不能屈遷通判雄州城久壞守將慮

違遼人誓書不敢修綽以為今但修之而已非有所增

廣於誓書固無害也既興役遼人果來問綽報以前語

仍緩其使及使反而役已畢遼亦不復問杜衍富弼尤

稱其才及喪除責通判萊州 庚戌以京東轉運使包

拯為直集賢院陝西轉運使 壬子御正殿復常膳仍

賜二府喜雨詩 乙卯陳執中宋庠丁度皆復所降官

丁卯上封者言諸路轉運司廣要出剩求媚於上民

輸賦稅已是大半之賦又令加耗謂之潤官江西諸路

州軍體例百姓納米一石出剩一斗往往有聚斂之臣

加耗之外更要一斗江西一路歲以百萬石為準每石

取米一斗以百萬石計之所收已及十萬石十萬石耗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二

米入官則下民必食貴米此但粗引一路之弊耳況天

下之廣賦稅之饒其弊無極臣恐諸路轉運司尚有似

此無名刻削願陛下閱其奏目或有橫加收斂名為出

剩乞賜黜貶為優帝覽之曰古稱聚斂之臣過於盜賊

今如此措斂是為朕結怨於民也亟下詔止絕之 遼

以太后疾愈赦境內 己巳詔諫官除朝參外非公事

毋得出入請高 五月丙子以東頭供奉官李瑋為左

衛將軍駙馬都尉選尚福康公主瑋用和次子帝追念

章懿太后不已顧無以厚其家乃使長女降焉 知諫

院王贇言臣僚章疏內有事合更張者送兩制及臺諫

官等同議動經半年有餘未見結絕素無條約務在因循欲乞今後應批狀下兩制及臺諫等官同定者乞阻五日內眾議半月內連書奏上如議論不同即許別狀以間從之。戊寅詔武臣非歷知州軍無過者毋授同提點刑獄。己丑補降猺唐和等為峒主。以知青州翰林學士戶部郎中葉清臣兼龍圖閣直學士為永興軍路都部署兼本路安撫使知永興軍帝初欲進清臣官為諫議大夫宰相陳執中曰此太優乞且令兼龍圖閣學士帝許之故事新除知永興軍者當有錫賚執中曰清臣近已得賜遂不與清臣愈悒過闕請對於帝前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三

是夏竦言石介實不死富弼陰使入契丹謀起兵朝廷疑之弼時知鄆州亟罷京西路安撫使既而北邊安堵竦護不驗弼自鄆州徙青州仍領京東路安撫使竦在樞府又讒介說契丹弗從夏為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侍御史知雜事韓城張昇及昇宋史本紀宰相表作昇列傳作昇長編或作昇或作昇前後互異蓋昇昇字形相似易於誘混東都事略正作昇及御史何郯嘗極論其事郯奏此事造端全是夏竦意本不在石介緣范仲淹富弼在兩府日竦嘗有樞密使之命以羣議不從即行罷退竦疑仲淹等排擯以介會被仲淹等薦引故欲淡致介惡以污忠義之臣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四

收粟帛收孔子四十六代孫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饑分所餘周不足者未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於己動止必依禮法環所居百里人皆愛慕見敗於路輒斂衽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盞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故有是賜又詔給復其家 丙辰加真宗諡曰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從張方平等議也 戊午改文明殿學士為紫宸殿學士文明殿禁中已無之學士自程羽李昉後亦不以除授而文明二字又同真宗諡用宋庠議也 初置天章閣直學士位在龍圖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五

閣直學士之下 乙丑析河北為四路各置都部署 文獻通考歷七年析河北四路各置都總管一員如無事止以安撫使總制諸路即其事也宋初大將領兵在外者曰都部署治平以後避英宗諱始改都部署為總管此四路置都總管乃史臣追稱今改正之四路者大名真定定 九月甲戌降知渭州張亢知磁州時三州瀛州也 司給郊賞州庫物良而估賤三司所給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優軍人轉運使奏亢擅減三司所估樞密使夏竦挾故怨因黜亢御史宋禧繼言亢嘗以庫銀市易復降知壽州 自七月至於是月遂主日射獵於楚不溝霞列繫輪石塔諸山 冬十月壬寅朔以集賢殿修撰范陽張揆為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學士揆著太元

集解召見延和殿令揆著得新首且言新首準易之夫卦蓋陽剛以決陰柔君子進而小人退之象也帝悅故有是命 辛亥遣主如中京 太子太傅致仕李迪既歸濮州其子東之為侍御史知雜事奉迪來京師帝數遣使勞問欲召見以胤疾辭王子迪卒贈司空侍中諡文定帝篆其墓碑曰道直之碑又改迪所葬鄆城之鄉曰道直鄉 丙辰遼定公主行婦禮於舅姑 乙丑河陽許州地震 庚午鐵驪仙門朝於遼遼主以其始入貢加其使為右監門衛大將軍 十一月戊寅遼主祀木葉山己丑如中京朝太后壬辰遼禁漏泄官中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六

丙申朔嘗景靈宮丁酉嘗太廟奉慈廟戊戌冬至祀天地於闕丘大赦 是日貝州宣毅卒王則據城反則本涿州人歲饑流至貝州自賣為人牧羊後隸宣毅軍為小校貝其俗妖幻相與習五龍滴淚等經及圖識諸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初則去涿母與之訣別刺福字於背以為記妖人因妄傳福字隱起爭信事之而州吏張繼卜吉主其謀黨連德齊諸州約以明年正旦斷澶州浮梁亂河北會其黨潘方淨懷刃以書謁北京留守賈昌朝事覺被執不待期亟叛時知州張得一與官屬謁天慶觀則率其徒劫庫兵得一委保曉捷

營城焚門執得一囚之兵馬都監田斌以從卒巷闕不勝而出城扉闕提點刑獄田京任黃裳持印棄其家繼城出保南關賊從通判東鹿董元亨取軍資庫鑰元亨拒之殺元亨又出獄囚囚有憾司理參軍王獎者遂殺獎既而節度判官李浩清河令齊開主簿王濼皆被害則僭號東平郡王以張巒為宰相卜吉為樞密使建國曰安陽及異陳樞通鑑續編楊所居門曰中京居室廢庫皆立名號改年曰得聖及異宋史紀事本末作德勝作德勝今以十二月為正月百姓年十二以上七十以下皆涅其面曰義軍破趙得勝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七

城以一樓為一州書州各補其徒為知州每面置一總管然絕城下者日眾於是令守者五伍為保一人總餘悉斬 賈昌朝遣大名府鈐轄郝質將兵趨貝州十二月辛丑朔昌朝以貝州反書聞內出劄子下中書樞密院亟擇將領往撲滅之仍令澶州孟州定州真定府豫設守備毋致奔逸 壬寅遣入內押班麥允言西京作坊使王凱往貝州捕殺軍賊仍詔賈昌朝發精兵衛之高陽關都部署王信聞貝州亂亟領本部兵傅城下甲辰以信為貝州城下招捉都部署 戊申加恩百官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章得象鄆國公王德用

邢國公舊制將相會邑萬戶即封國公王旦為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受是歲郊恩中外將相唯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詔節度使帶平章事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貽永得象德用皆封國公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明鎬為河北安撫使 辛亥遼主謁太祖廟觀太宗收晉圖癸丑遼主問太后安 甲寅徙知滄州高繼隆知貝州遣內侍何誠用齋救楊招安貝州軍賊御史中丞高若訥言河朔重兵所積處今釋貝州不討後且啟亂階為遼人笑不聽 乙卯遼以太后疾愈命雜犯死罪以下減一等論徒以下免庚申遼南府宰相杜防韓紹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八

榮奏事有誤各以大杖決之出防為武定軍節度使三司使張方平言勸會陝西用兵以來內外所增置禁軍八百六十餘指揮約四十有餘萬人內馬軍一百二十餘指揮若馬數全足計六萬有餘匹其係三路保捷振武宣毅武衛清邊蕃落等指揮并本道土兵連營仰給約二十餘萬人比屯駐戍兵當四十萬人又自慶歷三年以後增添給送西北銀絹內外文武冗官日更增廣所以三司經用不贍天下山澤之利茶鹽酒稅諸色課人比之先朝以前例皆大有增剩可謂無遺利矣而有司調度交見匱乏直以支費數廣不量入為出所致

耳方今急務莫先食貨食貨不足何以爲國伏望令中書樞密院審加計議裁於聖斷早爲之所猶須效在累年之後如救焚援溺則益不及矣 壬戌高麗貢於遼

八年遼重熙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夏國主曩霄殂偽諡曰武烈

皇帝廟號景宗墓曰泰陵曩霄凡七娶後吳宋史夏國傳元吳五娶一

日遼興平公主二日宣穆惠文皇后沒藏氏三日憲成皇后野力氏四日妃沒藏氏五日索氏與長編所載不同今從一曰米母氏其女也生一子以貌類它人般之

二曰索氏三曰都羅氏早死四曰咩迷氏生子阿理謀

殺曩霄爲臥香乞所告沈於河殺咩迷氏五日雅爾野利今改氏裕勒且舊作遇乞今改從女也頗長有智謀曩霄畏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九

戴金起雲冠令它人不得冠生三子曰寧明喜方術從

道士學辟穀氣忤而死次寧令格舊作甯令哥今改

甯令哥國語謂歡嘉爲甯令兩岔河名也母沒藏氏從元吳出獵至此而生諒祚遂名焉據長編則寧令格與諒祚自是兩編曩霄以貌類已特愛之以爲太子次薛埋人今從長編

早死後復納瑪伊克舊作沒移今改皆山女營天都山以居之

雅爾之族宣言吾女嫁二十年止故居而得瑪伊克女

乃爲修內曩霄怒會有告裕勒且兄弟謀以寧令格娶

婦之夕作亂曩霄遂族裕勒且剛哩凌城通等三家既

而雅爾氏訴我兄弟無罪見殺曩霄悔懼下令訪遺口

得裕勒且妻閻于三香家後與之私通雅爾氏覺之乃

出之爲尼拔密藏大師六日耶律氏七日瑪伊克氏初

欲納爲寧令格妻曩霄見其美自娶之號爲新皇后寧

令格憤而殺曩霄不死刺其鼻而去匿黃蘆鄒特彭舊

說龐家爲鄒特彭所殺曩霄遂因鼻創死死宋遼二史

俱不言爲其子所殺蓋夏人紀事皆用本國書國史之

後罕有習其文字者故事迹散落不備唯長編敘次頗

既娠而曩霄死曩霄遺言立從弟委格寧令其大會諾

伊尚都等與密藏鄒特彭議所立密藏大族也鄒特彭

爲之長眾欲如遺言立委格寧令鄒特彭獨弗許曰委

格寧令非子且無功安得有國諾伊尚都曰國今無主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十

然則何所立不然爾欲之乎爾能保有夏土則亦眾所

願也鄒特彭曰予何敢哉夏自祖考以來父死子繼國

人乃服今密藏尼娠先王之遺腹幸而生子則可以嗣

先王矣誰敢不服眾曰然遂立密藏尼爲太后曩霄死

三月而生男是爲諒祚後吳宋史載諒祚以慶曆七年

位與長編異以毛惟昌高懷正之妻嬰乳之而政在密

藏氏惟昌懷正皆漢人本裕勒且帳下故親待之已而

懷正貸銀夏人惟昌竊衣曩霄所與盤龍服皆爲鄒特

彭所族 乙亥明鑄以貝州城峻不可攻謀築距關度

用工二萬人期三十日可與城齊而賊亦於城上設戰

初與官軍相當名曰喜相逢距圍將成爲賊所焚火三日不滅乃用軍校劉遵計卽南城鑿地道而日攻其北以牽制之貝州民有汪文慶郭斌趙宗本汪順者自城上繫書射鎬帳約爲內應夜縋縋以引官軍既納數百人焚樓櫓賊覺率眾拒戰初官軍既登欲專其功斷縋以絕後來者及與賊戰兵寡不敵與文慶等復縋而下是夜城幾克丙子授文慶斌西頭供奉官宗本順右侍禁 丁丑以參知政事文彥博爲河北宣撫使本路體量安撫使明鎬副之鎬督諸將攻貝州城久不下帝憂之問輔臣策安出彥博乞自往討賊故遣彥博宣撫而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七

改鎬爲副先是樞密使夏竦惡鎬恐其成功凡鎬所奏請輒從中沮之彥博既受命因言軍事中覆不及願得專行戊寅詔許彥博以便安從事彥博請用將作監主簿鞠真卿等三人掌機宜文字許之鎬所奏碎殿中丞王起等四人仍聽隨軍 貝州賊謀竊出要劫遂使明鎬謀知之遣殿侍安素伏兵西門壬午賊果以三百人夜出伏發皆就獲 是日江寧府火初南唐大建宮室府寺其制皆倣帝京時營兵謀亂事覺伏誅既而火知府事集賢殿學士李宥懼有變闔門不救延燒幾盡唯存一便廳乃舊玉燭殿也尋責宥爲秘書監直令致仕

有奏火事云不意禍起蕭牆變生回祿會新有衛士之變朝廷惡其言故責特重 乙酉降空名告敕宣頭劄子三百道下河北宣撫使以備賞戰功是日文彥博至貝州城 丁亥遼主如春水 乙未日赤無光 官軍攻貝州城北甚急賊盡銳禦之而南城所穴地道潛達城中賊初不覺也閏月庚子朔文彥博夜選壯士二百銜枚由地道入右班殿直曹竭等導之既出登城殺守陣者垂縋引官軍賊縱火牛官軍稍卻軍校楊遂以槍中牛鼻牛還走賊眾驚潰王則開東門遁閣門祇侯張綱緣壕與戰死之王信捕得則餘黨保邸舍皆焚死則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七

自反至敗凡六十五日 辛丑文彥博遣李繼和來告貝州平賜繼和錦袍金帶彥博請斬王則於大名府夏竦言恐所獲非真盜嘗覆視之詔以檻車送則京師王則之以貝州反也澶州卒龐旦與其徒謀以元日殺軍校劫庫兵應之前一日有告者知州王鼎夜出檢遣軍校攝事於外邑而陰爲之備翼日會僚吏置酒如常叛黨愕不敢動鼎刺得實徐捕首謀十八人送獄獄具俟轉運使至審決未至軍中兇兇謀劫囚鼎謂僚吏曰吾不以累諸君獨命取囚桀驁者數人斬於市眾皆失色一郡帖然轉運使至囚未決者半訊之皆伏誅 王

寅升冀州為安武軍 甲辰曲赦河北賜平貝州將士
 緡錢戰歿者官為葬祭兵所踐民田除夏秋稅改貝州
 為恩州 丁未以祕閣校理張環為兩浙轉運使環十
 年不磨勘遷官朝廷獎其遐靜故用之 戊申以文彥
 博為禮部侍郎平章事明鑑為端明殿學士給事中馬
 軍都虞候王信為威德軍節度使自餘兵官各以功次遷
 轉及賜緡錢有差 贈馬遂為宮苑使遂開封人以三
 班奉職為北京指使聞王則叛詣雷守賈昌朝請擊賊
 昌朝使持榜入城招降則盛服見之與飲茶遂諭以禍
 福輒不荅遂將殺則而無兵仗自隨時張得一在側遂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三

欲其助己目得一得一不動遂奮起投杯抵則扼其喉
 擊之流血而左右卒無助者賊黨攢刃聚謀至斷其一
 臂猶言則曰妖賊世不斬汝萬段賊執遂縛而支解之
 則倉猝被毆傷病數日乃起事聞帝歎息久之則既誅
 乃追贈遂封其妻為旌忠縣君賜冠帔官其子五人後
 得殺遂者使其子剖心而祭之 癸丑遼主射虎於侯
 里吉 乙卯判大名府兼北京雷守司賈昌朝加檢校
 太師進封安國公以恩州平也翰林侍讀學士楊偕言
 賊發昌朝部中至出大臣討之乃平昌朝為有罪不當
 賞弗聽 辛酉崇政殿親從官顏秀郭遠王勝孫利等

四人謀為變殺軍校劫兵仗登延和殿屋入禁中至寢
 殿時皇后侍帝夜半聞變帝遽欲出后閉閣抱持遣官
 人馳召都知王守忠等以兵入衛賊至福寧殿下斫宮
 人傷臂聲徹帝所宦者何承用慮帝驚給奏宮人毆小
 女子后叱之曰賊在殿下殺人帝且欲出敢妄言邪后
 知賊必縱火乃遣宦者持水踵賊賊果以燭焚簾水隨
 滅之是夕所遣宦者后親翦其髮以為識諭之曰賊平
 加賞當以汝髮為證故宦者爭盡死力倉猝處置一出
 於后顏秀等三人尋為宿衛兵所誅王勝走匿宮城北
 樓經日乃得捕者即支分之卒不知其始所謀樞密使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古

夏竦言於帝請御史同宦官即禁中鞠其事且言不可
 滋蔓使反側者不安參知政事丁度曰宿衛有變事關
 社稷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固請付外臺窮治黨與自旦
 爭至會時帝卒從竦議甲子降內侍楊景宗鄧保吉楊
 懷敏劉永年趙從約王從善等五人皆外遷獨懷敏領
 職如故竦庇之也先是有詔釋景宗等罪御史中丞魚
 周詢侍御史知雜事張昇御史何鄭等言殿廷所置宿
 衛本為人主預備非常今衛士所為凶悖意不可測兼
 後來獲賊餘黨累傳聖旨令未得殺死而全不依稟蓋
 是本管臣僚懼見捕獲之後勘鞠得情所以容眾毆死

以圖滅口欲輕失職之罪情狀如此理無可恕太祖朝酒坊火發本處兵士因便作過太祖以本坊使副田處巖等不能部轄並處極法今乘輿咫尺賊亂稱發凶惡之狀無大於此而居職者既不能察舉當宿者又不卽禽捕未正典法何以塞公議伏乞重行黜降用振威罰景宗等既外遷郊等又再具奏乞黜懷敏帝令中書召郊等論以獨寬假懷敏之故郊等又言衛士持刃直入禁庭欲凌犯乘輿爲大臣者宜漢責有司失察之罪如楊景宗等並當誅戮以謝天下若以其過非自取止可貸其正坐並宜流竄以戒百職景宗等罰既甚輕懷敏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主

又獨異眾蓋兩府大臣畏陛下左右之怨怒不能堅執祖宗之法也伏望一例責授外任以協公論帝語輔臣以宮庭之變美人張氏有扈蹕功夏竦卽倡言宜講求所以尊異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爲翰林學士張方平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舍皇后而尊美人古無是禮若果行之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瞿然而罷張氏李熹曰張美人此時未爲貴妃莫誌及附傳皆云貴妃誤也 初諫官言江寧上始封之地守臣視火不謹府寺悉焚宜擇材臣繕治之命司農卿林濼代李宥濼固辭不行乃降濼知袁州改命龍圖閣直學士

張奎知江寧府奎既至簡材料工一循舊制不逾時復完 丙寅礫王則於都市 以知洪州直集賢院李絢爲荆湖南路轉運使時五谿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喻帝曰是往歲城邠州者其人才可用輔臣以絢對遂除之絢乘驛至邠州戒諸部案兵無動使人諭蠻以禍福蠻悅罷兵受約束初元昊犯延州並遣皆恐絢通判邠州城障不完絢方攝守卽發兵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詔它州悉治守備 丁卯誅張得一其兄弟悉坐降官妻子論如律得一知貝州視事八日而亂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六

作賊置得一州解之西日具食飲初賊取州印語曰用訖卻見還每見賊必呼曰大王先揖而坐坐必東向又爲則草僭擬儀式賊平得一付御史臺劾治獄具朝廷議貸死中丞高若訥謂守臣不死自當誅況爲則屈乎於是坐棄市得一者之子也 是月臣僚上言皇城司在內中最高爲孫劇祖宗任爲耳目之司尙當官四員多差親信有心力人近年員數倍多並不選擇乞今後只差四員選有心力沈厚之人更不許人指射陳乞如違竝以違制論從之 二月癸酉楊懷敏落內內副都知復爲左藏庫使滑州鈐轄始從御史言也何郊擊懷敏

尤力帝諭郊曰古之諫臣嘗有碎首者卿能行此否對曰古者帝不從諫故臣有碎首今陛下從諫如流何用如此若必碎首則美歸臣下而過在君上也帝忻納之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七

數上書論天下事議者以為迂闊難用與人少合然亦能有所容初蔡襄等劾奏借出知杭州會襄謁告過杭而輕游里市或謂借益言於朝荅曰襄嘗以公事訊我我豈可以私報邪 夏遣楊守素來告其主曩霄之喪命開封府判官曹穎叔為祭奠使六宅使鄧報信為弔慰使賜絹布羊米麪酒如例夏亦遣使告於遼遼遣使如夏慰奠 戊寅改知荆南范仲淹復知鄧州仲淹在鄧二年鄧人愛之及徙荆南眾遮使者請留仲淹仲淹亦願留詔從其請 己卯賜瀛莫恩冀州緡錢二萬贖還饑民鬻子 壬午貶三司戶部判官韓綜知滑州綜

前使遼遼主問其家世綜言父億在先朝已嘗持禮來使遼主喜曰與中國通好久父子相繼奉使宜酌我酒綜率同使者五人起為壽遼主亦離席酬之歡甚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為生事故責之尋改知許州 乙未以侍御史宋禧為兵部員外郎同知諫院先是禧鞠衛士獄於內侍省不能究其本謀獄既具內侍又使禧自為牒稱無敢漏泄已而乞徧於官省置防護火燭牌及伐禁中臨簷巨木畜羅江犬以備盜朝論非笑因號曰宋羅江開封府判官曹穎叔言禧為制使辱命請置於法不聽至是又擢諫官 是月遼命士庶言國家利便不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六

得及已事奴婢所見許白其主不得自陳 三月甲辰詔禮部貢舉 以京西轉運使任頴權判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初夏遣呂你如來納款要請凡十一事其尤者欲去臣稱男選頴押伴一切責以大義詞屈而去及孫延壽再使雖上表已稱臣而猶欲以青鹽通中國及自買賣又乞增歲賜至三十萬詔惟許權場及添賜五萬其議多顛所陳者曩霄既為其下所殺遣楊守素告哀而守素乃康定中為曩霄謀不稱臣納所賜節者也顛適奏計京師帝兩顧館伴頴問守素曩霄所以死守素不能對終其去不敢桀驁中書擬頴知鳳翔府帝曰任

頡應接楊守素事畢宜備朝廷緩急委任鳳翔不難得人執政有不悅頡者因命以此官 甲寅幸龍圖天章閣召近臣宗室觀太宗游藝集真宗幸澶州詩碑及三朝瑞物又出手詔賜輔臣曰開者西垂備禦天下釋騷趣募兵師急調軍食雖常賦有增而經用不給加以承平浸久進仕多門人浮政濫員多缺少又牧宰罕聞奏最將帥艱於稱職登制度未立不能變通於時邪簡擢靡臻不能勸厲於下邪西北多故敵情靡常獻奇譎空言者多陳悠久實效者少思濟此務罔知所從恣為調畫之又詔翰林學士三司使知開封府御史中丞曰欲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九

聞朕躬闕失左右朋邪中外險詐州郡暴虐法令非便民者及朝廷幾事其恣以陳皆給筆札令即坐上對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為帝畫此謀意欲困執中也執中方力辭未許參知政事朱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書生非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許之論者以為知體是日翰林學士張方平既還朝會鎖院草制方平即條對所問夜半與制書俱上曰向因夏人阻命諸路增置禁軍約四十二萬餘人通三朝舊兵且入九十萬人其鄉軍義勇州郡廂軍諸軍小分割員等不在此數凡此冗兵非

惟困天下財用方且成天下禍階若不早圖後無及矣望嚴令天下禁止召募命逐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分案所部揀選疲老優與放停若雖係禁軍而羸弱願退就廂軍亦聽從便今入官之路微倖攀援日生新例乞令中書樞密院各具逐年諸色入仕名目及人數取其微倖弊濫尤甚者逐色別立條約稍加裁損其屬三司殿前司羣牧司等處酬獎條貫亦乞重行詳定臣聞先朝雖將相大臣之子孫猶多白衣未仕者今自少卿監以上輒每歲任一人不亦過乎祖宗之時文武官不立磨勘年歲不為升遷資序有才有用名實之人或從下位優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十

見超擢無才用名實之人有守一官十餘年不改轉者其任監當或知縣通判知州有至數任不得遷者故當時人皆自勉非有勞效知不得進自祥符之後朝議益循寬大故令守官及三年即例得磨勘賢不肖莫知所勸願陛下稍革此制其應磨勘敘遷者必有勞績可褒或朝廷特救擇官保任者即與轉遷足以見聖恩急才愛民之意也至於將帥之任宜久於其職祖宗任李漢超郭進等遠或二十年近猶八九年略其細故不輕有移易今則不然武臣指邊郡謂之邊任俗為發身之地歷邊任者曾無寸勞不數年徑列橫行刺史防團廉察

能飾廚傳熟於人事者即以爲才而又移換改易地形山川未及知軍員仕伍未及識吏民士俗未及諳已復去矣願陛下鑒祖宗故事重爵賞以待功勞貴久任以觀能效亦馭將帥之一節也帝覽奏驚異詰且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卽日復上對曰臣觀古今治亂之變不在其它只在上下之勢合事無大不成上下之勢離事無小不敗比年以來朝廷頗引輕險之人布之言路違道干譽利口爲賢敗壞雅俗遂成險薄內則言事官外則按察官多發人閨門曖昧年歲深遠累經赦宥之事而又諸色小人下至吏胥僮僕觀時得逞敢於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三

犯上糊造詞說朝廷便行濟以愛憎何所不至故自將相而下至於卿大夫惴惴危恐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苟且因循求免誘咎何暇展布心體爲國立事哉願陛下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在審於聽受而已帝覽奏益異之書文儒二字以賜發異方平基孫蘇軾所撰也載此疏僅存大槩東都事略祇據基誌銘則更簡矣今致樂全集所載二疏摘取其要基誌銘又云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目獨引公近御榻密訪之且有大有用語公歎曰繁人之私迫人於險而壞之我不爲也終無所言李燕曰方平與李淑染道蘇軾好傾陷人志銘恐飾說也案方平好傾陷人亦無確據今並去王戊以霖雨錄繫囚 癸亥御迎陽門召知制誥待制諫官御史等詔之曰朕欲聞朝政得失兵農要務

邊防備禦將帥能否財賦利害錢法是非與夫護人害政姦盜亂俗及所以防微杜漸之策悉對於篇是日知制誥曾公亮以母病在告亦遣內侍賜詔令上對殿中侍御史何郊既對詔所問又言天下利害非一日可盡條陳欲乞特頒詔旨告諭兩制兩省臣僚自今有聞朝政闕失政令過差軍機利害雖非本職竝許上章論列仍委中書置籍具錄所上章疏遇欲進用臣僚令取有裨補多者用爲選首所冀親侍之人各知責任務圖傾竭以助政化 翰林侍讀學士葉清臣在永興條對甲寅詔書所問其言多劇切權貴且曰陛下欲抑奔競此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三

繫中書若宰相裁抑奔競之流則風俗敦厚人知止足宰相用險佞之士則貪榮冒進浸成波靡向有職在營庫日趨走時相之門入則取街談巷言以資耳目出則竊廟謨朝論以驚流輩一旦皆擢職司以酬所任比日人士競踵此風出入權要之家時有三尸五鬼之號乃列館職或置省曹且臺諫爲天子耳目今則盡爲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拮以微瑕公行擊擄宰相所喜則從而唱和爲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官闈小事卽極言過當用爲許直供職未逾歲時遷擢已加常等未稍爲御史

幼陛下宮中畜犬設棘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外國不加詞譴擢為諫官王達兩為湖南江西轉運使所至苛虐誅剝百姓徒配無辜特以宰相故舊不次拔擢遂有河東之行如此是長奔競也其它所列利害甚眾李燾曰王達正月戊戌為河東清司案會鞏銘達墓及包拯彈達章並稱河東清臣稱有河北之行恐誤今改正

續資治通鑑

卷四十九

三

續資治通鑑卷四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宋紀五十一 起者雍田敦四月盡居維赤

宋紀五十一起者雍田敦四月盡居維赤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慶歷八年遼重熙十七年夏四月己巳朔封曩霄子諒祚為夏

國主以祠部員外郎任顛等為冊禮使諒祚生甫三月

諸將未和議者謂可因此時皆以節度使命諸將使各

統所部分弱其勢莫絕後患判延州程琳言幸人之喪

非所以示德不如因而撫之知慶州孫沔亦言伐喪非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

中國體帝納其言遂趣有司行冊禮然議者頗惜其失

機會宋燾曰程琳本傳云朝廷既行冊禮夏人方

難乃其禮幣賜于之數移報之果喜即日迎冊使而慶

陽亦解案諒祚此時方自保不暇何敢遽圖慶陽本

傳必謀案附傳及歐陽修參知政事丁度數請罷御

史何郊又言度列在三事於茲累年上無所益國體下

不能服人心伏乞斷在不疑退之以禮辛未度罷為紫

宸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宋史仁宗紀王中

編長以端明殿學士權三司使明鑄參知政事文彥博

自貝州入相數推鑄功故度罷而鑄代之以知永興

軍葉清臣為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詔科場舊條皆先

朝所定空一切無易時禮部貢院言四年宋祁等定貢
舉新制會明年詔下且聽須後舉施行今秋試有期緣
新制諸州軍發解但令本處官屬保明行實其封彌磨
錄一切罷之竊見外州解送舉人自未彌封磨錄以前
多采虛譽即試官別無請託亦止取本州曾經薦送舊
人其新人百不取一彌封以後攷官不見姓名須實攷
文藝稍合至公又新制進士先試策三道次試論次試
詩賦先攷策論定去爾然後與詩賦通定高下然舉人
每至尚書省不下五七千人及臨軒覆較止及數百人
蓋詩賦以聲病雜犯易為去留若專取策論必難升黜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二

蓋詩賦雖名小巧且須指題命事若記問該當則辭理
自精策論雖有問題其間較對多挾它說若對不及五
通盡黜之即與元定解額不較若精粗畢收則濫進殊
廣所以自祖宗以來未能猝更其制兼聞舉人舉經史
疑義可以出策論題目凡數千條謂之經史質疑至於
時務亦鈔撮其要浮偽滋甚若為攷較又舊制以詞賦
聲病偶切之類立為攷試今特許倣唐人賦體及賦不
隄聯數不隄字數古今文章務先體要古未必悉是今
未必悉非嘗觀唐人程試詩賦與本朝所取名人詞藝
實亦工拙相半俗儒是古非今不為通論自二年以來

國子監生詩賦即以汗漫無體為高策論即以激訐肆
意為工非惟漸誤後學實恐將來省試其合格能幾何
人伏惟祖宗以來得人不少攷較文藝固有規程不須
變更以長浮薄請竝如舊制故降是詔按李燾曰五
所試詩賦經義竝如舊制本志以為楊察建議八年四
月又下詔乃其貢院中請案察本傳察權判貢院初建
此議當五年三月既已施行八年四月貢院復有申請
其議則實察五年所建者但不知此時察仍判貢院或
已罷爾今兩存之仍依實錄不出察主名本志又於此
詔後書張方平知舉請下詔戒辭賦新體案方平以此
年二月知舉 初詔外州發解到省差官覆攷尋罷之蓋
慮因此或致抑遏寒士故也 遼復以武定軍節度使
杜防為南府宰相丙子高麗貢於遼 辛卯置河北四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三

路安撫使初賈昌朝判大名已兼河北安撫使至是以
資政殿學士給事中韓琦知定州禮部侍郎王拱辰知
瀛州右諫議大夫魚周詢知成德軍竝兼本路安撫使
御史何郊言紫宸不可為官稱五月乙巳詔改舊延
恩殿為觀文殿仍改紫宸殿學士為觀文殿學士班次
如舊制 乙卯知諫院宋禧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已
未改荆湖北路禧雖罷諫職猶得為監司議者非之
御史何郊言樞密使平章事夏竦學非而博行偽而聖
有纖人善柔之質無大臣餒直之望聚斂貨殖以逞貪
婪比周權倖以圖進取近者衛兵為亂突入宮掖凡枉

職守失於防察宜置大戮而竦只緣管皇城司內臣楊懷敏素與交通曲爲掩蔽但欲私相爲恩未嘗公議其罪千百具僚皆謂懷敏失察賊亂只緣官責其罪小夏竦多懷顧慕不奮臣節其罪大今懷敏黜而竦獨留中外之心無不憤激伏望與眾永棄示人不私辛酉竦罷樞密使判河南府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帝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方平請撰駁辭帝意遂解曰且以均勞逸命之郊又言聞竦乞一殿學士職名不願廉恥冒有陳請陛下豈宜許其續資治通鑑卷五十 四

自便留朝廷乞不改前命仍指揮催促赴任從之

是日參知政事宋庠加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壬戌以樞

密副使龐籍參知政事及異籍自樞密副除參政據宋史紀表亦在辛酉日今從長編

六月戊辰朔詔近臣舉文武材堪將帥者 癸酉河

決澶州商胡埽 庚辰準布舊作阻今改獻馬駝二萬於遼

壬午太子太師致仕徐國公張耆卒贈太師兼侍中

諡榮僖者爲人重密有智數太后預政寵遇最厚安佚

富盛逾四十年所歷藩鎮人苦其擾 癸巳參知政事

明鎬疽發背帝親臨視甲午卒贈禮部尚書諡文烈鎬

端挺寡言所至安靜有體而遇事能斷爲世所推重

乙未詔館閣官須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及轉運提點刑獄差遣 丙申司空致仕章得象卒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贈太尉兼侍中諡文憲 民間盜鑄者眾錢文大亂物價翔涌公私患之於是河東都轉運使張奎奏晉澤石三州及威勝軍日鑄小鐵錢獨留用河東鐵錢既行而盜鑄者獲利十之六錢輕貨重言者皆以爲不便知并州鄭戩請河東鐵錢且以二當銅錢一行一年以三當一或以五當一罷官鑄日鑄但行舊錢知澤州李昭遘亦言河東民燒石炭家有聚冶之具盜鑄者莫可詰而契丹亦能鑄鐵錢以易並邊銅續資治通鑑卷五十 五

錢而去所害尤大是月翰林學士張方平宋祁御史中

丞楊察與三司使葉清臣先上陝西錢議請以小鐵錢

三當銅錢一既而又請河東小鐵錢亦如之且罷官所

置鑪朝廷皆施用其言自是姦人稍無利猶未能絕濫

錢也其後詔商州能鑄清黃銅錢又令陝西大銅錢大

鐵錢皆一當二盜鑄乃止然令數變兵民耗於資用類

多咨怨久之始定 秋七月戊戌以河北水令州縣募

饑民爲軍 甲寅遼錄囚減雜犯死罪 八月丁丑右

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楊察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

雜事張昇並落職察知信州昇知濠州察爲御史中丞

論事無所避會詔舉御史建言臺屬供奉殿中巡糾不法必得通古今治亂良直之臣今舉格太密坐細故皆置不取恐英偉之士或有所遺何郊以論事不得實中書問狀察又言御史故事許風聞今以疑似之間遽被詰問臣恐臺諫官畏罪緘默非所以廣言路也察數以言事忤宰相陳執中故坐與昇俱黜其後監察御史建陽陳旭數言昇宜在朝廷帝曰吾非不知昇賢然言詞不擇輕重旭請其事帝曰頃論張堯佐事云陛下勤身克己欲致太平奈何以一婦人壞之旭曰此乃忠直之言人臣所難也帝曰昇又論楊懷敏云懷敏苟得志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六

為不減劉季述何至於此旭曰昇志在去惡言之不激則聖意不回亦不可淡罪也 知陝州吳育上言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劾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驚駭及聞案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任事皆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恥示敦厚也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

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恥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丙戌遼復南京貧戶租稅戊子遼以殿前都點檢耶律義先為行軍都部署以中順軍夏行美副之伐富努里 己丑以河北京東西水災罷秋宴 甲午御邇英閣讀政要 是月殿中侍御史何郊言臣昨於六月內曾具奏論今歲災異為害甚大陳執中首居相位實任其責因舉漢時以災異罷三公故事乞因執中求退從而罷免以答天意未蒙施行今霖雨連晝夜不止百姓憂愁豈非大臣專恣務為壅蔽陰盛侵陽所致況執中所舉事多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七

不副天下人心怨咨盈耳如傅式不才累被人言不可任以要劇而執中以私恩用式至三司副使呂昌齡曲事執中執中寵嬖之兄弟至為三司判官此皆聖意所明知所以式昌齡並罷要職而執中則釋而不問竊所未安兼風聞執中以舊識寬減前京東轉運使張鑄不案告孔宜溫謀反人狀罪犯及以私憤降開封府界提點李肅之差遣挾情高下豈是至公其它專權恣縱不可盡數伏望罷免執中以慰天下之望 九月詔三司以今年江淮所運米二百萬斛轉給河北州軍 己未殿中侍御史何郊言近年大臣罷兩府任便陳乞子弟

石試充館職或出身用爲恩例望自今後館閣不許臣僚陳乞子弟外其陳乞及奏舉召試出身俟有科場與免取解及南省試令赴御前與舉人同試以塞私侍詔今後臣僚奏子孫弟姪等乞出身及館職如有合該恩例者類聚一處候及三五人送學士院試詩賦論三題仍封彌謄錄攷試其試官令中書具學士姓名進呈點定仍精加攷試候點到等第臨時取旨 癸亥三司言韶州天興場銅歲采二十五萬斤請置監鑄錢詔以爲永通監 冬十月壬午進美人張氏爲貴妃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先是夏竦倡議欲尊異美人起居舍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八

同知諫院王贇因言賊梟本起皇后閣前請究其事冀動搖中宮而陰爲美人地御史何鄉入見帝以贇所言諭鄉鄉曰此姦人之謀不可不察帝悟乃止然美人卒用扈蹕功進妃位 甲申遼南院大王耶律罕班舊作韓八改卒年五十五罕班平居不屑細務喜怒不形嘗失所乘馬家僮以同色者代之數月不覺死之日筐無舊儲梳無新衣遼主聞之悼惜遣使祭弔給葬具 丁亥以屯田員外郎邠州范祥提點陝西路刑獄兼制置解鹽先是祥請變兩池鹽法詔祥乘傳陝西與都轉運使程戩共議而戩與祥議不合祥尋亦遭喪去及是祥復申

前議故有是命使推行之其法舊禁鹽地一切通商鹽入蜀者亦恣不問罷九州軍入中芻粟令入實錢以鹽償之視入錢州軍遠近及所指東西南鹽第優其直東南鹽又聽入錢永興鳳翔河中歲課入錢總爲鹽三十七萬五千大席授以要券卽池驗券案數而出盡弛兵民輦運之役又以延慶環渭原保安鎮戎德順地近烏白池姦人私以青白鹽入塞侵利亂法乃募人入中池鹽予券優其直還以池鹽償之以所入鹽官自出鬻禁人私售峻青白鹽之禁並遣舊令入中鐵炭瓦木之類皆重爲法以絕之其先以虛估受券及已受鹽未鬻者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九

悉計直使輸虧官錢又令三京及河中河陽陝虢解晉絳濮慶成廣濟官仍鬻鹽須商賈流通乃止以所入緡錢市並遼九州軍芻粟悉畱權貨務錢幣以實中都行之數年猶商賈無所僥倖關內之民得安其業公私以爲便云 庚寅翰林學士知制誥宋祁落職知許州故事命妃皆發冊妃辭則罷冊禮然告在宥司必俟旨而後進又凡制詞既授閣門宜讀學士院受而書之送中書結三省衙官告院用印然後進內張美人進號貴妃祁適當制不俟旨寫告不送中書徑取官告院印用之亟封以進妃方愛幸冀行冊禮得告大怒擲地不付

受祁坐是黜初祁疑進告為非謂李淑明於典故因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第進何所疑祁果得罪去議者益惡淑傾險云 甲午遼主駐獨盧金 十一月乙

未朔遼遣使括馬以將伐夏故也遼主將城西邊命東路統軍使耶律多珍舊作鐸相地及造戰艦多珍因成

樓船百三十艘上置兵下立馬規制堅壯遼主嘉之戊戌景福殿使入內都知王守忠領武信留後尋詔守

忠如正在班它無得援例守忠遂移閣門欲綴本品坐宴閣門從之侍御史何郊言祖宗典法未嘗有內臣殿

上預宴之事此弊一開所損不細伏望指揮下閣門速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十

行改正一遵舊制初西上閣門使錢晦亦言天子大朝會令宦官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四夷所笑然竟為奏

定坐圖及郊又言守忠自知未允宴日辭而不赴 己亥作皇帝欽崇國祀之寶其宗嘗為昭受乾符之寶凡

齋醮表章用焉及大內火寶焚止用御前之寶於是下學士院定其文命宰相陳執中書付有司別刻之 乙

卯以起居舍人直史館知諫院王贊為天章閣待制張貴妃既得立甚德贊密賜贊金幣以巨萬計嘗謂人曰

我家諫官也及將受冊禮欲得贊捧冊中書言攝侍中故事必用待制以上於是驟進贊職 以殿中侍御史

何郊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初臺知雜闕執政欲進其黨帝特用郊且諭郊曰卿不阿權勢故越次用卿 詔河北水災民流離道路男女不能自存者聽

人收養之後毋得復取其傭雇者自從私券 丁巳李用和兼侍中 遼封皇子和囉囉舊作和魯為越王阿

倫舊作阿為許王賜太弟重元金券重元子尼嚕古舊作由安定郡王進封楚王遼主嘗與重元宴酣許以

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甚喜騎從不法又因雙陸賭居民城邑遼主屢不競前後已償數城重元恃寵多過朝

臣無敢言者一日復博伶人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休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十一

凝和你都輸去也遼主始悟不復戲 壬戌以畿內物價翔貴於新城外置十二場官出米裁其價以濟貧民

癸亥賜王貽永李用和笏頭金帶故事非二府大臣不賜惟張者在樞密院兼侍中嘗賜之 時兩遼害稼

壞隄防兩河閒尤甚十二月乙丑朔頒德音改明年元日皇祐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出內藏錢帛

賜三司賈粟以賑河北流民所過官為舍止之所齋物無收算 丁卯貴妃張氏行冊禮羣臣表賀 丙子詔

三司河北沿邊州軍客人入中糧草改作四說之法每以一百貫為率在京支錢三十貫香藥象牙十五貫在

外支鹽十貫茶四十貫用權發遣鹽鐵判官董沔請復
行三說之言而加以末鹽爲四說也 庚辰判大名府
賈昌朝言自九河盡滅獨存深川而歷代徙決不常然
不越鄆濮之北魏博之東卽今澶滑大河歷北京朝城
由蒲臺入海者也國朝以來開封大名懷滑澶鄆棣
齊之境河屢決天禧三年至四年夏連決天臺山秀尤
甚凡九載乃塞之天聖六年又敗王楚景祐初潰於橫
隴出至平原分金赤淤三河經棣濱之北入海近歲海
口壅闕渟不可浚是以去年河敗德博閒者凡二十一
今夏潰於商胡經北都之東至於武城遂貫御河歷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三

瀛二州之城抵乾寧軍南達於海今橫隴故水尚存三
分金赤淤河皆已堙塞惟出雍京口以東大決民田乃
至於海自古河決爲害莫甚於此朝廷以朔方根本之
地禦備契丹取材用以饋軍師者惟滄棣濱齊最厚自
橫隴決財利耗半商胡之敗十失其八九況國家恃此
大河內固京師外阻戎馬祖宗以來留意河防條禁嚴
切者以此今乃秀流散出甚至有可涉之處欲救其弊
莫若東復故道盡塞諸口案橫隴以東至鄆濮閒隄埽
具在宜加完葺其堙淺之處可以時發近縣夫開道至
鄆州東界謹繪深川橫隴商胡三河爲一圖上進惟陛

下雷省詔翰林學士郭勸入內侍省都知藍元用與
河北京東轉運使再行相度修復黃河故道利害以聞
遼主姊秦晉國長公主始嫁蕭特布舊作噶改適蕭
哈里舊作海又適蕭呼敦舊作胡俱以不諧離昏是年
乃適韓國王蕭惠

皇祐元年

遼重熙十八年

春正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遼將伐

夏畱其賀正使不遣己亥遣使以伐夏來告 辛丑命

翰林學士虞城趙槩權知貢舉 丙午遼主如鴛鴦渚

戊申以河北水災罷上元張燈停作樂 庚戌太傅

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車駕臨奠翼日謂輔臣曰昨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三

言庚戌是朕本命不立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避文
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遠矣贈士遜
太師中書令諡文懿御篆其墓碑曰舊德之碑 丙辰
遼主獵於霸特山行軍都部署耶律義先遣人奏富努
里之捷 己未詔以緡錢二十萬市穀種分給河北貧
民 辛酉詔曰自古爲治必戒苛察近歲風俗爭事傾
危獄犴滋多上下睽急傷累和氣朕甚悼焉自今言事
者非朝廷得失民間利病毋得以風聞彈奏違者坐之
殿中侍御史餘杭張詢言不當禁御史諫官風聞言事
不報 癸亥鑄皇祐元寶錢 二月丁卯彗出虛晨見

東方西南指歷紫微至婁凡一百一十四日而浸詔自

今月五日不御正殿其尚會所供常膳亦宜減省中外

臣僚極言當世切務及具李燕日皇祐元年二月四日

及實錄會要俱不載而會要乃於皇祐二年十二月二

十四日載此詔其詔文云逾歲於茲上天譴見良由時

事乖舛政化墮壞果測天心遂垂星變案二年冬無星

變雖十二月嘗以愈元減膳十九日得雪即復常細致

之此詔乃元年二月四日詔也會要誤以元年以前

刑部員外郎張友直為史館修撰用其父士遜遺奏也

御史何鄰言史館修撰故事皆試知制誥友直素無學

術不當得乃改集英殿修撰 戊辰以河北疫遣使頒

藥 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崇安劉夔為樞密直學士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古

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時民流京東盜賊多起帝

將益兵為備問誰可守鄆者宰相以夔對遂擢用之夔

至鄆發廩賑饑民賴全活者甚眾盜賊衰止賜書褒諭

辛未以知青州資政殿學士富弼為禮部侍郎初河

北大水流民入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擇所部豐稔者五

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擇公

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優薪水官吏自前資待

關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瘠病者廩之

山林陂澤之利有可取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

朝率五日遣人以酒肉飯糗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

者為大家葬之謂之叢冢自為文祭之及流民將復其

業又各以遠近受糧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為兵者

又萬餘人帝聞之遣使慰勞就遷其秩弼曰救災守臣

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會之饑

民聚為疾疫及相蹈籍死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

為救而實殺之弼所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

杜大圭名臣集載富弼墓志神道碑云弼先以救災加

禮侍辭不受又以捕齊兵再加禮侍亦不受致其事述

蓋顛倒也先加禮侍在去年三月乃捕齊兵後加禮侍

則救災之故蓋河北大水實錄去年六月河決商胡民

流當夏秋間若春時河北固 詔發京師禁軍十指揮

未嘗有大水也今從長編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古

赴京東西路駐泊以備盜賊京東西路鈐轄並兼本路

安撫都監京東安撫使富弼言本路遽增屯禁軍慮搖

人心欲量增一兩指揮詔兵已就道俟將來歲豐令還

京師 宣徽北院使武昌節度使判延州程琳請代己

卯加同平章事再判延州琳嘗獲戎酋不殺戒遣之夏

人亦相告毋捕漢民久之詐以五百戶驅牛羊叩邊請

降言邊兵至衙頭矣國中亂願自歸琳曰邊至彼帳下

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者吾聞夏人方捕叛者此其

是邪不然誘我也拒不受已而賊果將騎三萬臨境上

以捕降者為辭琳先謀知之閉壁倒旗戒諸將勿動賊

以為有備遂引去 遼耶律義先之討富努里也多所
招降乙酉俘其酋長託德勒舊作陶得以歸遼主手詔
褒獎以功封武昌郡王改南京統軍使旋請統軍司錢
營息以贍貧民未及期而軍器完整民得休息 自遼
人以伐夏來告邊侯稍警帝御便殿訪近臣以備禦之
策權三司使葉清臣對曰陛下臨馭天下二十八年未
嘗一日自暇逸而西北二邊頻歲為患豈非將相大臣
不得其人不能為陛下張威德以致此乎慶歷初劉六
符來執政不能折衝樽俎只煩一介之使坐致二十萬
物置膏血以奉外敵此有識之士所為長太息也今詔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六

問北使詰闕以西戎為名即有邀求何以荅之臣聞昔
書所載彼此無求況元昊叛遼累年致討遼人豈有豪
髮之助今彼國出師輒求我助干盟違約不亦甚乎若
使辯捷之人判其曲直我直彼曲豈不憚服苟肆侵凌
方河朔災傷之餘野無廬舍我堅壁自守縱令濩入其
能久居既無所因糧則亟當遁去然後選擇驍勇遏絕
歸師設伏出奇邀擊首尾若不就禽亦且大敗矣 消
并蠻寇邊 三月庚子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新造渾儀
木樣時命日官舒易簡于淵周琮等參用梁令瓚李淳
風舊制改鑄渾儀也 辛丑命戶部副使包拯往河北

提舉計置糧草 乙巳高昌國貢於遼先是燕趙國王
洪基有疾遼主親詣其帳視之王子以洪基疾愈救雜
犯死罪以下 癸丑賜進士江夏馮京等一百七十四
人及第一百六十八人出身二百九人同出身於崇政殿
甲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五百五十人於觀文殿改異
史本紀賜禮部奏名進士諸科及詔徙河北關糧處
第出身千三百九人今從長編 土兵及戍兵近南州軍候經置邊儲有備復令還屯從
包拯言也廣平二監馬牧其占邢洺趙三州民田萬五
千頃前已廢其一然漳河沃壤民猶不得耕拯請悉以
賦民從之 丁巳烏庫舊作烏遣使送款於遼五國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七

度使耶律珊圖舊作仙所招徠也 庚申以遼人告伐
夏遣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等報聘且致贖禮改異遼史
遼人避諱故 夏四月甲子御崇政殿閱知澶州宋守
止稱一字 信所獻衝陳無敵流星弩等器八種 庚午命包拯與
河北四路安撫使轉運司議省冗官及汰軍士之不在
役者以聞 癸酉遼以南府宰相杲錫舊作高為南京
統軍使 癸未梓州轉運司言消井監夷人平 丁亥
右司諫錢彥遠上勸農疏曰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
州通判皆帶勸農之職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謂宜置
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舉清彊幕職州縣

官為判官先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陂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籍然後委勸農官設法勸課除害興利俟歲

終農隙轉運司攷較而賞罰之帝嘉納焉政異李焘曰宗覽疏曰堯舜三代皆以為治天下之本其令依此必行賞罰庶幾海內家給人足然卒不見行此今但云嘉

五月丁酉以祠部員外郎任顛為河東轉運使帝

以河北嘗賜內庫金帛今亦以五十萬濟河東關乏顛

辭曰朝廷始命使委以經制財用而遽乞金帛以往不

可帝善之 甲辰五國酋長各率所部附於遼 丙午

幸後苑寶岐殿觀刈麥顧謂輔臣曰朕新作此殿不欲

植花卉而歲以種麥庶知穡事之不易也 執政龐籍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六

言殿中丞館閣校勘范鎮有異材不汲汲於進取丁巳

特遷直祕閣 戊午遼五國節度使耶律瑠圖授左監

門衛上將軍 六月壬戌朔遼以韓國王蕭惠為河南

道行軍都統趙王蕭孝友漢王特布舊作貼不今改副之時遼

師分三道惠等所將者為南道其北道則行軍都統耶

律達和克舊作敵魯古今改將之中道則遼主自將尚未發也

甲子調河北民復業者租賦二年 乙丑以太子右

清道率府率叔韶為右領軍衛將軍仍賜進士及第尋

加文州刺史叔韶嘗獻所著文召試學士院入優等特

遷之入謝命坐賜茶謂曰宗子好學無幾爾獨以文章

得進士第前此蓋未有也又出九經賜之後以圖書賜

正刺史已上叔韶不當得獨賜及之叔韶德恭之曾孫

也宗室召試自叔韶始 遼錄因丙寅遼行十二神籙

禮 甲戌以賈昌朝為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朝會班

中書門下視其儀物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仍詔自

今非嘗為宰相毋得除 戊寅詔中書樞密非聚議毋

通賓客 庚辰準布貢馬駝珍玩於遼辛巳夏貢於遼

遼人留其使不遣 改命同刊修唐書翰林侍讀學士

宋祁為刊修官 乙酉同知諫院臨穎李兌侍御史知

雜事何郊監察御史陳旭等言比歲臣僚有繳奏交親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九

往還簡尺者朝廷必推究其事而行之遂使聖時成告

訐之俗自今非情涉不順毋得繳簡尺以聞其官司請

求非法自論如律從之 丁亥監察御史陳旭言三館

職事文儒之高選近時用人益輕遂為貴游進取之津

要慶歷中嘗有詔旨今後見任前任兩省及兩大省以

上官不得陳乞子弟親戚入館閣職事然撓於橫恩復

寢不用望申明前敕嚴為科禁激汰濫進必清其選使

在位者皆得文行充實之人然後舉用故事特因開燕

延備訪問於治體不為無益詔今後近上臣僚援例奏

乞子孫得試者如試中只與轉官或出身更不除館閣

遼主行再生禮 戊子太子少傅致仕李若谷卒詔以子淑在近侍優贈太子太傅後毋得爲例 詔轉運使提點刑獄所捕官吏受贓失覺察者降黜 秋七月丙申定州雨初知定州韓琦言河朔久不雨請祈無所應若出自聖懷禱於天地山川宐獲嘉澤尋遣祕閣校理張子思持密詞禱於北嶽至是以雨足聞 丁酉詔臣僚毋得保薦要近內臣 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講書禁中帝歎其博學飛白書博學二字賜之因問治道錫對曰節嗜欲者治身之本審刑罰者治國之本時貴妃方寵幸故錫以此諷帝改容曰卿言甚嘉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三

惟用卿晚 戊戌遼主親帥師伐夏以太弟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爲前鋒 辛丑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張錫卒以白金三百兩賻其家贈工部侍郎 戊申以集賢校理李中師爲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中師開封人宰相陳執中所薦也 八月辛酉朔遼師渡河不見敵而還遼主所御戰艦卽耶律多珍所造之樓船也遼主喜甚其後嘗親賜卮酒問其所欲多珍曰臣幸被聖恩得效駑力死不能報國又將何求遼主益喜手書多珍衣襦曰勸國忠君舉世無雙 耶律多珍

傳云西征詔多珍由別道會於河濱敵兵阻河而陳帝御戰艦絕河擊之大捷而歸本紀云辛酉渡河夏人

通乃還是當時未嘗大捷也今不取 壬戌工部侍郎平章事陳執中罷爲兵部尚書知陳州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言者屢攻之因論執中越次用李中師爲府界提點及呂昌齡等出入門下不協眾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改命之 以樞密使宋庠爲兵部侍郎平章事參知政事龐籍爲工部侍郎充樞密使樞密副使高若訥爲工部侍郎參知政事翰林侍讀學士梁適爲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甲申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三

直言極諫殿中丞吳奎所對入第四等以奎爲大常博士通判陳州奎北海人嘗爲廣信軍判官晝則治事夜輒讀書不寐楊懷敏增廣北寇屯田至奪民穀地無敢與抗者奎上書論其不佞知保州王果亦屢爭之懷敏使人訟果它事詔置獄推劾奎爲果力辯得免慶歷中宿衛之變懷敏當番直而得罪輕奎時監京東排岸司上疏曰臣聞句當皇城司六人其五已被謫獨懷敏尚留人咸謂陛下私近侍而屈公法臣竊爲陛下痛惜之況中外傳聞且獲賊之際陛下宣令勿殺而左右輒屠之此必有同謀者恐事泄露而殺之以滅口不然何以

不奉詔也帝漢器之 衛士王安與其黨相惡陰置刃
衣篋中從旬當引見司楊景宗入禁門既為開者所得
景宗輒隱不以聞御史中丞郭勸請先治景宗罪章再
上不聽又廷爭累日乙酉責景宗均州安置景宗乞盡
納官爵留居京師御史何郊極言其不可既逾月乃自
均州徙鄧州 太子少師致仕石中立卒贈太子太傅
謚文定中立好諧謔然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初
家產歲入百萬錢末年費幾盡帝聞其病賜銀三百兩
既歿其家至不能辦喪 九月乙未以權三司使張堯
佐為禮部侍郎三司使監察御史陳旭言堯佐以後宮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三

親不立使制國用不聽 詔河東河北經略安撫司使
遼舉兵討夏人其遼要之地選委將佐嚴加備禦時司
天言太陰犯畢宿主遼兵起分有憂故也 乙巳廣南
西路轉運司言廣源州蠻寇邕州詔江南福建等路發
兵備之廣源州在邕州西南鬱江之原也峭絕溪阻產
黃金丹沙頗有邑居聚落俗椎髻左衽善戰鬪輕死好
亂其先韋氏黃氏周氏儂氏為首領互相劫掠唐邕管
經略使徐申厚撫之黃氏納職貢而十三部二十九州
之蠻皆定自交趾蠻據有安南而廣源雖號邕管為羈
縻州其實服役於交趾初有儂全福者知儂猶州其弟

存祿知萬州全福妻弟儂當道知武勒州一日全福
殺存祿當道并有其地交趾怒舉兵擄全福及其子智
聰以歸其妻阿儂本左江武勒族也轉至儂猶州全福
納之全福見擄阿儂遂嫁商人生子名智高年十三殺
其父商人曰天下豈有二父耶因冒姓儂與其母奔雷
火洞其母又嫁特磨道夏卿久之智高復與其母出據
儂猶州建國曰大歷交趾復拔儂猶州執智高釋其罪
使知廣源州又以雷火頻婆四洞及思浪州附益之然
內怨交趾居四年遂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改年景
瑞於是始入寇 遼蕭惠之伐夏也賊艦糧艘綿互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三

百里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
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
設備徒自弊耳遼主既還惠猶進師丁未營柵未立夏
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能脫
士卒死傷不可勝計 戊午太白犯南斗 己未罷武
舉及興李蘇日本志云武舉取人自吳有建請其後大
理宗亦馮繼思奏以策為去爾弓馬為高下皇祐中
罷英宗復置實錄會要並不詳亦不見吳有建請
事迹惟改要載有議立武舉非武舉也恐本志誤 始
范祥議改鹽法論者爭言其不便朝廷獨以為可用委
祥推行之於是侍御史知雜事何郊言風聞改法以來
商旅為官鹽長價獲利既薄少有算請陝西一路已虧

損課利百餘萬貫其餘諸路比舊來亦皆頓減賣鹽見
錢甚妨支用兼陝西民間官鹽價高多以賣私鹽事敗
刑禁頗煩官私俱不為利經久何以施行臣謂事有百
利始可議變變不如前即宜仍舊冬十月壬戌遣戶部
副使包拯與陝西轉運使議鹽法 丁丑詔婦人所服
冠高無得過四寸廣無得逾一尺梳長無得逾四寸仍
無得以角為之犯者重致於法先是宮中尚白角冠梳
人爭效之謂之內樣其冠名曰垂肩至有長三尺者梳
長亦逾尺御史劉元瑜以為服妖請禁止之故有是詔
婦人多被刑責大為議者所嗤都下作歌詞以嘲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書

壬午詔馬鋪以晝夜行四百里急脚遞五百里 侍御
史知雜事何郟言陝西新置保捷兵士年五十以上及
短弱不及等之人如不願在軍者許令自陳減放歸農
此等久習武藝今若放罷亦須置籍拘管仍乞以所居
鄉社相近處如河北義勇團作指揮置人員節級管轄
其邊郡每歲以此軍番遞防守處亦令比歲減數非時
邊上或有警急其罷放之人尚可追集守城御代精兵
出戰於事又無廢闕方今財力大屈此亦省費之一端
樞密使龐籍獨以其言為是省兵之議實籍發之 是
月遼北道行軍都統耶律達和克率軍攻夏涼

州至賀蘭山獲夏國主嫡母及其官僚家屬以歸夏以
三千人扼險力戰破之都監蕭慈氏弩歿於陳 十一
月丙申加贈虢州刺史神世衡為成州團練使先是世
衡長子古故異涑水記聞古作詒案世衡諸子名皆從
言旁記聞似可信然長編宋史皆作古今姑
從詣闕自言父世衡在青澗城營道王嵩入夏國反開
其用事臣雅爾舊作野利今改旺榮兄弟皆被誅元昊由是勢
衰納款稱臣經略使龐籍掩父功自取兩府籍時在樞
密院具言嵩入虜境即被囚元昊委任旺榮如故元昊
欲和先令旺榮為書遣邊將元昊妻即旺榮妹元昊黜
其妻旺榮兄弟怨望元昊既稱臣後二年旺榮謀殺元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書

昊事覺被誅非因嵩反開臣與范仲淹韓琦皆豫受中
書劄子候西事平除兩府既而仲淹琦先除臣次之非
專以招懷之功文書具在可驗朝廷雖知古妄言猶念
世衡舊勞自東染院使贈刺史錄其子之未仕者古復
上書訴賞薄於是加贈團練使特授古天興尉令御史
臺押出城趣使之官及籍罷古復辯理下御史攷實以
籍奏王嵩疏為定詔以其事付史官聽古徒官便郡
詔河北被災民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貧不能自存者人
賜米一石酒一斗 辛丑詔民有冤貧不能詣闕者聽
訴於監司以聞 戊午楊懷敏罷內侍副都知為三陵

副使初懷敏自高陽關鈴轄入奏事除副都知制誥胡宿嘗制因言懷敏以宿衛不謹致逆徒竊入宮闈又不能生致之議者謂規滅姦人之口罪在懷敏及楊景宗二人得不窮治誅死已為幸矣豈宜復在左右邪臣不敢草制輒封還以聞帝疑宿職不當言翼日謂宰相曰前代有此故事否文彥博對曰唐給事中袁高不草盧杞制書近來富弼亦曾封還詞頭帝意解諫官錢彥遠謂宿曰仁者必有勇於公見之矣既而它舍人為懷敏草制彥遠及臺官論列不已逾半月卒罷之宿聞懷敏除三陵副使謂人曰懷敏必死矣祖宗神靈所在大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美

姦豈能逃乎無幾何懷敏果卒 十二月壬戌詔陝西保捷兵年五十以上及短弱不任役者聽歸農若無田園可歸者減為小分凡放歸者三萬五千餘人皆歡呼反其家在籍者尚五萬餘人悲涕悵不得俱去陝西緣邊計一歲費緡錢七十千養一保捷兵自是歲省緡錢二百四十五萬陝西之民力稍蘇初樞密使龐籍與宰相文彥博以國用不足建議省兵眾議紛然陳其不可緣邊諸將爭之尤力且言兵皆習弓刀不樂歸農一旦失衣糧必相聚為盜賊帝亦疑焉彥博與籍共奏今公私困竭上下皇皇其故非它正由養兵太多耳若不減

放無由蘇息萬一果聚為盜賊臣請以死當之帝意乃決既而判延州李昭亮復奏陝西所免保捷特多往往縮頭山廂詐為短小以欺官司籍曰兵苟不樂歸農何為欺詐若此乎帝淡然之按李昭亮曰簡汰疲兵無慮八萬餘人此據稍古錄放歸者六萬餘人糧減半者二萬餘及文彥博龐籍首議并奏對放據記問記問又云施昌言李昭亮言不可尤甚宋昌言此年正月自河北漕徙為江淮發運恐不復言及三路事而昭亮此年三月方以北宣徽武寧節判延州四月改天平節仍判延州今削去昌言姓名但著昭亮實錄正史載省兵事極不詳本志云皇祐元年據河北河東陝西京東西禁廂諸軍選其罷廢為半分甚者給糧遺還鄉里係化外若以罪隸軍或嘗有戰功者悉以利員處之記問惟不載利員然減衣糧之甲子牛即利員居其間矣今悉用記問稍潤之 遣入內供奉高懷政督捕邕州盜賊 壬申觀文殿大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

老

學士右僕射判都省賈昌朝復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 戊寅遼慶陵林木災已卯遼錄囚有弟從兄為盜者兄弟俱無子特原其弟 是歲夏改元延嗣寧國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一

宋紀五十一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帝

皇祐二年遼重熙十九年春正月庚寅遼僧惠鑑加檢校太尉

庚子遼論伐夏諸將士功罪封耶律達和克舊作敵魯古今

改爲漆水郡王其所屬將校及準布等部長各進爵有

差以蕭惠子慈氏努舊作慈氏奴今改戰歿釋惠喪師之罪贈

慈氏努平章事 辛丑遼遣使問罪於夏 壬寅遼主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如魚兒渫 癸卯以歲饑罷上元觀燈 壬子命翰林

學士承旨王堯臣入內都知王守忠右司諫陳旭與三

司較天下每歲財賦出入之數以問自康定元年陝西

募人入中竝過芻粟始加數給東南鹽而河北稍用三

說法亦以東南鹽代京師所給緡錢數足即止及慶曆

二年三司又請如康定元年法募人入中乃詔入中陝

西河東者持券至京師償以錢及金帛各半之不願受

金帛者予香藥茶鹽惟其所欲而東南鹽利特厚商旅

不復受金帛皆願得鹽至八年河北行四說法鹽居其

一而竝過芻粟皆有虛數騰躍至數倍券至京師反爲

蓄買所抑鹽八百斤舊售錢十萬至是止六萬商人以

賤估券取鹽不復入錢京師帑藏益乏於是詔三司詳

定堯臣等請復入錢京師法視舊入錢數稍增予鹽而

竝過入中元得券受鹽者河東陝西人芻粟直錢十萬

止給鹽直七萬河北又損爲六萬五千且令人錢十萬

於京師乃聽兼給謂之對貼自是入錢京師稍復故

二月甲申出內藏庫絹五十萬下河北陝西河東路以

備軍費 丁亥夏將攻遼金蕭城遼南面林牙杲嘉努

舊作高家奴今改等擊破之斬首萬餘級 三月戊子朔詔罷

今年冬至親祀南郊之禮以九月擇日有事於明堂先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是宋庠議今年當郊而日至在晦用建隆故事宜有所

避因請季秋大享于明堂帝謂輔臣曰明堂者布政之

宮朝諸侯之位天子之路寢乃今大慶殿也況明道初

合祀天地於此今之親祀不當因循尙於郊壇寓祭已

丑詔以大慶殿爲明堂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 甲

午遣官祈雨 戊戌詔羣臣母得上尊號 遼殿前都

點檢蕭迪里特舊作迭里得今改與夏人戰於三角川敗之

己亥詔祀明堂自乘輿服御諸物務令有司裁簡之

庚子遼遣殿前副點檢耶律益等來告伐夏國還 癸

卯遼遣西南招討使蕭蒲努等帥師伐夏甲辰遣同知

北院樞密使蕭革案軍邊城以為聲援 詔宗室子生四歲者官為給食初詔五歲始給會知大宗正事允讓請且仍舊以三歲故裁定之 己酉以翰林學士趙鼎為遼國信使遼主駐息難旋嘗因會徽令樂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侑以玉杯 詔兩浙流民男女不能自存者聽人收養後不得復取 癸丑詔以季秋辛亥大享明堂先是禮官議王者郊用辛蓋取齊或自新之義又通禮祀明堂亦用辛遂下司天擇日而得辛亥吉蓋九月二十七日也 丙辰宋祁上明堂通議二篇 知府州折繼閔卒以其弟繼祖領府州軍事 夏四月甲子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三

沙州符骨篤末似婆溫等來貢玉 乙丑丙內出手詔言明堂之禮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兩家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以來三歲一親郊合祭天地祖宗竝配百神從祀今祀明堂正當親郊之期而禮官所定止祭昊天五帝不及地祇配坐不及祖宗未合三朝之制宜合祭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竝配而五帝神州亦親獻日月河海諸神悉如國丘從祀因謂文彥博曰禮非天降地出緣人情耳禮官習拘備之舊傳捨三朝之成法非朕所以昭孝息民也曷日彥博奏詔書所定親獻之禮周於五天帝神州比國丘之位陟降為勢請命

官分獻帝曰朕於大祀豈敢憚勞禮官議從祀神位未決復諭曰郊壇第一龜者在堂第二第三龜者設於左右夾廡及龍墀上在地內外者列于堂東西廡及後廡以象壇壝之制仍先繪圖以聞 遼主如魚兒濼 戊辰降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錢明逸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先是醫家子冷青自稱皇子言其母嘗得幸掖廷有數而出生青都市販觀明逸捕得青入府說明逸曰明逸安得不起明逸為起坐既而以為狂送汝州編管推官韓絳言青兩外將或取翰林學士趙鼎言青言不妄不當流若詐當誅即詔與知諫院包拯追青窮治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四

蓋其母王氏嘗執役禁中出嫁民冷緒始生女後生青青源泊廬山數為人言已實帝子浮屠全大道挾之入京師欲自言闕下獄具皆論不道誅死明逸坐尹京師無戚望故及於此絳傳之子也 據明逸傳乃云浮屠全大道不知孰是案何知包拯奏議並稱高繼安拯稱繼安乃放停軍人先因罪決配鼎州尋知入京託病放停專以幻術 甲申高麗貢於遼結交權貴恐繼安即全大道也 五月己丑遼主如涼陘癸巳遼蕭蒲努等入夏境不見敵縱掠而還 甲午禮院上明堂五室制度圖 封兖州尼邱山神曰毓聖侯 丙申詔國信司罷三番使臣自與遼通好其接送使人皆自京差三番使臣沿路

州軍困於須索諫官包拯吳奎極言其擾既罷遣三番而頓置什物竝令沿路州軍官自辦之 戊申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交趾發兵捕廣源州賊儂智高其眾皆通伏山林詔本路嚴備之 六月丙寅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參議阮逸所上編鐘四清聲譜法請用之于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制十二鐘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鐘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鐘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五

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鐘者也其編金石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虞或以三十一為一虞或以十六為一虞或以二十四為一虞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天地宗廟朝會各有所施今太常鐘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聲蓋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商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商強是謂陵僭故須用于聲乃得長短相敘自角而下亦循茲法至它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附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擊之法久已不傳今絲竹等諸器

舊有清聲者令隨鐘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拗意求法且當如舊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取音靡曼近於鄭聲不可用詔可 遼主謁慶陵 丁

卯以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下太常肄習之 庚午遼主謁大安殿壬申遼以將策進士命醫卜屠

販奴隸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應舉 丙子諫

官包拯陳旭吳奎等言政異李燾云實錄作知諫院包拯陳旭吳奎秦陳吳此時實為

右司諫十月壬申乃以起居舍人三司使張堯佐凡庸

知諫院今但云諫官庶不失事實 之人徒緣寵私驟階顯列自任用以來萬口交譏陛下

何庇一堯佐上違天意下拂人情而稔成危機乎實為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六

陛下痛之拯又言歷代后妃之族雖有才者未嘗假以事權況不才者乎伏見祖宗以來當帑庫豐盈用度充足之際尚乃精選計臣如陳恕魏羽輩用之其餘亦盡一時之選況今上下窘迫豈可專任此人伏望特出宸斷授以它職別求才傑之士委而任之 辛巳以屯田員外郎呂公著同判吏部南曹公著夷簡子也嘗召試館職不就於是帝諭曰知卿有恬退之節因賜五品服 遼主策進士於金鑿殿 是月帝講書過英閣因問侍臣曰古有遷民於寬閒之地者今閩蜀地狹其民亦可遷乎丁度對曰律令故在但有司不能舉行耳太宗

嘗徙太原民千餘家於山東太宗又徙雲應寰朔之民于京西諸州西北之人勤力謹儉今富于其鄉里者多當時所徙之民也民固安土重遷若地利既盡要無可戀之理今蜀民歲增曠土盡闢下戶才有田三十五畝或五七畝而贖一家十數口一不熟則轉死溝壑誠可矜惻臣以為不但蜀民凡似此狹鄉皆宜徙之計口給田復其家如律令實利農積穀之本也帝納其言乃詔京西轉運司曉告益梓利夔福建路民願徙者聽之秋七月丁亥贈美人尙氏為婉儀 壬辰遣主駐括里蒲益癸巳遣以皇子燕趙國王洪基領北南樞密院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七

丙申幸彰信節度使兼侍中李用和第問疾人見於臥內擢其次子珣為閣門使以所居第賜之拜目給官舍餼錢五千用和緣帝舅起民間位將相而能閤門謝容推遠權勢帝以章懿太后不逮養故寵外家逾等及卒臨奠哭之慟贈太師中書令隴西郡王特輟視朝五日制服苑中謚恭僖御撰神道碑仍篆曰親賢之碑及其妻卒亦輟朝成服 戊戌遼錄囚 戊申遼以左伊達希巴舊作夷 唐括 舊作唐 畢今改蕭唐括舊作唐 畢今改為北院樞密副使 壬子遼主獵於侯里吉 八月己未以侍御史知雜事何鄰為直龍圖閣知漢州鄰以母老請外故也將行上疏

言三司使張堯佐雖由進士登第歷官無它故然驟被寵用人情皆以止緣後宮之親非復以才能許之論年若大享訖事眾議謂陛下以酬勞為名必當進用兩府果如眾議命行之日言事之臣必以死爭用堯佐而黜言者則累德用言者而罷堯佐則傷恩累德則損歸聖躬傷恩則怨起近戚莫若富貴堯佐而不假之以權如李用和可也 乙丑知杭州資政殿學士范仲淹奏進建昌軍草澤李觀所撰明堂圖義詔送兩制看詳稱其學業優博授試太學助教觀嘗舉茂材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嘗數十百人 丙寅福州草澤鄭叔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八

豹上宗祀書三卷述明堂制度及配享冕服之義 丁丑詔立冬罷祭神州地祇初禮院以黑帝及神州地祇皆當合祭於明堂請罷立冬之祭帝以四時迎氣不可輟故罷祭神州地祇 九月辛卯詔明堂禮畢竝以襲衣金帛器幣鞍勒馬賜夏竦王德用程琳李昭亮將相在外遇大禮有賜自此始 丙申詔太子太保致仕杜衍太子少傅致仕任布陪祀明堂令應天府以禮敦遣仍於都亭驛錫慶院優備供帳几杖待其至衍手疏以疾辭布將就道始辭以疾竝遣中使齎賜醫藥 庚子揭御篆明堂二字飛白明堂之門四字詔祀畢藏於宗

正寺 壬寅夏侵遼邊界漆水郡王耶律達和克遣六

院軍將諸里舊作海擊敗之夏人數不得志於遼始議

通使致異遼史夏國傳不時積雨彌旬帝請禱禁中

甲辰齋於文德殿天霽已酉朝享景靈宮庚戌享太廟

辛亥大享天地於明堂以太祖太宗眞宗配大赦文武

職官及分司致仕者竝特與轉資內臣入仕及十年亦

與遷改不爲永例 詔內降指揮百司執奏毋輒行敢

因緣干請者諫官御史察舉之初議肆赦帝謂輔臣曰

比有貴戚近習夤緣請託以圖內降雖頗抑絕然未免

時有侵撓可於赦文中嚴切禁止示信天下輔臣對曰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九

陛下躬行大祀闢至公之路杜私謁之蹊天下幸甚然

載之赦條恐未盡聖意乃別爲手詔與赦同降先是屯

田員外郎知常州廬陵彭思永入爲侍御史極論內降

之弊以爲斜封非盛世所宜有及祀明堂前一日有傳

赦書語百官皆遷官者思永從駕宿景靈宮亟上言不

宜濫恩時張堯佐以親連宮掖驟進王守忠以出入禁

闈被寵參知政事缺員堯佐朝暮待命而守忠亦求爲

節度使思永欲率同列言之或曰宜俟命出思永曰寧

以先事得罪命出而不可救則爲朝廷失矣遂獨奏陛

下覃此繆恩豈爲孤寒獨以堯佐守忠故取悅眾人耳

外戚秉政宦官用事皆非宗社之福也疏入帝震怒詔

詰思永安從得此諫官吳奎言御史許風聞事有非實

朝廷當含容之不能容罪之可也何必窮究主名中丞

郭勸亦言思永安濫罪帝悟不復致詰思永尋罷侍

御史以司封員外郎知宣州而堯佐守忠之議遂格

長編引郭勸傳云祀明堂將加中外官勸就齊次率羣

御史求對不許又極論之思永傳乃云思永獨奏或

思永獨奏堯佐守忠羣御史但泛入內都知麥允言

卒贈司徒安武節度使又詔允言有軍功特給鹵簿今

後不得爲例同知禮院司馬光言孔子謂惟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夫爵位尊卑之謂名車服等威之謂器今允

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過絕於人贈以三公之官

給以一品鹵簿其爲蘇纓不亦大手陛下欲寵秩其人

適足增其罪累耳光池之子也 冬十月丙辰宰相文

彥博以下進官有差樞密使王貽永加鎮海節度使進

封鄧國公初議覃恩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濫久矣未

有以節止今又啟之何也彥博不聽 丙寅大宴集英

殿以明堂禮成飲福也 庚午遊主還上京 辛未詔

文彥博宋庠高若訥王洙編修大享明堂記 夏國主

諒祚母沒藏氏遣使于遼乞依舊稱藩遼因其使還詔

別遣信臣至當徐圖之王申遂釋臨潢府徒役甲戌遊

主如中會川 乙亥宴京畿父老一百五十人于錫慶院 是月美人楊氏為婕妤景祐初聽入道居瑤華宮

至是復進位號 詔自今諸處無得申奏及發遣念書

童子赴闕發異案長編是年十二月即有賜念書童子

會天麟等四人出身事蓋天麟等四人先已申奏赴闕故仍賜出身 十一月乙酉召太子中舍致

仕胡瑗赴大樂所同定鐘磬制度先是親閱大樂言者

以為鑄鐘特磬大小與古制度未合詔令改作而太常

言瑗素曉音律故召之 戊子命權御史中丞郭勸知

諫院包拯放天下欠負 壬辰賜淮南江浙荆湖制置

發運使全部員外郎許元進士出身帝嘗謂執政曰發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十一

運使總領六路八十八州軍之廣其財貨調用幣帛穀

粟歲千百萬宜得其人而久任今許元累上章求去朕

思之不若獎勵以盡其才故特有是賜 戊戌權御史

中丞郭勸罷為翰林侍讀學士勸初就明堂齋次帥眾

御史求對論羣臣不當遷官不許又上疏極言之訖不

從於是以前老求解臺任許之 召知益州田況權御史

中丞益州守臣得便宜從事多擅殺以為威雖小罪輒

并妻子徙出蜀至有流離死道路者況在蜀逾二年拊

循教誨非有甚惡不使東遷蜀人變之以比張詠 庚

戌遼錄囚壬子遼以南府宰相韓知白樞密副使楊績

拉給進士堂帖出知白為武定軍節度使績為長寧軍

節度使 是月詔觀察使已上自今依大兩省待制例

經兩次郊禮許一次將弟姪子孫恩澤奏補異姓骨肉

閏月乙卯遼漢王特布舊作貼不今改為中京留守 丙辰

出內藏庫緡錢四十萬緡絹六十萬下河北使魏糧草

先是河北頻年水災朝廷調民稅幾盡至秋禾稼將登

而鎮定復大水沿邊尤被其害帝憂軍儲不給故特出

內府錢帛以助之 戊午河南府言前觀文殿學士尚

書左丞張觀卒贈吏部尚書諡文孝觀初為祕書郎其

父居業從事坊州因上言願以官授父真宗嘉之以居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十一

業為京官及觀貴居業由恩至太府卿嘗過洛嘉其山

川風物曰吾得老於此足矣觀於是買田宅營林榭以

適其意觀早起奉藥膳然後出視事未嘗一日易也居

喪哀毀過人既練而卒 己未以三司使戶部侍郎張

堯佐為宣徽南院使淮康節度使景靈宮使以資政殿

學士尚書左丞王舉正兼御史中丞改命田況權三司

使是日詔后妃之家無得除二府職位庚申又加堯佐

同羣牧制置使 辛酉賜貴妃張氏從弟衛尉寺丞希

甫太常寺太祝及甫竝進士出身堯佐之子也 是夜

秀州地震有聲如雷發異案長編 癸亥知諫院包

36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88 版 反 頁

丞等言陛下即位廬三十年未有失德乃五六年間超擢張堯佐羣臣皆竊議於下然而其過不在陛下在女謁近習及執政大臣也蓋女謁近習動伺陛下之所為知陛下繼嗣未立而有所私莫不潛有趨向而附結之執政大臣不思規陛下以大誼乃從諛順指高官要職惟恐堯佐不滿其意使陛下有私昵後官之過此豈愛君之心哉伏望斷以大義追寢堯佐過越之恩必不得已宣徽節度使擇與其一仍罷羣牧制置使之命畀之外郡以安全之初執政希上旨一日除堯佐四使又以王舉正重厚寡言同日授御史中丞朝議意舉正或進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三

諫官包拯陳旭吳奎于帝前極言且于殿廡切責宰相帝聞之遣中使諭旨百官乃退發異長編引唐介傳云堯佐一日除四使介與諫官包拯等七人爭又請中丞王舉正雷百官班卒奪堯佐二使所稱七人蓋中丞王舉正殿中張擇行唐介諫官包拯陳旭吳奎餘一人未詳時李兌實為知雜御史而兌本傳不載兌嘗有言當致又張未明道雜志云嘉祐中嘗欲除張堯佐節度使陳秀公作中丞與全臺上殿爭之仁宗初怒迎謂之曰豈欲論張堯佐子節度使應官何用爭唐質肅公作御史襄行最在眾人後越次而前曰節度使太祖初會為之恐非羣官上棟然而堯佐之命竟罷案陳升之此時作左司諫不為中丞唐介實為殿中侍御史襄行而張堯臣卒除節度使初除又不嘉祐間已已詔近者臺諫官累乞罷張堯佐三司使又言親連宮掖不可用為執政若優與官爵于體差便遂除宣徽使兼已指揮自今后妃之家毋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四

得除兩府職任今臺諫官重有章疏其言反覆及進對之際失于喧譁在法當黜朝廷特示含容其令中書取戒厲自今臺諫官相率上殿竝先申中書取旨時帝怒未解大臣莫敢言樞密副使梁適獨進曰臺諫官蓋有言責其言雖過惟陛下矜察然寵堯佐太厚恐非所以全之是日堯佐亦奏辭宣徽使景靈宮使仍詔學士院貼麻處分而取戒厲卒不行據吳奎傳曰中書取戒厲適墓誌今正史竝改作諫論雖梁適本傳及王珪所作稱文然恐夫事實今特存本語 辛未遣以同知北院樞密使蕭革為南院樞密使以南院大王耶律仁先知北院樞密使事封宋王 十二月甲申朔詔班三品以

上家廟之制初宰臣宋庠請令諸臣建立家廟下兩制與禮官詳定審度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定議官正一品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簽署院事見前任同宣徽使尚書節度使東宮少保以上皆立三廟餘官祭于寢凡得立廟者許嫡子襲爵世降一等死即不得作主耐廟別祭于寢自當立廟者即耐其主其子孫承代不計廟寢祭祭並以世數親疏遞祧始得立廟者不祧以比始封有不祧者通祭四廟五廟廟因眾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五

立廟者之子凡立廟聽於京師或所居州縣其在京師者不得於裏城及南郊御路之側仍別議襲爵之制其後終以有廟者之子孫或官微不可以承祭而朝廷又難盡推襲爵之恩遂不果行 初戎州人向吉等操兵賈販恃其眾所過不輸物稅州縣捕逐皆散走成都鈐轄司奏請不以南郊赦除其罪從之逮捕親屬繫獄至夏兩赦有詣闕告訐者刑部詳覆官以為特赦遇赦不原者雖數赦猶論如法同判刑部孫錫獨奏釋之凡釋百二十三人舊判刑部者多持事往決於中書錫獨不往錫真州人也 丁亥遼北府宰相趙王蕭孝友出為

東京留守 庚戌遼韓國王蕭惠請老詔賜肩輿入朝策杖上殿再辭乃許之徙封魏王詔冬夏赴行在參決疑議惠性寬厚自奉儉薄遼主嘗使其恣取珍物惠曰臣以戚屬居要地祿足養廉奴婢千餘不為闕乏陛下猶有所賜貧於臣者何以待之遼主以為然故為將雖數敗衄不之罪也 壬子夏國主諒祚遣使上表於遼言遵母訓乞依舊臣屬 是歲準布數貢於遼 夏改元天祐垂聖

三年 遼重熙 春正月丙子詔江寧府揚州廬州洪州福州並帶提轄本路兵甲賊盜公事益屯禁兵仍分淮南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六

為兩路揚州為東路廬州為西路 戊戌遼主如混同江 孫錫 李銳云是月癸丑朔不當有戊戌 二月壬午朔以太子中舍致仕胡瑗為大理評事兼太常寺主簿固辭 甲申遼遣前北院都監蕭友括等使西夏索党項叛戶 丙戌文彥博等進明堂大亨記二十卷紀要二卷帝為之序鏤版以賜近臣 己丑詔徐宿泗耀江鄭淮陽七州軍采礮石仍令諸路轉運司訪民間有藏古尺律者上之 遼主如蒼耳濼 己亥詔三司河北入中糧草復行見錢法 甲辰吐蕃貢於遼 丙午涇原經略使夏安期上弓箭手陳圖初安期選弓箭手萬

三千人分隸東西路都巡檢下屬歲豐稔召至州大閱
技藝精彊且言可當正兵五七萬既圖上陳法乃降詔
獎諭 戊申翰林侍讀學士史館修撰宋祁坐其子與
張彥方遊出知亳州張彥方者貴妃母越國夫人曹氏
客也受富民金爲僞告敕事敗繫開封府獄語連越國
夫人知開封府劉沆論彥方死不敢及曹氏執政以妃
故亦不復詰獄具中書遣比部員外郎杜樞慮問樞揚
言將駁正亟改用諫官陳旭權倖切齒於樞先是御史
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論張堯佐除宜徽使不當樞獨
出班問曰樞欲先問中丞所言何事而後敢留班舉正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七

告之故樞曰用此留樞可也至是蓋累月執政自以爲
罪黜監衡州稅樞杞之弟也初開封府寡婦胡氏訴諸
賈負息本錢因盡抱券書至庭其夫交遊書多知名士
沆止爲理所負欠而置其書不問及彥方獄沆又不問
越國及所與交遊者諫官御史以爲言帝問之沆對胡
氏夫七品正員官彥方舉進士嘗廷試雖交貴官與公
卿子弟遊無害也顧臣久在外偶不識之耳帝然其言
左正言賈黯自以少年遭遇果于言事首論韓琦富弼
范仲淹可大用及杜樞貶黜黯言樞無罪且旨從中出
恐自此貴幸近習陰肆讒毀害及善良不可不察時言

者或論事無狀輒戒厲窮詰黯奏諫官御史迹既疏遠
未嘗預聞時政不免采於傳聞一有失實而詰難沮辱
隨之非所以廣開言路請如唐太宗故事母執政奏事
聽諫官一員隨入時執政患言事官旅進論議帝前不
肯止遂詔凡欲合班上殿者皆稟中書俟旨黯論以爲
全得進見言事者獨諫官御史若然言路將壅陛下不
得聞外事矣請如故優皆弗許 三月壬子朔遼主如
黑水 乙卯命知亳州宋祁就州修唐書易史館修撰
爲集英殿修撰 諫官包拯吳奎陳旭言工部尚書平
章事宋庠不戢子弟在政府無所建明庠亦請去又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六

庠間有劾章即求還免表既再上乃不待荅復入視事
庚申罷爲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以龍圖
閣學士權知開封府劉沆參知政事議者謂沆不敢窮
治張彥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列
帝不聽 癸酉廣南西路轉運司言儂智高奉表獻馴
象及生熟金銀詔卻之 丙子魏國大長公主薨主太
宗第八女太宗嘗發寶藏令諸女擇取之主獨無所取
太宗尤所鍾愛下嫁李遵勗時遵勗父繼昌亡恙主因
繼昌生日以舅禮謁之帝問密以兼衣寶帶器幣助以
爲壽故事命婦皆服髮紒進見章獻明肅太后命以珠

錯羅巾緡之又賜金龍小冠辭不敢服它日固命之然
誕節稱壽猶以髮紒入見太后於政事有所訪逮主多
語祖宗舊事以諷居遵勸喪衰麻未嘗去身服除不復
御華麗嘗宴禁中帝親為主簪花主辭曰自誓不復為
此久矣嘗誡諸子以忠義自守無恃吾以速悔尤其視
它子與已出均及病目帝遣內侍挾太醫診視禳禱無
不至車駕臨幸侍者掖主迎之帝命主先坐設御坐於
西主固辭乃移榻東南向因親舐主目左右皆感泣帝
亦悲痛曰先帝伯仲之籍十有四人今獨存太主奈何
嬰斯疾復顧問子孫所欲主曰豈可以母病而邀賞邪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九

資白金三千兩辭不受帝曰謂從臣曰大主之疾倘可
移於朕亦所不避也主雖喪明平居隱几冲澹自若嘗
戒諸子曰汝父遺令柩中無藏金玉時衣才數襲而已
吾歿後當亦如是初以暴疾聞帝趣駕往及道奏不起
乃易服奠哭追封齊國大長公主謚獻穆詔乾元節罷
樂宰臣固請乃已御製挽辭仍篆碑首曰褒親旌德之
碑 夏四月癸未詔河北民流相屬吏不加卹而乃飭
厨傳交賂使客以取虛名自今非犒設兵校其一切禁
之 甲申知諫院吳奎言七十而致仕載之禮經臣下
引年而自陳分之常也君上推恩而固留權之至也近

日光祿卿句希仲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軫等竝以年
高特與分司初欲風動羣倫而在位殊未有引去者乞
早以臣前奏施行先是奎及包拯皆言在官年七十而
不致仕者竝令御史臺以時案籍舉行知制誥胡宿獨
以為文吏當養其廉恥武吏當念其功舊今欲一切以
吏議從事殆非優老勸功之意當少緩其法武吏察其
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朝廷卒
行宿言 辛丑以河北轉運使呂公弼為天章閣待制
河北都轉運使公弼夷簡子也在職踰年通御河漕粟
實塞下又置鐵冶佐經用減近邊屯兵使就會京東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十

省支移諸州增壯城兵專給版築以寬民役調允賦及
民負責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帝以為能故
加秩而因任之諫官陳旭言公弼藉父餘蔭干求薦引
不當遽有此除公弼因是乞罷帝謂輔臣曰古之君子
貴夫幾諫今則務訐人陰私以沽直名朕不取也
云上以公弼為能據本傳云在部四年恐誤案皇祐二
年二月公弼始除河北漕三年四月遂除都漕在部才
餘爾 以刑部郎中知制誥曾公亮為翰林學士公亮
自為集賢校理即預經筵凡十餘年帝每厚遇之及遷
學士管句三班三班吏叢猥老胥抱文書升堂取判者
皆高下在口異時長官漫不省察謹占署而已公亮盡

取前後條目置座側案以從事吏束手無能爲後至者皆以爲法 五月庚戌朔以恩冀等州旱詔長文汝繫獄 癸丑遣蕭友括自夏還夏國主諒祚之母上表乞如党項權進馬駝牛羊等物 丁巳詔中書堂後官自今毋得佩魚若士人選授至提點五房者許之 己巳夏遣使如遼求唐隆鎮及乞罷所建城邑遼主以詔答之 庚午宰臣文彥博等言臣等每因進對嘗聞德音以搢紳之間多務奔競匪裁抑之則無以厚風俗若恬退守道者稍加旌擢躁求者庶幾知恥伏見工部郎中直史館張瓌十餘年不磨勘朝廷獎其退靜特遷兩浙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一

三

轉運使代還差知潁州亦未嘗以資序自言殿中丞王安石進士第四人及第舊制一任還進所業求試館職安石凡數任竝無所陳朝廷特令召試亦辭以家貧親老館閣之職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大理評事韓維嘗預南省高薦好古嗜學安于退靜竝乞特賜甄擢詔賜瓌三品服召安石赴闕俟試畢別取旨維令學士院與試安石維竝辭不就安石臨川人維億之子也 壬申初置河渠司隸三司命鹽鐵副使劉湜判官邵飾領之 丙戌遣以所獲夏國主嫡母及前後所俘獲夏人安置蘇州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皇祐三年六月丁亥無爲軍獻芝艸三百五十

宋紀五十二 起重光單閏六月盡元默 執徐八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本帝曰朕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艸木蟲魚之異

焉足尚哉知軍茹孝標特免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

章惠太后之弟以豈不念之然性貪虐老而益甚今與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一

郡則一方之民受禍矣不許 丁酉諫官包拯言頃歲以來凡有才名之士必假險薄之名以中傷之擯棄不用欲望聖慈申命宰執應臣僚中素有才行先以非辜被譴如楊紘王鼎王綽等曾敘用未復職任者竝乞復與甄擢或委之縣劇必有成效戊戌徙知越州楊紘爲荆湖南路轉運使王鼎先知濱州徙知建州尋亦除提點河北刑獄鼎前在江東坐苛察免及復起治姦賊愈急所舉劾於貴勢無所避時盜販茶鹽者眾鼎一切杖遣之監司屢以爲言鼎不爲變 秋七月壬子詔太學生舊制二百人如不能充數止以百人爲限 癸丑詔

外任少卿監以下年七十不任釐務者其令轉運提點
刑獄司以聞在京委御史臺審官院嘗任館閣臺諫及
提點刑獄令中書裁處待制以上能自引年則優加恩
禮不須用為定制 甲寅賜陝州草澤魏開清逸處士
閑野之子也世有隱德知州李昭邁上其行義故有是
賜 丙辰詔兗州仙源縣復以孔氏子孫知縣事 丁
巳從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議雅樂名大安 乙丑
帝諭輔臣曰近日職司以長吏不理間者多矣中書未
嘗施行夫長吏者民之性命所繫宜擇其甚者罷之小
者易之文彥博等慚謝而退於是鄂州王開台州呂士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二

宗等或以衰老或以弛慢罷斥對移者凡十六人 丁
卯免天平軍節度推官鄞人沈起擅去官罪起因父疾
請解不待報而歸法官論以私罪帝曰若此何以厚風
俗其除之 己巳知制誥宋城王洙直集賢院鄆城掌
禹錫上皇祐方域圖誌五十卷 乙亥知秦州呂公綽
赴闕已而中丞王舉正知諫院包拯言公綽當其父夷
簡執政時多所干預若遽令代還恐憂圖進用乃詔復
任公綽通敵有才然其父執政時常漏除拜以市恩時
人以比竇申 丙子減湖南郴永桂陽監丁身米初馬
氏科民采木不以貧富皆科丁取數國初量給其直令

隨稅輸米而重輕不等貧者苦之帝命三司取最下數
為準比歲減十餘萬石 是月遼主如秋山 八月辛
巳特贈給事中孔道輔為工部侍郎時龍圖閣直學士
王素入對語及道輔帝思其忠故有是命 癸未知定
州韓琦加觀文殿學士再任初明鎬引諸州兵平恩州
獨定兵邀賞資出怨語幾欲謀城下琦素聞其事以為
不治且亂及至即用軍制勒習察其尤無良者掉首斬
軍門外士死攻戰則賻賞其家籍其孤兒使繼衣廩威
信並行又倣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陳指授偏將日月訓
習之由是定兵精勁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三

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琦悉留不遣曰
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雜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
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歲
大歉賑之活人數百萬詔書褒美 丙戌遣使安撫京
東淮南兩浙荆湖江南饑民 辛卯以張堯佐為宣徽
南院使判河陽中丞王舉正言此授非當有損聖德不
報 乙未以知制誥王洙為遼太后生辰使至鞞淀遼
使劉六符來伴宴言耶律防善畫向持禮南朝寫聖容
以歸欲持至館中王洙曰此非瞻拜之地也六符言恐
未得其真欲遣防再往傳繪洙力拒之 御史中丞王

身正言陛下濫賞堯佐乞卽黜臣不報知諫院包拯陳
旭吳奎相繼言堯佐制命復下物議沸騰望檢會臣等
前後奏劄必賜施行庚子詔自今張堯佐別有遷改檢
會此劄子進呈執奏仍詔除宣徽使自今不得過二員
乙巳馮道會孫舜卿上道官誥二十通乞錄用帝謂
輔臣曰道相四朝而偷生苟祿無可旌之節所上官誥
其給還之 是月汴河絕流九月賜李繼隆神道碑
額曰顯功 乙卯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獻知制誥王洙嘗草制封還其目曰臣下
不當與僖祖同謚遂改文正同知禮院司馬光言謚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四

美者極于文正竦何人乃得此謚判考功新喻劉敞言
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邪而陛下謚之以正不可也光
疏再上敞疏三上詔夏謚文正發異六一居士集王洙
夏謚文正而於改謚文正事則略之今從長編又老學
菴筆記引宋子京祭竦文有云天與其正此偏私之謬
論不足為據也竦為郡喜作條教立伍之法盜賊不敢發治
軍尤嚴敢誅殺而疾病死喪拊循甚至嘗有龍騎卒戍
邊羣聚剽劫州郡莫能止或密以告竦竦時在關中俟
其至召詰之誅斬殆盡軍中大震其威略多類此然性
貪數商販部中在并州使其僕貿易為所侵盜至杖殺
之積家財累鉅萬自奉尤侈齋聲伎甚眾所在陰開條

屬使相猜阻以鈞致其事過家人亦然 庚申賜國子
博士梅堯臣同進士出身仍改太常博士堯臣詢從子
工于詩大臣屢薦堯臣宜在館閣召試學士院而有是
命 丙子改太子太師王溥謚文獻為文康司空致仕
章得象謚文憲為文簡以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馬
公溥同僖祖故也有欲改溥謚為文忠者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張揆曰溥周宰相國人不死安得忠乃謚文康
丁丑詔通英閣講讀官當講讀者立侍敷對餘皆賜
坐侍于閣中天聖以前講讀官皆坐侍自景祐以來皆
立侍至是帝屢面諭以經史義旨須詳悉詢說因有是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五

詔遂為制 教坊官王世昌自陳年老乞監永濟倉門
帝曰世昌本亦士人以無行檢遂充此職倉門乃國家
糧儲出入之所豈可令此輩主之宜與在京一廟令
是月遼更定條制遼主駐中會川 冬十月己卯朔詔
三司解鹽聽通商候二年較其增損以聞初包拯自陝
西還力主范祥所建通商法朝廷既從之已而判磨勘
司李徽之又言不便乃下其事三司驛召詳令與徽之
及兩制共議而議者皆以祥為是故有是詔 遼括諸
道軍籍 甲申大理寺言信州民有劫米而傷主者法
當死帝謂輔臣曰饑而劫米則可哀盜而傷主則難恕

然細民無知終緣于饑耳遂貸之又曰刑寬則民慢猛則民殘為政常得寬猛之中使上下無怨則水旱不作卿等宜戒之 乙酉新作隆儒殿在邇英閣後 乙未翰林學士兼禮部侍郎知制誥李淑落翰林學士淑初以端明侍讀二學士奉朝請尋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性姦邪嘗乞侍養其父而不及其母既得侍養又復出仕有謀身之端無事親之實作周三陵詩語涉怨憤非所宜言宜奪禁職以戒懷姦隱匿之臣故有是命 丁酉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責授春州別駕初張堯佐除宣徽節度景靈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力爭又請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六

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卒奪堯佐宣徽景靈二使頃之復除宣徽使知河陽或謂補外不足爭介以為宣徽次二府不計內外獨爭之帝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還請全臺上殿不許自請貶亦不報于是劾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作閒金奇錦因中人入獻宮掖緣此擢執政及恩州平賊幸會明鑄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下本意蓋彥博姦謀迎合顯用堯佐陰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內實自為謀身之計又言彥博向求外任諫官吳奎與彥博相為表裏言彥

博有才國家倚賴未可罷去臣見彥博自獨專大政凡所除授多非公議恩賞之出皆有夤緣三司開封諫官法寺兩制三館請司要職皆出其門更相援引借助聲勢欲威福出于已使人不敢議其惡乞斥罷彥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生非敢私也帝怒卻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鼎鑊不避敢辭貶竄帝于座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它事乃可至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進用家司豈應得預而乃薦弼時彥博在帝前介面質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樞密副使梁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七

適叱介下殿帝令送御史臺劾介彥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乃召當制舍人即殿廡草制而責之時帝怒不測羣臣莫敢諫右正言蔡襄獨進言介誠狂直然容受盡言帝王盛德也已亥中丞王舉正復上疏言責介太重帝亦中悔敕朝堂告諭百官改介英州別駕復取其奏以入遣中使護送介至英州且戒無令道死知制誥胡宿言唐介改貶英州聞專差中使押之貶所竊尋歸前臺諫官貶黜無此體制一旦介若因霜露之病死于道路四海廣遠不可家至戶曉將使朝廷負謫于天下其傷不小就使介安全至于貶所亦不

可著為後法伏望追還使人以全朝體殿中侍御史梁
舊亦言陛下處介故遣中使護送即不幸介以疾死天
下後世能無以殺疑乎帝曰誠不思此亟追還中使介

直聲問天下 庚子禮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吏

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益州貴妃有力焉因令彥博織籠錦以進貴妃服之

帝驚顧曰何從得此如正色曰文彥博所織也彥博與

妾父有舊然妾烏能使之特以陛下故耳帝悅自是意

屬彥博及為參知政事明鑄討王則未克帝甚憂之語

人語彥博翼日彥博入對乞身往破賊帝大喜彥博至

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議者謂彥博坐遠貶

成功其得相由也力無不取而辨也案長編所言皆

彥博亦出然事之有無卒莫得而辨也案長編所言皆

采碧雲駁之說恐未確今不取邵氏見聞錄云仁宗嘗

積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八

幸貴妃閣見定州紅旗器怪問曰安得此妃以王拱辰

所獻為對帝怒曰汝勿通臣僚遺不聽何也因擊

碎之妃媿謝良久乃已妃又嘗侍上元宴於端門服所

謂燈籠錦者帝亦怪問妃曰文彥博以陛下失禮遠責

此獻上不出樂其後唐介彈彥博以對上失禮遠責

彥博亦不知也蓋兩罷之也或云燈籠錦乃彥博夫人遺

今據宋史書之 以樞密使麗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參知政事高若訥以本官充樞密使 辛丑以樞密副

使給事中梁適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王堯

臣為樞密副使 起居舍人知諫院吳奎出知密州包

拯奏乞畱奎且言唐介因彈大臣并以中奎誣惑天聽

帝曰介昨言奎拯皆陰結文彥博今觀此奏則非誣也

乙巳帝謂麗籍曰諫官御史必用忠直淳厚通世務

明治體者以革淨薄之弊籍既承聖諭自是中書奉詔

舉臺官必以帝語載敕中 十一月辛亥詔以漳泉州

興化軍自五代以來計丁出米甚重或貧不能輸自今

泉州興化軍舊納七斗五升者主戶與減二斗五升客

戶減四斗五升漳州納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戶減三斗

八斗八合客戶減五斗八升八合為定制初麗籍為福

建轉運使請罷漳泉興化軍丁米有司持不可及籍為

宰相遂行之 甲子遼命東京畱守司總領戶部內省

事丁卯遼罷中丞記錄職官過犯令承旨總之 乙亥

帝謂輔臣曰江淮連年荒歉如聞發運司惟務誅剝以

積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九

數額為能雖名和糴實抑配耳其減今年上供米百萬

石因詔免災傷人戶所輸鹽米 先是河北饑三司益

增江淮米以餉河北及江淮饑有司責米數如常歲度

支副使梅摯奏減之 十二月庚辰翰林天文院新作

渾儀成御撰渾儀總要十卷論前代得失已而畱中不

出 乙酉遼以太后行再生禮肆赦 戊子中書言諸

房人吏稽違案牒者自來量行罰典終未革心欲籍其

名目以輕重為差其罰數多及情重者取旨黜逐從之

戊戌以資政殿學士吳育知陝州始命育兼翰林侍

讀學士育辭以疾固請優郡帝謂近臣曰育剛正可用

但嫉惡太過耳空聽其便因遣中使賜以禁中良藥不
半歲又徙汝州 先是包拯請除范祥權本路轉運副
使令肇畫鹽法利害計置沿邊斛斗事歸一局易為辦
集而三司使田況亦請久任祥使專其事已亥以祥為
陝西轉運副使仍賜金紫服以寵之 庚子詔文武官
年七十以上未致仕者夏不考課遷官其有功于國有
惠于民當加賞者勿拘 以益州鄉貢進士房庶為試
校書郎庶成都人宋祁嘗上其所著樂書補亡二卷田
況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召赴闕庶自言嘗得古本漢
志云度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起積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十

一千二百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
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八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
尺以制律是律生于尺尺非起于黃鍾也且漢志一為
一分者蓋九十分之一後儒誤以一黍為一分其法非
是當以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當中黍盡得九十分為
黃鍾之長九寸加一以為尺則律定矣直祕閣范鎮是
之乃言曰李照以縱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
三十胡瑗以橫黍累尺管容黍一千二百而空徑三分
四釐六豪是皆以尺生律不合古法今庶所言實千二
百黍于管以為黃鍾之長就取三分以為空徑則無容

受不合之差校前三說為是請如其法試造尺律要以
古器參攷當得其真乃詔王洙與鎮同于修制所依庶
說造律尺籥上之帝召輔臣同觀又令庶自陳其法因
問律呂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是時胡瑗等制樂已
有定議特推恩而遣之鎮為論于執政曰今律之與尺
所以不得其真由累黍為之也累黍為之者史之脫文
也古人豈以難曉不合之法書之于史以為後世惑乎
易曉而必合者房庶之法是矣今庶自言其法依古以
律而起尺其長與空徑與容受與一千二百黍之數無
不合之差誠如庶言此至真之法也執政不聽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十一

四年遼重熙二年春正月辛亥徙英州別駕唐介為全州
團練副使監郴州酒稅 遼主如混同江 王堯臣王
守忠陳旭等校慶歷皇祐總四年天下財賦出入凡金
幣絲纈薪芻之類皆在其數參相耗登皇祐元年入一
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有奇而所出也餘為書七卷丙
辰上之詔送三司取一歲中數以為定式 庚申乾寧
軍獻古鐘詔送詳定大樂所 丙寅聽吉州司理參軍
祝紳持兄服紳幼父母養于兄嫂已嘗為嫂服至是
又請解官持兄喪帝曰近蓋有匿父母喪而干進者今
紳雖所服非禮然不忘鞠養恩亦可勸也可聽之仍候

服闋日與幕職官知縣 詔昨為唐介顯涉結附合行
降黜亦慮言路或阻尋與除遷尙恐言事之臣有所顧
忌御史臺諫院其務盡鯁直以箴闕失 二月戊寅帝
謂輔臣曰東南歲比不登民力匱乏嘗詔調歲漕百萬
石今發運使施昌言許元乃欲分往兩浙江南調發軍
儲是必謀誅剝疲民求羨餘以希進耳宐約束之因詔
昌言等遵前詔毋得輒有科率 庚辰以兵部郎中
考城傅求為戶部副使 發異長編作傅 永今從宋史 慶歷末求自梓州
路轉運使移陝西時關中用當十鐵錢盜鑄不可勝計
求獻策請變錢法至境問民所乏貨以種糧錢令麥熟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三

納償而薄取其息民大悅求急檄州縣凡數二百八十
萬緡已而朝廷變法遂下令以小鐵錢三折大鐵錢一
民出不意破產失業自經者眾而盜鑄亦衰止所貸得
麥四十萬斛商人入粟于邊而受錢于中都歲五百萬
緡時河北奏乞錢朝廷未有以給求言本道倉庫實請
以所當受錢界之帝嗟賞自康定用兵陝華以西移稅
輸于邊民力大困求令輸本郡而轉錢以供邊糴民受
其惠而兵食亦足王堯臣詳定課績上其事實賜詔褒
之尋召入權糾察在京刑獄于是擢副三司 發異李燾
云求獻策請變法既悉貸民大鐵錢遂下令以一折三
民多破產失業而盜鑄亦止案變法在慶歷八年六月

乃用三司議或因求獻策亦不可知若謂求遂下令以
變法適與求貸民大鐵錢相先後蓋求益貸民大鐵錢
大錢雖折小錢而小錢十可改鑄大錢五且有餘即
錢所云盜鑄獲利十之六也求前貸民大錢今但取小
錢又以小錢二折當十大錢一其名似優貸者其實陰
奪盜鑄之利也 癸未命御史中丞王舉正與三司同詳定宐
費 是月遼主如魚兒樂 三月丁未以知諫院包拯
為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居數月徙為高陽關路
安撫使因籍一路吏民積歲所負公錢十餘萬悉除之
丙辰調江南東西路民所貸種糧初帝謂輔臣曰頃
江南歲饑貸種糧數十萬斛且屢經寢閣而轉運司督
索不已比問民貧不能盡償非遣使安撫遠方無由上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三

達其請之 壬戌出內藏庫絹十萬下三司以助軍費
丙寅河東陝西都部署司言郭諮所進獨轅衝陳無
敵流星弩可以備軍用詔弓弩院如樣置之尋以諮為
鄜延路鈐轄給所製弩五百募士兵教之既成經略使
夏安期言其便詔置獨轅弩車 以全州團練副使監
郴州稅唐介為祕書丞 辛未詔雜買務自今凡宮禁
所市物皆給實直其非所關者勿得市初帝謂輔臣曰
國朝鑿唐宮市之患特置此務以京朝官內侍參主之
且防擾人近歲物非所急者一切收市擾人甚矣故降
是詔 夏四月戊寅禁內宿臣寮聚會 先是內出欵

器一陳于邇英閣御坐前諭丁度等曰朕思古敬器之法試令宮人制之以示卿等命以水注之中則正滿則覆虛則欹率如家語荀卿淮南之說帝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朕欲以中正臨天下當與列辟共守此道度拜曰臣等亦願無傾滿以事陛下因言太宗嘗作此器真宗亦嘗著論庚辰帝製後述以賜度等 丙戌遼遣使來賀乾元節其國書始去國號稱南北朝且言書稱大宋大契丹非兄弟之義帝召二府議之參知政事梁適曰宋之為宋受之于天不可改契丹亦其國名自古豈有無名之國又下兩制臺諫官議皆以講和以來國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西

有定式不可輒許乃詔學士院答遼書仍舊稱大契丹大宋其後遼復有書亦自稱大契丹如故初知制誥韓綜為館伴北使欲復書如其國但稱南北朝綜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北使慚遂不復言其後北使來朝廷擇館伴者時綜已卒帝曰孰有如韓綜者乎 初儂智高貢方物求內屬朝廷拒之後復貢金函書以請知邕州陳琪上問不報智高既不得請又與交趾為仇且擅廣源山澤之利遂納亡命數出倣衣易穀給言峒中餓部落離散邕州信其微弱不設備乃與廣州進士黃瑋黃師宓及其黨儂建中儂智忠等或作建侯智忠或作

志中或又作知忠皆傳聞互異予嘗見石刻平蠻一將題名以儂智高為知高蓋蠻酋無定字也 日夜謀入寇一夕焚其巢穴給其眾曰平生積聚今為天火所焚生計窮矣當拔邕州據廣州以自王否則必死是日率眾五千沿鬱江東下攻破橫山寨寨主張日新邕州都巡檢高士安欽橫州同巡檢吳香死之 五月乙巳朔儂智高破邕州執知州陳琪通判王乾祐廣西都監張立初賊圍城琪令乾祐守來遠門權都監李肅守大安門指使武吉守朝天門張立自賓州來援既入琪稿軍城上酒行而城破琪立乾祐及節度推官陳輔堯觀察推官唐鑑司戶參軍孔宗旦皆被執兵死者千餘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五

人智高聞軍資庫得所上金函怒謂琪曰我請內屬求一官以統攝諸部汝不以聞何也琪對嘗奏不報索奏章不獲遂扶琪出琪病目不能視惶恐呼萬歲求自效不聽并立乾祐輔堯鑑宗旦害之立臨刑大罵不屈逾月得其尸如生當智高未反時邕州有白氣出庭中江水溢宗旦以為兵象度智高必反以書告琪琪怒詆之曰司戶狂邪及智高破橫山寨宗旦即載其親詣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賊執宗旦欲任以事宗旦叱賊且大罵遂被害智高既得邕州即僞建大南國僭號仁惠皇帝改年啟歷赦境內師宓以下皆

稱中國官名

攷異會要云改年端蓋今從宋史孔宗旦傳云及智高破橫州即載其親詣桂州李

燾曰五月一日邕州破宗旦被殺後八日乃破橫州傳誤也當作橫山寨陸平集亦稱橫山寨不云橫州不知何以如此 丙午以太常丞致仕導江代淵為祠部員

外郎淵事親孝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簿歎曰祿不及

親何以為即還家教授坐席常滿王拱辰安撫兩川遺

書欲起之託疾不往見楊日嚴知益州又薦之遂以太

子中允致仕謝絕諸生著周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

至是翰林學士田況上其書詔優加兩官 庚戌詔國

子監直講自今選通經有行實年四十以上者為之時

侍御史梁禧言近日薦楊忱為學官忱年少輕肆不可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去

用故降是詔忱借之子也 癸丑儂智高入橫州丙辰

入貴州

攷異長編作費州案宋史地理志廣南西路無費州蓋轉寫之誤今改正 庚申入龔

州辛酉入藤州又入梧州封州知封州曹覲死之時嶺

南州縣無備守將多棄城走封州士卒才百人又無城

隍以守或勸覲避賊覲正色叱之曰吾守臣也有死而

已敢言避賊者斬賊至覲率從卒決戰不勝被執賊掙

使拜且誘之曰從我得美官以女妻汝覲誓曰人臣惟

北面拜天子我豈從爾苟生邪賊猶惜不殺徒置舟中

覲不食者兩日撲懷中印章授其從卒曰我且死若求

間道以此上官賊知其無降意害之至死罵賊不絕

壬戌儂智高入康州知州趙師旦監押馬貴死之師旦

稟從子也賊既破邕州順流東下師旦使人覘賊還報

曰諸州守皆棄城走矣師旦叱曰汝亦欲吾走邪乃大

索得謀三人斬以徇而賊已薄城下師旦止有兵三百

開門迎戰殺數十人會算賊稍御師旦語其妻取州印

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

可以去爾畱死無益也遂與貴部士卒固守州城召貴

會貴不能會師旦獨飽如平時遲明賊攻城愈急左右

請少避師旦曰戰死與戮死何如眾皆曰願為國家死

至城破無一人逃者矢盡與貴俱還據堂而坐智高磨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七

兵入脅師旦師旦大罵智高怒并貴害之癸亥入端州

知州丁寶臣棄城走

攷異六一居士集王臨川集撰丁寶臣墓碑皆稱寶臣嘗出戰有所

斬捕卒不勝乃去蓋止

據其家狀也今從長編 甲子知潁州資政殿學士戶

部侍郎范仲淹行至徐州而卒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

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

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每感

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尚風節自仲

淹勸之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其後雖貴非賓客不重

肉妻子衣食僅能自充而好施予置義莊里中以贍族

人守杭之日子弟知其有逆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

圃為逸老地仲淹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況居室乎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治第樹園圃顧何待而居乎吾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誰獨障吾游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耶及卒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又遣使就問其家既葬帝親書其碑曰褒賢之碑仲淹為政主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畫像立生祠事之其卒也羌酋數百人哭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丙寅儂智高圍廣州前二日有告急者知州江都仲簡以為安囚之下令曰有言賊至者斬以故民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大

不為備及賊至始令民入城民爭以金貝遺闖者求先入踐死者甚眾餘皆附賊賊勢益張 命知韶州張異宋史桂林陳曙領兵討儂智高朝廷初聞智高反詔進奏院不得輒報知制誥呂溱言邊防警急一方有盜賊宜令諸路聞之其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也 六月乙亥起復前衛尉卿余靖為祕書監知潭州前屯田員外郎直史館楊畋為廣南西路體量安撫提舉經制賊盜靖及畋各居父喪先是靖與知韶州者結緝農兵完葺保障其為守禦計朝廷聞而嘉之又以畋素習蠻事故有是命尋改靖廣南西路安撫使知桂州畋被召至都

門外辭以喪服不敢見帝賜以所服御巾人對便殿即日加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而遣之 甲申徙知廣州仲簡知荆南朝廷但以簡能守城故有是命不知廣人怨之深也 詔諸州軍里正押司錄事已代而令輸錢免役者以違制論先是王遠為荆湖南路轉運使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十萬進為羨餘朝廷降詔獎諭由是諸路盡為措克至破產不能償所負朝廷知其弊故條約之 丁亥以太子太師致仕王德用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將相王姓者數人而閭閻婦女小兒皆號德用為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大

壽預班廷中遠使曰黑王相公乃復起邪帝聞之遂更付以方鎮 以彰化節度使知延州狄青為樞密副使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為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左司諫賈黯御史韓贄亦以為言皆不聽青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第臣所以有今日由面涅耳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壬辰以祕書丞監郴州稅唐介為主客員外郎通判潭州 己亥置廣南東西路湖南江西轉運判官各一員庚子以知宿州朱壽隆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朝廷懲嶺表無備命完城貴州守者虐用其人

人不堪命壽隆馳至州械守送獄奏黜之州人爲立生祠壽隆台符子也 秋七月乙巳出內藏庫錢三十萬緡絹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糧 丙午命知桂州余靖經制廣南東西路盜賊時諫官賈黯言靖及楊敞皆許便宜從事若兩人指蹤不一則下將無所適從又靖專制西路若賊東嚮則非靖所統無以使眾不若并付靖經制兩路靖亦自言賊在東而使臣西非臣志也帝從其言故有是命 初魏瓘築廣州城鑿井蓄水作大弩爲守備及儂智高攻城甚急且斷流水而城堅井飲不竭弩發輒洞中賊勢稍屈知英州晉江蘇緘始聞廣州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三

被圍謂其眾曰廣與吾州密邇今城危在旦暮而恬不往救非義也乃募募壯勇合數千人委州印于提點刑獄鮑軻夜行赴難去廣二十里駐兵黃師必爲賊謀主緘使縛其父斬以徇賊問之喪氣時郡民皆有緣爲盜緘得六十餘人斬之招懷其驅脅誑使復故業者凡六千八百餘人城被圍日久戰數不勝賊方舟數百急攻南城番禺令新喻蕭注先自圍中出募得海上彊壯二千餘人以海船集上流未發會颶風夜起縱火焚賊船烟焰燭天大破之即日發縣門諸路援兵及民戶牛酒芻糧相繼入城而轉運使成都王罕亦自外募民兵

入城益修守備賊知不可拔圍五十七日壬戌解去由清遠縣濟江擁婦女作樂而行攻賀州不克遇廣東都監張忠于白田忠戰死虔州巡檢董玉康州巡檢王懿連州巡檢張宿台州巡檢趙允明監押張全司理參軍鄧冕皆歿先是緘與洪州都監蔡保恭以兵八千人據邊渡邨扼賊歸路忠自京師至奪而將之臨戰謂其下曰我十年前一健兒以戰功爲團練使爾曹勉之予是不介馬而前先鋒遇賊奔忠手拉賊帥二人馬陷澤不能奮遂中標槍死 甲子廣東鈐轄蔣偕擊賊于路田兵敗南恩州巡檢楊達南安軍巡檢邵餘慶權宜州巡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三

檢馮岳西路提賊王興甚用和皆歿攷異李壽云寬錄 紀亦云案本傳及智高傳則太平場也實錄本紀並誤今改之 考功議上故司空致仕張齊賢諡曰文定右僕射陳堯叟曰文忠太子太傅致仕辛仲甫諡曰康節贈吏部尚書溫仲舒諡曰恭肅贈戶部尚書錢若水諡曰宣靖贈刑部尚書宋湜諡曰恭質右屯衛上將軍王嗣宗諡曰景莊威塞節度使馮守信諡曰勤威自齊賢而下皆祖宗舊臣也已葬而未諡至是其家始請之 八月丁丑以監新淦縣稅邱清簽署滁州判官事濬坐作詩刺譏時事請官久之至是淮南安撫陳旭湖北提點刑獄祖無擇表薦之帝曰清

無雅行惟以口舌動人今旭等稱其才無乃長浮薄輔
臣言濬所坐已更赦立使自新故內徙之 楊政既趨
廣南又奏請制康定行軍約束及賞罰格頒下并置檢
法官已卯詔諭政曰智高乘機竊發二廣之民日俟
官軍至故委卿節制以殲賊為期臨機趨變安用中覆
今甲兵大集不能度形勢一舉撲滅乃奏請頒格令置
檢法官此豈應速計耶賊或順風下海掠瓊管及海墘
諸州厚戍則兵不足無備則寇乘之如能斷海道則不
以日月淹滯可也 乙酉降廣南東路轉運使王罕官
監信州酒稅初罕往潮州議鹽事聞儂智高圍廣州即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三

領兵還入城為守禦備城得不陷者罕有力焉而朝廷
未知也提點刑獄鮑軻自英州挈其孥欲過嶺北至雄
州知州蕭勃雷之乃具奏召罕至雄州計事罕輒不至
諫官李兌遂劾罕怯懦避賊端居廣州朝廷亦以罕奏
不時達故及于責 丙戌贈張忠為威德節度使錄其
父餘慶為左監門衛大將軍賜第一區給半俸終其身
丁亥以蕭注為禮賓副使仍權發遣番禺縣事 戊
子以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吏部尚書知汝州
吳育為集賢院學士判西京留守御史臺以育同稱疾
求居散地故也雷臺舊不領民事時張堯佐判河陽民

訟久不決者多詣育為辨曲直判書狀尾堯佐畏恐
奉行 邠州兵廣銳振武二指揮戍延州聞其家被水
災詣副都署王興求還不能得乃相率逃歸至則家人
無在者于是聚謀為盜州人震恐知州薛向遣親吏論
之曰冒法以救父母妻子乃人之常情而不聽汝歸乃
武帥不知變之故耳汝聽吾言亟歸收親屬之尸貨汝
擅還之罪不聽吾言汝無噍類矣眾徑入拜庭下泣謝
境內以安向顏之孫也 辛卯改知秦州孫沔為湖南
江西路安撫使入內押班石全彬發聖宋史作全彬今從長編副之
沔初入見帝以秦州事勉之對曰臣雖老然秦州不足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三

煩聖慮當以嶺南為憂也臣觀賊勢方張官軍朝夕當
有敗奏既而聞張忠死蔣偕敗帝諭執政曰南事誠如
沔料宰相龐籍因奏遣沔行仍許沔便宜從事沔以南
方兵連為賊破氣懾不可用請益發騎兵且增選偏裨
二十人求武庫精甲五千參知政事梁適謂沔曰毋張
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僥倖
乃欲示鎮靜邪居二日促行才與兵七百沔憂賊度嶺
而北乃檄湖南江西曰大兵且至其繕治營壘多具燕
犒賊疑不敢北侵沔行至鼎州復詔加廣南東西路安
撫使以知英州秘書丞蘇緘為供備庫使初廣州以賊

遠至不及清野故賊得肆略後緘知賊將走分兵扼其
歸路布槎木巨石凡四十里賊至果不得前乃繞出數
舍入沙頭渡江由清遠縣道連賀州西歸摧傷甚眾緘
盡得賊所略去物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二

四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三

宋紀五十三

起元徽執徐九月盡昭陽
大荒落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皇祐四年

重熙二十一年

九月戊申儂智高殺廣南鈐轄蔣

偕於賀州太平場莊宅副使何宗古右侍禁張達三班

奉職唐覲皆歿偕始受命討賊馳驛十七日至廣州城

下入城數知州仲簡曰君留兵自守不襲賊又縱部兵

賊平民以幸賞可斬也仲簡曰安有圍練使欲斬侍從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一

官偕曰斬諸侯劍在吾手何論侍從左右解之乃止及

賊去廣州楊政檄偕焚儲糧堤保韶州軍次賀州賊夜

入其營襲殺之偕舉動輕肆卒以此敗 山南東道節

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初除母喪乙卯召赴通英閣講

乾卦帝曰將相待講天下盛事昌朝稽首謝尋命昌朝

判許州將行詔講讀官餞於資善堂 丙辰降廣南東

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楊政知鄆州同體量安撫經

制賊盜曹修為荆南都監廣南東路鈐轄兼捉殺蠻賊

蔣偕為潭州都監初政與修同儂智高徒軍沙頭將濟

江卽命偕棄英州焚儲糧乃召內殿承制丁贊岑宗閔

開門祗候開封王從政還保韶州仍移文御史臺及諫院故拜責之時借死已九日矣 馬軍副都指揮使耀州觀察使周美李駕臨奠輟朝一日贈忠武節度使諡忠毅自陝西用兵美前後十餘戰平族帳二百焚寨二十四招種落內附者十一族復故城堡甚眾在軍中所得俸祿賞賜多分其麾下有餘悉以饗勞之及李家無餘貨 丁巳命知桂州余靖提舉廣南東路兵甲經制賊盜 己未贈嶺南諸州死事者官有差知封州曹觀為太常少卿知康州趙師旦為光祿少卿始師旦嘗知江山縣斷治出於己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二

敢取及是喪過江山江山人哭祭於路數百里不絕康州立廟祭之及田瑜安撫廣南亦為觀立廟封州 庚申儂智高破昭州知州柳應辰棄城走廣西鈴轄王正倫與賊鬪於館門驛死之間門祗候王從政三班奉職徐守一偕職文海皆被害從政罵賊不絕口至以湯沃之終不屈而死 辛酉以太常博士韓絳為右正言帝面諭曰卿朕所選用言事不宜沽激當存朝廷事體務令可行毋使朕為不聽諫者絳前使江南所寬減財力賑救全活十數事勅為五則以均衙役斥陂湖利奪其錮者予貧民罷信州鹽運總發運司以時輸送宣州守

貪暴不法收以付獄州人相賀使還稱旨故有是命 癸亥詔外官有所陳事並附遞聞朝廷毋得申御史臺時州郡多以狀申御史臺欲其繳奏而行之 楊收曹修經制蠻事師久無功改命孫沔及余靖等帝猶以為憂或言儂智高欲得邕桂七州節度使即降樞密副使梁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帝問宰相龐籍誰可將者籍薦樞密副使狄青青亦上表請行翼日入對自言臣起行伍非戰伐無以報國願得蕃落騎數百益以禁兵羈賊首至闕下帝壯其言庚午改宣徽南院使荆湖北路宣撫使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賊盜事初欲用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

入內都知任守忠為青副諫官李兌言唐以官官觀軍容致主將掣肘是不足法遂罷守忠 是月趙主謁懷陵追上嗣聖皇帝天順皇帝尊諡更諡彰德皇后曰靖安諡齊天皇后曰仁德旋謁祖陵增太祖諡曰大聖大明神烈天皇帝更諡貞烈皇后曰淳欽恭順皇帝曰章肅后蕭氏白和敬 冬十月甲戌殿中丞胡瓌落致仕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同議大樂 丙子詔鄜延環慶涇原路擇蕃落廣銳軍曾經戰鬪者各五千人仍逐路遣使臣一員押赴廣南行營從狄青請也青言賊便於乘高履險步兵力不能抗故每戰必敗願得西邊蕃

落兵自從或謂南方非騎兵所宜樞密使高若訥言蕃
落善射耐艱苦上下山如平地當乘瘴未發時疾馳破
之必勝之道也青率用騎兵破賊 丁丑儂智高入賓
州知州陳東美棄城 戊寅遼主駐中會川 己卯降
空名宣頭劄子各一百道錦襖子金銀帶各二百下秋
青以備賞軍功 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仲簡落職知
筠州 庚辰狄青辭置酒垂拱殿青既行帝謂輔臣曰
青有威名賊必畏其來左右使令非親信者不可雖飲
會臥起皆宜防竊發因馳使戒之 辛巳內降手詔付
狄青應避賊在山林者速招令復業其乘賊勢為盜但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四

殺逃民詐為獲盜一級賞錢十千文詐給親兵帖以為
嘗有功及智高再至克隆無以禦賊遂遁去 丁亥夏
主遣使如遼乞弛邊備遼主即遣蕭友恬往諭之戊子
遼主如顯懿二州 庚寅帝謂輔臣曰比日言政事得
失者少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其下閣門通進銀臺司
登聞理檢院進奏院自今州縣奏請及臣僚表疏毋得
輒有阻留 甲午詔比有軍卒遼車駕進狀而衛士失
呵止者其貨之帝初幸景靈宮既登輦因戒衛士今歲
天下舉人皆集京師如有投訴者勿呵止之及軍卒進
狀衛士亦不之禁有司欲論罪帝具以其事語輔臣而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五

貸之 遼以南院大王濬王札拉舊作查葛今改為南院樞密
使進封越國王遼興軍節度使蕭虛烈封鄭王戊戌遼
主射虎於南撒葛柏 十一月壬寅朔日有會之後異
失書今從長 遼增諡文獻皇帝為文獻欽義皇帝及
編及宋史 諡二后曰端順曰柔貞復更諡世宗孝烈皇后為懷節
丁未增孝成皇帝諡曰孝成康靖皇帝更諡聖神宣獻
皇后為睿智 先是以知制誥長社何中立知秦州諫
官御史皆言中立非邊才己酉改知慶州中立奏曰臣
不堪於秦則不堪於慶矣願守汝州不報會戊卒有告
大校受賊者中立曰是必挾它怨也報告者竄之或謂

貸姦以乎中立曰部曲得持短長以制其上則人不安矣 癸丑以都官員外郎大名郭申錫為侍御史申錫嘗知博州戍兵出巡有欲脅眾為亂者申錫戮一人駭二人乃定奏至帝謂執政曰申錫小官臨事如此豈易得也京東盜執濮州通判并淵詔移申錫知濮州至未閱月凶黨悉獲 戊午詔免江西湖南廣南民供軍需者今年秋稅十之三 庚申賜故參知政事蔡齊墓次所建佛祠曰寶嚴初齊母張氏請賜中書以為無例帝特賜之因謂輔臣曰朕臨御以來命參知政事多矣其間忠純可紀者蔡齊魯宗道薛奎而已宰臣如王曾張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六

知白皆履行忠謹雖時有小失而終無大過李迪心亦忠朴但言多輕發耳龐籍等對曰才難自古然也帝復曰朕記其大不記其小然皆近名臣也 諫官韓贊言發運使舊例雖嘗入奏不聞逐次改官乞今每歲更不許赴京奏事只差一人附奏年額足數詔發運使自今押米運至京城外更不朝見 甲子遼主次中會川回鴨遣使貢名馬文豹於遼丙寅遼錄四 十二月壬申朔廣西鈐轄陳曙擊僞智高兵敗於金城驛東頭供奉官王承吉白州長史徐璽死之曙素無威令既與賊遇士卒猶聚博營中使承吉將宓州忠敢兵五百為先鋒

倉卒被甲以前遂致覆軍 丁丑以樞密直學士程戡為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初孟知祥據蜀李順起為盜歲皆在甲午或言明年甲午蜀且有變帝謂龐籍曰朕擇重臣鎮撫西南莫如戡者遂再使守蜀前守多以嫌不治城戡獨修築之 戊子知桂州余靖言交趾累移文乞會兵討賊而朝廷久未報觀其要約甚誠縱未能滅賊亦可使相離賊朝廷從其請已而狄青奏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此非情實且假兵於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啟亂何以禦之願罷交趾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七

兵勿用且檄靖無通交趾使人咸服青有遠略云 先是邇英閣講尚書無逸帝曰朕漢知享國之君宜戒邇豫楊安國言舊有無逸圖請列屏閣帝曰朕不欲坐席背聖人之言當別書置之左方因令丁度取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對為右圖命王洙書無逸知制誥蔡襄書孝經又命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為二圖序而襄書之甲午洙襄皆以所書來上 乙未錄顏真卿後 戊戌遼以鄭王虛烈為北府宰相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義先為特里袞舊作楊 釋役徒隍年者庚子諫官韓絳因對而言曰天下柄不下移事當簡出

睿斷帝曰朕因不憚處分所慮未中於理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絳又言林獻可遣其子以書抵臣多斥中外大臣過失臣不敢不以聞帝曰朕不欲留中恐開告訐之路第持歸焚之

五年遼真熙二春正月壬寅朔御大慶殿受朝 乙巳

遼主如混同江 丁未詔廣南西路轉運使移文止交趾助兵從狄青之請也青合孫沔余靖兵自桂州次賓州先是張忠蔣偕皆輕敵取死軍聲大沮青戒諸將無得安與賊鬪聽吾所為陳曙恐青獨有功乘青未至輒以步卒八千犯賊潰於崑崙關其下殿直袁用等皆通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八

青曰今之不齊兵所以敗己酉農會諸將堂上相購起并召用等三十二人案所以敗亡狀驛出軍門斬之沔靖相顧還然靖嘗迫曙出戰因離席而拜曰曙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非所任也諸將皆服栗 詔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新置轉運判官四員蓋緣嶺表用兵均漕輓之勞非久制也候在任滿三年具逐人勞績取旨罷不復置 辛亥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丁度卒是日旬休駕臨奠贈吏部尚書謚文簡度性純質左右無姬侍常語諸子曰王旦為宰相十五年卒之日子猶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

有請也 丙辰以廣南用兵罷上元張燈發愚宋史仁宗紀繫此事

於庚戌日長編作丙辰案是月壬寅朔庚戌乃月之九日丙辰則十五日也今從長編 丁巳會

靈觀火道士飲酒殿廡既醉而火發居宇神像悉焚獨三聖御容得存乃詔權奉安於景靈宮諫官賈黯言天意所欲廢當罷營繕赦守衛罪以示儆懼修省之意

狄青既戮陳曙乃築軍不動更令調十日糧眾莫測賊覘者還以為軍未即進翼日遂進軍青將前陳孫沔將次陳余靖將後陳以一晝夜絕崑崙關時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享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入內久之又諭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九

沔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勸勞坐客至曉各未敢還忽有馳報者云三鼓已奪崑崙關矣初賊謀知青宴樂不為備是夜大風雨青既度關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矣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也遂出師仁鋪為陳戊午賊悉其眾列三銳陳以拒官軍執大盾標槍衣絳衣望之如火及戰前軍稍卻右將開封孫節死之發愚李前錄孫節蓋為前軍之右將當軍鋒最前耳張玉實將先鋒實錄即稱節為先鋒恐誤玉實傳可致也賊氣銳甚今於此削先鋒字仍詳列先鋒左右將於後 賊氣銳甚沔等懼失色青起自執白旗麾蕃落騎兵張左右翼出賊後交擊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左者復左右者復右賊

眾不知所爲大敗走儂智高復趨邕州追奔五十里捕斬二千二百級其黨黃師宓儂建中智忠并偽官屬死者五十七人生禽五百餘人智高夜縱火燒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國遲明青案兵入城獲金帛巨萬雜畜數千招復老壯七千二百嘗爲賊所俘脅者慰遣使歸臬師宓等首於邕州城下得尸五千三百四十一築京觀城北隅時有賊尸衣金龍衣眾以爲智高已死欲具奏青曰安知非詐耶寧失智高不敢誣朝廷以貪功也青始至邕州會瘴霧昏塞或謂賊毒水下流士卒飲者多死青甚憂之一夕有泉湧寨下汲之甘眾遂以濟智高自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十

起至平幾一年暴踐一方如行無人之境吏民不勝其毒先是謠言農家種羅家收已而智高爲青所破果如其謠當戰於歸仁也右班殿直張玉爲先鋒如京副使賈逵將左西京左藏庫副使孫節將右旣陳青誓曰不待令而舉者斬及節搏賊死山下逵私念所部忠敢澄海皆士兵數困易岬苟待令必爲賊所薄且兵法先據高者勝乃引軍疾趨山立始定而賊至遂擁眾而下揮劍大呼斲賊陳爲二玉以先鋒突出陳前而青指麾蕃落騎兵出賊後賊遂大潰逵乃詣帳下請罪青拊逵背曰違令而勝權也何罪之有 壬戌以知定州韓琦

爲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判并州李昭亮判成德軍知成德軍宋祁知定州琦至并州首罷昭亮所興不急之役走馬承受廖浩然怙中官勢既誣奏昭亮所爲益不法琦奏還之帝命鞫諸本省 命知制誥王洙修纂地理書 甲子遣使撫問廣南將校賜軍士緡錢 二月庚辰遼主如春水 癸未以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狄青爲護國節度使樞密副使依前宣徽南院使初廣西捷書至帝大喜謂宰相龐籍曰青破賊卿議之力也遂欲擢青樞密使同平章事籍以爲不可力爭之乃罷

甲申赦廣南凡戰歿者給樁積護送還家無主者葬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十一

祭之免賊所過州縣田賦一年死事科徭二年貢舉人免解至禮部不預奏名者亦以名聞 乙酉以孫沔余靖竝爲給事中仍詔靖留屯邕州經制餘黨俟處置畢乃還桂州狄青嘗問沔何以破賊沔曰使賊出上計取其保聚還守巢穴當徐圖之據邕州以拒我師猶爲中計若恃勝求戰此計最下然賊有輕我心必出下計將成禽耳已而果然沔與青夜謀帷中晝則惟青治事附賊者多誅殺沔請與青分治所免釋數百人命軍中制長刀巨斧人謂刀斧非所用及戰賊皆騎大盾翼兩標置陳甚堅矢石不可動竟賴刀斧雜短兵搏擊陳乃破

眾皆歎服 廣南東西湖南江西路安撫副使入內押班石全彬及閤門祇候狄諮右侍禁狄詠並進官詔詠皆青子也賜青敦教坊第一區 丙戌詔廣西都監蕭注等追捕儂智高 丁亥下德音減江西湖南繫囚罪一等徒以下釋之丁壯饋運廣南軍需者減夏稅之半仍免科徭一年 戊子詔文武官遇南郊得奏薦子孫而年老無子孫者聽奏期親一人從知諫院李兌請也 諭廣西棄城罪貸知邕州宋克隆死除名杖脊刺配沙門島谿洞都巡檢劉莊除名杖脊刺配福建牢城賓州推官權通判王方靈山縣主簿權推官楊德言並除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

唐族羌攻破廣吳嶺堡圍啜兒峽寨殺官軍千餘人 辛酉賜進士安陸鄭獬等及第出身同出身壬戌賜諸科及第出身 丙寅賜特奏名進士諸科與廣南特奏名出身及試銜文學長史 遊主如黑水澗 夏四月庚午朔陝西轉運使度支員外郎范祥降為屯田員外郎知唐州坐擅興古渭之役也議者謂責祥太輕云 命陝西轉運使須城李參制置解鹽代范祥也時參為陝西轉運使閱五年矣自軍興諸路經略使多貸三司錢以佐軍謂之隨軍錢軍罷乃償參權慶州鈎致得所貸八萬緡悉償之遂廢其庫又戍兵多而食苦不足參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三

名免杖刺配湖南本城永不錄用 乙未詔大宗正司宗室有能習詩賦文詞者以名聞後二日又詔通經者差官試驗慮其專尚華藻不留意典籍也 贈荆湖北路都監孫節為忠武軍留後官其子二人從子三人給請司副使俸終喪 三月庚戌右龍武大將軍克棟上擬試詩賦論十卷且請隨舉人赴殿試帝曰宗子好學亦朝廷美事也令學士院召試三題既中等遷左衛大將軍 古渭州距秦州三百里道經啜兒峽邊臣屢欲城之朝廷以艱於饋餉不許陝西轉運使范祥狃於功利權領州事遠請修築未得報輒自興役蕃部驚擾青

視民闕乏時令自隱度穀麥之入預貸以官錢穀麥熟則償謂之青苗錢數年兵食常有餘其後青苗法益取諸此致異羅中洛云今偃師縣有皇祐二年重修仙鶴觀碑云郭下安中來舍施地基二十八畝三分係正稅絹七尺外別無青苗稅數亦無官私地課是青苗之名其來已久亦不始於李參也朝廷患入中法歲費增廣參請立飛錢於邊郡以平估糴權罷入中比參之法行省權貸錢以二千萬計 壬申狄青還朝置酒垂拱殿 庚辰御崇政殿令蕃落騎兵布陳如歸仁鋪破賊之勢觀其馳逐擊刺等第推賞仍以拱聖馬三百補其闕都大提舉教閱陳法右班殿直張玉遷內殿承制 樞密直學士給事中孫河還自嶺南帝問

御服帶賜之壬午命知杭州河自請也 戊子
遼主獵於鶴淀 庚寅詔母得連用太宗眞宗舊名
甲午命參知政事劉沆梁適監議大樂 乙巳樞密使
戶部侍郎高若訥罷爲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 帝復
欲用狄青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宰臣龐籍曰晉太祖時
慕容延釗將兵一舉得荆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兵不
血刃不過遷官加爵邑錫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
江南禽李煜欲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
幽薊汝爲使相那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
已祖宗重名器如山嶽輕金帛如糞壤此陛下所當法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西

也青奉陛下威靈殄戮凶醜誠可褒賞然比於延釗與
彬之功不逮遠矣若遂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
位已極萬一它日更立大功欲以何官賞之且樞密使
高若訥無過若何罷之不若且與移鎮加檢校官多賜
金帛亦足以酬青功矣帝曰向者諫官御史言若訥舉
胡恢書石經恢狂險無行又若訥前導者毆人致死何
爲無過籍曰今之庶僚舉選人充京官未遷官者猶不
坐況若訥大臣舉恢以本官書石經未嘗有所遷也柰
何以此解其樞密哉若訥居馬上前導去之里餘不幸
毆人致死若訥尋執之以付開封正其法若訥何罪且

陛下既已赦之今乃追舉以爲罪無乃不可乎參知政
事梁適曰王則止據貝州一城文彥博攻而拔之還爲
宰相優智高擾廣南兩路青討而平之爲樞密使何足
爲過哉籍曰貝州之賞論者已嫌其太厚然彥博爲參
知政事若宰相有闕次補亦當爲之況有功乎又國朝
文臣爲宰相出入無常武臣爲樞密使非有大過不可
罷也且臣不欲青爲樞密使者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
欲保全青之功名耳青起於行伍擢爲樞密副使中外
咸以爲國朝未有此比今青立功言者方息若又賞之
太過是復召眾言也爭之累日帝乃從之曰然則更與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五

其諸子官如何籍曰晉衛青有功四子皆封侯前世有
之無傷也帝既從籍言後數日兩府奏事帝顧籍笑曰
卿前日商量除青官淡合事宜爲慮遠矣是時適以若
訥爲樞密使位在已上宰相有缺當次補青武臣雖爲
樞密使不妨已塗轍故於帝前爭之既不得逞甚不憚
乃密爲奏言狄青功大賞薄無以勸後又密使人以帝
前之語告青又使人語入內押班石全彬使於禁中自
頌其功極言青與孫沔褒賞太薄帝既日聞之不能無
惜於是兩府進對帝忽謂籍曰平南之功前者賞之太
薄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爲副石全彬先給觀察使

俸更俟一年除觀察使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召張堯佐歸宜徵院聲色俱厲籍籍選對曰客臣等退至中書商議明日再奏帝曰只於殿門閣內議之朕坐於此以俟籍乃與同列議奏皆如聖旨復入對帝容色乃和因詔軍國大政邊防重事俟前殿退請對後殿先一日具所陳以聞故事樞密使罷必學士院降制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爲例 丙午詔判河陽宣徽南院使張堯佐歸院供職 丁未以樞密直學士給事中知杭州孫沔爲樞密副使沔行至南京召還以給事中知桂州余靖爲工部侍郎時御史梁禧數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六

靖賞薄孫沔既與狄青繼踐二府故靖亦加秩 戊申詔曰聞諸路轉運使多措克於民以官錢爲羨餘入助三司經費又高估夏秋諸物抑人戶輸見錢並宜禁絕之時三司常責諸道羨餘淮南轉運使張環獨上金九錢三司怒移文詆之甚急環以賦數民貧爲對卒不能奪 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詔詳定大樂比臣至局鐘磬已成竊緣律有長短磬有大小黃鍾九寸最長其氣陽其象土其正聲爲宮爲諸律之首蓋君德之象不可竝也今十二鐘磬一以黃鍾爲率與古爲異臣亦嘗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則聲不能諧臣竊有

疑請下詳定大樂所更稽古義參定之 辛酉知諫院李兌言曩者紫宸殿闕太常新樂議者以鐘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復詔近侍詳定竊聞崇文院聚議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義王洙不從語言往復殆至諠譁夫樂之道廣大微妙非知音入神豈可輕議阮逸罪廢之人務爲異說欲規恩賞朝廷制樂數年當國賦匱乏之時煩費甚廣器既成矣又欲改爲雖命兩府大臣監議然未能裁定得當請以新成鐘磬與祖宗舊樂參校其聲但取諧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與瑗逸更造鐘磬而無形制容受之別又數勸帝用新樂於南郊而議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七

者多以爲非後亦不復用 癸亥御史中丞王舉正罷爲觀文殿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初狄青遷樞密使舉正力爭之既不能得因請解言職帝稱其有風憲體遣使就第賜白金三百兩而有是命 以翰林學士孫抃權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不可任風憲抃即手疏曰臣觀方今士人趨進者多廉退者少以善求事爲精神以能許人爲風采捷給若膏夫者謂之有議論刻淡若酷吏者謂之有政事諫官所謂才者無乃謂是乎若然臣誠不能也帝察其言趣令視事且命知審官院抃辭以任言責不當兼事局乃止

甲子詔諫官御史上章論事母或朋比以中傷善長
六月辛未還曹利用所籍樂游第宅帝閱利用死非
辜既賜諡立碑至是又以其第還之 壬申遼主駐胡

呂山 乙亥御紫宸殿奏太常寺新定大安之樂召輔

臣至省府館閣學官預觀之仍觀宗廟祭器賜詳定官

器幣有差 壬午右武衛大將軍宗諱上治原十五卷

降詔獎諭宗諱允寧子也 丙戌新修集禧觀成初會

靈觀火更名曰集禧即舊址西偏復建一殿共祀五岳

名曰奉神殿 壬辰詔諸路轉運使上供斛斗依時估

收市物毋得抑配人戶仍停攷課賞罰之制先是三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六

與發運使謀聚斂奏諸路轉運使上供不足者皆行責

降有餘則加升擢由是貪進者競為誅剝民不堪命帝

聞之特降是詔 甲午贈邕州司戶參軍孔宗旦為太

子中允知袁州祖無擇始以宗旦死事聞故也 乙未

詔河北荐饑轉運使察州縣長吏能招輯勞徠者上其

狀不稱職者舉劾之 秋七月乙巳詔荆湖北路民因

災傷所貸常平倉米免償 己酉詔曰朕思得賢才故

開薦舉之路虛心納用而比年以來率多繆濫或人才

庸下而褒引乖實或宿負醜愆而亟請滌洗或職任疏

遠而推授過重攷其心迹非銜鬻崇私何以臻此自今

所舉非其人者其令御史臺彈奏當置於法見任監司

以上毋得論薦 準布舊作阻今改大王率諸部長獻馬駝

於遼 庚戌帝謂輔臣曰頃聞諸州軍常於夏秋之際

先奏時雨霑足田稼登茂後或災傷遂不敢奏致使民

稅不得蠲除甚非長吏愛民之意宜申飭之 戊午詔

太常定謚母溫美 庚申以莊宅副使開封趙滋權并

代鈐轄初滋授定州路駐泊都監常因給軍食同列言

粟不善滋叱之曰爾欲以是怒眾邪使眾有一言當先

斬爾以徇韓琦聞而壯之以為真將相材滋有是命從

琦所奏也 遼主如黑嶺 閏月戊辰朔詔內侍省自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三 九

今內侍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為額 詔廣南

經蠻寇所踐而民逃未復者隄一年復業仍免兩歲催

科及調其徭役三年從體量安撫周沆所奏也先是民

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載不還聽它人占

佃沆曰是豈可與凶年逃租役者同科乃奏延期一年

已占佃仍舊還之貧者官貸以種糧初帝詔沆廣南地

惡非賊所至處不必往沆曰遠民新羅茶毒當布宣天

子德澤遂徧行州縣 庚午烏庫舊作鳥今改貢於遼 辛

未徙知青州文彥博知秦州秦州與秦州事殆以其未

到任故知秦州張昇知青州時方城古渭州昇議不合

故也御史中丞孫升言朝廷昨者築城境外眾蕃之心已皆不安今又特命舊相臨邊事異常例是必轉增疑慮或生它變聞知永興軍晏殊秩將滿不若遣鎮關中兼制秦鳳事宜庶蕃部不至驚擾在於國體實為至便

壬申戶部侍郎平章事龐籍罷以本官知鄆州初齊州學究皇甫淵獲賊法當得賞錢淵上書願易一官道士趙清貺者籍甥也給為淵白籍而與堂吏共受淵賂淵數詣待漏院自言籍乃勒淵歸齊州有小吏告清貺等受賂事籍即捕送開封府清貺及堂吏皆坐贓刺配嶺外行至許州死諫官韓絳言籍陰諷府杖殺清貺以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減口又言事當付樞密院不當中書自行故罷之然謂籍陰諷開封覆之無實也以判大名府陳執中為吏部尚書平章事給事中參知政事梁適為吏部侍郎平章事甲戌贈秘書監致仕胡旦為工部侍郎仍賜其家錢三十萬令襄州為營葬事知州項城馬尋言旦家貧久不克葬故卹之尋以明習法律稱其在襄州會歲饑或羣入富家掠困粟獄吏鞠以強盜尋曰此迫於饑耳其情與強盜異奏得減死論遂著為例乙亥詔諸路知州軍武臣並須與僚屬參議公事毋得專決仍令安撫轉運使提點刑獄司常檢察之丙子以集賢校

理李中師為淮南轉運使中師入辭帝謂曰比聞諸路轉運使多獻羨餘以希進然遇災傷不免暴取於民此朕所不取也其戒之出內藏庫緡錢十萬紬絹二十萬綿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庚辰秦鳳路言部署劉渙等破蕃部斬首二千餘級戊子詔禮部貢院自今諸科舉人終場問大義十道每道舉科首一兩句為問能以本經注疏對而加以文詞潤色發明之者為上或不指明義理而且引注疏備者次之並為通若引注疏及六分者為巖不識本義或連引它經而文意乖戾章句斷絕者為不通並以四通為合格九經止問大義不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須註疏全備其九經場數並各減二場仍不問兼經又詔開封府國子監進士自今每一百人解十五人其試官親嫌令府監互相送若兩處俱有親嫌即送別頭己丑詔古渭寨修城卒權給保捷請給仍以蕃官左班殿直訥支蘭毘為本地分巡檢月俸錢五千候一年能彈厭蕃部即與除順州刺史蘭毘世居古渭州密邇夏境夏人牧牛羊於境上蘭毘掠取之夏人怒欲攻之蘭毘懼力不敵因獻其地冀得戍兵以敵夏人范祥欲立奇功亟往城之蘭毘先世跨有九谷後浸衰僅係三谷餘悉為它族所據青唐族最彊據其鹽井日獲利可市

馬八百匹蘭氈白祥此本我地亦乞漢家取之祥又多
奪諸族地以招弓箭手故青唐及諸族皆怒舉兵叛祥
既坐責黜張昇請棄古渭勿城夏人復來言古渭州本
我地今朝廷置州於彼違誓詔帝遣傅求制置糧草專
度其利害求言今棄勿城夏人必據其地要為秦州患
且已得而棄之非所以強國威案蘭氈祖父皆受漢官
其地非夏人所有明甚但當更名古渭寨不為州以應
誓詔耳即召青唐等族酋諭以朝廷今築城實為汝諸
族守衛而汝叛何也皆言官奪我鹽井及地我無以為
生求曰今不取汝鹽井及地則如何眾皆喜聽命遂罷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三

兵求乃割其地四分之一以畀青唐等族率城古渭始
加蘭氈以爵秩 癸巳遼於長春州置錢帛司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遼太祖高皇帝嘗有都督魏德和等謀殺太祖高皇帝事

宋紀五十四 起昭陽大荒落八月盡開
運教祥十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皇祐五年 遼重熙二十二年 八月丁酉朔詔民訴災傷而監司

不受者聽州軍以狀聞 丁未以通判潭州唐介為殿

中侍御史襄行知復州 戊申以知秦州文彥博為忠

武節度使知永興軍兼秦鳳路兵馬事始用孫抃言也

傅求言古渭寨方發兵戍守不宜更易主將已酉命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四

一

知青州張昇復知秦州 庚申以知復州唐介為殿中

侍御史充言事御史遺內侍齋敕告賜之介貶斥不二

歲復召議者謂帝能優容言事之臣近代所希 辛酉

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太常寺太祝趙彥若彥若

所對策疏闕下有司攷不中等罷之先是制舉就祕閣

試者凡十八人有司獨取彥若於是又被黜議者謂宰

相陳執中不由科第以進故陰諷有司抑之也 壬戌

詔今後每遇南郊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 九月庚午

以東上閣門使錢晦知河中府帝戒曰陝西兵方解民

困久矣卿為朕邊撫無縱酒作樂使人謂為貴戚子弟

晦頓首謝 乙酉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
推判官觀新樂先是鐘律之音未協古法詔中書門下
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鐘律者攷定其當議者各安
所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鐘律以獻親臨視之然
古者黃鍾爲萬事榘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隋
用黍累爲尺而制律容受率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
用之唐興因其聲以制樂其器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
古五代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
故太祖忠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然太常樂比
唐聲尤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制作未能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二

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生律也 庚寅以國子監
直講胡瑗爲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爲戶部員外郎
竝以制鐘律成特遷之 壬辰罷三司提舉司句當公
事官從宰臣陳執中所奏也 夏主遣使進降表於遼
甲午遼使南面林牙高嘉努舊作家奴今改等奉詔撫諭夏國
夜異遼史西夏傳作七月諒祚進降表本紀 冬十月
作九月蓋七月遣使九月始至耳今從本紀 丙申朔日有食之 戊戌徐州錄事參軍路盛追一官
勒停盛馬斃怒廢人芻秣失時杖之令抱石立五晝夜
又杖之大理寺斲杖八十私罪帝以盛所爲苛暴貴胄
而賤人特貶之 判大宗正司允讓言宗室生子須五

歲然後賜名受官毋得依長子例不限年從之 壬子
作鎮國神寶 丙辰御延和殿召輔臣觀指南車 丁
巳以殿中侍御史唐介爲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介始
入見帝曰聞卿遷謫以來未嘗有私書至京師可謂不
易所守介頓首謝後數論得失因言於帝曰臣繼今言
不行必將固爭爭之急或更坐黜是臣重累陛下願聽
解言職許之御史中丞孫抃奏雷介或補諫署不報尋
以爲開封府判官 詔以蝗旱令監司諭親民官上民
閒利害 甲子避神寶名改鎮國軍爲鎮潼軍 十一
月丁卯朝享景靈宮戊辰享太廟奉慈廟己巳合祭天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三

地於國丘大赦 先是張方平言王畿賦斂之重於是
詔開封府諸縣兩稅務於元額上減三分永爲定式
丁丑加恩百官戊子放天下逋負 庚寅罷荆湖南路
江南西路廣南東西路轉運判官 辛卯遼命諸職事
官以禮受代及以罪去者置籍歲申樞密院 十二月
丙申朔遼以契丹人充回鶻部副使 丁酉廣西安撫
使言捕獲僂智高母阿儂及智高弟智光子繼宗繼封
詔護送京師阿儂有智謀智高攻陷城邑多用其策僂
號太后天資慘毒嗜小兒每食必殺小兒智高敗走阿
儂入保特磨依其大儂夏卿收殘眾約三千餘人復欲

入寇余靖督部吏黃汾黃獻珪石鑑進士吳舜舉發嗣兵入特磨掩襲并智高弟子皆獲之 庚子張方平加翰林侍讀學士知秦州代張昇也初昇命部署劉渙討叛羌渙逗遛不進昇奏以郭恩代之恩既多所斬馘渙疾恩出已上遂誣奏恩所殺皆老稚朝廷疑焉故罷昇而遣方平往帥亦徒渙涇原方平力辭曰渙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訓也昇以故得不罷尋命方平知滑州 遊以應聖節曲赦徒以下罪 癸丑詔入內侍省都知押班非年五十以上歷任無贓私罪勿除 戊午詔曰轉運之職本以激清官吏綏撫人民豈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四

特事誅求以剝下乎有能盡歲入以致增盈者畱為本路多用毋得進羨餘務寬民力以稱朕懷 庚申以太常博士興國吳中復為監察御史裏行用中丞孫抃薦也中復嘗知隄為縣有善政抃未始識其面即奏為臺屬或問之抃曰咎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薦識面臺耶政異李憲曰張唐英政要以為辛酉遼賀正日使請觀廟樂帝以問宰相陳執中曰樂非祠享不作請以是告之樞密副使孫沔曰此可告而未能止也當告之曰廟樂之作以祖有功宗有德而歌詠之也使者能畱與吾祭則可觀帝從之使者乃遯 初賈昌朝建議漢

唐都雍置輔郡內翼京師國朝都汴而近京諸郡皆屬它道制度不稱王畿請析京東之曹州京西之陳許鄭滑州并開封府總四十二縣為京畿帝納之王戊詔以曹陳許鄭滑五州為輔郡隸畿內置京畿轉運使五州各增鈐轄一員曹州更增都監一員畱屯兵三千人以時教閱若出戍即於開封府近縣或鄰州徙兵足之以王贊為樞密直學士京畿水陸計度轉運使 左司諫賈黯建言臣嘗讀隋史見所謂立民社義倉者取之以時而藏之於民下足以備凶災而上實無所利焉願倣隋制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孰立法勸課蓄積以備災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五

即下其說司農寺且命李兌與黯合議以聞乃下諸路度可否而以為可行者纔四路餘或謂賦稅之外兩重供輸或謂恐招賊盜或謂已有常平足以贍給或謂置倉煩擾於是黯復上奏一一辨之然當時率於眾論終不果行 是歲夏改元福聖承道 至和元年遼重熙二十三年春正月己巳遼主如混同江 辛未京師大寒詔有司卹民之凍死者 壬申碎通天犀和藥以療民病時京師大疫太醫進方內出犀牛角二本折而觀之其一通天犀也內侍李舜卿請畱供帝服御帝曰吾豈貴異物而賤百姓哉立命碎之 建寧南

後楊景宗卒贈武安節度使兼太尉諡莊定景宗起徒
中以外戚故至顯官然性暴戾使酒任氣知滑州嘗殿
通判王述仆地帝深戒毋飲酒景宗雖書其戒坐右頃
之輒復醉其奉賜亦隨費無餘始宰相丁謂築第敦敦
坊景宗為役卒負土第中後謂敗帝以其第賜景宗居
之三十年乃終 癸酉貴妃張氏薨妃寵愛日盛出入
車御華楚頗侵后飾嘗議用紅繖增兵衛數有司以一
品青蓋奏兵衛準常儀帝守法度事無大小悉付外廷
議凡宮禁干請雖已賜可或輒中卻妃嬖幸少比然終
不得紊政及薨帝悲悼不已謂左右曰替者殿廬微衛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六

卒夜入宮妃挺身從別寢來衛朕嘗禱兩宮中妃刺臂
血書祝詞外皆不得聞宐有以追賁之入內押班石全
彬揆帝意請用后禮於皇儀殿治喪諸宦者皆以為可
入內都知張惟吉獨言此事須翼日問宰相既而判太
常寺翰林學士承旨王拱辰知制誥王洙等皆附全彬
議宰相陳執中不能正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於皇儀
殿移班慰上於殿東楹特較視朝七日命參知政事劉
沆為監護使全彬及向嘗御藥院劉休信為監護都監
凡過禮皆全彬與沆合謀處置而洙等奏行之及具李
全彬傳云王拱辰請治喪皇儀殿全彬以為當問大臣
宰相陳執中不能正之遂詔近臣宗室皆入奠移班慰

於殿東楹皆對沆及洙與全彬合謀為之案張惟吉傳
洙與全彬皆宦者皆以為可獨惟吉言此當問宰相然
則言安得有此言而全彬傳乃洙取以為出自全彬今
不取且妃喪那得關學士院其實全彬所請也事下禮
官而拱辰判太常寺遂與王洙等附會全彬議朝廷既
不自拱辰也拱辰特俯從石全彬者耳初有司請依荆
王故事較視朝五日或欲更增日請上裁乃增置七日
殿中侍御史酸棗呂景初言貴妃一品當較朝三日禮
官希旨使恩禮過荆王不可以示天下不報 丁丑追
冊貴妃張氏為皇后賜諡溫成御史中丞孫抃三奏請
罷追冊不報初賜諡曰恭德樞密副使孫沔言太宗四
后皆諡曰德從廟諡也今恭德之諡其法何從且張郭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七

二后不問有諡此雖禮官之罪實貽譏於陛下不可不
改因改諡溫成并及侍御史毋湜殿中侍御史俞希孟
等皆求補外知雜事郭申錫請長告皆以言不用故也
禁京城樂一月己卯殯溫成皇后於皇儀殿之西階
宰臣率百官詣殿門進名奉慰壬午遣官告太廟皇后
廟奉慈廟 甲申宰臣梁適奉溫成皇后諡冊於皇儀
殿百官詣西上閣門進名奉慰是夕設警場於右掖門
外帝宿於皇儀殿 乙酉帝成服於殿幄百官詣殿門
進名奉慰是日殯溫成皇后於奉先寺轎車發引由右
昇龍門出右掖門升大昇輦設遺奠先是詔樞密副使

孫沔讀哀冊孫沔奏章穆皇后喪比葬行事皆兩制官
今溫成追諡反詔二府大臣行事不可於是執冊立帝
前陳故事且曰以臣孫沔讀冊則可以樞密使讀冊則
不可置冊而退宰相陳執中取而讀之既殯百官復詣
西上閣門進名奉慰 戊子夏遣使貢方物於遼王辰
遼主如春水 詔待制以下丁父母憂已聽解官行服
今滿百口猶起復其罷之 癸巳延福宮使武信留後
入內侍省都知王守忠罷延福宮使為武信留後它
毋得援例故事宦官未有真為留後者守忠介東宮恩
數求之帝欲從其請時高若訥為樞密使持不可故止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八

及是守忠疾復求為節度使宰相梁適曰宦官不除真
刺史況真節度使乎帝曰朕嘗許守忠矣適曰臣今日
備位宰相明日除一內臣為節度使臣雖死有餘責御
史中丞孫抃亦奏疏力諫乃罷節度使不除然猶得真
為留後守忠謹愿細密故眷遇最厚方在疾告帝令用
浮屠法集僧於其家凡四十九日為之禱禮既卒贈太
尉昭德節度使謚安僖特給函簿以葬 遼主先獵於
雙子淀甲午復獵於盤直坡先是牌印郎君耶律陳嘉
努舊作陳家奴今改逐鹿園內鞭之二百會耶律仁先薦陳嘉
努健捷比海東青鶴授御蓋郎君 二月丁酉詔禮院

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章惠皇太后溫成皇后皆立
小忌先是有請立溫成忌者直集賢院劉敞言太祖以
來后廟四室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豈可以私昵之喪
至變古越禮乎於是并四后及章惠皆詔立忌樞密副
使孫沔極陳其不可中丞孫抃累奏論列而禮院官亦
以為言皆不聽尋罷之 庚子詔治河隄民有疫死者
蠲戶稅一年無戶稅者給其家錢三千 戊申太常博
士史館檢討鄧人張芻落職監潭州稅詔立溫成忌禮
官列言其不可宰相患之或謂宰相曰芻獨主茲議它
人皆不得已從之耳芻父太祝牧當任蜀官芻嘗奏乞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九

代其父且求知廣安軍執政謂曰故事史館檢討不為
外官若舍去此職則可往芻始謂必換職名及知弗得
乃言父欲自行仍願留史館無何牧至京師復上書乞
免入蜀宰相既惡芻因追罪芻奏事前後異同而黜之
戊午詔乾元節度僧尼 己未以直史館張拔為戶
部副使 樞密副使孫沔數言追冊溫成於禮不可且
曰皆由佞臣贊茲過舉宰相陳執中等甚銜之沔不自
安力求解職壬戌授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浙俗貴僧或
縱婦女與交沔嚴察之杖配者甚眾 以三司使禮部
侍郎田況為樞密副使 樞密使彰德節度使同平章

事王貽永數以疾求罷三月己巳罷為景靈宮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其進奉聽如兩府例貽永性清謹寡言頗通書不為聲伎之樂舊制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樞密十五年歸第則杜門謝客人稱其謙靜慶歷間貽永位冠兩府楊懷敏自河朔入奏婚汴事欲升黜者數十人兩府聚議宰相賈昌朝見懷敏為與呼押班太傅懷敏稱說云云獨貽永怒曰押班如此勝倒人太多寧謂穩便懷敏縮頸而退昌朝大慚龐籍吳育時為樞密副使相謂曰常得此老發怒大是佳事 以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十

章事判鄭州王德用為樞密使 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自今三歲一代 置提點京畿刑獄官以度支員外郎蔡挺為之 乙亥司天監言四月朔日當食庚辰德音改元降天下死罪一等流以下釋之癸未易服遵正殿減常膳 丁亥遼主幸皇太弟重元帳 夏四月甲午朔日有會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雷雨至申時見所會九分之餘丙申宰相以日食不及算分率百官表賀遼主其死乎此年果驗深遠史不載是年日食國志所載蓋附會 詔三司鑄至和元寶錢遼主其死乎此年果驗深遠史不載是年日食國志所載蓋附會 辛丑御正殿復常膳 祥源觀火 先是知制誥

胡宿言臣竊以國家乘火而王火於五行屬禮古者祭天神無二主禮專一配所以奉天帝之尊明不敢瀆庶初始有兼配之事垂拱中禮官希旨郊丘諸祠遂有三祖同配之禮開元十一年明皇親享園丘禮官建議遂罷三祖同配國家至道三年詔書親郊園丘以太祖太宗並配陛下即位景祐二年詔禮官詳案典禮辨崇配之序詔書節文自今以往太祖定配二宗迭侑去年八月八日詔書今次南郊三聖並侑後次卻依舊禮未逾旬日復有今後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竊尋詔旨先後不同臣愚欲望今後南郊且依景祐二年禮官所定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十一

太祖定配之典追寢去年每遇南郊三聖並侑之詔告謝天地以順火性不報狀云宿因早災奏章未幾祥源觀火乃下宿奉禮官以郊廟事重未敢議宿復上章始從之然實錄都不見此其後嘉祐六年正月罷三聖並侑蓋用楊敞議也今姑附宿章於祥源火之後 癸卯高麗遣使貢於遼癸丑遼主獵於合只忽里 五月己巳夏乞進馬駝於遼遼主命歲貢之 乙亥以馬軍副都指揮使昭信節度使張茂實為寧遠節度使知潞州茂實之母微既生茂實入宮乳悼獻太子茂實方穉祿真宗以付內侍張景宗曰此兒貌厚汝養視之景宗遂以為子於是開封民繁用扣茂實馬首言茂實乃真宗子茂實執以聞事下開封

府川蓋病狂易事既明言者以嫌請罷茂實兵柄帝寤其無它故擢節度使出守用坐配賣州牢城 己丑客星出天關之東南可數寸 庚寅遼主如永安山壬辰夏遣使貢於遼 六月乙未詔益州路鈐轄司應蠻人出入處皆預擇人為備禦時黎州言儂智高自廣源州遁入雲南故也 丙申遼主如慶州己亥謁慶陵 辛亥吐蕃遣使貢於遼 癸丑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帝曰近馬遵亦有彈疏且言厝室自天寶而後治亂分何也中復對曰明皇初任姚崇宋璟張九齡為宰相遂致太平及李林甫用事紀綱大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十一

壞治亂於此分矣雖威福在於人主而治亂要在輔臣帝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公議顧知人亦未易耳遵樂平人也 甲寅出內藏庫袖絹五十萬緡錢三十萬下河北助糴軍儲 秋七月丁卯以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程戡參知政事 禮院言奉詔參定卽溫成皇后舊宅立廟及四時享祀之制檢詳國朝孝惠皇后太祖嫡配止卽陵所置祠殿以安神主四時惟設常饌無薦享之禮今溫成皇后宜就葬所立祠殿參酌孝惠故事施行仍請題葬所曰溫成皇后園從之 戊辰禮部侍郎平章事梁適罷以本官知鄭州先是殿中侍

御史馬遵等彈適姦邪貪黷任情徇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適表乞與遵等辨遵等卽疏言光祿少卿向傳師前淮南轉運使張可久嘗以賊廢乃授左曹郎中又畱家民郭秉在家賣買奏與恩澤張揆還自益州賂適得三司副使故王逵於文德殿廷厲聲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中丞孫抃亦言適為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督子弟言事官數論奏非罷適無以慰清議帝不得已乃罷之 己巳夏遣使求昏於遼 殿中侍御史馬遵知宣州呂景初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通判虔州梁適之得政也中官有力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十二

焉及馬遵等彈適左右或言御史摺拾宰相自今誰敢當其任者適既罷左右欲并遵等去之始遵等言鹽鐵判官李虞卿嘗推案茶賈李士宗負貼納錢十四萬緡法當倍輸而士宗與司門員外郎劉宗孟共商販宗孟與適連親適遠出虞卿提點陝西刑獄下開封府鞠其事宗孟實未嘗與士宗共商販且非適親遵等皆坐是黜而中復又落裏行知制誥蔡襄以三人者無罪繳還詞頭改付它舍人亦莫敢嘗者遂用執狀降救虞卿員齡子也 及異李憲曰梁適因中官得相此據碧雲觀也書鈔無之然適嘗使石全彬訴狄青等實薄而青遂為樞密使則適固交結中官者也碧雲觀所載或亦過當 御史中丞孫抃言臣

等昨論列宰相梁適事今日風聞呂景初以下竝議譴
責臣詳觀朝旨必是姦人以巧言移人主意遂使邪正
曲直潰然倒置況威賞二字帝王之權古先聖人尤所
謹重今梁適內恃私邪外恃勢力重輕高下皆在其手
嗟怨之聲沸騰中外陛下庇而不問臣恐緣此之後朝
廷事事盡由柄臣臺諫之官噤口縮舌畏不敢言陛下
深居九重何從而知之臣居風憲之長既不能警策權
臣致令放縱私徇又不能防閑姦人致令惑誤聖聽臣
之罪多矣乞奪臣官爵竄臣遠方以謝天下又言臣前
與郭申錫等全臺上殿論列朝廷事陛下亦優容不罪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西

今止言梁適遠有此行遣顯是犯天子之顏者其過輕
言宰相之事者其過重方今幅員數萬里生齒至夥治
亂安危之要係執政數人而已既有過咎臺官不得言
諫署不得奏朝廷其如何哉伏望念祖宗大業而謹重
之無使威賞二柄盡假於下又累奏乞召還遵等皆不
報翰林學士胡宿因召對乞留馬遵等遵又上言剛猛
御史自古難得近日謫見未息姦宄須防古人有言猛
虎在溪山藜藿爲之不采欲乞降旨留三御史在朝以
警姦邪亦不報 以權知開封府龍圖閣直學士呂公
弼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先是帝每念呂夷簡聞公弼

有才書其名於殿柱公弼奏事帝目送之語宰相曰公
弼甚似其父既召程戡入輔因使公弼代戡公弼固辭
乃復授龍圖閣直學士同知羣牧使甲戌以知滑州張
方平爲戶部郎中知益州 遼主如秋山己卯詔八房
族皆加中饋 戊子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郎中歐陽
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入見帝惻然
憐修髮白問在外幾年今年幾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
流內銓小人恐修復用乃僞爲修奏乞汰內侍挾恩令
爲姦利者宦官忿怨陰求所以中修者會選人張侁胡
宗堯例改京官宗堯前任常州推官知州以官舟假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五

宗堯連坐及引對修奏宗堯所坐薄且更赦去官於法
當遷護者因是言宗堯翰林學士宿子故修特庇之奪
人主權修坐是出修在銓曹未浹旬也 八月癸巳以
判吏部南曹吳充同知太常禮院同判吏部南曹馮京
同判登聞鼓院二人皆以胡宗堯故易任充上疏爲歐
陽修辨不報 出內藏庫錢二百萬緡令人內供奉官
張茂則置司以市河北入中軍糧鈔先是上封者言河
北入中軍糧京師給還緡錢緡緡商人以筭清久未能
得其鈔每百千止得六十千今若出內藏庫錢二百萬
緡量增價收市之歲可得遺利五十萬帝以爲然故委

茂則幹其事既而知諫院范鎮言內藏庫權貨務同是國家之物豈有權貨務固欲滯商人算鈔而令內藏庫乘錢以買之與民爭利傷體壞法莫此為甚帝是鎮言遷罷之 甲午以知制誥賈黯權判吏部流內銓時承平日久百官樂於因循黯始欲以風義整救其弊益州推官桑澤在蜀三年不知其父死後代還應格當遷投牒自陳人皆知其嘗喪父莫肯為作文書澤知不可乃去發喪制服以不得家問為解澤既除喪求磨勘黯以為澤三年不與其父通問雖非匿喪猶為不孝也言之於朝澤坐廢歸田里不齒終身晉州推官李亢故嘗入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夫

錢得官已而有私罪默自引去匿所得官以白衣應舉及第積十年當磨勘乃自首言其初事黯以為此律所謂罔冒也奏罷之奪其勞考 丁酉詔前代帝王後嘗仕本朝官八品以下其祖父母妻子犯流以下罪聽贖未仕而嘗受朝廷賜者所犯非凶惡亦聽贖 丙午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劉沆依前官平章事 以知鄭州梁適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秦州御史中丞孫抃再疏言舊相不當臨邊不報初古渭寨為蕃部所擾及益兵拒守而它族多驚疑適具牛酒召其酋長默羅多尼等撫定之罷所益兵終適之去蕃部不為寇

及是李憲曰蕃寇

大學士由內降案舊相為觀文殿大學士非具恩也疑若雲駮所載或誤適通甚今不取 丁未徙知宣州殿中侍御史馬遵為京東轉運使通判江寧府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知衢州通判虔州主客員外郎吳中復知池州 初歐陽修罷判流內銓吳充馮京罷判南曹知諫院范鎮言銓曹承禁中批旨疑則奏稟此有司之常也今諛人以為撓權竊恐上下更相疑畏誰敢復論是非請出言者主名正其罪復修等職任言之至再帝意乃解而宰臣劉沆亦請罷修戊申命修刊修曆書 詔學士院自今當宿學士以故請告者令以次遞宿前一夕命劉沆為宰相召當宿學士楊偉草麻不至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七

乃更自外召趙槩草之故有是詔 戊午知制誥賈黯言陛下日御選英閣召侍臣講讀經史其咨訪之際動關政體而史臣不得預聞欲乞令修起居注官入侍閣中事有可書隨卽紀錄從之賜坐於御坐西南 詔自今將相遷拜見辭之禮令問門以故事舉行從知制誥韓絳言也 九月辛酉朔以權三司使翰林學士楊察為戶部侍郎提舉集禧觀事內侍楊永德建請於蔡汴河置水遞鋪察條不便罷之永德毀察於帝三司有獄辭連衛士皇城司不卽遣而有詔移開封府鞠之察由是乞罷帝從其請知諫院范鎮言外議皆謂察近因點

檢內衣庫積尺羅帛及建水遞鋪非便內藏庫不當買
交鈔香場人吏取乞錢物皇城司占護親從官不以付
外勘鞠此等事皆是害政傷理之大者三司義當論列
而讒邪小人多方沮毀使其請解使權朝廷因遂其請
臣竊爲陛下惜之夫邪正之辨不可不審陛下以察之
所陳是邪非邪以爲是則宜使察主大計以塞姦倖之
路以爲非則不當改官使自暇逸累日以來日色不光
天氣沈陰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應而忠良之情
不得上通也陛下宜以察所爭四事下中書樞密大臣
詳正是非付有司依公施行復察所任庶幾上應天變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六

下塞人言殿中侍御史西安趙抃亦言察若有罪不當
更轉官資若本無罪不當改任乞追還新命不報抃爲
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號鐵面御史先是鹽鐵判官王
鼎爲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副使永德請治汴置鋪
挽漕舟歲可省卒六萬鼎議以爲不可永德橫滑執政
重違其奏乃令三司判官一員將永德就鼎議鼎發八
難永德不能復鼎因疏言陛下幸用臣不宜過聽小人
妄有所改以誤國計於是永德言不用居二年遂以爲
使前使者多漁市南方物因奏計京師持遺權貴鼎一
無所市事無大小必出於己凡調發綱吏度清路遠近

定先後爲成法於是勞逸均吏不能爲輕重官舟禁私
載舟兵無以自給則盜官米爲姦有能居販自贖者市
人持以法不宥償所通鼎爲移州縣督償之舟人有以
自給不爲姦而所運米未嘗不足也 以殿中丞王安
石爲羣牧判官安石力辭召試有詔與在京差遣及除
羣牧判官安石猶力辭歐陽修諭之乃就職館閣校勘
沈康詣宰相陳執中求爲羣牧判官執中曰安石辭謙
召試故朝廷優與差遣且朝廷設館閣以待天下賢才
當以德讓爲先而爭奪如此公視安石顏何厚也康慚
沮而還 癸亥起居舍人知制誥呂溱工部郎中知制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九

誥兼侍講史館修撰王洙並爲翰林學士故事翰林學
士六員時楊察趙鼎楊偉胡宿歐陽修並爲學士於是
察加承旨溱及洙復同除學士洙蓋第七員也溫成皇
后之喪洙與石全彬附會時事陳執中對沆在中書喜
其助已故員外擢洙議者非之 甲子以直集賢院同
修起居注吳奎劉敞並知制誥仍以敞爲右正言陳執
中言奎敞修注未一月不應驟遷帝不聽曰此豈計等
日月邪謝日帝面諭以外院事不復有問當一一語朕
也 丙寅翰林學士王洙上周禮禮器圖先是洙讀周
禮帝命畫車服冠冕豆盥之制及是圖成上之

樞密副使王堯臣務裁仰僥倖於是有鑿匿名書布京城以搖軍情者帝不信丁卯詔開封府揭榜募告者賞錢二千緡 己巳邇英閣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闕其窮也今眾持兵仗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姦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存卹餓殍所迫遂致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先是遼主欲見帝容像以耶律防善畫因其來使竊畫帝容以歸然以為未得其真上年遼主諭其大臣曰朕與宋皇帝約為兄弟歡故欲見其畫像可告來使至是邇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辛

使蕭德吳湛以為請又乞進本國酒饌不許及異遼史耶律襄履傳云使宋賀正寫宋主容以歸是寫宋帝之容者乃襄履也傳又云清寧間復使宋主賜宴瓶花隔而未得其真陛辭僅一視及境以像示饒者驗其神妙是竊寫非一次矣長編引趙抃孫抃議慮今不取 丁丑詔開封府自今凡決大辟囚竝覆奏之初開封府言得樞密院劄子軍人犯大辟無可疑者更不以聞其百姓則未有明文帝重人命至是軍人亦令覆奏 辛巳以三司使王拱辰為回謝使德州刺史李珣副之使於遼 癸未禮院言溫成皇后葬所請稱園陵從之乙酉溫成皇后啟殯帝不御前後殿百官進名奉慰御史中丞孫抃率其屬言劉沆既為宰相不當領溫成皇后監

護使且言立廟建陵皆非禮章累上不報因相與請對因爭不能得抃伏地不起帝為改容遣之及異長編云護喪實錄止載孫抃及侍御史范鎮崇趙抃時為殿中侍御史亦同論列實錄偶遺之今但云率其屬則臺官俱在 庚寅遼主山獵遇三虎縱犬獲之 冬十月辛卯朔太白晝見 壬辰詔士庶之家嘗更傭雇之人自今毋得與主人同居親為昏違者離之 丁酉葬溫成皇后帝御西樓望柩以送自製輓歌詞宰相率百官進名奉慰知諫院范鎮言太常議溫成皇后葬禮前謂之溫成園後謂之園陵宰相劉沆前為監護使後為園陵使如問此議皆出禮官前日是非今日是非則前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辛

日非必有一非於是矣古者法吏舞法而今世禮官舞禮若不加詰問恐朝廷典章凌壞而不可救乞下臣章劾禮官前後異狀以正中外之惑不報鎮又請葬溫成皇后罷焚瘞錦繡珠玉以舒國用從之 遼主如中京戊戌幸新建祕書省 先是都官員外郎燕度議川峽選人遭父母喪須代者至然後聽去官知制誥同判流內銓劉敞言此非所以全人子之孝也辛丑詔自今竝聽奔喪敞嘗建議曰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不論高低遭父母喪者例皆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禮無

取於今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
自謂身在軍旅躬備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耳本
非承平侍從之臣所當行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
習俗既久寢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卽人心爲悲其不
肖者則以當喪墨縗爲榮以之錫類是爲傷恩以之教
民是爲忘孝今天下往往有聞哀不舉廢哀圖仕原自
此始不可不慮竊謂惟在軍中者可從權變禮其舊制
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
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
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卽日絕其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三

祿亦爲大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乎臣往
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匍口其皇皇傷孝子之心非
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爲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
上與給全俸其餘京朝官班行使臣與給半俸以明朝
廷篤於禮而厚於教也乞下近臣商量可否又言陛下
幸加恩令諸近臣得爲親服三年又不奪其俸至仁至
惠不可尚矣然常參京朝官班行使臣猶不用此令臣
以爲名位不同尊親一也苟取周急不宐分別書云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惟陛下留意
遼有事於太廟 癸丑遼以開泰寺鑄鐘佛像曲赦在

京囚 丙辰以太常少卿穰人周湛爲淮南江浙荆湖
制置發運使湛入辭帝諭曰朝廷遴選此職不可陰致
苞苴於京師湛皇恐對曰臣蒙聖訓不敢苟附權要以
謀進身也 戊午幸城北破場觀發礮宴從臣賜衛士
緡錢 是月夏進誓表於遼 按異遼史興宗紀繫於丙
子日攷是月辛卯朔不得
有丙子今
闕其日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四

三

續資治通鑑 第五十四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宋紀五十五 起開建敦祥十一月盡嘉泰

協治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至和元年 遼重熙二十三年 十一月辛酉以同知太常禮院吳

充知高郵軍太常寺太祝鞠真卿知淮陽軍禮院故事

常須為印狀列署眾銜或非時中旨訪問不暇徧白禮

官則白判寺一人書填印狀通進施行及追贈溫成皇

后日有中旨訪問禮典判寺王洙兼判少府監解舍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近故更多以事白洙洙常希望上旨以意裁定填印狀

進內事既施行而論者皆責禮官禮官無以自明乃召

禮直官戒曰自今凡朝廷訪問禮典無得輒以印狀申

發仍責取知委後數日有詔問溫成皇后應如它廟用

樂舞否禮直官李直以事由洙洙即填印狀奏云當用

樂舞事下禮院充真卿怒即牒送直於開封府使案其

罪洙抱案卷以示知府事蔡襄曰印狀行之久矣禮直

官何罪襄患之乃復牒送直於禮院禮院吏相率逃去

殿中侍御史趙抃奏蔡襄不案治禮直官罪畏懼觀望

執政以為克教抃上言又禮直官日狂溫成葬所訴於

內臣云欲送開封府案罪者充與真卿也明日詔禮直

官贖銅八斤充真卿俱補外并及諫官范鎮等皆言充

等無罪不當降黜不報 甲子出太廟禘祫時享及溫

成皇后樂章肄於太常 乙丑太常丞同修起居注馮

京落同修起居注時臺諫官言吳充鞠真卿不當補外

京最後上疏言愈切宰相劉沆怒請出京知濠州帝曰

京何罪然猶落修注臺諫又爭言京不當奪職不報

準布 舊作阻 丙寅徙淮南江浙荆湖制

置發運使許元知揚州元在江淮十三年以聚斂刻剝

為能急於進取多聚珍奇以賂遺京師權貴尤為王堯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臣所知在真州衣冠之求官舟者日數十輩元視勢家

要族立權巨艦與之即小官博獨伺候歲月有不能得

人以是憤怒而元自謂當然無所愧憚 己巳秦鳳經

略安撫司言城秦州古渭寨畢工初築城費百萬緡其

後畱兵戍守每歲費十萬緡 壬申遼主率羣臣上太

后尊號曰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靜貞純懿和寬厚崇

覺儀天皇太后大赦內外官進秩有差先是太后生辰

詳袞 舊作詳 耶律陳嘉努 舊作陳嘉 進詩獻馴鹿太后

嘉獎賜珠二琲雜采二百段 辛巳詔宰相劉沆子太

常寺太祝瑾令學士院召試館職溫成皇后既葬賜后

閣中金器數百兩抗力辭而為瑾請之 壬午以入內
押班石全彬為入內副都知制誥劉敞封還詞頭奏
曰全彬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
復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臣不敢輒撰誥詞從之
後三月全彬卒為入內副都知 癸未遼錄囚甲申遼
羣臣上遼主尊號曰欽天奉道祐世興歷武定文成聖
神仁孝皇帝后蕭氏曰貞懿慈和文惠孝敬廣愛崇聖
皇后 丙戌詔宗正寺故事屬籍十年一修今雖及八
年而宗支蕃衍其增修之 知制誥劉敞言臣昨聞吳
充出外馮京落職將謂其所行實有過當所言實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二

不可是以觸忤聖意及延和殿奏事面奏宜詔充乃是
盡職京意亦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
前古以來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今陛下寬大如此
不知中書何故須要排逐言者又言臣前論吳充馮京
請官面蒙宣諭本末臣即言若如此則是大臣蔽君之
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也必恐感動陰陽有地震日
會風霧之異今臣竊聞鎮戎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
言五日之內耳又京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
黃濁此皆變異之可戒懼者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
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

十二月丙申遼主如中會川 庚子翰林學士王洙
直集賢院掌禹錫上皇祐方域繪圖 知并州韓琦以
疾奏乞太醫齊士明翰林醫官言士明當診御脈不可
遣帝立命內侍押士明往視之 丙午詔司天監天文
算術官毋得出入臣僚家 丁未殿中丞直祕閣司馬
光上古文孝經詔送祕閣 己酉如京使果州團練使
入內都知張惟吉卒贈保順軍節度使諡忠安惟吉任
事久頗見親信而言弗阿徇溫成治喪皇儀殿宰相既
導諛惟吉爭不能得至頓首泣下 殿中侍御史趙抃
言宰相陳執中家捶撻女奴迎兒致死一云執中親行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四

杖楚以致斃賂一云嬖妾阿張酷虐毆殺臣謂二者有
一於此執中不能無罪若女使本有過犯自當送官斷
遣豈宜違朝廷之法立私門之威若女使果為阿張所
殺自當禽付所司以正典刑豈宜公為之庇夫正家而
天下定執中家不克正陛下倚以望天下之治定是猶
御行而求前也執中亦自請置獄已而有詔罷獄臺官
皆謂不可翰林學士歐陽修亦以為言述執中去位言
者乃止 丙辰睦州防禦使宗諱上所撰太平盤維錄
降敕褒諭 帝春秋高未有繼嗣皇祐末太常博士張
述上書請遴選宗親才而賢者異其禮秩試以職務俾

內外知聖心有所屬則天下大幸是歲復上疏言嗣不早定則有一旦之憂而貽萬世之忠歷觀前世事出倉卒則或宮闈出令或宦官主謀或姦臣首議貪孩孺以久其政冀暗昧以竊其權安危之機發於頃刻而朝議恬不為計豈不危哉述前後七上疏最後語尤激切帝終不以為罪述小谿人也（按）李燾曰皇祐五年仁宗上傳云皇祐中述也 融州大邱洞蠻楊光朝內附

二年（遼）重熙二十四年八月後為清寧元年春正月癸亥遼主如混同江

戊辰邕州言蘇茂州蠻內寇詔廣西發兵討之 辛未幸奉先資福禪院謁宣祖神御殿先是議者謂帝特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五

行此禮因欲致奠溫成陵廟御史中丞孫抃言陛下臨御以來未嘗朝謁祖宗山陵今若以溫成故特行此禮虧損聖德莫此為大翰林學士歐陽修亦論諫帝從之不復至溫成陵廟 丁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殊病劇乘輿將往視之即馳奏曰臣老病行愈矣不足為陛下憂已而幸帝雖臨奠以不視疾為悞特罷朝二日贈司空兼侍中謚元獻既葬篆其碑首曰舊學之碑殊善知人如孔道輔范仲淹皆出其門富弼楊察其婿也 初命張方平知益州未行而程戡已先入為參知政事轉運使高良夫攝守事時西南夷有邛部川首領

者妄言蠻賊儂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良夫亟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詔促方平行且許以便宐從事方平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兵與智高為寇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邛部川曰寇來我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所調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人心稍定已而得邛部川譯人始為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蜀人遂安 二月壬辰以汾州團練推官郭固為衛尉寺丞知并州韓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六

琦言固嘗造車陳法其車前銳後方上置七槍以為前後二拒可用於平川之地一則臨陳以折奔衝二則下營以為寨腳今令固自齎車式詣闕進呈既試用之而有是命 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罪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知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暫廢它日復得敘官可不重其罰邪癸巳詔仲約特勒停會赦不許敘用 遼主如長春河 給事中崔暉受詔案治陳執中縱嬖妾殺婢事暉以為執中自以婢不恪答之死非嬖妾殺之願左右執中甲午授暉龍圖閣待制知慶州 庚子殿中侍御史趙抃言臣

嘗言宰相陳執中不學無術措置顛倒引用邪佞招延卜祝私讎嫌隙排斥良善復懷任情家聲狼籍八事伏恐陛下猶以臣言爲虛至今未賜省納臣若不槩舉一二明白條陳卽是負陛下耳目激察之任又得憲臺鯁寡失職之罪臣不忍爲也去年春正以後制度禮法率多非宜蓋執中不知典故惟務阿諛敗壞國體又翰林學士素有定制執中愚暗自用遂除至七員此執中空疏宜罷免者一也執中賞罰在手率意卷舒如劉湜自江寧府移知廣州煙瘴之地而待制之職仍舊及向傅式自南京移知江寧府近便之任乃轉龍圖閣直學士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七

又吳充鞠真卿摘發禮院生代署文字等事人吏則贖金免決充真卿竝降軍壘此執中繆戾宜罷免者二也館閣清官豈容纖巧而執中樹恩私黨如崔暉非次除給事中知鄭州旣罷而給事中不奪故暉治執中之獄依違中罷以酬私恩又執中嘗寄愛人於周豫之家而豫姦諂受知執中遂舉豫召試館職此執中朋附宜罷免者三也執中之門未嘗待一俊傑禮一才能所與語者苗達劉祐劉希交之徒所預坐者元李寧程惟象之輩且處台鼎之重測候災變窮占吉凶意將奚爲此執中頗僻宜罷免者四也邵必知常州日誥誤決人徒刑

旣白舉覺復會赦宥又該去官執中素惡必乃罷必開封府推官落館職降充邵武軍監當後有汀州石民英劫入使臣犯賊杖背黥面配廣南牢城本家訴雪悉是虛枉卻只降民英差遣以邵必比之民英則民英所犯重而斷罪反輕邵必所犯輕而斷罪反重此執中舞法宜罷免者五也呂景初馬遵吳中復彈奏梁適旣得罪出知鄭州呂景初輩隨又逐去有行將及我之語馮京疏言吳充鞠真卿刁約不當以無罪黜充等尋押發出門又落京修起居注使朝廷有罪忠拒諫之名此執中嫉賢宜罷免者六也女奴迎兒才十三歲旣累行箠從嬖人阿張之言窮冬裸凍封縛手腕絕其飲食遂致斃咄又海棠者因阿張決打逼脅旣而自縊又女使一名髡髮杖背自經不殊凡一月之內殘忍事發者三名前後幽冤聞固不少此執中酷虐宜罷免者七也執中帷簿醜穢門閭混淆放縱嬖人信任胥吏而又身貴室富藏鏹巨萬視姻族輩如行路人雖甚貧窘不一豪賑卽此執中鄙惡宜罷免者八也願陛下爲社稷生靈計正執中之罪早賜降黜尋有詔邵必復職知高郵軍吳充鞠真卿刁約呂景初馬遵召還馮京候修注有闕吳中復候臺官有闕竝牽復 甲辰趙抃言臣近累次彈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八

奏宰臣陳執中之罪未蒙施行風聞知諫院范鎮安行營救伏望陛下開日月之明判忠邪之路取公議立法則天下幸甚 先是知諫院范鎮言去年十二月熒惑犯房上相未幾陳執中家決殺婢使議者以爲天變應此臣竊謂爲不然執中再入相未及二年變祖宗大樂墮朝廷典故緣葬事除宰相除翰林學士除觀察使其餘僭賞不可悉紀自陛下罷內降五六年來政事清明近日稍復奉行至有侍從臣僚之子亦求內降內臣無名超資改轉月須數人又今天下民困正爲兵多而益兵不已執中身爲首相義當論執而因循苟簡曾不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九

建言天變之發實爲此事陛下釋此不問御史又專治其私舍大責細臣恐雖還執中未當天變乞以臣章宣示執中宣示御史然後降付學士草詔使天下之人知陛下還大臣不以家事而以其職事後來執政不敢卹其家事而盡心於陛下職事至是鎮又言御史以諫院不論奏陳執中家事乞加罪諫官臣聞執中狀奏女使有過指揮決杖因風致死而外議謂阿張決死臣再三思維就阿張下獄自承非執中指揮有司亦可結案須執中證辨乃是爲一婢子令宰相下獄國體亦似未便所以不敢雷同言然臣有不言之罪二而御史不知

初朝廷爲禮直官逐禮官而臣再奏論列及爲一婢子因辱宰相而臣反無一言臣之罪一也臣不及取議未定時辨理執中至執中勢去已決始入文字臣之罪二也乞以臣章下御史臺榻於朝堂使士大夫知臣之罪臣雖就死無所憾也 乙巳以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河陽富弼爲宣徽南院使判并州 丙午徙知并州武康軍節度使韓琦知相州琦以疾自請也先是潘美帥河東避寇鈔爲己累令民內徙空塞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田甚廣歐陽修嘗奏乞耕之詔范仲淹相視請如修奏尋爲明鎬阻撓不得行及琦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

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曠田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畱以資敵後且皆爲敵有矣遂奏代州寧化軍空如尙嵐軍例距北界十里爲禁地餘則募弓箭手居之會琦去卽詔弼議請如琦奏凡得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 初翰林學士呂溱上疏論陳執中外雖疆項內資姦邪又歷數其過惡十餘事帝還其疏溱進曰若止用口陳是陰中大臣也請付執中令自辨於是溱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徐州辭日特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會特爲卿設可盡醉也仍詔自今由經筵出者亦如例 宰臣劉沆言面奉德音凡傳宣內降其當行者自依法律

賞罰外餘令二府與所屬官司執奏蓋欲杜請託僥倖之路也因陳三弊一曰近臣保薦官吏之弊二曰近臣陳句親屬之弊三曰敘勞干進之弊願詔中書樞密凡三事毋得用例餘聽如舊事既施行而眾頗不悅未幾復故 甲寅夏遣使如遼賀加尊號 乙卯流內銓引對前雍邱縣主簿陳琪改京官帝謂判銓賈黯曰琪雖無它過而歷三任皆因緣陳乞不由有司奏擬琪乃龐籍女婿今保薦多至二十四人得非專欲附大臣故爾邪且與幕職官知縣琪鹽鐵副使洎之子也 知諫院范鎮等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凡換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一

宋曰奉聖後魏曰崇聖北齊曰恭聖後周及隋竝封以鄒國公唐初曰褒聖開元初始追謚孔子爲文宣王又以其後爲文宣公然祖謚不可加後嗣乞詔有司更定美號乃下兩制定議更封宗愿而令世襲焉 翰林學士羣牧司楊偉等言判官殿中丞王安石文行頗高乞除職名中書檢會安石累召試不赴詔特授集賢校理安石又固辭不拜 癸未以權知開封府蔡襄爲樞密直學士知泉州以母老自請也襄工筆札帝尤愛之御製李用和碑文詔使襄書後又敕襄書溫成皇后父清河郡王碑襄曰此待詔職也卒辭之 丙戌通英閣王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二

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眾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知其有大不可者五蓋自去秋至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靜賑卹之猶恐民起為盜況於兩路聚大眾興大役乎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戶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稍稍歸復而物力未充又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將逾暮春粟未布種農心焦勞所向無望若別路差夫又遠者難為赴役一出諸近則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三

年議塞滑州決河儲積物料誘率民財數年之閒始能興役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一大役也鑿橫隴開久廢之故道又一大役也自橫隴至海千餘里埽岸久已廢頓須興緝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猝興三大役於災旱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未必可開懸障洪水九年無功禹因水之流疏而就下水患乃息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又數歲故道已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

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宜速止罷用安人心 是月以早除畿內民逋租及去年秋逋稅罷營繕諸役詔中外咸言得失龐籍密疏曰太子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早決之羣情既安則災異可塞矣 夏四月丙申上封者言有蔭子孫犯杖以上私罪情理重者令州縣批所犯於用蔭官誥之後若三犯奏聽裁從之 宰臣陳執中初為御史所劾即家居待罪不敢出庚戌復入中書視事 辛亥罷諸路里正衙前先是知并州韓琦言州縣生民之苦無重於里正衙前自兵興以來殘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四

剝尤甚至有媼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單丁規圖百端苟脫溝壑之患殊可痛傷自今罷差里正衙前只差鄉戶衙前令於一縣諸鄉中第一等選一戶物力最高者為之於是下京畿河北河東陝西京西轉運使相度利害皆謂如琦所議便又知制誥韓絳言臣嘗安撫江南東西路見兩路衙前應役不均請行鄉戶五則之法又知制誥蔡襄言臣嘗為福建路轉運使見一縣之中所差里正衙前有三四年或五七年輪差一次者一百貫至十貫皆入十分重難請止以產錢多少定其所入重難之等乃命絳襄

與三司使副判官置司同定奪遣都官員外郎吳幾復往江東殿中丞蔡稟往江西與本路長吏轉運使相度因請行五則法要著淮南兩浙荆湖福建之法下三司頒行之其法雖逐路小有不同然大率得免里正衙前之役民甚便之 乙卯詔三司出米京城諸門裁其價以濟流民 知諫院范鎮言竊以水旱之作由民之不足而怨民之不足由有司之重斂有司之重斂由官冗兵多與土木之費廣而經制不立也國家自陝西用兵增兵以來賦役煩重及近年不愔高齋重祿假借匪人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五

不可勝計皆貪政也貪政之發發於措克暴虐此民所以怨于天地之和而水旱作也臣欲乞使中書樞密院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制爲國用天下民力庶幾少寬以副陛下憂勞之心自天聖以來帝每以經費爲慮命官裁節臣下亦屢以爲言而有司不能承上之意牽於習俗卒無所建明議者以爲悞焉 丙辰殿中侍御史趙抃言宰相陳執中退處私第不赴朝請前後數月外議謂陛下不卽降黜是欲使全而退之今執中遽然趨朝再入中書不知陛下以臣言爲是邪爲非邪執中之罪爲有邪爲無邪陛下若以執中爲非

卽乞罷免相位以從公議若以臣言爲非亦乞竄臣遠方以誠後來不報 五月己未錄囚 辛酉詔中書公事自今竝用祖宗故事施行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議者皆以爲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 戊寅詔曰朕祇紹駿謨厲精庶政吁惟近歲荐至煩言以爲參顧問者閒怵於私尸言職者或失於當蒞官無匪懈之恪專銳謬恩薦士乖責實之誠時容私謝至於命令之下以及詔除之行論議所移綱條益紊爰申戒告以厲浚明苟迷修省之方浸長澆浮之俗必從吏議以正邦彝時上封者言古之取士以德行故淳明朴茂之人用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六

後世取士以辭章故浮薄纖巧之人進望條列弊事申戒百官故降是詔 御史中丞孫抃與其屬乞正陳執中之罪以塞中外公議不報於是抃與知雜事郭申錫侍御史毋湜范師道殿中侍御史趙抃同乞上殿問門以違近制不許壬午詔抃等輸日入對知諫院范鎮言御史全臺請對陛下何不延問聽其所陳別白是非可行則行其不可亦當明諭其故使知自省今拒其請非所以開言路也旋命孫抃郭申錫趙抃以次入對皆以罷執中爲請 是月遼主駐南崖 六月己丑以翰林學士歐陽修爲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知制誥賈黯知

荆南皆從所乞也先是修奏疏言伏見宰臣陳執中自
執政以來不協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
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而
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用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此
由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
陛下不悟以為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
之故宰相雖有大惡而屈意以容之彼雖皇恐求去而
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饑民流離死亾道路皆不暇
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它直欲拒言事者耳夫言事
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七

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詭邪狃愷之執中而甘心焉
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
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
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
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希合上意將曰執
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則誣言事
者欲逐執中而引用它人陛下樂聞斯言不復察其邪
佞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
二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
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

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為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
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
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臣能忘其
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不學
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
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做下懷戾之臣也陛
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
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
疑惑耳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
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願陛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六

下廓然同心釋去疑慮法成湯改過之思遵仲虺自用
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罷其政事別用賢
才以康時務則天下幸甚已而修及黜皆補外殿中侍
御史趙抃言竊見近日以來所謂正人賢士者紛紛引
去如呂溱知徐州蔡襄知泉州吳奎被黜知壽州韓絳
知河陽此皆眾所共惜其去又聞歐陽修乞知秦州賈
黯乞知荆南府侍從之賢如修輩無幾今堅欲請郡者
非它蓋不能曲奉權要日虞中傷皆欲效溱襄奎絳而
去耳今陛下又從其請而外補之萬一有緩急事陛下
何從而詢訪何從而質正也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職

留為羽翼以自輔助知制誥劉敞亦以為言修黯遂復
留 戊戌吏部尚書平章事陳執中罷為鎮海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亳州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
之遂又交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補外以避執中於
是執中卒罷抃尋改翰林學士承旨始御史因執中般
婢事欲擊去之帝未聽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
為言而趙抃攻范鎮尤力鎮累奏乞與御史辨不報及
御史入對又言執中私其女子傷化不道執中既罷帝
以諭鎮鎮復言朝廷置御史以防讒慝非使其為讒慝
也審如御史言則執中可誅如其不然亦當誅御史并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九

大學士知鄆州龐籍為昭德節度使知永興軍尋改知
并州籍過京師入對帝新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自得謂
籍曰朕用二相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
甚副天下望帝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
萬口一詞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頃與同在中書
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況前者被謗
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
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
有所利焉若弼以陛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
若一以公議樂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毀矣陛下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十

繳前五奏乞宣示執政相與廷辨之卒不報鎮由是與
趙抃有隙 以忠武節度使知永興軍文彥博為吏部
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富弼
為戶部侍郎平章事是日宣制帝遣小黃門數輩覘於
庭士大夫相慶得人後數日翰林學士歐陽修奏事殿
上帝具以語修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
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修頓首稱賀 癸卯
以龍圖閣直學士張昇權御史中丞帝嘗諭執政以昇
清直可任風憲故使代孫抃時富弼初入相歐陽修復
為翰林學士士大夫咸謂三得人云 甲辰以觀文殿

空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堅
任之久而後可以責其成功若以一人言進之未幾又
以一人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帝曰卿言
是也 乙巳儂智高母阿儂弟智光子繼宗繼封伏誅
以工部侍郎知桂州余靖為戶部侍郎知邕州蕭注
為引進副使留再任注募死士使大理國購智高南詔
久與中國絕林箐險澁界接生蠻語皆重譯行百日乃
通智高亦自為大理所殺函其首至京師攷異李憲曰大理國酋智高首送京師此據蕭注傳然智高本傳云智高率不出其存亡莫可知未知孰是又司馬光百官表大事記至和二年四月亦書 秋七月癸亥翰林學士歐陽修請
儂智高死於大理

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臺諫官往還詔如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甲子詔凡宰相召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國朝待宰相蓋有故事其後多承例辭至是文彥博富弼入相御史梁禧請班迎於國門范師道又請行上事禮然亦卒辭之師道長洲人 戊辰以資政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吳育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育侍讀禁中帝因語及臣下毀譽多出愛憎育曰聖言要切實四海之幸然知而形之於言不若察而行之於事自古人君因信讒邪而致亂察姦險而致治至於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三

安危萬端不出愛憎二字達之則羣書不足觀不達雖博覽無益也蓋人主事有不可不密者有不可不明者語及軍國幾微或於權要不可不密也若指人姓名陰言其罪而事狀未見者不可不明也若不明則讒邪得計忠正難立曲直莫辨愛憎遂行故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是故聖王之行如天地日月坦然明白進一人使天下皆知其善黜一人使天下皆曉其惡則邪險不能陷害公正可以立身此百王之要道也帝數欲大用之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南嘗貸民出息錢久之遂命出

此說甚李燾曰育正傳云為諫官劉元瑜劾奏案元瑜此時實知澤州必非元瑜也今沒其姓名當徐攷之

又蘇軾嘗記王鞏云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者執中舉吳育上即召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牀呼其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副臺鞏父素為臺言此案育自陝州召入至和二年二月判都省此時陳執中方家居待罪不知何時薦育所云醉拊牀仁宗愕然因不復相育有心疾當得事實足見非劉元瑜誣奏也然育為執中所薦亦未可曉又育出知延州非自河中徙河南 己巳罷三司市御箭翎初三司言御箭翎皆以兩末黑中白羽為之今監銅市人求之不可得帝曰箭之傅黑白羽但取其文采耳然不若雞翎之勁也因令罷市 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近者為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減罷尋準救差臣與三司相度減定續具奏聞今又聞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三

伏見近年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但欲廣耗國財務為己利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棟宇堅固未必損動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損一十三柱廣張工料以圖酬獎恩澤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宮開寶興國兩寺塔殿皆焚燒蕩盡足見天意厭土木之侈為陛下惜國力民財謹戒丁寧前後非一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修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其未修者宜速停 壬午遼主如秋山次南崖之北峪有疾八月丁亥病甚召皇子燕趙國王洪基諭以治國之要

戊子大赦縱五坊鷹鷂焚釣魚之具已丑遼主殂年四
十謚為神聖孝章皇帝廟號興宗及異興宗之年東都
事略作四十三李憲
長編作四十一興宗之謚契丹國志及興宗初立受制
事略長編並作文成皇帝今俱從遼史於生母欽哀太后致嫡母無罪被弑論者譏其虧王者
之孝其後遷欽哀而復迎奉頗盡孝養而欽哀以不得
干預朝政意常不懌臨興宗之喪無戚容見皇后悲泣
如禮乃曰汝年尚幼何悲痛乃爾其復戾如此興宗多
酒失然能感富弼之言罷南伐之師用兵西夏旋許乞
盟邊鄙不聳遼人安之皇子燕趙國王洪基奉遺詔即
位樞前哀慟不聽政羣臣上表固請許之遼主詔曰朕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三

以非德託居士民之上第恐智識有不及羣下有未信
賦斂妄興賞罰不中上恩不能及下下情不能達上凡
爾士庶直言無諱可則擇用否則不以為愆卿等其體
朕意 庚寅詔流內銓臣僚陳乞子孫當得試銜知縣
者自今並與權注初等幕職官仍著為令 壬辰遼以
皇太弟重元為皇太叔免漢拜不名 癸巳知諫院范
鎮言比者京師及輔郡歲一赦去歲再赦今歲三赦又
在京諸軍歲再賜緡錢姑息之政無甚於此夫歲一赦
者細民謂之熱恩以其必在五月六月閒也猶有姦盜
倚為過惡指以待免况再赦至三赦乎今防秋備塞之

人無慮五六十萬使聞京師端坐而受賜者能不動心
哉請自今罷所謂一赦以摧姦猾而使善良得以立罷
兵士之特賜錢以均內外而使民力得以寬 甲午遼
遣皇太叔重元安撫南京軍民 乙未知諫院范鎮言
先朝以御寶印紙給言事官使以時奏上所以知言者
得失而殿最之今陛下雖喜聞諫諍然攷其施行其實
無幾豈大臣因循而多廢格乎請據今御史諫官具言
置章奏簿於禁中時時觀省仍以尚書省所置簿具言
行否每季錄付史官詔中書置臺官言事簿令以時檢
句銷注之仍錄與樞密院 戊戌遼主以遺詔命西北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四

路詔討使西平郡王蕭阿喇為北府宰相仍權知南院
樞密使事北府宰相蕭虛烈為武定軍節度使辛丑改
元清寧大赦 壬子詔曰任職之臣則有考課遷官之
法而宗姓不預吏事先朝著格使十八年一遷所以隆
族示愛教忠厚也朕尚念夫本支之秀昭穆之近而有
者老久次者其令中書樞密院第其服屬自明堂覃恩
後及十年歲與進官近緣特恩改轉者須更十年 乙
卯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高若訥率車駕臨奠贈右僕
射謚文莊 九月戊午遊告戶使至帝為發哀成服於
內東門幕次遣使祭奠弔慰及賀即位 遼主詔所幸

園場外毋禁庚申詔除護衛士餘不得佩刀入宮非動
 威後及承應諸執事人不得冠巾 癸亥詔學士舍人
 院自今召試未有科名人復試三題 乙丑遼賜內外
 臣僚齋賞有差庚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丙子尊皇
 后為皇太后宴敢塗殿以上京留守宿國王陳畱為南
 京畱守 冬十月丁亥遼有司請以遼主生日為天安
 節從之以吳王耶律仁先同知南京畱守事 己丑詔
 京畿毋領輔郡罷京畿轉運使提點刑獄 乙未出內
 藏庫錢百萬下河北市糴軍儲 丙申以主客員外郎
 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襲行 戊戌監修南京鴻慶宮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美

內臣請於本宮隙地建皇帝本命殿帝曰建宮觀所以
 為民祈福豈可勞民自為邪其遇本命道場日止令設
 板位祠之 己亥以開封府判官殿中侍御史俞希孟
 為言事御史御史中丞張昇等言希孟自入臺以來論
 事私邪動多迎合前年內臣王守忠請節度使俸給諫
 官韓絳力言不可希孟輒上言稱恩命已行只乞後不
 得為例又中書劄子下御史臺同刑法寺定百官行馬
 失序事同時聚議皆云臣子對君失儀尚蒙矜恕豈為
 偶近兩府行馬趨朝既已贖銅又作過犯希孟承望大
 臣風旨不付同署奏狀而乃獨入文字乞理為過犯此

皆姦邪迹狀明白後因全臺上殿奏事陛下面責希孟
 不逾兩月除開封府判官中外咸謂公明今卻自府判
 復除言事臺官伏乞別與一差遣壬寅改希孟為祠部
 員外郎荆湖南路轉運使 癸卯侍御史梁蒨言近制
 兩府大臣遇假休日方許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
 明其開禁使接士如故從之 按異李燕曰御史臺記云
 班迎故事例議晒之又帝執政意上言乞兩府私第不
 許接見賓客蒨性諍決所言大抵類此案實錄十月癸
 卯所書則蒨乃乞開兩府私第見客之禁與御史臺記
 不同恐蒨潔亦私有好惡也今不取此雖云從蒨所請
 然蒨豈明年自知制蒨出知許州猶 乙巳禮部貢院
 以客禁為言則蒨所請初亦未從也 上刪定貢舉條例十二卷 庚戌翰林學士刊修唐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美

歐陽修言自武宗以下竝無實錄以傳記別說攷正虛
 實尚慮闕略聞西京內中省寺畱司御史臺及鑾和諸
 庫有唐朝至五代以來奏牘案簿尚存欲差編修官呂
 夏卿詣彼檢討從之夏卿晉江人 癸丑下溪州蠻彭
 仕義入寇下溪州自彭允林至仕義相繼為刺史者五
 世矣至是仕義子師寶怨父取其妻來奔長州訴仕義
 嘗殺誓下十三州將奪其印符而并其地自號如意大
 王補置官屬將起為亂知長州宋守信聞之乃以師寶
 為鄉導帥兵數千深入討之仕義遁入地洞不可得俘
 其孥而官軍戰死者十六七守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

數入寇掠邊吏不能制矣 十一月丙辰出內藏庫絹三十萬下并州市糴軍儲 初虞部郎中薛向言河北糴法之弊以為被邊十四州悉仰會度支歲費錢五十萬緡得粟百六十萬斛其實才直二百萬緡耳而歲常虛費三百萬緡入於商賈蓄販之家今既用見錢實價革去三百萬虛估之弊矣然必有以佐之則其法可行故邊穀貴則糴漚魏粟漕黃御河以給邊新陳未交則散糶減價以救民乏軍會有餘則坐倉收糶以待不足使見錢行而三利舉則河北之穀不可勝食矣於是詔置河北都大提舉使糶糴草及催遣黃御河綱運公事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三

已未以向為之行竝邊見錢和糶法 甲子遼葬興宗於慶陵名其山曰定興丙寅北府宰相西平郡王蕭阿喇進封韓王 己巳交趾來告其王李德政卒史仁宗紀載此事於乙卯日今據長編安南告喪實在此日但宋初沿唐制長以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初未有安南王之稱長編稱為安南王則夫之不致矣贈官在癸酉日封日尊在乙亥日今并及之詔贈侍中南越王以其子日尊靜海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 壬申遼主次懷州有事於太宗穆宗廟甲戌謁祖陵戊寅冬至有事於太祖景宗興宗廟不受羣臣賀十二月丙戌遼主詔內外百官秩滿各言一事仍轉諫所部無貴賤老幼皆得直言無諱 丁亥修六塔河

先是河決大名館陶殿中丞李仲昌請自澶州商胡河穿六塔渠入橫隴故道以披其勢富弼是其策詔發三十萬丁修六塔河以回河道以仲昌提舉河渠仲昌垂子也翰林學士歐陽修以嘗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復上疏言河水重濁理無不淤淤從下流下流既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三

十年之利也帝不聽 戊子遼以應聖節上太皇太后壽宴羣臣命婦冊妃蕭氏為皇后后樞密使惠之女也進封皇弟和囉曷為魯國王阿璉為陳國王辛卯遼詔部署院事有機密即奏其投訴書輒受及讀者並棄市 甲午遼以樞密副使姚景行為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吳湛為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韓紹文為上京留守 知制誥劉敞使於遼素習知山川道徑遠人道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互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逕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媿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

如是不敢變也

宋史閣訓傳使契丹遼者王惠導

能對與敵傳所載略同敵奉使在至和二年而詢使在嘉祐五年即使詢有此言亦是襲取敵意况蕙領在西域與遼之上京遠不相涉茲傳聞附會之說殊不足信

今因敵事 丁酉詔武臣有賊濫者毋得轉橫行其立

戰功者許之 戊戌遼主命設學養士頒五經傳疏置

博士助教各一員 庚子遼遣使致興宗遺留物及謝

弔祭 遼以知涿州楊績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

庚戌太白晝見 遼以聖宗在時生辰赦上京囚 王

子新修禮泉觀成即祥源觀也因火夏其名 是歲遼

主御清涼殿策進士張孝傑等四十四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五

美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六

宋紀五十六 起宋兆洪濼正月盡疆圍

宋紀五十六 起宋兆洪濼正月盡疆圍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嘉祐元年 遼清寧二年 春正月甲寅朔帝御大慶殿受朝前

一夕大雪帝在禁庭跣足禱天及旦而霽百官就列帝

暴感風眩冠冕欹側左右或以指扶帝口出涎乃小愈

趣行禮而罷 丙辰遼主命諸郡長吏如諸部例與僚

屬同決罪囚無令瘐死獄中詔曰先時諸路死刑皆待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一

決于朝故獄訟留滯自今凡疆盜得實者聽即決之

戊午宴遼使于紫宸殿宰相文彥博奉觴詣御榻上壽

帝顧曰不樂邪彥博知帝有疾錯愕無以對然尚能終

宴已未遼使入辭置酒紫宸殿使者入至庭中帝疾作

扶入禁中彥博以上旨諭遼使遣大臣就驛賜宴仍授

國書彥博與兩府俟于殿閣久之召入內副都知史志

聰等問帝起居狀志聰等對以禁中事不敢泄彥博怒

叱之曰上暴疾惟汝曹得入禁闈不令宰相知天子起

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小有增損必白仍命引至中書

取軍令狀志聰等皆聽命及夕皇城諸門白當下鎖志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五

聰曰汝白宰相我不任受其軍令由是禁中事宰相無不知者庚申詣內東門小殿問起居帝自禁中大呼而出宮人扶侍者皆隨出謂彥博等曰相公且肆赦消災彥博等退始議降赦帝既不省事兩府但相與議定稱詔行之兩府欲畱宿禁中而無名辛酉彥博與富弼建議設醮祈福于大慶殿兩府監之晝夜焚香設幄宿于殿西廡志聰等白故事兩府無畱宿殿中者彥博曰此豈論故事時邪遣近臣禱于在京寺觀天下長吏禱于岳瀆諸祠 壬戌帝疾小閒暫御崇政殿以安眾心 癸亥兩府求詣寢殿見帝史志聰難之富弼責之曰宰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相安可一日不見天子志聰等不敢進是日兩府始入福康殿隊內奏事兩制近臣日詣內東門問起居百官五日一入 甲子大赦調被災田租及倚閣稅 戊辰罷上元張燈自是帝神思漸清然不能語輔臣奏事大抵首肯而已 己巳命輔臣禱天地宗廟社稷王申罷醮兩府始分番歸第不歸者各宿于其府知開封府王素嘗夜叩宮門求見執政白事彥博曰此際宮門何可夜開詰旦素入白有禁卒告都虞候欲為變者欲收捕治狀彥博曰如此則張皇矣乃召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問都虞候某者何如人懷德稱其良謹可休彥博曰

此卒有怨誣之耳當亟誅以靖眾眾以為然時富弼以疾謁告彥博請劉沆判狀尾斬于軍門彥博初欲自判王堯臣捏其劾彥博悟因請沆判之及帝疾愈沆請彥博曰陛下遠豫時彥博斬告反者彥博以沆判呈帝帝意乃解政大蘇頌作孫非行狀云禁門不開幾旬日雖并率同列謂宰相不宜坐待宰相因休言乃叩關入禁中李燾曰上以元日不安初七日宰相即入禁中此云禁門幾旬日不開誤也東都事略載富弼切責史志聰益據范純仁行狀今附載 壬午大雨雪木冰 遼主如魚兒濼 二月乙酉遼以左伊勒希巴舊作夷高 畢今改蕭瑪魯舊作謨 魯今改知西南面招討都監事 甲午詔兩制以上問候于內東門餘皆罷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疾愈御延和殿丙午宰臣率百官拜表稱賀 三月丁巳詔禮部貢舉 遼以應聖節曲赦百里內囚 辛未司天監言自至和元年五月客星晨出東方守天關至是沒 己卯遼主製放鷹賦賜羣臣示委任臣僚之意先是興宗以耶律伊遜舊作乙 辛今改為護衛太保伊遜本契人子嘗牧羊自言夢中食月暗日方半而寤頗以自負比長美風儀外和內狡初為文班吏掌太保印陪從入宮仁懿皇后見其詳雅如素宦令補筆硯吏興宗亦愛之遂主即位以伊遜先朝所任使同知點檢司事常召使疑議伊遜被委任自此始 閏月癸未朔以樞密副

使王堯臣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參知政事程戡為戶部侍郎樞密副使以戡與文彥博姻家故也 詔開門自今前後殿開口視事 辛卯以翰林學士王洙為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出知制誥劉敞知揚州敞王堯臣姑子洙堯臣從父堯臣執政兩人皆避親也知諫院范鎮言洙在太常壞陛下禮樂為學士時進不出道資性姦回恐終累堯臣章六上卒不報 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既歸本鎮上書言臣雖老尚能為國守邊未報得疾遽卒丁酉贈中書令諡文簡 遼自聖宗時鑄太平錢新舊互用由是錢法演地域中開泰中每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四

歲春秋以官錢宴饗將士錢不勝多己亥始行東京所鑄錢 乙巳遼南京獄空進雷守以下官 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復決 丙辰召知鄭州曾公亮為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公亮治郡有能名盜賊悉竄它境至外戶不閉民呼為曾開門 甲子遼主詔曰方夏長養鳥獸孳育之時不得縱火于郊 己卯以右司諫知制誥賈黯知陳州以父疾自請也尋改許州 五月甲申詔以九月於大慶殿行恭謝禮 初左千牛衛大將軍宗實幼養於宮中帝及皇后鞠視如子既出還第問勞賞賜不絕及帝得疾不視朝中外憂恐宰相文彥博劉沆

富弼勸早立嗣帝可之參知政事王堯臣之弟純臣為王府官數與堯臣言宗實之賢堯臣以告彥博等彥博等亦知宗實帝意所屬乃定議乞立宗實為嗣既具藁未及進而帝疾有瘳其事中輟 改其李燕曰至和議立以龍川別志為得實蓋彥博等私議英宗當立已會具奏但未及上耳其詔草亦非偽也蓋當日草臣預為此私記皆云已奏詔草則恐未然今從別志止稱奏議不謂韓琦與彥博同為宰相則誤 知諫院范鎮疏 曰昔太祖舍其子而立太宗天下之大公也真宗以周王薨養宗子于宮中天下之大慮也願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真宗故事拔近族之尤賢者優其禮秩置之左右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五

與圖天下事以繫億兆人心疏奏文彥博使提點開封府界諸縣公事蔡挺問鎮何所言鎮以實對明日挺謂鎮曰言如是事何不與執政謀鎮曰鎮自分必死乃敢言若謀之執政或以為不可豈得中輟乎 戊戌遼主謁慶陵甲辰有事於興宗廟 丙午以龍圖閣直學士夏安期知延州州東北阻山無城敵騎嘗乘之安期至即命大築城方暑諸將白士卒有怨言安期益廣計數百步令其下曰敢有一言動眾者斬躬自督役不踰月而就袤延六里 六月辛亥朔詔雙日不御殿伏終如舊 丁巳遼命宰相舉才能之士戊午遼命有司籍軍

補邊戍 己未殿中侍御史趙抃疏曰今上有請見之
文下有妖言之俗天其或者以皇嗣未立人心未有所
係丁寧警戒欲陛下深思遠圖亟有所爲而然也願陛
下擇用宗室賢善子弟或教育宮闈或封建任使左右
以良士輔導以正人磐石維城根本深固惟陛下以至
公而裁擇焉 辛酉準布 舊作阻 今改 部長朝於遼貢方物
癸亥中丞張昇等言臣等累次奏乞許臺諫官依例
上殿聞已降付中書至今逾月未蒙施行乃是執政大
臣不欲臣等進對故爲沮遏伏望陛下指揮中書許令
臺諫官上殿臣等必不敢以瑣細事務上煩聖聽尋有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六

詔許中丞上殿 丁卯高麗遣使貢於遼 庚午集賢
校理通判并州司馬光上疏曰儲貳者天下之根本根
本未定則眾心未安夫細民之家有百金之寶猶擇親
戚可信任者使謹守之況天下之大乎今陛下未有皇
嗣人心憂危伏望斷自聖志遴選宗室之中聰明剛正
孝友仁慈者使攝儲貳之位以俟皇嗣之生退居藩服
倘未欲然且使之輔政或典宿衛或尹京邑亦足以鎮
安天下之心帝在位久國嗣未立及不豫天下寒心而
莫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繼之又與鎮書言此
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顧願公以死爭之于

是鎮言益力 遼舊制史官得與聞朝議辛未遼主命
罷之俾史官問宰相而後書 時京師自五月大雨不
止水冒安上門門關折壞官私廬舍數萬區域中繫棧
渡人命輔臣分行諸門而諸路亦奏江河決溢河北尤
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賑救之水始發馬軍都指揮使范
恪受詔障朱雀門知開封府王素違詔止之曰方上不
豫軍民廬舍多覆壓柰何障門以惑眾且使後來者不
入邪知諫院范鎮言臣伏見諸路州郡俱奏水災京師
積雨社稷壇壝輒壞其爲災變可謂大矣伏乞陛下問
大臣災變所起之因及所謂消伏之術仍詔兩制臺閣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七

常參官極言得失躬親裁擇以塞天變 乙亥遼南京
蝗蝻爲災 丁丑遼以南院樞密使趙王孔拉 舊作查
爲上京留守同知南京留守事吳王耶律仁先爲南院
樞密使秦王蕭孝友爲北府宰相遼主親製誥詞褒賜
孝友 己卯詔羣臣實封言時政闕失范鎮又言傳曰
簡宗廟不禱祀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陛下恭事
天地神祇肅祀祖宗山川之祠罔不秩舉至于號令必
順天時然而上天出此變者蓋曉諭陛下以簡宗廟也
宗廟以承祧爲重故古先帝王卽位之始必有副貳以
重宗廟也陛下卽位以來虛副貳之位三十五年矣臣

近奏擇宗子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俟有聖嗣復遣還邸及今兩月餘而不決此天變所以發也伏惟陛下

渡念宗廟之重以臣前一章降付執政大臣速為裁定

秋七月辛巳朔詔三司開封府臺諫官審刑院復上殿奏事仍日引一班自帝不豫惟兩府得奏事至是始引對羣臣 乙酉詔京東西荆湖北路轉運使提點刑

獄公事分行賑貸水災州軍若漂蕩廬舍聽于寺院及官屋寓止仍遣官體量放今年稅其已倚閣者勿復檢

覆 遼遣使分道平賦稅繕戎器勸農桑禁盜賊 丙戌賜河北路諸州軍因水災而徙它處者米一人五斗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八

其歷溺死者父母妻賜錢三千餘二千 文彥博富弼

等之共議建儲未嘗與兩府謀也樞密使王德用聞之合掌加額于是翰林學士歐陽修上疏曰陛下臨御三

十餘年而儲副未立臣僚多以此事為言大臣亦嘗進議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

之甚也禮曰一人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絕臣下之邪謀伏望擇宗室之

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為子既可徐察其賢否亦可俟皇子之生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三四

年間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武臣掌國機

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二

州既以保全之亦為國家消未萌之患疏凡再上雷中

不出及異李燾曰韓琦舊傳云歐陽修因水災再上疏

皆雷中所云水災即嘉祐元年事而修傳乃于作

樞密副使後載之誤也修奏議自有月日王德用知制

事據江氏雜志云富弼蓋誤以文為范也今改之知制

詰吳奎言王者以社稷為本宗廟為重社稷必有奉宗

廟必有主禮太宗無嗣則擇支子之賢者以昭穆言之

則太祖太宗之曾孫陛下所宜建立用以繫四海之心

者也況陛下春秋猶盛俟有皇子則退所為後者頗優

其禮數使不與它宗室等亦何為而不可殿中侍御史

呂景初亦言商周之盛竝建同姓國朝二宗相繼尹京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九

是欲本支盛彊有磐石之安而天下有所係望矣願擇

宗子之賢者使得問安侍膳于宮中以消姦萌或尹京

典郡為夾輔之勢景初又數詣中書白執政請出狄青

文彥博以青素忠謹外言不足置意景初曰青雖忠如

眾心何大臣為朝廷慮毋牽閭里恩也 己丑出內藏

庫銀絹三十萬賑貸河北 辛丑三司使戶部侍郎楊

察卒贈禮部尚書諡宣懿察勤于吏職難方作猶入對

商榷財利歸而大頓人以為用神太竭云 癸卯以武

康節度使知相州韓琦為工部尚書三司使唐制節度

使納節不降麻本朝丁謂自節度使為參知政事止舍

人院命詞今除琦三司使降麻非故事也 乙巳貸被水災民麥種 是月彗出紫微垣歷七星其色白長丈餘 八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後異遼史不書是月日食契丹國志與宋史同今從之 司馬光又上疏請早擇宗室之賢使攝居儲位不報 癸丑復知池州包拯為刑部郎中知江寧府江南東路轉運使唐介為戶部員外郎時侍御史襄行吳中復乞包拯唐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頃為御史言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誤然當時責之太濶請如中復所奏用之故有是命 詔大臣自今無得乞子弟及親舊賜進士出身 知諫院范鎮言近日彗出東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十

聚觀至壅路不得行帝自正月不豫青益為都人所指目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知制誥劉敞請出青以保全之未聽敞出知揚州又言及之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于相國寺行止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 以三司使工部尚書韓琦為樞密使召端明殿學士知益州張方平為三司使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發方平還自益州奏免橫賦四十萬貫匹及減興嘉邛州鑄錢十餘萬蜀人便之始方平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雷天下四衝八達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十一

方字於七星其色正白七星主急兵色白亦主兵陛下宜與大臣相救警以求消復之術且曰陛下以臣言為然乞以臣前所上章與大臣速定大議以臣言為不然乞加臣萬死之罪甲寅鎮復與執政書言古之人三諫而不從則去今鎮已六諫矣願諸公攜鎮之書言于上前速定大計如其不然即賜鎮歸田或解鎮之職而置之散外皆諸公之賜鎮又兩上疏言早定大計庚申以鎮為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鎮固辭不受 癸亥樞密使護國節度使狄青罷樞密使加同平章事判陳州青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推其材武青每出入輒

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特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為功河日以湮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盡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方平奏帝前晝漏盡十刻侍御皆跛倚帝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之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欲施行其後未期年京師有五年之蓄 先是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數與歐陽修稱譽富弼于帝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意弼引已登兩府既不如志因求外

官于是改龍圖閣學士知定州 是夕彗星滅 翰林學士胡宿知審刑院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帝宿與同列得二人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災虧課同列曰小失不足以白上宿至帝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足惜帝曰果得才小累何恤乎遂除詳議官同列還謂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自上倘緣是不用柰何宿曰彼得與不得不過一詳議官耳宿以誠事主今日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喪平生節為之開陳聽主上自擇耳初李照斥王朴樂音高乃作新樂下其聲太常歌工病其太濁歌不成聲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三

協然照奉尊之辨又朴所製編鐘皆側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將鑄鐘給銅于鑄滂務得古編鐘一工不敢毀乃藏于太常鐘不知何代所作其銘云粵朕皇祖寶酥鐘粵斯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叩其聲與朴鐘夷則清聲合而其形則垂瑗後改鑄正其鈕使下垂叩之音鬱而不揚其鐘又長角而震掉聲不和著作佐郎劉義安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鐘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已而果然于是范鎮言國家自用新樂日會星變冬雷秋電大雨不時寒暑不節不和之氣甚此者去年十一月晦大雨雪大風宮架輒壞元日大朝會樂作而

陛下疾作臣恐天意以為陛下不應變祖宗舊樂而輕用新樂也乞下執政大臣參議且用祖宗舊樂以異時別加制作 丁丑詔太常恭謝用舊樂 戊寅詔招撫彭仕義 是月遼主如秋山后從行至殺虎林命后賦詩后應聲而成遼主大喜出示羣臣次日行獵有虎突出遼主一發殪之謂羣臣曰力能伏虎不媿皇后詩矣 遼魏國王蕭忠卒年七十四后之父也遺命家人薄葬訃聞遼主輟朝三日 九月壬午司馬光又上疏曰自古帝王即位則立太子此不易之道其或搗謙未暇則有司為請之所以尊社稷重宗廟未聞人主以為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三

諱也及唐中葉人主始有惡聞立嗣者羣臣莫敢發言言則刑戮隨之是以禍患相尋不可復振不知本疆則茂基壯則安今日公卿至庶人皆知當今之務無此為大而莫敢進言向以水災親下明詔勸求得失臣安敢舍此大節隱而不言其餘瑣碎豈足道哉時范鎮亦屢奏辭所除官且乞因恭謝大禮決定大議 庚寅命宰臣富弼攝事于太廟樞密副使田況于皇后廟程戡于奉慈廟辛卯恭謝天地于大慶殿大赦改元丁酉加恩百官 庚子遼主如中京祭聖宗與宗於會安殿 癸卯以侍御史范師道知常州殿中侍御史趙抃知睦州

先是宰相劉沆進不以道澆疾言事官因舉行御史遷次之格滿三歲者與知州師道及并嘗攻沆之短至是并等又乞避范鎮各請補外沆遂引格出之中丞張昇等言沆挾私出御史請畱并及師道不報 甲辰詔三司置司編祿令以知制誥吳奎右司諫馬遵殿中侍御史呂景初為編定官從樞密使韓琦言也 冬十月丁卯出內藏庫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錢十萬貫下河北市糴軍儲 辛未以草澤雙流宋堂為國子四門助教堂著書頗究時務數為近臣所薦至是翰林學士趙槩又言其所著書特錄之 丙子遼主如中會川 十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古

月辛巳王德用罷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以判大名府賈昌朝為樞密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昌朝稟性回邪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眾皆樂為其用臣願速罷昌朝還其舊任天下幸甚 是日范鎮入對垂拱殿鎮前後上章凡十九次待罪幾百日鬚髮為白至是泣以請帝亦泣曰朕知卿言是也當更俟三二年鎮由是卒辭言職朝廷不能奪也已丑鎮復為起居舍人充集賢殿修撰 庚寅錄潭州進士楊謂為郊社齋郎先是蠻獠數寇邊史館檢討張芻責監潭州稅及天章閣待制劉元瑜知潭州

遂以說千元瑜使謂入梅山招諭其酋長四百餘人皆出聽命因厚犒之籍以為民凡千一百戶故朝廷特錄為功通梅山蓋自此始 癸巳以草澤建安黃晞為大學助教致仕晞少通經著聲隅書十卷慶歷中聘召不至至是樞密使韓琦表薦之受命一夕而卒 戊戌遼以知左伊勒希巴事耶律囉勒舊作劃里今改為伊勒希巴以北院大王耶律仙通舊作仙童今改知黃龍府事都監耶律哈里齊舊作合里只今改先以使宋失辭免官至是起為懷化軍節度使 遼主之為燕趙國王也興宗以左中丞蕭惟信資性沈毅篤志好學徙為燕趙王傅諭之曰燕趙左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古

右多面諛不聞忠言汝當以道規誨使知君臣之義有不處王邸者以名聞惟信輔導以禮後遷北院樞密副使坐事免官至是復為樞密副使 甲辰遼羣臣上遼主尊號曰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大赦乙巳遼主以皇太叔重元為天下兵馬大元帥徙封趙國王扎拉為魏國王魏王尼嚕古舊作涅魯古今改進封楚國王百官進遷有差 遼主謂南府宰相杜防曰朕以卿年老嗜酒不欲煩以劇務朝廷之事總綱而已頃之拜右丞相加尚父防旋卒遼主歎悼贈加等官給葬具贈中書令諡元肅 帝之得疾也賈昌朝陰結右班副都知武繼隆

令司天官二人于大慶殿庭兩府察處執狀抗言國家不當穿河于北方致上體不安文彥博知其意願未有以制數日二人又上請皇后同聽政亦繼隆所教也史志聰等以狀白執政彥博召二人詰之曰天之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汝罪當族二人懼色變彥博曰觀汝真狂愚耳未忍治汝罪自今無得復爾及議遣司天官定六塔于京師方位彥博復遣二人往繼隆請留之彥博曰彼何敢妄言有人教之耳繼隆不敢對二人至六塔恐治前罪乃更言六塔在東北非正北無害也 十二月戊申朔右司諫呂景初言伏觀詔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六

書今後雖遇辰牌當誦一班令臺官上殿欲望諫官同此從之 遂以韓王蕭阿喇舊作阿喇今改為北院樞密使徒王陳與蕭革同掌國政改革詔諛不法阿喇爭之不得遂告歸遼主由是惡之旋除東京留守 壬子兵部侍郎平章事劉沆罷為工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范師道趙抃既出御史中丞張昇言天子耳目之官用舍進退必由陛下奈何以宰相怒斥之又請與其屬俱出吳中復指沆治溫成喪天下謂之劉鸞俗謂鸞棺者為鸞則沆素行可知沆亦極詆臺官朋黨先是狄青以御史言罷樞密使沆因奏御史削陛下爪牙將有不測

之憂而昇等亦辨兩不已凡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自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南京尋詔沆遇大朝會縷中書班昇為中丞彈劾無所避帝謂昇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曰臣樸學愚忠仰託聖主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交者多忠心謀國者少竊以為陛下乃孤立耳帝為之感動 以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曾公亮為給事中參知政事龍圖閣學士知江寧府包拯為右司郎中權知開封府拯立朝剛嚴聞者皆憚之至于童稚婦女亦知其名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舊制凡訟訴不得徑造庭下府吏坐門先收狀諜謂之牌司拯開正門徑使至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七

庭自言曲直吏不敢欺時京師大水因言中官勢族築園榭多跨惠民河故河塞不通乃悉毀去或持地券自言有偽增步數者皆審驗劾奏之 甲寅遼上太后尊號曰慈懿仁和文惠孝敬廣慶宗天皇后 乙卯以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胡瑗管句太學始瑗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夏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親愛如其父兄 仕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瑗既為學官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瑗教人隨材高下衣服容止有度人過之雖不識皆

知其為瑗弟子也于是擢為經筵治太學如故

或異實錄稱瑗

以天章閣侍講管句太學案墓表嘉祐七年遷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居太學然無除天章閣侍講日月今從長

氏卒初密藏氏通于李守貴又通吃多已守貴憤怒于

是殺吃多已及密藏氏諒祚母族鄂特彭舊作訛今改乃族

殺守貴係養諒祚以其女妻焉時諒祚生九歲矣乙丑

輟視朝以諒祚母喪故也

二年進清寧春正月庚辰遼主如鴨子河 癸未翰林

學士歐陽修權知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怪奇澀之文號

太學體修痛排抑之榜出黜薄之士俟修晨朝羣聚詆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六

斥或為祭文投其家然文體自是遂變 丙戌遼置側

場嶺節度使乙未五國部長貢方物於遼 己亥天章

閣待制兼侍讀孫甫卒特贈右諫議大夫甫善持論著

唐史記每言唐人行事以推見當時治亂若身履其間

詔其書祕閣 二月己酉梓夔路三里邨夷人寇消

井監 庚戌遣使錄三京輔郡繫囚 己未遼主如大

魚澤 壬戌太子太師致仕杜衍卒衍退寓南京凡十

年性不植產第至卑漏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入從

者十許人烏帽屣梯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

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士名乎王洙渴告歸應天府

有詔撫問及病帝遣中使賜藥挾醫往視不及卒年八

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終戒其子薄葬自作遺

疏其略曰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

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 澧州羅城洞蠻內寇

發兵擊走之 癸酉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侍中王德用

卒德用將家子習知軍中情偽以恩撫下故多得士心

名聞外國雖閭閻婦女小兒亦呼為黑王相公云 是

月雄霸州地震 三月辛巳遼以楚國王尼嚕古為武

定軍節度使 丁亥賜進士建安章衡等及第出身同

出身是歲進士與殿試者始皆不落已丑賜諸科及第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九

又賜特奏名進士諸科同出身補諸州長史文學或異李復

圭記開云是春以進士羣辱歐陽修之故殿試並賜及第不落一人今從長編 乙未遼遣林

牙耶律防等來請御容戊戌以御史中丞張昇為回謝

使單州防禦使劉永年副之初遼興宗致其畫像及聖

宗畫像凡二軸請易眞宗及帝御容既許之會興宗晏

駕遂寢至是遣使再請故命昇等傳命令受持新主畫

像來即予之翰林學士胡宿草國書奏曰陛下先已許

之今不與則傷信矣不從昇等至遼遼主欲先得聖容

昇曰皆與宗弟也弟先面兄於理為順況今南朝乃伯

父之尊當先致恭遼人不能對 庚子判陳州護國節

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帝發哀苑中贈中書令諡武襄
青為人謹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
部伍明賞罰與士卒同甘苦雖敵卒犯之無一人敢先
後者故其出常有功尤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
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
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為人自以為莫及也尹
洙以貶死青悉力賙其家事嘗有持狄梁公畫像及告
身詣青以為青遠祖青謝曰一時遭際安敢自附梁公
厚贈其人而遣之 夏四月丙辰遼主清暑永安山
丁巳徙知常州侍御史范師道為廣南東路轉運使舊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子

補攝官皆委吏胥無先後遠近之差師道始置籍次第
之 己巳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吳中復為殿中侍御史
充言事御史從中丞張昇言也 辛未通判黃州趙至
忠上遼地圖及雜記十卷 癸酉以彭仕義未降遣官
安撫湖北 甲戌司天監言據崇天歷己亥年日當食
正月朔乞定戊戌年十二月為閏以避之詔不許 火
峒蠻儂宗旦聚眾入寇改異宋史仁宗紀書於是月宗
旦已今從長編繫於甲戌日宗
旦者智高之族也知邕州蕭注欲大發峒丁擊之知桂
州蕭固獨請以救招降轉運使王罕以為宗旦係山溪
篁竹間苟設伏要我軍未可必勝徒滋邊患乃獨領兵

次境上使人招宗旦子日新謂曰汝父內為交趾所仇
外為邊臣希賞之餌歸報汝父可擇利而行于是宗旦
父子皆降南事遂定以宗旦為忠武將軍日新為三班
奉職 五月庚辰并代鈐轄管句麟府軍馬開封郭恩
與夏人戰于斷道塢死之走馬承受黃道元府州寧府
寨監押劉慶被執死傷數百人亡失器甲馬匹甚眾詔
贈恩同州觀察使封其妻官其子弟有差給舊俸三年
癸未賜國子博士寇詗銀絹五十兩匹諡上其祖準
所著文集也 甲申改築祿壇于園丘東南 己亥遼
主如慶陵獻耐於金殿同天殿 六月壬子以汝州龍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六

三

山孔叅為校書郎致仕絳州稷山韓遵為安逸處士翰
林學士承旨孫抃等薦二人有行義故也 自趙彥若
制策不入等閱四年遂無應科者帝曰豈朕待之不至
邪丁巳詔朝廷設制科以取天下美異之士嘗以推恩
過厚而難其選所取不過三二人甚非所以廣詳延之
路也其令兩制以上同議之既而孫抃等言太常博士
以下至選人草澤人應制科者竝聽待制以上奏舉無
得自陳內草澤人亦許本路轉運使奏舉其行不如所
學竝坐舉者其進用差次不得引舊例超擢從之 戊
午夏國主諒祚遣人來謝弔祭 戊辰以淑妃苗氏為

貴妃克國公主之母也公主將出降故有是命舊時公
主受封降制有冊命之文不行禮只以綸告進內于是
翰林學士胡宿疏論之不從 辛未遂以魏國王扎拉
為特里哀舊作楊同知樞密院事 秋七月辛巳詔河
北諸道部署分遣兵官教閱所部軍 甲申遼南京地
震赦其境內攷異長編載四月丙寅契丹幽州地震大
壞城郭覆壓死者萬人與遼史所載日月
前後不同乙酉遼主如秋山 辛卯令翰林學士承旨
孫抃御史中丞張昇磨勘轉運使及提點刑獄課績初
知諫院陳旭言朝廷有意天下之治宜自轉運使始因
上選用責任考課三法故以命昇等然卒亦無所進運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三

焉 壬辰知麟州武勘除名江州編管坐與夏人戰斬
道塢而棄軍先入城也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遼主孫奭遣使來聘有和親之詞

宋紀五十七

起強周作聖八月盡屠維
大淵獻三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嘉祐二年

遼清寧三年

八月乙巳朔知襄州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賈黯降知鄂州黯請解官就養不報乃棄官去為

御史吳中復所劾故降 詔編集樞密院機要文字樞

密副使程戡提舉從樞密使韓琦言也丁未琦又言天

下見行編敕自慶歷四年以後距今十五年續降四千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一

三百餘件前後多抵牾請加刪定乃詔宰臣富弼等及

參知政事曾公亮同提點詳定編敕 戊申克國公主

出降己酉駙馬都尉李瑋入謝譙于禁中 辛亥遼主

作君臣同志華夷同風詩后亦屬和竝進於太后 丁

卯建廣惠倉初韓琦請罷鬻諸路戶絕田募人承佃以

夏秋所輸之課給在城老幼貧乏不能自存者既建倉

乃詔逐路提點刑獄司專領之歲終具所支納上三司

戊辰知諫院陳旭言比日內降營求恩賞者甚多請

令中書樞密院推劾以正干請之罪從之仍榜御史臺

閤門 是月翰林學士歐陽修奏疏言陛下向未有皇

嗣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疏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亦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于宗室中選材賢可喜者錄以為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視膳以慰聖情 翰林侍讀學士兼侍講學士吏部郎中王洙病踰月帝遣使問九月甲戌洙卒賜諡曰文御史吳中復言洙官不應諡乃止 庚辰詔內臣為鈐轄都監者逐路止置

一員致異李燕曰李復圭記開云嘉祐以前每路管兵一員內臣或至三四員循法者少復圭奏請每路止限一員詔如所請遂為定制復圭自記如此朱墨附傳及墓誌並不及之案此時復圭實知涇州不知此詔果是

從復圭所請否 乙酉樞密院言自今舉使臣須本路安撫轉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二

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方為舉主其在京文臣非知雜御史武臣非觀察使以上所舉毋得施行從之 庚子遼主幸中會川遣樞密使蕭扈等來請御容 冬十月己酉以翰林學士胡宿為回謝使使於遼禮賓使李瑗副之且許以御容約賀正使置衣篋中交致焉

日張唐英云遣張昇送御容遼主具儀 李燕 遼主謁祖陵 庚申謁讓國皇帝及世宗廟辛酉奠於玉殿 辛未贈太尉兼侍中劉平諡曰壯武

致異長編作壯武 今從宋史本傳 初三司言商旅于權貨務入見錢筭東南鹽歲課四百萬緡諸路般運不足而課益虧請選官置司以主之十一

月癸酉湖置江淮南荆湖制置司句當運鹽公事一員 丙子遼以左伊勒希巴

舊作夷商 單今改 瑪嚕為行宮都部署 丁丑以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馬遵為吏部員外郎直龍圖閣以疾自請也遵尋卒錄其子姪二人遵性樂易言時政得失不為激訐故多見推行杜衍范仲淹皆稱道之 己卯以河北提舉使羅糧草薛向提點河北刑獄仍兼提舉使羅糧草當河北大水民乏會詔輟太倉米六十萬斛以賑之向以為北人不覆會杭且漕路回遠不時至請出本司米四十萬石以代之 丙申詔三司使副體量在省判官才否以聞從知諫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三

院陳旭言也 戊戌以昭德軍節度使知并州龐籍為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初司馬光建議築堡籓檄麟州如光議及郭恩等敗歿詔侍御史張伯玉按鞫籍匿光初所陳事故光得以去官免責而籍為御史劾奏罷節度使光不自安三上書乞獨坐其罪不報 己亥殿中丞國子監直講孫復治春秋著聞於時既疾韓琦言請選書吏給紙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即家錄之書藏祕閣特官其子復卒又賜錢十萬復惡胡瑗為人任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教養諸生過之 庚子高麗貢於遼 先是王洙侍適英閣講周禮至三年

大比帝曰古者選士如此今率四五歲一下詔故士有抑而不進者為今之計孰若裁其數而屢舉也下有司議咸請易以閒歲之法則無滯才之歎薦舉數既減半主司易以詳較得士必精十二月戊申詔自今閒歲貢舉進士諸科悉解舊額之半又別置明經科舊置說書舉今罷之其不還鄉里而寓戶它州以應選者嚴其法每秋試自縣令佐察行義係任之上于州州長貳復審察得實然後上本道使者類試已係任而後有缺行則州縣皆坐罪若省試而文紕繆坐元考官又用孫抃奏諸州解試額多而中程少者不必足額 庚戌遂禁職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四

官於部內假貸貿易 辛亥立內降關白二府法 癸丑詔大臣所舉館職自今令中書籍記姓名候在官員數稍少即選文行為眾所推者與試其考校無得假借等第從知諫院陳旭言也 戊辰遼以太皇太后不豫曲赦行在五百里內囚已已太皇太后殂諡欽哀欽哀自聽政弒其嫡后為國人所不服既廢而復迎以不得顯政猜忌興宗然猶干預政事郡王特布舊作貼不今改家奴舊作彌里吉今改告其主言涉怨望鞠之無驗當反坐以欽哀言竟不加罪亦不斷付其主僅籍沒焉寧遠軍節度使蕭白掠烏庫德呼勒舊作烏古改都詳袞舊作詳穩今改

迪嚕舊作敵魯今改之女彊為妻亦因欽哀言僅杖而奪其官興宗末年政刑廢弛亦多由欽哀使然時欽哀諸弟唯孝友尙存先以柴冊恩遙授洛京畱守致仕至是進封豐國王 是歲夏改元禪都

二年遼清寧四年春正月壬申朔遼主如鴨子河 己卯以

福州進士陳烈為安州司戶參軍烈篤於孝友從學者數百人天章閣待制曹穎叔知福州薦之授本州州學教授於是翰林學士歐陽修又薦之故有是命烈皆辭不受 甲申封江夏民妻張氏為旌德縣君表其墓曰烈女初里中惡少謝師乞過其家持刀逼張欲與為亂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五

張大罵至以刃斷其喉猶能走禽師乞以告鄰人事聞特哀異之 丁亥遼知易州事耶律普德舊作頗德今改秩滿部民請畱許之 二月癸卯遼遣林牙蕭福延來告喪帝為發哀于內東門帷殿輟視朝七日 先是大常博士吳及既除喪擢祕閣校理乙巳改右正言諫院供職復上疏請擇宗室子以備儲副既又言開寶詔書內侍年三十聽養一子為嗣并以名上宣徽院違者抵死比年此禁益弛天絕人理陰累聖嗣願詔大臣明示舊制上順天意以綏福祐帝嘉納之 丙午遼詔伊勒希巴諸路鞠死罪獄雖具仍令別州縣覆案無冤然後決之

稱冤者即具奏庚戌遼主如魚兒濼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學士歐陽修兼侍讀學士修以侍讀多冗員固辭不拜 甲戌詔禮部貢舉 戊寅遼募天德鎮武東勝諸處之勇健者籍之為軍 己卯以起居舍人范鎮知制誥鎮自罷言職每因事未嘗不以儲嗣為言及知制誥正謝又面論曰陛下許臣復三年矣願早定大計 甲午遼肆赦 丙申詔三司編天下驛券則例從樞密使韓琦請也 夏四月甲辰遼主謁慶陵 甲子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卒贈吏部尚書諡正肅 乙丑罷修睦親宅祖宗神御殿初從歐陽修言也 五月癸酉右正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六

言吳及言太宗朝嘗給三司判官御前印紙歷子令批書課績今其書雖存而無考校之法請自今歲終案功過而升黜之詔以及所言錄示三司使張方平 遼葬欽哀太后於慶陵 初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視河與河北都轉運使李參論議不相中訟參遣小吏高守忠齋河圖屬宰相文彥博御史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詔天章閣待制盧士宗右司諫吳中復推劾而申錫伯玉皆不實伯玉以風聞免劾乙酉降申錫知滁州尋改知濠州 遼主如永安山清暑 六月丙午吏部尚書平章事文彥博罷為河陽三城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郭申錫張伯玉攻彥博雖不勝彥博亦不自安數求退帝許之 以樞密使工部尚書韓琦依前官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賈昌朝罷為鎮東節度使右僕射兼侍中景靈宮使文彥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為客位以待宦官又宦官有矯制者樞密院釋弗治昌朝由此罷初溫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幼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以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宋庠樞密副使禮部侍郎田況並為樞密使帝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七

初欲用王堯臣為樞密使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止 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張昇為樞密副使 庚戌以權知開封府包拯為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拯言東宮虛位羣臣數有言者未審聖意何久不決帝曰卿欲誰立拯曰臣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遂後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拯又言近年內臣祿秩權任優崇稍過惟陛下裁抑又言累年以來制敕纒下未除月而輒更奏語方行又隨時而追改民知命令之不足信則賞罰何以沮勸欲乞今後臣僚上言利害並請先下兩制集議如可

經久方許頒行不可數有變易又陳教養宗室之法請
條責諸路監司及御史府自舉屬官諫官御史不避二
府薦舉者聽兩制得至執政私第事多施行 以翰林
學士歐陽修權知開封府修承包拯威嚴之後一切循
理不事風采或以爲言修曰人各有短長不能舍所長
彊所短也 甲寅詔學士院編錄國初以來所撰制誥
從歐陽修請也 乙丑遼以北院樞密使蕭革爲南院
樞密使徙封楚王以南院樞密使吳王耶律仁先爲北
院樞密使革先以姦佞得幸於興宗旋奉遺詔立遼主
遼主寵禮不衰仁先嘗爲東京留守通山開道控制女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八

兵賫木寨親督兵援所遣將破團峒九十餘夙美之從
會孫也 政異范祖禹撰郭遠墓誌云郭州武岡楊昌透
起徑至賊壘黎明圍數日昌透登樓大呼遠命焚楊斬
其將諭昌透令降是以平邵州蠻爲郭遠事也長編據
潘夙傳作潘 秋七月癸酉以福州進士周希孟爲國
子監四門助教本州州學教授以知州蔡襄薦也往時
閩人專用賦以應舉襄得希孟專以經術傳授襄親至
學舍執經講問爲諸生先延見處士陳烈尊以師禮州
人陳襄鄭穆學行著稱襄皆折節待之閩俗治喪尙浮
屠務豐侈往往破家襄下令禁止至於巫覡主病蠱毒
殺人之類皆痛斷絕之閩俗以變 辛巳遼制諸掌內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九

乞令依舊供職許之 權知開封府歐陽修言近依諫官陳旭所請俸求內降之人委二府劾奏其罪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十次承準內降本府具奏至于再三而內降不已乞相究因緣于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 八月己亥朔日有會之政異進史失書今從長編及宋史

甲辰詔禮部貢院宗室婿不許鎖廳應舉 丁未詔三司京師比歲旱屢調民租其以緡錢十萬下本路助糴軍儲 辛亥以度支副使周湛為遼太后生辰使湛辭不行乃命權鹽鐵副使王鼎代往 己未參知政事王堯臣卒輟視朝一日贈左僕射諡文安 庚申下溪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十

蠻彭仕義率眾降歸連歲折掠甲仗士卒詔辰州還其孥及銅柱自是復通中國然桀驁益甚 辛酉封左屯衛大將軍秀州團練使從信為榮國公吳懿王德昭孫舒國公惟忠子也 知鄆州劉敞言管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其言曰商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文王皆以無淫于觀于逸于游于田是以膺無疆之福子孫蕃昌此聖人之至言也陛下臨政三十七年矣百姓賴陛下之德養老慈幼人遂其性願陛下日謹一日與天無極比間車駕數臨苑園置酒觀樂聖心自有常節而議者謂其太頻臣恐近習苟於承意而不能諫大臣限以體

貌而不得言傳聞四方未副盛德外之則嫌怠於政事有游觀之好內之則疑耐於酒德違攝生之理願陛下玩心神明養以清淨聽止於中聲母以煩耳味止於實氣母以爽口則自天祐之吉無不利矣 初官既權茶私茶皆有賞然約束愈密而冒禁愈蕃歲報刑碎不可勝數園戶困於征取官司劾緣侵擾因而陷於罪戾以至破產逃匿者歲比有之官茶所在陳積縣官獲利無幾論者皆謂立弛禁便景祐中葉清臣嘗上疏乞弛禁三司議皆以為不可至是著作佐郎何鬲三班奉職王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十一

嘉麟又皆上書請罷給茶本錢縱園戶貿易而官收其租錢與所在征算歸權貨物以償過繼之費可以疏利源而寬民力嘉麟為登平致頌書十卷隆衍視成策二卷上之淮南轉運副使沈立亦集茶法利害為十卷陳通商之利宰相富弼韓琦曾公亮等決意嚮之力言於帝九月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知諫院陳旭及知雜御史呂景初即三司置局議之 丙子以屯田員外郎李師中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師中建言嶺南自古不利戍兵乞置土丁募敢勇家丁至四五則籍一人總為五番上州教閱不及五百人為四番利器械農隙訓之禁一

切它役上番則給糧免稅校長免二丁稅於是各路得四萬餘人又請通鹽商以復民復邕州和市場以實邊事多施行桂州興安縣有靈渠北通江湖南入海自秦漢通舟楫皆石底淺狹十八里內置三十六斗門一舟所載不過百斛乘漲水則可行師中積薪焚其石募工鑿之廢斗門二十六役三旬而成舟楫以通 辛巳天平節度使宣徽南院使張堯佐卒贈太師堯佐持身謹畏頗通吏治晚節以戚里進遂至崇顯戀嫖恩寵爲世所鄙 冬十月乙巳出內藏庫納絹十萬下河東轉運司助糴軍儲 癸亥除河北坊郭客戶乾倉鹽錢 甲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十一

在治財無其道耳又曰在位之人才既不足矣而問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非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人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又曰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惟陛下留神而察之政事大書記曰安石上書於嘉祐亦謂流俗變革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遂止而不敢爲蓋指慶歷而言而安石變法之蘊亦略見於此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十二

特安石受變之說與仲淹同而變之意則與仲淹異耳嗚呼使慶歷之法盡行則熙寧之法不廢使仲淹之言得用則安石之言可塞今仲淹之志不盡行於慶歷安石之學不用於嘉祐而乃盡用于熙寧世道升降之機議者又於此 十一月癸酉命翰林學士韓絳諫官陳旭御史呂景初同三司詳定省減冗費初樞密副使張昇請罷民間科率及營造不急之務其諸場庫務物之闕供者令所在以官錢收市之於是置省減司於三司自是多所裁損云 是日遼主行再生禮及柴冊禮宴羣臣於八方殿先是遼主將行大冊禮南院樞密使蕭革曰行大禮備儀物必擇廣地算若黃川三司使劉六符曰不然禮儀國之大體帝王之樂不秀于野今中

京四方之極朝覲各得其所宜中京行之遼主從六符
議戊寅御清風殿受大冊禮大赦吳王耶律仁先徙封
隋王出為南京副元帥以耶律華格舊作他譜之也王
午遼主謁太祖及諸帝宮丙戌祠木葉山禁造玉器

己丑詔罷三司河渠司以御史知雜呂景初領河渠司
事楊佐同判河渠司句當公事孫琳王叔夏知監丞事

江湖上供米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
倉載鹽以歸舟還其郡卒還其家而汴舟詣轉般倉運
米輸京師歲捐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
名曰放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而汴船不涉江路無風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高

波沈溺之患其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
船不復委本路獨發運使專其任文移全并事日蘇夥
有不能檢察則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間操舟者賕諸吏
輒得詣富饒郡市賤賈貴以趨京師目是江汴之舟混
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河路者籍多空
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近歲諸路因循糧
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它路轉漕兵不得息宜
救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歲計如故事於是言利
者多以元說為然詔加元奏會元去不果行既而諸路
綱不集庚寅復下詔切責有司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

明年各造船補卒國本路綱自嘉祐五年汴綱不得復
出江 遼三司使劉六符卒六符有志操能文章遼人

重之 十二月乙巳改異宋史仁宗紀作己巳案是歲

己巳今詔三司每歲上天下歲賦之數自今三歲一會

其虧贏以聞 遼池士庶畜鷹之禁辛亥南院樞密使

楚王蕭革復為北院樞密使 翰林院學士韓絳言中

書門下宰相所職而以它官判省名不相稱宜更定其

制依周禮唐六典為一書詔翰林學士胡宿知制誥劉

敞詳定以聞敞等條列刊正裁損申明十事後不果行

辛酉詔年七十而居官犯事或以不治為所屬體量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圭

若衝替而未致仕者要推恩子孫 閏月丁卯朔詔
嘗為中書樞密院諸司吏人及技術官職無得任提點
刑獄及知州軍自軍班出至正任者方得知遷要州軍
己巳遼賜皇太叔重元金券會皇子潛生重元妻入
賀以豔冶自矜皇后素端重見之弗喜戒曰為大家婦
何必如此重元妻歸告重元曰汝是聖宗兒乃使人以
哈屯舊作可加我汝若有志當答此婢重元子尼嚕古
素有異志故婦言如此 先是朝議以科舉既數則高
第之人倍眾其擢任恩典宜損於故詔中書門下裁之
丁丑詔自今制科入第三等與進士第一除大理評事

簽署兩使幕職官事代還升通判再任滿試館職制科
入第四等與進士第二第三除兩使幕職官代還改次
等京官制科入第五等與進士第四第五除試術知縣
代還遷兩使幕職官鎮廳人視此自是驟顯者鮮而所
得人才及其風迹比舊亦寢衰 己卯詔明年正旦口
會其自丁亥避正殿減常膳致異宋史紀載此詔於庚辰今從長編知制
誥劉敞言三代之典日會無預避之事先王制禮過之
者猶不及其制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
漢唐素服寢兵卻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
朔之辰未有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乞詳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六

求舊典折衷於禮 己丑詔中書五房編總例從韓琦
請也 是歲應天府失入平民死罪未決通判孫世寧
辨正之吏當坐法知府劉沆縱弗治提點刑獄韓宗彥
往按舉沆復沮止之宗彥疏于朝卒抵吏罪宗彥綱之
子也
四年遼清寧五年春正月丙申朔日有會之致異遼史不載是年日會契丹
國志與遺官祭社帝避殿不視朝知制誥劉敞言臣前
論先期避殿不中古典未蒙省察今又聞遣官祭社稽
之於經亦未見此禮蓋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
日會則伐鼓于社所以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

是屈天子之禮從諸侯之制抑陽扶陰降尊貶重非承
天戒尊朝廷之意也右正言吳及言日會者陰陽之戒
在人事之失陛下淵默臨朝陰邪未能盡屏左右親倖
騎縱亡節將帥非其人爲外所輕此其失也因言孫河
在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麗籍前在并州輕動寡謀
輒興堡寨屈野之冊爲國澆恥河卒坐廢 丁酉羣臣
表請御殿復常膳三請乃許 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飢
寒死道路甚眾詔遣官分行京城賑恤知開封府歐陽
修請罷上元放燈從之壬寅賜在京諸軍班特支錢因
賑恤而兼及於諸軍也 三司使張方平上所編驛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七

則例三卷賜名曰嘉祐驛令 甲辰翰林學士胡宿權
知貢舉 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管句太學胡瑗病不
能朝戊午授太常博士致仕歸海陵諸生與朝士相餞
東門外時以爲榮及卒詔賻其家集賢校理錢公輔率
太學諸生百餘人卽佛舍爲位哭又自陳師喪給假二
日 始命韓絳陳旭呂景初卽三司置局議弛茶禁三
司言宜約至和後一歲之數以所得息錢均賦茶民恣
其買賣所在收算請遣官詢察利害以聞詔遣司封員
外郎王靖等分行六路及還皆言如三司議便二月己
巳下詔弛茶禁初所遣官既議弛禁因以三司歲課均

賦茶戶凡為緡錢六十八萬有奇使歲輸縣官比輸茶時其出幾倍朝廷難之為損其半歲輸緡錢三十三萬八千有奇謂之租錢與諸路本錢悉儲以待邊糴自是唯臘茶禁如舊餘茶肆行天下矣 乙亥詔三司以天下廣惠倉隸司農寺遂州選幕職曹官各一人專監之每歲十月別差官檢視老弱病不能自給之人緡定姓名自次月一日給米一升幼者半升每三日一給至明年二月止有餘即量縣大小而均給之 丁丑置館閣編定書籍官以祕閣校理蔡抗陳襄集賢校理蘇頌館閣校勘陳繹分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書而編定之抗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六

挺之兄頌紳之子繹開封人也初祕閣校理吳及言近年用內臣監館閣書庫偕出書籍亡失已多又簡編脫略書吏補寫不精非國家崇尚儒學之意請選館職三兩人分館閣人吏編寫書籍其私偕出與偕之者竝以法坐之仍請求訪所遺之書乃命抗等仍不兼它局二年一代別用黃紙印寫元本以防蠹敗 庚寅詔禮部貢院進士曾經御試五舉諸科六舉進士省試六舉諸科七舉年五十以上者具名以聞癸巳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及明經諸科及特奏名進士諸科 交趾寇欽州 三月戊戌命翰林學士韓絳權知開封府陳

旭天章閣待制唐介與三司減定民間科率以聞 己亥以三司使張方平為端明殿學士知陳州先是京城富民劉侏衡開酒場負官麴錢百餘萬三司遣吏督之侏衡賣產以償方平因買其邸舍侏衡得錢即輸官不復入家會侏衡姑訟侏衡非劉氏子壞劉氏產下吏按驗具對以實御史中丞包拯遂劾方平乘勢賤買所監臨富民邸舍不可處大位故命出守尋改知應天府以端明殿學士宋祁為三司使 丁未賜進士鉛山劉輝等一百三十人及第三十二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七十六人及第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六十五人同出身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九

及諸州文學長史授官如三年閏十二月丁丑詔書案宋本紀云賜進士諸科及第同出身三百二十九人今從長編 己未以三司使宋祁為端明殿學士知鄭州權御史中丞包拯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先是右司諫吳及言祁在定州不治縱家人貸公使錢數千緡及在蜀奢侈過度而拯亦言祁在益部多游宴且其兄庠方執政不可任三司論之不已庠因乞除祁外官故命祁出守而拯代居其位翰林學士歐陽修言近除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外議諠然以為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堅讓以避嫌疑而數日之間拯已受命是可惜也拯天

委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嫌疑之迹常人皆知拯豈獨不思哉拯在臺日嘗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方平由此罷去以宋祁代之又聞拯彈祁過失祁亦因此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謂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嫌疑者也疏奏拯卽家避命不許久之乃就職 初王禹偁奏天下僧尼日增月益不可卒去宜詔天下州軍凡僧百人得歲度弟子一人久而自消之勢也詔從之至和初陳執中執政因乾元節聽僧五十人度弟子一人既而言者以爲不可復行舊制賈昌朝在北京奏京師僧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寺

河北二十餘所常伏銳兵矣議下河北路帥臣等時大名府李昭亮定州龐籍真定府錢明逸高陽關王贊等上議曰唐澤潞畱後李抱真籍戶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罰三年皆善射舉部內得勁卒二萬既無廩費府庫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效而或者謂民兵祇可城守難備戰陳誠非通論但當無事時優分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內亦搖動眾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年間武藝稍精漸習行陳遇有警得將臣如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七 主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遷上卷第五十八 魏屠維大淵獻四月盡上

宋紀五十八

魏屠維大淵獻四月盡上 章因教五月此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嘉祐四年遼清寧五年夏四月戊辰詔諸路提點刑獄朝臣

使臣竝帶兼提舉河渠公事從判都水監吳中復請也

壬申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李淑卒贈尚書右丞淑

詳練朝廷典故凡有沿革帝必咨訪然喜傾誠故屢為

言者所斥訖不得志抑鬱以死 初著作佐郎何昂以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一

皇嗣未立疏請訪唐周苗裔備二王後禮院議唐世數

已遠周室子孫宜授官爵專奉廟享癸酉詔有司取柴

氏譜系推最長一人奉周祀於是封周世宗後柴詠為

崇義公與河南府鄭州合入差遣給公田十頃專管句

陵廟 丙子以天章閣待制何郊同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時封駁職久廢郊上言本朝設此司實代

給事中之職乞準王曾王嗣宗故事凡有詔敕竝由銀

臺司從之 癸未司徒致仕陳執中卒帝幸其第臨奠

贈太師兼侍中禮官韓維議其諡曰皇祐之末天子以

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為上相不能攷正儀

典如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冊位號與宮闈有嫌建

廟用樂踰祖宗舊制閨門之內禮分不明謹案諡法寵

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請諡曰榮靈判太常寺孫

抃等請諡恭判尚書考功楊南仲覆議請諡恭襄詔諡

曰恭維累疏論列以為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乞議執中

正以其不恭因乞罷禮官不報既而帝又為執中篆其

墓碑曰哀忠 己丑後宮董氏生皇第九女旋晉董氏

為貴人 壬辰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

一等徒以下釋之知制誥劉敞言疏決在京繫囚雖恩

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施慶澤恐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二

非令典去年閏月已會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傳稱

民之多幸則於國不幸一歲再赦好人喑啞前世論之

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多作金銀犀象

玉石琥珀瓊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為花果賜予臣下

自宰相臺諫皆受此賜無益之費無名之賞無甚於此

非所以軌物訓儉也望陛下深執恭儉以蒼天賦不宐

行姑息之恩出浮沈之費以墮儉德戊午周氏又生女

又引江氏雜志云公主誕慶三日宰臣以下有金銀

唱犀角檀香象牙錢三舍人獨二權修注得之四待制

獨三講筵得之劉敞何郊不與臺中自獨坐至監祭一

等受賜館中惟吳及正言得之蓋內官懼臺諫也蓋以

劉敞所言為周氏生女而發也案宋史周貴妃生兩公

主下嫁錢景孫郭獻卿嫁錢景孫者即慶壽公主乃仁

宗第十女也適郭獻卿者即寶壽公主乃仁宗第十二女也此時賞賜之濫自因董氏生第九女非周氏生女也長

五月戊戌詔曰君臣同德而過設禁防非朕意也舊制臣僚不許詣執政嘗所薦舉不得為御史其悉除之始用包拯議也 庚子詔入內侍省內臣員多

權罷進養子入內用吳及議也攷異宋會要以為從翰林學士韓絳之奏今從

度支判官祠部員外郎王安石累除館職並辭不受中書門下具以間詔令直集賢院安石上章辭至八

九猶累辭乃拜 王子遣官經界河北牧地餘募民種菽 樞密使禮部侍郎田況暴中風瘖十上章求去丙

辰罷為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三

靈宮 戊午後宮周氏生皇第十女初董氏及周氏有

娠內外皆冀生皇子內侍省多具金帛器皿雜物備賜

予又修潛龍宮潛龍宮者真宗為府尹時解舍也皆生

皇女其賜予之數猶數倍於充國公主出降時 六月

甲子遼主如納葛樂攷異遼史本紀作甲子朔置中塔

遼先一日其時南北各置司天官朔閏不無互異而宋歷較遼為密今依宋朔為準故去朔字 自溫

成之歿後宮得幸者凡十人謂之十閣周氏董氏溫成

之妹皆與焉周董以生皇女進秩諸閣皆求遷改詔中

書出敕誥中書以其無名覆奏罷之求者不已乃皆以

疏曰禮以制情義以奪愛常人之所難惟明哲之主然後能之竊聞諸閣女御以周董育公主御寶白劄並為

才人不自中書出誥而掖廷覬覦遷拜者甚多周董之

遷可矣女御何名而遷乎夫寵幸太過則瀆慢之心生

恩澤不節則無厭之怨起御之不可不以其道也且用

度太煩須索太廣一才人之俸月直中戶百家之賦歲

時賜予不在焉況誥命之出不自有司豈盛時之事邪

恐斜封墨敕復見於今日矣 戊辰光祿卿直祕閣同

判宗正寺趙良規言國家乘百年之運崇七世之靈追

季不為不嚴奉先不為不至然而祭祀之秩舉閒以公

卿而攝行雖神主有合會之名而太祖虛東向之位伏

請講求定儀為一代不刊之典下太常禮院議又詔待

制以上及臺諫官同議禮部尚書王舉正等議曰大禘

之祭所以合昭穆辨尊卑必以受命之祖居東向之位

本朝太祖實為受命之君然僖祖以降四廟在上故每

遇大禘止列昭穆而虛東向魏晉以來亦用此禮今親

享之盛謂宜如舊為便從之 己巳宰臣富弼等請加

尊號曰大仁至治詔不許故事每三歲躬行大禮畢輒

受尊號自康定以來罷之至是執政復舉故事以請知

戒知制誥劉敞言尊號非古也陛下不受徽號已二十

年奈何一旦增虛名而損實德帝曰朕意亦謂當如此

弼等表五上卒不許安愚曲洮舊問以仁宗御尊號為四年孟冬事又以受虛名而損實美為宋景文

子博士傅卞於潛縣令孫洙竝為館閣編校書籍官館

閣編校書籍自此始 丁丑詔諸路轉運司使凡鄰路

鄰州災傷而輒閉糴者以違制坐之後諫官吳及言也

戊寅月倉幾盡已卯放宮人二百一十四人安愚東都事略

作六月辛亥放宮女二百一十四人宋史本紀繫於辛卯書曰互異長編從日記作已卯以為應天變也今仍

之 己丑遠以南院樞密使蕭阿蘇舊作阿蘇今改為北府宰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五

相以樞密副使耶律伊遜為南院樞密使以特里袞扎

拉為遼興軍節度使以魯王色嘉努舊作謝家奴今改為武定

軍節度使以東京畱守吳王特布為西京畱守 秋七

月丙申以太子中允王陶為監察御史裏行初詔中丞

韓絳舉御史而限以資任屢舉不應格於是絳請舉裏

行以陶為之詔可陶辭不受詔彊之乃就職安愚李壽元

年四月中丞韓絳請復置殿中侍御史監察御史裏行詔從之是年五月張宗諒孫河竝為監察御史裏行

歷三年十二月李京包拯又竝為監察御史裏行今實錄云初以陶為裏行恐誤也會要亦同實錄今竝不取

陶傳云時秋青罷樞密為使相陶上言祖宗以來未有軍伍之人在此位者宜著為令使後世復然案青罷樞

密為使相前此矣今不取 丁酉遠以烏廬德呼勒詳袞瑪噲為左

伊勒希巴 甲辰貶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知壽州孫

沔為檢校工部尚書寧國節度副使初臺諫交論沔淫

縱不法事令使者按之得實故貶 丙午出後宮彭城

縣君劉氏於洞真宮為法正虛妙大師賜名道一後又

坐罪削髮為妙法院尼初劉氏在掖廷通請謁為姦御

史中丞韓絳密以聞帝曰非卿言朕不知此後數日有

是命劉氏及黃氏在十閣中尤驕恣於是并黃氏皆出

之 丁未放宮女二百三十六人 甲寅以校書郎致

仕孔昉為國子監直講揚州進士孫侂為試校書郎本

州州學教授皆以近臣薦其行義也兩人卒辭不受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六

有御營卒桑達等數十人酗酒鬪呼指斥乘輿有司不

之覺皇城使以旨捕送開封府推鞠案成桑達市糾察

刑獄劉敞移府問所以不經審訊之由府報曰近例凡

聖旨中書門下樞密院所鞠獄皆不慮問敞曰此豈可

行邪遂奏請自今一準定格樞密使以開封府有例不

復論可否進呈報敞爭之曰先帝仁聖欽恤以京師刑

獄最嚴故建糾察一司澄審真偽今乃曲忤聖旨中書

門下樞密院所鞠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審

刑罰而適足啓府縣弛慢獄吏侵侮罪人銜冤不得告

訴之弊又舊法不許用例破條今於刑獄至重而廢條

用例此臣所不諭也帝乃以啟章下開封令著為令
帝始欲於景靈宮建郭皇后影殿禮官言其不可遂寢
之既而翰林侍講學士楊安國請建影殿於洪福院禮
官言影殿非古若謂郭皇后本無大過今既牽復位號
則宜賜謚冊祔於后廟以正典禮八月甲戌知制誥劉
敞言伏聞禮官倡議欲祔郭氏於廟臣竊惑之昔春秋
之義夫人不薨于寢不赴于同不反哭于廟則不言夫
人不稱小君徒以禮不足故名號闕然則名與禮非
同物也名號存而禮不足因不敢正其稱况敢正其儀
者乎郭后之廢雖云無大罪然亦既廢矣及其追復也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七

許其號而不許其禮且二十餘年一旦欲以嫡后之儀
致之于廟然則郭后之殂也為薨于寢乎赴于同乎反
哭于廟乎羣臣百姓亦嘗以母之義為之齊衰乎恐其
未安于春秋也春秋夫人於彼三者一不備則不正其
稱郭氏於三者無一焉而欲正其禮恐未安於義也祔
於太廟用致夫人蓋謂致者不宐致也不宐致者以其
不薨於寢不祔於姑也古者不二嫡則萬世之後宗廟
之禮豈臣子所當擅輕重哉謹案景祐詔書本不許郭
氏祔廟義已決矣無為復紛紛以亂大禮議者或謂既
復其號不得不異其禮譬公卿大臣坐非辜而貶者苟明

其非辜則復用之豈得遂不使為大臣夫臣之與妻其
義雖均然逐臣可以復歸故妻不可復合臣罷而妻一
也故春秋公孫嬰齊卒于狸服君曰吾固許之反為大
夫此逐臣可以復歸也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夫無
逆出妻之喪而為之者此放妻不可復合也今追祔郭
氏得無近於此乎乞令諸儒博議以求折衷於禮詔下
學士院詳定（攷異李燾曰據蘇頌所作孫抃行狀則借
議祔后廟乃抃也又據汪藻所編詔有蘇
頌傳頌實倡議者頌以至和元年十
一月同知禮院頌行狀是會肇作）乙亥御崇政殿
策試應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明州觀察推官陳舜俞
賢良方正直言極諫旌德縣尉錢藻汪輔之舜俞藻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八

對策並入第四等授舜俞著作佐郎簽署忠正軍節度
判官事藻試校書郎無為軍判官輔之亦入等監察御
史裏行沈起言其無行罷之輔之躁忿因以書請讓富
弼曰公為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弼不能荅舜俞
烏程人藻鏐五世孫也 庚辰詔學士院趣上郭皇后
祔廟議先是禮官祥符張洞駁劉敞議曰郭氏正位中
宮無大過惡陛下閱其偶失謙恭旋復位號位號既復
則謚冊祔廟安得並停况引春秋祔于太廟用致夫人
之例據左氏則哀姜之惡所不忍道攷二傳之說復有
非嫡之辭以此證本廟之事恐非其當若曰不薨于寢

不赴于同不耐于姑則郭后之歿不得其所貴當歸于朝廷死者何罪儻以杞伯來逆叔姬之喪質之譏其既棄而復逆則天子之后萬方兆姓之母非有極惡又可棄之手既追復曰皇后可絕其祭享乎議者欲用後漢東晉故事或祭於陵寢或築宮於外稽攷二史皆稱曰母后況之于今亦未見其合也惟唐初立別廟遇禘祫則奉以入享於義為允敝復奏曰臣前奏最要切者以為人君無二嫡恐萬世之後禮分不明也洞既不以此為辨若不幸朝廷過聽之是雖自以能許上起廢為功而猶且陰偏母后妄瀆禮典臣以為非臣子之義乞并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九

下臣章令兩制詳議洞復疏難敝說其後學士院卒不上議 癸未賜殿中丞致仕龍昌期五品服絹百匹昌期陵州人上所著書百餘卷詔下兩制看詳兩制言昌期詭誕穿鑿指周公為大姦不可以訓乞令益州毀棄所刻版本昌期年幾九十詣闕自辯文彥博少從昌期學因力薦之故有是賜翰林學士歐陽修知制誥劉敞等劾昌期異端害道當伏少正卯之誅不宜推獎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何郊亦封還詔書乃追奪昌期所賜造歸 先是禮官張洞韓維言國朝每遇禘祫奉別廟四后之主合食太廟據唐郊祀志載禘祫祝

文自獻祖至肅宗凡十一帝所配皆一后其間惟睿宗二后蓋昭成明皇之母也續曲臺禮有別廟皇后合食之文蓋未有本室遇禘饗即祫於祖姑之下所以大順中以三太后配列禘祭博士商盈孫按異殷盈孫唐時博士也宋人章疏遜諱改殷為商以誤認曲臺禮意當時不能改正議者譏其非禮臣等伏思母室既有定配則餘后於禮不當升祫遂從別廟之祭而禘祫之日復來參列與郊祀志曲臺禮相戾今親行盛禮義當革正其皇后廟伏請依奉慈廟例遣官致祭詔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承旨孫抃學士胡宿侍讀學士李昭述侍講學士向傳式知制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

誥劉敞王疇天章閣待制何郊等議曰春秋傳曰大禘者何合祭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會于太祖是以國朝事宗廟百有餘年至禘之日別廟后主皆升合會遵用以為典制非無據也大中祥符五年已曾定議于時禮官著酌中之論而先帝有恭依之詔且行之已久祝嘏宗史既守以為常一旦輕議損益恐神靈不安亦未必當先帝意也宗廟之禮至尊至重苟未能盡祖宗之意則莫若守其舊禮臣等以謂如其故便翰林學士歐陽修吳奎樞密直學士陳旭包拯權御史中丞韓絳知制誥范鎮天章閣待制錢象先唐介盧士宗議曰古者宗

廟之制皆一帝一后後世有以子貴者始著並祔之文其不當祔者則又有別廟之祭本朝祔祫乃以別廟之后列於配后之下非惟於古無文於今爲不可者又有四焉淑德皇后太宗之元配也列於元德之下章懷皇后眞宗之元配也列於章懿之下其位序先後不倫一也升祔之后統以帝樂別廟諸后則以本室樂章自隨二也升祔之后同牢而祭牲器祝冊亦統於帝別廟諸后乃從專饗三也升祔之后聯席而坐別廟諸后位乃相絕四也章獻章懿在奉慈廟每遇禘祫本廟致饗最爲得禮若四后各祭於其廟則其尊自申而於禮無失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一

議者以爲行之已久而重於改作則是失禮之舉無復是正也臣等請從禮官議久之不能決劉敞又獨上奏言羣臣不務推原春秋之法而獨引後儒疑似之說欲擠隔四后使永不得合會臣竊懼之夫宗廟之禮神靈之位豈可使數有後悔哉丁亥詔孝惠孝章淑德章懷皇后祫享且依舊須大禮畢別加討論致思李燾曰劉敞作劉敞行狀云初上春秋高朝議或有恐勞上拜起者而禮官承旨遂逆此議上微聞之又得敞奏謂近臣曰朕初謂禮官當然苟以拜起爲煩吾猶能之何憚也案建此議者張洞韓維等必不然敞係議郭后祔廟事與洞有隙敞云爾以遂洞也今自郭祫均稅之法罷論者謂朝廷徒卽一時之勞而失經遠之慮至皇祐中天下墾田視景德增四

十一萬七千餘頃而歲入九穀乃減七十一萬八千餘石蓋田賦不均其弊如此其後田京知滄州均無楮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歲增賦穀帛之類而滄州之民不以爲便詔諭如舊是日復遣職方員外郎孫琳都官員外郎林之純屯田員外郎席汝言成部員外郎李鳳祕書丞高本分往諸路均田本獨以爲田稅之制其廢已久不可復均總均數郡田而止致思李燾曰實兩成今從會要及司馬光記開案會要云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與記開所書已相合也九月甲午以權發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澶淵張田知蘄州田初爲廣信軍通判夏竦與楊懷敏建議增廣信等七州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二

軍塘水詔田聚議田獨曰塘水不足以禦邊而壞民良田浸人家墓非便奏疏極言之坐徙通判均州又責監鄧州稅久之復通判冀州中官張宗禮迎邊使過郡使酒掃班三司使包拯薦田攝其屬執政難之田乃貽富弼書數其過失五事曰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今爲元宰而舉措如此甚可惜也拯由是得請田因建議郊賚非古也軍賞或不可遽廢願自執政以下小損之章五上諫官唐介劾田內挾姦心外夸敢言陰附宗室宦官不敢裁減而刻剝其餘使國家虧恩傷體乞加貶黜故

有是命 丙午詔帶閤門祇候使臣內殿崇班以上太子率府率及正刺史以上遭父母喪及嫡子孫承重者並聽解官行服其元係軍班出職及見管軍若路分部署鈐轄都監極邊知州軍縣城寨主都監同巡檢並給假百日追起之供奉官以下仍舊制願行服者聽宗室解官給全俸先是判三班院韓縝言今武臣遭父母喪不解官行服非通制下臺諫官詳定而具為令 戊申提點廣南西路刑獄李師中言知邕州蕭注欲伐交趾知宐州張師正欲取安化軍恐遠人間之不自安請戒注等毋得生事從之注在邕州久陰以利陷廣源諸蠻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三

密繕兵甲乃奏曰交趾外奉朝供中包禍心臣今盡得其腹心周知要害之地此時不取它日為患不細願得馳至闕下面陳方略論者以注為國生事不省 甲寅以戶部郎中張瓌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使事瓌再上疏乞毀溫成廟皆不報 史館修撰歐陽修言史書宜藏之有司往時李淑以本朝正史進入禁中而焚其草今史院但守空司而已乞詔龍圖閣別寫一本下編修院備檢閱故事從之 丙辰降禮部郎中分司南京呂溱為兵部員外郎以前責尚輕也初陝西用兵朝廷多假借邊帥及孫沔與溱相繼得罪自是守帥之權益微

詔享景靈宮太廟習儀自今並於尚書省先是集賢校理邵必言周官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禘祠肆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肆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挹奠則虛齋樂舉祝敵舞備行緩慢褻神靈莫斯為甚宜移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從之 冬十月壬戌朔遼主如南京祭興宗於嘉寧殿 甲子百官赴尚書省習儀尚書省門庭迫狹僕馬壅塞自宰相親王以下至日昃不能出 壬申朝饗景靈宮長編引實錄云車輅入景靈宮雪驟作及出行禮雪乃止明日五鼓有黃雲捧月江休復云給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乘主露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服手執笏者揚然擯袖 癸酉大裕子太廟大赦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四

以益州為成都府并州為太原府始中書進擬赦書條目極多專務惠澤及民既宣赦畢咸稱前後赦恩未嘗如此也韓琦之在太原也乞復并州為節鎮翰林學士胡宿以為商為宋星參為晉星國家受命始於商邱又京師當宋分野而并為晉地參商仇讎之星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自宋興并最後服太宗削之不使列於鎮幾八十年宜如舊制帝是宿議及琦秉政因給享赦書卒復之宿又以為言不報 戊寅文武百官並以給饗赦書加恩始百官致齋朝堂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左丞李昭述暴得疾與歸遣醫診視存問甚厚是日卒贈禮

部尚書諡恪方李氏居城北崇慶里凡七世不異爨土大夫多推之至昭述稍封殖與從子不相中家法頗衰十一月乙未命天章閣待制兼侍讀錢象先廬士宗右司諫吳及定奪該恩敘雪人自後母降赦即命官定奪事蓋始此 己亥以河南處士邵雍為將作監主簿本府以遺逸薦故有是命後再命為潁州團練推官皆辭疾不起 庚子汝南郡王允讓薨王性至孝母楚國太夫人感寒疾方盛暑猶處密室欲鑿牖為明恐匠氏弗謹以斤斲驚夫人因自撤牖始庀工及喪過自哀毀帝親臨奠賻白金三千兩王伏泣曰親喪受重賜是子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五

終不能以己力辦喪而負誠孝也固辭葬日徒跣攀柩行十餘里帝聞亟詔就乘再三始奉詔王始病帝憂見干色敕醫診療日問疾增損既臨奠詔特屏桃茆被滌以示親厚賻卹加等罷朝五日贈太尉中書令追封濮王諡安懿王天資渾厚內仁而外莊雖左右未嘗見喜愠之色為大宗正二十年宗族懷其恩而畏其嚴重是月賜果州草澤何羣號安逸處士益州草澤章營號冲邊處士以轉運使言其有行義也羣西充人嘗遊太學石介語諸生日羣日思為仁義而已不知饑寒之切已也嘗上書請復鄉里舉選而罷詩賦兩制詘其議遂

歸不復舉進士營雙流人長於易太元嘗以薦授本州教授辭不拜 遼禁民私獵 十二月壬戌朔遂以北院林牙瑪陸舊作馬為右伊勒希巴參知政事吳湛以弟洵冒入仕籍削籍為民 初右諫議大夫周湛知襄州襄人不用陶瓦率為竹屋歲久侵據官道簷廡相逼故火數為害湛至度其所侵悉毀撤之自是無火患然豪姓不侵提點刑獄李穆奏湛所毀撤民屋老幼失業乞特行責降或令致仕詔轉運司察實甲子徙湛知相州右司諫吳及言湛不宜被責穆聽讒言為權豪報怨明年六月湛卒于相州致墨長編引湛附傳云轉運使陳希亮言湛為民息災不為擾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六

與正傳不同 已卯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王今從正傳舉正為太子少傅致仕 宰相富弼自給享禮成以母老累章求退帝不許仍斷來章弼又上劄子一畱中一封還又稱疾臥家帝遣中使召出之乃復視事 知制誥劉敞言伏見故事諸議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品秩頃來士大夫存有除命不問高下例輒累讓雖有出於至誠恬於勢利者然亦已逾典制若習俗逐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偽采名要上迷眾要以此為進取之捷徑奔競之視策甚可惡也臣言似迂而慮實遠望賜裁察時士大夫稍矜虛名每得官輒讓或四五讓以

至七八天子常優容之下至布衣陳烈等初除官亦讓賜之粟帛亦讓故敝有此疏 是歲遠放進士梁援等一百一十五人

五年遼清寧六年春正月辛卯朔白虹貫日 己亥錄劉繼

元後 乙卯省御書院并翰林圖畫待詔以下額外所

增員 是月鑿二股河自李仲昌貶河事久無議者河

北都轉運使韓贄言四界首古大河所經宜浚二股渠

分河流入金赤河可以行決溢之患朝廷如其策役三

千人幾月而成未幾又并五股河浚之 有大星墜西

南光燭地有聲如雷占者曰天狗同知諫院范師道言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七

天狗所下為破軍殺將宜擇將帥訓練士卒詔天下預

為備禦 二月壬戌錄繫囚 丙寅禮部貢院請增江

浙福建川廣諸州軍解額凡一百三十五人從之 戊

辰以太常丞監察御史裏行王陶為右正言諫院供職

帝自服丹藥寡於言語羣臣奏事領之而已陶言王者

之言羣臣皆稟受以施於天下者也今政事無小大皆

決於中書樞密陛下無所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又

言皇嗣未立宜擇宗子昭穆同者育之以同列志趨不

合數請監靈仙觀不許 三月壬辰詔禮部貢舉 癸

巳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侍中

知制誥張瓌草詞詆沆其子館閣校勘瑾訴於朝帝為改命詞臣其家不敢請諡帝又為作挽辭且築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然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

持之故雖以高科仕其進用多由此 乙未歲星晝見

戊戌詔流內銓自今歸明人年二十五以上聽注官

丙午詔廣南東西路攝官處皆荒遠炎瘴之地而月

俸不足以自給其月增錢千五百 初御史中丞韓絳

言諸路災傷朝廷雖行賑恤而監司親民官未盡究心

致民之流徙者眾壬子下詔訓敕 甲寅詔登州改配

沙門寨罪人三十二人於諸州牢城 自詔弛茶禁論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六

者復言不便知制誥劉敞翰林學士歐陽修頗論其事

敞疏云朝廷變要茶法由東南來者要言不便大要謂

先時百姓之摘山者受錢於官而今也顧使之納錢於

官受納之間利害百倍先時百姓冒法販茶者被罰可

今悉均賦於民賦不時入刑亦及之是良民代冒法者

受罪子子孫孫未見其已先時大商富賈為國賈遷而

州郡收其稅今大商富賈不行則稅額不登且乏國用

望朝廷因臣言求優國惠民之策修疏云臣聞議者謂

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

利也然而為害者五焉民舊納茶稅今變租錢一害也

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絕不通行二害也茶稅不登頓虧
國用三害也往時官茶容民入糴故茶多而賤今民自
買賣須用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四害也河北和糴
實要見錢不惟商旅得錢艱於移用兼自京師歲歲輦
錢於河北理必不能五害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乞除
前令許人獻說詳定精當庶不失祖宗舊制不聽 遼
主如鴛鴦樂 夏四月庚申權同判尚書刑部李從言
刑部一歲中殺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殺夫殺妻殺妻之
父母凡百四十劫盜九百七十夫風俗之薄無甚於骨
肉相殘衣倉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眾豈刑罰不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九

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願令刑部類天下
所斷大辟罪歲上廟廷以助觀省從之 己卯命度支
判官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安石
以入館才數月館中先進甚多不當超處其右固辭以
程戡與宋庠不合數爭議帝前臺諫以為言帝不悅股
中侍御史呂誨復論戡結貴倖癸未乃罷戡為翰林學
士承旨兼侍讀學士以禮部侍郎知制誥孫抃為樞密
副使 甲申降右司諫祕閣校理吳及為工部員外郎
知廬州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沈起落裏行通判越
州初諫官陳旭建議裁節班行補授之法下兩制臺諫

官集議已定彙及與起輒增注與軍國磁湖鐵冶仍舊
與班行主磁湖鐵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
等劾及等職在臺諫而為程氏經營占錮恩澤乞詔問
其狀及等引伏故并黜之 丙戌命權三司使包拯右
諫議大夫呂居簡戶部副使吳中復同詳定均稅 五
月戊子朔京師民疫選醫給藥 遼監修國史耶律白
請編遼主所製詩賦命白為序遼主好吟咏其後知制
誥耶律良又編御製詩文曰清寧集遼主命良詩為嘉
會集親製序賜之 己丑京師地震 西上閣門使英
州刺史郭諮獻所造拒馬車諮嘗知潞州言懷保二郡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十

秀山可以植稻定武唐河抵瀛莫閒可興水田又作鹿
角車陷馬槍請廣獨轅弩於它道詔諮置弩諮又言頃
因北使得觀幽燕方不及三百里無十萬人一年之費
若以術制之使舉不得利居無以給不踰數年必棄幽
州而遁臣慶歷初經畫河北大水界斷敵疆乃其術也
臣所制車弩可以破堅甲制奔衝若多設之助以大水
取幽薊如撲囊中物耳會三司議均田租召還諮陳均
括之法四十條復上平燕議曰自瓦橋至古北口地狹
民少自古北口至中京屬奚契丹自中京至慶州道旁
穰七百餘家蓋契丹疆土雖廣人馬至少儻或南牧必

率高麗渤海達達黑水女真室韋等國會戰其來既遠其糧匱乏臣間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用兵之善計又間得敵自至者勝先據便地者佚以臣所見請舉慶歷之策合眾河於塘泊北界以限戎馬然後以景德故事頓兵自守步卒二十萬騎卒三萬彊壯三萬歲計糧餉百八十三萬六千斛及旁河郡邑可由水運以給保州應援以拒馬車三千陷馬槍千五百獨轅弩三萬分選五將臣可以備其一來則戰去則勿追幽州糧儲既少屬國兵不可久留不半年間當遁沙漠則進兵斷古北口若松亭關傳檄幽薊燕南自定帝壯其言詔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三

置獨轅弩二萬尋命諮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及揀內軍器庫兵仗下南北作坊以完軍器 貴人董氏生皇第十一女庚寅進位美人固辭乞贈父官一級如其請甲午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龐籍為太子太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省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上意方厚奈何堅求欲去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然後去豈得為知足哉遂歸臥於家前後凡七上表乃許之仍詔籍出入如二府儀 丁酉詔三司置寬郵民力司 己亥以潁州進士常秩為試將作監主簿本州州學教授翰林學士胡宿等言其文行稱

於鄉里故也秩臨汝人嘗舉進士不中退居二十餘年尤長於春秋斥孫復所學為不近人情著講解數十篇已酉以王安石為三司度支判官 遼主駐納葛濼乙卯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八

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八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宋紀五十九 起上章開教六月盡重光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

帝

嘉祐五年 遼清寧六年 六月戊午朔遼以東北路女直詳袞

舊作詳 呆嘉努 舊作高家 為特里袞 舊作揚 壬戌遼

遣使錄囚 乙丑詔戒上封告訐人罪或言赦前事及

言官事彈劾小過不關政體者時殿中侍御史呂誨言

故事臺諫官許風聞言事者蓋欲廣其采納以補朝廷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闕失比來中外臣僚多告訐人罪既非職分實亦侵官

甚者詆斥平素之缺暴揚醜味之事刻薄之態浸以成

風請懲革之故下是詔 丙寅命天章閣待制張揆同

詳定均稅 遼中京置國子監命以時祭先聖先師

壬申詔禮部貢院內外鎖廳并親戚舉人並同列試解

十分之一如不及十人亦許解一名四人以下送鄰路

聚試 乙亥遣官分行天下訪寬卹民力事 政異張末

日韓魏公當國遣使出諸道以寬卹民力為名既行魏

公大梅之每見外來賓客必問寬卹使者不擾郡縣否

意恐詔使擾民重不安也無幾 癸未遼以隋王耶律

仁先復為北院大王先是仁先嘗為北院大王有惠政

及是民歡迎數百里如見父母 甲申三司減省冗費

所言比歲內人請俸倍多乞酌天聖初嬪御以下人數

著為定額從之 秋七月辛卯詔分京西為二路以許

陳鄭滑孟蔡汝潁信陽九州軍隸北路鄧襄隨房金唐

均鄧光化九州軍隸南路各置安撫使以許鄧二州守

臣兼之其河南府即不隸所部 癸巳邕州言交趾

甲峒蠻合兵寇邕都巡檢宋士堯拒戰死之詔發諸州

兵討捕 甲午以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唐介知荆南從

介請也救過門下知封駁事何鄭封還之言介為諫官

有補朝廷不當出外詔介復知諫院如故 戊戌翰林

續資治通鑑卷五十九

學士歐陽修等上所修唐書二百五十卷刊修及編修

官皆進秩或加職仍賜器幣有差 著作佐郎劉義安

為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安撰記多識尤長

於星歷數術其言多驗 時生齒益蕃田野加闢獨京

西唐鄧開尚多曠土唐州開田尤多或請徙戶實之或

請以卒屯田或請廢州為縣知州事比部員外郎趙尚

寬言土曠可益墾闢民稀可益招徠而州不可廢乃案

圖記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大三陂一大渠皆溉田

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

來者雲集尚寬復請以荒田計日授之及貸民官錢買

牛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戶萬餘監司上其狀二司使包拯亦以為言丙午詔畱再任及異仁宗實錄及本傳治平元年正月尚

寬再任今 庚戌詔曰朕樂與士大夫博德明義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趨弗率朕旨或為危言詭行務以警眾取譽罔上而邀寵論事之官投袂隱微無忠恕長厚之風託迹於公而原其本心實以合黨圖私甚可惡也中書門下其采端實之士明進諸朝察辨矯激巧偽者加放黜焉御史中丞趙槩言比年以來搢紳之論多險刻競浮空行戒救之故降是詔 王子命翰林學士吳奎戶部副使吳中復度支判官王安石右正言王陶同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三

度牧馬利害以問時馬政因循不舉言者以為當有變革也 八月丁巳朔以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程戡為宣徽南院使判延州殿中侍御史呂誨言戡才微識闇外厚中險交結權貴因緣進擢徇私罔上怙勢作威況年逾七十自當還政近罷樞府既以匪能復委帥權曷由勝任且本朝故事宣徽使非戚勳未嘗除拜乞追寢戡恩命知雜御史范思道等相繼論列訖不從 以度支判官金部員外郎薛向權陝西轉運使兼制置解鹽使范祥既卒故以向代之時西夏青鹽盜販甚賤而官賣解鹽價高鹽以故不售向至始減價以抑之鹽池歲

調哇夫數千種鹽而鹽支十年未售向奏損其數當時便之 甲子以眉州進士蘇洵為試校書郎洵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舉進士茂才異等不中悉焚其常所為文閉戶益讀書遂通六經百家之說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權書衡論機策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善之召試舍人院以疾辭本路轉運使趙抃等薦其行義修又言洵既不自就試乞除一官故有是命 壬申詔曰國初承五代之後簡編散落三館聚書纔萬卷其後平定列國亦嘗分遣使者屢下詔令訪募異本校定篇目聽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四

政之暇無廢覽觀然比開元遺逸尙眾宜加購賞以廣獻書中外士庶竝許上館閣圖書每卷支絹一匹五百卷與文資官 相度牧馬利害所吳奎等上言今陝西馬價多出解鹽三司所支銀絹許於陝西轉運使易錢權轉運副使薛向既掌解鹽陝西財賦可悉委之移用仍俾擇空地置監而葺養之蓋得西方不失其土性一利也因未嘗耕墾之地無傷於民二利也因向之才使久其在而經制之三利也帝可其奏甲申命向專領本路監牧及買馬事仍規度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同州沙苑監鳳翔府牧地使臣竝委向保薦以問歐陽修言

唐之牧地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內則岐幽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以今攷之或陷沒蕃戎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河東嵐石之閒荒山甚多及汾河之側艸地亦廣其閒艸飲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述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尙冀可得臣往年奉使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漢峻水艸甚佳地勢高寒必宜馬性又京西路唐汝之閒荒地亦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使遣官審度若可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尋可廢罷下其奏相度牧馬所奎等請如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五

修奏乃詔選官分詣河北河南諸監案牧地肥瘠頃畝俟得實數卽遣官二人案視其陝西估馬司仍委向規度以問向乃上言秦州券馬至京師計所值并道路之費一馬當錢數萬然所入止中雜支於上等良馬固不可得請於原渭州德順軍置場收市以解鹽交引募蕃商廣售良馬八千三千給緣邊軍騎五千入羣牧司詔從之 乙酉罷諸同提點刑獄使臣置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成都梓利夔路轉運判官先是同提點刑獄使臣或有竊公用銀器及樂倡首飾者議者因言使臣多不習法令民事不可爲監司故罷之十一

路舊止一轉運使至是各增置判官以三年爲一任九月丁亥朔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爲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初臺諫劾敞行呂溱責官制詞不直又前議郭后祔廟嘗云上之廢后慮在宗廟社稷不得不然是欲導人主廢后也章十數上敞不自安會永興闕守遂請行詔從之 己丑太白晝見 丙申命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呂公弼同詳定均稅 辛丑詔齊登密華邠耀鄜絳潤葵海宿饒欽吉建汀潮十八州並煩劇之地自今令中書選人爲知州其知潮州委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同保薦之 翰林侍講學士給事中楊安國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六

卒贈禮部侍郎安國講說一以注疏爲主在經筵二十七年帝稱其行義淳質以比先朝崔遵度 駙馬都尉安州觀察使李瑋與公主不協而瑋所生母又忤主意主夜開皇城門入訴禁中瑋惶恐自劾庚戌降瑋爲和州防禦使仍與外任明日免降官止罰銅三千斤雷京師 癸丑右正言王陶言漢光武出獵夜還上東門候郵惟拒關不納光武從中東門入明日賞郵惟而貶中東門候魏武之子臨滿侯植開司馬門晝出魏武怒公車令坐死今公主夜歸未辨眞僞輒復通奏開門納之直徹禁中略無機防其所歷皇城宮殿內外監門使臣

請竝送劾開封府知諫院唐介殿中侍御史呂誨等亦
以為言皆不報 冬十月丙辰朔詔自今因奏舉改官
及升差遣其所舉人各犯枉法自盜而會赦不原者舉
主亦毋得以赦論 庚申兗國公主宅都監梁全一等
竝置遠小處監當梁懷吉配西京洒掃班自今勿置都
監別選內臣四人在宅句當入位祇候竝不得與駙馬
都尉接坐時臺諫官皆言主第內臣數多且有不自謹
者帝不欲深究其罪但貶逐之因省員更制 甲子遼
主駐薄絲淀 十一月丁亥以均州防禦使李珣為相
州觀察使單州團練使劉永平為齊州防禦使知制誥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七

楊暉封還珣永平詞頭因言祖宗故事郭進戍西山董
遵誨姚內斌守環慶與彊寇對壘各十餘年未嘗轉官
移鎮重名器也今珣等無尺寸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
非祖宗法不報詔它舍人草制而范鎮言朝廷如以楊
暉之言為是當罷珣等所遷官儻以為非乞復令暉命
詞不許既而鎮復有論列遂罷之 戊子錄故陝西置
解鹽使度支員外郎范祥孫景為郊社齋郎子太廟室
長褒候服闋與堂除差遣權三司使包拯言詳建議通
陝西鹽法行之十年歲減權貨務緡錢四百萬其勞可
錄故有是命 辛丑樞密使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宋庠

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殿中侍御史
呂誨等論庠外寬內忌近者李璋家事猥陳均州繆側
欲陷璋淡罪阿公主意賴上明察不行其言且結交內
臣王保寧陰求援助昨除御藥院供奉四人遙領團練
使刺史保寧乃其一也三班院吏授官隔過年限略不
懲誠御前忠佐年當揀選乃復姑息其徇私罔公率如
此章凡四上右司諫趙抃亦論庠不才詔從優禮罷之
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會公亮依前官充樞密使樞密
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昇禮部侍郎孫抃並參知政事翰
林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歐陽修樞密直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八

士右諫議大夫陳旭御史中丞趙鼎並為樞密副使仍
以槩為禮部侍郎 詔自今臣僚之家毋得陳乞御篆
神道碑額 辛亥以直秘閣判度支句院司馬光度支
判官直集賢院王安石同修起居注光五辭而後受安
石終辭之最後有旨令閣門吏齋敕就三司授之安石
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安石遣人追還之上章至八
九乃受 十二月癸酉太常禮院言自今文武臣僚薨
卒法當諡者考功於未葬前取索行狀移禮官攷定如
其家葬速集議不及則許賜之其有勲德既葬未嘗請
諡者亦聽取旨詔可 戊寅以樞密直學士呂公弼為

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府公弼初至人疑其少威斷會營
卒犯法當杖不肖受曰寧請劾不能受杖公弼再三諭
之不從乃曰杖國法不可不從劾汝所請亦不汝違也
命杖而復斬之軍中肅然 先是知永興軍劉敞朝解
日言關中歲比不登民多流移請發倉賑之又言均田
擾民帝令於所部徐訪利害以聞及敞至永興即具奏
孫琳在河中府用方田法打量均稅百姓驚駭各恐增
起租稅因此斫伐桑柘賴轉運使薛向在處張榜告諭
方得暫止又聞只打量萬泉一縣近須一年乃畢蒙減
者則必欣喜被增者自然怨嗟詞訴獄訟恐自此始乞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九

且召還孫琳要埃豐歲庶幾災傷之餘不至驚擾其後
河中民果訴增減田稅不非凡數萬戶歐陽修亦言均
稅之事朝廷只於見在稅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
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
於見在管權數內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戶卻生立稅數
配之此非朝廷之意而民所以誼訴也欲望聖慈特賜
指揮令均稅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權見在稅數量輕
重均之其餘生立稅數及遠年虛數卻與放免及未均
地分並且罷均 已卯蘇茂州蠻寇邕州 辛巳補諸
州父老百歲以上者十二人為州助教 是歲置三司

推勘公事一人以京朝官充掌推勘諸部公事

六年 遼清寧 春正月乙未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歲兩

制臣僚不得與執政相見及臺諫官往還議出一時初

無典故當時論者即以爲非今執政與諫官已弛其禁

而臺官尙設科防臣愚以爲臺官主於議論以補天子

之間見豈一二人能周知天下事乎兩制侍從之臣皆

國之選今偶或相見交自爲疑非所以示朝廷之大體

也請自今兩制亦許與臺官相見從之 戊申降郢州

防禦使宗懿爲信州團練使宗懿葬其父濮安懿王而

自以本命日不臨穴故也時任守忠護王葬事凌蔑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十

子所饋遺近萬緡而心猶未厭宗懿得罪守忠實爲之

庚戌遼主如春州以耶律伊遜 舊作乙 辛今改 知北院樞密

使事時駙馬都尉蕭呼敦 舊作胡 觀今改 同知北樞密院以位

在伊遜下意常快快 蕭革之譜出蕭阿喇也時欲中

傷之西北路招討使蕭珠澤 舊作木 哲今改 阿喇之從父昆弟

也爲阿喇所愛革嫉之珠澤當受代赴闕先嘗借官粟

畱直而去蕭呼敦希革意發其事欲以傾阿喇遼主大

怒決珠澤以大杖免其官呼敦亦阿喇之從父昆弟也

呼敦又欲要權歲時獻遺珍玩畜產于革二人相愛過

於兄弟 二月丁巳詔宗室賜名授官者須年及十五

方許轉官 乙丑詔曰如聞良民子弟或為人誘隸軍籍父母泣訴而不得還者朕甚閱之自今有司審其所從來隸籍百日内父母訴官者還之 丙寅隸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 戊辰詔樞密院自今內殿崇班以上須年二十方聽受差遣 三月癸巳賜禮部進士掖人王俊民等一百三十九人及第五十四人同出身諸科一百二人及第并同出身特奏名進士諸科四十三人同出身諸州文學長史 巳亥富弼以母喪去位 庚子罷大宴時同知禮院晏成裕言君臣之義哀樂所同請罷春宴以表優卹大臣之意帝亟從其言成裕殊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十一

子弼妻弟也議者或以為過云 甲辰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祁遇直許一子主湯藥祁以羸疾請之也 戊申幸後苑賞花釣魚遂宴太清樓出御製詩一章命從臣屬和以進 詔周六廟在西京者令有司以三品祭服一四品祭服二及當用祭器給之 及異長編以是日詔封柴氏後為崇義公 今不從封柴氏後 巳見四年四月 夏四月辛酉以權三司使包拯為給事中三司使拯在三司凡諸管庫供上物舊皆科率外郡積以困民拯特置場和市民得無擾吏負錢帛多裸繫閒趣逃去械其妻子者類皆釋之 詔嶺南官吏死於儂賊而其家流落未能自歸者所在給會護送還

鄉 庚午以右正言王陶知衛州時臺諫共言陳旭不當為樞密副使帝弗聽陶既引疾在告又先自乞罷因許之 辛未遼禁吏民畜海東青鶻 丙子命大理寺丞郭固編校祕閣所藏兵書先是置官編校書籍而兵書與天文為祕書獨不預大臣或言固知兵法即以命之然兵書殘缺者多不能徧補也 庚辰以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陳旭為資政殿學士知定州三司使給事中包拯為樞密副使出禮部郎中天章閣待制知諫院 唐介知洪州右司諫趙抃知虔州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范師道以本官知福州殿中侍御史呂誨知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十二

江州旭始除樞密副使或言旭陰結宦者史志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介等交章論列且言旭頃為諫官因張彥方事阿附貴戚已不為清議所與及知開封府嘗賤市富民馬納外弟甄昂於府舍恣意請託帝以其章示旭旭奏臣前任言職彈斥內臣其桀黠用事如楊懷敏何誠用武繼隆劉恢輩多坐黜逐今言者乃以此汚臣志聰臣不識而世寧弟娶臣妻舅之孤女久絕往來若嘗薦臣陛下必記其語乞付吏辨劾遂家居求罷帝手詔召出之介等復圍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帝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一府朕豈容內臣預議邪而介等

言不已故兩罷之歐陽修請召還介等以勸守節敢言之士不報 初諸路敦遣行義文學之士赴京師者二十三人其至者十六人皆館於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五月丙戌賜徐州顏復潤州焦千之成都章祺荆南樂京等七人進士出身四人同出身餘悉授試校書郎復太初子祺察子也時濮州李植道卒岳州顧立有莽喪越州吳孜等五人辭不就試復等既推恩亦以試將作監主簿命之 遼主清暑永安山 丁酉詔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呂景初同詳定均稅 翰林學士承旨工部尚書知制誥集賢殿修撰宋祁卒贈刑部尚書祁兄弟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三

皆以儒學顯而祁尤能為文章善議論清約莊重不逮其兄論者謂祁不至公輔蓋亦以此祁自為遺奏請早建儲又自為左誌右誌及治戒以授其子其子遵治或不請諡久之張方平言祁法應得諡諡曰景文 己亥馬軍副都指揮使淮康節度使張茂實落管軍知曹州初趙鼎為御史中丞言茂實不宜典宿衛未聽及槩為樞密副使復言之而言者又劾茂實販易公使所遣卒殺人於外茂實因以老自請解兵權始命出守先是翰林侍讀學士劉敞嘗奏言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眷宮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

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是一茂實之身遠則為小人所指目近則為羣臣所疑懼假令茂實其心如丹必無他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也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策之善者也王郎自稱劉子與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臣忝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付執政商量久之茂實乃罷 丙午遼主謁慶陵 庚戌詔凡府號官稱犯父祖名而非嫌名及二名者不以官品高下並聽回避 錄繫囚降罪一等徒以下釋之分命官錄二京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四

繫囚 辛亥遼殺東京留守陳王蕭阿喇阿喇以例來朝遼主訪羣臣以時務阿喇陳利病言甚激切蕭革伺遼主意不悅因譖曰阿喇恃寵有慢上之心無人臣之禮遼主大怒命縊殺於殿下皇太后營救不及大慟曰阿喇何罪而遽見殺遼主乃優加賻贈葬乾陵 乙未山阿喇性忠果曉世務有經濟才識者謂阿喇不死後當無重元伊遜之禍 阿喇以例謁遼主 阿喇因 蕭革藉以醫權其族弟迪里 蕭呼敦既自結於

終日呼敦乘閒為遼主言呼都及迪里可用遼主以迪里為旗鼓伊喇舊作曳刺今改詳袞以呼都為宿直官及革搆陷阿喇呼都陰為之助時人醜之 六月壬子朔日有食之初司天言當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從西食四分而陰雲雷電頃之雨渾儀所言不為災權御史中丞王疇言頃歲日食於正陽之月方食時實亦陰晦然於雲氣之間尚有見者固不得同不食當時有司乃稱食不及分而宰臣集班表賀甚失陛下祗畏奉天之意恐今有司或援近例乞班賀者臣故先事而言也同判尙書禮部司馬光言日之所照至遠雲之所蔽至狹雖京師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五

不見四方必有見者此乃天戒至深不可不察食不滿分者乃歷官術數之不精當治其罪亦非所宜賀也於是詔百官毋得稱賀 庚申賜草澤建安章友直銀絹友直蒙國子監石經成除試將作監主簿辭不就因有是賜友直得象之族也得象為宰相嘗欲官之友直謝去終身不仕 甲子遼以蕭瑪舊作譚今改為順義軍節度使 乙丑太白晝見 丁卯遼主如宏義永興崇德三宮致祭射柳賞賚有差戊辰行再生禮復命羣臣分朋射柳 壬申歲星晝見 甲戌起復富弼為禮部尙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弼辭不拜故事執

政遇喪皆起復弼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帝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原撰李燾曰或言弼初與韓琦同任韓富既又同為宰相琦性果斷弼性審謹琦直語或涉俗語謂語多者為絮嘗議政事弼疑難者數四琦意急曰又絮邪弼變色曰絮是何言與又嘗言及宰相起後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弼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蓋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處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詢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案此據司馬氏記問及蘇氏別志又參取弼所上劄子然謂弼與琦自此積有隙恐未必 丙子以司馬光知諫院入對 丁丑命翰林學士吳奎王珪同詳定茶法原撰李燾云實錄明年正月丁丑乃命王珪今從 遼以楚王尼嚕古知南院樞密使事 戊寅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六

安石辭修起居注既得請又申命之安石復辭至七八乃受乃遷知制誥自是遂不復辭官矣時有詔今後舍人院不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為自非執政大臣欲傾側而為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則不敢為陛下守法彊者則挾上旨以造令諫官御史無敢忤其意者臣實懼焉安石由是與執政忤 秋七月壬午朔光祿寺丞知長洲縣夏噩坐私貸民錢特勒停噩中制科本路提點刑獄王道古惡其輕傲招其事而廢之 乙酉泗州淮水溢 丙戌詔淮南江浙水災差官體量請稅

丁亥權御史中丞王疇言比年中外臣僚或因較量差遣或因辨論身計或因進以干譽或因罪而覲免肆為妄談輒形奏章其開求放歸田里者有之乞別自營生者有之歲未至而願致仕者有之苟辭祿而請歸農者有之皆心語相違情實交戾請自今有如嚮所陳者並許彈奏施行又國家開廣言路任用臺諫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險微之人挾已憎愛依其形勢以造浮說奔忝臺諫之門鼓扇風波之論幸言者得以上達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於陰借權力取快私意當言之人率務舉職既所傳耳目稍異則豈敢遂無論列萬有一愛憎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七

不中之論熒惑素撓人主之聰明豈不為聽斷之累哉望曉勵士大夫庶幾偷薄革心以清朝路又臺諫有白事於朝而更以狀于臺司者推原其情蓋欲當任者為言而助之爾臣以為事有曲直法有輕重朝廷以至公待天下固不俟言者助之也請自今臣僚如以公事奏朝廷不俟施行而輒申御史臺者許彈奏以聞帝嘉納之 戊子錄昭憲皇太后孝明孝惠孝章淑德皇后家子孫進秩授官者十有九人先是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江休復言朝廷初行給享之禮而昭憲太后躬育祖宗其後裔多流落民間宜思所以推恩者於是并四后

家子孫皆錄之尋復賜昭憲太后家信陵坊第一區李燾曰賜第乃十一月癸酉今并書 明年六月又錄懿德皇后曾孫二人 詔中書樞密院累年未修時政記自今隨月撰進 壬辰命同知諫院司馬光同詳定均稅光既立條約下諸路監司施行又言國家立事當先使賞罰明然後事無不成職方員外郎秦植前通判德州均五縣稅皆得平允並無詞訴若遇庸愚之人煩擾敗事者同歸常調一無殿最則能吏解體必無成功伏望察其勤瘁優加酬獎并其餘均稅官吏隨其功過量行懲勸則後來無不盡力矣 癸巳詔曰臺諫為朕耳目之官而事有不能周知固將博問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六

朝士大夫以廣聽察乃有險詖之人因緣憎嫉依倚形勢與造飛語以中傷善良殆非忠厚之行也中書門下其為朕申徹百工務敦行實循而弗改當重黜焉從御史中丞王疇所請也發異李燾曰王疇正傳云陳升之彈升之不當大用朝廷持不行介等爭數月不已乃罷之而論者謂介等為眾人游談所誤疏言浮華險薄之徒往來諫官御史家倚撫人罪浸以成俗請出詔戒勵從之案疇以七月丁亥疏陳三事此其一事時升之及介等已罷去數月此疏未必端為介等設疑正傳有所緣飾今不取馮潔已御史臺記又記以此詔在嘉祐三年云包拯時為中丞言事峭直執政 甲午出內不喜因下此詔其先後尤差錯今不取 藏庫絹二十萬匹下河北助糴軍儲 壬寅同知諫院司馬光以三劄子上殿其一論君德曰臣竊惟人君大

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陛下天性慈惠子育元元雖古聖王之仁殆無以過然自踐祚垂四十年而紀綱猶有虧缺窮民猶有怨嘆意者羣臣不肖不能宣揚聖化將陛下於三德亦有所未盡歟伏見陛下推心御物端拱淵默羣臣各以其事有所疏奏陛下不復詢訪利害攷察得失一皆可之誠使左右前後股肱耳目之臣皆忠實正人則善矣或有一姦邪在焉豈可不爲之寒心哉伏望陛下以天性之至仁廓日月之融光以奮乾斷俾善無不錄惡無不誅其二論御臣曰臣聞致治之道一曰任官二曰信賞三曰必罰竊見國家所以御臣之道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九

累日月以進秩循資塗而授任苟日月積久則不擇其人之賢愚而置高位資塗相值則不問其人之能否而居重職遠者三年近者數月輒已易去而望職事之修功業之成必不可得也其失在於采名不采實誅文不誅意夫以名行賞則天下飾名以求功以文行罰則天下巧文以逃罪誠能博選在位之士量能施職有功則增秩加賞而勿徙其官無功則降黜廢棄而更求能者有罪則流竄刑誅而勿加寬貸如是而朝廷不尊萬事不治者未之有也其三論揀軍曰養兵之術務精不務多今所選之兵升其軍分增其糧賜是宜咸戴上恩人

人喜悅而竊聞京城之內被逐之人往往咨嗟悲怨父子相泣況其中外兵士遠去鄉里訣別親戚其爲愁苦不言可知使中外人情皇皇如此豈惟久遠之害亦不可不以近切之憂爲萬一之慮也伏乞自後每遇大段招揀兵士須令兩府臣僚同共商量度財用豐耗及事之緩急若須至招揀方得開奏施行 八月己未馬軍頭都指揮使武勝留後王凱卒車駕臨奠贈彰武節度使諡莊恪凱治軍有紀律善撫循士卒平居與均飲食至臨陳援枹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戰無不力庚申詔三館祕閣校宋齊梁陳後魏後周北齊七史書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十

有不克者訪求之 乙丑左侍禁雄霸等路走馬承受林伸言國朝上世陵寢在休州保塞寨東猶有天子巷御城莊存焉其地頗爲塘水所壞乞下本處時加修築從之 司馬光言人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赦每歲盛夏皆有疏決猾吏貪縱大爲姦利悍民暴橫侵侮善民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凶匿不過三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爲平人使愚戇之民憤悒懣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疏決之名本行於盛夏之際死罪以下皆遞降一等近年或至再三自徒以下一切赦之今歲疏決之令已再行矣此所

以使百職墮慢姦邪恣睢者也今縱未能盡革前弊伏望下中書今後每歲疏決不過一次或早或晚使外人不可豫期其徒罪仍依舊降從杖或遇親祀南郊之歲更不疏決永爲定制庶幾爲惡之人有所戒懼 丁卯司馬光進五規一曰保業二曰惜時三曰遠謀四曰重微五曰務實 乙亥御崇政殿策試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著作佐郎王介福昌縣主簿蘇軾涇池縣主簿蘇轍軾所對入第三等介第四等軾第四等次以軾爲大理評事簽署鳳翔府判官事介爲祕書丞知靜海縣軾爲商州軍事推官時軾對話切直其略曰自朔方解兵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三

陛下棄置憂懼之心二十年矣古之聖人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之不懼也今陛下無事則不憂有事則大懼臣以爲失其宜矣臣聞近歲以來官中貴姬至以千數坐朝不問諮議便殿無所顧問女寵害之內則伐性傷和外則蠹國敗政陛下無謂好色於內不害外事也今海內窮困生民怨苦而官中賜予無藝所欲則給大臣不敢諫司會不敢爭國家內有養士養兵之費外有契丹西夏之奉陛下又自爲一阱以耗其遺餘臣恐陛下以此得謗而民心不歸也策入諫官司馬光第以三等翰林學士范鎮難之

欲降其等蔡襄曰吾三司使也司會之名吾媿之而不改怨惟胡宿以爲策不對所問而引唐穆宗恭宗以況盛世非所宜言力請黜之光言是策於同科三人中獨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而執政亦以爲當黜帝曰求直言而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我何乃收入第四等次及除官知制誥王安石疑軾右宰相專攻人主比之谷永不肖爲詞韓琦笑曰彼策謂宰相不足用欲得婁師德郝處俊而用之尙以谷永疑之乎改命沈遘乃爲之詞已而諫官楊敞見帝曰蘇軾臣所薦也陛下赦其狂直而收之此盛德事乞宣付史館帝悅從之介衢州人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三

於是司馬光復與同列上疏言今歲災異屢臻民多菜色此正陛下側身克己之時而道路流言陛下近日官中燕飲微爲過差賞賚之費動以萬計耗散府庫調飲細民況酒之爲物亂性敗德禹湯所禁周公所戒殆非所以承天憂民輔養聖躬之道也陛下恭儉之德彰信兆民議者皆以爲後官奢縱務相誇尙左右近臣利於賞賚陛下重違其請屈意從之夫天以剛健爲德君以正固爲事奈何徇後官左右之欲上忽天戒下忘民病中不爲宗廟社稷淡自重愒伏望悉罷燕飲後官如嬪進見有時乃可以解皇天譴告之威慰元元窮困之望

保受命無疆之休帝嘉納之云云既取蘇轍光遂與諫官不在朝廷諫官則楊歐龔鼎臣及光比三人耳恐行狀

丙子詔龍圖閣直學士楊敞於三司取天下凡課

利場務五年并增虧者限一月別立新額時場務歲課多虧惟逐時科校主典而三司終不為減舊額故帝欲特行之 丁丑詔曰考績之次序比令有司詳議厥制

條奏來上詢謀悉同咨爾在位其各悉力一心務祈新

書以稱朕至誠惻惻之意今考校轉運使副提點刑獄

課績院以所定條目施行一戊寅詔曰今更多失職不

稱所以為民之意殆以不得久於其官故也蓋智能才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三

力之士雖有興利除害禁姦勸善之意非假以歲月則

其吏民亦且媮而不為之用欲終厥功其路無由自今

知州軍監知縣縣令有清白不擾而實惠及民者令本

路監司保薦再任政迹尤異當加獎擢 閏月乙酉復

以成都府為劔南西川節度 庚子平章事集賢殿大

學士韓琦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樞密使禮部侍

郎曾公亮為吏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右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張昇為工部侍郎充樞密使帝既許富

弼終喪乃遷琦首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獨

不可解昭文以待富公邪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

服除琦在何所若解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保此位也

使琦何辭以白上問者亦是琦言 辛丑以左司郎中

知制誥史館修撰胡宿為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宿謹

靜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利害多更張庶事以革弊宿

獨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

於治也 乙巳詔給前宰相富弼月俸之半弼固辭不

受 丁未諫官司馬光奏臣管通判并州曾三上章乞

早定繼嗣是時臣疏遠在外猶不敢隱忠愛死況今日

侍陛下左右官以諫諍為名竊惟國家至大至急之務

莫先於此若舍而不言是臣懷姦以事陛下罪不容死

續資治通鑑 卷五十九 四

醜伏望陛下少加省察光既具劄子復面請之帝時簡

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及聞光言沈思良久曰

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

爾光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帝曰此何害

古今皆有之因令光以所言付中書光曰不可願陛下

自以意諭宰相是日光復言江淮鹽事詣中書白之宰

相韓琦問光今日復何所言光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

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

喻意不復言

續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九

續資治通鑑卷第六十

聖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

宋紀六十起重光赤奮若九月盡元豐攝提格十二月凡一年有奇

仁宗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

帝

嘉祐六年遼清寧七年九月癸丑詔三司以河北秋稼甚登

其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糴軍儲 壬戌知諫院楊

畋司馬光等言故事凡臣僚上殿奏事悉屏左右內臣

不過去御座數步恐漏泄機事非便詔自今止令御藥

使臣及扶侍四人立殿角以備宣喚餘悉屏之 司馬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

光復奏請早定繼嗣曰臣不敢望陛下便正東宮之名

但願陛下自擇宗室仁孝聰明者養以為子官爵居處

稍異於眾人天下之人皆知陛下意有所屬以係遠近

之心願果斷而速行之初韓琦既默喻光所言後十日

有詔令與殿中侍御史衷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

與光屏人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

公從容謂洙曰聞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

事惟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議無自發之行戶利害

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於是光復具奏且

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意謂即行今寂無所聞此

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

無遠慮特欲倉卒之際援立所厚善者耳定策國老門

生天子之禍可勝言哉帝大感悟曰送中書光至中書

見琦等曰諸公不及今定議異日禁中夜半出寸紙以

某人為嗣則天下莫敢違矣琦等皆拱手曰敢不盡力

洙尋具奏乞擇宗室之賢者立以為後既發奏狀謂家

人曰我今日入一文字言社稷大計若得罪大者死小

者貶竄汝輩當為之備下奏狀者未返洙得病暴卒御

史中丞王疇等乞優加賻贈與一子官賜錢十萬攷異引御史臺記云洙飲藥死案仁宗容納諫臣洙不當有飲藥之事今不取時知江州呂誨亦

續資治通鑑卷六十

上言曰臣竊聞中外臣僚以聖嗣未立屢有密疏請擇

宗人伏望陛下念根本之重為宗廟之計檢會前後臣

僚奏議廷對大臣審擇宮邸以親以賢稽合天意萬一

姦臣陰有附會陽為忠實以緩上心此為患之最大者

不可不察也攷異李燾曰案神宗朱墨二錄誨附傳并云誨上疏請早建皇嗣韓琦以誨及司馬光疏遂定計用英宗知宗正寺而司馬光墓志銘獨不載其事誨奏議又不存此本不知何也誨之孫謹嘗為誨補傳乃有此疏亦不知何從得之今援取附見冬十月壬午樞密院請自

今前後省內臣入仕竝理三十年磨勘已經磨勘者理

二十年其以勞得減年者毋得過五年初沙苑關馬秦

州置場以券市之內侍李繼和初領其職不數月得馬

千數梁適薦之詔減磨勘三年舊制內侍入仕二十年始得磨勘自是有以勞進官者皆引繼和為例故有是奏詔從之 詔太常禮院修謚法初本院言今所用謚法乃雍熙年中所定其間字數比賀瓌沈約王彥威所錄多舛誤請別編修從之 丙戌詔京西淮浙荆湖增置都同巡檢 王辰起復前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為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政異宋史作前右衛大將軍今從宋史初司馬光既以所上章送中書內復出知仁英兩本紀江州呂誨章宰相韓琦與同列奏事垂拱殿讀光講二章未及有所啓帝遽曰朕有此意久矣但未得其人因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三

左右顧曰宗室中誰可者琦曰此事非臣等所可議當出自聖擇帝曰宮中嘗養二子小者甚純近不惠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曰宗實今三十許歲矣議定將還琦復奏曰此事甚大臣等未敢施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取旨明日奏事垂拱殿又啓之帝曰決無疑矣琦曰事當有漸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時宗實猶居父喪乃議起復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帝喜曰甚善琦又曰事不可中止陛下斷以不疑乞從內批出帝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只中書行可也遂降此詔帝自至和未得疾廷臣多請早立嗣帝悉未許如是五六年言者亦稍息琦

嘗獨請建學內中擇宗室之謹厚好學者升于內學冀得親賢因屬大事欲以此感動帝意乘閒即言宜早立嗣帝曰後宮一二將就館卿且待之後皆生皇女一日琦取漢書孔光傳懷之以進曰漢成帝無嗣立弟之子彼中才之主猶能如是況陛下乎願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於是因光等言卒成帝意政異李燾曰韓琦范鎮交章論述存軀西中案嘉祐元年范鎮最先建議司馬光次之包拯此時猶在江寧十二月詔為開封丞本傳亦不云與鎮交章論述及拯自開封遷御史中丞始乞豫建時嘉祐三年六月矣今略加刪潤使不失事實又韓琦傳稱誨疏與司馬光疏同自內出然光疏則先自納于中書矣若謂同日進呈則可也 癸巳以諸王宮侍講屯田員外郎編校書籍長垣王獵為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四

宗正寺伴讀獵為宮僚凡十三年於宗實有輔導功故首用之初吳奎在翰林薦獵可任經筵文館之職宰相韓琦指獵名謂執政曰惟此人與孟恂不通私謁足見其有守恂時為都官郎中遂與獵並除編校書籍 戊戌以太廟南舊府司為知宗正寺廨宇 十一月丁巳起復右衛大將軍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宗實上表請終喪帝以問韓琦琦曰陛下既知其賢而選之今不敢遽當者蓋器識遠大所以為賢也願固起之表四上乃從其請 庚申左驥驥使入內都知史志聰落都知提點集禧觀志聰市後苑枯木私役親從官木仆折足而

死殿中侍御史韓縝言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主者得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事下開封府故事有獄司錄參軍必白知府乃敢鞠治于是多為志聰地者司錄參軍南安呂琦獨窮竟之志聰卒坐此黜
癸亥以壽星觀新作真宗神御殿為永崇殿先是上清宮災而壽星殿獨存遂建為壽星觀或言壽星殿像則真宗御容也於是別建神御殿天章閣侍講呂公著言都城中真宗既有三神御殿矣營柩不已非祀無豐昵之義請罷其役不許 己巳夏國主諒祚言本國竊慕漢衣冠今國人皆不用蕃禮明年欲以漢儀迎待朝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五
廷使人許之 乙亥樞密院上所編機要文字一千一百六十一冊自初纂集訖成書凡四年餘 戊寅許康州刺史李樞以已官封贈父母 是月遼以知黃龍事阿里質舊作阿里只今改為南院大王改異遼道宗紀繫越十一月壬午改是月庚戌朔不待有壬午日壬午乃十二月三日也今闕共日十二月丙戌復豐州 庚寅命諸路總管集隨軍功過簿以備遷補 以周敦頤為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初敦頤為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於譖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至是抃守虔熟視敦頤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 太常禮院言明年正旦大慶殿當受朝賀

其三日辛所殺于上帝前三日不作樂請如慶歷元年故事用次辛從之改異李壽日慶歷元年正月辛亥朔不受朝會要稱慶歷二年正月丙午 甲午殿前都指揮使建雄節度使許懷德卒贈侍中諡榮毅懷德年八十猶筋力過人在宿衛十四年數乞身帝不許懷德曰臣年過矣儻為御史所彈且不得善罷即詔減數歲懷德自擢守過連以畏懦被謫已而與功臣並進典軍及坐請託得罪去而復還遭時承平保寵終祿蓋有天幸云 辛丑三館祕閣上所寫黃本書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補白本書二千九百五十四卷遣中使詔中書樞密院合三館祕閣官即崇文院賜宴以獎其勤仍詔兩制看詳所獻遺書擇可取者令編校官覆校寫充定本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六
七年進清寧八年春正月癸丑遼主如鴨子河 壬戌帝御宣德門觀燈顧從臣曰此因歲時與萬姓同樂耳非朕獨肆游觀也先是諫官楊暉司馬光等以去年水災乞罷上元觀燈故特宣諭之 辛未復命皇姪宗實為秦州防禦使知宗正事 乙亥詔太常禮院自今南郊以太祖皇帝定配改溫成皇后廟為祠殿歲時令宮臣以常饌致祭先是詔太常禮院檢詳郊廟未順之事乃言自皇祐五年詔書以三聖並侑為定制雖出孝思然其

事頗違經禮又溫成皇后廟四時祭奠並同太廟之禮
蓋當時有司失于講求高宗遭變飭已思咎祖已訓
以祀無豐于昵況以嬖寵列于秩禮非所以享天心奉
祖宗之意也翰林學士王珪等議曰追尊尊以享帝義
之至推親親以享親仁之極尊尊不可以瀆故郊無二
主親親不可以僭故廟止其先今三后竝侑欲以致孝
也而適所以瀆乎享帝後宮有廟欲以廣恩也而適所
以瀆乎饗親請如禮官所議故降是詔 二月己卯朔
夏江西鹽法初江湖運鹽既雜惡官估復高故百姓利
倉私鹽由是盜販者眾捕之急則起為盜江淮間雖衣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七

冠士人狃于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
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
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纔畢往往
數十百為羣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
州之地所至劫人穀帛掠人婦女與巡捕吏卒鬪格至
殺傷吏卒則起為盜依阻險要捕不能得或赦其罪招
之歲月浸淫滋多朝廷以為患嘗遣職方員外郎黃炳
乘驛會所屬監司及知州軍通判議于是炳等合議以
謂虔州會淮南鹽已久不可改第損近歲所增官估斤
為錢四十以十縣五等戶夏稅率百錢令糴鹽二斤隨

夏稅入錢償官繼命提點鑄錢沈扶覆視可否扶及江
西福建廣東轉運司虔州官吏又請選江西漕船團為
十綱以三班使臣部之直取通泰楚都倉鹽既又命比
部員外郎曾楷詣廣南與監司復議通廣南鹽而轉運
判官陳從益請惠循梅潮置五都倉貯鹽令虔州募鹽
鋪戶入錢二州趣五倉受鹽還二州賈易所謂變私鹽
為官鹽易盜賊為商旅廷議難之卒用炳扶等策然歲
纔增糴六十餘萬斤 辛巳以知新州張田提舉荆湖
南路刑獄諫官司馬光再疏言田傾邪險薄不可任以
監司尋改知湖州 癸卯詔充國公主入內安州觀察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八

使駙馬都尉李瑋知衛州瑋所生母楊氏歸其兄璋公
主乳母韓氏出居外公主宅旬當內臣梁懷吉歸前省
諸色祇應人皆散遣之懷吉等既坐責公主悲懣欲自
盡或縱火欲焚第以邀帝必召懷吉等還帝不得已亦
為召之諫官楊敞司馬光龔鼎臣等皆諫帝弗聽然公
主意終惡瑋不肖復入中閣狀若狂易欲自盡數矣苗
賢妃與俞充儀謀使內臣王務滋管句駙馬宅以伺瑋
過瑋素謹務滋不得其過乃告苗俞曰但得上旨務滋
請以卮酒了之苗俞白帝帝不答頃之帝與皇后同坐
俞又白之皇后曰陛下念章懿太后故瑋得尚主今奈

何欲爲此都知任守忠在旁曰皇后之言是也務滋謀
訖不行尋有是命 權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言陝西之
兵廂禁軍凡二十五萬其間老弱病患技巧占破數乃
過半請下諸路揀其不任征役者汰之敢占技巧者論
如法從之 是月遼主駐納葛濼 三月戊申朔遼樞
密使楚王蕭革致仕革以諂佞結主知怙權黷貨戕害
忠直遼主漸悟其姦寵遇日衰故罷然猶進封鄭國王
攻異遼史於蕭革罷官不載其實事長編云皇太叔宗
元與其相某謀作亂及相以貪暴黜宗元懼謀急所
謂相某者當指革而言當時南北傳聞不得其
實以重元爲宗元亦傳聞之異也今從遼史 辛亥
詔禮部貢舉 壬子充國公主降封沂國公主安州觀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九

察使李璋爲建州觀察使落駙馬都尉自公主入禁中
璋兄璋上言璋愚昧不足以承天恩乞賜離絕帝將許
之司馬光又言陛下始者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璋尚主
欲以申固姻戚常貴其家今璋母子離析家事流落大
小憂愁殆不聊生豈陛下初意哉近者章懿太后忌日
陛下閱奩中故物思平生居處獨能無雨露之感悽愴
之心乎璋旣蒙斥公主亦不得無罪帝感悟遂并責公
主待李氏恩禮不衰且賜璋黃金二百兩謂曰凡人富
貴亦不必爲主婿也 癸丑太宗正司言右衛大將軍
岳州團練使宗實乞還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告敕不

許 乙卯以禮部侍郎參知政事孫抃爲觀文殿學士
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抃居兩府年益耄無
所可否又善忘好事者至傳以爲口實時樞密使張昇
請老朝議以抃當次補必不勝在殿中侍御史韓縝因
進見極言抃不材雖無顯過乞置諸散地監察御史裏
行傅堯俞亦以爲言抃遂稱疾求免許之 以樞密副
使禮部侍郎趙槩爲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
吳奎爲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 丙辰召右正言知蔡
州王陶赴諫院供職陶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誨趙抃
同出爲郡今獨召臣與師道非是請還介等職任時師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十

道亦自福州召爲鹽鐵副使誨抃及介皆未遷故 丁
巳詔審刑院奏補京朝官初該磨勘者自今須有舉主
一員方聽改官 庚申以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錢象
先爲右諫議大夫知蔡州象先善講說語約而義明帝
有所顧問必依經以對反覆諷諭遂及當世之務號知
經術留侍經筵前後十五年時被恩禮故事講官分日
迭進象先已得請補外帝曰大夫行有日且講徹一編
于是同列罷進者浹日 以天章閣侍講崇文院檢討
呂公著爲天章閣待制兼侍讀公著初召試中書將除
知制誥三辭不就故有是命 辛酉命參知政事歐陽

修提舉三館祕閣寫校書籍 壬申徐州言彭城縣白鶴鄉地生麪凡十餘頃民皆取食帝遣內侍寶承秀往視之占曰地生麪民將饑也既而濠州亦言鍾離縣地生麪民取食之 夏四月壬午宰臣韓琦等上所修嘉祐編敕起慶歷四年盡嘉祐三年凡十二卷其元降敕但行約束而不立刑名者又析爲續附令敕凡五卷詔頒行 己丑夏國主諒祚上表求太宗御製詩草隸書石本欲建書閣寶藏之且進馬五十匹求九經唐史冊府元龜及本朝正至朝賀儀詔賜九經還其馬諒祚又求尚主詔答以管嘗賜姓不許 壬辰改命起居舍人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十一

知制誥兼侍講司馬光爲天章閣待制先是光與呂公著竝召試中書光已試而公著終解及除知制誥光乃自言拙于文詞本當辭召初疑朝廷不許故勉從命繼聞公著終解得請臣始悔懼向者之不辭而妄意朝廷之不許也章九上卒改它官 五月丁未朔命起居舍人天章閣待制兼侍講司馬光仍知諫院光上疏曰陛下有中宗之嚴恭文王之小心而小大之政多謙讓不決委之臣下誠所委之人常得忠賢則可矣萬一有姦邪在焉豈不危甚古人所謂委任而責成效者擇人而授之職業養勝之務不身親之至于齋祿廢置般生

子奪不由已出不可也又頃以西鄙用兵權置經略安撫使一路之兵得以便宜從事及西事已平因而不廢其河東一路總二十二州軍器時節度使之權不過如是而已又謂大臣典諸州者多以貴倨自恃轉運使欲振舉職業往往故違戾而不肯從夫將相大臣在朝廷之時則轉運使名位固相遠矣及在外爲知州則轉運使統諸州職也烏得以一身之貴庇一州之事而令轉運使不得問哉自景祐以來國家急于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于是胥吏謹諱而斥逐御史中丞輩官悖慢而廢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十二

窮姦其餘有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爲之變令推恩者多矣凡此數者殆非所以習民于上下之分也夫朝廷者四方之表儀也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焉者遂至元帥畏偏裨偏裨畏將校將校畏士卒姦邪怯懦之臣或有簡省教閱使之驕惰保庇胤老使之祿穴屈撓正法使之縱恣詆訛粟帛使之憤惋甘言諂笑靡所不至于是士卒翕然譽之而歸怨于上矣臣愚以爲陛下當奮剛健之志宣神明之德凡羣臣奏事皆察其邪正辨其臧否熟問深思求合于道然後賞罰黜陟斷而行之則天下孰不曠然悅喜其餘民事皆委之州縣一斷

于法或法重情輕情重法輕可殺可宥可赦竝聽
本州申奏決之朝廷何必出于經略安撫使哉轉運使
規畫號令行下諸州違戾不從者朝廷當辨其曲直若
事理實可施行而州將恃貴勢故違之者當罪州將勿
罪轉運使將校士卒之於州縣及所統之官或公卿大
臣有悖慢無禮者明著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將帥之
官廢法違道以取悅于下歸怨于上者當隨其輕重誅
竄廢黜公正無私御眾嚴整者當量其才能擢用褒賞
如是則上雖勤而下用命矣又曰倉貨者天下之急務
願復置總計使之臣使宰相領之若府庫空竭閭閻愁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三

困四方之民流轉死亡而曰我能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非愚臣之所知也 己酉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
兼侍講知諫院楊畋卒贈右諫議大夫畋素謹畏每奏
事必發封數四而後上之自奉甚約及卒家無餘資特
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賜講讀官御飛白書扇亦遣
使特賜置其柩所 己未以知荆南府李參爲羣牧使
執政初議欲用參爲三司使孫抃獨不可曰此人若主
計外臺承風刻削則天下益困弊矣乃不果用 庚申
大宗正司言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繳還秦州
防禦使知宗正事敕告詔不許 庚午樞密副使給事

中包拯卒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拯性峭直立朝剛毅人
以其笑爲黃河清知開封府時京師爲之語曰關節不
到有閻羅包老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苛刻務爲敦厚
雖甚疾惡未嘗不推以忠恕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有
干請一皆絕之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雖貴如布衣
時 六月丙子朔歲星晝見 遼主駐圖庫里舊作拖古烈今
改 癸未以單州團練使劉永年知代州遼人取山木
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懼生事不敢退永年曰
敵人伐木境中而不治它日將不可復制遣人縱火一
夕盡焚之上其事帝稱善遂移文代州捕緝火盜永年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古

報曰賊固有罪然在我境何預汝事遂不敢復言 鄜
延經略司言得宥州牒夏國改西市監軍司爲保秦軍
威州監軍司爲靜塞軍綏州監軍司爲祥祐軍左廂監
軍司爲神勇軍且言諒祚舉指近歲多不循舊規恐要
僭擬朝廷名號漸不可長乞擇一才臣下詔詰問以杜
姦萌從之于是遣供備庫副使張宗道賜諒祚生辰禮
物宗道初入境迎者至欲先宗道行馬及就坐又欲居
東宗道固爭之迎者曰主人居左禮之常也天使何疑
焉宗道曰宗道與夏主比肩以事天子夏主若自來當
爲賓主爾陪臣也安得爲主人嘗猶故事宗道居上位

爭久不決迎者曰君有幾首乃敢如是宗道大笑曰宗道有一首耳來日已別家人今欲取宗道首則取之宗道之死得其所矣但夏國必不敢耳迎者曰譯者失詞某自謂無兩首耳宗道曰譯者失詞何不斬譯者乃先宗道迎者曰二國之歡有如魚水宗道曰然天朝水也夏國魚也水可無魚魚不可無水 丁亥祕閣上補寫御覽書籍先是歐陽修言祕閣初為太宗藏書之府竝以黃綾裝潢號曰太清本後因宜取入內多留禁中而書頗不完請降舊本令補寫之遂詔龍圖天章寶文閣太清樓管句內臣檢所闕書錄上于門下省補寫至是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五

上之賜判祕閣范鎮及管句補寫官銀絹有差 辛丑遂以右伊勒希巴舊作夷馬瑪陸為奚六部大王是月遼主御清涼殿放進士王鼎等九十三人 秋七月戊申太白經天 壬子太常禮院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祀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餘皆罷又前一日親饗太廟當時嘗停孟冬之薦攷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晝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竝侑今因典獨配前者地祇神州竝饗今以配天而亦罷是皆變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

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眞獻五帝竝行分獻以侍臣眞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座於禮為允詔恭依而五方帝亦行親獻 甲寅廣西轉運使李師中轉運判官劉牧各罰銅二十斤先是嶺南多曠土茅菅茂盛蓄藏瘴毒師中募民墾田縣置籍期永無稅以種及三十頃為田正免科役于是地稍開闢瘴毒減息而師中與牧坐擅除稅不以聞故蒙罰 甲子以知虔州趙抃為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丁卯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秦州防禦使知宗正寺不許 是月右正言王陶上疏曰去歲親發德音稽唐故事擇宗子使知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六

宗正寺中外聞之咸謂此舉設施安穩不驚人耳目而天下搖搖之心一旦而定厥後寢聞稽緩四方觀聽豈免憂疑流言或罪宗實以為自唐以來判宗正寺者皆用宗子求之典故乃一尋常差遣何必過為辭讓或云事由宮中嬪御宦官姑息之言聖意因而微惑臣聞宗實自有此命以來夙夜恐懼閉門不敢見人昨自二月服除今半年有餘矣臣恐天下之人謂陛下始者順天心人欲而命之今者聽左右姑息之言而疑之不御百世之後使人歎惜聖政始卒之不一亦恐自今遠近中外姦雄之人得以窺伺隙隙矣因請對言宮嬪宦官有

以或聖聰而使宗實畏避不敢前帝問陶欲別與一名
目如何陶對曰此止是一差遣名目乞與執政大臣議
之帝曰當別與一名目於是韓琦等始有立爲皇子之
議 八月乙亥初內山明堂樂章迎神送神曲肄于太
常 丙子右衛大將軍岳州團練使宗實辭秦州防禦
使知宗正寺許之初宗實屢乞繳還告敕帝謂韓琦曰
彼既如此盍姑已乎琦曰此事安可中輟願陛下賜以
手札使知出自聖意必不敢辭比遣使召之稱疾不入
琦與歐陽修等私議曰宗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
皇子矣不若遂正其名修曰知宗正寺告敕付閣門得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七

以不受今立爲皇子止用一詔書事定矣遂入對乞聽
宗實辭所除官帝曰勿要爲它名便可立爲皇子明堂
前速與了當琦因請諭樞密院及張昇至帝而論之昇
曰陛下不疑否帝曰朕欲民心先有所繫屬但姓趙者
始可矣昇即再拜稱賀琦等乞帝書手札付外施行既
還輔臣未分廳中使已傳手札至中書了丑琦召翰林
學士王珪令草詔珪曰此大事也非而受旨不可明日
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帝曰朕意決
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修歎曰真學士也 己
卯詔曰人道親親王者之所先務也右衛大將軍岳州

團練使宗實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少鞠于
宮中聰知仁賢見於夙成日者選宗子近籍命以治宗
正之事使者數至其第乃崇執謙退久不受命朕默嘉
焉夫立愛之道自親者始其以爲皇子辛巳帝悉召宗
室入宮諭以立皇子之意 壬午詔入內內侍省皇城
司卽內香藥庫之西偏營建皇子位 癸未賜皇子名
曙 邀川首領嘉勒斯賚舊作喇麻今改 既老國事皆委其
子棟舊作董今改知秦州張方平嘗誘棟戩入貢許奏爲
防禦使棟戩尋遣使入貢知雜御史吳中復劾奏方平
擅以官爵許戎狄啓其貪心方平議遂不行先是遂以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六

女妻棟戩與之共圖夏國夏主諒祚與戰屢爲所敗及
是諒祚舉兵擊棟戩屯于古渭州其熟戶酋長皆懼祚
請方平求救方平懼飾樓櫓爲守城之備盡籍諸縣馬
悉發下番兵皇祐末古渭州熟戶反增秦州戍兵甚多
事平文彥博悉分屯永興涇原環慶三路期有警則召
之以省芻糧謂之下番兵方平至是乃發之關西震聳
仍驛奏乞發京畿禁軍十指揮赴木路樞密使張昇言
于帝曰臣嘗在秦州過人言西戎欲入寇者甚眾後皆
無事實今事未可知而發京畿兵以赴之驚動遠近非
計也請少須之帝從其言數日方平復奏諒祚已引兵

西去擊棟散矣諒祚尋復為棟散所敗築堡于古渭州之側而還諫官司馬光因劾奏方平怯懦輕舉請加寵謫宰相曾公亮獨右方平乃言曰兵不出塞何名為輕舉且寇所以不入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願以輕舉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為先事之備矣光奏三上甲申徙方平知應天府 乙酉詔太常寺登歌用祝歌用翰林學士王珪言也 辛卯以司封郎中江南李受為皇子位伴讀改宗正寺伴讀王獵為皇子位說書 壬辰詔權以皇城司屏宇為皇子位乃命入內高班王中慶梁德政發車乘津置行李入內帝既下已卯詔書皇續資治通鑑卷六十 九

子猶堅臥稱疾不入司馬光王陶等言凡人見絲毫之利至相爭奪今皇子解不貨之富已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聞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遜遜使者不當徒反凡詔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帝與輔臣謀之韓琦曰今既為陛下子何所問哉願令本官族屬敦勸及選親信內人就諭旨彼必不敢違也 丁酉賜皇子襲衣金帶銀絹各一千詔登州防禦使同判大宗正事從古沂州防禦使魏國公宗諤敦勸皇子仍與潤王

宮大將軍以上同入內皇子若稱疾即乘肩輿已亥從古等言皇子猶固稱疾是夕使者往返數四齎禁門至四鼓皇子終不至乃詔改擇異日 庚子以立皇子告天地宗廟及諸陵 辛丑皇子以肩輿入內先是宗諤責皇子曰汝為人臣子豈得堅拒君父之命而終不受邪我非不能為眾人執汝置汝于肩輿恐使汝遂失臣子之義陷于惡名耳皇子初讓宗正與記室周孟陽謀之所上表皆孟陽筆也每一表餉孟陽十金孟陽辭皇子曰此不足為謝俟得請于朝方當厚賞耳凡十八表孟陽獲千餘緡及立為皇子猶固稱疾孟陽入見於續資治通鑑卷六十 十

臥內曰主上察知太尉之賢參以天人之助乃發德音太尉獨稱疾堅臥其義安在皇子曰非敢微福以避禍也孟陽曰今已有此迹設固辭不拜使中人別有所奏遂得燕安無患乎皇子撫榻而起曰吾慮不及此遂與宗諤等同入內良賤不滿三十口行李蕭然無異寒士有書數榻而已 甲辰皇子見帝于清居殿自是日再朝于內東門或入侍禁中 九月乙巳朝以皇子為齊州防禦使進封鉅鹿郡公 己酉朝禮景靈宮庚戌饗太廟辛亥大饗明堂大赦令天下係帳存留寺觀及四京管內雖不係帳而舍屋百間以上者皆特賜名額諫

官司馬光言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惰耗盡良民是以國家著令有創造寺觀百間以上者聽人陳告科違制之罪仍卽時毀撤蓋以流俗惑愚積弊已深不可猝除故爲之禁隄不使滋蔓而已今若有公違法令擅造寺觀及百間以上則其罪已大幸遇赦恩免其罪犯可矣其棟宇瓦木猶當毀撤沒入縣官今既不毀又明行恩命賜之寵名是勸之也今立法以禁之于前而發赦以勸之于後恐自今以往姦猾之人將不顧法令依憑釋老之教以欺誘愚民聚斂其財廣營寺觀務及百間以冀後赦之恩不可復禁矣伏望追改前命更不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三

施行 初帝享明堂方宿齋而充媛董氏疾革使白皇后曰妾不幸卽死願勿亟聞以恩上精意后泣然從之壬子帝臨奠悽惻追贈婉儀癸丑加贈淑妃特遷其父右侍禁資爲內殿崇班官其弟姪四人拜奉先資福院後又命有司爲之定諡及行冊禮于葬日仍給鹵簿司馬光言古者婦人無諡近世惟皇后有諡及有追加策命者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于婦人伏望特詔有司悉罷議諡及冊禮事其葬日更不給鹵簿凡喪事所需悉從減損帝嘉納之 己未內外官竝以明堂赦書加恩宰相韓琦封儀國公 戊辰改壽星觀爲崇先觀

冬十月乙亥皇上表辭所除官賜詔不允 甲午命知制誥王安石同句當三班院先是安石糾察在京刑獄有少年得鬪鶉共僻求之不與特與之呢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府案其人罪當死安石駁之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彊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毆之是捕盜也雖當死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府官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舊制放罪者皆詣闕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冝謝御史臺舉奏之釋不問 以祕閣校理蔡抗爲廣東轉運使先是岑水銅冶大發官市諸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姦民無所取資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三

羣聚私鑄與江西鹽盜合郡縣患之督捕甚嚴抗曰采銅皆惰游之民銅悉入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鑄衣會安所給又從而誅之是罔民也因命銅入卽給其直民皆樂輸私鑄遂絕番出歲進鹽給英韶二州道遠多侵竊雜惡抗命十舟爲一選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殿最是歲鹽課增十五萬緡 乙未太白晝見丙申詔天下常平倉多所移用而不足以支凶年其令內藏庫與三司共支緡錢一百萬下諸路助糴之從右正言判司農寺王陶所請也 十一月己巳進封沂國公主爲岐國公主建州觀察使知衛州李璋改安州觀察使復爲駙馬

都尉 十二月皇城司邏卒吳清等密奏富人張文政
嘗殺人有司鞠問無狀願得清詰所從而主者不遺御
史傳堯俞言陛下愔清恐自是不復聞外事矣不若付
之有司辨其是非而賞罰之則事之上聞者皆實乃所
以廣視聽也諫官司馬光等亦極言其害詔清等決杖
配下軍 遼知樞密北院事蕭固哩舊作圖古 辨敵
善伺顏色應對合上旨太后嘗曰有大事非圖固哩不
能決由是眷遇日隆庚辰授北院樞密使許便宜從事
圖固哩好聚斂專懷變夏法度時皇太叔重元有異志
圖固哩為樞密數月所薦引多重元之黨其姦佞如此

續資治通鑑 卷六十

三

癸未遼主如西京 戊子遼以太后行再生禮曲赦
西京囚 丙申幸龍圖天章閣召輔臣近侍三司副使
臺諫官皇子宗室駙馬都尉主兵官觀祖宗御書又幸
寶文閣為飛白書分賜從臣下逮館閣作觀書詩韓琦
等屬和送宴羣玉殿傳詔學士王珪撰詩序刊石于閣
庚子再召羣臣於天章閣觀瑞物復宴羣玉殿帝曰
天下久無事今日之樂與卿等共之宜盡醉勿辭賜禁
中花金盤香藥又召韓琦至御榻前別賜酒一卮從臣
皆醉至尊而罷 是歲冬無冰天下斷大磗一千六百
八十三人



ZW 21181888561787